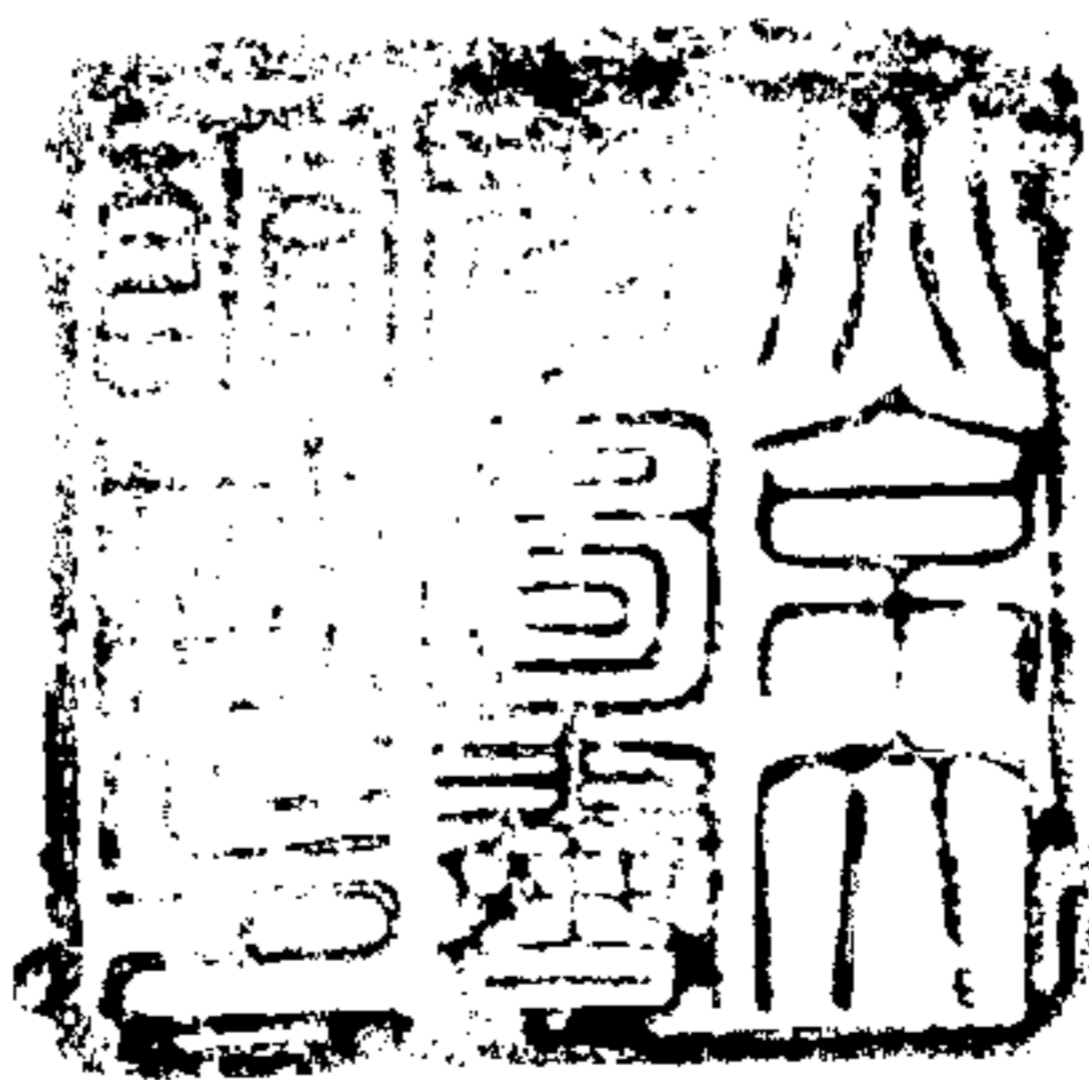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三七・史部・雜史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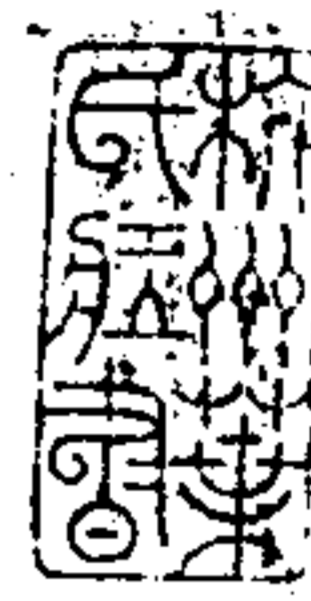
三朝遼事實錄十七卷總畧一卷 [明]王在晉撰……………一

酌中志二十四卷 [明]劉若愚撰……………四三三

先撥志始二卷 [清]文秉撰……………五八七

EF36/07

平臺



召對欽奉

御劄

聖諭二道

御劄

內閣傳奉

御劄朕昨平臺召對

內閣府部科道

等官輔臣鴻訓

面薦本兵王在

晉滿譽素著熟

諳韜鎔混曾經

籌遠兼久練邊

務一切軍務可

堪倚任朕思果

能居中運籌調

度殄滅奴虜恢

御劄

一

復舊疆封拜爵

賞朕決無吝惜

來給事中薛國

觀奉差由海事

變具奏彼處情

形及軍中弊竇

種種敷陳剴切

朕已面諭仍着

從實指名奏來

以憑裁奪遼東

如此他處亦須

體察奏報情面

危盡解彈之職

幾積習可破軍

餉亦致虛冒矣

至如宣大挿酋

警報已及半載  
有餘未見彼處  
警撫鎮道等官  
設法防禦相機  
堵截軍邊傳報  
動輒請祭爲辭  
希圖塞責平且  
職守謂何部發

軍餉何在顯是  
該鎮文武將吏  
不行精核以致  
軍馬單匱糧餉  
虛冒徒飽貪官  
豁壑使軍士枵  
腹何以折衝禦  
侮見今內帑空

虛非昔年之祭  
豈得頻請卿等  
還傳示戶兵二  
部着多設處  
務使足兵足食  
毋致臨渴掘井  
有悞軍機卿等  
擬諭來行故諭

崇禎元年六月 日

六部都察院接  
出

聖諭朕惟司馬掌握

六師九塞之安

聖諭

危所繫繫無經

營各鎮四夷之

叛服攸關儻兵

實揆討不精則

軍興緩急何賴

邊防漸壞敵氣

乘張朕昨平臺

審對爾爾齊部

聖諭

科道等官輔臣

鴻訓面薦本兵

玉在晉清擦素

著復請鞫鈴况



曾經略遼東久

練邊務匈奴部

落歷歷指掌一

切軍機委堪倚

聖諭

十一

任若果能屠中

調度悉力運籌

殄滅奴虜恢復

舊疆封拜爵賞

朕決無吝情又

給事中薛國觀

奉差山海事竣

其奏敘處情形

聖諭

十一

及軍中弊竇種

種敷陳剴切朕

已面諭仍着從

實指名奏來以

憑裁奪夫遼東  
如此他鎮可知  
若言官不徇情  
面克盡緝彈之  
職則營位虛肩  
可稽軍精耗蠹  
立別矣至於捕  
齋市賞久在遼

聖諭

七

東一旦拔帳而  
西騷動宜雲已  
途半載不知啓  
疆之故的是何  
因又未見彼處  
督撫鎮道等官  
作何設法羈縻  
作何相機堵截

聖諭

七

一有警報動輒

請帑為辭希圖

塞責平日職守

何在部發額餉

止論

焉

何在顯是該鎮

文武將吏不肯

清核以致糧餉

虛靡士馬單弱

徒飽貪官之橐

罔恤戍卒之饑

脫有不虞何以

禦侮見今內帑

聖諭

甚

空虛實非筭比

何得任意頻請

着戶兵二部從

長計議多方設

處務使兵食兩  
足戰守有資又  
覽輔臣道登疏  
內所言三款曰

守

祖制曰秉虛心曰責  
實効確於軍國  
有裨足見經濟

聖諭

七

遠略諸輔始終  
擔當朕自主持  
獨斷必使情面  
破而欺冒清兵

餉足而醜虜滅  
使天下後世知  
朕君臣令共倡  
應之効也卽着

聖諭

八

中外諸臣一體

遵奉力行敢有

視詔旨如空文

而怠玩泄緩仍

聖諭

光

前漫不經心臨

期提襟露肘此

推彼卸坐誤軍

機科道官即時

指名劾奏國憲

凜然朕決不輕

貸爾等內外文

筆各官俱要體

聖諭

光

朕精兵足餉至

意力破積習丕

振新猷仍馬上

傳與各邊將吏

知道

崇禎元年六月十三日

聖諭

主

在晉恭誦

聖諭受

知甚深為

本朝所未有矢忠殫慮仰圖報稱祇因

平臺激諫極陳時事史臣注記語至數千百言觸諱

招尤為時局所忌又緣南垣糾彈樞輔濫用金

錢

旨下兵部覆核水石相搏風波遂起於是異已合謀

借惠安伯張慶臻提督

京管增

遼事實錄

序事

勅一事與晉為難夫投揭請增自慶臻

呈稿

批紅自內閣執筆增寫自中書兵部未之知也閣

臣自認罪矣旋奉

聖旨兵部不具勅稿不必牽連

聖鑒朗如日星部臣可幸無罪孰意債帥叛臣厚囑

言官吳玉輒因

召對值晉杜門註籍謾肆糾纏必欲逐本兵而後已

馬世龍以九月起解直至晉二月離

京而繫臣始赴訊焉張春一招奉

旨張春提勘已六月餘何得遷延至今且王在晉在  
任何乃不奏就中顯有情弊該部還覈實從公  
確議具奏此係黨謀驅逐為賊臣道地之明徵  
矣晉素無奧援起任南銓守正忤璫八推不用  
其始也眾人舉之當邊事極壞之時而特膺嚴  
關之重其既也一人毀之以

聖明昭鑒之晰而猶掛神武之冠  
恩重如山身輕似葉戊辰晉任中樞黠虜十數萬  
攻圍大同沿邊州縣衛所城堡共五百九十八  
處並無失陷比年患虜岌岌乎不能支矣老臣

遺事實錄 序

衰暮犬馬無報

主之時而獨抱杞憂驚心宵旦痛念十餘年遼事壞  
於門戶之分岐用人一脉胚胎不可轉移肺腸  
自是各別

廟戰戈矛機鋒盛熾塗毒生靈禍移於  
國讀是編者不能不掩卷而三嘆矣

在晉謹識

三朝遼事實錄序

婁江大司馬王公自壯  
歲登朝敷歷中外其完  
名大業載在國史見諸  
文章者朝野咸得知之  
獨其經畧四鎮也米聚  
山川箸籌石畫所當名  
王黠虜前後俘馘不可  
數計其降附諸戎合幾  
千部九塞稱元臣名將

業無與均顧其成功所  
自乃得之廉與公惟廉  
故士卒樂爲之歿惟公  
故上下樂爲之用蓋自  
公擐甲而出晉至解印

目錄二

而歸無或曰苴薏明珠  
詢者則廉與公之徵也  
庶幾哉汾陽之風乎公  
卧江上者十餘載而東  
事日改烽羽芻午虜且

闌入代上谷矣公生平  
古正不阿靖白自守無  
儉心無懟色一腔忠赤  
秉志不渝聞警以來以  
笈時集邊寔事彙而爲

申序三

錄余謂老臣所服之  
衣

先帝賜也今服之矣敢愛  
身哉惟是矜矜矢心媿  
無以報塞一生微略盡



在此錄以志不敢忘醜  
虜也蓋公之爲大臣其  
官自郎署守長藩臬幾  
十政無所不周歷其地  
自畿輔河洛齊魯楚越

目錄四

幾萬里無所不馳驅其  
宦蹟自簿領錢穀河渠  
法律藝文軍旅之事幾  
百試無所不瞻舉彼其  
夙夜奉公優游布政旣

爲歷代名臣所難而至  
受事樞府爲之省浮羨  
佐軍興嚴斥堠畫郊圻  
儲待嘗克司斗不絕禩  
被繁糞藜故者何啻天

目錄五

壤至若遼與九邊等邊  
耳而孤懸千里地勢積  
弱軍不宿飽債帥爲政  
公又爲之簡汰訓練按  
堵幾十年皆公之力也

余自公謝政後待罪樞  
府悉公方略凡羽林期  
門無不道玉司馬者媿  
余拙劣無似不能若平  
陽繼鄴侯之政規隨弗

日序六

憲臨淮及念公之軍旌  
旗才變然其精心妙策  
可爲萬世計者未嘗所  
必忘之今試一閱其實  
錄滿星緯周回輿圖阨

塞恍若指掌令公待邊  
至今日矣至春脊多事  
哉余于此又有望于公  
焉漢代大司馬稱將軍  
後在諸侯丞丞羣公丞

日序七

爵與執禮有太事下大  
司馬府任重無與均若  
趙營平八九十善用兵  
羌人畏之兵事固重老  
成哉今公雖引年謝事

天子方登延舊臣公行以  
元臣柄樞建不世之蹟  
懷通侯之印則此實錄  
者特公之緒餘耳功載  
盟府業著旂常方世世

甲辰八

倚公威信爲金城又何  
藉余老臣之稱述哉

崇禎戊寅秋日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兵  
部尚書前都察院右都

御史管兵部左侍郎事  
整飭薊州等邊備兼巡  
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南京太  
常寺卿奏僕寺少卿三

甲辰九

秦

勅提督京邊東西二路馬  
政兵部職方司郎中吳  
魏申用懋謹撰



三朝遼事實錄序

昔班孟堅漢書十二帝  
間二百三十年一百萬  
言太史公史記上自黃  
虞下至武帝二千餘年  
僅七卷載春秋三萬  
言而已夫紀事貴詳詳  
則漉漫而莫尋其要省  
覽尚簡簡或脫畧而莫  
溯其原今遼事十餘年

羽書之旁午封事之克

楹還雜浩繁至不可勝

絕流觀泛濫如舟行巨

浸靡測涖涯余從奴隸

勅起躬歷艱難宵旦指

摺遇事援毫循筆覈實

言言有據宗室匪誣解

組以來如范粲登車多

年偃息間嘗思小醜披

猖變勞

至尊驚惕海內遼事不可

不傳非親炙則疑于道

聽民間杜纂新編久之

竄入正史而虞有魯魚

之困也燕居之暇一一

目錄三

敘述如手編紛絲錯綜

參伍廣搜群議衷以管

窺纂就十家之冗編謬

擬

三朝之實錄俾將來爰承

仰佐夷寇用資謀野有

判如璋而合如珪者矣

自東隅告急泛海飛芻

曳輪乘蹇戎馬憊于疆

勢企戰陣乎雜藏殺戮

目錄四

通讀選集謀議彙畋調

遣四出搜括殆盡轉運

如流一蹶而清撫再蹶

而開鐵三蹶而遼瀋四

蹶而廣寧追鋒撼搖關

盜緹騎累逮奔臣朽甲

敗戈澤量山積流民潰

卒蟻聚蜂屯

廷議經邊舉

朝敵踏壘獲葑發自办當

自錄五

前人避我趨拚生賈勇

藉

尚方之赫濯震通國之顏

靡招集散亡整修廢堞

收復關前之棄地聯屬

海外之孤軍抹負固之

氓以保前屯置更番之

卒以守寧遠運海島之

儲糈飽我士伍市遼西

迨寇藥濟我邊民傳鉄

自錄六

勦川湖之叛寇移師靖

山左之蓮妖聲靈既播

虜部輸誠朶顏三十六

家虎墩兔八大營取次

受欵俾關東城堡復歸

版籍物力軍需大從省  
約

中外晏若

朝署清寧訂盟講學識者

虛賦獲志有機昇平之

自卷七

可望也詭圖黨局分門

儉壬鼓釁時人樹趨炎

之幟傍觀襲垂成之功

怨憑紛更亟圖進取此

時狼煙且熄胡然勞黃

閣之塵虎旅方張粹爾

似金牌之召封疆重任

臨軒專委一旦傳宣整還

朝之劔履余甫幸其息肩

已矣而事出無因釁非

自卷八

已作將乘勝乘自茲以

後誰能躡遼陽之織塵

寸壤采人經幾換薪火

猶傳功竟無成關河仍

舊累摺轉深敗氣大誰

省啓非常九塞監臨諸  
鎮掣肘其究罪督寡謀  
潛通介紹遣弔唁生降  
志隳體奴使潛窺單弱  
夾策東來侵壞我藩籬禍

自叙九

穆屬國講虜鞭辱通官  
甘心從逆于是長昂先  
叛挿部西奔大寧一帶  
皆爲奴地素囊滅而卜  
石鬼逃三岔可以無守

而薊宣爲直捷之途矣  
三輔傷殘肉林骨阜功  
隳典築大將幾成釜魚  
禍起調援叛賊久爲逸  
縣襄爾棄滅戮之約三

自叙十一

韓緩克復遼期大都遼  
事之失起于同濟之擠  
軌壞于大猾之鑽營東  
垂惟劫殺之運地遍于  
戈西壁開傀儡之場手



提線索貨郎入幕債帥  
當權國人皆知不可彼  
鄉獨見優容陰盜國而  
陽盜名巧取宿需而貪取  
刺攀緣附黨墮至操戈  
力薦荆楚竟成殺劔明  
知尾大之忝掉猶然百  
足趨不僵用天每天牢  
籠虛伍習戒換套弊竇  
一開尤邊效尤法弛兵

弱長鯨未敵孰清登海  
交波濤被甌難完屢窳  
盧龍之鎖鑰釀患至此  
藉非身在箇中鑒觀獨  
斷誰能畫畫參筵筆而定  
華教廷公案哉慨惟遼  
土旋淪英雄喪氣或長  
算偶昧乎幾先或履錯  
竟罹于債事或否臧而  
死法或捐軀而死敵清

劫所臨什不存一而乘  
患殉

國文臣戡土其副以及偏  
禪動靈策事嵩素者掩  
舉益愈

廟廟遠建其華言安律名  
茲舉彰艸未同朽白沙  
黃壤怨鬼長號赤莽青  
麟遊真莫返夷陵之土  
騰以義強之血化碧而

簡史不知其人浩氣消  
磨鬱結爲厲且巳午以  
後邸報不傳多識多聞  
統歸輦輶集諸

建廟多偏議繁之史亦重  
挂遺世遺所以常存者  
獨此公是公非揭日月  
行遠若始而混混終而  
泯泯乾坤不幾乎息耶  
以龍門之撰述而是非

頗謬于聖人輕仁義否  
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  
之美則古之良史其寧  
幾見查者修書出于一  
人志乎哉

目錄十五

班馬之德傳及其世至  
唐用衆手人持柄鑿紛  
順異同莫之能一說者  
謂三代絕綱至于八書  
十志幾于絕緒余之爲

是編也急公死義之士  
必在其名飾非矯枉之  
談力闢其謬博採奏章  
無幾寇我仇之恨祇極  
國是詎生論聖亮之嗟不

目錄十六

以  
國典而失褒貶之平不以  
衆斥而斬獨裁之義刑  
如磔督則余復  
命之章曾譏其輕進罪若

叛臣則余

平臺之對兩刺其奸貪當

事實爲腹心公論寧辭

斧鉞孔乎迺說夏殷也

而憂杞宋之無徵區區

自錄一七

謫陋惟集諸郎鈔以爲

當年兵書疆事之徵徵

信在我知罪繇人聊以

存三代之紀綱而已矣

崇禎戊寅季冬之吉

賜進士第光祿大夫太子

太保加陞一級原任兵

部尚書前

兩京吏兵刑部尚書侍

經筵叅贊機務以尚書兼

自錄一八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敕經畧遼東薊鎮天津登

萊等處聯絡朝鮮

賜蟒玉 尚方劔便宜行

事總理戶兵工三部總

督河道巡撫山東提督

湖廣通省學政黎陽王

在晉撰



目錄十九

贊言

韓昌黎撰平淮西碑多歸功  
裴度李愬妻訴於憲宗碑  
不實詔斷其文又命段文昌  
為之以晉公之熟望昌黎之文  
字當時有異議馬愬名信義  
遠事贊言  
微能忍耻辱厚自損抑蔡平  
度至以彙韃見度遂巡以宰  
相禮受勳錫相臨以分義或  
有所自居若夫

天子重臣

尚方陰委回鎮委其掌握三

邊聽其指揮即欲拓功害生  
志須因事轉移以飾中外  
聞聽乃有意以引其所親遂  
無端以奪其所重謂為

上指手至出而行皇也自請也

非專命也以為輿論乎其

遼事贊言

二

以極易經而造議非之顧代  
替解也自薦也非公柔也視

君命如弁髦而弄大臣於股掌

不以疆事為兒戲乎蔡之功

翹之功也功未封涼國平章

僕射節度尚日而踐父兄之

兩鎮度未嘗掩其功新造之

報功匪薄矣不薄於朝而薄

於片石猶不能平婦人之忿推

奏自鳴若夫閩東瀾土周環橫

巨數百里在屯帶衛不啻淮

西之小州而奪奴之考全不啻

遼事贊言

三

吳元濟之跋扈自樞輔出而

前功并疲矣沿邊設帳之虜

潛移山站負固之民盡殫費

羣陷而卒未瑋鎮之絲紘柳

河敗而幾致封疆之大潰比

再出而踐築凌之議遂召寇

而羅數月之圍大將計降焉骨  
枯而幸三人之得脫東仰調援  
登城破而登七邑以摧殘後事  
如斯初心大悖身雖已而用人  
又運至樞關罪已彰而遮護悉  
歸于線索竊念裴晉之之立

遠事書言

四

新李逢吉之黨以異意排之然  
翹之見用也用而成功也則逢吉  
力為汲引也汲引以佐其成功唐  
之黨始人而非以始國今但知有  
黨不知有國矣顯晦之關於  
一人者小安危之關於國事者

大人臣受知

主上不自量度不自主裁括以  
聲氣乞求而擁戴終以坑塹  
墮落而沉冥天猶戒身業神  
恣胆相株互結徑竇潛通荆  
棘尊生傷心離策固瘠之肥已

遠事書言

五

餉餽兵虛九寒效尤 威靈不  
招禍延程 國真可挽圖

二祖

十宗在天之靈寧無赫之天也  
容人以貧老而不容人以富全  
任人以拙笨而不任人以巧攫

獨行著或默坐至出而趨  
自飾者當亦禘于魄余之  
貧也拙也獨行而寡援也吾居  
深念亦自修至眩不昧之

天道而已

昭初老人自述於百世軒

遺事錄

六

三朝遼事實錄雜引凡例

一國史有專成而今自爲纂述者何也漢命儒臣  
編史于東觀而其後有袁宏紀張璠薛瑩謝承  
華嶠袁山松劉義慶謝沈之史宋范曄刪采爲  
十紀八十列傳劉昭復補爲漢志史非一手所  
能成諸家之書正以助東觀儒臣所不及也非  
諸史後來何從攷正乎

一國史非書生所能述仕未登朝總爲塗說躬未  
親閱類多耳食今時之雜編無當肯綮有假此  
索賄市恩求容于津要者且多倚傍門戶毀譽

遺事實錄 凡例

失真非信史之必傳直付漁樵之論可也

一詞館編纂不過採部科之奏疏六垣架閣數椽  
原本按時繳進而兵部之不存堂簿已三十餘  
年矣去年之藁今歲無可覓者卽詞林有專筦  
章奏之官恐亦不能書錄也

一近事莫大于遼十載間功罪得失議論是非俱  
當備載今新編所註述者皆浮蔓之條陳及置  
爭之筆舌不知榆關何以得守弃地何以得復  
至于喪師敗績不復深言護彼之短正以揜他  
人之長此皆山人流棍占風望氣逐臭附羶用



意之深為將來渾殺正史之地遍閱諸刻雖無一言之詆及于予而其所愛護者顯然見于言表矣此編一出必為邪說偏黨者之所忌然而原疏具在

明旨昭然與諸大夫國人共質之可也

一 山海之距 神京所謂一重門限若無寧前關門必不能守余為總理時抗疏爭之而黨人譏為鹵莽之談旋責予為經畧不收復關前地面則與累臣同罪也比余果踐其言而黨人之氣塞矣既無可指摘以加之罪乃陰謀更換以使

遼事實錄

卷九

二

之歸時局如此而欲望邊臣之樹功書伐其可得乎

一 海運最難始事者止十萬而頓加六十萬不知幾費心籌事乃得濟而新編並無點墨所謂問齒決而輕飯歎也余雖紀其事述其艱然亦僅存節畧耳

一 史書專為獎勸忠義若死事不傳無為貴史矣此編必窮搜博載有宦者書其官以旌其殉國之節至于立祠賜謚加官予廕祭葬從祀闡揚朝典流傳萬載永慰忠魂

一 史以微顯闡幽質疑辨難是以從井之妾必書其氏殉主之僕務列其名當死不死而勉圖旦夕之生殺不當殺而立染 尚方之劔死敵而埋滅黃沙偷生而粉塗青史務求其實質之鬼神而無疑

一 虎酋為虜王奴強而捕泉欵棟則西虜盡歸約束我可以專力拒奴奴之所寒心也至丁卯而插部西遷遂不能紀編各部皆籌邊者之失策五次入犯奴耶虜耶不能辨之矣

一 辛酉失遼陽 廷議以東征兵馬錢糧軍需兵

遼事實錄

卷九

三

一 仗設總理三部侍郎此從來未有之官也海運米粟山積盈甲等件萬千朽爛虛耗物力新編盡為隱諱併新設之官無述焉一人創筆捕影者皆然艸野之間附黨劇于 廟戰矣

一 遼事起言路封章多為熊王爭戰守及廣寧失後為經撫爭罪案自今觀之孰戰孰守至其罪狀已正于西曹贅談不必盡述

一 庚申已後多紀余之奏疏似覺其煩然所紀皆切要事也先儒胡致堂有云義不當隱者聖人猶自序其績知我罪我其亦聽之然余畧部有

一百五疏百存其一撫東總理經邊亦存什中之三四家貧乏剗削之資摘畧而非全疏也  
一遼東爲

本朝疆域其山川關隘險阻及外夷住牧聊紀崖畧以備開卷叅閱

一敘事必遡原所始奴孽之先播毒于前代其後自相戕滅倏盛倏衰易爲興歇余著其始事于篇端

一敘事必首編年奴孽繇戊午以暨丁卯十年間邊事明註年月歷歷可按其或以後事証前則

遼事實錄 凡例

四

爲旁註另註某年月

三朝遼事實錄雜引凡例 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次目錄

首卷總略

一卷

萬曆四十六年戊午四月遼事起至己未十月止

二卷

己未十一月起至庚申五月止

三卷

庚申六月起是年九月爲

泰昌元年至

遼事實錄 卷一

天啓元年辛酉二月止

四卷

辛酉三月至五月止

五卷

辛酉六月至八月止

六卷

辛酉九月至十二月止

七卷

壬戌正月至二月止

八卷

壬戌三月至四月止

九卷

壬戌五月至六月止

十卷

壬戌七月至八月止

十一卷

壬戌九月至十二月止

十二卷

癸亥正月至五月止

十三卷

遼事實錄

目錄

二

癸亥六月至甲子十二月止

十四卷

乙丑正月至八月止

十五卷

乙丑九月至丙寅正月止

十六卷

丙寅二月至十二月止

十七卷

丁卯正月至十二月止

壬戌以後邊警已息  
奏疏漸稀非詳于前  
而略于後也  
目錄終

三朝遼事實錄總畧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穉芻父較閱

遼東

中國之通遼東止山海關一路遼地蓋禹貢青冀二州之域舜分冀東北暨無閭之地為幽州即今廣寧以西之地青東北為營州即廣寧以東之地戰國屬燕秦以幽州為遼西郡營州為遼東郡漢武帝拓朝鮮地并轄遼東屬邑置四郡隋初為高句麗所據唐征高麗復其地置蓋遼二州五代曰東京金曰遼陽國初改為遼東都指揮使司領衛二十五所十一關

遼事實錄

總畧

一

二營堡一百七十一永樂七年于遼陽開元設安樂自在二州以處內附夷人開原即遼黃龍府戰國為濊貊地漢為夫餘國屬玄菟郡三岔河南北亘數百里遼陽舊城在焉即遼之北京中京地也草木豐茂更饒魚鮮自 國家委以與虜虜遂進據腹心限隔東西守望勞費道里迂遠遼人每憤憤焉今則河東西皆陷僅存一隅此一隅之地又係孛插受款之後在晉當關時收復發兵分守為巖關之障蔽繼之者侈遠功驚撻伐而未有一矢之加遺日事興築而大凌之役釀禍無已追思往事可勝長喟耶

遼境諸夷

遼地東起鴨綠江西抵山海關一千四百六十里南起旅順海口北抵開原境外一千七十里三面瀕夷一面阻海境外有虜酋土蠻等部落住牧東北有建州毛憐女直等衛西北有朶顏福餘泰寧三衛自泰寧抵喜峯近宣府曰朶顏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曰泰寧自黃泥窪逾瀋陽鐵嶺至開原曰福餘三衛俱立市通貢虜中酋首以百計子姓部落以數十萬計直前屯者為賴蟒等直寧遠者為獐兔拱兔等直廣寧者為小歹青以兒鄧黃台吉等折而西北則虎墩

遼事實錄

總畧

二

兔愁為虜王而東西部皆屬之北則煖赤伯言他不能等折而東北則卜言顧等又折而東則抄花等鎮安廣寧之間為西虜歹青虎墩兔愁抄花黃台吉拱兔等營錦義之間為小歹青營此河西三面虜也三岔河而東則額伯革等打大成等直海州西孛兒敗伯言等直遼瀋西煖兔宰賽等直開原西北則恍惚大等東北則北關東則南關遼瀋之東則奴速等開鐵之間為煖兔宰賽等營撫順至寬奠一帶東南俱近海此河東三面虜也今虎墩兔愁西徙宣雲邊外則虎酋舊地為諸虜之營窟而遼境諸夷皆為奴酋

所聯屬矣

建州等衛分處女直諸餘孽而奴酋所居建州老營地即中國歲取參松處其地北屏長白山隣朝鮮東濱烏龍西附我撫清寬髮等處以寧公塔寨為巢以五嶺喜昌石門罵多兒木其夾山兀鷄等關為要害頗稱險阻然屢叛屢平鴟張為邊患不旋踵而滅其地袤廣不過千里僅抵我中國一大郡柰之何邊臣失筭竟至西虜合併各邊被其騷擾不止為一隅之寇矣

遼事實錄

總畧

三

後大部落在山後地名阿力素等處住牧離遼陽邊外三百餘里擦罕兒小部落在山前廣寧邊外青山住牧離邊一百餘里河東市口于南北兩關開原慶雲等處河西市口于廣寧團山義州大康堡等處

三岔河

按三岔河當全遼適中之所為東西咽喉其上流為遼河分為三水俱出建州界內逶迤滌洞歷黃泥窪合而為一南行百餘里為三岔河又一百八十二里而歸于大海當洪武辛亥以渡海定遼之故附山東

而山東之餉遼者必取道海上由三岔河入路河以達廣寧之二十里鋪此河為全鎮要害原不從今日始境外一帶向係抄花諸部住牧之所搶掠不一最為衝繁自河東沒而盈盈一衣帶水且為今日華夷之界限矣河距廣寧百八十里而遙中間為西寧西平西典鎮武平洋等堡地勢卑窪陰雨積潦每成泥淖黃泥漚帶入夏水淺易涉向以虎聰鬼諸酋為在晉所撫欵願効力協守與奴阻隔今虎酋遠徙奴合西虜為一家既換之虜豈易再合悠悠此河浮馬可渡三岔失其天險矣

通事實錄

總畧

四

南北關

海西建東處遼之東名為東夷海西者南關北關也建東者建州即奴酋今地也嘉隆間有王忠者為塔山前衛夷首部眾強盛凡建州海西毛憐等一百八十二衛二十所五十六站皆畏其兵威于是悉得國初所賜東夷一千四百九十八勅因創寨于開原靖安堡廣順關外住牧以便互市入貢即開原所謂南關也當是時東夷酋首之黠者隸其部下無一人敢為內地患自忠死無子其姪王台不能輯和部眾遂各自為強勅書亦皆分散建州三衛四百九十

九道為建州夷勒勒把督王杲鵝頭等分領今併歸奴酋矣塔魯木衛夷酋捏哈得勅三百道建寨于開原東北鎮北關外住牧即所謂北關蓋今金台失白羊骨之祖也後兩關構怨南關為建州所據而北關實為之驅北關不得南關之勅因而仇建州不可解楊鎬三路出師奴使人誘金台約講和勿助中國二酋云我金台屢受國恩若有別心天地不容金台又與虎酋締婚虎酋在諸酋中特稱雄長藉其聲勢為奴所忌奴以卑詞厚賄聯絡諸夷垂涎遼瀋然未敢即發難者以北關東隣奴地西接抄花宰

通事實錄

總畧

五

媛諸酋隔斷夷虜之路畏金台之襲其後也奴攻開原北關先期密報推官鄭之范不惟不信且鞭笞之御史陳王庭請宣諭獎賞二酋令多集兵馬札營開原境上倘奴入犯或徑搶奴寨或共力禦防兵部通置不省疏云北開始欲從征何乃臨敵喪約又疏云北關蒙我保護而臨敵違約與御史題疏絕不相蒙失屬夷之心而寡多助之勢萬曆四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奴酋佯綴我師擁眾數萬騎直抵北關北關原有二城金台失白羊骨分兵據守賊攻寨蒙以牛皮用蔽矢石自寅訖午金台失寨陷自焚隨攻白

羊骨寨降之北關並覆老幼被擄挑壯丁九千餘名分隸部下八將剪平日之忌逞薦食之謀遼潘之亾于是決矣

王者守在四夷四夷不守而中國之籬籬壞矣北關雖夷種乎而篤志殉義効死勿去紀此以表其忠

按海西南關王台最忠順惜子孫無良以開墻引寇北關怨毒日深遂快心于王台子若孫自相屠割而奴酋袖手待其斃甚矣海西之愚奴酋之黠也今撫夷副總兵王世忠爲南關裔朝廷用之

遼事實錄

總畧

六

以勸四夷又給事中姚宗文奉命閱邊因訪金白部落聞白羊骨有弟卜兒漢金台失有男得力革羈奴寨而得力革二女長速不他娶虜酋腦毛大孫桑河兒寨次中根兒娶虎墩兔憨會虎酋挾賞宗文遣謀虜營特給二女四千金示優恤以糜其意因所遣非人謾許啓釁給諫緣此掛議虜賞開端便成往例漸生要素經畧王在晉力持革其前賞于是給諫之議論始息矣

山海關

山海古幽燕地星分尾箕在析木之次東三十里

遼廣寧前屯衛中前所南十里至海北八十里至義院口關西九十里至撫寧縣此延袤之大槩也東踰關七里爲關前瞭望地餘悉屬遼西南北三方雖山溪沙瀨其間一市一廬多爲撫寧民賦地衛屯牧所散落僅十之六耳去關城六里爲角山雙峯崢嶸向宛如角立脉自居庸古北喜峰諸山東迤逦延亘千餘里俱鱗次設關隘障朶顏諸夷部聳峙面海而長城枕之控馭畿甸界遼藩角山之北直抵沙漠層巒彌望邈不可窮矣相厥山川山自居庸而東其勢漸南海自直沽而東其勢漸北至臨渝山麓海濱不盈一視

遼事實錄

總畧

七

扼而塞之爲功匪易漢唐諸代建都陝洛擯爲荒遐有宋中葉委諸胡部凌夷之甚無復界限我朝掃逐胡元兩都定鼎即設衛建關以立中外之防關即衛城之東門爲國朝徐武寧所建爲朝鮮女直諸夷入貢及通遼商賈所由關法稽文憑驗年貌出入禁遼卒逋逃并商貨非法者城周八里一百三十七步四尺高四丈一尺土築磚包其外承平日久土石剝落山海之人第知防朶顏諸部不知防建酋也至是而京東鎖鑰以爲第一重門限城單薄而非可守人不能層列馬不能並馳在晉抵關正值潰兵離

披之後三水門衝成坑塹各堵堞多至欹斜於是築土加幫悉塹磚石整排兵仗疊置戎行居之以鋪嚴之以柵百雉增高四隅崇峙流民集而結城外之遠廬商路通而來日中之貿易夷人載米以市布虜部列帳而守關欵警既成人心已固山海屹然有金湯之勢焉關外卜築長垣丸泥可封函谷祇緣樞輔行邊議築寧遠窟窿山而止今窟窿之新邊安在哉

遼海

國初置遼故屬山東其航海自金州旅順關口南達登州新河水關岸計水程五百五十里而海中島嶼

遼事實錄

遼界

八

相望遠可百里近止數十里舟易停泊有羊塌島石碣舊鐫可考先年由登萊轉運濟遼豐歉有無彼此兩利嗣因亡命竄入海島為患設禁始嚴遼遂坐困萬曆二十五年以來議從海運餉東征士卒其禁稍弛而旅順復設防海遊擊以控扼之雖則為運實以為防戊午奴陷清撫復開海運初始者登州道陶朗先也歲運十萬石者東撫李長庚也比長庚轉督餉而在晉代長庚以撫山東則歲加六十萬矣數轉加難轉甚至廣寧沒而獨急天津之轉餉關寧軍民之命待食于一線之海道餉不繼則關寧之守立墮

危哉籌 國者之疎也

建夷

女真古肅慎國在夫餘東北千餘里後漢謂之挹婁元魏謂之勿吉唐隋謂之黑水靺鞨部落在南者籍契丹為熟女真在北者不入籍為生女真初靺鞨強盛號渤海後寢弱臣于遼遼避與宗諱更女直地有混同江長白山江水微黑亦名黑龍江白山黑水金所由開國也宋為完顏氏金歸元設開元路改萬戶府五以總攝之 國初分為三種其極東曰野人女直其極西曰海西市開原不入貢亦不冠邊其一

遼事實錄

遼界

九

東方諸夷之為衛所者甚眾而建州領其名并毛憐曰建州女直即今奴兒哈赤之屬其一曰海西女直則開原南北兩關之夷並故都督王台部也永樂初挹婁夷來歸置塔山塔魯諸衛備外藩宣德四年海西女直始入寇寢勾建州剽掠正德間祝孔革等為亂阻朝貢至嘉靖初夷酋速黑忒捕殺叛夷猛克修貢謹賜金帶大帽其後王台益強能得眾居開原東北貢市在廣順關地近南屬南關其逞加奴仰加奴居開原北貢市在鎮北關地近北屬北關開原孤懸扼遼肩背東建州西恍惚太二夷常謀窺 中國而

台介東西二夷間扞蔽令不得合台最忠順因聽襲祖速黑忒右都督為之長東陞晏然耕牧三十年台有力焉國初女直悉眾來附選其酋長授官爵征調惟命已建夷與毛憐相攻殺宣宗遣使招降遂以建州老營地居之名為東建州嘉靖間王杲為建州右衛都指揮使黠慧剽悍數犯邊殺慘甚眾誘殺我裨將裴承祖等督府張學顏與總兵李成梁鼓行而前乘勝直搗紅力寨斬首一千一百有奇萬曆初元侍郎汪道昆閱邊成梁請展築寬奠等六堡其地北界汪杲東鄰兀堂去靈陽二百里方修築十岔口

遼事實錄 總畧 十

寬奠堡張學顏按視兀堂等數十酋環跪稱修堡塞道不得圍獵內地願質子所在易鹽布自是開原而南撫順清河發陽寬奠並有市諸夷亦利互易無敢跳梁自撫順開原而北屬海西王台制之自清河而南抵鴨綠江屬建州兀堂制之頗遵漢法三年春王杲復糾虜盜邊副總兵曹簋厚市夷賞謀杲匿酋阿哈納寨勒精騎馳勦杲偽以蟒掛紅甲授哈納脫走素所善東夷長王台所開原兵備賀湊宣諭台遂與子虎兒罕執送境上檻車獻俘詔磔杲加台龍虎將軍秩朶西虜二子並進都督僉事是時王台所轄

東盡灰扒兀刺等江南盡清河建州北盡二奴延袤幾千里內屬保塞甚盛王杲既誅其子阿台潛倚虎兒罕朝議方懸購會逞加奴仰加奴強盛欺王台老與虎兒罕仇殺杲子阿台亦怨王台父子轉送其父日夜伺隙報復因叛投逞仰勾北虜數掠孤山鐵嶺李成梁乃勒兵出塞大破賊曹子谷得級千三十九始仰逞二奴父都督祝孔革一名捏哈為台叔王忠所戮奪貢勅并季勒寨及台以女妻仰加奴卵翼之已加奴等結婚西虜哈屯慌忽太潛為嚮導勢漸張日伺隙修怨台子虎兒罕兒好殘殺部夷虎兒干白虎

遼事實錄 總畧 三

赤先後叛歸加奴因盡奪季勒諸寨調兀刺江上夷與虎罕構兵是後仰加奴等十三寨止遺把吉把太可五寨屬台他如灰扒兀刺及建州夷不受鈐東南關勢漸蹙台竟以憂憤死上嘉台忠賜諭祭采幣台有子四長虎兒罕次三馬兔次康古陸次猛骨孛羅而三馬兔早歿康古陸台好生子爭分父業為虎兒罕目攝亡抵逞加奴以女妻之猛骨孛羅母溫姐又北關二虜妹也因與虎兒罕借兵黃台吉復季勒諸寨黃台吉陽助之實陰收白虎赤等自益已虎兒罕歿則南關勢愈孤矣萬曆十一年阿台糾眾大



舉深入至瀋陽城南渾河李將軍成梁乃勒兵從撫順王剛台出寨百餘里直搗古勒寨用火攻射阿台死連破阿海寨誅海海毛憐衛夷住牧莽子寨與阿台濟惡亦梟逆也是役得二千二百二十二級論功陞廕臬子孫靡遺東夷震懾時逞仰與白虎赤益借西虜煖兔恍惚大等騎萬餘矚猛骨孛羅并虎兒罕子及商日尋于關總督周詠因念及商弱猛骨孛羅嗣立衆未附請加勅彈壓逞仰土奴乘冰堅復糾虜攻猛骨孛羅大掠把吉諸寨巡撫李松密與李成梁計伏兵中固城開原四十里斯逞加奴仰加奴

遼事實錄

總署

三

及白虎赤逞子兀孫孛羅仰子哈兒哈麻殲焉捷聞賜爵有差自是海西警服台子孫息肩可數年逞遺孽卜寨仰遺孽那林孛羅日夜圖報父連西虜以兒鄧侵掠部夷及及商數入威遠靖安堡而那林孛羅尤狂諄挾索貢款如二奴時萬曆十五年那林孛羅引西虜恍惚太等攻把大寨我兵往援是時王台孽子康古陸向奔逞加奴者乘虎兒罕歿即來歸已併妻其父妾温姐分海西業與猛骨孛羅及商鼎立至是以仇虎兒罕故甘心及商爲北關內應因約及商叛夷阿台卜花共攻及商擄貨畜而猛骨孛羅以母

温姐故亦助康古陸奸收及商妻協謀誘殺開原兵備王緘乃檄參將李宗召等勒兵執温姐康古陸已念戮温姐則猛酋携釋之止囚康古陸需命而猛骨孛羅竟爲北關誘脅從那酋夾攻及商因自焚其巢往十八寨并劫温姐去巡撫顧養謙奏革猛骨孛羅勳爵劾緘玩寇釀亂逮問科臣彭國光爲緘不平以失事推諉論養謙上欲置于理閣臣疏曰先年開原地方屬夷王果爲患賴有海西王台擒獲王果獻俘關下邊境始安及王台既死王果之子連結仰逞二奴爲父報仇于是李成梁提兵出寨擒殺王

遼事實錄

總署

三

果之子後仰逞二奴見王台二子微弱欲行雷害李成梁又擒殺仰逞二奴然則海西諸夷順即當撫叛即當勦若欲自脫其主撫之失而反追咎主勦之非以血戰之功爲妄以報國之忠爲欺則邊將隳心解體爲害豈淺淺哉伏望皇上特賜體察寬王緘不究往事尤爲妥當伏候裁奪次年李成梁從威遠堡出寨卜寨棄其師入那林孛羅壁成梁縱兵直搗砲擊城裂二酋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奇釋二酋不誅班師還開原釋康古陸使和及商王台子孫皆全及商許建州奴兒哈赤婚內倚中國而外以姻

重寢北關謀令反商以叔事康酋以祖母事温姐刑  
牲盟遂爲均兩關 勅蓋自永樂來給海西屬夷勅  
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勅驗馬入貢所  
關酋領之視強弱上下先是逞仰二奴父強則北關  
多及王台強則南關多多至七百道北關不能二之  
一今無論強弱與之平南關以五百北關以四百九  
十九差縮其數存者南關勅首並羅拜服立何康  
古陸死感不殺慰將眼屬温姐猛骨孛羅無負國  
又亡何温姐以乳瘡亦死兵備成遂因令北關卜寨  
那林孛羅南關猛骨孛羅交商面相結釋憾並請貢  
遼事實錄 總畧 古

十七年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反商先入貢且以  
斬叛夷克五十乞陞賞加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  
奴佟姓建州枝部也先是李寧遠擣阿台夷其巢奴  
兒哈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征爲嚮道塔失阿台婿  
也教場塔失因兵火死于阿台城下奴方十五六歲  
請死成梁哀之且虜各家 勅書無所屬悉以屬奴  
奴雖得王果 勅人多不服乃結婚北關以資其勢  
勢漸強事 中國頗恭謹後稍蠶食張海色失諸酋  
及與反商爭張海因約婚罷兵越二年反商死先是  
卜寨亦以女許反商那林孛羅妻則反商姊也反商

酒好殺衆稍貳反商往卜寨受室因過視姊中塗  
那卜二酋陰令部夷擬思哈射商殪今廣寧降夷指  
揮王盡忠即反商弟吾把太當時逃奔內地正爲避  
北關之難事在十九年正月時奴兒哈赤妻明安姐  
方歸哭兄反亦爲卜寨所擄取索之再三不與轉開  
原爲代索亦不與於是奴與北關絕二十二年那林  
孛羅卜寨又糾西虜宰賽煖兔恍惚太及東夷灰扒  
兀堂與猛骨孛羅等十餘營兵七八萬同搶奴首以  
兵邀之于隘卜寨馬蹶被殺奴勢大振北關請卜寨  
尸奴兒哈赤剖其半歸之北關建州遂爲不可解之  
遼事實錄 總畧 古

仇而東夷諸酋亦稍稍背北關向建州矣乃北關那  
林孛羅雄心不已仍欲謀南關遣 勅二十六七年  
間屢以兵侵猛骨孛羅猛骨孛羅迫乃結婚建州以  
求援于是奴兒哈赤乘機擄猛骨孛羅殺之而收其  
勅三百六十三道是擄南關者建州而驅南關者北  
關自建州擄南關來奴勢愈強後三年倭陷朝鮮  
中國徵兵奴以保塞功得加龍虎將軍秩視王台時  
矣奴勢猖獗閣臣葉向高揭云今日邊疆之事惟建  
夷最爲可憂度其事勢必至叛亂而今九邊空虛亦  
惟遼左最甚昨李化龍告臣謂此酋一動勢必不支

遼左將拱手而授之虜即使發兵救援亦無所及乞  
下廷臣作何計較再行區處奴與海西夷忽刺温約  
婚侵朝鮮陷潼關堡又結西虜噶灰扒黑龍江上諸  
夷寬莫新疆居民六萬口逼奴穴住種參貂市易漸  
狎李成梁再出鎮徒還故土棄新疆為甌脫二十四  
年八月奴沿清河邊疆裁參索價復尋入貢車價語  
狂悖遼吏始倉皇請兵而朝鮮亦報奴酋席卷江上  
并圖其壻江夷下台吉急因率所剽技北關金白二  
酋匿之修怨仇殺兵科宋一韓乃以棄地啗虜參成  
梁及撫臣趙楫矣尋奴兒哈赤日治兵聲畧北關遣

遼事實錄

總纂

六

子莽骨太以萬騎修南關寨已又闌入靖安堡聞那  
林孛羅子金台失新立有備去又勒騎往撫順關脅  
蟒段牛酒又勾西虜宰賽煖兔等窺開原遼陽邊吏  
倉皇告急御史熊廷弼按部請添募兵兌寺馬急撫  
北關且收宰煖以携其交項之奴首遵諭減車價入  
貢及還張其哈喇佃子即前成梁棄地也廷弼疏稱  
其地止一山溝不可堡柰何以一峽了棄地之局科  
議請釋建州為外懼姑置侵地先許貢以寧東方三  
十九年部覆如科臣言報可奴酋忌其弟速兒哈赤  
兵強計殺之復耀兵侵兀喇諸酋四十一年三月益

墾南關曠地併糾西虜宰煖卜兒亥瓜兒兎二十四  
營盡裹甲馳清河間以好語給都御史張濤謂撫安  
等區畊牧日久請奉約新墾槩罷濤揣情形上言北  
關近且開二釁其一東酋求婚北酋老女復行併猛  
卜計北關堅拒不與會東酋壻卜台吉來奔北酋即  
許婚老女卜酋遜謝為別婚東酋乃忿號謂實匿伊  
通壻其一金台失有女為兄那林孛羅收養嫁宰賽  
友目項金酋故殺那酋妻即宰賽之外母宰賽乘隙  
挾求老女贖罪老女矢以死守宰酋忿相攻北酋怨  
奴酋賄結請釋三憾無養癰東建世奴酋遣使干骨

遼事實錄

總纂

七

里翹不背漢額往畊牧新添者盡撤請質子聽朝  
議進止其北關匿奴壻卜台吉勅發完聚當永紓遠  
患時濤甚侈其功未幾奴酋度我弛備即嚴兵圍燒  
金白十九寨總督薛三才疏爭往事失策若北關再  
析入奴東方憂滋大四十二年奴益勾西虜圖北關  
而煖兔乘機挾老女北關願與煖免子締姻奴狙詐  
自喜每發兵以圍獵為名不知所向已復墾前罷畊  
地參議薛國用力王驅逐查勘將前四堡及白家衝  
松子二堡共立碑六大書番字碑陰明年永不敢越  
種部夷盜駿陽馬即戮碑下以示恭謹四十二年北

關白羊骨竟以老女與煖免子蟒谷兒大婚開原遣諭不聽奴酋發兵三萬屯南關氛甚惡在事率為寒心而都御史濤誤中通官藉大成之魔為奴所惑釀成大患奴遂駸駸不可制矣

遼事實錄總畧

遼事實錄

總畧

大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一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穉芻父較閱

皇明

神宗顯皇帝

戊午萬曆四十六年遼事起

梅賾

四月十五日奴兒哈赤計襲撫順祥令部夷赴市潛以精兵踵後突執遊擊李永芳城遂陷永芳降奴去鬚髮為夷與奴締姻百惟調度因以漢字傳檄清河脅併北關巡撫李維翰趨總兵張承胤應援二十一日奴見我師暫退誘之前副總兵頗廷相馬中矢易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一戊午

騎追逐墮伏中承胤俱受困令發火炮火從後焚我軍辟易賊乘勢衝突乘胤廷相遊擊梁汝貴與一軍皆沒○賊謀犯清河調邊兵七千以大同總兵劉孔胤統之胤兵在路搶掠烽火達長安城門晝閉胤兵徐定先分發遊擊張旆領兵赴援宰煖各營甫集河西虎墩鼓衆啗喝紗花亦屯鎮靜邊外○上特起遼東舊巡撫楊鎬為兵部侍郎往經畧○詔總督侍郎汪可受先出關李維翰駐遼陽保定撫臣駐易州御史陳王庭代楊一桂巡按遼東以廢將李如栢總遼鎮兵及徵廢將杜松屯山海關劉綎柴國柱等赴京

聽用遼報不至者三晝夜○正陽門外河水三里餘赤如血○開原以西虜窺潘懿請據 朝議懇發帑金奏餉百萬僅以十萬與之謀報奴酋退舍三十里虜二萬餘入瀋陽○詔斬奴酋首級予千金職世襲○汪可受稱夷虜更番疲我徵調未集請練土著人自為守遼諸生暫停試各倡義旅有功得破格賜科名并亟通登萊海運濟餉○兵部引征倭征播例調兵十萬度需餉三百萬請 帑不允發

<sup>七宗恨</sup>閏四月奴兒婦漢人張儒紳等賈夷文請和自稱建州國汗備述七宗惱恨呈按院陳王庭內云先年李

遷事實錄

卷之一

二戊午

成梁李如松父子無故殺我祖父教場奪我土地一恨又差部韃圍獵界上殺我人搶馬匹二恨私自過界盜斫糧草三恨求婚北關賴我親事四恨又將大兵五百名助北關交戰五恨縱放遼民賊地盜去參種六恨我與北關朝鮮同為藩臣他厚我薄七恨故因動發兵馬叛搶是實張儒紳等係東廠差役奴酋藉以行間言官糾盧受通夷事中格○滿酋寇馬谷石塘路遊擊朱萬良却之○御史李徵儀請逮治李維翰

五月兵部請發餉二十萬解赴各鎮調兵○督杜松

劉綎出關給太僕寺金六萬兩市戰馬○十九日奴首統眾尅撫安三岔白家冲三堡西虜乃蠻抄花等犯長勇堡

六月發馬價六萬付照磨萬有孚往宣大買馬○經畧楊鎬兼程受事抵山海請就近徵調本兵請發餉二十萬解各鎮催調宣大山西以四萬徵兵萬人延寧甘固以八萬徵兵六千并摘調薊鎮臺兵○時奴兵日盛每與八子登山密謀計定猝發疾如風雨兼與宰媛合眾近十萬且採木辦料于烏龍江督匠造船水陸告警○上命借 大工馬價各五十萬濟邊

遷事實錄

卷之一

三戊午

餉嚴飭各將防禦○西虜乃蠻抄花等處又糾眾侵犯乘勢交訌分兵應援

七月御史張銓言奴之山川險易諸將未諳深入保無抄絕昔臚胸河之戰五將不返奈何輕言今宜就近調募屯集要害以固吾圉厚撫北關以豎其敵若加賦選丁騷動天下恐憂不止奴者銓又言李如栢杜松劉綎以宿將並起勢不相下必責成楊鎬使之約束張承胤不量而進喪師辱國死何足贖梁汝貴頗廷相突圍而出見失主將陷陣而死宜加優恤若李維翰總不逮治亦當禘職以為失事之戒○賜死

事張承胤謚加祭壇祠名旌忠頗廷相梁汝貴併恤張銓又論承胤不宜予恤○李維翰革職爲民○賜楊鎬劔飭諭諸邊時議謂鎬工于媚虜揜敗未堪任事○增設遼東巡撫周永春○朝鮮義州鎮制使以奴人犯遼東謀來告○二十二日奴從鴉骨關入圍清河參將鄒儲賢拒守以火器殺賊千餘賊退而復合援遼遊擊張旆戰死賊冒板挖墻城東北角墮疊尸上城儲賢見李永芳招降大罵盡焚衙宇及妻孥領兵戰于城上力屈死之遼陽應調營兵五百併盡止打柴軍二十餘名從北門遁出清河三里之

遼事實錄

卷之一

四戊午

城高山四擁北控寬奠南枕遼陽左近瀋陽右近遼陽皆相去百里中有小路抵撫順清河既陷我失險隘城中僅五百餘家奴將丁壯盡驅北行老幼慘慘毀其城自三岔至孤山並遭焚燬寬奠望風驚遁矣○楊鎬聞清河已失單騎赴河東斬千總陳大道等議徙寬奠子女于遼陽奴分兵寇遼陽參將賀世賢率衆奮擊斬首百五十四追至清河奴兵方擬進攻遼陽聞世賢勝遂整兵北遁世賢回遼陽居民盡被守城兵趕出人烟四寂世賢于樹菁中縛一二避者斬首號令回至空城惟馬兵護持步兵皆散○李如

栢因清河告急自遼陽領兵抹護聞城陷不進遊擊吳立郊自瀋陽江萬仞自寬奠俱來援○奴酋復從撫順入李如栢馳瀋陽遇賊數千騎拒却之斬七十級○乃蠻受款虜漸解散○以麻承恩爲援遼副總兵專管東夷事李光榮爲廣寧總兵專管西虜事九月麻承恩逗留不進遣緹騎逮之以副將麻岩代領其事李如栢戴罪立功○奴入會安堡殺掠千餘撫順遊擊胡威寧割死尸報功經畧擒至遼陽斬之○東方有白氣長竟天其占爲彗及蚩尤旗象主兵星隕地震報相踵海州遙見白氣罩城上白虹貫日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五戊午

並出者三○催劉綎星馳赴關先是綎以軍糈無措江西左布政使王在晉曲處行根廩費給家丁兵將一千八百三十八員名馬八十六匹兵仗犀利驍勇絕倫師行禡祭大將荷刃屠牛三割而始斷綎憂其不利劉招孫于教場馳馬試槊墮地綎云若出關必待川兵二三萬自可當奴不須傍助疏請候川兵至出關不允促之行將不習兵以致敗沒○戶部請加派田畝每畝加三厘五毫十月閣臣方從哲言一陽初始彗芒轉甚天怒未已閣臣居密勿之司未有一入支數年之久者六部率

多署事左都懸缺多年三科無官四科無印抄發之規盡廢封駁之任久虛掌道無人侍班無人巡城無入外差無釋負之期其于人情何如也

十二月北關金台失以男得兒革台州勦奴酋一寨賜金幣時御史陳王庭知金台失所最懼夷婦為指揮王世忠始密說艷以千金金酋利之遂有是捷

○兵部郎董承詔言唐九節度之師潰于相州以無帥統一之也今將多而難調遼事正多可憂耳○兵科趙興邦言近者賊入會安上下相蒙楊于渭欺隱捏報胡咸寧附和扶同有旨姑着策勵

遼事實錄

卷之一

大戊午

未萬曆四十七年

正月援遼遊擊佟國祚降奴以父鶴年在奴也

本月有催兵進勦之旨大學士方從哲不能執奏

經畧楊鎬遂決策于二月出師兵分四路原任總兵

馬林率副參遊都佐擊守備等官麻岩鄭國良丁碧

葛世鳳趙啟禎李世選江萬春等從靖安堡出趨開

鐵又令竇永澄督北關之眾攻其北監督者開原兵

備僉事潘宗顏贊理岫岩通判董爾礪也山海總兵

杜松率參遊都備禦等官劉遇節柴國棟王誥張大

紀楊欽江海龍楊汝達等從撫順關出趨瀋陽攻其

西佐之者分巡兵備副使張銓也遼東總兵李如栢率副將參遊都備禦等官賀世賢張應昌李懷忠戴光裕馮應魁尤世功余成名李寬泰吳貢卿于守志張昌胤等從鴉鵲關出趨清河攻其南監督者分守參議閻鳴泰贊理者推官鄭之范也總兵劉綎率副遊都守備等官祖天定姚國輔周義江萬化徐九思周翼明等從涼馬佃出趨寬奠攻其東監督者海蓋兵備副使康應乾贊理者同知黃宗周也又朝鮮國王李暉願親到受州提兵合我師進勦以都元帥姜弘立副元帥金景瑞統領砲殺弓箭手共兵一萬聽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七巳未

調隨劉綎馬兵後安營令鎮江都司喬一琦督之四

路陳師可勝兵十萬而瀋陽路最衝以保定總兵王

宜原任總兵趙夢麟並隸松協助遼陽根本重地以

原任總兵官秉忠遼東都司張承基領兵駐守又以

管屯都司王紹勳總管運各路糧草分派既定擬二

月二十一日先後出師將師期題奏遐邇共聞而

奴中調度安排機構周密二十八日杜松從瀋陽起

行翌午抵撫順星夜統兵出日馳百餘里進尅二寨

前鋒半渡渾河車營五百阻水松乘醉呼內丁亂搏

原任參將龔念遂同諸軍填委壑中冰為之不流河

平松與衆渡賊以全塞設伏松奮鬪十餘陣自午至酉被創陷圍中欲團聚山頭衝殺賊從河畔林莽中起復對壘鏖戰良久抵昏松落馬彼此混殺王宣趙夢麟皆力戰而死師大潰賊乘勝合力北迎開鐵兵馬林于三月朔從懿路城迤東三岔兒堡出口分爲四營突與賊遇備禦不及被賊掩襲部伍遂亂竇永澄麻岩戰沒潘宗顏董爾礪死之林帶軍萬餘奔據張家樓經畧聞撫失利亟檄清河寬奠二路撤師李如栢如令退舍左次而旋獨寬奠一路去夷寨極遠董岡登嶺懸崖詐徑車騎難行劉將軍縶于二十九

遼事實錄

卷之一

八 巳未

自點發領兵守備劉招孫劉應祥劉吉龍劉思勝馬進忠等至深河下營連攻牛毛馬家寨口深入三百餘里尅十餘寨斬獲甚衆殺死奴壻火胡狸金白二酋亦報奴酋男貴英把兔中軍章都男俱被殺奈偏師深入撥探不通掇援且絕朔四日賊詭漢卒裝誘墮重圍縋臉中刀胸中矢劉招孫見主將墜馬突入圍中殺賊數十尋尸身被多創並沒于戰場矣是役也原任副將黃鉞參將江萬仞寧鎮參將李永芳畱守李希泌延綏遊擊李鳴鳳宋得龍王誥楊欽姚國輔都司吳光先李天培潘龍麟暨江萬化鄭國良祖

天定皆死焉而奮不顧身以至戰歿者汪海龍麻岩柴國棟張大紀其人也一杜松所統陣亡者千總劉文中謝大臣羅四維王官把總松美王家相紅旗官趙文保李芳馨一趙夢麟所統陣亡者中軍杭卿旗鼓梁通原任守備喬鎮疆千總趙夢相傳元說趙世胤趙禮斌體元趙升趙熊趙彪把總趙勇趙堂杜同加趙虎田秀實趙大化一王宣所統陣亡者中軍張聯輝千總洪印旗鼓宋良卿把總劉繼祖內丁千總馮廷佐鎮國臣賈釗把總方實高文潤紅旗官張大定郝彥禮斬國臣郭尚仁王尚須旗牌官張耀魏應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九 巳未

科劉登科劉邦漢楊欽所統陣亡者千總楊英把總王汝舟柴志高孫夢豸王應科紅旗官字正陳虎趙得英白宗益王樂劉聚良廖尚賢一王誥所統陣亡者中軍金復初千總劉弼齊進忠王象熊李錦董升一江萬仞所統陣亡者千總張虎把總劉秋紅旗把總王月玉林陳國旺江亮一李希泌所領陣亡者千總李國良徐應文王卿把總王國光樊志道李標李應魁劉全洪良機葛呈章金子清周武德一天津都司李爲棟所統陣亡者中軍施鳳翔千總王加英朱忠督陣把總馬永壽一援遼總兵官秉忠撥隨杜



鎮守出征官陣亡者把總張萬教談舜德一遼陽強  
勝兵原撥隨杜鎮守陣亡者千總彭守祖把總陳萬  
善佟守成何一魁百總紅旗王友功等八名一瀋陽  
遊擊栢世爵所領陣亡者千總高如斗一分巡道義  
兵千總熊錦所領陣亡者督陣旗牌官高顯祖劉合  
功郭承宗鎖鎮遠張有名黃加武劉夢麟李先實百  
總王維孝一右營遊擊劉遇節所統陣亡者中軍王  
廷用千總劉恩澤把總蔣守道李良棟王庭柱一車  
營龔念遂所統陣亡者千總張天祚顏天祐王弘化  
把總雷應龍進起鳳劉友才于景柱楊朝武任運旺

遼寧實錄

卷之一

七 巳未

一李永芳所統陣亡者中軍陳盡忠把總梁惠民一  
柴國棟所統陣亡者中軍崔成千總孫大江把總陳  
忠孝馬曉一張大紀所統陣亡者千總高科把總臧  
繼科一貫紅旗官劉天熊一汪海龍所統陣亡者中  
軍趙用賢千總王惟賢把總張大化朱國輔汪宗弘  
一馬林所統陣亡者守備馬熬千總楊一科李鶴祁  
焯婿李日篁張桂把總江應聘陳國王天台啞汗兔  
李承恩姪馬灼子馬熠且力大海代喇人什物楊登  
科李毓藥王懷智劉尚胤王效忠守備管坐營朱邦  
孝詹國繹千總杜福王國印把總齊和猛克虎魏思

賢庫承恩尚志雄臣應乾單秉德又據林男生員馬  
焯奏報林長子百戶燃及祁煌等十一人皆死于戰  
一跟隨開原道陣亡者中軍董引招降官管鳴宮伊  
湯聘執旗官康民望丁繼盛荅應官熊惟英應襲李  
漸茂王納薦經畧督陣紅旗原任守備郭之翰監軍  
察院督陣指揮劉興周一麻岩所統陣亡者中軍周  
大盛千總程廉正仲賢冷載裳麻實麻進忠魏相把  
總打代趙仲舉恩介哈監代李尚仁督陣應襲曹秉  
忠萬人英胡國弼尉大受李天復孫冲良伯言兔  
施官褚道宗... 勳李應悉矣鄭國良所統陣

遼寧實錄

卷之一

十一 巳未

亡者中軍趙廷蘭把總姚守冠曹文烈趙奎丁碧所  
統陣亡者中軍祝世泰千總蓋祿丁堂紅旗官魏國  
勳原任守備江萬春黃瓊千總陳玉王學雄把總常  
因泰何印王瑄陳一元一實永澄所統陣亡者中軍  
李維楨千總刁國瑞把總康世泰一趙啟禎所統陣  
亡者中軍胡邦奇千總閻有功鄭國忠高良玉把總  
趙鎮李之中宋萬與陸進忠守備陸應選所統陣亡者  
中軍趙祚一劉挺所統陣亡者守備劉元劉招孫劉  
應祥李士玉千總馬進忠劉吉龍吳志文把總劉申  
二劉思勝王光遠劉尚易廷諫指國泰百戶胡卿總

旗田見龍曾朝卿一姚國輔所統陣亡者中軍龔子明千總張應豹徐國田楊遷張成把總張登雲凌應舉樓得勝宗憲張得臯程良貴張大勝杜大和徐國貞哨官吳大憲等一十四員掌號官陳孝一浙兵守備周翌明與中軍周三賜鄧繼千總洪大亮沈祚明上甫詹汝賢葉文通楊國渭王玉金俱陣亡一祖天定所統陣亡者中軍齊一熊千總趙秉忠劉魁夏時正捕盜劉鎮邊把總丘惟屏百戶張明遠一雙陽守備徐九思同把總李茂先俱陣亡一江萬化所統陣亡者男千總江應聘中軍董孟奉千總王尚忠姜良

逸事實錄 卷之一 三 巳未

相把總史一元劉燝劉朝貴金國棟一喬一琦所統陣亡者中軍金文麒千把總侯惟屏龐養德馬應瑞以上各路除麗兵外主客出塞官軍共八萬八千五百五十餘員名陣亡道鎮副協參遊都司通判守備中軍千把總等官共三百一十餘員名并印信一顆陣亡軍丁共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名陣失馬騾駝共二萬八千六百餘匹頭隻今陣回見在并招集官軍共四萬二千三百六十餘員名  
朝鮮國王李熙奏稱小邦挑選軍兵一萬三千餘名擺渡鴨綠江分作三營會同喬遊擊從劉都督大營

兵馬當先虜敵驟至劉喬兩軍抵敵不住本國兩元帥登山扎營賊鋒甚盛乘勢掩逼左營將金應河奮勇對賊依傍柳樹踞胡床取弓迭射發必穿楊應弦而倒當有一賊從後閃入鎗刺應河腰脇猶發矢不絕斃後投弓乃已賊悉眾合圍喬遊擊自縊林間我兵抃解投危崖而死本國左右兩營盡覆姜弘立金景瑞身為元帥被賊牢監小邦二百年來獎飾名節一朝污蟻殆無倫理除令有司將其妻孥監固待加探訪從實科處外為念賊克益熾小邦危急懇乞聖明函圖守禦以保藩籬等因

逸事實錄 卷之一 三 巳未

按三路覆軍殺將千古無此敗衄死難者若中軍千把總旗牌等官余查邸報悉書職書名以志死事然姓名不存者多矣此一時也監軍猶敢以陣亡職名報故得報抄錄嗣後功令益嚴敗多隱諱沙塲之鬼寧無夜號余為經略秋祭從前陣沒文武官員分廠設位排列不可勝紀慘不忍視嗚呼遼禍之烈一至是哉  
先是劉繼出師日五星闔于東方杜松垂發牙旗折為二又大清堡軍庫災夷器盡燬白氣竟天三匝知為敗徵

山東巡撫李長庚陞戶部侍郎督遼餉○十八日司天占火星逆行○二十日風霾晝晦黃塵四塞赤光射天西長安坊樓為折其占四夷來侵○命總督汪可受移駐山海關以虎墩乘機挾賞申飭薊昌防禦○召陝西總督楊應聘甘肅巡撫祁光宗為兵部左右侍郎○起前御史劉國縉以職方主事克贊畫○御史楊鶴薦前御史熊廷弼繕練遼事以所刊疏稿粘揭進呈 上遂召廷弼以大理丞亟馳渡遼宣慰軍兵○本兵黃嘉善同九卿科道叩 文華門請帑允發四十萬募戰士○廷議謂李如柏納奴姪女為

遼事實錄

卷之一

十四 巳未

妾生子逗遛獨全不堪大將遼撫周永春請李如柏代之給事中李奇珍謂李氏跋扈土人擁戴恐為唐季藩鎮之漸御史楊鶴請令在朝諸臣保如柏而後可用 上竟遣如柏往如柏候勘楊鎬戴罪視事○趣宣鎮總兵劉孔胤就近出關應援○給事中姚宗文疏稱保定山東擁護家國集兵轉餉此為咽喉鎮撫固難經營不易宜亟推才望撫臣才識敏練者刻期赴任以保金湯時江西布政王在晉兩經 廷舉卓異擢為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三月主事夏嘉遇叅方從哲受賄寬李維翰與兵科

趙興邦為比不報吳亮嗣張延登房壯麗劾嘉遇焉○奴遣奸細探三岔破聯舡陰圖金酋寨以零騎窺瀋陽清河等堡又詐令部夷降金台失為內應宰暖諸酋並甘奴賄煖兔伺釁沿河駐牧○上命中使薦陣亡將士卹故帥劉綎家屬及塑死事諸臣廟食京師

遼事實錄

卷之一

十五 巳未

四月望後宣武門外響關至東玉河水盡赤正陽門尤甚○御史唐世濟劾方從哲尸位誤國○戎政尚書薛三才卒○虎墩擁眾數萬臨廣寧邊○宣鎮營兵鼓噪不赴調逮治總兵劉孔胤

五月開原兵備韓原善領銀七萬四千兩招募兵馬○奴酋縱掠鐵嶺柴河撫安等堡部眾萬餘于撫順關外築城修寨并添清河路柵濠二十九日深入撫順以偏師闖鐵嶺撫安堡李如柏方與經督講禮爭抗未暇籌兵○朝鮮咨報奴酋僭號後金國汗建元天命指 中國為南朝黃衣稱朕詞甚侮慢○遼東贊畫劉國縉稱李如柏雄才大畧令其坐鎮遼陽以樹威望而印文無破格語當以如柏為鎮虜將軍賀世賢為征夷將軍

開原

六月十五日奴酋擁數萬騎從靜安堡入乘虛直薄

開原總兵馬林等方引衆出防孤城立下西虜適市慶雲堡亦結聚亮子河十九日以三萬衆圍鎮西堡瀋陽鐵嶺奔潰

先是備禦羅萬言高價易市馬東援赴署開原兵備事推官鄭之范處領草豆並無升束馬食菊杆一日而倒死二百四十九匹把總朱夢祥到開原領錢糧一月不給各軍衣物盡變馬倒人逃離城草茂之處趁青餵養馬匹賊至猝不及收鄭之范登城擺守賊箭飛集梯高數丈自卯至巳攻衝三陣丁壯奔避之范被傷下城乘馬帶五十餘人走

遼事實錄

卷之一

十六 巳未

出西門同備禦何懋官往南行道廳二印遺失賊遂乘城馬林與遊擊于守志于化龍叅將高貞佐擊葛世鳳招兵遊擊任國忠安樂州知州張文炳經歷張奇策三萬衛訓導陳嘉謨中軍孫勇千總郎萬壽把總王友功郭啓明楊承祖遼海衛指揮俞承胤李爲梁厲中寬等皆死難西兵無統大半奔竄賊四下焚掠士民男婦不下十萬餘口生逃者僅約千餘人遼撫馳書鎬欲將牛車數十輛載死尸于城外分別男女埋之無敢往者沿邊各堡居民逃避一空

經畧行至虎皮驛遇平夷營遊擊陳維翰駢載行李衣服被褐等件又有大錠銀一百五十兩將維翰革處示衆○監軍御史陳王庭叅如楨賀世賢均應戴罪聽勘分別議擬開原禦備何懋官三萬衛指揮徐大受當重寃正罪推官鄭之范當在任侯勘經撫總督恭候 聖裁分別酌議以重疆場

開原乃黃龍府舊地東隣奴酋西接紗花宰煖諸酋巢穴迤北則金白二酋在焉遼陽所恃以斷隔夷虞之路聯路北關互爲聲援開原失而鐵嶺遼瀋岌岌乎殆矣

遼事實錄

卷之一

十七 巳未

按三路之敗開鐵之失監軍叅疏俱以周永春汪可受爲有罪永春逮矣遣矣可受死于家而贈官加恩朝議何嘗有公道哉

楊鎬疏叅開原失事起于鄭之范貪婪已據多人告發乞勘問以洩公憤後之范逮死獄中 上超擢熊廷弼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 賜尚方劔代鎬經畧○從本兵議遣司屬魏成忠往浙江尹嘉賓往山東魏運開往陝西張時雍往河南招兵○起泰寧侯陳良弼總督京營南京兵部尚書黃克纘協理戎政○御史張銓按遼○黃嘉善以人言引疾

○二十七日西北白氣冲斗天河占云胡人暗兵來侵○簡討丁紹軾言遼事屢敗急須用人尤急于經畧而必取之田間豈舉朝皆巾幗乎開原道補韓原善而原善以資望辭今開原已矣舊者胡為與之去以一署印推官了之乎武官即親喪不守制文官戴罪立功猶屬寬典遼何時也今日准某將養病明日准某道臣養病 皇上不行詰問聽諸臣容容各順面情朦朧搪塞如用泥補舟不覆不已矣○三路敗績報至京師震動公卿有潛出其孥外逃者御史楊鶴極言伸正義聲催戰之失有撫拾他事欲逐鶴者

遼事實錄

卷之一

十八 巳未

御史牟志夔救之○開原被圍時北關先期密報及寇至出兵二千來援至而城已失○戶部開款令郡邑捐助

七月抄化攻克十方寺堡○左贊善徐光啓使朝鮮宣諭應援○遣給事中姚宗文查援遼兵馬○熊廷弼馳至廣寧

時遼城嚴拘李佟二賊親戚發李永芳墓永芳仇我愈深與奴益加親信蓋田單借以激即墨之怒而我反用以速李賊之攻人謀不臧寧獨氣運使然哉

山東巡撫王在晉疏陳天下之大患有四隱憂有六內言白蓮蠱惑愚民古來隱憂卒發每乘人之所忽一發便不可收拾為今時之最可患

按在晉任內防範消弭靡所不至東人獲免于患一陞任而蓮妖即發山左騷然先已燭其幾矣

戶科官應震謂開原被攻北關先期密報宜賜 敕撫慰且北關與虎酋新締婚虎酋在諸酋中特稱雄長為奴所忌奴酋以卑詞厚賄聯屬諸酋而虎酋猶未入其牢籠恐日久我不能用虎酋奴必用之矣

虎酋受晉款而開外靖虎酋為奴用而西邊擾科

遼事實錄

卷之一

十九 巳未

臣已預悉之矣

奴酋奸細在兩河者鎬連斬二十餘人

東撫王在晉題東省運道之咽喉南北水陸之總會

是 神京之左腋也登萊瀕海東距倭六百里東南

距朝鮮一千二百里東北直達海蓋遼陽三岔河烏

龍江等處一水盈盈可通舟楫是登萊又左腋之屏

障也真定山陝等處止于防虜南直閩浙等處止于

防倭乃山東則防倭又防虜矣奴酋犯順各省止于

調兵乃山東則調兵又兼海運矣今天下最稱緊要

首患被兵之處遼陽之外獨有山東養山東之金力

北可以衛神京東可以捍乘舟入犯之寇而今竟何如耶臣甫受事東省細查通省官軍兵馬數目水營僅存一千八百名近奉旨選調一千五百名所存止三百耳目今議補六百連前亦共存九百耳省會鋒營合南營共見在兵二千七百各今又奉旨選調二千名所存止七百人耳股肱肘腋之近武衛單弱神氣不張恐來海外之窺伺長萑符之嘯聚譬之人身左臂無及其何以衛腹心臣甚懼焉當事者以遼陽被兵亟如採焚採焚無如近水明知東省兵稀不得不借資遼地以從其所急彼時遼急而山東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二十一 巳未

猶稍緩也今開原陷矣河東諸城勢如破竹矣遼陽危于旦夕其去蓋州不遠矣遼船盡集于蓋州我之海運尚覓船于彼處奴乘蓋州見在之船又駕烏龍江新造之船乘風入犯片帆直達即司馬穰苴而在恐不能率此三百挑殘之卒六百新集之徒與強寇相持對壘我無披堅執銳之兵彼有摧枯拉朽之勢登萊之急不與危遼同一轍哉即不然而彼以一旅之師乘船絕我餉道遼東十數萬之命懸于呼吸彼時不戰自潰奚待破山海而後徐及京師也臣諦觀時勢正圖補贖而臺臣張至發建議登萊添設道

臣一員選募海兵之善識風勢水勢及工于舟舵者千名更調募浙閩水兵數千名擇南將之善水戰者統領而以道臣專督操練若身履其地而灼知利害者是臣所欲言者臺臣已先言之矣科臣李奇珍疏稱遼鎮萬有餘危揚幡而天津危登萊危淮揚亦危是臣所欲言者科臣亦先言之矣經畧熊廷弼慮賊長驅入山海關或由海道取天津及登萊一帶是臺省所深慮者經畧併慮及之矣矧登青萊三郡亢旱十旬萊陽水電三尺黃縣民家生豕有雙頭四耳身八尾之異竊恐封稀薦食羸豕踰岡竭蹶於奔踰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二十一 巳未

之苦支離於頭緒之多人之所惕天意徵焉可不先時預備綢繆山左之門戶哉夫募兵先須議餉餉何從處說者以為新餉之當留也以其原為禦奴酋而設也臣念遼師之仰需海運者甚急各府新編欲通融以濟海運未有贏餘而東省饑荒之後庫藏如洗別無堪動銀兩尋思本省額編甲丁等庫錢糧及紅花黃蠟等件或可量折一二年以佐軍興之急無已又有解部泰安香稅向因年荒香客稀少未能克額起解神明香火之餘似當留之本省以克餉兵之費至于解部助王銀兩皆屬可捐當此非常可懼之時

安得急土木以緩軍興重方物而輕疆土又安有香  
客望泰山而輸稅中消執年例以求鋪墊者哉臣又  
念水兵與陸兵不同水兵必操演習熟纔可揚舠渡  
海衝鋒禦敵若臨期招募必不能遽集亦必不敢嘗  
試于汪洋巨浸之中招兵之議伏祈速賜 允行事  
乃克濟若仍置之高閣直待事勢危迫而後行臣之  
言臣能為于可為之日不能為于不可為之日是以  
東省為孤注由此而窺徐兗以及淮揚河渠之梗漕  
運之憂南北支離之患豈待問哉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二十二 巳未

原等處俱平原大陸騎兵其長技也烏用造船為哉  
造船則明思渡海將問路于水濱其情形易測也我  
發兵以援遼而又運餉于海以贍援遼之兵餉集則  
兵不餒兵不餒則防守固而奴不能卒得志于遼古  
之用兵者師行先謀餉道其機關又易測也金蓋之  
粟積矣只須奸細一星之火便可了丘山之積登萊  
之餉集矣只須海中一旅之師便可絕三軍之命  
中國之人怯而無勇緩而寡謀奴直弄之于股掌之  
上開原未破而奸細先潛伏于城中無亾矢遺鏃之  
費而成摧城陷陣之功奴蓋闔智而非徒闔力也我

之群力既詘而群策又置之不用事急惟有調兵之  
一着夫兵可易調耶兵一調而登萊之防守虛矣再  
調而濟南之武備空矣今又三調以及青州而東省  
險要之地闕其無人矣我之運官姓名防守倉廩官  
兵車驢數目奴悉令人偵探然則登萊等處之虛弱  
聲聞必入奴之耳寧不啓戎心以速挑其入犯哉今  
兔兒馬汗等三十人臣不敢直信其為奴酋之奸細  
萬一有華人之降虜者與之同來則我不能識辨不  
能識辨則不能擒獲內地之情形彼中無不悉知故  
防夷之偵探易而防華人之偵探難奴酋之改元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二十三 巳未

建國孰非華人之教孺升本今之隱然為我敵國者  
豈獨女直之遺孽哉故中國之防夷莫先於間諜  
我以間諜疎而有開原之陷覆轍在前何可泄泄不  
為早計今以異言異服之人二十成羣且得泛棹南  
歸如入無人之境則華人之往來孰禁之孰察之而  
能使之不遁乎謂宜申嚴 明旨 敕遼東部院凡  
沿海地方船隻下海無客夾帶一人糧船客船回到  
登萊等處仍嚴行盤詰如有私帶人口本船從重究  
罪既以防奸細又可以杜私逃其于海防有裨矣  
○山東發標兵三千援遼

周永春東人也晉馳書囑之凡東省所發兵收幕下得保全經畧檄取東兵三百往遼陽俱爲沙塲之骨矣

先是楊鎬遺遼撫周永春書云鐵嶺處極北城已空虛李如楨必不能守再有差池瀋陽當不攻自潰遼陽愈難保守竊意賊之所利者財物婦女耳如移鐵嶺人戶盡歸瀋陽瀋陽愈見克實移守鐵嶺兵將盡守瀋陽瀋陽自可保全鐵嶺但守畱兵以供啟閉傳探賊知之必不攻是不守之守古之人有行之者李光弼是也奴酋有旦夕犯遼陽之信不得不與賀副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三十四 巳未

將挨次南移以便應援蓋開原失陷之易以有裏迎外合之人傳言遼陽城中亦有大猾已面語守道急捉此人于是調賀世賢劄虎皮驛李如楨回瀋陽人民四散戍兵見賊卽走我兵已弃鐵嶺

七月二十五日奴酋從三岔堡入攻鐵嶺從寅至辰城陷奴最工間諜所在內應而我偵備甚疎一帶堅城相次淪沒矣

賊攻鐵嶺參將丁碧開門迎敵戰沒遊擊吳貢卿喻成名史鳳鳴李克泰備禦何懋官中軍張世祿千總熊鑛劉慎王用中李如楨馬遇施恩陣亡千

總盧孔時手執鐵棍打死十數賊被殺指揮沈時行撫安守堡蘇國觀指揮蕭進忠趙世勛楚尚儒生員孟道重王之屏潘桂鄭之良鄭紹夔李培原督防判官涂必達俱在城遭害千總陳所聞李天培與賊戰重傷突圍而出當被殺殺擄官生老幼男婦并開原及各屯避虜人口二萬餘初謂如楨兄弟鐵嶺人以遼之巨族保遼之巨姓必効死勿去乃如栢回京而如楨如榛如梓等一百七十六名皆其弟姪子男或同族姻黨與如栢偕行如栢所領兵有身家者盡行賣放鐵嶺之亡已卜于如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三十五 巳未

栢回京之日矣

時李如楨設防瀋陽距鐵嶺一百二十餘里賀世賢在虎皮驛距鐵嶺一百八十餘里世賢同卜向續等領部兵二千往揀路遇奴所借西虜兵千餘賢奮勇頗有斬級奴兵之在鐵嶺者多宿酒未醒宰賽與奴酋爭鐵嶺財物人口相仇殺李如楨割取奴酋殺死西夷首級一百六十餘顆報功御史陳王庭參李如楨勒馬不進罪在逗遛掩敗爲功罪在欺罔當依律擬辟以爲異懦蒙蔽之戒

王在晉報東省大旱疏云東省昔罹大饑人民逃竄



田土拋荒至今未盡復業舊額新編責成里甲賠補苦不勝言然猶望年豐歲稔借天造之贏補民力之訕孰意春夏亢暘田間無麥民情皇皇尚冀秋苗刈割可需一飽也乃自五月迄今久晴不雨夏日之前熬萬榮憔悴秋陽之皜烈品彙焦枯間或微晝風狂括飛塵而眯目抑且通宵炎燥熨微露以加乾素衣角帶之官僚徒勞搶地鰲面頰頰之蒼赤一任呼天目今旱極蟲生幹枯葉萎或報飛蝗食稼或報異颶摧城花戶背井思逃里長泥門遠竄四十三四年之災復見閭閻億萬姓之命難存小民擁門赴告者蜂

述事實錄

卷之一

二十六 巳未

湧磨至本省今歲之災所關不獨在本省而在全遼登萊青濟之間無收則海運從何得餉海運無餉則遼師何以得存所係安危良非細故又念往歲遇荒議蠲議緩議折今議蠲而新餉且加編矣議緩而軍興且至急矣議折而海運立需本色本色不繼雖輦金以赴遼陽而饑時不可以為食遼之患轉深矣舍議蠲議緩議折以外別無救民之術誰司芻牧而忍牛羊之立斃耶當是時也兵經三調北海之武備全虛民無二舖東省之人情騷動且帑如懸罄而欲搜括以招兵地成蹙脫而思加編以益稅括船則遠通

淮海徧歷蛟宮轉餉則久涉波濤時填魚腹籍采民而遠戍直同斧鑕之在前驅羸馬以從征不啻鞭箠之在後以遠方所未及者而齊首及焉以海內所不能兼者而齊獨兼有焉蓋以山左視遼陽原為唇齒今急唇而先令齒之受病於唇之亡奚揀以三齊視輦轂近在腹心今剗肉而不顧心之受痛恐心之疾愈深以如水如火之施有轉熱轉深之苦乃蒼蒼之不憫而且降之割益之疾也恐憂不在強酋而在蕭牆之內有非臣之所忍言者矣

山東撫院王咨查得山東除水驛外有馬驛站僅及

述事實錄

卷之一

二十七 巳未

三卡而太宰當衝支撐未易在取其二已覺蕭索且於額派猶然未充各無于州縣民馬相兼揀擇但有馬則有草料有控馬之人則有盤費馬匹草料每匹日給五分計日通算約用銀三百六十兩有奇馬夫盤費每馬三四用夫一名每夫一名給銀三分計日通算約該銀三百兩有奇已將前項馬四百八匹兌買完備印烙造冊逐一親自查驗俱各臚壯堪以騎用責令委官白鯤等押解于七月十五日起行前赴

解遼總督衙門查驗轉發施行  
八月二日熊廷弼受代翌日入遼陽斬陣逃遊擊劉

遇節坐營王捷鐵嶺參將王文鼎文鼎抵任一日城陷非其罪也隨設壇躬祭清撫開鐵死事軍民拜賀世賢以勵敢戰○廷弼舉高出胡嘉棟佟卜年等爲監軍調各邊勇將勁兵以實遼陽○十三日逮楊鎬○北關報奴酋計搗遼陽盡修朝鮮降卒以防內變○宰賽因鐵嶺陷引兵與奴酋爭鬪被執○廷弼參李如楨十不堪願急調李懷信代將王在晉題奴謀截餉疏臣聞用兵者不攻其所守而攻其所忽強首蹂躪之後遼左已無堅城矣遼左之命繫於金蓋敖倉之積而金蓋敖倉之積懸於一線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二十八 巳未

之海道然則有登萊而後有金蓋之粟賊之睥睨金蓋側目以窺登萊久矣今登萊之兵甚寡且以援遼往船隻甚稀且以海運行欲撤載糧之船以防海則海運之糧數必虧欲將防海之船以運糧則海上之汛防誰守今日始議增兵增船猶爲緩不及事矧疏入未卽下部下部猶待議覆議覆而後招兵兵畏援遼未肯卽就恐邊塞情形急於風雨金州至登風幡半日秋冬風色係彼順此逆之時倘賊兵至而後借援于遼或撤回援遼之兵以自守卽御晨風以飛度河幾而及乎矧爲姑緩之說者曰腥羶習騎水非其

長技也詎知烏龍江造船彼豈置之不用亦豈無人演習水戰更聞有江夷慣海肯爲効命我中華亡命寔繁有徒從古虜騎南侵皆緣南人被擄者思歸輒爲引導今南人之被擄者豈勝數計哉臣又查問彼中道路清河旣破之後自有一途可直達金蓋彼出其長技以攻遼而間發偏師以擾我我之力旣分則彼之攻益銳登萊三郡爲全齊咽喉之地爲天津總會之區爲遼在命脈之源登萊少有疎虞則全齊擾亂而金蓋之粟必虛金蓋倘有蹉跌則三軍枵腹而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二十九 巳未

萊爲稍可緩也抑臣又有說焉登萊之粟發運甚艱貴同珠玉金蓋之區收糧甚緩積如泥沙計登萊之船運而未返者尚有二百六十八隻船歸旣緩則發運必至愆期今不謀金蓋之轉餉而第責登萊之發糧是徒望口吻之飲食而不思胸胃之痞塞也萬一金蓋被兵則此二百六十餘船且爲寇籍矣國家欲飽全遼必當嚴督車徒陸運而以海運濟之乃爲萬全之策如以爲陸行費鉅不求多於陸而求多於海今歲山東大稔尚安得有餘粒以取足於一路之供億耶海汛之當增兵海運之當酌議伏乞將臣募

兵處餉前疏一併 勅部酌議具覆仍 嚴勅遼東經畧撫臣分撥重兵謹防水陸必由之路預固金蓋積貯之區則餉道無虞而遼兵可資防禦矣奉旨兵部知道前募兵措餉疏一併議覆

在晉題臣受命以撫一方民有疾痛而不聞上聞臣之罪也海內盡苦加編而二東殆有甚焉自四十年大饑以後荒旱極目白骨盈郊 皇上愴然動念大發帑金截留漕米多方拯濟今日僅存殘喘之民皆 皇上再生之民也活命雖及三年元氣甫能平復流徙空存版籍田畝未盡開荒責里甲以徵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三十 巳未

額賦通里不勝賠贖又從而按數以加新餉焉靡草經霜益之冰雪其能有起色耶且加編以為遼也而齊之受困于遼則無所不至矣行伍為遼而空帑藏為遼而空郵傳之馬匹民間之丁壯為遼而空今并里社棟饑保赤之倉穀亦欲為遼而空虜至而登萊之防禦與遼陽同患虜退而登萊之轉運不得與海內同休天下所共苦之征調東省全受之而不遺天下所未經之海運東省偏受之而獨苦臣竊謂勞難獨任苦亦當均東省既為海內擔輓運之勞則各省當代山東任加編之稅此亦王道無岐之言經

國至平之論東民所不能控訴而臣代為之控者也 王在晉題臣奉 上命委以東方東方安危臣任甚重臣憂慮甚殷 皇上既委臣以土地必與之以守土之人必與之以守土聚人之財乃人財兩匱海內有如東省者耶東省與遼相望駿陽斜對登萊旅順至登州止半日之程耳賊如繇遼以及登萊則東省為隔虞之號賊如越遼以窺海道則登萊為襲趙之井陘當遼左之被兵唇齒之邦已受池魚之禍及開鐵之既陷門庭之寇益懷厦燕之危臣是以封章屢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三十一 巳未

右拱前神京必朝奏 聞而夕報可也孰意彌月尚成築舍耶兵法有言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下攻城遠兵之敗不伐謀不伐交攻城且不能守是為最下賊之廣布姪細窺我餉道也謀著矣東西虜之合併而攻也交成矣謀著交成而不知其所攻危哉計事之疎也昔鵲岸之役楚無備而吳有功汝清之役吳有備而楚無功兵之貴於備也尚矣諸葛武侯曰國之大務莫先於戒備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覆軍殺將勢不踰息故有患難君臣肝食而謀之今之所因肝食而謀者安在也如謂賊詭虛聲使我之無不

備則虛而為實實而為虛在一轉念間我何所容其把握哉。臣按登萊之形勢據道臣陶朗先開報登萊各口周環繚繞在內地者約二千里而遙在海中者約三千里而遠登屬極衝不下五千餘處萊屬極衝不下三十餘處每處不能派船二隻每船兵不及二十名未足當往來哨探之用焉能禦大敵乎今遼東見在兵馬與續調出關者已逾七萬尚望風奔潰寇至不能為片晷之相持東省之兵原不及各邊之一造而乃與各邊同調遣也。單而益單弱而又弱。如厝火將焚乃先撤練。比至燎原不可撲。而後望水於西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三十二 巳未

江不亦晚乎。緩視登萊者大都謂虜不習海不知奴酋近造巨艦繫以長纜餉道一通往來如織揣彼之意蓋欲投鞭天津。問渡江淮。非但窺登萊而逼青濟也。宋建炎四年張公裕引大船擊金人於海。此後今人截江蹈海如履平地誰為虜不習舟之說。誤乃公事耶。夫奴酋之強較倭遠甚昔年患倭此中隄防百倍兵陣嚴密劔戟森羅設將添兵筭無遺策今以汰存之兵赴調援之令遺下疲軍懦丁無裨於用東省之危如一髮之懸九鼎可徵望奴酋之終不犯哉。都城有緩急將待援於山東。今以東省之孤弱進無

三朝遼事實錄 卷一

不援之兵。退無自完之策。腹心有急如手足痿痺之人不能運用。惟聽人老加侮而已。皇上不付山東於一擲容臣移咨閩浙撫臣廣募海上善戰水兵。打造堅厚船隻酌量添設叅遊守備等官分布要害增募陸營勇健兵卒以壯軍威。奴酋奸細聞之必消聒。現此伐謀而先戒備之善經也。臣見遼事張皇陷一城則思調四方之兵馬。萬一東省有警不識於何方調遣。且臨期調遣何救於事。臣請與當事者約。如臣之議添兵設將地方安危。臣任其責。儻不行臣之言。置海防於不顧。與日有不可知之事。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三十三 巳未

臣不敢任其辜。臣之所以為東省謀者思過半矣。若三諫而不從。不得不以朝廷之地方聽朝廷之自為計。臣力無如之何矣。在晉乞減海運。疏云遼師待食於海運。海運待給於登萊。登萊二郡產穀幾何。於是又議及沿海州縣。乃州縣之沿海者。青止四縣。濟南一州。四縣耳。此九州縣產穀。又幾何。當海運之初。開正直年時。之豐稔。登萊積粟。急於易價。民間蓋藏盡發。此時但憂無船。不憂無粟。然而初議歲輸十萬。前撫臣李長庚猶感額憂之。今船之難致如初。而海運之餅壘幾盡矣。沿海

五七

州縣行冷應納錢糧俱改本色起運人情驚然蓋新舊道餉各屬多不過數千錢一人挈之而趨擊批即可了事今責以千萬鍾之汎海抵海則多方以募舟登舟又守風以泊岸船戶既多侵折糧戶又苦賠償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間之粟須籍天生地長天地不能生長人力其如之何今歲登州及青濟沿海州縣多苦旱無禾則輸粟之難不獨窘於人力亦窘於天時矣以枵腹之軍控方張之虜餉臣急餉臣亦急餉臣願加倍臣亦願加倍斷無秋毫之抵牾致議論之柄鑿但核目前事勢如准船不可多得而造船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三十四 巳未

於遼遼人驚竄休前得難。難轉遷於天津。往來跋涉每成画餅。則括船於海。亦謂難乎。餉船開洋海。不常驚濤靡測。深則虞洩。淺則虞礁。守伺動經旬月。生死立判。須臾近且慮戎心睥睨。運途中梗。駕船於海。可不謂難乎。開鐵既陷。聞風破胆。北人每思南道。南人不敢北渡。淮南惟恐留船。如脫網之魚。遼商惟恐被兵。如駭弓之鳥。商途阻塞。招之不至。則通商濟運。不亦難乎。運糧遠涉。不能朝至而夕收。返棹歸來。或致此而彼返。或奔動索折。乾以欠作收。其或索之不得。以收作欠。甚而燒水和糠。經風曝日。欲擊批

交卸不亦難乎。有此四難。人思退縮。且田間無米市糶難。招昔以米豆多而憂腐爛。今以年歲歉而窘徵收。即仍前以充十萬。猶或難之。欲加倍望糧於東省。恐不獨臣以為難。即餉臣亦自知其難耳。然臣不敢自諉其難。督率群屬。勉期及額。且與道臣多方區畫。以圖不孤。皇上之任使。第願主計者毋局臣以二十萬之數。臣亦不敢自限於原議十萬之數。銖積寸累。儘臣力量之所能為。儻或庶幾。以如前議。臣不敢自居以為功。如力不可勉。數不能充。亦望截今歲之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三十五 巳未

事。調小民不得不寬。寬則可以奏功。通融於彼此盈縮之間。劑量於人情甘苦之際。庶臨期可免捉襟。而遇事無虞。掣肘矣。臣又思餉遠長策。陸運取必於人。海運待命於天。人可必。而天不可必。以可必者為經。以不可必者為權。勿因陸運多費。而遺其所安。勿因海運偶利。而行其所不測。水陸並輸。亦經權互用。久暫可行之法也。伏祈 敕部酌議施行。

北

二十一日奴酋倂綴我師擁眾數萬騎直抵金台失寨自寅訖午旋陷隨攻白羊骨寨應時火發北關相繼淪覆老幼被擄挑壯丁九千餘落分隸部下入將

止以遼數告急起擢齊善徐光啓以少詹事兼河南  
道御史專練京兵○總督汪可受回籍○命李懷信  
刻期赴遼○熊廷弼疏稱瀋陽空城難守不如還守  
遼陽厚集兵力朝議瀋陽不可輕棄上諭酌量緩急  
務保孤城退其深入○巡撫周永春以奴酋挾宰賽  
為質且連煖兔諸營持諭帖激炒花虎墩喫以利及  
鼓舞朝鮮優恤將士疏請○祭金二百萬

奴酋連破關鎮兵益強生擒宰賽鈐制煖兔炒花  
數罪管不棄動懸北關如拉極觀遼瀋直凡土肉

遼事實錄

卷一

三十七 巳未

部議罪弁郭有光劉花龍麻承恩各納馬贖罪往提  
遼諸將多扣餉自肥遼左為其經畧特斬遊擊陳倫  
以殉因決策守遼陽挑濠築垣借水為防○戶部李  
汝華請發內帑○周永春題鎮江為朝鮮入貢必繇  
之路又登萊之咽喉金復四衛之門戶也臣前疏有  
云奴以全力犯遼陽而以二三千奇兵由寬叢趨巖  
岫四衛立潰而海道必絕伏乞○勅部將應添兵將  
即刻議覆不然鎮江不守而朝鮮決難自存開鉄失  
而北關亡非殷鑒乎○閱科姚宗文訪金台失有男  
得力革羈奴酋寨得力革有二女以四千金恤之

義郵而開關招議  
見首卷南北關下

九月戶部先奉○旨張燁馬堂胡濱丘乘雲潘相徵  
收分進內帑及解工部助大工稅銀暫解戶部一年  
以充軍餉募兵之用東撫王在晉請留解部稅銀以  
充調募兵餉凡解監之稅係進內錢糧外省不敢請  
久之報可

東撫王在晉請罷臨清及六郡包稅云邇來遼事告  
急皇遣准留稅銀一年并已徵在官未經解監之  
稅解部應用詳獨謂農稍釋措眉抑亦中外共欽

遼事實錄

卷一

三十七 巳未

噫敢因噎而思廢食哉無柰天降之割久旱泉枯商  
塗盡絕漕艘數千沮塞於臨德之間外水篙師柁工  
動集數萬人皆矯健猛鷲憤集江湖擄生亡命旗船  
又泊工食必虧釀成竊劫勢所不免月來河漕三臣  
暨監司府縣人人胼胝河濱倉庫獄囚屬之廝役看  
守臣為是憂心惶惶既虞蹈海之夷乘虛直擣又虞  
乘船之寇聚夥成羣晝則籌及調兵轉餉之艱夜則  
慮及斬關平城之易如坐針負棘寢食靡寧夫漕河  
六線之水舳舻橫梗帆檣如織即游鱗不能潛躍安  
所得商船來往以問臨清之稅哉行商屏跡而徵坐

賈。坐賈日稀而徵行戶。彼行戶者藉行商以為轉運者也。辟之澤竭無魚而取償於網罟其為不得之數可知。矧鈔關既抽一倍。有司又抽一倍。有十羊九牧之繁。一兔二皮之苦。利微則商自散。商散而利益窮。以此抽稅如眼底追風。空中捉影。徒托之想像而已。至於陸郡虛包代納之稅言之真有不勝流涕者。濟南為山左首會繁華宜為六郡之冠。臣一入省城但見蓬門塵閉。烟火晝稀。敗屋垣頽。風雨不蔽。鷄豚不入市。安問珍奇。藜藿未充。腸孰餘。布粟人懷雲漢之歎。米沃流世。家無粟。被逐風。盡悲調遣出郊。一望百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三八 巳未

昌委頹。滿自枯焦。地偏沙黃。野無暮色。據所屬開報。津麥。錢一。登斗。豆一。錢三分。薯。秫。稔。粟。之類。比常價增三倍。近河市鎮。因水源淺涸。而賈販不通。沿海州縣。恐海運留船。而商舸久絕。貧民食其土之所產。土已無毛。官司徵及田之所出。田俱板瘠。本方原無百貨。何從得稅。所謂包稅者。稅之負擔。及稅之酒。腐。飯店。草履。木杓。一切瑣屑之物。向雖議減。總未蠲除。夫畜馬。乘不察。鷄豚。豈以萬乘。而侵當。墟荷。費之利哉。往如。癸巳。等年。海氛甚熾。東方所憂者。兵耳。而未及荒。真猶可。亥也。乙卯。等年。人類相食。東方所憂者。

荒耳。而未及兵。荒猶可。抹也。今兵荒並集。為百年未有之時。而搜括與加編。並行又百。匱難支之際。照田以徵額賦。逐戶以課人丁。如炊骨熬脂。不勝痛楚。尚可責以無根生業。無皮生毛。以斃殘民于杖下哉。不請命而待征。臣有所不敢。不罷征而強索。臣有所不能。若瑣瑣于草履木杓之無遺。是以王臣而行稅監之事。臣有所不屑。自權事興而東省撫按諸臣。言之至懇。唇吻之幾敝。然言稅之有害也。而未言稅之無利也。言稅之害民也。而未言稅之害官也。言稅之害政也。而未言稅之害國也。何謂無利。山東十歲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三九 巳未

九荒屢。經具。題蒙。恩。蠲免。或。小民。逋欠。除解部。解監外。貯司。幾何。虛名。徒存。有司。或借此。而科徵。實害。匪淺。窮民。皆因此。而失業。稅之有害。而無利。也。明矣。何謂。害官。府佐。輪委。管稅。如避湯火。欲取。盈則。蠶商民之怨。而終不能。以及額。欲短少。則來。上官之察。而卒不免。于譏評。通判。柯時。遇以。遣戍。行張體。嵩以。參論。處萬言。策以。降謫。去任。諫辰。以考察。罷王。蒼朱。朝臣。以掛議。黜州判。高擢。以問罪。斥通判。崔一龍。且因而。再命。焉。夫人之愛官。未必輕于。愛利。一經管稅。什無。一全。亦以。商少。稅稀。求全。無計。非多。官。盡。為。養

指也。即欲染指而臨清鈔關之底簿可查。此北過照票重抽何能尅減。人雖至急何至以官殉利甚且以身殉利則稅之害官也甚矣。所謂害及于國者臣請得而竟其說。臣嘗讀養生家言元氣足則諸邪不入。元氣耗而後疾病乘之。耗國之元氣者抽稅之一事也。榷事興而天下之財貨半歸于大內。半歸于稅璫。稅棍民間膏血陰蝕無餘。如人之一身四肢枯槁其闕血壅積處遂釀結腹心之疾。於是王居有無盡之藏。司農無應急之策。海甸極困憊之狀。邊塞莽凋索遑形。盜賊生窺伺之心。夷虜肆憑陵之患。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四十一 巳未

國勢之不支。全受病于民窮二字。而民力之告竭。全受病于聚財二字。外者悉入則禍胎隱隱。務批其入之根。內者不出則錢神洶洶。自尋其出之竇。蓋泉滿必溢。水壅必潰。活物而死。錮之錢將效其靈。怨取而權享之神亦售其巧。聚無不散之理。窮有必通之時。乘其欲散欲通而我啓其鑰。散之以爲恩。任其久闕。久壅而益嚴。其肩積之乃成禍。何者天之生財止有此數。自愛其有餘而又求人之不足。則有餘益見其有餘而不足愈憂其不足。得乎丘民而爲天子。丘民肯自安于不足哉。至于丘民不可其權而致四夷

操其權。悖人之禍愈烈。悖出之患更危。所謂聚財之爲國害者如此。聖心誠能悔悟。去二十餘年之病根。可保二百五十年之大業。滅奴制勝保國安民。必以此爲急著矣。

疏入。久閣。忽于除夕得旨。稅留東省餉兵。此不罷之罷。廟號所以稱神也。

廷弼奏曰。臣至各邊相度賊之出路。有四。東南爲畿陽。南爲清河。西爲撫順。北爲柴河。三岔兒間俱當設重兵。而鎮江南障。四衛東顧。朝鮮亦不可少者。此險要之大畧也。四路首尾相護。每路設兵三萬。裨將十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四十一 巳未

五六員分奇正。以當一面。鎮兵設兵三萬。裨將七八員。半劄義州。半劄鎮江。夾鴨綠江而守。此聯絡之大畧也。清河撫順三岔兒山多漫坡。可騎步並進。當用西北兵。以西北大將統之。寬叆林箐險阻。可專用川土兵。以西南大將統之。鎮江水路之衝。當兼用南北兵。將此兵將之大畧也。各路領兵到邊。畫地而守。小警自爲堵禦。大敵互相應援。挑其精悍者時出以撓之。此坐困而轉蹙之大畧也。善行師者行必結陣。止必立營。貯放糧草兼作退步。再設兵二萬駐遼陽。以壯中堅。海州設兵一萬以備後勁。金復設兵一萬以



往南侵此征行居守之大畧也。○以故南關喬指揮  
 王世忠為遊擊風示四夷。世忠居薊鎮土人不能容  
 比在晉經畧論衆安之  
 十月奴遣奸細詭女裝謀焚海州糧草仍約日截運  
 餉。○大同遊擊焦垣領兵八百援遼至懷安兵夜變  
 垣縋城遁衆兵大索守備寶承憲單騎行亂兵中諭  
 之譚始寤。○經畧檄總兵柴國柱屯虎皮堡以糧匱  
 撤回就食。○奴酋遣其婿好里於斗議和于朝鮮。○  
 在晉上異風修省城內云北夷之氣如羣畜穹閭南  
 夷之氣如舟船騰旗颶風揚抄北夷之氣也今東牟  
 非地空陸悍海寇橫北海營更切防夷之警天以

遼事實錄 卷之一 聖一 巳未

異徵譴告明楊登等之修備而無兵無餉之懼無民  
 觸藩之抵不知所自遂矣  
 發青州兵援遼巡撫王在晉題青兵盡調僅存四百  
 彼處如安東海口濤洛兩城石舊海口北海塘頭寨  
 海口幅員寥廓處處皆當險要之津而行伍極虛在  
 在盡惕烽埃之警臣於東兵三調之後悉照戶部近  
 日題 覆登營標營俱以舊糧召補原缺然虜患陸  
 梁須照往歲防倭兵額稍足支撐即青州一處往歲  
 軍兵七千有奇今豈一千四百人所能分布者臣等  
 查宋時兵制有沿海水軍馬軍騎射威遠安東水軍

壯武東南道巡海水軍密布如星然自天會五年十  
 三月金右副元帥宗弼敗宋將李成於淄  
 州六年正月丙戌宗弼破宋鄭宗孟軍於青州癸巳  
 克之癸卯關母克濰州甲寅宋將馬括兵次樂安宗  
 輔擊敗之十二月捷懶執劉豫東土陷於腥羶勢如  
 破竹偽齊衡倫寇履倒置讀宋史惘乎有餘悲焉今  
 冀能如宋室之兵制哉矧宋未嘗通海道而今且開  
 海以揖盜也夫豈非不能行擬者也金人時獵於海  
 亦非但能從陸者

遼事實錄 卷之二 聖一 巳未

制兵再渡河而勤王之師無至者張叔夜扼抗  
 而死然則併力以固一隅抽兵以弱諸路豈稱萬全  
 之完策哉臣等添兵之疏再奉 明旨無敢多言然  
 臣不言而或以不言竟置之即有觸山之力倒日之  
 誠亦不能驅風逐影以制強酋之死命何不分遼陽  
 之一旅以固遼陽接壤之區而恃海岱雄區於一擲  
 也  
 朝鮮國玉奏東賊既陷開鉄旋吞金白專窺遼陽而  
 武慮小邦之製其後必欲先事謀賊遂聚願

克憐況天朝之寔鑿鎮江等處與小邦之冒城義州諸堡孤邊甚危所在要害險阻賊必洞知若從穀陽進鴉骨關取路遠出鳳凰城裡其間既無關隘之厄一旦長驅或狃寬鎮一帶或搶小邦昌義等處則各地方無暇禦壘而遼左八站外江東一城彼此隔斷無復唇齒之勢盡為豺豕之場言念及此待寇至而策應則遠水無林于近火漏卮難沃于焦釜此小邦不遑娶婦之恤緯而惟以誤邊境牧圍為憂者也快筈請發夫兵來樓寬鎮等處仍與小邦迭成犄角以重關防悉鈴轄以絕狡虜悉窺伺如或賊徑侵小

遼事實錄

卷之一

巳未

邦更請遼鎮發兵來援等因奉

聖旨朝鮮告急應調援兵該部作速議覆

遼事實錄卷之一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二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苾稗莠父較閱

未巳十一月御史彭鯤化言抹遼之策有三一曰速充

國之疏七日報可事動經年人患其遲一曰實宣和

之詔掛之墻壁而人不覩以其文也一曰斷宋雖議

多功少其君亦時出獨斷疏人不報○漕運都御史

王紀奏淮船搜括已盡蓋沿海人戶每造一船費可

數百而官府額價不及百金輒稱催募又非平價人

難樂從○替畫劉國籍所募新兵一萬七千四百餘

名分發鎮江清河防守一時迺散殆盡○遼左大雪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巳未

多凍饑經畧檄總兵柴國柱等屯虎皮驛各路聯絡

扼賊衝以糧匱請撤回遼陽就食

時調兵十八萬歲增餉三百二十四萬金有奇糧

一百八萬石馬九萬疋該豆九十七萬二千石草

二千一百六十萬束陸運車餘三萬七千輛用牛

七萬四千頭人糧牛料等費共一百三十六萬五

千七百九十九兩

奴擁衆入龍潭口結煖炒虎兔諸酋且往開鉄馱運

窖粟○二十一日巳刻日生暈兩耳及黑氣二道芒

色甚異○奴酋築城撫順邊外本令黃把兔等謀入

犯朝鮮亦報奴酋堅守牛毛寨萬遮嶺廣造攻具結連蒙古煖炒虎憨諸酋東西分搶已又聲犯寬奠鎮江告急

東撫王在晉題齊遼接壤戍於遼者待食於東省官於遼者帶銜於東省休戚相關安危相倚遼之事即臣之事也運官傳來遼報更密於京邸臣有概於衷久矣謹摘陳十要一曰嚴海禁臣見經略熊廷弼疏云營兵逃者日以百計五六萬兵人人要逃營營要逃雖孫吳軍令亦難禁止又民心無仇賊之義瀋陽已逃盡遼陽先逃者不復返見在者不能保其不

遼事實錄

卷之二

一 巳未

逃夫遼非四達之途也山海關為咽喉守關而逃者安能飛度然則軍民之逃將安之耶逃於海耳自海禁弛而遼人無固守之志土兵不肯守而募客兵客兵又不能守而調各路之兵土兵豈不畏死賊至而不肯相搏以瀋陽為死路以海為生門開此徑實足以亡遼矣然海禁所由開者以通糴也今齊淮諸商望遼則竟搖神蕩而遼人之望齊淮不脛而思走矣然則弛海禁祇便遼人之逃何濟於遼查往疏亦止云暫弛不許夾帶私貨以杜通夷之竇豈部臣亦預占其不便耶南宋嚴禁閩廣淮浙海船舶商販慮為金

人嚮導在昔已然及今禁嚴猶云晚矣二曰緊盤詰海禁嚴矣曷云盤詰他船可禁也運船不可禁也臣自入境嚴檄登萊運船不許夾帶凡回空一一查覈然與其盤於抵岸之時莫若盤於下船之日運軍得錢何人不可攜帶何船不可裝載一登舟開洋島可藏也朝鮮可往也江淮浙直閩廣可通也何必登萊此船不往有他船接遞何必登萊之運船藏於島則為盜入於內地則為奸細散於江淮等處則為遺逃之民奴酋之耳目遍於海外心腹布於域中可往可來孰禁孰止夫且間兵部疏已有出關軍士從山東

遼事實錄

卷之二

一 巳未

海船逃散等語然則金復海蓋之間定當嚴飭監司於運船回空開洋出海之際查驗腰牌面貌放行倍加緊切有夾帶一人南行者坐以重罪則遼人有守土之志客兵漸銷而奴亦不得縱奸以窺內地矣三曰守金蓋今之策遼者謂遼陽宿重兵分布已定可扼吭而拊其背矣獨不觀項王之守雍塞乎雍塞守而漢不能東項王以為可高枕臥也孰知淮陰侯信走故道襲雍而章邯司馬欣董翳之師皆潰三秦傳檄而定今奴酋之距金復海蓋明明有正路非若故道之為紆徑也奴如以數萬人攻遼而以萬人襲海

蓋則遼陽必不能兩顧。又如以重兵攻海蓋。遼師自顧其積聚。不得不發兵以救援。兵出而彼以輕師掩擊於途。遼兵畏奴如群羊。遇虎勢必奔竄。遼師潰而金蓋亦與之俱潰矣。奴兵每入犯。不能齎三日糧。故食盡則奔。到處搶掠。貨盡則奔。今以四衛之沃饒。踞我如山之積。此處可久駐以窺朝鮮。躡登萊。絕糧道。遼兵餒而遼陽非我有矣。今金蓋雖添設道將。調戍兵馬。不識道將何時可到。兵馬何時可集。賊來如風雨。寅不待辰。似應嚴勅經撫三臣。就近分撥。截其來路。防其奄至。多樹兵以爲犄角。添備以爲應援。全遼事實錄

卷之二

四 巳未

金蓋卽以全遼陽數十萬人之命。亦以保登萊天津數十萬鍾之粟。勿謂遼陽爲獨重。而視金蓋爲緩圖也。四曰固山東。遼待食於東省。東省固則遼安。東省足則遼飽。矧登萊爲江淮浙直之襟喉。而清德爲水陸舟車之孔道。扼要路則可以保障東南。列營屯則可以應援西北。今括枯地之毛。以供海運。又竭窮民之髓。以益新編。兼海內諸艱駢集之勞。當諸路紛至沓來之苦。夫遼陽與山左非有星淵之隔也。攷之綱目。建隆中女直嘗自其國泛海。至登州賣馬。漢人馬植馬政高藥師呼慶。自登州由海道通金。金人遣使

入宋不絕。後使李善慶泛海。至登約宋攻遼。故道甚習。蓋由登近而由山海遠也。今以八萬兵守遼陽之一城。而以新招九千兵守山東之百十餘城。散如著面之黑子。浮爲滄海之一粟。然兵雖撥矣。船器於何辦。盔甲於何造。兵以實數加添。餉以虛名相應。如乞食貧兒。猶持空鉢。三日無糧。兵不可聚。臣安得有點金之術耶。再照旅順添兵二萬。無非爲保障登萊。護持運道之計。查旅順係一小壘。恐不能容萬人。虜如截糧道。則直抵海州。從海州直抵皇城島。不必遠繇旅順。虜如乘風而犯登萊。旅順之兵不能揀援。且虜

卷之二

五 巳未

之犯金蓋也。從陸而水兵在船。有難接應。旅順汎地止及皇城島五百里之內。未能護持運道。登萊形勢蜿蜒海中。面面皆海。須得水兵防禦。今水兵調發遼陽。而新募之兵皆陸兵。非水兵也。合無將旅順萬人分其半以泊登萊。與旅順兵互相會哨。則長鯨不敢跳躍。聲勢遙連。金蓋而山遼可恃。以無恐矣。五日餌西虜。以中國攻夷。則我弱彼強。偶拙而我當其害。以虜攻夷。則地醜力齊。彼損而我受其益。故或激之使怒。兩斃而收卡莊之功。或挑之使爭。相持而收漁人之利。今建夷滅北關。而犬羊起狐兔之悲。腥羶抱

寇讐之憤。東漢校巴。西結虎賁。使之攻殺策之最上。不待智者而後辨之也。邇聞黃台吉差通事代叩願。將精兵七萬再起虜兵十三萬與中國出力誓盟。擒賊我不能犒勞而聽其與建酋相通。奴與虜和而遼之患滋甚矣。夫開鐵破潘陽虛而賊不即攻。非真惕我之威也。北關雖平衆心未附。能制金白之命而不能結西虜之懽。恐強胡之議其後也。今以開鐵擄掠之財。厭虜部貪饕之慾。取之中國者。還結黨以攻中國。彼無亡矢遺鏃之費。而有引類呼朋之勢。始投我而我不能收棄之。以資敵。徒殺彼而彼反納逼。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六 巳未

志以操戈。坐失事機。害將益熾。竊恐河東之棄地盡為群胡秣馬之場。前門之虎方來。後門之狼復進。與言及此。真堪太息。國家雖空乏。何有於數十萬金之費。有如夷虜交訐。將來所費。十倍于此。可不及時聯屬諸虜。歸我戎索。以從撫臣之請哉。六曰保朝鮮。朝鮮全羅二道直吐正南。與蘇常相對。欲犯登萊。天津由朝鮮為最便。天護神京。亘此一國于汪洋大海之間。其在建夷則門庭之敵國也。往金人入犯。必先結高麗。高宗即位。慮高麗與金人通。命迪功即胡蠡使高麗以問之。又令浙東總管楊應誠諭高麗王。

楷楷不受。詔歲朝賀于金。金史每至必書其為南北所重如此。今朝鮮以一萬二千人死敵而我僅以萬金恤之。以數錢之銀易一人之命。我之恩未能使之懷而奴之威反能使之惕。建酋懼朝鮮為心腹之患。必稱兵以去其所忌。恐金白既亡之後。即及朝鮮。我不能畢力以固其存。而且嫁禍以速其亡。萬一朝鮮轉入于建酋。則登萊失一面之藩籬。而江淮浙直添一面之敵國。此其所關。中國之安危者甚鉅。須持危定傾。多方存恤。練舟師于鴨綠。可遏烏龍新造之戰艦。演士馬于玄菟。可備王京不時之寇患。保朝鮮。

遼事實錄

卷之三

七 巳未

即保我封疆。既不失同患相憐之誼。又不失以大字小之仁。在朝鮮必感恩圖奮。奴亦不敢長驅以忘內顧矣。七曰先激勸自奴勢彼得而遼左推城棄地。損將捐師。國朝二百五十年來有此勁敵乎。彼東倭西播有此屠戮敗亡之慘乎。曩議恢復朝鮮者。封伯爵賞萬金。滅奴者當議通侯之賞。而僅僅拘泥常格。彼李成梁何以封伯而不以賞。成梁者賞滅奴之人也。都督劉綎之赴援也。臣任江西布政力為趣行。家下無糧。括帑以贖之。在途乏食。又解銀以給之。乃千百壯士以隨行。僅一二孤嫠以返舍。身塗草莽。悵馬。

革之何存。血染黃沙。飽狐狸以充腹。當其深入也。破  
奴數寨見。中國之有人及其身沒也。川兵二萬獨  
當關而可恃。忠勇如斯。勞勤如斯。尚靳半通之綸。  
未聞萬戶之賚。無信賞信罰之成。規釀可迺。可降之  
敗局。何以慰九原而拭三軍之涕淚乎。臣屬都司周  
義原。非海上練兵之官。以義切急公。勉之使赴委領  
登州水兵出關。應援清河失陷。人民一空。獨賀世賢  
周義徐九思三人死守本官。似非畏縮者。寬奠喪師  
以原奉將令。劄管搜山護糧。不即應援。致被查叅。未  
聞部覆。革職今竟以新官補缺矣。俸廩既難重給。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八 巳未

公署未免那移行者。如在途之馬。望萬里以奔馳。居  
者為失巢之鳥。繞三匝而無托。夫廢官尚圖起官。見  
任忽為原任。臣憐其妻子啼饑。安得無一言為義剖  
明出處也。其他非臣所知者。臣無敢言。臣不忍負緹  
負義而已。八日恤軍士。客兵與士兵不同。客兵者。撤  
妻孥離鄉井。非應募則調選而來者也。計歲月而懷  
歸。望天涯而念別。人情乎我必如家人。父子聯為一  
體。而後可以結其心。亦必衣食豐盈。勝于故鄉。而後  
可以用其力。今也靡室靡家。載饑載渴。朔風凜烈。九  
月誰為授衣。異域淒涼。兩歲不關家計。進則強奴之

暴畏犯其鋒。退則尚方之劍。必加于頸。開鐵成。調  
饑之塚。遼陽分人鬼之關。乃漠漠悠悠。誰為顧恤。西  
兵抵通尚。聞露處。征夫枵腹。徒令風餐。且新兵之餉  
儉于本地之糧。誰肯辭本鄉之有餘。就他鄉之不足。  
饑則思逃。恐東方之狗鼠滋繁。極則思變。若涇原之  
菜餼可鑿。臣不暇憂夷虜。而深憂禦夷虜之兵。當事  
者弗以臣言為孟浪也。九日廣官僚昔播首揚。應龍  
肆惡。一州堅距海龍固。自守之虜耳。乃官軍分為  
六路。督撫設有四員。監軍督餉。紀功司道。十六員。監  
紀府州縣官。古員兵馬三十萬。而會計川湖貴費止

遼事實錄

卷之二

九 巳未

二百三十八萬七千餘兩。何兵多而費省耶。上之有  
督撫按監。臨次之有司道。檣覆下之有府州縣。經管  
官多則各持其柄。而無所管私。人聚則各獻其奇。而  
可以奏捷。遼陽用兵。支餉紀罪。核功四院。不得不委  
之司道。司道不得不轉行府佐。此二三同知通判。推  
官。又參科貢出身。限於資格。賢者不得盡展其材。不  
肖者或因之以為利。繇是錢糧積而收納不能。以如  
期。軍民竄而沿海不能以偵營。委多金於泥沙。滄海  
有尾閭之洩。暴白骨於原野。沙場有夜泣之鬼。向使  
遼左不設撫臣。則河西之地亦俱化而為夷。今東隅

雖成缺陷西路尚保封疆則設官之明驗也至於天津為畿輔門庭亦宜添設重臣握兵北衛神京東捍旅順布置密而後可遏乘虛之寇山遼兵勢亦相聯絡矣十曰防冬令防倭以春防虜以秋今云防冬者何也因南人之畏寒知北人之喜煖今冰雪將凝人以爲虜怯冷也凍滑而馬不能行也夫然則部印可封也兵防可這也孰知倭虜入犯以時而建夷入犯無時先臣馬文升疏云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竊見遼陽之西一百六十里廣寧遼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水結則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十一 巳未

人馬可行正統十四年虜犯廣寧遣兵據此已有明驗未聞冰結之時虜兵不犯也再查宣和七年十二月幹離不粘罕分兩道入攻北邊諸郡皆陷靖康元年正月金人犯京師十一月丙子金人渡河折彥沖兵盡潰壬子攻通津宣化門十二月閣門祇候侯章齎蠟書詔盡發河北兵建炎二年正月金人犯東京三年十一月兀朮入建康其在東省金人徇青淄粘沒渴取濮州陷德州捷懶侵濟南皆以十二月窩黑陷濰陷青皆以正月總之強寇方張須切震來之懼四時區測皆非豫樂之時今賊來洶洶手足便見張

皇賊去嬉嬉上下同耽燕逸洞觀往事可不念清河撫順開鐵之危而忘臥薪嘗膽之恨哉茲十款者言出傷時論多觸忌之矢口而尤悔隨之然臣爲國爲地方身且不顧又何知臣罪臣者之爲介介也至於閣臣叩闕天聽轉遞司農仰屋軍興罔濟言官落落蹇諤無以效其忠卿貳寥寥官守多至曠其職營衛向俱未練富民幾致一空埒國事如弁髦視邊警如兒戲倘明知其要莫之果行時事安知所底止哉伏惟聖明爰采設誠而致行之疆隅幸甚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十一 巳未

王在晉題留新餉疏云東省議留新兵九千較之防遼什之一較之防倭四之一地面廣而兵卒稀何能布置然臣極知地方貧窘經費艱繁得此稍慰其無聊暫安於姑與擬將州縣新集之兵方多簡練海上無能之將漸次更移庶幾整頓軍容旋修武備不謂餉兵之費乃結尾於香稅也夫香稅如有十餘萬之多前此置之何用至今日乃充兵餉耶自遼事興利孔百方搜括前此何置之不談至今日乃驟然充長耶臣等固知計臣之無已非計臣獨精於策遼而忽於策齊也然而兵與餉相爲有無者也有餉則有兵無餉則無兵此不可以虛語相加亦不可以奇策相

難。泰山之有稅經手者非一官。稽查者非一處。委官報州州報府。府報司道。司道報院。委官之作弊。臣等不能保其必無。如以極多爲少。極有爲無。臣等亦諒其不敢。一經開報。俱有文冊爲憑。孰得而故減之。凡百支銷。俱有卷案可據。孰得而故匿之。香稅多不過三萬。而支額乃四萬。有奇。出浮於入。收儉於支。本省徒有香稅之名。年來反稱貸以補額支之數。倘不以臣言爲信。司冊具存。臣一而送部查覈。夫安得有贏餘以充兵餉哉。又安得有十萬以足九千兵之歲饌哉。山左如孤臣孽子。操心危。慮患深。人亦知其所處。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十一 巳未

之艱。然孰察其難言之苦。與之以石田不可耕。授之以餒僕不可使。安得不呼號。君父以希一體之恩。萬一呼號不應。事至危迫。安知不轉爲求無不得之時。臣等不能爲檀道濟之量沙。寧不效申包胥之墮涕耶。本省兵餉無煩再策。只得分新餉之半以濟遼。航海爲兩顧之計。存新餉之半以養兵。守土爲自固之謀。蓋州縣招選之兵原題於加編地。畝銀給餉。而今日留用之兵固山東卽所以衛京城也。山遼一體並重。畢天下之力以全遼。遼尚不能以自立。留齊之餉以存齊。齊尚出其餘以爲人。以連歲不登之

齊民不堪命之齊人已兼顧其所以爲國家效力者至矣。盡矣。倘舍此不從而徒托空言以飽士臣等。卽能以添兵之令還之。朝廷而不能以旣集之兵還之間里。兵不可弄。內患且虞。其決裂詎計外寇之加侮哉。伏乞勅部酌議將新加山東遼餉二十一萬六千一百二十四兩零扣留一半於本省養兵餘濟海運施行。○夷丁鬼兒馬漢等二十名逃匿黃骨島。居人岳善友家。催覓漁船送至天津。誤送登州。被獲。巡撫王在晉題請行經撫二臣嚴加防範。諭禁覺察。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十三 巳未

十二月王在晉題減免牛隻。疏云人身之有指臂也。愛指者必不傷其臂。衣之有表裏也。顧表者必先健其裏。遼左之與東省猶指之有臂。而衣之有裏也。論疆隅則彼此並重。論安危則彼此並急。無九泥之可封。有一葦之可渡。今之緩視齊者猶之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故謂之安。而不知火之將及也。自遼受侵而齊之迫如救焚。紛如治絲。有一不與遼同患者乎。無兵而以爲有兵。兵之赴調者數。無餉而以爲有餉。餉之轉運者繁。無財而以爲有財。財之搜括者盡。且請兵而留無餉之兵。加賦而科無



田之賦。齊事之難若此籌。國者亦宜憐而少寬矣。柰之何而有一萬二千牛隻之加派於東兗也。夫東省從四十三年大饑人類相殘。天親不保。米粟盡而烹頭畜。頭畜盡而剝草根樹皮。草木盡而啖及於人。人相食而父子夫婦。恐供嚼噉。饑民圖猶在。御前豈民間尚有牛隻。乃舍牛而食人之肉耶。四十四年又荒。臣查兩院會行。亟撥耕牛召佃。而牛種已盡。乃動官銀於他處買牛給散。而領犢甚稀。兩年來牧養幾何。孳息幾何。田畝之拋荒者。未盡闢。人民之逃散者。未得歸。東省之多荒田。匪獨民稀之故。亦以有田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十四 已未

而無牛之可耕也。今歲之荒。東兗幾成赤土。牛無草料。半歸餓死。民間正苦無牛。朝廷忽有括牛之令。此處之牛既稀。他方之牛必貴。不得之本方。而欲買之他方。且他方亦買牛起運。安能買別省之有餘。給東省之不足。庄家即稍畜牛隻。一聞括牛。恐官法之苛取。必將盡化為烏有。無牛而東省之田益荒矣。田荒而國餉遼餉。併浮海轉輸之餉。益付之不可問矣。青濟登萊四府疲於海運。萬姓憂生。東昌兗州。即無海運之煩。而今歲運河淺澁。職官露宿河壩。丁夫胼胝疏濬。拮据五旬。未遑勞止。數千糧艘。得灌輸於

京皆竭。兗東二府之民力。目前田賦無償。人民思竄。粒米如珠。野多餓草。窮民挈其子女。轉鬻圖存。安得令其賣子買犢以應。公家之急耶。且物力有限。馬代步必不責之代耕。雞司晨必不責之司昏。今東省既責之供海。又責之供陸。是有司昏之雞。代耕之馬也。恐併代步司晨而併廢之矣。夫牛隻之全備。未必仗以存遼。而先以山東為殉。東省之民。何不幸而生斯世。降割若斯之甚也。據稱應用銀兩事急。不便查發。俱動庫貯。起存銀兩。查庫貯錢糧。見徵者已解。未徵者尚視田間之寸草。今冬得雨甚遲。麥多未種。其

遼事實錄

卷之三

十五 已未

能括地皮以供牛。價否無論。無價即有價。而萬二千之牛。何處覓買。何法立辦。限以二月三月。取之如寄。遼臣索牛。經臣即如數與之。經臣索牛。餉臣即如數。派之。臣等即如數。以責成司道。司道即如數。以督責府州縣。而空拳搏虎。終屬虛聲。塵飯救饑。何裨實用。迨至呼牛無牛。無論住俸查察。即褫斥臣等。亦何救于緩急。安危之數哉。故臣等寧冒控以受抗。令之罪。決不敢輕諾。以貽誤國之禍。伏念六合之內。孰非王土。勞逸當均。今近地疊受艱繁。貧土不勝紛擾。當存一綫之生脈。以拯萬姓之顛危。有援山東之

例請寬請減者只問彼處曾否有人相食之饑荒曾否有歲不停之海運其口自塞萬無水陸轉輸舟車泛駕併煩一省之理朝廷以公道使民勞而不怨當事者聽言思理必不以臣等為推諉矣咄咄東方溝瘠相望即海運添至二十萬俄而改議三十萬分外又議添召買三十萬當粒木狼戾不能取盈至糞田不足反至加倍強之不顧其安言之不必其竟當事者亦惟計窮勢迫出於無聊臣等非不體亮慨欲驅子遺以殉而殉無可殉則臣等之計窮勢迫又不得不望於當事之體亮也奉旨下部覆准減十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十六 巳未

分之一先儘其六照前限月日出關餘三分陸續解補牛不足以驟驢代之

庚申 萬曆四十八年九月為泰昌元年

正月奴酋多遣奸細潛伺內境市夷數報伯要兒抄花等與奴軟血約虜從三岔河迤東截漕船○奴酋從清撫犯遼陽游騎往來撫順地方○朝鮮國王李琿以奴酋索和來告并報欲犯寬酋鎮江地方○熊廷弼奏言以遼守遼兵貴精之說牢固不破遼陽濟陽撫順清河靉陽寬奠鎮江百當賊來路不置兵無以阻其攔入不多置兵無以當其聚攻而主貴精之

說必屯聚一處其去諸處遠者四百里近亦百里如何能濟

二月兵部奏援遼兵薊鎮一千六百保定六百寧夏一千祁魯二家各一千起陞廢將焦垣韓完卜達奇策李愈茂魯應熊各招家丁五百刻期出關

御史馮三元題遼東水陸兼輸召募並用一歲之中財費幾何軍興幾何士馬物故者又幾何進守者纔一遼陽與瀋陽耳而屯堡之侵克不與也使期年而

守鉄嶺再期而守開原撫順清河尚煩布置寬奠靉陽更假安排如此則用兵之期不下數年脂膏自煎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十七 庚申

秋潦易盡此立整之術耳經臣長慮別自有謀非臣所知據其告病之詞艱難懇切似亦強弩之末也乞簡素望可任遼事者四五人一旦有急取資左右不致張皇而失措矣

王在晉題免召買疏遼左失事以來封疆有至急至危之勢餉臣有萬難萬苦之衷此時即有恤民之心不得不體國之急臣等凡可效其涓埃其寧愛夫狗馬惟是規為出于衡度之外議論入于渺茫之鄉揆理度勢萬萬不能又臣等所為動色而却顧者昔海運之議自舊撫臣李長庚始當時止十餘萬耳三

復餉臣撫東疏咨稿而知餉臣之軫念東人者至也。餉臣一去齊而失哺之兒。慈母豈其共視。未幾而有海運二十萬之疏。又未幾而有海運三十萬之疏。又忽加召買豆三十萬共足六十萬之數源源而來。視昔且六倍焉。豈昔之難于十萬者。今顧易于六十萬乎。豈難于豐稔之年者。顧易于饑荒之歲乎。軍國大事。臣等不敢以臆見相持。第以餉臣之言。還而質之。餉臣豈自言而自悖之。不過曰前後之時勢不同耳。夫遼左之時勢。今昔雖迥不同。然山東之物力難易。則非有異。且三路未敗之先。兵非不衆也。兵非不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十八

庚申

待食于東省也。舊撫臣所不能為者。臣等何以獨能為。臣固知餉臣之萬分無已。而姑條派此兵餉之數耳。顧紙上有餉而遼左無餉。何濟于遼。此餉臣之責也。餉臣能多派而不能多運。則餉臣之自誤也。臣不忍餉臣之自誤。而因以誤遼也。將謂道臣陶朗先極力擔當而朗先謝不敏矣。夫朗先雖才亦人耳。豈真有神輪鬼運之術。豈真有挾山超海之能。今當莊嶽之衆咻。而悲揚子之岐路。萬一運不如額。則道臣無所逃罪。餉臣以此責備于道臣。將重違其獎借之初心。而道臣之擔還歸于餉臣之負荷。及今日言之。餉

臣尚可區畫以分屬于他方。今日不言至誤事而後言之。即同詞以請罷斥於國事。奚賴焉。餉臣疏曰。山東派數較多者。蓋緣山東海道最近。臣請竟其說。昔年征倭。山東海運總加至二十二萬。自登州運至旅順。五百五十里。繇旅順至義州。彌串堡交割。一千一百里。合之僅二千六百里。而風礁險惡。甚難。汔濟查閱舊卷。今日報某船被風。明日報某船閣淺。舟子填于魚腹。遊魂泛于波濤。天風起于倏忽。性命懸于剎時。地如彼其近也。運如此其難也。今議海運俱至蓋州。蓋州套窄小淺灘。形如半碗。而碗口礁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十九

庚申

石哈呀。勢同橫劍。必小船方可進入。而所泊僅可二十餘隻。又必堅厚小船方可冒險。一入之後。水退撞礁。每虞滲漏。大船裝數百石者。可入蓋州套乎。合青濟登萊四府之船。可盡泊于窄小之淺灘乎。蓋套不能盡容。而使各船蕩漾于巨浸之中。或仍退歸金州交卸。則進退兩難。而嘗試于蛟宮鼉窟之間。恐馮夷不能時時效順也。蓋州距遼陽止三百餘里。登距蓋已三千餘里。其去萊則甚遠矣。其去青濟益遠。而不可以程計矣。茫茫何有去莫窮其底止。一運而兼幾運之程。一程而增幾程之費。臣等方有望洋之嘆。不

知其近也。今歲苦旱，民間之田畝荒矣，瓶罍罄矣，因無米而改折漕糧。因改折而反增海運，暮四朝三，所以悅狙者加之疾矣。夫漕運者，運軍自駕船領兌，我只憂無米不憂無船。今歲僅而米安在也？米即多方轉糴而船安在也？問船則問之水濱計餉則計之筆舌。六十萬糧須船六千隻，每船計桅木二根，必有一萬二千之桅木而後可駕六千隻之船。山東向無木植，亦無船廠，遼餉地輸陸輓尚急，牛車詎海餉浮虛駕空，可緩船隻必海輸而後能陸運，必船到而後可車載，既無凌波飛渡之粟，安用盤山過嶺之牛？故今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庚申

日以造船為第一義，以車運為第二義，不急船而急車，難視陸而易視海，遠視三百里之遼陽而近視數千里之蓋套，則臣之所未解也。至于召買三十萬之說，則須餉臣及遼臣另為設法，召買非道，臣之所能任何者，商非東省之商也。既謂之商，則聽其自來，自至而非可以法令拘。臣等之令能行于東省而不能行于他省，臣等之搜粟能行于受田之民而不能行于遠地之商。今之所云召買者，將曰召淮南商乎？淮南商懼東省之留船無出塗之想矣，更懼遼左之咎危無涉海之思矣。將曰召遼商乎？我未必得遼商之大利。

而且虞遼商之大弊，所謂大弊者，挾逋逃而來，匿硝黃而往是也。臣等於召商一事，悉心以問屬官，謂該道揭示經年多方招諭，並無一至該道，極言其必不可招，不得已而有淮船運糧至膠州，起運至昌邑，搬入海船之議。竊恐淮船既運糧入海，未必有用而不盡之船，以供山東之運，淮船不過成山海船，未必即至昌邑。然則三十萬石之召買，不幾為盡餅乎？山東地方必不能召買，道臣原無招徠之法，必不能擔當。臣等必不敢飾雷同之謾語，以誤餉臣，而重誤軍國也。至于山東添運三十萬，揣訪殊不能承，然事關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庚申

國計當盡力以括全齊之粟，使婦子負戴于途，牛馬轉輸於路，運至海濱以圖接濟。倘有米無船以至誤運，則其責又不在臣等也。當事大臣虛心觀理，共期匡濟。仍勅工部速為造辦船隻，轉發山東，領駕渡海。其登萊青濟四府既任煩難之海運，希免重疊之加編，懷之以恩而後可攝之以法，鼓舞人心，令其樂于輸粟，寬民力以濟遼陽。固今日揀時之急著也。熊廷弼揭稱自開鐵失後，九十月以來，爇鬼炒花，伯要兒等營住我內地，絕虜糧，食人畜，報無虛日。甚至東入清河二百餘里之遠，三總設防，虎皮驛一帶去

掠所甚近若罔聞知趣之前進始各挑兵堵截于丁字泊地方斬獲四十六級。朝議以為挑釁不知日來為西虜擔愁費想如長寧堡報虜以萬騎南搶星夜調李懷信于首山迤南賀世賢于遼陽近北及虜退而又以汎懿之報調兩帥回北以驅之空疲勦東賊之人馬以禦西虜而且得開釁之疑尋思五六月間馬林守開原宰煖諸酋哄林助兵殺賊撫院力持不許乃林竟與往復講折持不設備而開原遂陷此西虜之情也。與我一心者莫如金白兩酋當擒宰賽時即遣原任遊擊馬時楠同夷使往諭以擄塔之故

遼事實錄

卷之二

二二 庚申

激煖炒報復而兩酋以煖炒畏賊激之無益又求虎酋林援而兩酋以虎墩無情求之無益繼遣萬里侯往兩酋仍不聽繼又遣馮時楠往竟與北關之難此又西虜之情也。開鐵既陷關路已斷通使殺盡僅存兩三人開鐵兩道初遣祁科挑激炒酋不動再遣張戶長往竟没于虜至于虎酋屢次遣使竟不見面即王世忠遣家人齎禮物看金酋孫女而虎酋亦不見面與之以諭帖推無識字漢人竟不觀看此又西虜之情也。况查鎮靜堡各報西虜遣送奴酋皮物馬騾講放宰賽且與賊約當宰馬歃血同盟奴兵搶遼我

兵

兵犯廣其一一情節並日月皆在丁字泊斬獲之前。繇是觀之西虜之有二心于我久矣豈以今為釁始耶。○廷弼揭本兵黃嘉善報出關兵七萬僅少二千請開除開鐵失亡併募兵汰逃之數目今半個殘遼見在旦夕死生中而悠悠然似極緩極太平而不必過作者至語之以用李氏兄弟催三路出兵庇各處失陷之罪沉匿清河開原勘案致監院屢催不發惟勘功則發之安視經畧下詔獄而竟縱兩帥于私第不忍重言以聲其罪遼事已失誤至此請此後勿更支吾猶自以為勞也。○御史彭鯤化言樞臣萬千誤

遼事實錄

卷之二

二二 庚申

國留用再三非宜給事中官應震言樞臣蒙面見朝樞務承肩宜力合詞以攻嘉善嘉善不去。巡按王陳庭疏稱熊錦楊于渭卡為鵬領贊畫新募兵皆籍于南衛者李如栢遺下內丁右翼營趙率教所領部兵皆籍于廣寧者俱遼兵也無幾而熊錦報逃者一千九百餘名揚于渭沙汰及逃回者一千五百餘名下為鵬沙汰及逃回者二千六百餘名李如栢原遺內丁報逃者四百七十餘名趙率教報逃者四百九十餘名朝從戎伍暮返故廬自往自來隨心隨意何憚而不逃哉

兵科薛鳳翔疏云新兵全伍脫逃軍聲大損據備禦熊錦節次稟報猶云兵以往家過節開春再來爲言繼則以差役煩苦哭聲震天即趕回覆去無復存留矣甚有鎮江等處盡隊而逃將官不敢報矣於此而爲亡羊補牢之計必速出關之兵以補營伍之潰亟講訓練之術以正脫逃之法劉國縉素負才名衆皆推轂胡爾碌碌無奇今既不能盡拘逃兵合無重處一二首倡者責其按數補伍即以海蓋道將以作四衛之防或可帖然無譁也○熊廷弼亦報新兵全伍脫逃乞賜罷斥以正馭軍無術之罪臣因是而嘆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庚申

以遼守遼之說誤邊誤國而人卒莫之悟也夫其初爲此說者爲用遼人地耳乃憚于征調者艱于措餉者樂其說而演之以爲遠征不如近募也圖存不必遠求也遂因是以緩于征調今其說屢試不驗矣所云不如近募不必遠求者亦可以退而止矣戶科李奇珍疏言以遼守遼之說樞臣黃嘉善謂人有丘隴廬室各涵血氣心知豈其終不可爲兵似矣顧海蓋清穀家舍宛然非有千里從征之苦况值寒水慘烈未有強敵壓境之虞而忽成鳥驚獸散此輩果堪爲兵否兵既不能取辦于遼勢必不免借資于

調乃各有鎮兵之在通州昌平天津者經臣欲調之以出關乃應募之兵有先索不出關之照身而後行者夫親上死長總此一心未有不能外援而偏能內衛者也今宜速勅練兵徐光啓就中揀其驍健者團練備戰摘其孱弱者悉遣爲農與之以逃爲散而廢法于下何如以汰爲散而法行自上也

遼人習甘言而怯強敵又生平習懶不能任勞晉在關修築邊牆募遼人做雜工曰吾不能勝拮据也用之爲兵非逃即降是以任遼事者調募皆難戰守匪易用遼人誤遼事近事可徵矣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庚申

泰山青神龍于正月初九日口中吐火并各屬風霍災異撫臣王在晉奏報天人之際感應不誣人主有淑慝上天有災祥上天有喜怒人主有昭塞漢重天官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轉相規切益人主所畏惟天天不言垂象見吉凶以代之言敬天而災轉爲祥禍轉爲福天心仁愛視人主之轉移何似耳祖宗朝凡遇風霾之變輒申嚴邊備自奴酋作難以來風霾示異匪一東土近遼數月間兩見矣煙埃蔽天隕土爲君臣道乖之象天發黃塵四塞爲兵革亂離之徵變

異昭然步占易測然臣等不論占驗何如第以民饑歲饉之後雨稀雪少之時晚麥初芽遽遭土掩混濁之氣成屯生息之機漸否三農春事無望麥色之油油矣臣等正欲具題忽聞泰山青龍神像口出火焰通查志乘為從來未有之異夫神高二丈則非人力可攀躋法像莊嚴則非人情敢戲豫巡邏嚴密則非人踪可潛匿火從何來乃炎炎忽從口出可怪孰甚焉青濟之墟以泰山為鎮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瞻以山川宣洩之秘靈為海岱休咎之先見凡物情所格政治所通有響輒應以今觀齊事之艱難

遷事實錄

卷之二

庚申

如火之益熱矣衝棚在野而傳烽守埤之無人彫服從戎而鳴鏑流穞之未息是焚林之災也餽糧在表望蜃市以鳴槩箕斗空懸渡蛟宮而輪粒是沸鼎之煎也閭閻括窮土之毛加編至再笞杖流凶年之血疊比無休是炊骨之征也奪牛而存焦土田畯罷耕截流以繫行舟長年屏跡是燃眉之急也焚將及暮而不知其危焚且加薪而不虞其燎是厝火之危也被髮以抹鄉鄰不辭昏夜閉戶以踈同室未見纓冠是焦頭爛額之情形也且西方毘盧之殿金碧輝煌而東方青帝之宮錙銖抽索針頭削鐵誅求及衆施

之金錢佛面刮金饒兵藉十方之香火官僚之供應于斯軍民之衣食于斯凡典禮工費等項靡不取給于斯而又科餉以為地方之衛也神不能分身以應不難捨其身付之烈焰以息無已之求意者神明有佛然欲吐之衷勃然不平之憤燥急心熱乃披露于口以令人之悟乎雖然泰山非一方之首望而天之東柱也羣靈畢集氣化攸先天子四望懷柔百神而岱則首稱焉其災祥關繫天下國家之大而古來災異徵驗臣等不暇枚舉箚鼓聽聞聊舉其祥如雲成宮闕兆災祚之中興石然八日識石虎之

遷事實錄

卷之二

庚申

殞滅至靈至異非諸山可摹擬其萬一者今青龍為鎮方之神神火為離明之焰山曰岱宗門曰配天所關詎渺小哉火主鬱鬱而不宣洩則醞釀以至于焚今朝政之鬱何如欽點之閣員遷延數月行取之科道淹滯八年九卿六垣之印信半置塵封連章累牘之奏聞益高天聽泉石多沉淪之侶廟廊懸虛曠之銜在內之人情鬱甚矣九邊之兵馬半抽而折衝上下之魚書踵至四海之芻糧再倍而中澤哀鳴之鴻雁無歸轅蹄盡而無可望之菑畚于壯空而無可徵之庸調官民總屬難支人畜與之

俱因在外之人情鬱甚矣。肅殺盛庚辛之氣。荒蕪拋  
戊巳之屯。珠犀充甲乙之帳。介冑爲癸庚之呼。於是  
少舒其鬱于丙丁。乳虎潛伏于深山。長蛇吐氣于巨  
澤。燕雀怡愉于處堂。羽林之飲飛不練。而勾陳之備  
虛。北門之鎖鑰猶懸。而玄武之權失。於是先示其變  
于青龍。天子者。天地神明之主也。使之主祭而  
百神享之。今郊廟不親。幽遠難于感格。山川失職。  
水旱見其頻仍。自古國不用賢。則火焚庠序。歲有  
饑荒。則火焚庫廩。師衆莫拔。則火焚軍壘。然則君  
不躬親祭享。可望百神之垂鑒哉。神之吐火。其必有

通事實錄

卷之二

庚申

以感之矣。人主雖至貴。倨動之以切身之利害。惕  
之以剝床之聲勢。靡不憬然悟翻。然改圖。今以一介  
之蠹夷。恢張樹敵國之勢。暴厲成跳梁之形。鬼哭神  
愁。而如白日不驚乎魍魎。獸奔豕突。而欲安居以却  
乎豺狼。天下者。二祖沐雨櫛風。百戰經營之天下。  
聖子神宗。盤龍踞虎。萬世相傳之天下。國勢如  
磐。雖似泰山之難拔。然聖心匪石。何難一念之  
轉移。今遼東正值用兵。猶火也。青龍吐火。其應當  
在東方。朝廷泄泄以忘。天戒則夷虜虐焰方張。  
爲東事燎原之象。我皇上能惶惶以修厥德。則強

酋不戢。自焚爲東夷殄滅之徵。禍福惟一念之轉樞  
而善惡乃隨人之逐嚮。今日聖躬修省之急務。莫  
先於敬天以勤民。用人以圖治。散財以得民。以此  
告之。泰山之靈。定脉脉爲之昭格焉。昔神降于莘  
而虢公奉社稷以聽命。社妖于睢。而宋襄用鄫子以  
釁成。是以怪益怪。而以異成異。神明之所以警悟  
陛下者。必不其然赫赫。天威萬無以爲尋常之災  
而第責臣工青衣角帶之修省也。除臣等待罪東土  
率屬嚴飭兵防。虔修補過。外伏祈聖明省覽。幸甚  
三月十七日遼陽火藥局忽被焚。闔城驚擾。工部發

通事實錄

卷之二

庚申

細藥五萬斤。又續運硝黃五十萬。京師戒嚴。分兵列  
營防守。○奴收江東爲用。窺海道經畧。以兵力稍集。  
主守瀋陽。漸逼賊巢。奴未敢深入。佯誘虜脫。河西徐  
圖乘敵。奴釋宰賽。往會兵。遣酋子同叛人李永芳。時  
引輕騎出沒。至發偽榜。招降。詎侮無狀。  
先鐵嶺被圍。有蒙古酋宰賽。率領二子。副將四名。  
併萬餘騎。戰敗。劔二子。被擄其副將一。即奴妻兄。  
蓋奴曾娶蒙古女爲妻。至是。奴酋因其妻兄誘脅。  
宰賽部落。驅牛馬相從。本酋諸部悉爲服屬。  
前遼總督支球言。滿旦阿。暈前雖助逆。今悔罪。請復



舊賞○南戶部主事牛維曜言奴酋之必敗者地瘠人貧惟貂參是仰絕貂參之市奴可坐困

四月謀稱奴酋潛犯海蓋且誘總兵賀世賢往援急攻遼陽抄花詐稱奴酋死以懈我師運鎧甲赴遼河

○改贊畫為監軍并添設金復道刻期赴遼

部文倉穀各糶一半將銀解部東省穀共積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石有奇撫臣王在晉奏東省地土多

荒歲時存儲年穀順成未見篝車之滿青災偶值即嗟溝壑之盈有穀食穀無穀食人天下未有人相食

之事而獨東省有之是穀者民之命也留穀者即所

遷事實錄

卷之二

庚申

以留民之命也海運層累遞增登萊青濟之產粟勢

必果遼軍之腹而東兗二府又括牛以廢耕廢耕而賦無所出青黃不接之際年年發倉賑濟揀飢惟恐

不贍安有餘粟可糶銀解部乎他省無海運或可割其半以饗邊東省有海運自當存其餘以備用若槩

從一半糶銀之例非所以備齊之飢亦非所以備遼之急也奉 旨免糶○兵科薛鳳翔奏登萊副總兵

熊大經一味惟怯人地實不相宜巡撫王在晉疏請調漳南副將沈有容駐登州防守有容在福建所收

降寇袁八老等數百人出沒廣洋如履平地資銀三

千兩檄有容挈帶隨任越歲抵登一可兼十奴不敢興渡海之謀矣○御史周萬鎰疏稱登州抵旅順原無大洋順風揚帆頃刻可到聞奴酋用事多南人習水戰彼扼于遼陽兵不得進安知不以烏龍江之船從登萊入犯乎頃山東撫臣王在晉按臣陳于庭疏請增兵增餉皆忠盡之極思老成之長慮非但為東方計也○御史劉蔚疏稱熊廷弼雖忠義勇敢而無米難炊脫巾可慮萬一遼陽失守水陸並進北圖薊鎮則薊門驚而中陵京危東走登萊則山左驚而中

遷事實錄

卷之二

庚申

戶科官應震疏云金復海蓋四衛乃遼陽第一膏腴地我之糧草全屯在此倘賊以二兵綴遼而以銳師襲取四衛則糧去勢蹙雖欲不棄遼陽不可得矣朝廷刻下宜遣一大臣督一大將屯重兵守此四衛交四衛之士與此一臣聽其自為設法防守訓士屯田不必一一經熊廷弼但聽廷弼節制此有四說一則防奴酋以兵綴遼陽使遼人不能救四衛須此四衛自為戰守一則防遼陽失事有此四衛之兵可牽奴酋之后不敢直趨梁道攻廣寧一則護我糧草不至有袁紹烏巢之事一則此兵有海為后門可以障

登萊一路但令東撫王在晉早早招習水兵以爲接濟他日有無限用處今尚未可盡言耳

戶部覆餉臣派運淮上則截漕三十萬山東則本色六十萬天津則運漕并召買三十六萬兼以協運薊永二十萬共五十六萬總派之海者一百四十萬而派之陸者尚六十餘萬量地分派可謂曲劑又如遮洋總從淮開洋則成山設有嚮道從淮抵膠州起陸至昌邑歷河入海則多助登萊船隻以便協運趨夷避險可謂周防餉臣一片爲國苦心至矣盡矣乞勅淮上總漕山東撫按各照派運數目作速預辦如

述事實錄

卷之二

三十一 庚申

議遵行○經畧熊廷弼因錢糧竭盡差官恭捧令旗令牌到部催取如錢糧委果難處希貴部亟跡停罷此後退守山海天津登萊一帶免外因內訌陷人于死地亦便計也○兵科薛鳳翔跡參危遼兵逃當問馬死有因兵如劉國縉之全伍脫逃馬如閻鳴泰之飢死過半隳軍容而損國威情職業而恣暴戾莫此爲甚乞下嚴旨爲後來者警

戶部等衙門齊集中府會議遼東一年需餉八百餘萬而兩次加編每畝七厘不過四百萬近查湖廣議調土兵動地畝銀一十八萬而浙江而南直而山東

三十一

陝西等處凡有調募俱云動地畝銀兵部續調馬步兵若干安家衣甲又議動地畝六十餘萬即使地畝加派盡行解到遼餉尚少一半乃四分五裂各分支取其餘有幾今議每畝再加二厘約將一百二十萬內分三十萬爲工部器械之用其一百萬爲兵部安家馬價之用總計前後通加九厘亦時勢之不得已耳奉旨通行

巡按王象恒疏云近日畿內募兵赴遼如就死地今又取之州縣里閭之騷騷震驚又不知如何聞山陝之兵自西而來者婦哭夫子哭父仇儻之狀至不忍

述事實錄

卷之二

三十一 庚申

聞除正額給銀之外里甲幫貼一人不下數十金况畿民習遼之情形其難又有甚焉者查部中原題北直河南浙江山西陝西五省共兵二萬皆赴內地訓練每省祇該募兵四千今畿內八府忽改爲獨募二萬與原題已不相蒙又改而爲援遼與原覆又不相照該部何以前後不同而更朝夕改如此也職不得不慮其所終矣

五月王在晉題東省海運之艱臣等纍纍千百言具陳前疏即餉臣前歲撫齊疏中所備述者也今當事者不信臣言而信餉臣今日督運之言臣等具題

下部之疏該部不自其而仍聽餉臣之主議是臣等  
可以不題而 明旨可不必下部矣。夫山東海運六  
十萬從古以來所未有之事也。即三尺童子皆知其  
不能登萊道極力招商終歲竟無商至。天下軍民皆  
有籍惟商無籍。本方之士著有定在。惟四至之商販  
無定在。商亦人也。雖愛財亦愛命。視遼如刀山劍林。  
視浮海渡遼如揚湯燻毛。彼遼中新募之兵。挑選于  
鄉。籍名于冊。且驚惶潰散。不知所適。矧以儻來偶至  
之商。安能勢驅術使。法繩利誘。使之方舟結紵。運粟  
以輸塞下哉。是召商之令斷不能行。而臣不敢終持

遼事實錄

卷之二

三四 庚申

不可行之說。誤軍興之重事。奉 旨之後。臣即親至  
登萊集道府各官面議。曰今日之餉遼不得。不可聚  
兵。兵不聚。不可存遼。遼危而危及于 宗社。此何等  
大事。可容推諉。部議委曲以完其數。所謂委曲者。或  
于室處以關支岐。或于絕處以求轉徑。今不得不舍  
商以責成于民運矣。于是又召民而諭之。曰爾有粟  
勢必發糶。今商途絕矣。加值以糶于民間。已奉 旨  
矣。加值糶買。加值轉運。或不病民。而民不願也。臣再  
四籌之。自遼役繁而事事皆非民願。事事皆強民之  
必從。又不得不以加價糶運責成于官矣。于是登萊

濟青四府分定起運數目。登萊任其多。濟青任其少。  
以登萊近海而青濟遠也。此皆道府酌量分派。非臣  
一人之私議也。然臣雖強督諸臣分任其事。而感額  
以憂運數之多。真有萬難措處者。登萊之間有米要  
換銀錢。此以穰歲言也。去歲止萊屬稍收。而各郡多  
赤壤。乞得 皇恩改折漕糧倉米二十一萬。而今且  
海運六十萬。是求改而反增。避河而就海。人情乎。所  
憂在米矣。部議准安造船五百隻。每隻不過載米五  
百石。夫者數百石。此為裝載三十萬之計耳。且擬分  
撥天津而非盡登萊。亦異當于山東之全運耶。臣

遼事實錄

卷之二

三五 庚申

檄各屬分行僱募。而船戶逃匿。或僅以年久不堪之  
船索高價以應急需。然則六十萬之儲。安能飛渡。所  
憂在船矣。每船用水手大約二十餘人。四郡起運大  
小不啻千船。須用二萬餘人。東人向不習海。登萊水  
兵無處召募。且往浙以厚餉招呼。安所得長年之能  
涉海者乎。所憂在水手之難招矣。餉船出海。每船用  
桅木二根。每根五六丈。山東原未產木。大木必買于  
瓜儀。蓬松鐵貓。篋纜等具。必買于南直。水不能通。則  
繼之以陸。舟不能運。則續之以車。凡百難致之物。不  
脛而走。皆藉人力轉移。所憂在船具之難辦矣。羊頭



四一帶路徑不一。或出而由大洋。或入而經沙淺。自宗島至北套。猶爲淺濫。時或鯨鯢爲厄。魚龍作難。頃刻而蒼溟爲昏。須臾而風雲立變。昨不知有今日之存。且不能卜夕時之命。所憂在地險矣。清明前有出洋之忌。四五月有颶颳之虞。一至交秋。風逆水落。如去歲天津之舡。停泊于利津。起剝于樂安。寸步不能前進。所憂在天時矣。登州至蓋套。萊州至三嶺。牛地各三千餘里。涉歷礁磽。間關天塹。坎險難言。今萊州至蓋套甚遠。青濟線登及蓋更遠。二千里。路無窮而時有限。或不能爲兩運。青濟之船。僅當登萊之一船。

卷之二

庚申

青濟之一萬難。于登萊之二萬。其轉運之艱如此。蓋套窄小。不能齊進。此船候彼船之交收。後幫俟前幫之出港。倘多船併至。無可停泊。即使陸續開洋。風候不齊。勢難循次。暴雨疾風之時。至驚濤汨浪之無休。海無繫纜拋錨之處。時有蛟蜃蠻颶之驚。且起糧交納弊役需勒。時日稽遲。以急急行路之期。爲徐徐坐守之日。其交割之艱如此。瀕海州縣多踈河入海。或距河三四百里。一線之水。時通時塞。原非灌輸之地。向無疏濬之功。逢灘則淺閣。遇澗則搬移。斑白負戴。牛馬輓芻。重蹀滿足。驚黑憔悴。孰爲憐憫。其出海之

艱如此。米豆下船。旣防船隻之滲漏。又慮榜人之偷盜。且官造之船。版枋未必厚。丁灰未必堅。程工急。則造作必屬倉皇。船數多。則彌縫必多粉飾。數百石之糧。係于船。二十餘人之命。寄于船。一有損壞。則黃泉不能以寸。人鬼自此分途。其防範之艱。又如此。夫海運若是其艱。若是其可憂。而其究有不可知者。四東省存荒。一遇雨暘。愆期便艱。粒食藉使地無餘產。安能民有餘糧。此歲時之不可知者也。泛汪洋之柁。則風唇司順逆之權。輪溟渤之糧。則天吳擅盈縮之柄。滄海所不收。而後。供我軍之嚼。此天意之

卷之二

庚申

不可知者也。近因加編。至再文登寧海等處之民。視此磽确荒阜。直同敝屣。棄田不耕。撤家不顧。臣等極多方之撫恤。挽旣散之民心。藉令民窺田荒賦逋額。詘將何起運。此人心之不可知者也。建酋得江夷爲舟。阻截不必多人。震撼皆能奪氣。海波一揚。運途自絕。此寇患之不可知者也。倘歲歲之倖可徵。則滄海無盡藏之粟。猶可養面黃無人色之兵。苟漠漠之途難測。則底事付于東流。而浩嘆同于西柄。海運豈可恃。而浮海濟遼。豈爲戰守經久之長策哉。皇上爲



目前十數萬遼兵計不得不急餉為急餉計不得不先恤東人蓋東人之苦海內所未嘗之苦也而東省之窮又海內所未有之窮也憫其艱危則當葆其性命軫其繁勞則當節其財力奪盤中之食而又加額外之賦民則何堪查東省荒田最多有五、六畝折一畝徵糧者今以畝計則六畝當加四分二厘此寧登之民所以亟亟而思竄也臣以為登萊二府既多任海運須免其續加之三厘五毫青濟分任海運則當免其三次加編之三厘以加值聊代其初編而以減免少寬其物力甘甜與辛辣相參民將樂于趨命此

通事實錄

卷之二

三

庚申

減編之當議者也東省錢糧原係隔年起徵今歲所徵者四十七年之加編二十一萬六千一百兩有奇乃本年新編應扣運過透支及援遼兵養贍家口銀共五萬七千五百一十四兩零所存不過十五萬八千六百餘兩耳即合通省舊遼餉與新編併算不過二十九萬一千九百九十餘兩耳計米一石抵遼糶價脚價約費盈兩是六十萬石之運須有六十萬金而今年歲額徵未及糶運之半則京邊錢糧勢不得不扣留以充糶運此扣解之當議者也東省春熟為麥秋熟為豆粟南人食米北人食麥因土俗之所宜為

甘食之常性今獨徵秋收之米豆不用春收之二麥秋成有限運額難充何不兼二麥收之以從民便此兼運之當議者也山左一遇饑饉米價如金當以豐歲之有餘備饑歲之不足臣以為一遇年豐即當預糶以為明年轉運之地然後海運不因荒而廢遼兵不遇荒而餒預糶必須多銀多銀必須先發此預備之當議者也金復海蓋多膏壤欲久守遼陽必先屯四衛今彼中地主多荒防守未備人以爲險而難犯而臣密令海道差官偵之絕無險阻倘夷兵間道深入則棄膏腴之地而委積貯之區遼陽之聲勢中閱

通事實錄

卷之二

三

庚申

立苦無糧而登萊之禍害切身自當罷運則今日之以重師圍守大將營屯春秋急耕農隙講武似為經久之圖可戰可守此屯種之當議者也夫建非常之業者必有預計之深心成不世之功者須有廣大之局面以天下之大何有于登萊四郡必屢責其加編若當事者執拘攣而責成效臣無計以使窮民之不逃又何計以使海運之立就誤運兼以誤遼臣滋懼矣至于兼用麥以廣儲多發銀以預糶又事理之固然而無俟于周諮博詢者其海運船隻已奉明旨着該部嚴催報完船不至則糧不可運船不多則糧

不可多運船隻報完不早則糧不能早運此則非臣之責矣

附上閣部科乞減海運買贖公書

晉惟國之大事在遼遼之大事在餉當採焚之時詎顧焦頭爛額故海運自十萬石以加至三十萬而晉未敢爭也去歲秋收畝無升合民間括粟如金然不得不多方轉糴以輸于海其有不足則出州縣積穀以濟之所以督成于羣有司者倍至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搏截其寧樂于多言哉惟是三齊之境民知陸而不知水萬難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四

庚申

覓船蓬桅皆無所出而操舫渡海者絕無其人青濟一聞運事如投之陷阱其艱苦有不可勝言者邇餉院差官往淮揚僱船以濟天津之運大約每船及僱水手歲計數百金官爲拘繫船戶以銀無所出差官踉蹌奔歸覓船之難如此運豈易言哉爲召買之說者起于永平宋正郎其畧曰淮船赴海口取麥豆者不下二百隻道府募其船運米于遼經今一載殊無一商肯應募而出無他官募則人有所疑畏而不敢惟有本地鄉官或富室大姓招商募運不用官票催督只作平常交易使販遼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四

庚申

之利稍浮于販淮之利揚帆擊楫者不可勝計矣餉院信其言傳諭登萊道出示招徠數月並無一至世無知害而不知避之徭徭亦無愛珠而不愛身之賈胡遼勢如此商其可致乎矧本地鄉紳可能強之使招不用官票可能約之使集乎今日召商遼左則其事權遼左諸公握之柰何以召買三十萬豆併入山東總數聲影俱無何從捉摸頗聞遼中米豆不之則就近招買極爲省費是可以濟轉運之窮者也東省爲海運諸事筋骨無餘買牛

社半消有田無種有種無牛括何可得假令牛盡田荒則海運之粟益無所辦倘彼中騾車既足則牛隻可減以此嘉惠東方庶憔悴少蘇亦以爲協供海運之地耳至于益州套難以泊船查訪甚悉語具疏中敬百叩以聞

四川石柱司女官秦良玉率兵三千援遼所過無犯至通州偶與浙江相觸格鬪地方官諭解旋止○大同援遼遊擊焦垣統兵四千行至懷安因家人搶騎馬匹各軍控弦露刃將領兵官被圍搜搶衣物○兵科薛鳳翔奏延緩發兵之日哭聲震天通昌已到之

兵不俟終日皆逃○經畧奏山西援遼總兵楊宗業人馬一無銀給有縊死且逃者保定援兵不肯出關畏奴如虎又聞援遼寧夏總兵張萬邦師行無律併叅將莊蒞民下馮繼成柴祿袁文壽趙旗鼓等在薊門路上搶擄財物姦淫良婦市集一空井徑道報定襄兵搶掠傷人幾醜大變岢嵐之兵與冀南之兵經過真定忽起相殺領兵官逃遁無踪獲鹿已殺傷人命真定北關屋瓦皆無是時援兵逃者湖廣領兵都司劉廷藩知州田萬年原領四千人到關止七百六名延綏將官袁大有領兵一千逃七八百名李愈茂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四十一 庚申

兵逃二百八十名保靖司兵逃二千餘名副將劉光祚所領毛兵逃六百名援兵之逃援兵之擾此其大畧云

廷弼疏稱遼陽城中獨一經畧卧理軍務請問 皇上要遼東否再問朝臣要遼東否如要遼東柰何屢屢推補各道漠然罔聞也兩月以來賊屯大眾數萬于關上不動惟日以二三千騎時出時沒擾我疲我頃見遼陽有備漸掠而南沿邊擦夜及一二子遺村屯往往被掠亟圖防守奉集而清發寬鎮又紛紛以零掠見報蓋賊欲誘我往南遠掠而渠得併力于北

圖我遼瀋也

巡按陳王庭題廷弼初至厚集力兵團結遼城六七十里外分營列陣築堤堦濠併力防守由秋至春未聞虜騎入犯首夏草青馬壯恐賊圖濟之謀兢兢未已也遂分馬步軍四萬俾總兵柴國柱李懷信賀世賢領駐瀋陽留監軍邢慎言固守其地相機築守旬日之間布置粗定而遼陽止遺步兵二萬馬兵數千兵力已竭又謂奉集為賊入要路復以柴國柱領兵萬眾屯劄其間而以監軍道高出同彼料理而道臣無一人在矣至補分守開原兩道改贊畫為監軍道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四十二 庚申

新添置金復道皆救時急務何關部大臣竟不推不補也

經畧熊廷弼疏稱自奴犯順以來我將吏自總兵而下副叅遊都備守中軍千把總等死于清死于開與鐵者凡五六百員而降賊者又不啻以百數計今無主殘兵或數十人或數百人收拾一處無將領統率勢不得不調之各鎮今據道將各舉所知及職再加挑選訪得神樞營右副將江應詔等并各鎮各省共九十三人列名上請乞 勅部調取來遼聽職分配兵馬隨才委任仍各帶家丁前來應用不勝感激○

兵部奏總計調募水陸土漢兵丁一十八萬未到者勒限督催調取將領一百一員內陳九思沈繼業託病規避革去職銜永不叙用

五月王在晉題准船免起運云國朝自永樂十三年罷海運而人不習海久矣嘉靖中從山東撫臣梁夢龍之議撥近地漕糧入海運止十二萬石耳隆慶間從總漕王宗沐之議撥淮大十四衛海運運止二萬石耳然皆旋運旋罷海之不可嘗試明甚今議山東一省海輸六十萬合天下之力所不能爲者獨令東省爲之覓船則桂蘭其柁羅買則珠玉其粒役

使則魚鱉其民日泣鮫人之淚而徼海若之靈肝腸塗地不遑顧恤其視遼人之有米不運有牛不養捧腹張口以待東人之推食束手裹足以待東人之殺運勞逸蓋天淵矣東人苦無卸身之法捉生替死如被焚遭溺各救自身之性命此時安有餘力急人之急故齊自爲齊淮自爲淮淮糧三十萬數且定矣安得有一半由海一半從膠起陸之說乎夫一船可行則千百船皆可行一船惜糧惜命則千百船皆惜糧惜命一半既由海抵遼則海道通行無礙矣此一半者又何舍通行無礙之海而必勞人以搬運也且由

遼東實錄 卷之二

四 庚申

膠從陸至昌邑淮河入海必淮人先艤舟淮河以待運則可不知淮船至昌邑舍成山何途之適從彼既有船可抵昌邑則何不載米以往若以空船泛成山抵昌邑以接運則虛舟之飄搖不如滿載之安穩臣曾徧歷膠萊沿海之境有數里無人煙三十里無民居者間有草房土屋不過三五舍村集不過十餘舍設使起米于膠膠必多造倉廩沿途腰站必多設安頓之所計費甚鉅膠至昌邑三百里昌邑至海口尚遙在在堆積粒米狼戾淮河海口既無天造地設之船則露積于沙灘者潮之間水輪陸運前臨無地且

遼東實錄 卷之二

四 庚申

二三百里之程必須脚力恐遼陽之買牛雇車未竣而膠昌之輪蹄又紛紛滋擾矣臣一一咨訪遍詢海運程途膠爲南海萊爲北海膠州即墨之運船必由成山去歲揚帆無恙矣今歲諸城日照等船亦必由成山日照夾倉口抵成山頭計程已二千八百餘里且不難衝礁冒險以期必濟矧淮船至南海僅五百里而憂跋涉耶若謂成山險而可慮則膠即諸日之船先須陸運豈東省之糧不起陸而淮糧乃起陸耶東省之船可渡成山而淮船獨不可渡耶山東最苦無船以淮船助登州不能越成山而飛渡若從陸起



運淮船仍復回淮不惟無濟于登萊而且益甚膠萊之擾山東運事必因此就閣世未有舍可行之海道就難行之陸路耗有用之金錢為無益之經費置緊用之米粟從紆緩之搬運者從膠起陸之說臣前疏已折其難行非至今始有異議也軍國大事須博訪以窮其源委虚心以求其利害居中之懸斷必當採外來之見聞欲復遮洋例用官軍押運以二百年來未習海之軍一聞點運勢必驚惶逃竄河運已苦無軍海運安能強致驅而之海非逃則死未必濟遼左之饑而先壞漕運之法夫漕運者國之所恃為

遼事實錄

卷之二

庚申

安危者也漕事關係甚大臣等不惜為越俎之言無已惟有多雇造往膠羅販之船多招募淮膠習海之人厚其價值領運駕船徑渡成山抵遼交割彼既熟嘗海道久歷波濤隨船什物精堅舵梢人等慣習朝夕辨風雲之色島嶼識險阻之宜且淮船之輕捷愈于遮洋之遲鈍于運務或有濟焉乞勅部轉行總漕衙門募造淮船裝載遼餉照青萊船幫徑渡成山抵遼交納施行

疏入前議遂寢

遼事實錄卷之二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三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苾穉芻父較閱

庚申六月奴酋乘經畧閱邊離遼陽以萬騎由撫順關防瀋陽却之○發帑金二十萬關陝永保逃兵嚴檄招撫○時大將李懷信引疾歸周永春聞艱移駐前屯薦表應泰巡撫○熊廷弼以奴酋招降逆書上言言逆奴以微欲見辱此正主辱臣死之時願內閣兵部同心發憤毋為逆奴所侮○廷弼以軍士勞苦不堪痛哭之狀乞恩上命戶工二部發銀三十

遼事實錄

卷之三

庚申

萬兩犒之○廷弼奏劉國縉報費之數既與餉司不同閱臣復命之疏又與國縉揭不同多寡重複乞行查笑改正薛鳳翔言國縉兵逃失伍不見引罪之章輒稱單騎之赴作非主非客之官不受經臣節制當令速回聽勘從之○保靖土官彭象軋兵至涿州一夕逃散○周永春告病不允○廷弼以病告休不許○御史張銓奏國家之禍皆起于民窮財盡屢畝加賦七厘未已而九厘窮民何以堪此大內積金如瓦礫而發帑之請叫閣不應加派之議朝奏夕可豈財為皇上之財而民非皇上之民耶○遼臣

傳言朝鮮私通建酋朝鮮王遣陪臣奏辯言不能焚書斬使亦兵家詭計心實自明 詔慰諭之○王在晉題東人一飽未能三征併急人心渙散亂萌已微勢不成則曰奉募充兵勢一成則即聚眾爲寇觀城縣被劫倏忽聚散廣緝無踪召兵即召亂之先聲聚兵釀聚寇之實禍東省距北直一屢進之則爲北直應募之兵退之則爲山東思逞之盜矧歲時相迫若驅之使然故舉 朝憂遼左之饑卒而臣則先憂東省之饑民也

撫臣不可不軫先憂預爲消弭晉在任而蓮妖不

敢發無幾何時而山東大亂矣

七月山東巡撫王在晉題請糶價云東省派運米豆糶價脚價大約需銀六十萬兩年時豐款無恒豐年當發銀預糶以爲凶歲之備臣疏已明言之矣今本年海運見存新舊遠餉止十分之四耳尚餘三十餘萬兩無從措處該部不發銀而且催司帑那解濟邊豈以東省爲金穴耶不惟不發銀預糶而且發碾積穀三十八萬石豈以東省爲敖倉耶夫東省自四十三四年游荒逃竄死亡人類相啗骨肉相殘生齒已虛大半所剩者逃荒之白土耳其彼時庫藏罄懸所以

請及 上方賑貸年來接括殆盡其無長物可知是那借之說未可問及山東以山東無銀可借也州縣稍有積穀未嘗不借充海運然須留穀本爲將來借動隨出隨補流轉無窮追憶昔年截漕林荒發銀遠糶顆粒待輸於隔境生活寄命于他方積粟如積金留壹石之穀即活三四人命以百十城之生靈詎剩存些少之穀所能拯濟是發穀之說未可行於山東以山東荒多熟少穀未敢發也然而山東之穀不啻備東省之饑亦可以備遼左之饑臣爲將來之慮且請銀以預糶矣豈可將見存之穀反碾米以輪邊

乎萬一歲穀不登六卡萬海運米豆何方糶買何方

裝運截漕則漕粟有限遠糶則脚價無窮且三十八萬之穀碾爲十八萬之米此米可不脛而走以歸蓋套乎抵遼脚價須得十餘萬兩倉穀非盡貯沿海地方多由寫遠般運迂迴道路以至海濱內地車脚又須一二萬兩碾穀運米之費幾與糶買相當此銀從何措辦東土與危遠相接外有不時之警民無終日之儲全藉倉穀以防緩急故他省之穀止備荒而東省則兼以備兵他省之穀止留濟本地而東省則兼可濟遼碾穀濟運非長策也再查東省錢糧例於隔

歲開徵今所徵者四十七年之額編也若將四十八年提起併徵則登萊之八厘爲一分六厘濟青東充之九厘爲一分八厘一歲而徵五次之加編民力能堪此乎通查閩省糧額有一畝額徵三厘八絲及二厘九毫者今以原額三厘而加九厘則三倍矣二厘而加九厘則四倍半矣合四十七八年併徵則六倍而九倍之矣此令一行必無遺民卽忍心以行苛政徒斃民於挺必無完賦項據登州府推官孫昌齡揭報沿海之民全里空甲盡人逃竄臨岐痛哭沉于于池雉經於林卽有米逃非退地於賣主而不耕卽推

遼事實錄

卷之三

四

庚申

地於典主而不受民情既渙官法難施恐啞人之慘近卽在目前揭竿之禍遠不在日後齊其有寧所乎而三韓併受餒矣且以齊之窮年來義切同仇心歷國恤丁壯抽矣帑藏括矣稅銀首先起解矣各官如數捐助矣新兵集而歲餉猶虛其四牛隻買而價值尚虧其全軍器盈甲整辦從新而件件皆由措處城池堡堞修飾舉墜而般般勉自支持居平之用度每從搏恤任內之資俸悉用扣存利孔已自無餘經費萬分罔措奈何六十萬石之運偏任其煩勞而一畝九厘之編不損乎毫末今又責拙婦以無米之炊窘

荒土以用三之法夫此餉非齊之餉也卽經略所急之遼餉也遼急銀如疾風暴雨望而驚焉遼急米乃以泥飯塗羹緩而應之只恐遼左有銀山東無米十數萬之兵不能望海以呼庚亦不能削金以克腹誰實誤遼而東人亦將有口矣再念海內皆有加編而無海運卽有海運而無東省六十萬之多所謂加編者未生于本生于母未有原額二厘三厘而加至九厘者今欲移于上地而上地已無可加欲存此下地而下地總入全額塔土多而腴田少山陂海積磽确并邪之地皆皆棄加編地不能責其生金產銀而

遼事實錄

卷之三

五

庚申

民乃代其椎肌剝髓于是他州外縣有逃竄之流民林下池中有慘亾之怨鬼斯民也卽吾耕田給粟之民卽吾浮海領運之民民逃民歿而可占運事之不終矣廟廊之上必欲東人認六十萬之運必不能認一畝九厘之編必欲與天下同認一畝九厘之編則請兩京十三省盡效東方之海運然後東人萬死不辭而臣亦有辭于二東之百姓不則混勞逸于不分置其苦于無辨雨露有不到之鄉而病痛有獨偏之處朝廷尚未棄遼而先棄齊齊敝而遼不能存其爲遼計亦左矣至于海運應用銀兩伏乞

勅下該部速查本省應解京邊銀兩儘數扣存或另發別省銀兩克用仍照原題每歲發銀二三十萬凡遇秋成有穀卽先期收買預備將來荒歉運完之日總冊開銷其濟青登萊倉穀聽海運隨便借用仍留穀本羅補輪流接運以戒非常儻以臣言爲然俯念東人之苦亟議減編其糴運未敷銀數容臣等徑自截留應解錢糧奏應蓋今日千急萬急無如遼急爲遼原以爲國題明之後臣不爲專擅計臣當亦諒臣不得已之心矣○兵部黃嘉善奏報援遼兵數自四十七年十一月至四十八年七月陸續出關通

遼事實錄

卷之三

六 庚申

十三萬三千九百四十九名將次出關一萬六千一百十八名調募來報發者四萬八千王在晉再請運價云今歲春曠無幾兼之海運括粟甚急民間突不得黔臣備述民艱疏入不報藉有天幸濟南東昌兗州三郡秋穀已升少補春收之歉間有被災若蒲臺鄒平萊蕪郟城沂費嶧等州縣臣諭所屬曰歲無全稔惟多方恤民苟足存軍興孔亟勿以災聞也孰意登萊青三郡春麥無收夏災更甚初已苦旱已復苦霖積雨衝垣破堰平田立變陂塘山水激石流沙窪地頓成豁壑高密紅蕪之蝗種雖

藉雨師以殄滅而沿海尺餘之水雹又因風伯以括傷甚而烏雲黑颶震吼地之雷聲因之白粲黃稊成盪空之波浪大樹拔根曷問遭陽之殘粒生畜倒斃何有汜濫之浮苴民方度海以運軍糈歸而視其田里則板蕩矣廬墓則成沼矣養生送死之需一無所憑依矣如是而民安得不逃民逃而國賦何從出乎矧新編又倍昔而爲三也民逃而海運何從辦乎別海運又倍昔而爲六也括瘠鹵之膏以充餉而天又斬其所生驟波濤之民以贖邊而國又窮其所

遼事實錄

卷之三

七 庚申

至苦者莫如遼人然遼人賊來則戰賊去則休而東人之牛馬負芻無休息也遼人暴骨沙場遊魂有棲止而東人之納命大壑無棲止也加編則一例科派而與海內之樂土同輸抽括調募買贖則一律誅求而比各省之紛紜更甚六十萬石之糧不知銀於何出而欲責無米之炊六七八年之賦不度民之不堪而槩行束濕之令今日之焚斃無告莫甚于東民所爲如戴天之惟皇上之垂憐耳再查青登萊三郡原無漕糧無可改折而海運濟遼又以地鄰壤接義難推諉惟望皇上暫免災地之新編量減海運

之糧數至于本省民間積穀原以備荒非為遼餉而設今沿海既因海運借動而內地又轉運煩難該部有碾穀三十六萬石抵海運米十八萬石之議奪吾民口中之食救他人眼下之饑竊念遼左自有新編合天下以供遼奈何括荒地之儲益甚窮民之窘臣斷斷不能奉行伏乞分別災傷重輕災重者將新編遼餉暫從停免仍于海運數量行酌減倉穀存留發賑免碾米濟運其海運錢糧不足令該部速覆臣前疏亟發價值俾運船立刻開洋運至益州交割則臣得藉手以救危遼而不負朝廷之委任矣

遼事實錄

卷之三

八

庚申 三十一

海運艱煩人不習海既無舟楫又乏錢糧所以屢疏瀆請此屬創行之事紀述宜詳以備東征之查攷云

七月二十一日酉時

神宗顯皇帝晏駕

皇太子令旨賜經畧熊廷弼銀一百兩紵絲四表裏總督文球銀一百兩紵絲二表裏巡撫周永春銀六十兩紵絲二表裏巡按陳王庭銀四十兩紵絲一表裏鎮守總兵兵備監軍餉司副叅遊都守禦把坐營援遼等官各賞賚有差○遼東鎮舊額官軍八萬二

千三百七十七員名今調援官軍約計一十八萬共二十六萬二千三百七十七員名除先發銀三十萬次發銀一百萬今發銀三十萬兩六分克餉四分克賞

庚申八月初一日

光宗貞皇帝登極 聖諭遼東奴酋叛逆戶部已加派各省地畝錢糧今將礦稅盡行停止張燁馬堂胡賓潘相丘雲俱撤回應用

王在晉奏災異傷舡云海道之險海運之難臣等累疏言之不啻詳矣此非臣之私憂過計也攷之元史

遼事實錄

卷之三

九

庚申

至元二十八年海運漂米二十四萬九千六百有奇至大二年漂米二十萬九千六百有奇無暇遠引即萬曆二十五年六年東征海運飄風泊浪之報幾無虛日臣檢查原卷大約什損其貳海之不可嘗試明矣今馬頭嘴等一帶海口為眾船灣泊之處原非極天浩渺無涯無際之中而烏雲黑氣之冲霄異火閃光之照夜擊馮夷之鼓則海聲驚灌耳之雷揚風后之威則腥氣動潛鱗之鬪波浪壓帆檣之上而舟杭投海窖之間取之則粒粒如珠而棄之則飄飄似葉浮游逐浪誰從海上招覓變化為魚信是人間劫數彼

賊灣泊岸之舟尚不禁風狂浪惡藉遇颶于汪洋大海舟楫其寧有片板榜人其寧有噍類哉臣一聞報循墻悚忭負罪倉皇轉念遼人果腹而東人填海果復者尚以爲勞而填海者孰憐其苦歸而耕田則三編立併流血于公庭出而浮海則一夕沉淪委命于大壑海若已收之鼎俎而長年共泣乎鴟夷嗟乎由海餉遠是以灰藥而療生人者也其幸而得療也是取蛟龍灑瀝之餘分來以秣士馬者也先臣于湛有言厭河運之勞欲舉丘丈莊之策但計漂溺之米不計漂溺之人幸矣僕莫從茲而各路之運官運卒窮

遼事實錄

卷之三

十

庚申

然喪其魂魄矣且是日之風蕩搖海角合抱之樹木立見傾摧在野之牛羊半歸壓死原田枯于久曠已多不秀之苗而枝幹倒于隨風希有剩存之粒文登寧海蓬萊福山四州縣皆然至于青萊之被災業已具疏報聞于皇上矣夫登萊青三郡海運出粟之地也今三郡並報災傷粟于何括卽用價于何召買目下有萬分難處者蓋起運本色必徵本地之所生給價召買必買本地之所產本地豐歉無常然歲旱則傷高田猶望窪地之稍收歲潦則傷汗田猶望高田之偶獲今登苦旱矣青萊苦潦矣并高下之田盡

爲海颶所損傷矣土人無食何以濟遼人本方無米何以供糴買今歲東兗濟秋穀頗登然濟南去登陸九百里海路一千八百里僅僅五州縣通海而餘去海遠矣登郡糴米于西則價值甚費西郡轉米于登則車力甚繁此搜粟之難也至于黃黑荳損于秋旱處處乾稅通省無收今遼陽甚苦缺荳檄令東省所輸米豆相半以它年所易糴者而今歲獨難以它方所有餘者而東省獨膏人之所急天故靳之豐歉各隨其時貴賤必因其地此處缺豆不得不通融以加派于產豆之方故或多截漕糧以省東方腳價之繁

遼事實錄

卷之三

十一

庚申

重或派豆于永平淮津等處以補東方轉運之不足是一策也或量減明年起運之數俟豐年徵解轉運遼陽以補凶歲之缺額又一策也不然天不雨粟地不生毛別無強括之術六十萬石之糧談何容易今日不言而俟日後言之以誤遼軍之待食則臣罪益無所追而臣滋懼矣再查漂沒船糧當海運之初原議意外損失准數開筭卽二十五六年海運失風糧米題過另冊開銷彼駕船之人水濱不可問矣非官爲銷筭誰爲代補乎

巡漕易應昌題稱淮南之海運三十萬不苦于糧而

苦于飢山東之六十萬。苦于糧而并苦于糧。以數千里之生靈試于風濤礁磧之中。國固有虞人誰無恐。謂天下之食足恃乎山東。報稱七月初七等日亥時羣龍爭鬪。颶風大作。傷舡一百十隻。泅水手五十四名。不知下落者一百七十五名。失去糧四萬四千九百三十六石。督餉侍郎李長庚報稱天津糧舡北岸于八月初三等遭風漂失二十一舡。南岸于七月初五等日漂損十舡。又于八月二十等日發舡三幫。甫發而狂風大起。由蓋套回空。淮沙等舡漂損一計六隻。由天津裝糧重舡漂損七隻。又據寧前道稟

遼東實錄

卷之三

十一

庚申

稱漂來舡戶報登州運舡遭風者俱漂至寧前地方。又據寧前舡戶尹思等報。芝蔴灣運舡遭風三隻。漂至天津止。一隻見在。隨接督臣書稱。初九日南海口裝完糧舡亦損四隻。颶風異變海上。舡隻一任縱橫。臣措躬無地。何天之不助順。若此耶。又總漕王紀題稱。改造河舡四十隻。新造千斛大舡五十隻。及應天山東運舡二十七隻。于七八月間次第由海發行。卒然颶風驟起。舟楫四散。漂蕩七十六舡。相繼化為鳥有。且無論數萬軍儲。虛擲海底。而數百無辜赤子。頃刻間尸填巨港。此江淮間一大變也。

光宗貞皇帝崩 于本年九月初一日。賓天

泰昌元年 以八月起十二月止

本月邊餉御史萬崇德題。遼東一歲約用本米二百餘萬石。內運派過一百五十六萬石。餉司單崇議請召賣米六十萬石。今遠既旱荒。無可召買。召買行于順永保河及真定五府為數已多。今勢急燃眉。無可為計。非再截漕米二十萬石貯于天津。運抵遼陽。萬萬不可。乘今漕米到津。便于截留。是在該部之速覆耳。召買豆料。隨地酌量。其打造舡隻。并祈天語申飭。不得悠悠泄泄也。

遼東實錄

卷之三

十三

庚申

是時遼東石米四兩。石粟二兩。一石不及山東之四斗。

諭熊廷弼曰。逆奴犯順。特命爾調度。戰守相機。征勦暴露。良苦。特賜銀幣。用彰恩施。○戶部查九邊十三鎮官兵暨總兵家丁。并召募新兵。共八十八萬五千。合犒銀一百萬兩。○先是黃克纘建議。調南京浙江營兵至京募義。烏沙兵赴遼。兵部初差司官繼遣。科道然皆營差。以便歸省。所過驛迤。騷動縉紳。喜事謬稱某某。可將取人重賂。輒形薦牘。將多兵少。遊食之徒。附會索詐。顧募市井壯丁。僉點孱弱。代更沿路脫

逃以丐兒充頂究竟邊塞無兵而內地徒滋紛攘本  
兵黃嘉善奏准各州縣招兵四十名里甲招兵一名  
費銀三十兩獨東撫王在晉令州縣緩招其部臣尹  
嘉賓所招新兵俱請留本省防禦已發在途者撤回  
山東免解兵之費亦免招兵之擾○遼東按臣陳王  
庭劾東夷入犯諸將失事之罪廷弼言各官功過不  
揜于是廷弼遂思謝事矣○御史舒崇都言遼事初  
興起楊鎬于田間而以李如栢佐之非爲戰也本無  
戰情彌縫衆議就中之微意旣不可以告人各路之  
傳宣似有心于賣國鄭之范察處縣令黃緣入遼虐

遼事實錄

卷之三

古

庚申

佟鶴年致養性外叛以陷開原起劉國縉于贊畫糜  
餉十有餘萬一朝脫逃宜乘此時一大創以洗從來  
積玩○黃嘉善奏領兵都司袁大有兵逃提究御史  
鄭宗周言不問李如栢之失機而問袁大有之故縱  
何以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哉  
王大人等屯失事經畧與按臣奏報殺掠數目多寡  
互異兵部清行再勘太常寺少卿姚宗文疏云六月  
十二日之失事村屯一空焚掠甚慘丁壯成于鋒鏑  
童稚盡于燔燒主兵者不勝後慮借駁山城之案以  
成此番叙功之舉則慷慨任事者不宜出此職任者

出關東閱見其兵馬不訓練將領不部署人心不附  
戢不大入而大創小入而小創累疏已明言之至工  
作之無時而已刑威之有時而窮廢群策羣力不足  
以圖大功惟獨智獨賢不足以成大事蓋職所耿耿  
隱憂正言異言而不見入者閱差之不行舉薦誠不  
敢以見聞真確者上欺君父下誤天下蒼生耳豈  
舉筆艱難而愛數行之墨哉如經臣能因此而憬然  
悟奮然改圖以不負皇上大賚之恩不虛海內征  
輸之苦則桑榆可收矣

遼事實錄

卷之三

古

庚申

此罷官且見排于輿論謂此疏發覺之遲耳第經  
臣之剛復負氣當易多用兵馬錢糧虛耗海內當  
易彼時虜勢甚強大臣督兵在外安能盡保村屯  
之無失以村屯之失而遽易經臣亦議人議事者  
之苛耳

九月初六日

熹宗近皇帝登極

御史顧慥疏曰奴酋發難以來始則諱言于守而以  
戰爲輕嘗繼以失利于戰遂以守爲定局今日經臣  
之所從事戰耶守耶出關業已踰年戰守豈無定策



乃虜輒出輒利未聞我兵以一矢加遺臣前閱姚宗文之疏謂六月失事焚掠太慘村屯一空專制閩外胡匪不以聞昨見賀世賢塘報則僅斬一級獲一盛奪四韃馬而遂張大其詞竭全宇以供一隅今年八百萬明年八百萬安能歲歲而輸之臣恐財盡民窮盜賊蜂起憂不在三韓而在蕭牆之內也○奴酋入撫順大掠○袁應泰巡撫遼東○御史舒榮都劾原任巡撫周永春奉旨永春功罪俟事完酌議御史馮三元疏奏廷弼精神不以籌邊而意氣偏以角內才能不足勝敵而推扯用以覆短以殺為威以

通事實錄

卷之三

去

庚申

復拒諫人心不附方畧全無天下事已壞乃欲卸担而去之此可謂封疆之臣乎中外之人皆知其必誤遼事特懼其有阻撓之名而莫敢言也內言其無謀者八欺 君者三乞亟會議處分或令回籍或令聽勘速簡才望之臣往代保不為地方憂奉 旨着九卿科道會議具奏○兵科楊漣疏云奴酋不長驅遂以為素无大志我可安然無恙而不知吾之寨日劫也堡日空也人民日殺掠也馬畜日驅趕也我招獲之數不如喪敗之數樹無皮而不能生邊寨無屯堡人民馬畜而能存乎議經畧終難抹殺其功憐經畧

者亦難掩飾其咎職所以不能為廷弼諱也○御史張修德言經臣大誤疆事重負 國恩詭言謝病無人臣禮○兵科薛鳳翔御史張至發余合中俱有疏叅經畧于是廷弼稱病乞歸

戶科王繼曾謂廷弼掛眾議有三以嫚罵為氣魄將帥不為用不能成功一始初不能用遼人客兵蹂躪遼地遼人離心不能成功二動天下兵糜財浩費所過驛騷淫劫而北平山東最被苦楚人謠詠詠不能成功三至如樞臣黃嘉善當去三尺童子能知之不知輔臣留之何故乞簡方畧大臣事尚可支也○刑

通事實錄

卷之三

去

庚申

科魏應嘉疏稱中府會議詢及經畧應代否眾皆曰應代無疑以兵言之天下援兵約十三萬有奇遼東土兵約九萬有奇而皆不足供其用以餉言之除先帝所發三百萬外已用過八百餘萬猶曰餉不足也如再遷延必為數幾八百萬而後成功耶以軍資言之年來買馬幾傾府庫而兵部委一萬有孚捐數十萬金錢所買馬匹十不得其一用草料徒費馬又殺傷有兵無馬何以應敵即如前數十萬金火藥付之一炬至其殺人如戲不殊屠伯該鎮共痛舉 朝共知以村屯言之花嶺王大人等處之殺擄陳王庭

纔一指實即欲刺刃其胸猶曰半個遼陽亡而復存不知清撫開鉄之間所存何地所復何城何以謝三韓父老子弟而忍聞其野哭以道將言之道臣高出等皆係斟酌其才望以應遠急者總兵李懷信等皆係名將又爲廷弼所取用者乃于道臣一言不聽于大將罵之如奴人人憤鬱氣滿腔懷信不勝其挫辱決意求歸聞其入關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此爲有病乎抑萬不得已而然乎監軍御史勒令走角門如吏奉差遣如有司在御史固爲自失其體在廷弼何以悍然實行至此也

遼事實錄 卷之三 六 庚申

先是給事中祝耀祖論本兵黃嘉善汝閣當機見搖首鼠猶豫債事病中膏肓李若珪論嘉善中實憤憤外復優優原無擔當之識力但道勿事張皇原有畏避之私情惟曰事難推手屢失而屢不知懲愈危而愈不知懼楊漣論嘉善爲本兵一籌莫展不知主領何事募兵跋扈行劫而逃總付之不問御史楊春茂論樞臣蒙面視事猶然葫蘆舊樣不見惟惺新猷左光斗言有東事以來樞臣誤國已非一事閱科姚宗文論嘉善爲本兵議紛而愈不能決事急而愈不能斷熒惑兩岐遷延時日至是楊漣再論嘉善併前論

經畧疏及馮三元張修德本俱奉 旨會議

楊漣奏接總兵李光榮報奴首從會安堡連刀灣進入漢至瀋陽城北遊擊馮大梁報東夷自蒲河北漢至大鶴等臺將原設撥夜趕散至城北三里橋方止榆林舖等處精兵無數兵分兩路深入瀋陽旦夕存亡莫必經畧廷弼或能力抗強虜保全孤城亦未可知萬一瀋陽失守則遼陽危廣寧山海以西皆震驚矣乞 勅九卿科道會議作速擬備堪任經畧一二入面論推左右司馬一人共從長計禦虜援遼作何

遼事實錄 卷之三 末 庚申

本兵黃嘉善八大罪比之爲象謂其昂然大物日但食廩侍班好看而他事事可憎也○發帑銀一百萬兩與戶部克餉別部不得分用星夜解赴遼陽交與熊廷弼酌量犒賞并前發一百萬兩解九邊兩項共給脚價五千兩不許騷擾驛遞熊廷弼疏云遼師三路覆沒再陷開原職始驅羸卒數百人踉蹌出關至杏山而鐵嶺報失當是時河東去民謂遼必亡紛紛奪門而逃也文武官謂遼必亡各私備馬匹爲走計也各道謂遼必亡遣開原道韓原善分守道閻鳴泰往瀋皆不行而鳴泰且途哭而

返河西謂遼必亡議增海州三岔河戍為廣寧門戶也關西謂遼必亡且留自備而不肯轉餉也通國謂遼必亡不欲發軍罷火藥而恐再為寇資也大小各衙門謂遼必亡恐賊遂至京師而晝夜搬家眷以私也中外諸臣謂遼必亡不議守山海都門則議戍海州為遼陽退步戍金復為山東塘牌也即奴賊謂遼必亡而日日報遼陽坐殿以建都也其間倉惶之狀不能以旦夕待而今何以轉亡為存地方安堵舉朝恬席而卧也此必非不操練不部署不撫輯專事王作而尚刑威者所能致也職到任西北兵馬付柴園

遼事實錄

卷之三

三

庚申

柱賀世賢李懷信守潘奉川兵付陳策防守所皮驛土兵不願屬漢將付高出暫理同川兵貼防山西兵付楊宗業存城操練真保兵付劉孔胤守遼城毛兵與贊畫募兵改付胡嘉棟防鎮江寬駿凡援兵隨到隨發可戰者發戰可守者發守與地方酌量緩急何曾一處一兵不調停各道新陞職僅與高出那慎言周旋一城相與如腹心手足此外則以運糧事催海蓋道班軍一二事駁寧前道遼陽城池坍塌人皆知其難守紛紛私逃自挑濠築壩從十里外引水以護其外幫修葺外城自築梁口馬道門關以固其內向

之私逃而去者無不人人回城居住潘奉之間向無一人敢往亦因修築完固商民百貨輻輳道途日夜不絕自斬貪懦陳倫劉遇節王文鼎後復拏問鎮江遊擊戴光裕細打送獄隨以病斃舊開原道募兵皆關內多叛出邊外一時陸續斬十三餘人近海蓋道獲其逆于南衛劫盜人財者十二人亦駢斬之又一起十六人逃出邊為長勇堡李國臣追獲十四人而逸其二職令俱斬之該道意不無少望前于京中忽得一單言五六月間奴賊搶掠屯堡三百餘處殺擄軍民近二十萬又被賊眾逼逃四五萬人且謂職央

遼事實錄

卷之三

三

庚申

按臣虛報堵截以為天理人心安在世道如此欲大臣立功于外其可幾乎○又云凡用兵將官得力方能濟事今總兵中惟賀世賢畧短取長敢于戰陣侯世祿精悍而初臨大敵劉孔胤善收拾城守行伍而戰陣非長將官惟尤世功朱萬良等為軍白眉餘彘庸庸碌碌求大將如前日劉綎輩諸將梁貴徐九思輩已不可得各鎮兵馬四五等選之餘無一非敗羣下馴者謂援兵陸續出關必一一可戰而不能戰以為經畧罪而抑知兵馬之不能戰一至此極也熊廷弼乞賜罷斥勘問疏曰項臺省諸臣顧慥等交

章論職職病甚有應有不應而臺臣馮三元辨言欺君庸才誤國一疏數職八無謀三欺君之罪云不罷職而遼之存亡未可知也是職留而遼必亡職罷而遼必存計朝廷之上急急欲存遼必急急議罷職而不待言矣惟是無謀之罪職願承欺君之罪職不敢承請姑罪一言而毋嗔職怒人不怒虜也去秋開鉄委弄糧苗田禾職抵遼陽卽行各總兵卒收割如不能則焚之又遣中軍官往諭數次而總兵李如楨李光榮賀世賢柴國柱等竟不欲往職爲此憤恨屢見之疏牘而馮三元未及見也石碾研起火星延燒

遼事實錄

卷之三

三

庚申

火藥六月陷開元七月陷鉄嶺八月陷屯關職以是月至遼陽牌行開原道韓原善駐瀋彈壓屢夾按院道屬職勿令行北關報至瀋官軍一呼而散亟遣分守道閻鳴泰往撫之至虎皮駟大哭而返是時止此兩道而馮三元言道臣欲以一二萬衆應援金白而職不能用也不知道道臣屬誰况職以初三日到遼二十一日北關陷無論此時無兵兵卽有而相去五百餘里應援何能猝到且鉄嶺不能援而侈言援北關此道臣欺三元者過也修守開原是要着任諸臣千言萬語職所爲不錯然所役軍皆其守城不能戰者

如柴賀李三帥人馬實未做工卽貼修瀋奉亦其步軍乃各帥自爲營盤戰守計非軍自做而誰與做若去不惟敵自求而守之專事則令箭之催馬上之催亦惟敵是求矣瀋陽王大人之役實係堵截徒以無斬獲功証爲獎借語然以數萬賊平平妥妥而去亦是難事若吹索太過必盡失監軍道與總兵將官心近邊五六十里之野不必待職清自清撫陷後所在檢拾而賊爲我清久矣遼人與賊習除稍能過活者盡搬移外惟一三無依窮民仍依舊巢抵死不日我搬在別處無過活亦死在此亦死賊來且隨之而

遼事實錄

卷之三

三

庚申

去卽屢清之而不得也贊畫新兵欲回家過年一日而逃二千人王平胡國臣所領新兵乃贊畫疏稱練成一枝勁兵爲高麗奴酋所驚畏者王平統兵一千七百餘兵自言挑選可得五百人像一當軍模樣胡國臣步兵二千扎營聞江湖聲作賊至而奔潰微三元言而職不知遼人可用也東山參礦徒趨利則有應兵則無人去冬已牌行劉國縉及原任推官陳光裕給與游都備中千把扎付張紹募一番往返三月僅抄一沿門冊回報而竟不見團練一人何故微三元言而職不知礦兵可用也職不識秦楚事且聞近

年征倭征播用兵幾何查平播用兵二十餘萬人今  
奴酋視播何勢何地而評職用多也謂職無謀職當  
承五月間兩監軍道一駐瀋陽一往奉集按臣又因  
職請往蓋套催糧獨職一人卧病遼人屢催合救遼  
人命否請問朝廷要遼東否情出危迫豈敢要挾  
無人臣禮而謂職欺君不敢承也遼道自八月以前  
實止監軍兩道且各有分駐亦不得一時嘗聚海蓋  
道以二人而辨百萬餉運亭前道以一人而辨造舡  
鑄錢諸務馮三元不欲聽職自裁請去職以存遼而  
各部大臣欲聽職辭裁姑留職以首遼也豈可哉伏

遼事實錄

卷之三

吉

庚申

乞 皇上將職罷斥行動亟簡才望大臣星夜前來  
代職職已不能批發文移惟一面知會將整眾待敵  
如馮三元所云保救殘遼急宜如此而不必遲回須  
臾者也○廷弼又有行動尚屬虛文之疏 上曰科  
道魏應嘉馮三元張修德與經畧熊廷弼屢次互相  
奏擾若不速勘無以明罪就着魏應嘉等前往遼鎮  
會同彼處撫按勘明從實具奏○楊漣疏云遼東之  
事即勘以言遼事之人畢竟各不相下反滋多口成  
何政體力請收回成命○御史吳應琦奏勘官必須  
另遣勘之而實罪屬欺隱廷弼自當其辜即勘之而

不實事屬風聞三臣亦不任其咎科道之中饒有風  
力者自不乏人各舉其一單車過往即可了此一段  
公案矣

戶科張國祥上言熊廷弼經畧遼左修築開濬鼓舞  
堵截是其一得未可盡以為非借使調無用之兵靡  
難處之餉不至疲敝閭左以為根本憂遲之數年未  
能成功于勦亦可取效于禦惜其志大才疎氣高量  
褊諸臣論列業無剩義奉 旨行動無庸再贅矣惟  
是臣所慮者經畧更易之時乃敵人乘釁之際三臣  
並出冠蓋絡繹或移旁午聚族而喧囂者是何奇正

遼事實錄

卷之三

吉

庚申

之策毋乃懈軍士而長寇志乎說者謂功罪不可不  
明據臣愚見此時喫緊惟敵是求即藉 九廟威靈  
削平有日不惟廷弼可從寬宥即楊鎬何妨未減不  
然而蕩定無期變生意外不惟當局者莫逃誤 國  
之罪即旁觀者俱有胥溺之憂奈何于危難之場作  
此擾攘之舉也

議論持平且得大體

吏部尚書周嘉謨等會同九卿科道會議得經畧遼  
東熊廷弼當三路敗劄以聽勘御史起今官授之尚  
方錫之金幣其沐 國家之寵遇不可謂不隆矣單

騎辭家不避艱險至于躬親畚鍤形神俱瘁其拮据于遼左者不可謂不苦矣。撐持一年瀋遼幸而無恙其守亦幾固而力亦既竭矣。惟是人言嘖嘖率謂氣岸高而沉識寡隘集思而好自用經年工作未聞簡練之精中原驛騷無抹城堡之陷科臣相繼論列豈盡無據而云然第事在彼中非得于勘議之確何以定功罪之案故謂廷弼為有功于遼者功難倖獵臣等不敢懸料也。即謂廷弼為有罪于遼者罪須實據降犬勢急且廷弼之以病告者屢矣據稱衄血嘔血

遼事實錄 卷之三 庚申

便難人才揆望易課實則難揚鎬既已償轅廷弼復無成效天下事尚堪再誤耶該臣先期發單各舉所知是日會議又互相警難互相扣問業有成議此則候另日會推者也若夫添設兵部左右侍郎各一員平時可備惟中之運籌有事可為經督之後勁先臣高拱建議委屬老成長慮今值多事之秋更宜預備會議僉同無煩再計候臣部另行會推請 旨遵行又會議得逆奴匪茹東事方棘所藉居中惺惺之笑正殷當此而議樞臣之去誠不宜輕第樞臣屢疏乞身情詞懇切所不即去者或以遼左未平尚欲效借

遼事實錄 卷之三 庚申

大瀉大痢肌肉消脫熱煖如火跌在公座昏暈不省僮僕門書環守大哭則其病狀之狠俱亦可想見即人或議其借病卸捏而其計無復之之光景又可想見况強敵壓境聲報狎至此何等時也尚聽其悠悠卧理以遼為孤注耶急應議代以重危彊其有無功罪總聽兵部轉行巡按從公勘議具奏定奪至于堪任經畧重担之仔肩不易殘局之收拾尤難必有異才而濟以識必有沉思而運以機必諳練精熟神思周到而又虚心下士使人各得盡其情畢其策而又就近轉移方無遠水近火之慮且人情矢口易着身

箸之籌亦以山陵未畢未忍離執紼之役抑或明旨切責不敢乖賜玦之義然而樞臣之當去此樞臣之久自決也謂樞臣為當去又輿情之久為樞臣決也矧邊事益急非中樞卧病之日人言紛至無復出就列之理似應 予告以全晚節但大臣去留應俟自行陳乞取自 聖裁非臣等所敢擅擬也

十月初二日異風揚沙登州晝晦三日水怪晝行海上又招遠鄉民家生猪一首八足是日會推經畧○以袁應泰經畧遼東○薛國用陞巡撫

熊廷弼與袁應泰交代上疏列人民城堡兵馬錢糧

仗械一一交有數并言自丁家泊斬捕而抄花不入  
犯自長勇臺撫而煖鬼不復交通去秋九月奴言欲  
犯遼陽自瀋奉修兵備而奴返老寨諸夷子返新寨  
合力拒守其大畧也年來裁巡撫添巡撫起贊畫用  
閱科議督護何莫非臺省所建何嘗有一效地方此  
後文墨不省議論不寬則經畧必無所措手足臣爲  
國家慮矣○兵科朱童蒙往遼東會勘延弼功罪○  
南道李希孔論姚宗文閱視奸狀以夷攻夷之策並  
無要領四千金浪擲之虜穴劉國縉事事决裂而挺  
身護之周永春紛紛冒破而卮言褒詡荷戈士二十

遼東實錄

卷之三

庚申

萬一日而閱畢太常非論列之時前此在閱孰禁不  
言前此所閱何事失事始禍之李維翰不逮抱頭鼠  
竄之汪可受不削今再置宗文不問尤而效之誰爲  
國家任勞怨哉

王在晉題全遼性命關于一線之海道故防遼者以  
保全運道爲第一着以奴之強久不敢東向而窺登  
海者豈以虜不習舟乎烏龍江之造船見于遼報非  
臣之浪說也豈以地險不能進兵乎臣已令巡海道  
差官偵其地里繪其山川非真不可直達也當東兵  
三調之後處處存一空營民間一日數驚思避兵遠

竄臣不得已屢疏瀆 請留得新兵九千分散各路  
然皆田野荷菴之民也不能蹈海臣又不得已屢乞  
水兵該部三議調而三易其地不能得一水師臣計  
無所措檄道備安家行糧自往浙直召募水兵一千  
六十六名精銳憤出入海洋捕舵目兵共五百四十  
七名到營操練造舟檣製火器葺墩臺整戎械列陣  
有衝鋒之甲冑揚旌有出海之艤艦登州二百年來  
未嘗有此軍容氣色藉令如防倭時再添兵二萬四  
布犄角橫截島嶼奴如犯海定使之納命海中斬奴  
酋之頭醢李永芳之肉以雪 國耻此臣安排措置

遼東實錄

卷之三

庚申

之大畧也奴中間謀無地不有其不敢與渡海之謀  
爲絕糧之計亦此間聊有兵革預設以銷其萌然則  
東省之養兵豈直爲山東保封域乃爲遼東守倉廩  
而保其養命之原也敖倉之粟不據則成臯之險不  
固事之不煩再計者臣因新兵無餉具疏懇 請

神

宗皇帝于四十七年歲除之夜傳 旨允留臨清六  
郡稅銀五萬兩香稅二萬兩以充兵餉夫臨清等稅  
係進 內錢糧此二十年來所不易得之 旨而臣  
幸得之微臣何能感格 天心亦 聖明知東省不  
可無兵兵不可無餉又知東省隣遼留兵以固齊可

以護持遼餉耳。先皇帝登極。詔罷各路抽稅。凡鄉閭市井一聞。詔音靡不泣下。喜出向隅。臣即廣播。皇仁令臨清六郡盡行罷榷矣。此五萬兵餉既無所出。臣不獲不請。留新餉。乃戶部謂新餉之不可留也。議扣民壯工食以充之。夫九千兵之餉所費不貲。豈民壯所能分食。以使之無餒者。矧本省團操民壯。卽爲民兵。此外聽差民壯。幾何工食。幾何而可當九千兵之餉哉。半饑半飽之民壯。既不可以緝盜賊。無衣無食之新兵。又不能以守地方。此兩廢之道也。又云如抽扣不足。則以無礙搜括等項佐之。夫糧

遼事實錄

卷之三

三

庚申

非額編焉。能復有存剩。東省年來游饑額編之數。什虧其三。無額之銀。百無其一。矧扣除民壯工食及搜括無礙等項。見准部文。克東克西。買牛之費。抽扣不足。而搜括繼之。搜括不足。而設處繼之。設處不足。而勸助于民。獨助于官者。又繼之。今且虛二千九百餘兩。未補。牛盡而財與之俱盡。臣疏在。御前可查也。四十七人。兩年已經押扣搜括辦遼左之車牛。安得復有工食無礙等項。佐本省養兵之費哉。兵以防寇也。兵無食。卽爲寇。而其害甚于寇。寇尚有兵以禦之。兵爲寇。而地方無可禦矣。兵易聚而難散。散則有獸奔

之患。又易散而難卽聚。聚則有烏合之形。遼兵無食。虞其脫巾。豈齊地之兵不能爲脫巾之事乎。遼兵脫巾。固爲可慮。豈齊兵脫巾。不足慮乎。戶部不肯留新編。臣豈不諒其無已之心。然齊之蓄兵。總爲防遼。而設與他省自是不同。臣以無錢空手。左揮欲發。無價之米豆。以濟遼左之急。右揮欲索。不編之兵餉。以充營伍之腹。卽朝習點石爲金之法。夜習神輸鬼運之方。亦不能取必。此責臣以所難。而臣必不敢緣旦夕之卸肩。因循以釀變。從來兵餉起于田賦。乃爲長久之計。今齊地三編。民命殆盡。額外必無可加。齊地之

遼事實錄

卷之三

三

庚申

稅未有不先養齊地之兵。而獨急遼人之餉者也。儻戶部必不容臣扣留。臣請將完全無缺陷之三齊交還。陛下勢必銷齊地招養之兵。停登萊海運之粟。如既欲餉遼。又欲固齊。則此九千兵之外。臣尚思請益。而此九千兵之餉。可不爲地方一區處乎。奉聖旨。戶部知道。該戶部議。覆。准留事例。贓罰折蠟抽扣等項。仍清查工食。以應扣五分之數。抵餉如不足。酌議量留加派。兵部尚書黃嘉善罷。

王在晉陞兵部左侍郎。張經世右侍郎。着作速前來。



協贊部務○以刑部尚書黃克績暫署兵部併協理戎政○經畧袁應泰奏薦原任寧前道察處不謹叅政張國儒可當撫順一路原任吏部為民郎中趙邦清堪為遼東監軍以崔景榮為兵部尚書

十一月熊經畧與閩科姚宗文書去秋八月初到每奏報必送書揭回札或有商量者查來書多言訪問金白子姓稍力意急欲取一旨而愚不能會用夷一舉地方屢求虎酋不理及差取別鎮往懇營講事竊恐遊擊命官一有他虞動關國體不敢不忠言商榷何意遂逆其指致以擅遣屑屑是罪雖日後無從

遼事實錄

卷之三

三

庚申

下手平白送四千金與虜結訪問局而徒惹夷使一場之侮辱必思當日言為不謬而出關乘輿之初不宜直遽以阻其趨此不佞之罪也○熊廷弼揭開原道韓原善新募兵馬多賭博棍徒响馬猾賊成群脫逃全不開報是時兵已逃過二三百名馬已死過五六百匹而疏中混云招過兵馬一萬九千負名匹混在一處劉贊畫兵雖逃猶逃歸種田而該道兵不逃出邊外則逃入南衛劫截財物其安家銀自招自算不肯自求其清楚蓋該道心術險深操行曖昧職不能復存厚道矣○兵科韋蕃奏遼右喪師首罪未議

秦李維翰○御史王臺岐奏撫臣失事之勘難緩叅李維翰周永春○賀世賢缺望稱功揭云入秋以來無日不傳烽無時不介馬奔馳戰陣斬獲前後六百餘級賞猶有待黃河之清可竣職之苦海難脫援遼總兵強半以病去矣獨職以不明不白之身居不進不退之地職力竭矣過身病矣功罪何居惟大昭公道幸甚○遷按御史申廷謨題自奴酋發難以來殘破北關 朝廷以興威繼絕之位寓聯絡羈縻之意是以有優恤北關安姓四千兩之賞以恤虎慙兇老

遼事實錄

卷之三

三

庚申

忽有四千兩長賞五千兩人進貢之望王猷以細人浪子利子餌而輕許致彼中以虛詞為口血去歲桃林口有講說至再之事附近諸虜效而尤之其又何辨焉○御史李應薦疏云西虜聚眾挾賞情形叵測收彼降夷因致藉口恤其女姓更啟釁端三千人入貢是為何心許三千人入貢是為何策王猷之首必不可恤虎酋之欲必不可徇桃林之路必不可通也兵科蕭基疏西虜生心屢年之款帑結之而不足王猷之許許挑之而益闕張汝觀等四人之拘留作何結束四千兩例金三千人入貢之約作何彌縫今日

索降夷則黃把都兒犯槍之詞再至矣明日問殺命則乃蠻台吉等慢襲之語紛來矣蠢動之思觀彙而發斬王猷首懸之藁竿以斷其藉口之萌此保薊之全着也○基又叅宗文失策者三冒罪者五○刑科毛士龍疏薊門之禍自姚宗文用王猷之詐以歲幣餌狼貪以入貢開邊釁致桃林引路西都爲騷則薊門一帶岌岌不減遼東矣○南道王允成疏西平入犯王猷出使功不足以贖罪虎首浪索諸虜紛講新賞是則專管西虜之明效大驗也又何言哉

通事實錄

卷之三

三

庚申

在晉爲經畧力拒之威揚之講款多時嚴爲杜絕薊門之禍乃已事載款虜疏中

十二月經畧袁應泰題奴酋初發難也始于撫順蓋撫順爲奴酋出入經由之處是必爭之地奴酋以撫順教場爲屯兵之處如坐通衢所陷清河開鉄延袤三百里殺擄官兵軍民數十萬而我叛賊李永芳佟養性等日夜引導籌畫爲陷陣封侯王之舉今奴且威脅朝鮮而特圍獵于開鉄沈懿之境矣職會督臣文球撫臣薛國用按臣陳王庭并道將諸臣問曰今日計將安出諸臣皆曰宜復撫順清河職曰宜用兵

幾何諸臣口有原議十八萬之數在用大將幾員皆曰撫順六員清河三員寬毅一員職以爲說皆是議于撫順用監軍道高出張慎言總兵官賀世賢李秉誠張良策又以尤世功充總兵官朱萬良將騎陳良策童仲揆將步各一萬清河用監軍道牛維曜總兵官侯世祿副總兵梁仲善并見調姜弼各行總兵官事內侯世祿姜弼將騎梁仲善并將步各一萬寬毅用金復道胡嘉棟副總兵官劉光祚行總兵官事將步兵九千騎兵四千并見調水兵七千共二萬外以守遼陽總兵官劉孔胤統之尚少一員于續到副將

通事實錄

卷之三

三

庚申

內選委以一萬守瀋陽一萬守蒲河以七千守奉集兵將尚缺若蒲河爲撫順後應爲三岔兒要衝且兼西虜况已殘破提兵應援非良將不可查得甘肅總兵祁秉忠智勇兼資威名夙著且多蓄健卒應調守蒲河而瀋陽奉集亦于續到援將內選委益大帥自李懷信柴國柱去後止寥寥數人且其中更有在應汰之列者故不免矜提肘露若此不得不調祁秉忠以濟急需外備兵一二萬爲臨時調遣之用奴若攻撫順之師我堅壁相持而清河寬毅出銳師以搗其舊塞奴若北出三岔兒蒲河之師且戰守而撫順搗

其新塞奴若南赴清河寬駿我撫順之師直搗新塞而蒲河隨為后援至臨敵出奇招降用間未可先定若是而撫順清河可復也撫清復而撫清之內屯堡皆復民間之稼穡終不為虜資隨即相地築城且急議屯田于撫清一帶以充軍實然此言之似易而行之甚難抗屢勝之敵而奪必爭之地則難于進處孤危之城而為久住之計則難于守此二難者臣任之若夫兵馬不足而征調不應于手則戰難錢糧缺乏而轉輸不及時則勝難此二難者 廟堂任之兵馬錢糧足而戰不能用請治臣之罪若兵馬不足錢糧

遼事實錄

卷之三

美

庚申

乏則臣不敢以三軍為嘗試 國家為徵幸也蓋奴酋舉動視馬力強弱其馬弱惟在春初我之乘時斷宜在春而兵馬錢糧須齊集于二月之前過此而奴不可復制雖極力支吾不過成一年之局 國家之憂之擾之費亦何時而止乎其文武將士能守撫清至歲終無失事者鎮道而下宜破格升賞其戰卒雖比往時戍開鐵者勞險更倍而亦止照其例撫順月糧一兩八錢清河一兩六錢以示鼓舞大約能戰而後能守能守而後能戰惟祈計出萬全而已耳 御史潘士良云經臣袁應泰誓不生還欲逼奴塞城

撫順而軍也豈非慷慨任事之壯志哉第議城則我必守我守則奴必爭奴爭則勢必戰據經臣所定之局是戰局也而度經臣所處之勢非處能戰之勢也年來水陸二運問舟楫于水濱斃馬牛于道路不啻三十鍾而致一石矣向第運至遼陽而止今議增撫順又增三百里之遙矣餉臣稱經畧咨取小車八千五百餘輛推車夫一萬七千一百五十餘名每歲用銀三十餘萬兩欲加派于前派牛騾地方民生之困德極矣故城撫順要着也凡要害必屯重兵但地太曠則難分守兵太遠則難在援腹背受敵兵家所忌

遼事實錄

卷之三

毛

庚申

况奴酋最狡善用奸細我之動靜無不悉知安肯專意退守聽我修築乎 勅科朱童蒙疏臣入遼便欲城撫順然撫順當城亦必不能即城撫順去奴新寨約二十里去瀋奉約九十里我兵城此倘奴出鉄騎截斷來路無論糧草不通即應援亦絕是斷送若干人也須以漸而進乃有成績一鼓而收全功矣 禮科王志道疏云奴酋掠金帛則有餘掠鹽粟則不足貂參無所市則貨絕投降無所處則人飢山地磽确則耕種荒干戈屢興則士馬倦數年之後可不戰

而服也乃其要尤在于勿責近功勿看一逞苟非虜騎踰入相機截殺願十年勿言戰可矣職嘗言國家受病止爲八個字論人才則分門別戶論遼事則犁庭掃穴張虛聲則聳而聽之語實事則談而厭之遼禍幾于不可救藥皆不問兵馬輕于言戰之易也然則進城撫順豈非石畫職切以爲未可耳

辛酉天啟元年

正月癸內帑五十萬付經畧給散官軍

二月初三日日暈甚異

經畧袁應泰奏昨奴酋以數萬騎圍奉集自以爲敵

遼事實錄

卷之三

三

辛酉

無不克乃監軍道高出鎮定調度神色不變睨視佩刀卽有意外引以自裁挺然義不受辱虎皮驛兵將赴援揚塵大起奴遂引去所謂人有必歿之心已足微一班矣

兵科朱童蒙勘遼東竣據實回奏一某處被賊殺擄爲夫事某處堵戰修守爲有功勘得熊廷弼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到任至泰昌元年十月內解任其間奴賊入犯四十八年五月十八日于花嶺等山城六月十二日于王大人屯等一十九屯八月二十一日于蒲河等處其被賊殺擄者共二十三處皆爲失事

至于蒲河灰山豹冲斬級二百有奇所獲馬牛稱是

雖不可以言功而亦以堵截用戰者也遼陽之城環

匝二十里年久頽塌當開鉄初陷遼陽之人束裝思

徙者以城不足爲憑也廷弼葺其外築其內繞掘兩

河引水建闌城之上下密布火車火器分兵防守稽

閒襍絕奸細心思之巧經營之周有木人所不能到

者至瀋陽奉集虎皮驛大小三城修工如是守具亦

復如是此其修守之可言者也一某事爲從實奏聞

其某事爲欺隱未報勘得疆場之事凡有查核經臣

經畧軍道之開報監軍道憲府廳之開報亦或有據

遼事實錄

卷之三

三

辛酉

塘報卽入琬中者向來章奏似亦從實而無欺隱但其所報殺擄名目間與撫臣所奏稍有異同耳一城堡有無殘破村屯有無搶掠勘得瀋奉之外凡有村落因山爲居塚石爲垣故曰屯曰寨曰山城其實民居不過一三家三五家而爲城堡者止有蒲河一處耳至花嶺山城禿老婆山城許毛子山城四十戶屯金剛屯金得成屯阜生屯李二金寨李沙包屯王大人屯右廟兒屯劉替屯蘆尖屯白官人屯劉三屯頭目瓦溝子屯終弓二屯新屯趙官人庄沈塞雙樹屯皆其前後搶掠之村屯也一士民殺擄義衛軍賊

失幾何勘得三次入犯殺擄屯民七百三十三名口  
被傷十一名口被擄脫回四名擄去民馬五十四名  
牛一百二十一隻驢十七頭燒燬房屋八十五間山  
口窖二十九處此殺擄之的數也器械則失損盔甲  
等項一百三十四件槍袍二十四領一兵馬折傷若  
干現存若干勘得前後陣失折官兵共五百八十七  
真名被傷兵丁共三百零七名陣失馬二千五百六  
匹現在支新餉主客官兵一十六萬三千二百四十  
二真名寨馬六萬五千九百六十一匹共錢糧實用  
若干虛冒若干勘得自萬曆四十七年八月起至泰  
遷事實錄 卷之三 罕 辛酉

昌元年十月十五日止存庫續收銀七百七十四萬  
二千九百兩五錢九分八厘除收過銀九千九百七  
十五兩一錢三分存庫銀七十四萬五千二百六十  
六兩四錢六分其三應出入悉經餉司與糧官收支  
廷弼原不經手故有頂名虛冒乃各營將佐影占之  
弊亦嚴為查處而不之縱也臣謹叅勘得經畧熊廷  
弼有揮霍之雄才有沉毅之雅度極其全力固能擔  
大之所不能擔騁其偏鋒亦有忍人之所最不忍任  
事纔十餘月耳而遼陽之類城如新喪膽之人復定  
至秦集藩陽三空城今且儼然重鎮矣之乎余而民

安于居賈安于市商旅紛紛于途而後之人因之以  
為進戰退守之地臣入遼陽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遮  
道而代之鳴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之所留是精  
力悉經于此而其得謗亦先于此也唯是致辯殺擄  
一節嘵嘵于有花名無花名之說以爭多寡獨不思  
遼疆凡有殺擄律令但論失事不計數目當日廷弼  
所漏雖未必都中所傳為萬為千而即其所報亦非  
的數廷弼明知而敢自為隱匿是欺誑也不知而為  
人所蒙蔽是聾聵也廷弼必居一于此矣惡得云無  
罪乎臣愚則以為廷弼尤有大罪焉夫封疆之臣與  
諸臣不同尚方之授金幣之錫與委任諸臣亦不同  
廷弼受一皇祖破格之遇即捐其頂踵誓以死報尤  
不足答萬分之一乃蒲河之役廷弼知賊志在攻瀋  
策馬而趨以救北門何其壯也至則諸將被衝不欲  
再戰威之以殺而亦不前廷弼見官兵之怯弱如此  
已料後事無可成始灰心卸擔故借微恙乞骸以歸  
耳奴賊未滅何以身為廷弼將置君恩于何地乎  
忠臣必不如是是則罪之大者也然而廷弼之罪又  
自其任性致之何也廷弼性甚急切而遼人素習怠  
緩性不憲則工不完工不完則無可特以為符况非

遼事實錄 卷之三 罕 辛酉

常之原黎民駭焉凡借磚于鄰居採木于園林移石于墳墓似乎爭民施奪其甚者督工修築刻期責報鄉紳青衿役無割免又網打各弁斥逐諸臣能無騰謗聲乎所以流言載道形容過實諸言官得之風聞臚傳入告而陳于君父也然皆激于上爲國家慮周疆土而以大義期廷弼耳及至廷弼勝氣相加屢疏致辯旣而一揭出一揭應愈出愈乖終成罵詈非所以待言官亦非大臣所以自待也總之廷弼功在存遠微勞雖有可紀罪在負君大義實無所逃此則勅諭所謂罪浮于功者矣奉

通事實錄

卷之三

聖

辛酉

聖旨這遼事會勘已明熊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因言求去奉旨回藉情有可原今中外多事用人方急該部仍議及時起用以爲勞臣任事者勸經畧袁應泰條奏兵馬錢糧器械將吏應援太緩急則搶地呼天或觸時而傷諱緩則翻陰覆陽且顧後而瞻前臣雖藏三牙叻三足徒嘆曲高靡和獨拍无聲也廟廊之上勿先立一膠柱之見而謂奴不可與爭臣前所請可以遲應一着差池噬臍何及逗遛三年如金冠王表逮繫正法退縮奸狡如張超黜革永不叙用王錫斧臣等提寃庶人情少肅可鼓後來

耳

吳金祖的名劉光先又名吳太真以叛卒倡妖言惑衆揭竿而聚者不下千人掠子女燒民房奪牛羊車輜岫巖一帶大遭荼毒且十營土口自稱真命執紅白標旗爲亂殺蓋州備禦營中軍秦顯忠把總胡靜岫巖備禦營把總張懋誠陣失軍士馬匹議者以海運入自蓋套陸運起自海州咽喉要地旣當絕賊奔奴之路又當防奴乘變之攻皆要着也時鎮守李光榮與麻承宣寶承武黃璽同知張文達會議于二十七日分營圍山次日四面齊進至二十九日李鎮守

通事實錄

卷之三

聖

辛酉

在南谷口正分派間而北谷口忽報賊出坐營童胤秀迎擊被賊斫傷衆皆却走賊追趕過河遊擊高中選參將胡國臣復回迎戰國臣中傷大衆混殺李鎮守急率參將黃璽帶領兵丁合戰于是本鎮內丁守備等官吳登雲等十餘員領兵奮進不避矢石一擁上山銃砲齊打賊不能支遂奔回窠大兵遂入峪內竇麻同王化溥等又從南谷口進焚其頂而賊平矣大勢約五百餘人割首級者十之二三騰山投水者十之七八吳太真羅守忠俱歿兵中遼撫薛國用劾諸將疏曰奴之深入瀋奉肆然無忌

良繇我之指揮者習蒙蔽為故智以掩飾為長謀烽燧每每不明偵探常常爽失故或醉夢終日而一籌之莫展或倉皇失措而站立之不定或虛憍恃氣而觀望為之不前是以來則不知進則不敵去則不追甚且張舖蒲紙掩罪為功任其大入大利小入小利而曾不能一創也奉集失事李秉誠匿不以聞朱萬良聞警赴援引賊深入賀世賢尤世功爭質虎皮擁眾自衛以大將之巨擘反善為奴描寫而張其勢可不嚴為處分以為退縮之戒耶

薛國用題遼陽王客軍兵踰十六萬馬踰六萬所需

遼事實錄

卷之三

器

辛酉

糧料芻藁為數不貲其海運者由蓋套上岸其陸運者由高嶺發載俱輓而之遼陽且至奉集達瀋陽及威寧等處近者五六百里遠者千餘里皆用牛服載需人牽輓原派牛車三萬餘輛用夫六萬餘名額軍不足搜及民間牛騾牛驢不足又計戶抽丁以佐之名曰糧差夫銀差夫夫役不足復僉舍餘併士紳供丁以益之初不過借役一時乃一經派運釋肩無期祁寒暑雨不得偷一日之安又所領之牛率多倒死一百雇工一百罪賠至再至三賣兒鬻婦凶年飢歲芻桂豆珠每人每牛月計糧料割身之肉啖牛之腹

中人不免破產貧者鬻身以償以故擬及合戶累及親族計無復之惟有逃與縊耳近日妖民吳金祖倡亂遂以此挑激而號召之無知小民困于運役為其所愚惑而向應者不少則因運差之苦而思逸逃者尚慮實煩有徒矣

袁應泰題職甫待罪遼撫日夜思制夷之方無如招降為最隨牌行河東各道以招撫降夷而河西不與焉在遼如總兵官賀世賢尤世功李秉誠侯世祿行總兵事朱萬良姜弼此六人者各將兵萬人而又素善撫夷丁能得其助力故令各收壯夷丁一千名分

遼事實錄

卷之三

器

辛酉

配各隊是每漢丁五十人夷丁五六人也內有形迹可疑不便入營者則又持委原任總兵麻承恩加衛遊擊王世忠備禦朱梅統領關防察其無他可用以戰方始發各營此職安插之法也查降夷內東夷總三百餘人西夷則五千四百餘人矣職讀漢書霍去病降匈奴渾邪王數萬自是匈奴遂斬右臂後趙克國擊先零亦以招降卒使先零瓦解遼自開鉄淪沒之後虜自十方寺等處投入奴寨至則納之今虜過遼瀋者則投遼瀋而近開鉄者猶投奴寨若遼瀋不收能保其不盡由開鉄歸奴乎至養夷錢糧亦有可

得而言者援遼初議十八萬今措餉如此之艱何敢堅執成言因與各道議但以十六萬為準見調家丁乃見收夷丁總在十六萬援兵餉銀內通融支領是養降夷之外尚減舊議二萬人之餉也今援兵至遼者計每名之費不下二十五金至遼而可用者十不得二三若夷虜弓馬原其本分一爲揀配卽是選鋒而無安家行糧之費其利其害了然如列眉伏乞天語申飾各鎮將前調家丁如數速發萬勿執爾庶軍聲益壯夷黨可携矣

遼事實錄

卷之三

癸

辛酉

共男婦三千八百五十餘名間以其強壯者補逃故軍丁之數李光榮收真夷一千一百四十餘名歸心于于就食則歸降難以計多寡將却之乎則招之者何心將受之乎則養之者何術有如強壯補至萬餘則營軍大半胡虜聚之一營誰能範其馳驅散之各營逐處皆其醜類倘飢烏暫爾向人飽鷹終當颺去是凶歲我爲逆旅之主人豐年彼作還鄉之父老于時我可遮其歸而留其用否也

禮科汪慶伯云日者西虜降至六千餘源源未艾憂索降者謂敵郭藻師之繫憂受降者謂犯來款之戒

還之恐罹悉怛謀之慘安之復煩江統之論已而隆者在門犯者在閭如東西合謀可不爲之寒心哉况經畧所招者東夷諸部所收者西虜無損于東而樹敵于西從此謝絕豈爲矛盾耶

巡撫薛國用題奴酋奸狡每伺我之舉動反所行而就中取事今日用夷必須頭目傾心方保無虞此蠢蠢來者不過沿邊零星之窮夷耳無論饑則就人飽則颺去見今巴領黃把都等頭目差夷索賞長安堡已微啟其端矣將來不與而頭目皆與我爲難甚則東西交合爲患更大其可慮者奴執宰酋日挾

遼事實錄

卷之三

癸

辛酉

其族黨代伊肆整而卜兒亥之子又係奴婿今之降者安知其中無宰卜部落而藉名別種乎其可慮者二昔有開鉄北關東西間隔而金白又時偵交通之情以輸我今皆失陷矣東西只直任其往來又安知非夷狄暫竄西部而詭以報我者乎且賀鎮夙負勇名我倚之爲左右手奴視之爲眼中丁近蒲河回鄉生負唐元吉稱在奴寨時聞李永芳等日夜潛謀以畜賀鎮而賀鎮以數千降夷團聚瀋陽一有不測其禍寧止一帥乎其可慮者三乞勅諸臣亟蚤議妥俾邊臣知所遵守不致異日噬臍之無及也



臣蕭基蔡思克毛士龍曾汝召趙時用御史王業浩馬逢臯徐揚先各有疏奉 旨下部議覆

兵部覆奏奴降一事關係遼左安危科道諸臣憂之者深故其言之者切向撫臣之慮尤非事外遙度之詞臣部亦恐西虜因而構釁或奸細潛伏其中已覆令分散安插以後勿復再收矣今經臣疏一切揀配即是選鋒而無安家行糧之費每次收一千不獨屬之賀世賢又將形迹可疑者委麻承恩王世忠朱梅統領關防察其無他可用以戰始發各營又恐我若不收慮必投入奴寨前後所收至五千四百不為不

遼事實錄 卷之三 癸 辛酉

多以後東夷投降者經臣密察機宜無論多寡俱當收納只宜防其奸細勿墮賊謀而西虜則在所緩蓋自有遼事以來內外建議皆欲撫安西虜此等着數終當照管兵机原不中制一見勝于千聞科道縷縷言之正欲與經撫悉心商確事求其妥功求其成寧有一毫成心作阻撓計耶

先時賀世賢久有異志廷弼心疑之使自為一軍備調遣不使定駐時時餽遺勞苦之稱其忠勇嘗歲節宴集諸將勉以同心出血共歎已而諸將有密啟世賢異者廷弼私語之曰吾向者歎血正為此諸君自

慎可耳及袁應泰代任盡反廷弼之嚴而以寬收人譽遂委任世賢不疑且懸招撫之令來投即納諸帥童仲揆泣諫應泰曰我自收不戰之功何不可而強阻為監軍高出亦諫曰來降者必彼有所不堪也今奴酋方強何故舍之而投我又何故如此其多應泰不聽曰我固欲空其巢耳今世賢與尤世功並駐瀋陽世功所將一萬五千人世賢報納降夷六萬世功密啟應泰曰世賢所報六萬實十萬也城決不可守願以所統率自歸遼陽應泰乃始大駭然已無可奈何始以軍令令世功曰敢移一步者斬意欲留世功

遼事實錄 卷之三 癸 辛酉

牽制之而勢已不能矣童仲揆前守清河間與麾下四人攀崖度鴉鵲關行荒箐中遇一人自奴酋老寨逃出詢之乃楚兵也言奴酋諸子悉其精壯屯開原新寨而老寨惟老酋獨居所俘南人置焉老寨去關僅五十里耳仲揆請于應泰言關低易越以楚兵為導願率所將川兵五千直入老寨可使奴有腹背之患應泰以為險不應亾何而奴已增高關隘置守清河一帶山路盡行斬斷矣蓋廷弼用權詐恩威威測故奴間不行應泰左右皆間旋即有以仲揆謀報奴也

聖諭遼左告急本兵居中調度責任匪輕該部尚書等官請告杜門堂屬空署豈成事體尚書崔景榮着力疾禱事侍郎張經世已有旨卽出供職職方郎中仙克謹也着他出來不得藉口人言致悞疆事責有所歸其未到任侍郎兵部移文守催就道特論奴酋謀犯瀋陽按臣張銓先下令遷降夷于城外賀世賢不從將士憑濠而守降夷內應開門入賊尤世功没于亂軍賀世賢率其屬西奔○陳策童仲揆移兵皇山以遏瀋奉之衝分營扎橫河南賀世賢突至策開營納之遂爲所殺賊衆以仲揆所將皆川土兵

遼事實錄

卷之三

辛酉

辛酉

戒勿輕敵仲揆逐之大戰于河上斬賊二千餘裨將周敦吉曰我輩不能抹瀋在此三年爲何石柱司秦邦屏先進渡渾河諸營畢進留戚金張明世統浙兵三千陣河南諸渡河者未成列奴以鉄騎五萬四面蹙攻之諸將殊死戰斬賊墮馬者三千餘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自辰至酉奴騎益衆仲揆奮勇潰圍出遣將請援于應泰應泰曰奴兵強決不可救不必又添陷一枝人馬差官叩頭流血按院張銓再三激之應泰曰此天數也銓怒罵而起仲揆望援不至兵盡矢竭揮短兵親斬賊十七人賊復圍之萬弩齊發仲

揆死焉賊圍浙營浙兵以火毬擊之賊死甚衆火毬盡乃復接戰良久大敗將卒俱殲初按臣張銓檄朱萬良姜弼之兵屯虎皮驛爲奉集聲援及川兵渡渾河二將兵近數里觀望不敢動川兵旣敗乃領兵而前一與賊遇卽披靡四散賊是以得萃力攻浙營是役也以萬衆當虜數萬殺數千人雖力屈而殲亦奴難以來所未有之血戰也

遼事實錄卷之三

卷之三

辛酉

辛酉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四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必稗藹父較閱

辛酉三月十一日奴賊數萬載鈎梯傾巢而來夜半渡

渾河深入至十二日攻犯瀋陽被砲打還十三日平明賊復來攻連衝百十陣城猶未陷已時以後賊全力攻東門打死賊雖多賊俱不避火砲有數隨裝隨放炮熱藥燃賊遂填壕擁至城下城不能守賊從東門進入瀋陽遂破

巡按張銓疏云遼陽圍急陳策童仲揆二將尚在遲疑裨將周敦吉欲直前薄賊石柱司秦邦屏先率兵

遼事實錄

卷之四

辛酉

渡河諸營繼進止留浙兵大將戚金張明世在河南札營兵既渡河管陣未就虜以鐵騎四面撲攻諸將奮勇撕殺賊落馬者二三千人賊却而復前如是者三後虜益衆諸軍饑疲不支遂被衝殺吳文傑周敦吉秦邦屏皆戰死周世祿從西北殺出不知去向鄧起龍袁見龍奪橋南奔走入浙營賊追及接戰良久乃敗而大將裨將一時沒矣若朱萬良姜弼畏奴如虎既不能解瀋陽之圍又不能採南兵之覆則將焉用彼將哉賊盤據瀋陽遼陽以北居民逃走一空烽火斷絕胡騎充斥已撤奉集威寧之兵并力守遼一

時人情惶惑爭思南徙臣以為一舉足則遼非國家有矣

張銓又疏遼之戰將勁兵半萃于瀋奉半分應援見今遼城兵不滿萬皆真保山東之兵身無介冑器不精利以守二十餘里之城分城布列且難況于捍敵臣與經略議急撤川浙土兵遼陽城守但士卒聞風而潰武清營已報步卒逃矣今賊克瀋陽無數鎗砲火藥皆入其手萬一用以攻城更可憂也

戶科王繼曾題云去歲添設兵部侍郎二員多官無益應裁革照舊奉

遼事實錄

卷之四

三

辛酉

聖旨佐樞添設屢經條議奉旨簡用未幾何又忽生同異朝廷政令朝更夕改軍國大計豈容輕率張經世仍着署掌戎務不得藉以為辭王在晉着催來任事○兵科尹同臯題遼事需人甚急事奉

聖旨封疆多事樞務需人已趨令即出張鶴鳴祁伯裕王在晉都着他刻期前來到任○兵部添設左侍郎王在晉奏為 主恩當報臣病難支乞俯容調理以延微喘事奉

聖旨中外多事廷議增置樞臣王在晉以才望簡任何乃托病陳奏着遵屢旨速來到任不得再辭○吏

部題覆東事方在燃眉部務正需籌運合令張經世照舊供職王在晉勒限前來到任以圖共濟○湖廣道方震孺奏大司馬既調攝杜門從中調度決不可無人幸未任協臣皆負一時赫赫之望宜馬上急催赴任戶科趙時用奏兵部左右侍郎俱非閒曠之員張鶴鳴膽略過人王在晉幹材迅發皆當速催其來以佐兵戎以備緩急浙江道蘇述奏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等皆負幹濟之弘才係中外之大望諒其一腔忠愛不後于人實以不俟駕之義諸臣其何說焉兵科蔡思充奏推用大僚如鄒元標王在晉祁伯裕等輿論無間今夷虜合謀本兵偶疾宜即趨令束裝戶科阮大鍼奏徐宗濬王在晉等皆夙抱經濟所當再一行趨共濟時艱山西道畢佐周奏帷幄重臣任得其人長材不為短馭王象乾而後猶有王在晉張鶴鳴徐宗濬之偉抱堪任封疆之急南道曹谷奏大臣之任無過政府與樞臣與經略試問崔景榮自視與王在晉張鶴鳴何如在晉樞機周密鶴鳴膽力沉雄定當決勝千里中國相司馬宋以是懾遼人矣其能任者斷然任之此用人之空斷也○兵部題稱主憂臣辱兵事倥偬豈臣子從容過家可以便安而

通事實錄

卷之四

三

辛酉

置君父于不顧耶須嚴旨切責并限王在晉速來遲則重罰無謂國法可藐也○吏部題稱國家日日用人不得人用遼瀋羽書狎至深怪大臣張鶴鳴祁伯裕王在晉王紀許弘綱孫慎行包見捷等尚滯家園未聞就道懇旨嚴諭切責諸大臣自無不仰體聖懷竭蹶以趨者矣○科臣郭鞏奏樞曹例有四協有事而蓄可用之人不為私憂速責馬上行催以備緩急尹同臯奏中外冗員應裁者多惟兵部侍郎不必議減九列應增者少兵部侍郎似當議增王在晉已奉明旨且夕即到不必再贅郭允厚奏添設兵部侍郎恐亦撤桑之計未至都門者當叱馭而來馬上差人催取共理部務李春燁奏添設樞貳原以備緩急之用若忽忽悠悠首尾躊躇則添設誠贅銜而慷慨任事亦虛名耳今馬上之催宜勒期速至以濟時艱劉弘化奏張鶴鳴王在晉之屢奉催趣而里居優游陳所志奏佐樞何官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何以却步不前又疏云臣職曠廢可虞亟論簡用諸臣速來供職朱欽相奏許弘綱王在晉併祁伯裕等屢奉明旨俱宜速言夙駕史孔吉奏建官置屬原有定員惟督餉部院添設侍郎相爭以為不

通事實錄

卷之四

四

辛酉

可動祁伯裕王在晉急宏趣之還朝以需共濟蔡  
思充奏許弘綱張鶴鳴祁伯裕王在晉諸臣皆當馬  
上嚴催併行撫按促裝勒限就道以赴同國恤又云  
戎政尚書許弘綱兵部侍郎張鶴鳴祁伯裕王在晉  
等屢荷 溫綸百凡累足果畏奴患之剝虜抑蔑  
君命于草莽一併差人督催令 一回話毋使長安  
街上有調兵難調大臣更難之謂倪思輝奏張鶴鳴  
王在晉等皆當王嚴旨以促其來庶帷幄之共籌有  
本即粹然有警重地雄關之分鎮有托也明時舉奏  
今日所重者亦孫急簡人望所歸以置要地在籍者

遷事實錄

卷之四

五 辛酉

宏催之出未任者當趨其來 皇上空特出 嚴旨  
差官守催令諸臣刻期就道後至者以故違論臺臣  
張竑奏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嚴限之兼程就道共  
為披髮纓冠方震孺疏王在晉張鶴鳴之當速來屢  
奉 明旨即三尺童子亦知當有馬上之催何勞再  
議張論奏樞臣每日番報類閉門之誦經樞貳趨起  
家園忘越人之肥瘠鄭宗周奏用人一節更屬禦夷  
急着乃戎政尚書許弘綱兵部侍郎張鶴鳴祁伯裕  
王在晉竑膺軍國重寄猶然高臥家園于不宿家不  
俟駕之義謂何潘雲翼奏侍郎王在晉何以屢催不

到豈赫赫之 簡書不足為二臣畏也又云王在晉  
未聞單車之信有謂張鶴鳴等宏才遠略亟宜馬上  
催來贊本兵而分猷令此誠有識之言急公之議也  
浙江等道吳應琦等公疏云 皇上宵衣旰食之時  
正臣子臥薪嘗胆之日如王紀王在晉祁伯裕等久  
奉 簡命必且星言夙駕仰紆 君父之憂若猶棲  
遲里門忍以虜遺 君父諸臣致身之謂何尚可若  
此泄泄也  
欽限各官到京水程張鶴鳴四十日祁伯裕二十日  
熊廷弼五十日王在晉已就道令其疾馳視事

遷事實錄

卷之四

六 辛酉

聖諭適覽遼左巡按報瀋陽已被東夷攻剋奉集既  
孤遼鎮益危防禦應急長策着廷臣作速會議具奏  
一面行文經督撫按各官集兵防守聲援牽制一切  
事宜相機從事戎政尚書併兵部添設侍郎作速催  
來到任餉務方急尚書李汝華即出料理不得籍口  
侍郎且到推諉悞事工部買辦硝黃陸續運解無悞  
急需封疆事急大小臣工同心體國各行籌略共濟  
時艱故諭又  
聖諭朕見近日風霾時作日光晝晦朕心深切愾惕  
昨日覽遼東巡按御史張銓塘報奴賊攻陷瀋陽遼

城萬分危急該鎮各地方文武各官職任封疆全無  
備禦疎防怠玩應援各將擁兵結營坐視陷城威令  
何在姑都着策勵任事兵部便馬上差人傳與經督  
撫按各官作速挑選精銳兵馬各陳方略相機拒堵  
務保萬全如有仍前坐視的即以軍法從事河西并  
關內各路守禦應援事宜一體申飭邇來小臣議論  
頗多無裨實用大臣止畏譏彈不任勞怨紛紛杜門  
成何國體輔臣劉一燦尚書李汝華都着即出視事  
無以浮言介意尚書侍郎許弘綱張鶴鳴王在晉暨  
推用未任各官俱着嚴催刻期到任不得稽延故諭

御史侯恂言遼兵卡益萬以三百萬之餉餉之原自  
不少况又加以內帑之五十萬乎太僕巡青三二  
十萬乎客歲未完三三百八十萬乎截漕三十萬石  
可當三十萬乎鹽局洵河銀兩更有四十萬乎是皆  
實數可佐新餉之不給者請嚴其考課重其叅罰俾  
督催刻期起解覈實用之二三年間當可支持也○  
督餉御史倪應眷題遼糧歲用折色三百六十萬本  
色三百餘萬本色一石海運幾以二鍾致之矣舟車  
脚價之費非七百餘萬不可國初以天下全力海運  
七十萬茲以山東天津二處之力而運二百餘萬其

能辦乎登萊明習運事去年運發六十萬遼人藉以  
無恐天津惟恃道臣賈之鳳今以病告矣倘至後期  
三軍立稿諸臣能免悞事之罪乎陸運原議值僱至  
遼陽而又責運潘奉以為長運逼近虜穴未免鳳鶴  
人情短運易于弛担長運疲于奔命動有趁趨須以  
短僱更番之說行之庶人心安而招募可行耳又曰  
軍興以來部發銀一千一百一十八萬七千六百四  
十兩有奇幾經清查曾未一報聞之蓋套米穀委積  
者任滯腐盜竊此斷斷乎不可不清者各道任勞任  
怨與餉司細心磨算按季冊報一併奏聞庶幾鼠  
雀無所因緣為奸而一絲一粒皆有着落矣

兵部奏遼陽存亡未卜河西揀援宜周奉  
聖旨遼左望援甚亟先遣兵將及昌鎮挑選兵俱着  
侍郎張經畧督催星夜出關策應京營事務暫着戶  
部侍郎臧爾勸管理宣鎮等五處領兵移駐聲援傳  
示總督文球巡撫薛國用用心料理死守危疆以安  
內地

遼東巡撫薛國用奏報本月十八日奴攻遼陽二十  
一日以後烽火不通音耗俱絕二日四日辰時據援  
遼參將王興業投稟到職稱十九日寅時分傳砲至

三朝遼事實錄 卷四

已時賊過代子河經略袁應泰即督催總兵侯世祿李秉誠梁仲善姜弼朱萬良參將周世祿等在教場札營與奴對敵彼時賊排七隊先出黃旗來迎相殺二陣賊大敗而走官軍追趕賊內出白旗紅旗青旗各一路火器齊發擁眾衝殺官兵稍敗是日已攻小西門未破天晚在教場并城東西北面下四大營二十日眾拉砲車過河在東山札一大營東西相對彼此火砲攻打官兵逃散賊因乘勝攻打東門又以步兵于小西門從開口進攻官兵用火箭燒退至申時小西門火藥火起燃及城上各軍窩舖城內草場俱

運事實錄

卷之四

九 辛酉

焚守城軍士潰亂賊有攻東北城者而小西門已開矣經略袁應泰見攻城甚急以紅旗令箭催各監軍道赴城外督各營總兵合力救援即同監軍牛維曜出小南門衝出被賊將牛道刀箭重傷落水扶出帶傷闖過重圍四顧竝無各營兵馬時見城內喊聲震動遼城已陷難以回入復被賊追逐鞍山本日見城兵萬餘屯民男婦無數一併擁聚東岸爭過河口奈聯船塘板脫落本鎮親詣督領守河官員整理聯船先放屯民男婦殘兵擁阻爭渡輒用弓矢亂射幾成不測等情到職該職看得彼中情形據此雖未真確

而遼城則已陷矣本日午時有經臣門官監生陳應階向職哭訴經臣封疆之臣應死封疆見奴攻開西門登樓引刀從容自盡階從重圍走出回首則已遍城火起職聞之不覺痛哭欲絕以經臣一腔忠義死何足難但死而無救于存亡經臣死且不瞑矣○薛國用又奏報監軍按臣張銓聞收降夷心甚憂焉入遼城與經臣面爭又親詣瀋陽視賀世賢所統降夷嚴為申諭秘授方略又于它總兵官密訪之及十九日奴犯遼陽按臣親與經臣袁應泰登城指揮兵將經臣出戰躬身督陣則留按臣以守敵不能攻而我

運事實錄

卷之四

一 辛酉

尚可戰是夜有戰勝之功是夜經臣臥營中不入城至二十日經臣聞步兵敗攻小西門且急遂入城與按臣東西分據乘障守之又出各監軍道于城外催督各總兵趨援有馬賊復攻東門東西夾攻火器且窘幾不可支經臣按臣與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共在東樓慷慨欲死經臣謂按臣曰泰不才微 尚方寵靈故誓以身許按臣無闕外專責尚可收拾餘燼為退守河西地泰死且不朽于是聞各門併攻益急三人復分地死守至酉小西門已攻破經臣登樓引刀絕項以死按臣罵賊不屈死志何廷魁率其二女併

妾金氏高氏投之井中而自縊焉真可謂從容就義者矣正貢生員臧恩誠等亦赴明倫堂雉經是時諸將統兵在外見勢不敵業已四潰各監軍安歸乎乘夜西奔三岔至海上而賊且四出擄掠蓋冒矢衝鋒扳嶺踰崖拚死而出以將領言瀋陽之戰尤世功陳策童仲悞死矣今則有侯世祿姜弼李秉誠在以文臣言瀋陽之役運草同知陳輔堯自在知州段展死矣今有傳國牛維耀在而其他生死逃亡俱未可必至于寬鎮道胡嘉棟則已從遼陽隔絕落在毅中道臣康應軋與遼寧府佐又未知作何狀耳

遼寧事實錄

卷之四

二

辛酉

寧前道王化貞題遼陽城陷按臣張銓下城欲回署從者不可共擁出小南門後竟回署中比曉李永芳入見叩頭訴不得已之故按臣謂汝爲我言我對誰言今無及矣永芳聞于奴酋遣人來迎共擁之去本官面不改色山立于庭奴責以拜本官大罵曰吾天子憲臣豈爲賊拜奴謂從我與汝八人轎坐本官復罵曰汝小醜不久滅亡吾豈肯從賊願速殺我奴怒令人持去欲殺之兆門復呼之回又以好言慰之本官終不屈有奴子自外入者舉刀撲之本官引頸以待奴子手縮奴因曰送汝歸何如本官謂兵已潰散

力不能殺賊無顏求歸速死爲幸奴知不能奪令以輿送之不就輿以馬送之不就馬乃令二人扶之馬上送還署中諸生及衛役從之者數十人至署望闕八拜曰臣不能報國矣又遙拜其父母四拜遂縊死奴遣李永芳棺而葬之至今遼陽之人及奴部衆皆咨嗟嘆息稱爲忠臣

海虞野史記袁應泰舉火自焚監軍崔儒秀都指揮徐國全縊于都司同知冒日乾亦自縊銓爲賊執送李永芳永芳曰跪我我官汝銓叱曰反賊耳何官永芳令驅之城外斬之數日間金復海蓋州

遼寧事實錄

卷之四

三

辛酉

衛悉傳檄而陷

初報張公銓之死望闕叩頭從容就義後有從役逃歸歷城人也張公鶴鳴先任歷城縣熟習其入問之謂張公初見奴酋及李永芳勸其早降張公叱之且令奴歸順中國奴不懌擁出後復邀至奴仍前勸之公仍前諭之復擁出是晚張公宿于中軍所不復回衙門矣二十三日再邀入不復冠帶以角巾常服見語觸奴怒旋被害余喚歸役問之語亦然總之張公慷慨死難被殺與自經一也此與海虞所記合



王化貞揭報二十三日奴下令民間馬匹財物敢匿者斬括民衣富室得留九件中人五件下人三件又于東西教場聚貨物分散西虜二十五六日驅漢人從北城屯民歸村堡夷人乘機劫奪大半裸體婦女辱不堪言多縊死者添三衛掌印官共八衛分投筭民造冊二十七日先令西兵出隸瀋陽二萬餘人至二十八日遼之商賈死者四五萬人又籍東人之家但有五人出三名三人出二名隨營給配賀世賢妻子二十九日復殺遼人之壯大可疑者又遣叛將金玉河領千人南至海州傳諭歸順人民先剃頭以待

遼事實錄

卷之四

三

辛酉

獨東山曠兵與南衛堅不受命有剃頭者羣擊殺之徐公宗濬總督宣大題疏中屢稱賀世賢之勇其在遼戰每奏捷乃瀋陽陷沒巡撫薛公國用疏云叛將賀世賢妻孥向在遼陽自賣潘逃去擁降夷數千以自衛結營犁木山經臣屢遣人招之不應且給之曰俟奴來犯得當以報安知不觀望而投奴乎信斯言也以世賢為叛矣及余為經略秋祭陣亡諸魂世賢牌位在焉問之諸將同事于遼者謂世賢戰死也亂軍中是非還襍忠奸莫辨一至于此今查寧前道揭奴酋將賀世賢妻子給配則

世賢已死是揭其明証矣

東撫趙彥葵曰金復海蓋原無重兵即有兵亦不能守賊由蓋州而絕糧道在登州相望一水三日可到再或由旅順而繞登州止半日之程耳登萊危急不啻然眉已屢行登萊青三道將海防禦比常萬倍加嚴海運糧船即行停止已發運者仍差人追趕毋資寇糧去後今據遼陽以失四衛望風逃竄勢必來奪運船投奔登州即彼中道將俱出避禍則人民兵衆可知又安知無賊之奸細混入其中如瀋陽攻陷皆由降夷內應其明驗也又有吳奎祖之餘黨數千人

遼事實錄

卷之四

三

辛酉

尚未平離利于有事備從中為難其人不歸遼不歸登只以海船漂遊于海遼之間而人心即震動矣臣嚴行該道督副將沈有容駕船前往皇城島糧兵設防以壯聲勢並示彼無可乘之隙以絕其闖入之思期保無虞外今准部文調沈有容水兵三千赴天津則登萊二千里海口與酋共之誰為防守今廟堂之止止知遼左不守薊門天津逼近奴酋有剝膚之患不知登萊盈盈一水我可以運糧酋即可以窺犯既無重關之險又無大兵之防其關係國家安危不在山海下也沈有容應否調赴天津再乞裁酌除一

應招兵選將制禦事空容臣查議另行馳報

御史汪泗論上言今日只在收拾人心為吃緊實着  
臣嘗觀史晉之壞不在太康之離亂而在太始之清  
談宋之壞不在靖康之蒙塵而在熙寧之新法大率  
國家之議論多而責成之調停多而振刷之體面多  
而直截之自古未有法紀不整頓人心不收拾而能  
操勝制虜者也

兵部題袁應泰招降失機焚身一炬功罪都捐不必  
深詰至于主客官兵身殞沙場者宜設祭以慰忠魂  
瘡痍潰敗者議資恤以作士氣等因奉

聖旨

張鈐

五

辛酉

聖旨張鈐贈大理寺卿賜諡廕一子錦衣衛指揮僉  
事世襲賜祭立祠堂塋墓尤世功陳策贈少保左都  
督襲陞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贈諡立  
祠加祭塋墓崔儒秀何廷魁俱贈光祿寺卿廕一子  
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賜祭立祠童仲悞贈都督同  
知襲陞三級立祠張名世吳文傑周敦吉復原職贈  
二級襲陞二級戚金鄧起龍秦邦屏俱贈都督僉事  
襲陞三級從祠附祭陳輔堯段展俱贈按察司僉事  
廕一子入監從祠附祭內秦邦屏姊土官秦氏特准  
加二品服色給與應得誥命子馬祥麒授指揮使以

示褒錄一門存沒忠義之意陣亡主客官兵除行原  
籍優恤家屬仍設壇祭以慰忠魂其餘死事大小各  
官議查的確一體題卹

禮部題劉縱等加祭二壇并潘宗顏祠名表忠張鈐  
加祭二壇并崔儒秀何廷魁祠名昭忠尤世功陳策  
加祭二壇祠名忠愍

遼事勘明將罪言者御史蘇述請普示包荒曰未勘  
以前之廷弼不惟言者疑即我皇上亦疑也不疑  
而何以勘也勘以後之廷弼不惟皇上信言者亦  
信也

亦無不坎

世界

其

辛酉

事固操于獨運議不病于互參自今而後以言為戒  
是視廷弼為小丈夫不以天下奇男子待之矣  
吏部欽奉

聖諭熊廷弼守遼一載未有大失換過袁應泰一敗  
塗地當時倡議何人扶同何官將祖宗百戰封疆袖  
手送賊若不嚴核痛稽何以懲前警後該部院即將  
熊廷弼更換緣由及參論各官詳寫來看隨將原論  
官查覆奉

聖旨這查議熊廷弼更換緣因及開寫御史馮三元

等原本倡議遼事直攻廷弼解任回籍後來料理疎玩遼瀋相繼陷沒斷送無萬生靈慘毒異常深為可恨可憫朕心日夜不寧故着查議處你每部院大臣當時既不從公主持今又含糊回奏且求寬解看來朝廷疆土人民海內安危利害不若二三小臣情面更重大臣任怨何得如是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誤封疆都着降二級調外任用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為禍始本當逮問姑從輕革了職為民當差永不叙用

福建道周宗建疏云當今用人如熊廷弼之氣吞驕

遼事實錄

卷之四

七

辛酉

虜張鶴鳴之倭力行開王在晉之精折牛毛涂宗濟之胸羅紫塞熊明遇之奇翻八陣李邦華之思入重淵朱光祚之才足追風楊鶴之忠堪矢日俱可促而備緩急之用此又今日一定之急着也○刑科毛士龍疏今日安集人心鼓舞將士摧剄賊鋒如職所深知者王在晉胸藏黃石儘堪居中禦外或令在晉主帷幄張鶴鳴酌經略督撫之用熊廷弼鎮山海文球鎮密雲相為聲援應用御史李日宣疏危遼告陷怡堂可虞催取王在晉張鶴鳴熊廷弼等自是急着且恐緩不及事耳○兵部題稱奴氛日迫羽書傍午星

中調度事關重大本部侍郎張鶴鳴祁伯裕王在晉熊廷弼俱抱經濟之猷繫中外之望正當盡瘁報國豈可久戀東山合定欽限令其星夜前來助勦國事臣部馬上差人守催刻期到任以濟時艱○周宗建又疏臣前所舉如王在晉等此其各世久歸眾望惟在用之處當其才樂毅以一人典燕廉頗以一人存趙郭子儀以一人定安史之亂李晟以一人平朱泚之亂軍國之主持宜定也刑科劉弘化疏弼兵無術仰于宸斷先撥容各督撫以待張鶴鳴熊廷弼

遼事實錄

卷之四

太

辛酉

募總計優給南道何某疏頃者起熊廷弼于田間催用王在晉諸臣取道路帷幄得人定有一番轉危為安之妙艱難不避沉毅有謀者無如王在晉也宜專授以樞密重寄使之居中以調度威名素著人望咸歸者無如熊廷弼也宜專置之關外使之聯絡其潰散御史董羽宸疏熊廷弼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等中外所倚為長城者也君命臨之而弗應科臣臺臣大義覺之而弗應何為御史徐揚先疏王在晉張鶴鳴熊廷弼猶曰家鄉稍遠祁伯裕不過數百里嚴旨屢頒藐如故紙此亦當逮治者也御史楊新期

疏張鶴鳴熊廷弼等皆濟邊之才可以永圖恢復應  
嚴旨督催御史劉廷宣疏未來諸臣如徐宗濬王象  
乾王在晉祁伯裕張鶴鳴熊廷弼遠如西江之水虜  
如渡河廣寧山海存亾呼吸之間耳仍一面再下  
嚴旨速催諸臣兼程前來任事庶樞部有人四夷咸  
服矣御史徐景濂疏今日人心皇皇望樞貳車塵何  
當望歲若謂張鶴鳴來司馬門不閉矣熊廷弼來山  
海可封矣王在晉祁伯裕來帷幄之籌借筋矣胡  
明旨之誠邈如馬上之催猶杳規避而托雍容巖觀  
而忘國恤忠愛之謂何法固不能為諸臣寬也刑

遷事實錄

卷之四

九

辛酉

部侍郎鄒元標疏云侍郎熊廷弼業有優詔杳無消  
息矣英雄之氣安在張鶴鳴王在晉祁伯裕數月不  
至急君之義安在三臣中夜深思君負臣乎臣  
負君乎必有怛然不安于心者矣毛士龍又疏復  
遼要着第一在文臣能謀武臣能戰如馭將運籌不  
用王在晉熊明遇李邦華等則無必勝之筭伏乞  
勅下該部作速議覆不必襲會議套以致稽延也  
聖諭朕惟朝廷設官各有職業豈容曠廢近來不諳  
典制紛紛託故避事列名仕版棲遲家園成何國體  
朕冲齡嗣位方期大小臣工靖共修職而因循若此

豈朕委任責成之意你部裏便查陞補未任官員照  
水程勒限催他到任有違限的照會典例查參有官  
品未崇例不疏辭的通政司不得代為封進本章致  
滋實擾其兵部左侍郎張鶴鳴代歸已久屢奉溫綸  
止知畏避人言不顧君臣大義兵部右侍郎熊廷弼  
功著存遼朕以洞鑒朝議僉同特茲起用方今奴酋  
游食狂逞忠臣義士豈無枕戈擊楫之思你部裏便  
馬上差官齎勅前諭本官仍着彼處地方官敦趨即  
日就道如不顧君命堅臥托辭國有憲章朕不敢貸  
陞任尚書許弘綱侍郎王在晉祁伯裕奉命已久都

遷事實錄

卷之四

三

辛酉

着催促前來任事不得仍前延緩故諭  
天啓初元春侍郎王在晉即戒塗北上聞戶垣有  
裁減之議遂具疏請告奉旨速催到任以後四  
奉聖諭嚴催及屢旨勒限催督即于四月八  
日整裝抵蘇而瀋陽之報至矣抵毘陵而遼陽之  
報又至矣差官奉勅諭絡繹於塗九列大臣皆  
馳簡趣行中外群情囂然如沸乃從淮登陸于五  
月望日抵京聞熊公廷弼將至候三日而與之同  
見朝次日上御講筵輔臣道及遼事謂二侍  
郎已密布方略上曰昨見兩侍郎至朕心甚悅

卿可令他們用心料理并諭邊臣加意防守益  
 上心驚遼事焚香籲 天將二三姓名及水程粘  
 貼 御屏此出自閣臣劉公一燦語匪虛也二十  
 二日履任都人焚香簇擁入部觀者如堵次日面  
 恩臺臣丘兆麟有樞臣才望畢集樞政料理宜新  
 之疏又游士任云山海天津地應並重天津改設  
 巡撫矣山海何獨不然今倍道而來者雄才不止  
 一人某協部某副鎮某山海須一一安置妥當令  
 人人可以安位行志此山海以內所當究竟之一  
 說也丘兆麟又疏云今遼變方殷需人正急祁伯

遺事實錄

卷之四 三 辛酉

裕原在近鄉張鶴鳴何為屢疏倘係聞遼變而逗  
 留寧不對王熊而慚作此當再申 明旨嚴諭起  
 行如再仍前怠緩便當徑行削斥者也臺臣倪應  
 眷疏云自東事敗劾以來征書日貴巖穴如熊廷  
 弼王在晉張鶴鳴等人心鼓望不啻雲霓今且漸  
 次趨 朝矣不有居者籌與運帷籌而建折衝之  
 績不有行者疇與整師旅而張撻伐之威斟酌而  
 委任之俾才適于用用竟其施自是秉銓者之職  
 也劉廷宣疏云自遼瀋陷沒兩月來我 中國尚  
 未做得一事而召集船隻謀犯廣寧之報又至矣

遺事實錄

卷之四 三 辛酉

幸樞臣王象乾業已受事熊廷弼王在晉又相繼  
 入都人心覺有所恃與前番景象不同科臣汪慶  
 百疏去半月之間兵樞長貳慷慨急義者又相繼  
 受事天日清明人心漸帖此誠如祉如怒亂庶幾  
 已之語大機也蔡思充疏云督臣文球病苦之情  
 屢見乎詞薊遼何地夷虜何時而苦畱不放之身  
 何以震聲靈而展控禦今兵部左右侍郎張鶴鳴  
 王在晉祁伯裕等人望俱屬似當聽球乞身就三  
 臣中 特簡往代以新耳目而重彈壓者也科臣  
 周希令疏樞部才臣一時湊集正宜連日講求  
 二石畫如布碁已定後隨變應手勝于文移往返  
 此又臣已前建言之首及也吏科給事中成明樞  
 云天下未嘗無人也邇來 朝見本兵王象乾至  
 矣佐樞王在晉至矣舊經略熊廷弼特奉 命至  
 矣三臣皆有事于兵者也應有奇策復我疆土么  
 麼小醜一二叛囚滅此何難方宋仁宗時歐陽修  
 言邊事言西鄙用兵以來聖心憂念韓琦范仲淹  
 備諸邊事二人才識不同常人空加訪問特賜召  
 對使之盡陳邊事如何處置今輔臣亦當題破此  
 事令王象乾熊廷弼王在晉等面為陳說俾 聖

心豁然此乃爲 國家深處亦可實實做事爲相  
臣者亦有餘光矣

是時遼事孔亟臺省苦無他策惟以急催樞貳履  
任爲言至于章滿公車登承 諭旨不可頃刻待  
比諸臣先後入都人情稍帖籌畫樞務同心共濟  
拮据邊疆數載稍寧至于今 功令綦嚴主者連  
坐有可用之人而無敢推轂者猶欲其入而閉之  
門也讀前章奏益切傷時之感云

戶科程註題遼事之敗非今日始自閱臣姚宗文出  
關事事與熊廷弼相左甫入 國門布散流言無端

遼事實錄

卷之四

筆

辛酉

羅織必欲激盛廷之怒張廷弼之罪而掩其保障殘  
遼之功廷弼去而遼事已不可爲矣袁應泰續密小  
心卽其誓死封疆亦可爲慷慨有志而降夷一節舉  
朝爭之遼撫爭之司道將官爭之而堅執不聽卒招  
陷城喪師之禍又聞瀋陽陷後前日降夷四人仍爲  
奴作奸細潛至遼城遼人執送經臣竟置之不問按  
臣因衆怒而誅之懸首藁街嗟嗟破壞殘遼熊廷弼  
任怨任勞百計拮据惟恐成之不足袁應泰雍容坐  
鎮養虎貽患而一旦壞之有餘豈非遼人一大劫數  
哉

遼東總兵李光榮准撫院手本奴賊攻陷瀋陽西虜  
秋後等酋環遼窺伺今貴鎮奉經院調赴遼陽然廣  
寧精銳業已挑選東援所遺孱弱又分防衝邊廣寧  
無一兵將可恃萬一西虜乘隙入犯何以拒敵且河  
西一聞瀋陽攻陷人心驚惶不可不爲隄備煩爲移  
駐西平堡適中調度兼防東西虜警策應庶無顧此  
失彼之患希示回照施行

兵部題瀋陽已陷遼陽不守遼左惟有河西一塊土  
耳先是分遣總兵王威達奇助王國梁郭增輝等各  
調解北兵馬應援去後今撫臣告急合將昌鎮兵馬

遼事實錄

卷之四

語

辛酉

再挑三千星夜接遼在宣大山西延寧甘固保先調  
家丁及每萬選調二百火速入遼合再行宣府巡撫  
領兵六萬移駐昌平陽和軍門及大同總兵領兵七  
萬移駐宣府山西巡撫總兵領兵五萬移駐陽和山  
東巡撫領兵四萬移駐境上河南巡撫領兵四萬移  
駐磁州以上兵二十四萬自足減奴其延綏寧夏固  
原撫鎮亦整兵秣馬以聽再調先調援遼兵將遷延  
在途臣部侍郎張經世親自督催送至山海關經世  
不敢候 旨卽行其餘 命下遵奉施行○援兵觀  
望不前王威加陞提督職銜總領全遼援兵勒限出

關馳救奉

聖諭凡山林草澤之間有素懷忠義夙抱韜鈴膂力過人猿臂善射可效一旅之用者在京赴兵部報名在外赴撫按衙門驗實起送來京不次擢用

兵部題請卹典奉

聖旨劉綖以原官左都督贈少保王宣贈少保陞左都督各襲陞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指揮僉事世襲賜謚立祠加祭塋杜松贈少保左都督襲陞三級仍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立祠加祭塋趙夢麟馬林各伏原職贈三級襲陞三級從祠附祭潘宗賢贈

遷事實錄

卷之四

五

辛酉

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百戶世襲賜謚立祠附祭董爾礪張文炳俱贈按察司僉事廕一子入監讀書從祠附祭江萬化麻巖俱贈都督同知襲三級黃越于守志各復原職贈一級襲陞一級李某等二十員俱贈都督僉事襲陞二級喬一琦贈都督僉事襲陞四級與本衛實授百戶世襲俱從祠附祭鄒儲賢等三百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陞二級馬時楠復原職贈二級張奇策等三員各照本職上量贈一級何懋官等四十三員各襲陞一級萬邦寧等四十九員各量陞一級朝鮮將官金應河等八十一員

移文破格厚贈錄其軍兵下夷俱照數行各鎮優卹祭塋以慰幽魂

四月吏部題兵部添設右侍郎孫承宗奉

聖旨孫承宗講筵啓沃着照舊供事添設侍郎另推素曉邊務的來看○是日李宗延陞僉都協理戎政添設管事初六日薛國用陞兵部右侍郎兼僉都經略遼東王化貞陞僉都巡撫廣寧畢自嚴陞僉都駐劄天津王國楨陞僉都駐劄通州招兵練士少詹事徐光啓即令回京

總兵李光榮據正安堡遊擊王牧民稟稱遼瀋失陷

遷事實錄

卷之四

五

辛酉

河東十四衛生靈盡為奴屬止存河西一線之路人知大路有三岔河險阻可保河西不知邊外水分數流虜馬易渡遼瀋離西邊三十里西邊外至鎮靜等堡僅二百餘里邊外猶近裏路虎酋八大營離邊雖遠春賞未曾差夷叩關領討巴酋叔姪十營雖欵尚有親枝抄花父子十營三年不肯叩關講加新賞此酋狡猾百出乃河西大患遼瀋既陷抄與奴止一堵之隔萬一奴還宰賽再加財帛聯結虎抄等酋謀犯何以待之且正安等六堡單弱極矣邊長一百八十里餘里邊外乃諸夷牧馬之地日視垂涎係廣寧北門

鎖鑰倘一堡有失廣寧焉得無慮鎮靜正安有虎抄  
巴乃丑庫之挾義州大康有率聞色令台吉之挾錦  
州有拱兔之挾犬羊無厭聞得河東失陷必擁眾叩  
關要挾堡中無兵庫中乏餉危在旦夕伏望速為議  
兵防守各堡處賞羈縻款夷以採河西生靈擬合移  
會撫院酌議施行

武選司主事周鼎往薊昌真保武庫司主事王繼謨  
往宣大山西廖起燦往延寧甘固嚴催俱要刻期赴  
援○錦衣指揮張懋中往通州天津萬邦乎往宣大  
山西招募精兵○刑科董承業議調莊浪衛會都督

通事實錄

卷之四

三

辛酉

原額家丁三千名雖兵已裁革聞其族尚有十萬餘  
人合宜查復舊額三千并給安家行糧調取備出關  
之用○兵科明時舉議調勁兵日者調四川土兵是  
也乃甘肅兵廣西狼兵俱驍悍當並議調用

監軍高出揭云遼瀋相繼陷沒以皆有內應也遼人  
巨族通李永芳者百餘家約期舉事而經臣又不聽  
職等固守之策必欲僥倖決一戰戰本敗而又詐傳  
為官兵大勝以懈我守侵晨合圍至申刻賊始攻城  
而西城樓遽焚遂內潰不支矣職僅與一僕携關防  
冒圍而出夫豈敢懼死而寧死法不死賊亦願有以

為 國家計利害也全遼獨河東不忍捨耳既淪喪  
矣河西又不能存不如棄之而以全力守山海關乃  
河西又不宜棄諸賊手似當明諭西虜啗之以此地  
為餌使西虜相構不解而後我山海得守固也職至  
海州而城已空聞三岔河賊已據不得已至蓋州覓  
浮海之航而海蓋道與張陰二同知先艤舟待發矣  
瓦解之勢若此尚忍言哉御史劉廷宣云棄廣寧即  
棄山海棄山海即棄薊鎮恐當事不察一惑此言任  
經撫之疾呼而漫然不應即應之不甚急天下事去  
矣於是高出被逮

通事實錄

卷之四

三

辛酉

以後奴兵過河取廣寧廣寧以西皆棄之西虜西  
虜不利于得地晉任經略虜受款悉以地歸焉今  
之關外五城二十七堡錦州右屯大凌河等處是  
也晉與總督王公象乾密商結西虜則廣寧可襲  
公曰難守得而復失之則難追于罪矣整五城以  
衛山海守山海以衛 京城此穩着也通 國亦  
以為然自樞輔代而哆談進兵經營許久所費甚  
奢跬足猶然故地耳高監軍欲棄地為餌使奴虜  
相構亦未晰西虜之情也

劉保遼陽衛人舊充兵部長班再跟遼中撫道有年



慣于作奸詭法通賄賣官遼陽將領藉為窟穴爰恃  
提塘向與李永芳賀世賢通好每月送報至廣寧擺  
撥赤哈轉送張都司傳至李永芳逐月報銀一百兩  
伊子劉于簡供稱親為父答賀世賢書內開宗功到  
已知事體停妥但三岔河兵馬不多此時乘勝前來  
諒必無敗理如過三岔廣寧更易山海愈便如或取  
勝京都何難目今兵馬畏怯調赴不前大兵速速  
前來可也茲韓宗功回遼忙中草此密報如有示下  
另聞被中城御史梁之棟緝訪奏報劉保凌遲劉于  
翰斬首傳示遼東暴白罪狀于簡及家人另議正法

遼寧實錄

卷之四

三

辛酉

○原任通判黃衣廣寧人經臣委收糧于遼城城陷  
剃頭投降奴以大紅蟒衣之與驟一頭同三僕還招  
搖市巷曰奴不殺遼人止殺西兵與角者川兵尤其  
所恨拏獲川兵一名者賞銀十兩凡官民肯剃髮投  
降者即顯用之三日不剃降殺無悔焚惑群聽震怖  
人心巡撫薛國用誅之三僕梟示  
御史劉廷宣疏云廣寧望抹如望梅山海談虜如談  
虎就近應手之人可朝拜 命夕抵關者莫如原任  
尚書李三才臣同官房可壯特疏奏薦奉 旨即議  
起用其才諳氣魄自可籠罩一世且肝胆照人足鼓

海內英雄若止用三才而內設不應付所談者天下  
事非一家事也 世廟丁汝夔王忬之僂必有任之  
者矣

按廷宣之意急要用李三才恐用之不早任之不  
專以丁汝夔等語嚇挾本兵然而不果用也晉為  
經略 中外相安即樞輔行邊還 朝報 命亦  
未決念易經略久之乃有道路傳聞一疏疏中亦  
第云博大沉雄之未能耳夫博大沉雄之未能一  
見便自知之豈待傳聞又何須道路之口哉說者  
謂此疏出于某某其初心不如是只是東林欲用

遼寧實錄

卷之四

三

辛酉

三才耳不知樞輔與閭鳴泰久要不忘其為鳴泰  
又急于為三才樞輔俱傷其意乃以鳴泰為正推  
三才副之以尚書陪少叅吏部之詭隨為失職且  
會推經略而票擬 點用乃巡撫也閣臣之勉從  
為失體時經略未奉 旨裁山海巡撫亦未奉  
旨設何緣任意紛更舉筆遷就徇私情滅公典  
中朝有黨邊臣何以自立哉

兵部題東征三載調發頻仍獨四川兵悍勇知方濟  
陽一戰幾大捷而轉敗非戰之罪也臣方議厚恤其  
死亡而又欲急收其忠義已差官鄧茂官劉之鼎王

洪劉訓等調兵三萬勒限六月中旬到京今科臣明時舉臺臣李達協志同仇驅車共馭率桑梓抹纓冠念六月王師之征嗟萬里征人之苦今照往例會同撫按便宜調募其安家行糧俱從優厚嚴督疾趨無捱時日前湖廣調兵二萬浙江募兵一萬皆以兵到神速爲貴二臣不憚勤勞開關險隘必有聞命趨荷戈載道者矣

時都下人心震動京官皆思借差避兵川兵已先調矣只憑撫按自可相機調度臺省之行是亦不可以已乎明時舉等之招兵爲川兵召亂之始二

逐事實錄

卷之四

三

辛酉

臣幾不免焉卽幸免而身名俱辱君子見危授命何容心之有

河南等道御史董元儒等爲宗社安危間不容髮懇簡才望樞臣以戢禍亂先是方震孺請罷崔景榮而舉少詹事孫承宗爲代公論違之其後以少司馬廷推而皇上惓惓眷留不欲使離講席職等安得不仰承聖意復有瀆陳今事急矣時逼矣昨會議時求一署印之人亦不可得非暫借承宗以握兵柄則天下事尚忍言哉伏乞卽將承宗陞授兵部尚書諭令卽日到任不得例辭仍舊供事經筵凡有

重大機宜許其面奏請旨俟邊烽少息方解兵權復歸館閣庶中樞藉其調度氣象爲之一新矣

按諸臣之請欲承宗先兵樞事平而歸館閣乃承宗之意先館閣大拜而兼兵樞其遲于得旨于出入將相之間一倒用之耳

兵部上言國法未伸奉

聖旨邊事艱危卿職司本兵正宜殫力盡心調度徒爾請死何爲各督撫等官奉命調遣已及一月尚無一兵出關顯是蔑旨抗違不顧國家利害本都當建治姑着住俸戴罪督催兵將勒限赴援仍報起程日

逐事實錄

卷之四

三

辛酉

期有違悞的定以軍法從事李瑾近報援兵一萬二千名爾部查果否督發如稽延仍從重議郭增輝托故逗留律干軍紀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

五月御史劉重慶題近見樞臣崔景榮一疏自陳其破壞封疆辜負任使請速正典刑以爲人臣誤國之戒似亦自知其罪不容誅者若相臣劉一燝之身明譏暗刺已無完膚旣進無鞠躬盡瘁之忠又退無陳力就列之義尚何顏居相位辱朝班而羞當世之士乎奉

聖旨劉重慶降二級調外任再疏引病削職為民科道汪慶百傳宗龍李應薦安伸各疏救重慶語侵首輔皆奉 旨切責不許續奏

時科道多人向樞部後堂群諍大司馬首先攘臂者方震孺也禮貌都廢本兵上疏請死乃司官耿如祀代筆疏上而本兵始愕然初不知其有此請也

馬逢臯疏云崔景榮昏悖迥常若不去官必且悞國部臣耿如祀等為堂官求退一疏首擬斬本兵次擬逮本兵又次擬斬大將夫遼左失地擬斬大

遼事實錄

卷之四

三

辛酉

將何不自朱萬良等始而以 國家重典先用之援遼之人徒亂其心而餒其氣亦持議之過也

先是兵部尚書崔景榮奏稱御史張紘責臣四罪何敢置辯第謂臣巧于妨賢臣實不敢查得臣前疏乞求罷斥即以少詹孫承宗陞轉本兵臣未嘗不求去也科臣尹同臯論臣五體俱具一籌莫展無論臣為頑鈍可耻而奴酋聞之以為本兵無人且將啟戎心矣乞早加議處別選賢才以充本兵之任仍嚴催張鶴鳴祁伯裕王在晉熊廷弼兼程前來任事庶樞部有人而四夷咸服矣奉

聖旨崔景榮解任回籍調理王象乾奉勅行取不必會推便着回部到任交代

諭戶部朕念遼瀋變起倉卒一時措辦不及已經二次給發茲再發帑金二百萬給發該部同確訂陸續支銷務裨實用○命議各鎮調兵限期四川漢土官兵三萬名又李軋督兵三千六百名限六月終旬湖廣麻鎮五寨司等土官兵二萬名限六月中旬浙江調兵一萬名限七月初旬各選委廉勇將領及該土司目把等官刻期到京分發應援仍各委風力司道一員監督催發吏兵等衙門會議經畧之設以為

遼事實錄

卷之四

三

辛酉

遼也遼事一日未寧經畧一日難已廣寧業有撫臣並建或難于調度然山海原屬重地扼要更易于控持且一以連廣寧之輔車壯先聲于後實一以固三輔之牖戶捍外圍于內寧非獨為山海策利害也議者以旅順一水盈盈片帆可渡且既設撫臣于天津須增一撫臣于登萊庶于廣寧有犄角之勢而于山海為臂指之資此會議僉同以為必不可已者也遼東登萊天津三巡撫所屬俱應付經畧節制供其調遣山海既設經畧蒞遼總督自應仍回密雲登萊既設巡撫山東巡撫自應仍回省會至于重地建牙應

有監軍道府容另疏題覆

遼事實錄卷之四

遼事實錄

三五 辛酉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穉莠父較閱

辛酉六月兵科等科蔡思充等題三部軍需相關分屬

血脉未貫懇 勅議專設總理之臣以昭畫一以彰

捷伐奉 旨軍興兵餉軍械相須為用事權自當聯

貫這所奏堂上官一員監督各部該司官受事深得

權宜有裨大計科道官詢謀僉同便着如議推舉貴

州道掌道事崔爾進等刑科劉弘化廣東道董翼兵

部尚書王象乾各具疏懇 簡用大臣專督遼事佐

以戶兵工三部同屬聽其委任此策遼急着萬不容

遼事實錄 卷之五

辛酉

緩等因俱得 旨下部酌議具覆

吏部為欽奉 聖旨事該臣等看得遼事之難在于

內外異事彼已分營當局未總成謀分闖迄無勝算

懲前毖後科道諸臣所以有總理兼督之議也夫兵

農將作各有專司 祖宗創制寄意深遠惟是事變

至今寢成底滯故必職掌如出一手而後痛癢相關

事柄合于一人而後呼吸可應專設總理一官于以

聯三部之脉而責其成因以通經畧之情而濟其用

捷伐機括或出于此其科臣謂不議增官于分曹建

官之規未嘗悖而事寧即止于權宜大計之 旨為

益章詢謀僉同 明綸具悉臣部所當遵 旨奉行者也隨會同九卿科道等官推舉得兵部左侍郎王在晉克謀克斷允武允文巨器鼎可函牛祿調劑于借箸精心絲獨抽繭妙經緯于當機翹望二東之綱繆不翅屈羣策羣力而收上筭籍以三部之聯筦必能合汝為汝翼而奏虜功諸大夫皆以為賢在 聖明自有懋簡伏乞 俞用奉 勅行事東方之事一以相屬至于一切稽核之宜及督轄之體自在該部議妥非臣部所容贊詞也奉

聖旨是東事兵餉器械依議着侍郎王在晉總理兼

通事實錄

卷之五

一 辛酉

督三部各委司官一員受事寫勅與他

兵部左侍郎王在晉題為籌邊正急百弛莫振百匱莫支一官難以兼三獨力何能并攝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以安職分奉

聖旨王在晉以才望廷推簡用着遵旨任事不准辭御史游士任題職領 勅募兵風聞江淮已有俠士聚數千人以待若初到時便無銀應手候至半月一月無可給發則壯士興冷健兒心灰後必有窺左足而先應者職心甚迫職慮甚周昨見 聖旨必欲王在晉遵 旨任事職踴躍久之假使在晉早來一二

月將四百萬帑金收貯一處一手握定只供新募急用則職安得效 沿門持鉢狀日請求受此苦惱也請 勅總理侍郎即日允發毋再議覆耽延仍將安家行糧船隻銀兩一併作速移文江淮各衙門對會催處則兵可立集其於防勦定有實用矣奉

聖旨募兵何得久稽帑金即與先發餘仍移文催處前遼總督文球咨夫將李光榮遼陽失陷不能救援欲斷浮橋竟截軍民歸路人多飲恨似當勘明議處員缺將援遼總兵劉渠就近改補兵部覆准更代光榮革職聽勘○兵部尚書李汝華致仕以汪應蛟代

通事實錄

卷之五

三 辛酉

之○張鶴鳴以黔功陞兵部尚書管左侍郎事○熊廷弼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經畧遼東駐劄山海關賜 尚方劔麟玉銀幣晏都城外○涂宗濟協理戎政嗣後抵京見 朝仆地次日即殞以陶朗先巡撫登萊文球准回籍調理

兵部尚書王象乾疏稱職視事二十餘日課績則毫無所長計心則一念獨苦今左右侍郎王在晉祁伯裕任事矣張鶴鳴且見 朝矣涂宗濟計期當在途矣是四臣者久歷徵塞茂著安攘邊事夷情皆所熟諳才力精神勝職奚啻十倍必能仰副任使伏望特

簡一人俾署部事使職得執役前樞步經臣後少備  
半臂之用可仰答 聖恩于萬一矣事下吏部議查  
得嘉靖三十七年兵部尚書楊博出宣大萬曆十六  
年戎政尚書鄭洛出西陲行邊先 朝固有事例奉  
旨允行

時議以熊爲經畧以張爲總督晉爲戶兵工總理  
熊畏張之性嚴而樂王公之坦易也欲出之王亦  
以目不能視不願任中樞故自請出鎮以張公視  
部事矣

巡撫王化貞疏云據回鄉及抄化所拏臺軍皆言李

遷事實錄

卷之五

四

辛酉

永芳因逐韓宗功至江上被朝鮮人打死韃子甚多  
永芳亦中彈朝鮮已聚兵江上矣南衛之中職已多  
方布置聞吾兵至便有執叛將而應者即奴左右亦  
有機括此機會之不易得者也

韓宗功彈打李永芳皆係遼中訛傳後宗功爲奸  
細被擒市僂其從奴有日矣奴再攻南衛喪失數  
千之語總無實據化貞輕信遼人此其所以致敗  
也

工科魏大中疏參李成梁內云 宗功者成梁之

寵愛嫡身爲逆奴招降南衛者又宗功之姻親則如

楨姻族不獨失事實與逆謀矣如楨之罪無一而  
可原也

經略熊廷弼題原任監軍道今被逮高出在遼三年  
朝凶暮危千勞萬苦諸所爲修遼城復瀋奉召寬鑿  
鎮江地方以至管理十餘萬軍馬稽覈數百萬糧草  
打造數十萬甲刀火器戰車之數始終拮据獨出與  
邢慎言兩人凡臣之勞皆兩臣之勞也而出又有奉  
集之功今職已蒙 聖慈體恤而出獨罹幽繫臣切  
痛之望 皇上赦此一臣與臣作幫手殺賊以終奉  
集前勞海蓋道康應乾以三年之副使歲運海糧百

遷事實錄

卷之五

五

辛酉

數十萬石與車牛同勞苦職曾有疏憐之當南衛兵  
馬盡數調援遼陽海復金三城士民俱已逃空將責  
應乾爲誰死守監軍道牛維曜以腿病臥床竟以扶  
掖冒圍被創而出奄奄關外亦苦甚矣此與康應乾  
俱當原情寬議者也新餉郎中傅國出納極清纖毫  
不染本官無城守之責無可死之義仍應以原官駐  
廣寧管新餉寬莫在萬山中監軍道胡嘉棟在彼屯  
守僅存毛兵三千急援遼陽遼陽已陷再返寬鎮寬  
鎮已空亟據四衛四衛已降勢自不得不航海以全  
師而經過金州一路擒賊舉旗亦非苟然狼狽而奔

者所當仍照遼官監軍而用之天津者也切謂今日  
遼官當分四等曰死曰歸曰逃曰降降不足齒矣太  
上死之其次則束身赴 朝以聽司敗是名曰歸原  
與外避賊誅內避 國法隱姓變服終不報而逃者  
不同似難厚誅歸者以堅逃與降之心况武將皆逃  
免而獨責文臣以死將使武將愈畏賊如虎而望風  
即奔文臣愈畏遼如穿而裹足不往則訓勵之謂何  
伏乞 勅下部院參酌議覆殘疆幸甚部覆奉  
聖旨高出降二級胡嘉棟降俸二級俱戴罪立功原  
任監軍

遷軍實錄

卷之五

六 辛酉

熊廷弼題京營選鋒及提督協理標下精兵不下萬  
人當于內挑選馬兵五千名擇用謀勇將官薛來胤  
等三員分作標中標左標右三營各將下中軍千把  
百總俱一一揀選驍壯者隨臣標下以壯軍容其盛  
甲兵仗馬匹等項俱要鮮明堅利肥壯使人望而生  
畏其本等月糧給與家眷食用在外月糧草料照援  
兵事例一體從優散給念時事急迫不必覆議伏乞  
明旨即日批允以便遵行

經臣瀕行與總理索大弓五千箭若干晉曰若用  
大弓曷不早言兩相信競適給諫霍維華在謂無

弓當與銀五千兩往彼製造工部曲處銀付之彼  
時經臣如驕子無求不遂比至途則營兵大諫抵  
關甲仗馬匹俱去而不返矣又多用馬千匹駝載  
輜重行李皆付之何有所給五千金不可問營兵  
到關不堪用發回者十之二三耳經畧失河西  
奔住都城外營兵回者往彼索在途未發錢糧重  
重圍匝思得而甘心焉余令主事彭克濟往候克  
濟將所乘小輪昇經畧出眾軍以為彭也而不知  
其為經畧也索經畧不得久之乃散去  
在晉廷為經畧也不帶馬不帶錢糧二分

遷軍實錄

卷之五

六 辛酉

彼時聞鳴泰補監軍請 帑領兵部用存 帑金  
數千兩而經畧未嘗請一金單車就道空拳應敵  
以為往而不返也而得生豈非天哉

御史防震孺言三岔河亦不足恃河寬不七十步盈  
盈一水一葦可航全不見驚濤怒浪河之不足恃者  
一也聞奴斬木為排上浮以土而用多人推之即使  
巨津猶如平地况投鞭可斷河之不足恃者二也此  
河視狹子河不甚相遠奴酋公然渡代子河矣我兵  
一守三萬不敢發一矢放一砲且今守河之卒不滿  
二萬欲望其半渡而遏之豈有是乎河之不足恃者

三也沿河一百六十里築城則不能列柵則無用且工程浩大未見敵而先渡河之不足恃者四也我之地可修守而最冲淺之處如黃泥窪張又站者皆虜地也我即欲修守而不得河之不足恃者五也轉眼冰合遂成平地即稀稀防守猶得五十萬人請問此兵從何處措辦河道不足恃者六也信如是也遂將半塊殘邊拱手而聽奴寇蠶食乎是又不然我以退為守則守不固我以進為守則守有餘我以河為界牌則士氣已頹我以撫順奴巢為界牌則人心自奮况天古奴奴自著種種景象又有顯而足據乎○邢

慎言改河南恭議遼東西路錢士晉陞山東副使遼東中路梁之垣陞河南副使遼東南路胡嘉棟降山東僉事管天津楊述程調山東按察使管登萊高出山西副使西平堡牛象坤山西僉事盤山路各監軍胡嘉棟戴罪立功梁之垣宣諭朝鮮

通州巡撫王國楨報援遼寧夏兵馬九百餘名一齊出城西歸領兵官李永培等禁之不止又昌平二千名逼討安家大譟砍傷朱遊擊家人幾致大變訪得昌兵劉江等所至搶劫甚于夷虜不宜輕調順天巡撫李瑾報懷柔城將官郝繼高下家丁一百餘名有

遼寧實錄

卷之五

辛酉

高澄舉等率領橫行搶掠強索夫馬應付軍役俱被打傷搶去官馬自大門至內室窓榻門扇無存○巡按李凌雲報延綏守備陳應魁等所統家丁枉道搶掠碎門需索闕搶一空最可恨者挾妓于鄉紳之門流連為三日之飲目中豈復知有法紀哉○兵部覆遼左盼兵盼將不啻雲霓而中途逃亡實自陳愚直始尤而效之逃之愈多鼓而煽之流傳更遠乞勅下督撫將陳愚直發回陝西撫臣呂兆熊以軍法議處其逃兵為首者嚴緝處斬傳首發臨洛地方懸掛餘分別細責貫耳以正紀律逃回兵數照額補解

兵科蔡思充題臺臣傅宗龍募有精兵五千名總兵楊愈懋召有新兵三千餘名中願出關者不下七八百名宜再行挑選務期精銳西兵之札營于通州者三千名雖曰入衛中豈無投石超距志存立功者宜令道臣周起元諭以急公之義欣以破格之賞揀其勇往者或一千或一千五百名令隨出關俟兵少集掣回則于入衛之約束不爽其議用監軍道胡嘉棟領有毛兵八百石令札天津毛兵習野馳驅豈習水性並宜領赴榆關聽經臣指揮者也兵食甲仗隸在三部者有侍郎汪在晉總理司官三員分任似綽乎

遼寧實錄

卷之五

辛酉



有餘經臣空拳而出其賸賸反顧在三部接應而三部錢糧不敷伏乞 皇上自為社稷計再發帑金二百萬總頓太僕寺不許三部拍分聽經臣計費派用咨行總理分司督催專應廣寧之急庶有濟乎

西兵入衛期滿兵部已題 准放歸矣經臣必欲挑選一半赴援余謂 明旨已下眾兵歸心甚急誰肯東行強人心而為之且非所以示信也科臣具疏經畧果行西兵聞風皆潰矣欲問奔逃之罪則奉 旨在先無可行之法經臣以為縱也而與樞部參商自此始矣

遼事實錄

卷之五

辛酉

經畧題用原任主事劉國縉起陞登萊招練副使俟卞年陞登萊監軍僉事推官洪敷教陞職方主事經畧軍前贊畫

七月總理戶兵工三部侍郎王在晉題 國家承平日久諸務積弛從臣抵 都與熊廷弼及同部諸臣密商方畧侵晨入部竟日料理部務漸有條緒萬不敢仍前惰窳以貽 主上宵旰之憂目前聊記兵數內經部臣張經世親歷河西得于見聞之最悉兵士未必皆精壯然其間必有可用之兵器仗未必皆精堅然其間豈無可用之物撫臣王化貞身處危疆力

抗強虜朝夕有應應之形勝負係安危之數如入山而遇虎豹人無不疾呼求救者當至危至急之時誰敢為彼已之異視處極重極難之勢誰敢為珍域之分岐臣部即未奉 嚴旨而心緒憧憧無一刻不馳關外也然臣部不過調募兵將調募不過行移文案勒限嚴催邇來徵兵之檄急於風雨咎不在部署之遲發而在各鎮之緩視緩于發兵此督撫之責也自有遠處之疏而咨報援兵起程者踵相接矣一經押發于途而目兵到處觀望領兵官到處遲延郵傳則苦其索勒地方則苦其騷擾視遠如陷阱然視赴遼

遼事實錄

卷之五

辛酉

如湯火然出關兵已三萬四千二百有奇而抵廣寧者僅二萬咫尺之近亦能躲閃其在遐方者可知此後援兵經行之地逐日計程今日至某處明日至某鄉州縣官用印鈐記明註有無稽延有無生事倘大逾 欽限領兵官輕則經撫衙門網打重則論斬其有依期早到在途安靜者從優陞賞此申飭領兵將官之法所當必行者也臣部徵兵有見解 帑銀給發者有三部移咨查扣本處新編及料銀充數者又有調募兵多而銀數偶爾不敷或新餉料銀不能湊手者各省布政司及直隸府分不妨那用可動錢糧

從權暫給報部扣銷如藉口錢糧不足以致遲留司  
府正官及兵巡兵備道悉住俸戴罪催償轉咨吏部  
停陞此申飭司道府之法所當必行者也蓋天下事  
非一人之事一人任之則不足衆人成之則有餘府  
庫之財孰非朝廷之財值非常之時則不當執有  
常之法通變可以成功協心乃期共濟臣願在內諸  
臣常如身在廣寧莫厭河西之告急在外諸臣常若  
身當三部莫嫌臣部之苛求則兵馬刻期而至奴酋  
可登于祖叛臣可繫于廷矣臣又通查目前調募  
兵數似浮於額歲餉萬不能支但河西之能守與否  
進軍實錄 卷之五 十二 辛酉

總不可知後手之兵皆當預備倘如往歲兵馬一發  
無餘事急而始招呼近者數百里遠者數千里非兩  
翼生風何能猝至前事之疎可爲後事之戒至于經  
費大誦三部皆持空釜待炊米自何來殆不可問容  
臣等一一算明另行題請以聞  
王在晉題安家馬匹甲仗疏自東事決裂而羽書仰  
至檄天下兵誅鋤叛逆轅蹄併集於塗丁夫接踵於  
路閭左何日不憂徵調哉臣在山東兵經三調衆兵  
環泣援例乞舊糧以安其家室而臣不許也第于本  
名遠餉內月扣三錢以給其家而妻子不聞有流離

老苦兵去而缺懸即募新兵以補缺且計遠餉薄而  
東省之原餉厚酌量節縮另設北營於省會添兵五  
百各食舊糧而飽足矣何事西兵應調者即食本名  
之新餉其家口又支本名之舊餉是兵而有二餉  
也今舊兵不歸懸缺不得不補補一名又添一名之  
新餉是一兵而有三餉也夫遠濟既潰撥兵之去而  
不返者逃耶死耶抑削髮以從賊耶逃則爲失律之  
兵無功有罪難以顧其私降則爲背逆之兵家屬當  
逮繫公餼豈宜養叛即戰死亦不過厚恤以復其家  
聞以各糧歲歲給死兵者且援遠之兵未必人人  
進軍實錄 卷之五 十三 辛酉

有家小無家者餉存何處又聞月支舊糧亦有未盡  
給發者貯存何用不一嚴查不將化爲烏有乎臣又  
查萬曆四十六年閏四月募兵安家近者三兩遠者  
四五兩蓋甲器械議給三兩四十七年七月調兵馬  
價十兩今安家銀調者五兩募者且十兩矣安家云  
者身奔走于危邊絕徼背離鄉井所以安其父母妻  
子也若本地招兵仍留本地廬墓安然室家無恙此  
不過給衣帽銀壹兩已耳乃募兵本土有繫給五兩  
者又有應調之兵要挾以至十兩者臣未敢實算開  
銷也且邊兵既解舊餉以養家家已飽矣曷爲又給

安家銀兩。此一兵者身價匪輕。明係金銀鑄就不殺賊而為賊所乘。何以兵為。臣是以于安家之給。有遺議焉。馬價每匹。今發銀十二兩。募馬有價至十五兩者。夫調馬補價。以營兵騎馬。赴遼馬羣一空。償其買馬之費也。然必有兵而後有馬。援遼者向來懸額不補。彼馬上之兵已虛無其人矣。買馬將焉用之。四十七年所發馬價。馬匹安在。無馬則原銀安在。目前調馬又給價銀。先後累積。必馬有留良。而今不可問也。臣竊疑馬價之發。有漏卮焉。又募兵有盜甲器械軍器。不可不肅也。兵仗不可不利也。然總計之。估價不

過三兩多亦三兩而止耳。而今且八兩之多矣。此器

甲必官為造給。則如林介胄。可協于大同。未有人自

為製。而使之不參差者。蓋甲原無可買之處。徒給銀

以責其買辦。里巷窶夫。市井窮棍。白鏹到手。立見水消。安所得盛甲以遮身。弓刀以禦敵乎。如是不得不逃。給銀之日。即埋逃竄之根。併安家銀一去而不返矣。然則盛甲器械給銀。終為非策。莫若于募兵之處。責成于所司。鳩工製造。轉發之為得當也。今天下兵雲屯鱗集。上等中等下等造給各糧法。應畫一以示同仁。乃人自為募募。自為等上。等者為家丁。用以衛

身而非用以搏鬪。人有私兵而國無私法。此處加增彼處必當比例減而增。則眾心悅增而減。則眾志墜且厚。稍加于容兵。猶曰酬其遠戍之勞。厚稍加于近處之兵。何以愜彼遠人之望。豈王道貴于無偏作事。必須謀始。彼所貴兵來自數千里。安家器械僅十器。械有十八兩之多。臣初不得其解。或曰此募而彼調也。孰知土司兵我未嘗以餉餼之。安得與邊腹之兵同日語哉。且西兵沿途混擾。抱頭鼠竄。鮮衣怒馬。遊裝飾。勝于蓬葆。倖幹之顏面。乃強弱異形。勇怯殊

致是澤癘終不如執袴而遁。逃乃勝于瘡痍。此何以

得人之死力。宜乎關內之七千所以決笑西歸。而挽

之不能留也。夫召兵幾千里外。而乃失之。目前捐安

家之少半。定可過其歸思。而多方撫輯。不加餉而加賚。定賞勞之格。行間出之恩。則在經撫之善用其權耳。遠事未。知何時結局。舛以承舛。敝以襲敝。不得不明言救正。將來如有調募。庶可量度折衷。以明功令。至于各邊舊餉。果否盡給。贍家四十七年例發馬價。有無見買馬匹。凡扣貯銀兩。須查歸着。不得含糊。回覆再具。以裕金。遠藩。後邊兵。見在河西者若干。

名如係見役或念其經年勞苦仍留贍養以安軍心  
或令其親戚壯丁頂補名缺以支原餉陣亡者從厚  
優卹其遺缺卽行募補逃兵革除投降者自三月以  
後冒領着家屬一一嚴追通行遼東經督撫院及各  
路撫鎮衙門逐一偵查則存亡逃叛終難掩蔽兵籍  
清而錢糧不致混冒矣奉

聖旨這所奏調募安家器甲馬匹事宜有裨軍國至  
計着該部照欵詳查確議務求經久長便之策毋得  
苟且目前致誤國事

王化貞題死難總兵五員陳策童仲悛梁仲善楊宗  
業尤世功副總兵三員戚金曹登衢朱萬良參將七

員劉芳聲夏國卿李鎮中張名世黃正吳文傑王豸  
遊擊八員周敦吉方承勛李尚義袁大有彭振雲李  
秀趙宗周王命詔都司六員張神武鄧起龍袁見龍  
徐得全王承祚秦邦屏守備二十一員阮承宗鮑得  
功劉應龍雷安民郭崇仁金九階王之謨趙廷蘭吳  
應昌劉訓王盡朱恩鄒昌錢奇徐一夔龐世恩曹栢  
吳承宗毛煥然毛鳳文郝鳴時袁祿千總四十一員  
張郢劉登謨唐士林冉呂劉世俊羅漢臣何逢白蛟  
龍李應元朱希禹劉朝聘王邦寵羅仲文黃立志欵

遼東事實錄

卷之五

七 辛酉

應修高習年高遷尤大乾周華周維坤牛繼先金承

化袁護劉時霖彭忠劉廷賓周上文陳上策鄧時有

何成何獎周朝陞彭廷諫張威寧丁福顏宗正林梁

徐忠蔡從魯宋允科李承業把總四十一員黃光前

宗可勝楊再枝袁加春何奇瑞尚朝富朱美吳起升

吳應魁劉文榮全安劉傑向朝堯馬凌煙梅世芳余

一鵬黎紹堯周興曹有才周國才李繼宗黃允甫周

應選張觀陳葵王建勛周正剛陳國奇黃運國羅恩

易胤孝戴天恩郭起龍周成龍蘇可畏劉成曹鑾黑

老虎周密曹興兆程安邦浙營千把總十員朱騎胡

遼東事實錄

卷之五

七 辛酉

天祝黃惟峴吳龍喻文遠施廷用龔汝勝楊得勝嚴

用蔡勝土舍五名李柯彭宗卿彭應勝冉見龍彭相

舟航海官五員副總兵趙率教遊擊魯之由都司許

定國嚴正中王化溥見在官四十一員總兵五員候

世祿李秉誠劉孔胤麻承恩姜弼副總兵三員鮑承

先麻承宣周世祿參將九員羅一貴黃鉄別鎮王興

業黃璽羅萬言趙時雍馮大梁周守廉遊擊十三員

李滿倉尚志弘劉恩孫慶張世胤高可及左輔王平

祖天壽劉世功盧養材熊錦都司坐營守備十二員

黃士英崔承恩金國佐張萬化史光裕王化準閔印

尤岱談堯德景國柱李成龍楊如栢遼瀋喪敗之後  
降虜及死事各官功罪昭然無容別議李光榮赴援  
未見有功斷橋致起多議在李秉誠麻承恩前愆未  
贖後功無聞似為有罪無功其餘援遼將領各有戎  
伍之責難辭退縮之罪似俱應懲治其副總兵鮑承  
先參將黃璽趙時雍遊擊馮大梁周守廉高可及左  
輔熊錦罔印備禦楊如栢等各守之寄即依律  
重懲亦不為過各查各官原奉鎮守調赴東援一聞  
遼陽失陷即奔潰過河尚屬有辭似當稍從末減夫  
遼瀋之行天與同存其各為逃逃非皆當死顧有未

遼事實錄

卷之五

文

辛酉

戰而逃者有既戰而逃者有戰敗不支而逃者其情  
狀殊也有當死不死者有不欲死而死者有城陷眾  
潰死已無益而姑去以圖後功其心事殊也即此而  
諸臣當有定論矣以文臣言之袁應泰何廷魁各義  
所在不容不死二臣之見定矣張銓可以不死而竟  
死也從容就義為國之光此其最上者也其次則崔  
儒秀之慷慨殺身庶幾焉段展陳輔堯之死禍起倉  
卒而能不逃死亦無愧于守官之義已就生者言康  
應乾雖兵已盡調城已先空其情可原然奉命守  
土之臣也今其土安在應乾終欠一死此不可不議

處也至于傅國牛維驥高出張文達陰象坤李君簡  
等之不死也所謂可以無死者也胡嘉棟雖有地方  
之責畢竟監軍之任且創設尚無定居奉調已至半  
途聞變而返則已胥為夷矣間關而南執叛臣斬夷  
使人心幾為嚮應竟徒死猶無益耳自乾先傳已  
死後乃知為人藏之得免與經歷謝懋功孫光榮陸  
續走向以武臣言之都司徐國全之自縊公署聞何  
廷魁之風而起者可嘉也至于張神武聞難疾趨直  
前搏戰與家眾五百人同死僅有存者此其死可與  
張全北烈並列副將張金揮戰援並奮神機要以俱死

遼事實錄

卷之五

文

辛酉

亦庶幾焉其次則總兵陳策梁仲善楊宗業等副總  
兵郭有光等參將吳文傑張名世劉芳聲等遊擊周  
敦吉方承助等都司鄧起龍袁見龍秦邦屏等守備  
阮承宗鮑得功等皆臨難不避冒敵爭先無愧死綏  
之義庶酬裹革之心內梁仲善秦邦屏之力戰不屈  
為尤烈楊宗業之父于駢死不移為更慘所當破格  
議恤者也至朱萬良見敵而奔竟為叢矢所中死不  
償責賀世賢多謂其在瀋陽城西為亂軍所殺者想  
天假手以誅叛逆也諸將中惟麻承恩最先逃于二  
十日黎明即過河徑走芝蔴灣呼船欲渡蓋于十九

日出戰即行原未見敵此蓋不知有法者也侯世祿受傷獨重死而復甦姜弼遠陽之戰率廣寧兵直犯重圍奴衆辟易經畧于城上鼓掌大喜以爲大勝者即此戰也本欲雪渾河之恥成桑榆之收不幸大衆俱潰重傷不支而竟被以逃將之名公論惜之劉孔胤丁馬父完前罪已贖因部叅正罪于二月內解兵謝事候咨赴京則孔胤已爲閑人城破不死夤夜出逃既有代事之人又有同行之侶可以質問似未可深罪之也李秉誠原令守城隨衆潰奔罪無可原但奉集之保雖高出指揮之力而本官調度與有微勞

遼事實錄

卷之五

二十

辛酉

西奔諸將杳焉無踪而秉誠猶于二十三日蚤赴城下見經按各道照舊料理濠卒則與衆逃者殊科至諸裨或有傷或無傷既逃均應議處若周世祿之死戰得脫殺傷過當既已加陞示酬此外則有柯汝棟耶萬言張昌胤陳九圍單進忠楊于渭閔正官李大成魏相劉興祚劉大宗皆甘心臣虜爲之盡力統候俘獲之日另議者也

八月王象乾以本兵行邊給帑金十萬兩以佐軍需賜蟒衣銀幣仍晏兵部各部院官陪餞

王在晉題我國家幅員萬里聲靈赫濯祇緣逆酋

爲難致開鐵遼潘南衛相繼陸沉二百年來生養橫罹荼毒衣冠化爲辨髮名城遠爾丘墟殫天下之財亦不能立制狂酋之死命目前五空八竭之狀有匪一言可悉者蓋自金錢盡輸于塞外上頒轉散于行間決如壅泉去如流水而帑藏空賦稅既溢額以加編曠潦又相仍而不已煙寒環堵月照逃亡而田野空少壯僉名以應募下夫僂力以從戎比屋靡寧窮鄉滋擾而閭閻空強者畢命于戈弱者驚魂于風鶴抱頭鼠竄暴骨如林而行伍空青閨有勞人之憂黃髮有夜泣之婦孺其業枯寂寞而家室空

遼事實錄

卷之五

二十一

辛酉

遼路北而正偏裨將領死者三百二十餘員迨遼潘淪傳不知凡幾而將林竭矣撫順開鐵破而姓名登鬼錄者五萬六千五百餘人又殺戮人民不可勝算而生命竭矣寬奠敗而馬騾駝死者二萬八千六百餘匹隻又東運買牛倒死數萬而孳畜竭矣飛輓飄零于渤澥轉輸汗漫于滄溟括同珠玉委若泥沙而芻糧竭矣僱募則索餘艘于海澨打造則備材木于涇臯則汎時俵水濱莫問而舟航竭矣火藥利器極萬輪邊大銃神鎗累千藉寇我失其御彼得其資而器械竭矣蕪湖之銅筒不至武庫之建鐵已窮鑛冶

空懸採辦莫繼而五金竭矣熬骨之誅求未已剝肉之償補堪憐漁澤無遺焚林幾盡而民間之膏血竭矣似此五空八竭之形海內可勝憊頓乎今之策遼者靡不以兵力單弱為憂乃兵不弱于寡弱于兵多而不精弱不可以勝強寡不可以敵眾此兵不足之患也然兵聚而食指繁勢必至于枵腹此有餘而不能養之患也兵聚而影射坐勢必至于冗耗此有餘而不能制之患也兵聚而羣心渙勢必至于離披此有餘而不能簡練之患也夫不足之患一而

遼事實錄

卷之五

辛酉

有餘之患四兵貴多乎哉廣寧一片地所容納幾何軍民雜處人馬縱橫民失所安居兵無可托宿且三岔逼水漠地沙黃遠廬之安堵難容霜露之侵肌可慮客兵之苦于無居易知也時入深秋蟋蟀風涼于砂磧寒蛩聲徹于荒阜艸野孤棲寒裳單薄入冬而嚴凝益迫水雪摧殘手足瘡痍兵之苦于無衣易知也路狹人稠商稀貨少米珠薪桂百物沸騰東草價增幾倍斗米貴至數錢月餉未能周身食力不堪糊口兵之無以聊生易知也兵無以安其身何能令其捨身以殺賊我未以恩義結人之心誰能以法令

驅人于死地故今日廣寧十二萬之兵未必人人皆一心人心不一泉亦異為乃其所大可憂者則在兵之眾而餉之難繼矣南衛未失之先海我之海也金復海益陷而大海之險我與賊共之賊常規我之往我不能禁賊之來賊眾既集糧其所大覲也我有一線海面可達廣寧敵之所大忌也彼如乘風破浪直擣津門窺其所大失利攻其所大忌是為引寇入門而天津危天津危而登萊而江淮浙直俱危河西乏食何以立敵山海無糧何能久守而以京師亦危此時

遼事實錄

卷之五

辛酉

軍若果腹此必不得之數也且昨午以十五萬之軍取給于登萊天津三路之海運猶虞不繼今兵馬浮于往昔而登萊且罷運矣蓋套既不可行覺華島又去廣寧較遠改卸于右屯海口右屯止收七分以二分卸芝蔴灣以一分卸柳河口柳河去天津千餘里去右屯又三百里以什一之糧給三岔守河之軍人多而食少路遠而運艱三岔河上得米三合便以為非常之恩枯腸借種未而存活於是有三岔不可守之說不知三岔一衣帶之水隔畫東西可以限狂奔之馬是向無此河則遼瀋之沒禍必及於廣寧廣寧

何以至今存也。虜騎至河輒逡巡而不敢渡。浮橋一斷，河西遂得死全。然則三岔雖非天塹而亦為河西一險。路之湯池矣。獨念柳河東岸，帥為虜地，架大砲以擊灣泊之舟。中國制夷之具，反為夷所用。長年望之而色沮。夏秋之際，風順波平，海塗得達，尚憂饑餒。轉眼秋深，北風一發，舟楫不能行矣。此時有銀無米，有軍無糧。庚癸之呼，勢所必至。故河西必有半年之積，而後可採。冬春之饑，必有百萬之糧料，而後可活。卡萬之兵馬，海運壅食於空虛，而陸運賑給於實地。海運天誅其柄，陸運人握其權。故海運不可廢而必。運軍實錄 卷之五 二 陸 辛酉

熊廷弼奏延緩人馬，臣親自點驗，每唱一名，嘆一氣，驗一馬，墮一淚。汰退一千三百有奇，律以新奉之旨，巡撫應降斥，總兵應逮繫，但撫臣張之厚素有才望，履任方新，應重加罰治。總兵杜文煥革去見任，永不叙用。其原調家丁及退換軍士，務選精兵，着伊男杜弘域親領來遼，代父立功贖罪。部覆稍寬，熊遂與張公鶴鳴大異矣。兵科蔡思充云：遼陽距鎮江八百餘里，且多崇山峻嶺，惟海州密邇為必爭之地。可復則復，不然據鎮江復寬真約，結朝鮮以俟大舉。○奴截金州旅順為登州之咽喉，南衛之門戶，金州又切近登萊者，是以奴酋截守以隔絕往來之路也。○遊擊毛文龍報稱甲職至朝鮮，彌串堡潛令鎮江避難人民暗通士庶咸共響應。次日千總徐景栢差弟徐六潛渡通款，且云佟養真選兵一百餘名抄殺黃紫奴山歸正人民去訖。職與王一寧議謂鎮江兵止千餘，壯勇既出抄殺屯民城中必空，正可拚其不備，即命守備蘇其民千總張板李景先張繼善何舉禮帶領家丁一百名屯民崔天大等百名邀截去兵歸路，隨令千總陳忠王甫等把總王錦召一學張魁毛承祿沈景和許悌率



兵一百餘人及屯民高大等一百餘人直至鎮江城外二十里上岸先令守備丁文禮暗通鎮江中軍陳良策約為內應分布已定雞鳴俱薄城下千總張元祉王鎬號頭王承鸞等持鎗先登眾人一齊登城喊聲大振一擁殺入陳良策同弟良漢蘇萬義等自內殺出內外夾攻賊眾盡皆膽落四下奔命佟養真率夷及家丁七十餘名迎敵被我兵直前奮擊養真被擊仆地就縛其子佟豐年及家丁斬獲殆盡收伏鎮江軍士四百餘名當即進城安撫軍民秋毫無犯民皆大悅羊酒迎勞者幾萬人數百里之內望風來降

遼事實錄 卷之五 三十一 字四

者絡繹不絕 王在晉揀援鎮江疏云邇聞遼東撫臣王化貞密委都司毛文龍收復鎮江擒縛叛賊四衛震動人心嚮應報聞之日縉紳慶於 朝庶民慶於野自清撫失陷以來費千百萬金錢卒十數萬兵力不能擒其一賊此一捷也真為空谷之音聞之而喜可知也而臣則轉生憂慮比來寢食欲廢此豈異於人情哉以接應之兵甚寡也接應之餉甚難也大海之隔甚遙也當臣之撫東省也屢疏為山東請兵而全不應也又極口為金復海蓋請兵以衛運道以固東省之藩而

全不顧也且有謂登萊向不被兵者臣將金人侵宋渡海屢戰屢攻旋失旋復備述年月揭聞當事乃以州縣不能招致之兵量留九千為東省防禦而四衛悉無兵自若也運道之單虛自若也當時若多添兵旅以固山東則今日何難進取若嚴兵以守四衛則妖賊不敢聚羣徒以謀叛強酋不敢率一旅以收降如山之積不至委棄以資寇盜大海之險不至盡失以損藩籬遼陽雖陷經臣尚可走海蓋以圖存何至受敗塗地辱國損威之若是哉有言不信臣知有

遼事實錄 卷之五 三十一 字四

臣亟以圖自為請戰將沈有容以守登萊又知有容多收降寇幕下蓄敢死亡命之士臣又賫三千金召之所挈五百人皆陷險如夷善泗慣鬪者於是擒偽官收偽示奪偽牌破賊船擄賊馬獲賊械採回浮海人民無算賊不敢左足而窺登萊不敢踞海州以興造作且不敢長驅以渡三岔逼廣寧而覷山海懼登其之襲其後也登兵正勁今據登萊撫臣疏且撥兵三千五百名隨王紹勳往矣部議又撥一千三百名隨梁志垣往矣大將且踰海從征以登萊為孤注矣登萊之水兵幾盡發而內地無能為守矣蓋昔年添

兵九千陸居其七水居其三能戰之舟師幾何行人問路須問之識路之人臣習於東所稱識路者也卽之垣生長彼中而兵數未能悉也今欲大舉興師動稱發水兵萬數是隨筆寫意之兵而非實在之兵也廣寧兵數雖多去鎮江則遠不能逐晨風以飛渡登津水兵既寡隔大海又遙不能控長鞭以及腹竊計奴酋聞信必大集兵馬以圖報復孤城絕地勢難久支南有海而東有朝鮮文龍不患無周身之策獨是鎮江皈依之衆四衛效順之民豈能堪此狡酋屠戮耶文龍發之是而涉海應之難此臣之所以且喜且

遼東實錄

卷之五

三十八

懼而無違寢食也然臣之所憂不獨憂兵之不接又憂餉之不接兵渡海矣舟中裹糧有幾寬鎮破殘民間必無餘蓄糾聚萬人何以食之卽有銀而米無從致也之垣往矣朝鮮向不貴銀民間向不用銀朝鮮使臣見在可問卽有銀而米無從糴也餉臣督餉既西顧以急廣寧又東顧以急鎮江登萊撫臣既治兵以圖進取又治餉以贍軍興民力已殫物料難辦卽有銀而米無從致有米而船不能給也臣預知登萊之無餉苦留十萬帑金以應之撫臣以爲續命之丹也臣又知天津之無餉議戶兵二部發銀五萬以應

之諒彼中亦必以爲救急之需也然大兵一動所爲十萬五萬者亦大官之六嚮耳何堪大嚼今所爲應急之着殆有士焉人情處常則當求其備應急則不當泥其常登津水兵固寡然水兵僅能水戰也仰而攻城及攬城以守必藉陸兵矣陸兵卽不能蹈海乎擇其有膽力者津楚皆行以助冰兵之勢所當急者登兵過海沿海必虛此際秋風漸勁我去則難賊來則易恐擣我老虛乘我之隙陸兵縱不能防海亦可防陸天津陸兵漸集憂在汕東兗山東通省之兵

遼東實錄

卷之五

三十九

急者臣登津與廣寧並急臣部亟宜三方並顧天津近對京接濟頗易登州則最遠矣凡有緩急聽其借動司庫銀兩一奉公檄布政司卽宜那發報部開銷所當急者三先是津撫有借用運船之疏臣頗難之今事迫矣有船可用不妨暫借以應王錫斧之乘載臣卽催工部發銀修船以補餉船之缺所當急者四臣卽按臣有三岔難守之議陸兵且不可駐矣水兵尙屬守乎閱遼撫揭有津兵早至揚帆直上沿海一帶便當應之語想王表管大藩等之兵亦可轉移以援鎮江之急事在經撫計之所當備急緒五深之垣

家下三百衣甲器械工部且給發矣今援兵渡海在登萊則熟練之兵也天津則應調之兵也隨身甲仗想多具備如有不足先儘本處那移以待造補此當急者六廣寧距鎮江雖有崇岡峻嶺之隔然既先期以舉大事務宜後應以圖萬全多擇智勇出奇乘間盡力救援興復之民必効死勿去所當急者七山東設兵以登萊為急他屬可緩應令三撫會議登萊青添兵若干濱州蒲臺武定等處分兵若干除留新餉外歲餉尚缺若干為部速為處分勿使有兵無餉所當急者八近聞西虜移兵助戰已駐境上虜兵一動

通事實錄

卷之五

三十一 辛酉

我兵速宜渡河賊東而我擊其西賊前而我撓其後彼必還而自顧鎮江之圍可解所當急者九遼瀋大戶四衛豪傑東山礦徒二百年來生養必不肯甘心從賊且遼陽將領目兵降賊者眾赦罪招來乘機鼓動結縱團聚共圖滅賊義兵四出賊必自亂彼亂而我乘之奴可襲而取也所當急者十蓋兵者機也機一動則不可遏兵者氣也氣一發則不可隱談兵於鎮江未捷之先策當從緩緩以待我兵之大集是為穩着談兵於鎮江既復之後兵貴神速速以應破竹之先聲是為急着急不擇音臣是以謬摭管見仰佐

廟謨至于 宣諭朝鮮已奉 成命時刻難違迨迨則有任其責者仰祈 聖明裁鑒 勅部施行奉 聖旨鎮江偏師取捷保守方可圖功策應聲援前已屢旨着經撫各官料理其兵餉事務又在部裏主持奏內急着十款悉中機宜便會同三部作速區畫接濟中外同心務收勝筭 兵部尚書張鶴鳴題經臣三方布置聯屬朝鮮誠為上計梁之垣之使誠當急行但經臣止請 宣諭招撫逃亡給銀六萬兩未嘗請兵也未嘗請餉也之垣請餉五十萬請兵五千請家丁三百請加一品服色

通事實錄

卷之五

三十一 辛酉

之垣登州人請兼制登萊請府佐請材官皆經臣所未請者何可不慎重且此行全憑王紹勳紹勳降夷臣部已曾具奏 御前此何等事又何不慎重前在閣中同輔臣九卿科道聚如聚訟然厲聲抗色殊非朝端之體臣知會議之無益也 王在晉再題安家馬價疏 國家有一定之章程亦有變遷之時勢勢偶偏重不得不與勢推移若今日援遼之兵是自清撫失開鐵陷而人情望遼惴惴焉迨遼瀋相繼淪沒而人益視遼為絕地矣人誰不愛身恤命而欲捐其所甚愛以使之赴刀戟之場此

非以生道使民也。故有言百金買死士者。有用二十五金募一兵者。有議安家給銀二十兩者。千里馬未至而千金之駿骨。市價徒高。此往歲救朝鮮征播州募兵事例。若相倍蓰。豈昔儉而今費。昨易而今難。以所值之時勢不同也。今調兵議給安家銀五兩募兵議給十兩。亦體羣情之苦。折衆議之衷。不如是。則人不肯赴。蓋漁民以禦變。不得不以利爲香餌也。各路調募之兵。今或抵廣寧。或抵山海。或起發在途行矣。勢不能復裁其所與之金矣。惟是馬價銀兩於中有富酌減者。均是馬。應調馬價銀十兩。募馬價銀十兩。

遼東實錄

卷之五 三十一 辛酉

五兩。又同一募馬而有二十五兩之殊。臣不知某營應分上駟。某營應分下駟。則失其平矣。彼在營之軍。與在野之民兵。農異致。則調募宜分。乃營中之馬。與民間之馬。價值相同。則貴賤奚別。如必以調良之騎。與應募之兵。而以中下之乘補在營之缺。九邊皆重。安得重彼而輕此哉。查市價十二兩。儘可易一馬。則十五之數。當裁俾調募一律。於軍需不無少省也。此後招兵。凡招土兵。防守本地者。照在京招募例。止給衣帽銀。兩即收營食。餉不得驟用。安家俟有調遣。仍照例給。發。至遼東新舊兵。有御史方震孺給

賞兵數最爲數實。廣寧原非無兵。但汰其冒濫。節其浮冗。則糧餉可繼。時加簡閱。時加訓練。則兵馬可強。天下無不可用之兵。未有不練而可使之用者。亦無常足之餉。未有不節而能使之足者。今機會可乘。便當刻期進發。若耽延時日。以待兵強餉足。當茲征調四出。經費告訕之時。兵馬何時而強。糧餉何時而足。臣切有憂焉。臣等多方計兵。又多方計餉。凡動支帑金。每從節縮。用過銀兩。皆不得不用匪敢妄用分毫。時出而爲濫觴之費也。謹遵 明旨再三酌議具覆奉

遼東實錄

卷之五 三十三 辛酉

聖旨。今後支用錢糧。俱照舊例。有多寡不同的。亦須據例。剖明聽朕裁處。遼左用兵三載。內外帑藏所費不貲。今大兵雲集。豈得不預先計算。兵馬錢糧數目。二部事均一體。仍着會同商確。務求長便。不得臨期倉卒致誤軍需。王在晉題近緣鎮江報捷。臣部于本月初八日恭接聖諭。朕覽文書。見遼東巡撫王化貞。本內稱毛文龍領兵收復鎮江。當陣擒獲叛黨。解來其南四衛。亦俱望風響應。化貞指授有方。將士用命。遼事漸有次第。但王師貴在萬全。機宜難緩。頃刻休部裏即便移文

天津巡撫畢自嚴登萊巡撫陶朗先着將原設援遼水兵星夜督發從海道前進策應其王化貞調度廣寧兵馬相機征勦一面咨經畧熊廷弼嚴勒兵將控扼山海三方協力務收全勝該部也要將兵馬錢糧甲仗等項作速移催撥濟毋緩事機特諭欽此本日又奉 聖旨覽奏王化貞指授方畧毛文龍收復鎮江克著奇捷朕心忻慰有功人員着即與查明優叙該部還傳與經撫各官上緊督兵相機策應甲仗錢糧作速催運接濟若襄大舉欽此續該臣部題覆撫臣王化貞本奏請聖旨鎮江奇捷遼在恢復有機

聖旨錄

卷之五

辛酉

但兵寡援孤昨有旨登萊天津水兵策應廣寧嚴勅兵馬牽制賊酋事在然眉難緩時刻該部便馬上傳與經撫鎮道將各官同心殫力互相應援務保前功以圖進取梁之垣着刻期領勅宣諭朝鮮分兵犄角措發錢糧及陞賞毛文龍等催解馬匹車輛俱依擬欽此即馬上悉傳經撫鎮道將官各官式承 明命矣隨據登撫陶朗先塘報內稱本月初三日奴酋將金州城樓垛口俱已拆平其衙門房屋民居鄉屯俱燬又旅順口人張志剛報稱奴酋燒燬房屋上船拋泊近岸將遼民老幼盡行殺戮少壯者驅逐出牆其

各處糧米房屋盡行燒燬等情又聞王化貞揭稱奴酋之情形搜括盡歸耕寨南衛之情形望兵不啻眼穿西虜之情形已歃血定盟河西之情形皆摩拳擦掌又撫臣自己之情形勞瘁不敢言病身居虎穴不敢言危且云經臣貽書謂慈若進兵實實殺賊自不得不進則經臣與撫臣之見合矣又言鎮江一動南衛大擾管大藩舟師適至王紹勳水兵俱集奴分兵往禦遼陽遂空城門晝閉則奴兵與我兵相持有日矣 皇上念鎮江之初復一旅之孤懸策應如此其

聖旨錄

卷之五

辛酉

水陸兵不過七千陸兵不慣涉海而天津八千六百之水兵其二千猶待借船以渡若登岸相搏須藉陸兵得城據守須藉陸兵則非登津所能辦也廣寧不發兵賊得專意于東日來三公河並無警報賊之東向可知毛文龍之一捷適挑其兇鋒而觸其盛怒鎮江其能有幸乎南衛之人心不忘 中國思反邪以歸正吾安忍為隔膜之視奴惡其歸我而燒燬房屋屠僂生靈腥血徧于鄉屯毒焰熾于城市遼民捨地呼天投生無路桑麻樂土變為刀山劍林黃白遺黎到處神號鬼嘯哀弘之血化碧忠義徒存田橫之客

殺身姓名不錄。昔宋祖驚聞南漢之慘酷曰吾嘗救此一方民今聖主之仁遠邁于宋祖而奴酋之惡百倍于南漢即吾兵力未贍決難堅壁坐視矧越此進兵則盡人皆兵也盡人皆奴之敵也百姓與奴不並存率其子弟以報父兄之讐人心有堅甲利兵矣夫用兵者時不易得機不再逢臣計此時兵馬漸集糧糧頗備器械粗辦目下又催發銀兩押解戰車以應急用臣朝暮心焦拮据三事冀少寬怠緩之咎過此以往天氣漸寒海運暫歇兵苦無衣無食必多凍餒馬苦無槽無料必多倒斃器用經年踰歲必多朽鈍此時而再索兵索餉索器械物力大匱將來何以應之臣滋懼焉河水一合策馬可渡既無天險以扼其衝又無金湯以持之久進不能滅虜退不能守河臣甚懼焉南衛未死之民望救不至勢必灰心臣慮鎮江團聚之衆勢力不支勢必望風披靡王紹勳之孤軍何以全於虎吻毛文龍之偶捷將不免于狼狽此臣之所憂也奴酋放歸宰賽結納西虜之心叛臣通賂素囊潛逞勾引之計延緩虜報日急伺我之單薄內地隱憂叵測乘我之紛紜此又臣之所深憂也夫聞外事柄經撫操之惟幄運籌經撫主之臣何敢

遼事實錄 卷之五 三十一 辛酉

中堅旁撓但四衛水火之民決不可不救海外孤懸之旅決不可不援登津前進之兵決不可不應東西合謀以思發難必不可不防伏祈 嚴勅經撫諸臣熟思審勢悉心觀變兵如可發也則當大舉以張撻伐之威如其未可發也亦必潛圖以為策應之計毋徒委成功于一擲置 屢旨于空言而第令水師之進取置多用寡以希不可徵之倖也

遼事實錄卷之五 終 三十一 辛酉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六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穉藹父較閱

辛酉九月巡按方震孺題遼瀋繼陷張神武零騎渡河  
明知事必無濟而不肯退步即所部二百四十人亦  
知神武之必死而不肯潰散則非獨奮不顧身其忠  
義孚結更有足多者夫獎忠之與查迺同歸一意惟  
以神武未知名之將灑血沙場便登俎豆則二三大  
帥抱頭而竄者知七尺殘軀不如耿耿片魂將慚愧  
欲死矣○毛文龍先在鎮江等處擒殺偽官被賊大  
發兵于三月九日將鎮江等處男婦一槩屠修燒燬

遼事實錄

卷之六

辛酉

民房不知其數難民三萬餘渡過朝鮮梅海一帶存  
活文龍先于二月廿前過朝鮮去訖

史臣董其昌曰毛文龍以二百人奪鎮江擒逆賊獻  
之闕下不費國家一把鐵一束草一斗糧立此  
奇功真奇俠絕倫可以寄邊事者如此膽略夫豈易  
得使今有三文龍奴可擄遼可復永芳養性可坐縛  
而繫之鼓下矣且可就遼平遼鼓舞殘民用其必死  
之心練成精卒不待四出徵兵擾動天下川蜀之亂  
可以不作矣今棄文龍于絕地委忠義于虎狼之口  
力盡而不採不資以器械衣糧使之坐斃以聽奴所

魚肉以為養真報仇佐奴酋而致疾于我也豈不哀  
哉豈不惜哉夫舍殘遼必死之精卒不收以為用而  
遠募天下以致亂棄奇策有效之文龍不採而偏信  
一籌莫展之王紹勳恐天下亂盡尚不能越三岔河  
一步而社稷以危也伏祈 嚴勅經撫消融成心  
亟圖揀援俾梁之垣冒險曲達將所資銀兩宣諭  
朝廷意偏加賜賚早收全遼不至并壞天下 社稷  
幸甚

總理王在晉議覆刑科劉弘化本會同戶部署部事  
右侍郎臣臧爾勸本部署部事尚書臣張鶴鳴工部

遼事實錄

卷之六

三

辛酉

尚書臣王佐集議外看得兵馬錢糧甲仗三部各有  
攸屬向皆取諸額編乃遼事潰而添兵添餉添盔甲  
器仗皆賦額之所不載者 國家原無此項經費乘  
時之急值用之窮 皇上屢念計臣之無措而發  
帑金以應之臣等多方撙節錙銖必惜惟時當遼瀋  
初陷遐邇驚惶調募四出人情直同沸鼎政事有如  
執熱只問徵兵不問兵糈所自出顧兵非吸露殄風  
之可飽餉非量沙撮土之可充目今厘厘要辦粒粒  
難處有不得不慮其終者計從本年三月以來邊腹  
共調兵寸五萬三千一百七十四名各省直共募兵

十五萬二千五百九十八名，調馬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匹，募馬二萬三千匹，又留山東本地馬五百匹，此兵馬之總數也。安家馬價除山東增兵五萬，扣新餉銀四十萬兩，聽其自行召募開銷，又留本省馬五百匹，無馬價外，餘共該安家等銀一百六十九萬二千三百六十三兩，馬價銀九十九萬四千五百兩，此安家馬價之總數也。衣甲器械船價等項，除山東另行銷算外，餘共該衣甲器械銀一百三十七萬六千兩，船價銀八萬四千兩，薊鎮車營造車銀九萬兩，又新舊水陸兵甲仗硝磺火器銀四萬兩，此衣甲器械

遼事實錄

卷之六

三

辛酉

東增兵五萬，臣等議撥江淮水兵一萬，福建水兵三千，填補數內，此減于三十萬五千七百兵之內者也。既緩且減，實調募兵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名，有奇。此臣造報于冊內者，乃冊之所不載，查係食糧見在，又有加于二十四萬八千二百七十名之外者。雖邊腹調募之兵，未必俱到，倘一齊併集，連見在兵共三十一萬九千三百九十六名。天津尚缺水兵，未免再募，又尚書涂宗濬招募柯陳銳士，廣東巡按王尊德招募武勇，各有次第。又南部臣何棟如招兵五千，各交御史鄒復宣招兵五千名，又四川盧萬邦副輔

遼事實錄

卷之六

四

辛酉

船車等項之總數也。夫調募兵三十萬五千七百有奇，調募馬八萬二千八百七十五匹，而兵工二部計費銀共四百六十七萬六千八百六十三兩，而戶部之行糧鹽菜草料不與焉，又解發廣寧招兵買馬撫賞銀一百萬兩不與焉。經費浩大，萬不能支，于是臣部議停原題薊宣等九處募兵二萬七千名，馬一萬三千五百匹，廣東水兵三千名，又以四川土兵不能多調，議緩二萬四千名，又因延緩虜警，議緩調兵馬三千五百名，可省兵工二部錢糧一百四萬六千五百兩，此停緩于三十萬五千七百兵之內者也。山

臣招選親丁殺手五百名，又各邊調發之兵，留舊餉養家，再募新兵六萬四千六百七十四名，以補原額。又經略帶去營兵五千，留額糧養家，本名仍領新餉，是食糧兵數已盈四十萬有奇。去年議十八萬兵守遼陽，已到者僅十五萬，共費本折色及關外牛騾車輛計銀八百萬有奇。今日之兵數比昔多浮二十五萬，則一年所費當及二千餘萬，不待言矣。夫新餉之加，編除兵工二部分用外，所存止三百六十萬九千九百九十兩，而本色卽用三百萬以外，餘者皆索之無何有之鄉，卽桑孔重生，劉晏復出，無可奈何，且諸



臣有志請纓者。競言招兵。諸臣出關渡海者。競言招家丁。愛身者。只圖身伴。有兵不思口中無食。大抵兵日增而無日減。餉日減而無日增。兵不聚所憂在邊。塞兵聚而無餉。所憂在蕭牆。國家以奴酋為患。不知有兵無餉。兵即為地方之患。臣是以憂兵甚于虜。而急餉甚于兵也。此外河西索戰車。海上索兵船。各路索盛甲器械。即以天地為爐冶。億兆為工匠。鑿山取鐵。有時而竭。鑿地取煤。有時而窮。伐山取木。有時而盡。日日催取。日何能給。至于車夫騾戶。苦無腳價。匠作各役。苦無工食。鑄作打造。苦無物料。鐵甲未完。

通事實錄

卷之六

五

辛酉

又徵紙甲。槍刀纜備。又備布綿造車窮日夜之力。推輓極道路之艱。即無盡之藏。不能供其索取。矧不編之額。何以應其紛求。臣與司空日相蹙額。無計可支。不得不哀懇。聖明再發帑銀一百二十萬。以濟工部目前之急。此皆萬分緊要之需。不得則赤身徒手。不可為兵。缺車乏船。不可以戰。緩則誤事。非比泛常之請乞也。再照臣部原無錢糧軍興之際。應酬如雨。日下止存解剩銀五千六百餘兩。猝有緩急。從何措處。然臣部不敢槩請。俟有急用。方敢奏請。至于戶部歲餉。該銀二千餘萬。兩間之田賦。田賦不載。

問之庫藏。庫藏久空。兵一日不停。則餉一日不止。利孔既竭。財源已窮。臣等憂懼不知所出。疏冊既完。正擬奏聞。而登萊巡撫陶朗先移咨。臣再請兵馬糧餉。咨開兵馬船隻甲仗暨大將軍佛郎機等件。連安家行糧。共算合三部所需不啻四百萬。取之者如滄海之波。汲之無盡。愈出而愈不窮。應之者若無底之卮。涓滴不留。隨取而隨告匱。蓋兵工之窮。原無長物。而司農之苦。未可告人。堂堂天朝。臣未敢纖細畢陳。示窘于四夷。以傷國體。除戶部經費甚鉅。百凡無處應請。銀兩聽其算明。另疏陳請。外臣謹先將

通事實錄

卷之六

六

辛酉

調募兵馬。扣支錢糧。及待用銀兩彙冊奏聞。聞王在晉題初廣寧之請兵也。軫恤海內之民生。樽節國家之財力。兵數從減。舉朝靡不心服。然臣部慮東夷勢重。難支調募。開除招集。合新舊兵十四萬。即見在之數。未經查覈。然據臺臣齎賞兵數已十二萬。有奇矣。謂兵不堪用。則當汰而勿食我之餉。既食餉。即謂之兵。既謂之兵。則何不可使之戰。兵能習練。則市人皆可為精兵。不練則精銳不能當大敵。設使典盛賣甲。則精銳立化為頹靡。倘其足食足衣。則懦弱可變為強壯。顧所以養之者何如耳。今邊兵五萬皆

帶有隨身甲仗舊兵及新募士兵招來潰兵未必全無遮身之盾然解過鐵甲八萬七千五百副又舊甲鐵葉可用者一萬副盛八萬二千一百頂內工部所造新甲極其堅整而取諸京庫者俱經科道挑選非真不堪用者也或者道途之盤運關門之堆積不無損壞而經臣咨部謂京中所造多與邊上用不相宜且多頑鈍而鮮堅利故以前發遼東者必重新改造方可給軍應用今擬解工價物料于邊就便分頭自為打造經臣身任兵革必能加意鑄鑄獨錢糧難處處無以應細查內庫盛甲堪用者幾無存剩

遼事實錄

卷之六

七

辛酉

何以備京營之取用輦轂重地武庫空虛猝有緩急赤身裸體之兵可資捍禦乎臣不暇為遼左計而先為京師計向來庫積甲仗原不解邊今為邊疆取竭援遠器械押發如流已稱足用今尚有氈帽布衫執棍以立之兵何也將無故示凋憊之狀以待挑選乎官兵畏奴如虎問兵則曰不精問器械則曰不備問鞍馬則曰不整裝貧做老只想回鄉便保身軀性命然則撫劔疾視以無懼為主者恐無其人獨念一兵出關費銀二十餘兩多者三十兩斥一兵則前銀即化為烏有目前無用之兵皆重價買來之兵非

可一筆塗抹者撫臣自買馬萬匹皆騰驥上駟邊兵帶馬及太僕寺馬共四萬三千三百匹步騎相兼馬非不足乃以馭馬無人秣馬乏料致多倒死今天氣漸寒倒損必甚故必講養馬之法而後可望馬之多不然雖多不能當損折也河西一帶米豆皆露積以待轉輸人馬皆空腹以需草糗昨奉聖旨以遼運前派車牛煩費無益科臣周希令所刊董搏霄人運之法人人以為可行且昔年征播亦用人運目前將科臣條議姑一試之以待車輛之集亦不失為一時通變之權也臣等與經撫三臣誓心滅賊凡外來奏

遼事實錄

卷之六

八

辛酉

疏一一依行非敢互異戰車已發五百六十一輛續發者絡繹于途矣宣大馬匹久差官市買營馬在關者悉聽撫臣之借用矣盛甲之僅存者臣同工部一查發運米車牛亦會題買辦矣調募之兵四川湖廣浙江皆起行有日刻期可至矣乃垂成垂就之功忽轉而為愈變愈危之局臣等相顧詫異豈西虜情形之中變乎夫西虜可借以張我之勢而不可倚以為我之用可結以散奴之盟而不可藉以敵奴之眾第使不為我患不為奴助奴不得假道于西我得專意于東即為用夷之要着其來與否我不能知來矣

而深入與否我不能知。深入矣而力戰成功與否我亦不能知。卽幸而成功。而索報無厭。酬賞難遂。心無定嚮。餌之以利則趨。戰無定形。劫之以威則懼。今國威未震而厚賄何從。既有饑饉飽颺之慮。又懷拒虎進狼之憂。御之善則虜爲我用。御之不善則我爲虜。愚故恃虜則虜操勝負之權。我惟自恃則我操常勝不敗之勢。臣所云西虜未可全憑者此也。據劉渠塘報。佟養真供稱。奴酋見金州有水兵。又因鎮江不服。不肯進兵。定在十月冰凍。南船不能行。方可犯搶。然則河西數月之安明。係登萊水兵牽制之力。臣一

遼事實錄

卷之六

九

辛酉

入都卽定此策。近見奴酋縱焚旅順房屋。正恐我兵之久泊東兵一退。奴必西馳。廣寧帖危而京師震懾。此必然之勢也。頃見津撫疏云。深冬天氣。沍寒。海河結凍。非利用舟師之日。停泊海上。旣恐震盪之堪虞。逼鄰虜穴。又慮焚燎之爲患。屆期似當令各營收兵入津休養。銳氣整頓。行伍以待。明春之大舉。撫臣憐軍士之苦。臣亦有同心顧兵法。必藉虛聲。而解圍須用旁擣。我兵常泊于旅順。廣鹿島之間。近之可以繫金復海。蓋歸順之心。遠之可以張鎮江。義州犄角之勢。萬一狡虜渡河。我兵卽攻金州等處。一面傳諭

毛文龍王紹勳進兵夾攻。一面招致鐵山長生島朝鮮團聚之民。荷戈幫助。一面密結蓋州豪傑。令敢死之士。焚其積聚。賊必懼而內顧。而廣寧之危可解。山海之烽不急。都城之衆自安。臣所謂東兵未可遽撤者此也。或曰北風漸急。如三軍之畏冷。何夫旅順距金州甚近。原係泊兵之所。而廣鹿島亦可屯兵。防汎之師。海樓水宿。其常也。泊舟于避風之灣。下旋于活水之灣。多給衣綿。時加犒賞。接應糧食。惟風火之克謹。更掩襲之嚴防。至于天津水兵。亦令其與登萊分路。艤泊聲勢相連。首尾互援。而沈有容所統之福

遼事實錄

卷之六

十

辛酉

兵撤令其分防各險。毋聚一方。倘各兵勞苦。輪次更番。不得潛離汎地。臣部嚴催。江淮福建水兵。接應仍行戶部。速爲處餉。以時給發。其義州一路糧餉。不敷路遠。輓輸難繼。更祈聖諭。再勅朝鮮。暫時接濟。用過米粟。通計數目。卽於監軍梁之垣。所賫銀補給。如不足。待春汎後補給。一遇天兵進發。或奴兵西渡。該國卽進兵協擊。庶毛文龍王紹勳之勢不孤。而我兵得藉應援。以無恐矣。○尚書張鶴鳴奏。佟卜年爲經略。舉用今逆賊佟養真的。與卜年同族。空置之雲貴。展其所施。以圖報効。胡嘉棟劉國縉。應置廣寧立功

贖罪

十月戶部尚書汪應蛟奏遼左用兵三路布置共兵二十六萬併薊遼總督添募將三十萬矣。前議餉止百萬今增至千二百萬或云當千五百萬矣。臣部歲入九邊額餉不過三百六十萬尚不足以供歲出年來所用遼餉搜括不足不得已加派于地畝然派止五百餘萬民已告窮而兵工二部分去百二十萬又順永保登萊青六郡以勞役減免臣部所藉口給餉者僅三百六十六萬而已。即以千二百萬計之尚不及三分之一也。幸蒙皇上俯念調募煩費計發

遼事實錄

卷之六

二

辛酉

帑金四百萬少紓目前之急然兵工二部分去安家兵仗銀共三百十萬臣部所分以給行日糧者又止九十萬金而已。今臺省諸臣條議有未盡允行令再議確者臣今復與諸臣會議條款務求法所可行事無窒碍者約計可辦之數仰候聖裁俾臣部遵奉施行

王在晉題遞接遼東總兵劉渠塘報內稱七月內有奸細報奴酋說西虜助兵從黃泥窪進河西大兵從三岔河并柳河進水兵從金州進高麗兵從鎮江進奴酋甚是慌懼又差王有倉過河探聽河西多少兵

馬糧草有無在于何處堆放又供佟五分付各奸細柳河口娘娘宮一帶凡有堆垛糧草處所不許放火燒燬等待河凍之日分一枝兵從柳河口進入先獲糧草以備我兵食用又稱奴酋共領真韃子三萬有餘駐防遼陽李永芳領遼兵三萬俱住遼陽北城各將近日新編許多鄉兵戰車鎗砲火藥俱備停當等河凍馬步車一齊過河等情續據登萊總兵沈有容稟稱毛文龍自得佟養真後避居龍川請兵朝鮮朝鮮一兵不發且禁其市糴又差張獻政往遼城內偵探奴酋令李永芳守遼陽盡將精兵領出海州及河

遼事實錄

卷之六

三

辛酉

上一意河西不復東顧等情該臣看得在酋窺我虛實決意渡河合東西報而賊情如券合焉自古行兵先謀截輜重謀奪糧食謀絕餉道此不待智者而後能知之也。當海運初通登萊米豆盡積蓋套暴露於風雨腐滯于潮濕狼戾殊甚比蓋州陷沒充實之倉困露積之芻粟守土之官不付之一炬而盡為盜資奴之盤踞遼陽數月不憂饑餒且將壯丁遷徙蓋州以就食臣每念及輒拊膺長歎而深恨當時之失策也。今竟華島河東堡船家務柳河口等處堆積芻糧甚多賊之生心久矣遷延不運以待牛車車牛何能

猝辦卽辦何能猝到卽到何能猝運。眼視糗糧之山積。而致令米價之如金。口需粒食以療饑。而頓使枯腸之忍餓。兵至十餘萬。山谷可平。江河可塞。矧以養生活命之物。令人搬運。節其氣力。均其勞逸。人情自當樂赴。豈真亦雕泥塑。手足不能運動者哉。時迫矣。轉眼河水將合矣。路遠者當用餉臣所僱之小車。地近者當依科臣所議之人運。或挑選軍士。挨隊以搬。或增添脚價。覓夫以轉運。通限一月。將海瀕所積。米豆各處所採之青草。盡搬入城。以絕狡虜之垂涎。以杜奸細之窺伺。彼河西三百里荒瘠之區。既不

通事實錄 卷之六

三 辛酉

得因糧于我虜。必逡巡却顧。至則堅壁清野。野無所掠。食盡不能久居。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用奇掩襲。必勝之形在我。仍令登津旅泊之兵直攻金州。高麗義州之師襲取寬鎮。鐵山長山島避難之民。助我先聲。隔江彌串堡渡海之衆。爲我後勁。賊必東西分應。左右支吾。我卽不能大得志于奴。奴亦不能得志于廣寧。先時圖之猶可及耳。昔遼瀋繼陷。人情洶洶。幾無生路。今監司盈坐。將佐成行。謂宜羣策畢舉。收功且夕。乃諸臣諦觀時勢。憂心孔亟。未聞怒蛙之式。屢懷曲木之驚。兵士如林。豈盡不堪。盜甲成丘。詎云無

用硝黃火藥除山海等處支用者不算外。其解至廣寧者二十一萬四千六十斤。留貯永平者二十二萬三千五百五十斤。滅虜虎蹲砲共解過五百十位。各取實收附卷。若拒馬槍至微物件。豈以帑貲百萬不能分金製造。必待長安之轉運乎。兩軍對壘。三鼓作氣。彼見強而我示弱。奸細漏洩。益長黠虜之威。耶報抄傳。頓減我軍之氣。臣部馬上催兵工部運車載料日無停晷。何嘗少懈。目前緊事。只宜練軍選將。整器繕具。設奇置伏。修築城濠。堵截險要。嚴搜奸宄。廣行間諜。置遠而難行之事。舉近而易就之功。職兵者

通事實錄 卷之六

古 辛酉

治兵職餉者。治餉責有專屬。難辭後艱。任已克承。誰容肩卸。當卧薪嘗膽之時。勿墮摩拳擦掌之氣。此臣所望于彼中之道。將有司協心以贊經撫。共成滅賊之功者也。奉聖旨據奏糧草堆積。汜爛管餉各官如何不設法轉運。解過甲仗數多。取有回文。如何昨本道臣高出等呈說一件也。無顯是欺玩本都當拏問。姑着策勵。任事本內運糧策應等事。便行與撫督勵道將等官實心擔任。不得仍前推諉致誤軍機。○侍郎王在晉題微臣已補額員三部不能兼理。懇乞俯容辭免。奉

聖旨王在晉任事精敏着照舊總理

王在晉題奴酋舉動必先布機關潛圖協應虛實之形頭頭熟觀緩急之勢着着不差我欲登萊進兵奴發魚皮鞋予防禦我欲鎮江協擊奴築遼陽東一城阻截我欲糾西虜合攻奴放宰賽還鄉解散此有謀彼有備隨方設間謀是處有奸細而我所以應之者張皇靡定錯亂無章豈我之智顧出奴之下哉奴之用人信任專而謀慮一我之畫策衆口雜而意見紛一言而衆撓其成一事而兩持其柄登萊兵寡臣力言不可分兵分則勢弱勢弱則不能牽制一面而使

遼事實錄

卷之六

五

辛酉

奴之反顧乃朝鮮之役羣言噂沓無不為梁之垣王紹勳請兵者帶去精銳水兵三千止存棟剩兵一千五百銳師泊于外國音信難通應援不接而切近如金復一帶並無一兵奴之縱男女回家安心西嚮萬一奴騎渡河義州之師可能追躡否萬一奴犯登州朝鮮之旅可能撤回自林否廣寧日望西虜為前驅而今且糾衆結寨縱騎打圍寧前錦義之間日憂蹂躪臣前疏所云西虜未可前全憑東兵不宜遽撤按臣方震孺貽臣書有見疏一字一拜等語蓋臣昔在東方具晰形勢要非浪語登州距旅順一遇風順半

啓可渡即冬月未必無半啓之風候也登兵雖寡而合萊兵遙為聲勢津兵四千雖于九月間策應鎮江而鎮江已失恐難停泊不如撤而併屯于廣鹿奴見海上有兵猶懷顧慮此未宜束手坐視以聽其西馳也奴留宰賽子女以為質宰賽欲報奴酋以寬其子女故虜部合縱暗藏機構倘奴渡河而西虜必窺瞻而東前後夾攻腹背受敵當情形醜惡之時不能為首尾相應之勢遼事可憂在此夫河西半載精神用予餌虜虎酋恐傷宰賽之心既不能為我之助然曾受我之約或前離離彼之羣謂空用計調停吹散虜

與以結奴之援殺奴之勢奴見虜退必逡巡觀望我無西顧之慮而後可當東面之敵即不然必選擇各將分兵以支錦義併力以障寧前奴之鼓衆行不挈糧馬不帶料草枯水東人畜饑渴野無所掠勢必不能久留我能善守河西猶可瓦全至于河西兵卒除舊兵在外新兵已逾十萬恐川楚浙兵併集地面窄而難容糧草遠而難繼矧山海單虛關門鎖鑰倍空加謹須將兵馬挑換分守山海一經挑換人情誰不願入關門莫如以薊昌兵馬發回仍守薊昌分布喜峰口北挑林等處以防窺關之寇蓋以土人守本處

遼事實錄

卷之六

六

辛酉

一五五

室家墳墓在焉較之客兵其得失不相關利害不相涉者功相萬也再勅督臣以原設之兵分守前鎮而以撫臣新補之卒及御史傅宗龍招募之兵暨山西新到陝西將到之兵列營屯劄緊地護衛陵京而通州及天津陸兵凡近京地面營兵密為整頓以防入衛中外臣工務宜矢心協力精神滿用于封疆而口角之爭筆陣之鬪暫爾屏息臣目前所辦者催兵催馬催餉催三萬胖襖出關再請續發二萬又催辦綿花布襖以採軍士之寒再催發庫貯將軍等砲四百三十餘位以備戰守之用川楚兵差官健

通事官錄

卷之六

七

辛酉

儻勤限起程勢同採焚拯溺內應不遺餘力矣至於軍中號令有不獲不嚴行申飭者生殺係人王之威命賞罰為御世之大權勵眾勸功必先法令今河西兵十餘萬全無固志一望虜兵即思逃遁如此即募兵百萬總歸無用發帑千萬盡屬無益須再巾命令凡臨陣一人退縮斬其隊長隊長亦得斬其人總哨皆然且明諭之曰曩者遼瀋失守東則有海可逃西則有河可渡今生路惟有一關門及喜峰口等處關門決不容逃兵潛入而險要等處亦俱發重兵把守不容逃兵驀越既無可逃之路須懷死綏之心

進步封拜在前遲步斧鑕在後將官逃者一槩論斬文臣逃者必從逮治稱病者悉置不行提督卽中風果真亦令廣寧養病不得進關錢糧支銷不明管餉司道先請革職勒限查明無弊方具題復任朝廷有必行之法而後無倖脫之心將吏無倖脫之心而後望生全之路仰祈天語嚴飭明著章程則規避不生觀望永杜殘遼庶其得人為用乎然勸懲不容偏廢而賞罰必須並行有投醪挾纊之恩纔可鼓在革裹尸之志有解衣推食之惠始可望沈船破釜之功今歲霜反骨而棲風之士單寒半菽如金而

通事官錄

卷之六

六

辛酉

靡糲之食未飽推瓊林之積而徒令削鐵于針頭怡堂燕之安而罔念加薪于厝火三部之貧如洗四方之苦堪憐索費索逋趾錯于堂愧無隣之可乞請金請帑聲聒于耳曾何計以支撐天聽轉高難排閭閻而亂萌潛伏憂在蕭牆不先事而預圖恐臨期之既晚臣款款之愚渺攄芹曝伏祈聖明一裁矧焉奉聖旨這分兵防守申嚴賞罰等事悉中機窾該部便行與經撫各官便宜調度鼓勵將士共收成功湖兵至通州其帥張景珍潛入都中管求加銜所領

兵部安家銀不卽給散毛兵後至其帥田景坤不能  
輯下沿途科索于酒肆與湖兵遇遂相格鬪毛兵殞  
命湖兵帶傷御史梁之棟以聞○逮舊撫李維翰  
巡按方震孺奏曰連日廣寧城中大戶盡數西奔正  
在危急時提督又偶中風臥床不起一切兵馬漫無  
頭緒臣不得已只得暫住沙嶺而時往來于河張火  
站之冲圍而逐路挑選健丁沙汰殘卒有驛丞典史  
之不屑爲者而臣自從事焉亦聊以固軍志而安民  
心耳 皇上速下一 嚴勅要見此番大將偏裨不  
據命與賊廝殺若再望風先走各照信地各照信地  
遼事實錄 卷之六 五 辛酉

必殺無赦將從前之玩習。一筆盡勾。而廣寧塔山地  
方係寧前副使張應吾管轄亦空宿兵一枝專殺逃  
軍逃將使三軍之歸路絕而生路可望也。臣不勝慟  
哭待命  
十一月方震孺題經撫心無不同做手各異臣初入  
遼路迎經臣卽向臣言抄化不可信。虛着不可用。併  
言撫臣不肯做實事說實話及臣至廣寧面問撫臣  
言何常不說實話何常不做實事臣固知其機鋒不  
對苦心調劑其間不知費幾斗心血矣然兩臣無疏  
臣只合暗裏銷鎔不當明言也昨經臣責備撫臣疏

中引臣書桃謂撫臣心慵意懶此臣與撫臣時時面  
相質証者也臣賚恤時見撫臣精氣百倍今則時時  
攢眉謂愈變愈難蓋緣撫臣銳于滅賊而一時賊未  
可滅又一切兵馬器具不湊手耳大抵經臣之意在  
以守而爲戰撫臣之意主戰而不言守經臣曰守具  
卽是戰具今人餓馬疲守旣不能以何爲戰撫臣曰  
正惟不能守所以當戰經臣曰軍馬未動糧草先行  
今糧運艱難若此旣要進兵當先備求運法撫臣曰  
我一過河而海州之糧皆我之糧經臣曰王師空堂  
堂正正旣過河便當想守法想援法不然亦當想退  
遼事實錄 卷之六 五 辛酉

法。撫臣曰我一取牛庄而彼中自然嚮應定有縛叛  
將以獻者于是諸道諸將俱浮沉于戰與不戰之間  
守與不守之際笑啼不敢而凡事牽制者多矣  
讀此疏而撫臣孟浪可知世上安得復有痴人與  
之相合哉  
閣臣葉向高言廷弼化貞作用旣殊而使化貞就其  
節制舉 朝皆謂難行毛文龍所報擒斬卽未真確  
功罪可勿言乞下部酌議如遼事可以專委廷弼則  
申飭將吏一聽節制  
王化貞揭曉運一事自河東失陷車牛盡沒止有車



五百餘輛職卽行道多方搜括民牛收買夷牛又差官入關四散尋買乃請車牛銀十萬于戶部而戶部不應也曰于解去新餉內支銷不知新餉久已斷絕何處支銷且造車無匠趕車無人遼之下壯旣皆從軍而兵又不善養牛西牛又不服水土往往到斃牛軍賣兒賣婦以償之昨歲出關十萬餘牛不數月倒死殆盡其報存者皆遼人所償也不惟物命可惜抑亦民隱堪痛故職自爲道臣時卽不敢多議牛車價多者十餘兩少者亦不下七八兩而部又卽定三兩五錢是猶以前日言也遼民多殺牛以賣謂殺則得

遠事實錄

卷之六

三

辛酉

牛之利留則受牛之累也是以職有願覓小車之說業遣人于山東集其魁問之皆欣然願來乃咨部請移文山東留京運以作賃價計旦夕可至昨接督餉咨部文不准無銀可給竟成畫餅至今天津并無車出關又不得已摘軍扶運然河水已合奴衆兢兢欲渡守城對壘又須多兵左支右吾無可爲計矣

買牛運車晉曾有疏爭之今牛盡倒死省直解到一者並無一存前言如券僱覓小車亦可言而不可行之事經撫好爲苟難于國事何濟

王在晉題九邊兵餉疏云臣惟天下猶一家然遼左

後門也九邊垣壁也諸京師堂奧也令人人視殘遼如漏艦危檣視九塞如金墉鐵壁視河西如虎穴龍潭視邊鎮如泰山磐石此不深爲堂奧腹心之計耳試諦觀之遼與各邊均重急遼而緩九邊猶曰治標因遼而弱九邊則爲釀患慨自遼瀋繼陷以來調兵選將急于風雨其應命而至者五萬之邊兵耳川兵則觀望于去來遙切家鄉之顧慮各兵則擅迴于行止曷勝道路之流連藉非邊兵出關河西所有者僅遼陽之通卒也此美當于勝負安危之數哉顧此邊

遠事實錄

卷之六

三

辛酉

手抱蔓去而不歸調而不補能必遼事之遠平將來免于調發乎卽免于調發而宜鎮關邊之虜延綏攻城之寇甘肅入犯之羌無兵何以禦之詎獨奴酋能爲中國患乎屢調之空邊終日延挨爲苟安之計問兵何以不補曰留舊餉養援兵家屬也欲補必須新糧無新糧則兵不可補也臣一一通查援兵事例亦自有不同者如往歲山東應調之兵臣卽于本各邊餉內扣留三錢以給其家舊糧卽補新兵兵不減而糧不加者也乃宣府易州一帶家屬卽食原糧而不給內顧在延寧一帶則戶部已給內顧而不食原

糧然而內顧贍家銀兩有三錢有六錢此戶部不一之規也。又有暫發四錢五分有止發三錢此各鎮不齊之例也。因其糧數有多寡是以贍養有參差此支給不同之額也。乃各兵未必人人有家小未必人人盡給本名之糧借名混冒此不可不查者。一前次援兵逃亡者甚多逃者當存額餉死者止給優恤舊糧必有贏餘此不可不查者。二室家已贍則原糧不給而原糧貯存之日未必卽爲補兵之日千軍齊發未必千軍齊補空月空糧悉空算扣此不可不查者。三給贍家給內顧兵缺仍懸而不補則存一各之舊糧

遷事實錄

卷之六

三

辛酉

又增一各之贍顧兵虛而糧益耗此不可不查者。四遼陽有投降之卒而本鎮尚存援遼之名河西多雇替之軍而坐家食本各之餉管伍隱蔽哨隊朦朧此不可不查者。五凡調邊兵必帶馬匹馬每匹臣部給價十二兩前次調補馬價俱未清查臣曾有疏矣。今次調馬五萬九千八百餘匹補價七十一萬八千五百兩有人而後有馬兵不補馬必不買馬價將安貯乎此不可不查者。六無馬則無料馬去而料存每歲草料銀兩不在邊鎮則在度支節年未覈此不可不查者。七軍中有火器有盔甲有衣鞋有兵仗有旗幟

有犒賞軍在則各項不可廢軍去不補則錢糧必有存餘此不可不查者。八查果兵未補而糧存則當報所存之糧數糧已開而兵補則當報所補之兵數今一遇調發輒曰無兵既云無兵又云歲虧數十萬之額餉此各鎮額餉臣在山東隨催隨發愆期不解者卽開送經管職各聽察既不解又不察釀成連局益不可問然則邊臣之自誤而非各省之誤邊臣也臣蒿自憂時邊餉必不容不嚴催邊兵必不容不速補援兵成邊贍家內顧業有成例勢不可裁戶部以措處之難或聽其仍食舊餉臣部因司農之誦不卽催

遷事實錄

卷之六

三

辛酉

補援兵臣悉心籌之今歲應調邊兵除題留未到者只算實數六萬其贍家內顧銀兩每名每月六錢歲計當費四十三萬二千兩如每名每月三錢歲計當費二十一萬六千兩二者相兼以折其衷歲費不過三十二萬四千兩而六萬之邊兵可補九邊不至空虛猝遇虜警各邊尚可支持卽有調遣各邊不憂難繼此今日最吃緊事不能以歲月待者伏乞 嚴勅邊臣通查所懸兵缺卽行召募大家提起精神極力整刷以固邊塞以衛 皇家臣於諸臣有厚望焉伏祈 聖明鑒納施行奉

聖旨是各邊額兵當補這所奏極為詳悉着該部即行與各督撫官作速處置召募毋得稽延

王在晉題項蒙 聖諭戶兵工三部發領帑金二百萬以濟軍興又奉 聖旨帑金着發太僕寺候有急需請用仍着侍郎王在晉稽查酌發又奉 聖旨帑金准留一百萬專備東事緊急爾部還與總理官酌量奏請給發欵此該臣看得遼左軍興經費繁鉅田賦頻加取足于溢額之徵漏卮難塞外廷無措仰給于 大盈之積待米成炊其在司農艱窘倍常仰屋竊歎 聖明洞鑒無俟臣言若兵工原無編賦可應

遼事實錄

卷之六

五

辛酉

非常乃互分職掌致令茲困荷蒙 皇上慨發 帑金二百萬兩以濟目前之急不啻枯苗之得雨也。然待用無窮而分用易罄。如以十日之餒而得一日之糧。此留則彼缺前去則後空。有不得不從樽節者。如臣部調募各兵安家銀兩有行文本處兌給者。今本處不給而取足于近京地面。銀不發則兵不行。兵之所聚且有後虞焉。可須臾之少道乎。邇又議調標兵安家馬價均屬無處。則一十四萬一千九百兩之請勢不容于裁減者也。以工部言之募兵衣甲器械未給銀兩計六十七萬。備開奏冊見在 御前。此外

如造船造車造火器製甲製襖製兵仗買鐵買硝黃買布花僱車僱騾僱夫役工匠兼日夜之力轉運極道路之煩萬分拮据臣與工部共之臣曾具疏代請帑金一百二十萬猶懼不敷然則今日五六十萬之請僅當其半豈云溢數乎惟是 帑金已奉 明旨專備東事緊急着臣酌量奏 請臣再四籌之當先發四十萬以採燃眉餘者姑俟再議總計兵工所請共銀五十四萬一千九百兩皆係東事急需將來逐項解發明白題 請開銷必不敢分毫濫用此外存剩 帑金除四川應發銀兩聽戶部酌 請餘銀悉

遼事實錄

卷之六

五

辛酉

封貯太僕寺庫以備遼用緊急各部不得輕 瀆有一分當一分之實費做一分之實事庶不孤 聖明之德意而于邊事緩急有資矣。十二月廷弼于十月二十三、四日連得遼撫書要乘銳出師二十七日報巡撫已先二日往三岔河二十八日廷弼出關二十九日駐前屯上恭報出關疏請本兵催兵接應總制各鎮彈壓十一月朔至中後所得巡撫危疆固守實難一搨力闢以守待戰之非弼因移書閣部大臣專責而卒成之意實以阻之也。十一日巡撫化貞會廷弼于西平一鎮三道皆來聚晤

相與極論各道曰今過河不得河上督兵設伏出奇  
又不得事事依公意部署亦歸到同處矣弼曰遲矣  
巡撫曰前實不曾依奉公行今只當遼陽初失惟公  
指教矣弼曰河水阻而擺兵河水合而撤退報賊虛  
而神飛聞賊來而意索今日講河上明日議西平又  
明日而議鎮武今日撤兵回明日發兵往又明日而  
復議留無謀人之心而使人備之致將南衛遼海百  
姓北驅殆盡廣寧滿地奸細城中聚謀各立名號頗  
繁有徒未得彼情先輸我實况平日謀報賊無兵賊  
忙賊急賊怕我賊斷不來賊在遼陽者何曾一驗故

遼事實錄

卷之六

毛

辛酉

勸公內防而外謝之一味密密厲兵秣馬儲糗治械  
幹我正經事體自隱然有不可犯之勢遼東尚可爲  
也巡撫唯唯各道鎮亦首肯不敢對弼遂于十一月  
十四日回右屯衛往返十七日作出關見聞述

述中所載者廣寧撫按鎮道將書亦話言及地方  
兵馬糧草情形也大。意。主。守。不。主。戰。聞于閣部臺  
省明知其未可戰耳

大學士葉向高疏云毛文龍鎮江之役撫臣以爲功  
經臣以爲罪意見大異臣切謂國家費數千萬金  
錢招十餘萬士卒未嘗損奴酋之分毫而文龍以三

百人擒斬數十功雖難言罪于何有以爲亂三方布  
置之局則此局何時而定以爲貽遼人殺僂之禍則  
前此遼人之殺僂已不勝其慘豈盡由文龍故文龍  
之功罪可勿談也

鎮江之捷巡撫逕自報聞不與經略衙門知會遂  
生異議黨熊者必欲誣其功文龍幾逮矣葉公出  
山在途有疏喜文龍之報捷異論稍息本兵欲告  
廟余亟止之以告廟則益張其功愈甚經臣之  
怒莫如平平處之以消其忿爭功罪勿談意與此  
合

遼事實錄

卷之六

三

辛酉

遼撫管曾爲經臣道屬名帖不書舊屬生熊畢竟  
以此啣之王亦不少遜嗟乎國家事大可以一  
字而生嫌隙哉

王在晉題海戰勝負全係船隻之好惡船之不堅是  
棄生靈于大壑也而水兵出海又須海道之習諳兵  
不習水是委性命於魚腹也今查各船係重價買造  
一船有一百三十金者有百餘金者少亦不下六七  
十金是准營船隻計價不啻七千金矣七千金買船  
俱不堪用又借海運糧船載兵出海工部一一議補  
船價今因兵不習水一旦付之東流是一倍又增兩

倍之費矣。以巧子而應篙師之數。以遊食而充把舵之人。舟人既望洋而昏眩。帆檣遂逐浪以飄颻。目今江淮正造船隻。正募水手。萬一仍踵前弊。不問人之習不習。即號長年。不問船之堅不堅。遽稱戰艦。臣懼其莫之不可食。而海若之未可嘗試也。通查王錫斧船是否本官買造。係何有司經營。其水兵是否本官雇募。係何衙門選驗。嚴行淮揚撫按提究。一一追賠。仍令將來不得以空名應數。庶人船可收實用。錢糧不至虛靡。是兵船之虛飾。不可付之不問者也。大將為軍司命。勵必死之志。鼓身先之勇。匈奴未滅。奮

遷事實錄

卷之六

三

辛酉

不顧家國。讐未報滅。此後食古有扶疾以視陣。裹鎗以血戰者。彼獨非人也。耶蘄鎮何地。視殘遼有安危與共之形。援遼何事。與山海有緩急相依之勢。總兵楊茂春身為主帥。分宜捧檄先馳。乃當賊兵臨境之日。稱疾以偷安。榆關警戒之時。堅臥以謝事。未遇敵而先胸縮。屢奉令而若罔聞。朝廷之令。旗不能強之一。出行邊之司馬。無以誠於三軍。茂春而果疾也。尚有乖於損軀報主之義。矧茂春而非真疾也。其能道於抗違節制之罪哉。自遼事興而文武各官無疾。輒云有疾。微疾輒稱痼疾。思臨難而苟免。遂耗

以欺。君獨不思官為朝廷之官。則身為朝廷之身。事如可為。則百計以匡扶。事不可為。惟一死以報。國今天下一統。河東之失。不過彈丸黑子之地。神明之福祚。彌昌。天王之事權在握。豈不能行於武弁而絕無忌憚。乃爾如茂春者。生則當謫居于廣寧城外。死則當葬骨于三岔河邊。萬毋輕縱之歸。俾懦帥效尤。以開規避之途也。此大將之推病不可付之不問者也。今天下多事極矣。遼左戰守三年。卒無完局。其弊由于事事粉飾。象人塗馬。空勞調募之紛紜。人人推諉。弛担卸肩。一味機關之簸弄。向使人無

遷事實錄

卷之六

三

辛酉

整壞遠遁之思。自有畫地奏功之效。則今日之紀綱。必不可不振。法令必不可不嚴。人心由此而惕。國勢自此而強。東西之變。不足平矣。葉閣下與經略書云。承教遼事。未可戰。自是確論。須當講求三十萬兵。勢必不能集。海內坐此騷動。已極。若征調不止。其禍變恐不但蜀中。即使保得廣寧。復得遼陽。而天下事亦已去矣。且今廣寧之兵。已十餘萬。而在事者。僅以為三萬可用。然則此三十萬者。即倍而六十萬。猶以為未足也。試觀史冊。一隅有亂。亦止于一隅。一隅有弱。如宋以玩吳之強。關地萬餘里。

甲數十萬然其所蹂躪不過西陲數郡而已天下晏如無征調轉輸之擾也。今奴酋之橫其勢何如元昊而海內糜爛决裂至此。果何故耶。大劑千言萬語只是經撫不合。經撫合則遼安。不合則遼危。想其不合之故。只在不受節制之一言。生亦遺書力勸之以聽指麾于門下矣。

十二月四川亂奏至。先是科臣明時舉捧檄起土司兵誅索無厭。永寧酋長奢崇明令土目將兵一萬詣重慶聽撫。臣徐可求點閱可求置不即點視。漫云數少。土兵伺候。月餘。洵洵思亂。而可求杖其頭。目各五。

遼事實錄

卷之六

三 辛酉

板欲盡點土兵之面以別記驗。于是統領人樊龍樊虎一呼即起。亂殺官民。可求及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知府章文炳推官王三宅順慶叙州府同知王世科熊嗣先知縣高選總兵黃守魁參將萬金王登爵悉被殺。時舉等踰牆而遁。復尸遍地。幾不可數。二樊賊遂據城中。城門伏開。聽商民自便。船順流而下。賊惟痛飲。日夕不行。焚劫。○遵義民米田自遼陽逃歸。假稱守備。催招新兵。而可求檄下各夷徵索。嚴急。楊氏洵洵思復故主。重慶既被夷目羅象乾撤衆。回巢。楊福壽遂之。道路進兵。直趨。楊福壽印通。

城亡走貴州。○石砭女官秦良玉起兵勤王。○賊略納溪瀘州。翁登彥江津周禮嘉堅守不下。長寧榮昌隆昌壁山官軍望風逃遁。賊遂進逼成都。○諭兵部川兵援遼在途者。領兵官押回討賊。○張我績提督川湖雲貴四省軍務。

後戊辰九月。兵部尚書王在晉題。遐想奢酋作亂之初。一朝兵起。戕殺撫鎮。道府縣衛所等官一百五十餘員。踞重慶圍城。都川東川西川南四十九州縣。望風瓦解。安賊稱孤。改號辨髮。束額民俗。立化爲夷。于時川省。矜紳魚驚鳥竄。胼胝瘡家。衆

遼事實錄

卷之六

三 辛酉

流離叫。閣叩。闕天日爲慘。此乾坤何等時耶。自古未有總理戶兵工三部之官。舉朝因遼事。倥偬公推。屬臣兼攝。而西蜀干戈同時竝劇。于是舉朱燮元張我績爲督撫。推楊愈懋薛來胤杜文煥爲總兵。秦良玉領兵義夔奢社輝把截。烏江川湖雲貴土司合兵。征進沐鎮陳師畢節各撫移鎮要區。霑益永寧歸巴荆沅以及敘州二郎關等處。或遏其衝。或絕其援。或直搗以解。成都之圍。或分守以當。險隘之處。石柱永順保靖等兵。則自下而上。鎮雄馬湖烏蒙烏撒等兵。則自下而上。楚

其東塞護門以備策應秦兵列其北駐漢中以壯聲援請 內廷之發 帑督農部之僭精借工部衣甲銀于夷陵運鳥銃火鎗于蜀道招義兵殺手辨鞍馬衣糧數月之間手如沃焦事同紛蝟而蜀事始有條緒成都解圍于臣署印之日而賊據重慶有岌岌垂危之勢焉臣以經略出關行矣

兵部等衙門 題因經撫不合奉旨會議臣等於九月初八日會集九卿科道會議得遼潘未陷以前皆戰不成戰守不成守往事不可追矣就今日論難守難以言戰難戰難以言守執守之是而非戰執戰之

是而非守皆不知兵機者也主戰主守經撫二臣議

論略見參差然勢有緩急着有先後言戰未嘗忘守

言守未嘗忘戰二臣之籌議不惟不相左而且相為

用矣。撫臣身任危疆支撐數月虜馬無一渡河者不

退怯于遼潘方失之時豈退怯于兵馬既集之後經

臣奉 詔特起非常之寵前代所無 君命既有專屬事體俱當責成辟之同舟而遇風波未有不同心共濟者二臣安危相倚必協大同臣等何容輕議彼中進取情形定于吸呼着一商量不得有不能阻遏之勢強敵在前須專心併力以圖制勝今日之議

責成二字道無由矣至于高出胡嘉棟原係經撫共荐業奉 明旨責令竭力建功贖罪姑容使過以須後效臣等又願在遼文武諸臣勿惕威而口諾勿匿心以面從見在器械細細整飭見在糧草源源接運一心以佐經撫勿兩可以啓紛紜人心合一勇氣自倍奴酋可滅而河東已失之疆可復矣伏乞 皇上嚴 敕經撫齊心協力料理戰守如河東果可進兵大兵渡河經臣即多方調度首尾援應如虜中間謀未真前隊未可輕發即仍前畫地分守申嚴 功令務須鄭重以保萬全建功之日一體升賞恭候 勅

下施行奉

聖旨遼事爾每會議只是責成經撫戰守相資自是

正理便行文與他每知會務要着實遵行不得違玩

其目前機會可乘者多方調度首尾接應如偵探未

實還照經略前奏畫地分守用心料理相機進勦經

撫受此委任當共圖報稱功罪一體並論道將各官都着盡心立功報効不得彼此紛紜自干罪戾違的着巡按官指參奏重治不饒

遼潘死戰卹典張神武贈都督僉事襲陞三級楊宗業贈都督同知唐六一李衛正丁廣傑侯善贈都督

僉事襲陸三級俱從祠祭郭有光復原職贈二級襲  
陸二級劉芳聲等五員各照本職上贈三級襲陸三  
級曹登衢等三十三員各照本職上贈二級襲陸二  
級張郢等九十二員各照本職上贈一級襲陸一級  
冉見龍贈指揮使李柯彭卿彭應勝彭相舟各贈千  
戶侯世祿等依擬

王在晉清查兵餉疏臣惟遼左軍興歲經四易經費  
繁浩萬萬難支只為遼陽一塊土括地之毛熬民之  
骨馬牛蹄躅鴻雁哀鳴所望將士犁庭掃穴收復故  
疆乃尺寸未復而內帑之藏屢發外府之積已

遼事實錄

卷之六

三

辛酉

罄矣歲費千百萬何嘗清楚其催解則如風雨頃刻  
難停其銷算則歸渺茫半屬烏有臣知其弊竇之多  
也曾具疏請設糧儲道部議添官多費遂屬分巡  
道兼之糧冊必查道號未有不由該道覈實者今據  
經臣疏揭始知河東月糧徑具白頭冊領未經掛號  
詭名耗食將無所不至矣部院在外凡事皆屬監司  
轉行監司者部院之耳目將士之綱領也將官虛冒  
監司明則糾叅暗則劣考或改駁以杜侵牟或按法  
以罪書識治兵而兼治餉兵數既核糧數自清若徒  
責成于餉司部之精神雖貫而部院之血脉不流

何者餉司部屬也京職也糧官不親兵事者也兵之  
虛實何從知之經撫有統而無屬直指敵體而不嚴  
職不能併攝乎刑名法不能通行於將領餉司固不  
能上分經撫之權經撫亦不能直窮餉司之弊然則  
兵糧可不由該道覈覈而逕行給發耶遼陽廣寧原  
係兩差遼陽雖失而糧存今以一官併理新舊二餉  
歲用金錢數百萬頭緒甚多支節易混非兩目所能  
悉照兩手所能打第即精神滿腹亦綜覈之難矣各  
道挑精壯以為親兵將官養家下以供廝役各糧驛  
頭等影護皆無下及至遇敵反將中下三等衛

遼事實錄

卷之六

三

辛酉

鋒陣陣以嘗鋒鎗各營家下書記等役有名無實替  
身以代點虛掛以支糧司道既不肯從實舉發餉司  
何從執簿清查部院之于司道每顧借體面而不能  
盡言以救正司道之于將官又轉借面情而不能盡  
法以相稽彼此相蒙虛靡益甚都中傳聞遼左多  
衣食不周之兵而有囊橐充盈之將將官既富便惜  
身重命見賊先為股慄言戰即爾膽寒且懼營伍倚  
發弊竇猶鼠同眠不操不練傳聞不云乎食餉則多  
計兵則寡匿逃損不報以無為有一人一馬兩三處  
造支分影為形固行間宿蠹而當日為甚甚至無



扣五分攤坐紙紅交際院道不能禁餉司不敢禁夫  
交際出于何典可扣兵糧以充私餽乎。經臣面囑嚴  
查第以神機等營委官樓文勝等開報。蓋有不能竟  
其詞者矣。臣閱經臣書云人倚孤城而難問。事忌鼠  
器而諱言。舍監司將領狐鼠將安所托哉。遼東額軍  
已亡其半。而舊餉反加至二十三萬有奇。兵糧有四  
錢加至八錢。八錢加至一兩二錢。馬有一錢八分加  
至八錢者。糧料遞加以人馬之堪用也。餉等予新兵  
而不列新兵之數。料同於戰馬。而不入戰馬之羣。有  
餉而無增兵。將來何所底止。通計新舊兵共十三  
萬有奇。每月事故脫逃缺兵曠役為數必多。計日查  
扣營官報將領將領報該道該道叩明移送餉司支  
給隱瞞作弊者必罪此清糧之一事也。在遼聽用多  
竊武生把備之名給劄移咨掛名食餉有談天說劍  
之口。而無操弓挾矢之能。上之不可儲將材下之不  
肯充兵伍。及今不一挑選甚為餉蠹。須擇其人果有  
智能勇技方登糧冊不則亟為汰革此亦清糧之一  
端也。廣寧人馬數多糧草騰貴車力有限轉運至艱  
客兵之中或分隊分班輪守山海既勞逸之適均亦  
其若之同受且有事應援調發不難。而近地供輸

卷之六

辛酉

買較易關門不苦無兵河西不苦無餉若一人抵關  
即發一人出關盡數不留動稱未足調募窮而供億  
勢將不給矣。至如在遼司道寥寥有幾強半稱疾意  
懶心灰延挨度日皆緣功令不明勸懲無法逃而  
戴罪者不妨少濡以希後勤勤而任事者則當優異  
以待殊遷彼邊道且一年算兩年之俸有一級陞二  
級之例。今危遼與狼虎為隣其視邊道何如哉。各官  
陞遷須另設一規格俸積勞深邊疆寧謐或加銜留  
任或不次內遷家關不至永別玉門可以主還庶盡  
勸勤窮朝。天有日而異鄉孤侶疾病不生。朝廷  
操陞擢之權邊臣絕請告之念其撫按在外憂危  
困憊以日為年宜有出格之陞以恤勞臣之苦將領  
科斂者喜參論以抽身甘罷官而保命。賊多則有  
尚方之劔賊少則嚴戍遼之條。有能智勇出眾廉慎  
持身者部院薦舉從優超擢其新舊遼餉按月關給  
務查實兵實餉實放實支。通行登萊天津通州薊密  
車營一體嚴覈尾閭既塞則滄海常盈。蝥穴盡除則  
隄防不省一分司農減一分之費。民間受一分之  
賜經臣清理一疏為養兵勦寇之先著矣。奉  
聖旨遼餉虛糜多弊這清查懲勸等事俱切邊計着

卷之六

辛酉

一六六

該部逐款詳議着實舉行

南科徐憲卿疏稱東事所係安危者孰急于樞經撫  
三臣夫三臣皆千百而拔一肝胆嚮國世以韓白擬  
之者也祇因血性未消猶效穴中之競才人負氣徒  
為蝸角之爭臣嘗服齊撫趙彥之改請五萬兵于登  
萊司馬張鶴鳴之置經臣疏于不荅總部侍郎王在  
晉之夷氛正熾一疏真大賢之舉動而公虛之議論  
也令人人若此念念若此當無不調之瑟獨拍之響  
而遼事不足平矣尤願票擬者惟公平以服其心主  
議者毋佐聞以成其復庶不至前政後虐而填荒之  
遺事實錄

卷之六

三十九

辛酉

雅可奏鍾鼎之業可成也

遺事實錄卷之六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必稱勇甫較閱

壬天啓二年正月熊廷弼奏撫臣自許六萬進戰一  
舉蕩平懇乞亟如撫臣約乘水急進併亟罷臣以正  
摧戰士之氣之罪○四川按臣薛敷政奏報閬賊攻  
犯成都攝軍務朱燮元分遣將官冉世洪雷安世瞿  
英周邦太張愷各領兵守隘邦太至資陽與賊迎戰  
不勝降之兵半隨半散世洪至九泉賊已營山上乘  
高下殺官兵不敵世洪安世英皆死惟愷未及行而  
賊兵數萬已至城下懸旌僭號四面夾攻燒城外寺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一

壬戌

宇居民房舍烟焰數里城中僅有營兵七百名調到  
松潘茂州兵一千五百名分布防禦文武吏數員坐  
困圍城賊剽掠鄉村慘殺男婦奪取蜀府庄田米穀  
為久困之計○奴眾臨河欲渡總兵劉渠駐兵振武  
飛書告急化貞招虜萬騎至邊遣同知萬有孚犒之  
軍士號哭震野謂已半年無餉餉司傳國欲自經仰  
藥化貞奏 請速發新餉

兵部題近因經撫不和奉 旨差堂上官一員該科  
官一員往諭臣部既奉 明旨自應以差官職名具  
題出關往諭第事關軍機重務臣等再三商確未便

差官有不敢不聞于 皇上者蓋撫臣主戰不欲示人以怯。經臣主守不欲示人以疎。深求之以兩臣為不和。微按之。不過彼此爭言戰守而已。朝紳雖見其有相左之形。而奴虜未見其有相睽之迹。廣寧奸細無日不有。內地奸細無處不有。忽見部臣科臣乘傳遠出。招搖道路。必愕然詫異曰。此為經撫不和而出者也。又必惘然驚疑曰。此必經撫二臣不遵 朝命。直待特遣大臣諫臣宣諭。而後能和解也。如是則 朝廷之體輕矣。 朝廷之體輕而逆虜聞之。益藐視中國矣。東夷耽耽思逞。窺擊而動。而我反示以不和。

遼事實錄

卷之二

二

壬戌

之釁。則狂酋之氣益張。西虜勃勃嚮風。為我而來。而我反示以內離之形。則助順之心益冷。且遐邇之聽聞易眩。而軍情之變幻無常。一聞宣諭廣寧軍士人人知經撫之不和。薊密邊兵及楚浙抵關援兵。人人知經撫之不和。若明詔于三軍。而傳聲于四裔。道將之猜疑互起。而宵小之交構滋深。目前雖分左右之袒。將來益成水火之形。強敵在前。舉動宜慎。臣等所謂未便差官者此也。夫 君之尊天也。其威雷霆也。一字嚴于斧鉞。孰敢不欽。一言達于千里。無遠弗屆。廣寧非聲教不通之地。邸報抄傳便當悚慄。豈如海

外屬國必待 主臣之往諭哉。臣部傳奉 綸音。移一咨文馬上。傳諭再祈 嚴旨切責。明諭二臣身肩重任。若疆場未靖。必非卸擔之時。身到臨崖。必進取有功。方有轉懇之路。上方殊禮。予奪自 君。非可逕繳。惟堅一心以矢精白。弗恣多口。以闢玄黃。倘再有抗違。併各道將等官規避交構。不肖實心任事。外則監軍御史。內則部院科道。明白叅處。庶紀綱克振。體統自尊。而諸臣不敢玩視矣。伏祈 聖明裁鑒。施行。具稿。○先是兵部會議奉

遼事實錄

卷之二

三

壬戌

科道作速。議確歸一。不得仍前含糊塞責。東事緊要。應否差官還着并議來說。○諭中外能擒奴酋者封公。擒酋子封侯。各叛逆封伯。兵部奉 旨會議九卿科道各有議。單臣細閱之。議主責成二臣同以 嚴旨戒諭。俾其竭力遼事。功罪一體者。張問達等三十四人也。罷經略還劍帶另推。經略者王紀也。專用遼撫 賜劍許以便宏行事者。周如盤也。專責任經略人臣不當不和者黃克績。周道登。李宗延。許維新。馬逢臯也。不許經畧脫卸應削奪職級待罪以少抑其跋扈。不臣之氣者張鳳翔。董

應舉也。責成二臣分任其事者。史弼周希令等十人也。撤回經略廣寧巡撫并經略者王永光也。令各自任者何士晉孫杰汪慶伯也。專責撫臣任戰者太常林學曾等八人也。經臣別用或移薊鎮或召還京或住山海者兵科蔡思克徐景濂吳應琦江日彩等九人也。經撫撤去其一者侯震揚也。三說調停者王遠宏潘汝楨也。專責本兵出代經略者惠世揚周朝瑞三人也。登萊廣寧三撫兌換者徐揚先也。必不得已而去其一須先撫臣必不可輕去經畧經畧亦不可藉口不和而委卸者李精白也。諸臣之單萬互萬目。

通事實錄

卷之二

四 壬戌

其見其聞經撫之是非不辨已自明者矣而皇上必欲責成部議歸一臣等豈敢復以責成之說含糊不決自取罪戾切照經撫不和必悞遼事人人知之臣部求所以和解之者曲盡而亦屢窮至重以明旨之責成而其不和乃益甚據經臣所形諸章奏者其意必不能與撫臣共事矣移閣臣書言嚴君不能攝慈父不能強倘差官宣諭而仍不聽不亦褻君命而悞封疆乎臣等再四商確經撫既不相容勢必重任其一然早決而專任即未必萬全十分之中尤望四五倘不決而兩存則萬無一幸耳夫以卑避尊

今日之事倘令撫臣退步專聽經臣之所為然議者必以為撫臣一撤毛文龍必不用命廣寧土兵必潰西虜必解體而去合無因撫臣之自請便空行事而特賜尚方劍加卿二職銜廣寧之事一以委之若經臣威望素著受國殊恩豈可遠聽優游不以畢其圖報之志是在廟堂斟酌推用而非臣部所敢擅擬也而王紀張鳳翔董應舉王舜鼎姚思仁蔡思充朱童蒙蕭基楊維新李遇知侯震揚吳應琦王大年江日彩徐景濂皆主此說其餘議雖小異無妨大同事關軍國原非獨見之可持言發盈庭並有二端

通事實錄

卷之二

五 壬戌

之可執善均從眾採以上聞仰遵明旨歸一之說不敢含糊塞責者如此遼撫王化貞揭方遼瀋之陷西虜乘機抄掠沙嶺高平軍民逃散人心洶懼職日遣使謂之曰吾且西從承與爾絕抄花聞之因遣使要我無西即許納款蓋抄花之狡屢款不服今一旦輸情故乘機羈縻加賞銀三千六百餘兩而定盟以去人始有固志虎墩兔憨遣其貴人桑阿思寒等來詢我因言共殺奴款血為誓其時正欲借其聲援因而賞銀一千兩為乾糧之費受約而去抄花聞之亦率其五大營來言助兵

亦領乾糧銀一萬兩留候騎爲我哨探要有斬獲當時諸大老皆言得虜不合于奴雖重費不惜審時度勢不得不出于此貞以身任此料日後彈文少此一條不得此用虜始末亦因其勢而用之無費許多要結熬八大營領去銀萬兩小友青領銀二千抄花五大營領銀一萬抄花等增新賞四千餘兩蓋以終前歲加熬賞之局分外夷使往來犒享及賞有功之夷不過數千通計三萬餘兩一一皆有籍記亦無敢輕百萬于無當之管想告者過也摠之用虜原非得已黃泥窪共帶遠隔境外非我兵所能守而抄化之部

遼事實錄

卷之七

六 壬戌

落在焉我不用則爲奴所用職疏曾云熬遠而難恃可保其不合于奴抄狡而貪利今與之約可保其不爲奴用也蓋奴入遼陽曾遣西虜于卜思亥借助奴兵三千殺傷數百故索償耳非抄花也熬爲虜帝念奴之不共欲滅奴之心殊銳于吾故先遣使來言其視奴如以山壓卵非所畏若謂持兩情及不利于我則樂遼瀋之陷介馬而馳何畏于我尤俟吾與奴相持然後就中取利耶惟是堂堂天朝方欲鞭撻四夷不空借力于虜則耻聞命矣除抄花駐養善木去邊可二百里其北熬部夷先到五千後到一萬尚有

二萬將到其熬率大部阻雪未至此時謝絕尤未爲遲彼一時也虜不得不用此一時也虜可以不用但奴之防我止以精騎三千駐牛庄其駐海州者皆夷部也乃黃泥窪却用精騎八千以此知即不用虜不可無此虛聲也謹揭

督師王之臣疏昔年王象乾撫西虜正爲復地復仇之計乃虜見我兵不振無志恢疆因而渙散奴即多方要結不恤金珠子女與哈喇慎察罕諸酋約婚姻抄花等營已吞其餌惟虎熬不屑受譯審總兵王世忠係北關金台什之子恨奴傾覆其巢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七 壬戌

宇飲痛入骨感天朝收錄一日未嘗忘奴也且世忠之甥女得寵于虎熬虎熬甚注意已許助兵報仇今鼓舞而聯絡之賢于十萬師矣丙寅十月給事中侯震暘奏臣謂經撫不和大半繇登撫之誤經臣三方布置雖津門稍寬紆迴登萊去遼一晝夜可達出奇兵以綴四衛聯絡朝鮮以助聲援未嘗非是而明先欲居首功迎合意旨自誇變尾爲首四路進兵橫絕海州分搗老寨剿滅可期恢復唾手不意毛文龍之舉竟亂成算再難下手夫果有成算豈其不密告廣撫併無輕動乎嗟乎龍小小一捷固自得

奇何足深忌乃僞信反覆之王紹勳不爲救而故爲  
摧抑人心不平全在于此今如罷朗先逮紹勳并查  
梁之垣何在取其所賫二十萬金及紹勳所統兵厚  
資文龍救爲帥以聯絡島嶼間狡黠之壯士涣散之  
人情自統遊兵一枝出沒變化不受束縛亦一奇也  
王紹勳向擬降奴勉強歸正梁之垣冒領餉銀以  
朝鮮爲市朗先左袒二人不能無咎焉  
王在晉半夜披衣具疏邇緣經撫意見參商上履  
聖慮再奉 旨會議廷臣各據所見幾成一開之市  
矣臣亦擬一議單大要主于責成參以經撫分任之  
說此非臣之含糊襲套也廷議大約相同臣固不能  
執已見以違衆議也臣與同官正酌議具 覆間忽  
因科臣侯震暘之疏欽奉 明旨經撫二官共事封  
疆責任甚重該當協心報國卽意見異同何妨商酌  
乃逞氣忿爭屢奉嚴旨全不遵依至差官往諭又恐  
不聽成何法紀會議久不回奏科道官條陳也無定  
說顯是彼此推諉這本却說得直截着吏兵二部會  
同議擬度量事勢於經撫中酌用一人專任遼事一  
人別用陶朗先毛文龍都着明白處分具奏用人用  
兵係二部職掌不得遷就朦朧以責成等語了事限

遼事實錄

卷之七

八

壬戌

次日卽奏欽此臣部遂不敢復主前議靜聽會題乃  
於本月十一日晚間接得劉渠塘報據探役李雲  
龍供稱遼陽一帶密探夷情有奴酋將各處兵馬盡  
數發在海州一帶要在本月初三四日過河等情又  
據劉渠塘報撥夜陳榮報稱牛庄東南起烟霧五里  
寬計里長等情據此虜之合隊謀犯情形明于指掌  
矣臣嘗料虜中習知我兵有三方並進之謀所最慮  
在登萊冰兵之渡海今又有毛文龍之結聚爲奴酋  
腹心之大患自下止因天寒冰結海風不便我兵未  
進少待清明時候舟師便可渡海合登津之旅以攻  
金復蓋州約會毛文龍以攻寬鎮再牽合朝鮮出兵  
協助東師一動廣寧兵即從西入西虜之衆 又從  
後應奴雖有精銳而四面受敵分兵支應奴必不能  
當也與其坐而待我兵之合攻莫若 三路未集先  
一決戰以襲我之未備乘我之單弱故今歲春防萬  
分緊迫非可易帥之時矧西虜來助正窺我情形以  
決進止而我示以內離之釁寧無墮敢戰之心經臣  
之駐右屯調兵催餉關上器械緊運出關久爲戰守  
之具雖口競筆爭而心實未嘗泄泄當兩兵對壘之  
際忽奉 命更易右屯之人心一動奴聞之必躍馬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九

壬戌

渡河而邊事不可為矣。廟廊之上止當論功論罪。安論兩臣之和不和。和而建功。封拜酬其勞。不和而債事。吏議隨其後。以經臣之才識高明。豈真閑不畏法而威君不能懾者耶。細查廷議有謂經臣當更置者。臣謂此非更置之時。一更置到彼必須一月。初來任事。諳練必須三月。擇臣而使之。猝不能得當以副。任使即如科臣之議。或用本兵更代而往來交代之間。內無本兵之主張。外無經畧之調度。強虜歷境。臣不無杞人過慮焉。以臣愚見。凡致遠涉險。莫如仍用駕輕就熟之人。事到緊急。性命懸于呼吸。存

遼事實錄

卷之七

十一 壬戌

亡判于須臾。誰敢復為爭競。目前乞嚴旨責成。萬分謹備。以防突犯。倘後再悞。悞念爭俟。虜情稍緩。另議更張於明旨不悞於戰守不悞。而于疆場亦無損矣。奉

聖旨據奏夷情緊急。着馬上行文與經撫官用心防禦。不得彼此推諉。以致疎虞。其糧餉着立刻查催。如延緩。悞事責有所歸。

十四日奉 旨二十日而虜過河。薊渠戰敗。廣寧

隨陷。議更經略無及矣。

王在晉題本月二十四日接總兵劉渠塘報。奴酋於

十七日同第八子并叛將統馬步兵各帶乾糧并攻城車。輜鈎梯及挖城鍊。盡數西發。繇黃泥窪投進。又准總督王象乾報二十日。奴酋從東來。耿樂屯對毛家寨過河。又從東夏郎二屯過河。又從通江過河。繇三岔河直抵西平堡。又從咬溝過河。又在楊林子從轉灣空過河。周守廉從空心樓出牆。達賊徑奔沙嶺。守備李正蔡鎖萬金各帶兵馬。敵住叅將黑雲鶴帶兵馬策應。奴酋叛黨孟成勳王朝玉等報我虛實。遂傾巢而來。聲勢甚大。劉渠親提主客大兵見駐鎮武迤東與賊相持。等情。續據遼撫王化貞飛報相同。

遼事實錄

卷之七

十二 壬戌

該臣看得夷烽緊急。我已陳師河上。轉睫春深。三路竝進。賊之得於窺伺久矣。奴知我之必東。勢必先犯我之西也。我之議論未定。而賊之謀畫已深。矧有奸人勾引。奴計遂決。然我必自勝。而後可以勝人。所謂自勝者。何經撫之同心是已。將士之用命是已。惟經撫不同心。而後將士不用命。今日之緊關處。全在經有謀而撫必應。撫有急而經必助。二臣合為一心。而奴必不能久駐。蓋奴眾之來。所帶者乾糧耳。而乾糧易盡。野無青草。馬料亦易盡。堅壁連營。固守勿戰。而奴必返也。彼乘水堅而渡。河水漸解。而奴必返也。我

或出輕師以擾之乘其惰以擊之截其輜重以困之俟其歸以掩襲之賊未必能得志於我顧所為應急之着十有二焉。一曰防奸細賊凡入犯先藏細作外攻內應今回鄉之人衆矣真偽還雜孽孽潛滋豕牙牛牯譏防空密內難不作憑城而守賊雖衆詎能飛越乎。一曰假權宐經臣手握。賜劔軍心自惕撫臣越在廣寧安能。請令奉有。朝廷專。勅旗牌。即同。上方。賜偏裨以下不用命者徑行誅僂總以尊。君之命經臣不得異同。一曰緊接應賊攻廣寧右屯必發兵應抹攻右屯廣寧必發兵應援以至

遼寧實錄

卷之七

三 壬戌

鎮武寧前等處皆然務期首尾必顧唇齒相依怠緩不抹者即坐以逗遛遲縮之罪。一曰用西虜邇聞西虜已臨近地聽我指麾奴既渡河入犯彼中必虛當發精兵協同西虜直搗遼瀋圍魏抹趙奴必內顧躍馬東馳矣。一曰謹關塞山海係。神京北門虜騎縱橫北門震恐當。嚴勅總督及順天巡撫預整兵馬謹守巖關其薊門虜報頻仍軍士三月無糧速令戶部那處解發限日起程以濟急用。一曰謀調遣薊密新建車營蓄養士馬外之以備危邊之接應內之以備。都城之救援今宜先期整頓預備調發其南兵

部職方主事何棟如招練新兵見在通州一帶速。催債抵關策應毋緩。一曰急兵餉戶部解發。帑金昨問塘報人役尚在途間相遇此時河四缺餉望眼欲穿亟須馬上差人嚴備仍着薊鎮發兵護送至廣寧等處交割其餉郎傳國具文。請告宐即令視事料理兵餉勿得稽延。一曰發水兵臣面詢登州同知宋大奎知登萊米陸官兵已幾三萬此時春風已動若遇順風。日可達旅順速檄撫鎮發兵渡海。泊近遼島嶼相機進止奴如久屯深入即攻金蓋等處以掣其尾河西遼圍可解矣。一曰通消息登萊總兵

遼寧實錄

卷之七

三 壬戌

沈有容素蓄敢死家丁及善泅兵役乞傳令該鎮密地差人或繇海道或從陸路間道與毛文龍通信發兵攻擊寬鎮奴額巢穴勢必回旋蓋邸報五日達登州重犒差去人役無難一通信也。一曰廣招諭遼人從奴者迫於畏死原非真心降賊今與真夷相雜合隊而來此即其脫身之地可明示招來卸甲免死河東降將有乘機擊賊者前罪盡釋仍行論功但不。得收入城中以釀內患。一曰定人心虜兵過河遐邇聞風悚息矧當入。覲計僭之時五方聚會聽聞易。襍訛言易興。廟堂之上似宜鎮靜勿令。輦轂近



地人心惶惑致有他虞一日省議論今時病痛全在  
議論之多一聞虜報當事者精神只空用之禦寇若  
再分心杜謫羣言噂沓恐壞邊事至于嘉謨碩畫應  
集衆長諸臣條議可採者稟擬即行以免部覆耽延  
亦今日救時之一策也以上諸款卑卑無甚高論緣  
時急事迫聊助 廟謨仰備采納奉  
聖旨俱依擬作速行

遼東巡按方震孺奏正月二十一日周守廉塘報至  
稱奴兵已直抵西平攻南門至次日午時報奴兵五  
萬又益以新練遼兵四五萬車載火砲其鋒不可當  
逃耳實錄 卷之七 十四 壬戌

羅一貴死守西平城不得破奴分兵一半攻西平一  
半趨平洋橋總兵劉渠盡撤鎮武之兵前往迎敵連  
攻打三陣奴兵稍却而復前我兵站立不住大營遂  
潰劉渠落馬奴又分兵兩路一趨廣寧廣寧之存亡  
在呼吸間矣○總督薊遼王象乾馳報正月二十六  
日潰兵滿路填塞接經臣熊廷弼手書稱今番逃兵  
與前番不同持刀騎馬劫掠殺人須放入關以免激  
變至于西歸應盡數放入弼罪過已極若保得十餘  
萬生靈入關亦足消禳本日申時經臣進入羅城臣  
與部道諸臣語大約稱遼軍逃潰摠兵劉渠陣亡廣

寧城內人民荒亂不順虜者奪門而逃順虜者封府  
庫封火藥庫生負百姓俱已剃頭設龍亭欲綁撫臣  
王化貞迎賊有參將江朝棟聞之急入化貞臥內化  
貞方檢書見之大怒呵責之朝棟急拉化貞曰事急  
矣快走快走化貞趨出所養馬匹皆為叛賊盜去有  
各將送化貞七匹家人半多徒走化貞有行李四箱  
以兩駱駝馱之行至城門為叛民所阻曰你去不得  
奪去一馱化貞曰此皆往來書札無他物羣賊破開  
果無所有叛賊照化貞打來將隨行親戚一人頭面  
打破化貞幸未之傷有江朝棟等數十人馳至持刀

遼事實錄

卷之七

十五

壬戌

亂砍賊散化貞得免其不從賊者又與亂民廝殺從  
化貞至間陽驛與經臣商議務保此數十萬生靈入  
關不忍以 祖宗撫養赤子淪于左衽異日化為夷  
虜且以益奴之強而樹我之敵也沿途遼人數千假  
扮西虜且截劫于前屯寧前等處逃難遼民不得前  
進各將領兵殺散奪下被鹵婦女財物給與各主及  
收拾沿途潰兵所弃甲仗與逃民丢弃幼子女不  
計其數經臣恐軍民內藏有奸徒刺關倡亂身率親  
丁馳至關外彈壓收其兵仗以次放入撫臣恐人驚  
搖與寧前道副使張應吾特殿後等語又傳說廣寧

寧前各部道將領諸臣俱陸續到關容另查明再報  
遼撫招募遼兵出孫得功于獄用爲遼人帥化貞  
信之倚爲心腹熊經略謂奴不可戰議論相左乃  
廣寧之陷奴未抵城而遼兵盡潰潰于頃刻開門  
啓鑰以龍亭迎奴矣遼兵獻城奴踟躕不敢入盤  
桓于外者久之已而知城中無他構也始人晉抵  
山海托來君斯行進獄索遼撫手書招得功多方  
設計間之得功爲奴所疑遂不免不則永芳之後  
又一永芳矣

戶部尚書汪應蛟題連日廣寧警報頻疊臣部心切  
遼事實錄 卷之七 十六 壬戌

憂懼蓋爲在遼兵將平日貪冒折色不肯運糧右屯  
衛見積糧料八十餘萬石覺華島見積糧料二十餘  
萬石臣部發過牛車銀十萬兩餉臣又催小車二千  
餘輛出關將謂陸續搬運可支今奴騎過河我兵不  
利百萬糧料夢中失去盡資盜糧痛心不啻九死即  
臣部有點鍊成金之術餉臣有神輸鬼運之方亦安  
能再竭中原百萬膏髓而立致此百萬糧料也○薊  
鎮巡撫李瑾揭稱薊兵出防索計未發預支錢糧委  
曲諭散遷怒薊州道邵可立將該道擅扯下轎臣移  
書計部回稱卽行起解及接樞臣張鶴鳴揭邵可立

業已掛冠士民號哭恐本道一出薊門百姓無主逃  
命散去則封疆所係殊非細故日來法紀波流人情  
瓦解戰兵望塵而奔潰防兵甫行而譁亂倘奴一窺  
誰爲禦侮則逼逐之罪奚獨卒伍并該將領當嚴行  
重處者也○御史夏之令疏云先是經撫不和行道  
之人亦傳爲口實我兵屢劄其劄未復乃欲以無能  
之將未練之兵輕犯強敵化貞雖劣不應懵懵如此  
固疑化貞之實不欲戰實不欲進兵而時時言進兵  
以開廷弼鬪爭之實也固疑廷弼教化貞僞言戰僞  
言進兵而已隨爭之以爲異日互相推諉之地也今

遼事實錄 卷之七 十七 壬戌

廷弼逃化貞亦逃在廷弼若預知廣寧之必不能守  
而先去以爲民望在化貞若唯恐廷弼之不能稍待  
而亦步亦趨此若分罪彼若效尤一走不先不後臣  
故因此而知二人前此之不和非真也僞也  
撫臣之言戰虛聲也經略明知之疏牘亦明言之  
矣知其爲虛聲則不必爭爭之亦不必力而經臣  
却借此爲卸担之題目其爭僞也撫臣僞言戰不  
能愚經臣而經臣乃僞爭戰守以愚 中外此疏  
發出僞字亦人心之靈不能終昧耳  
化貞從數騎走閭陽適廷弼自右屯引兵至止焉化

貞向廷弼哭廷弼笑曰六萬軍蕩平竟何如化貞慙  
尋向廷弼議固守寧前廷弼曰晚矣公不受給募戰  
不撤廣寧兵于鎮武當無今日此時兵潰之勢誰與  
為守惟護百萬生靈入關勿以資賊足矣乃整眾西  
行○方震孺單騎走監軍牛維曜那慎言隨之高出  
胡嘉棟韓初命隨經略自右屯赴閭陽尋隨進關  
兵部尚書張鶴鳴題奴兵渡河前兵不利今日當關  
雖有督臣坐鎮有總兵孫顯祖將兵而人心震動必  
得大臣抵關視師臣願以中樞至關視師不敢以虜  
貽君父淮蔡之功裴度在行臣雖不才憑藉 皇

遼事實錄

卷之七

六

壬戌

上威靈親至山海凡隘口之險夷軍馬之多寡經撫  
之情形道將之邪正勇怯一一查閱以為廣寧後勁  
以為山海扼要之計然是行也即以視師而往尤須  
成師以出出門不可無兵請以何棟如所押兵六千  
六百名併臣部新招兵八百名御史鄒復宣募兵三  
千二百名已至天津并 勅戶部亟給之餉星速抵  
關俱聽簡練再於防守兵內揀選二百湊滿一千盡  
以隨臣有兵不可無將請以副將王國樑加陞總兵  
盡帶所蓄家丁為臣爪牙有兵有將而行軍機空又  
不可無謀議之人請卽以何棟如加京銜為臣贊畫

夫有兵有將有贊畫而無餉則一步不可行請於戶  
部 帑金內發數萬付密雲餉司收貯以聽不時之  
用至于 敕書關防 廟堂裁定如廣寧能守臣回  
部復 命如廣寧不可測臣暫駐山海另奏施行然  
此罔非微 皇上之寵以效馳驅也臣子髮膚皆  
君父所有臣每痛恨食 君之祿擔 君之爵全無  
一毫為國為朝廷而背公死黨大惑不能解比比也  
臣是以不敢自愛其身而為 皇上舒東顧之憂臣  
部印信有臣部左侍郎王在晉正直忠厚嚴毅精敏  
委之署掌必當機務不悞國事臣行矣而朋黨忌臣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九

壬戌

者萬巧千險以中臣伏望 皇上乾剛獨斷相臣極  
力主持則 社稷幸甚微臣幸甚  
廣寧失守報聞 京師大恐是日雪甚總理侍郎  
主在晉右侍郎張經世入東閣議事將午 大內  
忽傳 上親御門 召對時本兵方臥病令人扶  
之入閣部共八人相向在晉對大學士葉公向高  
言 乘輿出則人心益震可令中貴人奏止之  
上乃傳 聖諭出中貴人倉皇錯愕失其常度未  
及跪門叩領而 聖諭已傳至雪中矣已而九列  
大臣科道俱入廷議履襪薄暮而退詰旦 上視

朝畢羣臣聚皇極門給事中劉弘化大聲謂兵部主戰者即當斬蓋爲本兵而發也本兵張鶴鳴忿志搥胸欲與開侍郎王在晉云我兵過河東戰敗則主戰者罪今虜過河而河西陷罪在不守胡言戰耶舉朝是之給諫慙甚本兵遂言我不似經略愛頭顱願抵關禦敵須左侍郎攝部其謀畧才斷我所不及必能奠安社稷不然者事不可救給諫益忿本兵出涕泗交流謂受國厚恩無請赴邊疆死難上遂命本兵視師山海于二十九日出京蓋上所命之期也時因行李未辦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二十

壬戌

少逗郊圻一日而言官即有疏摘發排擠本兵而爲經略周旋靡所不至蓋以奉輔臣劉一燝冢卿周嘉謨指臺省有數人焉而劉弘化其尤攘臂者矣

通政司右通政許維新朱一桂大理寺左少卿馮從吾大常少卿董應舉太僕寺少卿何喬遠爲奴兵過河經臣先逃懇乞聖明連行逮斬以警人心以保社稷事項遼事告急經臣熊廷弼主守職等以爲能守三岔河能守廣寧庶幾可以少贖平日跋扈之罪今奴酋過河矣廣寧行且陷矣而廷弼先逃至山海

遂使人心搖動三軍俱奔先是潘遼之陷逃臣高出等不誅以致人人效尤今廷弼先逃其誰不逃者竊恐山海以內再無肯守之人再無可守之地社稷之危在旦夕間懇乞聖明即遣緹騎速逮明正典刑庶人心知懼而社稷可保矣

御史馬鳴起疏言逆奴犯順五年于茲矣奈何世無可與之人事無真切之謀日復一日悠悠泛泛延至於今兩日俱無塘報聲息似乎斷絕河西存亡已在呼吸督史王象乾提重兵而鎮山海未見發程封疆何事存亡何時可濡滯觀望至此耶宜急爲申諭責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二十三

壬戌

令移鎮以兵備張朴爲監軍此萬萬不容緩者也總督旣鎮山海則薊鎮客雲爲虜寇進入之地豈可弛防須用謀畧知兵大臣黃克纘王在晉選擇一人行邊出鎮爲山海後援至一片石古北口等處各屯重兵以備不虞爲山海後勁此又萬萬不容緩者也○兵部尚書張鶴鳴以河西瀕危自請視師加太子大保賜蟒玉尚方劍王國樞陞總兵何棟如加陞太僕少卿贊畫發帑金三十萬兩速解至山海關應用

王化貞揭正月二十三日曾發塘報一封猶報河上

兵潰事也至後城空民變職倉皇出城並無帶有紙筆及隨行書役欲具疏報聞亦不可得而事久時變傳聞失真即按院駐劄前屯亦無繇核其真偽也西平之守羅一貴殺賊甚衆但奪江朝棟之兵而不令本官入城又令黑雲鶴領遼兵出城城中止一將及為流矢所斃而城遂陷不無遺恨也對壘之際衆未常不奔但接刃未幾即有先奔者以致為賊所乘大衆俱亂今遼人曰西兵先逃西將曰遼人不戰皆彼此交惡之言細詢衆口則共以為先逃者鮑承先也蔡汝賢也羅萬言也共以為為慶戰者頗希牧也劉定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三

壬戌

邦也力戰冲入重圍殺傷殆盡者錦州義州之卒該將麻承宗李茂春張世顯并死之而義勇死事者遊擊趙啓禎也部兵死者更多劉徵同金礪等冲入重圍劉徵手刺數賊落馬劉式章被矢貫髀見有中左所把摠馮時昇在陣親見之劉徵之死則衆共言獨一二忌者之口有異議耳孫得功黃進奮勇先發亦衆共見之高監軍亦為職言之未可以其叛而從賊盡誣以不戰也魯之繇別鎮亦曾力戰其餘則不必言矣杜學伸車營行至半途聞兵敗即止堅避不動高監軍遣人調之職又遣人調之始結營而迴時鎮

武兵已潰民已逃因遣人調高監軍回城廣寧城守一萬六千餘人一切守禦之具甚設即賊至城下未必可攻而入也無奈人心洶懼謂奴恨廣寧人甚城陷必屠之自十九日一聞過河多奔避山中是日則喧填街市共謀斬關一啓不可復止而守兵隨之以出且多有自城縋下者城既空矣烟塵一起狐鼠跳躍于是張士彥孔從周等公然為迎降之事矣封府庫矣江朝棟聞而入告職猶不信因登樓視之見城頭並無一兵而砲聲連發喊殺不止職因將先人遺像并勅書符驗包裹治裝江弁頓足曰少遲即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三

壬戌

禍及矣因留四僕同旗鼓把總檢點後行職同二友二僕先出二門內繫馬數匹僅餘其一差二人傳各道各廳出并燒火藥局而後出西門友僕俱相失止江朝棟陳一元書辦梁應科三馬相從頃之一友人至則已被人打破頭矣而倪寵張世胤黃中順汪翥尚志弘王楹盧養才李滿倉達李二總兵俱至其餘多有先行者此情形之最真確與風聞流傳者不同除本職席藁待罪外戰守各官之差等亦大略可觀矣

王在晉請賑渡海遼民疏伏念遼民渡海避難嗟聚

鱗集比月以來日益加多其嗷嗷待哺日益加急斯民也夫非祖宗愛養之民而今且流落無依藜藿不飽淒風苦雨半暴骨於溝渠夜哭晨號暫托身於草莽且登州之山城如斗而海邦之稼穡惟艱食指既繁米價驟湧甚以客兵結隊擊肩摩土人尚苦奪巢遼人何從寄跡於是民無半菽市鮮一屨招練之使向駐郡城而郡城不能容今移駐濰縣而濰縣益不能容然則遼人將安所歸乎獸多則鬪人多則競爭攫之爲患。飢寒則盜心生困窮則奸萌熾竊劫之爲患。來路窮則行險而不顧生意絕則拚死以圖

遼事實錄

卷之七

壬戌

壬戌

存叛逆作亂之爲患。逃歸中土者既不聊生則潛伏海島者必將助寇。結連勾引之爲患。招集多則奸細易於夾雜容納衆則城郭難以隄防。外泄內潰之爲患。此五患者畢聚於衝邊絕險帶水隔畫一葦可渡之登州。臣於東方有隱憂焉。故有銀有粟則此數萬皆化爲良民。無食無居則此數萬皆釀爲隱禍。彼遼人不忘中國。凌波逐浪以求生而我乃坐視災民忍飢受寒以就死。上年梁之垣出使朝鮮且賫帶銀兩以賑遼民之在外國者若使渡登之民不及渡朝鮮之民是朝鮮爲樂園而登州爲苦鄉。明於遠而

忽於近。皇恩溥於海外而且窘於海內也有是理乎。遼民終朝盼望望而不得環擁招練使之門麾之不去羣情洶洶恐旦夕激成異變外有強寇內有流民憂在蕭牆急宜預弭事迫時急仰祈皇上立允發帑無俟部覆於旬日內即付登州同知宋大奎領解以活數萬人之生命遼人聞之必惟呼踊躍祝聖壽於無疆其潛伏海島及削髮從奴者益堅向戴之心必有陰圖賊以思報効者矣。然十萬金爲易盡之物而遼人之待拯濟者無窮臣細思處置之法遼人既浮海而來必能習海選精壯爲兵可備征勦

遼事實錄

卷之七

壬戌

壬戌

彼藉糧以活命我得兵以爲用。然而老幼未可爲兵也。而其間有力能耕耨者東土最多荒田無人佃種則空散之於各郡。給荒田以使之耕。耕必授之以居而乘屋製具等費無從出也。臣在任時查有荒田充餉銀分屬巡撫衙門者約四千餘兩存貯司庫。臣不敢妄用分毫此即可爲造屋買牛製器之費矣。耕必授之以穀而播種覓工等費無從給也。臣在任時查六府共在倉穀七十六萬石係臣題准留備飢荒留備海運。今當計燕過增履畝量給。此即可爲播穀雇工之本矣。枵腹之民須煮粥以療其飢露處之泉

當搭廠以安其身取足於前項之銀穀而又責戌二撫令州縣多方設處以撫流民是今日招安之一策也青衿失業者附名於庠武職世襲者列員於衛軍工失伍者入糧於冊災獨無歸者收養於各社是今日拊循之一策也以招練而兼屯田開墾拋荒地土悉免起科舊欠逃戶錢糧不得貽累遼陽未復新開田畝即為本人世業俟恢復功成徙其民以還故土而後稍稍起稅焉此又今日安集流離之一策也奉聖旨遼民流移可憫着發帑銀十萬兩解賑其招募開荒及動支銀穀俱准行餘着撫按官悉心料理以

遼寧實錄

卷之七

五

壬戌

稱朕撫恤至意

荒田充餉銀晉所存者業被後官用去因此疏取憎所以平妖之功不叙也

薊遼總督王象乾奏報日來援遼潰兵數萬填委關外遍山彌谷西望號呼者竟日達夕逃難遼民數十萬隔于潰軍之後攜妻抱子露宿霜眠朝乏炊烟暮無野火前虞潰兵之劫掠後憂塞虜之搶奪啼哭之聲震動天地職等以為從征在逃于法既難輕縱開關混入奸細或得乘機矧茲不逞之徒羣行內地必至流劫道途堅拒關外又恐變生呼吸欲令舍馬奔

仗衆又自知奔北疑懼不從開關不納者三日會臣至關下力言此番潰兵與去歲不同挾弓騎馬槍刀火器無不備激之則必至為難斬關穴壻勢所必有不如放之便職與諸臣皆以為然經臣諭令各釋兵器留下馬匹而職與部道鎮路諸臣猶恐持刀騎馬者躡入京關僅使容身潰軍復僂越踰壻潰兵盡而後放遼民肩摩踵接而入經臣時出郊外及紅花店等處跨馬隨使慰撫以安衆心又中前所叛民據城稱亂藉殿後兵殺亂民五名餘俱逃去初初

遼寧實錄

卷之七

五

壬戌

民劫掠殿後兵將總兵達奇勛李秉誠等率衆截堵職亦發兵馳援各兵先後斬獲虜級二十一顆虜即遁去遼衆得不驚散今潰兵盡已入關遼民先到亦俱進關後至者皆入羅城車牛牲畜亦盡隨入職竊念進關之衆忠義既為可嘉流離之狀其情又甚可憫慮其道路梗阻職又分委都司馮乾把總趙祿等統領兵馬自山海至永平沿途防護自承以西復咨行各巡撫兵備道撥兵巡防加意安插茲關門已閉塞外諸虜遠遁山海城內士民帖然樂業安靜無譁除兵數民數俟查明另行具奏

王在晉題去年遼瀋陸沉逃兵悉容進關或從一戶石桃林等處潛遁戰亡者什之三逃歸者什之七嗣後議守河西兵力單弱遂紛紛招募費數百萬安家行糧馬匹器械銀兩半年之後兵方出關至今尚有遷延道路者有未盡起程者沿途搶劫殺傷之禍要挾鼓譟之事靡所不有海內騷然人心思亂釀成川蜀之變東西皮應四顧徬徨天下事幾不可收拾當時若能禁遏逃兵即未必可盡用亦未必盡不可用詎至招募之煩至此哉今聞劉渠兵潰各兵及流民人人思逃誰肯臨陣效死是未潰之兵亦將有奔潰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三

壬戌

之患導之使逃不可訓也閉關以拒逃兵是矣然斷其歸路勢必降奴以圖免死不可無處之之法臣聞按臣方震孺疏知寧前僅五百兵亦俱調發則寧前虛矣夫寧前關門之藩屏也何可虛而不守弃之以資虜莫若就近招集潰兵擇其精壯者俾守寧遠前屯責成道臣張應吾統率各兵効死勿去或曰廣寧不可保守寧前無用不知寧前去關甚近便於策應糧餉亦便於轉輸多一層則增一層之障蔽寧前未可弃也其傷殘之卒及逃難之民無非國家之赤子難以盡戕其生命聞關外羅城中尚可容納暫時

安項聽行邊樞臣及薊鎮督臣從長計處仍嚴堵各口毋容潛入嚴查奸細毋使混雜則各兵當知死戰矣京師為四方之極九廟在焉皇居奠焉河西雖危尚有山海關可守一軍雖潰尚有各路兵可調藉使人心不變經費不匱聖明在上國事猶可支撐何事都中流言滿播一聞遼報羣情譸張士為四民之首而會試舉人潛移出城預圖避亂此必有奸宄入城簧鼓聽聞捏造謠言以思惑眾須行五城御史細加體訪遇有蹤跡可疑者即行擒賊審實正法仍行各省直撫按廣捕奸細敢有窺伺情形造

遼事實錄

卷之七

无

壬戌

言生業者痛懲重創一面曉諭在京士民各安本業勿得輕信輕移自甘扞罔如有京官家眷出城回籍者五城各坊不得徇情撥夫會同館良鄉縣一帶不許應付違禁者聽部院科道叅處庶人人堅固守之志奴患計日可消而國勢安於盤石矣聖諭朕覽章奏逆奴狂逞山海薊昌等處已嚴行防禦其京城畿輔官舍人等恐有皇惑動搖該部便移交五城嚴衛督捕各衙門多方布置旗尉番快人等晝夜巡緝密行體訪緝獲奸細仍出示曉諭各安安靜靜都重立城居住人民不許擅自舉放火炮致生事



端如有不遵的拿獲究治仍令正陽等九門并永定等七門守門員役啓閉照常差官將各直門官軍查點不許雇覓頂替搪塞如違從實叅處盤詰搜檢各要加嚴如有異言異服面生可疑之人即時擄拿具奏與灰石砲銃等物多行預備所有外來及在京商賈開設舖面照舊留易不得關閉思歸以致遠近驚疑厥衛城捕仍嚴行禁諭各官有搬送家眷的叅奏重處會試舉人私歸的着禮部查奏除名逆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朕仰承 天眷憑藉 祖宗威靈期與臣民力行殄滅一切爵賞朕俱不吝凡爾臣民安

遜事實錄

卷之七

三

壬戌

體朕意故諭

三月兵部署部事左侍郎王在晉題臣於二十九日退朝諸臣環向謂臣河西不守臣部應指名立叅遲一日不得臣退而思之當焦頭爛額之時須先救焚值被髮纓冠之際必先止鬪今日潰兵數萬流民數萬因經臣入關蜂擁並進於中細作必多內有奸宄外有強虜岌岌乎殆哉今時以盤詰奸細嚴守關門為第一着以挑選潰兵安撫流民為第二着至於防守京城操練兵卒分佈營屯整頓器具慰安民心皆當緊緊料理其討罪明罰為開篇大義朝廷自有

紀綱通國自有公論不獨諸臣知之臣亦自能言之乃退而糾劾邊臣者紛紛疏入矣且奉有能廷弼着戴罪用心防守之旨矣 皇上屢念 國患愛惜人材姑容使過良有委曲深心周詳遠慮顧今日莫急於防守言者衆則以懼罪之心隱任事之心廷弼即勉力任事而一心以防方張之虜又一心以防滋至邊口 尚方急劔雖利而宣軍之氣不揚有經臣在則督臣必不操獨制之權有樞臣至則經督又不

遜事實錄

卷之七

三

壬戌

臣愚計之樞臣視師者也本關及各邊隘口一應調度皆其責任其經督二臣或一臣專鎮關門一臣分管各隘至於嚴搜奸細拊恤流移選逃兵以實營伍急轉運以濟軍需三臣各與有責焉然樞臣到彼必須旬日目前料理最為緊要分撥責成仰候 聖斷若使三臣並駐山海不惟地面窄狹無可容身將來事柄參差必致掣肘嗟嗟山海一關 朝廷二百六十年來 社稷係焉億萬生靈及 中外朝紳之性命係焉惟所係之甚重計慮不得不深關外情形仍勅督臣差委精細員役從實偵探一日一報以寬

聖懷以憑調度施行

兵部題河西失守人皆岌岌以憂關外而臣獨日夕以憂關內人皆岌岌以憂夷虜而臣獨日夕先憂潰兵今數十萬生靈併七八萬潰兵一齊擁入關門固為編橋渡蜩實類開門揖盜年來費盡金錢招兵禦虜不能禦虜而見虜即逃已無生法矧未見虜而逃者乎遠人吾人也急而投我何忍拒之然而良奸莫辨謂此中無奴之心腹臣不敢信也謂入關不為奴之間諜勾引臣亦不敢信也然既開關納之矣數十萬逃亡聚於關內米為珠而薪為桂不問可知此輩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三 王戊

避難而來徒步相攜決無資斧臣聞其在關外有殺人而嗜之者今日窮一日則日餒一日餒則攫攫則挺而走險而亂萌生臣以為避亂之民宜分散各郡沿途設廠安頓煮粥療飢其能為傭作者聽居民收養習為耕耨者給圃田開闢可克兵卒者令州縣招募向習藝業者聽隨地營生所用米穀官為發廩所費金錢官為請給什伍編號分散各鄉俾道路流離不為餓草此安撫流民之法也而其間有面貌可疑語言可異或曾削髮降夷今乘亂混入者令流民互相覺察官司加意盤詰查出奸細即懸首藁街則

良姪不至混雜而流民與地方俱安矣各營潰兵躬

無路費回鄉實難留用守關實為便身彼倖免弃甲曳兵之罪可復遂顧家戀土之思瘡痍之卒應放歸田精壯之丁選留充伍即人多勢渙有必不可留之勢亦當明白諭之白爾等逃兵皆當論斬第念生命甚繁姑從曲貸倅如關門不關爾輩無路生還今暫留目前防禦事寧之日陸續縱歸人人各有心知未必不可感動何至七八萬人一朝盡散兵已散矣在途必為盜賊所至必行劫掠又當正官入覲之時儻或安能彈壓危衝途孔道須令守巡兵備官移駐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三 王戊

沿途發糶揆送飢而不得食者亦以拊恤流民之法拊之在途騷擾即以軍法從事此招撫潰兵之法也而其間有願充兵者歸里之後仍充行伍宥其奔逃之罪勿令匿跡潛蹤圖謀不逞凡安家內顧銀兩於正月終悉令開除不得重支冒領則詭名可免影射而錢糧與兵伍俱清矣再照逃兵結隊計日將臨近京地面臣部已先移文通州巡撫預行阻截不許一人潛入京師更乞聖旨嚴行申飭俾通州及各路巡撫遵守設法撫安防範庶內患可消而臣等得專意調度為守關之計矣奉聖旨遼民避難入關

情有可憫。依議處置。安插仍酌量動支銀兩給贖。其潰兵招撫俱如議行。爾部還出榜曉諭以示寬恤。方震孺題臣前已逼關門。聞我兵大敗。尚欲疾趨廣寧者。實指望廣寧即不守。猶可支持。寧前作山海眼目。即寧前不能守。兵徐徐而退。山海猶存。作准備也。不意寧前一帶西虜縱橫。人盡逃竄。而撫臣亦西廬舍盡焚。道路梗塞。則山海一牆之外。即為賊矣。安見山海之人必堅固。遂百倍于廣寧乎。眼前自經撫以至諸道將皆席藁待罪。聽皇上誅遣。不敢視事。而臣以病危。傷重。命在須臾。則防禦之人不可不急也。

遼寧實錄

卷之七

書

壬戌

關上督鎮兩營之兵。通計不過四千。殘兵七八萬業已盡散。則防禦之兵不可不急也。何以使山海脚根牢固。何以使山海之外。眼目疏通。防禦之策不可不急也。奉

聖旨。方震孺監軍失守。責亦難追。着策勵供職。不得以病推辭。

此時關上營兵不過四千。殘兵七八萬業已盡散。寧前一帶。西虜縱橫。人盡逃竄。欲守無兵。時勢之難。百倍于遼陽之初潰。此張鶴鳴所以不肯為經略。而解經邦寧削職為民不顧也。晉被命當關

首輔語之曰。明歲此時。關門無恙。即當封拜。乃拮据數月。治兵置器。修城繕堡。百凡料理。巨細畢舉。采顏歹青。虎慙兔。皆來受款。自關門以及松山二百八十里外。皆歸版圖。樞輔襲其成。而召回自代。經始之功。詎能掩舉。朝之公論乎。袒熊者謂山海非舊經。必不能守。而今有人守之。言者滋愧。當時若再用廷弼。人心久失。勢必決裂。同黨之謀不成。則亦莫非天意也。

兵部題。年來遼左喪師。已經屢屢。中外勃焉。思奮大集。兵戎勉圖恢復。庶幾一旦收功。以洗三敗積辱。孰知調兵十數萬。轉餉二百萬。發帑數百萬。器械火藥。盛甲鞍馬。海運陸輸。臣等目不交睫。手不停批。者皆驅車馳馬。海運陸輸。臣等目不交睫。手不停批。者皆以助狂夷之毒焰。靜言思之。憤懣欲死。慚惶欲死。目擊山海瀕危。勢同繫卵。又憂煎欲死。詎意諸臣責任。封疆隱忍。不能就死也。昔清撫開鐵之失。虜至。曾見其形。乃廣寧寧前之潰。虜未至。第聞其聲。見形者力不敵而敗。猶以身嘗。聞聲者力未試而奔。誰云禍及。祇緣法律。弃捐人情。懈玩失城。有不死之法。累囚可用。為監軍。浮海有戴罪之條。檻車不及於敗北。是以

遼寧實錄

卷之七

書

壬戌

敗爲常事。辱所同甘。千里已歎陸沉。萬靈盡遭塗炭。各兵曰：將領且走，何有於兵？將領曰：司道且奔，何有於將？搖搖入關之旌，全隊已無；彈壓烈烈憤爭之氣，運筆未見消磨。西平血戰，沙場之鬼猶與劉杜同號。山海叩關，地下之魂無與張銓覲面。主戰者戰已無功，主守者守亦旋覆。卒繇此道，萬一奴窺山海，有廣寧之走，可以循塗。誰爲陛下守關門者？債帥群奔，釀成瓦解。冲主孤立，孰任折衝？大小文武諸臣，百喙有難，寔免。經臣控疏，投効情罪自明。此外凡棄地入關者，按法悉應致討。乞勅視師尚書及總督衙

通事實錄

卷之七

三六

壬戌

門通查河西各官某爲已死某爲尚存某爲率先某爲殿後某爲見逃某爲前後併逃二次。分別議處，用示明刑。至于臣等碌碌因人佐樞，無狀慨徒言之不信，致立債以隱功。按法自糾，安所逃罪緣樞務正殷，未敢杜門伏祈。聖明立賜罷斥，以存國法。統候聖裁奉

聖旨：年來紀法不行，邊臣偷玩，遇敵逃奔，罪在不赦。經撫官姑依擬戴罪聽候議處。高出胡嘉棟已經再逃，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拿解來京，究問其餘道將各官着張鶴鳴會同王象乾嚴查明白具奏。

兵部題：山海一關爲神京鎖鑰，無事之時且嚴防禦。今河西乍陷，則一牆之隔，遂判華夷。畿輔近地盡倚關門爲保障，可無重兵控扼，以遏狂虜之鋒乎？當潰兵進關之時，卽宜挑選留爲防守，雖係敗北之羣，然以戰不足以守，有餘奈何使之盡散也？夫不取足於眼前，見在之兵，而欲取足於調援，是渴而問水於西江也。關門呼吸之勢，可能少待否？據稱兩營兵不過四千，藉令奴虜聞之，益生輕覲。都人士聞之，蓋甚徬徨。臣謹查薊鎮於去年十一月開送秋防兵冊，實在主客官軍一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員，名往年薊遼

通事實錄

卷之七

三七

壬戌

總督文球題：募山海關新兵七千五百名，行邊尚書王象乾題：設軍營兵三萬六千名，浙江表應兆領押官兵六千一百六十七員，名王佐才官兵四千四百九十八員，名湖廣張世卿領押官兵二千九百七十八員，名向世爵官兵二千九百六十八員，名田景受官兵五百員，名河南張性善領押義兵五百三十三名。此皆陸續抵山海，未報出關者。關門一片地，恐不能容多兵，不患其無兵也。昨尚書張鶴鳴行邊視師，又請帶何棟如所募兵六千六百名，鄒復宣兵三千二百名。京中新招兵一千名，近覆總督王象乾

疏又調宣大山西兵三千名天津兵三千名臣部之分撥調遣日無虛晷即 都中亦未盡知按臣方震孺何從知之今在關諸臣只宜細心密布關上駐兵若干某險隘緊要撥兵若干領兵之官務擇人任使無分晝夜無分風雨殫力嚴防其有在途未到者嚴催抵關原闕未補者速行召募巖巖山海屹然可樹金湯之險矣

御史王大年題經臣熊廷弼法亦當死但事在危急當關無人或謂其才力尚堪任事姑令戴罪立功保固山海以收桑榆此 朝廷使過之仁非可侈然自

進軍實錄

卷之七

三

壬戌

得計也抑臣猶有 請焉孫承宗人人服其明眼人服其熱腸當此危急需人之時即破格位置亦不為過而况承宗之位望又相近乎倘因國亂思良相欽諭承宗即日入閣專辦東事承宗精力既饒必有一番整頓不知今日衆閣臣肯做此一段推讓美事否奉

聖旨孫承宗着吏部即推來用○兵科李 疏云

頃見吏部會推孫承宗入閣辦事一時 中外咸稱得人第其追隨綸扉兵權未握猶然不盡所長莫若以大學士總理兵部事禁中頗收出將入相吉甫六

月之烈拭目以俟矣兵科蔡 御史施樑皆薦承

宗掌兵部印務○孫承宗陞兵部尚書入閣辦事

王在晉題自鎮武師潰而四遠披靡人盡以守關為

惡着視山海為天塹矣此關僅隔垣墻九泥可封非

若幽谷居庸有重巒疊嶂之可憑依也矧一面距山

一面阻水山則拔巖可度水則鼓棹可通王者守在

四夷四夷不守而守一關此一關又非天造地設之

險危哉豈真在德不在險耶臣以為守關必外有城

郭為藩籬有營屯為犄角有烽埃以嚴瞭望有哨探

以通消息關門以外尚為我之地面然後可容佈置

進軍實錄

卷之七

三

壬戌

今且扃關固守域地自封賊至而我不知賊去而我  
不躡縱目不能為十里之視傾耳不能為百步之聽  
舉足不能越尺寸之吟如此而謂關之可守也臣未  
敢必也寧前一帶居民逃竄城堞空虛房屋燒燬遂  
致人踪斷絕音信不通人有畏死之心遂無直前之  
氣倘乘此際虜騎未侵急率兵出關收復寧前徐伺  
機便以圖恢復則可冀桑榆之功庶免噬臍之悔奈  
何縮首裹足將山河輕弃驚風鶴而疑艸木乎入關  
重臣尚須 廷議其司道將領恐無生法與其駢首  
東市曷若統兵出關尚闢活路幸而成功生可冀也

不幸而功不成死亦正也諸臣獨不念之耶仰祈  
陛下嚴勅樞督繼按四臣從長商確發兵應援立收  
寧遠前屯進則爲恢復之圖退則爲守關之地經臣  
以此自贖於法可寬必不以臣言爲浪漫也奉  
聖旨這經撫道將各官都該拿問正法爾部既這等  
說便馬上差人傳與他每責令出關防守收復姑准  
贖罪國法已寬如再違玩決不輕貸

兵部覆 國家定鼎燕京所爲左右扶風輔車相倚  
者保定等郡紫荆等關稱獨重焉而其捍邊守土連  
屯接壘樹畿甸之屏藩者戎事稱最急焉故養兵于

通事實錄

卷之七

四

壬戌

京莫若養兵于近京等處保定之當添兵也撫臣  
爲此一字一淚之談兩疏同時而發深心履處封疆  
臣等詎容緩視所議添兵五千似當如數召募目下  
逃兵入關凡係真定等處援遼目兵悉聽招補原缺  
團練近地如遇有警卽令整擗橫戈呼之卽至歲用  
兵餉以援遼所存者勅戶部分贍新兵可也  
兵部覆賊謀屢試靡不中藏奸宄裏應外合藉令外  
奸不入內難不作賊不敢左足而窺金墉也今山海  
一關不能遏流民潰兵狼奔豕突勢不可禁踉蹌道  
路者不知幾何人矣臣部已條議撫安招集又題

委薛濂等收潰兵以充行伍且嚴飭京城各門毋  
容逃兵闖入所爲完事之防不啻耳焉第 都中五  
方雜居又當 覲試之期人踪運雜彼或乘間零星  
混入積少成多爲害匪細邇來嚴保甲搜奸細之文  
家喻戶曉而五城各坊未聞一獲豈城中真無奸宄  
耶豈潰兵之過通州者四十里之近竟無一人入  
京打探耶亦人人玩爲故套不用心覺察耳頃接尚  
書張鶴鳴遺臣劄謂關門一開逃兵盡入和尚不知  
幾百夫削髮而降奴者今且盡去其髮而爲僧矣又  
貢夷五百餘名並入長安華夷混淆真贗莫辨人心

通事實錄

卷之七

單

壬戌

驚潰之際一有舉動便費收拾此不可不精詳熟計  
者一 勅禮部凡貢夷入城須着通事照名查數一  
一辨明放入所居館驛多撥丁夫防守外人不得潛  
通消息一令五城御史嚴檄各坊兵馬多差眼快者  
役到處週巡偵察捉獲真正奸細者重賞各官紀錄  
一着巡捕營無分風雨無分晝夜巡捕官親身查開  
替身及不到者重懲捕緝有功一體陞賞一令倉廩  
草場用心防範徹夜巡邏以防縱火一各門原派軍  
丁甚多今俱折乾隱占門官多係替身應名奏數此  
後按日嚴查備加防範務洗積習一京營各軍有外

縣居住有遠鄉居住今須盡集營伍一有緩急呼之  
卽應不得徇情寬縱一着九門凡遇面生語異行藏  
閃忽者務仔細盤詰可疑即拘獲研審一着各店舖  
不得容留匪人安歇事發從重治罪一僧房道觀凡  
雲遊僧道細訪來歷倘新祝髮者更加體察不得互  
相容隱一長安左右掖門皇居邃密當嚴夜禁凡  
有聖諭宣召須日間傳出昏暮不得開門一邸報  
凡機密軍情抄報人不許傳寫以防洩露一上年因  
遼警正陽等十六門責令勳戚九卿科道等官分  
派查點稽防以上各款俱係緊行事件而人情視為

遼事實錄

卷之七

聖

壬戌

漫常合候聖旨重申嚴飭預備不虞居民固可心  
安奸宄亦將胆慄設誠致行而于諸臣之條議思過  
半矣臣又聞關上人無固志口有謗言萬一強虜乘  
之奸民響應懦卒風靡前車不遠更爲可慮仍勅  
視師行邊大臣務宜鎮定人心慎防奸叛不宐輕信  
遼人輕用遼將流民聚集綏恩軫恤客兵久駐加意  
撫循庶內患不生而意外之變預爲消弭矣奉  
聖旨據奏各款俱係緊要事件各衙門嚴行申飭  
禮部主事劉宗周題春秋之旨詳內而略外先中國  
而後四夷未有國中之賊不討而可問外夷者自奴

苗發難以來首陷撫順清河縱敵志塗炭遼民遼禍  
遂從此長者巡撫李維翰也棄開原而逃者推官鄭  
之范也通夷速旣三路出師全軍覆沒自此兵威不  
復再振者經略楊鎬總兵李如楨也遼瀋旣陷以封  
疆之臣航海遁逃者監軍高出胡嘉棟康應軋贊畫  
劉國縉也逃而待罪於境上者理餉傅國監軍牛維  
曜也身爲叛族不自歸理反以知縣陞僉事者佟卜  
年也無功而受上賞遙制山海巧圖卸担不能戢和  
撫臣以敗盡喪全遼之地者今經略熊廷弼也通夷  
起釁者奸璫盧受也以受之黨復犯弒君之惡漏網

遼事實錄

卷之七

聖

壬戌

不誅密得進用者奸璫崔文升也凡此諸臣異名而  
同罪異罪而同情皆國賊也麗以五刑而輕重之又  
何追焉  
兵部覆御史蘇琰所陳蕭如薰白兆慶挑選精銳各  
另設一營操練業經覆准其札營當於京城東  
井二面受敵之處預定地界城東馬房議杜應魁之  
兵駐焉軍民兵自爲營踞勝地以成連鷄犄角之勢  
此整旅陳師之大略也先是廣寧報至臣隨條議檄  
登萊進兵併令沈有容差人與毛文龍通信攻擊寬  
鎮牽制賊兵今據登撫陶朗先塘報探賊於十六日

到海州二十日過河奴兒哈赤至沙嶺與川兵交戰鎗砲攻打一陣李永芳繇牆外進未知的否該撫卽於當日會同總鎮發水兵七營盡數過到北岸再添調青萊兵相機進止牽賊內顧併令梁之垣王紹勛隨路進兵不得觀望悞事是登萊兵業已渡海旣欲調而無可調矣夫登遼相距一水且暮可達得信最真奴已過河李永芳繇牆外進劉渠敗羅一貴灰孫得功降業成破竹之勢而猶逡巡不進無一兵直犯寧前何前勇而後怯乃爾夫安知非登兵渡海踟躕內顧未敢長驅深入乎竊謂登萊兵未可撤亦未可

遼事實錄

卷之七

四

壬戌

減存登兵爲奴之外懼可也。科臣李精白臺臣余合中部臣常康等各有疏欲藉力於登萊批亢擣虛以圖恢復臣之初議亦然今御史蘇琰議令沈有容分派防守責成將官以重師中之帥可進可守聽其指麾卽不能破奴亦可擾奴此樹奴之敵而張我之勢不可不深長慮者也。兵部覆山海安則神京安寧前存則山海存未有舍寧遠前屯而可獨守關門者無寧前則中國無通遼左之路西北諸虜無受款市之路我欲進取無出兵之路登津夾攻無接應之路賊捲土重來無哨

探之路賊結陣而往無追躡之路於是關門塞車馬絕人烟斷守關之事可裁登萊渡海之師可撤朝鮮宜諭之使可回賊知我之不東安意以謀充拓虜知我之不賞專心以結建酋奸商欲販貂參必闢徑於桃林細作欲窺中土必鑿坯于片石西虜不忘互市必開彘手喜峰我無處不備無時不備封疆之禍何時而已夫寇至而奔封疆曰力不敵也賊來而急奔走曰戰不勝也試問廣寧陷後有賊來寧遠否有寇至前屯否聞風而潰見影而逃只顧身命不顧封疆只思奔竄不思捍禦異哉諸臣辱君命負君恩

遼事實錄

卷之七

四

壬戌

其寧有死所哉寧前丘墟趁賊未至亟空遣將分兵及時據守無論遼將遼兵客將客兵有能復河東者卽以河東封有能復廣寧者卽以廣寧封有能保守寧前兩三年不失常爲我關障蔽者卽以寧前封更當助以兵力與之協守當必有豪傑應命令以圖建豎者至于哨探消息二十日以來竟成絕響世間如遇有心人卽雕齒文身之國自生月出之邦足跡可至豈以三百里之遙不能窺奴賊之行藏乎廣寧果叛將所據也命二三大將統一萬精兵爲前隊一萬爲後應乘夜疾趨可襲而取也廣寧果西虜所據



也。犒之以銀幣，許之以封賞，剖明利害，可收而復也。廣寧果奴酋所得也。見各兵逃潰，必輕覷我。見寧遠被焚，必不備我。檄登津，搗其腋，朝鮮之兵，毛文龍王紹勳之兵，掣其尾。三路併進，前後夾攻，雖收功匪易。然而未始不可圖恢復也。奈何以敗北之神魂，為墮地之心胆，既棄廣寧于不林，又委寧前于不守。既不敢直前以窺其影，又不敢潛地以探其聲。孫中前所滄東，竟絕人踪。自山海關而外，遂成鬼國。人人愛此毒丸。一至於斯，此則臣之所未解者。祖天壽聚眾萬餘，既在覺華島，相去不遠。島上之糧餉，臣尚欲運回。

遼事實錄

卷之七

吳 壬戌

何難馳一介往彼招諭，孫得功何以親而致叛。竇承武何以疑而不安。前屯為山海咽喉，是在樞督二臣擇人委重，選遼民之精銳以充兵，留其妻子以為質。使之防守寧前，再發客兵戍守其間，或用更番以均勞逸，城堞傾頽者加工修築，公廨焚燬者酌量繕葺。興墜舉廢亦因乎人，豈可委。祖宗二百六十年來之封疆，為胡馬長嘶之地哉。

山東巡撫趙彥會同督餉侍郎李長庚巡按王一中督餉御史倪應春題萬曆四十八年至泰昌元年海運已終登萊青四府通共通過米豆八十一萬六

千四百三十石。二斗零。看得原任山東巡撫今陞兵部左侍郎王在晉忠誠貫乎天日，謀略迅于風霆。運八十萬軍儲，取足于不測。鯨鯢之浪，嚴二千里海徼。周防于有備，貔扃之羣。緯武經文，屹然籌邊。韓范攘夷安夏，卓爾翊運。夔龍膚功，可勒鼎彝。彝駿業宏，先帶彌簡在。宸衷自存，殊眷非臣等所敢擅議也。

部議

兵部題覆遼左淪夷，山海獨當鎖鑰。矧近邊諸隘逼隣西虜，薊鎮為九邊最重之地。從昔已然，茲當夷虜交迫，其岌岌乎難支也。督臣不得不謀之預計之。周而臣部亦不得不慮之詳應之。急所據議守山海議。

遼事實錄

卷之七

吳 壬戌

守南海口，議馬價，議賞營伍，議入衛邊兵，圍練兵馬。議存撫賞議，潰回武職，議守一片石，黃土嶺，議守永平，撫寧，議修築設將，浙兵字字吃緊。臣按款條，議無甚異同，惟是援兵在關為數不之若楚浙河南之兵。經臣入關帶回之兵，視師尚書隨行調集之兵，於中儘足分派某關某隘，發某營某隊兵守之。取之目前無庸招募，日後為常川久守之設，或漸募土兵以消客兵。或此處兵數稍溢，而彼處兵數尚虧，裒多益寡。移彼就此，又在督臣之調度。總此新添四萬八千八百兵數之內，一為轉移，臣部又不能執矩以求方膠。

柱而調瑟也

方震孺題西平之戰羅一貴有大功殺賊數千以身殉國為從來所未有鎮武不守緣守兵之盡撤西平之敗緣總兵之浪戰廣寧內潰因城內之無兵以致叛賊封庫謀執巡撫則孫得功黃進之罪通于天矣寧前二帶聞廣寧不守已自奔逃又經撫既許擁百姓入關矣彼中人民豈能安堵如故况闔門遭西虜之焚劫乎然城郭至今無恙道路塞而復通但使有兵有將依舊可守令竇承武仍發前屯則寧前未為賊據也至于要緊關節經撫尚有一二參差者在

通事實錄

卷之七

四八 壬戌

經臣謂我止有兵一萬以史光裕等五千援西平已復說留兵五千援廣寧賊去廣寧遠甚而城已不守援將安施韓初命之言亦如是而撫臣又言二十二日曾差人請經略同來廣寧死守而經略不回書牛象坤之言亦如是此又須經撫各道面相質証以定公案者也

兵部覆科臣陳胤叢汪慶百之疏大要在于附近護衛之兵欲特遣一任勞任怨之臣查覈兵馬詳開奏聞必如此而後可以整肅人心振起惰窳一遇調撥發不逾時必思周詳深為有見第海內民情攘

三朝遼事實錄 卷七

攘遣使分行多一官則一事兵馬空責成巡撫而以按臣查覈其間堪戰官兵令其開報如都城有警應援不至或以懦師下駟虛應撫按並坐臣部之求將如渴庶幾旦暮遇之然觀人不在於條陳而取人難信夫口說撫劔疾視自稱為大將者今不知幾何人而嬰城自守者僅羅一貴渡海進取僅一毛文龍將豈易得哉遠陽一塊土斷送名將若干駿骨徒存而千里馬不至豈其有人不用亦欲用無人耳廢將在京及杖策投用者臣部擬合科臣約日考試或試勇力或試謀略或試技藝或試步占風角或試

通事實錄

卷之七

四九 壬戌

閑習水火果有片長亦俱收錄仍行各省直多方搜訪山林岩穴如有異才即起送以需後用但戰陣未顯輒請加銜實授臣部有繁縷之惜虞爛羊之誚未敢一一徇情以濫朝廷之恩澤也

巡按方震孺奏報前月二十日據監軍道邢慎言等密稟據回鄉言奴賊四外搜糧今覺華島尚有米豆三十餘萬人民數萬船隻器馬無數今祖天壽據而有之旦夕與賊通此山海剝膚之患臣當時欲遣人撫之有水兵都司張國卿稟稱事體重大非撫按自去不可又奉報密言此行只宜安靜不可生事

一九一

臣心服其言于是浮海從芝麻灣漂船寫牌十數道一諭祖天壽曉以利害一諭潰回兵將示以寬政一諭島上士民激以忠義又訪聞祖天壽之僭吳良輔者見在石門臣自遣良輔同國卿往說之且戒之曰脫有變但曰按院在船上爾等共往殺按院可耳良輔受命而去一連八日無消息至初十日未時見大船十五船自東飛來則臣所遣張國輔也據稱奴賊已數遣人報致島上一二叛民已造船欲往投奴正在猶豫間而我招撫之人適至天壽一見良輔且聞臣在船上等候不覺痛哭生負數千百人見臣諭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五 壬戌

帖亦哭遂糾眾投順先用大船十五隻載天壽妻子兄弟及士民千五百人至關而天壽仍暫住島上為我搬運以通判吳自科住島上監之蓋遵臣之憲牌也是役也共救回兵十餘萬人民萬餘器甲無筭牛馬千餘疋皆樞臣之指授也

河西既陷覺華島儲積頗多祖天壽擁眾踞島左右望以為向背按臣招之猶居於島靜觀時勢比晉當關款虜毳幕西移列隊守關而天壽乃委心相從用閣監軍議仍令天壽守覺華而家眷則安置于昌黎天壽欲移家以出而晉未之許也閣臣

馳書問天壽業已安何不奏報愚謂徐觀其意察其所安而後可聞於上耳彼時奴勢甚強遼臣俱有叛心至壬戌四五月間而關門支架若猶可自存者是以王紹勳始降而終順嗣後劉愛塔亦奔奴而思歸敗葉隨風在我之自強而已祖天壽更名大壽魯之孫更名之甲皆樞輔令其更正也

是時視師張鶴鳴屢請推經畧自代二十一日推解經邦經略遼東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五 壬戌

宣撫解經邦因推經略堅不肯任屢疏語侵冢卿張問達庇其所欲護難其所欲傾疏下九卿科道會議臺省交章論劾奉旨解經邦托辭避難甚失臣諒着革了職為民永不叙用負缺作速會推白兆慶授都督同知王世欽加署都督同知分管神樞營戰兵蕭如薰管神機營車兵兵部覆臣從總理三部催兵催餉暨器械盛甲車馬自不暇瞬手不停批比月以來事事具辦正月間按臣方震孺疏稱甲仗苦朽鈍火器苦少今已鱗次出關知總部催趨經營神勞功大昨見沈主事新解甲仗尤其精好綿甲翼扇砲可謂良工苦心急宜多造是器械已無不備矣必餉堆積如山任風雨飄零腐

浥臣累疏催儻撤移。乃在河東堡者尚存八十萬在  
覺華島者尚存二十六萬。悉爲奔餘則糧糗已無不  
備矣。車輛充斥于途。馬牛頭畜踣於路。各鎮兵馬  
抽調出關。擁隊如林。揮汗成雨。兵力已無不備矣。乃  
拮据經年者。委弃於一旦。昨見工部將發遼軍需。刊  
成一帙遺臣。臣一見之。拊膺長喟。涕泗交流。向所云  
總部功大者。翻成藉寇兵。資盜糧之罪案。皇上即  
不罪臣。言官卽不誣臣。而臣清夜自思。寧無疚於心  
乎。今河西陷矣。兵將奔矣。撫臣無一騎而經略之兵  
亦多散去。見于按臣之疏矣。然前屯中前豈無剩卒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五

壬戌

而覺華島尚有萬人屯聚。可招練者若干。統領何人  
此兵將之應交管者也。昨得撫臣王化貞書。知覺華  
島有糧料二十六萬。又臣部差官邵進忠回報。芝麻  
灣糧已喚人盤運。有馬者關支一石五斗。無馬者一  
石。又餉臣揭報在關之糧。兵船帶運小車帶運者。合  
計七萬餘石。豆居大半。今責何人搬移。何處存頓。此  
糧餉之當交管者也。至如運車戰車。與夫盛甲器械  
未出關者若干。潰兵入關。先令拋戈卸甲。解鞍下馬。  
今收拾存留者若干。撫臣書云。潰兵馬匹何啻二萬。  
不知歸之何處。莫主事極稱臆壯。將官收以實伍。換

其瘦弱者。報官衙役。猶弁藏匿甚多。所報官者。收養  
無人。又無草聞。多餓死。至各軍器械精者。歸於私竅  
者。歸於公。因而毀壞弃置者甚多。俱應一一嚴查。無  
容隱匿。此車馬器械之當交管者也。臣昨得樞臣張  
鶴鳴手札。知何棟如鄒復宣王國樑所統之兵。猶未  
聞有抵關之報。年來因援遼。調募海內。虛耗萬分。難  
繼。收拾眼前見在之兵。見存之物。先議固守。後圖恢  
復。振方新之意。氣收已敗之殘局。此則樞督二臣之  
事料。老成長慮。力饒爲之。臣正欲控聞而臺臣溫臯  
謨先已談及於臣心。甚合所以不待科抄而即據揭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五

壬戌

以覆恐少延時日。經臣一回之後。人益生情。匿其所  
有。而馬匹甲仗等件。益不可問也。伏候命下。嚴覈  
務求實在。着落詭匿。可清而戰守庶幾有藉矣。  
兵部覆東夷強西虜怯。怯不勝強。然西虜衆東夷寡。  
寡不敵衆。廣寧爲東西夷虜隔畫之區。一戰而爲奴。  
所有在宰賽。則因子女之受繫。挾之以不敢不從。然  
以西部之酋長。而爲東寇之纍囚。必非其心之所甘  
也。在虎慙。則因宰賽之牽制。挾之以不得不從。然以  
一首之被窘。而致全部之勉從。亦非其心之所安也。  
廣寧在則西虜之藩尚存。廣寧陷則西虜之虜已割。

奴得廣寧而禍有不及於西虜者乎。蠶之食葉，近則必侵，而鵲之有巢，惟強乃踞。故奴之得河西為競端，而虜之失河西為禍始。虜初受遼撫之餌，在半吞半吐之間，迫之以害，而勢不得不吞。虜初應中國之招，在勿助勿忘之際，惕之以禍，而勢不得不助。再查諸夷大馬市在廣寧鎮，靜堡鎮，遠關小木市一在廣寧鎮，夷堡一在義州，大康堡一在錦州，大福堡一在寧遠，興水縣堡一在中後所，高臺堡俱朵顏衛夷人入市之地。市之馬牛木植皆有稅，其酋長有小賞，賞以段布酒肉之類，取諸稅而足，不費官帑，而頗資其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五

壬戌

馬為用，非若諸邊之撫賞馬市者。廣寧失則市罷，賞絕，市罷則土物皆歸于廢置，賞絕則老死而不見金。繒是我之失，廣寧不過甌脫沿邊之地，而虜之無廣寧則失衣食養命之原。搏獸者投之食，必爭，扼其喉必嚙，因其爭而利誘之，其貪可使也。因其嚙而怒挑之，其憤可激也。今日不結虜，必將為奴之所結。虜懼奴以相親，非我之利也。奴得虜以為用，則我之害也。故西虜入我之戎索，則桃林諸口虜守之，而奴不得侵。我得專意於山海，西虜不受我之羈縻，則寧前一帶奴有之，而虜不能奪。我不得永守乎關門，乘奴虜

未合之時，急遣通事，久要固結，封爵款賞，所不靳焉。樹奴之敵，以張羽翼，養我之力，以衛本根。洵為今日之急者，而樞督所當及時撫馭者。至于諸臣死事，應通查明，悉照例旌恤，生入玉門者，勘明具奏，若收復弃地，發兵戍守，臣部屢疏得旨，當聽邊臣相機調度矣。○逮高出胡嘉棟，以閤鳴泰、袁崇煥監軍山海，袁崇煥在部，忽連日不見，未知何往，歸而問之曰：「往山海也，渠自謂我一人便可當關，只要兵馬錢糧，耳人皆信之，遂以為監軍，其去不奉旨，不辭朝，齒莽如此，可用當關否？」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五

壬戌

兵部覆上年遼瀋繼陷，遐邇驚惶，京師曾募兵矣。彼時聲勢甚急，豎旗挂榜，且責以三日一奏矣。乃兵未集，而僧寺旋毀，幾成異變。所募之兵多係各營汰卒，發京營而京營不收，遂令楊愈懋統之。今各兵見在堪用與否，可問而知也。坐營陳煥章非疏稱素閑將，略克勝斯任者耶？今兵未出，國門先殺傷入貢夷人，甫至通州，即射毆，劄委把摠，稟揭見在兵之堪用與否，又可問而知也。蓋京師應募之人，皆五方烏合之眾，領銀則人人驍勇，入隊則每每恆羸。聽調則步步退縮，東營黠而西營應，此處革而彼處收，且

輦穀之下多集新兵。未開紀律。賊至未能防賊。賊未至必先防兵。然則招兵可遂已乎。兵者不得已而用之。今亦不得已而招之。遼瀋失尚有河西河西失。只有山海。藩籬漸撤。門戶益單。二百六十年之社稷。止藉營軍護衛。臣之所未敢以爲安者也。故募兵之說難於寢閣。得人委任之爲難。科臣舉陽武侯薛濂。錦衣萬邦孚。招集潰兵已奉旨矣。而潰兵已過通州。玉田等處無從招也。招潰兵而不得。莫若令之招土兵。濂自稱平時結客。養士有精銳數千。皆真保間有根脚人。郡縣冊籍可查。以義氣感召。幡然來附。已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五

壬戌

有數百當即令濂募兵五千萬。邦孚募兵五千。查明籍貫。登記疤瘕。年貌各取。保結腰繫懸牌。分別隊伍。務選精壯。驍勇。不得以老弱充數。募完之日。議擇相應地面屯劄。仍委臺臣一員。一一查驗。凡散糧之日。戶部委司官一員。照冊唱名給散。如有虛名詭冒者。卽報部嚴處。各兵仍不許擅入城門。倘遇調遣。衣裝等銀。照例給發。薛濂所舉袁麟。柯仲炯。卽用爲叅謀。官候有成。効另授職銜。各兵月糧聽戶部酌議所用。馬匹器械候兵集之日。查明題請給發。去歲募兵原未請勅。所用闕防刻期鑄造。應用錢糧。戶部速

行備辦。以便招募。再照二臣招兵不必拘拘成數。濫收混補。應募多不妨稍溢。應募少不妨稍虧。必求實在可用。乃爲不負。任使卽二臣之忠誠報國。於此概見。母徒糜費金錢。爲有名無實之兵也。○逮韓初命。○駙馬王昺請招練京兵。有旨允行。兵部不覆。

遼

署部王在晉奏。臣奉命佐樞。不能調和。經撫致損封疆。臣之罪也。臣奉命總理三部。日督兵馬。錢糧器械出關。不能成功。因而藉寇。又臣之罪也。今國勢危於累卵。獨恃榆關堵截。說者皆云。關門倚山。傍水阻山。則舟可徑襲。阻水則陸可潛通。守關於關外。則關可守。守關於關內。則關不可守。蓋關門局則樞援絕。烽埃廢。則哨探絕。朝暮賊來。我俱不覺。故守寧前。卽以守山海。寧前未有虜至。我何爲弃之。迨虜至而寧前必爲虜踞矣。驅之則有拔山之難。置之則受剝膚之害。故廷臣有言復廣寧者。有言先復寧前者。比比皆然。各據所見。以待議覆。然臣不取信於諸臣。遙度之言。而取信於在事諸臣。目擊之言。按臣方震孺。不云乎。寧遠城中廬舍。雖閒有焚者。然無損於城郭。但有好兵好將。擇一人守前屯。當不俟再計。此按

遼事實錄

卷之七

五

壬戌

臣之疏也夫按臣為朝廷耳目不信按臣而誰信乎按臣曰當復地而樞部曰當弃地義之所不敢出也然而非獨按臣言之也山海關主事莫在聲揚稱關以外宜復地二百里庶可以哨探聲息不然虜抵城下未免手忙足亂守何容易部臣非目睹關外之情形者乎然而非獨部臣言之也督臣王象軋書云關外尺地寸土皆是祖宗百戰封疆朝議謂不可輕弃最是正論但遠人反側不常西軍驚寇未定方欲聯絡屬夷以固山海招諭西虜以堵廣寧使逆奴叛將無敢西窺奸細叛人無敢東行事體既就而

遼事實錄

卷之七

美

壬戌

後安兵設將山海之守可以永固矣是督臣之議未嘗謂寧前為可弃為人臣者宜寫一通置之座右庶幾臥薪嘗膽之意今以正論為游談皇上聖明天縱度此果游談否且按臣題而部臣覆此議原不自臣始於臣何尤焉以臣之愚謂今日當力圖恢復以振士氣以遏寇萌密守巖關以嚴鎖鑰以固根本非舍內修而徒外攘也內修急務總不出督臣王象軋條陳各款臣一一詳議題覆俱係實在功夫並未嘗少緩又視師尚書張鶴鳴疏云寧遠前屯衛必當復必當守諸臣意見皆同臣何敢獨異若謂目前收

復太難非重兵不可則督臣又有疏矣疏云廣寧既失獨守山海則耳目無寄虜騎卒至城下我亦難知寧遠城圯不可守去山海稍遠急難應援前屯衛去山海七十里中前所去山海四十里而近各應設遊擊一員各馬兵三千名家丁五百名各設尖哨探報夷情沿邊設烽墩沿海設哨船飛達山海零賊則相機剿殺賊勢重大前屯兵馬退歸中前所并力堵拒山海一片石出兵應援賊必不能得志又何敢越中前而抵關是督臣之議守前屯兩地所設兵丁不過七千名而止今關上有兵儘堪佈置即不能遠及寧

遼事實錄

卷之七

美

壬戌

遠而前屯中前樞督二臣必將料理臣草疏未畢而督臣書至知中前等處地方已命參將周於才等統兵哨守目前似可無事忠臣明於謀國敢輕弃祖宗之疆土耶臣不敢以粗心浮氣為莽滅烈之談科臣熊德陽或有激而言臣第據諸臣之疏揭一冒聞天聽就事論事非敢為佞封疆多事臣佐樞罔効論罪當罷伏乞皇上先將臣罷斥以為人臣溺職之戒奉聖旨關外恢復原憑眾議據奏事理甚明王在晉着安心供職

晉署部議守寧前比爲經略而寧遠前屯等處復歸版圖有志竟成如是而巖關得爲我有矣以爲鹵莽滅烈之談者何居

遼事實錄卷之七

卷之七

本

壬戌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八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苾穉莠甫較閱

壬戌三月方震孺奏封疆失守奉

聖旨廣寧不守失事各官情罪深重國法難容羅一貫只一裨將守堡殺賊六七千至死不辱勇烈可嘉高邦佐以身殉難足媿偷生併祁秉忠都着查明卹錄其餘道將等官姑着戴罪防守經撫仍候旨定奪按廣寧既潰監軍高邦佐赴松山見熊經略同事多諷以西走不聽二十四日夜邦佐謂其僕高永高厚等曰我受國厚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之矣好收吾骨歸里以見吾母即葬吾父墓側使知有死事兒不絕也高永等痛哭勸之行不聽沐浴衣冠西向拜如禮遂自縊死高永謂高厚曰主人待我等厚我不忍主人獨死無使令于前者汝即負我莫負主人言畢亦自縊死高厚年十九徒步入京僅存皮骨爲佐姪高世彥道之甚詳夫邦佐無弱冠之兒有八十四歲之母慷慨赴難從容就義真烈丈夫哉經略以柴千束并公署燒之主僕尸成煨燼矣

遼王化貞究問熊廷弼着革職回籍聽勘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一

壬戌



方震孺奏昨之失着全因劉渠不遵前後計較盡撤鎮武廣寧守兵僥倖一戰蓋鎮武兵撤則藩籬空廣寧兵撤則威權去人心安得不亂至于出城一節實因遼將孫得功黃進封火藥等庫迎接奴酋非江朝棟先知其謀撫臣不免矣至于諸道臣有戴罪受苦而無功者高出胡嘉棟也有聞廣寧不守隨經略而西者韓初命也有廣寧人心既變城內相殺撫道幾不免隨撫臣出城者牛象坤也有策應廣寧而廣寧已陷者邢慎言也有因西虜縱橫人民盡逃而城廓無恙者張應吾也此番失事變起呼吸賊生肘腋且

遷事實錄

卷之八

二

壬戌 三

相隨經撫而趨情似可原然封疆既失照律分別治罪亦復何辭

兵部覆方震孺本奉

聖旨高邦佐贈光祿寺卿廕一子錦衣衛實授百戶世襲與祭立祠還與謚併張銓何廷魁同祀該省在京鄉祠祠名山右三忠羅一貴贈都督同知襲陞三級仍與謚祠祭高邦佐父母誥命義僕高永優恤俱依擬其戰殞將士祁秉忠併劉渠等作速查明具奏吏部尚書張問達等會議得岩關一綫實係 國家安危據總督王象乾疏似有深慮相應移咨兵部速

具回咨以便會題隨准兵部回咨稱督臣一疏極言經撫未可出關此為出關而言也至欲留經撫于關內修工撫夷以圖恢復是時未見處分之 明旨耳今撫臣且被逮矣經臣革職聽勘矣經略員缺着廷推速補矣言官累疏又申明 前旨矣緹騎星馳逮者業已登途行者必將解任 皇言一沛有同渙汗且經臣未逮按臣請勘朝議紛紜盈廷聚訟予奪生殺惟 命之從其或 軫念岩關憐才使過總候聖明裁斷本部未該臣等會同署兵部事左侍郎王在晉

遷事實錄

卷之八

三

壬戌

等會看河西北復陷諸堡皆空戰與守并失之經撫之罪夫復何辭王化貞已奉 旨拿解來京究問能廷弼亦革職回籍聽勘似無庸于再議者惟覽督臣王象乾之疏山海係 神京門戶安危關係非輕議欲姑留經撫待罪山海修守撫夷以戢定人心而保危關猶或可收柔榆以贖其罪此樞臣所謂軫念岩關憐才而使過也但恐 明旨一到毋論化貞已逮登途即廷弼亦不敢不回籍聽勘未審能追而還之以濟緩急否極力綱繆督臣畫之甚詳當與視師樞臣悉心而共為守關計矣既接回咨又伏商確相應

具題恭候我 皇上裁定非臣下所敢擅便也

撫臣逮經臣勘已奉 旨矣總督之疏亦緣情面發于未處分之先斷無收回 成命復用經撫之理乃吏部不肯任而推歸兵部時署部者在晉也冢宰同少宰于朝房會議必欲強兵部議留而兵部不允少宰王墨池大譟而兵部終不肯仔肩冢宰張誠宇勒令在朝房寫咨即刻據咨以覆次日周朝瑞上疏閣臣復有熊廷弼留着用之票擬上怒令中使問輔臣輔臣曰熊廷弼似勝王化貞中使如其言以奏 上曰熊廷弼走得快果勝外

遼事實錄 卷之八 四 王虎

廷聞是言而留用經臣之議始息然同黨不得不深啣兵部矣

初二日三更北門鎖連響三聲鎖開落地隨即窺伺並無人影○兵部覆科臣條議着錦衣張懋忠操練班軍領班都司指揮聽之專制王化貞揭職失守封疆罪應萬死第不宜以職之故誣眾人鎮武副將劉徵率金礪殺入重圍劉徵刺殺數賊中箭落馬金礪不知下落劉式章被箭貫髀釘于馬鞍之上見有馮時昇等證之乃謂其先逃孫得功黃進先登陷陣人所共見高監軍曾為職言其回

城順賊必有計誘之者蓋小人以勝敗為向背從古已然何論此輩其家屬出城至二十里鋪趕回足知非夙謀也⊗高出揭賊攻西平羅副將悉力防禦打死賊尸幾平城之半會藥彈俱盡賊用雲梯登城城陷城上步戰與城內巷戰殺傷賊甚眾羅一貴死之各將所統兵與賊相持至日昃逼賊與接戰孫得功等當前忽開陣兩分若納賊兵者賊徧衝突左右諸營皆西兵也遼兵營開李維龍祖天壽等輒大叫而奔其面飽承先南面蔡汝賢等一齊潰走不可復收矣出傳令收還鎮城無一回顧者及過盤山堡亦盡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五 王虎

空遂遣廣寧與撫院商固守之策豈意孫得功黃進等入城倏忽之頃百姓奪門而走奸弁據門而守滿城門沸殺人劫官遠而為夷也哉出是夜與撫院同至間陽驛次日及至太凌河見經院共議使撫院後經前行仍傳諭各道沿途區處潰兵逃民有諭帖見在邢監軍可其質也嗟嗟奸弁之欲賣河西久矣去冬奴既不肯來百計誘我使往入春我覺不肯往百計誘奴使來攘臂而逃鎮城者孫得功諸人也事至今日亦復何言

署部玉在晉奏臣惟言朝廷設立言官值此封疆失

守之時持正者當定入關之罪案謀國者當議守關之長策至於閒言刺語盡付東流何必藤葛糾纏為此無益之構鬪初遼撫差官冷繼祖口傳遼報乍聞之在疑信之間即嚴關至重一疏原謂口報不足深信未嘗以為確據也今廣寧陷矣守者奔矣縱使教場劄營是實何裨於亡走卒之言原無塘報未能執券以相稽舉朝之論自有公評何必偏詞以定罪乃科臣劉弘化累疏抗言只為劄營教場求討糧餉數字謂撫臣王化貞於失城之後即與眾同奔未嘗劄營少駐不窵以五十步笑百步也夫封疆之臣

遼事實錄

卷之八

六

壬戌

不死封疆自有明明正正之法或二十三日而走或二十三日而走其走均也或教場有兵而失地或教場無兵而失地其失均也今惟按最大之題目以定諸臣之罪狀何必屑屑然論走之遲速哉若欲坐撫臣說謊之罪而抹去失封疆之罪是放飯流歡而問無齒快也失輕重之衡矣邇緣遼事潰敗臣挺身越俎力屏羣鷺蝟集之案牘漸清鼎沸之人情少定怨勞獨任百責攸歸胡然而有卿貳縱橫極意逢世之語當今世道已陂人心大異臣不能占風望氣趨會附合使駭讎之骨化為繞指之柔其側目於臣有日

矣今幸以無聊之語不切之詞枝外生枝節外生節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者微波一起定有狂瀾長年操舟亟宜引避臣知所以自處矣奉

聖旨邊事正急料理不暇口報審奏既明何必更難定安心任事不得引避

御史潘雲翼題今日招兵之官紛投越俎濫觴一至此極政府招兵矣豈非欲河魁在手權奸惟其所作用乎計臣招兵矣豈非謂版籌在握軍餉易為呼應乎陽武侯招兵矣嗚口當關之虎豹而又云萬人止可護京城却耽耽于厚餉重督何為乎駙馬王昂之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七

壬戌

招兵甘心權門之鷹犬已被公疏摘發其奸輒信信焉抗疏肆辨何說也鋼輪地雷等砲有何不傳之秘以中外謠言之李天臣槩閉之將軍教場而任其造作六丁六甲之陣俱屬不經之說以遠邇煽惑之蘭國威尚令其出入都門而莫可究詰諸如此類難以殫舉與言及此殊可寒心乞勅該部及巡緝衙門嚴行稽查踪跡詭秘之輩盡為訪拏庶亂萌杜而神京鞏固矣

河西既失京師勳戚各欲招兵駙馬王昂疏先得旨允其招募矣疏下部晉久之不覆閣臣沈

公准謂余曰年兄何堅執如此余謂本朝無駙馬招兵事例且此屬盡爲身謀一有緩急止圖自衛國家安所用之椒房之戚有耦猜之嫌一下招兵之令長安中奸宄盡入其門輦轂之下將有不測憂不在巖關而在蕭牆之內也駙馬公見予大誅輔臣固招兵者力爲左袒予終置之弗應而已

王在晉奏慨自河西失陷文武諸臣抱頭鼠竄臣叨署部篆自當按法參論乃科臣劉弘化不以朝廷封疆爲重而只爭口報中劄營教場之四字此四字

遼事實錄

卷之八

八

王戊

有何緊要明知其非緊要而數數爭之謂遼撫之走不後於經畧耳同一淫奔之婦不罪淫奔而爭淫奔之先後異哉科臣之論今日傳之海內他日傳之國史知天啓年間有此奏疏不可無樞臣之一駁也自有樞臣之一駁而科臣語塞不能措一詞乃轉云樞貳之誤國夫閫外之事經撫主之守不成守戰不成戰自有任其責者以樞貳爲誤國當初何不廢經撫而專責成於樞貳微臣總理三部兵不足餉不敷器械不給則臣之誤也兵足餉敷矣器械給矣委而弃之者何人非臣之誤也非臣之誤則非臣

之罪也至謂經撫單留兩留之議爲樞臣所持單留之議在正月望前至二十日而奴兵已渡河矣數日間卽御廳車羽輪不能更換此時欲議抽回一人不幾於說夢耶若論失封疆之原故人人知繇經撫之不和而不知經撫僞爲不和以圖卸担以掩失封疆之罪不和二字可以欺庸人而不可欺當世之豪傑比其敗事欲諉罪於內而云稍悔前錯夫部臣何錯之有錯於推諉而不錯於責成豈協贊戎樞者錯而棄城失地者反爲不錯耶豈抗疏糾叅者錯而奔潰入關者反爲不錯耶經略非累人之官六科舉臣臣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九

王戊

不以爲德亦不以爲憾中府會議之日弘化在焉而謂未嘗先聞意者添設借題有警乏才之歎此疏非弘化之親筆耶今廷推不論才而論圈計圈則當居後論秩乃爾居前此會推之具體尚候聖明之裁酌皇上未經點用而科臣先設猜疑釋憾之語以爲異日呼號同類媒孽之張本是科臣竟日車馬奔馳商量計策真爲得算而未望臣之進步先爲臣畫退步也科臣此後無贅言而臣恐不得不言矣奉聖旨中外多事正苦議論紛淆王在晉佐樞任事不避嫌怨這所奏事情前後具明無俟深辨科臣瀆奏

已有旨了

御史左光斗題項東師再潰舉 國震驚 皇上慨然允廷臣請用孫承宗入閣矣又用解經邦經略矣外而封疆收拾有人內而密勿贊相有人一時似覺可觀而中樞之地尚虛懸無屬在當國者或自有說惟是以至危至急之勢而缺至要之官人心洶洶莫得其故查景泰三年于謙為本兵兼用儀銘七年謙因病在告又用石璞往時兼用兩人而今不得一焉偶爾有病且不能待况併其官而無之者乎竊謂朝廷既得救時之人當竟救時之用若如 祖宗朝

進事實錄

卷之八

十

壬戌

三

閣臣高拱出掌吏部江淵出掌部故事 特命承宗兵部事庶幾授之以事假之以權承宗必有以自効而一日在閣一日在部參贊專決亦各不相妨救若關而揚我武莫有急于此者也乞 勅元輔早斷以定大計毋徒用其名而靳其實至職方郎中耿如杞屢被彈章義難就列併乞速賜處分毋徒滋人言而悞國事如杞在戶部時職曾薦其可用今日罪在封疆職不能為之諱統惟 聖明裁斷 宗社幸甚奉 聖旨兵部事着閣臣孫承宗暫掌

孫公一日入閣一日于兵部大房決事左右侍郎

力起之終不出堂凡發一疏更削數次寫本人役甚苦之部務如叢日至壅積予初總理三部及署部篆晨入暮歸無晷刻之暇今得越旦進部曠日悠閒心熱于邊聲之至急矣

署部事王在晉揭河西失陷後人情洶洶都人士莫不潛窺動靜以上安危若本部張惶無措人心鮮不動搖是以外示鎮定而心實岌岌焉每日戴星披衣侵晨入部治事漏下數刻方回凡屬防守山海薊門京師畿輔及募兵練卒調援入衛緊急事宏靡不畢舉當本兵行遣之日職方杜門之時外急邊籌內理

進事實錄

卷之八

十

壬戌

國患心搦筆疇頭須為白神稿血枯而職且病矣凡題覆疏百餘字句冗長報多不錄祇將目前緊件併山海薊門兵數聊述崖略明開臚列年來百事惰窳即極力振刷未能卒辦若徒陳紙上之空談緩急奚裨惟中外百執事共圖之 在晉辨熊經略揭向來遼事因經撫紛爭職調停極苦議論極平未嘗執意主戰舉 朝靡不知之即熊芝崗以見聞述相遺亦語職曰老公祖主守者也職何敢誣手書具証奈人情各異混扯浪猜中藏結構殊不可曉援兵東行關門點發悉繇經略兵權在握

豈曰無兵撫數談戰明白以虛聲告便當信其爲虛何必扭之爲實故不和而爭非以實爭也奴賊過河西而師敗非我兵過河東而戰敗戰守之罪不知何居職今決策東行成履虎之勢無騎虎之謀一揭入都其應如响風狂浪急而以破舟漏艦相加遺汔濟與否天下萬世必能諒之職可無言矣

先是熊公揭有爲東事而添設者未經東行一步蓋指晉也彼時以東行必無幸驅之死地不容其獨生一國事至此真無可奈何委身聽命而已

大學士兵部尚書孫承宗題臣仰見皇上留心邊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三

壬戌

事加意用人頃銓臣擬宣撫解經邦爲經略隨奉旨擢用一時爲快而亦有以嗾爲惋者不意經邦助惜于北膽落于東頃若此總緣敗衄相仍累囚接踵故奮起功名之念不勝其苟全性命之心彼其黃金橫帶調經緩于杜門白羽驚心肆嫚書于山啓不知國家養士謂何而有此也年來因循既久誕謾相成利則衆趨害則衆避無復羞耻無復檢繩若不立誅一切弃疆忍死之臣更取諸奉命不忠任官不效者立繩以法恐魑魅公行豺狼難問凡食祿担爵有國家之責者任其相議相徇忍于負朝廷不忍于負

私友此其保位全體寧減于經邦而尚敢譏笑其懦乎且如四川招兵科道明時舉李達狗狼狼貪既切傷桑之恨藏頭縮尾尚稽懸藁之誅蓋臣兄川東道孫好古以二人之起釁而死臣故知其貪狠甚詳而西南半壁爲騷何可不一問也又如南路監軍道梁之垣未棹鳧舟先邀麟王晝炫家園之錦夙占海上之槎方奴酋內犯曾不聞一矢相加遺而侈爾腰纏居然曠曠是固與萊撫陶朗先同科何可不一問也又如招兵御史游士任壯猷未結于北門蚤譽先騰于蜀望其兵幾何其餉幾何當主上憂勤之日爲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三

壬戌

故鄉富貴之游豈柱下之彈文僅爲他人設也耶何可不一問也又如遼東監軍御史方震孺時當並水之蛟情苦兩姑之婦既厚師門兼懷友誼曾不思人臣一意公家寧得曲徇同好臣以公郵曾勸其力爲明主忠焉而不能用作好軍中徬徨塞下何可不一問也又如薊州兵備邵可立偶遭亂卒之變旋來御史之言卽清謹有執而未正囂陵遠難展布何可不一問也又如經略熊廷弼巡撫王化貞罪可詳核法當並逮撫字已難再入剛愎詎可重來而力護同心各爲左袒鶴表方殘虎爭正力豈是非在城郭

人民之外。而以經邦裒足。遂謂天下無豪傑耶。何可不一問也。以上數臣。或雅負才名。或誓匡多難。而志有所不滿。力有所不能。總之視國不若其家。愛身不以其道。殆有視經邦過者。且其事盡關兵政。故臣得執大義以繩之。

疏出樞輔。時望赫然。乃其所抨礮之人。後來輒多揀援。代為辨析。首尾兩端。如出二人之手。殊不可解。

吏部等衙門尚書張問達等。看得今天下事勢至危矣。廣寧失守一墻之外。即為賊窟。所恃以遏方張之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七

壬戌

強虜莫能。跪之國步者。惟經略一臣是賴。故得人不得。人在昔也。利害止中于邊疆。在今也。禍福將貽之廟社。况舊任者既勦。續推者復斥。則選擇而使。尤萬萬不可苟且者。臣愚以為獨見有限。衆論難淆。倉卒則未詳。慎重則無悞。于初四日。會集九卿科道等衙門于中府。每人給筆使各註堪任職名。羣議紛紜。至暮收單。命文選司郎中王洽手彙。臣再商之。閣部諸大臣。又以為舊歲中府會議。添設兵部侍郎。王在晉原以備經略之用。今茲舉者更衆。單罔可憑。則臣部又安得外會議而他求也。恭候 命下。即令速赴山

海駐劄視事。一以見 國家尚不乏人。一以見臣等不敢專擅。臣非敢因噎廢食。而故為此鄭重也。再照文臣知軍旅。起自近代。而經略則昉于弱宋。才不必追韓范。目不必識韜鈴。事急則強之節。賊事敗則逮之。囹圄。此猶人有膏肓之病。而以身聽庸醫。試藥方者也。伏望 皇上簡經臣之後。即 勅令兵部。亟選大將推轂。而任速為函關。九泥勿專以軍旅責文臣也。今新經臣未定。山海無統攝之人。仍乞再頒 嚴旨。令視師兵部尚書張鶴鳴。同總督尚書王象乾。將守關事務。一一共行料理。以需新臣之至。不可使賊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七

壬戌

窺我虛實。而生其長驅之心。至新經臣更望 天語叮嚀。若其樹有成效。即加不次爵賞。庶足振勵人心。責之賈勇。封疆幸甚。

三月吏部為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王在晉。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寫勅與他邊事。正急着刻期就程。不必疏辭。

解經邦。補削後人。無肯任經略者。閣臣沈公。准語冢宰張公。問達云。王憲葵有福。相其人似可當重任。蓋司寇王公。紀也。冢宰謂予云。憲葵與公善。可

往一探之予謁王公告以故公不辭不任即以復  
冢卿次日王公會予于朝房執予手曰此烏程以  
宿忿害我也公向冢卿勿怨又一日而王公疏  
叅閣臣之修怨矣人情之畏避若此予如堅意再  
辭豈不輕 朝廷而羞當世哉

在晉辭疏奉

聖旨封疆重寄卿以猷望簡任空一意肩承用副委  
託仍遵旨刻期就道不准辭○在晉得 旨即行

通政許維新書云數年前遼人掘得碑上云又女  
木子欺日月八牛九鼎堅如鍊三門一土嶺頭看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七六 壬戌

腥山染盡冬人血此語天下通傳至今一切符契

一土王姓三門必閔監軍奴自姓佟想當膏芥染  
鏐于關山之外非曲說也嶺頭高第也○御史楊新期

書云前歲已傳有大將在吳之占今其驗矣顧近  
日亂視亂聽者甚多堪集思廣益者甚少語云閫

外將軍制之可用則用不可用則置之總不必與  
爭于筆陳也奴賊飢則攫取所必至第堅壁清野

彼窮極生變亦理有自然惟持重甚慎至望

經略王在晉奏臣至謫非荷蒙 聖恩拔臣於儔儕  
委以經畧重任今 天下事孰有急于遼者耶 朝

廷用人孰有重於防遼者耶以 社稷山河之重而

根基命脉寄于一丸泥隄防疎密安危立判左山右

海人以爲天關地軸而不知山海之無足恃也關以

外付之祝融燒殘之餘燼徒存關以內惕于風鶴奔

非之驚魂未定鈍戈朽甲委頓成丘廢堞頽垣凋零

度歲臣雖未履其地而逢人細問城未增而高也池

未鑿而深也兵雖多而不知練也將雖有而不堪任

也欲恃兵力而兵亦不可恃恃人心而人心不可恃

恃地險又不可恃臣之所恃者 宗社無疆之曆耳

聖明出類之資瑞應河清 天人有慶爲百靈之呵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七 壬戌

護耳臣藉 朝廷之福撐架危疆萬事身有無敢遜

避然必內嚴而外自治內安而外不危則今日之急

急于憂內又微臣一念戀 主之情不容自己者請

得而陳其略可乎一日防內患夫兵以弭患也而不

戢且滋患當河西初潰都民惴惴焉以募兵爲急務

而臣知 輦轂之下無兵也招兵則閭左之豪草澤

之雄一時畢集竊劫必多爭鬪必甚焚掠必起臣是

以不肯多招而又申嚴入城之禁蓋無兵之患患在

虜有兵之患患在兵虜之患遠而兵之患近務宜督

責招兵將領嚴加挑選拳師徒手須用防閑賭棍酒



徒悉行汰斥一兵為橫一伍竝坐。凡暴戾兇惡之人無容混入。以致敗羣。其有自關上逃歸。及通津食糧原兵。去彼就此。弃少就多者。押解歸營。仍以軍法從事。庶得兵之用而不受兵之害矣。二曰詰內奸。奴自清撫開鉄以及河東西之陷。何者不繇奸細之潛伏。其用計最詭。用財最廣。用人最密。故破奴之法。莫要于查奸細。都城一載之安。殺劉保之功也。今長安之為劉保者。不知幾何。緝奸之人。即為奸細。故詰奸不在遠。求之左右。而其在也。向來五城各坊。未聞一獲。流民之中有蠹焉。潰卒之中有賊焉。城市之間有

遼事實錄

卷之八

十八 壬戌

窟焉。腹地無奸賊。必不來。即來不深入。城內無奸賊。必不犯。即犯而城不陷。緝奸者必精察。而後能得之。必重犒。而後能購之。一家容奸。即將本家財產盡給。獲奸之人。知情者並斬。保甲容隱者。連坐。臣於山海。薊昌等處。即以此法行之。無敢縱矣。三曰飭內備。內備者何。積柴米。運磚灰。買煤炭。凡油蠟銅鉄竹木皮革等舖。遇警即搬移入城。凡倉庫牢獄僧房水戶等處。遇警即謹嚴稽察。凡弓箭火藥銃砲刀槍等件。遇警即檢查整頓。凡軍民匠役丁夫精勇等項。遇警即分撥坐派。營屯臺堡之急修。哨探守望之必謹。今都

中緊事莫緊于築重城。以重城可階梯而越也。莫緊于守草場。以草場可火箭而焚也。人莫侮予。則有未用之網繆在矣。四曰嚴內衛。洪武間。凡朝參午門先放直日。都督將軍及應直帶刀千百戶散騎舍人。以次而入。上直官軍三日一易于朝。退辰時交代。凡內使火者出門。必比對銅符。密加搜檢。今漸非其舊矣。班行業雜。防範疎虞。羽林伏飛。但消糧而掛伍。金吾力士徒列戟以排行。至于虎賁龍驤。破衣敝履。皇城守衛。值常朝之日。有疲卒數人。持棍邀喝。至于等關時日。查點不至。任其高臥。是以內地常虞失盜。而

遼事實錄

卷之八

十九 壬戌

異奸未免潛藏。申嚴。祖制銷萌。剔蠹。庶。皇居遠密。可杜蕭牆之釁矣。五曰節內供。年來遼左軍興。供億繁浩。甚以川首造孽。支應東西。新編五百萬有奇。而歲費且三倍焉。民間之力竭矣。外無可供。則不得不取給于內帑。而內帑非淵淵無底之物也。取亦有時而窮。用亦有時而盡。皇上欲恢復遼左。城郭人民。須從新肇造。芻糧軍器。須從新搬運。將來經費。不可勝筭。即防守山海。而築城造堡。建臺修墩。犒軍買馬。整器治械。所費不貲。如欲聯屬西虜。歲費尤難預計。必非司農所能克辦也。陛下于燕聞之

朕須密密清查。御帑倘瓊林大盈之積易竭難支。百凡內庭供應。服御頒賞之類。俱從節縮。以佐軍興。臣亦當量力而進。不至束手無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六日急內應。關門駐劄兵馬。一應本色芻糧銀兩。銃砲盔甲車仗等件。悉取給于戶工二部。惟是外間待用甚急。而內事悉多耽延。疏發數日而抵京三日而得旨。又遲一二日而得科抄。有抄到累旬而不覆者。有起解浹月而不到者。來者急足而馳。去者緩步而應。以呼吸之軍情。爲等閒之漫視。臣今又外出矣。將來恐痛癢不關。秦越坐視。臣深有

遷事實錄 卷之八 二十 壬戌

憂焉。請與諸臣約。凡本章一下。公移一到。朝至而夕應。如過三日。卽令科臣參奏。着所司回話。庶聲响相應。表裏協一。不至愆期誤事矣。之數者皆屬君心之運量。廊廟之主持。而其要又在皇上之清心寡欲。勤學好問。親賢遠姦。感格天心。以綿國造。臣願竭狗馬盡力封疆。奴酋不足平。而聖世中興之業。卜期可睹矣。忠臣去國。不忘其君。一得之愚。以當獻曝。惟聖明之裁。登焉奉聖旨。覽卿奏。具見深慮淵猷。着各該衙門用心料理。內供當節。朕知道了。卿啓行。在卽特賜蟒衣玉帶還

與尚方劔行事。勉建功勳。以慰朕望。該衙門知道。在晉請帶司官分理奉

聖旨。沈榮素稱勤幹。着同卿前去委用。

御史陳保泰題。參贊畫何棟。如當遼陽報陷之時。募兵浙中。及今廣寧再陷之日。贊師關上。其自許慷慨。似有可稱。而孰知其不然也。何棟如領南部錢糧。不知幾何。但聞其到浙中。住虎林書院。遊湖登山。酣歌嫖賭。月無虛日。聞與浙宦柴應楠。一夜賭輸至三千餘銀。此三千之數。從何來哉。皆南中攜來買兵之餉也。科臣蔡思充言。其錢糧自領自散。難以稽查。事皆

遷事實錄 卷之八 三十一 壬戌

有據。言非風聞。且不但此也。夫富商不肯爲兵船貨。不可用戰。雖三尺童子皆能知之。而大開騙局。入告至疏。奏之後。亡命虎棍。徑自封船。臣鄉商人如張棟。洪喬宇等。共三十餘船。每船各送銀千兩。乃潛放遁去。大盜禦人白晝攫金。自杭城內外居民行旅。被兵搶掠者。又不知其幾千百矣。至買察將吳錦衣。假割募兵。幾致激變。皆何棟如爲之也。彼其自謂二十年言兵。夫使棟如有奇謀秘計。不可測識。臣不敢知。若言兵而欲招富商爲兵。改商船爲戰船。其昏憤誕妄。伎倆立見。可堪贊畫。否以條奏之疏。爲開騙之局。大

贍欺 君肆行無忌此其罪可勝誅哉臣望 皇上  
亟罷何棟如如科臣議稽杳募兵錢糧額數并行追  
贓正法庶貪臣如何棟如者可警也

經畧王在晉題伏念東事離披一壞於清撫再壞於  
開鍊三壞於遼瀋四壞於廣寧初壞為危局再壞為  
敗局三壞為殘局至于四壞捐棄全遼則無局之可  
布矣。逐步退縮至于山海此後再無一步可退。故今  
之所稱經畧者比前更難而今之任經畧者比前責  
任更重人以此為棄官之地亦以此快報復之私臣  
以駑材責之千里既鞭笞漫加忍視唵嚙之顛蹶又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三

壬戌

羈韁緊扣直令蹶躄之難前不行則以 國法繩之  
詞嚴而義正。既行則以微言中之。謀詭而機深。甚則  
借事以綴名。無端而起訕。使聞聲者或併疑其人。而  
顧影者必潛匿其跡。不痛不癢。無所用其搔爬。若淺  
若沉。實以藏夫譏刺。平地忽生荆棘。暗中盡伏戈矛。  
真使笑啼不敢。行止皆難。此今日之時情也。即使奴  
酋捐金反間。亦難得此舛齷之人情。 國家何負于  
羣臣。必欲覆雨翻雲。顛倒簸弄。以 人主為孤注哉。  
臣歷俸三品四閱年時。祇緣道路奔馳尚虛時日。未  
經課滿尚書循次。非若起家廢置越次超陞者。試問

通國人情誰肯直任經略臣若不行使奴酋奸細聞  
之是羞 中國也。謂當世真無禦侮之士滅奴之人。  
是輕當世也。臣不敢為毛遂之自薦。亦不敢效王陽  
之逡巡。拜 命即行以壯 本朝士大夫之氣。故知  
臣者與臣。憐臣者慰臣。而妬臣者思媒孽臣。臣當此  
萬難萬苦之事。未易求全。處茲至險至危之地。何難  
吹索現前無罪可指。亟宜打透機關。矜全末路。倘遂  
臣而使之歸。臣之所大幸也。不然而陰謀構鬪。禍移  
于 國。臣之所不忍聞也。封疆告急。非臣子舌爭筆  
戰之時。但願 皇上默矚臣鄰中議論。孰為正直孰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三

壬戌

為頗僻孰為為 國孰為為人邪正之分是非之辨  
自莫逃乎 睿照天下事決裂至此。尚不回心條慮。  
急拯傾危。而徒立戶分門。互相攻擊。恐  
祖 十宗在天之靈必將昭鑒。非以愛 國亦非所  
以自愛也。臣行矣不復深談 朝事。一心以急邊籌  
矣奉  
至旨巖關重寄。卿能一意擔承。中外倚賴。誰復求多  
覽奏忠計。苦心朕悉洞鑒。向來議論偏私。已有屢旨  
痛誡。大小各官當共以國家為念。務令任事勞臣。盡  
心展布。毋蹈前轍。期濟艱危。該部院還一體申飭。

四月王在晉題近京險要。臣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不可升爲天險，山川丘陵爲地險。我國家奠鼎北平，遼東左輔所依爲險者也。遼瀋沒退而守河西，則險失矣。乃河西又失，退而守山海，山海一關不遇防軍民之出入，稽商旅之往來，左爲山而右爲海，所以名山海，究竟則猶郡邑之城郭也。彼遼瀋開鍊廣寧，皆東方之重鎮，且望風瓦解，豈一關所能獨禦哉。榆關旣無險，足恃則自都城以達關門，凡可屯兵結陣者，俱當默察其形勢，辟之居室者，然繇藩籬以及堂與層層節節俱有關鍵，而後盜賊無生心也。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二十四 壬戌

此有國家者所當亟圖也。近京者爲通州，州有新舊二城，頗稱堅厚。新兵幾及一萬，倉糧亦有數萬，臣以爲畜兵于京，莫若畜兵于通，相去四十里，一呼卽至。京中得兵之用，而無養兵之擾，第通糧較薄而京糈稍厚，厚薄相形，兩軍未宜並處耳。過通爲三河縣，縣東十里有河通寶坻，冬夏水不涸，挑淤沙濬之，使深，壅河流漲之，使濶，阻上則沙可囊，潤下則水可毒，河之東有山可伏兵，距河多築土堡，藏火器，山中伏發，首尾擊之，敵勢必殺，卽不能曠日相持，而少遏其狂鋒，亦可令近京一帶地方整備。三河

以往爲薊州山不甚險，然城郭依巖，又當孔道，設以重兵守之，賊不能過。玉田豐潤道途平坦，非宿兵之地，第見流民接踵，哀乞賑而各縣庫無長物，倉無餘粟，臣以單車就道，未經請帶錢糧，愧無以應。止令報名批所屬查議賑恤，而無米之炊，恐不能使流民之果腹也。行次永平城外，有山有水，山可設疑，設伏，流沙旋繞，澗水潺湲，阻河而軍擊其半渡，我踞其勝，賊不敢窺。關門以內所恃爲垣壁者，第隘口甚多，倘賊繇他處漫入永平，非必繇之地，而各隘守軍掛虛籍，冒虛糧，軍弁放班以取利，戍卒高臥以偷安，營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二十五 壬戌

馬因差役繁苛，草料騰貴，馬骨峻嶒，悉成下駟，所謂有可守之地，而無可守之兵。副總之設，當非過計矣。薊永之間，物力大困，旣開冶局，又設木場，旣買豆料，又供芻草，草一束連腳價二分五厘，而盤運交納每束費銀一錢有奇。及至交收，各兵用以充薪，而不入于馬腹，民利于折乾，軍亦利于折乾，而馬死不問，馬不死而進草之人必斃矣。今軍械甚乏，取之工部，工部已虛，取之薊永，必買錢于它方，聚工于別郡，卒卒不能湊手，夫爲遼而空薊永，今又役薊永以防遼，推之昌平宣大各鎮，空虛亦然。遼不能存，而各邊有陪

危之勢甚以邊民充塞釀成腹心之患殆不可測則今日之籌邊亦未易言矣。自通及永中路城堡如邦君鎮沙河深河驛堡俱新築皆可以守。但蕞爾斗城未堪堵截。惟榛子一鎮可以屯劄千人為襟喉緊要之地。籍令民不奔而効死是處可用為防。其奈正官多缺政事久弛如永平一道一年三易昌黎一縣缺官不補樂亭遷安二令俱病臣經行七百里所遇止三河盧龍撫寧三縣令通深二州守而已烽火達甘泉而州縣之堂間無其人。乃山海一關銅章墨綬之繫者車輪馬足之趨盈益寡哀多在用人者所宏急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二十六 壬戌子

講矣。臣諦觀近事人情墮于積玩吏道敗于因循紀綱頹于姑息財用竭于供輸武備弛于調援厝火欲然而燕安如故漏舟將覆而及溺不憂日挨一日幸其不來來則惟有打疊行裝急忙奔竄已耳人心如此臣即極力振刷恐不能頓挽頹波矧大敵之後求治太銳勢虞中格而邊情急于風火又未可忽忽悠悠須臾少緩者目前百事必須從新做起着分毫舊套不得。不識同事文武諸臣能委心以相從否也奉旨這奏內事情各着該衙門作速料理應奏請者即行奏請不得就延誤事邊疆緊急全賴大小臣工乘

祖

時協力內外相應若仍前怠玩查出重治不貸給事中倪思輝等奏曰三月十九日奉有駕帖二紙開杜茂等一開修下年科臣熊德陽當即僉名付訖第虞等之一字開告詰之門滋羅織之禍特為戒諭尚書張鶴鳴有好細已入膏肓一疏內稱科臣止許拿杜茂一人如多拿我上本參等語科臣隨蒙旨調外任用吏奴酋發難以來慣用奸細誰敢以私縱之但渠魁律應懲其奸而株連法須防其濫我祖宗朝凡奉有駕帖必付刑科僉名自有深意非徒防奸亦以資駁正也續杜茂奏 旨逮繫而等字不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二十七 壬戌

無參起葛藤科臣仰體其明旨無得驚擾地方波及無辜之論再申約束樞臣乃突出一疏橫肆挑激且拾細人之口入告 君父是誠何心哉伏乞 聖度包荒垂 勅德陽照舊供職人心 國是永賴之矣張鶴鳴題經略荅應官孟承勳舍人王朝玉九人渡河挑奴進兵十九日奴兵過河劉渠與監軍道高出在鎮武堡議奴兵眾空守又戒西平堡副將羅一貴嚴守巡撫亦嚴令謹守不可戰參將黑雲鶴要戰羅一貴不能止二十日將兵出戰敗奔至西平堡門奴兵追及死之環攻堡無次城上砲石打死奴兵無

賊屍幾與城平李永芳使人持旂大叫曰知道守城  
 羅將是好漢速降同享富貴一貴大罵曰 朝廷何  
 負逆賊而及使人城上持旂招之曰賊速降免賊死  
 永芳大怒併力攻之矢石火藥俱盡城破一貴死都  
 司陳尚在王崇信同死二十一日經略差王榮持高  
 柄牌殊書總兵官與將官不上陣者與千把總同斬  
 千把總不上陣者與軍兵同斬一個不上陣者一隊  
 斬六隊不上陣者一哨斬又差人持旂發諭帖與總兵  
 劉渠渠見諭帖面色如鍊即上馬督戰高止之渠  
 但搖頭不應而出此道將向口一詞與參將劉定邦  
 逃事實錄 卷之八 壬戌

渠家丁黃雄所親見親供者也總兵祁秉忠家丁督  
 兵力戰砍奴賊數千前隊乃遼將孫得功祖天壽等  
 先分左右退走後面馬兵盡逃二總兵死之劉渠將  
 印付家丁黃雄賁出雄哭欲同死渠諭之曰全一朝  
 廷印亦是汝功雄出回頭見渠落馬賊圍數十重死  
 亂軍中祁秉忠中二刀三箭家丁扶掖馬上殺透重  
 圍而出死而途家下為收殮扶輓入關主將既死所  
 損軍兵不知其數副將劉徵直衝奴陣手刀多賊  
 遊擊李茂春鎊鞭打賊落馬不知其數家丁槍棍殺  
 死多賊茂春中箭落馬此二人者死之最烈者也

司趙啓禎副將麻承宗遊擊張世顯守備楊春茂千  
 總王應舉俱同死于沙嶺都司周思堯刀傷鼻梁其  
 中軍張中二箭陣亡軍丁四百餘名遊擊蔡汝賢已  
 將奴賊黃旂兵一枝殺退因遼兵奔潰被圍腿中一  
 鎗一箭陣亡兵四百六十八員名守備李永培中四  
 箭陣亡軍丁二百餘名頗希牧頭重傷三刀臉中一  
 箭陣亡軍丁七百餘名都司僉書丘臣頭中一刀頭  
 中箭陣亡軍丁六百餘名其餘死者查有不的須行  
 原調兵衙門查核此兵將血戰之情形也○又奏報  
 西平潰陣者為副將李性忠參將江朝棟高國禎李  
 承先別鎮周守廉黃鉞遊擊劉恩左輔戴極杜學伸  
 李元勳都司李承先鄧茂林史光裕尤岱許于敬張  
 惟德高岍李慣丘臣吳登雲共二十二員自廣寧不  
 守出城而西者為副將王光有倪寵參將李滿倉黃  
 中順王楹遊擊徐璉盧養才陳京杜芳尚志弘高從  
 龍張世胤王藩李朝棟李秉春汪翥陳一元劉雷共  
 十八員都司張景珍張大忠守備楊九經係督臣發  
 援廣寧止到三日割營城外叛民從城上打銃割營  
 不住隨而西還此不當以逃論者自閭陽隨經略為  
 副將孫諫毛有倫吳自勉參將賀謙平四知王秉忠

侯一品遊擊李逢恩都司談堯德景國佐共十員調  
援廣寧不守半途而返者副將竇承武參將楊應軋  
陳瑯王之棟倪承勳五員守廣寧以西各堡因經略  
驅民入關各隨回關者為副將王牧民參將周于才  
遊擊朱梅備禦劉源清安邦竇承功共十六員俱無  
罪內周于才領家丁數名力守八里庄仍應論其勞  
者也副將王光有守廣寧北面至城不開門撫院親  
筆寫王光有速開北門七字光有始開光有亦應免  
罪而諸將如別鎮盧養才尚志弘高國禎等夙存戰  
名宿將難得斷不可弃陳一元始終護衛撫臣患難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三十一 壬戌

不離義更可嘉戴極在廣寧貪縱不法被人告發逃  
入關內虜人妻女不奉明文擅招遼兵三千餘名自  
劊一片石人心疑懼又經略車騎至一片石人益危  
恐已經職會同督臣拿問外其他各弁俱有敗奔之  
罪然法難加衆空斟酌議法或許立功贖罪至若參  
將賀謙平四知此二弁者原統車營步兵經臣令其  
押車砲徐行二弁先奔致車四百輛大砲八百位棄  
置十三站道傍然將兵四千名入關無一人逃者罪  
功應准除細打貫耳外如都司吳登雲王謙亨守備  
張効祖王詔李思賢此五弁者既望風奔潰又不聽

候處分逕自逃歸法當擬斬張効祖入關領正二月  
餉拐逃此決不待時者也劉渠署中軍事戚允成內  
下守備梁邦弼內下都司郁登雲臨陣而逃律有明  
文法當如律重擬外尚有不知下落者遊擊李元勛  
都司劉守濤守備沈松夏國卿四員名又有叛而降  
奴如參將劉世勳遊擊孫得功劉世功金厲閔印高  
忠選黑際盛羅萬言熊錫楊可大高鴻中黃進索萬  
全李維龍劉式章王有功劉元慶蘇應科岳宗太朱  
世勳共三十員或素與奴通亦有戀其妻子家業遂  
甘淪于夷而不顧摠俟恢復以盡刑章應撫中軍祖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三十一 壬戌

天壽臨陣脫逃藏覺華島按臣使人招撫待到另行  
定罪副將鮑承先殘兵皆云戰死關上人傳未死鎖  
萬金聞河上撥探死之又傳降奴至于入關逃將守  
備而下極多逃兵十有八九一時稽查籍貫姓名難  
的俟查明另行具奏正法  
王在晉題邊情疏臣聞治天下者 內順治而外威  
嚴順天下之情則治拂天下之情則亂臣奉 命期  
於平定安集必先察其情而後默默以為之調劑顧  
今之所謂邊情者不過民情軍情將吏之情商賈之  
情遼人之情西虜之情以暨四遠之情而已昨關外

之民闖關而入者累百萬婦孺相挈老幼奔踰舉足而廬舍盡焚。回首而城闈非舊。膽寒於傳吠氣奪於狂奔。散逸之神竟收歸不迭。亂離之夢寐過去猶驚。強者思搶懦者思逃。此邊境之民情也。西平積弊成丘。山海放生有路。操戈拒敵者亡。弃甲曳兵者活。兵未遇虜而懾虜之威。虜不見兵而促兵之步。不脛而自走。無翼而欲飛。此關隘之軍情也。守令故匿其長以求調。將士自呈其短以待參。三協路之內。被糾之將甚多。七百里之間。見任之官有幾。蓋以去危為厚幸。以被論為即安。青年巧圖托病。白簡甘就如飴。此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三十一

壬戌

近邊將吏之情也。澤梁之禁雖弛。水陸之珍不至。商屢久絕乎貂參。士女罔餘乎布粟。求之土產。既不能供。索之遠鄉。卒不能致。藜藿如金。何言珠粒。芻秣增價。安問桂薪。人集五方。市無一貨。此邊方商賈之情也。弱肉逃豺狼之吻。終宵為鴻雁之鳴。待問家園。恨無情之野火。徒懷明月。無可托之鷓枝。身世流萍。如怨如慕。浮生寄寓。可夏可夷。眼前盡是蒼生。溝底將成白骨。此今日遼人之情也。挾我之賞。飢則附人。畏奴之兇。飽必颺去。結犬羊以信義。寧忘投骨之爭。置虎豹於隊側。或貽噬臍之悔。搬銅運鏡。關前故示夫

般勤借牧移屯。口外恐成夫久假。猛獸不啗。未可為安。悅狙有方。聊存玩弄。此今日西虜之情也。若夫四遠之情。則尤有可異者焉。術士挾讖緯之誣。妄言禍福。妖人倡白蓮等教。謬托焚修。悲畿輔之役繁。與間左有離鄉之生齒。羨京軍之糧獨厚。邊關有失伍之戎行。流民如蟻。孰為逃難。孰為奸細。其人莫辨也。飲食若流。食在則為良民。食盡則為寇盜。其釁難防也。昔之患在外防。今之患在內潰。欲施之恩而恩不可繼。欲示之威而威不可加。蓋自大眾奔潰之餘。生殺要無善術。而從關門一啓之後。進退未有全謀。此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三十三

壬戌

時欲為守關之計。馬廐空。藥局空。車輛空。銳砲空。甲仗之庫空。細問永平守撫寧令。則銅鍊無。硝黃無。工匠無。芻草無。豆粟無。再問之沿途有司。則煤坑盡。穢積盡。釘灰盡。車驟盡。民間槐榆等木。因造車造營房。一砍俱盡。天下之苦同。而畿輔之苦獨。畿輔之苦同。而前永之苦獨。四方搬運舍永平別無他路。即鐵為輪。石為轂。亦無不敝之時。關上應供。舍永平再無近地。即天雨粟。地產金。亦無不窮之理。故藟苦而永始有甚焉。山海以永平為根本。今般般剝削。則根本先摧。邊臣以永平為室家。今人人思竄。則室室先



洋故欲守山海必從軫恤永平始使一郡之人心如家人父子然患難相維久暫合一情固結而不解變偶至而不驚永平之民脚根站定則薊鎮植其藩而都城藉為障一切征輸不得不緩歲課不得不寬通賦不得不免倉穀不得不留抽扣不得不蠲參討不得不怨臣駐蹕關門靜觀時勢默察人情顯微盡是危機上下皆無固志無一物可就手攜來無一事可隨心做去巖墻已成獨立破甑聊以相遺拜命之日傳書以囑妻子慨後會之難期強顏以慰僕僮謂息肩之可待而孰知難上加難一至於斯也伏祈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三四 壬戌

皇上軫念時艱俯憐民隱少寬文法容臣脉脉以運規為嚴備供輸俾臣急急以先料理外有求而必應內有應而必速乘外寇之未臨為有事之先備朕不負明廷之任使疆場之臣可收功於尺寸矣奉聖旨覽奏邊疆情形朕已具悉卿還督率將吏用心振刷務合機宜使戍守有備以紓朕懷且無負委任視師尚書張鶴鳴報臣至關之日八里庄以東人烟斷絕督臣王象乾差通使從各口外跟同夷使東至廣寧沿路探聽消息據朵顏三衛三十六家頭目棟暈大董忽力煖太貴英他不能索只速讓台吉哈那

彥不喇度台吉哈那顏蟒金他不能蘇不的九旦耶素又罕索羅勢等前後報稟大都為遼左全失恐額賞無處出辨要挾講折其欲無厭其奮然欲與奴戰則我難憑但得其帖然不來作友不與奴合則我之大利何也遼左全沒一墻之外沿邊千里無非虜穴無論奴酋即西虜動隘口可入者甚多我防護不暇敢言恢復故今日東事惟撫賞西虜為第一緊要着數今各虜俱上馬帶兵萬餘人裹糧住帳口外名為拒奴實為挾賞自寧遠前屯衛以西至薊鎮六帶朵顏三衛之虜也雖狼子野心時有反狀然彼利我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三五 壬戌

賞終就籠絡自寧遠以東至廣寧皆虎墩兔愁炒花宰賽禁虜元之裔也部落雖多其勢不聯亦利我撫賞屬我羈縻然其心皆不可測督臣在宣薊前後三十餘年各虜祖宗俱受撫賞督臣發諭帖數十道虜加額叩拜收受以輕車熟路之恩淪肌浹髓之衆撫之亦似可籠絡經臣王在晉初受事虜情輕重撫賞厚薄明於指掌諸虜相傳胥為傾服臣不過從容唯諾受成而已又云芝麻灣等處尚多積糧無人敢取各虜運糧至關與百姓糶買換布關上糧貴虜利其布百姓利其賤殊為兩便各堡尚有銃砲各虜護

送載回大砲九半。三位衆虜擡砲至海邊船上一時效順。若可訓養。莠夷性無常難保其無虞耳。

王在晉題。臣從抵關到任。孤城如斗大。中藏礮砲之人心。百事如絲棼。外值跳梁之虜勢。繇東暨西靡非強敵。自朝及夕未下安危。蓋從關門一啓之後。非督臣彈壓於前。樞臣監視於後。恐勢成破竹。焚及燎原。亦安望中外之安堵哉。先是臣未至。西虜重駢接踵。蜂池窺關。往來八里舖一牆之外。皆爲犬羊。臣至諭所部曰。乞賞自有受賞之地。切不可令近關。今日引之使近他日却難驅之使遠。無奈往時頒賞逐日例。

遼寧實錄

卷之八

三十六 壬戌

有支應。今自關以及前屯。虜騎充斥。人踪斷絕。與以牛羊犒。以段布賞。以酒食非近關不能供。結是以就近餌之。朶顏酋首浪素。徠暈大等八人。率諸酋百餘人。約諸部三十六家。罕孛羅勢大小頭目百餘家。漸次鱗集。罕酋意甚叵測。欺我之弱。妄逞憑陵。又恃彼衆明肆要挾。其中有一種貧夷。見互市之途絕。貪貿易以資生。願我長有此土。乃其實意。故爲我禦寇者。什之三。而乘機爲寇者。什之七也。督臣王象乾深諳虜情。與樞臣張鶴鳴多方調劑。虜中強梗者。督臣馳檄諭之。歷數其祖父受恩。受賞。世代恭順之狀。且

惕之以利害。明白開悟。虜見諭帖而泣。有爲中國

搬銅送大砲。以素賞者。有偵探奴情。驀地來報者。乃督臣以離密雲久。彼中亦非無事。一聞臣至。遂發牌移駐石門。虜愕然驚曰。經略至。賞事不諧矣。亟欲解散。而督臣遣使諭之曰。此經略與我同心爲朝廷者也。爾效順我。勸經略與我撫賞一樣。於是諸虜搬運糧食。與山海之人貿易。匹布易米。數斗居人利之。掘地得軍器。皆徐徐運來討賞。賊劫我之馬。各夷獲賊。併馬送還。且請正法。虎酋亦走使前來講賞。傳聞合虜衆十萬。與奴酋相構。語雖未的。亦不敢不聞於

遼寧實錄

卷之八

三十七 壬戌

上也。臣等非不知虜不可恃。款不可常。然不如此。則目前有闖關劫掠之事。奴之患在三百里外。虜之患在十里中。奴之患在山海一片石等處。虜之患極衝。有七十五處。次衝五十一處。全鎮通大舉五十三處。如破甕盛水。處處皆漏。急不可塞。失此一着。國之大事危矣。今講論已逾半月。因索勒太多。靳而不許。初七日三更報至。鐵場堡北烟火聯絡。週圍五里。我既不敢多與以開釁。又未可加兵以速禍。款事紛紛未定。邊情洶洶可虞。而督臣移鎮石門。樞臣見臣受事。亦擬復命。臣耳才力未可當關耳。目焉能

備及查各隘口邊牆未葺器械未整兵馬未足錢糧未議將官情疏軍士偷閒臣即控守關門各隘一有透漏為害匪細須得大臣行邊整頓一番可修築者鳩工應添設者增置臣獲寬心于各隘亦得專意於危關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分任其事乃可協贊其成矧樞臣視師奉勅專責查勘關隘各口未閱遠難報竣中樞已有閣臣掌握正樞臣從容復命之時非脂轄趨朝之日伏惟皇上亟勅督臣專管撫夷一事仍移蹕關門以便調度樞臣巡行各隘整飭兵戎俟賞事成而後督臣還鎮巡事畢而後樞臣還事實錄

卷之八

壬戌

還人臣雖不才願與二老臣同心協力共為上擔任危疆以副天子臨軒授鉞之恩至于關事艱難危迫之狀容臣續疏再悉仰干天聽臣可勝悚息懇祈之至奉聖旨總督官着就近撫賞西夷候事平畢還鎮視師官查理各口整頓明白方可回部該部知道御史張應辰疏云頃聞奴酋欲攻山海不軌奸民包藏禍心瞋目語難或潛往潛來廣結死友或捏造流言煽惑人心良民談逆奴而色變望榆關而心惶一聞訛言舉國若驚欲垂索而往徒手恐不能以聊

生將網載而行慮象齒因以自焚索索矍矍進退維谷咸自擬于山頭之雀似此景象無論大敵歷境即草澤間有崛起之奸宄而離散分析之象成矣故曰一無足恃也王在晉題賑遼人疏臣欽奉簡書有入關遼民務在撫恤防閑沿海間田有可屯種者即以安插其人毋令為患等語是生活遼人者臣之事也其奈天之降割於遼人也有拋荒之田地而不得耕有燒殘之廬舍而不得處有破壞之城郭而不得居降者已削髮而成禽奔者且離鄉而為鬼老羸委身溝壑少艾

卷之八

壬戌

轉眼從人臣一路經行見其遷徙無常流離載道其流至真保山東河南等處者人數甚多此皆挈有行資稍能自活者也惟是貧窶無歸不能行路者羣聚薊永一帶州縣投狀投揭於臣動以數百計其散居村落者且數倍焉臣批行各屬照部行賑濟然而各屬倉穀無多在庫官銀久罄所謂動支銀穀者幾為紙上之空文矣塗炭但可為戲而四餅未可充飢人臣奉朝廷之德意拯救生靈不以甘言而以實惠臣安敢漫視祖宗愛養之元元暴露郊原之白骨乎畿畿輔經春久曠瘠土焦枯近關土著多拋棄地

而逃竄他鄉有田者且不得耕無田者安能得種倘  
月間無雨歲必無稔土民百爾憂生客民萬難活命  
狡者化而為奸細強者變而為盜賊攘臂一呼十萬  
人登時可致黃巾赤眉之事不在異代而在目前不  
在遠方而在近地臣即荷戈當關且憂內地之滋患  
矣今時急着惟有賑濟賑濟原為戶部之事而計臣  
向與臣在 朝面議亦曾許諾好生一念諒計臣先  
得臣心之同伏祈 聖慈發銀拯拯容臣移檄蘄永  
天津等道查貧苦流民分別等次造冊申報令州縣  
分廠煮粥以存子遺倘有積蠹侵牟貪吏尅減查訪  
透事實錄 卷之八 四十一 壬戌

高

得實拏究參處其逃生收附各座世弁收附各衛俾  
各得所以銷異萌空闕田地聽遼民耕種以為永業  
亂離中保全性命以望太平此 王者無外之仁也  
而臣愚可副撫恤遼民之 專命矣奉  
聖旨遼民屢有旨賑恤這所請銀兩准給發但須嚴  
行查核務沾實惠不得冒破  
三法司會審經撫熊廷弼跪下言職起田間復起經  
略原議駐劄山海並無駐劄廣寧字樣鄒都憲元標  
云尖地喪城功罪一體難辭其責况屢奉 明旨內  
云提審二字又有確審字樣公竟然不理今日必須

暫進刑部○非自明公不必抗 旨如此反得罪于  
朝廷廷弼言職奉 明旨聽問不是送問字樣焉能  
將職下獄相爭多時王尚書紀說公不肯進部叫錦  
衣衛旗尉暫時同到天仙庵住一日職等上本請  
旨定奪鄒王云請過王巡撫來化貞跪下言職苦職  
自知一言難盡袖取一揭投上鄒王云公必須還有  
在 朝班之日一躬而散○廷弼自上疏云今初九  
日法司會問職亦不欲多言惟是 前旨止于革職  
職猶一解任官也 後旨止于着法司問未有下送  
字樣也未定罪而先送獄未奉 旨而先赴獄法司  
透事實錄 卷之八 四十二 壬戌

之處職與職之自慮者俱覺有所未便夫法司待罪  
人之體與 朝廷待大臣之體兩者俱不可不存以  
重法司執法之體兼重 朝臣之體伏乞 勅下法  
司以便遵行○審案大略云封疆大臣破壞封疆  
國有定律百口何辭乃會鞫之日刺刺不休若謂不  
宜與化貞同科詎知功罪一體 明旨昭然即廷弼  
與化貞書札亦有吾兩人同功罪禍福之語可至今  
日移異其說乎廷弼試捫心一思喪師失地同抱頭  
鼠竄同而其罪安得有差等胡不引從前經略觀之  
也此之楊錦更多一逃比之袁應泰反欠一死若厚

北魏

誅化貞而廷弼少及于寬罪同罰異非刑也不唯無以服天下萬世之心恐無以服楊鎬袁應泰之心矣王在晉題湖兵私逃疏本月十三日辰時署中軍官毛有倫傳報防守北山湖兵紛紛下山北山去城數里不知何故臣即傳監軍道袁崇煥查問併令總兵王國樑李秉誠往諭始知為湖兵五寨司莫大功李應魁向世爵田應封下目兵詢其故曰今歲 皇賞銀未給也正月四月錢糧未領也經管官剋減給散不能如數也關上百物騰貴糧薄不能資生願往京師就新餉也是以相約同行夫今歲原無 皇賞

遼事實錄

卷之八

四十二 壬戌

明係托詞正月潰關而入錢糧尚可問乎四月纔及中旬安見其遲發乎百物騰貴詐獨湖兵受困乎經管官扣尅何不控告而乃相約私逃乎隨發 令旗撫諭招之使回于中有二千人劄住其大半竟行不顧矣二總兵復差官稟臣招之不回何以處之臣知土兵最悍非言可諭即發騎兵緊追一面差官先往撫寧堵截一面差官往前路預備糧草以防追兵之困乏逃兵就撫則已不則立誅首惡正法各兵見騎兵邀截張弓露刃傷及人馬當被都司丘臣守備麻登雲即率家丁力擒拒敵首惡廖老留張友學二人

斬首又戮傷數人各兵見勢不敵遂下馬跪稟願回原伍二總兵傳令止殺押歸原派北山地方屯劄是夜西關外又報湖兵在飯店中因飲食起競殺傷一人十四日因安砲相爭又戮傷兵一名相爭相聞無時不有官告兵兵亦告官官被革而兵無主兵被創而官益驕易置總把則土兵不習于他將仍舊統轄則號令不信于三軍當楚兵之應調也脫巾于中路鼓譟于出關每遇朔旦川湖兵燒紙望南而哭挑動各兵懷鄉戀土之情平時梟勁蔑法今又結夥潛奔紊撓軍律留寇不為我用益重地方之憂殺之恐及

遼事實錄

卷之八

四十三 壬戌

無辜致滋決裂之禍散之則各軍效尤釀成瓦解之勢處置之難無有甚于斯者先是遼民同潰兵進關良好混入人情洶洶伍有虛兵人多冒食事權不一嚮背各殊有所惡于此則逕投于彼傍竊以逞其威雜出以樹之黨道將之肘既掣軍士之情益詭湖兵瞋目語難軍中諠傳為奸細引誘挑禍以激之變無奈城中防範嚴密中堅不動兵不可撼傍觀者遂惕息而不敢前自非劫之以威四千人狼奔鼠竄永薊騷然而京師且賊聽矣逃兵歸伍不終日而底定則總兵王國樑英銳直前李秉誠恩威並用師武臣

之力居多焉。此間卒徒叢聚，孽孽易萌。當臣受事之初，卽小試強梁之狀，爲三軍榜樣。萬一膽寒氣怯，必入套中。縮胸不能行法，經略一日不可做。山海一日不可居。西虜交錯于關外，驕卒狂呼于關內。安危之機立判，潰散之勢卽成。線索一提，繇人舞弄，乘易動之人心，爲挑撥之隱術。臣于此而識奸宄之人情矣。向來兵驕卒玩，五步之內不聞以頸血相濺，心神只想狂奔。足跟曾未着地，有兵如此，卽百萬摠歸無用。國家空費金錢，蓄兵轉憂釀禍。當年數千里之征調，邊郡不可以也。承倣款事，少定容臣一一清汰兵寧。

遼事實錄

卷之八

四十四 壬戌

寡而毋襲充伍之虛名，餉寧增而毋蹈濫觴之積弊。其必不可留者，我操斥革之權，其不堪久戍者，旋議更番之法。人心安軍紀肅，庶幾長有斯土乎。除將元惡首級懸掛號令，其各營將官鈐束不嚴及格鬪傷人目兵暨軍中揆置奸徒兇犯聽臣徑行拏處外，伏祈 聖明裁鑒施行奉 聖旨五寨各兵仍着原領官統轄，其核兵足餉併汰留更番等事，便作速議行。

初湖兵下山奔竄，擒其爲首者鞫之，云某鄉官有書招之人。京保熊經略也。某思此事甚大，嘿嘿諱

之及閱邸報，太僕少卿滿朝薦疏云：湖兵臣郡辰州應募者，廣寧失陷，郡人在陣日久，每以桑梓求見。臣故得訪遼廣失事之詳，云云。蓋山海耳目甚多，叛兵之言，一吐便飛達。京師先以微言隱隱，辨釋其意甚深，而予終付之忘言，不然熊公必于此時被僂太僕，其能有完計哉。

王在晉題奏逃將，照得廣寧之陷，經撫道臣逮問者五而總副無一被斬，楊者四五賣菜，備無足膏斧鉞。且東逃西竄，未能就縛，令人有餘憾焉。祖宗朝于守邊將士責成甚重，法律甚嚴，今以文臣比武臣之

遼事實錄

卷之八

四十五 壬戌

律其究，且以武臣用文臣之法，恐非本朝立法之意。而文臣終屬有詞，率繇此道。將領臨陣望風，終得不死，而文臣身不跨馬，射不穿札，其能賦詩還虜乎。今在關武官多從關門遁入，然有腐心刻勵以圖報効者，其罪可原也。有才畧頗優而未經委用者，其過可使也。有備員奔走而未可責之以大義者，其情可宥也。惟是因敗以爲利，借逃以脫身，玩弄 王章，閉不畏死，非殺之則逐之。三尺可容寬假，乎內參總兵達奇勲應禘奪中軍都司王藩遊擊盧養才都司史光裕分別議處。總兵孫顯祖已經提問，應追馬千匹。

以還山海總兵竇承武從入關即流寓于天津真保之間應行彼處巡撫押解來京水兵都司保世寧當拿問浙江領兵叅將袁應北應行浙撫拿解究問固原遊擊陳愚直亟令彼中巡撫斬首傳至 京師號令奉

聖旨該部作速議覆

王在晉又叅管關同知張文達任內放過軍餉七十餘萬當量追銀一萬四千兩行陝西撫按勘產嚴追解山海關為修城築堡之費

大學士葉向高等奏臣觀邊報遼人避難入關者至

遼事實錄

卷之八

四十六 壬戌

二百餘萬彼其倉皇奔走既不能有所挾持即有微貲亦隨手立盡糊口之計既窮走險之謀必起自來流民為亂殷鑒昭然宜令倣古屯田之意分布逃民量給資本使之力耕二三年後可變荒蕪為成熟亦可聯保甲為戎行然須專官督理所需錢糧預為設處即捐二三十萬金亦勝于坐觀其亂為費更不貲也年來議論紛囂人情厭苦廣寧失事以來業已兩月章疏如山半為經撫爭論而一切戰守兵食事宜併未見着實料理言當倣者即是不肯倣之人言肯倣者又不必倣之事其究只是爭門戶角意氣 國

家不得議論之利而反蒙其害此其為禍甚于干戈盜賊今經撫已俱送法司三尺之刑書具存千秋之公論難掩亦何用哓哓為哉今日催科太急禍變愈生 內帑所積亦自有限臣等再三籌畫無計可施惟將十庫錢糧稍可緩解者盡行折色一二年以濟軍需其蘇杭各處織造自供應袍服及賞夷段匹外大加減免俟事平之日仍照舊例雲南貢金道路已絕征之無益亦宜傳示免解至于 內府一應宜索雖常例所有者併行節省使天下又安何患無財有如危亂積金盈斗亦安所用至于目前緊要諸費不

遼事實錄

卷之八

四十七 壬戌

得不有望于 內帑者尚須給發以掄然眉摠之為天下國家計耳○以太僕卿董應舉兼御史管理直隸天津至山海關等處屯田安插遼民又發銀十萬兩賑恤之 興屯田安流民折內庫充軍實此俱在晉所條奏者惜乎天津屯種董太僕虛冒其名實銷其費發銀十萬兩晉力請得之而付之不可問今流民所種之屯安在哉內庫錢糧省直編額甚多量折可充經費然皆中貴把持例索鋪墊誰能扼其吭而

王在晉題刪冗懲貪疏竊惟朝廷設官以治事也乃官多而事益亂蓋職掌分別無專成之効事權析則生推諉之端邇因遼患作而設多官謂藉衆謀衆力以存遼而遼卒爲多官所斷送一事而互生異議必至爲三年之築一方而羣使其民寧免夫九牧之嗟且新設之官廝隸皆從催募則體統輕邊徼之地供應責其周全則物力敝廩給心紅等費門皂書役工食皆取足于新餉增一官計一歲所費可養二百餘兵且各分募家丁凡精壯多托身標下有事未必操戈以臨陣無事則徒糜餉以儉安將領伺文臣之遺事實錄 卷之八 四下 壬戌

已極意阿逢文臣掣將領之肘故爲抑勒彼此牽合遂喪厥功今山海一片地兵至六七萬事事皆無條緒般般未有法程向來止一管關主事一管關同知即山石道皆爲龐贅何有于監軍司道哉臣介然處此從來無額編之供應從來無谷應之人役建牙于席棚草舍之間與馬牛同混混而已先是樞督二臣將官兵分爲三部守護邊城中部屬山海道今有副使閻鳴泰在焉南部屬西路監軍叅議邢慎言北部屬遼東監軍僉事袁崇煥此三道者斷乎不可少者也然錢糧草料之出納水陸舟車之轉運馬匹駝騾

之牧養須得一監司之兼督而寧前一路雖虜騎充塞俟西虜講賞既定擬發游兵哨守前屯而目前所撫之夷皆寧前受賞之夷則寧前兵備其何可缺乎張應吾雖經樞臣勘擬降用然當遼瀋之初失本官慷慨而直前比廣寧之既陷本官遲回而殿後青燐忽驚遍野雖無保全疆土之功而黃壤猶存故墟要無失陷地方之罪時遭異變情屬可原似應免降以期後効再照遼東雖失而我未可一日以忘遼則西路監軍邢慎言應帶遼海東寧等處職銜遼東監軍袁崇煥應帶開原屯馬職銜寧前兵備張應吾應帶

廣寧等處及糧儲馬政職銜登萊監軍道應帶海蓋等處職銜至于經略之監軍及西平堡盤山路中路南路廣寧路及出使朝鮮南路監軍盡從裁減登萊監軍亦止存其一天津遼餉併歸兵備道似可兼管山海關府佐應留應減容臣查議停妥另疏題請一年之間可省餉銀二三萬裁去各道家丁等役可養兵四五千此皆節浮省費之實事也南道劉之鳳題今日榆關一線呼吸存亡專在于此守山海正所以守陵京也欲保守得固須要人心姑定得定臣以爲欲固未固之人心當究明未明之



法紀如新經略王在晉近參總兵達奇勛縱王藩盧  
 養才侵尅多贓明是猶鼠同眠以軍糧為裕壑總兵  
 孫顯祖殺屬夷以報功廣寧失陷魂搖膽落午夜放  
 妻孥放軍過關奪良馬幾千匹搶刀弓矢器械攜戲  
 子沿途歌唱總兵實承武冒餉幾千金廣寧既陷遲  
 留觀望似欲効孫得功之故事都司保世寧詭兵冒  
 餉縱部殺兵參將袁應兆領兵不肯出關僅覓流丐  
 充數虛扣行月三糧遊擊陳愚直業經部覆出關之  
 日實緣免究以此等武弁馭士卒方且疾怨之唾罵  
 之聲越而告訐遂不敢詰問尚望其能行法于行伍  
 進軍實錄 卷之八 五十一 壬戌

而使就我約束哉人但知大兵之潰敗者起于法令  
 之壞而不知法之所以壞而不振者因貪將之自壞  
 而不能固人心也若不一一參勘即為處分何以振  
 綱飭紀剔蠹懲貪願 廟堂之士早計而力行之庶  
 人心早知儆惕邊事早知振刷所全于危疆者大矣  
 刑科張鵬雲題職在刑言刑竊見法度凌夷至今極  
 矣從來閩外之事將軍制之廣寧之潰倘有二三大  
 將提師督陣奮不顧身豈遂決裂至此而望風奔逃  
 諸將與經撫同遼瀋失而逃之廣寧廣寧失而逃之  
 山海則諸將經撫更有甚焉胡以置諸將而不問

職方欲具疏特糾適見經略王在晉有查參奔逃貪  
 縱將官一疏殊快人意抱頭奔來贓私狼籍而止于  
 削籍不適遂其奔願乎主將不固守如達奇勛者何  
 以解于此律豈法可行于經撫獨不可行于武弁乎  
 恐天下謂 朝廷從此無法也

御史潘雲翼題稱河西潰陷全遼陸沉以至重之地  
 處至危之勢當至急之時經臣抵關以來戮力勸  
 嘔心籌畫行將漸有次第據其前後諸疏矢口迫切  
 累牘艱危蓋有不勝累卵之形焚絲之歎者 皇上  
 誠思以山海之勢若此奴酋之勢若彼幸不來耳來  
 進軍實錄 卷之八 五十一 壬戌

豈有幸哉職為今日之計志宜定而不宜亂則莫若  
 畫地而守兵貴精而不貴多則莫若簡兵而練權宜  
 重而不宜輕則莫若選將而任事宜實而不宜汎則  
 莫若擇人而理山海斗大一城官如蝟集事若絲棼  
 蓋維官多以致事冗今日不若無官而若多官不在  
 官少廢事而在官多壞事此誠有見之言經臣刪冗  
 一疏謂遼患作而設官多欲藉眾謀眾力以存遼卒  
 為眾官所斷送語更痛切職目擊時艱中懷長慮國  
 勢人心日見危疑抗惶之狀邊籌○廟算不改因循  
 延緩必當火抱水其何容已亦以眼前採急之

中外實落之圖要無先此誠能防守力爲圖維兵將大爲整頓夫然後羈縻西虜方無玩我之心聯絡朝鮮益堅効順之志又將在內一應軍馬錢糧甲仗火器等項勤施不匱以濟急需在外一應修城濬壕建烽築臺等項明作有功以收實効則山海重地尤泥可封而蠹茲逆酋又豈上履 聖主東顧之憂哉

遼東事實錄

卷之八

五十二 壬戌

糧餉不貲見在實兵六萬派守猶虞不足誠于近畿郡邑各練土兵數千以壯聲援節節設防處處扼要彼虜騎安得奄然長驅哉伏乞 嚴勅各撫按督率守令勒期舉行所裨于防馭征勦不淺矣

王在晉題撫賞諸夷其屬夷 來守關外也始于罕字羅勢之窺犯一時聲勢甚大塞上人心悚悚皇皇若朝夕不能自保者臣差加銜都司閻守信通官王擒胡往諭又差番僧喇麻王三吉八藏遊擊守備等官張定王朝宗再往諭宣布 皇上威德罕酋幡然省悟懷我好音自云我家祖父老把都青把都自

大等受了 天朝撫賞厚恩五十餘年今遼東欲剿殺奴兒答赤我願出力報効發帳房三百頂傳調衆顏狹暈大等帳房一千頂同去哨守山海關外此屬夷守寧前之因也臣惟廣寧旣陷數百里間虜騎充斥路無行禽河西音耗不聞久矣自各夷入邊以來遊騎來往遠哨連山皆諸虜爲我引導寧遠城中卷案冊籍銅斤大砲皆諸夷爲我負載米豆高糧灌輸檢關人無枵腹皆諸夷爲我搬運其最切要者樵採燒造修築挑挖斧斤尋于山林畚鍤狎于原野不可謂非諸夷力也狹暈大于諸酋中最稱驍雄而諸酋

遼東事實錄

卷之八

五十三 壬戌

亦咸聽其願指戍守關外發蹤者雖罕字羅勢而追隨者狹酋之力居多但其初來也只言報効 朝廷絕不道及賞之一字旣則討接風祭旗矣旣又討舊賞矣繼又討新賞討部夷月糧且欲比招募之例矣夷性犬羊谿壑無厭臣等槩不之允諸夷請討不已四月十五日臣與督臣進諸夷演武場宣布我 皇上德意許以舊賞其新賞與諸部夷之犒賞一絲一粒一分一毫槩未敢許夫舊賞者載在冊籍歲額之撫賞也迎風祭旗各堡軍民懼其蹂躪箕歛之私賞相習已久亦舊償也新賞者答喇慎諸部台吉與

顏諸首之子若孫向來無賞而朵顏之裔婚于哈喇  
慎者皆得稱向不浪昔也幼今也壯矣昔也卑今也  
尊矣無者斬于有者斬于多涎垂頤朵遍相加也  
曾何厭之有臣再惟新賞雖不可加而亦終不可截  
然終止者也部落窮夷雖不可盡如所請而月犒以  
獎其勞亦情之必不可終已者也譬之養鷹可以翮  
然懷我亦可以颺去依人懷我則肯為我用依人則  
將為人用至于為人用而天下大事不可復收拾矣  
狼子終是野心鳩目竟亦難化一去一來介在呼吸  
不可不慎者也臣度虜情形又度我時勢不得不借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五十四 壬戌

虜為用又不敢必虜之終為我用即終肯為我用而  
我亦何可終恃虜以為用斟酌於緩急輕重之間如  
魚者之釣吞舟椎牛為餌投于萬仞之淵一入其口  
欲吐不肯欲去不能而後操縱在手庶可以制其死  
命而惟我所用雖然薊鎮三陲環二千里隘口數十  
虜騎在在皆可躡入為我腹心之患奚啻山海諸酋  
之舊賞新賞部夷之移帳犒賞亦非虛擲不徒禦外  
侮亦以杜內萌也况諸夷之來也枕戈臥甲亦云勞  
矣露宿風餐亦云苦矣酬其勞苦量與些微譬之飼  
犬然投骨于地欲其司守而吠盜也脫也不投且有

噬指之虞已諸虜之來名雖恭順慕義豈其果出真  
心無亦利漢賂物姑帖耳搖尾乞憐于我者乎就其  
乘而羈之為力甚易待其去而招之為費滋難茂克  
濟矣徠酋之死無足為異第其來也保護關門為  
重事而來也其歿也死于軍中為王事而歿也借  
其効勞之名量示優恤之意彼既護我藩籬我亦何  
惜惟蓋卹其死者願其生者亦今日當機一着也○  
西虜運河西奔米經略復差官括各島存糧抵關軍  
餉不絕其夷人祭遠民窖藏米粟聽山永居民以布  
易悉失嵐濕米廉濟遠官遠生暨流民入關者多寡

遼事實錄

卷之八

五十五 壬戌

量給關內難民俱各安堵其大將軍滅虜虎威等砲  
銅鑊遺杖及衙門卷宗等件夷人俱送至取賞款虜  
護關聲勢大震奴酋膽懾亟築新城以圖固守遠將  
祖天壽向踞海島亦聞風思附  
河西失陷經撫為仇其視中樞亦如仇各分門攻  
訐晉以抗言取憎其推經畧也必欲置之絕地謂  
萬分不能自免也晉亦矢心拚命慨然直任不請  
帑以矯其用帑之多不請兵以矯其調兵之衆  
不從餉以矯其耗餉之溢沙汰冗員以矯其用人  
之濫設局設法以矯其轉運之煩晉眾堅守以矯

其弃地之失大為時論所嘉與遂為羣黨所側目必欲與敗同事而後始快其夙心孰知彼蒼憐佑諸事瓦全獲道罪戾其始湖兵之鼓亂本兵張公執訊戎首謂長安某某馳書情事甚確而予隱忍不發以消大釁於是妬我者無計可施而簇擁樞輔行邊襲其成事害其成功人謀如此遼事安得不決裂哉

經略設局開平委主事沈際鑄造軍需就近取煤以省運價

南科徐憲卿奏稱年來最病痛處在多設監軍多則

遼事實錄

卷之八

壬戌

徒使將領分心於支移營精於迎合昔李郭不世出之將一監以魚朝恩而猶不免敗况庸將乎新推經畧王在晉雖不以揮霍侈口凌厲示長臣知其品端心慎決不以封疆為戲者臣見正月間奴酋過河關上去廣寧有幾塘報斷絕購探無人今中前屯所等處猶未陷沒近報朶顏西虜俱往往牧雖曰借名守邊恐非持久長策則閑以外我無一人一騎敢出矣此何等地何等時尚不蚤為之計耶外陶朗先報奴子被殺或借以文其不能進兵之失而未必真報梁之垣鐵山島壞船不過為支銷二十萬餉之地而未

必確此總於遼事交關當查催以助毛文龍之一臂者也

遼事實錄卷之八終

遼事實錄

卷之八

壬戌

壬戌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九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苾稱薊甫較閱

五月王在晉題接濟東江准兵部咨題稱毛文龍

招集從義之士尚數千人久聚海濱未費 朝廷升

斗今日應量給銀五萬兩以濟其匱 勅登萊撫臣

發福建領兵官侯鏡同王一寧帶去交與毛文龍接

濟應用等因業經奉 旨下戶部議覆臣知 皇上

之厯念文龍 德意周至文龍有不感 恩思奮者

乎臣奉 命聯絡朝鮮者也蒞任之初嘗通文告于

朝鮮併探文龍之音信而有遊擊蘇其民加銜都司

遼事實錄 卷之九 王成

會書張攀向與文龍同破鎮江擒佟養真父子見在

臣標下臣即令二將同加銜守備蘇其國張五福于

本月二十日給與月糧盤費借壯士四十餘人行令

登萊撫鎮發船發器械同往臣移朝鮮國王咨併諭

平安道咨內具言本職奉 命經畧遼東薊鎮天津

登萊等處軍務欽奉 勅書內云朝鮮雖阻海外實

聲教所暨應聯絡作我援助茲當蒞任之初擬合移

會國王知悉去年八月 題差南路監軍副使梁之

垣齋捧 詔旨宣諭貴邦奈渡海阻風淡寒結凍避

颶島門樓遲幸歲今逾半載音問不通副將毛文龍

尚以收復鎮江孤軍寡援退處朝鮮地界糾聚遼民

旋圖進取其得無糧畜衆藉資貴國獲助良多惟是

隔江一旅聲勢單弱進則必仗前茅退亦全須後勁

狡酋雖昭廣寧實我叛臣爲之內應兵未臨城遂致

奔潰非奴之力有加于 中國也然而西平一戰奴

死者數千人積骸填城義錦等州百姓結壘北山死

不降賊而寧前一帶乃我之所棄非賊之所乘今西

虜款關爲我設帳防守糧米運銃以濟軍興胡越

家威靈大振少需整辦即議進兵東西夾攻全望王

國倘奴渡河窺關希即發兵以助文龍力圖牽制貴

遼事實錄 卷之九 王成

國久懷忠義欲報興復之恩須與問罪之族矧奴勢

甚強養癰爲害必肆侵凌併力勦除乃握勝筭其或

察幾審勢未可猝擊保獲文龍以期後舉軍資糧餉

火藥銃砲萬惟協濟無德不酬請俟異日等因文諭

朝鮮平安道云奴酋狂逞侵我 上國皆緣叛臣勾

引潛肆憑陵 天朝一統全盛 聖主乘乾 仁明

先物聲施四裔似此小醜旋當殄滅昨歲副總兵毛

文龍攻克鎮江因衆寡不敵越居鴨綠團聚朝鮮萬

里孤屯志在興復惟王國率賓效順事大殫忠倘機

運可乘希振一旅以助 王師緩急所需百爾協濟

事平之日當圖報稱。皇帝已遣監軍副使梁之垣  
宣諭國王久惕風濤致稽踰海想。朝命既達無  
俟中言茲者差官通訊文龍預畫戰守特此附音等  
因併檄監軍副使梁之垣副將毛文龍王紹勳諭令  
同心協助去後伏念人臣之義交不出疆而臣奉  
天語以移文于海外不敢不奏。聞於陛下續于  
本月二十七日有保定叅將平四知營兵趙五自大  
凌河迤回聞廣寧韃子有調過河東征討高麗毛文  
龍消息則文龍之行藏動靜不可不差官偵探而俟  
聞兵到彼恐致遷延夏月南風盛發過此則往來無  
遼事實錄 卷之九 五 壬戌

及矣臣正具疏聞于二十九日據專理遼餉副使錢  
士晉塘報天啓元年十月十八日有廣寧王巡撫差  
糧船六隻裝載稻米兵器送赴東江營內接濟毛副  
將見接濟糧到收淚爲歡即令陳中軍當日交卸所  
有印記實收存照等因該本道當拘白惟學并同差  
守備趙成功賈天剛等隔別研審據各供報毛副將  
自擒解修養真後南來舟師斷絕聲息不通一向在  
于義州城彌申堡龍川諸處往來駐劄標下止有王  
撫院原撥廣寧兵二百名并避難遼人十餘萬內中  
挑選精壯數千作爲義兵餘人寄住江東地方瑣川

固城安州定州等處兵士別無分毫錢糧及今十個  
月都借資朝鮮米萬餘石布千餘疋與士卒甘同艱  
苦士卒感其忠誠無有叛志江西舊有擺渡小船本  
將俱收過江東奴故無舟可渡去年冬月水堅奴于  
十月十四日提兵過江追襲十五日與毛將交戰  
于林畔遊擊呂世舉中軍丁文禮戰死毛將力不能  
支退保安州寧邊奴亦撤兵回巢毛將隨還林畔過  
冬今年三月內聞梁監軍將到毛將帶領部兵前往  
彌申堡于初十日相會遂用梁監軍銀二千兩充  
兵餉梁監軍于十五日往朝鮮至京去訖叅將王紹  
遼事實錄 卷之九 四 壬戌

勳坐監軍來船放回鐵山任泊有天津畢巡撫所遣  
應援叅將管大藩等兵船在江東各處與毛將水陸  
犄角相機戰守廣寧王巡撫發來丁守仁等運船四  
隻裝載糧石軍器俱照數收完外有登撫委官陳汝  
明所押木寨糧船四隻裝載豆石守東石城島適遇  
梁監軍過海帶往彌申堡亦交卸與毛將但兵多糧  
少人給半升支放不敷願望轉輪接濟故差學等來  
文投遞公文請給兵餉以便相機恢復因附運船後  
先到津等因三十日又准登萊巡撫陶朗先揭報朝  
鮮國王咨稱奴賊傳書內云南朝十三省兵大會選

陽尚且失利國王留三毛文龍何益若不見與明春更有大于毛文龍者來孤亦不與彼相較只惱國王承當他國之事亦聽之耳又據副總兵王紹勳報稱三月十九日抵彌串堡闔營隨幫停泊于次日毛副將帶領兵丁數百從定州而至管參將駕唬船數隻自鐵山而來合兵六處彼此慰安圖維防守及備詢麗人并據避難遼民等供稱虜窺伺江東見我兵至此連日不見動靜今卑職會同毛副將管參將駐劄彌串義州等處團練相機行事以張聲勢牽制奴師為此揭報等因到臣看得毛文龍以二百人糾聚十

萬挑選精壯數千無糧而聚兵遇敵而不懼去年十月始信其非誣矣自有此報而兵部之請銀接濟臣

之差官通信皆適中肯綮伏祈再勅戶部速發前銀解往登州渡海接應仍令登萊撫鎮即發船隻選差的當慣海員役同蘇其民等刻期過海如王一寧已到即與同行未到令蘇其民等先往母稽時日一面令登州整頓舟師停泊近洋倘彼中有舉動即往協助朝鮮借過米萬餘石布千疋應差武職一員賚勅着差去使臣梁恣垣宣諭優獎國王補還原借

米布仍勅該國發兵共圖滅賊再念毛文龍王紹勳管大藩兵集三哨五萬金支用不敷尚當續發以備軍中月餉從中協濟桴鼓相應庶毛文龍聲勢不孤心胆益壯而相機以謀恢復山海之安可藉其一臂之力矣

兵科朱大典疏云兵必以堪戰者為實而無取充數按練兵之法首言練胆有胆而後遇敵不奔方可收技能勇畧之用自握符者侈言數多召募者務求足額如何棟如之兵半空于七千之內安家之破冒難稽賈祥之兵矯擅于五百之外沿途之搶攘最酷而

淮兵之到東省者既不受登撫之節制又不聽天津之調援殊為二東隱憂如是以為兵即有如林之衆何益也

王在晉奏參何大僕云何棟如于四月初九日引疾起程與臣相值不過旬日彼此面會不過二次蓋初到山海百事如蠅非臣之疎棟如以冗極接談無暇也棟如何常有選兵三萬出關先據八里庄中前前屯之議乃云新經畧中各道之言皆執不肯從耶又云面告經畧經畧不以為然耶棟如請告疏中有選兵二萬分據前屯中前專意訓練之說是時棟如

將行臣往謁之則已杜門不相見矣前屯等處因房屋破壞西虜充塞于途所差參將周守廉遊擊左輔領兵哨守日往來于寧前之地此棟如所知者不待棟如之畫策也棟如雖為視師贊畫而事事徑行細打將官挑選兵士動支帑銀未常受制于尚書臣初到亦未常有一事之掣其肘如城中兵馬可挑三萬將官承認者不下百餘員棟如曷不先自出關曷不請命于樞督直待臣至而後越趨不進耶如東西二虜講和于四月初八日共圖大舉棟如有任事之勇受朝廷之命正當以身排難曷為于次日即

述事實錄 卷之九 七 壬戌

行而畏虜如虎耶湖兵欲往京應募久蓄二心棟如又責革管兵都司張世卿田應封收用惡兵楊大勝等各營官兵抱憤且久又因棟如招集遼兵奸宄夾襍為謀叵測棟如拏獲奸細劉一燾劉得功明言招遼民為內應他們向裡斫我們向外斫等語棟如具由移送于臣已自知遼人之必變矣一聞贊畫啓行人得而甘心焉初八日半夜移書求救于樞臣樞臣復差人擊鼓傳書與臣會牌亟令三總兵多發家丁護衛消此異變且令袁監軍統攝其兵臣等之愛護棟如可為周至于次日擁護前行離關既遠臣等

始得安心如此行境又安敢率兵于關外也湖兵恐查究根因于十三日潛逃被臣發兵追趕立斬首惡二人又射傷九人旋復收回則臣已有疏奏聞皇上矣東西虜交構搶關之說不敢盡信其無有之或為小反青及廣寧之虜必非宣大朵顏之虜也奴酋用海船裝載遼人帥大兵十五萬要到八里鋪如此信果真臣等在關所幹何事乃寂無一語奏報君父之前何敢以無稽之語輕瀆聖聽搖惑人心且棟如起行在四月上旬而曰四月將盡尚未放三月糧以致眾兵操持思逞兵糧一日不可遲無隔月

述事實錄 卷之九 八 壬戌

不給之理山海關聚天下之滑稽遊棍而奸細又乘人之輕聽請張奴勢以懼之霹造流言以亂之如人之見用雖賢必毀投人之機察雖奸必錄是非顛倒流入京都伏戎可慮今四月初八日過矣端午已屆期矣西虜到關已受賞矣而奴兵十五萬杳無的耗臣深幸其言之不信也然其可信者則在山海關毫無可恃雖有智者亦莫如何之數語關門如不可守罪在年復一年徇私用人敗乃公事而于旬日之經臣無預焉先是棟如有疏謂山海關危如壘卵非王在晉亦所能辦棟如與臣同鄉非有夙憾只恐



臣稽核其所用之錢糧。先下一網。微微譏刺。以為將來巧飾之地。不知鄉人存心甚怨。無樂乎盡發其幽。伏祈皇上將棟如用過銀兩發巡按御史查覈。勿以此事屬臣。以來橫口之反詆。守關一事。臣已為棟如辨。料力不能堪。亟將其所舉文臣。廷推速代。免誤封疆。臣當造棟如之門。叩首百拜。以謝其保全性命之德。於棟如又何尤焉。

遼事實錄

卷之本

九 壬戌

知懼而不知豫也。以時且及而不可為豫也。夫山海之防亦艱矣。奴之煽禍。攻無堅城。戰無勁敵。聲勢甚。而後又雜之以西虜也。來不來。往不往。款非款。寇非寇。予之而靡厭其欲。拒之而恐失其權。一心以防奴。又精心以防虜。可不謂艱乎。奴虜交誼。而又雜之以遠人也。懷之而非可懷。遠之而非可遠。飛鳥有依人之意。飢鷹萌攫食之思。昔以防外。今以防內。可不謂艱乎。內外多虞。而又雜之以奔卒也。養之以恩。則玩樹之以威。則懟。同舟已成敵國。蕭牆潛伏。隱憂兵以禦患。今且貽患。可不謂艱乎。內患正殷。而又雜之以

奸細也。始以疑而用間。繼以信而生奸。我不能得彼之情。而彼能盡得我之情。遠不在郊圻。近即在肘腋。可不謂艱乎。居新設之衙門。事事草創。守破殘之疆土。在在顛危。馭捏抗之人情。時時防變。收奔逃之魂魄。刻刻驚惶。器械盡已拋曳。馬匹俱經倒換。黃沙赤地。關河無草色。之青。糴土腥風。灌莽滿骷髏。之白。數萬人皆野棲露處。詎任祁寒。萬千間。蕭舍衝澗。曾無吐墨。草料無方可買。而軍士竊以充薪。物價凡百。沸騰而錢糧更加節。關道皆浮寓之民。大家久已遠避。關前多散漫之虜。虜首又兩滯首。我惟幸奴之不

遼事實錄

卷之本

十 壬戌

來。一聞奴至。恐潰散。寇形立見。而離披之勢遂成。此時即有孫吳督陣管樂。談兵而疲卒不可使強。敗氣猶難立振。矧以臣之寡昧。無聞智能。盡索者哉。然此猶以人情事勢為憂。而未談及地理也。臣請以山海形勝言之。臣所居者一掬之城。週圍雉堞相望者也。乃南北邊牆依城而築者。且延二十餘里。其南則海沈。濟連城。極天無際。虜如合騎登舟。掛席乘風。鳴槳破浪。瞬息直達。即以千五百船。艦濼泊岸。直滄海之一粟。而余所稱千五百舟師安在哉。昔呂頤浩謂虜必不乘船。而金蒲盧渾。駕船直犯明州。復犯温州。臣不

效願浩之愚以海爲無足慮也。城北爲角山，山脈從居庸古北喜峰迤透千餘里，沿山設關隘以障彘顏。諸夷部關城枕之，緣垣于山，是爲邊牆，而峰巒更高，手垣數仞，賊如憑高擊下，何能站立？左山右海之間，中關爲關，乃懼喜嶺蜿蜒綿邈，緊抱關門，嶺高于城，張弧決拾矢，達城樓登嶺下，一城盡在目中。若架大砲樓堞，何能遮蔽高嶺有乘墉之勢？斗城如鍋底之形，昔武侯云：地勢者兵之助也，不知戰地而求勝者，未之有也。奴有戰地而我無守地，山海一關，不過通貢夷之道，嚴遠戍之防，有兩河爲保障，何夷虜之

遷事實錄

卷之九

十一

壬戌

足憂而冷，且以爲衝邊絕塞，此豈有形之天塹，成不拔之金湯者哉？臣與同事諸臣謀之，有欲築敵樓，先據高山高嶺者，夫敵樓孤峙，能擊遠不能擊近，倘爲賊所乘，則益助其憑高搏擊，而我失其所控禦矣。有爲再築邊城，從芝蔴灣起，或從八里鋪起者，約長三十餘里，北繞山南至海，一片石統歸總括，角山及懼喜嶺悉入包羅，如此關門可恃，爲捍蔽第計費甚鉅，而民夫當用數萬人，夫一國家爲萬年不拔計，何恤一二百萬金，獨是數萬人夫，復招募于幾輔之地，薊永之民不堪勞役，柴米益貴，而兵民益無所安處。

是召亂之端也。欲用兵爲夫，而兵不習工，即多加工食，亦不願赴，且廢其操守，離其行伍，而虜騎猝來，大衆奔踣，有汗漫不及收之勢。矧內城止有向南一面，從新整飾，而東西北三面皆零零落落，俱未脩築，羅城跛羊可越，尚未增高，而乃舍近圖遠，似非得策。然外牆畢竟當築，不築則關門必不可守，此非旦夕之功，不可若是其幾矣。臣子身任事，知危不避，見險不憚，斬溫禺以纛鼓，血卸支以染鏑，決不以虜遺君父。惟是地利人和，全無倚藉，直抒情景，竝無一字之欺，聖言之謬，倘夷鋒突犯，擐城莫禦，彼時百喙亦難

遷事實錄

卷之九

十一

壬戌

自鳴身命所不必言，而社稷爲重，臣敢不控聞宸聽，爲先時內備之計哉。所爲內備之計，不在募兵而在訓練，實在之兵不在添將而在選擇，有用之將夫兵之難散也，甚于招而將之難知也，先于任。今徒以名取而不以實求，則失人徒藉兵之用而不虞兵之患，則釀禍。京師有募兵之令，而邊軍募地從之，邊軍逃而缺伍，又牽引守關之士，從之彼爲趨利，此爲避害，人情有不樂。京師之安而樂邊塞之危者，平有不願就長安之新餉，而就邊隘之九錢及四錢五分之餉者乎？今薊密永俱有增糧之議，萬一未增

不得邊軍立潰則 都下之招兵為之蒿矢也添一  
官增一官之費用其費在 公家添一官增一官之  
役使其苦在軍士營路積弊一經查閱巡視先科公  
費差舍差官祇奔波驛馬 令旗令箭但驅使錢神  
威愈嚴而愈添狐駕之焰體愈峻而愈藏兔窟之奸  
尚方之劍雖利不能斬斷藤蘿今而後始知冗耗之  
繇而整潰離之轍蟻聚烏合之兵即為狼奔獸散之  
兵雖多亦奚以為薊永之間通津之地流民叢聚腸  
胃久枯亟宜令彼處撫臣消萌彌患 輦轂之下賸  
伏奸細李永芳孫得功之黨廣行間諜窺我虛實人

述事實錄 卷之九 十三 五戌

面獸心妖言鬼技暗中結構挑楚兵之急走致西虜  
之乍驚訛語繁興群情恟恍陳平有捐金之智趙括  
無膠柱之聲詰奸之令宜嚴緝奸之案早結 朝議  
息而邊患息庶可救危邊之一線乎臣薰沐拜千惟  
聖明少垂鑒焉奉  
聖旨封疆事重卿還悉心籌畫防禦餘着該部議行  
吏部奉 旨給事中魏應嘉御史馮三元張修德劉  
廷宣原以言遼事降調今重言既驗併給事中郭鞏  
亦因遼事降處都准復原職○山東鉅野縣白蓮教  
頭徐鴻儒作亂流劫曹州鄆城縣據梁家樓鄆城陷

破鄆縣夏鎮大掠河上有紙人四個號四大金剛  
王在晉題發水兵今邊塞之兵習騎習玩事事做樣  
種種效尤一人諱則眾思諱一人竄則眾思竄一處  
增餉則各處盡思增餉僻處且然何有衝邊內地且  
然何有遠戍自援遼募兵未嘗得兵之用而海內受  
兵之害極矣人思添兵而臣獨思減兵以苦兵甚於  
苦虜也御兵難於御虜也彼登萊所急者水兵耳陸  
兵安所用之青齊之勁卒甲於縣宇彼江淮之兵又  
安所用之臺臣之往募也謂江淮之人之習海也乃  
見海而惕望登而避懼奴而縮萊州原非衝海駐兵

述事實錄 卷之九 十四 壬戌

於此恐至登而受巡撫之節制也無節無制之兵可  
用乎恐至登而屬總兵之訓練也不訓不練之兵可  
用乎恐至登而乘船出海為奴所攻為風濤所泊也  
不習舟不習海之兵可用乎遊擊孟淑孔者臣不知  
其何許人市井梟棍竊非分之官階灶下中郎逞凌  
人之氣岸抗關外之專命不往不來邈 天子之憲  
臣不參不調器械衣甲銀每名已給八兩胡云赤手  
空拳安家銀每名已給十兩何以思歸若渴東兵之  
放班起於防汛防汛者防倭也倭非汛不來汛過而  
兵可放如若來豈待汛乎有兵無餉撫臣不得已而

放班士著之兵。或春來而秋往。調援之卒。或此到而彼回。若夫應募而來者。則爲常川戰守之士。彼處未嘗有更番之兵。此間安得開放班之例。四方烏合。原無統攝。誰能追其既往。必其將來。朝廷費幾許金錢。三千里召募。未到登州一步。此兵緣何而招。未見撫鎮一面。此兵緣何而返。猥云勞瘁已極。鄉關入夢。豈山海之兵不勞。九邊之兵不募耶。此說一創邊關解體。領兵官不斬而奚待焉。今時畏兵如虎。曰斬虞其變也。獨不觀楚兵乎。彼土司之兵也。不知有朝廷之法者也。足甫動而臣之令箭已及於前途矣。選

遼事實錄

卷之九

十五 壬戌

兵截於前。追兵躡於後。當日如用大砲一擊。四千人立成齏粉。臣不忍爲長平之坑。僅爲藁街之示。歸伍之後。復擒領兵士把鍾天衢膏。尚方之劍矣。彼以如熊如狼之衆。兵數逾萬。俛首就縛。何有么麼一孟取孔以監院之官。自相雄長哉。若江淮應募者多。係臣鄉人。聞風蟻附。原非強敵。柰何駭視之。今惟有離羣散黨。分發青州武定以防海。發泰安以防山。發濟寧以防運。發臨清德州之間以防入衛。老弱充數者以漸清汰。各兵如不願往。發回原籍。嚴追安家衣甲銀兩。如狂逞作亂。則逮其父母妻子。繫之囹圄中。孟淑

孔先行削藉。倘不遵號令。則着巡撫總兵拏淑孔到京處斬。彼不受成於二百里之撫臣。定不受制於二千六百里外之經畧。嗟嗟名器不可以假人。威權不可以下逮。彼徒手之兵。且挾之以自衛。敢於劍戟叢中。取悍將驕兵之首哉。登州之添兵也。爲三方並進也。奈廣寧一方已無進兵之路矣。徒欲取勝於登津。舍夷而就險。舍實而就虛。此爲不得之數也。毛文龍固請兵矣。而欲江淮之兵接應。陸兵不能汎海。登萊向苦無舟。此又未必然之事也。今而後東三郡止留二萬之冰兵。入隸之陸兵。而舊營仍存其額。則戰守

遼事實錄

卷之九

十六 壬戌

可支而供輸易辦。茫茫大海不能化飛騎爲遊鱗。戰馬其猶可省乎。伏祈 勅下該部議將募臣游士任所募冰兵三千。駕所造船隻及時渡海。再查江淮陸兵中有習水者。量行挑選。接濟毛文龍協力以圖攻取。餘議分發各地方防守。仍節浮汰。冗無貽地方隱禍。其遊擊孟淑孔亟行議處。庶邊兵不敢比例安登萊。即所以安山海也。

昔爲經畧者。只求增兵。晉爲經畧者。只思減兵。游待御所募之兵。東既不能渡海以禦奴。西又不能勦賊以平妖。棍弁如孟淑孔者。擁兵自衛。不遵調度。

晉發憤言之而廟廊之上平平應之尚方之  
雖利不能行于節制之山東委金錢以填豁壑  
人人有餘恨耳

王在晉淮出鎮行邊總督王象乾會稿三月初二初  
三等日據撫夷遊擊朱梅報稱哈喇慎大酋罕李羅  
伯彥黃台吉等差中軍打打戶反彥恰等又朶顏  
德屬夷三十六家酋首速不的煖太等先後各帶領  
兵馬於寧前中前等處列營駐劄為我遠去哨探為  
我送還東來回鄉人口為我馱負運送器物若柴木  
米豆雖彼自為興販而關上地挾人衆薪桂米珠諸

夷柴米源源而來正濟軍民一時悉用自山海至連  
山數百里間西夷趾錯於道臣等與諸將約衝鋒勒  
尾特之角之因形制勝先據番僧所報

自出帳房三百頂又傳屬夷共出帳房  
哨守寧前一帶地方謂是皇爺肉邊牆語非虛也  
朶顏大酋徠暈大偶爾物故諸酋煖太速不的等皆  
其兄弟子侄護喪北歸煖酋論其二子夜不收卜他  
什力日朝廷奉養我家二百餘年我生你二人一  
場為人當盡忠盡孝寧要各在不要人在臣等於撫  
賞時進而詢之皆如前語皆以忠孝自誓語意恭謹

雅馴不類而夷人前段赴赴桓桓之意固自躍如臣  
等給之冠帶傘蓋賞物慰勞而勸勉之諸夷數數喋  
喋又告討新舊賞物臣等再四思維舊賞載在冊籍  
其當與也無庸多贅新賞則哈喇慎大營各台吉之  
賞與朶顏三十六家新婚於大營號為倘不浪者之  
賞彼皆領有兵馬出有夷帳以忠順為名以剿逆為  
詞堂堂天朝撫育萬邦何可不少灑涓滴使漠外  
種羣之羣溘濡於皇仁浩蕩之中乎守邊夷人移  
帳携家裹糧跋涉數百千里遠來能不仰給於我雖  
不必盡如所云照募兵例安家行糧衣械馬甲之類

但其來也為我守邊而來為我出哨而來也中  
國募兵人費數十金猶且時索犒賞時索厚餉一或  
不繼脫巾呼癸可獨斬於外夷乎臣等較量於緩急  
輕重之間計之蓋已審矣不然諸夷之來也已逾兩  
月顆粒未果其腹寸縷未被其身猶然哨守如故雖  
內地齊民尚且難之語云無衣無食雖慈父不能保  
其子况外夷乎逮其勢極情迫明以要我而後增之  
惠不由我而彼亦不以為德其於中國馭夷之大  
體亦堪褻矣臣等數四宣諭諸夷遂於四月之三十  
日寫立漢字番字罰約合同令諸夷鑽刀說誓永為

遺事實錄 卷之九 王成

遵守五月初六日臣又與經臣及鎮部道文武諸臣同至歡喜嶺進諸夷而論之使得各盡其意可聽者聽不可聽者姑存之可從者從不可從者姑已之譬之養狙朝三暮四與朝四暮三非兩也而狙有喜有怒狙公雖善養狙不能不賦狙而令羣狙喜而無怒也以小喻大今日之事例賞固斷斷必不可斬者也諸夷既聞宣諭怡然色喜寂然無譁歡呼羅拜真是胡越一家而煖太三子隨從漢官威儀率領諸虜望闕謝恩諸部夷人環而望之靡不願其酋長早來戌守幾幸如煖太無子而得與冠蓋之榮者臣再維保

遼事實錄

卷之九

十九 壬戌

障固圍要在自強何至藉資諸虜而好音之懷亦昔人所不棄彼之來也既抒款誠以內附我之撫也自宜駕馭之當機雖賞以金繒不無少費而我得乘暇簡練兵馬修築臺牆製造器仗收輯人心當震風零雨之時為綢繆牖戶之計期以剪滅逆奴雪恥除兇酬百王而報千古此基之矣况環薊鎮邊牆二千餘里大虜屬夷處處皆是比隣結駟聯鑣在在皆可關入今日之撫使諸夷既吞我餌如馴犬然臥護籬下不獨安遼左實以衛薊門不獨藉資諸虜實欲修我內備臣惟此事輪軫寸衷不啻一刻九迴秤之停之

必不可已而後敢陳於我 皇上之前者也先是臣具入題留督臣撫虜欽奉 聖旨着就近撫賞事畢還鎮今諸虜雖受漢索而聞虎酋欲率眾前來討賞虎酋為虜中之長其族繁其勢大奴之所懼在慙我若結慙廣寧終非奴久居之地關可守廣寧可襲其舊賞必不可裁但舊賞甚厚與哈喇慎罕孛羅勢等之賞不同講說調停非督臣不能辨此督臣雖暫還鎮倘關門別有聲息尤望 皇上勅督臣刻期到關主張是事臣自知未不如人而同心協力彼此相成雖為之執鞭所欣慕焉再照廣寧既陷羣情渙散百

遼事實錄

卷之九

二十 壬戌

事支離督臣獨力當關樞臣接踵繼至房謀杜斷持危定傾以收人心為主以安 社稷為悅臣至關而始知二老臣之功大也昔遼東廣寧禦虜止禦一路而東夷狂逞西虜合縱山海永薊之間各禦分路非督臣樞臣多方劑量則山海危於纍棋而西協同於漏艦今諸虜立盟甘為我守奴酋聞風惕息馬首欲東款虜一着雖萬萬不可恃而各隘無虞我得藉此以圖修築此為行邊視師之功而臣則隨二臣之後因人成事者也至於司道各臣嘔心籌畫竭力講擊出塞各員役首犯虜鋒如喇麻僧玉三吉八藏加銜

都司守備閔守信通官王掄胡等出入虜庭如遊擊張定守備龔秉正黃應節武生郝興宗通官王朝宗通事擺賽等與撫夷府佐將領等官隨事效勞固其職分然當茲草創之初又值頽靡之後鼓其向往以收羣才揆之時勢亦事理人情之必不可已者容臣等查明量行叙錄伏乞 勅下兵部施行奉 聖旨這欵虜犒賞併經督控馭等事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御史張文熙疏稱山海一牆之外尺寸非我有矣試想廣寧不守之時是何光景風鶴一驚舉朝竟震上

通事實錄

卷之九

三十一 上戊

公車者。但得馬首回南。勝似春風得意。點圍中者。一聞燕臺選驥。不覺泣對牛衣。借差去國者。望眼欲穿。苟出春明一步。即為放生之場。當事借箸者。手脚徒亂。求緩長驅一時。猶為延死之著。試想從昔。何意有今日也。奴假我以可為之時。我終日為待斃之計。職以為有為莫若同心。同心莫若做實事。安插遼民專委已有人矣。而嚴構奸細一事。必慎必勤。勿使數十萬生靈懷反側之心。亦是安插之實着也。欵和西羈縻已有方矣。而嚴備喜峯等口分將分地。無使我堂堂中國。終落犬羊雲霧之內。則亦經畧之秘計也。

山海整頓無調兵請帑之事。內地已安。京師有講學之會。此疏提醒人心。

南道王允成奏自用兵以來經畧凡五六推矣。竊謂誤國之罪。閣部臺省均當分過。三路一敗。神氣盡耗。河西一陷。元氣盡亡。袁應泰素亦沉潛有謀。有鑒于熊之被參也。遂不問長短。盡矯之而不顧。解經邦素亦饒有經濟。因激于戰守之爭。也遂不敢叱馭寧棄官而不恤。今王在晉往矣。臣謂宜專任之前後。葛藤均當割斷。無預為責備。而使日與入角。在晉直前。擔當前人。是者仍之。不必矯之。為非前人之非者。

通事實錄

卷之九

三十一 上戊

更之不必矯之。為是虛心做去。庶先有濟想。廷解自出。京至入關。無日不坐。疏照顧人情。尚無暇而暇。理戰守耶。則在晉之當專任。可知或有應議。不妨書劄。秘商何必以封疆為作文之題目。而聚訟無已時哉。近讀贊畫何棟如疏。恐將來與經臣又不相合。熊王故事。廟堂諸臣。蚤為之討。遲則噬臍無及矣。王在晉請接濟海外。疏云。建州奴之巢穴也。新陽之遼陽奴之浮寓也。奴之巢穴。奴之所為家者也。人情莫不顧其家。今欲從廣寧攻之。廣寧為所得矣。欲從登州攻之。旅順為所據矣。惟朝鮮遠奴巢為較近。今

有毛文龍在焉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兵法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憑鳴綠之險。居隔江之近。文龍得其所矣。奴欲長驅而肘腋之間。有薑毒焉。奴一動而毒發。屢攻之而不能去其毒。其天意留之以制奴之死命者乎。頃有真定人芟與居牛庄許久。遁歸進關。臣詢之備述奴之畏文龍甚也。臣使文龍以率其尾。率西虜以控其頭。奴必蟻伏龜縮。保鄂殼以自完。臣得乘暇時。畢餘力以圖整頓。數月間以恩義結人心。收其奔北之神。魂以威令肅軍伍。消其蠅蟻之意。態。保體者有甲冑以遮身。徒手者得干戈以禦敵。葺

三朝遼事實錄

卷之九

三三 壬戌

傾頽之雉堞。銃砲不驚。肉峻嶒之馬骨。馳驅可範。奴即來。臣亦有所恃以無恐。哨馬日往來于前屯寧遠之間。擾其耕牧。出關三百里。田無五穀。賊不得糧。進無可資。退無可食。奴將棄廣寧。而畫河以守我。即不能長有廣寧。而西虜得之。猶勝奴之踞之也。如此則邊境安而國家安矣。再審差來守備董世富千總蕭玉麟等稱。去年八月至歲臘。渡江者十餘萬。遼人靡不食朝鮮之糗。每人每月給米三斗。至六月而止。則六月以後之糧。須待登津之轉運。而大海之隔。運米甚難。問其差官若齋銀到彼。亦能轉達國王買米。

一面檄登萊天津裝載米粟往彼接濟。一面再發銀兩往彼買糴。本官又兩次具詳。亟請火藥軍器。臣移咨工部速行造辦。隨船附帶前去。獨登津船隻不能猝備。有兵無船。有米無船。耽延時日。恐至失時誤事。是在彼中巡撫多方措置。以濟軍興。戶部治餉。工部治器。登津治舟隻。兵糧以夙夜匪懈之心。篤同舟共濟之誼。庶窮海之孤軍有所託乎。朝鮮夙稱忠順。瞻我兵民。貸我粟帛。若非皇言之慰勞。安望好義之有終。勅諭褒嘉。仍施予賚。似不容已。至于獲功死敵之臣。應行監軍副使逐一查覈。明而生者紀錄。

三朝遼事實錄

卷之九

三四 壬戌

陸賞沒者優恤。加恩。激勸。明而後人心奮。而海外之功可成矣。經畧復朝鮮國王咨為軍務事。准朝鮮國王咨為照。一自遼路斷絕。消息難通。奴賊形勢。天兵進退了。莫聞知。舉國臣民。徒切憤悶。西望雪涕。今准來咨。始審皇上赫怒。大兵齊集。約期舉事。共圖勦滅。若值王師東出。進薄遼城。敢不鼓動忠義。同讐共憤。遙作聲援。以用犄角之勢。等因。轉咨前來。該本部院看得。奴酋恣行克暴。惡貫滿盈。我朝世守封疆。決難輕棄。時下聚集大兵。擬圖恢復。惟是奴之巢窟。密邇貴



邦總兵毛文龍駐兵近地遙隔大洋登津應援猝難  
立致張大兵威爰整義旅防其叵測濟其不逮俾偏  
師遠泊守能自恃進可圖功幸有與國是資賢王永  
賴念我遼人流離飄泊身世如萍終朝嚼噉借食米  
粟郵傳供應來往滋煩雖軫切于仁賢或取憎于邊  
吏惟虞虜患不伐賊謀賊勢益張彼此受害王宜戒  
諭邊臣同心禦侮全我避難之民植此孤屯之侶始  
終不靳夫拯援將來自展乎報圖再查王國移咨在  
去年六月今將匝歲而尺一始達于中華頃亦走役  
浮海咨會貴邦風訊難齊天涯去邁今昔宣心祇許  
遷事實錄 卷之九 三五 壬戌

協助倘師徒合一立發使偷王國無肝腋之憂中朝  
有唇齒之賴茂昭義順併著功能惟 帝優嘉於昭  
簡冊幸希鑒茹務竟其成爲此咨去煩爲查照施行  
主在晉題築城據山海分理軍務主事沈榮會同各  
道聞鳴泰張應吾邢慎言袁崇煥贊畫軍需舉人孫  
元化副將孫諫參將施洪謨等親出關外相度築城  
地面估計工費等因該臣看得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有中人之產必高其墻垣扁其門戶豈以 九鼎至  
重而屑越視之龍之神在淵虎之威在山不淵不山  
別人以爲可狎其居使之然也夏商有泰華孟門之

險漢唐有淆函秦隴之固至于宋而立國之規模弱  
矣然猶有天雄鞏其北大河經其南陳師拒河可遏  
奔馬而今竟何如者遼左陷而 神京所恃一關耳  
此關北倚角山南濱大海城築于山根海筵之間關  
落于高嶺長坡之下臣前疏具陳形勢賊如躡層峰  
偃樓以俯矚又如踞高嶺搏頰以馮陵仰而承其矢  
石近而當其砲銃牆堞不能周身介冑何堪禦侮不  
待雲梯高架而縋指必神搖膽奪矣故山海必非易  
守卽守而單牆無難必非可恃勢不得不于關外再  
築諸城初擬築于中前所築地面極廣難於接濟物  
料堆積難于搬移人夫運雜難于安頓工程繁浩難  
于稽查臣與諸臣再三酌議循行阡陌相度地形無  
如八里鋪者蓋關門南北邊長十七里而從角山寺  
繞而東又山城二十里山城高低起伏隨其巖阿岌  
業周遭周折今傍三道關起脚逶迤至海畫地築墻  
建臺結寨造營房設公館分兵列燧守望相助不惟  
十七里之危邊前有障蔽而二十里之巘岈岬嶇大  
半收括囊中歡喜嶺在新城之內凭高遠眺賊來而  
我懸鏡以矚其形矣夫非常之原不可語于黎民而  
道傷之舍每至淆于衆議成大事者不惜小費是役

精堆積難于搬移人夫運雜難于安頓工程繁浩難  
于稽查臣與諸臣再三酌議循行阡陌相度地形無  
如八里鋪者蓋關門南北邊長十七里而從角山寺  
繞而東又山城二十里山城高低起伏隨其巖阿岌  
業周遭周折今傍三道關起脚逶迤至海畫地築墻  
建臺結寨造營房設公館分兵列燧守望相助不惟  
十七里之危邊前有障蔽而二十里之巘岈岬嶇大  
半收括囊中歡喜嶺在新城之內凭高遠眺賊來而  
我懸鏡以矚其形矣夫非常之原不可語于黎民而  
道傷之舍每至淆于衆議成大事者不惜小費是役

城築

也。功成有十。一便焉。關外有關。牆外有墻。賊不得輕覘。我便一。民棄田不稼。我收之。邊內必復業。歸耕便二。野無草色。馬不放青。今關外數里。儘堪孳牧便三。移兵出關內。城安堵。居民得寧。其屢便四。兵屯郭外。臨敵局關奔逃。無路便五。土民間築重城。層層謹護。俱有固志便六。互市夷丁。漸移遠地。不至逼關便七。中前所聲勢。聯絡人益肯居留。為外護便八。芝蔴灣去城較近。可以挽泊便九。城市寬廓。商賈必集。物價漸減便十。哨探之兵。外城可納。賊至不驚便十一。缺關之虜。我能自立。消其叛心便十二。有此便益。不獲遺事實錄

卷之九

三十一 壬戌

不為一勞永逸之計。請募。臣惟檄承屬之民。願赴工者。子來趨事。勿僉派以擾之。各營有遼兵。勒其出關。應役給工食。以安之。計安插。則搭棚八里。鋪蘆廬。可托宿也。人眾不能容。則分其半。以入羅城。蚤暮可往來也。計物料。則打柴開窑。燒磚斫石。以次舉焉。夯土掘塹。灌灰墁頂。以漸及焉。綜核。則有四道。臣調度。則有主事沈際。料理統臺。則有贊畫孫元化。專理。則有副將孫諫。叅將施洪。謨魯之。由金冠等。經官錢糧。則有永平府同知徐廷松等。分管。則有將官侯一品。廬養材李慣等。諸臣。臣則時時往關。工程以稽勤惰。

蓋關內關外工作。一時併急。如脩舊邊。則磚灰石料。鼎砌加堵。悉責成于班軍。幫土築口。建鋪造房。則責成于守堞。擺圍之兵。皆優厚。加其工食。而後匆忙。可辦工程。當百施百廢之時。為極冗極難之事。汗流氣喘。手痺足繭。物料全無。一備。器具靡不從新。人人有鯁瘡之形。刻刻如焚溺之狀。豈待廟廊之上。申嚴功令。而邊臣始知所趨事哉。目前至急之工。第一為脩舊邊。加堵堞。其次為造窩鋪。造營房。然舊邊雖草。而人以為未足恃也。則又莫急于築外城。如此興作。非財不舉。估筭工料。約用銀九十三萬兩。而雜工所

遺事實錄

卷之九

費犒勞獎賞之需。不載焉。當此三空四盡之際。皇上自為社稷計。伏祈 允發帑金。陸續解赴山海。聽臣及時鳩工。辦料。亟圖興築。此城一建。則關可守。俟明歲于中前所。再築一城。則關可固。關門固。則必不來。即來。我自有所憑依。賊亦不能得志。如此則鐘虜不驚。宸居永奠。而皇上東顧之憂。可以少釋。臣赴關不請兵。不請帑。擇其至緊者。方乞 恩干。皇上而事之最急。莫尚于此。年來為東事。不知費多少。金錢未占實際。而關門一片土。係四海九州之命脉。此項實在工夫。為千萬年不朽之事。臣于錢

糧分毫不敢經手動支必檄道府經歷幾處衙門在  
在有案節節可查工成之後聽巡關御史查核奏報  
以清靡濫。臣才短于防邊而心切于報國。倘任事  
一年清查節省便足少資築城之費。必不漫焉以負  
朝廷之委任也。昔史起之引漳。惟襄王之獨任。乃成  
其斷充國之留田。有漢武之篤信。遂奏其功。聖朝  
一統。金甌詎宜以尋丈之墻垣委之殘兵奔卒。僥  
倖於嘗試。非忠臣之謀。國亦非。聖主之自為謀  
也。○西虜受款關外各城堡俱收復。哨馬至廣寧界  
戶科周希令題稱欲固京師必須山海據險于遠

通事實錄

卷之六

三十一 壬戌

以聯絡二鎮莫若從中前所海口直接前鎮黃土嶺  
止依山脩築計工僅十七里皆據險而建可循城而  
守其茂林豐草皆我所羅可以置援遼兵將星列其  
間使無逃必為死守芝蔴灣運糧以給之庶免輓輸  
之勞退可久守進可漸築計無出此者乞急勅經  
臣決計廷臣担当陛下不惜四五百萬之金錢以  
固金湯以圖恢復不待職言之畢矣  
兵科沈應時題稱臣聞衛京師者邊關為急今遼  
東失而外邊失矣華夷分界盡在山海關頗聞關門  
形勢歡喜嶺高于城樓而角山崔嵬邊墻遶山阿峯

密特出其上是果可守之形否加以邊墻單薄羅城  
低小盡危道也非亟為增崇壯麗屹然有難犯之勢  
不足禦虜長驅此目前至計倘河東河西未易俸復  
欲恃山海關為正邊必如經臣王在晉議或從芝蔴  
灣或從八里鋪築起邊城約長三十里北連山南至  
海將一片石角山及歡喜嶺一槩總括包羅足為山  
海屏蔽一說也。又如同官周希令疏要從中前所築  
起直接黃土嶺尤為詳密周備三議皆百世不拔之  
計亦一日不容緩之計也。費誠浩大但五年來邊事  
倥傯金錢費千萬盡委泥沙誠得乘西虜受款為我

通事實錄

卷之六

三十一 壬戌

防守之時早為區畫而圖之後來兵有所恃而不逃  
民有所依而無懼邊疆安。京都亦安矣他日徐議  
恢復亦為有基恐不得惜小費而忘大利也  
視師尚書張鶴鳴題稱臣在山海關查山海路數至  
南海口勘驗極確其增加城墻挑濬城壕建築樓臺  
引海水至北角山皆極緊要事見今趨脩臣前疏已  
詳悉入告近經臣王在晉與督臣王象乾議在八  
里庄東築外城尤為桑土至計已蒙諭旨諸路工  
程視其衝要議建視其頽壞議脩葺皆萬不容已者  
如議脩築以壯金湯之險而蓄虎豹之威邊關可以

永固。京陵可以安寢矣。

兵科賴良佐題稱。國家定鼎燕京而環以九邊。

祖宗良有深意。大都漢唐故事。欲令天子居安思危。

自爲守也。然攷漢之都咸陽也。去匈奴幾千里。唐之

都長安也。去回紇吐蕃亦幾千里。自全遼覆沒以來。

山海一墻之外。逼梁腥羶。神京左臂業已中斷。自

關以西平原廣野。並無雄塞鐵壁。可扼奴騎而殲之。

項經臣移職書云。關外高嶺三道。環抱羅城。登羅城

之樓望嶺。樓失其高。而嶺居其上。虜得吾大砲甚多。

萬一憑高而擊。誰能駐足。至于角山則崔嵬聳峙。堵

遼事實錄

卷之九

三十一 壬戌

爲巖牆上則繞巒岫。下則落山隈。險具在奴而不在我。形勢如此。大可寒心。經臣議從三道關築一邊墻。以至於海。翔爲山寨。衛以銃樓。以爲防守。先着待來年。內城工畢。再集班軍于中前所築一邊城。再添一重鎖鑰。大都採職同官沈應時。周希令兩臣之言。而兼用之。如此巨畫。不減金城。方畧獨恨其不蚤耳。今業已報興工。伏乞皇上多發帑金。責令經臣。趁時修築。勤限報竣。是在當事者蚤爲覆行。萬毋秦越視之。泄泄應之也。

戊辰。王在晉任本兵疏稱。近因南京兵科給事中

錢允。鯨論樞輔孫承宗。逕臣在晉而爲重將。權之

說盡。付馬世龍全無實着等因奉旨。嚴切以致

承宗疏。辯鋪叙前事。數指臣名。雖無詆毀之詞。然

而枝節橫生。藤蘿糾結。臣生平出處。所關安能默

然已耶。當天啓二年。廣寧被奴攻陷。軍兵盡潰。山

海關門四晝夜不闔。軍民潰入者且二百八十萬。

矣。于時京師鼎沸。遐邇訛傳。應朝官吏束裝思

奔。會試舉人移寓出郭。勲戚請兵而自衛。商民棄

業以逃生。臣猶憶雪中傳出聖諭。朝儀雜亂。舉

動失常。是時。推經畧督兵禦虜。誰敢身任有

遼事實錄

卷之九

三十一 壬戌

三疏以求削免者。諸臣集中府會議。同詞舉臣以往。臣歎曰。國家養士二百五十年。無人肯赴國難。不幾辱朝廷而羞當世乎。願以身殉。舉朝壯之。盡人憐之不意。至今尚存。食息于人間。談兵說劍。以備熙朝之顧問。回憶遼難初起。銳不可當。任遼事者不以山頭望廷尉。即以廷尉望山頭。沙塲之骨。嶺嶺獄底之魂。慘戚。微天之庇藉。國之靈。以有今日。豈非厚幸哉。臣之抵關。適當潰敗之極。事事無中。做有人人。繇死得生。截留逃兵。手無寸鐵。身無片甲。百凡料理。從新整頓。暮

類垣餘戈甲煉火藥造弓箭銃砲建行伍營房先  
款采顏後款虎墩收復關前三百里地漸次屯守  
邊境帖然人心已大定矣。眾議關前歡喜嶺高于  
城樓賊至必憑高俯擊乃卜地于八里舖築外城  
收歡喜嶺于內鎖三道關于前科臣周希令議費  
四五百萬金以固金湯而科臣沈應時亦亟議築  
起邊城為山海屏蔽臣檄道鎮估工計費謂須銀  
百萬蓋併造衙舍築銃臺建營房之費盡入估數  
中臣以為多駁批再議未幾而樞輔自請行邊矣  
至則謂八里舖最近當築寧遠窟窿山其規畫在

遼寧實錄

卷之九

三三 壬戌

關門二百里外而遼今無一磚一石之堆積也兩  
議俱罷而督師王恣臣去年議築芝蔴灣去城十  
九里折衷地面亦祖臣之初說耳無奈道傍之築  
各自無成而山海無重門深扃之勢深悔當年浮  
議之囂証敗乃公事也。樞輔還朝初疏並無一  
字嘗臣且謂經臣不可驟易臣甚感其相成之雅  
無何忽有旨改臣南樞臣不知其故而樞輔承  
宗與臣交代矣。臣回未幾總兵江應詔亦回馬世  
龍登壇授劔率意實行變亂成法兵無不虛餉無  
不耗將無不貪臣初議止用兵六萬馬萬匹欲清

舊遼餉以養兵。乃忽議添兵十四萬馬數萬遂竭  
海內之力以供餉。功既無成財物大匱柳河之敗  
止存兵五萬八千。即如樞輔疏以十二萬言此六  
萬二千之兵歸于何有。非失機陷陣則虛籍掛糧  
世龍百喙何能以自解也。遼臣債遼事失遼疆未  
有壞朝廷之紀綱者。乃世龍輦金一入紀綱從  
此壞矣。世龍抽于料敵巧于逢迎其伶俐聰明悉  
用之于欺公盜餉明結逆璫暗操朝政。而又有  
潛稽詭譎游揚變幻之茅元儀藉先世之餘貲為  
權門之結納。垂炎如火筆底藏鋒。投賄營陞。夤緣

遼寧實錄

卷之九

三四 壬戌

未遂。生情羅織謬溷津塗。臣為本兵痛心于虛兵  
虛餉之當懲。決念去詐去貪之是急。五月十五  
日有邊事日虞潰敗。債師尚爾。逋誅一疏糾參世  
龍元儀為舉。朝公論所快。世龍以敵國之富。元  
儀以通天之智。二人之怨讟深矣。臣又疏參關內  
道張春更增一敵結連奸弁神棍保留營幹構黨  
興讒必欲移本兵之席以陰售其私。臣一身真成  
孤注矣。臣讀樞輔一疏謂臣先年抵任屬道袁崇  
煥及兩贊司移書故輔葉向高言王在晉去關八  
里以一百萬之費築二十里重城羣議開然欲臣

抵關一閱等語。夫所謂羣議闕然形之章奏者。即周希令沈應時之疏也。二臣謂城當築。並未謂築城當止。今自樞輔一閱城工罷矣。錢糧未動。臣可無言。獨是築城一事。係監軍閻鳴泰同袁崇煥及二贊司相土度地。計議詳確而後奏。聞安得有後言以聞于舊輔也。如舊輔必欲闕城。止令科道一行足矣。何必閣臣之親往哉。皇上命臣與袁崇煥同心受事。而此疏若挑之隙。所係于交情者。小所關于國事者。大臣不得不剖析明言。以白底事之無他。樞輔之疏不至。臣不敢借事生情。自

有此而臣不安其職矣。臣之歸計決矣。此生何日以報。皇上之恩得。君如此時局。自不能容與言至此。可勝長喟下情。甘昧竊懇伏祈。聖明裁察焉奉。旨覽奏。舊事始末。自明邊疆多事。卿與督師正并胆同心。共圖戡定。何必以浮言介意。朕前已面諭。不得再陳馬世龍如何。久不達到。着法司勒限嚴催。崇禎元年九月疏。

按南科錢。疏奉。旨孫承宗偏任貪將。致壞東事。本當議處。所惜國體姑不深究。賞功銀三十萬。兩作何關銷。着據實回奏。自此而枝節。苟生謂經

臣之逐繇監軍之後。書舊輔葉公之示意矣。張鶴鳴為視師復。命內云。自遼患以來。經畧死難。繫獄纍纍。匪一故任此官者。為捐軀赴難之官。忌其入而憊之。為此官者。為洩忿納昏之地。今日之經畧。難于前日之經畧。萬倍矣。王在晉鐵骨赤心。雄才遠畧。識見如照燭。觀火肩重。如迎刃理絲。但秉正不阿。人醉獨醒。獨臣與在晉兩人耳。為奸人所睥睨。如劉弘化。周朝瑞。熊德陽。輩與之為難。久矣。其黨與實繁。有徒其冷語。椰榆暗地。掣肘吹毛。索瘢以中傷之。全不顧國家安危。雖孫吳之智。韓白之才。亦無濟矣。

在晉不足惜。如遼事何。此今日釀遼事大禍根也。此臣之不顧嫌疑。不顧讐害。為國家大計。而吐肝胆于皇上之前也。

六月。王在晉題清查兵。據將領呈。通兵數共計六萬六千五百一。各職知其數之非核也。於四月間。即出示。屢諭各營。凡係虛名。不妨開作。逃亡事故。已前月餉。悉置不究。倘倩人代點。必置重法。於是漸報開除。而與前冊稍稍異矣。一人一日。止堪點兵三四千名。若分日查點。則此更彼代。僱替滋煩。欲查兵。而且為兵之所愚矣。臣約部司道。鎮府佐。分為十六路。又恐

班軍代點分為六路先取年貌痠瘵文册分散各官  
伺日侵晨赴點守城者照堵分列于城守邊者照部  
分列于邊守山者照隊分列于山守海者照船分列  
于海哨兵序立于八里舖步兵馬兵序立于西關外  
以官就兵不許以兵就官向來惟道將家丁雜役最  
難稽覈所謂河南南陽不可問者臣親詣教場逐名  
查記壯者病者老弱者有兵而無馬匹者無盛甲者  
無器仗者一一分明大抵有盛甲者什有一二有兵  
仗者十之七八而器仗不足以衝鋒盛甲不能以護  
體以此殘兵敗卒交付于臣朽甲鈍器交付于臣臣

亦侍之無可如何而已是晚收各路點策彙筭冒頂  
姓名及臨點不到並老弱者合之前後陸續刪汰共  
開除兵九千一百七十一名實在兵五萬七千三百  
三十名此山海關之兵數也乃一片石青山口石門  
路義院口分布山石二路黃土嶺等處又共汰去四  
百五十八名計實在兵六千一百一十六名則在山  
海關兵數之外矣如此點法兵可稱實數乎而非也  
如此汰法兵可稱精壯乎而非也病兵頗多久病者  
當革而偶病者不當革蓋海瀕風氣五月猶綿日飲  
牛馬之溲無鍋無灶多就食於飯店之中夜結蠅蟻

之煽無室無居盡扼處于藩圍之內人生處此下病  
實稀絕其候糧是驅之死也此法之不能盡汰者也  
臣立法不用遼人遼人無食苟得籍民為兵何暇計  
月糧之多寡將官利于侵扣流民樂于藏身妻室相  
依勾奸起競紛紛攘攘釁孽潛滋自西兵而外各營  
夾雜南北混淆而浙營為甚臣念遼人貧苦不忍加  
威乃所至驅逐如失巢之鳥驚飛四竄苟可偷生必  
將觸網昔照烈于當陽長坂之間命懸呼吸而猶不  
忍自棄其民民者吏之所生也民歸而棄之是絕於  
天者也奈在開邊禁日給銀七分

可聊生矣擇其精健有家室者發參將周守廉遊擊  
左輔哨守前屯中前所處之亦盡善矣而猶有不願  
就工不願出哨者須立法挑選另立遼兵一營便于  
稽查又便于調度蓋於難處之中為權處之術此又  
法之不能盡汰者也有兵無盛甲猶可用為守若有  
兵無器仗則不成其為兵矣目下設局開爐買銅聚  
鐵鳩工命匠時刻靡停而物料難齊堆積無所盡人  
力為之寧有濟乎見在兵有雜役營路兵有薪水甚  
之司役下隸半列簿書狎客頑童盡食官帑即如山  
海鎮兵四千各衙門占役甚多廩中之餉日消紙上

進軍實錄 卷之九 三十一 壬戌

之兵安在。朝廷竭民脂以養兵。豈爲拮据挑水而設者。向使本關不駐經畧三十六里之邊牆。誰人與守。由此推之。凡舊設各隘之軍。皆有名無實之軍也。若非澈底清查。何自窺其徑竇哉。見兵至五萬七千。有奇。未可云少。然挑選簡練精兵。不及三萬。此三萬之中。舊存者驚弓而疑曲木。見賊膽寒。新來者履虎而恐。撩鬚聞風氣奪。敗局幾不可收。而頑局牢不可破。向無訓練之律。釀成偷惰之風。自清查之後。督令道將按期操練。務令進止步伐一閑于度。有不恪者。定以軍法從事。臣於督工練卒百事身先。語不違心。

遼事實錄

卷之九

三十九

王成

事惟循實。未信爲厲。旣信或不以爲勞矣。弟念飢軍疲卒。薄糈難于果腹。常懷奔竄之心。厚犒乃以作勤。可奮超距之勇。欲行一定之法。須施不測之恩。益加餉。則人思比例。而加賞不可以爲例。餉之多寡。民可使由。而賞之多寡。民不可使知。軍前支用百費如叢。必餉餘于兵。而兵可足。亦可使勤。若膠柱而望瑟之調。刻舟以求劍之獲。臣終不能以甘言諭衆。空令督人而徒爲先勞無益之事也。仰祈 聖明俯允。臣言遂著。爲令每歲于餉銀外。另議操賞公用等費。庶不掣臣之肘。而有勇知方。可資防禦矣。奉

聖旨。汰冗兵。以省虛餉。是今日急務。知道了。其操賞等費。着該部便議定來說。

王在晉題汰冗員。照得全遼兵餉。搜括窮海內之脂。剝削戍生靈之命。人以爲耗於兵也。戶部但計兵筭。餉亦以爲耗于兵也。即臣昔總理三部。頗知耗于兵。併耗於官。而不知官之耗食。一至於斯也。臣初抵關。查聽用官甚多。其間虛掛家丁食糧者不少。遂着部道開報。查據官評。斥革參將李滿倉等二十一員。又千總高六才等二十四員。把總李俊等十一員。督陣總哨等官二十一員。又臣標下聽用官。臣革退徐可

遼事實錄

卷之九

四十一

王成

行等三十九員。聽用承舍革退張文諒等六十四名。袁應兆名下裁去千總等官。唐志斌等四十一員。又題 准將材守備喻良。讐葉文魁。馮夢周。丁天懋。章世賢。操弓未中一矢。試文罔識一丁。張時化。韓施勝。在遼防河有議文。藝無長。以上七員。歲糜廩給家丁銀三千兩。均應汰回。追劄。又臣陸續批革都司王蔭。等四十餘員。又湖兵脫逃。鼓衆首倡。元惡千總鍾天。衛楊大勝。董朝位三名。以次擒來。梟斬示衆。其他從關外逃歸。守把千總。以來投用。審無異能。悉行逆斥。者不可勝紀。如此駑駘之屬。庶幾等清矣。及至送冊



查點尚有副參遊都守把總哨中軍旗鼓等九百五十四員名。臣一一裁革。又刪去八十員。每官有廩給有家丁管兵官有薪水有馬丁有醫書旗健雜役有一官廩給兼二十名兵餉者。有兼十餘名兵餉者。有兼五六名兵餉者。凡遇犒賞亦增數倍。支用盔甲器械鞍馬所費不貲。各官不能臨陣。何如省養官之費以養兵。各兵甚苦餉薄。何如裁無經之餉以增餉。查經畧標下有加銜遊都守備答應旗牌等官二百餘員。今未出征督戰。止用數十員至足矣。至於承舍每名月支銀三兩。除關並不用一名。驛遞之官少。蘇

遷事實錄

卷之九

四十一 壬戌

夫馬之勞可節省一人則省一人之費。而又可省一人之害。此非軫恤時艱之最急者乎。慨自遼事興而閭左少年取官如寄。人各舉其所知。而所知或緣于囑託。人各售其資緣。而資緣遂可以得官。招兵之使或討部劄數十張。不由部劄而督撫監軍徑劄者。不知幾何也。將材之選每見類題數十員。不由題請而以異棍充武生。以武生冒官者不知幾何也。文臣之出身以漸。乃浮譽一張而白丁已都閫矣。市井遂參遊矣。俳優諸色人等忽冠帶矣。驄馬鏈錢。盡長安之遊俠。鮮衣統袴。詭霸上之軍容。及其見敵狂奔

行不顧駭。河西之邊人以為不在兵而在官。不在文官而在武官。不在尊官而在小官。多官閥然先適。而大眾從之。此輩之肉未足食也。且其雌黃之類。蜚聲最遠。而簧鼓之舌。流訕滋繁。毛文龍之建功。惟恐其勝。羅一貴之死敵。誰悼其亡。習走無常。與敗同事。蓋其怯敵懼虜。夜夢猶驚。而浪逐狂奔。遊魂未定。不下刪除之令。益增糜爛之憂。汰兵汰將。汰家丁。汰雜流。汰薪水。腹下之橫金漸少。則廐中之上駟得存。合之減兵一疏。一年所省可幾四十萬。足當築城之半矣。奉

遷事實錄

卷之九

四十二 壬戌

聖旨覽卿奏汰革冗員具見實心任事。該部知道。此時臺省建言多係熊王罪狀。及兩河失事諸臣舊案。關兵漸次招集。西虜運米。換布永平一帶居民亦到山海轉糴。晉在關日事操練。脩築鼓鑄。謹嚴防禦。廣示招徠。事事躬親。查覈百務。稍舉言官條議頗稀。王在晉清查馬匹。照得援遼請集邊兵五萬有奇。皆給馬價。皆帶馬匹。又遼撫自買并京營留用者不啻八萬。而今僅存什中之一矣。自官兵奔潰。馬腹無料。又長鞭急控。馬肉無皮。關外殺馬。遼飢折箭。完薪以

八日之奔疾。爲一矢之倒。死入關。馬斃。日以數百計。間有存活。復爲貪弁竊去。今之充下乘者。皆死亡之剩數。而攘竊之棄餘也。邇緣關門無草。日給銀六分。而草無可覓。馬數仆僵。臣親至教場。點閱查馬軍。尅料致馬匹羸瘦者。逐一加責。而滿街之馬骨。頗稀。以駑駘之猥惡。而當胡騎之剋然。安望歷塊騰空。收戰功于馬上哉。西北之兵。長技在馬。臣欲以步兵制虜。而軍中不以爲然。若謂步兵無足算者。蓋長邊哨探。晝夜奔馳。而沙磧駢駢。天荒徧跋。非騎不能。兵盈五萬。七千須馬。步相兼互用。則據道將酌議取數二萬。

遼事實錄

卷之九

四三

壬戌

亦因草料之難。而故從減畜也。臣之不即急請者。以黃明臣之買馬。原充山海關之用。今忽接部文。將黃明臣買馬之銀。那發二萬兩。與馬世龍自行召買。則關門之懸望。復爲永平分去矣。目今馬市正開。過此則馬匹漸少。買馬一事。萬難延宕。伏祈勅部速發太僕寺銀十五萬兩。內將十萬兩發黃明臣。上緊召買。勒限押解前來。以備軍中急用。又關上有馬商駢存信等。時往宣大買馬。到關驗收。給價乞將五萬兩解發山海關。以備馬商領用。庶分路召買馬。庶可充而危邊得藉馬兵。以衝鋒布陣矣。

王在晉奏西虜情形云。今歲從正月後。廣寧五百里之間。西虜隔晝音塵。遂絕自虜。設盟爲我嚮導。哨馬達于前途。而回鄉人口紛紛至矣。初聞奴酋一子墮馬死。臣以爲好事。之言無足述也。乃山西人祁天祿保定人。趙五俱係我兵。逃回備言其事。臣又以爲口傳之語。未敢報也。比有棗強人芟興從河東回。而始言死者爲奴之孫矣。再合之登萊之報。而臣始信其真矣。祁天祿等之言曰。奴子領賊兵。搶關至十三站。馬驚而墮地死。用紅糞包裹。隨行之虜皆流涕。奴以爲不祥。而罷兵。或孫不阿。知其畏尸也。則祁

遼事實錄

卷之九

四四

壬戌

天祿等所目擊也。斯時也。潰卒離披。人疲馬倒。萬一賊乘其後。何論山海。豈復有薊永哉。夷善馬。而馬蹶皇天后土。念我祖宗之功德。冲聖之仁明。惟呵護於百靈。乃奮怒于一梓。此無異於博浪之擊。立挫神鬼。殺胡嶺之狎。旋催鬼錄。我明萬世無疆之祚。即此已窺天意之默定矣。彼亂臣賊子。敢逆天以速滅亡之禍哉。嗣後頗聞賊兵在十三站等處。殺遼人之不順賊者。賊挑少壯奪妻子。以哨聚於林箐。是山谷間奴亦不能盡殺也。近有保定人王愛。逃回順帶錦州生員趙啓祿。稟詞始知錦州城南雙堡十山等

處遼人結聚者甚夥賊在東屯大凌河住而有李世英劉承功等自廣寧滴水寺逃回寺距城十里夜望城頭燈火達旦以防西虜之掩襲又有樂清人王國自遼陽蘇胡子堡逃回知奴酋住新城李永芳住遼陽舊城奴發兵一枝守鎮江防鮮發兵一枝守南衛防登萊又發兵一枝守廣寧防西虜至五月二十六日又聞李永芳向在遼陽今渡河來廣寧奴差四遼人賫多金進邊偵探關上兵馬若干今又調何處兵打聽內邊怕我否向聞奴之子在廣寧今叛賊復與之俱非無意窺關者奴銳多糧足草長馬肥而我城

遼寧實錄 卷之九 四十五 壬戌

郭未完人心未定終朝有戒心焉此夷情之得于傳聞者也今之欵關受賞者為哈喇慎大酋罕孛羅勢伯彥黃台吉及朶顏三衛諸夷來莽二大部暨三十六家為薊宣之西虜守關一事臣未敢藉其力亦未可必其終惟是目前得其大濟蓋遼人藏米於窖虜發窖得米日運米八里舖關上居民以麤布易之民得不餒虜中有荅喇明暗歐兒計台吉有王燒餅部落不受賞荅喇乘覺華島之解馬欲圖搶掠今諸夷亦勒之使受欵矣王燒餅射殺一哨探家丁捨馬五匹今諸夷亦拉其奸人使之受罰矣惟是虜中小反

青最貧最橫奴及賫黃金二百兩銀若干貂數參駝以購反青必欲與之婚煖太之任為反青之婿臣令煖太聞之未知得聞否奴之購虜金銀甚廣而我寸絲寸縷一分一文不敢妄費關財關力皆奴之不如貧虜為其所賺或結欵于奴所不可知西虜之近廣寧者為虎墩兔虎虜中之王稱慙者也而昏於酒色無遠志其叔腦毛志專權得眾又老而不能自強奴不購慙而購反青豈謂慙之不足與耶抑慙先為奴所中耶五月初旬報慙來勒兵駐寧遠到關索賞矣

遼寧實錄 卷之九 四十六 壬戌

不敢不避避其王也慙之歲賞甚繁臣喚通官副將王牧民詢之歲賞三季每季約費銀十萬今必連去秋之賞要索其來無以應也遲一日則有一日之供給其費不可言也慙貪二十萬之賞且金縉蟒段皆取給于我必不與我絕第虞慙與奴陽離陰合以嘗我又虞奴借慙索賞以乘我其來也不得不嚴兵自衛其嚴兵以備也不得容其逼關此又關門一難處事也又哈喇慎三大部自言黃台吉韓不世台吉恨奴之陷全遼藐視天朝誓必復廣寧以洩忿欲差人往承召卜火及諸大酋糾眾攻奴其志銳其言確

臣與督臣議虜勢離而難合其合也靡常而不可恃其離也立換而不可收虜來我必大費費無所出即得廣寧而人民已散城郭傾頽亦終難守且虎酋近而白言遠近者坐視遠者競功我未收漁人螭蚌之利而奴且效卞莊刺虎之法萬一挑釁以速之兵渡河而不可遏潰離之後計非萬全顧叛賊重至廣寧有捲土重來之勢則多方以亂之分其力伐其謀亦先發制人之策而邊臣之審時觀變踟躕未敢自決者此也今已差官密探虎酋之情而勵哈喇慎之氣萬計哈喇慎討賊之師果動而虎墩鬼索賞之約重

遼事實錄

卷之九 四十五 王成

來臣在關門既不能空言以應酬又不能點金以償費倘不先期以奏聞勢必臨事而束手其在今日備兵以戒不虞備財以應多費有萬萬不能緩者又聞奴之所畏在毛文龍我不得不竭力應之以成其畏天津已治柁裝糧塞裳拯溺登萊如不發兵策應年來招兵選將留餉請帑所幹何事嚴正中等分兵出汛所建何功試問江淮招集之兵今日不用更待何年取用盡人操不貳之心則天下無難為之事至於戶部錢糧用之切當處萬不可愛惜萬不可推諉蓋緊要關頭為社稷安危所繫呼之即應乃克

濟事若夫騙錢騙官輕譽輕諾多言多指用人于所不必用用財於所不必用用兵於所不必用用心於所不必用反其當用乃加靳焉因其所不必用害其所當用甚矣往事之多舛也及今圖之猶可及耳奉旨這所奏夷虜情形甚悉該部看議具奏王在晉摘陳行過事宜慨自廣寧潰後山海一關危於呼吸臣蒙陛下任使若以擔重而卸肩因地險而却步不惟負國抑負生平故矢心不主於鑿坯而勵氣每存乎擊楫無奈初抵巖關事事紊亂人人驚惶有朝不謀夕之思屢載胥及溺之恐一關之外

遼事實錄

卷之九 四十六 王成

獸蹄鳥跡交錯於塗寧前中前之間哨馬一出西賊披猖人烟欲斷驕虜呼號黨類日肆要挾今日索迎風明日索牛酒此部之酋長方來彼部之奸人又至通官足繭而不能竟其成臣等唇枯而不獲窺其說講至四月中旬纔有頭緒諸酋必欲親見臣與督臣王象乾盛陳兵衛介冑環列止令酋長數百召之始見而在關奸細忽播流言以撓之曰此行殺汝也母往又挑動在關居民曰此來必搶也急逃臣欲往而山海諸生扣馬力諫既開誠以諭虜又寬言以慰民半日之間費幾許調停而始見信虜至班班羅拜匍

伏轅門。嚙以酒食。賞以段帛。竟日而慶。始退。復爭多嫌少。又講至五月初一日。而諸酋始願受成。聞刀說誓。年至八九十者。俱扶杖前來。欲望漢官威儀。老死而不恨。設誓後。臣等往關外勞之。捧足擁膝。席地而飲。極其恭順。而最狡如罕孛羅勢者。原圖搶掠。亦化驚為馴。而信信之聲息。且列帳於中前等處。以守關門矣。日晡回帳。臣令其望闕謝恩。教之以尊君敬上之義。此亦前代以來所未有之事。而臣仰仗天明主之威。稜以存。冀中國之大體。此撫賞夷人。逾大槩也。湖兵久懷異意。時走奸徒入京。幹兵符。

遼事實錄

卷之九

四元 壬戌

構同黨而叛。兵楊表勝等許其土把彼此交証。構關臣未入境而主兵。迨張世卿田應封皆被革矣。大勝糾結多人。歃血飲酒。夥聚西關外。抗不歸伍。時樞臣張鶴鳴在關。語臣曰。我雖行此事。必須結束。臣亦憂之。乃四月十三日。湖兵率眾而逃矣。以在關最悍之兵。狼奔不顧。眾有萬餘。一動百動。倘闕然闖入都門。涇原之變。在於瞬息。臣招之不至。發騎卒窮追斬其拒敵者二人。截傷九人。逃兵始懼而歸。伍歸伍。之後。日與馬兵為仇。臣復擒其首惡鍾天衢。梟斬而揚。大勝等猶然結黨也。臣諭總兵李秉誠曰。湖兵為

梗何以令于三軍。即使湖民果叛。我力猶能制之。柰何養癰使潰。秉誠于是差役擒大勝等六名。解至立斬。楊大勝董朝位二名。餘四名各細責貫耳。當日即驅逐羣黨。不許容留一人。反側子雖未盡安。而震惕于威。屏息不敢動。此平定湖兵之大畧也。河西戰士如林。統兵而出。失地而回。乃緹縶累及於文臣。而斧鑕不加于大帥。雖治亂用嚴。而律無正法。即原情莫賞。而國有常刑。臣之論劾債帥大者。擁兵二三萬。次者擁眾三四千。破無情之顏面。而張不漏之網羅。三尺烹於波靡風蕩之餘。而萬軍惕於股栗足搖之

遼事實錄

卷之九

五元 壬戌

後。且逆知實承武之必逃。先檄津撫擒之。候旨解奪。則諸弁之憾。臣者深矣。軍中號令雜出。將不奉令。而樹兵兵不歸伍。而食餉若棍徒。鄧子龍周良馭鄧金勝陳光祖李世卿朱鎮華金文進等各樹幟。招遼人為兵。各三四百名。差人擒緝。輒擁亡命以自衛。問渠奉何軍令。則曰。何太僕之招。招之也。今諸棍雖陸續就縛。而多兵不能以解散。中藏間諜之奸。外伏勾連之計。只用一何棟如。而人情有千變萬化之形。軍伍有四分五裂之勢。臺省之論列多功。而棟如之脫身倖甚。然其恨臣者切矣。遼餉之漏卮。難塞邊計之

叢神孔多。人來領餉。不知兵自何營。銀到花消。究竟人歸惡有。買物買料。亂離之冊籍多亡。問斬問軍。遼廣之囤囤已潰。賍吏之貨盈索。積胥之膽包天。錢糧明扣明除。關廳真為利藪。掛號可遲。可速。道書靡不驚權。今關門積蠹。繫繫獄。而納官納吏。逃入京都者。不知俵俵何之。貪官罷歸原籍。已作富家翁。欲收而付之法吏。其啣恨于臣者。至矣。營兵領糧而不支本色。米豆轉運。積如丘山。風雨飄零。化成灰土。奴在右屯。搬糧迄今未已。而我之打船雇車。服牛驅騾。悉為奴實。倉囤以充。居積奴益富。而我益貧。奴益飽。

遼事實錄

卷之九

五十一 壬戌

而我益飢。值此米珠。際轉添狼戾。嗟。臣下令各軍。月支米五斗。准銀四錢。不領米者。斷不給銀。今五月。糧餉本折兼支之法。已行。司農之匱乏。庶其可支。乎。軍中馬匹。瘦損不問。倒死不問。奔潰之後。既無毛齒之可查。亦無印烙之可驗。以病馬易上駟。已斃尚領芻糧。以嚙馱換空羣。經久僅存皮骨。兼之乾草一東。重八斤。用價六分。無草既不生膘。減料又難茁壯。臣至場親查馬匹。凡極羸者。馬軍加責。次羸者。姑令加料。喂養以俟。再驗滿街之馬骨。庶其漸少。乎。向來根銀任將官之支。領憑總哨之分。散先除。先折。又除。

公費既多。科斂又多。侵尅今冊到。即令監軍之發號。號到即令餉司之給發。監司無勒指之弊。官軍飽守。候悉煩各營。鑿鑿逐各包封。抽來親驗。發銀者既不。敢居虧折之名。散銀者亦不敢襲扣除之例。此法從。臣創始者也。君子營中。食上廩者。要無自下。充假官者。悉多金帶。以為羣策。畢舉必有奇謀。異能保全疆土。而見虜魂飛。聞風膽落。其在關外也。各兵未逃。而彼先逃。其入關內也。各兵已去。而彼不去。今復四至。宋容璣附蠅集。即如將材守備韓施勝。絕無寸長。各。

遼事實錄

卷之九

五十二 壬戌

寶貨銀每歲。銀六百。四兩有奇。則騎。又。多乘馬之家。多。馬則增。料。又。堆。馬之官。價上之。不可云將。亦之。不可充兵。臣於各將。採用者。盡發監軍。考試。不。收。一員。凡。冗食之徒。悉聽別尋。道路各營。加銜將官。分為三等。有兵部總督。經。衙。門。劄付者。為一等。巡撫者。次之。總鎮練兵。招兵。御史。部司。司道者。又次之。皆。分別。不容。混。且。此。又。從。臣。創始者也。向為遼事。徵兵。從來。清查。兵數。領。糧。則。有。其。各。臨。陣。則。無。其。人。將。官。之。富。厚。充。囊。軍。士。之。貧。窮。銷。骨。今。盡。數。清查。虛。說。進。斥。官。更。久。不。有。錄。未。聞。戰。

陣之法總哨向不習射全無貫革之能今令守邊守城者日習銃彈在營在任者日習槍棍馬步軍兵先令道鎮操演陣勢已明分布既定臣自到教場操閱操畢較射官軍射藝生疎遠不能及八十步射不能中九矢以此而當強虜猶蹇兔之遇韓盧敢謂當關之虎豹哉查射不及式者一一加杖各兵以槍刀棍棒牌筴跌打呈能者盡人給賞此後遂成規格官軍之知有操練也亦自臣創始者也至于各局物料向係委官暗收有無多寡何從稽考匠多而料少則束手以待料匠少而料多則恣意以開消製器未必皆

通事彙錄

卷之九

五十五 壬戌

工虛各悉多耗餉今責成王事沈蔡之精核而造器必無苦窳矣錢糧向有部折軍士每至吞聲若餉司駐撫寧往來支放俸難查對臣令新餉司移駐山海根銀之有無朝夕可問營伍之支領咫尺非遙蓋有主事白貽清之廉慎而出納可期清楚矣此外如空營大砲地雷木虎等件暗藏機械俱責將官分任奴知之可消其入犯之謀奴不知可遂吾罔取之計目下脩葺城垣又卜築新邊鳩工僱木日無虛晷倘得錢糧應手軍士同心仰藉祖宗之靈或可陰禱強奴之魄惟是奸細潛踪詭言滿耳南國之風乃是山

鷄周人之璞實為腐鼠兼之被禠盈千吠聲極謫當茲世局分途時情任臆或以流聞而起訕或以繁言而害成此非惡影疾走之時亦非處陰休影之日不揣者以為亟亟自明之疏疑有皇皇求聞之心詎知知不知在人於我無傷信不信在朝於國有損且有日伺臣之門而求過者矣嗟乎身居虎吻日懼張牙暫據鵲巢原非安土身於何屬名於何有惟仰恃聖明遠照萬里矚及幽遐聽邊臣之展布耳已更念微臣規為運量乍祛積習忽樹新條拂眾願之徂安或羣情之謬謔須申重天語可無替於初終將責

通事彙錄

卷之九

五十六 壬戌

成於久暫文臣武帥恪遵功令揭日月而行之矣奉聖旨覽奏具見卿駕馭夷人料理邊務軍政一新朕甚嘉悅卿還安心殫力督帥文武將吏竭忠報國同建大功不必他慮

工科郭興治題目今防守機宜撫勦可否與夫兵餉之措處皆急在眉睫大費商量總之今日大事不出安攘兩着之中當此危急存亡之秋干戈倥偬之際即禮樂潤色性命微言切以為不對時症無裨短長而况於憑恃意見恣逞習臆一人立標眾人吠聲也耶又豈其不記廣寧初陷時耶送妻子者夜遁宵奔

論學

謀差假者朝乞夕請。真若河朔一片地。世界轉盼即見陸沉。而豈料其有今日耶。幸有今日是祖宗社稷之有靈而留此綢繆之一日也。所當何如。警醒何如。愛惜者顧仍偷千金之寸陰。快一夫之恩怨耶。吾聞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今比肩事主。何異兄弟下民之侮極矣。闕墻尚不可忘耶。吾恐盜賊夷狄不識時局。不畏要人。覆墻投河。自取滅亡。徒令後世咄嗟曰。中原搶攘。諸人不得不任其咎。則千秋萬世之臭有不可泐除矣。伏祈 皇上 勅諭諸臣。自今以後。各從公家起念。各從職掌着手。仰想 君父之焦勞。俯思生靈之塗炭。止何以分憂。朝廷下何以有辭。天下勿蹈尚口之窮。自取噬臍之悔。庶議論省成。功多而天下事可漸為矣。奉

三朝遼事實錄

卷之九

五五

壬戌

聖旨這本說的是以後大小臣工都着洗心任事。共濟時艱。不必紛囂爭論。

經畧在關沿邊烽燧不絕。通宵刀斗相聞。邊臣勞苦。收拾破壞封疆。九邊無調遣之煩。內地無招募之苦。田畝省加編之稅。中外稍得寧息。休養元元。于瘡痍未起之時。乃廷臣不脩實政。但脩恩怨。輒圖簇擁權黨。收功掀翻世局。轉眼便忘廣寧潰敗。

避死逃生。光景所謂奴急併逃。奴緩併緩。豈虛語哉。

王在晉題巡行近邊。臣職在守邊衙門之卷案。無查左右之典故。未習百事。師心從頭做起。月來稍稍有緒。向聞有奸細在關。故為陳師進取之狀。潛露糾虜合擊之形。因間用間離其腹心。嚴督東師渡海協助。奴如聞報。將必自疑自駭。無敢生心。弟念一片石等處最衝最險。不一親往。則取信于耳聞。未取証于目擊。揣摩尚隔玄虛。而調度不由實見。兵不可若是其嘗。也。臣欲盡窺邊而關上。人心未固。不可遠離。

三朝遼事實錄

卷之九

五五

壬戌

乃從近關各隘。往關焉。按山海佳城。至角山關卡。三里角山。至三道關。南三里。三道關至石門路。交界十七里。其自角山而上。皆山城也。山城北折為橫嶺。嶺高而趾落。環堵中虛。寶馬上能盡見之。謹嚴陳設。仍樹疑兵。以示有備。過此山徑轉深。越數里而一片石之橋。城如長虹。跨空鐵關。石洞橫亘於白沙黃土之間。隱然在目矣。其形口闊而喉窄。遇雨則山水建。甕直下。泉飛百道。頃刻成渠。以橋為關。下有九門。通水關不甚高。流沙衝急。則橋虞中圻。一片石之稱險者。以此。然兩山彭時。設有烽臺。賊至銃砲能遠擊而



副將吳自勉挑濠築土於傍頗能布置初戴極擅招遼兵三千三百有奇居此極爲樞督二臣所殛而遼兵不能散臣甚懷猜今問自勉謂遼兵皆挈家而居願死守又有五寨土司莫大功田應封兵一千近經調發彼亦惕自勉之嚴潛消其跋扈臣召把目問之亦安於是土共計將四十八員兵丁五千六百三十四名馬八百二十八匹兵足守矣臣又欲調兵一枝駐此爲奇兵賊如扣關一片石伏兵從腰衝出或截其後或擊其歸賊必顧忌而不敢前至於片石雖險然路徑迤透賊須瞻前顧後進此爲天穿我得用奇

遼事實錄

卷之九

五十七 壬戌

殺賊賊豈舍坦平之次路而由車不並軌騎不成行之險道哉過片石二里而爲廟山堡又八里爲黃土嶺開登關南望正對鐵場堡堡係新葺今居民盡徙已城墟矣此處宜設兵以備外援弟荒堡孤懸居人應危徐布方略乃堪持久黃土嶺外地界開敞往歲虜數犯關此爲要衝不後于片石然當關踞嶺高而可憑不似片石環橋低而易踰耳守備路元寧領官九員軍丁八百九十一名馬一百七十三匹今又分莫大功等土兵之半守之守備往來片石以聽調度蓋片石距嶺匪遙烽火相連不移時而可至也黃土

營結于山下不過三家之市邊城之稱營堡者皆斯類耳越黃土營過坑兒谷三十里而爲大毛山山落于嶺後出董家口六里而爲城子谷大毛山提調李魁春領千把總六員軍丁六百五名出谷爲水門寺十五里而至長谷駐操營延綏入衛兵二千六百四十八名寓焉入衛兵向居山海至萬曆二十一年始移駐操營彼地甚僻應照舊調居山海而量撥土兵以待之軍之不煩再計者北折爲平頂峪兩壁中開積水潺湲匯成夫壑冰澗時介然成路然高山墜嶺關關周匝關外林木業葦兼之亂石參差胡馬頻難

遼事實錄

卷之九

五十八 壬戌

歷塊路雖衝而非憂兵之地也平坦至板場谷越十三里而義院孤城落山窪間右爲水關關四門又右爲撫夷廳廳倚墻墻上有樓墻之外有坐門夷人見臣至拜于樓下以羊酒犒之凡得夷情即來報本關擺設空營火砲最稱奇捷馬至伏發聲震山谷火遠林臯臣在山海所埋伏皆穴地伏軍候賊至而發火賊騎如飛馬過而不及發者有之伏軍于地窰先爲賊覺者有之火發烟起賊即奔馳行過數十步而聲烈臣以爲非精技也惟義院關火砲不用火燃藥線馬觸機次即噴發賊不覺避臣即喚砲手到關

如式製造賊聞之必不敢馳逞以行不測之地矣駐義院官二十一員軍兵二千六百一十二名馬八十八匹兵力已強不必增設距院三里許爲挈子谷又三十五里至石門寨營都司梁柱朝領官七員兵丁二千十九名馬五百六十三匹石門落于平坡無甚險阨去義院大毛山黃土嶺皆適中之地結營以備應援桑麻遍野太平時爲樂土避難之遼人錯趾焉旋至山海僅四十里臣即回關所過之處烽臺相望俱先年戚繼光所脩葺或因舊臺而築新臺或棄舊邊而設新邊沿邊烽臺星羅燧列間有傾欹者臣即

邊事實錄

卷之九

五九 壬戌

檄所司脩之飭舊整新儘堪防禦不必更張以滋煩費再查山海關原備西虜非備東夷東夷向有三韓隔絕風馬牛不相及也萬曆十一三十四等年虜衆犯遼直抵關下又十九三十六等年虜衆大舉驚潰薊鎮故本關居民知有西虜不知所謂建酋也西虜向稱爲巨敵今巨敵化而爲我之藩籬牆外四望皆草木菁葱沃野千里

成祖文皇帝靖難以兀良哈從征有功遂以大寧地與之大寧旣徙關東橫入虜地寧前不絕如綫虜騎出沒道路多梗跡臣所履南海口至橫嶺邊長八千五

百七十六丈一片石黃土嶺義院石門交界邊長一萬三千三百十二丈何處不可入犯何處不當固守虜如不靖即添兵一二萬添餉四五百萬東西支應疲于奔命亦無抹于空疎乃知無形之險固于人心而先事之防周于人事雖有智者不能舍款之一笑以爲目前彌縫補救之計因款虜而忘備不可因款虜而脩備則化無備爲有備矣備西虜以守關不可使西虜之不攻關則化有患爲無患矣今石門義院口外之虜皆與我設帳前屯之虜守籬之犬未必能嚙賊然賊至而聞犬吠之聲亦黑夜窺人墻壁

邊事實錄

卷之九

六〇 壬戌

者所望而走也東夷可犯之處只有一片石黃土嶺遼而西則漸入虜地而馳羊腸九折之坂矣惟是虜性何常見利則嗜虜嗜金而奴括遼民之黃金以餌之其見於毛文龍之揭報者與臣之前疏合也彼以精鏐我以粗段布匹彼以實賄我以空言說合豈惟愚虜抑亦自愚邇據哨探周守廉左輔報稍哨至塔山地方有拱兔營王達子說稱奴酋用財帛哄及青都令要做親聞說在八月間謀犯抵關等因隨接督臣王象乾書云西虜款事成與不成 宗社封疆之安危係焉得報小及青抽扣兒諸酋爲逆奴所誘欲

與媾婚又誘長漢都令殺漢等相率以從不覺駭愕失措是日獨石報罕李羅勢病故山海之守其議創于罕李羅勢而徠暈大以身先之今徠暈大死罕李羅勢又死罕酋之族丹舍台吉者聞助兵踴躍而前稱忠順今又死此時着落撫夷遊擊張定朱梅託煖太多奈滾吉務令招誘反青抽扣數酋入我繚縱勿被逆奴誘去斯為萬全之策速行寧前道與各弁亟圖之又貽臣書速議委官買賞夷段匹督臣深憂反青抽扣與奴酋合臣亦慮之書未至而臣已着朱梅差人往說矣都令為反青之子其父遺好人先為奴

遷事實錄

卷之七

五

酋所拘繫虜中極重好人挾之以不得不從拍扣者虜中之最黠虎墩炒花五路拱吉皆與為仇兵強悍喜鬪與反青部落居錦義之間我今西結朵顏宣大東欲結虎酋而反青抽扣從中隔畫既不得潛師以襲廣寧又不得駐兵以保寧遠好兒趁與慙有不共之仇激之使鬪不可謂非奴中之撥置也一使仇以絆其所忌一用賄以結其所親俾設帳守關之虜音塵不及於西平櫻城死守之賊遠顧無虞於山海虎酋欲來而有以尼其行反青抽扣欲款而先以吞其餌我之款虜人或以為疎而弛備而奴之構虜則見

其巧而多謀臣等于慙非不知王世忠之關親然不患無通虜之人而患無款虜之物虜最難合亦最難調此急而彼緩陽附而陰離彼來而與之款則不拒不拒有易厭之情形我往而強之來則多索多求有難填之豁壑藉以空言要結張定朱梅即喙長三尺靡濟于事此蘇張不能收功而孔方多能見效者若徒期事之克濟而不惜重費以招之無論經費無出功成而吏議隨焉世局紛囂無中生有誰容邊臣之展其籌也惟是虎酋舊賞萬不可缺而此費毫無措辦俟其率虜前來當關要挾然後請於朝而與

遷事實錄

卷之九

六

之往來至速亦須浹月一月之供應不啻幾萬金而關民素畏西虜虜至必驚驚必竄而我思歸之士習走之兵見影聞風足脛先動豈必奴賊至而後能為山海患哉此真係邊塞之安危而廟廊之上所當亟為計慮者蓋寧可賞備而虜不來不可虜來而賞不備臣是以條述虜情而先期以請命焉惟明主蚤見而亟圖之封疆有厚幸矣  
巡撫李瑾會題關上鎮守止當統領關兵管轄山石二路兼理寧前前屯八里莊一帶永平鎮守即當駐札永平專練兵馬分管燕河建昌二路應當關者得

專力于一面而後勁亦克濟乎前茅其三屯鎮守仍舊駐劄三屯專管中西二協以爲永平接應則布置不踈而統轄亦明矣

薊鎮三協有十二路。東協山海石門。燕河建昌中協。太平喜峰松棚馬蘭西協。牆子曹家古北石塘。諸路中又有各關各隘口。向來三協共一總兵駐三屯營。以便東西應援。今議割山石燕建屬山海總兵江應詔。臨軒授劔。予之。勅矣。乃三屯與遵化又各設一總兵。六十里之間。有二鎮守焉。且所居中協而遙制西協于二百里之外。三鎮既分

遼事實錄

卷之九

六三 上成

設矣。而孫祖壽又推薊鎮總兵兼永平山海等處所領。勅書仍照舊稿。三協將安所適從耶。樞輔入部立意紛更。而其憚憚買買。大率類此。此事不得不題比。經督撫會疏。一入深銜。暴白其短。稱疾求罷不允。遂請行邊。諸事紊亂。到底諱疾忌醫。邊事安得不壞耶。

孫承宗疏云。方今天下第一大事。惟兵而兵家第一大事。只在中樞。必不可朝更夕改。暫借于未聞軍旅之人。亦不可叙齒。揆資強加于徒具形骸之

真若職承宗書。性伎倆何敢決籌。即項分轄一事

行錄

果職言之非也。則如此小事。尚致鶻突。而其才可。知抑職言之或是也。則如此淺事。尚致紛囂。而其望可知。才望既有未堪。而况疾病纏連。肌骨盡銷。真病真衰。即心志欲揚。而氣力爲抑。伏乞急。勅吏部從公會推務。在得人。以授司馬之托。職之衰病。憐而放歸。以全帷蓋之私。可勝激切之至。兵科朱童蒙等題。竊謂遼事以來。兵部尚書凡三四易。既而。皇上加意東顧。自爲。宗社生民計。眷注孫承宗。以閣臣兼行部事。從在廷諸臣之請也。今接閣臣孫承宗揭帖。奉

遼事實錄

卷之九

六四 上成

聖旨近關防守宜及時料理。經畧官用心修備。已有次第。卿欲親詣關門。稍度商議。其見爲國忠猷。朕甚嘉悅。鹿善繼。宋獻准。隨卿行。其犒賞會同經畧官酌給。印着張經世。暫署卿還。作速還朝。欽此。職等讀未及終。不勝私憂矣。夫以政本而溷以戎務。以綸扉而抑以樞座。祇恐不得久寄軍旅。還歸黃閣。所以前陳居恭。出將入相之。諛職坦直。糾之。正欲久任。此老成重臣。彈壓內外。運籌緩急也。今日之行居恭之言。驗矣。臣等參詳原揭。倘亦有厭勞就逸之思乎。初晉推經畧辭。朝首揆葉公面語曰。我從來未

到邊不識韃虜公抵關事定我來一看晉答之曰  
閣下行邊振 朝廷之靈爽此邊疆之幸也然言  
之未必果行葉公偶以此語同事孫公愕然曰門  
生見掌兵部須某往詰朝而揭已上矣葉公不能  
挽悔之無及一言而起無盡之紛紜後葉公罷相  
歸而晤晉于吳門具道所以追悔而未嘗諱言也  
錦衣陳居恭為樞輔之里戚預測其深衷所以有  
入相出將之疏是時樞輔非次拜相人言藉甚須  
借掌部行邊以厭時望一聞葉公語即發不留行  
恐首輔之先着鞭耳

遼事實錄

卷之九

李元 壬戌

遼事實錄卷之九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穉藹父較閱

壬戌七月王在晉題聲援朝鮮云毛文龍托身于朝鮮  
而朝鮮力弱不能接濟矧堂堂中國無專靠朝鮮之  
體我如不盡力救援則文龍必難自立於朝鮮而朝  
鮮不納款于奴亦必轉折于奴是我弃一文龍而又  
弃一朝鮮也朝鮮于山海有首尾之形而於登萊有  
唇齒之勢萬一朝鮮不能存奴無所顧忌于東必狂  
逞以肆力于西以水師擊登津而以鐵騎攻山海彼  
兩路進攻我三面受敵奴之入犯必瞻前而顧後而

遼事實錄

卷之十

壬戌

我之應敵輒顧此而遺彼臣又聞其造船而人或謂  
其怯水彼各島之人豈皆乘馬者如其果怯水也則  
以我之長攻彼之短焉知奴之懼舟不如我之懼馬  
耶福建官兵共三千一百五十員各福船六十五隻  
陸續到津舡隻具備兵精船足兵依于船萬無舍舟  
登陸之理亦萬無枉折入齊救援東兗之理津門且  
厭兵矣又萬無留守天津之理 明旨招揭自應恪  
遵 成命刻期渡海仍令津撫勒限開船不容少逗  
違者以軍法徑處其米豆布疋決非三萬金可以充  
數若待淮揚水兵到津再行續發恐淮兵無到津之

日即到而秋風已厲不能乘船破浪坐需以失機會其誤事匪小此事爲朝廷之事萬一置文龍于枯肆則必招虜馬于巖關天下無無價之米豆亦無無價之布疋以三萬銀而買三萬之布疋又買三十萬之米豆此真爲紙上之布粟而江東之兵可裁雲以作衣。飡風以充腹否恐十五萬金之請戶部必不可裁亦不必舍已到之閩船而待未到之淮船也有旨作速看議

尚書張鶴鳴奏奸細奉

聖旨毛文龍因拿佟養真佟卜年遂投陶朗先處監

逸事實錄

卷之十一

二 壬戌

軍讒害毛文龍拿到劉一嶽杜茂等刑部官縱容通同改口不認前招着三法司上緊問明擬罪正法劉一嶽等身邊奸細在各處甚多邊上見有劉得功等銀衣衛便差的當官旗密訪拿來送法司從公嚴訊正罪刑部等官徇私賣法悞國欺君通不上緊問理着因將話來○刑部尚書王紀乞恩認罪革職爲民王在晉題守寧前云關外地方先經督臣王象乾委叅將周于才守中前所而于才病故遂委叅將周守廉遊擊左輔領兵哨守向綠前屯一帶城垣未葺房屋多燬官軍日劄于城往來哨探夜則伏草間歇宿

使賊不知將官所在彼時西虜紛紜不獨畏奴之掩襲亦畏虜之作反也。邇來虜部受款路徑已通哨馬時過寧遠奔馳不已。臣遂檄關外監軍道袁崇煥移駐中前所料理前屯以監周守廉左輔之軍然出關之兵需馬而馬甚稀需器而器甚少需銃砲而銃砲且盡需盛甲而盛甲全無急而辦之不得徐而俟之不河且寧前立城荆棘蒙茸瓦礫徧地空堦惟存鳥跡破屋但有寒灰欲重新整理費財費力何可勝言當全遠味陷尚設一副總五叅遊連營結寨兵馬如林剗被殘寇後整頓重新設兵二萬八千人斷斷不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三 壬戌

能少者關外之軍履險陷危每名月給銀二兩向來已有成例馬步相兼臣與總兵江應詔議調關外須用買馬二萬匹計六年所費糧料銀兩不啻一百四十餘萬而甲仗銃砲之需不載焉爲朝廷復此二百里之疆土計費不貲必先議餉而後議兵先議兵而後議守此收復寧前之大概也或曰曷不分在關之兵又議增兵乎關上兵雖幾及六萬有襍役有公差有馱夫有車夫有局匠有薪水食兵之餉而實非兵也水兵守水山兵守山哨兵巡哨以三十六里之邊城設守兵設游兵設援兵設銃砲火藥之兵設傳

烽瞭哨之兵。臣猶以爲少也。繇前屯而寧遠則去關漸遠。去廣寧漸近。兵必用壯馬。必用多糗。可抵敵。增兵易而增餉難。此事在廟廊。從來計畫。非臣之所敢擅矣。

王在晉題救遠民疏。臣惟山海一關。習逃之卒。心如不旋之舟。狂逞之兵。氣似不羈之馬。惰窳之法。令玩愒之人。情懵懵如不醒之夢。而臣一一挽圖。整頓無規。矩而求方圓。即未竟其成。亦稍引其緒。獨是處遠人一節。迄今未有成畫。隨衆蚩蚩。日夜圖維。終無善處之法。臣有不能自諱者。慨空言無以市恩。而苛法

遼事實錄

卷之十

四 壬戌

難于調衆也。蓋遼地甚腴。遼人甚富。故其生齒甚繁。至今地穴有發。不盡之糧。爲西夷所搬運。故不能耐貧耐勞。受寒受餒。今一朝而諸苦集矣。失巢之燕。繞梁無食之鳥。攫肉。臣慮其必生變也。乃請賑于朝。發金各郡於安插之中。寓分散之意。此臣處遼人之法也。欽奉聖旨。遼民屢有旨賑。卹這所請銀兩。准給發。但須嚴行查覈。務沾實惠。不得破冒。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卽刊示曉諭。令其就賑。無何將銀十萬。交付太僕寺卿董應舉。屯田仍會臣通融。行夫安插。賑卹原非二事。屯田所以安插也。微獨廷臣言之。

臣亦條議及之。但屯田必築舍製器。買犢播穀。分土而稼穡。計畝而收穫。此爲終歲之計。而遠人不能爲終日之計。百里而外。婦女老稚。卽不能行。欲其挈挈而往。挈挈而耕。恐田穀未成。而種田之人先填溝壑矣。且各處疾遼人如仇。驅之惟恐不遠。今見無銀賑濟。遂叢聚于關。自永平以至山海。不啻二三十萬。衛官向臣索俸。師生向臣索廩。飢民向臣索食。曰有賑金十萬在也。而臣無以應之。則詞窮。日來西路一通。遼民之在虜營者。奔歸無算。西虜送還華人。例給賞。我非以得遼人爲幸。而虜得以送還人爲功。歸一人

遼事實錄

卷之十

五 壬戌

增一夾襍。奸人之慮無髮可辨。其爲回鄉人口。乃貴英。狹暈大等營。不削遼人之髮。歸而混于華人。奸良無以別矣。凡遼人歸。臣一一細審。通解遠方。置之近。則喜發之遠。則懟。若姑置之關門。則地無所容。而禍且不測。間有老幼不能行路。匍匐歸來。而遠斃之則有所不忍。遠之不可。近之不可。而臣之術窮。關門兵馬雲集。遼人又構廬。葺舍。填塞其間。或賣好造酒。以聊生。或打草砍柴。以度命。莽之西夷。互市糧米。頗多。故遼人樂居于關。而遠方不能安。遼人益動其赴關之念。從之者如歸市也。日來蠅聚蟻集。驅之不去。昔

贊畫何棟如有遠人三日不徙盡行殺僇之令幾至激變乃化爲繞指樹旂立幟以招遠兵而遼兵之在各營者遂深根固蒂而不可拔臣不得已乃有另立遠兵營之說遠人之難處如此邇緣胡越一家音聞得達或父母在虜營而呼子弟以取贖或妻子在遠地而思挈衆以同奔衣食難周旣萌偷生之想故鄉入夢輒懷臣虜之思旣防外來之虜謀又防內逸之奸民招之不可絕之不可而臣之術又窮蓋天下惟恩威二字而今則恩無可結威無可施爲政惟寬猛兩端而至於寬則養奸猛則生變臣之所以待遠人

遼事實錄

卷之十

六 壬戌

者真窮于法矣彼東省之民有室家廬墓有父母妻子然一夫作難萬姓如狂矧此無食無衣之衆思歸思叛之民不蚤計而預圖之有不釀成異患者哉然其所最難處者則又在于十三站大山等處之民矣據通判吳士科審錦州人劉登科供稱十三站大路南十三山有軍民數千在山奴酋攻尅數次未下大小凌河各屯庄削髮難民數千不肯順虜又錦州生員趙啓祿等寄稟于回鄉人內云義州戚家堡錦州城南雙堡十官兒屯等處共有遠民數萬又據十三山大山遊虜民人陳天成等寄稟云大山等處還有

三山  
難民

男婦老幼二萬間山一帶還有許多人民求救又據

哨探把總王守志等帶回遠民千總宋景陽遠人聶友功到臣審供李永芳于五月間到廣寧帶佟有貞攻大山山坡下殺五六百人山頂飛石打下賊不能上婦女見我哨丁而哭乃奴騎遙望卽往廣寧飛報矣右屯添一將乃鹽夫頭劉三兒河東之賊調過河西河西之民趕過河東走回人說聞關上練兵嚴謹未敢來今大山有七百人黑夜潛偷下山至海邊渡上覺華島嬰孩都害死問其何以害死曰恐兒啼賊來追趕也臣聞而惡之遠人之入理滅矣又問其何

遼事實錄

卷之十

七 壬戌

以往救曰山高不能卽下須得官兵拒虜方可箴應夫以四十里之山四圍接引非得數萬人不可關門防守未定大兵何可輕發山上之民其爲釜中之魚矣究而言之山頭之百姓本朝之赤子也赤子顛連我不得不救又遼左之義士也義士效死我不得不救日來屢揭請救其勢急其聲哀我不得不救不化而爲鬼卽化而爲賊矣不驅之以入奴卽驅之以入虜矣此數萬人者卽將來叩關之勁敵也不以義收之而以忍弃之恐從此益失遠人之心而益堅其從賊之願然其收之也可復令其入關乎二百八計



萬人且無容身之地而又安所置數萬人于衽席也無地可容其患一在關遠人窘而乏食可令嗷嗷枵腹之民方以類聚乎無食可養其患二關門正憂奸細今率衆來歸奸宄混雜其患三虎狼倦怠而我以兵先之挑之使來激之使闖其患四臣念全遼陷沒而山頭尚有効死之民初欲存有虞之一旅布德以兆其謀借田橫之五百聲義以聞于衆以爲奴之外懼而今不可存矣遼民之不可存也身無甲冑坐無鞍馬不可爲兵左手挈妻右手挈子不能遠遯立而視其死爲不仁彼不忘漢而我忘之爲不義然岌岌

遼事實錄

卷之十

八 壬戌

爲關外之民而不顧及關內之民以速禍爲不智無已則惟有使之潛遁我以兵船接濟安頓于覺華島徐收而置之或散之遠方或使居于前屯中前所銖場堡之間修城郭以使之居割田畝以使之耕挑精銳以使之守既不速禍于關內又可畜衆于關外此爲萬分難處之中商一可行之策然飢民一入空城無粟以充其腹飢而死與守山頭而死其死均也則臣前疏所請允發賑銀十萬兩須全付於臣以活在關之衆併續至之遼民其太僕寺卿董應舉屯田賑恤銀兩另行議處乃爲並行不悖伏祈 聖慈憫

此子遺以續元元之命嚴勅各處巡撫凡有遼人流寓一一安插不許有司驅逐仍照原題發穀賑濟死者葬理病者醫藥凡無髮遼人查係臣衙門遞發者勿以奸細擒治遠者不來則近者不聚而岌岌之危關可免蕭牆之隱禍矣奉

聖旨賑恤遼民係屢旨申飭各該撫按官設法安插毋致失所其應留應發錢糧該部作速議奏

王在晉題查得正月間遼兵潰入一應器仗俱拋棄關外間有折竿薪以炊馬肉者兵皆徒手而入臣查點各兵或手持鎗棍多係自買皆鉛刀不堪一割者

遼事實錄

卷之十

九 壬戌

也臣令主事沈蔡南北分局通宵打造五金之屬鎗銖愛惜向計日支餉者今按工給銀俾無曠冒且清查掛名食糧不知工作局匠一千六百餘名發做泥工又在臣所汰日兵九千六百名之外關上食糧人數真無一之不清而祭之精心料理則臣遠遜之無柰工力勤而物料不繼造作寡而取數太盈以數萬人之待用必非關門所能處給也臣猶望更番調援之兵必手持利器而各路兵有赤手而來若將取足于關者是增一兵且增一兵之累不授之以器惟有開口食糧而已不予以甲惟有見賊躲避而已去

年支用 帑金委官收買焰硝鉄鋼布疋弓箭等件  
多者領銀數千少者領銀數百從臣到任並無一件  
解到豈惟銀不可問併其人而無之其在河西者且  
併冊籍而無之矣終日飛檄嚴查索之何有然則臣  
所刪汰之多官非徒爲冒餉而來皆爲騙銀而來者  
也不惟騙銀而且悞事欲食棍徒之肉其可得乎邊  
疆大事豈一處所能辦不得不取給于四方亦豈一  
人所能辦不得不取足于庫廠察先任工部管廠今  
其所開陳者皆工部所能措處者也發之少則無以  
備當關之用發之遲又無以應燃眉之急各匠袖手  
遠事實錄

卷之十

十一 王成

以待臣不得不仰面而求 皇上之立發伏祈 嚴  
勅工部查給刻期解發關門以備秋防急用邊疆幸  
甚

王在晉題 臣因巖關墻低土薄舊邊止三丈二三尺  
今加高至四丈土幫止八九尺今填濶至二丈二三  
尺墻則磚灰堅砌土則夯杵併加雖南北二部尚有  
一千八百丈未修而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城外  
鑿濠濠外掘品字溝溝中下暗竅溝外間一擺空營  
衆工畢舉竊意計期可成又于八里舖築新邊已完  
土墻二百餘丈臣不時往返身先調度勤者賞勞惰

者加罰終日兢兢如臨大敵其在舊城也有九仞垂  
成之勢其在新城也當一簣初覆之時孰意雨師爲  
便連宵累日滂沱傾注自十七晚至二十二日而城  
內外水溢成渠矣山海一城原落于角山懽喜嶺下  
山之窪處水之聚處也山水一發衝壞水門建瓴直  
下數萬軍兵亦三十萬遼民蓆舍遠廬隨風逐雨防  
兵無一笠之遮身流民無寸瓦之蔽壘城垣傾頽土  
幫是處剝削關土燒窯而窯破矣范泥爲磚而磚壞  
矣傷城爲樓而樓倒矣鑿地爲濠而濠有衝塞者矣  
構巢爲窩舖而舖無存立者矣築土爲新邊而新邊

卷之十

十一 王成

有剝蝕者矣遼人三四日無米可食無竈可炊無薪  
可爨臣乃買胡餅給之得一二可幸須臾之不死嗟  
乎天何使遠人至此極也臣見城墻傾倒於大雨  
中立命諸將推戰車上城堵塞決口卽以葦蓆苦蓋  
車上使軍兵宿守城不浸者三版沉竈而民無叛意  
隱亦危矣幸二十三日天光開霽鳩工集料先葺頽  
城而濬濠造舖以次漸及一歲之班軍不啻兼兩歲  
之工作此東省所以聞風而却步而願留本地以殺  
賊也顧不得班軍何處覓匠何日竣工此係 皇家  
社稷豈但關經畧之功名同心體 國者必念

及于斯矣。臣聞中前所頽敝至極，即于二十五日策馬渡澗，至彼查閱破壁蕪苔、陰房鬼火，真神人之俱慘信焦爛之堪傷。將立于污泥糞土之中，兵宿于灌莽殘灰之內。臣與道鎮班荆而坐，同几而食，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奚啻新亭之洒淚耶？然則寧前一帶非數十年不能遽回元氣，非百萬金不能粗整規模。即使河西再復，亦知防守之難矣。亂離之後，荆棘叢生，而兵燹之餘，水患踵至，精神力量不得不急其所急，而緩其所緩。關以外烽埃頽廢者，臣一一葺之，以有限之物力，欲舉無限之工程，天人交併繁累。

遺事實錄

卷之十

十一 壬戌

轉增惟難上之加難，苦中之更苦。萬一奸細漏聲，戎心益啓，舟已罅漏而索衣，御戶未繆綢而思桑土。當田禾喜雨之日，而來軍民苦雨之憂，轉喜為懼，而天心之感，召引愆負，咎不知其所自矣。奉

聖旨大雨為災，城垣摧剝，卿還用心料理，修整毋致踈虞，應發錢糧該部作速議處。

山東巡撫趙彥疏云：臣見湖廣道吳之仁請留廣兵三千，福建兵三千名鎮守濟寧，張秋以防漕運憂深慮遠，深所敬服。再請暫留班軍以靖妖氛。

閩廣兵及班軍皆為遠而徵調者，經畧留之以靖

東妖矧。東省為經臣所節制，兵不足又留江淮兵八千協平遠賊，何叙功之不及耶？

王在晉題昔日之遼陽，專心于禦東虜，兵馬足則禦之之具備矣。昔年之廣寧，專心于款西虜，錢糧足則款之之費備矣。禦不兼款，款不兼禦，邊臣猶可支也。今則東西合併，夷虜交訐，山海一區，真千瘡百孔之地。而經臣之左右皆難，非昔之經撫可同年而語明矣。虎酋之來，款臣不願其來，來則虞其向我多索也。亦不願其不來，不來則虞其與奴相合也。今虎酋駸駸有先至之聲矣，酋為虜王其來也，諸部落從之一

遺事實錄

卷之十

十一 壬戌

部數千諸部合而聚于關門之外，無論山海戒嚴，薊永一帶寧無震動。關內有無數之遼民，終日思父母，思妻子，思鄉井，欲亡命奔踰以合東西。二虜臣既圖捍虜于關外，又圖捍流民于關內，既畢力于前門之拒虎，又分心于後門之進狼，此何時而廟堂之上尚忽忽悠悠不發一錢不決一策，怡堂與之安而志邊塞之苦，臣等將安所控籲哉。往時河西各堡居民懼虜各設迎風祭旗犒賞，今寧前一帶餘燼煨殘，白骨暴露，既無牛酒之迎，必長魚然之氣。而關門多駐一日，則有一日之飲食，我民未得充腸，彼虜何能果

腹人飢馬渴勢虞犯捨關外毫無可掠寧不計及于  
關內耶。臣前任浙杭凡撫夷段疋必隔年定織買賞  
物官有經年不得歸者彼蟒紗蟒段非賞夷誰敢多  
織去歲安知有山海關講賞之事今委二同知就近  
招買何方可辦臣再三問撫夷官謂虜酋就講全爲  
蟒金衣着等件必不肯折然則三十萬金之賞尚可  
乞恩于 皇上而三千餘疋之蟒段臣安能邀泉室  
之鮫人。組輕綃疋立就哉。臣愁多思亂鬱火上炎手  
臂瘋麻背頂臃腫恐不能爲 陛下了邊事日下秋  
風轉勁當驕胡馳騁之秋而宿雨摧墻異感泪浪舊

遼事實錄

卷之十

十四 壬戌

城東塌西倒長邊此缺彼傾戍卒爲魚關門成沼流  
民極哀號之苦。愁雲結慘淡之容。天意如斯未可測  
度。臣憂極不知所措矣。先是督臣王象乾會稿有撫  
賞金錢難辦一疏部覆下九卿科道各衙門會議會  
議者議插漢哈喇慎諸大酋並勦奴酋之費也議插  
漢兵一萬守廣寧哈喇慎兵一萬守寧前之費也先  
是臣與督臣密商有用虜復廣寧卽用虜守廣寧之  
議是以前疏及之今奴酋未必能卽勦廣寧未必能  
卽復傳聞插漢哈喇慎等在八月間起兵其果來也  
我之儲精儲賞不可不備備不可不議議不可不早

乃若虎酋之賞所從來矣。當三韓全盛之日。尚欲結  
其懽心。今值兩河剝落之時。何可拂其來意。彼欲求  
新而未許。我國減舊而不能。事之無待于議。刻期用  
之。刻期需之者。至于撫賞段疋無計逼索併 勅部  
從長酌處查往。歲賞夷段絹有無存剩可充急用。俾  
臣等得藉手以完款事。庶虜騎不久逗于關門可解  
嚴以圖修築矣。奉 旨卽看議來說

王在晉題辦三說臣奉命而守山海辭 朝之日

皇上臨軒 賜勅授劍邊疆之事惟臣主之山海安

則 社稷安山海危則 社稷危誰人與臣分責任

遼事實錄

卷之十

十五 壬戌

誰人與臣共功過用臣則當行臣之言用其人而不  
用其言猶弗用也不用其言至僨事而加之罪。臣弗  
受也。臣抵關以來軍律不墮將士用命軍民業已相  
信華夷幸爾救寧所望 中外同心有呼即應詎意  
機關巧構柴柵橫生意有所援引則眼前或忌其成  
心有所擠排則背後樂形其短褒中帶貶。聲嚮在不  
寒不煖之間筆底藏鋒。語意在半吐半吞之際。訛言  
採于塗說道聽雜于流傳。彼海內之神奸流棍畢集  
關門其來也立圖貴顯謂副叅游聞一條陳可持券  
索也。立圖富厚謂每月八十餘金一收用可探囊取

也孰知臣嚴查進斥望門投止遂謂將應選而不選其可用而不用忠勤任事者反來譏訕懦怯無能者輒被游揚顛倒是非混淆黑白不用者疑選用者相妨汰革者與存留者為敵且營窟為護身之符媚竈工獻諂之術明挑暗聳遠交近攻兼之關門弊役多置囹圄而漏網奸徒潛竄都市奴中之奸細無地不窺而叛賊之捐金何術不售既無顯過之可摘遂為蔓語以相加情我之心謂關門為不必守誘我之人謂廣寧為即可圖理外之談臣漠然不動不意此語流入長安臣閱邸報乃知都中有三說一曰城不

遠事實錄

卷之十

十六 王成

須築也以地利不如人和也。攷之皇初遠古之世標枝野鹿之民尚以師兵為營衛都邑為徙倚彼弃甲曳兵之後驚魂墮膽之餘臣有何術而能頓使人心為保障乎。角山巍而且偪。滄海蕩而無津。長邊易環高嶺合抱。此非守地。臣不敢自悞亦不敢悞。陛下之封疆。此皇上之當裁斷者。一曰虜不必款也。以夷狄之無親也。款則虜為我用。不款則虜為奴用。為我用則我借虜以制奴。為奴用則奴借虜以攻我。薊邊諸虜我無厚賞設帳守關我無厚費至于虎愁諸部厚賞矣而賞非從今日始賞于無事之時。格于

有事之日是明驅之使與奴合也是明激之使與我敵也。萬一虜王合數萬眾而來將荷戈與之鬪乎。抑長揖使之退乎。臣不敢自誤亦不敢誤。陛下之封疆此皇上之當裁斷者。二曰錢糧不可多發也。恐効前事之乾沒也。夫一人之偷為竊眾人之盜為劫。自收自放。夷清無以自明。眾目眾証。蹠貪亦有所畏。若批發自經督轉行自司道給領在府廳支用在管工撫賞之武弁此有一支案。彼有一卷宗。雖有百萬直清到底。臣自拜表東行之日止將圖書數卷。疏稿數帙。歸而遺子。以存手澤。身已浮漚視之矣。臣未

遠事實錄

卷之十

十七 王成

到關七十日而費餉銀七十餘萬兩。臣既到關四五。月僅費餉銀二十五萬七千兩。儉於用餉必不奢於用。帑帑不發發不豐。而修築撫賞兩事俱廢。臣無以自存。亦無以存陛下之封疆。此皇上之裁斷者。三。天下之事易言。而惟封疆之事不易言。言者即為任者之分担。識未定而言。聽未確而言。反為任者之藉口。此時用不得虛無之議論。講不得尋常之道學。抄不得襲套之文章。着不得揣摩之意見。碎之奕然全局之輸贏。在此一着。乃執當局者之手。而任從旁之點撥。云有差錯當局者寧不反唇而相對相訕。

乎此三種異議。幸有科臣林宗載爲臣剖晰。更請速發金錢濟急。深感同舟之誼。臣可無言。顧臣當局者也。局未成而有害成之心。害及于臣者小。而害遺于國者大。微言以中之者。臣不得不深言以明之。至于兵不成。將不成。將從遠左發難以來。向有是言。今朝廷已命將矣。此中偏裨各獻其長。不至二卵弃于城之選矣。標兵馬兵每月六操。每日輪流打射銃砲之聲。聞于數里。川浙兵每月九操。凡遇初二十六日。通將各標下及部兵合營大操。至于水兵并城守軍兵。亦以三六九日操演兵器。風順仍演戰船。總鎮各

通事實錄

卷之十

十六 壬戌

道不拘日期。同各該將領親行教閱。務令人器相習。拳棒槍杵。刀劍鞭棍。藤牌篋筭。一一訓習。從前委靡之習。漸次振刷。臣朝乾夕惕。未明披衣。日出而視事。日晏而退食。人知之。人見之。其爲午後開門者。台臣必有所指。俾聞言而知惕。提醒夢覺之關可耳。人生而勤惰各分。清濁互異。或此然而彼不然。或昔然而今不然。或事理固然。而時勢不然。此一時也。安危係于一綫。利害淆于兩可。是非判于多岐。以臣爲可任。則任之以臣爲不可任。則去之。任則同于負棘。去則墜于放生。萬一擬議分門。推敲迭出。則蚊聚而成響。

羽積而沉舟。讒憎之言售于當道。則決裂之禍及于疆圉。臣不能一心以防賊。又一心以防訪。仰祈聖明立賜乾斷。如謂城不必築。虜不必撫。卽用不築城者以守關。不撫虜者以禦賊。至于錢糧不發。明明斷送危疆。奔潰流離之禍。卽在目前。雖有百經畧。無濟于事。此一言而關天下之安危者。勿以祖宗血戰之封域。輕于一擲也。奉聖旨封疆重任。倚藉惟卿。無根流言。深爲可恨。內外緝事衙門。多方密訪。凡有造言生事者。送法司重究。卿宜安心料理邊務。不必介懷。

通事實錄

卷之十

十九 壬戌

御史帥衆疏云。自河西失陷。寇逼山海。諸臣之借箸者。幾無遺策矣。乃今榆關以西。無不厚之防。無不修之險。榆關以外。增城以爲蔽。假款以爲藩。天險人險。亦旣櫛比。而不踈矣。是守法之不可無。而非其所以守也。蓋善守者。必以戰非以驅之戰也。謂以料敵之心。料守而守乃固也。臣按關上諸隘。獨一片石一路。無抵關之阨塞。謂宜重兵宿將。預屯此路。奴從此入。可挫其大舉之狂鋒。若趨關可爲關門之犄角。所謂攻我之堅而瑕者。亦堅矣。

御史吳性題稱。今皇上勞心焦思。東顧而憂者。非

奴酋乎封疆壞矣止餘一綫巖關矣將不成將兵不成兵如一局殘棋着着俱錯雖有國手救正寔不易也是故袖手傍觀不免視肥任瘠抵掌談議何難畫地指天而經樞一身肩此大擔如當局布子一着差則全局俱輸一着穩則全局俱勝此其關係又何如也唯下手難故當局類多躊躇惟關係大雖賢豪未免退遜若夫擇而用之信而任之則在皇上矣臣伏見經畧王在晉當廣寧既陷之後人人畏奴如虎逃者逃矣辭者辭矣獨在晉以身當之到關半年手口拮据竭盡心力即成敗利鈍未可逆觀而任勞任

通事實錄

卷之十

壬戌

怨有臣如此亦已難矣近見在晉屢疏似有憂讒畏譏之意嗟乎左書右息管氏所歎三至投杼曾母亦疑灰任事之心掣當局之肘此亦古今之通患也彼議者豈不曰吾為封疆借箸耳而人各有見象各爭鳴築舍紛紛此於封疆何利焉臣愚竊以為既委之以甚難則不當責之以太易夫哆口議天下事易實心任天下事難伏乞皇上念軍國重務急在得人諭輔臣孫承宗專理樞務經臣王在晉專理關務不得諉于賢勞搖于衆議各求卸擔致悞封疆則山海可守而奴賊可圖也

候補給事中郭興言題臣見經臣王在晉疏請究逃將達奇勛等而縮頸偷生者正法矣參同知張問達等而尅餉自肥者痛懲矣澄汰冗員省無益之虛費稽覈軍丁絕冒濫之夙蠹允文允武有嚴有翌三軍易慮行伍改觀此後備禦諸務不難次第舉行庶幾無負我皇上特簡之至意哉但此時賊勢既以漸而逼防禦當以漸而備山海一帶修戰修守誠事勢之不容已者想經臣料理自有方畧不待臣之啣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一

壬戌

御史周宗建題臣伏見河西陷沒以來京師震駭舉國張皇若凜凜有不能及夕之慮至于經畧一推有同赴奔撫臣解經邦固雅有物望者且謂此天下古今第一重任而一疏再疏疾呼求免豈不謂榆關一線宗社所倚惴惴焉有不能自必其勝任者哉乃近者經督兩臣同心協濟關門形勢稍有端緒中朝之人驚喘少定正須迴首追思長見此艱危在目而兩月以來似已稍有易心側聞人言且有輕談守關之易而逆料奴之必不來者果如此易不知會推集議之日何以相顧而却步而衆人推轂之會何以反憾為相傾又不知廣寧游騎何以往來未退三分

河浮橋何以不日告成前此開缺之後數月而入遼陽遠陽之後數月而入廣寧當時諸臣豈不亦謂奴終戀巢未必深入而卒然一舉逃潰不支然則今日之策奴者亦遼陽廣寧之已事也所謂本危而安徂之者此是也。至於奴賊設謀甚險布着甚巧近見經臣疏稱奴且數遣人與互青都令議婚。又數遣人與抽扣諸酋議和。諸酋且明言姑且從之而願効守哨如狹暈大罕孛羅世金台吉者。復又相繼物故。是虜款既未可固而奴計終不可測卒之犬羊同類勢必相投虜。且陽爲好言以愚我。陰受奴利以賣我。即不

遼事實錄

卷之十

三三 壬戌

然而中收兩家之賂以弄我而我乃日在虎狼交噬之中將暗入其牢籠而不自覺。而論者乃曰奴虜勢必不容必無引賊自禍之理是必予虜以劉備孫權之智而不逆虜以虞公齊王建之愚必保虜以日逐呼韓之親附而不料虜以吐蕃突厥之反覆其果智且忠也我能恃以自固其或愚且謫也我又何所恃以自堅所謂本深而淺忽之此是也。而臣尤有異于內應之緩者日經臣王在晉之請班軍助工也議請修築障塞也既不敢爲大聲之呼。又不敢如科臣幾百萬之議。但一據實以陳而班軍則撤之東省矣

經費則限之二十萬矣。且有謂邊境之築爲多事者矣。夫以九廟神京最危最喫緊之地而繫輕較重反不若捕盜賊者之緊嚴問所給發。反出道遙召募坐糜三十餘萬者之下。其何以服邊臣之心而副危疆之望哉。臣嘗查遼陽之役不至年餘而至數百萬廣寧之役不及十月而餉亦至數百萬其時經撫尚時時有罄竭之告。而人不怪之。今者賊患日逼修備日嚴幾幾以天子守邊以重臣守戶而廟堂之上所以應之者反不如遼陽廣寧之什一焉。臣所謂本急而緩視之者此是也。臣竊以此有感于今天下

遼事實錄

卷之一

三三 壬戌

事之難爲也。游談無根者大言可以誑金錢而節約者或反疑爲冒費。虛憍恐喝者危言可以聳君父而鎮定者。或反見爲平常。招搖樹交者朋言可以脅朝廷。而孤子者。或反忽爲易與。以今經臣在關夙與宵寐無事不親。聞與道將相商。往往漏下二三鼓而後別。近又聞其循行山海一疏指畫關隘。跋履甚周。此亦其髯枯血盡之時矣。脫使當事者猶然視爲泛常。不思急爲呼應。將使老成之實事。反不若欺罔之空言。盡瘁之勞人。反不如推避之巧智。邊臣一身不足惜。其如皇上之國事何哉。伏乞皇上灼然遠



覽 亟勅班軍仍盡赴山海修築即云二東妖賊滋蔓料此輩自徒決不至如東奴西虜之毒縱云剪滅貴早亦無取此荷鋪持版之徒此之當決無煩再言至于所請帑金仍乞 皇上酌其所請更賜多發聞經臣每事節縮如近日汰官四百汰兵盈萬早已省却 朝廷幾十萬之內帑即使其所請者盡數予之亦似一半出其節省當軸大臣又何不以此直言告皇上顧猶僅僅以三十萬示耶至于款虜之費既難驟減又難太奢現經廷臣集議自有定則斷不宜持太平之話專主譏駁而虜情叵測通事難憑往歲助

遼事實錄

卷之十

二西 壬戌

兵之故輟難信恐所云進兵給餉之說未可遂持為實數也臣自己未入京初經三路之敗人猶志存痛忿迄今兩年敗警似已相習如慣漸已成志臣恐從此再壞而天下大事去矣故臣敢畧述邊臣之急迫邇會推之難為泄泄者下一鍼焉若夫立今日之規模收天下之大勢為 國家久遠之畫者則臣又有另疏陳之惟 皇上立賜垂擇見之施行

兵科林宗載疏云臣讀經臣王在晉循山海一疏要歸為築城款虜二事而 請或者曰無形之險在于人心遠瀋廣寧夫豈無城而見敵先逃有城反為奴

據築城似為不必然之計矣顧地利誠不如人和而并咎地利也假使遼瀋廣寧舊無堅城虜騎充斥不待今日矣孟子云與民守之効死勿去亦必先以鑿池築城則經臣之議築城勢不可緩者也或者曰夷狄無親款不足恃夫款誠不足恃然當其急時諸葛亮亦云東結孫權北拒曹操秦欲取楚先結于齊恐齊之議其後今日藉款虜以備奴是亦東結北拒親齊取楚之機也不然虜不為我用必為奴用或單力以犯我或併力以圖我不待智者而後知之則經臣之議款虜又勢不容緩者也顧處不容緩之勢而莫

遼事實錄

卷之十

二五 壬戌

必夫捐金之朝請多發工料無資能空言而役胥靡乎。餌虜無物能甘言而糜屬國乎。不能也。或曰又曰朝廷捐千萬金錢徒為盜臣白騙今山海之 請恐為若續故不妨慎重耳不思已前之騙金者有穴可藏有家可入有航海之漂沒可以藉口若經臣則守山海計入為出何處可以埋沒且山海存則身存山海亡則身亡果獲從所 請而不以築城不以款虜是悞山海而并以自悞也。經臣不若是之愚也。且臣觀其議築城也丈尺若干夫役若干灰炭磚石若干遂項開載種種有緒其議款虜也不過因仍舊例非

有溢于例外則非溢糜金錢於無用可知臣以爲築城之金即未給其全亦當速給其半欸虜之金即全給之令彼處預蓄以待其來庶可有備無患今皇土勅該部并看來說則業允其請矣但有發必速毋爲遲留以失事機有發必濟毋施沾勺以墮成筭今日有餉金則發餉金不足則以帑金繼之此外別無長策過此亦難後時臣故曰亟從經臣之請以固危關者此是也。

王在晉題自六月中旬陰雨連綿山海城垣坍塌臣已奏報此閣臣孫承宗所目擊者七月初三日臣

選事實錄

卷之十

王戊

隨閣臣至一片石黃土嶺時則烟籠山谷雲滿巖阿海氣濛濛接天沆瀣歸而越日大雨如注至十一日始晴關城原係洪武年間卜築其來久矣即逐年繕修亦隨方挖補今城加高而下虛土加築而基圯一遇宿雨浸淫灌漬沙土不耐淋漓濕灰未經粘合銃臺傾墜雉堞欹邪南北邊城且相望焉夫邊牆畫水連山如宛虹之掛空而醉蜺之飲海迨霖雨滿盈魚龍跳躍不知孰爲雲而孰爲山孰爲天而孰爲海灘瀨有翻騰之巨浪城市起汎濫之洄瀾頽墻敗屋之聲終朝震撼而滴露翻瓢之勢徹夜滂沱人事之勤

渠累日成之而不足天心之未順一朝墮之而有餘十萬軍丁夫匠身無寸蓆而闔城官民商賈灶有寒灰公舍強半傾摧圍牆靡不坍塌至于繁陰密結淥漉瀾漫或以爲沙場戰死之鬼悲鳴鼙鼓或以爲陰邪閉轄之極黯黯天關此亦人事之未修難云氣運之偶值臣側身恐懼益惶惶于屋漏之中而併胝圖維轉亟亟于雨餘之後輓戰車以當城堵恐盜賊之憑陵計尋丈以鳩匠工詎版築之敢後當關煩苦真爲火上添油而戍卒之艱遼人之阨即木石因而實涕矣今日之恤兵林民捐金助築臣連章累牘叩額

選事實錄

卷之十

王戊

重閭日來平陸成渠邸報斷絕傾耳俞音遠同萬里惟望天心見憐旋奏旋發以解倒懸之急幸甚王在晉題撫賞云頃接邸報兵部爲會議事奉旨西虜旣爲我用賞賜不給何以固結其心這撫賞事宜既會議明白着于額內緊急錢糧先發應用餘俟續發便行與經督官用心料理毋誤事機欽此欽遵西虜之當撫賞聖明已見之審矣先發緊急錢糧應用餘俟續發皇上已不惜其繁費矣臣宜付之忘言然而有不得不言者不暢言其情事其寃必謂邊臣之愚而孟浪也必謂邊臣之費而寡益也撫夷

不如養士欵賞不如內備督臣與臣亦具有心知其靈惺一竅豈遽出諸臣下不知言撫言賞必不可忘戰守也。即言戰言守亦必不可無撫賞也。蓋奴強虜衆強與衆合則危奴遠虜近遠與近合則危。奴在兩河虜在九邊兩河與九邊同時爲寇則危。當廣寧之既陷也寧遠以東爲東虜寧遠以西爲西虜中道隔絕即欲得奴中一信不可得即欲出關門一步不可得于時罕孛羅勢耽耽謀犯今化謀犯爲輪心可乎不可乎。打刺明暗王燒餅等酋明明作賊今化作賊而甘受罰可乎不可乎。諸虜講賞不得便思搶關今

違事實錄

卷之十

壬戌

化搶關而爲設帳可乎不可乎。西虜之設帳守關也大敵至臣不能保其不奔。然虜中之消息奴地之情形非坐門之夷人不能偵探各關各隘皆有坐門夷人坐門夷人皆有賞守關者坐門之遺意也。月給布米者坐門賞之遺意也。借守門爲偵探借偵探爲羈縻若竟恃夷人爲防守而遂弛我之武備邊臣豈若斯之孟浪哉。當紛紛攘攘之際索舊添新爭多嫌少兩月驚然知非通官所能決臣等盛陳兵衛以懾其心又明曉利害以折其辨信義既申恩威並洽於是關刃設誓事竟成矣。又虞通官之尅滅下情之煽惑

臣等復親臨給賞馳馬關弓之桀驁轉爲望關叩頭之恭謹彼所謂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以秦皇之鞭撻帶甲四十萬不敢窺河西以漢祖之威靈擁衆三十萬困於平城七日不食者今合薊邊宣鎮之虜同詞效順不露爪張牙而俛首搖尾昔爲我仇今爲我守此秦漢以來所僅見之事。中外聞之以爲不知費多少錢糧要結夷虜臣行撫夷同知李增計算自二月十二日起至六月終止陸續賞過各酋喫食段疋等項僅費銀一萬四千六百六十六兩有奇耳。臣不敢濫費朝廷之錢糧節約乃爾此不當山

違事實錄

卷之十

壬戌

海六萬兵三四日之費何事而辱盈廷之過計哉。至于歹青拱兔等所居在河西襟喉之地東向與奴通則直闖關門無煩後顧西向與我通則密邇寧前可作前茅黠奴下香餌以釣歹青歹青幾吞其餌臣不憂虎酋之不欵而憂歹青之中梗初因煖太以通歹青繼欲因歹青以通宰賽歹青通則宰賽拱兔抽扣青歹青紗花五路聞風而應而醉生夢死之慙來則賞之不來則聽之已耳。今歹青來矣願受欵矣虜情難測其操陰陽之術爲向背所不敢知然猶勝于操戎以相角也。虞不假道號終不可伐奴來而我兵

當其前夕青諸部乘其後奴能無懼乎。夕青等爲寧前受賞之虜。舊賞卷宗尚在。通官不得以意爲增減也。虜之受賞向給一印票。廣寧之卷宗雖失。而虜中之票或有存者。王牧民之單。即不可據。不有同知萬有孚可質乎。督臣與臣帳下之通官。匪一此不能瞞衆耳。掩衆口者。唯是廣寧寧前之賞。十倍于朵顏諸部之賞。臣等是以亟亟然請命于皇上耳。若夫哈喇慎自有受賞之地。而其來也。非臣等邀之而使來也。彼蓋爲討逆而來者也。非臣等藉之以爲援也。彼蓋慕義而思援者也。奴酋侵我疆土。以受恩之屬

遼事實錄

卷之十

三

壬戌

夷敢侮嫚。天朝狡焉狂逞。所謂人人得而誅之者。彼以討賊來。而我可謂賊之不必討乎。彼以好義來。而我可謂利之重于義乎。向有先至之聲。未必有果來之實。如其來也。經費雖詘。不得不獎賞鼓舞。以示勸于四裔。蓋聽其自來自止。王用三驅。邑人不誡而已。臣常熟審戰守之機。默察安危之勢。山海不穩。神京終屬可虞。廣寧不復。山海終屬不穩。今日之廣寧。非真不可取者。取之而思以守之。則臣無策矣。守土曰。民曰。兵曰。財曰。餉曰。器械曰。城垣。而今無一焉。四海之財已窮。萬民之力已竭。已窮而復窮之。既竭

而復竭之。窮之竭之。以復廣寧一片土。而此土不能長守。則天下事不可爲。遂不得已而思用虜。以夷攻夷。而我無所失。俟奴力疲而我乘而攻之。則廣寧可襲也。遼陽可圖也。即西夷得之。而猶勝于奴之得之也。此用虜之深心也。不然而款自爲款。守自爲守。此兩字原並行不悖。臣終日所抵掌而談者。戰守之事也。所淵默而籌者。皆借款以爲戰守之謀也。昔唐臣陸贄有言。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辭降禮。約好通和。陷之以利。以引其歡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必不信。且無大

遼事實錄

卷之十

三

壬戌

侵雖非禦侮之善經。蓋時勢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夫以唐之強視今日。何如。以今日夷虜之交。視土蕃何如。贄爲唐之名臣。而卑辭降禮。啗利結親之說。當時不斥其非。贄而處今之世也。臣不能爲贄解嘲矣。守邊部夷二萬之月餉三十六萬。爲且然而未必之詞。而舉朝多認爲實事。若費銀二三百萬。復得廣寧費銀數百萬。常守得廣寧而勿失。臣固甘心任之。聖明亦未必嚴訶拒之。而今其可冀乎。今日之事。守無常形。而款有實費。終日修備。而人或以爲未修。每事惜費。而人或以爲妄費。嗟嗟。此邊臣所以難於任

事也臣亦恃有皇上之英明獨操乾斷不惑于兩是之言為宗社生靈計長久而已

大學士孫承宗奏臣以六月二十六日入關城城有四面其中曰中部從南北生兩翼北接山為北部南際海為南部關外為羅城臣以是日從輿中閱中部彈丸地日聚十餘萬人珠貫繩聯直多于市人之言語然而酒帘食肆不減通都故餉不樂技本色經臣令本折兼支又申飭訓練法行矣而大將初來尚在調度若夫風雨泥淖無可駐足而日夜低回荷戈于頹簷之下若不蚤建營房則苦不可處寧待聞警而

走乎又次日閱北部則樓臺轟轟真快雄襟經臣指點城外為濠為品坑為空營等等有條而袁監軍崇煥輩統湖兵分堞而列其上其窩舖盡以兵用官料建之其執刀杵而軋軋作苦者班軍也經臣每言一磚一石盡出其手而班軍之為益甚大但東省之留無益而此中之題請來遲耳又次日閱南部循城曲折遂際于海登樓遠眺浩淼無涯正恐鉄騎衝關而白衣搖櫓從大海西下將一旅亦足為囂勿謂舍車騎龍舟楫為不善用短也至于津門之警大而為緩矣故上備覺華下備月坵未為迂計也岸有積倉在

四虛之地經臣令為內倉儲之矣次日閱羅城城如半月繞民廬為之而往來盧中者盡兵也時浙兵列營城下為試空營出不意真可殺賊總三部之大勢僅十餘里而極高深之險于南北各以膽智之將統節制之兵以為正而更借高深之險以為奇主以待客逸以待勞關城可守也是日遂閱八里舖之新城八里中崗阜纒纒無一不與城相窺而懽喜嶺為甚是宜有袍石遮虞而夷車載道辨髮擁輿曰守邊之西虜也南北可無十餘里土築可什之一蓋築成而益以重險頗可收懽喜諸嶺于城不為敵用且邊人

惴惴屯垣而得此城乃漸歸也臣時執偏見謂經臣議誠然獨是八里為兩城而舊城之坑壕空營當在三里外而新城之守卒法當四萬則四萬之退步跟將及之而一不戒將城下之備盡為我人設且北山南水既無為旁出而賊方擁此四萬于舊城之下開關延之不可閉關謝之不可將城上之備又為我人設而城中驚潰無問也經臣曰于山建山寨三以為退守計而三道關俱可入蓋法云置之死地而生經臣言邊兵之善悉也即殺不能止况大勢散誰復為殺者故為兩城以固其心而實置之死以勵其必死

連事實錄 卷之十 三十一 王戊

之氣臣遂無以應是日夕雨土濘不便版築徹築  
役以并力舊城後乃議帑金三十萬未能磚包且  
工費繁重未可時計姑先為土城建臺以不守守之  
功速費少而藉力亦重且無臣所妄意之虞衆殊欣  
然也又次日閱中前臣便服乘馬見西虜携胡雛膜  
拜馬頭諸講欵夷人相率獻羊酒獻馬臣與經臣亦  
稍稍慰犒之然而梟音何可懷也所過荒落井曰依  
然戶牖盡撤易廬舍為甍毳而穢氣腥風衝人數里  
之外即不敢為新亭之泣而城郭是人民非不能不  
嘆遠鶴也入中前尚有公署與諸臣登城四望蓋曰

遼事實錄 卷之十 三十四 壬戌

曾藏千人焉其祠廟有如新者而民廬俱可料理獨  
夾城兩崗下瞰城以內似非守地也臣等相顧潸然  
衆議姑於此練車兵袁崇煥即駐此張應吾以寧前  
道當出而移哨馬於前屯待中前實而移之前屯則  
哨馬可及於寧遠臣意欲會諸臣之議而以築八里  
者築寧遠之要害更以守八里之四萬當寧遠之衝  
與覺華島相犄角而寇窺城則島上之兵傷出三岔  
燒其浮橋而繞其後以橫擊之即無事亦且驅西虜  
於二百里外以漸遠於關城更以收二百里疆土於  
宇下諸臣謂孤軍在二百里外不能自存而工料不

能遠及張應吾曰大寇來未有能應者邢慎言謂議  
是先後緩急當辦蓋臣有先後緩急之說也臣又謂  
孤軍不足應敵誠然倘我不守而我以一兵據寧遠  
寧以一兵據覺華是將急之乎緩之乎是即可緩而  
十三站之義民且三四萬可緩乎臣初與督臣象乾  
計欲以五千兵據寧遠令義民望之以為歸而督臣  
更欲發西虜之勁者三千以為護使諸人西來而我  
稍東迎得西虜不為要劫而更得其護然後可歸歸  
而安插之寧遠覺華擇其強者為兵餘即屯牧不然  
亂賊既不得遽誅而忠義又不能援數萬之衆盡化

遼事實錄 卷之十 三十五 壬戌

為東西虜而益之勅敵矣此崇煥議而臣與督臣更  
議之衆亦謂然而邢慎言謂杏山不可上亦不可下  
不能猝來而經臣謂當從覺華入大凌河以舟接之  
歸是議也獨覺華島之千五百兵議在臣未至之先  
已從閭鳴泰之議以邢慎言覆議而袁崇煥守寧遠  
之議氣勃勃欲起蓋兩人深相結而欲互相犄角實  
互相生也永平道岳和聲主事沈際舉人孫元化議  
與兩人同而邢與張兩臣持之意覺多而邢欲量緩  
急張欲待兵力蓋前五人即守中前若不滿其意而  
後兩人即守中前似亦非其心總之經臣謂以守寧

遠之備修之中前而大將軍應詔曰兵馬齊總兵官自出寧待道臣爲蓋局中之見其于緩急先後自審而傍觀者持一着之奇以爲得或未窺全局之大此經臣所爲精詳也是日經鎮請臣點兵馬閱操臣謝不能餉司白貽清遺臣以餉兵數七萬而中有匠役等未盡兵也臣謂當各開之以清其數特令統兵官於臣出門時踏營於途一閱之其馬步分操各自成陣而練膽練心練氣藝尚未細及之大將初來即諸營未合或官多而兵少或官少而兵多經臣已盡付之鎮臣而鎮臣尚在料理故臣不欲閱操也臣謂鎮

遼事實錄

卷之十

三六 壬戌

臣修守備自當在關以內而提掇全鎮之精神當令無一人無一念不在關以外日爲教射打教奇正時領一大隊出乎北山南海之間熟其險易以爲他日出奇制勝之方而更望經臣旣以沉雄博大之才用其端謹精詳之慮更以虛活提掇道將之精神使其人人人在戰事事在進勿令局足於十六里之內而目不外窺趾不外及乃爲善守關也蓋不能戰決不能守而以戰失守不可以守忘戰不可也是日同經臣閱一片石又次日閱黃土嶺一片石深可十里其入中澗可六七里以漸而狹兩山夾其傍有敵臺可下

擊之即隘處爲九道水關未甚高峻而山腰高臺下臨峽岬蓋險地也獨黃土嶺之巔似平南望鉄場堡非遙蓋時有大舉入寇者今即西虜爲守亦足虞也然兩地有萬餘人而得一勇將可守是日別經臣而西晚與鹿主事善繼宋中書獻相會于途而議衆臣之議大約兵六萬似已稍調服亦有練者而未盡合法馬有八千當撤青之日曠亦殊壯而舊城之修已有次第可及秋防而完其新城之築中前之守覺華之議及東通毛弁北聯西虜種種皆守關遠計而造器甲造廬舍至標下之兵亦付之總鎮蓋經臣之在

遼事實錄

卷之十

三七 壬戌

朝也面色潤澤而今且蒼然欲老乃安坐千里者或責其不做專守得臣詣邊而盡悉作苦之狀也即諸道將分猷宣力亦自殫竭而臣更有議焉蓋邊人習于逃而久未操練不生其畏法之心不奪其畏賊之心經臣殺逃卒數人而亂兵定即鎮臣入殺悍卒一而衆心帖然斯亦賜劍之效也獨是逃不在兵而在道將哨馬回而道將相率而逃矣是在經臣精簡其人自非真可爲將而不逃者盡調之別用更乞勅令兵部盡選拳勇有膽智者以上贊大將軍之壯猷而下鼓三軍之意氣邊事尚何爲也總之西虜之

幕必不可近關門杏山之衆必不可遺西虜百萬之  
金或當爲遠大之圖中前之修守竟當作寧遠之計  
然而大將先有專守之一意則懦而近熟者以慎重  
蓋畏奴之心以老成示迎主之意久之精華果銳之  
氣盡銷于懦夫之口故不盡破庸人之論則主帥之  
聞聞見見不清不盡驅逃潰之人則幕府之是是非  
非不正臣非謂袁崇煥輩之慷慨而不疑其喜事也  
蓋再三駁其議以盡其任事之心而中前之議臣猶  
恐河東西之奉集西平也然其議可遠其氣可生臣  
欲經臣借此以提掇天下之精神即時未可便如其

遼事實錄

卷之十

三十八 壬戌

言而乘機邁會無得苟且幸奴酋之不來遂以爲安  
而又無聽懦夫之口謂激之怒而召之兵也以上諸  
事皆臣與同行二臣再四與在邊諸臣斟酌商確無  
敢強以意主之無敢強以意駁之蓋一事而各爲兩  
主者評駁之以盡其議乃從途中合兩臣爲疏而臣  
病矣語無次瑣屑以陳其遠人夷情及諸兵事另有  
別疏爲此除具奏外理合上聞

此樞輔行邊復 命之疏也疏其冗長不能悉載  
然語語爲經臣幹旋意甚周至且云經臣旣以沉  
雄博大之材用其端謹精詳之慮蓋與之矣後乃

惑于誑官誤 國者之言疏云經臣王在晉精勁  
有餘而沉雄博大之未能二疏如出兩手經臣之  
召歸以此耳迨後叙防一疏又云原任經畧王在  
晉心量確切綜畫精密當舉世縮足而抵關于奔  
潰之餘才甫欲行時未及展乃其確然必不可拔  
之氣自是名卿似當及時起用云云是其所不滿  
于經臣者特沉雄博大之未能耳沉雄所不敢居  
而樞輔任事竟壞于博大經臣正其對症之藥也  
疾不知醫樞輔將無自誤乎其稱舊淮撫李三才  
之挺拔可備經畧之用於閩鳴泰則稱其沉雄博

遼事實錄

卷之十

三十九 壬戌

大有之端謹精詳有之然而成色未滿八分夫未  
有成色不滿八分之人而可任封疆之重首先薦  
用者比至臺省交章論列而閩撫之成色畢露寧  
免于失言失人之悔耶

京城新兵焚掠奉

聖旨杜應魁新兵即刻勒限統領前赴山海李懷信  
有兵都調赴山海與杜應魁公同江應詔馬世龍置  
之要地同心訓練以堅三軍共圖科理以守疆土  
戶科羅尚忠題臣惟經畧自遼廣繼陷以後舉朝  
之任莫此爲艱令經臣果漫無膽略則寧弃一官前



此亦有能自量者而挺然自任絕無一語見避何為者則邇時經邊諸政未可以其詳慎當蕙縮也今經樞兩臣非有有主之衷甚大參商也然當此東奴西虜共肆噬虎之貪而懦將驕兵人懷風鶴之懼雖識見僉同呼吸關應猶恐無濟即稍見參商其何能堪而况我之意向一岐漸成水火之形人之揣摩日生終開左右之社經撫往事詎非殷鑒尚可不圖畫一乎臣願兩臣之猛省而早決之也如一將領也毛有倫以慎重蓋其畏敵之情徐永增又似以喜功鼓其勇敢之意則任將臣之見不一一道臣也邢慎言等

述事實錄

卷之十

四 壬戌

經臣信其才而用之樞臣短其才而疑之袁崇煥等樞臣為其慷慨而不疑其喜事經臣若為其喜事而併不許其慷慨則任道臣之見不一一款虜也經臣謂奴強虜眾不可無款樞臣則謂不能省兵何以虜為經臣謂奴遠虜近必募以守關門樞謂西虜之幕必不可近關門則用虜之見又不一一修築也一欲為兩城以固人心一欲釋新城之役以併增舊城似樞臣用易而經臣用難一欲沿關設備一謂上備覺華下備月坨未為迂計又似樞臣用難而經臣用易則修築之見又不一如樞臣實見得是非執一家私

議寧涉意氣如經臣實見得是雖君命有所不受庸為失和豈其苦于歧同事之見而恬于分同敗之罪怯于任舉朝之疑而勇于候聖明之託者曾是兩臣見不及此也然而猶有要焉樞臣前日之出關也果料邊防尚疎而出而救失耶抑揣關事就緒而出而觀成耶非居一焉則其出無謂矣臣故謂出關之初意樞臣宜還按之入關之情境經臣宜逆籌之也樞臣固遠識雄才允兼文武無忝者經臣亦精悉沉畧剔歷中外存聲者計將安出臣故願兩臣之猛省而早決之也要以浪冗消冒籌撫議款經臣之

述事實錄

卷之十

四 壬戌

慮甚悉練心治氣畫險用才樞臣之見尤長勿徇情面速圖畫一臣不無厚望焉爾為此仰于聖裁垂下部議覆行

大學士孫承宗為經畧遽難得人請身親督理關城兵務事內云經畧王在晉清辨嚴明公忠詳慎意在守關自是滿朝定論業蒙皇上召還矣然而代者實難其人今舉朝皇皇若天下之大無一人可應其求臣再四思維與其以天下之重付之不可知之人而並以身從何若以身任之即天下以為不可知而臣猶得以自竭其力臣願以本官赴山海督師既

可以用道將之長而棄其短。臣亦可以爲道將用而補其所不足。是臣所以忠。皇上而報。神皇帝光皇帝之生成也。

王在晉題。臣之爲遼人。封事屢上。筆枯而穎禿矣。皇上之軫恤遼人。明旨申重。詞繁而意篤矣。今問賑金何在。無有也。應留應發。錢糧未覆也。無錢糧何以安插遼人。不安插何以保其不爲亂。若徒以空文空令責之。撫按必如大禹時。雨金三日則可。非此則必請于朝矣。而朝廷之議賑貸亦非易言也。流民之在畿輔者。不啻百萬。每人一兩須銀一百萬。每人

遼事實錄

卷之一

望

壬戌

五錢須銀五十萬。若僅僅發銀千萬。則人得銀一錢。此一錢銀未足供尺布斗粟之用。今日飽而明日即飢矣。向緣各處驅逐無所容身。傍關皆結草而居。其聚于關門者甚衆。其不能工不能匠不能兵者何可勝紀。不能自食其力而欲寒授之衣。飢授之食。堯舜其猶病諸。今西夷縱歸。遼人趾錯于途。臣無日不隨到隨審。隨審隨發。有在虜十餘年而得歸者。有在虜三四年而得歸者。髡髮垂辮之民。郊坵充斥。華言夷服。身帶餘腥。若欲招募爲兵。則司農無餉之可繼。老弱者督令耕田。則關上無田之可耕。若散而之四方。

須人給路費轉睫。又望關而投止矣。蓋遠廬托處關上。能容而它方不能容。割草斫柴。關上易活而他方不能活。野糜塗豕。隨羣潤潤。非招之而使來。亦未驅之而使往。今西夷米盡粒食。頗艱。而天氣將寒。衣單可念。此真智盡能索。無可施其伎倆者。又十三山大

山頭目陳天成等。筆架山頭目宋景陽等各屯頭目李應魁等各持避難。遼民稟帖及賫奴酋偽勅。奴子及叛將諭帖告示。八張多方招降。衆不肯就。募地赴關求救。臣一面發水兵一千三百名。着遊擊金冠統領赴覺華島防守。發船接應。又參將祖天壽向居覺

遼事實錄

卷之一

望

壬戌

華島。臣已招之。率家眷進關安置。昌黎今據山海道。議仍委本官招集遼人爲兵。住居該島。俟天寒水結。奴騎可驅。兵船難泊。或暫移于寧前之間。蓋覺華島去寧遠城二十里。凍則履海如平地。非遠洋巨浸之可擬也。島無薪無水。不能容多人。且人多船少。難于接濟。臣又檄朱梅周守廉等。撥發哨兵暨勇健家丁。以夷人爲引路。護導前行。留駐前屯安頓。挑選精壯訓練爲兵。存留老弱。撥田使種。蓋遼人性命時刻難存。而如解倒懸。萬方無已。天子爲億兆生靈之主。仰體聖朝德意。自當救民于水火。倘能接引而來。

妄插關外則頽城破壁繕修以使之安居枵腹赤身顧恤以周其生養米無一粒先議輓輸房無一椽旋圖苫蓋發器藥以資捍禦議月餉以贍兵戎耕牛穀種在所必資鋪畚鋤犁靡不待給臣一人耳庫無養士之錢廩無贍飢之粟左右之肘俱掣內外之應皆難經略以調度兵戎為事關外之遼民無遼撫則臣當任之巡撫以撫安百姓為事關內之流民有薊撫則撫臣當任之按數分撥所屬地方發倉粟煮粥療飢擇有閒田曠土使之比屋連疇習于農業生員查數造冊寄庠肄業衛官有號紙來歷分明者題准分

送事實錄

卷之一

聖 壬戌

發北直山東各衛俸糧于該衛支給俟遼東恢復仍歸原衛其分發關內賑銀徑發巡撫衙門臣不敢預有司驅逐遼人不加軫恤任民顛連倒死道路者聽巡按御史不時糾劾其關外抽兵拊眾務期速發錢糧纔可着實做事此非一篇奏疏可了勾當亦非照常 票擬下部議覆可濟急用者至于關外調度臣已暫令遊擊魯之由領兵駐前屯相機料理邊情時刻變幻敢不從實報聞也奉 聖旨遼民屢旨賑貸何久尚無次第這所奏關內關外分救抽兵屯種等事條宜明悉依議與督撫同寺

各官上緊料理賑銀前後發帑通融湊用併前部議應發錢糧速與措處其關外避難多人發兵護引安插卿還作速調度無負義民望救之切

王在晉題更番調遣云自昔建酋蠢動守遼陽議兵十八萬守廣寧議兵二十三萬而合遼兵及四方調募之兵共三十一萬九千二百九十六名此臣總理三部時所查之兵數也臣居平浩歎以為竭海內之力必不能支而戶部之感額告窮工部之縮手罔措無一毫之虛假迭請 瓊林之積屢蒙 頒發之恩即 聖明屢念時艱不厭再三之責而 請者亦自

送事實錄

卷之十

聖 壬戌

覺其顏之厚矣臣深知經費之訕物力之殫是以受命當關不請一兵不請一帑合在關將士甘苦與同艱難與共從楚兵逃竄收回之後五月以來寂然無譁刑殺不廢而人見懷力役無休而眾不怨然五六萬之兵皆零星湊合或以一二百人而為一營或以五六十人而為一隊敗殘之後行伍不整奔潰之餘神氣靡揚或有盈而無甲或有弓而無箭或有刀而無靶或盛甲刀槍弓矢俱無手持一棍而依牆守堵者種種也關城開散而聚料甚難運煤不易外造而造不可得內取而取不可繼故今日有兵之名無

兵之具且川湖殘卒日日思歸漸漸清汰而邊兵之入關不遁者爲奉法之兵。奉法之兵日困于窮邊。經秋歷夏孰無懷歸之想。久無縱歸之期。是逃者爲得策。而留者爲失算。蔑法者鄉井偷安。奉法者終歲勤動。朝廷有不行之法。則天下無不逃之兵。先經督臣王象乾具題。兵部議覆通行宣大山陝各鎮備查。逃回各兵姑開一面之網。仍舊牧伍食糧養成氣力。督令更番入衛。每鎮潰兵分爲兩班。半赴山海防。援半留本鎮操練。歲一交代。勿令愆期。而見在西北各兵應聽班兵。至日發回業奉。旨欽遵。在卷惟是

遼事實錄

卷之十

四

壬戌

原題數目未定。得任意多少。以致臨期推諉。或託言邊警。而議留。或藉口餉缺。而求減。不知山海一關。爲九邊之命脉。須山海安。而後有九邊。有天下。諸臣不當以山海視山海。而以陵京根本視山海。不以山海之安危應經略。而以天下之安危應經略。蓋山海原未設兵。不以天下人守山海。孰爲捍禦。今欲爲久安永守之計。須嚴飭功令。更番之衆。如期畢至。一有差池。卽聽叅處。不以精銳應調。而以老弱充數。挑選發回。斷不濫收糜餉。領兵官於路賣放更換者。三十名以上。卽處斬。三十名以下。細打。在路脫逃查

人數多寡。分別照處。通查援遼兵馬。其從前調發者。無論矣。卽遼瀋沒後。宜鎮原調馬兵一萬五千。大同一萬五千。山西六千。今照原題。分爲兩班。半赴防。援半留操練。則三鎮應調馬兵一萬八千名。蓋宣大壤接往來。便易與他鎮不同。延綏原調馬兵一萬。而年來延鎮中虜量調四千。寧夏原調馬兵一千八百五十名。甘肅原調一千二百名。固原原調二千四百五十六名。調數原少。不得議減。當以是爲更番之額。合七鎮不過馬兵二萬七千五百六名。耳至于真保原調兵五千。二百八十三名。馬九百十九匹。前昌

遼事實錄

卷之十

四

壬戌

原調出關兵一萬一千四百八十六名。馬八千一百三十五匹。天津于廣寧失事後。調兵三千。此在臣所轄境內。無事則聽其更番。有事則長川戍守。蓋必有兵而後關可守。必有源源相繼往來不絕之兵。而後關可常守。所調之兵。必該將領標下家丁健卒。延寧甘固多選砲手。整隊整營。調發卽以原管將領統之。庶將識兵心。兵知將令。上下同情。緩急相倚。馬匹必擇騰壯。盛甲器械。必要精堅。不得零星抽取。臨行雇募更番之期。應照入衛班兵之例。一年一換。無論程途遠近。俱以到關之日爲期。見面交替。其在路隨行

兵器俱細載而前領兵官到關分派不詳手持寸刃馬兵無馬及無甲仗者本關不收發回另補其在路行糧鹽菜及到關糧料則有先行之例在而各兵毋容過計矣近准宣大督臣董漢儒大同撫臣高第咨議欲將班兵挑選立為防關營開日則操演及期則赴防照秋防入衛例不許妄討安家其盛甲器械馬匹或兩班充用或每班全去全回亦定為成例事體畫一便於遵守各鎮可通行而無異議則已得臣心之向矣再查科臣并同臬題稱守關軍士必須十萬科臣曾令密雲洞晰邊事最為折衷之論欲固守

通事實錄

卷之十

果

士茂

榆關非十萬人不可欲恢復廣寧非三十萬人不可乃部疏所稱杜應魁柯仲炯之兵不下萬餘者奉旨頻催並無起行消息若俟過秋防徒來食粟安用是兵為矣臣在行間細觀兵隊非西兵不可戰非浙兵不可守乃賈祥之兵畱之昌平通州雖云近京地面設防似屬少緩不如調發山海分守邊牆極為得用則又今日所當酌議者也

王在晉題臣聞之兵法云衝地合交毛文龍所處者衝地也而朝鮮在援而不援之間則其交難合死地疾戰文龍所處者又死地也我兵在應而不應之際

則其戰難疾故勢危則救之宜急黨孤則助之宜衆地遠則發之宜早今危而緩應之孤而寡助之遠而徐發之是欲弃文龍也弃文龍即以弃朝鮮也若朝鮮併入于奴而登津淮陽片帆直達不必守山海而有中虛直捷之途矣奴若習舟而山海一堵不能東連蓬島西接津門關臣所憂者山也嶺也而水併急焉謂奴必不棄長而就短有時短長之互用究且水陸之難支請以臣言為左券可矣淮兵抵萊者將匝歲所選五千兵未發也閩兵抵津者且三月所謂三千兵未渡也今日曰無餉明日曰無船再日曰無兵器餉安有足之時船安有備之日兵器安有悉辦之理此怯海者之常談也此懼奴者之故套也少俟秋風轉急則逕泊海邊曰非敢後也風也矯首而問青天則風伯當其辜而海若不能效其靈矣國家費如許金錢調集兵將而不能得一臂之用不有領兵官之可問乎朝廷試嚴飭功令限定時日如八月中旬兵不發九月不到朝鮮着登津撫鎮即取領兵官首級回報若出海之後躲避島中不與毛文龍合兵者將領一併處斬至于大兵渡海糧餉不給勞

通事實錄

卷之十

果

士茂

以險地計亦深腹衝能擊使徒押糧將兵藉口接

巡日望秋風過候海濱愆期裹足藏頭苟全性命  
國有依違之號令軍無震烈之紀綱風靡波流將何  
底止今登萊新撫蒞任正改觀易聽之時又天津運  
餉夙夜急公同心競濟舟師並發賊膽可寒我功可  
奏所請火藥鎗銃弓箭盛甲皮麻油鉄之類如登津  
有之卽量撥隨船帶去無則令工部買辦運至登津  
俟有便船陸續裝載兩路之師須與文龍會合併王  
紹勳管大藩俱聽登萊撫臣催督結縱連衡相爲犄  
角其劉國籍所練遠兵可發檄令渡海以合遼民  
俾奴酋見之有藩籬合擊之狀遐邇並進之形則諸  
島未降之民可成聯屬奴雖強有不自顧其巢穴者  
乎再查毛文龍所報戰功一勅下兵部一一紀錄俟  
後功成併從優叙則將士聞風思奮人人磨礪以思  
殺賊而狡寇之滅亡有日矣

遼東事實錄 卷之十 王皮

士單寒難挨冬月查得去年題發冬衣銀兩起解  
稍遲遼撫先給每軍皮襖一領舊經臣又另給馬軍  
六錢步軍五錢分爲差守與按臣各有犒賞彼時臣  
部先請發胖襖二萬又續發二萬又催辦綿花布  
襖匪一而足其軫恤各軍寒冷有例存焉再查山海  
路食糧軍士每名布三疋每疋折銀二錢五分花  
斤半折銀九分共該銀八錢四分每年八九月給賞  
又有例存焉臣與道將議既憐各兵冬月之無衣又  
念軍興經費之大詎今歲無撫按衙門之賞又無布  
衣服之費皮襖不必重給再查胖襖係各省額解佐  
領等官鑽謀管造內俱黃綿敗絮不能當風而去年  
起解亦多未至軍士視爲塗羹無裨實用窮邊寒色  
忽侵九月授衣勢難再追伏乞 勅下戶部即于新  
餉銀內動支給發則三軍挾纊庶免冰雪砭肌寒風  
墮指之苦矣

遼東事實錄 卷之十 王皮

王在晉題覺華島初議設兵卽以避難遼人充之謂  
其有米可食也孰意大雨決旬一而至再城市已變  
爲江河而島嶼有不翻成巨浸者乎於是堆積運  
送米悉付洪濤而島民之不隨波漂蕩亦倫

梁鼉背之間矣。島上已選壯丁八百無米可食。飛牘徵糧不能立應。而義州等處渡回避難遠人又一萬一千六百有奇。各民潛地下山與西虜相搏。互有殺傷。虜掠其騾馬頭畜正在格鬪而我兵領夷丁適至為之解紛。議各給犒賞還其騾馬而金冠等已艤舟相候。衆遂得渡。臣日夜操心約期並進而釜中之魚得活。然其在犬凌河以東者為積潦所隔不知幾萬。此也。遠民之不能盡西以此。奴兵之不能追躡亦以此。俟水涸再逃而山民必及于難矣。奴必率衆趕殺而禍恐中於寧前矣。救民於水火為德必竟其成而

通事實錄

卷之十

壬戌

無奈天之絕其路又絕其糧也。臣得覺華無米之報隨撥兵船載米三千五百石鹽十擔鍋三千口蘆蓆四千領一面裝至覺華島一面裝至前屯。又慮魯之由勢孤復令都司尤岱往助之。雨後查前屯城垣房舍存者什無其一。牆壁悉被雨傾闔城皆長豐草。關廂民房罄盡無餘。蓋野火燒之積雨摧之潰壞至此。今徙民為兵欲得房以居未也。一人日食米一升萬一千人日食米百十石關內為活地人可趁工營生關外為死地惟藉官糧官養人多何以給之欲得食以飽未也。海氣漸涼秋風颯颯界首無歸婦女哀哭

蓬蹀避難行不顧影欲得衣以煖未也。兵須給弓箭器械今弓人治弓函人治甲關上物料無一湊手欲得器以應敵未也。闔關傾頽城闈充塞非三里之鞏固無百雉之憑依欲得城以死守未也。虜兵一犯藜藿無可充腸鶉衣不能蔽體徒手以相格鬪步行以當蹂躪弱肉免于虎吻未也。臣又恐前屯一奔震動及于山海有活人之心而無活人之術。蓋未雨之先覺華有米另是一議。積雨之後覺華無米又是一議。旬月之間時勢變更若此。人其如天何。奴聞關上有兵七八十萬必鼓行而東志圖恢復故奴子四人李

通事實錄

卷之十

壬戌

永芳佟遊擊祝遊擊領兵到廣寧者甚夥思以眾敵眾孰知我所有者五萬慣走之兵而三十六里半類之城郭也。與言及此不知社稷何所倚藉而臣之一身藐乎其小矣。今前屯集眾既有成議仰祈勅部亟議招兵歲需糧草一面行督餉部臣添運本色器械盛甲馬匹一一備辦目前扶濟遠人分外定須發銀發餉字字切實無一虛浮若徒空言空應臣之責盡矣。將來債事豈獨微臣之罪哉。聖明必能原之矣。

王在晉題奪奸細云遼陽廣寧之陷悉由奸細潛伏

先時偵探情形屆期內外合應動如發機令人手不  
及措然奸細不托身于公門則踪跡易露消息不真  
故左右近侍有盜賊焉臣纔出京而卽有奸僧石化  
遠自認爲同土願投聽用一不察幾爲所中矣夏時  
疆爲撫院及差日在臣衙門前探聽欲串通吏書賈  
緣結納無可下手適有回鄉人報稱奴酋有四奸細  
入關臣大索之而時疆遂糾衆計人歎血謀竄奴中  
投李永芳報效幸而事敗被哨丁擒獲蓋亦有天意  
焉至正邦者爲舊經略聽用官被革假臣硃筆諭帖  
徧查豆協大砲奴之所畏在砲砲稀處所可攻瑕擊

遼寧實錄

卷之十

辛酉 壬戌

虛導奴入犯借曰意在誑騙則何事不可假而必查  
大砲也王應龍異常險棍屢犯作奸又逃不知何適  
頃從西虜送來問其到西營幾月曰僅十餘日則十  
日之前其在奴中可知彼謂人從奴酋來必不納從  
西虜來則納之許銀九十兩馬一匹托西虜爲引進  
之地而西虜且爲其所誑並無一物相酬變劫閃爍  
真不可測識倘其來不問其去不知則我之情實盡  
洩于奴而勾之使至爲意中之事矣至如傅友功爲  
孫得功家丁頭戴賊帽手托賊旗爲奴報信被小互  
青部夷所捉解來討賞則設帳夷人亦有寸功亦錄

蓋凡出關人口我不能譏察而行至中前前屯一帶  
夷人每能致之執以告我此用夷之明効也各案招  
情長冗臣刪具崖畧仰塵 聖覽乞 勅法司正法  
施行

王在晉題海外諸弁協助毛文龍屯兵聚衆經年旅  
泊渡天塹履寒水身無一縷而抗志以扼甌裘食無  
半菽而虛腹以揮戈槊 國家有無籍之師旅聿彰  
捷伐之威司農有不餉之兵戎無用征徭之累蓋以  
名義思討逆而以孤憤效勤 王者當予之以官以  
作其氣伏乞 勅部查議將宋鵬舉實授遊擊陳繼

遼寧實錄

卷之十

壬戌

盛張繼善實授守備仍給劄加銜治兵劉可紳實授  
都司僉書參畫軍務有功之日另行優叙則海外諸  
臣聞風鼓舞各以功能自樹可羽翼大將以成功矣  
王在晉題辨寧遠築城疏守覺華島之議始于道臣  
閻鳴泰之呈詳守寧前之議本于監軍袁崇煥之屢  
揭由中前以至前屯俟前屯整頓有緒以漸而進規  
圖寧遠閣臣未至之先臣疏已聞于 上矣閣臣欲  
以此提掇天下之精神而總結之曰卽時未可便如  
其言而乘機構會無得苟且幸奴之不來遂以爲安  
此閣臣運筆之妙用意之遠以虛用實以戰爲守之



深圖也。天下時而已矣。時可為而不為，則失之緩。時不可為而為之，則傷于驟。六月初間，光景較之閣臣到關之時異矣。異于大雨之類，垣壞壁也。閣臣離關之後，較之今時則又異矣。異于積雨之類，而復頽壞而復壞也。天氣將寒，而土木伊始。孟秋已過，而班軍不來，即舊邊無修完之日，而言新築乎哉。即咫尺覺防禦之難，而勤遠畧乎哉。各屯避亂之民，義不當坐視其死，援而使之來也，不得已也。然所以必置之前屯而未及于寧遠者，部疏所云去關門稍遠而去杏山稍近，兩言蔽之矣。去關門遠，則接濟艱，供給艱，應

遼事實錄 卷之十 五十七 壬戌

援艱去杏山稍近，則氣焰逼，災害逼，挑構逼，日日防寇，日日防闖，日日防勾引。我不去，彼必來。地無毛孰與食，手無器孰與敵。身無甲孰與蔽，居無完城孰與衛。此猶驅跛羊而傍虎穴也。若謂覺華島犄角島去城二十里，隔洋之兵，其登岸也須船，其開船也待風。城中緩急，弗能救也。水步當騎，弗能戰也。島駐兵止，可禦水中之寇，弗能遏陸路之兵也。部議以百萬金錢築寧遠之要害，臣請竟其說。凡邊外興工打草斫木，必先架梁。架梁者何？先領馬兵擺列，以防奄至之寇也。此在八里舖且然，而况于去關無百里之外乎。

寧遠架防，必須精壯馬兵三萬，做工一日，則擺設一日。虜至即闖，闖必勝，而後可保軍夫之命。再加做工軍夫萬人，則四萬矣。四萬人之食，何從致？三萬之馬，何從買？馬料何從辦？居舍何從構？今在關夫匠無處可募，以待班軍。班軍資緣規避，在路脫逃，以山海為絕地，而望望然去之。臣因此遂成嘔氣之疾，何況寧遠。此集夫之難也。築城必須版木，春槌斧杵繩索，舂錫梯架樹條紮把，取足於一掬之關，誠轉運於二百里之險路，無此車輛，無此馬牛，無此人力，此製具之難也。築城必先造磚燒灰，磚灰必先開窑，開窑必須

遼事實錄 卷之十 五十七 壬戌

打柴鑿石。打柴鑿石，必入叢林深谷，跣足犬戎之域，委身豺狼之鄉。地遠勢孤，力疲膽怯，此辦料之難也。一片莽蒼，虜之所弃。若整頓規模，必須死守萬一委而弃之，適為盜資。此正東西腰站之處，人馬安頓之區。糧草接濟之所。城池定要堅固，兵馬定要強壯。器甲務期犀利，錢糧務期充足，方能站立。竊慮塞外孤城，距前屯百三十里，聲勢既遙，誰為策應。此固守之難也。治家者必先急堂奧，而後及于藩籬。樹木者必先植本根，而後及于枝葉。就關門而論，兵力微，軍需缺，經費匱，人心搖，似堂奧未固，根本未植，臣不敢諫。

言以傾時聽謂山海之斷然可守也。今日不可有忘寧遠之心。而實未可有築寧遠之事。文武諸臣當勃勃以奮其氣于關外。而亟亟以固其精于關內。俟脚根立定。纔可縱步。亦可疾趨。是舉也。關天下之安危。而非一隅之安危也。閣臣與臣接祗而談。亦是疏中大意。要無異詞。所云罷敗局以提元神。頂門一鍼。深中今時之病痛。獨是敗局。釀于五年。而元神潰于一走。療痼疾而定驚。竟其須以漸乎。山陞水際。高深爲險。崗阜纍纍。與城相窺。此閣臣得于目擊者。萬一中國之長倒用。則巖關之勢瀕危。山海即不築新邊。

三朝遼事實錄

卷之十

五九 壬戌

而銃臺城堡必不可不建。短牆深塹必不可不設。畢臣之愚欲如閣臣所議。先築臺堡土墻于關外。一應急工及時修備。然秋色中分。計期無及。恐竣工爲明歲之事矣。中前所已經整頓。俟填實前屯。抽兵演練。撥田安插。踏定一步。再移一步。倘寧遠可築。相機布置。請百萬之金錢。築一方之要害。然揆時度力。恐興工爲一二年之事矣。臣必不敢輕擲。朝廷之疆土。亦必不敢浪費。朝廷之帑金。上體天子好生之德。以救遼人。下體閣臣振刷之意。以飭惰窳。庶于明旨爲不悖于邊務。爲兩全虛實。互用戰守。因而並

舉矣。除諸將之懦怯無用者。容臣漸汰其監軍道臣。張應吾。邢慎言。已經離任。聽調外。邊情重大。先將戰守方畧。備細奏聞。伏候勅旨。遵奉施行。樞輔寧遠築城之疏。已經部覆。准行。此疏不得。不發。疏發而議論益盛。枵鑿矣。

巡關御史梁之棟題。臣不肖。暫襄監軍之役。據聞山海危形。惘心駭目。所恃者。經臣慷慨當關。自能聯絡道將爲。皇上守此一塊土。乃一時將吏。心有圭。臂指不聯。言戰難言守。亦難守。關外難即守。關內亦難。方草疏陳。請適接邸報。見經臣奉旨回部矣。又

三朝遼事實錄

卷之十

五九 壬戌

接塘報。聞奴以八月入犯矣。夫閣臣身任天下之重。一更一置。山海之得失。神京之安危。係之當必有。勝其任而愉快者。然山海非蓬廬。用人非傳舍。與其用而後議。如借病以試醫。何如議而後用。先按醫以療病。倘一不當。無論臨敵。易將兵家所忌。金甌已缺。再堪掌上玩弄。耶。擇經畧宜慎。願閣臣之身肩之也。試看從來推用經畧。大家向背。各隨恩怨。或欲用其長。而堅護其短。或先擬其敗。而且觀其成。用人向背之時。即分後來左右之袒。使任事者瞻前顧後。氣亦約結而不伸。破恩怨。破臆見。任經畧宜斷。願閣臣之

參決之也。推舉一定，稍寬文墨，無掣其肘，需以歲月。徐觀其成。夫靖康數易宣撫制使，先後舛逆。李綱謂其必亂，試看奴酋用兵以來，其任用之人，聞時有更換，否用經畧宜專，願閣臣之力主之也。

昔之經畧繇于在廷之公舉，今之經畧繇于閣臣之私擬。昔因推經畧而始擇其可用之人，今則先有其人而後易經畧。廣寧陷後，薦李三才為本兵，今日之推經畧，樞輔意在閻鳴泰、東林，意屬李三才，故以少叅為正推，而南大司農為陪推。此向來未有之規制也。東林因不點李三才，必欲樞輔

遺事實錄

卷之十

六十一 壬戌

自為經而樞輔亦雅欲居功，故會推經畧而奉旨，僅加陞巡撫，亦向來未有之奇事也。巡關御史已窺其意，故欲閣臣之慎擇經畧，必勝其任而愉快，乃以國家大事封疆重臣，玩弄于掌上，樞輔不能善其始，且併遼撫不能善其終，與靖康數易制使先後一轍，關臣之言於是乎驗矣。

吏部等衙門會推經畧奉

聖旨閻鳴泰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海等處地方

會推者經畧也，而所陞乃巡撫，彼時巡撫久裁不

請復而即推，不會推而即點，有是體乎？只憑一人意見紊亂，朝政其在邊關可知矣。

原任吏部尚書周嘉謨疏稱：左次端門之說，臣亦不能記憶，但臣每宣言于朝，曰：經撫不和，是非無兩立之理。國是一明，朝廷便可處分，且每云：熊廷弼多得一尚書一蟒玉，也要送還。朝廷纔可還家。張鶴鳴所聞，或即此語。至于朝天宮習儀，臣委向鶴鳴問曰：聞遼撫欲渡三岔河取海州，若取了海州，第一二着當如何策應？鶴鳴未有以對也。但忿色曰：熊經畧怕死，若是我出去決不怕死。臣曰：死須有益于

遺事實錄

卷之十

六十二 壬戌

國家徒死何為貴部？若肯去換熊經畧進來，暫署印也好。鶴鳴曰：他如何署得定？是王侍郎署印，蓋指今經畧王在晉也是時。諸大僚皆在獨刑部侍郎鄒元標厲聲曰：把國家事看做兒戲，如今如何戰得？遂拂然而別。是鶴鳴所深恨于臣者在此耳。

王在晉奏：臣年望六風，沾狗馬之恙，日漸增劇，幾欲

控訴陳請，念我皇上臨軒專命，恩禮異數，巖關一綫上繫九鼎，此何等責任，何等事權，而敢言病乎秋防戒嚴，天驕凌兢，奴衆有秣馬右屯之報，且虎墩八大部赴關講賞，而宣大之虜聲言助兵統衆

臨邊明肆要挾多柰滾吉打喇明暗等酋又率諸部索討新賞夷稟集如叢蝟通官急於走雨督臣王象乾又以西協告傲毛滿窺邊不得臨關調度而撫賞金繒雖蒙 頒給杳無音信關上二道臣先引咎回籍凡目前委任之將以被劾爲全生以脫身爲僥倖臣子身當關此何等時候何等虜情而可言病乎頃得邸報大學士孫承宗題爲據道路見聞等事未見全抄第欽奉 聖旨覽卿奏具見籌邊大畧體國公忠朕心悚豁時事交迫卿既畫一條奏何可需延經臣王在晉扞禦危關猷勞久著准召還擬用王國楨

遼事實錄

卷之十

十一 壬戌

才望素優着即令推用其贊畫道將等官更置委任及練兵均餉等事都依議行奏內各官堪任經畧的着從公作速推舉帑金給發已多卿奏衝邊急需特准發五十萬兩仍着開款務濟實用毋得虛糜全遼淪沒畿輔震驚朕日切憂勞賴卿謀猷叅決廟算一切緊要事宜應令各部或本部徑行不必覆奏一意担承務振從前玩愒之習早奏固圉恢復之功用副朕倚重至意該部知道欽此臣一見之望西遙拜喜出更生自有遼事以來死者爲沙場之鬼逮者爲縲纆之囚卽幸而得歸皆被彈受刺身爲射的臣之延

身獨行原無生還之想。貽書以別妻孥謂與家鄉永隔而不意得完封疆以完軀殼復被 召還之命。無論微臣喜出望外卽臣之妻子終夜焚香以告天者得報不知何如懽慰也。第念臣素病腸血庚申正月十四日晚得頭風之疾鼻淵額痛三年不愈今左項臃腫半體風麻肩背木疆左臂發一漏孔流水不已閣臣行邊已憐臣之憔悴別後更添雨潦濕氣炎蒸胸膈飽脹焦心之極至于夜不成寢是以未明即起人謂臣以勤補拙以勤勵惰而不知臣之不寐病也。病至今支離轉甚每一登堂以手捧額強粧無疾

遼事實錄

卷之十

十一 壬戌

以壯三軍之氣而面顏日削有目者皆能見之矣伏祈 聖慈憐臣病苦放歸田里併 賜削職以爲不能終事者之戒或念關門無失姑從寬政 予臣休致永不叙用關上兵需軍實交付督臣專管兵馬交副總兵江應詔調遣免臣候代俾不令之身得告休于旦夕極艱之任幸稍逭于曠鰥 天恩成就直與覆載而爲三矣 聖旨卿守關有勞已經改用遵旨赴任供職不准辭副總兵毛文龍制奴滅奴疏曰奴酋發難皆爲市井無賴所激西虜反覆不常宜待以羈縻登鮮聯合實

為恢復要着然自各島布置始旅順東距三山島三百里請以遼兵三千兵船七十用遊擊陳大韶居之三山東距廣鹿島二百里以遼兵二千兵船五十用都司王學易居之入守金州廣鹿東距長山島五十里兵船五十用遊擊居之入守復州長山東距石城島二百里以遼兵二千兵船五十用都司劉可伸居之入守海州石城近小松島以遼兵二千兵船二十用都司林茂春居之入守蓋州石城東距麗島二百里以遼兵三千船二十用程攸居之入守岫巖麗島東距鮮鎮寬靉二百里用遊擊張忠守備尤景和

遼事實錄

卷之十

六四 壬戌

相機直入奴寨速給臣餉三十餘萬挑選遼丁二萬募浙兵精火器者萬人給盔甲器械分往各島以襄恢復至計去冬奴賊至江東無兵是以安心過河攻廣寧今又無兵則山海必成孤危而神京豈能安枕遼人多為賊用如先據各島則登萊亦成危局矣部覆行之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一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苾穉芻父較閱

壬戌九月王在晉題竊惟遼之亡也在于人情之各異

議論之煩多人人面向心違口甜手辣比至壞事以經撫頂罪而其禍卒貽于封疆職為此虛心延攬並無偏枯膠滯之病俾人人各效其能事事必中于窾若逃官逃將職亦憎之然自全遼屢劾而天下知名之將多罹惡煞目前卒未得可用之人不得不暫用入關之將然用其人未嘗盡用其言也即用其言亦未嘗速信其人也兵部原未嘗選將發山海關聽用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壬戌

則所用為逃將所斥亦為逃將用者固未盡公勤而斥者豈盡為忠計悠悠之談其何可信乎關上情形數月未能悉窺一覽詎能歷觀職居關無一事不做無寸長不錄武備漸脩軍民安堵藉使奸宄潛消內患不作即強奴窺犯自足支持少俟數月便可轉弱為強徐圖退步何事流言廣布聽睹混淆若有呼吸難支之狀遂生憂危憤懣之談職即識量未優同事諸臣亦何可坐觀成敗且一將之用必諮訪于司道一將之革必揭報于司道司道以為賢而不用者何人以為不賢而用者何人經畧總其事權監軍分其

責任監軍有申文停閣罪在經臣。職無越宿不發之  
批詳監軍有籌畫相左罪在經臣。職無強執不諧之  
意見關上之兵有浙營有湖營有川營有騎兵營有  
水兵營有哨探營有火器營營各有將兵各有伍惟  
是入關敗殘之兵及各邊剩存之兵零星雜湊職于  
六月初二日行牌道鎮合併成營且將標下家丁暨  
各道諸將家丁悉付總兵江應詔編成隊伍操練兵  
革之事悉以委之各營操練教習技藝某營逢三某  
營逢六某營逢九據山海道印揭開報甚明一不操  
而職即行提各營將領查究矣練兵與脩築各不相  
妨非因築鑿頓忘訓練也乃新邊估計悉由部道去  
者不可問矣今猶有二贊畫一監司在焉職據原詳  
題請職各可查彼時質之衆議如以爲可已職曷  
爲不已如以爲可減職曷爲不減工部覆准之後  
司道築土興工絕無異同今工甫興而議止職奉  
旨召還而帑金始至職得超然免于評論則職之  
幸也然而關無重局之固依山靠嶺有憑陵之勢非  
國之福也大抵山海事情做一事則生一議議本同  
而故異之理本合而故岐之皆緣遊說棍徒巧託叢  
神奸藏兔窟以冒糧爲得計以聽用爲真官黃傘滿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二 壬戌

街金鑿耀日未遂負緣逐生怨謗每懷擠軋敢肆譏  
朝只云將不簡兵不練以二三年前之舊話直串到  
冷又云用逃官用逃將以十數萬人之罪案徂成一  
片致冷黑白混亂頓成口舌戰場俾任事精芒陰銷  
陽鑠飛塵翳天浮雲蔽日覆轍相尋流禍何時而已  
耶關世疏稱異路同舟眼前得難呼應一片戾氣塞  
被山海自有遼事以來無處不然無時不然氣運所  
關真足異也若論眼前真光景只是兵勢未強人心  
不固然三敗之餘理勢必至廣寧潰後原未嘗招兵  
募卒安所得精兵銳卒而用之此當以徐挽而未可  
旋圖曰平原無可戰言戰者不過虛虛提情竅之神  
情遠遠布恢弘之着數非決計進攻非立地進攻而  
人遂疑之疑則生駭駭則思竄故目下之人情不似  
往昔之人情今日開章大義須以安人心爲主而練  
兵繕器次之脩堞造房次之積草儲糧次之興屯播  
穀次之恤流離禁虛冒次之心思在恢復祖宗之  
故疆而寔事在嚴謹關門之斥埃要見出屯關外正  
以嚴守關門而今之嚴守關門即爲他日出關進取  
之地輪攻墨守作用相須而自勝勝人原非兩事若  
見山海外小巖安以爲可戰而忘守則非言戰之指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三 壬戌

職寧受才力不及之名。不敢以封疆為嘗試。職從受事至今案牘。悉心料理。收復破壞之封疆。安插殘敗之兵馬。完全交割。並無缺欠。若以半載之辛勤。而留將來之罪案。功成既無。可紀事敗。則有所歸。職雖愚。不敢受職。身將隱矣。存此疏。以待公論之定。只恐公論定而國事不可為耳。

先是奴酋托西虜根根兒通稟乞和。晉甚惡和字。語之曰。當乞降。降則還我遼東土地。人民及諸叛臣乃題。請不則惟有勦耳。揭達閣部不敢聞。乃奴申叛。臣阻之事。遂寢。比袁崇煥為督師于御。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二 內 王成

前力任五年滅奴。且矢誓焉。後知奴不能即滅。乃陰許奴和有通官。參將張定者。進京至兵部。與奴講款。余時為本兵。立叱之。知余之不可給也。崇煥乃致語。冢宰王公射斗曰。要邊上做事。須易本兵。王公密告余。旋圖避路。而奸黨構謀。借惠安勅書事。侍御吳玉與余為難矣。余歸而崇煥得信心。行事中。奴之誘先殺毛文龍。除奴以腋之患。已已虜遂從。薊鎮深入薄都城。舍山海而以薊宣為屢犯之孔道。向使崇煥不使吊通奴。西夷必不叛。夷不叛則西路不可行。不殺高帥則奴顧巢穴必不

敢長驅而天犯此。雖崇煥之賈禍。亦由中樞把持之無人也。

王在晉題職請史。至於秦伐趙。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為怯。數讓之。應侯得行其反間。而趙遂危。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夫兵何常之有。兵可進宜。強兵不可進宜。怯昔清撫之敗。起於輕敵。三路之敗。起於輕進。廣寧之敗。起於輕挑。輕之一字。遂以亡遼。然清撫敗。猶有遼瀋遼瀋敗。猶有廣寧。廣寧敗。只有山海。此山海者。二百五十年之宗社攸關。非可輕於一擲者。職非怯敵者也。怯敵則出都之日。必請多兵自衛。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二 內 王成

徘徊瞻顧而不敢行矣。書生未聞軍旅。然職始為僉事。兼攝沿海四道。與倭戰于海。獲功陞級受欽。賚歷遊楚浙。無非兵事。甚矣兵之未可輕言也。諸葛亮見知於昭烈。知其謹慎。遂寄以大事。而所以知其謹慎者。以亮不遺於細事。而始知其可受大事也。職屬袁崇煥。膽魄稱雄。志力並矯。且其潔滌之襟。期光明之心。事迥迥逸羣。職心重之愛之。及崇煥嘗對職曰。我不惜命。職應之曰。性命與封疆孰重。職令其往前屯安插遼民。四鼓入城。夜行於荆棘蒙茸。虎狼潛伏之地。職未嘗不壯其氣。而深虞其輕進也。勇如賈復

光武以復深入希令遠征帝自從之故少方面之勳  
 彼時名將如雲而光武鄭重如此今如崇煥者有幾  
 哉職嘗與主事沈滌言今歲宜力脩戰具俟氣力全  
 甲兵備糧糗足明年伺奴之隙疾趨廣寧則廣寧可  
 襲也然必有復全遼之力量而後可復廣寧必有滅  
 奴之力量而後可復全遼不然雖得之必失之啓無  
 已之爭遺不了之局而竭難繼之供故職之亟亟守  
 關者非以關門自畫也如以關門自畫則三十五里  
 之中前七十里之前屯二百里外之覺華島職不發  
 兵守之矣然職雖發兵關外而所憂更有甚焉者中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六 壬戌

前所城落於崇岡之下登高而窺大如一掬中有頽  
 垣敗壁耳虜如大至兵力不支必奔潰奔至八里舖  
 小而不能容奔入三道關險而不易上此兵安歸乎  
 勢將扣關而關不敢開也此一可憂前屯城郭不完  
 居舍未備糧糗告訕甲仗全無遼人中可選兵三千  
 袁崇煥欲領兵居之合所部可共得兵七千欲駐兵  
 不得不急脩繕急脩繕不得不緩訓練以烏合之眾  
 居狼狽之鄉居平且難存活遇變何以自持此二可  
 憂覺華島距岸二十里水堅可渡島無薪乏水既欲  
 運米又欲運薪島中房屋甚稀風雨無可遮身雪霜

必至砭骨人盡言宜夏而不宜冬宜舟師而不宜屯  
 戍遼人有乘桴泛海之苦逃將有聞風凌霄之志此  
 三可憂十三站等處之民歸矣大凌河水乾逃歸者  
 必踵繼奴中奸宄定竄入其中我既不容進關而關  
 中消息自當透露窺我之虛乘我之瑕一刻未可弛  
 防四時皆當嚴備此四可憂各屯遼民初盡降奴皆  
 已削髮祇緣折其妻子離其骨肉遂各登山據險逃  
 命萬一奴中少寬法令勾引招來當此衣單食訕之  
 時孰無戀土懷歸之想此五可憂前屯安插自米鹽  
 鍋竈葦席碗歎之類下鐵磚灰木植器用之類靡不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七 壬戌

自關中買運至於銃砲火藥甲仗弓箭一時何能湊  
 辦竭關中之力以供萬人之用索取甚煩勢虞不繼  
 此六可憂關內遼民久已安心避難今聞中前屯  
 選兵給餉內之貧寒者思出外之狡黠者思入縱之  
 出則以中土不能賑恤每欲化而為夷縱之入則  
 內地何可收容勢必釀成隱患此七可憂奴之不輕  
 突犯緣向來嚴拿奸細凡過八里堡即擒治守帳夷  
 人亦時時獲奸報効今由關門以及前屯為人跡通  
 行之路矣職雖諄諭守將盤詰然人多易混路遠難  
 稽遊之乎無何有之鄉聽之乎不可問之地彼之聞



謀得行而我之防維漸解矣此八可憂遼民入關向多失所欲樹之兵則無餉之可給欲離其黨則無策之可驅 廟議重於誅逃凡逃將逃兵人人解體魚避網而恐至於無魚鳥避繒而恐至於無鳥風急枝搖人心愈動此九可憂海內邪說浸淫群妖疊見東省殺人如麻血流成渠而畿內中州狡焉思逞一呼百聚勢成瓦解萬一關門少有折挫則中外震撼遐邇離披顧此遺彼何能收拾此十可憂職任抱關如身居敝艦日懼沈淪手捧漏卮心勤補塞職之自視智勇已竭焉任其兢兢人之視職作用未恢似

卷之十一

壬戌

隣於泄泄此任事之難而喙長三尺不能向通國之人一一自鳴其苦衷也嗟乎 都城今日之安誰實貽之去帷之婦恥談家事然終不敢忘 陛下臨軒授劍之恩遂多饒舌職自此可無言矣奉聖旨邊關事宜慎重覽奏具見老成長慮知道了王在晉題 國家財力東西支應萬分無措典兵者不恤司農之苦司農不得已必不恤百姓之苦向來用二用三今且加編加役邦本日瘁 國勢難支職滋懼焉人知經費之匱耗於兵而不知其耗於官職到關曾裁去冗官四百餘員矣此四百餘員者皆遊

食寄名毫無益於兵事而大為治兵之害者也數月以來雖多憎惡之聲實消嚙嚙之費然細查兵冊有兵不滿千而設把總數員者有兵僅數十而設中軍哨把者既各為官手不習戈矛身不任力役日兵歸其領攝公私任其科歛且出入乘馬官為給料此銷兵之兎窟而耗餉之蠶叢也官名食廩比兵糧二

卷之十一

壬戌

百二十三員其年力精強可備驅使者仍留在伍支食兵糧不許支廩職以去事之身不辭任怨任詢為朝廷以清兵食行伍為之肅清藉令九邊各鎮悉照此法一歲間裁節兵餉不知幾許去其蠹兵者而兵自壯去其靡餉者而餉自豐此今日養兵戡亂大緊要處繫其要而圖之主計者不感額而愁懸罄矣 經畧王在晉恭報虎首受款併陳塞外夷情以嚴防範事照得西虜以愁為生愁之順逆西虜所視為向背亦東夷所視為重輕故講賞惟愁之費鉅而主款惟愁之撫難當愁使初來越三日而通官始與之見

之齊  
榮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王成

以少折其無然之氣貴茲恰者虎酋之倖臣而其人則桀驁其言則滑稽其舉動則貴重而不與諸名王狎奉愁之令先索去年秋賞併今年春秋二賞臣思輕予則多索始不慎則終必濫觴使通官告之曰廣寧為受賞之地廣寧失何以賞為去年誑萬金而虜部未聞大至以致廣寧沒愁實誤我何以賞為我兵當關數十萬尚欲殺奴何有西虜不款有戰耳何以賞為如此者往復論折虜不能難即一季之賞臣亦未許而通使委曲調劑僅與今年秋賞以寓羈縻之意而貴英恰復索往歲王猷之賞而臣復論之曰猷何在

其誰與賞又索王巡撫收過進馬一百六十六匹之價而臣復論之曰馬何在

其誰與價酋使語塞而始就盟八月十三日令山海道關鳴泰關外道袁崇煥同撫夷官李增等出關俾令關刀插血立有盟詞願助兵滅奴併力恢復天朝疆土若奴兵到愁兵不到斷革舊賞倘奴酋通賂背盟陰合罹顯罰益指天為証矣然而夷之狡不可御也夷之貪未可厭也姑與之而深裁之虞其有後請也是舉也副將王牧民先約朱梅張定喇嘛王桑吉以曠自為盟而後與虜盟所以通官無所刺謬于其間而浮費絕浮議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王成

亦絕牧民老且病無子心真為國口枯舌敝千迴百折而款乃成其究連食費段正等件所費不數萬蓋以來人之多寡為盈縮來少則食費少臣不欲其多來而先使人力拒之故費省奴聞之延頸縮首畏愁之助我足欲動而次且矣臣欲完賞事而聞召還之命恐夷情津變立趣督臣王象乾來會閣臣孫承宗督關之命亦下臣冷通使少候三大臣至給賞而貴英恰等不能待也臣稍稍與之而徐徐給之此外又有錦州大康堡開元鎮安堡之賞屬廣寧與水縣高臺堡之賞屬寧前恐奴清難係愁族而不與愁同賞然其有數不若愁之費矣鎮安即宰賽而聞抄花亦願來受款蓋抄花切近于奴奴動抄花必先知之也奴地距關三百里若不結西虜必不敢深入故今日以款虜為急着而謂其不當款者虞其費之奢也費不奢而入我之戎索恐舉朝亦不以為迂矣然西虜雖款而其間隱隱必至之情有足虞者抽扣為虜中最悍與拱兔友青為一黨抽扣當設盟之日不肯受約曰愁即受一季賞我必要三季賞愁使不敢爭而抽扣代之爭其攘臂為入大部先即強使之關力而其心終未已也可虞者先是督臣

遣使至及青拱免所適與奴使會群食于帳中奴使  
讓我人先食是我欲勾虜奴亦勾虜我之歲賞不能  
勝奴之多金虜畏其威而更懷其利念或他岐而交  
或不固可虞者二。愁貪我之歲賞見我拒之力姑與  
姑就。然去歲廣寧進馬寔未償價而諸部爲之撥置  
藉愁爲牆壁恐前闕思補而後求且繼虜盟雖訂未  
必甘心。三。秋季之賞可虞者三。虜雖狡朴野無文而  
今則番揭番語皆通文理用遼人爲主謀虜無別情  
而遼人教唆化無情爲有情今朵顏諸部亦漸生需  
索。昭明信于犬羊責寒盟于羶狗難爲久要不志之

遼事彙錄

卷之二

十二 壬戌

事可虞者四。哈喇慎白顏台吉原非薊鎮之虜乃罕  
字羅勢窺我之弱率衆要挾初心不善比其亡也厥  
部借助兵之名以索臨邊之賞夫臨邊止數百騎耳  
此數百騎者烏足勦奴而先索賞其來也爲賞而非  
爲助兵也助不可常而賞遂爲例臣峻拒不與究必  
生倪啓漸可虞者五。初五路頭目妻子被貴英哈所  
占頭目負憤投抄花抄花不能養投奴酋奴酋用之  
守廣寧而以真夷雜之頃奴中聞我圖恢復遂盡遷  
五路投降之虜于海蓋間而悉用真夷渡河以居守  
萬一用投降之虜相混我以爲款虜也而不知其爲

降虜也我能用計以餌投降之虜可奪機略于彼腹  
心之間奴如用計以混受款之虜亦能與禍患于我  
肘腋之地可虞者六。款之可虞如此故款虜者羈縻  
之術也戰守者自強之策也用虜者通變之權也自  
強者制勝之經也臣今解任矣籌邊滅虜 廟謨自  
有定筭至于竣虎酋之賞併叙文武效勞諸臣閣部  
督撫大臣當竟成之臣可藉手以寬 聖明之東顧  
矣奉

聖旨西虜受款知卿控虜有方其効勞文武各官統  
候事竣錄叙

遼事彙錄

卷之二

十三 壬戌

內閣沈公書畧云正月之潰湧關而入者至二百  
餘萬其爲民爲兵爲奸爲奴奸細皆不可知  
每念凜凜今幸而無大譁而西虜且爲我防護藩  
籬而我可徐圖自固之策此功不細矣扶老携幼  
面見那顏距躍曲踊年兄此舉即汾陽單騎見虜  
何殊焉虎酋若來欲駐寧遠則奴未必與爭地舊  
賞雖腆自不可減惟當機裁酌此中無不照應也  
經畧王在晉題臣在關臣不惟百用樽節即以兵糧  
計之向以七十日而費銀七十餘萬今合九十日費  
銀五十萬是三閱月而臣所省已四十萬矣以一年

許之所省不一百六十萬乎。臣無他能而為。皇上惜財力。借民力。惜物力。半戴間不聞調募。追呼而殫。殫其精力。整頓破壁。頽垣。殘兵敗卒。四顧瘡痍。漸有起色。留其餘以備東省。川湖雲貴之用。夙夜靡盬。盟心以報。聖主殊常之遇。自有東事。惟臣為獨完。意亦蒼蒼之衣。其能昭鑒乎。除臣造冊送督理閣臣及新撫。照備查外。理合奏聞。奉

聖旨覽奏。具見節省。知道了。該部知道。

經畧王在晉題職叨 聖恩授以經畧重任。拜表即行。拮据受事。於時身披草莽。躬歷沙場。十萬奔潰之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十四 壬戌

餘人無固志。三番戰敗之卒。盡爾銷寇。職一切調停。多方布置。日行事件。衙門既無卷案。承行又乏吏書。僕隸為徒。楮筆共事。凡封章。上聞。邊情入告。羽書。傷午。靡不親自削牘。手腕欲脫。關門撫夷。來非一部。講非一事。拒之則勢不格。予之則欲無厭。日日談兵。相商禦侮之方略。刻刻憂虜詎忘恢復之遠圖。以至遼民絡繹入關。盡人必由親審。戍卒辛勞守塞。何時不用隄防。蓋所值為最難。最窘之時。而所處又至危。至險之地。恩猶未報。夢懷山海。以長驅。臣本致身。生入玉關。為厚幸。有繼職而至者。事為有諸端。亦可

尋倘能悉慮精心。自可隨事見效。至于文武二途。例宜有薦。疏第在關共事。多由河西奔入。蓋自廣寧陷。後原未銓除。更換而見用。武職皆由兵部覆擬。或更調以勵後功。或降處以期新効。其中儘有才勇可錄。而彼時未經領兵。未有地方之責。是以與眾同奔。有難。暨論古來。識于城于二卯。釋檻車于屢敗時。當用人。何可盡棄。倘欲盡棄。必兵部另選一番名將。如此大敵。須得戰將百員。目前何能得百人。以充任使乎。文官如在關府佐勤。苦異常。才識儘練。心惕危。關誰人有戀官之志。職固勉之。而使留。非去之。而不欲也。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十五 壬戌

泥一逃字。則俸深任久者。悉不敢薦。若舍終日相與之人。而薦遠方兼轄之職。則借公牘以樹私交。職有所不敢矣。是以併部屬方面之多賢。悉聽于 朝議之採訪。職自揣無知人之識。所不敢居于薦賢之義。亦薄劣所宜然耳。

揭開一脩理中前所城郭。委參將周守廉遊擊左輔領兵戍守。兼管哨探。○一救渡義州等處遼民一萬一千六百一十七人。續救四十三人。住居前屯。衛委副將趙率教遊擊魯之由脩葺城垣。挑選遼人為兵使之居守。嗣後有遼民回鄉者。俱發前屯。不許進關。

經畧

○一覺華島切近寧遠發水兵二千一百六十一名委遊擊金冠等守之又委叅將祖天壽選遼兵二千名屯劄○一寧遠距關頗遠勢孤難守乃令左輔周守廉領遊兵更番迭往巡守哨至松山時通間諜計殺孫得功復關外地方三百里五城二十七堡俱歸版圖○一鐵場堡去關四十里城堡頽殘房屋燒燬並無一人居住本年六月親至其地見山海圍合抱逼近西虜凡打柴伐木刈草取足于此係山海樵採之區不可輕棄已委賓承功經理因虎酋夷使畢集本官協管撫賞另議委官尚未就緒○一虎墩兔差貴

運事實錄

卷之十一

十六 壬戌

英恰等百餘人及拱兔等入大營到關講賞盡力裁抑今已聞刀說誓情願助兵○一朶顏三十六家及薊鎮諸虜俱已受款設帳守邊○一反青等部與奴私約婚姻今悉勾致受賞不復為異○一抽扣兒打喇明暗王燒餅等虜向甘作賊不願受款今在邊有犯每令守邊夷人擒捕賊首受罰搶劫漸稀○一兵馬分南北中三部守內城守羅城守邊城守北山守海口守中前所守前屯衛守覺華島守沿城犬砲守水旱關銃臺鼓樓又有遊兵哨兵墩臺兵關外遊兵關外駐防兵關外擺空營兵各邊駐防兵各門擺圍

兵邊內脩工兵各局官兵匠役標下及各道鎮家丁俱編入行伍一體操練○一東省白蓮教攻陷城池留山海班軍一萬二千防守又調閩兵三千廣兵三千淮兵八千助勦妖黨悉平○一守邊守城兵習銃彈在營在伍兵習槍棍等器北兵習弓馬南兵習牌筭各營逢三逢六逢九操練各有定期○一南北二部邊城長十六里原高三丈四五尺不等今接高五丈六尺共高四丈七尺築裏口收頂共寬三丈三尺自根至頂高三丈五尺用方磚墁頂二層築完裏口漸次加垛未派脩者南面四百二十丈六尺北部六十七

運事實錄

卷之十一

十七 壬戌

丈八尺俱有舊城可守但未加飾增高○一住城脩完裏口三百九十七丈○一羅城接高七八尺不等共高三丈脩完五百五十八丈九尺將完一十一丈五尺未脩者六十四丈六尺見派班軍脩築○一八里舖議築新邊一以護衛關門一則借脩築以工食賑濟流民今議停止祇築完土邊三百三十丈未築高者二百二十丈擬圍成土邊劄兵防守○一沿邊城濠俱已挑濬○一關外烽臺俱委總兵李秉誠撥軍匠脩理○一城外擺設地雷火砲城上擺設及瓶搗石大斧銃砲等件飛石木架總兵江應詔見在製

造濠外品字溝挑掘未完○一大雨摧倒城墻兼工併作俱已脩完但于八月二十五日移駐撫寧候代傳報羅城東面倒十七丈○一實在米二十四萬八千九百四十五石零豆二十三萬二千六百八十八石零高糧小麥九千三百一十石零俱收貯囤積○一前屯衛二次發米六千石○一覺華島二次發米二千五百石○一向來本色米各軍不願支領以致米糧堆積右屯覺華島等處沍爛散失今俱按月本折兼支○一覺華島向委通判吳士科看守米豆救渡遼人陸續渡過官生士民五千三百一十一員名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壬戌

每官生一名給銀三錢百姓一名給銀一錢俱發樂亭昌黎天津等處安插○一回鄉人口進關查係某省人氏遞解回籍沿途每縣驛各給米一升如係遼人押發所屬州縣州縣俱經親審察其面貌審其言語酌量遠近照前給米進關者甚眾不可勝紀○一前屯衛發官丁屯劄後凡係回鄉遼人俱不許進關每人給米一斗解發前屯若係與省人氏照前入關遞解○一各船有失風濕米存則給發遼東避難生員濟飢○一各營兵數向多虛冒于五月間分爲十六路查點除去虛兵九千一百七十一名又汰革掛

名冗匠二千三百餘名川湖兵老弱者漸次汰歸○一各營食廩官太濫汰去官四百餘員止存八百六十七員近又立定規格兵若干立中軍千把總一員復革去守備千把總等官四百二十三員○一驛遞煩苦經略標下承差舍人向設六十四名悉革去不用○一聽用各官實授與給劄加銜一槩混支部院之劄與鎮道同以致錢糧冒濫今俱分別實授名色給劄者查某衙門劄什各分差等以定廩糧數目○一毛文龍在朝鮮三次差官渡海獎勞二次移咨朝鮮國令助兵屢疏催閩兵准兵應援○一催天津運米料一十一萬七百九十二石戶部解發銀五萬兩又天津買布二萬疋大弓二百張大箭二千枝腰刀五百口三眼鎗攢竹鎗各五百桿火藥二千斤接濟朝鮮軍兵○一招安祖天壽領兵防守○一向來糧銀俱發各營將官分散致有扣減等弊今俱鑿完包封解驗秤准給發○一覺華島載回馬騾牛驢四百二匹頭銅七萬斤生鐵二百五十九塊鉛一百三十四大塊銅鐵槍砲九十四位件桐油六簍鐵錘一百六口車一十四輛○一覺華島載回米豆三萬五千五百五十六石五斗新建遼船二十四隻接渡遼民○一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壬戌

山海將官如分守三部守各邊撫夷哨探皆因材器使近來堪任之將皆被妒口擠排致令彈射然能勝戰陳者尚有十餘員○永平所屬向因造作搬運採辦調募不勝疲累自抵任以來並無一事騷擾止運煤稍艱奈移局開平就煤打造民間不知軍興老苦○三月間抵關景色蕭條四民奔竄今因西虜受款客兵無擾商賈畢集繁盛如都會雖酒食店頗多然因蕪谷抵難容鍋竈不得不從客兵之便也○湖兵四首結隊私逃追回原伍斬為首五人細查四人黨惡百餘人悉行驅逐○參劾大將寶

承武達其勳孫顯祖

卷之十一

二十 壬戌

直孟淑孔四員分別遠處○參劾管關同知張文達一員訪鞫廳弊役十餘人○一鞫問不奉軍令私自招兵聚眾棍徒鄧子龍周良馭鄧金勝陳光祖李世卿金文進等解散三四千人○一訪鞫奸細夏時疆等王應龍釋化遠傳有功王正邦等五案○一題准發銀十五萬差官往宣大選買馬匹○一浙兵營蓋造官房軍器火藥庫糧儲倉連營房六百三十間○一右掖管備完木料土坯蔴蓆等件已經興工蓋造管房三百間○一南部脩完雨淋舖房三

十九間○一北部造完舖房三十七間沿城下造完舖房三百四十三間○一為建造營房缺少木植牌行總兵江應詔各營撥發軍兵出口共採辦過檫椽山角柱木植共四萬五千七百一十八根○一本關議養馬二萬匹歲計召買草八百萬束向無草場今買得居民穆齊地二十一畝房三間李倉地一畝二分楊啓泰地八畝翟自明地一段房三間孫好美由地一十一畝四分郭從明地一畝六分李丙明地二畝二分建草場廠三處週圍牆垣五百一十丈每廠大門一座廳房一座俱給價興工○一脩理南

運事實錄

卷之十一

二十一 壬戌

局作房八十四間○一郭家園蓋火藥局廠房十七間○一龍王廟蓋火藥局廠房十三間○一新建北火藥局開工伊始止先造完房九間○一石門三官廟局造房三十二間○一石門教場局造房二十五間○一石門盛甲局造廠房七間○一造火藥庫房一百間○一造成綿紙盛甲一千五百九十頂副○一造鐵盛甲腦包二千三百八十六頂副○一行山西造甲一萬副○一造火藥一十四萬二千八百八十五斤十二兩○一造火線一十二萬四百四十條○一造成戰箭一萬一千六十枝○一造戰車六百

零三輛○一發銀撫寧縣造車四百輛○一造火箭  
七千一百五十枝○一鉛彈共二十七萬八千六百  
七十七斤○一造大將軍三將軍百子大銃木母神  
飛將軍威遠砲馬砲天武神威將軍鐵神飛將軍滅  
虜砲木發煩木炸砲隨母子砲追風銃三眼鎗鐵板  
斧鳥銃長刀腰刀長鎗月斧刺馬鈎鎌釵斬馬刀尖  
鏃斧鐵鑊地釘釘板鐵葉鑄鐵鉗刀鐵鉞鐵鏃  
摠子鋸牆板木夯等各具數目○一提淨硝黃十五  
萬觔

王在晉改南京兵部尚書大學士孫承宗督師山海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壬戌

內閣葉公書畧云自有夷難以來封疆之吏無一  
得善其去臺下不避難不誤事真可謂完名全節  
而至與我相左者乃所以相成矣獨惜功已有緒  
廢于半途有志未竟于尊懷不無耿耿亦 朝論  
之所共歎也○韓公書畧云向者全遼淪失台臺  
一身肩承而蒞事以來調行便宜次第奏效凱陽  
還闕殊有深念初擬還部以凱陽新命仍令改擬  
台丈名實不虧進退有道目前善後事宜安危所  
關慎勿避嫌正見急公耳○史公書畧云神京所  
託重僅一線巖閔廷推材力之選至再三而不

敢拜 命獨門下毅然仔肩無幾微見顏色其氣  
已蓋天下而聲足震醜夷矣抵關以來民狎其居  
虜維其喙夫莫非門下底定之力若乃仗劍而出  
揚旌而入即今之甚有口竟無能加于廝養之毫  
毛此又從前疆理之臣所絕無而僅見者不肖且  
藉爲同籍寵光而翁亦差足自慰矣

原任經畧今改南京兵部尚書王在晉奏臣素稟孱  
弱五年以來實爲遼事焦心如燔昔在東省計竭于  
防邊力窮于飛輓蓋自庚申正月臣得頭風之疾百  
藥未能調愈也嗣復總理三部爲自古未設之官獨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壬戌

力難兼之事而臣蚤暮以圖報効俾米粟如山甲仗  
成阜乃心傷往事盡歸于浩歎矣今年發憤賈勇往  
而當關孰知怒螳終壓于車輪而井蛙僅窺乎湫窟  
痴心任事而來傷掣之椰榆銳意前驅而成半塗之  
限畫志氣旣灰于邁往病魔遂至于牽纏左臂漸歸  
不仁濕熱竟成皮漏肩背頓添臃腫血疾更帶腸風  
兼之胸膈飽盈每食必嘔精神耗盡徹夜常醒蓋以  
年來治事之困憊甚而今歲抱關之憂瘁愁日增一  
日則病日深一日馬牛有力竭之時而金石有精銷  
之日南兵何任以病夫正席其間官必曠厥事將叢



善

控臣之所為踟躕而不能以自命者也伏惟 皇上  
俯念勞臣深憐病苦俾遂乞骸之 請獲就歸田之  
賦則 恩義兼成 生成加篤擊壤以頌 堯年而  
三十年來許 國之身得自全其頂踵矣奉  
聖旨卿當東事危急署部行邊勞苦中外畱樞新簡  
乃連章控陳情詞懇激特體勞臣雅志准暫回籍以  
需召用該部知道

樞輔孫凱陽行邊詢之同事凡言不可戰者必斥  
監軍邢慎言寧前道張應吾副參吳自勉毛有倫  
別鎮皆以是而歸總兵江應詔則面叱而加之辱

遼事實錄

卷之二

二四 壬戌

嗚矣余言邊事如此三年後尚不可戰此所以與  
樞輔而相左也孫元化獨倡驅遼人出關撥田耕  
種之議樞輔擊節歎賞余謂種田必給耕牛穀種  
造房築堡且不能禁賊夷之竊取也諸事未辦而  
驅民與東西夷虜增數十萬之兵乃樹敵耳若不  
東不西而聚于關外解散無術我必爰擇為兵遠  
人非可用也樞輔不以為然比督師更代余尚在  
永平而遼人被逐之苦不可勝言老羸之轉溝壑  
者過半矣壯者叢集不散挑選以充行伍而又嚴  
苛以督九邊應調之卒邊兵多散而為盜行劫近

京地面關兵從此弱矣勤王則欲入都城援凌卒  
至于召亂勦寇則習于奔逃王化貞孫元化袁崇  
煥之死皆遼人誤之熊經畧謂遼人之不可用者  
乃灼見也至于關外之田近而可耕膏腴之士皆  
被遼官佔去磽确寫遠者屬之遼人遼人何嘗得  
耕耘之利亦何曾減軍興之一二哉  
禮科張惟一云榆關之外是處膏腴及田彌望者  
皆鎮將霸為養廉遠而磽者始為軍屯薄野荒蕪  
小民始拚生而取利焉必仍而不變屯種之利在  
武弁而不在國矣 乙丑十一月疏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三五 壬戌

十月大學士孫承宗題臣以至愚極陋仰荷 天恩  
私自凜凜然誓與文武將吏同心戮力仰副 皇上  
籌邊之盛心然而誠不能動才不能支以致天人示  
倣灾患頻仍蓋臣以九月初三日視事月未匝而悚  
然為之倣者三矣九月雷已收聲雨亦稀少正令兵  
改建營房之日忽于廿二日雷電交作風雨晦冥而  
雷更迅歷寅卯兩時始晴朗融和蓋當雷收聲之日  
而奮尋常以為不當雷而雷其戒淫威也臣思臣至  
未敢為威天或惡臣之尚循舊格而為此昭昭也且  
欲臣之兼惠於人而無為此嗾嗾也蓋殘卒縱弛庸

流困窮兩俟恩威而臣又待罪輔弼其敢不雷動日  
暄仰播 皇上雷霆不測之 恩威也臣用是日爲  
凜凜不敢自安至次日午時復有聲如雷有煙如雲  
偶起西城外當得江應詔報有丁守備與張愷試銃  
于寺延燒大寺寺中舊貯兵器臣已令沈杜二主事  
查明今諸物朱失獨遺火藥二萬斤一時盡毀火藥  
有五火局而沈主事又新造一局此係造成尚未入  
局者臣初聞疑有奸人爲謀再四審核供報相同而  
張愷輩皆死于火藥之傍則其情果屬真也此則天  
實厭臣之罪豈未決哉城日聚津餘萬人一寺觀輒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三六 壬戌

有數百人兼以人情怠玩臣等每單馬巡行各相交  
傲似有奮心而忽然遭此天變皆臣之大過也除巡  
捕員役嚴行究處而臣更益凜凜焉至次日聞十三  
山之報先有報來未確是日水兵遊擊金冠等報接  
濟過十三山遼人三十四名口據難民口報奴酋自  
八月十五日圍十三山至九月初六日山民被陷此  
一事臣從七月間與督臣議于檀督臣許爲臣諭密  
出兵三千防東西之患臣更欲從衆議以兵屯寧遠  
稍近迎之以爲依而竟不能得今接之無多忽爲所  
陷此中關係甚大甚遠臣用是益爲凜凜也夫百務

方興秋防正急天出雷電之倣臣何敢謂遠不可憑  
而况軍之急需即秋毫不可捐而二萬捐殘于一炬  
中原之赤子即子遺亦可憐而萬千遽敗于久圍此  
其天心之愛轉爲嚴切人事之疎更屬惕勵除臣與  
合鎮文武痛自脩省外伏念臣督理一方所關甚重  
而臣輔臣也天人之變又不專于一方也懇乞大奮  
乾剛嚴核邊政 立罷疎庸之臣以謝天人之倣臣  
可勝悚懼待 命之至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三七 壬戌

強奴所畏者火藥也火藥焚燒我失禦奴之具矣  
說者謂關撫領銀設局置造火器破冒實多故什  
之一炬了不可問矯誣天變是耶非耶十三山負  
固之民晉接濟渡海收集覺華及前屯者甚衆今  
閣臣坐視不救彼失其援以死殉之我失其衛乃  
生棄之向使經臣不易十三站之民雖至今存可  
也嗚呼數萬之民一朝屠僇長平之慘豈過是耶  
殺運未終逃生路絕田橫之客今猶有生氣矣  
左都御史鄒元標奏 國家大事惟在憂虜策虜者  
何慮數千百人以臣愚見視定守之一局夫粟不遇  
數萬車而帶甲不滿數十萬者未易言恢復也即恢  
復矣其誰與守 陛下無輕信諸人急恢復也臣嘗

思遼之失始于李成梁成梁封伯遼之諸人各有雄心輒殺熟夷上首功家家萬戶侯者然酋不解之仇尤于殺其祖父故今稱戈不已次壞于高淮淮在遼東地皮欲穿人人思亂而遼遂不可支矣三壞于鎮臣往者遼才而界近半皆門生故吏無敢死之卒而諸鎮臣自囊人參貂皮外別無奇策惟聽李成梁鼻息以取功名而以全遼界奴酋矣今言之可為豎髮陛下豈盡知乎

平東總兵楊肇基塘報照得賊首徐鴻儒自鄆城發難鄆滕嶧三縣相繼陷沒本鎮荷撫院二院會題督

遼寧實錄

卷之十一

勦隨同充東道徐從治于六月初力日發兵十一日恢復嶧縣解剡城曲阜之圍遂次師兗府七月初七日奉部院同監軍道王從義徐從治誓師大會與諸將戮力同心勦平三夏店紀王城嶧山等處勦穴續天津監軍道來斯行統領援兵七千餘名至相與復滕城平錫山救豐沛殲餘氛計大小三十餘戰俱經塘報訖鄒縣圍久未下職自錫山旋師賊大怖賊首偽都督侯五鴛總兵兵魏七等據城乞降拔去旗幟柰徐鴻儒狡計百出高尚賓毆陽德鄧九叙許道清等三百餘人復行死守本鎮與諸將分地督攻眾賊

慌懼始擁鴻儒出城就擒馳獻軍門本鎮同三監軍點名給票于十四五日安插各州縣之民十六日安插鄒縣在城在鄉之民共二萬七千餘名造冊呈報收過馬騾器仗等項俱經縣官驗明收貯城中百姓俱焚香結彩迎新縣官反側之地復見漢官威儀賊首徐鴻儒等皆械繫府獄真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亂萌塞而 皇仁廣矣

巡撫趙彥題白蓮妖孽糾眾倡亂僭號改元一舉而陷鄆城再舉而陷鄆滕嶧縣雷焰薰天南北梗塞元兇徐鴻儒始稱雄于梁家樓為我兵所敗逸過河東

遼寧實錄

卷之十一

繼竊據于紀王城又為我兵所敗逃入鄆縣結納死士五千人廣布走馬數百匹群賊效死善能守城我兵多傷故攻取鄆縣三月之久者以此賊為之祟也今妖氛已靖城池已復殘賊之逸入齊豐者又復追勦無遺而隣封之北直河南并無一賊之擾征討之局已完矣

南兵科袁玉佩為天下有不容塗飾之功績臣子有不宜冒濫之寵榮懇乞 聖明于肅法誅罪之後再激冒功失事之實賞以快人心以重 國典以振邊疆叅兵部尚書趙彥冒功內云當東省初

告急時經臣王在晉見兵力單弱急請淮兵閩兵  
廣兵與山海班軍以遏賊猖獗之勢權宜區畫業  
經題疏後因經臣謝事趙彥叙功疏于登津撫臣  
皆叙入內而節制統轄之經臣獨無一字叙及一  
岡山首衝賊陣死戰重圍殺傷過多皆南兵之力  
後南陽護漕生擒玉繼芳大獲全勝亦皆南兵之  
力而彥故分南北之見凡北兵功次陣亡俱叙恤  
陞贈二三級南兵功次陣亡止陞贈一級或併不  
恤不叙夫此又孰非故没人功以為已功乎乙丑九月  
三法司會審修卜年流三千里杜茂劉一獻劉得功

通鑑實錄 卷之十一 三十 上 戌

等俱斬罪○竇承武擬斬達其勲等釋放立功革逃  
任總兵薛來胤回衛聽勘○贈袁應泰兵部尚書給  
與祭葬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贈彭象都督  
僉事彭象周彭鯤翔彭天祐各都司僉事援遼一門  
十一月御史梁之棟奏奢酋謀叛觀變于援遼發難  
于重慶未出江門而何若海之輩幾倖有成撫臣徐  
可求鎮臣王守忠催兵援遼為王事也變起倉卒白  
刃臨頭撫臣厲聲罵賊而死鎮臣義不就擒而死道  
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維周監軍督餉亦為王事也或  
肝腦塗地義不反顧而死或引頸受刃赴難如飴而

死至如循良之章文炳死之日諭戒子弟以身翼之  
者數圍即遂首叩頭膜拜尚有悔殺廉吏之言再如  
同知熊嗣光洪應科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踪尸  
淫夷冠履枕籍再如兼督援兵臨陣戰歿者灌縣知  
縣左重也結連土司解厄成都者推官郭象儀也功  
尚未賞死更堪悲慷慨殺賊之楊愈茂尚責其輕進  
倘危城一解援兵從叙盧擊其歸路此時賊可就擒  
則愈茂之搗巢臣猶悲其尚晚耳鄉官董盡倫無城  
守封疆之責倡率義勇力捍孤城功已着于合州再  
救重慶身死逆賊之手即破格卹錄猶無足慰忠魂

通鑑實錄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壬戌

其他先後與難大小將吏仰惟 勅部查照按臣原  
疏一併破格優恤其激勸人心非淺鮮矣  
兵科林宗載疏云相臣孫承宗之始行邊也道路紛  
紛以相臣與閩鳴泰親以為將易經畧而行耳此固  
妄想忖度之語未足遽信迨回 朝而果以閩鳴泰  
易王在晉也亦獨信其真不為偏黨者乎至慮鳴泰  
難獨任而不憚以龐眉皓首主張帷幄則慎重戰兢  
真得師中之吉矣庸眾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即有元  
老壯猷雷霆積威直須一月三捷奴虜永不犯邊人  
始知其奇耳但今嚴冬淫寒防邊甲士衣無數重糧

無餘貯屋無長椽啼飢號寒之聲起而枕戈對敵之志灰即下令堅守榆關無戰勝之志守未必固相臣鼓舞自有餘恩無用以規為慎也

御史劉廷宣疏云臣入 都所聞大異有謂樞輔孫承宗居王在晉見成之功者夫有功可居自應首及政府次及大司馬而何必屈樞輔之尊于虎狼之穴也有謂私闢鳴泰葭葦之親者鳴泰資望不淺邊疆久著勞勛開府建牙自其應得彼即愚豈不能負緣內地而顧兢兢于解經邦擽死不就之缺哉如此薦法尚可認作香火情深或者于山海累卵之危未及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壬戌

深知耳知則不為是言矣甚有倡被圍墮馬之說者夢語耶醒語耶何山海之人不知而 都中偏知之耶此出忌者之口耶抑逃將逃兵畏其嚴明布此流言耶臣竊恐奴酋之善用間也大抵絕無影響絕無干涉此必出奸細無疑嗟嗟左袒在晉者不難含沙相射而決非在晉之心在晉亦賢者也沉靜妥練自是司農司空之妙選伏乞 勅下大小臣工減省議論勿輕傳布流言中奸細之暗間冷語相嘲微言點綴致灰任事之心隳 宗社之計一切更置文武將吏令得軒然獨斷獨行勿從旁撓庶旌改色而膚

功可立奏矣

廷宣于遼事一味把持斥廷弼更督撫皆其調度其為人堅僻強梗血性男子必不與之相合崇禎初年有薦舉樞貳暫署關門之疏言官大開遂無顏乞歸此真遼事之一大蠹也

御史練國事題臣聞理亂得失之故繫乎人才不知兵而強言兵可戰守而不能戰守則封疆之人非也不預為措餉用人之計坐失乎是非刑賞之機則廟堂之人非也以遼事言之樞輔之制禦誠為有方奴酋之窺伺者或裹足而不敢前然而未可恃也新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壬戌

練之將士非經冲鋒破敵終未見其可用也樞輔原不同于閫外之官已屢奉還閣之 旨臣不知還閣後此任可盡付之撫臣者乎抑當別議也夫能為恢復之人即能為防守之人止于防守者恐并其守而不足則不忍言矣今能為恢復之人恢復之計將安出乎 祖宗百戰之封疆任其淪沒而不之恥几幸山海旦夕之安忘其遠慮而不之籌未見 廟堂之有人也

孫公每以口說見功業此疏言將士非衝鋒破敵未見可用恢復計將安出極中肯綮

十二月遼東巡撫閻鳴泰題自有東事以來我以堂  
堂中國與么麼小醜相持五年矣成敗胡為乎相懸  
則兵馬之強弱使之強弱胡為乎相懸則兵馬之虛  
實使之虛實又胡為乎相懸則法紀之嚴縱使之也  
職拜命以來威夜焦勞寢食俱廢兵馬虛實之數  
營伍欺誑之習與夫左支右吾神出鬼沒不可方物  
之情狀職夙習之痛之而豈異人任也于是先時布  
令不憚力申遂督同鎮道列營南郊按册逐隊一一  
清查其最虛冒如遊擊宋鴻儒營者職為之戮其一  
哨官一百總一隊長復虛冒如都司田應宿營者職  
為之戮其一隊長而禁令始行至餘將士之  
細打僱役之梟耳不計焉自十月初六日起戴星出  
入至十七日止共點過在關客兵宦軍四萬三千九  
百一十員名馬七千二百七十二匹又點過山海鎮  
山海路主兵官軍三千一百六十三員名馬八百九  
十九匹又點過在關各局打造官匠一千八百二十  
二員名尚有副總兵杜應魁并駐防一片石及前屯  
中前所等處未點而職以多語傷氣多怒損心心氣  
虛怯幾不能語不能食于是分委山海道臣袁崇煥  
廣寧道臣萬有孚代出點之崇煥奉職令亦戮守備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三十四 壬戌

莫大功營內私僱頂替者兩人至十二月十三日始  
竣事焉除革過不堪外通計關內外見在土客官兵  
匠役共六萬九千四百五十三員名馬一萬一千七  
百四十三匹或居關左或居關外調撥分防各有信  
地正經在關兵馬則職所自點之數並新招遼兵五  
千六百七十員名其的數也此外覺華島遊擊金冠  
水兵一千二百七十六員名參將祖天壽遼兵八百  
七十五員名海水水結舟楫難通稍俟來春點之可  
也此職所謂選兵之實數也除職招募遼兵漸集漸  
練以實汰過空虛之額各邊應調兵馬容職續查續  
請以備進取之用外頃者相臣所請擇以諸路官丁  
一萬二千五百員名更祈 嚴旨督催俾星夜前來  
以濟急需職地危責重思苦憂深寸腸百結不知所  
云統祈 聖明裁察幸甚

關城斗大聚兵五六萬點兵之法劄營列隊畫地  
站立同日同時委部司道府分行查點彼此不能  
移動不能更替虛實纔見分明初六點至十七移  
東就西左支右吾出神沒鬼何所不至遼人願充  
兵者故粧精銳邊兵願回籍者假作疲癯汰去者  
未必真老弱留用者未必真勇壯欲祛弊而弊乃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壬戌

滋甚焉此關上虛兵耗餉之所自始也

大學士孫承宗題稱關城有兩總兵可當大敵而撫臣閻鳴泰與臣周旋久矣其才允堪大任此時臣宜東向登萊召大兵宣揚聲勢蓋賊來當在冰堅之日而回在水泮之時水泮則必惧臣之到而臣已留沈有容着簡選水兵更移令天津撫臣李邦華登萊撫臣袁可立各多備水陸諸兵又檄招練道劉國縉備遼兵四千悉心操練備臣來春之用蓋登萊之聲勢不揚則東之鎮江為孤而鮮人相倚力薄西之覺華島為弱而關人獨當其衝故此行正西以守關而關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三十五 壬戌

人或不欲臣去都人不欲臣來但恐臣一離關必謂臣懼春防而去然臣在此亦不過任此數將以殺賊而循臣之條理固自可為臣與關臣將吏計皆謂當然蓋臣此身業已不顧安危不顧利害獨是兵機似應若此故敢及之而不敢必去以仰負 皇上東顧憂勞懇乞 聖明鑒臣愚款俯賜斟酌定不敢告艱告苦以虛聲為實事使邊臣有不任事之人遂致有不得人之事也伏候 聖裁施行 兵部議覆孫承宗本奉

聖旨關事倚重輔臣朕知道了仍聽酌量行海防事

宜着天津登撫鎮官用心料理聽輔臣調度爾每即行文與他

閣臣到關料理數月便欲脫身登萊豈以建臬置郡便可了行邊實事耶疏云閻鳴泰允堪大任相與且久尚不能測其涯涘請巡關諸臣之疏覺駟之難追矣

遼事實錄卷之十一 三十五 壬戌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二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苾穉芻父較閱

癸天啓三年正月大學士孫承宗題天下招兵者臺省先之助武次之今盡踐謝不敢益無不相戒于杜應魁賈祥與何棟如游士任之喜事而更戒于蜀中之禍臣在兵部時交薦應魁者以為大將心頗疑之不虞其材難統馭輦下沸騰於是盡欲逐其兵將于關今其兵逃故二千三百有奇馬逃故三百有奇一旦削其官追逃兵逃馬之數恐應魁一拏而兵馬之見在者將盡逃亡臣議姑削其副總兵職銜准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二

癸亥

以守備管事以聯絡其見在兵馬仍陸續追賠其逃故兵馬錢糧外如何棟如招兵費繁兵雜多口謬論信手狂費于先不免飾辭謬避于後似當明覈其實而從末減無以偽才阻天下真豪傑任事之心外如游士任俠氣深心雅抱鳴轂之恥獨其所信諸妄男子任誕遂至蕩費公金又以親老晝游幾至盡散八千然費雖多而兵殊可用似當清查其錢糧責其所令之人無令盡沒其善蓋臣歷閱諸招兵者獨鄒復宣郭允厚傳宗龍稱省便而適于用若蜀中明時舉李達初則蜀人盡怨之今則蜀人盡憐之似不必過

執法以佐數乃若論死叅將賈祥兵五千人盡以為

可用既不若諸人以五方雜選之衆入伍其錢糧分明又未盡如諸臣虛冒不可解臣謂祥可寬也外若遼東監軍方震孺當疆宇方顛正師友交闕業已圖存寧責殿後至其招疑弁于負固載棄困于流漸竊謂張御史之死既陷同城義必不可求脫方御史之生總未聞賊勢尚可以姑全要不得與張可同議者再照臣抵關雖未敢議誅逃將而心頗嚴之如原任總兵李秉誠數月來練火藥幾至萬人其勤敏有精思是當錄叙其新績不必從前追詢其舊過庶冷臣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二

癸亥

所為操縱諸將者將人人可鼓也臣又念錦衣衛指揮陳居恭檣議移臣居外為臺省論劾革任居恭係臣同鄉晚輩或過信臣為力可當關而語無倫次未必信人指授况今日既抵關似宜復其原任無令人謂臣一人綸屏侵及邑子又天慈所以庇臣也何棟如游士任方震孺明時舉李達樞輔所論之人也今且為之寬解能廷弼樞輔所糾以收之獄者也別疏屢為之掄揚關上之逃臣樞輔所欲盡殺者也今每每為之引拔何自言之自悖之後先成兩截耶蓋前在中樞決于獨見以一疏收名今



在榆關親臨畢從以多門漁利故議論相懸如此然此篇大意欲採陳居恭故借諸臣為起講市恩私以聯黨局居恭為樞輔鄉人其知樞輔之心久矣欲俟經畧事壞而後身任邊疆入秉中樞出膺關塞文掌端揆武當帷幄儼然為本朝人物第一其樞輔無窮之心事乎舉朝推用經臣天子臨軒授劍專命鄭重無端而遽易之徒為引用私人之地且以遂其出將入相之謀自古權臣當國不顧天下萬世之公議此為本朝二百五十年未有之事亦前代迄今所僅見者也

遼撫間鳴泰報據

卷之三十一

三 癸亥

三

遼撫間鳴泰報據駐劄前屯衛副總兵趙率教塘報奴酋差八箇王子帶領步夷八萬于十月內每王子分米一百三屯俱搬運牛庄海州下卸又有八箇王子帶領有馬真夷并漢人約有二萬餘騎駐扎右屯衛步夷挽拉戰車五千餘輛每車上裝帶鑿眼木三根擺列城外又說河東十家編軍一名朋出馬一匹隨營發有馬夷人在杏山一帶往來游走等情到院又河東堡看固老民董仲仁報八個王子帶領馬步夷人將右屯衛堆積米囤一千八百囤各處撥運至三岔河岸又着河東人接搬至遼陽城復差真夷駛

運口分又從廣寧推來戰車三四百輛擺守右屯城門城內一個道理同四個遊擊帶領三千韃子在內駐扎仍差夷人哨探比至杏山撞遇西虜馱糧被西虜將哨探東夷殺死六名往東跑走各路台聞風放砲舉火接至廣寧城東夷接放大將軍六位以當西邊人馬後查西虜截殺東夷其積囤米糧一半馱運一半拋散聽聞運糧畢日將人民盡行東趕等因到院看得奴酋一面且向山海且狼顧東江思甘心于毛文龍久矣向聞我關上軍聲大振又懼我之乘其後也今既移積粟于河東復推戰車于右屯分兵駐

遼撫間鳴泰報據

卷之三十一

四 癸亥

防擺糧哨探意欲何為將乘冰合之時永固以絕後患乎我兩月以來盛甲器械之需由海東發此極多在毛文龍已自不之戰備關上人心已固即來已有以待之而西虜部落漸集在杏山一帶奴或不敢驟越而之西也除申飭將士嚴加隄備外理合塘報兵部題遼陽以百度廢弛之日當一朝竊發之奴撫順彈丸倉卒告變當時道臣顧願以戰則無兵募則無餉躊躇四顧計畫無復之竟爾縊死至今傳其題壁十六字曰邊疆失守臣子何顏無力報國甘心九泉此雖不得已而殉封疆視彼聞敵渡河抱頭奔

鼠竟棄職守者大有間矣合將顧頤贈太僕寺少卿  
廕一子本衛正千戶世襲 賜祭其父母仍與應得  
賜典以報教忠

兵部題覆視師張鶴鳴經畧王在晉咨疏除陣亡麻  
承宗等另疏優恤外內叛將劉世勳祝世昌羅萬言  
胡遵義趙時雍王朝亮閔邦熊錦劉式章李維龍王  
有功李國臣王化傳岳宗大高承宗李世勳黃進鎖  
萬金何世廷孫得功劉世功金勵高中選黑際盛楊  
可天高鴻中劉元慶蘇應科索萬全應行原籍地方  
拘其家屬依律處治仍俟勦平之日為葉銜之懸其

遷事實錄

卷之二十一

五

癸亥

逃將郭登選馮大梁李繼業蔡汝賢黃士英吳登雲  
王謙亨張效祖李思漢王紹戚允成梁邦弼行原籍  
地方撫按嚴拿到京正法至不知下落張應龍越效  
忠嚴進忠保國忠李愈茂孫光禧劉麒王國勛鮑承  
先莊安世張萬化郭世藩王化準蔣紹芳張夢麟楊  
國柱沙宗海杜國相吳登高桑秉平高鳴鶴董弘基  
劉芳聲陳一元劉元清李正綦胥國相安邦李元勛  
劉守清沈松夏國卿或為河邊無定之寇或為故里  
逍遙之駕仍應行山海及各原籍查勘存亡分別處  
治至是在與在關楊肇基王光有倪寵王紹勳李性

忠王牧民張夫道平四知祖天壽楊應乾王之棟周  
守廉魯之由孟淑孔徐連張思任朱梅蘇其民許定

國成斌才景國佐田應兆王表葉時新劉雷朱大用  
左輔王永禎談堯德王勳李成龍吳有浩周應乾陳  
應魁卽陳彥魁盛忠趙忠浩朱釗高如嵩寶成功孫  
懷忠夏京雷起潛及告病王威侯世祿戴燁劉光祚  
楊元吉陳琚姜弼麻承先馮應魁焦恒李登龍周義  
杜學伸王佐才孫慶揚汝福桑仲金李春秀鄧祖禹  
崔承恩胡廷栢劉應登陶進諸將曾與廣寧之役者  
或可收孟明之功或難追穰苴之法均應聽督理閣

遷事實錄

卷之二十一

六

癸亥

臣簡汰稽核總之法期必行行期必確久玩之人心  
或者其知警乎  
二月山海關築壇拜馬世龍為大將厚贈金繒兵馬  
錢糧事悉以屬之○大學士孫承宗奏臣抵關以來  
惟有操縱將吏以提撥其心志而厚儲其氣項者仰  
蒙 皇上以馬世龍為主將以王世欽尤世祿左提  
右挈馬世龍管中部當以建昌路隸之王世欽管南  
當以燕河路隸之尤世祿管北部當以石門路隸之  
三路三轄仍以虎符為重故南北兩部皆在世龍節  
制之中而三路兼統于中部且世龍既佩平遼將軍

印 特賜尚方劍為 皇上神武遠謨謂大將軍專制閫外非專生殺無以制三軍臣何敢輕為世龍請然竊意 皇上或不為世龍斬世龍事權既重似當重其章服去其署秩實授府銜官不加增可資彈壓可以榮及其親蓋御將之道不予以輕則權重不奪其重則權專伏望 皇上俯察臣言勅下兵部擬以實授府銜予以應得 制勅或 特恩賜尚方劍以資彈壓尤世祿王世欽各予以 制勅關防分轄兩路而節制于中部 勅各該督撫司道與各該將領共事者當精簡其庸懦不得鄙夷其人而輕制之當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七

癸亥

力助其強梁不可過疑其人而抑之其權專則其氣不挫其氣厚則其心不紛于邊防未必無補矣築壇拜將淮陰之後一再見之世龍無它長惟工伺喜怒以投所好而樞輔遂以兵馬糧餉生殺予奪之權授之將非賄不用罪惟賄則免月有進奉扣公餼以充私橐將相之門黃白充斥兵虛而不可問餉耗而不可核柳河一敗始論罪而終議賞邊關既無兵馬 朝廷并無紀綱籍名食餉者十萬而究竟則五萬八千人而已于是六使並出鎮守關塞稽查兵實而因及于諸路權歸內監文

武皆為肘掣矣

巡關御史潘雲翼題慨自遼變以來五年于茲東西南北無有不調之人矣公帑私藏無有不括之財兵車甲仗無有不製之器水運陸輓無有不需之物矣往來符檄如雨如雲子午輪蹄乃穿乃裂無有不備之苦矣是舉全付之精神悉付閫外而乃鰓鰓然惟籌帷筭不能應笳笛之數聲堂堂乎大纛高牙無當彼馬鞭之一指豈非彼畏法之心卒不能奪其畏敵之心哉咸切齒于罪經罪撫不即懸首藁街逃將逃官尚多偷息梓里為是 國法人心不加振勵請為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一

八

癸亥

皇上謂言之自撫順變起而清河之失隨之張承胤之戰亡蓋繇于李維翰之輕敵其間死事死法與夫被論諸臣雖已昭然耳目而用李維翰以撫遼用楊一桂以按遼用顧爾等以司遼者誰則冢臣鄭繼之之愚昧樞臣薛三才之機巧其罪當不在通夷激變之下不可不為今日之鑒也自三路敗衄而開原之失隨之楊鎬之喪師豈得諉杜松等之違制其間死事死法與夫被逮諸臣雖已確有定案而用楊鎬以經略用周永春以巡撫用陳王庭以巡按用李如柏以大將用潘宗顏等以監軍用鄭之范以署開原者

誰則樞臣黃嘉善之悞國科臣趙興邦开詩教等之擅權其罪當不在催戰失守之下不可不為今日之鑒也鐵嶺之失誰初任而不救非熊廷弼乎誰先去而陷城非李如楨乎其間借招兵以逗遛倚贊畫而攘利雖各難逃清議至會議以用如楨推薦以用廷弼則吏部趙煥等之一悞再悞科道官應震李徵儀等之一疏再疏又今日之一鑒也遼瀋之失孰收降而收叛非袁應泰乎孰監軍而棄軍非高出康應乾等乎其以大將而死難以巡方而死忠以同道而死節雖各有光青史而輔臣受面諭于講筵漫無

通事實錄

卷之二十一

九

庚亥

主持樞臣奉明旨于有赫一籌莫效則劉一燝之依違崔景榮之庸闇又今日之一鑒也至于廣寧之失更可嘆焉昔人言奔潰者曰望風而靡時何風之在望狀驚惶者曰鶴唳風聲時何聲之可聞遼山遼水之盟不堪逃臣之一擲如雲如雨之衆坐令闕然而四散於是乎熊廷弼王化貞等之罪不可勝誅矣然而經撫之不和皆繇中外不令勘明入告致有起用之諸疏則樞臣張鶴鳴之剛愎臺臣方震孺之扶同又非今日之一大炯鑒哉嗟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今山海以咽喉一線之地保障畿輔半壁之

之天不但封疆得失所關抑實宗社安危所係幸輔臣赤忠擔荷謬力巨勦國法賴以昭彰人心因之底定惟是既倚樞輔之重詎可久當虎豹之關而督臣復以倦勤之年思卸節制之任則進退之際最為吃緊關頭而保舉之法要求成效大驗此須勘破情面擺脫因循務以洗心滌慮之畧別立旋乾轉坤之業自非皇上威靈震疊之又何望焉臣以巡關之役職掌所係用是時夜之鳴不能自己伏乞皇上下大奮乾綱申嚴異命先將債事諸臣分別察治再將當事諸臣嚴加責成此不惟遼案結而察典公

通事實錄

卷之二十二

十

癸亥

且可令國法伸而人心奮其于懲前毖後內安外攘非小補矣

此疏陳遼事罪案歷歷詳明末云樞輔詎可當關良有深意

附屯田都院董應舉書

此書載在新刻文集

今年盜賊縱橫自二月劫固安後縣縣被劫而不報即武清城門亦晝閉矣都城內兵拆侍御之屋城外搶侍御之損此何等光景邊卒策馬投虜關外遼人剪髮投夷其在內者洵洵有惡言又何如光景御軍無法募之為盜給軍不時汰之為盜

天下不危蓋無幾日當事欲裁諸撫以各道兵權盡歸總兵不問總兵為何如人榆關一動不降則走不走則為亂矣經撫既驅遼人人關今又哄之出以餌虜反戈不難遼弁不散之各衛遼士不聚之一學蓄憾既深藏奸不測吾不知其所終門戶既立彼此遞攻人不論善惡入者為徒事不論是非黨則為善權之所奔駛於國命舌之所附勝於王言巧者換數面以取官拙者抱孤貞而見棄嗚呼唐宋之禍戒之哉

孫承宗題臣念天下邊方大計不過曰守曰款曰恢

復然而又念合天下瘼而思起死而乞生來而求去怕而冀苟延者之心無論恢復之不能而款守頓失其據昔裴度自督師也督其見在之師直入淮蔡恐心不一力不齊耳未嘗招調訓練復以進取制于有議也臣之自請竊比于度夫亦制其訓練為恢復以奉皇上之勅旨蓋皇上勅臣曰寧遠廣寧及河東土宇漸圖恢復今觀天下大議似專在于守關以內夫守則何取于督師以主守而恢復不必計則又何取于臣然而臣知棄遼東非皇上之心也以遠在萬里迤邐尚不肯失近在門庭之遼詎可不

孫承宗

問臣以為遼東不復天下不安而欲復遼東則關以外必不可不屯兵屯兵必不可不修築而寧遠覺華之議必不可輕罷請以守言之凡客兵利速戰主兵利久守今關城聚秦晉川湖齊梁燕趙之眾盡號客兵而額糧之外曾不能加毫末于其身徒責其捐墳墓棄妻孥嘗固結于我豈不稱難而况糧料不繼即其繼也稍得固結其心不連不諱而坐食便至坐盡蓋以速戰之備為久守之謀欲進則不足久守則必變故議兵必在土著然薊遼土兵而守關以內遼兵

孫承宗題臣念天下邊方大計不過曰守曰款曰恢

之計以兵屯屯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使關外之備稍足則關內之防稍減然舊之土著餉少今之土著餉多行之十數年天下當自不支而况竭天下物力歲養十數萬坐食之人既難久戍更苦更番時可烏合時可烏散師老財匱事久變生天下之安危寧獨在賊之來不來而况守在關以內則內備殊覺淺薄而守在寧遠則山海已為重關而神京遂在千里之外且其用水用山計萬全于室外以款以復力百倍于關門今天下亦嘗計及此者乎再以款言之臣之初抵關門也翠幕旂車選襍腥膻之氣

撲人日報劫殺時傳烽火議遠撫場而通官難之得  
廣寧道議合初移之中前為四十里再移之前屯為  
七十里又再移之中後為百里又再移之寧遠為三  
百里然地屬衝腹賊仍劫掠近總兵官以兩協提路  
將分之二信地仍以撫夷將統兵任邊堡立市場隸以  
鄰堡即撫即防而脈絡分明支節貫注更以中右之  
役揚兵議剿而部落暫遁劫掠稀聞倘得市貨稍真  
通官不假自可為防今議撤關外之防為守關內則  
虜仍入關為撫而八部三十六家仍環聚于關門其  
坐門貿易之夷仍聚集于入里之內廣寧有道寧前

遼寧實錄

卷之十一

十一 奏

有道鎮固道鎮撫白遼撫而安插于遼人寧前却曰  
惹禍無論半餘萬生靈何地安插將西虜為實封遼  
官為僑立遼人為流寓再戰言之賊迫寧遠則  
以置棄置死之兵合與亡與死之衆心堅敢死氣勵  
無生而外無可掠中無可希礮矢既倍兵民既齊兼  
以海出其後山峙其前奇伏間出定可殄賊即或越  
二城而前寧城已綴其後即或合二城而守各城已  
扼其吭即或直抵關門不顧而前有堅城後有勁兵  
自可立見摧靡又或妄希及海則覺華島之駐師與  
望海臺之泊船相控而長鯨必授首于波臣又或下

關城之精用進圖恢復則水師合東陸師合北可戰  
可守可發可接水陸之間奇奇正正出沒無端故拒  
賊于門庭之中與拒賊于門庭之外其勢既辨我促  
賊于二百里之外與賊促我于二百里之中其勢又  
辨廣寧我遠而賊近寧遠我近而賊遠我不進而逼  
賊倘賊不退而逼我則山海之于寧遠何如寧遠之  
于遼陽不見宋之割地使乎與而又與遂至無可與  
退而又退遂至于無可退假令一與一退狼野可格  
豈埋三塊爛泥前係則旁觀者尚欲居平當局者何  
敢冒險惟估然察乘機夷狄寇必不可厭則

遼寧實錄

卷之十一

十四 奏

宗之上宇必不可失關外五城二十七堡盡撤則西  
虜環關門而為款泊城下何以應之天下亦嘗計及  
此乎故臣妄謂天下之安危係于關門而關門之安  
危係于遼左是以謂遼左必不可不復而寧遠覺華  
之議必不可罷蓋凡水陸舟車馬步將卒細及矢砮  
錢糧無一不約其目而彼已情形山川險易天人相  
湊之幾微亦已畧其彷彿夫師徒未備而漫言戰是  
擲也師徒不備而猥言守是坐困也然而戰具當備  
軍需當速獨茲不拊三寧不拍惟議異則力分惟衆  
咨則事舉誠恐舉與遂使戎禍難關空之長供匪易

我人之忿怨可乘奴賊之暴促可扼臣豈不知苟延歲月與世浮沈可以解衆人之近憂可以脫此身之後患但臣既冒天下之安危而今日避忌不言誰爲皇上言者他日 皇上責臣又誰爲臣言肝膽幾裂伏乞 皇上立賜決斷施行

西虜受款後寧遠未嘗不守款虜亦不在關前孫公喙言恢復大約用閩撫之議聚兵于覺華築城于寧遠乃窟窿山之築三年未覆一簣而覺華島之守海中致陷多兵遼亡之後不可無此議論督師以來未嘗有此事功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五 癸亥

三月遼撫閩鳴泰題遼地自關以東平川相望惟寧遠首山突起海上形勢最高首山而下爲窟窿山兩峰橫亘二關中開此咽喉之地也對山而南爲覺華島踰時大洋逼臨北岸此腹心之所也水路相去僅二十六里若關門之雙眼然覺華一島又若天設之以爲寧遠佐者萬一此島爲敵所乘則守關工夫俱付空地矣今日安危機竅緊關在此去秋已經前經臣令祖天壽率遼兵金冠率舟師運糧餉火器收拾屯島以爲家當近與寧遠人煙往來生機活動非復往時既脫蕪穢之場關西遼人聞之無不奮袂攘臂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六 癸亥

爭欲出關以就者首山能欄杏山六七十里吾置烽火其上時勤瞭望使敵知我有備必不敢率意長驅乃乘間于窟窿山口亟築邊牆一道以橫截之此口凹凸相連僅廿餘里版築夙具不日可乘凡山側可通戎馬者或築壘或築牆相機行之此牆一成寧遠之勢屹如鐵壁而後遣大將繇前屯而東步步爲提重兵火器以乘之毋切埋伏隄防整暇以待如奴來別圖制人之法如奴一至則神器碎其首伏兵刺其脇水兵襲其尾敵有不狼顧而奔者臣不信也閩撫籌邊無危奇策只城窟窿山守覺華一事耳

覺華島去寧遠三十餘里賊蹂陸水兵安能阻賊攻城水兵安能據此遼生王寧之條議而閩撫以此取世資耳食者遂深信之不知覺華春夏可守而冬不可守虜踏冰而過島中爲絕地矣丙寅春賊犯寧遠不聞窟窿山出一奇設一伏殺一賊其言之不作則爲之也難于閩撫而益信○後閩撫被論回籍聽勘御史智鋌薦云閩鳴泰屯覺華島據首山嶺鑿鑿可行猶稱萬全穩着所當亟爲昭雪以儲大用又御史楊維垣薦云舊撫閩鳴泰守覺華窟窿山之議何等慎密老成在我無孤注

之虞在奴無破竹之勢即直擣黃龍府可也鳴泰遂借二疏而起官矣目不睹邊而言邊所云耳食者此也

孫承宗題關城東前屯與寧遠爲兩大城可屯聚而寧遠當先據以良將統重兵而仍以驍將統水兵從覺華而北賊抵城則我之水兵當繞其後而寧遠之兵當擊其首湯泉隴山與首山之伏可攻其脇而曹庄寨子山更爲遠勢頃撫臣議于覺華遣驍捷通東方良有深意合登萊千里之水面并爲方畧而相機觀勢自前爲計與諸臣相所苦心悉力唯是兵

馬商安排出關之計即在安排排城守之中日計守即日計出以提撥兵將精神臣初不敢驟爲嚴而今不敢驟爲寬見今任事有人兵亦漸集凡一切訓練攻守俱責將領飭綱振紀及徵發供應俱責撫道臣自覺案頭無事可做亦自覺胸中無奇可施不過以見在遼田安見在遼人以見在遼兵守見在遼城稍清畿內之紛囂漸圖淪失之土宇即兩撫臣與諸將吏奇謀異計亦自此展布原非虛冒恢復之名以飾聽聞蓋兵力粗有推敲着數粗有部署而成敗利鈍未能逆睹也

寧遠之守非從今日始樞輔謂覺華地虛活可奇可遠必不可不據此撫臣得力之急着然則孫公之爲督師閻公之取巡撫舍守覺華其寧有他策乎奴繇陸水兵之不可繞後也奴用騎舟師之不可技擊也不待智者能辨之百事尚無頭緒冒中已自無奇覺華既陷智盡能索虛冒恢復之名寧不爲英雄掩口哉

五月刑科尹同臯題自有東警以來竭海內之物力無寧地無寧人遂因當其事者不從實地作根基專以虛恢飾耳目故一敗再敗失全全亡今宗社安

危屬于山海山海倚重屬于薊門如以朽索而繫千金之寶見者咸嗟息思扶未有反蓄而决之者如近日撫臣閻鳴泰岳和聲作用有可商者焉職生也晚臣生平未嘗習持其履任以至今條上方畧稍一剖之夫遼左始終以戰敗非以守敗途人能言之爲遼撫者雖是選將練兵固人心揚軍氣保山海之鞏固爲第一義今鳴泰不曰軍兵棟練已精則曰火器教演已熟不曰防範謹嚴則曰偵探綿密且言奴有事榆關自行授首也又言覺華島在前可以即據也兵家之道虛虛實實以此外示恐喝內示鎮靜未爲



不可獨其矢自為談視奴酋若孤雛腐鼠而弄之股掌之上也者使其兵力果能如此亦能當機慎重若止聽回鄉諸人之言知時勢之可前而不知吾力之不能前所關利害大矣職願鳴泰再商之也薊門三協咫尺虜幕向以匹馬不入為功所轄有主客南北軍兵原自足用因與遼鄰征調空虚軍民俱用山海有警薊門首當其衝為薊撫者亦惟是選將練兵以固人心揚軍氣聽山海之聲息為第一義今和聲不曰水陸營之並開則曰奇正兵之互用不曰奴或懼而悔罪則曰奴不量力而犯逞且言鐵礦銅礦之宜

進軍實錄

卷之七

九 癸亥

採也累累若若並薦也兵家之道變變化化以此廣樹聲援高占地步無所不可獨其抵掌而談視用兵若弄丸承蜩別有不傳之秘也者使其識力果能如此亦宜照管家當只憑一念之慷慨如吾局之當舉而不知時勢之不能舉所關利害亦大矣職願和聲之再商之也山海薊門關係宗社安危職先年以選將練兵力翻前局為言而人無聽者今二臣自履任來從不聞將如何選兵如何練兵將之堪戰者若干兵將之堪守者若干兵將之器械馬匹所有者應否堪用所無者作何造辦總惟翹然見奇欲以手搏

猛虎足躡修蛇職不知二臣操何術而遽神奇若此也御史徐吉疏云樞輔孫承宗業奉明旨優留自宜以全副精神一意操縱相機為犁掃之計若撫臣聞鳴泰年來漫無尺寸之效其才幹之闕茸不濟固已窺其大槩第當此安危針芥之際何得在苒優容以明蹈覆轍而使其藉口病之一字便想結關上之局也

御史胡士奇奏 國家自有東事以來一悞豈容再悞以人之國圖機律如撫臣聞鳴泰其人職安得無

進軍實錄

卷之七

十 癸亥

說而處于此鳴泰謀國無能奉官無狀遼東狼狽已屬破甑祇緣榆關多事行且露才揚已欺世盜名遂蒙皇上不次之擢授以節鉞豈徒使之高牙大纛統馭三軍誠望其感激思奮與樞輔同心戮力定有一番全付精神辦封疆之事試問鳴泰部落營伍作何以招撫得來積衰之士氣何以鼓舞得起乃貪殘橫肆無鉛刀一割之用迨事勢窮促手忙脚亂上疏求撤而以未了之局付之他人夫偷關何地巡撫何官積怠生玩自稱拚拚豈朝廷之法不能制其死命乎蓋鳴泰剛愎過廷弼孟浪過化貞黷懦過楊

鎬豈有聽其竊位騙官攘攘而來悠悠而逝而朝  
廷不一問者乎或者謂鳴泰係樞輔薦用恐傷承宗  
知人之明職謂不然樞輔一片熱腸見鳴泰浪有才  
名或不負所舉寧獨樞輔信之舉朝以爲當關虎  
豹非鳴泰不可託意倖國恩而羞知已樞輔此時  
斷宜妙選才力膽智堪代鳴泰者不妨明白更置蓋  
昔日以虛憍而悞信其所長今日以敗露而直暴其  
所短始終爲國家起見德怨總不關情乃見樞輔  
公忠于皇上之職分也

巡關御史潘雲與奏爲輕率偏謬撫臣不堪巖關重  
寄謹擣目前諸事列狀上聞慨自東事決裂覆轍

相尋若撫若經豈皆才力不逮人哉又豈故喪師失  
地損威辱國以賊虜遺君父以性命嘗司敗哉  
蓋以虛驕臨事輕忽當撫或自用而不能用人致武  
臣力之罔効或見偏而不能見全即才情氣鬼之難  
憑蠢爾逆酋遂因而得志于我試觀自李維翰之督  
戰敗潰以來揚鎬則以四路進兵而不利袁應泰則  
以自撤城守而不利王化貞則以日議過河而不利  
封疆之寄節鉞之權則全于撫臣是賴若關撫閩鳴  
泰者果何如哉彼其起廢家園尋推開府豈非謂其

任遠最久知效最深以期一當聊以此日而肩此任  
耶以此日而肩此任當不知何如慎重何如公忠與  
樞輔同心與鎮道協力猶懼不勝而孰知其大謬不  
然者僅就臣耳目所聞見最真合鎮指摘所加與樞  
輔告戒屢及者爲皇上陳之大抵鳴泰本無恢復  
之才祇欲大言欺人亦無出關之志藉此虛名進秩  
觀其所力薦之將亦如王紹勛陳猷張大本徐勇曾  
劉九何丘壘蓋相于化龍等非監生則諸生也非更  
名則湯姓也臣考察之日莫可究詰甚有奉旨提  
問者辭難收定軍前被參謀則需有人亦何至若許

且方巾色服出入無忌走憲府如鶩也豈以犁庭盡  
在入幕乎觀其所委用之私人如秦希曾強應元徐  
敷奏張斌良丁國用駢存信胡伯瀨朱平東等非偽  
官則犯弁也非流棍則奸徒也關門之人舉爲畏途  
甚有閣部法革者仍盡留之標下彼聽用自不乏人  
何需若輩且城狐窟兔實煩有徒至籍指官爲叢也  
豈以心腹即爲爪牙乎招兵誠爲要務然兵必須將  
而漫爲丘壘蓋相徐敷奏徐樹聲輩以不到詭名目  
餉大半充囊至于營官張大本並委招募矣然卒不  
得一兵之用也非樞輔嚴行交割將何所底止宜其

有折乾進院之疑也買馬誠爲急需然委必得人而漫用尚志弘張世胤李檀花費馬價任意嫖賭至偽官駢存信復營鑽買馬矣然卒不得一馬之用也非樞輔嚴爲解驗又何所稽查宜其有名馬行賄之疑也查點營伍誠是也乃往來十二三日能必其無東移西竄者此屬非法至以年貌不對輒斬其百總細其將官不亦太甚乎乃許子敬張斌良楊慶玄等之營虛冒尚多又何以不問非樞輔日歷諸營則各官打點之說不惟查其弊抑且增其弊矣打造器械誠是也始終用張大本能必其爲目省月試者此已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三三 癸亥

涉于私至畏懼查核輒用火燬局猶庇之不已太縱乎而又用之營建用之陸運復用之招撫種種承委又何以責效非樞輔正法徐燿則一人十事之謠不惟無以復侵沒之辜抑且無以償被焚之命矣至于踪跡詭秘之祖天壽聽其私携男婦出關更帶軍器渡海樞輔梟仇侄而羈其弟大寒叛逆之心而鳴泰則仇其發覺之將俞大亮拘而版打之是何肺腑說者謂其迷于金珠之投獻恐不虛耳至于變幻百出之胡惟寧聽其詐降之奴以行且載稍黃爲誓儀樞輔發其覆而折其萌殊奪奸弁之鬼而鳴泰尚爲掩

耳之鈴仍將寧力爲信任之是何作用說者謂其溺于叅謀之燭口信非誣耳葉成龍偷盜庫金二十錠乃欲出之獄而委以招兵是賞盜也樞輔已行究問而猶賄脫彼錢神即靈其如此法網何保世寧虛冒空糧百餘分乃欲釋其罪而假以事權是府辜也樞輔當行責革而猶欲投用彼賄賂卽熟其如此軍令何朱平東從賊故名用爲千總委之巡捕以致非刑詐跌鞭行兇杖斃朱王等及遠民三十餘命苦死屍親關門爲之重足以樞輔有市棍淵察之禁秦希曾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三四 癸亥

應元以惡棍結黨倚以耳目應名天罡以致窩住流娼專問賄局毆死西兵楊天仁等餘命人莫敢問聞者爲之寒心是以樞輔有制驕平忿之法縱公子遍拜營將而索參貂同登將臺而閱視操演無論防閑即從來建牙曾有此體統否縱內丁橫騎官馬而公行劫掠賞持紅票而賒取紬段無論危關即承平地方能當此擾害否關門斗城即軍民無以棲止而媚優混雜不禁戲館開張不禁日借此聯絡軍士也甚而胡令捕官月課常例若干不幾計月平分乎關外旣脫之地其遺民間欲佈種而置產于內者遂受厘于關者亦遂曰以此恢復寧遠也甚而行之各處

盡欲迫勒出關不鴻鴈爲仇乎尤可異者督臣抵關撫賞見問曰來此何事又問曰何日可行夫撫局即所不詳不宜屑越若此藉令舍此羈縻而別求所以制虜之法恐又有所不能矣更可嘆者問其向輔臣曰我乃活閩王無我不能東滅奴酋夫奴滅即在指日亦不宜狂妄若此藉全就其夢勦而實求所以滅奴之着亦恐茫然矣種種舉動乖方事跡污穢臣未敢盡入白簡以混宸聰以傷雅道但就目前撫關之狀有干清議太拂輿情者摘發若此總之鳴泰以虛恢自用以偏昵用人惟其知奴未真所以輕奴欲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五 癸亥

大殺一陣未免以易心嘗天下事豈邊城可爲旦夕之功乎語曰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蓋言其慎也是以樞輔于寧遠姑令練兵于內于祖天壽胡惟寧則曰撫臣之議蓋有深意存焉然而事齟齬而人枘鑿又不但此即頃者輔臣對臣亦惟有焦勞怨嘆苦更替之難其人耳豈其初志哉然臣以更撫臣于樞輔在關之日易以人心之有所向背也而更撫臣于樞輔還朝之後難恐大勢之有動搖也此又在主持軍國之臣酌議而力行之何如耳臣草疏畢按鳴泰自行請撤一揭大關撫按之臣

安攘攸係不啻重且急矣祇有議更之人又舉有議撤之撫今鳴泰此言尤來物議沸騰上負朝廷起用之恩下失同寅協恭之誼而節鉞爲所騙也律以考功之法即削奪亦不過乃云以不東不西之官居可有可無之地又曰可以用免以私心失天下人然而用人偏恐不能用人而反爲人所用從來覆轍不甚相遠今日殷鑒又何執迷豈國家之氣數實然哉抑臣因是而重有慨者自廣寧失陷奴酋棄而不守西虜望而不居近西寧一帶室戶雖盡城廓依然田土雖荒膏腴尚在恢復之說誰曰不宜恢復之心又誰人不有哨探者且竟繇廣寧城並見東夷拾得破敗文卷數張番字銅錢五文以爲執照則今日不惟寧遠可復即廣寧易耳然必如輔臣看詳一疏措置安排繇近以及遠前後左右繇正以出奇纔爲萬全之計若不收拾關門以內而精神全用之覺華島曰據此即爲腹心之取也豈海上爲奴必由之地若不安插寧遠以西而工力頓用之窟窿山築牆即成鐵壁似此非理之語豈猶欲僥倖温綸于萬一哉伏乞聖明睿念巖關大伸乾斷將撫臣閻鳴泰即加褫斥仍勅該部另擇堪任者速行推用毋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六 癸亥

令道想撫而撫想經方可斥虛憍而收實效至于詐偽之弁貪殘之輩如陳猷即費陳猷並張大本丘壘藍相秦希曾強應元駢存信胡伯灝張斌良朱平東即朱虎關上所稱十惡者又如徐勇曾徐敷奏徐一俊徐樹聲關上稱四徐者 勅閣部嚴行查究俾關法招而人心惕習玩為之一祛已

御史周汝弼題慨自逆奴不逞狡焉啓疆費 國家

多少物力戕邊腹多少性命畢竟全遼淪于異類

祖宗無缺之金甌祇供叛將逃臣之一擲痛哉所存

榆關一線實係 宗社安危若撫臣聞鳴泰有大有

遂寧錄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七 奏

異者職生也晚初不習鳴泰生平據其疏留樞輔盛

稱方畧固今日之至計而中外之同然也宜也獨柰

何于樞輔則乞留而于已則乞免是豈樞輔終當任

勞而在已得任受逸哉近來因是騙官未見一官做

事今且借臺臣言事之口為已身卸事之地獨不思

三朝培養高牙建纛 皇上何負于鳴泰而鳴泰敢

于負 主命負臣誼并負此節鉞哉試使清夜自思

前已巧脫于遼陽今復思巧脫于山海有無令績其

始終欺誤當與解經邦之明抗同也伏乞 皇上嚴

勅戒諭令鳴泰與樞輔僂力疆事共圖萬全毋貽東

顧之憂固撫臣之為 國家計而亦自為身名計也

如樞輔鳴泰俱果不能支尤在銓部着實圖之耳

兵科倪思輝為邊局遞換邊情愈危乞急選關鎮重

望以保封疆以伐狡謀事內云一月之間樞輔孫承

宗以病乞歸撫臣聞鳴泰以贅官求撤夫鳴泰起自

田間濫膺節鉞氣頗粗豪心欠沉細同趙括之談兵

類馬謖之輕敵腹心爪牙不聞熊羆猛士金湯壁壘

虛誇萬里長城即守覺華守寧遠等處犄角聲援出

奇扼昨亦口頭話耳關臣同事地方其所論列聞見

必不實僅僅一藉了事恐 國家無此功令也若

遂寧錄 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 奏

閣臣慷慨行邊出將入相倚毗匪輕忽為負擔之弛

前功盡棄伐斲誰攻竊恐付託未得其人猶是樞輔

未卸之擔不了之局願樞輔熟思之也其鳴泰罪狀

樞臣亦當據實回奏削去巡撫還其故物逮治四徐

十惡明正其罪以為騙官局錢之戒則封疆幸甚

兵科周之綱疏稱樞輔業已慰留見嚴兵政一疏條

奏遠近布置水陸井井大計若關撫狼狽已經彈射

想慎擇新撫以佐閣臣臂指之用自當朝不待食矣

職未閑軍旅得與聞封疆之事故陳葑菲之見如此

御史張文熙疏云平日負震世之名者亦未能實做

旋乾轉坤之事往日有賣國之罪者尚且爲吞舟漏網之圖其何以服天下之心耶即如關撫一事名次更置如易小兒若非 皇上慎重邊疆留神清問幾敗乃公事矣○御史沈猶龍題云樞輔以身任天下之安危其作法與人迥異試行邊大主意謂何良有見于經撫分歧政事厯雜爲之裁經置撫獨至調度暫請一行以安人心整家當即返旆以讓撫臣之行事其爲計最簡且便也而今似不經不撫隱住樊籠矣苟有利于疆事即使黃閣老臣勞病寢尋亦當捐此七尺以報 天子而其如大計之不爾乎奉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三

二十九 癸亥

聖旨督師輔臣朕非不念勞苦但封疆事重還藉料理沈猶龍如何輕議姑不究餘着該部議行戶科陳良訓疏云樞輔宰相行邊古今不多見近復有酌議督撫一疏何其壯也無亦是向來紙上之甲兵未堅兩軍之對壘今奴狡焉思動則樞輔籌之兩年運之一日勒石燕然正其時耳 皇上亦宜下一檄慰問之弗問奴酋來不來但問人心固不固其土師相衛能如子弟衛父兄手足捍頭目乎其隊伍自相保能畫戰目前則相救夜戰聲聞則來援乎以此堅壁以此長驅衆志成城何賊不滅萬一人心不定

風鶴驚疑有如向時一開而逃一擊即散粟米兵革委而棄之樞輔兩年關上又謂何至樞輔今日所不宜言恭擬還 闕入覲 天顏日竟請罷歸以省議論往此經畧之所以敗亦惟是計較太多分別大勝口角之嘲戲筆端之怒罵戰守不專身名俱失樞輔可引是爲前車樞輔一身任天下 社稷實皆賴之其心苦其身危 皇上鑒之舉 朝仰之誰是椰榆或此一二商量比于以石攻玉樞輔集思大度目可點鐵爲金而言還 闕也奴酋方動何以樞輔欲靜兵機呼吸之秋豈堪忽焉行邊忽焉揆席如歸家而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三

三十 癸亥

戎馬在郊優游林臥世得無謂與閭鳴泰同類而並訊之而游移轉徙設立名色離却關門先去爲望則萬非計之得耳○御史楊芳盛奏稱遼撫閭鳴泰罪應逮治 廷議苦無代者首鼠兩端至連疏而不能決又將啓諸臣以聚訟之階矣自邊倣以來大家坐視不圖禦敵只管添官 皇上亦安用此印纒綬若衣冠土木者空費長安之米哉夫言者置身利害之中任事者須置身利害之外如徒引類呼朋輕率而無所忌憚騙官竊位規避而不敢擔當言責一噓官守俱敗蹇諤師濟之盛且爲拔汗關草之風矣

大學士葉向高奏云輔臣孫承宗以病懇歸臣心憐之今已奉 旨諭留何容置喙聞鳴泰任關或言其與承宗不合臣亦密問之承宗而承宗殊不謂然無奈口語日多臣無以應故亦下部酌議意部中耳目稍廣當有定論耳御史曹守勛復罪臣以稊稜則有之若以兩可之說而臆斷鳴泰之去留臣又無此力量也伏望 皇上將臣卽 賜罷斥 勅問守勛以朝鮮當何如處置聞鳴泰應否裁易守勛胷中必有成算不俟臣之佐籌矣

按關撫如此行事口語日多而樞輔不聞是不智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癸亥

也知而諱言不合是欺 君也狗所親而易經累如此大錯恐樞輔亦難自認矣

刑科張鵬雲奏職觀東事之壞大抵皆我不能乘奴而偏為奴所乘以楊鎬之躁也而進兵奴遂得乘之以挫我銳以袁應泰之闇也而收降奴遂得乘之以陷我城以王化貞之癡熊廷弼之憤也而兩爭不下奴遂得乘之以虛聲恐喝而烏驚獸散矣日者樞輔當關巖關可恃無恐不意數日內樞輔且以病 請撫臣亦以病 請議者方抱杞憂旋奉 明旨于樞輔則 隆遇有加于撫臣則下部酌議煌煌天語業

已 洞鑒彼中之情形矣職以為聞鳴泰之當去可無煩再計者也向來狼狽之軀秉鉞邊關久不滿于人望近日虛憍之狀嘖嘖道路更為大拂人心所願當事者幸無以酌議二字變作調停徐俟樞輔之裁酌徒滋築舍之紛紜開將士觀望之心啓逆奴窺伺之端也至于樞輔承宗仰體 皇上眷注之殷俯矢人臣致身之義有任無讓奚俟職言之責耶當多事之時却少任事之人職願當事與封疆任事之臣務要洗腸滌胃各秉忠心大家齊矢報 國之誠共收蕩平之業而 宗社天下俱安矣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癸亥

御史吳牲題近見邸報朝鮮擅自發兵識者僉謂奴首狡計欲斷毛弁牽制之路為併力窺關之舉時勢至此亦孔亟矣關撫聞鳴泰外示強陽中實庸憤即其舉動乖舛言詞鄙謬上負 國恩下負知己若不早為褫斥終必敗壞封疆當事大臣必不襲姑留之套以遺 君父之憂無俟臣之贅矣○又題聞鳴泰恣心妄言視天下事太易臣素輕之及讀科臣尹同臯責成兩撫之疏未嘗不嘆服其識之早也語曰亡羊補牢尤為未晚當事大臣鄭重此舉必且虛公擇人不拘資俸不採虛譽務得其實經濟之才使今日

可爲關撫他日可爲經畧他日即可爲經畧以代樞輔庶不至一悞再悞付封疆于一擲耳

御史沈猶龍奏職接邸報見遼撫閻鳴泰爲樞相勢難遽旋等事大意陳輔臣之偉伐誇邊政之有成復謙謙而不居終斷斷于一去非任非讓若公若私何其婉而激任情而自便哉鳴泰故遼東一叅議也非有汗馬之助死守之烈徒以經撫兩敗追念因遼解綬之臣起用山海不數月而躋位開府乃相臣留則爲優游之撫臣相臣歸則不肯爲補塞之撫臣也槐階 禁近原非塞上之官豈支持艱危作錦游之夢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二

三三 癸亥

何其不倫也從來有緣邊重地爭先決去之大吏否奴首眈眈虎視經年遠跡徒畏我虛聲耳今侈口賊歸明明自獻其短不但貽歎于敵人必且召侮于一旦委棄前勞流害不小屬虜乞款乍歸乍叛趙率教力致首功几貽口實鳴泰多投黃白方解兵端庸獨不知虜情之玩我乎一撤而乘虛薦窺誰司捍禦致使後人無可仗之同心臨事有不終之敗局皆鳴泰之爲也鳴泰才伎已窮中藏盡露猥借題于臺臣疏語而卸擔于東道主人則數撫關竟有何事彼八旬大衰蒙犯風露河東朝雖資其望而未嘗不重憫其

衰祇以款事未終難議更置歷疏乞休未遂首丘之願而鳴泰知難而退獨爾見機之明即方今吏兵二部奉 旨酌議去留竊謂鳴泰以填撫爲贅原官副使則非贅也或削去新銜聽歸初服或監山石留試鉛刀一成退讓之高一飭 國家之紀即以方未任先辭之解經邦尤爲寬政矣職痛心積敗憤覆轍之難回妄謂 人主恩威當決之早如苟且優容薄責後效必待債轅折軸羣噪爭鳴而後始奮 雷霆之震則明罰盡出于下而苟倖無禍之人心難望其畏法而死敵也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三四 癸亥

南太僕寺卿朱吾弼疏云接邸報樞輔以病告遼撫以去辭病爲托辭去爲卸擔無可疑者職不覺失色發憤長太息曰 皇上何負于臣子而臣子敢于騙官私身家負 皇上乎夫承宗之薦用鳴泰出鳴泰毛遂之自薦承宗誤信有識士夫無不料有今日第經畧難繼而樞輔毅然請行 皇上推轂而遣彼鳴泰以破甌開府爲知己者死承宗必獲桑下餓人之報豈鳴泰一旦喪心至此也則鳴泰亟當逮治承宗之在山海爲 皇上所倚之韓范乎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國無期一段忠悃承宗所當自矢當隨



發鳴秦奸狀堂堂正正如伯繇先用後殛何妨也御史林一柱疏云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用天下人之心而後可用天下人之力情者所以感其心而使之動法者所以悚其心而使之震情不足以動法不足以震則人各自為心而慳其力是聖主無所恃以用天下是故主勢孤而國事危皇上今日之于樞輔殆情有未至歟何孫承宗之以病告也當廣寧殘破兵民蕩析之秋廷議必王在晉而使之出在晉儘力料理亦駸駸有緒矣承宗掀然請曰非臣不可皇上壯其志嘉其忠臨軒以送之劍

遼事實錄

卷之三

三五

庚亥

玉以優之公孤以寵之馳貂張以錫之出藏器以需之其尊之則師保也其愛之則手足也其無竭不報也如一體之交相為用其無計不從也如魚水之交相投臣謂皇上愛承宗有禮矣國仇未報主恩日重此荆離之所以燔家滅族聶使之所以決面屠腸者也承宗何為而以病告也承宗之病不病臣不敢知然當其初時慷慨請行也豈曰此行庶幾無疾病乎又豈曰吾無病而行有病而返乎必將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孔明之所以報先主也必將曰賊亡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如裴度之所以告

憲宗也成則為元濟之擒不成則為仲達之走言行相顧終始無他大臣之告其君其道固如此也承宗何為而以病請得無謂我獨賢勞廷臣皆有還朝之議歟夫承宗亦度其能任與否耳夫且謂天下事非我莫能為也而愛一身之逸貽君主上之憂為此說者知有樞輔不知有皇上情面之言臣願承宗勿聽也又得無謂布置已定聊藉此以結報效之局與夫承宗亦自視其曾當奴否耳今日之布置猶是遼陽未陷廣寧未被時之布置也未見單行之面終未報主恩之言毫為此說者知有樞輔不知

遼事實錄

卷之三

三六

庚亥

軍國是又情面之言臣願承宗勿受也必謂還朝之體重于行邊之臣更不以為然臣讀出師表云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禱允之任也時平貴于坐論世亂急在持危置安危之係而伴中書之食解武侯之職而返就攸之禱允之任人之許之與承宗之所以自許者于輕重大小何如也昔甘茂伐韓與秦王盟于息壤已而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彼有負臣之君且無負君之臣今息壤之盟未寒而宜陽之旆先返使承宗上不得為武侯晉公之勅忠次不得為甘茂之自効何

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嗚呼！任賢者不賢，既以不賢而嗾之去賢者，宜任又以不終任而贊之去。情緣二字久入膏肓，定欲以虜遺君父禍患遺國家，是誠何心哉？若以臣決言之，則肝膽者君之所受，軀命者義之所輕，少年天子為封疆而損其所愛，黃耆老臣負期許而重其所輕，于心安耶？所謂始終動樞輔以情者也。若乃閭鳴泰何如人也？溝中之斷，飾以銀黃，欲巡撫則巡撫矣，馬革裹尸豈異人任而一則曰贊，再則曰贊，不言贊于未為巡撫之先，而言贊于既為巡撫之後也。豈其為山海之巡撫則贊為居家之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三十七 癸亥

巡撫則非贊乎？以口之誇張，賺一方之牙齦，而又以一味之驕縱，招一篇之彈文，巧于攫巡撫而又巧于卸山海鳴泰之去，逃一間耳。臣嘗謂躍馬西歸，殺人放火，遇撫臣而嘻笑，遇關臣而嫚罵，廷弼之逃，逃而豪者也；踉蹌出走，涕泗流連，化貞之逃，逃而巧者也；鳴泰而倖入榆關，則熊王亦可出，困熊王如不宜出之，困鳴泰亦不得倖入榆關，夫亦以誤國繩之以靖室待之而已，而或者謂繩遼撫非所以安樞輔，是又不然。街亭之敗，武侯揮淚而斬馬謖，引咎責躬，奔所失于境外，樞輔而遜武侯也，則何樞輔而

為武侯也。方上疏自貶，以身擬法，而又以法為鳴泰私乎？臣固知其不然也。噫！皇上今日之情，前此所未有之，情此而不足以感焉，則情窮。今日之法，後此所視效之法，此而不足以震焉，則法窮。臣恐後此無人，不病無人不贊，而為巡撫者，逃遁之後，開一變局，無不人人恣睢以國僥倖博一聽，勸之巡撫以去也。朝廷之上年年議巡撫，勸巡撫山海吏卒日日送巡撫，奕者舉國不定，不勝其禍，而況能勝奴酋也危矣！臣不能為皇上計矣。伏乞聖明裁察焉。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三十八 癸亥

鶴之餘輔臣孫承宗，庸庸于山海苞桑之日，後先規畫如出一人，角徵互調，鹽梅共濟，異同之端幾乎泯滅，而旁觀者見關臣潘雲翼論列關撫閭鳴泰，又觀按臣林一柱挽留孫承宗，不悅微有異同之猜，職則以樞輔之與王在晉未嘗異也，與閭鳴泰未嘗同也。迹而猜之，經臣意在守關，輔臣力主恢復，守關者疑恢復之為虛，恢復者疑守關之為怯，以至易置之際，似有參商，實而按之，覺華之將兼南北，前屯之收拾城池，經臣原非局踏于關內，營房之旗布關門，大帥之旌麾，亦動輔臣亦非輕議于關外，精神却洽，何嘗

有不同哉惟是經臣之抵關也任事不數月料理各有頭緒無奈搶攘之閭監軍輒思掣其肘而撓其權經臣無事不力行監軍無事不停格甚至共議築墻而歸過一人陰持陽阻經臣始不得行其志矣輔臣之初閱關也常重其才憫其勞而又念其志之不得盡行故以留樞需其後用是急代經畧非輔臣之本意迨改其秩不改其政則輔臣之虛衷也彼鳴泰以監軍而躡巡撫輔臣當日即謂成色不滿八分惟其不肯以成色不足之人嘗試封疆故願撤黃閣之尊崇而危邊之彈壓此時此念真致身許國之惻誠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三十九

癸亥

而帥先鳴泰之極思也及鳴泰行事乖張舉動狂躁苞苴塞路法令凌遲輔臣默喻之而不記顯禁之而不悛以汚關臣之白簡關臣之論刻固已先得撫臣之同然輔臣于鳴泰之用舍曾不聞其有介介也昔宋臣韓琦范仲淹同任西事琦主戰仲淹主撫持論各別而不礙和衷竊謂輔臣之與在晉事政相類諸葛亮以國士遇馬謖迨街亭之敗揮淚斬之其于鳴泰夫亦有是心乎然而關臣之疏論鳴泰止據其貪穢之迹而未及戰守也戰守之宜經臣謀其始輔臣處其終鳴泰原自無初曷聞有終乃其破犁敗轅之

狀已自不堪枚舉特鞫鞫自輔臣尚未到喪師辱國爾如是而復謂櫛風沐雨收拾二百里之封疆將誰欺乎以一人手掩天下目乎試問所收拾者何處所櫛沐者何功以為能選將耶則保奸藏匿且為逋逃藪矣以為能練兵耶則虛名冒餉且為橐中寶矣以為能布置耶則寧遠築墻且貽盡餅罔効涓埃幸邀 皇上聽勘之 肯少寬鉞斧之誅猶復潛踪匿跡四布流言恐以此開異同之端而灰後來任事之意始而悞 國既而悞已終而壞人貽害豈渺小哉初主事沈際致書長安謂參論遼撫不必說起舊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二

四十

癸亥

經畧蓋此時樞輔已心服舊經畧而深惡遼撫之冥行若一路牽纏益甚其慙觸其忿而於舊經畧有所未便此臺省之交訏止言遼撫而未深言前事也林公在差有所未知叙及始末政府見是疏佛然有不必多言之票擬乃天啓年間一段公論藉是疏而存矣又戶垣陸給諫疏云輔臣之初閱關也常重王經畧之才而憫其勞又念其志之不得盡行以留樞需其後用是急代經畧非輔臣之本意迨改其秩不改其政則輔臣之虛衷也政府見疏謂改其秩

不改其政則經畧不必更樞輔不必出面語陸公二句觸目可駭當時忌言中外回護往事之失看明知之而明諱之矣

附沈職方與侍御周來玉書

株守危關久踈候問每瞻光範不任神馳關上事體甥久欲言恐有礙閣部未敢啓齒竊以王經臺多方拮据百事就緒即今日所憑而藉者莫非彼之規畫所未得盡行其志者每爲閫撫袁道不肯奉行遂成廢閣耳二公既假手閣部而擠排之已藉閣部力而躡顯位則并閣部而慢易之按踧出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望

癸亥

閣部大是不堪所不訟言之者亦如待江總兵例欲臺省明指摘之而已不相回護耳如不肯任袁以關外不肯假叛弁祖天壽以權不肯主張築墻此皆顯相齟齬處至撫道行事乖方如任游棍四面招兵徒靡餉而兵無實藉山石道中軍朱平東藉勢恣意殺人而關人側目下教場袁監軍不用閣部命而擅斬人幾至鼓譟受病廢張斌良囑而薦之閣部欲閣下題授副總兵及見閣部令兩人扶掖而上撫臺公子徧拜營將而索貂參凡此皆章章人耳目者閣部亦未嘗不洞悉也曾歷此地

亦莫不聞即倪吉旋馬劬思俱可問也二公但知逞臆肆行至於料理經制毫無寸長累卵危關豈堪當此決裂二公舉措係國安危苟有人起而破除之亦救時第一着也然此舉不可出自舅父臺省中有臭味同者不妨慫慂成之耳閣部機神最圓行事極細其所張設不求速効亦爲近與二公意趣既殊參商已見故一意西還以通中朝之血脉固非假此以卸擔者恐以後言事不必過求也王經臺被擠海內亦多爲之不平第暴白即涉嫌疑今二公自多紕繆直一揭其肺肝則經臺心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望

癸亥

事不暴而白但欲爲經臺地更須照顧閣部閣部與經臺行徑殊而意見未嘗不合指摘一及閣部則于經臺反有礙矣至如東虜情形我無覺焉彼必不動似亦不必煩廟堂憂勞也

南道黃公輔云遼撫聞鳴泰非以一叅議蒙我皇上特拔而授之節鉞付之東事者乎自知才力不任何不及早控辭而騙官到手託詞卸肩也彼解經邦猶自不敢騙官者以規避削籍矣而鳴泰止以一勘脫身且嘒嘒逞辨如此大便宜事誰不肯爲乎無怪乎今日劾尤者多而又何以服人心也此刑賞之宜

平者一臣誠念疆事一失計其害至于敵安而已危刑賞一不平其弊至于殺人不足以爲罪爵人不足以爲功如此而臣又安能隱忍而不言之哉○南道張錫命疏云口舌得官之間鳴泰公然衣繡還鄉而登萊陶朗先浪擲之金錢竟付之水濱也

吏部覆科道張鵬雲周之綱潘雲翼樊尚燥周汝弼練國事沈猶龍胡士奇劉四端各論遼撫閻鳴泰及孫承宗求罷本到部臣會同尚書董漢儒等酌議得榆關一線實係天下安危自樞輔孫承宗慷慨仔肩威靈不振今逆酋不敢西窺而中外屹然安枕者皆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四

癸亥

其力也御史潘雲翼親授方畧疏留久任以爲大將非樞輔無以提掇之道鎮非樞輔無以責成營伍非樞輔無以整練城守非樞輔無以締結其他過使用正用奇諸所區畫關上不可一日離樞輔者昔裴度之督師淮蔡也辭曰滅賊則朝天有日終擒元濟韓范之經理西夏也行間日久乃能使元昊稱臣樞輔忠義自許豈遜諸臣知必寢乞休之思勉遵 慰留之 命也撫臣閻鳴泰起自寮闕驟躋節鉞 聖恩隆重謂當如何報塞乃榆關何地巡撫何官此時何時突然一疏請撤贅撫則大可異者臺省交章罪其

卸擔臣等正集議以酌去留而巡關御史潘雲翼之疏至矣據其耳目所及見聞必真合鎮指摘所加與樞輔告戒屢見者種種罪狀上負 主恩并虛樞輔惓惓共濟之意豈可不議更置以悞軍 國大事相應先令回籍其關臣論列事款仍 勅樞輔具 奏撫臣鳴泰祇候 皇上處分遺下員缺容臣等即從公會推以聽 聖明簡用樞輔素孚三軍之心大寒逆虜之膽一應機務專任成功俟防範無虞恢復有緒 皇上召還之日另議經畧以收全緒可矣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二

四

癸亥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三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苾穉芻甫較閱

癸亥六月南科徐憲卿疏自關上抵寧遠前屯二城其間一堡止可備烽火未可備攻打也而覺華一島去城四十餘里水陸懸絕于虛勢最妙于實援恐未即得力也又謂廣寧城不可守而山海可守然廣寧兵潰不西走虜則東走夷其逃猶難若關內一潰東西南北絕無阻限其逃更易若干關外東去二三十里內再築一重城南可引海為阻北可倚長城為靠過此則南北無倚而繕築無從施矣城之自南亘北長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一 癸亥

止二三十里計費不甚多而內可壯軍士之胆外又添一鎖鑰之固且仍以守寧遠者守關門屯覺華者援寧遠庶萬全矣

為 國守邊不可好奇爭勝不可驚遠貪功舍關門之近立隳初築之功。驚凌屯之遠以興難竟之役。只起于好奇貪功一念。微萬不可必之天倖耳。閻鳴泰回籍聽勘會推韓策等四人 上命再加詳酌疏再上以張鳳翼為右僉都巡撫遼東 巡關潘雲翼為兵虛冒餉太多事奉 聖旨該部移文嚴行查核議兵科參看得年來事

孔棘凡借名招募騙官騙餉實多奸黨更倚牆壁雖緝拿之檄日下而抗驕之焰轉熾法紀至此 國家幾無三尺矣心切恨之乃何物募練營兵守備有如杜應魁者虛負匹夫一劍之勇無投石超距之能招兵填上名雖八千一查於山海道而虛冒者二千有奇再點於關院而隱替者又五百有奇月計歲計糜餉幾數萬金以烏有之軍精飽一已之谿壑心無屬屢恬不畏法貪弁中有如此胆大包天者乎况縱放軍人上盜行奸殺人放火若此無等豈稱有勇有謀復再置之關外設防豈能冲鋒禦敵為封疆出死力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二

癸亥

哉必須稽查兵數究核侵欺明白算結而后使過可也至於柯仲炯以伊唔公子談兵說劍招結黨棍如吳文耀等領兵五千強半逃亡陳政以賈祥幕客呼朋引類虛冒逃兵周弘祖等矯 命雄行潛匿 京邸應究核者究核應提挈者提挈則又所當迅行嚴追無事停留以長奸宄可也至於糜餉行劫法自難貸又非職言所敢越俎矣

杜應魁以廢將舉薦招兵每兵月餉三金因其餉厚團營兵及邊兵皆更名應募行伍皆虛市棍無賴投充者賭盜日聞潛行劫掠更值汪司農之兵

縱焚都市而柯仲炯所招集者俱游徒混集侵冒無用悉驅之關永科臣郭允厚傳宗龍所招者乞總督王公象乾領去散之薊鎮薛祥招致三千至吳江而兵謀逮祥擊獄大學士沈公淮之兵僧道夾襍獨臺臣鄒復宣募金華義烏兵三千在關頗得其用山海兵威嚴重群不逞至此不敢復肆舍此無藏垢納汙之地矣侍御游士任一片熱裏因招兵論遣而科道明時舉李達召兵卒致川中之變是招兵不能弭亂反至于招亂也經臣在關既虞強虜之逼又慮橫兵之叛非公平廉謹恩威並

遺事實錄

卷之十三

三

癸亥

濟何能使眾心之聳服哉

禮科郭興言疏近來人情玩愒法紀凌夷作奸犯慝比比而是如管大藩之逗遛海上而寬梟示之誅陳天叙之夾帶硝黃而緩逮問之條去年之募兵折毀楊都司房屋大駭聽聞汪應蛟每兵給黃錢四百文而去是賞亂也今年之營軍聚眾鼓譟大肆凌轢于總督吳汝胤之門而不一問是兒戲也長此安窮害何底止職有激于中久矣敢因論關撫一事而併及之

當時募兵苦于乏餉汪司徒用厚餉私自樹兵卒

以釀變兵可輕弄耶○聽勘巡撫閻鳴泰辨疏云內如遼人出關一節人爭逐之職力禁之揭示通衢萬目共覩至今州縣及營路壁間尚有粘者乃反以為職逐之也不亦異哉是豈言者忍于相左恤緯熱腸陰中于冷口遂誤以為真而不及察耳逐遼人出關耕田不得抽選為兵彼時以為得計而不知其中禍之深也遼人用而兩河故土無恢復之期矣入衛則匿身于薊城援凌則兆亂於東省誰倡其說主其議必有任厥辜而莫可追者此際已囑其倪閻撫不得不辨

遺事實錄

卷之十三

四

癸亥

大學士孫承宗勘三御史情罪看得論遼患者曰有封疆之寄可以死無封疆之寄可以不死臣諺謂巡方御史當封疆未壞尚有封疆可巡法可以不死當封疆可巡義可以不死然法可不死而義未嘗慎其死義可以死而法未嘗繩其必死三御史苦心悉力適遭事窮其風力不得不減而情事尚有可原獨戰有功御史為榮戰無功御史安得不辱然遼事至一桂危矣至王庭又危矣至震孺危而又危矣三御史之于邊事且有逮白可案今所責于楊陳者尚輕獨方震孺臣不必責其不調經撫而當責其不糾經撫

不當責其不效於既失之封疆而當責其始雖獨往終與同奔竟不能以一語圖存未失之封疆卽震孺自言曰封疆至此皆臣不能直糾經撫之故其駐八里舖不入曰我遠東巡按今遠東何在我以此歎甘心則震孺未嘗不欲效也故統三御史較之自揚而下爲時愈苦自方而上爲罪漸輕獨是楊陳兩御史事臣尚里居方御史又中朝共見而必以臣愚昧妄爲詳騰殊未敢執爲定論耳

御史吳尚默題稱關撫之更置無常邊計之籌筭易擢戰守之策歷來經撫各持之而互爭之快雄心于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五

癸亥

一逞則用戰迫一敗於李維翰再敗於楊鎬又再敗於袁應泰王化貞乃悔戰而言守然而守未易言也一切布置尚當再三布置再三酌量樞輔明以守之一着申飭新撫堅心耐意歲月圖之無如曩者以操戈入同室以築室成傳舍日壞邊事而不可收也嘗思宋之夏元昊條邊事者攻守不一策獨范仲淹始終意在招納堅執按兵不動以觀其釁卽老識如韓琦亦曰此二十萬兵只守界濠用兵當置勝負于度外迨至敗鱗相尋潰喪塗地而琦亦屈於淹之策卒用招納收功獲其誓表願奉正朔以樞輔之威望果

能勤習陣充軍實嚴政令明賞罰齊耳目一心志威畏德懷如韓琦之後其心破其胆寒而奴不納款聽命吾不信也

七月督餉侍郎畢自嚴奏原任推官孟養志前任經臣袁應泰題起用援遼前餉臣李長庚經臣王在晉咨會相同續因廟議欲發勅宣諭朝鮮本官遂兼賚勅之役今於六月之杪倏然歸來賚有朝鮮回照乃彼國篡立之詳則亦可得而言者李暉原以前王李昖次子得立素稱仁柔李侗其親侄也走馬試劍謀勇着聞眉豎耳垂姿表偉異常在李暉左右用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六

癸亥

事掌官札之役入春因見李暉有疾遂起逆謀先令心腹陪臣建議將平山節度使李貴發練兵馬五百調赴王京防禦又密約繼母王大妃於三月初九日在於宮中舉火爲號李侗率李貴等指以救火爲名領兵入宮綁縛李暉投烈焰中以歿并其世子宮眷及左右親信之人俱行殺僂議政府有自盡者本月十三日遂請王大妃仗義執言數李暉之不忠不孝而暴其罪是日李侗遂卽王位又差官立誅平壤守臣朴燁并鴨綠江邊鄭遵數其元年冬月暗通奴酋引賊過江戕遠人而謀毛帥是所藉口以報中國



者也李貴今為李侗親臣日侍其側而又宿將張曉為總兵以守鴨綠用內戚韓浚謙為本國都總兵以鎮王京又令通官傳語於孟推官曰向來舊王不併力過奴為恭令我正不以縛儀為恭而專以助勦為恭查李暉之事 天朝殫心竭力彼國老臣有被倭難者皆所槩從而少年新進之徒或多不欲兼以供億煩煩國人苦之今春偃臥日久有以為真病者有謂知禍之將及已而深居以避者乃不虞其竟以不免也此臣喚集差官任國輔等反復查問而得其大槩若此非盡出於孟推官之口其他則謂鮮人語言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三

七

癸亥

不通詢訪難悉亦實情也近聞李侗請封之使業渡海而來抵登而北行且匍匐闕下矣臣竊以為李侗之事其不必議討者有三而其不可遽封者亦有三李侗篡自立雖犯無將之戒然為李昉之孫李暉之侄枝派頗正且其假義國中臣民卒多歸向今若輕言廢置必當先議興師航海萬里勝負難必窮兵遠驚非力所及是不必議討者一也通奴之顯迹未著尊王之常禮未失且其即位教令頒布國中咸以恭順天朝為念以協力助兵為辭豈其以此翹前王之罪過而躬自蹈之萬一更不得其人違

順即逆厥計良左是不必議討者二也李侗篡立之后每有公移與毛帥往來固非大有協濟亦覺別無齟齬近聞毛帥自用銀往安州糴糧五千亦未過糴總之毛帥之居皮島四面皆水與駐宣川時依倚朝鮮犬是不同可無他虞是不必議討者三也惟是君父夫倫炳若日星亂臣賊子宜膏斧鉞李侗以臣弑君以侄弑叔既違天誅遂叨封典煌煌綸旨驟加匪人彼箕子禮義之邦將無為有識者所笑是不可遽封者一也李暉之事天朝也甚謹既助兵於四路進勦之時又助餉於毛帥駐帥之日其有功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三

八

癸亥

於天朝也甚鉅彼國教令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也若中國不為一言昭雪而輒封弑逆之人幽冥之中未免負此忠順外藩之臣於地下是不可遽封者二也李侗素稱狡猾語言應對之間不失恭順天朝之意而其處心積慮尚屬巨測據其咨文雖稱權署國事而居王之宮服王之服行王之政全無辭尊居卑拱聽冊封光景誠恐別有肺腑遽難方物大虜觀變向背倏忽是不可遽封者三也以臣愚見固不必窮治其篡立之罪使其挺而走險亦不可遽與其封爵之榮使其狃而成玩俟其請

封使至止收其表箋一切方物姑寄別所卽令來使言旋順資明旨詰問要見李暉是否當誅李侗是否當立俟其輸服請罪往返再三而後許之否則俟其進兵勦奴功績昭著而後封之庶幾掾縱在我剛柔互濟不以恩掩義不以權廢經天朝之綱紀大伸而屬國之邪萌自戢矣說者又欲遣官前往查勘區處未爲不可但官卑則不足以示重於外夷官尊又恐負固不服反有藝於國體似未爲得策也至後中國之使其以公務入朝鮮者寧希勿多寧簡勿煩仍令謝絕一切交際毋得贖貸致輕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九 癸亥

中華此尤吃緊要着亟宜申飭者也

八月大學士孫承宗疏稱關城之缺餉者四閱月矣臣扶病而請命者半月而三上疏矣臣頃見舊撫閻鳴泰之去相次叅劾者不決旬而十五六上臣未嘗出一語曰不和而至於體貼臣意爲臣驅不和者數數爲言察中朝之以臣爲妄爲担承往冒他功而沽名自喜或幸臣之自罹其禍矣臣去年曾向諸臣言曰與其以天下之大付之不可知之人孰若以天下之大付之所可知之我臣於是時不敢自顧其身而安敢顧人然而人猶曰臣以北人用北人也適萬

僉事乃向臣言曰業有後命謂某人諧舊撫去而以某人來是又以西人用西人也果若此言則去一人必有一去之同類伺所代之人時反唇爲稽時鼓舌相向蓋臣見舊經有防舊撫有防果如僉事之言則新撫又不當防舊撫乎臣身已無餘才而衙門既分則中外之心各有所屬皇上試問從來相譽相毀曾有不分羣類而各爲其地者乎乞准臣之疏得賜歸里更望羣臣諒臣危苦深心無謂中外之人心爲未合也

是時冒功沽名妄爲担承人言藉甚身無餘才自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十 癸亥

諒亦審以天下之大付之所可知之我今而後見其可知矣

登萊巡撫袁可立報三年二月內復州僞總兵劉興祚卽愛塔欲反正內應使金應魁賫送密稟求登撫免歿加銜牌票登撫以因間用間計給與之命總兵沈有容於三月十三日率兵出海相機接應去訖四月內賊登見兵北來毛帥之兵又交相接應疑其攻襲將金州沿海兵民掣驅復州及劉愛塔又差張應科通約獻城求船接應大抵言七月來歸也五月登兵與島帥布置相應六月續有復州劉愛塔穆沅文

并金州生孫應武王國佐等各差人同原差哨探回鄉高飛等仍通款訂期已會議於六月二十五夜先取復州仍令高飛約定愛塔不意有復州備禦王丙貪暴愛塔具揭愆怒將王丙縛去丙仇口首愛塔內應情事愆發夷兵三萬圍復州縛愛塔等去其復州居民勦殺不盡者趕往北去并將永寧蓋二城男婦盡驅北行南衛四百里膏腴之地奴一旦棄之聞奴已將劉興仁王丙斬訖心腹潰而羽翼剪諸偽將當人人自危矣此可乘之隙也

遼撫張鳳翼疏臣受事後出關由前屯以抵寧遠又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十一 癸亥

循嶺而北遵海而南地無所不守則兵無所不分奴全隊衝鋒而我以偏師拒敵即極精極銳猶虞多寡之數難當乃器械不充強半是執挺持竿之衆監甲不備大都皆赤身露頂之人且馬匹以水草之非宜而莫由問富糧餉以內地之告竭而屢見脫中最可慮者城被燒殘在在皆頽垣敗壁人當挫衄時時驚鶴唳風聲雖輔臣極力綢繆苦心率勵然八城斧鉞非一年可竟之工六載瘡痍非一時可甦之病倘天不悔禍奴復窺關四顧旁皇誰為衛霍所為鯁鯁慮凜凜憂也故今議勦不能言戰不得計惟有拿定一

守字庶幾安將胆而固軍心耳

初余意主守樞輔必欲戰而頓易經臣也今孫公到關且匝歲矣而僅僅言守耶一年間所幹何事欲踐其言難矣哉

九月麻羊島守備張盤收復金州六月中奴以劉愛

塔之故將金復等處遼民盡行殺戮逃難人民甚多守備程鴻鳴等帶領舡隻俱往青山嘴接渡盤招撫遺民男婦老幼共計四千名口並無尺布遮身挑選壯丁列有三十五隊因哨探金州城內有達賊五六百餘守城亦有鳥鎗火砲等器再探的確於七月初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十二 癸亥

二日統領該部島兵并帶壯兵三十餘隊以及老幼遼民助張聲勢黑夜上岸晝伏夜行於初三夜三更時分齊至金州南門城下各舉火把一齊吶喊放砲軍聲振天賊從北門逃出天明進城安撫居民畢又於南城丁家寨搜糧得穀二三千石當時給散各兵前後共得大小炮銃一千零十四位硝磺連藥五百六十斤大小鉛炮子七千三百零二個因帶領兵丁任劄金州城地但船隻少力量薄火藥少糧食寡申報毛鎮乞奏請劄付銀牌等項大發兵將協守金州等情毛文龍塘報云看得金州地方廣濶田土肥饒

城高且堅又臨海畔海恢復四衛之首地今張盤率所部之島民統新編之順卒能用計以取衛也人有膽而矢心守此金城實恢復四衛之首功况金州至南旅順口一百十里形如葫蘆既得以扼要則西南之奴島正南之旅順口東之三牛坨皆爲我有因城南之一百二十里俱可以聚兵糧招撫屯種卽登解船隻往來都有停泊處所兼無大洋之患東可圖復蓋二衛西可通廣寧等處是進取之有其基臣向用間招叛圖取金復全爲此着唯是無險可據不敢嘗試今城南二十里地係是葫蘆之頸兩崖距海中乃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三

癸亥

山春潤僅一百步其處設立重關而金州防守又得方畧便可站任足保無虞然餉不援兵不繼而舡隻又少火藥器械其在江東者尚不供用何能以望渴之請作無米之炊是在當事者酌量急要情形速爲接濟之也

十月逮登撫陶朗先○孫承宗關東情形疏云寧遠去關遠去虜近覺華島去岸十八里龍宮寺地瀕海而肥土人附夾山之溝而居可五十餘家地蓋六百餘頃舊城遺趾可屯兵二萬令龍武兩營分哨覺華而於山巔爲臺樹赤幟下泊遼船北望黃毛山南望

劉家山相對如兩門其南麓入海可爲堡屯萬餘人北之孤起者曰望海園樹赤幟置炮於上艤沙唬舟於下海門天設片帆不能飛渡矣寧遠東陸行黃沙白草墩臺宛然二十里至雙樹堡蔭水猶存十里至連山堡城垣已盡十里至箬笠山可立爲炮臺望大紅螺可百里東南去鎮倭堡三千六百餘步海環其三面東南有徑而險堡南有葫蘆套西有瓦窪衝海山之間可爲疑爲奇如以寧遠爲關此地可當前第北爲塔山卽中左所又東北爲店山平衍難守繇檜木衝而西北爲紅螺山西南抵威遠山其東接康家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四

癸亥

山折而東南爲蠟子山遂至首山其西則白塔谷歷興水以西通於一片石臣擬從望海臺北接首山立關城中有平原河水環其下可爲堡直接康家山以威繼光修薊門法爲臺垣約可六千餘丈地當險要可以盡收形勢於內而外截東來之路蓋據大勢於首山而山海關在重垣之內矣開屯之議趙率教以修守之餘試之而效總計五城三十堡兵民不下十餘萬而田之地當有五千餘頃儘民力可占種者許以三年起科而因煤以鑄錢因地以煮鹽皆關門稍行之而效者令袁崇煥經營寧遠查國寧督水兵於

覺華臣與鹿善繼得以備關城者備前屯以守為戰以貽永逸○毛文龍報牛毛大捷斬級二百三十有奇生擒四人獲馬九十四匹器械二百三十件又報烏鷄大捷斬級二百八十一顆

大學士孫承宗奏臣接平遼總兵毛文龍呈解屢獲首虜隨行關外道袁崇煥逐一查驗三次首級三百七十一顆俱係真正壯夷當陳生擒虜賊四名俱係真正鞏虜差令中軍官集將士於衙門外三砲三爵臣時在寧遠適春賞夷人虎酋等部俱到特令各官解其首虜經各賞夷部落乃抵寧遠不獨風示邊人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五

癸亥

抑亦見天下尚有殺賊之人賊自有可滅之日一時人心殊覺感動因念文龍以孤劍臨豺狼之穴飄泊於風濤波浪之中力能結屬國總離人且屯且戰以屢挫梟賊且其志欲從臣之請牽其尾搗其巢世人僕懦觀望惴惴於自守不能者獨以為可擒也真足以激發天下英雄之義胆頓令縮項斂足者愧死無地矣

關寧十數萬兵不能殺賊之人而藉手於海外以此誇耀賞夷適足啓西虜之輕覲耳

李維翰等朝審出入長安門械扭悉令家人手持該

科劾奏詔查監者罪之

十一月朔素臨邊索賞官軍敗績於僊靈寺守將王楹被殺○兵部趙彥據總兵馬世龍報防奴酋西窺命將王威等分備喜峰古北口桃林界河且言薊鎮臺兵始於戚繼光皆義武丁壯今改募北人成法盡廢守望無人昨白馬關之警數十里烽燧不傳何以預備○十二月奴酋迂其民于海上○毛文龍奏其贊畫王一寧罪逮治論死

甲子

天啓四年正月吏科許譽卿題今海內用兵所在騷然而最急者莫如薊遼九邊開釁無處足恃而最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六

甲子

吃緊莫如薊遼總督自督臣王象乾以艱聞益兩月于茲矣廷臣方議推而督師輔臣忽議裁今靜聽又二旬矣而啓事香然倘謂督師輔臣意難重違則職又有說焉從古自任任人事無兩可職讀輔臣前疏有云居密不居東者勿推任薊不任遼者勿推同功不同過者勿推以及畏勢要顧局面愛便宜者勿推則是輔臣胸中再四熟籌明明有一當推之人輔臣何不直入告於皇上所謂不自任則人任可兩言而決也乞勅督師輔臣自擇立刻會推務令遄往庶撫局可終防着亦固巖關可轉危為安矣

御史劉璞疏云師中長子如樞輔尚矣三帥者樞輔之所置非樞輔恐易器之不能操也樞輔獨力担承一片苦心令人隕涕然樞輔之不可離關而來薊也勢也今既與擔督撫之任而息朝議之紛紛事權歸一矣國家雖設九邊至重孰過于東邊處處用大臣接應前茅中權後勁寧可缺于此時而令人驚耳目之驟易耶

是時樞輔回朝不得當關不可欲留密雲爲退地故停推總督夫薊鎮豈必以閣臣爲重哉不得已而思其次也

遺事實錄

卷之十三

甲子

總督薊遼王象乾題爲諸虜已就羈縻屢關藩籬有藉謹叙文武官員以勸殊勞收後效事疏開經畧尚書王在晉鴻材八柱撐霄餘力六鰲負軸刃遊盤錯縱橫萬變而神自閒筆走烟雲經緯八埏而文日炳指點韓土崩之險席祚陵京笑談清鼎沸之瀾金湯函夏連衆心而作障瓊毳承風啖其餌以呼雛犬羊入拉撫事皆其經始功不可泯且其精神才力正裕經營相應及時起用以竟厥施者也  
二月大學士孫承宗奏該臣議合欵防爲一以督臣撫臣分任薊遼緣皇上不聽臣去特借此以合其

任待臣去之日仍推總督臣前所請于皇上者正臣所以承此任皇上若不從臣而令臣坐困于空卷之帷下則臣之愚不獨誤身而遂誤天下關撫明而有幹畧可謂有材予之以權何不可辦獨其議守與臣同而所以議守似與臣異臣既不敢自是以異干撫臣而又不取謬附于撫臣察撫臣之意既以抱有爲之材而謙不肯見又似當難爲之局而慳不肯承或以見在之具無一足恃使一着手便分其咎不如盡諉之爲往事而身不與其責又或以入手則未立見合着則局難結姑爲異同以相激而釋難勝之

遺事實錄

卷之十三

甲子

任以鑿前車留抗直之名以爲後藉近有以撫臣問臣者曰盡餅乎囊錐乎臣茫然無以應首輔臣師也亦撫臣師也首輔謂臣既言新撫佳何不任之不勝于任弁流乎臣駭然而撫臣述其言撫臣未有應後乃自名爲五字巡撫以候閣部詳行也又面向臣自名爲贊道臣向臣言撫臣見臣薊撫居薊遼撫居遼之議志曰何乃殺我何乃教我充軍至責臣以總督衙門與薊撫以寧前荒塞與遼撫此可不言獨其志臣以正月三日詣寧遠曰國家棄遼東尚是全盛如大寧河套盡棄何嘗害爲全盛天下今舉世不要

遼東他偏獨要遼東臣聞之心楚不能語臣來而經撫去者三矣邊事重大臣豈能盡持之而謂同事者盡不如臣即邊事亦何堪屢以異同重壞夫臣所托重在三撫而關撫尤重今其意若此則臣何以佐撫臣之末議也昔科臣尹同臯念臣任事而謂舊撫虛恢臣雖無嫌于舊撫而實題科臣之言今臣之一身舊撫以為拘攣者今撫却又以為虛恢假令舊撫與臣同其後又令今撫同其前皆可為而無柰時地與兩臣相拘而臣遂無以得兩臣之力徒覺才力淺薄無能結交天下之豪傑而有自用之羞伏乞 勅

遷事實錄

卷之十三

十九 甲子

下廷臣雜議使撫臣展布四體為 國遠謀勿使之有不盡之才而臣又蒙不合之誚也奉

聖旨軍國大計朕已任卿與卿所自任中外具知有何嫌疑兵餉戰守等事卿前後條奏審的時勢聽便宜行不必廷議撫臣意見不同即卿云有才恐不便共事該部便看議具奏 巡撫張鳳翼旋以丁艱回籍

閩撫初任監軍樞輔所用也其舉經畧而改巡撫樞輔所薦也斷金之交忽焉按劍何有于張撫哉張撫控疏自鳴有張鳳翼既經指陳何必一一剖辨之 旨樞輔來而經撫去者三矣彼二臣者異

而異一臣者同而異可見樞輔之于人無所不異也而後來之喻撫亦無以自全其獲全者獨一馬世龍始終不易耳其所以得全之故豈待言哉樞輔急于恢復竭天下之財力養十數萬坐食之兵無論遼人不可恃而事久變生人眾食寡識者已憂尾大矣彼時大將馬世龍坐擁高居買姬博笑而以大言哄樞輔樞輔信之遂至柳河之敗言不可若是其幾也經畧王在晉守覺華之議原以三月發兵九月收兵為期而主者卒違初議泊兵久戍丙寅正月虜兵踏凍躡島中軍民三萬余

遷事實錄

卷之十三

二十 甲子

人無一得全領兵遊擊金冠剖棺慘尸其子抱尸以殉有逃難殘兵數名袁撫給批南還道由南中備述其詳渠俱混死尸中得免然皆手足摧戕其形已廢矣守覺華可能恢復否

以喻安性巡撫遼東

刑科解學龍題自廣寧潰散中國何曾探得彼中一消息而田有倉等分布偵探出入無人之境今有倉雖就擒然先有倉而颺去者不知凡幾矣明素不過彼中一部落耳公然率零星之寇殲我將士數百人而我不敢問小路不防之處皆奴就就之地也此宜

何如綢繆拮据實做工夫乃見在鐵衣曾有的數否  
聞撫臣欲點閱而各帥不應收買馬匹硝黃盛甲曾  
經驗過否聞各道鎮將交歡結契修飾情面試問馬  
匹盛甲必茫然無以對也兵馬操演未嘗不修其故  
事然不過于把總領百人在教場放砲納喊辰集未  
罷已耳彼大將不借病以偷閑則稱觴爲樂事近且  
遣人于南部置買美女三帥領銀一萬二千兩爲治  
第之資令人駭愕出關之總兵伴作家丁在中前所  
強奸民妻本頰喊叫反拿其夫細打坐視奸宿而不  
敢言大帥之營逃亡倍于他將有由口而入于虜地  
遷事實錄 卷之十三 壬子

巡關御史潘雲翼題稱今日關門之事督師輔臣以  
一肩担承而輔臣更有所任以爲萬里長城者則大  
將馬世龍是矣世龍拔之傳宣授之節鉞龍泉烜赫  
鵲卵輝煌威權更誰出其右者統五部之戎麾表諸  
營之節制軍馬糧餉悉稟其成委用授除盡出其手  
其事權更誰出其右者柰何兩載于茲不聞選一將  
練一兵軍日見其逃馬日見其倒營伍之虛冒如故  
弁流之冗雜如故人心且時有搖動大衆至安排散  
場近若黃泥塗之戰車果爲喜峰之買路是矣恐東  
首數萬對敵之兵不敢望大寇臨門誰能櫻城固守  
遷事實錄 卷之十三 壬子

者有在豐潤玉田三河等縣見爲響馬行却者自知  
逃亡日衆而拿一做工班軍梟首警衆何不仁之甚  
也營房每間領價六兩鎮將自侵每間所費不過五  
六錢用兵爲工築土爲墻而已馬之草豆各弁視爲  
奇貨十扣其半倒死又不即查日日呈報開除錢糧  
遷延爲冒支之計 國家有多少金錢而堪浪擲也  
嗟乎以奴之情形若彼以我之備禦若此諸將領且  
大袖高巾晝夜聚飲沉酒于金谷流連于青樓弓矢  
器械十無一有惟望奴酋一到爲散場天下事尚忍  
言哉

之者名高萬人之敵望先百將之班當關者詎可自  
悞悞人並悞軍門此當嚴爲責成者也  
自樞輔筦關無人敢置一詞林一柱以片言外轉  
矣關院身親見之言之無裨邊事從壬戌以後詎  
可問哉  
巡按潘雲翼奉劄簿勘原任餉司傳國兩任遼陽收  
放甫七越月耳除正項外節省還官銀三萬有奇積  
羨餘六千五百有奇其廣寧收放甫四越月耳除正  
項節省還官銀二千九百有奇自積羨餘銀五千四  
百有奇俱經報部查核奏繳並無奸弊復經細查本



官苦心實為稱柱至何棟如盜餉一案已經前任關臣梁之棟查勘明悉卷冊昭然乃久未結正者祇緣舊司農以香火情重遂致不能得之按關者欲得之撫關者破甑久其无裂名已掃地行更滔天指稱聽勘赴關復爾橫恣詐騙各營將領之為吞噬者又不知幾千百也則此一臣安可一日留于在關不早追之入萬有奇勘確之賍以之充餉乎

傳國因軍糧告訕有飲藥圖自盡之語大為汪司農及餉司所憎借察以罷其官何棟如淫蕩銷餉人盡知其貪污敗檢事已明勘已核而轉輾為不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三

壬子

結之局清濁混淆是非倒置此疏亦當時之公論也

南工科徐憲卿題稱三輔近地同時劫奪說者謂濟濟盡是關上逃兵也 內帑之渙發幾盡而未見實有歸着用兵之數目已夥而未嘗清其實在三十六家之乞賞雖明知其挾而我不不得不撫四百里相去之薊門雖暫停總督而此官終不可罷且其虛布而宜參以實者則臣築城一議是也就關門之勢言寧遠為首衝寧遠卜築分守覺華猶虛布之着也總不

如于八里舖或芝蔴灣建一重城為實蓋以三十餘

萬之遼人縱之出關資生無策安頓無所奴駢一動勢必匍伏降奴扣關不開又漫山度嶺轉為奴响道惟此城築既可安插遼人且壯關門瞻氣然山海之西更無山海如之何不再添鎖匙 我皇上堂堂天朝不知費幾千百萬之帑而獨不辦此乎

樞輔從閩撫之議于寧遠築邊舍近圖遠罷八里舖之工役今閱歲矣而寧遠無一磚一石功何由就向使樞輔不行邊則關外之新城已建軍民有所馮依巖關增鎖鑰矣後督師王之臣同鎮守內監力主芝蔴灣築城之議疏入報可決笑與築芝蔴灣去八里舖數里耳智謀之士所見畧同何樞輔之獨異也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三

壬子

御史饒京疏臣聞山海關外傍城多山石巉峭尚有平地一段直去不滿八里即名八里堡此處當扼地之衝須築堅城一座以為山海外障城內相其地勢連環交錯高築幾堡若星羅綦布直與關門相接使八里週遭練成一塊天塹又芝蔴灣又築城相為犄角庶關門堅實可馮而奴不得衝擊矣 戊辰六月

三月兵部請逐推前遼總督

兵科都給事中李精白題稱 皇上之于樞輔言聽計從委任非不專矣故樞輔所不用即才猷震世且量移也至于總督尤所稱一體共成互相交濟而為應者前樞輔有停推之議非得已也有鑒于勦撫異意于其十羊九牧不如兩柄一操毅然以身任之耳皇上業諭督臣以料理侯代矣未知候以何日代以何日也在督臣為欲去未去之身在樞輔為雖任未任之事遂于新歲出防寧遠之地矣在 朝諸臣鯁鯁過計謂前鎮數百里空虚彈壓無人亟以仍設總督為請一以遵祖制一以慮馬腹之鞭遠不相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甲子

咨稱臣傳將要故王喇嘛見今喇嘛日在羅城原為張經世從宜鎮招來而督臣用之款虜每見臣時有賞慰何曾要殺何曾在逃大約反側之窺何豈其無因而奮快之捶楚何求不得也御史徐吉疏稱自戊午夷狄內訌于戈騷動了無息肩之日逆首得計勢必狂逞東夷西虜觀望風息蠢蠢思動近日西事以勝局而轉成敗局東事以殘局而視為頑局說及東事便悠悠以為可無事矣然無事二字遂能了巖關斷送一局乎不設督撫誰與撐持既設督撫又愁水火恐敗了公事試想東奴一逞撫臣經畧相繼而死者凡幾 朝廷之重臣大將寧堪此淪沒乎邊關逃將勿使以慣逃一脉再拋棄疆土東西文武將吏母仍前彼此袖鑿悻悻用事作暴虎馮河之勇貽 主憂臣辱之事其或大方網載金幣子女以自累秦歌兒舞女而亡兵凶戰危之計者罪無赦諸夷有不戢威而賓服者職未之聞也御史劉其忠疏稱 國家之禍實始于遼自三軍陷沒累歲兵連天下日以多事矣今日山海之十餘萬兵即昔日遼陽廣寧之十餘萬也從召募初起兵至關上輒稱逃走而餉額不聞少減即近日 畿輔之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甲子

劫賊詢之道路或言逃民或言逃兵安知非在籍而糜公帑者夫獨不可清查而核其實乎又不獨此也兵餉一增自永平天津登萊薊鎮等處歲共支新餉亦不下百萬職非謂盡屬漏卮而數年之內實用無聞不過分穴而居畫地而守則國初額設之兵豈真不慮今日之削弱單寒哉清兵則可以練兵清餉則可以減餉餉減則可以寬小民一分之征此諸臣之當為 皇上計者也○順天巡按彭鯤化題陝西逃兵二百餘人將解運錢糧一車搶去薊州道差家丁適趕拿獲六十名其餘逃去數日之內報兵逃者寧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二十七 甲子

夏調兵逃去二百餘名矣宣府調兵逃去一百七十餘名矣延綏調兵逃去七百餘名矣別營兵馬不知又逃去多少矣○時各路承制驅逐遼人淮陽之間巨室來棲者各遭奸徒侵掠子女投溺纍纍慘不忍聞江浙奸民汎海逐利者悉投毛文龍得入建州互市海虞野史守金州都司張盤探得復州奴賊標掠恣淫于三年十月初五日夜半領兵襲之奴眾奔竄永寧等堡俱下奴憤益眾來攻盤領兵伏于山間俟其入城棲息已定復兵圍之斬獲無數器械銃砲俱擲棄而奔以

兵少糧乏不敢回復州隨移兵于旅順三山海口俱有風損南船得泔瀾豆米一千餘石賴以存活本年正月初三日賊又率萬騎來攻旅順堡我兵奮擊賊不能下遣一使來招降盤即斬之以殉守禦火藥砲石將盡盤設伏南北兩山夾攻之奴兵大敗而去四月御史徐吉疏云邊廷多事兵馬了無息肩之期如螻如蟻如沸羹此其時也乃債帥虛報老弱充塞僉報百名者不及三五名僉報千名者不及三五百名中間隱射逃竄耗蠹那移不知幾許不亦難乎其為 朝廷聞左之膏血哉清查之法無如按籍稽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三

二十八 甲子

兵按兵核餉蓋兵清而餉自足庶不至踵壩上棘門之兒戲免司農仰屋之歎可也五月薊遼總督吳用先題臣惟薊門為 神京肩臂遼左為山海屏藩者古今之守薊不獨重在薊也山海不固則薊門駭應而 神京不安遼左不復則山海孤懸而薊門難守樞輔孫承宗慷慨直前毅然以天下為己任樞輔真見遼左為必不可棄而志圖恢復誓雪 國恥一酒數百萬將士生靈之寃也久之而議論參差意見岐路或有謂聚兵之太眾或有謂需餉之過糜或有謂用人之未必當或有謂居心之

未必虛。或欲分勦撫為二途。或欲判薊遼為兩極。浮言日生。閔然不定。豈羣情之求多於樞輔。亦無非忠愛之心。欲求萬舉萬當耳。臣向者身在局外。且抱憂危。矧今負茲重擔。履薄臨深。何足為喻。故抵任十日。後即閱歷昌薊諸路。星馳山海。關急謁樞輔。而就正焉。所幸休休相度。開誠布公。氣味相投。議論相合。臣竊慶遭逢不偶。庶幾可竭愚畢慮。以佐下風矣。孫承宗題人。臣任事視其力量。何如力有可為。而避寒怕熱。固屬奸巧。力不可為。而貪位戀名。亦屬庸愚。假如不病而稱病。當做而不做法。當逮問。立置誅。謹以為推諉之戒。又如真衰不獨為。社稷大計。自不當以病廢之人。濫冒封疆。即出入勞逸。亦當恤其狗馬之力。無令其溘死流亡于長途。臣此時病苦已極。皇上忍不憐念。以為督師。當用代臣。無人。臣既以未學軍旅。致有沉疴。又何敢冒舉軍旅。未熟者。徒以脫臣比。見兵部尚書趙彥勦殺有東省之功。撫摩有西邊之効。况關城係天下安危。繫屬中樞之事。而百聞不如一見。以彥之練達。躬親閱歷。則可。可否。臣所為。歷年不敢自信者。得彥以裁決。即彥亦借此行。以益練其識。而不至同眾人為踰度。且身與此同安危。

者必不忍以天下之安危。徇天下之耳目。又何忍視邊事為邊人之事。而遠其人。遂遠其事。况王象乾張鶴鳴俱以尚書行邊。即臣亦以攝兵部出請督師。如謂樞部不可無人。則于問臣量遣一人兼攝其事。如以臣署部之故事。放臣稍得回籍調理。倘半年之內。未遽填溝壑。則臣仍當再効馳驅。以代彥。臣自來不敢扯人同患。真以病勢已極。邊事為急。只得哀鳴于皇上之前。以求無悞大事。如謂關門一無足恃。便宜亟請。皇上嚴譴愚臣。另選名賢。豈宜明知邊事之壞而徒詢。皇上之候任。以悞天下。臣非萬分病苦之極。決不致為此言。總望。皇上憐念而已。六月左副都楊漣。叅魏忠賢。疏有云。東首未靖。內外戒嚴。東廠紡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薄城下。忠賢固為奴酋首功之主矣。七月平遼總兵毛文龍。題臣自上年秋冬兩次牛毛寨之捷。敵愾倍增。於是部將營兵鼓舞。練膽率之。深入冬底。有烏雞之捷。今春夏金州官屯。上下把官寨。鹽堡。妙家峪。甜水站。高嶺。復州。東南二門。海州。刀兒

之極。決不致為此言。總望。皇上憐念而已。六月左副都楊漣。叅魏忠賢。疏有云。東首未靖。內外戒嚴。東廠紡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薄城下。忠賢固為奴酋首功之主矣。七月平遼總兵毛文龍。題臣自上年秋冬兩次牛毛寨之捷。敵愾倍增。於是部將營兵鼓舞。練膽率之。深入冬底。有烏雞之捷。今春夏金州官屯。上下把官寨。鹽堡。妙家峪。甜水站。高嶺。復州。東南二門。海州。刀兒

嶺陽柴皮峪分水嶺橫頭寨班勃烈寨等地之捷復地自金州至永寧堡旅順岷岫蓋州以及清河寬奠駿陽湯站鳳凰城併鎮江一帶計地千有餘里已經遣將分守設防數月以來即奴有報怨之舉我兵先發制人屢挫其鋒先後共斬首級七百二十六顆生擒活夷十四名夷婦五名叛黨奸細一名金重德抹有劄付符驗一併驗確除備開功次首級外伏乞皇上俯念海外效悃抽腸血戰用命諸士亟賜俞允 勅下該部速為題覆其陣亡官兵王德相等共三百三十八員所當優叙以表幽寃者也○承宗叙

關外勞臣趙率教當加總兵官滿桂同授總兵官仍

管寧前衛事務其它先後出關防守諸臣如魯之甲等宜酌資論俸量為加陞

九月諭發內運庫及新造軍需甲仗差太監劉應坤紀用陶文胡良輔張守誠金捷等七十七員賚至關門驗收仍諭大學士孫承宗行邊二載拮据勞苦特賜蟒衣彩段銀二百兩文武將吏行間奮力犒御前銀十萬兩各樣段匹一百五十匹聽不時賞功凡軍國大計一切情形機宜不時入告仍照閣中奏揭封固徑送朕前朕時時望焉

聖

孫承宗奏稱臣惟取邊臣之法文與武異凡武臣欲其進無畏于前退有畏于後故有死之心無生之氣合以制勝于天下乃若執科武之法以繩文臣武臣尚有立功之路而文臣頃遭必死之法故邊吏不獨畏外而先畏內不獨畏公法而先畏私謀蓋臣與先後以違事得罪諸臣殊有未慊于衷而不敢不言者昔宋韓琦好水川之役以任福違其節制而貶官臣以為杜松劉綎自是猛將而實違經略之節制則楊鎬當從末減至汪熊廷弼王化貞以兼制設官而臣

亦欲為國家圖大功而意見不同佐闕者更迅速

至決裂不可為然追今軍中無一不服廷弼之敢決有氣力而感化貞之能拚恤乃若西虜八部三十六家之部夷每繞臣馬頭為化貞請命無不激切泣下而一語廷弼又無不厲指膜叩亟稱其威信不可犯向在講筵曾言感者當留之以係其心憎者當去之以快其志年來數累累者過蒙寬政未即行法臣以為諸臣當繫發遠成無令久繫長安以恣口舌蓋諸臣在長安衆多欲貸其死而未敢言故凡邊政之不便于諸臣者便生議論一旦執而殺之或過且令夷

狄生心而惟遠去長安則可以靖長安之議論即可  
以靖邊方之議論且以沛。皇上如天之仁而朝  
廷之法自在蓋周殺樊何未為快而唐殺封長清亦  
未為得臣再四躊躇非敢于今日脫罪臣以市恩遠  
違天下懲憤事之忠言也臣入政府輒有疏重武臣  
之權輕文臣之罪且歷邊既久深知邊臣之事更念  
邊臣之率眾口而不得自行其志即如臣忝冒帷幄  
荷蒙。皇上注念邊防似可展布而年來疾呼不應  
有所條奏類以不格格之乃真見經撫不可兼設而  
是病化貞且兼設為害以至兩相牽而不得盡向  
使付一人以責其成而事不用制人亦多言彼人  
其何說之辭蓋邊臣苦心未必盡諒于人而臣始悔  
向來閱關未盡後經臣底裏而遠觀其成正以為時  
無幾而先後次第尚未盡及總以邊方之事日為之  
日有不足日成之亦日有變以局外之人不問其前  
日之不足而徒見今時之未盡善則雖立變旌旂之  
色亦局中之人知之而外人不知也至于道臣之失  
事律有應得之條似可從主將之死而年來為邊  
事出力者似當從臣前疏繁從末減以留鼓舞豪杰  
之路至于修。姑。付。臣。為。招。降。之。冊。如。其。事。有。可。

遼事實錄 卷之三十三 甲子

議臣從軍中法易易耳此更係軍機未可盡語凡臣  
所言苟無益于邊方決不敢為煦煦之談于軍興之  
日伏望。皇上憐念邊臣之苦心俯從臣言將楊鏞  
熊廷弼王化貞等繁從末減以清長安議論而先後  
有事于遼之諸臣事迹既辨錢糧既清仍當及時任  
用勿過抑以灰天下任事之心今天下見大敵而怯  
既以驚心鑒前車而戒更為歛手。皇上試觀一平  
善之缺出則人人高品而一推遼黔便費推敲凡以  
好爵之人不勝其畏死之心今天下脊脊多事矣當  
事者求可執必死之法以懲後反令覓乞生之路而  
懲前也臣體念。國恤乃敢不避嫌忌以。請伏乞  
留神省覽施行奉  
聖旨覽卿奏繁各官體念真切不避嫌忌卿推誠  
秉公朕自鑒信有何市恩但今南北用兵軍紀宜肅  
不得不為封疆深念楊鏞熊廷弼王化貞等情罪各  
殊卿奏懇惻朕姑待以不死俟東事稍平另議修卜  
年。年。係。軍。機。卿。再。密。奏。定。奪  
書從內出故疏從外入其請寬熊經略之死乃以  
速其亡也于是閣臣韓爌逐楊連左光斗死而東  
林之被禍慘矣

遼事實錄 卷之三十三 甲子

刑科顧其仁等題遞樞輔遠繫臣一疏誠不知何心  
皇上為封疆深念欲大肅軍紀特以樞輔情辭懇惻  
如待以不死知非法也若法不必行心存幾幸進或  
輕一試還有不忍言者 皇上封疆重斯臣繁之情  
面輕 朝廷紀法嚴斯臣子之功名顯河東之夫尚  
知有死城死綏之義自高出嘉棟逃後廷弼化貞用  
其逃因與俱逃而死事者僅高邦佐一人士氣蕩焉  
如掃安可更襲其敝恭維 明旨謂南北用兵軍紀  
空肅不得不為封疆念為封疆肅軍紀一旦赫怒縛  
鎬等僂于市若待以不死亦無以服李如楨等之心

通事

卷之三

三

甲子

且 皇上奉社稷以從樞輔關外事一以聽之若中  
朝生殺黜陟太阿自握廷論自參不當復以此分樞  
輔之念樞輔一意圖奴毋令天下鉅細兢兢未遂者  
胥走關門如鶩也

御史表化中等題今奴酋未息遼土未復乃樞輔倡  
此未減之說使 朝廷廢法 皇上之待樞輔可謂  
寵異之至挈蟒王錫之竭內帑與之即古捐金不問  
之意樞輔空何如慎重不思法之可廢與言之能行  
與否而繁以廢法事望之 皇上幸 皇上天縱聰  
明以姑待不死數字默杜其非諸臣自是骨慄自是

感德使四夷聞之猶知中國有 聖明也萬一 皇  
上重樞輔因從樞輔之請將文官放寬武臣寧肯甘  
死紛紛乞恩者又接踵也豈爭何日息乎樞輔到此  
當亦悔其言之過矣前朝審時見失事諸臣俱注候  
旨二字敢合詞上陳非求多樞輔也臣法官知法當  
如是而已

孫承宗上言臣於九月初八日遣鎮臣馬世龍王世  
欽道臣袁崇煥率水陸馬步兵丁一萬二千人東巡  
至廣寧抵北鎮祠歷十三山抵右屯以陸營屯賊東  
二十里遂入舟師應三公河二家溝以都司楊朝文

通事

卷之三

三

甲子

探蓋州其鎮道泊高坎登桅遠望約有賊騎三千據  
廟正縱舟欲前而去是役也練我胆志通我間諜凡  
三州情形兩河地勢水陸險宜兵馬虛實頗得其大  
時臣任寧遠而撫臣喻安性同鎮臣尤世祿復歷錦  
州抵右屯遂與諸臣安哨兵於錦州松山以堵西虜  
接歸正之民更以兩前鋒輪駐中左所而兩營之兵  
番分哨于松錦之間蓋去寧遠凡二百里而哨探既  
遠耳目既明諸臣以十月十三日旋寧遠晤臣于中  
右所相與計恢復大略無一人一語不欲同心僂力  
滅此朝食盡以為時機決不可錯而撫臣更急于為

備蓋從來議論合一志氣奮揚未有若此者臣念今天下唯此一專為最重最大當邊人心意未一何敢語及天下即今邊人心意既一而中朝議論或有未定又何敢拘執于邊人臣行令鎮道嚴防精練務踐所司且得撫臣提撥督促適督餉右御都史畢自嚴來關遂與商議但苦糧料無資耳

廣寧可復議論合一樞輔正當力任以收厥功何為尾疏趨朝亟亟以圖諉卸哉

樞

承宗又言臣繇石門寨閱歷薊邊完臣八月欲行未行之意顧蓋喜潘石古北東警為訛臣不敢不兢兢

遷事實錄

卷之十三

三

甲子

而關門之議雖同薊門之意未見且近議薊門有當加之餉眾議薊明有可減之兵事體重大未敢臆裁當繇通州永平仍詳該路可汰可借之兵以回山海因念奉違天顏三載今去京僅數十里而時當普天嵩呼之日臣以帷幄近臣不勝瞻戀依依遂擬以十二日入都門隨同官恭賀萬壽仍乞于另日准臣面奏機宜出文武衙門商確可否面聽諸臣教言遂可以稍解羣疑即以事畢之日繇關門旋寧遠以督諸臣為大計而論所未備伏乞皇上念臣真切准臣暫入班行謹差官賫奏以聞聖諭遼上

淪亡乃皇祖以來三世之恥朕在廟堂痛恨于心

督師輔臣孫承宗既膺重任駐守榆關一身所係宗

社安危茲覽所奏知遠探已至蓋州登桅曾見虜騎

奈何未奉明旨親歷薊遼且以朕壽節為名欲入

京隨班申賀又以為糧餉不接欲面與該管商量往

返之間須曠時日寧不啓夷虜窺伺之狡謀致沿途

百姓之驚駭兵事不可踰度固老成詳慎之體然無

旨而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况三朝仇恥

緩不共戴天之大義壽節躬賀乃平常臣子之儀文

猝急重輕明白易曉中途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

遷事實錄

卷之十三

三

甲子

猝之虞其一應相機調度將屬誰乎爾兵部即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速東亟還山海候犁庭掃穴盡恢已失之封疆斯飲至策勳明著度河之偉績就或真有審計何妨便宜封進以聞朕志以滅奴為期必不肯從中牽制爾部即宣布朕意慎勿再有托陳十月吏科許譽卿題職見孫承宗一疏心竊訝之幸聖明有楊鎬等姑待以不死之旨大哉王言神武不殺常刑罔赦備載是矣又見五防叙勞各疏舉前後大小將吏無一遺焉毋太濫歟臣猶謂樞輔或借此鼓舞人心共圖滅賊是亦一道也故未敢



據職掌駁正而不意病苦懇放之疏同時至矣就權輔近疏亦曰 皇上以漢諸葛亮裴度勅臣矣請即以此効他山之石可乎諸葛武侯食少事煩為敵人所料猶鞠躬盡瘁裴晉公削平淮蔡始奉身以退開綠野之堂故至今人一惜之一榮之樞輔之病未必如亮或奴酋一日尚在斯亦淮蔡未平之日矣昔之超同列而 宣麻者是何 特恩今之懷萬邦而 錫命者是何殊寵而草草以一病結局夫豈當年慷慨督師之初志哉

御史李蕃題昔者唐有淮蔡之變宰相裴度請身督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三

甲子

戰樞輔以東事自請督師庶幾裴晉公之義即樞輔亦每云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 闕無期儼然以裴晉公自處矣不知何不預先請 旨倏忽入都迤邐沿邊逼 輦轂距 皇居僅十數里而途歸拜疏始以 嵩呼為名也十日前誼傳樞輔西下人情洶洶莫測所謂而職以為斷無是理且論樞輔所任非可離之地所際非可離之時即以 祖宗之法度論雖一命官員百里小吏亦未有不奉 君命擅離職守任情自恣者豈樞輔而見不及此耶自古擁兵閩外恐喝 朝廷如汪敦李懷光諸人措方法來自

如不遵 朝命耳奴酋滅封拜可必即有臯夔誰居其右若猶未也恐出將而罔功者或入相而冥頑矣豈樞輔飽萬卷冠百僚統九軍而智不及此耶頃天語叮嚀當必爽然自失東望榆關不介而馳想亦深悔于此行也職以為 皇上之于樞輔知之深故任之重責之切樞輔只宜一意承當勉治軍旅務保無虞以慰 聖懷若復妄生猜疑惟圖巧卸則樞輔其無以自解人亦不能為樞輔解也

十二月御史周昌晉疏稱人心玩久不振渙久不屬如樞輔自請還 朝以封疆為兒戲所幸 明旨中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三

甲子

格耳在位諸臣泛泛如不繫之舟情面之意多故之擔當之骨力私闖之念重故懈公家之精神積玩成弛積渙成軋私局牢不可破 國事日以蠹灰今宜率作鼓動另領起一番精神修明政事清理兵餉支撐槍攘之天下毋徂處堂而致胥溺則艱貞之說也 戶部奉

聖旨游士任募兵尅餉擅自回籍并奸弁孟淑孔張思任久拿未到成何法紀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其何棟如侵冒兵餉也着該部院查明回將話來

忠

登撫袁可立題奴酋逆天順犯于今七載賴毛帥倡義屢獲奇捷大張撻伐之氣據所報功級解驗前後大小三十餘戰斬首共一千九十七級數逾上捷者共五次總獲器械弓箭等件共五萬當我 聖主宵旰之時人心危懼之日海外有此奇功其應陞應賞應卹之官兵相應勅部行巡按御史覆勘再為議序以候 俞旨施行

毛文龍以李永芳招叛私書上奏奉

聖旨毛文龍孤軍海外屢建奇功昨以不行反間升秩賞資茲從優再加左都督仍賞大紅蟒衣一襲銀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三

聖

甲子

五十兩加銜叅將陳繼善汪崇孝加銜遊擊陳希順李斌時可達王輔朱家龍文承祿程龍加銜都司僉書許武元項選李鏞張舉各准實授叅謀葛應貞王命卿各加都司僉書職銜解俘官周世登蘇萬良各實授守備陣亡官兵查明優卹歲運糧米務各二十萬實授數目 朝廷以滅奴復遼為重毛文龍還厲兵相機進取以奏成功

先是毛文龍奏報七月初二忽有奴酋咨文移龍求和又接李永芳手札將龍在遼族屬未遭屠戮者盡行優待誘龍同叛中分吐地等情乞發餉以

濟戰守并宜內防以備其西來連奴酋來使暨李永芳惡札星夜差官緘封護送進呈故屢膺隆眷如此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三

聖

甲子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四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苾穉葛甫較閱

丑天啓五年正月 皇帝勅諭平遼總兵官都督同

知毛文龍邇登萊撫臣以爾所報奴情具聞朕已勅

樞輔督撫諸臣申飭警備念爾海外孤軍尤關倚角

數年以來奴未大創然亦屢經挫衄實爾設奇制勝

之功朕甚嘉焉茲特賜勅諭爾其益鼓忠義悉殫方

畧廣偵精間先事伐謀多方牽制使奴狼顧而不敢

西向惟爾是賴其所需器械已着該部即與餉臣酌

量接濟朝鮮形勢相依恭順素聞已喻中外所請先

進事實錄 卷之十四 乙丑

准王封聽行國事尚需特遣以荅忠勤爾其宣示朕

意俾與爾協同心力以制狡奴軍興有年兵機宜審

爾及將吏酌審情形便宜從事務殄克逆用佐天誅

朕不受異數以酬爾將吏欽哉故諭

兵科陳維新題今日在藉名賢如王在晉之績識通

猷識者共仰其出蒼生倚以為安伏祈立賜起用則

舉錯公而民心服矣○大理寺丞徐大化題稱科臣

陳維新所舉王在晉等俱矯矯名賢英英物望臣不

敢再竇云

二月大理寺丞徐大化疏云臺臣李蕃曰始終願樞

輔為裴度斯言殊有深味臣又進之曰始終願為韓  
范夫賞必以功爵必以漸古今用人之衡量也有如  
無尺寸之功而遽膺推轂之任此自漢淮陰以後一  
人而已今幾三年何不見有淮陰之分毫也且併  
尚方之劍與樞輔等則權不得馭矣無寧留餘地以  
存節制徒使驕蹇自矜道臣不得關其說監軍無可  
效其謀則亦始事之過也 國家不幸有喪師失地  
之事人臣公憤義不容已何乃聚黨十餘輩橫身營  
據手握重兵之輔臣何以呼之即來不奉詔而至黨  
人之力量至此極矣不可復加矣

進事實錄 卷之十四 乙丑

當時祇知重將權不知所任之非將也將非淮陰

尚方劍何可輕假久假不歸權在總制巡撫上矣

同一劍也經畧以之振兵飭紀總戎以之招賄市

權遼事孰舛於斯督師閣臣不奉 朝命直抵

國門震驚大內夜半 召樞臣奉 聖諭逐還山

海取司官執結抵通而 聖意乃安其始而行邊

也孰趣之既而還關也孰召之樞輔事事率意以

行裴度韓范其寧有此耶

三月兵部題自奴酋煽禍遼土沉淪而南四衛屏翰

之邦悉屬腥羶戰爭之地惟金州東聯海蓋南近登

旅順

萊爲奴之防我所必爭亦我之伐奴所必取遊擊張盤以孤軍雄據其地而兵力單弱旋爲奴兵所攻退保旅順欲圖恢復而孤懸不可恃也登撫前議城南至旅順口一百三十里三面距海唯北面狹束東西相距僅十里許挑斷此地引海水以自固設墩堡以防守則百三十里沃壤可屯可耕即可團聚遼民數萬人金州以南旅順以北遂成不拔之基已經覆議允行間戶部會議減登餉十萬兩該鎮因挑濬之費無所出尚未舉行胡遠有旅順之失乎張盤駐師旅順朱國昌駐師長行島曾有功駐師三山島皆毛帥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三

乙丑

所撥守百里碁布鼎足傳烽自以爲可保無虞以待三方興師爲聲援何物奸弁如曾有功者不奉撫鎮之命擅約張盤朱國昌破土興工及二將至而有功違約不來卽有虜騎猝至重圍我師張盤力戰被擄朱國昌罵賊陣亡惜哉忠義之將爲有功誘陷一至此也奴兵復至旅順破城殺將血塗遼民之慘不忍見聞曾有功潛匿四日坐觀諸將之歿竟不出一師爲球援又扁舟至旅順長城焚其火藥擄其婦女細觀前後情節有功之罪上通於天矣應行登撫會同毛鎮設法擒捕立正三尺張盤之被擄必無生理歟

節之朱國昌侯登撫查報從優議恤逃難遼民流寓可憫通應亟行賑濟者也○奴破旅順遊擊林茂春等邀擊其歸路斬獲有差

立科郭興治疏樞輔慷慨視師之時豈不欲唾手三韓功成一戰乃國家歲供百萬之餉養十四萬之衆財盡民窮莫知所終始况又不盡入征戎之腹徒半充貪弁之囊夫剝百姓之膏脂供此輩之吮吸人心不平軍民疾痛故今日之事輕言召回樞輔非計也重言召回樞輔亦非計也惟祈勅大小臣工從長商議勿持兩端含糊莫決庶事體畫一料理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四

乙丑

有人以戰以守恢復可望矣王在晉起南京吏部尚書聖諭毛文龍朕念遼土未平逆酋驚伏尚緩策勳時懷肝食惟賴爾文武大帥殫力竭忠設奇制勝掃清夷氛用雪國耻匪頒厚賞何勵純忠爾提孤軍駐窮島將兵時出奇捷屢聞使逆酋狼顧未遂嗚張已三年矣惟爾之庸朕寔嘉尚又思各將士僇力行間暴露良苦朕曩於督師輔臣有錫賚矣茲遣內臣司禮監管文書內官監太監王敏政忠勇營副提督御馬監太監胡良輔齋捧詔諭冕服冊封李侗爲朝鮮國

王道經皮島特賜爾銀一百兩大紅蟒衣膝襪段絨  
絲一百二十疋昇爾以備賞功之需爾尚益矢壯猷  
秘籌勝筭結聯屬國獎率三軍養我全鋒制奴歿命  
使封疆克復即帶礪可盟朕不食言爾其仰體欽哉  
故諭

按新餉額放折色山海每月連馬乾用銀二十六  
萬三千九百四十六兩煎密永通天津每月用銀  
八萬八千九百六十三兩計一年共該四百二十  
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兩今東交登萊解運計一年  
該用六十五萬兩又山海本色計米八十五萬八

進軍實錄

卷之十四

五

乙丑

千一百七十八石除截漕外餘該用銀五十三萬  
四千二百九十兩計豆六十一萬六千四百石內  
除屯堡高糧搜括外其餘該用銀三十一萬七千  
二十兩計草三百萬束該用銀一十六萬八千兩  
計米豆水陸運脚價該用銀三十六萬三千八百  
兩以上合本折計之通共銀六百二十六萬七千  
四百四十兩去年額外代工部發山海器械銀十  
四萬又代兵部銀七萬發毛帥而去年之額外代  
工部發山海器械銀五萬黔中供應支廣東銀二  
十萬不與焉及查新餉派額除湖廣四川雲南廣

西一半改照餉外實該解部銀三百六十四萬兩  
新增鹽課蘆課鈔關約該銀四十三萬及省直襍  
項約該銀一百八十萬又遼東舊餉三十萬兩以  
上共銀六百十四萬即令全完已虧額十二萬七  
千四百矣乃核其實到部之數自天啓四年止僅  
共解四百四萬三千六百兩又浙直等處扣買米  
豆登萊處新兵備用約銀九十五萬共實得銀四  
百九十九萬三千六百兩零其餘總計一歲額欠  
遂至一百二十七萬三千有奇矣則加以額外出  
辦之四十六萬不欠至一百七十三萬餘兩乎

進軍實錄

卷之十四

六

乙丑

御史崔呈秀題稱當奴酋犯順之日諸臣言兵食惶  
惶競為危急之談及奴緩亦與之俱緩日為結黨排  
正之計職業不修漏舟甘處殆至臨渴掘井則何益  
矣榆關何地樞輔何職身肩重任屢疏告休關門兀  
坐豈奴酋乃臥理之所能奪其魄乎至於恢復之議  
不過寬 皇上東顧之憂耳七年之教未能一日之  
用何望紙上空談口中浪語實為誑 上為欺 君  
職之所不忍言賈誼所為痛哭流涕長嘆者也  
四月御史張鏞疏稱空言騙官利口卸擔之閻鳴泰  
稀職原不為過而乃聽其解綬回藉逍遙書錦致冷

說鬼說夢之曹即借事掄揚圖燃既灰之灰又如陶  
朗先劉國縉贓銀又經計部題 准抵還軍需然非  
嚴責撫按恐終付之逝波又如何棟如一案按臣梁  
之棟查勘已確尚未見作何追解其究必至於 朝  
廷之賞罰無權言官之糾彈不靈上下相蒙養成頑  
鈍之世界天下事尚可為哉

戶科孫紹統疏云三韓淪陷寇逼門庭邇陳十餘萬  
之師於榆關詎不欲一舉而殲茲匪茹奏捷恢復然  
恢復之事如其知彼知已能戰能勝我備而奴不來  
奴來而我能禦昔日間風披靡委而不守之城果能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七

乙丑

進一處隨守一處制奴而不制於奴旦夕底定可期  
一朝夷氛全滅雖 國家虛耗已極或發帑或權借  
尤可辨此幾百萬金錢一費永省誠為上願如其風  
鶴之際兵心未堅攻取之間反為奴乘而且未有變  
計日侵紙上之兵徒作谿壑之填是江河實漏卮必  
不得之數再一二年奴戈不必西指我 國家不知  
如何景象矣

吏科玄默叅兵部尚書趙彥以山東開府幸妖民之  
亂起躋樞筦之職撫臣身任地方先事不能剪遏亂  
萌臨變又復妄殺無辜謂為罪案可也即以功罪相

會稽

準可也乃受事以來與職方郎中方孔昭毫無善狀  
武官非賄不陞其子開倖竇近日開勒賄金之事業  
已昭昭在人耳目真令人愧死無地矣○御史王瑛  
叅趙彥以妖功而獵宮保邀賞世蔭受恩已過厚矣  
登司馬之堂未見嘉謨可佐邊防惟側聞長安喧傳  
有謂陳獻謨許武元開勒盜銀曾賄送本兵千金者  
有謂本兵曾批執照許令二犯開勒者使非緝訪之  
嚴發覺之早不幾委 聖恩於谿壑乎以司屬邊關  
具瞻之一彥而本之不清雖欲邊無債帥將不制軍  
賊不內犯不可得矣○九卿科道奉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八

乙丑

聖旨會議樞輔去留

吏兵部等衙門會議得樞輔三年之內東夷驚伏西  
虜獻琛疆圉敕寧允稱壯猷勞績詎可泯乎乃議者  
不勝總總過計謂兵有逃曠而不可問不有養癰之  
憂乎餉委逝波而不可清不有沃焦之憂乎將士猜  
忌而不奮迅不有風鶴之憂乎然以樞輔得君專而  
任久兵之宜簡宜練固其素所規畫者餉之宜減宜  
增固其素所哀益者將之利恩利威固其素所節制  
者操之縱之慮無不可咄嗟立辨但恐自此遂無憂  
計則轉輸苦于不繼而踈虞出于意外不能不煩當

國者深長慮耳 皇上倚重樞輔無請不應屢奉

聖諭奏凱歸 朔煌煌 聖謨宜竟成功况地稱臨

敵時在防春一切舉動未可輕易伏乞 特頒溫綸

獎其前功更圖後効兵之老弱者汰之餉之虛糜者

清之將之竄情者斥之俾轉輸不困於司農而征求

少紓乎民力尤樞輔衛 國之忠謨舉 朝之仰望

於樞輔者也奉

聖旨樞輔慷慨督師志切吞胡今未有底績何可驟

即召還關門重寄簡將汰兵清餉相機進止皆樞輔

之責便着速出任事整理軍務恢復防禦不得他諉

遠事實錄 卷之十四 九 乙丑

戶科郭興治奏方震孺奉

聖旨方震孺黨比熊廷弼失陷封疆削籍為民逮治

吏科黃承昊言遠事國計空虛有朝不謀夕之勢豈

堪持久兵多潛竄餉全漏卮司農方懷衿肘之慮而

海內已見皮盡骨枯之狀若守此而無變計數年之

後不待犬羊窺關方為大患又恐脫巾之戍卒斬木

之窮民皆是起而為我難者安得不為之寒心也職

謂必嚴核兵餉廣開屯田然後可以持久而其要莫

先於選擇將領蓋兵精則一可當十十可當百兵減

則餉省故曰練兵即所以省餉將得其人則一切練

兵汰兵彼自有勝筭何煩 廟堂之上總總過計即

工科虞廷陞疏今日第一着數莫重於當關第一担

子莫重於樞輔年來兵餉掣肘揀將用人之際每推

誠相許恒不得其用如大將馬世龍人謂其魁梧體

貌似亦一望偉然顧昔日起家何績今日蟒玉何功

常昭 廷臣率咨嗟相對虞不克任職留心潛訪更

聞噴有煩言當此危疆呼吸干係 宗社安危非真

正謀勇相兼出人幾步者恐不足提三軍之命操閭

外之權此又成敗安危與樞輔相終始而何可不慎

之向者閩鳴泰口舌任事旋以虛恢見罷至於勤

遠事實錄 卷之十四 十 乙丑

王仗鉞豈宜輒許淮陰又何必三麾並樹使權掣而

費糜哉

戶科薛國觀疏榆關何地今此何時一懈弛寇將欺

蔽而莫可挽回即撫道豈不欲極力整頓精心綜核

聞節制無權動作有礙竊恐日玩月愒將帥縻心於

戰聞曾歲月之幾何堪此優游稽誤也○浙江道莊

謙疏頃年兵多虛冒餉盡侵漁甚至秉鉞者徒懷賣

官鬻爵之私登壇者全無枕戈待旦之志嗟乎是誰

司鎖鑰獨不為之寒心哉諸臣議兵餉職請議樞輔

之法留此何時可容貪庸剛愎之輩為之將得其人

然後可簡兵清餉於張撻伐而勒鐘鼎斯無負  
皇上春留樞輔之意耳

五月御史門克新疏曰三路敗衄遼陽奔竄以後孰  
有能戰者侈口進兵皆欺人惑衆以飾觀聽而所用  
者守之一念也夫守則守耳兵多則不精餉多則難  
繼時多則變生此數萬之衆聚之一關樞撫二臣聚  
之一隅有此馭敵之法乎計莫若汰冗兵而募死將  
也○御史李燦然疏云向者越南星柄政有耿介不  
阿屹如山岳其當年百折不回之槩真足以障任瀾  
而挽頽波為國家柱石者頃 聖明輒斷起王在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十一 乙丑

晉等諸臣真可謂端方偉品足當明堂巨棟矣海內  
臣子孰不首額稱慶乎

六月御史何廷樞題遼土且戰且守則樞輔不宜卸  
担故恢復封疆之寄重矣但彈丸草昧閣撫並臨雖  
萬無不和之疑終作兩姑之婦似宜歸併責成使之  
久任成功然後不負非門鎖鑰矣

遼撫在關每事不能專主况閣臣寵眷有加既不  
能如督師之尊重馬世龍尚方在握又不能如總  
鎮之威嚴斗城之中有三大焉督師足矣又奚以  
巡撫為哉

兵科陸文獻疏稱太將馬世龍五載行間原無所豎  
一旦 上方假以節鉞而登上將之壇集十五萬之

兵於塞用七百萬之金錢以餉之可謂非常之寵矣  
計宜發憤殲奴滅此朝食以報 君父以荅知已不  
謂虛具表儀全無紀律貪穢之形久着彌縫之術偏  
工餉為養兵而設不用以享批貅而用以肥囊篋多  
官之用多金之入也每千百之口難防矣兵為防禦  
而設家丁不以禦寇而以為寇指揮唐堯通判柯仲  
爛其被刦之尤者昔奴在千里今奴在几席將與軍  
俱有狼吞虎噬之形平時無挾纊投醪之恩臨事豈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三 乙丑

有赴湯蹈火之勇何以籠蓋十五萬軍諸將領之上  
古有街亭顯戮無損武侯之重樞輔採輿言而更置  
之何難作諸將久弛之氣而一新壁壘之色乎武官  
在釁下求安每藉腹削之利文士在隙中相聞爭談  
出塞之功徒以倉皇口耳僥倖一戰則亦河西之故  
智已

御史張鯉題 關上馬草每草一束折銀七分兵得  
其四官得其三銀皆囊橐而馬任倒餓弗問也從來  
紙上虛兵以至家丁之占役各軍之買閑差遣之影  
射種種弊端難以枚舉善乎職同官楊新朝關兵養



驕一疏切中關門之弊也○戶科周洪謨題稱樞輔當關三四年於茲矣徵兵徵餉竭天下之力以養十餘萬之衆犁庭掃穴望眼欲穿而不聞一展鈔筭有確然之議為刻期恢復計者樞輔受皇上之殊恩膺海內之重望無俟傍人贊決然職竊有慮焉一營而數將十羊而九牧懦怯者媮旦夕之安以飽其腹勇悍者增瞻顧之心而索其氣不陰不陽若進若退夫奴酋悍而且狡我緩則彼故急我急則彼固緩而我徒奴緩亦緩奴急亦急以墮其術中去歲航海既窺要領今又發遊兵於寧前錦義之間事在必爭乃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三

乙丑

旅順一城一篲未築而虜騎突衝張盤不保萬一奴心巨測席捲前來樞輔自揣能站得定殺得去否切不勝杞人之憂矣伏乞 皇生申飭樞輔并撫臣道將切同舟之誼各剖心捐軀有死無貳以報 陛下至若樞輔自做樞輔事不得留能廷弼為活案廷弼自服廷弼法弗再置樞輔以解分職又不得不再三言之者為 國法為封疆也○御史楊新期題稱寧前數百里城堡幾何大師數萬屯駐何所兵即有之當亦歸附遠民就食無數者耳可刻之行伍見敵不驚置之前茅衝鋒取勝乎如未也則當令兵歸士伍

背我戰陣民歸農田事彼稼穡待機會乘再置大舉無認四百萬為固有按季取盈今遣帥馬世龍且憤然請 調關前一任點查何驕蹇無人臣禮也夫億萬億千花名非旦夕可竟年貌疤痕寧甲乙分明令珠連環轉則數萬化為數十萬各軍有信地分布此數百里間當令監軍司帥諸臣各於曠野約日齊點務期一日而盡以防冒名無數如官不足用則取就近道府州縣精明各官尅日尅時勿相參錯勿謂十數萬兵便可挾人以莫能稽核也○御史王瑛題稱虛冒莫甚於榆關兵多積老累弱十未得五戍卒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四

乙丑

苦無安土之期客兵益切故鄉之念稍有聲息得不為賊足矣安望其不潰哉故今之餉已為關門消耗殆盡若兵則力疲心渙未可漫言大舉且怨望思去正宜汰簡汰簡之法當分戰守屯為三等而糧之厚薄即因之所餘老弱去之務盡則強者捍禦弱者固圍疆場無一虛糜之人 國家省數十萬之帑從是生聚教訓漸置恢復以成目前穩着夫亦何不可為而乃悠悠忽忽尚思渡河以人國僥倖也竊恐所關重大慎無易言可矣昔職承乏華陽寺臣願造語職以關門之役謂為好大喜功行私用上靡財蠹 國

終必焚身職嘗心服之而卒無不驗固知爲人臣者果從封疆起念不爲名利薰心則天下無不可爲之事矣

七月戶科陳序題邇來將帥忠勇無聞訓練罕睹即飽食而不思晷報若此不益重其玩弛也耶目今溽暑漸去轉盼秋高胡馬正肥防禦計將安所且奴非無意忘情於我者聞在三岔河一帶地方高築長牆此其意欲何爲一則扼我哨探使不得窺彼蠢動情形一則欲長驅而恐西虜生心餌其后耳迨門牆完固一意西窺未可知也又有點兵十萬西虜迫知之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五

乙丑

說我聞戰守不能寧無恐哉○直隸巡按洪如鐘題稱榆關官兵自四月核實而後稱一十二萬有奇馬騾四萬八千有奇每月該領餉銀二十萬兩而四五

月加草折銀尚不在焉本月二十五日接關撫喻安性揭謂中後所軍有食野菜中毒而斃者有囚饑竊逃獲而梟示者以至奴酋點十萬之兵傳於興水西虜點數千之衆迫於近郊職驚怖不知所爲惟有准撫臣之揭具牘上陳而已

兵部覆兵科陸文獻疏云張盤失事於金州曾有功實爲內誘而奸究之伏于蕭牆則海外之釁可慮揭

卒設防於沿海毛文龍正藉應援而成局恐壞於擾亂則登鎮之釁可虞薊門爲神京左臂各隘之設險布兵豈滋糜耗而舊督久已灰心新推又未叱馭轉眼不慮秋高乘榆關宿重兵十數萬馬世龍受鉞登擅如何隆遇而虛冒已經彈射凌厲更費調停諸將不慮放尤乎此皆掩耳盜鈴上下相習爲塗飾徒竭四海之膏脂罔聞三方之結局此科臣痛切言之以襄捷伐之一助也伏乞 嚴諭責成樞輔及該撫鎮等官各振奮精神力除踈玩至如馬世龍則宜痛自策勵上報 國恩下終樞輔之知遇毋謂人言不足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五

乙丑

恤也

兵科陳維新題稱職竊祿兵垣痛心廢箸若馬世龍通國知其必壞而職有知不以上聞如封疆何如縱卒劫盜一月十一案而世龍內丁輒有七案四十犯焉又百計庇護致州縣不敢搜捕苦兵之患甚於苦虜如此而欲使兵獲實用胡可得也又輕率收降以致奴兵襍處致令探息颺去不思詐降奸細向來奴狡惟此奈何募納降之虛名而甘惴惴於內地不測之變此之關係尤非渺小嗟嗟世龍縱忽若此貪饕若彼才智既無一籌腹削已工百出樞輔一腔熱赤

志切吞胡初欲隆武臣之遇以重事權不知房瑄雅以功名自負一用劉秩而萬有餘喪天下諒樞輔之心而轉恐樞輔之心未盡白於天下故賊來既無足恃不來而歲費十四萬之兵四五百萬之餉可再堪一二年否今日出屯錦義明日出屯寧前又恐進逼之虛聲祇為挑釁之實禍萬一興水之十萬果真西虜之數千果逼戰法守法兩者安據職何得不中夜傍徨願樞輔之早決成局也

八月吏科黃承昊疏云憶壬戌之春奴陷廣寧京師大震挾貲去國者趾錯子途挈家還南者肩摩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七 乙丑

於道 皇上焦心臣僚束手惴惴乎有朝不謀夕之勢此等景象宛然在目前曾幾何時而遂泄泄若此也我 皇上年來未嘗不以東事為惓惓特以當關有樞輔今樞輔所信任而依命之大將乃一馬世龍夫世龍之驕悍奸惡屢掛彈章更聞其耽於聲色漸成臃腫如是而望其斬將搃旗以禦勁敵不亦難乎蓋舉 朝皆知其不可用而樞輔獨信之不疑或者樞輔有獨知之契如蕭何之奇韓信也者但恐世龍悞輔臣輔臣因以悞 朝廷祇自誤耳夫以 祖宗百戰艱難之天下竟依命於驕懦之馬世龍而無更

變不以 國家為兒戲為孤注乎今日事勢如同坐漏舟之中燒廬之下人人知其必危乃人人徂目前而忘遠慮臣切為 陛下危之伏望 皇上自為社稷計急與閣部大臣共商安攘之策無貽後悔可也 奴陷廣寧中外此僞景象人所共聞共睹晉出鎮關門旋修武備撫安西虜邊疆寧謐蓋樞輔自請行邊任用匪人兵虛將情貪黷之風一倡資緣之實靡塞尚猶誇大以飾聽聞其寧免眾口之抨礮耶御史安伸題稱遼疆久淪奴患巨測榆關戎事 皇上實一一委之樞輔即屢有指及馬世龍者而樞輔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八 乙丑

獨信其可使 皇上重嚴其責成則力去虛驕駁削之習猛奮秣馬厲兵之勇當不俟終日矣况奴之請和最狡我之收降更愚儲邊才以需后勁實不可不預啻焉宋時金兵引退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李綱獨以為憂敷上備邊禦敵之策此時而有奮不顧身任天下之重如綱其人真社稷之臣也即以應金甌之枚卜作禁中之頗牧可矣 兵部為營軍鼓譟奉 聖旨是便行與樞輔轉行撫道各官嚴查首亂梟示其激變情節係何將領另行勘明具奏封疆之臣最

要體恤軍情恩威兼濟若非平日基怨豈得以馬乳給發少遲頓起鼓譟以後有仍前播虛尅扣的樞輔不時叅處待秋防事竣樞輔亦不宜久暴於外仍移任關內關外宿兵與各阨塞防兵衆寡酌發不得獨少致有踈虞

鎮撫司爲緝獲事奉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難逃三尺將名陽心克胆大乃與其子出入監禁營謀巨測卽其授受妖書演習兵馬不軌之迹顯然着送刑部從重擬罪

大學士孫承宗題川湖兵極難約束四月中有前屯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七 乙丑

戢武營之紛譟七月以來寧遠遊擊徐璉報稱所統川廣兵繞寧前道呼號矣松山叅將樊應龍報稱寧武營所統南兵閉城門矣又報喬桓所統武中營係去年招募三月抵關迄今未領一錢衆心徬徨仍作偶語乞念危邊將餉銀立賜給發庶人心可安臣臥病右屯謹力疾以請○關內道劉詔報樊副將受兵凌辱行李盡搶將官周鎮盛忠亦被挫辱乞將見在銀糧速爲給發○戶部主事楊呈秀揭據寧前道報川湖兵以索餉殺人毆將結隊不散蓋因馬乾二三分之短少槩稱三月無餉非職全未給與也若不預

呈或疑職不速發取禍非輕不得不一言以明之軍中缺糧則兵餓死缺馬乾則馬倒歿止缺馬乾三分兵何以譟蓋樞輔急欲進兵兵畏出征藉口索餉爲逃散計而以爲饑軍鼓譟則近於欺矣甚矣邊兵之難御而樞輔之不度時審勢也

以張春爲永平道兵備僉事

志叛始也

春歷任至戊辰加銜久任諂事魏璫奸險克恃在晉爲本兵 召對面奏春惡再上疏糾叅奉 旨逮問反被其糾黨馬世龍茅元儀等陰賂言路攻擊晉解任歸里春僅鐫秩三級旋加太僕監軍樞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十 乙丑

輔長山一敗春叛降奴代其上疏請和大爲 中國之辱

兵科羅尚忠題稱樞輔當關三年於此矣以爲有罪則數年拮据關門無恙也以爲有功則恢復全局依然未結也馬世龍何人斯偃鼠之飲業已滿腹更何所求而不驕且貪耶據臣所見聞殊有出人意表者總之樞輔於世能至此亦莫可誰何而信匪其所傷實多其象爲比關事日壞兵則有兵橐馬則有馬耗其象爲蠱爲將領者恩不足以結兵心威不足以攝士志其象爲渙爲撫道者肘掣而莫克展其技見

異而無自關其忠其象為朕司農與餉司爭餉中樞與關門爭兵其象為訟舉朝亦明知事之必壞而苟且偷安亦明知人之不可用而姑倚以為親其象為需夫然則奴來而窮於應奴即不來而窮於供國家於是岌岌乎有困之象矣言路交章不啻縷悉豈大帥近狀舉朝知之樞輔獨未之知耶恐樞輔他日無以處世龍并無以自處故願樞輔之熟思而猛省之也

工科顧其仁題稱東園有事已八年矣奈何日日延捱事事破壞揆厥所由馬世龍尚有一日容於堯舜

遺事實錄 卷之十四

主 乙丑

之世乎世龍名為大將軍實乃真罪孽樞輔意所欲為授其指於世龍遂迎而合之樞輔曰此先得我心考也而且為神授而且為意暱以故世龍全副精神不用以練兵簡將而用以獻媚行私通身氣魄不用以殺賊殄寇而用以嚇人攫利指有所染即轉達某可叅將某可遊擊不難總戎而侵司馬之權意有所營即託言某宜駐札某宜恢復不難置重臣於極危險之地甚者摠收降賊明留臥榻之虎狼藐視中丞暗使同舟而胡越其他罪狀罄竹難書 皇上嚴責樞輔如馬世龍必不可用即與尤世祿王世欽等

緊行斥逐將兵馬器械等項整頓料理件件妥貼莫再輕言恢復輕離門庶山海可恃無虞 神京亦免震動矣

御史陳世竣題稱慨自遼左淪亡中外震恐 皇上以閩外之寄推轂而授之樞輔樞輔以國士之知推心而委之馬世龍天下之安危係之今樞輔之巡行也饑兵所在紛囂告矣馬世龍終以屢旨策勵留矣夫兵而饑六月前之解餉何居餓而囂數年來之訓練謂何聞以兵而割叅將之耳何止囂也聞奸弁主使兵囂以要挾何止兵也且獨囂於樞輔出關之

遺事實錄 卷之十四

主 乙丑

主 乙丑

後巡歷之地亦匪僅以餉也猶今日歷中前明日歷寧遠明日歷錦右當此秋防督此悍卒奴有興水十萬之報移駐瀋陽之報暗結西虜之報渡河西犯之報萬一乘間掩襲如旅順故事驕悍貪罔之馬世龍能統遊棍賄買之偏裨率二萬象人塗馬之兵衝鋒陷陣乎世龍暴橫凌蔑撫臣撫鎮已有水火之形他日恐作玄黃之戰此樞輔之入關萬不可俟秋防竣事若足餉止囂已奉 嚴旨不敢贅矣

御史周昌晉疏稱職閱邸報見關上川湖兵因索餉挺刃迫道臣之門而松山杏山之兵亦復煽動樞輔

與撫臣疾呼請命餉司曲爲給發僅得解散以如是之兵而猶出關至右屯至寧遠謂乘其銳乎擊其衰乎或移兵以就餉乎知兵之不可戰而第言進勦以謝中朝之口實士卒苦於暴露馬匹疲於道途轉餉愈遠取數愈奢徜徉數月便可按轡入關曰吾餉不奏手也此其心路人知之矣鎮臣馬世龍驕而且懦股削無厭凡部伍中無骨氣者既竭趨承以奉款卽有才力者亦不能越阿堵以自堅舉朝知之而樞輔若充耳也或者期許之過慮傷知人之明且繼繼之深內幸難割之愛姑爲是隱忍不能其功名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三

乙丑

聊與共富貴乎不知縑緘入手羽翼已成今日樞輔之精神命脉已有不得自制者前之請科道出關點兵猶是謾語相欺今之聚衆索餉直以危機相挾矣職故憂將之不能用也嗟乎玉關人老燕然未勒以積老積苦之身處不進不退之地用極驕極懦之將成非戰非守之局皇上無徇情面以悞朝廷也御史汪裕題稱日者關餉告匱內外參差司兵不知餉數司餉不知兵數以致解不及期給或非額而兵謀一二先倡千百隨和環繞道門露刃結隊將官不能行法惟叩首流血以求解散嗟乎如是謂之兵乎

不用之禦虜而更以滋亂乎如是謂之將乎不能以約兵安望以平虜乎大將臨敵誠不可易第英雄之謀畧未彰貪橫之形跡屢露何論有負皇上之推轂並樞輔節制之體亦爲不光伏望勅諭樞輔任將勿吝意姑容練兵必嚴加節制斯曰戰曰守有堅而無瑕矣○順撫申用懋奏薊鎮自東而中而西切管有三路有十二關口有一百五十餘處邊長幾一千七百里先年督臣譚綸總理戚繼光之舊一一可致倘循其舊蹟邊事儘可支撐條上吃緊八事曰酌緩急以均調撥議舊餉新餉以示畫一撤回班軍以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四

乙丑

勤修築裁南兵將領以省繁費久任將領以課實蹟弭內盜以安其生寬徵輸以紓其力議處馬戶以示休息奉聖旨八款皆安攘石畫該部從長酌議具覆前鋒營總兵魯之甲統領官兵於二十一日右屯衛起行會同錦州駐防前鋒營叅將李承先俱於二十五日抵三岔河原奉馬總兵傳調各營遊擊金冠等船隻限二十七日作事累差兵在二家溝催採並無消息魯之甲見大船未到用小漁船六隻每隻止渡七八人不能多渡先發該協千總馬吉周守禎等統領有馬官兵二百五十員各李承先發過軍備張文

舉郝自演等統領有馬官兵四百五十餘名生員劉伯鑑帶領回鄉難民二百三十名各過河先往耀州總兵馬世龍於二十六日自右屯起行次日抵柳河見魯李二將已發兵馬過河隨差武管都司張邦本統領後勁左右并衝武營及該鎮標下兵前往耀州應援魯李二將先於二十八日帶鎗砲手八百餘名過河在東岸洲子鼎設備營壘結聯葦橋進兵赴義難民周生員等數萬止候探下至城便將叛將奴賊擒斬及至耀州攻城奴早知覺烽火一傳伏兵四起我兵旋散賊兵追逐到河魯李二將管未下芝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五

乙丑

葦橋未成賊突至連放數砲李承先亦手執鳥銃打死數賊因泥水深陷頭中二刀面中一刀身中一鎗而歿魯之甲亦被殺傷相繼投水而亡中軍錢應科亦落水而歿○大學士孫承宗奏關外哨探巡河陷沒大將奉

聖旨馬世龍調度失宜輕進取敗軍法其在姑令戴罪立功樞輔身膺重任着一力担当督撫道將嚴加守備務要萬全不得屢疏稱病

按陸兵可以程計水兵不可以日計水陸劫期於二十七日與事水兵並無消息世龍料理如此焉

得不敗耀州非奴酋緊要地勝亦不為功矧大敗耶○關內道劉詔查報魯之甲原為東哨接渡難民其欺罔之甚至此

兵部題稱先據傳聞樞輔馬鎮守率領兵馬渡河攻海州等語本部看得今秋防正嚴西虜已顯肆挾逞而奴酋又久蓄狂謀內地為急渡河之舉萬不可輕動業馬上致書樞輔并札行馬總兵急宜停止還當回至錦州講折西虜嚴為防禦去後頃於初六日早據山海傳言馬總兵令李承先等領兵過渡自已領兵西旋被奴將官兵盡行殺傷等情聞之不勝驚駭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五

乙丑

夫在我戰守向來原無實着豈可輕動過河今挑奴奴酋殺戮官兵致開大釁萬一奴騎乘此長驅則寧錦等處能保其無虞而山海關城係於安危極重前聞在關兵馬甚少又何恃以守乎合令總兵馬世龍速將關外各兵急選精壯者多方調守關城加意禦防務期萬全毋得仍前忽視致悞大事自干軍法也  
巡關御史洪如鐘題柳河陷沒之故分明誤聽奸細誘賊歸天朝之語以貪必不可成之功乃不度彼已不審進退貿貿就渡直趨耀州欲僥倖以掩其不備而不知已落奴彀中矣以致伏兵四起堅城在前

大敵在後狼狽失措張皇奔北半爲追殺半爲淪沒如驅羣羊以餉餓虎其悲慘慙憤可勝道哉夫遼事之不能進戰也人人皆知之人人皆言之卽職曩者關門師久餉窮一疏亦有毋張恢復之名毋忘固守之實之言况屢奉明旨申飭而竟不遵也頃職在關門樞輔自右屯遣職書職因勸其入關更以重臣處危地恐非所宜爲囑蓋以兵不皆精壯堪用而布置遠地備多力分皆屬可慮故職簡汰兵馬疏中曾及之且聞其人心不和事權不一上下相蒙彼此相忌又有西虜挾賞往往於寧前各處作梗正恐奴來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七

乙丑

脚跟不定力不能支柰何奴不來而自送死焉喪師損威虜益生心冒進喪敗者雖云馬世龍使魯之甲等爲之而之甲原守右屯者也樞輔之駐右屯亦匪朝夕豈其無所商度而一旦爲此無田單復齊之力類馬謖自用之愚其敗宜矣

遼東罷巡按邊事總屬巡關稽核關院此疏深切著明其言遼事不可戰與晉言脗合樞輔整頓已三年矣戰而且敗當經撫潰敗之餘便唾晉之不戰此時何可戰耶晉在關人心和事權一所以保守殘疆漸圖恢拓癸亥以後關內外另是一番光

景矣樞輔身在右屯魯之甲由右屯差遣失事而諉罪將官何其無丈夫之氣也

兵科李魯生題柳河覆沒羽書旁午樞輔有疏鎮臣有報槩其指歸只一回護道路所傳有劉伯鑑者報稱四王子住在輝州虜兵不滿三百我師過河遼民既殺王子殲其衆以歸當事者輕信便欲邀此奇功以爲撒手之局而不知其中敵人之計也兵至城下寂無一人城上鼓掌大笑四面伏兵盡起我師奔逃無敢恋戰有言喪官兵幾萬好馬數千者我氣旣喪戒心必起天語輝煌岌岌亦有重門限之慮乃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七

乙丑

東方之禍害愈甚樞輔之告病愈急輔臣獨非人情而善病至是耶○工科陳胤叢題頃柳河之役樞輔當我兵新挫之餘人心未定之日宜竭股肱之力濟之以忠貞成敗利鈍生歿付之天命人情不平則奮夷奴之計陷我軍窘辱天朝樞輔得無有奮心乎事有弗如則耻逆臣永芳中華無有與之角者樞輔得無有耻心乎嚴關安神京亦安卽樞輔之慮舍亦安不然退處何地急欲卸担保全於一身得矣而以大事遜人卽寢食必且不寧而入里亦覺無色願樞輔憬然動念也○戶科吳弘業題馬世龍微功失



事。樞輔特疏奏之。諸臣屢疏劾之。奉有明旨。差御史從實勘明具奏。以憑處分。忽奉溫旨。諭以不必以小挫自阻。且望其嚴備禦。而益前愆。噫。是不惟樞輔獨任偏聽。悶悶昏昏。俱被世龍顛倒。併令廟堂之上。威命靈爽。反反覆覆。又被世龍顛倒矣。夫封疆利害。不論所失之多寡。當論所係之輕重。使奴眾乘此敗。躡渡河而西。長驅直搗。則銳氣先喪。風鶴皆驚。不知誰為堵截。誰為應援。世龍之肉。豈足食乎。而但謂之小挫。可乎。即樞輔素偏護世龍。已知其神氣俱銷。號令不行。無能為矣。尚望其嚴加備禦。使奴酋遑事實錄 卷之十四 充 乙丑

聞之不輕我。中國之無人。一至此乎。職請急下明詔。着令世龍暫解兵柄。聽勘明處分。斷不宜濡滯不決。再貽疆場之誤也。

從來武弁作用。無有如世龍者。反覆顛倒。任其簸弄。總由虛兵。尅餉線索。通神邊事。大壞實自世龍始。

貴州道張樞題職見樞輔有哨將巡河。陷沒一疏。不覺驚汗浹背。毛骨悚然。因嘆關門事急矣。大都今日之計。守關為要。須設重兵於此。以為堅壁固壘之用。其寧前錦州雖不可虛無其人。亦須斟酌量移。不可

使前出而後空也。至於軍中糧餉。絕不可多積。遠地以防藉寇。此關門根本之慮。而遼潘已事之鑒也。○貴州道楊春茂題。鎮臣馬世龍等。纜一渡柳河。而覆軍殺將。慘不可言。樞輔之能。已見於天下矣。恢復謂何以臣愚計。必毋嘗試。毋掩襲。凡寧前寧遠處處練兵。處處積餉。且耕安插。遼人以固。吾圍結連。西虜以繫。戎索纜。可以雪耻除寇。繫奴酋之頸。此戰守之機。宜所當早決者也。○湖廣道溫臯謨題。經鎮兩臣。急於邀功。覆過以。國事微倖。今舉。朝皆言樞輔宜聽其暫休。馬世龍宜解其兵柄矣。然舉代甚難。計不遑事實錄 卷之十四 表 乙丑

得不責問於樞輔。數年綜覆。夫豈夢夢誰堪代世龍。樞部與廷臣。參定之。尤愈於局外之傳響也。

樞輔胷中。只有一世龍。既謂其當休。又何必問

兵科羅尚忠。題竊惟樞輔誤信馬世龍舉。朝杞憂無已。而樞輔寵怙不衰。今亦曰世龍失事有罪乎。曰

任用非人。有罪乎。訓練不足。剝削有餘。饑兵質弓。天

以為殮則無過河之料。舟楫不備。結營東岸。而喧競

於河。凡四晝夜。敵安得不乘其踈。則無過河之筭。前

鋒之將。先期而真行水營之船。後期而不至。誰制閫

外。號令安在。則無過河之律。且發營兵。且發降卒。祇

因彈射交加姑欲殺降當賊襲功掩罪以塞人言則無過河之志總之世龍之罪不在輕進取敗而在多方蒙蔽任意貪橫全無報主之心樞輔之罪不在誤任匪人而在徇私庇奸養虎貽患釀必敗之局則今日併差御史勘明誠不可不詳核其實也○雲南道楊維垣題用兵之法要在審勢不謂任邊事者乃頑冥蹈之一何醉夢至此世龍言隔河而行何以忽踰河言萬無一失何以不應其口草草而往貿貿而去是何筭計不意國家敲骨吸髓之餉止養此無用之兵樞輔所違衆深信之馬世龍仍只一無能之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三

乙丑

將而朝廷上所倚之爲范爲韓爲裴晉公者亦作此等成色也平時談天之藻炙轂之辨且一切高閣束之步步從實地上行件件擇緊要處做日日切覆亡之懼隱隱培恢復之基亡羊補牢未必爲非策耳○山西道劉洪光題職邸報中見東巡敗沒一事不勝甚駭而且嘆也羣十餘萬之兵費千百萬之餉從未見斬將奪旂有一勝着纔一探足卽遭覆軼此時將何功之圖何計之從也惟是急採賢良需次大用而夾袋之宿儲之彥羣議鮮推轂之更此其故何也○平梁門戶操權異已卽黜所藉以居要而任重者非

其故吏卽其門生所稱矯矯力特不隨風逐流者幾何人哉職以爲賜環諸臣宜擇其聲先而望重者卽當推用當此中外多事之秋或亦任賢圖治之一道也

門生故吏等語深切時弊迄今十餘年邊事用人皆係一脉稍立異則斥去矣

兵部題關外鎮守設防哨探各兵不過三萬而關門又止二萬八千柳河之劄總兵監軍實壓河而營全師以歸豈二弁隨喪數萬又何糧餉未聞報減也宜聽經臣從實核報以憑查處奉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三

乙丑

聖旨上年減汰兵餉以八月初一日爲始是時額兵報十一萬七千今報見在數止五萬八千實少一半其餉安在便着巡關御史從公覈實於五年分逐月清查扣算明白毋使內外互爭有誤給發順撫申用懋題臣蒞任以來三月於茲邊值柳河失事恭聞皇上有關門止隔一重門限之旨臣仰天而嘆曰思深哉其殷鑒乎於是星馳到彼登高涉險備歷諸要害相度形勢或謂依山依海關門誠金湯矣而關外一片石獨不有間道乎臣謂一片石形勢委蛇外寬內窄外寬則我兵河屯內窄則寇無可

掠必不敢入則黃土諸口拒其衝石門新練兵邀其前而關東鉄塲堡兵截其後入則當立殲之盡耳虎豹在山真有萬夫莫開之勢焉

人憂一片石愚謂虜必不由險地入則囊中物耳此疏得之

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紹徽題柳河之役冒險失利大違軍紀事若濟則以恢復張皇事不濟則以哨探藉口合遣御史徹底清查肅國憲於既往懲風弊於將來查得御史練國事雅負精忠兼饒幹濟堪以差委伏候 命下令本官會同巡關御史前去將失事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五 乙丑

情節從公會勘回奏

毛文龍獻俘解活夷七名稱中路逃去二名行至廣鹿島文龍另解六人將前人換去科臣楊文岳言俘夷重事忽然解來忽然換去前解者不知何以處發後換者不知何處得來一生一殺倏更倏替生既不重歿亦不威如此事情真同兒戲不報

聖諭朕惟踐祚以來日夕兢兢思復 祖宗封疆奉

行 祖宗法度共與二三大臣及諸百職事三令五

申至諄切矣念日今逆奴內犯遼左戒嚴我 皇祖

特起熊廷弼於田間授以經畧賜之尚方賜之齎玉

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始則托病卸肩袁應泰而遼陽亡既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身大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而征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斯其罪難擢髮數矣迨三尺莫追復百計鑽求其宥甚則有周朝瑞十日四疏以收有顧大章妄謂罪屬可矜而又托奸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連左先斗魏大中表化中之幕屬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賂動以萬千又安問 祖

宗疆土與 祖宗法度哉朕深切痛恨已將楊連等

置之於理頃八月二十六日於文華殿日講畢卿等

五員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臣袖中合詞奏曰此廷弼所作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豎髮切齒此蓋廷弼奸謀不得肆行於朝今又敢以流言煽惑於野且心懷不軌辱國喪師惡貫滿盈罪在不赦而又刊書惑衆情益難容况屢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諸於章疏再四詳釋宜亟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既擬諭來具見獻書忠懇至意朕甚嘉焉卿等即傳示刑部等衙門着便會官速決了以爲大臣辱國偷生消止不忠者

之戒特諭

刑部奉

止弼罪惡貫盈既已正法還着傳首九邊示衆仍追奪誥命家屬人等着緝事衙門及五城兵馬卽時驅逐出境不許潛任京師如有踈縱一併嚴究不饒

時魏忠賢以嫉書謀逆等事坐蔣應陽乃徵獲奸之賞而廷弼之死速矣

遼事實錄

卷之十四

謹

乙丑

遼事實錄卷之十四 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五

黎陽王在晉明初甫編 男會茲稗舊甫較閱

乙丑九月兵科王鳴玉題職接邸報樞輔哨將巡河陷沒大將調度失宜一疏慨然廢箸而歎語同官疆事破壞一至于此夫馬世龍武夫耳智以利昏貪而弗檢此不足責不幸而敗則死于虜幸而免則死于法此不足惜獨是樞輔何人封疆何事乃偏聽養奸致有今日此則昔人所謂大臣誤 陛下而大臣所任者誤大臣者也夫世龍之必無成也中外知之樞輔獨不知請臣屢言之樞輔獨不言即我 皇上未必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乙丑

不心疑之姑優容之以觀其後而樞輔獨言而不疑夫督師一官非 皇上設之樞輔自請之也專閥重權則攬之已殘局敗着則推與人此君子所不爲但以衰殘爲辭罷去塞責何以答數年特達之 主眷而謝中朝沸騰之物議乎大抵樞輔之在行間名爲慷慨實已狼狽堅于自信聞于知人始養世龍爲驕子前掣後曳明知其倚叢營窟之奸繼聞人言如充耳苟且糊塗覲幸爲覆弄蒙功之舉樞輔曾有言曰舉世不念堪憂臣今則曰樞輔不念舉世堪憂夫無事則使其身圓而有急則償之以 國土此武夫

之不忠者也

刑科蘇兆先題臣聞朝氣銳暮氣惰循風之末不能起斷蓬其力弱也樞輔一疏再疏輒云某處置兵某處置物臣歷幾防臣事漸畢益翻然動歸想于是語語酸楚言言苦痛此時形神不束而關門即聊且塗抹已忽然有離披不振之象焉又其後欲辭不得欲歸無路情迫無奈遂言出關言渡河言兵飢言兵變語語張皇句句憤激對人成怨觸口皆患此時關門真兵不成兵將不成將其景色始結為茫然莫主潰焉欲決之形雖在俟今日而謀者是憂其必有今日

通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三 乙丑

久矣德如渡河東明是何等事不聞有一番精明約東不見有一段激厲威稜止榻前呼囑數語聲氣不揚旌旗削色其何以壯軍聲作士勇而欲其不敗得乎願樞輔整頓末路以性命身家當此危關勿慢焉神茫意亂而以危關為孤注也至諸臣從長計議自不可緩蓋昔之難代樞輔者非直以代之難其人直思昔誰代受功誰實未成而代受收功今誰代受罪誰實必敗而代受實罪不知此從樞輔起見不從封疆起見也失律喪師不可謂無大罪即可定樞輔功罪輕重之案便可定 朝廷恩威輕重之案矣

御史曾應瑞題自樞輔之任馬世龍也約五部大兵歸其饋制世龍亦傲然自稱雄長號召諸軍在樞輔且不容手城倚之腹心置之矣無奈世龍貪而且狡庸而且懦威不立而令不行于下至大將畏備裨偏裨畏士卒魚散獸陵莫可收拾勢不至覆軍殺將不已者今復何如設問誰司約束而令至是世龍應得何罪耶如謂其可堪策勵轉敗為功則世龍不遇一席寵估貪昏憤無知之徒拜世龍納賄營私比匪罔上中多羊頭犬尾之輩濫拜貂蟬自少鷹揚虎賁老練不堪鞭策以故世龍用諸將則諸將敗是世

通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三 乙丑

龍以諸將殉以樞輔用世龍則世龍敗是樞輔以世龍殉近相殉而迥相敗將以國家殉是役也豈徒料敵智短大類金注之昏乃由貪功庇奸妄希敵禱之予故樞輔久駐右屯無非進取為謀要皆世龍倖功一念悞之今决裂至是可輕縱乎萬一奴賊乘勝闖入寧前一帶風鶴皆驚山海關泥丸難封雖縱食世龍之肉竟屬無益即今之堅壁固圍為贖罪地則敗軍之將令愈不行軍心滋玩勢難圖矣是世龍宜以軍法從事革職聽勘徐議正法追贓者也 兵部題開門兵角虛糜營伍玩愒臣部慮之久矣今

當秋防戒嚴西虜挾逞乃不綉繆山海以實根本保  
護寧錦以固籬籬輒欲過河以驚恢復之虛名衆論  
皆知非策臣部前已馬上致書樞輔并扎諭世龍與  
其中止促回錦州未見回覆而兵將陷沒之報至矣  
第兵馬將領存亡數目尚未明報應行巡關御史會  
同該撫委嚴明司道查勘的實以憑參處夫中樞與  
在關文武諸臣表裏封疆之責須外關關白同心共  
圖全勝今輕師東渡臣與撫臣不一與聞置當事于  
局外視飛檄為故帟今臣言不幸而中矣為鎮守者  
可仍泄泄而誤封疆哉伏候 聖裁奉

遼東事實錄 卷之十五 四 乙丑

聖旨關門將士糜餉如流平日料理何事一舉輒遭  
陷沒大貽國恥反啓戎心深可痛恨你部便馬上差  
人速催新將楊麒等及總督王之臣星馳到任仍移  
文樞輔統率撫鎮道將諸臣亟脩戰守實事毋驚進  
取虛名至于本兵重任尤宜朝夕儆備中外同心共  
圖全勝不得徒托空言其失事情節即着都察院差  
風力御史一員會同巡關御史從實勘明具奏以憑  
處分○遼撫喻安性為哨將巡河陷沒事奉  
聖旨馬世龍輕進喪師罪莫可追喻安性同事封疆  
何得發行不知姑策勵供職悉心防禦俟勘明處分

○喻安性着改推用  
楊鎬三路敗衄所喪軍丁四萬五千八百七十餘  
名今以十二萬兵而存五萬八千則比鎬之喪師  
更甚焉一筆塗抹以欺 朝廷 國法可逃此心  
何可昧耶

工部主事門洞開疏云年來只因帶罪二字斷送封  
疆復歎今日尚為情面一言賣玩法紀今日言清餉  
明日言清兵兵餉誰清進不成功退不成守戰守無  
據議論多而成功少徒滋紛爭黨與盛而主勢孤莫  
破銅習食毛踐土不思報 朝廷之恩借譽養交惟

遼東事實錄 卷之十五 五 乙丑

知便身家之計悠忽沈泄釀成不痛不癢情形詬誶  
豐陵漸見若醉若狂景象勢極重而難返法屢伸而  
輒弛即一可以例其餘矣○浙江道御史莊謙疏云  
東事至今日而極矣終日言兵不計兵之可以戰可  
以守終日言餉不問餉之靡于將靡于兵無故思徵  
倖以成功一遇小敵輒干戈之不任而枕尸之相接  
天下事尚可為哉  
刑科霍維華題稱自古關外之寄專界一人未有一  
權而兩操者古人文武出于一今之人即遠不逮古  
人文武并用可矣何至文與文耦大其柄武與武衆

制其權如今日乎遼東之壞已事昭然燭照不遠關  
門近日之事不幸復類前局四載綢繆一朝挫衄亡  
羊補牢因賤為功正在樞輔自為策勵既萬不可聽  
其去惟有裁關撫一員耳關撫裁則三軍之耳目心  
志并萃于一人前後之功罪禍福慮切于一身翻然  
振起之氣象或可再見也至撫臣喻安性義當分遇  
事非專制與其兩存之而開推諉之端何如別用之  
以收桑梓之效也○御史倪文煥奏傳

聖旨夏之令極誠毛文龍幾誤封疆差官逮治吳世  
科目監兵節拿送鎮撫司進駐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六

乙丑

十月王科楊所修題稱自遼疆淪沒以來揆厥所自  
率以經撫不和敗以文武棄逃敗以關外議戰議守  
朝臣袒左袒右卒致抵牾俱成畫餅焉而終敗頃者  
柳河之失又以欲倖功掩罪而竟至沒將陷兵大為  
逆效所竊笑覆轍固歷歷在也夫知其所以敗則知  
其所以勝也往者經撫並設勢可相軋各所轄將士  
不無偏向而在朝之人情又時有向背人人代為  
兩泰登城靡即以父子兄弟為之不相謀矣從前屢  
屢僨事豈容再誤望皇上與閣部大臣商確關外  
似宜止用各人以經畧銜兼巡撫事語云用人勿疑

凡道將等官聽其揀擇委任併力同心從新做起如  
理家事者然庶可望桑榆之收矣

吏部會推經畧高第王在晉張鶴鳴 欽點高第○

高第薦職方主事徐日久為軍前贊畫○賜高第蟒

玉銀幣經畧朝鮮

巡關御史洪如鍾題稱關門重地全以事權歸樞輔

矣然關撫之設正樞輔所為運指臂而賴緩急者職

歷榆關時曾問遼事說者謂前事皆因經撫不和而

敗今樞輔撫臣固稱上心一德之雅而所見亦微有

異同若任樞輔似不必用撫臣用撫臣似不必煩樞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七

乙丑

輔凡部臣鎮道臣對職無不言此者此職所據為事  
權不一者也如柳河之役撫臣謂絕不與聞意自見  
矣至諸弁中固多意氣相投惟是委署者每以信任  
使氣勢而部陞者又以實授薄虛銜各不相能遂起  
睚眦即前日飢軍鼓譟敢以羣卒凌主將而同事者  
或擁兵而不救或緩頰以示恩豈非相顧相忌之一  
念與是居平原無同袍同仇之風臨陳定無必勝必  
克之理故渡河之舉纔一動而立見敗衄豈所謂胸  
有成畫見而後進者耶既失虎豹在山之勢又動風  
鶴草木之驚宜何如振起者亡羊補牢此其時矣

巡按直隸御史焦源溥題稱職巡至北平抵榆關轉石門而西見畿東一帶編民車戶爲榆關運米運金運草運豆運器械火藥而逃累者十已八九以爲土馬何如騰壯軍伍何如精嚴及至關門則軍丁蕩遊無所繫屬諸將領半多驕縱城池守兵俱弛祇有山石道所編居民列爲舖兵執干守堞而已職見之不勝駭異緊要一關狼狽如是尚敢輕率出兵徼倖於萬不可得之功哉柳河之斬所喪者挑揀之兵馬所殞者屈指之猛將落膽驚魂又似三年前尤景關係豈渺小何以平常視之也至於事敗互相推諉職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八

乙丑

不能爲運籌諸臣解也撫臣對職曰款事可成守實不難此其中或自有妙用非職膚淺所測倘不更易一番常調洗滌一番腸胃振起一番精神關門事未可知也則守亦豈易言哉奉

聖旨關門情狀這本說的甚真以後着力加振刷務保無虞○十四日樞輔孫承宗允請告回籍

職方司主事徐日久疏切見山海關總兵馬世龍本以邊疆在念悉心委任竭天下之物力罄累朝之積儲贊運轉輸至於九邊調到家丁類皆各處將官

畜養健兒選十得一糜費困頓有識寒心今試問世龍此曹安在營房安在器械馬匹安在柳河之役自動自靡然則平時所爲訓練安在偵探安在韜鈴勇畧一無可言三年以來道路流傳惟有貪淫驕縱諸狀不堪聽聞不可殫述第我皇上矜于使過亦既屢厯策勵嚴旨世龍顧囂囂自得無戰兢恐懼之心而益務旁蹊曲徑之術平時無一善可稱據法無一毫可恕若復優容異其後効雖上之聖意淵遠而下之觀聽混淆即經畧新猷亦似難于展布臣晝夜思惟不能已已按祖宗成憲凡守邊將帥與賊臨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九

乙丑

境巡哨之人失於飛報以致損軍者應得何罪依條處置不少寬假國法旣伸公論條暢必能使人心震動邊務肅然若以五防勞叙墨跡未乾亦應令其解任聽勘即今楊麒已至臣雖未識其人度朝氣新銳必能獎率三軍旌旗改色彼此虛心可用商酌若馬世龍短長已見臣若冒昧與之同事懼再辱封疆不勝憾忿斷斷乎以此舉爲贊畫先着不然臣豈求多干世龍者哉奉

聖旨經畧到關灼見情形曲直自然奏請定奪况封疆所係不泯徐日久如何逞臆妄奏搖惑軍心且詞



言傲慢甚無人臣禮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詰命  
柳河之敗 朝廷震怒馬世龍待罪聽勘不得  
丞圖營脫疏中益務旁蹊曲徑一語觸其所諱故  
雖以新經臣力舉隨行贊畫之官逕懼削奪欲借  
此以箝言官之口云

御史袁鯨疏稱年來為一塊遼土尺寸未復而中原  
民命脂髓久枯在事諸臣惟有愛惜金錢刻求實濟  
為當關第一義無仍效樞輔悠悠歲月浪擲金錢幾  
以 國家大事坐誤于冗員貪弁之手也

自贊畫徐日久明指馬世龍之罪疏入即削貪弁

遷事實錄

卷之十五

十一 乙丑

之氣長矣經臣高第請裁馬世龍之權反賜優容  
經畧之體傷矣嗣是無人敢指斥者袁侍御寥寥  
數言切中肯綮樞輔用人誤邊防而壞 朝廷一  
至此哉

御史洪如鍾奏西虜要挾奉

聖旨西虜挾賞歲費至二十餘萬仍致復來要挾皆  
因處置失宜有名無實便行與經督衙門責成王牧  
民相機哀益早結款局仍嚴修內備以消窺伺其戶  
兵二部額銀務要按行給發如故意稽遲致滋多費  
聽巡關御疎奏以失誤軍機論

經畧高第題榆關捍蔽 神京防禦宜急邇來糧餉  
虛糜營伍不實又以渡河取敗益厲宵旰之憂 特  
旨專設經畧重臣總理微臣自本兵出鎮 賜尚方  
劍一口豈非欲臣彈壓文武為封疆計哉職家頗近  
竊聞其槩武官剝軍尅糧貪肆不檢者十有七八文  
職侵尅官銀私折糧草者十有六七律以軍法極重  
者當正法少輕者當細打追贓罷斥究遣臣凜人也  
所統轄者父母之邦必請 旨申明然後法行而權  
不褻庶無負于 簡書人之知我罪我其聽之矣

賤輸關貪冒之習牢不可破誰實釀成經臣之疏

遷事實錄

卷之十五

十一 乙丑 三六

有明徵矣

寧前兵備袁崇煥揭據管錦右糧屯通判金啓侗呈  
照錦右大凌三城皆前鋒要衝倘收兵退守既安之  
百姓復懼播遷已復之封疆反歸夷虜榆關內外更  
堪幾次退守耶呈詳到道據此為照兵法有進無退  
錦右一帶既安設兵將藏卸糧料部署廳官安有不  
守而撤之萬萬無是理脫一動移示敵以弱非但東  
奴即西虜亦輕 中國前柳河之失皆緣若輩貪功  
自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動居民錦右搖動寧前  
震驚關門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必如閣部言

讓之又讓至于無可讓而止今只擇能守之人左輔守大凌河樊應龍等守右屯更令一將守錦州此城大干右屯然稍緩矣三城屹立死守不移且守且前恢復可必若聽逃將懦將之做法以為哨探之地此則柳河之故智成則曰襲虜不成則曰巡河天下人可欺此心終是欺不得則聽之能者本道說一聲明白便去也

柳河敗。風鶴皆驚。已復之。封疆便。思退舍。袁道此揭亦有氣。槩未可以人廢言也。袁與樞輔一心。此心終不可欺。乃曰哨將巡河失事耶。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主

乙丑

三六

吏部會推兵部尚書王在晉王永光黃克纘張鶴鳴欽點王永光○閩鳴泰陞兵部添設右侍郎署兵部印務○經畧高第請餉奉

聖旨額餉三十萬着戶部作速措解以便軍前給發其另請募兵橋賞之需着戶兵二部湊處十四萬不得遲誤○王永光疏云會推大臣有正有陪幾經銓部之推敲叅以僉同之衆議先後較然不可易也中樞居中調護厥任惟艱自非久歷邊陲曉暢兵事者不與此選惟茲爪牙喉舌之司宜得緯武經文之佐如玉在晉之英敏識力十倍于臣輒敢循例疏舉以

代伏乞 皇上念茲四郊多壘 欽點以膺斯任軍國幸甚

在晉見忤于魏璫頻推不用始推冢宰點崔景榮二推兵部正陪俱不點三推經畧點高第四推兵部點王永光五推左都點周應秋六推工部點董可威七推兵部點馮嘉會八推兵部疏無崔呈秀而傳 旨用之正推則點陪陪推則點正或正陪俱不用其受抑于璫甚矣而孰知不用者乃所以全之也

崇禎

十一月吏部題為危關失事致屢 聖懷敢申用人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主

乙丑

之議以圖萬世之安事文選司案呈本部題伏禮部尚書兼大學士丁紹軾題請 命六部九卿科道各舉所知堪任經畧邊撫及邊道取之兵部等因奉聖旨朕覽卿奏具見忠良為國至意朕心嘉悅今封疆多事經畧總督宜夙儲待用該部向來但徇私情不以國事為重如兵部侍郎原為經畧添設只朦朧推舉臨期竟無一人堪任緩急何賴今後樞貳邊撫務要慎選邊才以備經督之用毋得輒行遷轉以致欲用無人即着九卿科道官各舉所知吏部斟酌具奏責實一節尤且時弊各衙門凡差委必待事完奏

繳友准叙升未完者加銜久任各倉口出入存留戶部精核實數奏覽其餘的俱着各該衙門一一如議着實遵行者其本覆奏如或仍前怠玩視為虛文的聽該科指名叅來處治欽此遵照 明旨發單九卿科道諮訪各舉所知去後今該各衙門陸續開送堪任經撫邊道職名前來相應彙題并保舉姓名疏上請等因案呈到部除復加斟酌外臣等非敢謂天下文經武緯堪任邊事止於如此數十員亦非敢謂九卿科道精核嚴舉搜盡天下之奇才第竦之以功令則舉薦不濫加之以連坐則遴選必精臣部上遵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丙 乙丑

明旨下稽輿論彙得百有數十員復與都察院及各官詳加參酌今止擇得備任經畧以下邊道以上兵二十五員俱堪以次擢用如別有的見實迹堪寄封疆重事者不妨續請總之以臣子至公無私之心上承 朝廷用賢圖治之意使見舉諸臣超絕塵世之營專圖帷幄之筭事變以日鍊而彌熟韜鈴以日究而彌精將真才畢萃于 廟廊而恢復可收于邊塞矣計開條任經畧尚書二員見任南京吏部尚書王在首保舉官四十二人原任兵部尚書張鶴鳴保舉官二十人奉 聖旨諸臣既公舉准備不時擢用

登撫武之望題旅順為三方扼要之樞斷不可不守祇因其地懸于四山之中無險可憑故向來守之不能堅耳今登撫官兵竭數月之力躬胼胝之勞業已就工則春夏秋三季可以駐兵無虞惟冬月虜騎可通難以支持且彼時運道不行無所事防即退居皇城島亦無不可者此臣等之愚見即該部覆疏亦謬許以為然矣惟東鎮近日疏揭屢屢及之既以為其地不必修又以為冬兵不可輒動稱別有調度另有方畧且謂期年可以屯插兩年可以計復廣寧駐兵三岔河崖刻期恢復遼瀋果爾則收拾全遼易于反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丙 乙丑

掌旅順真不必脩而冬兵信不必撤矣全旅既獨任之而不疑登兵必盡裁之而不用則區區二工登鎮能保其成不能必其用能設其險不能專其防是在廟堂亟定所屬無復使為築舍之謀也

旅順為三方扼要既云不可不守又云冬月難以支持退居皇城亦可我退奴獨不可據乎據而圖復復而遇冬則退是攻守相尋無已也然則脩工爭攻而設矣海外情形畢竟毛文龍勘得透彼此為守旅順卒致內議交訐海外之功不成邊臣謀國非心虛而識遠疇能勘定亂畧乎

兵部酌議旅順駐防定畫先是登撫武之望題旅順漸成可守該部覆云項撫臣以張板之節制屬登而為額餉慮以南關之挑築責登而為經費籌科臣王夢尹臺臣汪裕亦鯁鯁難之科臣李魯生又切切然急之夫文龍者以為征勦之大兵而冒險以窺老寨則誣也以為招撫之地而護難民無使為奴盡則不可少矣文龍實置旅順于度外而又乘部題之改屬以掩其棄可無問也其南關姑且停工令兩鎮會哨其餘信地悉依原餉原派不必更張曾有功罪止援遲聽該鎮自行軍法○毛文龍解俘夷二名有 旨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夫

乙丑

免告獻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在晉題慨自壬戌河西罹陷軍民潰關而入者二百八十萬人關門不閉者經四晝夜關前西虜充斥塘報逆絕幾無關矣廷推經畧無人肯任再推以及于臣臣拚命願往先帝喜動 天顏臨軒授劔立 命臣行臣但知有 國不知有身也于時收拾敗潰卒結隊守關身無片甲手無寸械從新做起夜以繼日臥薪披棘艱苦萬千數月以來百事有緒西虜受款後收拾關外三百餘里殘疆五城二十七堡復歸版籍

東至朝鮮西至白彥諸虜皆受臣聯屬長安中函書往來不絕並無一封書帕進京部道將領亦皆潔已奉公恪遵禁約立定脚跟做成硬局為 朝廷撐持世界故歷臣任內所省兵餉頗多所費帑金最少是時着着皆真事事從實並無虛兵虛餉廷臣交譽並無一言指摘即樞輔孫承宗行邊復 命纍纍萬言亦悉憫臣之勞憐臣之病再疏有清辨嚴明公忠詳慎之優有意重守關為舉朝公論之語以暨叙防一疏謂臣心量確切綜覈精密當舉世縮足而抵關于奔潰之餘其確然不拔之氣自是名卿則樞輔未嘗不知臣也孰知就裏機關倏焉更變奉 旨將臣 召回旋改南樞臣不知其說或以為好事者亟圖進取欲攘已成之功而臣審時度勢終未之許也無故 召還為臣厚幸然從此而成局忽更紛紛多事矣彼馬世龍者何人乎其人一妄男子耳塊然血肉僅能食粟見敵則心驚乘馬則鼻呬巧計惟工窺瞞深心一味逢迎淮陰之後未有築壇登拜者自世龍始兵馬錢穀悉歸掌握生殺予奪全憑指麾兵不宜遠發遼陽廣寧之覆轍具存乃分發各屯而耳目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七

乙丑

不能及矣。行伍虛實不能稽矣。東奴勢逼，緩于東防。西夷受款，偏為西守。將士習于偷閑，軍兵怠于操練。武場之草棘蒙茸，軍營之仗甲朽鈍。名設千人，實無數百。暗扣虛糧，明行餽送。諸將設立常規，各營皆生弊竇。屯田籽粒，抵作兵糧。扣除折鏹，開屯祇益私囊。司農何曾減餉，買馬銀數至三十二萬。委官黃明臣駢存信，各置一美姬，送入世龍衙內。并銷馬價，安問裹蹄。午後即排筵設樂，飲醇酒，弄婦人以消遣。時光何暇計及軍中事務。比至物議沸騰，言官糾劾，輒圖借功掩飾，無端發兵過河。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七

乙丑

以攻耀州。正墮奸細劉伯鑑誘兵之計，迨至兵臨城下，點奴鼓掌大笑，投入陷中。任手屠慘殺，兵無算惜哉。李承先魯之甲為臣所用之健將，身膏草莽，湮沒無聞。猶曰哨將巡河失事，吾誰欺欺天乎。柳河失事報聞，先帝震怒立命二御史勘問。紀綱赫然皆謂世龍不保首領，乃捐金買命賄賂通于輦下。賄入即曰世龍無大失贊畫，徐日久明目昌言立行削奪。巡撫喻安性心抱公憤，則曰如何放砲開門。黃金有靈，是以白簡無色。最可怪者初罷世龍回衛，旋改世龍回府復令隨朝盛。

頌寵賚錫之。詰命後因公論難容，給假歸里。孔方作用善能變幻，若此奸臣受世龍之金，曲庇世龍不知此非世龍之金也。乃海內熬脂削骨杖頭血比之金也。自柳河敗而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費多少金修葺者，擺設完備盡為虜路。且贈海運儲糈數十萬以藉寇糧，食我之食攻我之城。至于兵連禍結釀孽無已，柳河勘案未成而奉命之勘臣先削消磨前件大話小結世龍一人耳。始何以令人怒繼何以令人喜，始何以明討其罪繼何以嘉賞其功。豈關內關外尚存殘兵五萬八千。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九

乙丑

為世龍之功乎。夫食糧之兵十三四萬，食糧則有臨敵則無。天語昭然不爽也。以為戰沒乎當則問其喪師之罪，以為虛掛乎則當問其侵欺之罪。舍此不問而糊塗了事，成何法體。臣嘗為之說曰：廣寧之陷，邊疆無兵馬。朝廷尚有紀綱，柳河之敗，朝廷無紀綱。邊疆亦無兵馬，當寧遠之被圍，關門無甚兵卒，以至欲援不能，欲救不得。此以人國為微倖者也。先帝灼知關門兵虛餉耗，乃遣內臣鎮守專核兵糧。內臣出而事權掣肘，軍律棄捐降志通夷，惟圖封拜。于是四裔聞風，思侮高麗。

被粹至之兵。西虜起背盟之漸。都令色令。與奴締姻款事因而遂壞。用人之失禍流罔極。向慮臣之有言結連。崔魏多方。阨臣之進。比臣進而奸弁若喪其冤。鬼乃陰使多財多智之茅元儀。潛入長安。輦金三萬。多方媒孽。必欲臣之去中樞。解兵柄。而後諸奸乃即于安。蓋元儀久居山海。大壞遼事。向與馬世龍狼狽相倚。即其善鑽善諂。高明每爲其所惑。而其毒心毒口。忠良屢被其所傷。元儀一入長安。海內遂無良將。茅山人之見刺于言路。邸報中纍纍見之。猶不匿形。斂跡。魍魎魅見于青天。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壬

乙丑

白日之下。營求不遂。隱肆含沙。夫臣之生平。見人。不見金者也。渠雖家比陶朱。不能動臣之一顧。以朝廷筮樞之大臣。而儉夫小輩。敢以讒鋒舌劍。去其所忌。敢以黃金白鏹。結其所歡。是明與奴酋爲奸。細而與盜賊爲腹心。無將亦甚矣。內賊不勦。外賊何由得除。伏祈 皇上大奮乾綱。將馬世龍行。撫按衙門。逮送法司。正其喪師之罪。仍將茅元儀革去。副總兵虛銜。勅五城御史。迺解原籍。湖州府責取收管禁錮。終身不得潛寓南京。陰謀不軌。其餘黨在京。令緝事衙門密訪。盡數驅逐。庶奸宄

潛消而公論亦爲之大快矣。奉 旨覽奏。知舊總兵馬世龍敗壞東事。幾致不可收拾。深可痛恨。爾兵部即行該撫按衙門。逮送法司。究問治罪。茅元儀已有旨了。戊辰五月。

馬世龍大敗于柳河。財賄之結納。權黨之彌縫。竟不深究。晉任中樞。深憤債帥之壞邊事也。遂有此疏。大觸高陽之忌。以來吳王之攻。玉兩任高陽隣邑。托身門下者也。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壬

乙丑

何放袍開門。遼撫喻安性稱疾奉 聖旨冠帶閑住。○經畧高第復薦戶部主事田吉。改職方司主事。贊畫隨行。大學士孫承宗題該臣念關門兵政事權。旣一而文武諸臣有應去。應留者。更宜早定。如總兵馬世龍。兵備副使劉詔。皆臣于東事紛紜之日。謬爲推用。緣臣才自庸碌。故未能及天下豪傑之選。而頻年以來。棄短取長。未覺其失。近馬世龍屢被指摘。而詔亦有言。此皆臣任用失宜。故臣之罪當亟爲斥逐。臣憶天啓二年。舉世驚慌。不獨文官縮足。即武官却步。人人視關門爲死地。視總兵死官。謂但得守關門半年。便成

良將便有不次之擢于時衆薦世龍可將遂推爲三屯總兵爲之請開門柳河之役身爲大將彈無完膚諸將已不聽其約束臣不憂世龍之罪日深而邊事之耽延日甚也劉詔七年邊塞備極勤渠然指摘既多自難展布應准其回籍調理病痊另用馬世龍酌量處分決不宜仍在關門底邊政可嚴而臣亦免于以人誤事之罪矣○總兵馬世龍報黷賊于松山紅驛山打圍官軍奮勇斬西虜十四級

世龍推用在關門守定之後非武官却步之時也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三

乙丑

掩柳河之失邊釁一開安能左右顧而回吾圍也刑部爲逮臣賍私已完事何棟如發遣○上傳馬世龍向來戴罪杜門准他回衛○兵部推楊麟以原官掛印鎮守山海經理遼東燕建四路地方總兵官○登萊巡撫武之望稱疾奉

聖旨武之望有旨調用不必請告

十二月吏部覆劄撫申用懋議留賢能官員本奉

聖旨劉永基居心不淨浮誇偏工虛冒家丁傾軋同列喻安性受其諂媚朋比爲奸都着削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申用懋薦舉不當冠帶閑住○劄撫

申用懋疏陳臣因柳河敗衄之後妄欲力返覆轍以障危疆因揭留道臣劉永基共效于阨竊不自知保舉之不當也即欲具疏請代而東奴渡河之報旋至因一面督發宣武灤陽威虜等營馳赴山海永平防禦一面嚴督將吏整兵馬飭臺垣固城守練鄉兵修戎械戒備奮勇摩勵以須第得警蹕無虞邊疆無恙臣之身各性命何足慮耶○馬世龍自陳奉

聖旨即回府隨班朝參以侯叙用

經畧高第上言我國家居中制外邊鎮攸分一鎮必設一大將以統練兵馬鎮守本轄地方于別鎮無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三

乙丑

相牽制自奴酋犯順以來因將遼道兵馬人衆潰散不一暫擇其老成者量加總督二字以爲衆將之領袖者其鎮守遼東掛印總兵照舊而未加總督二字也不意山海中都總兵又濫加以節制五鎮及經理名色夫惟督師樞輔及經畧重臣聞節制五鎮之特勅以專遣將調兵之大權也豈聞以一鎮總兵而節制別鎮總兵者乎不過假此名色自道曰吾爲武督師武經畧也居于巡撫總兵之上非惟獨擁驕敖不肯屑屑任操練兵馬之實職且總攬兵官致院道顧忌而不得稽查兵領衆將畏憚而不敢自展籌畧

更于封疆防禦之專責兩相耽悞矣。從今削去節制經理濫銜止用平遼將軍鎮守山海等處總兵之銜庶職掌明而封疆有賴矣。至于每一鎮設總兵統練兵馬又設經督軍門正為彈壓大將計也。蓋大將出身武弁與文臣不同握兵馬重權每易為驕蹇故舊制總兵初見軍門必披報參謁于平時抑其驕悍而不敢恣肆臨陣遵其紀律而不敢抗違。祖宗朝立為額制必有深意矣。自往年總兵江應詔入京黃緣議禮見軍門用官銜拜帖不披執行禮軍門送出問看上馬在大將必曰吾與軍門平交安肯受其節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丙

乙丑

制也。比變壞。祖宗之額制即經督軍門不能以軍法臨大將。其體褻其權輕矣。又何以威肅華夷而提綱文武哉。從今當查照原定舊額盡革去。近來弊轍凡總兵參謁披執行禮舊文俱為改正體統正而紀律不紊矣。

初余為經畧江應詔已腰玉矣。然始至必戎服跪見。見後與部司同進。此從來總兵見軍門之定禮也。乃樞輔旋定儀制用官銜拜帖。經畧送出儀門上馬。總兵從此尊重矣。然威令不行于三軍。余出巡石門等處飛報。浙兵鼓譟。余曰江總兵既加經

理之銜又握尚方之劔必能定亂。然亂終不可定。直至余返關門而渠魁乃就縛焉。安在將權之足重乎。應詔猶其近愿者。若馬世龍則築壇登拜矣。樞輔將兵農錢穀之任文武將吏之權悉以委之。大權既屬。睥睨恣睢。自附為督師之腹心。竟潛通中外之線索。虛兵糜餉。釀成敝習。嗣後重武輕文。體統褻越。兵憊而不可用。將驕而不可制。邊防隳頽。耗蠹叢生。皆重將權之說誤之也。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丁

乙丑

軍興是賴。誠唇齒輔車之勢也。邇因遼人耕牧漸廣。侵掠漸甚。鮮人厭之。苦之久。有怨言。職等風聞而未敢言。至李适等之叛。主韓濶等之勾。奴事未可知。而奴之將發兵以攻襲鐵山。職等微聞之而未敢信。第毛帥自五月以來營室于須彌島。今改為雲從島者。是也。自是鮮人聲言復遼。當入遼境何為。退據我土。職等亦微聞之而未敢信。今自十月中盡徙兵民商賈于須彌島。止留遊擊李良梅以三千人移駐喬麥島。而鐵山之地遂虛無一人矣。故朝鮮各道疑其有逼已之嫌。漸至布兵以防之。差官石玄中及東來各



官面對職言非風聞也今該鎮以李暉之黨從貢使尹義立之內應者其真偽虛實與離合向背關係非輕信之則益重鮮人之疑不信則恐貽後來之患所當萬分詳慎者也今稱奴兵將犯東江毛帥饒有方畧又退據深島或保無它虞唯是鮮人之背叛者果李暉之黨耶抑有所託而然耶及今不速為之議處萬一奴兵直衝于前鮮人擁持于後為毛帥者進退無路不將為粘壁枯耶而欲藉牽制之力以掣奴之後不可得矣伏乞勅部細審陪臣尹義立等令供吐真情庶屬邦無疑貳之際而疆圉獲安寧之福矣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去

乙丑

朝鮮臣李适叛其主韓潤尹義立應之國內大亂登撫武之望檄毛文龍救之文龍以守土為言之望奏海外情形微變兵部覆云李适等之叛主也該鎮撫不憚出偏師躡其後以撲滅之韓潤等之勾奴也何難出多方以誤之而誘其來若猶是退據深島使鮮之人日嫌于逼必不其然至于尹義立之為內應臣部即移文禮曹四夷館查報義立並未來京無憑譯審至云聲東擊西此真毛鎮慮患之周不得不預防者况近者柳河之劄事同一轍敢為世世奉

聖旨聯絡屬國牽制奴酋此係毛文龍事韓潤尹義

立輩着朝鮮自行處分登萊撫鎮務與東江同心共濟仍嚴飭內備譏察非常以消窺伺

御史吳裕中再糾輔臣奉

聖旨次輔丁紹軾 皇祖初起熊廷弼即首論廷弼

蓋已具先見之明足徵實心為國今廷弼既伏厥罪

神人之所共懽吳裕中乃以鄉戚兒女之情輒敢起

空乘機逞其報復欺肆枉悖詆辱大臣與廷弼一樣

肺腸與廷弼尚在何異似此擾亂本當從重嚴鞫根

究與廷弼同誅姑從輕着錦衣衛拿來午門前着實

杖一百棍革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裕中斃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去

丙寅

丙寅天啓六年正月左副都御史徐大化題稱自奴叛八年喪敗無算毛文龍以劄付都司潛至鎮江襲城擒將聲威振起其云滅奴止需百萬職聞而壯之已三年矣司農近擬薊密永之裁登津新兵之撤湊百萬以成其壯職且喜且懼夫八年來糜餉三四千萬國帑懸罄民髓枯竭今取償百萬即可奏功文龍而能此奚憚不為先是三韓陷沒都門震驚集在廷之議簡任事之臣將卒器具一時改觀人心恃以無恐邇來上下恬熙守禦廢而不講若奴酋已滅者即奴誠滅忘戰必危處不兩立之勢志豈一日忘中國

可泄泄不爲之所乎近聞京營之士火藥不宿製臨時用錢數文買之又聞選鋒禦奪於國門之外行旅不敢出途此皆節制不嚴控扼無法所致也指揮萬邦孚先年乘奴亂招募山陝家丁虛冒錢糧曾不得絲粟之用每數十人爲群行劫於都城內外民間不得安枕賴聖上神明禱奪邦孚稍解萬民之恨此風稍緝而飛屋焚牆陰聚把結白晝搶奪以爲民害者亦復不少臘月彌甚不知京營巡捕多官安在漸可長乎

順天巡撫申用懋奏薊鎮邊垣連年坍塌興工修築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報緊急即着總督王之臣同經畧高第守關商議行事其道鎮等官或出關防禦或調兵固守俱着相機策應同心戮力務保萬全仍着該部馬上差人星夜傳與毛文龍襲後搗巢果能滅敗雪恥朕豈愛通候之賞以眷勞臣○巡關御史洪如鍾題奴酋原非須臾忘戰者乃贊伏三年餘而卒不見犯順之實跡或者聞重臣出關調天下之精銳以爲應援奴未測我之虛實不敢輕發也無端有柳河之敗自示之弱奴因而輕我遂思以圖我無人不慮冰堅可渡

卷之十五

天

丙寅

之時恐奴入寇而今果然矣經臣以方新之意氣收難結之殘局旌旗生色何有于奴第恐新舊相代之際爲時未久威望未遠遍孚務彼此一心大家戮力必出萬全之謀不蹈往時之轍則疆場有賴是在當事者之熟計也○兵部題奴哨松山則寧遠近矣前因柳河之敗舊鎮倉皇撤防右屯大凌止供哨將懋息不爲信地今所急者寧遠也哨兵歸保鎮兵出援聲勢自壯督臣奉命東行京後藩屏全屬薊鎮新撫未得交代勅令舊撫申用懋加意料理庶不以論事卸擔而臣部亟推衝口將官亦策應之急務也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報緊急即着總督王之臣同經畧高第守關

卷之十五

天

丙寅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帖以聞鳴奉巡撫順天○調遵化兵四千赴關門宣府兵四千至遵化協守限十日內到附近督撫鎮將俱整兵候調入援聖諭朕以渺躬續承祖宗統緒夙夜兢兢志期保有疆土而遼陽淪陷未見恢復柳河之挫益用痛心朕是以更置經督鎮臣政期一番振刷立奏膚功也迺今逆奴且有將至右屯之報其山海勢已迫近一重門限能無凜凜然是懼皆爾經臣鎮臣督臣之責爾等受命方新籌畫必豫其務殫心料理盡地分限第

應守則守應戰則戰毋得輕舉毋得觀望不前度茲小蠢之情不過為搶奪右屯糧草之計而藉茲為餌政逆奴天亡之日也向所患者文武不和今其一德一心毋相推諉向所患者望風而逃今則申嚴軍法逃者盡斬其樞臣亦屬特簡在內如何策應糧草器械作何區處不得怠緩從事迨膚功既奏凡在事文武大小將士封爵重賞朕所不靳如仍前泄泄致有惰事 祖宗憲典凜如朕決不為爾姑息着該部馬上差人傳與經督鎮臣欽哉故諭

兵部會議照得本主憂臣辱莫甚于寇在門庭集思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三 丙寅

廣益尤先于根本大計臣據單次第覆核就中事款不能詳舉入 告謹摘其大端如尚書李思誠議統轄關內備衛 京師清野伐謀主于重內而及開溝設伏以遏長驅徐兆魁議多添援兵直趨寧遠申飭戰守勿事因循而及分門守器以資固守董可威選器製藥磨礪以須而更欲以防練機宜兼責之于郡縣通倉積貯半運之于京庾左都御史周應秋緝究防奸督察基密更欲以款結西虜收牽制之偏師挑選鋒壯固 都城之捍衛若出奇援寧遠嚴誅退縮外固款局而內練營軍則侍郎黃儒炳之議也多謂

真定設防喜峯通糧給軍而凍糧移入則徐紹吉之議也檄毛師抵廣寧而馬兵錢糧先急山海則侍郎薛貞之議也發精兵踞奴後而懸賞募死坐收上策則侍郎靳于中之議也修戰具明賞罰固門戶以固堂奧則侍郎薛鳳翔之議也而憲臣徐大化議用王世忠聯絡虎慙謝啓光議用東省標兵河南毛兵而舉曹爾禎丘志充司統募之寄通政林宰議練三大營結隊于外楊紹震議潛往覺華島選精卒駐通州而謂兵必不抽調豪傑景從五日可致少卿孫杰議重西虜賞餌之退虜寺丞劉廷宣議戒浪戰永平一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三 丙寅

帶應宿重兵而謂應着不差冰解賊遁矣至于科臣陸文獻則欲使前屯關內協援寧遠而移保鎮精銳為扼險之圖彭汝楠則欲使總協大臣核軍派守而演飛石及西洋大銳為城守之計臺臣徐楊先款載凡八而至于防奸止訛預餉以待援兵王雅量款載凡十有一而主于聯絡控禦固吾宇而分賊勢高弘圖欲分別戰守二項停止 大工丘兆麟欲用關外遼民併添軍兵為犄角陳王庭請 旨勉勵關門文武順撫移鎮永平按臣亦出視蒞而皆主于塞隙杜瑕壯藩籬以安 畿甸乃及五府諸臣亦各矢口同

心諄諄以飭號令固疆宇爲本務凡此皆會議之大畧也該臣忝任中樞折衷群議復奉悉心詳議之旨三復酌裁看得奴之叩關步步且迫在彼狡焉爲啓疆之計不宜以紙上之說遂信其無在我主客策應之兵不宜以紙上之數遽信其有諸臣條議除調度移鎮簡將飭法及一面分兵救援寧遠嚴查五城奸細或奉明旨或遵成憲已先經臣部次第施行而錢糧器械應移應造戶工二部俱能悉心料理分皇上之憂無容臣贅惟是今日牽制之局不急東而急西因受款之虜餌而使之視檄海上之師孰便全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三

丙寅

日征調之舉因急外而急內就在營之衆練而用之視檄各鎮之師孰便臣同官聞鳴奏奉特簡視師永平一帶倚爲長城王世忠出聯虎酋可使不爲奴用而外兵未集內兵未練京師城守何恃無恐則抽練營軍演習火器爲目前第一急務宜速如諸臣議通糧凍漕數十萬之儲須于旦暮移入東省標兵河南毛兵如議者所云征奴援蜀俱有明效晉撫尚未起程臬臣現在本省令其各統數千刻期入援二臣安得憚此行乎他如以民兵責郡縣以奇兵伏兵責撫鎮想在外方畧饒爲之非臣之所能遙斷也但

三

呼吸安危不啻燃眉之勢而依違觀望徒籌築舍之譏臣所爲紙上之兵不可憑恃更望嚴旨責成庶幾盈庭之議不患無執咎之人而封疆有攸賴矣經畧高第報稱正月十九日聞奴酋至覺華島各將議鑿水壕日夜穿水兵皆墮指又兼連日風雪嚴寒穿而復合至二十六日辰時奴衆數萬分列十二頭于酋首衝中道轉攻東山至巳時併攻西山一湧衝殺彼時各兵鑿水寒苦既無盈甲兵械又係水手不能耐戰且以寡不敵衆故四營盡潰都司王錫斧李士登吳國勛姚與賢總王朝臣張士奇吳惟進及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三

丙寅

前左後營總百總俱已陣亡又據同知程惟模報奴酋于二十四五日連攻寧城共札七營以綴我軍不知其渡海也二十六日向午見龍宮寺一陣黃霧彌天始知覺華島被焚矣竊謂覺華隔水且聞鑿溝爲壕不虞新雪頻飛凍口復合夷兵闖入亂斫陣脚遂亂虜騎既至逢人立碎可憐七八千之將卒七八千之商民無一不顛越靡爛者王鰲新到之將骨碎身分金冠旣死之襯俱經剖割回積糧料實已盡焚二十九日蒙憲遣王廷臣領兵往探今尚未相聞俟勘核照申以備查致

兵部題覺華一島盡被蹂躪殘破之區餘燼未易收合查覺華龍武各營水兵天啓五年未失事以前閣部孫承宗冊報九千七百七十八員名至六年既失事以後督師王之臣冊報二千三百三十員名較少七千四百四十員各總計經今一年約該省月餉銀三四萬兩本色米一萬四五千石則覺華之餉存剩必多寧遠撫臣所當查明奏報者也 丁卯四月

樞輔初出行邊即疏言欲平遼須從月沱皇城覺華三島始邊區無不掩口月沱近津皇城近登不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丙寅

遼海中一島耳無開于進取若覺華則去寧遠三十里可收糧而不可長守也冬月水堅可渡聞監軍謂虜至當鑿水為塹以限虜騎余云水可踏者必結土凍鑿塹土可填也監軍謂守島則虜不敢犯寧城為寧城之犄角余云虜用騎而水兵舍舟則失其長技矣可與騎兵格聞乎守之何益無柰間部誤聽監軍之言以為必當守也樞輔至檄兵守高經畧未及議更虜踏水而島兵盡遭其慘傷軍民成肉山矣得生者匿死尸中以免其人皆傷殘斃斃尸中所并屬者多南人聲也

以楊麒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同衛未盡其事削籍為民

武弁未有為民者此創為一例也麒駐山海可以應援不前罪之耶

寧前兵備袁崇煥揭稱奴酋入犯本道與總兵滿桂同知程維模住札寧遠為死守計城內以廣武營步卒守之更撤中左所都司陳兆蘭帶領步兵與都司徐敷奏憑城為守總兵標下內丁城上及四門為援本道督內丁專一城內搜拿奸細其傳宣督陣則中軍孫紹祖何可綱霍一厚李國輔黃惟正彭簪古等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丙寅

是也修武營參將祖天壽領營內健下出與米瓦窰冲為援前鋒既撤王承胤蕭升左副將不許西入領其轄下之兵緣紅羅山一帶堡在賊後副將朱梅遊擊馬熿鄧茂林各簡其健卒與祖參將合營為寧遠外援其各小堡俱歸并于覺華寧遠各堡官如孟繼孔孫呈惠王太運周良馭張存仁余國鳳戴光祖孫定遼趙邦寧馬兵一二百或數千俱攢而入在大營中從北應援水營遊擊姚禹賢喬桓季士登都司王錫斧守備王鰲查應才各簡其船上勁兵援之于南中右所城雖小然在寧遠之後稍緩該將劉承昌等

尤岱自願爲死守。應聽之。各總兵趙率教自應以步卒守其信地爲寧遠之後勁。其馬兵及各小堡主將戰將如竇成功、高孫繼武、劉應選、陳應龍、張弘謙等俱應令其領所部馬兵從西應援總之。今日以寧遠爲前鋒。寧遠一固。則奴必不敢舍堅城而西。寧遠不守。諸城堡如中右甲後未必能存。又當集關內之力援前屯。本道身在前冲奮其智力自料可以當奴。然事變不可知。且奴之蓄銳三年。其圖我必深。萬一不測。本道定與此城爲存亡。而本道申明內有各將領或守或援俱當與本道爲存亡。結連一處彼此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三

丙寅

同心死中求生。必生無死。但恐賢愚不一。除臨陣退縮。本道法所得及徑于軍前誅之。其法所不及。懇上臺必正之法。蓋未必有可一之心。惟齊之以必一之法。則心無不一。若潰而入前屯。趙總兵以賊論。執而殺之。放一賊過前屯。亦總兵趙率教之罪。總兵楊麒固守關門。即放一逃兵入關。亦楊麒之罪。本道通行各將領外擬合發抄

兵部奏本月二十六日寅時據寧前兵備袁崇煥報二十三日大營韃子俱到寧遠札營一百至二十四日攻打西南城角用火砲打死無數賊復攻南推板

車遮蓋用斧鑿城數處。用細柴澆油并撓火導。用鐵繩繫下。燒走至三更方纔打退。又選健丁五十名。從城上繫下。用棉花火藥等物。將賊戰車盡行燒燬。今奴賊見在西南上離城五里龍宮寺一帶。札營約有百餘騎。其寺中收貯糧米俱運至。覺華島遺下爛米。俱經燒燬。訖近島海岸水俱鑿開。賊不能過海。

聖諭朕覽塘報賊攻寧遠甚急。當被城中道將諸臣協心設法。砲打火攻。賊營少退。危而得安。且速焚寺糧。不爲賊擄之資。遍鑿近岸堅冰。潛消過海之患。袁崇煥血書示衆。將士協心籌運。師中調度有法。滿桂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三

丙寅

等捍禦孤城。矢心奮勇。雖未盡殲。逆奴然已首挫。克鋒似此。忠勞朕心嘉悅。今特賜獎諭。仍着該部從優陞叙。照舊供職。戶兵兩部發銀十萬。爲犒賞之資。用鼓戰氣。以勵軍心。其經督鎮道諸官。還要大家倍加細心料理。相機接應。以爲寧遠聲援。以固山海保障。務在萬全。期奏膚功。不可以小勝自滿。仍銳意滅奴。全復疆土。庶仰雪三朝之恥。慰朕宵旰之懷。兵部馬上差人前去。銀隨後解到。欽哉。故諭。○袁崇煥陞右僉都御史。照舊駐劄寧遠。○滿桂趙率教陞實授總兵。加都督同知。左輔等查明優敘。

柳河敗績士卒西奔崇煥狂呼邀截使各還守信地關外城堡幸爾得存至于寧遠解圍誓衆效死金啓侗一砲打壞虜營一角虜乃旋退危城得全崇煥雖死于法不可頓沒其功也

刑科陸文獻題稱自奴難披猖到今奴且兢兢我故泄泄柳河之役啓戎心而挫國威奴是以輕我防我遂以圖我也昨者蠢動之報方傳今者渡河之兵踵至矣一薄于右屯一薄于大凌河矣經臣以發刃之剛處委轡之後何以待之兵每敗于嘗試則我之隄備當愈嚴事多亂於倉皇則我之指麾當愈暇右屯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天

丙寅

儲米三十萬以之餉軍以爲續命之丹以之委敵則爲盜糧之齋既鑒于前軍之覆而請旋煽于妖言之撼而寢即未及爲先事之防亦不宜貽後事之悔倘有撤回兵馬之說既不欲藉寇兵矣豈其欲齎盜糧哉務使奴掠則靡獲攻則不能乃着數之最急者矣兵科羅尚忠題稱關門索糧於司農不啻疾呼聞右屯之積尚多向欲移就近地而悍軍倡言搶糧遂寢其說今奴且營右屯撤移既以無及焚燬亦奚容遲不然已爲盜資矣然擲盡屯積之千百而靳言用力之一朝倘慎前屯之爲盜積而坐視見在之爲軍飢

也幾何不敗了公事而計臣可無係念歟關門將領剝削實煩有聲而清汰應有次第近聞經臣蒞事各兵多訟其將經臣洗刷大急將卒懷貳人心多不聯屬兵二其將將復自二其何能濟諸將受國厚恩今日奴來正人人封侯之會其如懷私而誤大計自有尚方之劍在而經臣亦宜寬維新之條妙鼓舞之術庶足以驅群力而奏膚功總之經臣此際無不肯拮据之理而第恐以拮据之急至於手脚忙亂無不嘔心血之情而第慮以嘔心之過至於意見自用所願皇上再申飭者如此無他奇矣奉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天

丙寅

聖旨這所奏言言切實所宜急行如右屯糧草輕棄與賊而退守寧遠已爲失着寧遠爲關門障蔽急當移兵應援不可拘畫地分守之說遲誤者定以軍法從事兵部奏關門簡練四年歲糜餉銀數百萬未有一人肯言兵少今奴哨且至掣肘始見矣聞關外鎮守設防哨探各兵不過三萬而關內又止二萬八千柳河之役總兵監軍實歷河而營全師以歸豈二弁遂喪數萬人何糧額未聞報減也明旨所謂平日索餉則有兵一旦臨敵則無兵向來料理關門作何勾當

宜聽經臣從實核奏以憑查處

虛兵冒餉釀弊至此後來竟未核奏查處比在晉  
完樞特疏糾核馬世龍提問據三邊總督史公永  
安貽書閣臣劉公鴻訓云馬弁已于九月初三日  
起解今潛避都城外必令人先逐本兵而後馬弁  
入京對簿也已而果然除外賊易除國賊難  
念之徒令人氣結耳

山海兵虛 廷議鼎沸樞輔清查報十一萬七千  
夫食糧十四萬而核數止此是二萬三千乃虛兵  
也柳河一敗存兵五萬八千是五萬九千乃虛兵  
也若以為陣沒則喪師敗績孰有甚於斯者乎

遼事實錄

卷之十五

早

丙寅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六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

男會必釋菊父較閱

丙寅二月御史李懋芳題我朝未有以宰相行邊者

自樞輔孫承宗始蓋樞輔生平口談邊事鑿鑿有據

故當時乘東林用事之時互相推戴以輔臣兼樞密

賜以蟒玉錫以尚方寵遇於人無兩被命初疏推

原敗債之繇指摘貪悞之實似欲勉仔肩以圖報

効及至當關碌碌無奇且盡背初疏以附趙南星意

彼謂不可不問者而力薦其可用矣南星等既敗力

求卸担未奉明旨召還而擅離信地中外驚疑幾

與唐藩鎮之跋扈無異今奴酋直抵寧遠矣撫順開

鑊之敗數年之後尤追論當事者逮治之豈樞輔纔

得脫肩便可推之局外况柳河之役賊窺關外無備

故輒敢狂悖深入此非樞輔之責而誰責耶尤可恨

者方今民窮財盡總天下加派不過三百萬合事例

搜括之所解內亦不過百餘萬樞輔一身靡費金錢

歲至數百萬歷任癸甲乙計餉幾至千餘萬以此修

守戰之具空檢關一帶可當金城萬里而柳河一動

輒遭敗衄今奴勢猖狂犒賞修築諸費姑置勿問即

以兵言臣記往日邸報關上兵派十四萬樞輔清汰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一

丙寅



至十二萬去年十一月復命報十一萬七千有餘臣以為此必實數。故用餉若此之多。猶或有說。昨見經臣高第報見兵僅五萬八千。爾新舊交代不過兩月。則所少五萬九千有餘之兵。竟安在耶。累年開銷五萬九千餘兵之餉。竟安歸耶。明旨云平日索餉則有兵。一旦臨敵則無兵。向來料理關門作何勾當。真明見萬里發關門之積弊。而洞燭其虛冒矣。臣聞此不覺憤懣填胸。曰有是哉。樞輔之欺。君誤國至此乎。且今議調兵先憂措餉。自有遼事以來募兵買馬造船。餉不可勝計。皆用此賄賂。不至發覺自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二 丙寅

皇上赫然震怒。追賄賂之賍。正黨附之罪。摘發侵冒盜賣之奸。天下肅然。令修篋篋不敢染指。錙銖何千餘萬金。竟且朦朧開銷。遂不查核。夫省十餘金可養一兵。追貪墨之一家。可抵貧民加派之千萬戶。今五萬九千餘兵。數年之餉。不知可養兵若干。可甦活貧民若干。乃耗盡于一人之手。供一家歌童舞女神號鬼喊之資。而不可復問。徒且暮焦勞臨炊無米。搜此鼠竊狗偷者窮治之。又何益耶。語曰大官法小官。庶交官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又曰罰必上行。賞必下逮。不徵已往。孰警將來。樞輔即位尊勢重。國有法公論

有口誰能逃之特求。皇上即以無兵一節詰問樞輔。樞輔何辭以對。則虛實功罪之案了然矣。臣言官也。職在糾彈。以宗廟社稷為重。或緣私詆毀。輕動大臣。犯天下之清議。不敢言樞輔所為。舉朝公論不平。而臣實心懷憂忿久矣。故敢不避忌諱。直陳其玩寇欺君。誤國之狀。伏乞皇上裁斷施行。讀是疏而賄賂不發之情舉。朝不平之憤言言真切。

薊撫申用懋與閣鳴泰交代

鳴泰從山海回籍。起陞兵右矣。又以原官改薊撫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三 丙寅

未幾以原官總督薊遼。不踰年陞宮保。尚書旋至。少師掌部。其始以少參而推經略。推經略而改僉都。甚哉其出處之異也。

禮科彭汝楠疏云。樞輔當關所督何事。為兵食也。兵則日減而愈有餘。餉則日增而愈不足。使天下民窮財盡。漠不動念。迨邊境有事。請兵索餉動煩。宵旰至于寢食不遑。樞輔有心寧不愧赧無地。猶得仰邀溫綸。謂經營尚自有人。夫皇上之所委重者。樞輔也。家有家督。百凡待理。家督不嚴而亞旅強。以紛紛攘竊。咎將誰歸。恐懲往愆。來未可厚為樞輔寬也。其

自樞輔而下又不待言矣。○刑科段國璋題稱奴自破遼陽以來。驚伏四載。今中國有柳河之敗。躬示怯于先。又有右屯之遺糧。招致于後。奴安得不來邊報狎至。人情震恐。諸臣條上方畧。章滿公車。亦既纖悉無遺矣。顧搬運凍糧。雖見今議行。而或徂寧遠之賊鋒稍却。苦脚價之湊處。惟艱。又見有凍糧視緩急。行之之。肯得無謂。仲春氣煖。冰泮在即。姑從容以俟舟運之便。乎不知所謂緩者。必奴衆遠。退過河歸巢。今北管近地。進退叵測。則一刻千金。間不容髮之時也。謂空不拘何項錢糧。暫且爲脚費。將露回漕糧。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四 丙寅

急急搬移京倉米。開則水陸並運。冰堅則陸路單運。事後或准開銷。或候抵補。蓋京師有糧。則京師有所恃。河路無糧。則奴酋無所因。一舉兩得。料當事者。諒切急公。自有以辦此也。○禮科張惟一題稱。曩來關門月餉。非二十五萬。則二十二萬。皇皇憂不給者。亦曰我兵且十四萬也。乃平居患貧。而寇至却又患寡。未審少去之兵。將何處銷筭。萬一奴勢披猖。其將驅市人而戕之耶。國家歲糜三百萬。悉從此中染指而去。而鋒鏑在前。欽令調兵。攘臂而來。不笑則怒矣。索餉有兵。臨敵無兵。惴惶天語之傳。宣虜還查核。

無令以彌縫。應也。措餉之艱。焚林竭澤。右屯露貯之三十萬。火耕水耨之穫粒粒而積之者。動賊衆之垂涎。實我兵之膏脂。久奉撤入之。命而徒憚搶劫之虛聲。輒舉而委之。奴可惜也。卽不然。而捨糧之說。實有其事。散之軍不猶愈于賚之盜乎。背明旨而隨軍。實莫此爲甚。故臣謂有必不可不問之兵餉也。戶部題。國家自有東事。以來其糜費金錢。不啻鉅萬萬計矣。臣部勢窮。亦窘萬不能久。舉以入告。而聖明亦屢下明旨。切責塞上諸臣。皆未有以應也。至去年八月。而樞輔始有減汰兵馬之疏。然臣總計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五 丙寅

去年一年。已共發過關上兵餉馬乾銀三百八十三萬七千九百五十五兩。若從七月以前計之。其稱兵或十六萬。或十四萬者。馬或四萬六千。或六萬一千。不一也。卽自樞輔減汰之後。疏稱以兵十一萬七千三百名。計馬螺牛以五萬三千八百五十二匹頭隻。每月發兵餉馬乾銀共二十二萬九千有奇。而米豆艸不與焉。蓋自八月以來。業已六越月如此矣。臣部非不知其兵少而罔不敢問也。卽微言之。而彼固置之罔聞也。左支右吾。捉襟露肘。見臣部之苦。已極。而海內之困難。言矣。昨據兵部疏稱。關門鎮守設防哨。

探各兵不過三萬而關內又止二萬八千則是關門之兵較之樞輔汰滅之數尚不及半而餉之虛冒至今乃有實證也即 聖諭亦曰平日索餉則有兵一且臨敵則無兵向來所料理關門作何勾當煌煌天語所謂 聖天子明見萬里非耶若不趁今稽核清弄明白不惟臣部不能天雨鬼輸即宇內赤民何能堪剝膚提隨之苦今照現在兵數不過五萬八千則應發餉數亦止空給往時之半若仍前照此虛冒責臣應發恐侵冒之巨壑難填而關門之飽騰難望朝廷無此法紀 國家無此物力不獨臣部苦也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六 丙寅

戶科楊文岳題稱前時關門兵數終日爭講先報十萬後報十二萬費盡參駁總不能清查有此舉而多寡有無一一分明 皇上從此可得關門兵馬之數前時關門糧餉每月至二十八萬餘後減至二十二萬餘千覈萬覈總不可問有此舉而破冒與不破冒分毫自見 皇上從此可得關門糧餉之數至于兵馬錢糧等項打算須先措置必豫戶兵二部平日既不料理一旦聞警百事倉皇今幸奴兵已去萬一再來恐倉皇無措之狀仍是如此有此舉而諸臣從此更可得善審未雨綢繆之策矣 御史陳世倌疏

稱奴謀數載興師數萬勁敵也亦大舉也肯一受挫而遂驚伏乎發憤奮激力圖報復捲土重來其氣百倍兵憤者不可戰也知我隕衆之器則思所以備之知我焚車之法則思所以避之知我之所以守則思所以攻知我之所以應則思所以乘謀者不可測也此時而恃寧遠之善守既難久持望關門之出援又若無兵似當另選精兵一萬以為遊兵驍將主之專備策應東急東援而現兵僅僅五萬八千分防內外猶為不足不知樞輔汰存十一萬有奇半歸何有則遊兵之或募或補或清冗沾所空急講也 禮科李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七 丙寅

恒茂題稱奴攻寧遠兩晝夜不下環城挖掘六七十處城根脚俱大石墜砌入地深五尺許城外矢盡糧絕城上火砲齊發鈎梯戰車盡行燒燬紅巾裹尸哭聲震地三分以東奴畏搗巢不敢傾國而來盈盈一水天固資我以地利也寧城死守袁崇煥將逃局打破吐關兵實數高第將冒局打破遼陽猶鼠之弊局至今年始打破務要一事着落一官一官專理一事毋得緩慢泄泄復蹈前轍庶 皇上東顧之憂可舒萬一矣 經略高第奏臣詢問關外地勢之險要城垣之堅瑕

去關七十里有前屯城係總兵趙率教所修築垣墉峻整四面建空心臺平放火砲使虜不敢近城下可稱要地又一百三十里有寧遠城乃袁叅政滿總兵所督修牆高四丈週圍新整堅固足壯金湯內以保障關門外以捍禦強虜此爲第一扼要繇此以東如錦州城大而朽壞松山杏山右屯城小而低薄皆前鋒遊哨之地夏秋無事防護屯種入冬遇大敵則婦併寧遠以便保守自歲前聞奴欲犯右屯卽行該道鎮嚴爲隄備臆月二十後道臣袁崇煥來關城面議甚悉以時勢論守四面之城易守數十里之長城難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八

丙寅

臣非敢急關門而緩寧遠以寧遠之守着預定而不忙關城之守着新議而未定也非謂寧遠不當援以發援遽早無益于彼而反有損于此也奴之此舉實奸細劉伯鑑叫來已經梟斬警衆又獲奸細劉從杰招出奴酋自寧遠使他假送塘報探聽關門兵少哄說奴兵將敗發出二萬兵必然勦滅了賺我兵出以中其計臣之慎重而不敢輕率者正虞此也關門遼人思亂而士民驚懼思逃一面防閑一面安慰一意以靜定鎮之臣素講太乙理數今年太乙神在甕城負險多用鎗砲摧打奴自敗去太歲神在東非我若

出兵進敵是我犯太歲能取勝乎臣向奉 勅諭先要保守關門爲根本自奴舉兵斟酌守關寧萬全之計晝夜籌思寢食俱廢心力殫竭今仰藉 威靈震疊奴兵大敗而歸此 宗社生靈之厚幸也

三月經略高第准馳驛回籍調理

後革去蟒玉開住

鎮撫司爲緝獲事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李永芳之婿向來出入京師窺探消息謀爲不軌又糾結李應誠李廷柱周應元李廷棟薛應魁等鑽營守備意圖握兵內應近者奴賊入犯彼實招之幸上賴 宗社之神靈下藉厥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九

丙寅

臣之忠智獲此元兇併獲奸黨旣鎮撫究問情真着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赤心爲國殫力籌邊前此屢建奇功今又潛消大霧不煩弓矢遺鏃之費可比斬將搴旗之功勞在封疆賞宐超等着查照寧晉伯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朕眷酌元臣至意其原委官旂等着與併叙○封魏忠賢姪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爲肅寧伯世襲宮銜照舊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其遺下世襲錦衣衛指揮另行承補錫之誥券與國同休○奸細武長春凌遲處死首級號令各邊餘犯李應誠等俱會官處決

武長春海鹽戲子也舊為毛文龍門子被逐今以為李永芳婿被倭野史

聖諭朕惟國家之事莫重乎封疆封疆之弊莫大乎欺隱故必文武同力內外協心然後功罪不淆上下相信我

太祖攘夷為夏 成祖三犁虜庭 列聖績成武功並

著蓋設官分職有意存焉朕覽全遼志見自永樂宣德正統以來節次設兵鎮守分守太監等官後因有司朦奏裁革迨我 神祖以來承平日久邊務廢弛以至奴賊披猖守內騷動而委用不得其人李維翰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丙寅

則紅旗催戰而殞我總兵楊鎬則預洩師期而喪我夙將鄭之范則先逃以解軍心而開原陷熊廷弼則奸巧卸担而遼瀋亡沃野盡沒腥羶衣冠化為左衽及乎廣寧之失事廷弼手握尚方王化貞身膺節鉞居恒則兢相矛盾同變則竝馬奔逃忠義毫無全遼盡陷言念切齒痛心因文職不和互為欺玩武臣逢迎腹削以失軍士之心文臣強執徇私以掣武臣之肘騙官盜餉視為固然姦功害成牢不可破欺蔽日甚恢復何時始知 祖宗于設立鎮守內臣原非無謂未裁之先邊徼雖頻而金甌無缺既革之後虜騎

未至而全鎮胥淪蹂躪斯以觀孰得孰失何去何存不辨自明矣通查前代至本朝內臣戡亂討賊立功絕域者不可勝紀朕率循舊典斷在必行止設立鎮守山海等處太監一員司禮監秉筆太監總督忠勇營兼掌御馬監太監劉應坤左右協守太監二員軋清官管事提督忠勇營御馬監太監陶文紀用分守中軍太監三員軋清官打卯牌子忠勇營中軍御馬監太監孫茂林武俊玉蒞朝仍俱在山海關住劄凡軍中戰守一應事務着與文武將官計議而行並無掣肘其糧餉器械數目官兵馬匹強弱務用清查毋容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一 丙寅

濫惡冒破或遇事息緩急進止機空務要據實直寫密封不時星馳賫報與文武將吏協心為國不許彼此參商致生弊端如果除兇雪耻恢復有功與文武將吏並行爵賞或扶同朦蔽致悞封疆必與邊臣一體任咎 祖宗成憲朕不敢私仍各查照舊制寫勅與他以昭朕法祖飭戎至意特諭○發帑銀十六萬號砲一千八百位捍火藥二萬斤鉛子十萬斤弓二萬箭六十萬刀二萬○兵部尚書王永光奏 聖旨自逆奴犯順以來文武將吏經幾番委任迄無成功寧遠雖固守得全然覺華島失事亦為不小內

臣之遣出于萬不得已且並無掣肘○屢旨甚明如何不遵反以危言責擾希圖卸担塘報緊急本兵責任難辭一切防禦機宜還着作速料理不得爭執沽名○科臣薛國觀楊所修王鳴玉林宗載周洪謨彭汝楠張惟一陸文獻段國璋黃承吳楊文岳虞廷陞等御史牟志夔劉述祖高弘圖李九官王業浩王心一張文熙許其孝梁夢環李蕃李懋芳劉徽師衆莊謙陳世堉表鯨王珙盧承欽曾應瑞王時英鮑承謨陳朝輔李燦然等相繼合辭言其徒增紛擾無益疆場弗省○內閣吏兵三部俱以危疆不空輕遣中使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十三

丙寅

縷述其不便者四軍機應在呼吸六人奉 詔密奏則動關進止反有漏洩參差之虞一也將吏樹功立名之心每不勝憂讒畏譏之心牽制既多展布必少且有十羊九牧之虞二也。況二鎮守三中軍凡事關錢糧軍務一應文冊必致增設檄書旁午郡邑交馳日亦不給三也。六人并駐關門必增衙宇一應人役漸多即中官雖賢而此輩蟻聚豈能以無事為福者地方騷騷四也。况一時創立後將因仍正恐後人未必如前人則無窮之患實自今日始耳不允○十八日王之臣陞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經畧遼東以

閩鳴泰代總督○封西洋砲為大將軍

督餉省直巡按御史劉述祖題稱樞輔到關時月餉十七萬至天啓五年四月增至二十八萬八千後因減汰雖有所省而每月尚須發銀二十三萬較前十七萬之數尚多六萬所省安在關上一兵即有一餉一月即有一支據關臣所報官兵尚有九萬三千二百餘名當此檢關戒嚴所慮兵無宿餉轉盼四月之餉尚無下手處措辦之難大費籌度計部又安能為應哉伏祈 勅下戶兵工三部酌議妥確勿再執爭致虧遼餉或慨發 帑金救此焚眉統惟 聖明自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十三

丙寅

為封疆計也○叙寧遠功閣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與原任孫承宗魏廣徵各錦衣世千戶屢臣魏忠賢加恩三等世都指揮使劉應坤胡良輔紀用陶文尚書王永光各世廕錦衣表崇煥加侍郎廕錦衣世千戶滿桂趙率教左輔朱梅祖大壽諸將各陞賞有差原任經略王在晉名列題疏不叙 寧遠功廕崇禎初俱裁王永光廢存其孫承宗廕以大凌失事革

刑部尚書徐兆魁疏稱遼東自有奴虜以來八年于茲矣樞輔孫承宗未有確然一定方畧足以制勝而

克敵去秋柳河之敗豈盡馬世龍輕率之罪哉樞輔尋以此歸 主恩猶寵賚如故是 主恩未嘗負樞輔而樞輔以此報 主恩未足也且當樞輔在事之日兵稱十五萬歲糜餉至五六百萬去歲因核餉而兵數乃漸減至十一萬及經略高第前後疏稱則未滿六萬無兵而空糜餉餉置何地耶兵無六萬諒非盡練之兵餉糜數百萬徒費持籌之力即此二者而問樞輔樞輔其何辭以對也○孫元化充贊畫其寧前道用畢自肅

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等謹奏臣惟年來遼事靡振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丙寅

苦於兵少又苦於官多。多一官則增百兵之費。多一添設衙門。則增千百兵之費。故省餉必先省官。多委不如獨任。邇緣邊臣蒙蔽兵數虛而以為盈也。餉數浮而以為縮也。直至事勢窮極而中局畢露。皇上始訝邊臣之無實而立 命中使鎮守稽軍實而矚虜情以便於入 告明諭並無掣肘固知 聖衷之萬非獲已也。夫為人臣不能得 君之信猜及廷臣之無可托而事屬中璫。四夷聞之誚及廷臣之無可使而權歸近侍。食 君之祿者寧無愧於心乎 明旨再三臣等敢不將順惟是關塞情形 內廷有未

盡晰者臣請一一陳之。蓋山海原係沿邊一衛非若州縣城垣之廣也。關以外獸蹄鳥跡之并集關以內牛溲馬渤之成渠。米城一掬四望周遭官衙甚少民舍亦稀。廬亦既盡矣。六中使並出何處可容。即擬建官廬。何地可宅。奴報緊急。羽檄交馳。何暇議興土木。且米植取之戶外。今因造作而窮。經費取之軍資。今因妄費而窮。匠役取之郡縣。百呼而無一應。亦因軍興逃遁而窮。山海路兵止。供各衙門之差使。軍疲於使。資則操演之法。廉察武各官。日習各衙門之懇謁。力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丙寅

疲於奔命。則疎曠之時多。凡衙門添設必有防兵。羅卒。兵仗騶輿。門旗書記。孰非列名於冊。孰非給餉於官。不養戰兵而養廝役。冗費益煩。多官之害事如此。矧官階相埒。則禮節繁苛。地位稱猜。則嫌疑易起。丁役巡雜。則蜚語易騰。軍糧之銷算多門。積書必滋需索。營伍之稽查疊至。貪弁又借科求。威命出于朝廷。而耳目寄于中貴。畏譏彈者。將習逢迎。以避禍。工煽惑者。又將挑激。以生猜。自今中貴多賢。必不受逢迎挑激。而知敵先於謀始。寧能不慮其終。此猶在無事時言之也。儻邊報忽來。軍機判於呼吸。成敗決於

須臾將官欲人人請命勢亦不能。撫鎮欲事事徑行。恐屬未便謀貴密而必彰。應空速而反緩。即內臣不掣其肘。有不期掣而自掣者。唐以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未嘗掣李光弼之肘也。乃河陽之役。光弼奏稱賊鋒尚銳。未可輕進。而朝恩欲急擊之。謀議相左。遂至隲功。此非往事之明鑒乎。本朝於正統間設鎮守太監。旋復罷之。天順間復差太監葉達鎮守。後即取回。因地方有事。一向停差。載于通紀。可攷。夫有事停差。未宜無事而添設也。祖宗朝成命雖頒。不難旋罷。當茲草青糧訕。城頽器缺之時。如舟臨灩澦。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十六 丙寅

全藉操舫扶舵之人。務使其專精把握。勿分其事權。亂其心志。滑其視聽。始能汔濟。乃一心以捍禦邊疆。又一心以周旋內使。一舍三年。有似道旁之築。十羊九牧。定知茁壯之難。如慮虛冒難。一則言路有憲。臣可委。或如部院諸臣之議。間差一忠。謹內臣到關查閱。立時回報。不須露次於戎馬叢集之區。芟舍於虎狼偏近之域。亦所以全中使體而尊朝廷之命令也。臣等忝廁大臣。不得不深爲顧念。輒隨諸臣之後。效一得之愚。伏祈 聖明俯鑒。御史王業浩等上言。臣等於五月初六日辰刻入署。

辦事忽聞震響。六聲如天折地裂。須臾塵土火木四着。飛集房屋棟梁椽瓦。碎如落葉。紛飄。臣等俱昏暈。不知所出。幸班皂多人拚命扶行。及至天井。見火焰烟雲燭天。四邊牆垣裂屋之聲不絕。又覓馬出衙門。首見婦女稚兒。聚泣於衢。則知屋舍碎壞。不可勝計也。震歷冲擊。驟踏者不可勝計也。比策馬行不數步。又見萬衆狂奔。家家閉戶。則因象房傾倒。羣象驚狂。逸出。不可控制也。臣等急策蹇騎。至朝房。驚覓甫。適方知變起。臨恭殿火藥局失火。袍發沿近屋舍。人民因無雜類。而城中家家戶戶有傾頽震壓之患。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十七 丙寅

人心惶憂伏恐 皇上端拱大內。不無震驚。臣等丁不勝悚切謹合詞恭候 萬安。又切照得火藥原係制勝之神器。修合收藏。須萬倍嚴密。乃不戒自燃。致都城雲擾。萬衆受害。典守之罪。夫復安逃。第殿內戒嚴。星火未嘗入門。忽然焰起。寧無別故。相傳塘報。奸賊差奸細十人。限于四月二十七日齊至。京師潛圖內應。今日之變。適與報符。關係不小。除臣等驟曠招愆。昧庸鮮畧。痛自修省。剋責外。伏乞 聖明嚴勅。內外巡警。防守無致疎虞。以彰 廟算。仰祈 勅行。該城查恤。被災人。以彰 聖德。臣民幸甚。



時救火諸役從麻中救出淨身男子吳二問之口稱身係麻中本撮火藥人役但見颶風一道內有火光致將滿廠藥罈燒燬同作三十餘人盡被燒死止存吳二一人最可異者庭樹盡拔而無焚燬之跡藥樓飛去而陷數丈之坑庫中軍器如故神前火木塵封

抄昂

四月寧遠副將左輔報本月十七日東奴過河要犯寧遠等處抄花說奴酋如果西犯我們發兵去助天朝帶領衆夷行至養善木撞遇奴酋將抄花囊路台吉殺死有歹安兒相離囊路半日之地奴酋哨馬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六 丙寅

深至歹安兒營被歹安兒精兵殺死奴部五十餘名捉獲活夷二名馬五十匹奴問是誰家兵馬敢與我廝殺復帶精兵返到黃河沿至二十五日早將歹安兒兵馬圍住有歹安兒并妻跑出其餘部落盡被殺擄抄花亦跑過黃河北躲避有虎墩兔憨知道即帶領兵馬數萬趕到三座寺東奴酋已去遠了憨說抄花你是五營之主當初宰賽被東奴拏去你不與我說宰賽女兒與了東奴抱去你又不與我說你又與奴酋兩家來往不斷囊路是你的姪子被奴殺死你也不顧把他的兒子歹安兒搶去你也不顧難道你

不是漢子只好誑騙南朝賞物你送東奴駱駝馬匹東奴與你鞍子撒袋能直幾何等語六月初六日虎墩調抄花往三座寺會到七月上馬報裏邊兵走早路三家兵馬征他不難等情○撫夷副將王牧民據中軍張仲傳報奴酋攻殺昂奴昂奴離邊止有二百里于四月十七八日猛有奴兵圍住昂奴酒醉不曾防備得馬跑出因妻在內仍闖入營內射死許多韃子未動手的拿去將昂奴妻搶了奴兒住一日一夜回去我各頭腦因馬瘦住的星散一時齊不上未曾追趕今黃把都兒會同把領宰賽媛兔卜兒奔五大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九 丙寅

營在舍莫林一處住差人會虎墩兔憨助兵報仇不知肯否此奴攻西虜之始于是朵顏各部不能自存而捕酋亦有去故土就宣大之恩矣○抄花既背揄以結于奴又通奴以冒中國之賞一心而三易嚮陰陽其間以窺便利卒被奴酋先破以蠶食西夷此可為四夷無信義者之戒○中國受抄花之款歲費十餘萬金外合中離首先釀禍當初主款者反為所弄矣○吳公用先從薊鎮歸晉問年來邊事若何曰抄花且納款矣山海萬無它慮予謂抄花

向背無常所慮正粉花之納款耳今日召虜果爲  
兵端前言始驗

寧遠理刑同知程繼模奏稱遼廣繼淪奴逞四載而  
襲耀州者實挑之襲耀亦匪失計也失在以全軍爲  
掩耳之計而盜強敵之鈴爾然濟河者沒矣未濟之  
旅一奔數百里驟下撤兵之條再懸退保之令今年  
虜馬長驅無一逐顏行者自壬戌以來日夜持恢復  
之議乃所構皆作守具今時與勢可以更端矣若借  
柳河爲前車柳河固以兵戲者也今乘勝而起前茅  
中堅後勁必在熟籌矣古之衛霍郭李豈伺寇于城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二十

丙寅

下者哉凡此皆廟謨所罕計而公車之牘亦多未  
陳職在邊言邊雖千出位之譴無悔也○王之臣奏  
滿桂與袁崇煥不和崇煥上疏認罪

五月遼撫袁崇煥奏任將空慎奉

聖旨滿桂廉勇素著挫賊有功倚任方切既稱羣情  
欠調暫准回府候推別用其寧遠防禦事務着左輔  
以原官管理作速交代任事原給印信繳進關門內  
外大小將領俱聽趙率教調度以便責成

六月御史宋積漢題慨自逆奴狂逞徇延黔蜀征兵  
征餉歲無虛日累年以來糜冒乾沒靡有底止見在

之兵節次行查訖無實數俟而報十幾萬核之不滿

六萬索兵時纔云不滿六萬索餉時復云有十幾萬  
相委相蒙恬不知怪且遼東原有額兵即原有養兵  
額餉迨遼陽既陷遼兵無存其養兵之餉固存也竟  
不知今日之兵視昔實加幾倍而每歲加派至五百  
餘萬之餉猶日履不足之患真臣愚所未解也自守  
山海以來更幾撫道更幾大帥更幾餉司直遡壬戌  
以至今日某歲費幾百萬某歲增幾百萬議增者倡  
以何人所增者作何銷算築城堡脩葺幾何造船者  
現船幾何買戰馬者現馬幾何人人而覆之件件而  
稽之其虛冒無實効與侵欺有實跡者按其罪輕重  
而究之籍之不少假貸之庶幾餉核而兵沾實惠兵  
給而奴有滅期民困其少甦乎奉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三

丙寅

聖旨年來兵餉煩費國用不支這條議核餉之法在  
逐事逐人一一清查勿容虛冒侵欺誠是確論冢臣  
王紹徽稱內府之積日漸消耗正指冒餉爲害即着  
巡關御史刻期查算務要徹底澄清具奏

遼撫袁崇煥題虎酋以奴賊四月報急遣其台吉桑  
昂塞率諸頭腦領兵相助已抵于近邊離寧遠七十  
里連營二三十里俱駝帶盔甲職差人出邊慰諭之

旋報奴攻抄花而撤回以自固其巢穴小賞之酒食千餘兩感而不爭與向之在廣寧稱助兵而索額賞五萬頗不同則 皇上之文德與督師總督之威信服之也虎帶甲可數十萬強與弱奴非虎敵然奴百戰梟雄虎無紀律亂與整虎又非奴敵虎之力重不大于我我以天下之全力守一遼東而不足虎之勢安足以抗奴職故于三十日親出興水縣遣其領賞之人囑其無與奴野戰脫有急移于我之近邊彼此聲勢相倚我為彼援被 皇上多年參養之恩且自圖存必不折而入奴若哈喇慎之三十六家最稱狡

遼寧實錄 卷之十六

三 丙寅

猾遼東無恙時日肆攻劫寧前一帶路風中斷不可行自受撫之後順多逆少昨督師進而宣諭之俱唯唯不復反矣况三十六家之坐門千人扃之部拱鬼數百與桑昂寨之眾連營數十里顯然可見者以奴之狡豈不能厚餌西虜然終有所不能者 祖宗之德澤厚而 皇上之威信彰與邊人之駕馭有法也歲費金錢數十萬其亦不虛擲乎西款不壞我得一力防奴即巧計奇謀不外高城深池利兵堅甲職方急急圖之但心長而力有限其有濟與否則待做出而後見也○贊畫孫元化回部崇煥奏賊情暫緩也

會

閏六月兵部遵 旨會議本月初二日會同大小九卿科道齊集中府面議議單陸續到部為照今日之議議將領之去留易議督撫之去留難議一能一不能之去留易議兩賢並重之去留難今幸諸臣各殫忠猷並抒石畫臣等將藉兩端之竝獻以祈 睿斷之執中庶封疆積弊一朝頓掃乎據議單有謂定專任撫臣另簡風办科臣往閱視師一舉而中外兩裨者吏部尚書王紹徽右侍郎房壯麗也有謂關內關外宜分任責成者禮部尚書李思誠右侍郎施鳳來刑部尚書徐兆魁工部尚書薛鳳翔右侍郎孫杰左

遼寧實錄 卷之十六

三 丙寅

都周應秋右副都劉廷元崔呈秀右僉都謝啓光大理卿吳中偉太僕少卿張捷禮科彭汝楠盧時泰葉有聲兵科薛國觀袁玉珮刑科陸文獻黃承昊蘇兆先工科郭典言楊文岳虞廷陞也有謂裁酌并一人者戶部尚書李起元右侍郎徐紹吉靳于中戎政尚書馮嘉會刑部右侍郎沈演道政使馬從龍左通政邵輔忠韓國藩太常少卿姚宗文府尹秦聚奎湖廣道王業浩也有謂酌用滿帥頒 勅宣諭兩臣一體同心者禮部尚書黃汝良福建道余合中陝西道賈毓祥也有謂兩臣之計并失而援廉藺故事責一人

爲之下者工部侍郎徐大化也有謂更置非國體  
畫地非善算而一以降心望經臣一以虛心望撫臣  
者太常卿曹思誠少卿李精白也有謂撤兩臣一  
代黔蜀總督一補添設侍郎簡兩員一守關一守寧  
遠者太僕卿魏應嘉也有謂滿帥廉而無能不堪大  
用者尚寶司卿馮時行也諸臣議論雖殊而忠悃則  
一臣部應有折衷之議竊以督師王之臣博大沉雄  
事事躋實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正兵也撫臣  
表崇煥慷慨英發氣可吞胡近以孤城抗方張之虜  
奴酋憚之慮外倚總督兵也倘肯左提右攜奇正互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五

丙寅

用何難制奴之死命者無奈其各是其是兩不相下  
大犯兵家所忌項且露章相駁矣如必強不和使和  
是以方枘納圓鑿也臣等不敢蹈前人之覆轍僅僅  
以責成數語塞責不得不議專任矣顧兩臣忠肝義  
膽偉望壯猷專任之皆足辦賊惟是撫臣瀝血守城  
功著遐虜似無可去之理宜以恢復全遼委任而責  
成不効則治之以罪至關門重地何可無重臣彈壓  
應如冢臣議特遣風力科臣視師關上假以糾劾之  
權居恒料理萬一有警聽勦遼總督提兵移鎮以爲  
後勁至督師威望素著人方倚爲長城斷斷不可聽

其優游查得京營協理舊有兩臣而臣部亦有總理  
三部之例應勅督師劔履還朝或協理京營或  
總理三部以待行邊之用如此則禁中頗牧銷聾聵  
于神京闔外將軍揚赫濯于遼海臣等參之衆論  
酌以公心計無便于此者誠念兩臣去留係遼左之  
安危並任不能去一不可故不得已而從王紹徽之  
議一擬召還一擬留鎮謹將議單錄呈御覽恭  
候聖裁奉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五

丙寅

便當馬上差人傳與督撫二臣務要捐去成心竭忠  
報國緩則合修防禦急則互爲應援不得仍前執拘  
希圖卸担亦不得觀望推諉坐失良時功則同賞辜  
則同罰朝廷決無假借二臣宜自省悟○兵部尚書  
王永光准回籍調理○滿桂鎮守山海掛征虜將軍  
印駐劄關門兼管四路立催赴任  
七月吏部會推兵部尚書馮嘉會王在晉欽點正  
推

八月督師尚書王之臣題稱據海運同知王應豫呈  
報南海口在倉之糧八千石各營軍士投單支領無

米可放天津報完二運而關門竟乏所支不知發于何處折色每月又遲一月甚有至兩月貧軍無糧動則脫中今部疏謂盡發新庫完七八九月三月是閏六月餉銀已完足矣乃耀武營兵士告稱閏月錢糧至七月十八日尚未給問之餉司則云庫如洗矣此臣所未解也

天啓五年天津運過米豆九十八萬七千七百四十四石八斗有奇其交赴南海口者止米一十七萬石豆一十二萬三千石耳其運貯右屯筆架山葫蘆套孫家庄覺華島者皆以藉寇糧而為虜之

通事實錄

卷之十六

壬

丙寅

招矣南海口之糧匱乏至今日而始知之且云天津報完二運不知發于何處胡見事之遲乃爾乎遼撫表崇煥上言切照奴孽以來合中外文武邊腹之全力以為防然捐弃兩河未有勝着此未易以言悉也惟舊督臣王象乾經臣王在晉撫存西虜奴窮于無所入舊樞輔孫承宗與原撫今督閻鳴泰決出關用遼人之議奴窮于無所導故靜伏者三年自去秋河上遂觀我之虛實故傾巢入犯視蕞爾之寧遠如杞上肉至兵過錦石一帶彼不知臣之先行撤入而謂我畏先逃故一往無復顧忌直抵寧遠城下臣

又偃旂息鼓待志城中若無人彼愈易而併力以攻孰知臣之厚備而奮擊也出其意外故措手不及而敗走賊已悉我之伎倆矣遂弃其無用之攻具歸而造其能為我害者如版厚二寸之戰車革以裹之艱于渡故為舟舟不得法不可渡故取十方寺上流之淺以濟師至必繇之路則抄花五大營駐牧之處故據囊素台吉而驅捲各營且請家丁于瀋陽攜之以入犯為一進不還計孰知毛文龍逕襲遼陽故旋兵相應使非毛帥搗虛錦寧又受敵矣毛帥雖被創兵折然數年牽掣之功此為最烈此賊數十年未經一

遠事實錄

卷之十六

壬

丙寅

創况損于我而償于西虜與毛帥奴氣又復振能一刻志臣哉

出關用遼人之議決于孫承宗閻鳴泰倡其說者孫元化也遼人如可用則王化貞孫元化不駢首于東市矣毛文龍徑襲遼陽故旋兵相應寧錦之圍解文龍與有力焉此出于崇煥之自陳劇稱其牽制之功則文龍何可殺耶文龍殺而虜直犯京城明知而故悖之崇煥之禍其真自取矣○奴兒哈赤死

九月太僕卿兼御史董應舉揭自古屯田皆于兵爭

戰苦今遼人不願屯不得已用石公衍議買贍馬臺安子庄青苗熟地七千畝又盧同知差陳雲漢買四當口錦衣青苗熟田七千餘畝青苗方熟忽被水災公衍所買地收得高粱一千一百三十石四當口因陳雲漢口報無多值王鴻臚解銀至賴其往視收得六百餘石此二項及諸荒田召人開墾明歲收入必多矣

晉因遼民渡海疏請帑金十萬賑濟安插奉 旨給發竟爲董太僕借興屯之議邀致前銀民不得賑而買田以耕一年所收穫不過如此即請待來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丙寅

年亦能得幾倍乎 遼撫表崇煥會題千里饋糧士有飢色進則因糧于敵退則寓兵于農兵家正法勢在必屯田臣欲另請屯種農具恐未有見便錢糧可應臣求臣請歲運本色四十餘萬之中減運十二萬五千石照今折值每石八錢應計銀十萬兩即于是月內解至寧遠預買牛買具積穢積膏而鎮臣趙率教等俱深通兵法曲暢農情合此中之六萬者兵乎孰知其皆農也人謂兵安可以爲農臣正謂不能爲農者定不可以爲兵要在上下相通其耕而獲者不必在官不必在私只

地無遺利人有餘糧一年餘三年之食人得以有其生始得以有其人人爲我有而敵不足圖矣該督師王之臣看得切惟國用之匱至今日而極屯遼地以省遼餉議非一日總之趙率教連歲設關外之兵屯關外之地兵民相邇各有怨咨至今赴愬者紛紛蓋兵苦于力之疲民苦于業之失今若盡驅鞋韃以事畚插即撫臣逆知虜非好殺必不再來然兵法無恃其不來臣固未敢一日忘虜也再三熟計無如仍以近地之遼民俾數十萬生靈得以贖命另委文職一員專董其事仍照常收租以充軍餉則輿情咸順美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丙寅

利可興矣○王之臣揭稱自關至建州二千里至三岔河幾六百里屯田之法誠爲要者然必須我有不可犯之形寇有不能侵之勢乃得從事今關內無可屯田關外修築守禦共舉可放兵歸農否且連年亦何嘗不屯田乎右屯之貯反以餌寇即充國在今日不知目前能行否也 巡關御史方大任題臣出關後歷中前所前屯衛中後中右所抵寧遠歷塔山連山杏山松山直至錦州深入扇穴馬首所及見沃野平壤皆膏腴可耕而土廣人稀生理鮮少即有耕種者又以無邊

墻故畏西虜乘隙搶割甘心弃其地利荒遠之地八年纔覩漢官威儀今已從一片石入關至石門路矣已巳五月

督師袁崇煥疏總兵趙率教初守前屯收未附虜遼人為兵即王經畧所收十時關外初復無多官多人而有餘地率教得以盡力耕種三年積糧至十餘萬卒之復業者多爭產訐告兵不能有其屯各城遍復設官分職率教不能專其事而有其兵且謫率教者謂屯田自利甚矣屯之難言也已巳六月愚按興屯減餉誰謂其非要着然必兵有息肩始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手

丙寅

能耕耨今危邊防虜時時操練日日哨守安能分身以兼農業乎各省設立屯田地方無事軍亦未嘗居于屯也營屯寫遠遙召民佃種以分其利今若令兵守屯猝有緩急舍鈔犁而操劍戟荒蕪所必至矣關外有田悉為軍占近境膏腴又為官占其僻遠饒瘠之土軍之所弃民取其餘終歲勤動及其收穫又未必盡為民有也如云不必在官不必在私軍民無利而官有獲餌將領之貪而無抹于三軍之餒真為泥飯塗羹之說矣續查已巳六月表督師之疏督師亦不能自踐其言此關外

興屯之大較也。

工科王夢尹奉使海外據見聞敷陳一名器當重海外參游等不下二百餘員經兵部題授者幾何人似空清汰一番年深績茂者題請實授間與內地互調可收猛士之用一兵額當限東江兵雖十五萬而屯田者盡在其中合無將見在之兵令文龍選三四萬就登津之本折其屯兵就兵之父子兄弟約定名數務足屯田之用壯藉為屯在遼民既免凍餒之虞又遂生全之路一南兵當裁南兵出海時各雖數千至島不及二千慮其虛弱遂以遼人補之以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三

丙寅

北人補南兵各雖南而實北何益乎乃廣東餉三分之一合無除堪畱駕舡水手外以遼人歸入遼兵其南兵老弱不堪者汰之南還士伍可無假借一餉運當早山東餉銀每發解後時孤島待炊安能待西江之水申飭該省預為解給務完在五月以前庶六七月風便可到一部落當招奴部富厚尊寵者皆建酋真種如白羊骨瓦刺魚皮等俱被虐使頗懷怨望若勅邊臣廣布文告明招暗誘攜其部落處之島中或擇地築城以居之使奴不得安枕亦弱奴之一端也以上五款更張豈易但恐年復一年究竟不免一番

更張不若自今日始猶愈也

戶部題稱樞輔昨年增兵至十二萬不旋踵而裁汰之至十萬八千而後已者原 廟堂之上臺省交章咸云兵多而餉少若不給也今又據又六月關門司道報到兵馬冊并今督撫疏開兵馬數相對而算督師疏開之兵少于道冊者一萬四千八百五十餘員名道冊之兵少于司冊者二千六百一十七員督師疏冊之馬多于道冊者一千七百二十四匹道冊之馬多于司冊者六十二匹撫臣疏開關內見兵不及二萬督師疏開關內兵五萬有餘夫均之閏六月之兵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三

丙寅

馬均之關門內外之兵馬多寡互異增減懸殊此其故何耶伏乞 皇上詳查樞輔舊年裁定之兵數并查撫臣見定分用兵數以定督師增兵之請使臣部錢糧不至匱竭榆關軍士可資飽騰制奴穩着當不出此矣

是時督撫分關內關外不相為用亦不相為謀各自請兵兵數之參差內外漫無所攷邊事之支離於此占其概已

毛文龍疏臣所駐須彌島即名西彌島一連有三山周圍廣潤二百餘里中則雲從山前則西彌島丹後

則真珠島以陸程計雲從之離鉄山有八十里以水程計鉄山之至雲從僅三十里雲從與西彌從大路去至義州止一百六十里鉄山從水去亦如之義州與鎮江相對不過有三四里鎮江至遼陽三百六十里是鉄山與西彌奴寨總之相距在五百里內今謂去奴三千餘里不知何臣作此誑言以欺 皇上去冬移駐雲從原為鉄山樹木已盡無所樵採以就便乃指為規避今閱臣于五月十九日至島望見須彌親歷義州以悉遠近則遼陽之奴寨可知惟其去奴不遠所以知之極真率之極切臣可不辨而自明矣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三

丙寅

編修姜曰廣工科王夢尹陳海外情形彙子島以西舊隸遼東皮島以東乃隸朝鮮其開墾田地俱以日為計而無畝數天啓五年一歲收各色糧食二十九萬有奇惟是島中之田堪種者固有而計地不寬朝鮮之地皆該國所不耕者或山巔或山坡濬蕩不堪而用力倍艱要亦可接濟兵民之窮也此屯田之情形也

登撫李嵩據旅順營千總蕭受等稟稱將官李鑛貪色嗜利謀殺來鄉杖死兵民侵尅官糧種種惡跡被人揭告毛鎮差官拘提鑛知難以解脫協同爪牙高



應詔等設計于八月初三日二更放砲納喊鄉等差官藉口衆兵反叛放火燒毀米糧官物盜甲火藥房屋搶奪船隻于二十二日開船田禾盡行燒壞等因看得旅順雖蕞爾微區實係衝險要地若一旦弃守則半壁單寒運輸梗塞且恐奴酋探知發兵侵據貽害非小但地屬東鎮當令東鎮別擇才勇急赴駐防以爲禦夷固圉之計者也○巡撫袁崇煥題李鏞一案其始至寧遠也臣惡之爲其不爲東省用而擅逃也即欲梟之軍前以爲衆儆據其所陳無聊之狀不得已者甚多大端謂等死耳西來死于法止一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五

丙寅四八

身否則其家與四千人俱無生萬一四千人不甘心而轉與別念將不止鏞一身一家矣明旨謂情有可原即部叅亦謂其有心報効已洞燭之矣况臣已咨之督師而行寧前道盡法提問未嘗欲輕之也今道廳所獻遵體明旨發明部叅可云兩盡且使四千餘衆人人自安存其應效之身故舍立斬之法則有減一等免死立功李鏞李鉞俱應革去官職免效立功如鏞立有功尚將賞之若其怠惰則併前罪處效不貸其兵民共四千餘行寧前道擇其可爲兵者已經分發訖衆各有生無萌他念矣

兵部爲巡歷關外事奉

聖旨據奏內臣撫鎮越數百里關城略地議招集飢民安插屯種漸復疆土功勞可嘉厥臣魏忠賢體國赤心籌邊壯志鼓忠義以勵鎮守捐家資而濟軍需致令將士協和兵威不振數載逋逃之寇已罹天誅三韓榛莽之區今將復業宜有破格之典以酬非常之勛着于原封伯爵進肅寧侯給與應得誥命券還賞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鎮守內臣劉應坤紀用與厥臣同心經理應坤原廕弟任一人錦衣衛正千戶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五

丙寅

加陞指揮僉事總用原廕弟任一人錦衣衛百戶加陞千戶撫臣表崇煥協力擔當原廕子錦衣衛正千戶加陞指揮僉事俱世襲給與應得誥命其道鎮營將以及軍丁俱依擬肅寧侯後以秩爲公皇極殿工成晉十月朝鮮王李侁奏辯國內事情有聖旨獎慰并慰毛文龍稱毛帥而不名

十二月遼撫表崇煥題臣先于鎮守內臣劉應紀紀用鎮臣趙率教東巡而得奴死之信蓋聞之而未見其的也無一確探以相聞邊臣所任何事亟往偵其虛實一也因離間其諸子與夷上下二也且諭其毋

仍前叛逆束手歸命聽 朝廷處分三也遂商之經  
督二臣以喇嘛僧鎖南木座往同守備傳以昭等共  
三十三人以行臣與鎮道密授之策私計此一役也  
漢人重視威儀與西虜在彼者追念舊事寧不共興  
中國聖明之思諸奴子安能有其衆耶臣酌酒洒淚  
而壯本僧之行色在庭之人且有耻不得與東行之  
選者矣○崇煥又題臣隨諸臣後東遣偵諭前疏已  
悉東夷來者爲方金納溫台十二夷則夷中之大頭  
目諸事待裁決者臣同鎮道協三臣召而見之于學  
宮取在泮獻功獻琛之義此夷之恭敬柔順一如遼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美

丙寅

東受賞時三步一叩頭與虎抄諸夷無有二也跪投  
夷稟一封與臣如以下申上體式獨其封上稱臣爲  
老大人而尤書大金國踵老酋之故智臣即以原封  
還之又遍一封無銜禮單則送及西僧官丁禮物臣  
令僧與官丁者收之其爲臣者參貂鑲銀鞍玄狐皮  
舍利猴皮值亦千餘金令貯于寧遠庫以待 皇命  
而金等皆叩頭稱感是日即照邊中舊例賞之酒食  
臣徐察其辭氣顏色感激驚怖之意俱有焉而並不  
言及求款字面臣令人潛探之則深悔其主之僭悖  
來文差訛曰空苦我走一遭其意已可見矣○崇煥

報奴酋要三路出兵一往三岔河一往黃泥窪一往  
紅羅山我兵固守如鑊桶而以精騎爲奇遊備賊敗  
歸截擊其踴躍超投之狀且恐虜不來又恐其來之  
不多雖米糧艱慳而衆心之奮即食可去也又據鎮  
道報稱撥丁遇前來夷使方金納九人賁有文書前  
來講話隨差人調之入境各道鎮于路上詰來夷何  
故起兵彼云前往打圍乘便搶西韃子斷不敢擅入  
寧前等情職借內臣紀用及鎮道協將召方金納見  
之學宮投遞漢文夷稟將向時僭稱皇帝二字改汗  
字如虎酋之稱而仍彼僞號然既差人當留其來使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美

丙寅

暫放小夷一二名回話令其去年號遵奉正朔爲代  
題一操一縱職自有微權定不敢一着不先而一籌  
之漏也○督師王之臣秦虜來謝孝賚有夷書日大  
金國天命元年即此觀之果係恭順而來降乎撫臣  
題稿內稱遣使偵虜備叙將命反命種種交接事情  
頗與傳報各官所報于臣者兩不相同至于哈喇東  
去時臣在關上竟不知其根因後知而急止之則行  
已遠矣疏稱與臣會議僉同又謂合詞上聞臣實未  
知何敢謬認爲知而自欺欺人也○又云天下之勢  
合則親分則疎撫臣決計和戎惟恐臣謀之不同也

故力請分疆而居。職于關內優游卒歲。于職得矣。如疆事何。年來奴酋求和于西虜。而西虜不從。屈服于朝鮮。而朝鮮不受。一旦議和。彼必離心。是益敵以自孤也。近日通官過都。令處夷鞭其背。云你漢人全沒。腦子終日只說我們不助兵。你自家馱載許多金帛。着哈喇替他平孝求和。反教別人與他為仇。我們也不如投順也罷了。據此。我將何辭應之。且此議一倡。奴子愈得意。不西攻虜。則南攻鮮。先逞晉人伐虢之謀。而徐為取虜之計。此勢之所必至者。况奴父子極惡。今欲以咫尺之書。一介之使。致慙懣禮幣。謂可必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三 丙寅

得其懽心。而終信其無異志乎。○登撫李嵩報十二月盡。奴酋決要犯搶寧遠。密計先發兵馬。要來對截。江邊今河西差官與奴講和。許奴撫賞銀兩。酒器段布等物。奴說怕我去攻寧遠。他來假意哄我。我們就許他和等。他賞我只管運收。又報鳳皇山一帶兵知道講和。事情俱逃西去。

奴酋三路出兵。惟恐其不來。又恐其來之不多。有似夢中囁語。然此正遼人語也。遼人夸誕而見賊。畏縮聞風。即遁。彼時亦知賊不犯寧遠。故為此大言。以欺人崇煥。以此對君。舛矣。寧遠城中多草。

糊。蒭舍無足壯觀。從來夷使俱見之。郊無入城者。方金納久。逗城中情形。悉睹。遂以我兵無足畏。俾奴專意侵朝鮮。南破屬國之藩籬。西壞朵顏之撫。款島帥以此見戕。孽奴因而入犯。邊事遂不可復振。彼時主張雖錄崇煥。而設謀實自逆璫。逆璫欲招款奴酋。建不世之勳。意不止于封侯已也。自有遼事以來。此舉實為大誤。

王之臣又條議數款。一據廣寧以窺河東。一定軍營以固根本。一調班兵以亟修築。一分兵民以安地方。一設道臣以清屯馬。一合水陸以張捷伐。一用西虜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三 丙寅

以感東夷。一合關寧以通脈絡。一集衆思以廣忠益。一絕和議以杜彙端。此皆目前急着。若舍此而言滅賊。謂之望洋。舍此而言復遼。謂之畫餅。仍論諸臣毋再執和議。蹈宋人自愚自誤之弊也。○巡撫天津黃運泰題稱。關內關外。見在官兵夫匹及募補共十二萬八千五百五十七員。名合計七年分共該額支米七十四萬二千一百八十一石。馬騾牛則關內關外。見在與應買補共五萬四千匹頭隻。合計七年共該額支豆六十七萬石。又新增鎮守內府標兵及新募補兵士米六萬石。又春秋兩防班軍各役增米七萬石。

然而關內之修工班軍與關外之預備應援糧料尚俱不與焉乞併行各該撫按協力催備無違程限庶士飽馬騰殄滅奴氛恢復遼土端在是矣○遼撫袁崇煥為蒙差偵探事奉

聖旨據奏喇嘛僧往還奴中情形甚悉皆厥臣斟酌機權主持于內鎮督經撫諸臣協謀于外故能使奉使得人夷情坐得朕甚嘉焉夷使同來正煩籌策點則速遣之順則徐間之無厭之求慎無輕許有備之跡須使明知嚴婉之用操縱兼施勿挑其怒而墮其狡夷在無急款以失中國之體夷去無弛防以啓窺

遼事實錄

卷之十六

學

丙寅

遼事實錄卷之十六終

三朝遼事實錄卷之十七

黎陽王在晉明初父編男會苾穉菟父較閱

丁卯

天啓七年正月吏部等衙門會議得經撫並用九年於茲每因事權不一以致意見參差往轍可鑒夫

關內關外一體原不宜分為兩截宜令撫臣袁崇煥兼制山海兵將聽其調度錢糧聽其稽核戰守方略聽其指授而一切訓練城守分理榆關事務仍屬之道臣王應豸此外則內鎮臣方奉天子之威靈矢公慎以綜核兵糧一時弊竇肅清人心帖服聞鳴泰奉命總督前遼賜履所及原跨兩河策應調援自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一

丁卯

其職掌無俟廟議責成合無將王之臣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回部協理部務督臣閻鳴泰無事照舊駐札薊鎮有警移駐關門撫臣袁崇煥兼制山海道臣王應豸加山東按察司副使分理榆關事恭侯命下一體欽遵施行

聖諭朕聞師克在和事立惟豫人臣同德以揆策廟堂慮事而制宜中外寧有異心官府原屬一體不謂自有遼事以來鮮由斯道始因文武不和而河東淪於腥羶繼因經撫不和而河西鞠為榛莽覆車之轍炯然可鑒近賴厥臣矢忠幹國殫慮邊籌供億多方

邊庭有備逆奴既已天殛恢復次第可期乃督臣撫  
臣爲封疆起見各執一說雖經權奇正無一成之心  
意見未符差有異同之跡朕前已有屢旨開諭再三  
復命親近內臣前去鎮守調劑雖切猶未釋然念此  
封疆兩大臣皆自奪情起復特簡出於朕心宗社恃  
以安危安攘咸所倚賴其總兵滿桂俱在山海關等  
處駐札一切兵機進止章奏文移俱會同督撫計議  
而行寧遠有事則山海速行接應山海有事則寧遠  
速行防護如家督捍主亞旅心如率然衛身首尾相  
應細心料理期保無虞朕又思劉應坤紀用閻鳴泰

運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三 丁卯

袁崇煥從來意氣相信肝膽與同謀略總期爲國奏  
疏不約而合成績漸著深可嘉尚朕既鑒往日不和  
之弊復計及邊防處置之宜乃加意調劑至此其在  
內外諸臣各要合心若不亟爲區畫恐見解互異議  
論滋煩畛域漸生事權多掣封疆大計之謂何是以  
慮及京師根本重地已允卿等會議將督臣王之臣  
加銜回部以備帷幄之中不時籌策其督臣閻鳴泰  
無事之時仍在薊鎮駐劄遇有聲息便速赴關門策  
應撫臣袁崇煥內鎮臣紀用俱着便宜行事并道臣  
畢自肅總兵趙率教俱在寧遠等處駐扎至關門兵

馬俱聽袁崇煥調度內鎮臣劉應坤着便宜行事并  
道臣王應豸合力克復全遼蚤建膚功紆朕東顧策  
勲飲至具有彝章如或沉溺故習蹈襲覆轍則我  
祖宗三尺具在朕何敢私因念文武二途責在兩部  
疆圉弗靖具軫於懷尚思篤念樹功以副朕意特諭  
聖諭朕惟謀國之誼中外比之同舟用兵之形犄角  
方於捕鹿蠢茲逆奴犯順十載恥歷三朝東顧足憂  
實勞宵旰念毛帥獨奮孤忠支撐海外遠提帥旅閱  
歷當時乃中朝實倚爲輔車而去撫每視爲秦越疾  
聲莫應供億不敷枕甲荷戈有枵腹呼庚之困陪臣

運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三 丁卯

屬國苦資糧屢屢之供乃於百凡艱危之中尚有累  
次俘獲之績似此苦心朕且嘉且憫卽今逆奴天誅  
而叛孽尚懷叵測朕志復祖宗封疆遠念將士勤苦  
其所處皮島一帶地方實牽制勦除要着去冬該鎮  
督有請計內臣駐扎之奏朕熟思審處久未施行今  
特命總督登津鎮守海外等處便宜行事太監一員  
御馬監太監胡良輔提督登津副鎮守海外等處太  
監一員御馬監太監苗成中軍太監二員御馬監太  
監金捷郭尚禮都着在於皮島等處地方駐扎督催  
餉運查核錢糧清汰老弱選練精強一應戰守機宜

軍務事情着與毛帥和衷協力計議妥確而行不得輕易紛更亦不許膠執故套更要不時牽掣相機勦除期奏犁庭掃穴之勲朕何靳錫盟帶礪之典凡有戰獲捷功照前一解級如遇偵探機密事情及島中戰守聲息緩急即便據實直寫星馳密奏以慰朕懷

兵部奉旨毛文龍提兵海外蓄銳多年常思滅虜恢遠以報國今聞奴子蠢動精銳西來巢穴必虛宜秣馬勵兵長驅直搗以截斯醜之歸路以作後勁於關門度該帥義勇夙心計必出此你部即刻差人傳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四 丁卯

諭知道還着水陸倍道速達朕旨有功之日破格優酬卿等亦各矢忠猷預商制勝之策以副朕東顧之虞○兵部復奏偵探獲捷奉

聖旨連雲島之捷雖斬獲無幾而撫道伐謀之方略將士用命之勞苦亦宜敘酬李嵩岳駿聲俱着加一級楊國棟再加一級其餘分別陞賞

朝鮮國陪臣金蒙憲等呈稱小邦兵單糧少苦無援助平日所仰望者惟天朝而已今則海路阻絕緩急不能赴號而毛鎮又兵疲食缺自知氣勢不振江水將合則當入保海島以爲避兵之計非但賊來不

能飛到毛管看毛鎮亦無由出陸以見虜馬况望其

協濟小邦之急乎以此料小邦安危存亡不可知也

小邦爲天朝守職盡分向年柳河之役已與奴結

讐構怨又以毛鎮藉在小邦奴之必吞噬小邦者其

心豈頃刻忘也直以內憚關門寧遠之勢顧念巢穴

不敢逞以迨新酋國事之始因喪出弔無故講款陽

緩關寧之師乘機驟發悉銳東向蹂躪我城池處劉

我士民窺戰我王京此其勢豈獨欲制小邦而已

乎小邦一日不支則毛鎮一日亦無所依着毛鎮無

所依着則彼時皇朝疆場之憂又不止於今日也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五 丁卯

誠及此時速發偏師乘其空虛擣其巢穴使賊首尾牽掣俱莫能救則一舉而全遼可復屬國可全羣醜可滅此正難得不可失之機會也堂堂皇朝廟算已定區區小邦陪臣不敢妄陳然而芻蕘之言聖人擇焉

二月遼撫袁崇煥陳奏夷情奉

聖旨覽奏夷使恭順求款之情似真然必彼確有所獻以自贖我確有所憑以相信自非然者誠偽未可必也還遵前旨從容講折務求妥當方爲題請本中說周爲之備不墮反間具見成畫深慰朕懷

三月登萊巡撫李嵩塘報准總兵毛文龍揭帖報義州節度使八九日間累次着人與奴酋說河水一開毛都督兵馬多至江去請汗來拿毛都甚是不難我們糧草多備專等汗來奴酋慮他奸細未肯輕信○奴兵破雲從鐵山文龍將士聞之洶洶不安毛永顯先逃參將高萬重統眾劉璋劫島中軍民財物婦女同麾下七百餘人駕船逃去都司馬承勛亦領六百餘人由陸奔○文龍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奴賊收拾兵馬犯開搶奪從鐵山等處職即先發各島兵馬至江樟制相機勦殺隨帶領官兵親身督戰不意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六 丁卯

麗人向恨遼民擾害暗為奴賊奸細引賊俱換麗帽麗服將沿途撥夜盡行截殺正月十四日奴兵八萬餘眾大王子帶領四萬餘賊直搶鐵山圍職衙門按尋要活拿職職至雲從不得拿住毛有俊哄言不傷你命不害你家一人只要領我活拿毛都督與你大將官做毛有俊拔刀自刎咽喉已破大半尚不絕命防守鐵山都司劉文舉領兵撲殺一陣不肯順服賊恨殺之兵民逃竄賊來招撫不殺大王子領帶四萬賊馳雲從聞報即同南北官兵星馳去住關口火器堅守奴賊下營安息不殺一人職料賊必入皮島圍

困十五夜間差內丁都司毛有見有德尤景和等各帶兵一千鎗炮火器分路衝打時賊勞苦不備打死約有數百賊各奔上山逃叛毛有見毛有德俱着箭陣亡損兵七百餘名十六日大王子急調鐵山六玉子兵來云務要併力夾攻活拿職去職向收下降夷并陣上拿來活夷共有三千三百餘名十七日夜間放火烧屋內應外合職當將撥兵盡數殺完火兵盡發過江牽制手軍雖有三百餘兵為賊斷絕糧道噉嗽無食借得客商麥豆分給一碗半碗決不能空腹赴關惟以疑兵出沒安意靜候激勵南北將士堅壁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七 丁卯

守以待戰賊賊坐困多日不能前犯十數日退回宣州下營口恨麗官麗人你說活拿毛都督不難今我馬跑來兵又打來毛都督又拿不到手為何死活纏哄我來你定是奸細賊即開刀殺人麗人皆割頭歸服二十日兩王子領兵攻下郭山殺死麗兵六萬燒燬糧米百餘萬石隨去殺義州節制使竟攻安州等處職即差都司毛永詩等收拾鐵山宣州殘兵親領南北將官陳繼盛項選毛承祿等各帶兵丁火器星夜出一間道分派各將各處埋伏撲賊攻麗勝負相機以截其後職又令管侍調昌城滿浦兵馬督令遊

擊曲承恩等堵截安州責令相機與賊成戰但糧草  
斷絕兵帶死馬牛肉爲飽可憐職向爲 天朝接濟  
不及不能不取給於麗今彼報奴害職職無復向麗  
人開口之理伏乞上臺速發糧救濟以全江東一  
帶終牽制進剿之局奴來犯搶一番殺傷不滿萬人  
惟麗人麗官自己作孽受禍亦不爲少雖追兵勝負  
未知嗣後再報

袁崇煥奏報夷情奉

聖旨該撫發水兵爲東江之援漢得犄角之勢兵本  
陰道難以陽言戰守之具該撫實修其可陽言以稱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八 丁卯

朕意其靜定需時近於陰者以聽該撫總求着實可  
恃萬分無虞以保熾疆

兵部飛報虜情奉

聖旨覽奏奴兵東襲毛帥銳氣未傷深慰朕懷麗人  
導奴入境固自作孽但屬國不支折而入奴奴勢益  
張亦非吾利還速諭毛帥相機應援無懷宿嫌致誤  
大計饑軍需餉甚急着登撫暫那青登萊三府倉儲  
乘風刻日開帆接濟其動支賍銀以勵戎士速發硝  
黃以壯軍聲委係日前急着上緊傳登撫如議行  
兵部覆議援朝鮮事宜奉

聖旨登寧與海外互爲犄角毛帥拚死禦敵疾呼不  
應何以鼓任事之氣矧策應海外正以綢繆爲封疆  
大計宜揀爲急着覽奏說覺萃島精選水兵三千星  
馳赴援天津登萊堪戰將士刻期出海俱聽毛帥相  
機進止說得是着卽行與各該撫鎮速爲督發仍將  
發兵日期奏報以慰朕懷

兵部題奴之遠掠東江也蓋啣枚疾趨出鮮不意是  
以鮮人幾不支毛帥幾無措而我策應之師亦幾乎  
苦於鞭長之難及也臣於三月廿三日開登撫寧撫  
諸塘報知東江漸有可爲者曩竊虞鮮之以力屈降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九 丁卯

奴也今報昌城太守不肯歸奴誓與毛帥同心守土  
地方安堵無恙則鮮人忠義斷不爲奴用柴可知矣  
曩又竊虞鮮之不能以猝備應奴也今報靛山一陣  
奴兵大敗有達王一個被烏銃打壞一目駭回麻布  
川存下黃州一陣達馬之於於鉄靈角刺馬鎗者無  
算奴兵之於於鋒鏑者亦無算從此而鮮之神氣不  
愈旺奴之魂魄不愈落乎雖賊兵逼近王京八十里  
然我既駐重兵於河如必不敢渡如渡則乘其半渡  
而擊之正鮮所以制奴之致命也曩又竊虞毛帥之  
一旅孤懸未易擊奴也今報瓊山伏兵截奴糧道殺



成達賊數百奪奴糧米并牛七八十頭毛帥之出奇制勝因糧於敵是尤足以鼓我軍之敵愾而虜奴之膽也此在毛帥與鮮固皆屹然有足恃者遼撫自奉搗巢之命除寧遠城守重兵照舊屯住直於各營中挑選精銳分作連珠三營所簡大將及諸將則老成知勇之趙率教左輔朱梅等也監軍則以夙嫻方略之畢自肅以此而批亢搗虛謀出萬全諸臣自饒為之且滿桂又簡精騎三千移駐前屯策應又發水兵千人駕帆向東似此水陸夾攻聲靈不亦甚赫濯矣哉奴有不旋懼而急撤其犯鮮之兵以自顧其巢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十 丁卯

六者必非情也

兵部塘報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不能支若鮮折入奴則奴勢益張矣着馬上差人說與寧遠撫臣乘奴遠掠巢虛之時挑選關寧精銳擇智勇之將輕兵直搗大兵陳河續濟以牽奴後而紆屬國之急其糗糧犒賞師行必需戶兵二部亦宜速議處置毋得遲緩坐失事機遼撫袁崇煥奏夷兵東犯朝鮮必留重兵自守以防我防虜使我不能掇然我又何得不救臣等議定于關外三軍營及前鋒三營撫鎮標下四營每營選精

兵九百而寧遠守城之兵未敢輕動分作連珠三營以左輔金國奇新國臣趙率教張得勝孫繼武朱梅黃士英孫紹祖分爲前鋒居中後勁寧遠道臣畢自肅爲監軍進逼三岔河爲搗巢之本蓋各營精銳聞東警日皆已駐防於大雙松吉之間矣又行總兵滿桂簡精騎三千駐前屯寧遠策應水陸夾攻夷即悍安得不撤犯鮮之兵以西防耶

遼撫援鮮佈置極其可觀乃官軍望河而止此真所謂紙上之兵也遼兵果可用耶

四月毛文龍報稱奴孽今年突犯東江皆因西邊講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十一 丁卯

和關上兵馬自然不動募地擒賊到手闖關直入不難今奴不但擒職不去將頭發兵馬困在麗地二發兵馬又困在沿江無可渡處處被職官兵中擊殺傷無數每日拉屍山頭火堆山堆燒化骨石火光焰天活擒韃子每日必有解驗據北所密報萬分真確新汗手下兵馬不滿一萬俱是心寒膽怯長怕西邊大兵直搗今寧遠又該奮勇統大兵直渡三岔徑搗瀋陽狡奴自無噍類矣此甚大機會斷不可蹉過若不以為然每年虛費金錢三百萬文被狡奴所欺天朝要利必與我每人金子三兩一隻狗也要作一人賞

到全全依他不顧民膏脂之已竭。祖宗二百餘年之恥何時而雪也。伏乞各上台火速移文寧遠乘職管兵困住達賊大舉進剿全遼指日可復矣。

遼東總兵趙率教報正月十四日奴酋過江攻克愛州宣州鉄山定州一帶地方朝鮮將二道江攔開賊在夾江內安營看得正月望日二處回鄉人魏天真等相離七日奴即下三城魏天真離彼至此又逾一月奴兵之荼毒毛鎮不待言矣蓋鉄山即毛鎮所居之地愛州夜襲不防而失不知鉄山準備何如奴子新管父業即擄掠西虜壞我藩籬聲西擊東攻我屬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三

丁卯

邦何異老奴昔年攻金台什白羊骨故事惟亟修備以俟賊來大戰除與內鎮部院公議一面發水兵三營揚帆東援整理前鋒後勁兵馬相時進止○登撫李高報二月初二日把總俞文相到北信口往復州地方見男婦一羣奔走盤問乃鉄山難民因奴酋過江至愛州從水關進城守城官逃麗人引路圍住鉄山殺死兵民不計其數十八日渡江去等情看得奴子蓄謀最狡大隊長驅張虛聲於河上分兵暗襲肆慘殺於鉄山海蓋間非圍獵之地屯兵於此其覬覦海上諸島可知也○毛文龍奏奴賊到朝鮮定州速

送差胡自言動兵之故其書紙曰大金國二王子同衆王致紙于國王我先老汗歸天有勢如南國尚來弔又賚禮來賀新汗我先汗與你國毫無不好心腸你國無一人弔賀因此我國方統大兵來你要和好差官速來講○兵部題奴子既搖尾求款矣何以東江之兵竟衛枚而疾趨也則求款者詒我也奴兵既捲甲東掠矣何以漫台什四夷又逍遙而渡河則敢來者輕我也必回鄉東攻之報無據而後可若其確也則方金納等九人尚可使之颺去哉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三

丁卯

登撫李高 准朝鮮國王咨本年正月十七日平安道按察使尹暄狀啓奴賊數萬騎乘夜猝犯義州城中不覺兵至措手不及城遂陷沒節制使李筦以下文武將官及兵民男婦悉爲所殺先鋒已到州續據前後馳啓賊兵連郭山凌漢山城及安州等城節度使臣防禦使金浚等將吏數十員兵民數萬口屠殺無遺平壤黃州不戰自潰賊兵已到中和游騎出入黃鳳之間賊兵又以一枝向雲從島要搶毛鎮道路阻絕哨探難通勝敗聲息無從聞知等因得此當職切照伊賊自未叛 天朝其朶願於敵邦久矣既得遼土勢益熾大兼以毛鎮寓在敵疆日久耽耽欲肆

吞噬顧念奴酋在時其志專在西犯不暇他及故得  
拖過數年頃聞既死酋子繼襲邊吏刺探賊情聞密  
計作事與哈赤有異必欲先來東搶且聞 天朝爲  
羈糜之計撫議已成若尔則渠既息西犯之意慮其  
肆毒於敵邦民窮兵弱金乏力盡雖綢繆有素而陰  
再難防大賊猝至無以抵當長驅直上已逼內地豕  
突之勢豈能遏止乃於本月二十六日賊且及王京  
城士民遷於江華以避賊鋒君臣播越奇命孤島危  
亡之禍迫在朝夕在壬辰倭賊之難幸賴 天朝拯  
救之恩將以收復舊物自今全遼失陷漢路已絕雖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古

丁卯

欲控訴大邦何可得也西望長慟不知所爲竊念此  
賊既動大兵東來雖屢戰乘勝然其攻打城池折損  
亦多深入麗國兵連禍結其巢穴必已虛弱若蒙  
皇朝乘此機便發十方大兵直搗遼瀋舟師由旅順  
海路以取金復等州則伊賊千里奔鄉氣踣力窮其  
破之必矣夫然則 皇朝獲全勝之利而毛鎮紆窘  
迫之患敵邦亦收燼余保聚疆域計莫便焉幸莫大  
焉敵邦之微弱已甚惟區區一腔忠義自盡事君之  
誠結怨強虜遭此橫虐雖至顛沛自顧無媿徒以積  
受 皇朝厚恩未能報効爲恨耳疆事方殷不得不

發使具奏姑差行獲軍黃泊司果宋興福通官朴庚  
生姜應信等前去告急惟真卽轉奏施行等因移咨  
到臣該臣看朝鮮之結怨於奴也以鮮之服事我而  
不從奴也隔關而遠交奴忌之矣關寧在前樂浪在  
後奴實有意西向而惡其尾也則今之殘鮮也洩其  
忌且惡并剪其尾也謀亦甚狡矣今據該國告急咨  
文其君若臣播越窮島以避奴鋒岌岌乎有不可支  
之勢夫鮮實以事我繫奴則我自當擊奴援鮮無待  
再計者除臣檄行鎮道催督前發應援官兵梁汝霖  
袁進等駕船星赴協同毛帥相機應援務獲全勝又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古

丁卯

咨行該國收合精銳奮勇直前力遏強敵期剪逐奴  
氛俟有聲息另報謹轉奏以 聞奉  
聖旨覽奏屬國危急君臣播遷朕心惻然該鎮發兵  
調援具見方略知道了向日款議雖寧鎮別有深心  
在中朝原未嘗許今日關寧別無調度何以明不爲  
狡奴所糜無爲屬國口實乎戶兵二部關寧二鎮作  
速從長計議回奏  
兵科李魯生題昨者方金納之來人人背知其詐豈  
寧撫而不及此第欲因而用之以行吾間而不意  
奴因用我之間以間我也一介之行李西來十萬之

戈鋌東指羽書介馬而馳信使緩轡而歸直玩弄我於掌股之上而全無一毫之忌憚也。搥尾乎乞憐乎。往事成夢年猶可補恥則必奮懼而思。高此志士腐心之時而壯夫枕戈之日也。朝鮮我數百年之屬國。往昔被倭亦我拯而存之。今者奴衬鮮曰彼爲我受。衬也可。但已乎。且我有鮮與無鮮孰利。而奴得鮮與不得鮮孰害。則我救鮮非爲鮮也。自爲也。據鮮咨云。奴雖悉銳而來。中亦損傷過多。千里遼利兵法所忌。我誠征鼓於河上。登鎮舟師掛布帆而東。毛帥聞之。必且士氣百倍。朝鮮君臣知萬有一生之尚。返戈相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去 丁卯

向事未可知。奴腹背皆敵。勢必狼顧。料必還而自救。如是則鮮可存。鮮存而奴東顧。是亦中國之利也。大監劉應坤題。奴孽東侵。誼切同舟。水兵東援。於本月初三日。西回稱。奴兵正月初攻高麗。其衆不下五六萬餘。蓋揣毛鎮孤懸。又兼糧乏。而海上援師難出。是以勢成破竹。雖得四道。以麗人素弱。不格所致。嗣緣關津水兵漸集。聯帆海嶠。砲聲疊震。毛鎮復乘間出奇。屢有擒斬。深入賊爲寒心。因而王京獲守。賊卽掣黃安。定州三萬衆。從昌城滿浦。潛歸瀋陽。惟留千家庄。義州。彌申堡。爲大小王子統領。哇兒哈并西夷。

投降麗人共二萬餘。沿江農種。國王李倅幸避而復返。蓋自芝蔴灣乘風開洋。以東所歷。廣鹿石城。獐子皮島等處。何島非船。何船非兵。應援聲勢。業已震驚於萬里。波濤遠近。間矣於海道中。又見山東糧船一百二十餘隻。鱗次而進。又聞有內鎮胡太府亦有兵丁鎗砲器械糧餉。過海軍民踴躍萬倍。奴賊雖黠。其能不返顧乎。所以撤衆歸瀋。以致屬國之獲全也。袁崇煥題。慨自河西失陷。縮守關門。無論失地示弱。卽關門亦控扼山谿耳。何能屯養十三萬兵馬。雖進而寧前四城。金湯長三百里。但北負山。南負海。狹不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七 丁卯

三四十里。屯兵六萬。馬三萬。商民數十萬。於中地隘人稠。猶之屯十萬兵於山海也。地不廣。則無以爲耕。資生少。具一靠於內地。供給貧瘠。而士馬不強。且人畜錯雜。災沴易生。故築錦州中左大凌三城。而拓地一百七十里之不可以已也。自中左所以東漸。寬錦州大凌南北。而東西相方。四城完固。屯兵民於中。且耕且練。賊來我坐。而勝賊不來。彼坐而回。此三城之必築者也。業已移兵民於三城之間。廣開屯種。倘城不完。而賊至。不得不撤回兵民。共保寧前。則一年屯種。恐以委敵人失食。而愈貧。年窘一年。寧前必不可。

守是三城之完不完天下之安危係之此三城不得不築築而立刻當完者也錦州三城若成有進無退全遼即在目中乘彼有事東江且以款之說緩之而刻日修築令彼掩耳不及待其警覺而我險已成三城成戍守又在關門四百里外重障萬全此時夷即來說款而我更加重矣

宣府報插漢王子從原巢尚未起身有哈喇慎家夷酋帶領小部夷帳房牛羊馬匹於三月二十三日從奢兒城搬移地方五喇哈哈住牧我省台吉等亦於本月從奢兒城搬移地方亦地都一帶四散住扎各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六 丁卯

酋聯絡以備虎酋等情張家口報夷酋青把都男來洪大台吉說稱插漢上馬要犯獨石一帶口子又蘄遼軍門塘報有沙華肖那二等稟插漢兒因與裏面不和帶領人馬十萬前來攻搶你裏邊疆土嚴謹隄防不可玩忽等因據此看得插酋僻處東隅與宣風馬牛不相及今橫生枝節控弦十萬加於自言等部如千鈞之壓卵勢必無幸且恐其聲東擊西在我內地各嚴為設備以待之可耳○兵部奏插酋與白寧皆我款夷也插酋向以講討人口不遂心懷仇恨久矣今一旦擁兵十萬壓哈喇之境哈喇諸酋其能支

乎今諸酋情急求助於我我若助哈喇則虎酋必肆螫於我不助則哈酋不能無怨合行督撫諸臣選敏辦通官出口以和解為名若得說而罷之此上計也即不然我亦有詞於彼沿邊文武將吏仍當處處設備着實料理不得謂兩酋素飲我餌其自相蠶食原莫予毒也

上以東師屢捷運餉接濟尚恐不敷着戶部將應補餉銀十萬兩登津各運米五萬石刻期前發關西兵馬着再選水兵數千策應以壯聲援  
太監劉應坤增定大帥疏奉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无 丁卯

聖旨奴酋東侵震隣孔亟朕與厥臣浚切綢繆之慮這本所奏增定大帥分派信地具見先事預圖聲勢聯絡深裨邊計杜文煥特加制勅駐寧遠尤世祿駐錦州侯世祿駐前屯左輔加總兵職銜駐大凌河管前鋒事滿桂照舊駐札關內節制四鎮及燕建四路仍賜劔以重事權增八千額兵添買馬二萬餘匹都屬急着兵餉馬價作何設處該部俱作速議覆回奏遼撫袁崇煥直陳虜情疏奉  
聖旨所奏夷虜情形知道了奴酋狡譎百端就來厥殺之言詐也宜暇以應之無為危言所喝喇嘛講款

之書更詐也更宜整以備之無爲遜言所愚西虜撫  
賞用心查核無致虛冒濫惡以生携貳至於虎酋爲  
抄花之後與都令解仇俱着多方解折相機宣諭務  
期懷我威德共作藩籬該撫久勞嘏鎮朕所洞知封  
疆事重還益體厥臣綢繆石畫與內鎮諸臣協奮心  
力礪秣兵馬修塞戛害倍加嚴重以保無虞所奏多  
備火器火藥添買馬匹卽與速議復行

兵部覆敬陳未議本奉  
聖旨關外防禦左輔尤世祿獨當前矛着各以原官  
加級還寫與勅書以示優異奴報緊急着滿桂移駐

遷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三

丁卯

前屯孫祖壽移駐山海黑雲龍移駐一片石聞鳴泰  
移駐關門其分布兵馬關內四萬關外八萬俱如內  
鎮臣議聽督撫作速布置朝於脉絡相連叫呼共應  
務保無虞稱朕與厥臣軫顧疆圉之意聞奴兵已越  
錦州且薄寧遠錦州兵馬無可退寧遠之守務自清  
野固壁相機堵勦該部速傳與他們知道  
袁崇煥謹啓當道諸名公職匪材而當封疆之重寄  
復遠地而聚遠人爲守蓋遠求難致之兵何如近取  
回鄉之衆此不肖爲聚兵計也不虞滔天之虜應我  
邊河之聲及於錦夫築錦凌二城秋而畢矣收稼漢

秋我城坐以待虜乃以一東江之故卽聲於河以挑  
之何如假一款字以緩之舍彼欲爭而無及我不援  
而無患也况所以悞天下而苦邊臣者則東江甚毛  
帥每冬冰交則避之遠島天下所知也鐵山所留老  
驍及麗人耳今一攻以合毛不能一矢加遺而朝夕  
報功人遂易視此夷謂撲之卽滅十年血戰幾能當  
其鋒造言生事者欲借毛帥行已私今局已露矣毛  
帥避於封疆無害職將何之毛帥卽不勝於 金甌  
無損職之所守其干係何若而可以 國事嘗乎故  
敢質之天下

遷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三

丁卯

此書用遼人築錦凌款奴首撤毛帥皆爲禍始  
兵部遵旨覆奏本奉  
聖旨滿帥出援錦州山海兵力單弱這調發近鎮兵  
馬昌平調一萬領以總兵李加訓天津調五千領以  
副將錢中選保定調五千領以總兵王繼着星夜赴  
關防守山海不許逗遛致悞軍機楊加謨旣係該部  
薦舉必有心計堪用着齎尚方劔及問寺銀五千兩  
星馳赴滿帥前以資方畧重彈壓而備犒賞俱如議  
行○兵部奴氛孔棘事奉  
聖旨狡奴西犯不獨關外受敵薊門一帶在在皆當

嚴備着馬上速行宣大各挑選兵馬五千名隨帶軍器火藥擇智勇將領星夜前赴山海以聽督臣調度自山西以至河南山東北直隸地方凡有兵馬處所俱要揀選厲練累糧整擷用備緩急該部火速傳與他們知道軍機重大各宜齊心併赴勿得逗遛以干嚴法○平遠總兵毛文龍奏奴謀極狡等事奉

聖旨覽奏奴孽狂逞叵測既經挫劬渡兵踞鮮復借西虜闖入秋冬津蘄在在宜防喜峰口等處要害埋伏火器堅壁厲練以待具得制勝先着說得是逃將李鏞李越及鄭繼奎鄭繼武高應詔執法廢紀若不

遠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三

丁卯

正罪何以懲衆着內鎮臣同督撫諸臣即行梟首以肅軍律○毛承祿加副總兵職銜偏師駐皮島用張倚角○滿桂奏報援兵東行爲羣虜攔截於笱籬山奮勇力戰虜死甚衆將令不許割級止有丁自雄於馬上斬一級恐伏不敢窮追陳亡將士羅忠等六十名○工部陳戰守機宜奉

聖旨奴兵既東戍又西犯中必虛矣海上先速行遙制東西之難可以並解如此急着登撫毛帥倘聞聲息皆可一面布置一面奏報者立刻馬上差人說與他每知會本中救錦州固寧遠備關門俱係緊務蘄

鎮咽喉之處設立標營祝以大將內衛外援俱可相資防之法寓於其中着與商確申飭行兵部條陳奉

聖旨覽奏說錦州紀鎮忠奮自誓趙帥憑城擊賊多所殺傷已見能守之勳然攻圍不退應援當亟赴援諸將尤宜相機進止以備萬全寧遠撫臣料理有素且威略夙著無煩幫貼深慰朕懷關兵應援這所調鎮兵三萬着急趨赴關以資防守守者以全城爲上援者以退賊爲功說的是其關外四城毋輕調發軍前糧餉作速接濟已有旨了你部還馬上差人不時

遠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三

丁卯

偵探有聞立刻入奏○兵部復奏塘報奉

聖旨錦州圍困不容不揀然奴亦度我之必揀爲致我之策若直赴之正墮其計問道出奇形格勢禁使奴自退該撫精心籌之許定國饒有智略請兵願往忠義可嘉着分兵一枝副以健將令星馳自效貴英等酋不妨便與重賞以啗之此着最緊須速應不必疑也各該兵將着飛機嚴催赴關有遲留者以軍法從事

解

六月蘄遠總督聞鳴奉據總督鎮守太監劉應坤報本月二十八日午時賊夷數萬來至寧遠東北山下

劉管職即發令箭催督車營都司李春華等率領勇士對賊安營奴賊連衝數陣我兵奮勇用紅夷木龍虎滅虜等項神器齊力攻打打灰賊夷約有數千尸橫滿地職先布軍令止許砍斃不許割級仍嚴率將領馬步兵鱗次前進相機攻勦

山海總兵滿桂報錦州被圍已久業經兩次發兵勦殺奴酋前哨勢眾不得深入於本月十九日選差律丁前去錦州哨探情形進城見紀太府趙總兵分付城裏防備甚嚴賊今俱往松杏等處一帶安營暗伏俟有別情另報○滿桂以錦州被困發兵鼓舞前進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丙

丁卯

奴部執五色標旗於灰山窟窿山首山連山南海分九營官兵撤進濠內周圍安營有總兵孫祖壽副將許定國在西門札營桂令副將尤世威嚴整火器預備望見城東灰塵蔽天賊兵分投前來圍城桂即親督紅旗督率各營將領等官祖大壽等迎敵賊傷無數賊擡尸至雙樹堡西焚燒桂被賊射中數箭桂馬與尤總兵馬亦被射傷各將安設紅夷滅虜等砲將東山坡上奴賊大營打開賊灰數多自卯至午賊見我兵力戰不能得前撤兵東去○平遠總兵趙率教報五月十一日辰時奴子提兵十餘萬騎至錦州城

外四面札營十二日分兵兩路擡拽車梯挨牌馬步輪番交攻西北一面太府紀用同職及總兵左輔副總兵朱梅躬披甲胄親冒矢石力督各營將領并力射打炮火矢石交下如雨自晨至戌打灰夷尸填塞滿道至亥時奴兵拖尸赴班軍採辦窰木燒燬退兵五里西南下營次日寅時馬兵圍城遊走尚未撤兵○巡撫袁崇煥奏十年來盡天下之兵未嘗敢與奴戰合馬交鋒今始一刀一鎗拚命不知有夷之兇狼驍悍職復憑堞大呼分路進追諸軍忿恨此賊一戰挫之滿鎮之力居多

通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丙

丁卯

兵部題奴子深入重地久留不歸蓋欺我兵援者不敢進守者不敢出耳乃今寧遠城下之一戰橫尸遍野錦州城下之攻大敗歸營兩處捷音先後踵至非仗 皇上之威靈藉厥臣之區畫何以得此哉當此二捷之後賊氣已阻我氣愈張今雖馳騁於塔杏之間必不敢蟻聚於堅城之下徐而圖之其機可乘第恐頓兵日久錦圍未解又非我利政須勵兵秣馬乘機伺隙以為必勝之計以收萬全之算至於犒賞有御前銀兩其器物馬匹亦屢經奉 旨行催矣寧遠太監紀用報賊於初五日在小凌河札營拆毀



小凌河城墻初六日盡赴大凌河折城屢來投降並夷具言奴恨錦州殺傷夷衆大半若留下城墻漢人又如錦城據戰又將廣寧諸城盡折使漢人無據方好上陣廝殺自此逆賊漸東地方無虞

晉爲經略取用趙率教竟成守錦之功其寧城之不墮金啓侗與有力焉事見別傳

總督閻鳴泰題奴雖遠遁勢必復來錦州邊僻與區原非扼塞險要當日議修已屬失策今日錦州止可懸爲虛着慎勿認爲實着止可設爲活局慎勿泥爲死局止可計用以弭敵慎勿株守之以抗敵臣頃至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壬

丁卯

寧遠密商之內鎮與寧撫其見頗同此番之戰我兵傷損亦多則今日急務無如補兵練兵爲要聞奴攻朝鮮得船四百隻而都令色令與黃把都兒近復自折入於奴倘令朝鮮叛人以片帆渡海新附西虜以數騎窺關而奴子自率大兵從廣寧故道而來皆計之最毒而事之不可必者安得不速爲之備而又安可異人爲之備哉

樞輔惟以築錦築大凌爲實着年來籌畫惟此加工卒至誤國

兵部奏奴子回巢裹糧而來其欲撓我修築撓我屯

糧明矣但溽暑行兵被已犯兵家之忌我明烽燧堅清野以佚待勞以飽待饑如上年寧遠嬰城固守故事且河西食俱已搬運錦州千里而來無所標掠若奴子不揣深入重地頓兵堅城之下不數日必且狼籍而歸此時伏兵要害乘其渡而擊之此萬全之穩着也伏 勅撫鎮諸臣固守城池慎勿妄動避其銳氣邀其情歸最爲上策云○西虜領部衆報効遣夷使貴英等請賞

寧遠太監紀用奏逆奴圍困錦州大戰三次大勝三捷小戰二十五日無日不戰奴賊於城外以是初四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壬

丁卯

日奴賊數萬蜂擁以戰我兵用火砲火礮與矢石打死奴賊數千中傷數千敗回賊營大放悲聲隨于焚化酋長尸骸處天墜大星如斗其落地如天崩之狀衆賊驚恐終夜至五鼓撤兵東行尚在小凌河札營留精兵殿後臣卽同總兵趙率教左輔朱梅等發精兵防哨是役也保六年弃遺之毀城一月烏合之衆兵獲此奇捷爲此塘報

袁崇煥不肯抹錦州所以有暮氣難鼓之旨紀用直前亦畏魏璫之操切也

御史李應薦題撫臣袁崇煥撐持殘疆拮据數載惟

是假弔修款設策太奇頃因狡虜東西交訖議者遂  
噴噴嗤爲愚并以不急援錦州鄙其爲蕙此似不可  
爲該撫解向後暮氣鼓之實難 准其病歸而優優  
叙錄其於撫臣亦庶幾無相負哉

七月奉

聖旨袁崇煥暮氣難鼓物議滋至已准其引疾求去  
督臣駐劄薊門亦係重地寧遠督師朕特簡樞臣俾  
星馳赴任料理王之臣仍以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  
右都御史駐劄寧遠督師榆關兼巡撫遼東山海等  
處地方提督軍務 賜尚方劔○閻鳴泰加陞少傅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天

丁卯

協理京營○一片石西界忽生鉛鑛 命會同督撫  
道開採○錦州生擒賊夷五十九名刑部獻俘傳首  
各邊

督餉御史劉徽題項見寧撫袁崇煥請告奉 旨回  
籍矣寧撫素以滅賊自許中外咸思倚重而講款一  
節聞者不無詫異說者謂借款爲名撫臣另有作用  
未幾一面講款奴且有事於東江攻東未已奴更西  
犯乎錦城此時正望撫臣之作用撫臣若無作用之  
可自效也樞臣王之臣曩嘗督師時及知款未易而  
講不可輕慮貽封疆之憂先爲苦口之藥老臣持重

洞悉虜情不啻燭照數計然者邊臣若此何慮邊事  
不萬全哉

兵部題奴酋用都令色令爲向導而窺山海內地皆  
勢所必至我當預防斯可無患獨錦州一城原因屬  
復河東故預修河西件件做去今則爲奴所必爭矣  
選僻與區無關險要守之則類垣壞壁修築甚難不  
守則寸土寸金弃之不易內鎮臣欲留輕兵以防小  
修以補賊至則堅壁清野以待卽督臣疏內所謂虛  
着活局餌敵之意臣部以爲錦城已守有成效不當  
議弃若臨時用以設謀餌敵出奇制勝應聽新督師  
熟計而行可也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天

丁卯

督師王之臣奏西虜自都令等投奴北邊六七月間  
無一夷則我之肩背皆受敵之地矣乃第一緊要全  
在糧餉接濟錦州所以能守能戰者食足故也見今  
寧城內外肩摩轂擊居無剩地斗米三百餘錢而天  
津二運未完三運尚未發動轉盼入冬米合事無及  
矣萬一賊至何以支持旬日乎又總兵杜文煥駐寧  
遠侯世祿駐塔山尤世祿駐錦州已奉有 特旨乃  
尤帥謂錦州城池遭雨崩頽萬不可居今暫駐杏山  
侯世祿謂塔山低凹迤近高山非可守之地其城池

亦且修築未完意欲移置別所臣思各帥信地已定自當有進無退豈得移易地利失險則人心不固容臣臨時相勢酌處其糧料儲備各宜廣宜預不可須臾緩也

閻鳴泰疏今夏錦州之圍臣聞警東馳即先呼崇煥之參謀丘磊而秘囑以報曰錦州之守原屬非策今既誤矣豈容再誤錦即有得失不係安危惟一意以固守寧遠為主切勿輕動致墮奴計蓋錦去無損於寧寧一窺則關門震動而天下事不忍言矣

是時奴兵結五大營於塔山一帶以北圍錦而西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三 丁卯

窺寧我以逸待勞一戰大捷錦圍遂解此兵家所謂致人而不致於人之法也

吏部奉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整戎備伍立三捷之奇功雪恥除兇洗十年之積恨績奏安攘烈茂山河寧晉彝典昭然世爵褒封允當着廢弟姪一人特封安平伯世襲○又錦寧之捷蔭忠賢弟姪一人世錦衣指揮使○紀用蔭錦衣同知世襲王體乾劉應坤等各加恩世廕

太子少保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等疏稱向聞奴兵

渡河臣等焦思蒿目日夕靡寧心懷岌岌若身介其衝者蓋錦州孤懸絕徼我師之精銳集焉錦城安則寧遠安山海安首尾情形聯屬一體茲幸斗城壘固全師凱旋前有寧遠之一擊後復倍其功東有毛鎮之克揚西復張其烈此皆 順德潛孚百靈呵護邀祖宗在天之默佑兆 泰圖億萬之靈長是以轉危為安用戰為守臣等屢聞捷報舞抃同情雀躍 嵩呼曷勝慶慰追惟往事從昔三韓陷沒壬戌之夏始收復關外五城各堡今幸步步向前兩河版圖可取夫漸復矣昔也謀議定而忽搖委任專而輒易人各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三 丁卯

一心事各異意今則號令屹如山岳守者盡懷效死之心接應迅於流水王者常虞後至之罰援師磨集饋餉雲從將數年前遇賊狂奔之肺腸洗滌殆盡合十萬人併力協攻之意氣振發如新此則 乾斷勵精 廟謨弘遠內而閣部科道外而鎮守督撫道將文武諸臣之肝膽畢照策力兼收共成捷代以昭盛績也然而臣等猶有進焉勝亦兵之常謀若勇之上辨賊之所以退則知賊之所以來來者因糧也去者食盡也沿海之露積豈一炬之可焚而關寧之乏餉曠日之難久今後海運之交割須先儘內地海瀕

之暫卸。務轉運城中。而後我飽賊饑。賊必不至。至亦不能久留。彼踰河跋涉牛馬不能以負芻。我結寨連屯。頭畜預宜以收斂。堅壁清野以主困客。是為今時第一義。動以挑之。不如靜以鎮之。先聲以怖之。莫如後實以疲之。惟蓄銳以固其防。勿輕嘗以入其殼。儲火藥精器械。練兵卒。搜奸宄。結人心。是為今時第二義。溽暑非酣鬪之時。強奴有未盡之技。時至秋。淡則馬肥於草實。弓勁於風高。海颶不便。運艘難於轉輸。秋月倍明。乘宵慮其掩襲。此秋防之當謹也。入冬則輜重可以攝水。胡騎遲能翕渡。島帥難施牽制之力。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三

丁卯

凍土易墮。繕築之工。霜雪嚴凝。手足瘡痍。彼向陽而就煖。我怯冷以迎寒。此冬春之可虞也。七城之生命待食於一綫之餉道。津門之水犀有限。而海天之浩淼無窮。覺萃新募之遠人。焉能慣海。而淮揚所造之船隻。猶恐後時。毛帥孤屯。必駐師要地。而後可牽點奴之狼顧。西夷多狡。必永懷好音。而後可固薊北之藩籬。此俱今日之要圖。而天與我以綢繆。修備之暇。廟廊之上。當悉心講求。時乎時乎。此其萬不可失者也。又念各邊之調遣。殷繁而農部之供輸。久僱奴若再來。必非尋常之戰。須蚤辦軍需。以備臨期之緊用。

預筭其所難。而先籌其所急。庶不為臨渴掘井之謀。而有當於曲突徙薪之慮。此在當事重臣必有成算。而臣等淡心揚惠。輒敢謬佐一籌。若夫戰勝而懼好。謀以成內外協心。將士併力。采芻蕘以資謀議。核功實以昭勸懲。明明在上。濟濟在朝。自饒為之。臣等無庸喋喋矣。

八月登萊巡撫孫國禎題。天啓七年四月二十日。准平遼總兵毛文龍手本。照得逆奴東犯本鎮。令南北官兵分路設伏。張疑出奇。衝截攻勦。仍嚴令對敵。不許貪割首級。打營不許躲避。風雨官兵奮勇一勝於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三

丁卯

宣州車輦江當溝小鐵山等戰。再勝於義州。晏庭關瓊山。青龍山等戰。三勝於積糧倉千家庄。彌川堡鎮江沿邊等戰。四勝於雲從關。口龍王宛子本鎮親督內丁之鏖戰。五勝於會哨國王。彼此夾攻。逼賊於瓶山之遠。戰計各路相機攻殺。成傷悍虜無數。其各營官兵鄉縛解鎮。男婦活夷。當官研審。明確等因。該臣看得毛帥孤懸絕島。遠泊水鄉。溟霧胡風。侵肌撲面。寒烟冷月。泣晝憐宵。七年正月以來。五戰而五勝。諦觀宣州車輦。義州西門。龍山諸役。皆令人古咋心驚。色飛神動。然義州西門之捷。獨雄而奇。蓋其俘獲者

皆名酋今之繫紐而獻者此也宣州諸路之捷又險而奇蓋毛帥親中二矢不為少動自五六年以來大小幾近百戰積俘至四百七十有零搶獲器械馬匹累百近日續報者不與焉據冊獲功將士均當優叙至陣亡官一百二十六員如毛有松等均當錄後陞賞兵丁六千三十八名賈永德等亦均當錄後優恤被傷官八員如馮應舉等被傷兵五百四十二名如王世隆等亦均當優恤者也

海外戰功未必盡核然亦不可盡沒

劉詔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肅

丁卯

本月江西鄉試策題云任讓之局古人合領之今人分據之吾以為先定之於品品非聖賢豪傑則富貴功名之途側肩而奔之非迫而起叩而應者矣此房瑄殷浩之流任讓兩無所據又巧為任者他人綽有成效則勢攫以居其功事勢將有可圖則狙伺以邀其便品愈卑而事愈壞天下有不可言者矣未望之遠志難慊衾影既出之小草有慙輿論幾何不為千古嗤笑哉

此策題明刺自請行邊者

戶部題都色部落投降督師疏稱弱者自為食則以

陣亡缺伍之糧養一千七百之精壯而有餘無煩另措矣至於發銀未餘以養十萬居民則祖宗以來無賜田租之 詔臣部即欲措發而無從前錦州被圍連呼顆粒皆無迨虜敗之後錦州尚餘米三萬數千而奴營沙鍋中率存漕米飯此人之所共知也督師習知臣部之苦必明以入 告庶中外相成兵食兩足矣

督師王之臣題三軍之命係於一將今山海有滿桂寧遠有杜文煥塔山有侯世祿錦州尤世祿前鋒朱梅各奉有 專勅旗鼓相望可謂極一時之盛矣然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肅

丁卯

權不歸一令出多門未見其便文煥家世將種久歷西郵亦將中之白眉也而遠左情形非其所長滿桂自恢復寧遠以來即在此料理而夷情邊事瞭然胸中虜中嚙指亡不知有滿將軍者文煥縱有經理之名而尤侯諸將原係鄉里親友各奉 勅印誰肯相下滿桂晉秩官保各位已崇且原奉 勅劔得以節制四鎮者今調文煥於關內調滿桂於寧遠俾節制如故則上下人情久協無難收指臂之功矣

十月間鳴泰以少師兼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回部管事○撤鎮守內臣其戰守機宜俱付督撫諸臣膺任

八月二十二日

熹宗愍皇帝崩

二十四日

今上登極以明年為崇禎元年

九月督師王之臣題職於七月內未出都門即聞西虜都令色令等携帶部夷二萬餘人投順東奴心甚慮之幸奴子不即收納致令徘徊河上而部夷窮餓多鳥驚獸散此其必致之勢也初都令等聞虎酋之欲謀已也忿激離巢其投足未定之時諸頭目願向天朝副將朱梅差通官以書招之都令亦欣然欲來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三

丁卯

後聞虎酋兵動恐天朝不能庇決意投奴比奴疑忌未敢寄跡於瀕河諸處時部落多悔恨輕離故巢紛紛逃叛都令知覺追逐遂致各夷倒戈然其投虎者十居四五投我者纔十之一耳今樞臣長慮却顧仍欲置之故處給以原賞是矣彼若故處可居雖招之豈能使來今附我而我拒之彼必不敢西歸仍必東投奴子我方欲空其所有安可益其所無當各夷未至職集各官計議如朱梅王牧民祖大壽皆老於邊事熟於夷情者咸以為此計不可失也議者鑒瀋陽覆轍惴惴焉不知瀋陽之收降也經臣遍掛招降

之旗諸虜乘機蜂繹來歸兩月之間填滿瀋城所謂

引虎入門有不啻人者乎今諸夷窮感未歸我可藉之為用旋而却之是因噎而廢食也且兵家事原不可執着即使諸夷而果詐降也我亦當以別法制之寧可放虎近山乎錦州僻在寧遠之東北原非重地原不必先宿重兵祇因前任總兵趙率教嗜屯利故以兵屯之堅持和議謂奴決不西來豈知方金納馬首方東而賊兵已圍錦州矣自虜退後業已弃其田疇毀其廬舍士民商賈席捲而歸寧城則錦州之景象可知因令前鋒三將在彼略加修葺俟明春修完

遼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三

丁卯

城及軍火器械而後可守錦州尤世祿分署信地也今尚趙趙於杏山不敢輕往茲欲以紀用鎮之是以朝廷之貴臣為餌於虎牙間必非萬全之勝算也○登州報叛賊李永芳故十一月撫寧侯朱國弼疏云奴賊與我深仇而及其灰也魏忠賢乃遣人弔孝白送却無數金珠反取糧書一紙邊臣不奉忠賢之命敢徑為之乎此則敗壞邊事之實又不惟是也喜則升九天柳河之敗得以鑽刺而喬遷羨乾父一認之有靈其顛倒錯亂遂至於此○戶部主事陳此心疏稱寧錦一捷不過解城

下之困圍未復侵疆之只尺止可免罪豈可言功魏忠賢欲藉此廣茅土以自張內翼故槩加諸臣銜秩世廕以相羈縻耳獨不援在 廷諸臣之例加一級賜一廕於數載扞圍之舊撫袁崇煥乎幸有讓廕之霍維華尚存一綫公道於人世而忠賢旋促之以去餘又何敢言哉

兵部尚書閻鳴泰題壬戌監軍之役臣任關內袁崇煥任關外傾蓋如故無言不投每每月下燈前靡不抵掌促膝共計滅奴一時去事如舊經臣王在晉輔臣孫承宗督臣王象乾復傾心相交降心以從遂舉

遠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三

丁卯

趙率教以守前屯舉祖大壽以守覺華島並寧遠城關草披荆招携懷遠漸築首山以西二百里已失之疆場始復歸我版圖矣當日夙夜拮据之勞炎霜馳逐之苦赴七尺於彼蒼期一當以報 國恨不唾手黃龍共一痛飲至今年久悉丟則愈冷人數易則愈生誰復有知而念之者唐詩有云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殮粒粒皆辛苦又云昨日到城市歸來淚滿襟徧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臣每讀至此未嘗不悽然泣下今一重門限安於泰山其飯盤中之殮而披羅綺之華者不知其幾矣亦知當日鋤禾

養蠶之苦乎

讀此疏憶當年始事之艱直堪淚下熊王入關遼兵大潰人衆擠軋關門不得闔者四晝夜此時已無關矣 廷推經略何人敢任晉為 國心殷車就道守前屯寧遠等處皆晉任內事也樞輔代之則防守已大定矣彼監軍勞苦尚爾自陳而况為經略者哉所云人數易則愈生洵為確論彼時朝論不搖邊臣久任即不能滅奴奏績亦何至有虜犯京城西夷盡叛塞外皆為敵國乎

遠事實錄卷之十七 終

遠事實錄

卷之十七

三

丁卯

三朝遼事實錄跋

曩遼患孔棘家大人拮据中  
筦蓐食行間殷憂宵旦不遑  
寧處苾小子時得而親承焉  
已已歸里每得報輒廢書而  
歎曰有是哉邊事一至此極

跋一

乎兵虛而不可恃也餉靡而  
無可覈也效順之虜昔爲我  
用而今爲奴用也長邊數千  
里在在可窺而入也蓋自壬  
戌以後關寧失馭其所繇來  
者漸矣追惟河西奔潰胡塵

滿目犬羊充斥流離載道鴻  
鴈哀鳴天造草昧紛紛攘攘  
渝關爲劍戟之場矣彼時寧  
前不復則山海危山海不守  
則

神京危舉

跋二

朝胸膈而家君挺身仔肩以愧  
夫臨事怯避者銳志爲收復  
寧前之議以愧夫奔蹶失地  
者不請兵不請帑單車就道  
以愧夫多方請乞者比出而  
經畧欵誓相兼戰守互用關



前殘破之區重歸版籍而棄  
甲曳兵者柞矣無刺無非倏  
更倏代言者無已而自請行  
邊督師者妬矣於極危極險  
之地百難百窘之時幸不蹈  
前車之覆轍留樞簡任三告

跋三

乞歸家君曰此

社稷之靈也

君之福也臣何功之有角巾私  
第口不言功而爲公論所許  
可復拜南銓之

命無何而權璫竊柄獨行見忤

屢推屢黜以至三載之淹璫  
殛而始正中樞之席焉是時  
邊防窳惰業五載於茲矣當  
袁督師之

陛見

御前矢口輕言滅奴因箴規之

跋四

相哂遂謀議之參商必欲易  
本兵以恣行其臆於是諫垣  
有水火之談而儉壬任苞苴  
之入債帥逋誅之䟽投鼠起  
憎而

召對欺藐之

旨批鱗觸忌偶緣惠安之增  
勅蘿葛株連瞥然投劾而歸矣

藉令家君在任則薊兵不至  
抽單島帥何繇立粹挿部不  
遷素囊不滅而西虜不背約  
以從奴詭至陰許和而陽赴

跋五

援有引虎入門之禍哉老父  
年齡薄暮願不知名子情喜  
懼交切惟知愛日身之隱矣  
何用文爲顧念虜患披猖  
君父蒿目十年遼事草野僅聞  
其槩史乘恐失其真斷簡殘

編悉從邸鈔中之纂集梓人  
乞付剗劂皆刻浮摭實之文  
無虛無贗董狐齊太史或取  
徵取信焉昔孫盛作春秋而  
子孫環向泣請更竄今當

跋六

國步之多艱公論之翕叶有二  
三策之可收無五湖長之見  
嫉枋頭之失年未遠而人盡  
知之事不必諱卽諱言奚抹  
于已然之失策也父操筆而  
稽

國是子攝衣而讀父書不識有

當于編摩之一得否謹以書  
之簡末

崇禎己卯上巳日男會茲謹跋



道光乙巳鐫

中華書局  
編輯所藏書

# 酌中志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

自序

曩臣若愚死罪死罪叩首叩首洪惟我太祖老爺奮興  
淮甸混一華夏聖德神功超軼萬古創交結近侍官員  
之律禁扶同奏啟之條立法垂統亦嚴且密矣迨宣廟  
老爺建內書堂則內官不許識字之禁不得不開然而  
曩臣今日敢曰立言也乎顧名節所關又寧容以無言  
也謹以見聞最真庶可傳信匡郭已粗備愈於求諸野  
如阻孫宗伯爰立者的是東光護法恐宗伯來重宣君

酌中志自序

海山仙館叢書

父大義波及靈露飲耳許大題目其誰知之先帝在天  
能無恫乎言之可為痛哭知之安忍不言愧黔技止此  
未敢侈為完書而知我罪我後世自有公論總之臣于  
大義在若愚不忍終默者也按皇城中舊制凡內臣奏  
事稱呼列聖則某年號老爺今上則萬歲爺若愚既已  
失身中涓焉敢沒其口吻文章家必笑其僅在史家自  
存其質也假我數年當有可觀茲畧具二十三篇以備  
遺忘其曩臣本末詳自敘篇中伏惟神廟老爺慎重冊  
立東宮之典加以靜攝多年地天不交上下際隔門名

滋堯母之疑臣下擇苑枯之集幸祖宗培養者厚國有人焉清議愈重或寄之講學或托之纂言無非以杞人之憂明綱常之義關心性淑世道蓋總從國本民生起見非有所希覬後福念也乃傾危者藉此以害正人幸主獻者擔當而弭大患不意葛藤之萌已先滋蔓遂令元黃之戰於廟堂者剝斲元氣憂未艾焉謹序憂危竝議前紀第一後紀第二淑媛之選廣嗣允也誕而始封部議未安神廟御簡而後定此益見神廟事事之必法祖嘉廟臨御七載今上入紹丕基大聖人世不間出真

酌中志自序

二 海山仙館叢書

非偶然有君無臣之嘆中外如一口焉恭紀嘉廟誕生第三今上瑞徵第四彙臣若愚內小臣耳外之輔弼承凝既不敢知內之印廠微猷芳躅具在登記垂範豈異人任謹序三朝典禮之臣第五上帝好生聖人惡殺刑獄之設實懲一以警百創艾以求生求之不得斯死者與生者兩無憾也非一觸法網便終可盡殺者焉敘大審平反第六先臣陳太監矩勛業著於朝端口碑徧于區宇若愚不才實侍左右所生之忝萬死猶慚憶其懿媿嘉猷安忍湮沒而不彰也謹紀先監遺事第七洪水

之患懷山襄陵猛火之威燎原焦野逆賢密氏舜機入於醜醜首禍中於椒闈又何有於宦寺又何有於士紳哉撫卷傷心揮毫泣下謹紀兩朝椒難第八鏡明必為醜婦所羞繩直必來曲木之忌唐五王之禍今乃見於貂璫謹敘正監蒙難九五侯之禍張禹佞也梁冀之橫胡廣媚也鄙夫哉王體乾誰握印權而養亂庇奸既脅肩諂笑固位八年又黃白買命苟存牖下追想甲乙丙丁縉紳之禍誰助之耶縱至老死不知有何顏面對越先帝之靈於在天敘逆賢擅政第十非表裏何以具

酌中志自序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衣非堯鹿何以成樂向無沈灌魏廣微種毒於前崔呈秀等肆虐于後逆賢豈蚩總掌東廠而外廷曲折亦不能盡知即不過敘報已一二私讐然實白三案之先發有人以教猱假手者也序外來線索第十一衙門雖有內外之殊官吏各具尊卑之體彼時宮壺之中不止一家貴顯而一家之中又不止一耳一目今外則網漏吞舟內則桃僵李代且殷良弼丁紹呂侍高公矣苗全侍宋公矣張國寧侍金公陳應祥吳有兆貴如泉侍王公矣活口公論可盡掩耶敘各家經營第十二文書房猶

外之通政司也又如六科也掌印秉筆各家經手內官  
即內閣六卿之親近掾吏而已外來密帖下人焉能盡  
知主人推敲在旁誰敢輕重身不敢出宮門何由而知  
外事且耳目多弊不能獨作也活口在敢甘心面質也  
序本章經手次第第十三頑祥之發必有先之妖孽之  
來必有基之江京王聖非偶然也序客魏始末第十四  
鈎黨之禍十常侍也劉瑾入黨六賊附焉吁嗟乎張永  
吁嗟乎蕭敬亦曾不幸墮落其間今在逆賢羽翼尤繁  
文則永貞元雅文輔周峙樞權武則應坤九思良輔分

酌中志自序

四 海山仙館叢書

鐘南北親近則良臣明佐永明秉恭等日侍御前內臣  
便覽刊列昭然歷升弟姪部案存焉序逆賢羽翼第十  
五不盡職曰曠官也出其位曰侵官也賦或之嘆願多  
存羊之心堪涕序內臣職掌第十六千門萬戶漢唐麗  
也茅茨土階唐虞質也若夫不侈不陋允協厥中惟我  
祖宗制度光明序大內規制第十七重農功耆修耒耜  
揀爐鑪者惜鉗錘小技猶然現在聖學不有所式後何  
賴耶序內府板經書第十八左氏譏子臧之冠漢人珍  
仲尼之履衣佩之間言凶攸兆盛德之容非無涉也序

內臣佩服第十九鄉黨著飲食之詳左傳垂汎祭之謂  
饑渴之於人亦大矣然在內臣習染素與序飲食好尚  
第二十河套失而全陝之形勝畢虛遼陽棄而東西之  
聲援頓隔恢復之舉端在後人惜哉曾公銑懲羹吹齏  
世俗恒情馴至於今更堪搯序遼左棄地第二十一  
一言之善子張書紳一事之長古人不泯序見聞瑣事  
第二十二逆案所載之外臣無論已自逆賢以下共三  
十有六人貴賤貧富各有公評遠近親疎耳目難掩在  
體乾欲泯其附黨之迹而楊維垣霍維華脫卸之疏人

酌中志自序

五 海山仙館叢書

矣高印公利令智昏聽讒蔑理而熒熒若愚拔之前列  
矣上下其手成心故入在累臣一介性命豈足干天地  
之和當聖明解網泣罪之朝豈宜有飛霜致旱之枉百  
世而下寧不令弔古者笑秉鈞司禮之非其人哉有兔  
爰爰雉羅于羅若愚之謂也附崇臣自序第二十三

崇臣劉若愚私識

酌中志自序終

酌中志目錄

明宦官劉若愚撰

卷之一

憂危竝議前紀

卷之二

憂危竝議後紀

卷之三

恭紀先帝誕生

卷之四

酌中志目錄

海山仙館叢書

恭紀今上瑞徵

卷之五

三朝典禮之臣紀畧

卷之六

大審平反紀畧

卷之七

先監遺事紀畧

卷之八

兩朝椒籙紀畧

卷之九

正監蒙難紀畧

卷之十

逆賢擅政紀畧

卷之十一

外來線索紀畧

卷之十二

合家經營紀畧

卷之十三

酌中志目錄

海山仙館叢書

本章經手次第紀畧

卷之十四

客魏始末紀畧

卷之十五

逆賢羽翼紀畧

卷之十六

內臣職掌紀畧

卷之十七

大內規制紀畧

卷之十八

內板經書紀畧

卷之十九

內臣佩服紀畧

卷之二十

飲食好尚紀畧

卷之二十一

遼左棄地

卷之二十二

酌中志目錄

見聞瑣事雜記

卷之二十三

曩臣自敘畧節

卷之二十四

黑頭爰立紀畧 附

酌中志目錄終

三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一

憂危竑議前紀第一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神廟天性至孝上事聖母勵精勤政萬幾之暇博覽載籍每諭司禮監臣及乾清宮管事牌子各於坊間尋買新書進覽凡竺典丹經醫卜小說畫像曲本靡不購及先臣陳太監矩凡所進之書必冊冊過眼如人鏡陽秋閩範圍說仙佛奇蹤等類每歲之中何止進數次所進何止數十部哉因先年神廟會將閩範圍說一部賜鄭貴妃於萬曆乙未秋貴妃捐貲重刊蓋此書乃呂少司

酌中志卷之一

一海山仙館叢書

寇坤編纂呂中州人與歸德沈相公鯉有師生之雅最契厚者至戊戌秋科臣戴士衡撰閩鑑圖說跋一篇標曰憂危竑議以呂會具憂危之疏故拈為發端乃於參呂疏內明稱呂某假托此書以包藏禍心云幸荷神廟聖度如天將士衡薄懲結局至癸卯冬復有妖書國本攸關標名曰續憂危竑議暗行傳布激動聖怒朝野震驚夫此續竑議也或史館亦不曾具有全文士紳僅傳其名實不能睹原書為何等語也前竑議也曾經戚臣鄭承恩刊布頗有見者然後人只知續議為臣下分



水火之端竟不曉戊戌年間已公然顯露矣至今讀之者無不魂驚髮豎愈見神廟聖度真如海嶽之藏垢納污靡不包容者也惟閩範圖說實係先臣矩自坊間購進與呂無與彙臣侍先臣之側每見追論此事即慨然嘆曰外廷疑揣者多大家說夢志在求勝朋擠異已雖誣及宮闈所不惜也云則是將一清平世界化為艾牙角鬪之場誰作厲階至今為梗懷遠識達國體者心竊憂之非一日也夫宗社大計莫重於冊立東宮史乘所需惟貴於明白確實臣世受國恩留心探聽密為

酌中志卷之一

二 海山仙館叢書

纂輯不覺盈帙謹將鄭戚晚之辨冤續言並暇生光之續憂危竝議冠之篇首以備主持國是留心史乘者採焉  
鄭戚晚辨冤續言序畧聖主建極明倫致仁治愛日召皇長子皇三子皇五子朝夕膝下課業程學耳提而命父子熙熙兄弟怡怡天倫至愛超越千古握管諸臣方且贊揚之不暇矣胡樊戴二公乃放構此離間之謀造刻飛書謀危社稷暗投中外二公豈病狂喪心者耶夫利令智昏理為勢奪既有所受必有所恃以故公議不

恤法典可獲翌日奇勛誰復出其右此所以甘心隱忍而樂為之黨也皇長子天性仁孝昔因閣部大臣之請聖主乃出御札云安有父子無親之理又安有越序亂分之理大哉皇言斯札一出羣疑遂解名分已定今跋中乃敢云易儲謀逆其蔑視明旨媒孽官闈抑何慘哉佛胥何君南子何行即中主里婦尙且羞稱今跋中詞意所指直比皇上貴妃是敢於無君何一至此哉貴妃重刻閩範實由皇上所賜承流宣化靡敢僭越今跋中乃云置太后中宮於何地此其意不離間三宮構成奇

酌中志卷之一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禍不止也呂坤刻閩範在於萬曆十八年十月戊子日貴妃重刻在於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大內之災在於二十四年三月初九日先後不同歲月亦異今跋中乃云事機值會中宮滅膳即此一事則明出誣罔可知矣且爾汝之稱朋友弗屑今乃云冊立之請一日歸此一曰歸彼彼此之言予不知所指為誰弁髦其王扇搖固是莫此為大若夫金龍命書尤為不道之甚呂雖至愚昧諒不敢輕為品題今跋中乃直云呂坤所進又曰內廷咸視見者縮舌由此言之則必曾經御覽明傳中外

若則坤之罪固不容誅不然則其書必出土衡之手陽  
為陷坤陰害貴妃君父之前敢為說謊何傾險之若是  
也子糾建成當爭國之時管仲魏徵有事仇之恥皆值  
不幸之甚遭人倫之變者也今上有聖慈之父下有仁  
孝之子長幼分明兄弟無故此何等時也今跋中妄自  
引喻出此悖逆不祥之語以悚動人心眩惑主聽是誠  
何心哉且主上乾綱獨斷鼎命時隆為人臣子者祝頌  
宜何如今跋中乃敢云唐閻執命未好弄權以促國短  
祚之事直說君父是不知視皇上為何如主期皇上以

酌中志卷之一

四 海山仙館叢書

何等壽也毀謗詛咒幸禍樂災天理人倫刻賊盡矣國  
家何負於士衡乃忍至於是耶子意以見疏不見跋則  
冤不能白謹將原序原跋原疏類為一冊名曰辨冤續  
言高明君子一加參閱則是非不辨白洞然矣萬曆戊  
戌年仲夏吉日順天府大興縣民鄭承恩謹序  
大明皇貴妃鄭重刊閹範序嘗聞閹門者萬化之原自  
古聖帝明王咸慎重之子賦性不敏幼承母師之訓時  
誦詩書之言及其十有五年躬逢聖母廣嗣之恩遂備  
九嬪之選恪執巾櫛荷蒙帝眷誕育三王暨諸公主漸

叨皇號愧無圖報微功前因儲位久懸脫簪待罪幸賴  
乾綱獨斷出閣講學天人共悅疑議盡解益自勤勵侍  
御少暇則敬捧我慈聖皇太后女鑒莊誦效法夙夜兢  
兢且時聆我皇上諄諄誨以帝鑑圖說與凡勸戒諸書  
庶幾勉修厥德以肅官闈尤思正己宜正人治家宜治  
國欲推廣是心公諸天下求其明白簡易足為民法者  
近得呂氏坤閣範一書是書也而列四書五經旁及諸  
子百家上溯唐虞三代下迄漢宋我朝賢后哲妃貞婦  
烈女不一而足嘉言善行照耀簡編清風高節爭光日

酌中志卷之一

五 海山仙館叢書

月真所謂扶持綱常砥礪名節羽翼王化者是也然且  
一人繪一圖一圖序一事一事附一贊事核言直理明  
辭約真簡盡之箴鑑也然雖不敢上擬仁孝之女誠章  
聖之女訓藉令繼是編而並傳亦庶乎繼述之一事也  
獨惜傳播未廣激勸有遺願出宮資命官重梓頒布中  
外永作法程嗟嗟予昔觀河南饑民圖則捐金賑濟今  
觀閹範圖則用庶教言無非欲民不失其教與養耳斯  
世斯民有能觀感興起毅然以往哲自勵則是圖之刻  
不為徒矣因敘厥指以冠篇端

閩鑑圖說跋標名憂危並議東吉得閩鑑圖說讀之嘆曰呂先生為此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固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與逆謀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道誠恐繻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鯁生之計邀內禁之核出門有功詩書發塚未嘗不出於正也或曰呂意廣風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奴顏戚畹豈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也佛肸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豈得為屈或曰呂序中直擬繼述先朝母后置太后中宮何地且稱

酌中志卷之一

六 海山仙館叢書

脫簪勸講母乃巧為媚乎曰公言誤矣曾見從古以來有宮闈與見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矣恩厚則報斯隆身為大臣胡忍自處以薄或曰序中又引先朝女誡女訓彼乃母后臨子儒臣纂編茲相比擬得毋不倫曰尊稱不極恐取信不篤但求內教宏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貴妃多次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首載由貴人進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后

事機將成呂乘此時進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贊鑑四匹彩幣十目所視胡為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卻之不恭是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疏號泣朝門無乃欲蓋彌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義膽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安得而少許或曰國本安危寧論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胡獨缺此曰公何見之晚耶夫人意有所專則語有所忌倘明奏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苦不言之愈也或曰固矣聞呂所進金龍命書

酌中志卷之一

七 海山仙館叢書

稱在長之命不過清淡藩王稱在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今內廷咸覩縮舌是亦不可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人各有見子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為此本謀銓部行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嘆乎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之人斯有非常之事古今成則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非凡庸卑鄙者能為况事尚未定策國元勛終有召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為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

公養蒙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鄭公承恩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程公紹白公所知薛公亨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勛夫唐閻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皆易今盟約既定羽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為此書特其一念之差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唯而退因援筆記之燕山朱東吉頓首跋

錦衣衛帶俸都指揮使鄭國泰親伯臣鄭承恩係順天

酌中志卷之一

八 海山仙館叢書

府大興縣民謹奏為懇乞聖慈亟舉東宮冠婚大典以消羣疑以隆萬世治安事臣本一介草茅仰蒙聖恩忝居戚末曩因儲位久懸遂不自揣乃敢冒死瀆奏荷蒙皇上天恩不即加臣誅戮姑奪衣巾為民臣自今以往之年皆皇上再造之恩臣之一念愚忠雖剖心碎首惟願我皇上亟行令典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下遂四海臣民之望天下萬世孰不仰頌我皇上為人倫之至哉臣今戴罪六年於茲日夜望此舉久矣今皇長子年已十有七齡睿智天成仁孝恭敬以其時考之則青宮宜就

冠婚宜舉即此亟行倘以為晚矣臣近聞閣部大臣暨九卿科道合疏上請猶未蒙皇上俞允以故人心疑惑外論沸騰如科臣戴士衡參論呂坤本內則曰假托閹範圖說包藏禍心臣一見斯言幾致驚死夫閹範圖說乃皇貴妃願自內府仰承聖母徽音之懿上體皇上刑于之化重加再序以彰風教其年月日時自不相同士衡豈目不知書安得直指為呂坤者哉第機雖微露語尙含糊無已則士衡知奸謀未遂乃結交權奸又造刻憂危竝議一書內云閹範圖說跋暗投士大夫傳播中

酌中志卷之一

九 海山仙館叢書

外言雖譏坤語實非聖其詞深其言激無非欲離間我皇上父子夫婦兄弟之天倫煽惑人心謀危社稷種成後日之隱禍以收一己之奇功耳其奸謀詭計臣不能盡聞姑指其現在可證一二事言之今聖主當陽宮禁嚴肅誰敢私交耶士衡跋中乃云五十寶鏤四匹彩幣此賢妃敬賢之禮且曰十日所視夫十日則非一人所視必有真見士衡既云如此皇上試一詰之餽者為誰受者為誰果有其人則士衡之言為是不然則是宮禁可誣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士衡跋中又說臣與張養蒙

劉道亨魏允貞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呂坤承恩共十人咸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助盟約既定羽翼已成臣請詳言之夫此十八鄉貫不同科第不一官守不齊臣又一人未曾識面胡能歆盟定約相聚一時期會一處以掩人之耳目哉今九人現在皇上可召問之則其事之有無自難掩飾此不過其大畧耳其間穢語習詞不一而足至於金龍命書非特臣子之所不敢言抑亦臣子之所不忍言者仰乞聖鑒電察則士衡之罪自有不容於死者矣今其書幸存

酌中志卷之一

上海山仙館叢書

謹隨本附進御覽又如全椒知縣樊玉衡疏內直指皇上為不慈皇長子為不孝皇貴妃為不智嗟嗟是何漫無忌憚輒敢出此誹謗之言一至於此夫玉衡特遠臣耳胡為構此大逆之寓意必為士衡之黨有大奸大權以指使于其間者此事滿朝盡知但畏投鼠忌器之嫌不敢為皇上言之耳然事關宗社禍及臣家安得不披瀝血誠以哀鳴於君父之前哉及此不舉臣恐震位人懸桃夭失候誠為聖朝闕典甚非四海臣民仰望之心臣又恐奸謀乘釁訛言益興肆謀貽禍莫知所終雖臣

家革命滅族可甘如宗廟社稷何伏乞皇上帝奮乾斷俯從羣諫早建皇長子東宮速舉冠昏之典仍望皇上追問戴士衡樊玉衡造書主意與主使黨惡之人其處分一惟聖裁則宗社衍無疆之慶子孫隆萬億之休諛言可息禍萌可杜國朝幸甚臣家幸甚萬不得已敢冒死上千天聽臣不勝戰栗悚懼待罪之至

萬曆二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具奏奉聖旨閣絕圖說是朕付與皇貴妃所看朕因見其書中大畧與女鑑一書詞旨彷彿以備朝夕覽閱戴士衡等這厮每以私恨之

酌中志卷之一

上海山仙館叢書

仇結黨造書妄指宮禁干撓大典惑世誣人好生可惡此事朕已洞知不必深辨欽此

樂臣若愚曰萬曆辛丑秋樂臣初入皇城在先臣陳太監矩直房供筆硯之役見室中封一箱甚密其後因御前查收甚事啟箱視之則收此辨冤續言一冊并姚思仁所進開株圖說維下仁酒色財氣四箴抄疏貴州開礦抽稅內臣張慶勅書一道太倉考功臣封爵考等書及詭名刑部觀政進士胡道行建言抄疏以至先監乘筆掌東廠未行事件及後掌司禮監印累年陸續諫止

未行密稿等件俱於丁未年十二月內先監卒時經管  
官馬鑑師明苗全及學臣若愚眼同簡點俱繳進神廟  
御前此續言既刊布京中多有見者詳照原刊擾頭弁  
之編首按憂危竝議偶將範字刊作鑑字今仍其舊以  
識真耳惜呂公坤為中州大儒具經世實用之學未竟  
厥施豈天靳正人之設施哉何兩衡嘗議至此也萬曆  
二十九年己後凡欽降官員揭帖兩衡姓名實在前列  
至嘉廟天啟元年閏二月贈坤刑部尙書廕一子入監  
讀書

酌中志卷之一

一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一終

南海譚榮校

酌中志卷之二

憂危竝議後紀第二

明宦官劉若愚撰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提督東廠太監臣陳矩  
奏稱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刊書一本封進御覽  
國本攸關續憂危竝議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  
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慮矣而先生常不豫何  
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賈生所謂厝火積  
薪之時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無謂儲官有  
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不備何以稱乎

酌中志卷之二

一 海山仙館叢書

皇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  
以寓他日改易之意也曰改立誰其當之曰福王矣大  
率母愛者子貴鄭貴妃之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  
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  
必相朱者蓋朱名廢廢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  
也曰是固然已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  
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蠶集荆棘遂與今之仕宦者皆  
是豈有相公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  
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捨富貴而趨

死亡乎或曰眾附姓名可得數否曰余數之孰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瑋李公汝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賢而又有鄭貫如主之於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意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為乎曰數公皆人傑無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廣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汝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於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

酌中志卷之二

海山仙館叢書

方勤王之兵無由至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誰人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而二王者則朱公之鄉人也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尙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妃與陳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為之主共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蛟門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為人陰賊常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已自承之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

祖宗來未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陞豈其才力出諸菜傭下哉蓋沈相公欲右鄭而左王故核實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楨有以默授之也曰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之所廢不可興也余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唯而退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書

御札奏帖後本內有名王公名世王公承恩不知何人今現做何官可開奏來欽此一件辦事蔣臣等密訪得

酌中志卷之二

海山仙館叢書

王公名世係錦衣衛正千戶現任鑾駕庫掌庫王公承恩係錦衣衛副千戶現任本衛街道房掌房御批我想憂危竝議後有名無名張位怎麼打發了作速查寫來看欽此矩回奏云謹遵聖旨恍惚記得憂危竝議後有朱東吉一箇名字彼時也會密訪係是詭名張位為東事打發去未知是否待查明具奏至十一月十五日欽差提督東廠官較辦事司禮監太監臣陳矩謹題為奸人妄捏印書搖動國本等事內稱本月十二日據辦事蔣臣等訪得國本攸關書一本內續憂危竝議立意叵

測不惟陷害忠良抑且誣累君德其捏陷內外臣工聖明自有洞燭臣不敢煩聒瀆擾除本廠分布旗枝在於京城內外訪拏去後仍乞勅下在京巡緝在外撫按等官密切訪拏等因奉聖旨這奸徒捏造妖書離間朕宮闈天性以至朝廷內外臣僚悉被傾陷蓄意大逆深可痛恨爾宜各布旗枝用心密切訪拏還若在京各該緝事衙門又在外各直省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必獲以慰朕心不許怠緩縱息法司即便立賞格與他欽此本日司禮監太監臣陳矩復具疏告辭奉聖旨奸書恣為誹

酌中志卷之二

四 海山仙館叢書

謗離間朕宮闈骨肉之情大逆不道朕尙被其誣枉何况於爾爾掌管廠事正宜竭忠秉誠奮力殫計必得真正罪人為主雪冤方是報國大義豈可徑執小節先求休致反使奸計得肆成何政體宜即照舊安心辦事不准辭有能告捕真正奸逆之人破格敘賞爾可鼓舞眾心必獲無懈該衙門知道欽此斯時也神廟震怒憤懣四明沈相公一貫山陰朱相公廢咸為書上有名各註籍具疏只有歸德沈相公鯉入閣擬此二旨皆歸德沈相公筆也至十六日又奉御批聖旨我觀爾奏已知道

了但恐此事本犯難訪緝拏爾還嚴責官校差役用心密切訪拏務得真正逆犯方絕禍源以雪我屈恨纔得消爾宜知悉又賞格我問的是今日著法司立的賞格又二輔鯉見此本怎麼說爾可訪來外邊府部院各有何事情又今日著回話的二官無聽見說甚麼欽此當用黃套裝盛先監矩面奏進繳訖本犯周嘉慶也二官者東廠貼理刑閔萬民萬代增也又御批聖旨爾可看此二本二帖是某做的可見其心本是先一次帖是後一次帖爾看了還著紅本夾進來不必使封套自家拏

酌中志卷之二

五 海山仙館叢書

來勿托官兒們欽此亦用黃套裝盛先監矩面奏進繳訖同上一宗俱語祕不得聞遂不曉是何人之本帖上何等語也是時訛言沸興街坊酒肆無敢偶爾夜會者惟妖書內有名之人各思報復猜忖此書必是素有嫌怨者所作自歸德沈相公以下凡在朝望重妖書無名之人即有人耳而目之歸德沈相公又曾於內閣供設天啟聖聰牌位入則禮之今妖書又獨無姓名是以神廟聖意亦頗為蜚語惑幸先監矩中立主持苦心調劑不數日而錦衣衛百戶崔德緝得賊生光矣又一日而



東廠辦事王一鵬緝得噉生采矣按噉生光原順天府學生員也先年曾詳包繼志以害鄭皇親其掉名印造妖書詩云五色龍文照碧天讖書特地湧祥烟定知鄭主乘黃屋願獻金錢壽御前其下曰松風狂客題又跋云偶從郊外貴家莊舍得前詩讀畢忽痛哭失聲左右驚覺奪去臣歸嘆曰案家陰謀羽翼成矣獨訪所謂松風狂客考為誰則家商包繼志也包氏握鏹資金寶朋以金錢行問語曰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烟而焚廬燒積則皇長子危乎哉凡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

酌中志卷之二

六 海山仙館叢書

書之或散其黨云右俱生光自撰自跋如此刊板印貼鄭皇親門下及各巷口以恣詐害時當光廟尙未膺冊立所以稱皇長子也事發革衣巾擬戍大同崔德又於生光室內搜得羅文箋內十大說其詞曰噉揚爾忘之耶爾有大志不獲而乃規規於小願乎爾有大名見汚而乃規規於小聞乎爾有大冤不自而乃規規於小侮乎爾有大讐不報而乃規規於小忿乎爾有大恩未償而乃規規於小惠乎爾有大寶受誑而乃規規於小失乎爾有大遊不暢而乃規規於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

而乃規規於小謹乎爾有大貧能甘而乃規規於小乏乎爾有大才不驚而乃規規於小過乎此十大者信大而小者信小矣噉揚爾忘之耶癸卯八月二十六日有感按筆漫書浼蔣無功錄一通張之軒側蚤暮卧起視之後用圖書鈐識是時生光已從成所赦回改名噉揚字冤之又刻有怪石軒集岸遊稿此皆噉犯蹤跡可據者也又此時錦衣衛直房忽貼匿名帖云妖書有了人協理掾張魁受銀三兩求他主的又告人鄭福成先監據事件奏曰按祖宗律文凡匿名文書見即燒毀今念

酌中志卷之二

七 海山仙館叢書

事關大獄不敢隱匿云 神廟可其奏特置不問時王公世場正任協理遂只據東廠移文於私寓設香案行禮具本謝恩極其感服皇上至聖至明至寬至仁云大金吾王之植與北鎮撫司掌刑周嘉慶有隙欲乘機害之遂檄嘉慶家人袁鯤單詞鍛煉滿堂人皆可信為實也先監炬奉旨到廠一訊必不肯說隨結局之植疏奏要著到廠聽記先監曰本監例有照記管以上奏今衛稟欲增添聽記將奏誰耶奉旨不允之植又密懇四明沈相公差家人李管家密見先監說某是正犯其僕可

證又欲波及歸德江夏諸君先監曰多拜上爾老爺我  
內相是一輩的人獨不記荷花兒之獄倘久後另有正  
犯恐大家子孫種禍不淺爾老爺如要堅執如此結局  
可具揭奏知萬歲爺我好遵旨行事本廠纔不落不是  
一切干係勞爾老爺擔罷李語乃塞之槓心方已蓋  
之槓欲借噫生光牽扯多人主使爲一網打盡之計也  
又御史康丕揚時有外轉消息有與丕揚相厚近侍賈  
忠貞時在文書房捧硯該班遂密透信於康著速尋牛  
聳動聖心的事入告庶幾可免康計無所出遂藉妖書

酌中志卷之二

八 海山仙館叢書

參僧人達觀將觀書札中拈有可罪句字捏砌入告疑  
妖書出其手也然觀實不知逮錦衣衛頻遭笞拷於十  
二月初五日參送刑部獄作開柙偽書獄壁云匿王問  
法忽齊年自謂觀河見不遷我有眼根幾夜柙卻沉豐  
語更冷然又云柙聲未斷鈴聲續誰是聲兮誰是問卻  
憶法堂鐘鼓候古來魂夢更紛紛至十七日索薑湯漱  
口端坐而逝時曹侍御學程久先繫獄爲經理其身後  
事詳載紫柏語錄序實無辜瘞死人至今悲之又禮部  
李公廷機斷生光十二款曰一造意報讐妖書意思與

妖詩岸遊稿意思相同其筆力相類一先年妖書內有  
候之門仁義存句今妖書內亦有此句去冬會審令本  
犯念妖書一二句本犯便念此句一刻字匠徐承惠供  
本犯與刻字工銀每字一百時價四分因本犯要承惠  
僻靜處刻勿令人見每百字加銀五釐約工銀三錢四  
分今算妖書八百餘字與工銀數相同一徐承惠供稱  
書板無邊欄後有年月妖書果無邊欄有年月一繳其  
篇供稱布散妖書見面上票簽有國本攸關四字誤認  
攸爲收又徐承惠供稱書面票簽有關字問是何關字

酌中志卷之二

九 海山仙館叢書

云關老爺關字一妖書內有文王舍治邑考而立武王  
一句此一句出禮記檀弓本犯做生員時習禮記又本  
犯詩集有讀檀弓有感詩題一本犯妾供本犯托病不  
出卧房若干日又後一日向妾取刀劈本燒炕及接入  
房滿房烟火一刻字匠工銀不過三錢四分本犯與過  
徐承惠錢一百三十文作兩次與之章久承惠銀一錢  
四分顯係窮賊所爲一本犯妾妾子女無不招承及會  
問次日將聖旨宣讀與本犯并家屬聽者諭旨以招出  
同謀繞了家屬若仍不招家屬一箇也不饒本犯妻妾

子女環跪而泣求他招出本犯竟無所招一會審次日  
本犯招云情真罪當萬死無辭又次日本犯招出自作  
之孽本無同謀親筆在卷一會問日東廠問本犯云爾  
為何寫我名答云老爺是廠裏又問別官答云是取駭  
衙門又問餘各官答云小的只將縉紳一覽隨意寫上  
先監矩亦將此封奏焉蓋噉犯之惡惟天可除是以文  
字之間不覺暗合如出一手鬼神弄人真妙極矣當時  
勳臣若愚晝夜侍先監左右職抄謄隨馬鑑師明等經  
理一應章奏眼見妖書果無邊欄但後有年無月日而

酌中志卷之二

十 海山仙館叢書

鄭福成項應祥喬應甲皆詭名也刻字人徐承惠又不  
識字之拙工也怪石軒集會係承惠所刻生光妻趙氏  
妾劉氏子儼其篇與弟儼生采已瘕死東廠獄中按九  
我先生所斷十二款既鑿鑿可據雖經奏過神廟先監  
因本犯到底不曾念出妖書別句又因親筆所供前罪  
萬死無辭後罪實為至寃先監是以終懷一線之疑如  
再遲緩不結又恐蔓延中外縉紳不使人心何時定乎  
寃僧達觀已瘕死矣琴士鍾澄醫人沈令舉百戶劉柏  
等皆註誤繫獄而武弁楊於世者因持家宰李戴書及

罰付往遼東去亦被稅監高淮自山海關擊奏幾累及  
其兄勳爵楊於楷也此時警隙互訐疑鬼盈車上下驚  
猜甚非政體先監不得已遂於三十二年四月內具奏  
日微臣陳矩遵奉特旨會問妖書逆情曾記得三法司  
九卿官會說逆犯儼生光前詩供認情真罪該萬死後  
書未寫未念似有一線之疑他妻妻子女并刻字匠對  
証又已情真就該正法臣每參詳還當奏請皇上擬定  
罪名昭示朝廷大法以安天下臣民之心其儼生光暫  
且監候待後沒有發覺真正同謀之人方可秋後應時

酌中志卷之二

十一 海山仙館叢書

處決使天下萬世傳頌皇上至公至明又免先年荷花  
兒屈死法司得罪事例據此謹先據實密奏又數日刑  
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書具官肅大亨等謹題  
為欽奉聖旨事云 臣等會看得儼生光巧圖詐陷之  
私敢為誣誣之語罔上惑眾逆理悖常因而震敷宸衷  
瀾清國是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之所不容者臣等切  
齒此囚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忍言輕縱但本犯之獄止  
據妖書而妖書之律止應論斬今奉明旨從重另擬臣  
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求加等查律條惟有

謀叛一款較重參酌本犯情罪似不相當臣等為皇上守成憲欲求於法外議輕既所不敢而為皇上伸天討不能於法中加重尤所不安總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之外臣愚昧拘於三尺反覆思維參詳數四未敢擅擬等因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十八日具題二十日夜奉聖旨這逆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稷例處他卿等便奏來欽此本月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等謹題為奉旨覆奏事云臣等看得敝生光妖書之逆情甚確即重擬原不為過但律文止於論斬臣等未敢別擬

酌中志卷之二

上海山仙館叢書

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得謀危社稷係謀反律內原註若依此律合凌遲處死參詳所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有法也皇上所誅者心也明允執於法官國有成憲未敢擅為輕重而威靈出於主上君有嚴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聖旨敝生光捏造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然妖書律未盡其辜著加等凌遲處死便會官處決仍梟示於人烟湊處所有奏摺的即作主使論其緝捕有功人役著該衙門查寫來該衙門知道欽此

梟臣若愚曰續憂危竝議起於癸卯之十一月十二日以至次年春夏中府會審者數次而京畿道一次者沈令譽俞孺等也外東廠二次者周嘉慶也內東廠二次者敝生光之妻弟內官趙昇也昇謫南久潛逃來京絕不與姊夫往來生光詐包繼志時會供有內官手持黃紙封條因疑是昇然實無干涉刑夾昇驟甫用力而夾棍折如斧斷先監察其辭色亦憐其冤而釋之當此之時神廟何等震怒四明相公蒲州金吾何等氣焰中外臣民何等驚慌先監受知聖主一拳掣定矢以公正明

酌中志卷之二

上海山仙館叢書

允為心仍將大學衍義補之慎刑憲數卷不時進覽而噉犯前罪况復鑿鑿可據其妖詩筆跡刻字匠及本犯之妻妾子女眾證各已明確然先監矩倘兢兢引荷花兒事為殷鑒至再至三不得已始於甲辰之四月二十七日將生光正法結局妻子戍邊陲崔德為指揮王一鵬蔣臣等為百戶有差先是法司所擬賞格五千兩神廟如數頒予東廠錦衣衛五城巡捕四處共一千二百二十五兩按勞之輕重賞散各有差先監等亦各予鷹敘東廠底簿并朝報可考當時神廟面召光廟慰安天

詔或實錄等書自有記載惟國本攸關全書全語世不多見曩臣目擊最真竊心憂危竝議固鄭戚晚既已刊行散布則此類憂危竝議亦宜存此一段實跡俾天下後世曉然上可彰神廟之乾斷聖明下可著先監之持平錄定庶外廷之未盡曉者心自釋然訛傳可息於是抄記成冊萬歷年間全未敢令人見且又遭塚鎖十載命若懸絲而暗藏枕中者將二十年心良苦已更有別圖亦間附於後俾持論者有所考焉四明沈相公與歸德相公及江夏郭太史正域素有隙長安道路之口或

酌中志卷之二

五 海山仙館叢書

云四明藉此挑激聖怒瓜連蔓引是以擯李太宰逮周嘉慶者實所以開羅織之端江夏之隙實是議諠及楚邸假王之事基之華亭唐文恪公文獻公極力於四明處為江夏解冤又賴先監力主持之不然郭君殆矣其荷花兒事都人多有知者先監矩面奏神廟時即於書坊中購得耳談書一部進覽遂定妖書之獄不復苛求主使之入恐日久禍及無辜也聞神廟實錄亦載之刑部翁某等降處有差荷花兒之冤死朱臘瓜之直承皆不泯也按耳談云周皇親有喪盜乘穴入殺皇親取財

去其夜邏卒入獨見婢荷花兒伏泣據狀以聞於法司荷花兒不勝虐刑誣服與某某通奸殺主取財捕某某不得竟坐法凌遲時大司寇翁公自南都遷至時南都已盛傳其事無不切齒荷花兒者故翁益不疑臨刑時觀者雲集忽一人獨呼曰冤哉荷花兒殺人者我也兵卒逮至法場輸服無異辭時荷花兒已刑畢故翁與曹郎徐質源而下皆坐誤罷歸如刑時荷花兒語削子手曰兒是冤死幸相念先死我而後憐割可也不然我必為厲鬼殺爾不聽竟憐割盡始死之越三日是人坐順

酌中志卷之二

五 海山仙館叢書

成門外麪舖忽大呼云荷花兒殺我七孔流血死獨呼者市中賣瓜子炒豆細民朱臘瓜也耳談所載冤獄如此吁可懼哉又曾審妖書之時有沈御史裕者在坐噉犯既類經夾拶不能動搖至裕公案前裕厲聲曰妖書是你作如何不招噉犯舉首乞憐曰實不是小的作沈聲色愈厲噉犯怒目切齒恨而過之又有余御史懋衡者事佛素謹於中府會審向取官云昨得一夢見觀世音菩薩說妖書是懋生光作的先監等唯唯竊咄後神廟開之亦大笑焉噉犯正法後沈御史出差行至半途

得病沉重向僕從曰我生平作事自揣無愧惟審妖書時畧涉孟浪原不該硬坐定儼生光今昏惑中每見生光向我索命吾病其不起矣已而果卒又數年經都中皆曰妖書非曠生光作也是東嘉趙士楨所作也士楨倜儻有大志歷任文華殿中書舍人每留心邊務交遊頗廣妖書獄興即托病不出及曠犯正法之後始敢出門然忽忽倦怠興味闌珊絕無平昔造烏銃議車陣議屯田一往豪氣及得病頻死亦屢見生光現形索命卒至不起可見鬼神報應真有不爽者夫荷花兒之獄尚

酌中志卷之二

六 海山仙館叢書

柔肌脆膚不耐酷刑不得已而屈打成招者耳勳臣之冤倍甚於此悲哉古有訴之上帝者亦有得請於帝者魏其灌夫之於武安不尤彰明較著者哉此心此理古今同符總之曠臣幻視軀殼平視冤親了無些應驗是在知道者或不屑與狡邪一樣心腸不事報復固應如此彼執轡司生死者豈可量定必無鬼神報應也耶

酌中志卷之二終

南海譚壁校

酌中志卷之三

恭紀先帝誕生第三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神廟萬曆二十九年春始移皇長子於迎禧宮九月十八日二更傳諭內閣皇長子及諸皇子冊立冠婚敬奉聖母命蒙嘉許卿等傳禮部擇日具儀行禮至十月十五日冊立光廟為東宮封皇三子為福王皇五子為瑞王皇六子為惠王皇七子為桂王實允首輔沈相公一貫之揭請始施行也光廟大婚禮成之後自孝元郭皇后外未有舉生者至三十一年十一月偶有國本攸關

酌中志卷之三

一 海山仙館叢書

之事神廟震怒親降特諭以釋中外之疑繼將曠生光正法以杜讒惑之口仍特命光廟多選淑媛以侍左右實從先監陳矩之密請也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人定後先帝誕生是時宮門扃矣光廟差年老宮人柴德女赴仁德門外報喜光廟於星月之下獨步殿陛徬徨不安先監矩立奏神廟即轉奏慈聖皇太后闈宮懽怵柴德女還報光廟乃喜此時先帝生母孝和皇后未有名封該正者問曰發外旨意作何稱謂先監曰前曾有旨多選淑媛不好稱別樣名色今可稱曰欽命選侍某

氏出不亦宜乎故曰欽命選侍王氏出者即孝和皇后也禮部先擬封夫人神廟不允特稽攷皇明典禮更之曰才人實神廟之聖學博洽也明年春加上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皇太后曰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皇太后光廟生母恭妃王娘娘進封為皇貴妃即孝靖皇后也光廟誕先帝至今上共五位公主八位今存三位懿妃傅娘娘生皇五妹封寧德公主駙馬劉有福所尙者也皇六妹封遂平公主駙馬齊贊元所尙者也景妃李娘娘生皇八妹封樂安公主駙馬鞏永固所尙

酌中志卷之三

二海山仙館叢書

者也先帝生性雖不好靜坐讀書然能留心大體每一言一字迥出臣子意表天啟六年正月□□初犯寧遠即日夜焦思未遑自安見樞臣王永光題疏要將寧遠城中紅夷大砲撤歸山海守關先帝曰此砲如撒人心必搖及七年五月內再犯錦州寧遠值聖體違和更憤激深慮凡客氏逆賢數年以來或間有違忤即怒罵咒恨形於顏面家宗道在禮部時誤在呈秀封父疏有在天之靈四字奏文書時讀至此先帝艷然作色親用硃筆圈此四字即逆賢亦不能為之地也先是禮臣林堯

俞題覆皇妹選婚要將光廟選侍傅氏先擬封其選侍李氏候皇八妹年長選婚時再封先帝曰一時封罷了何故另作一起此三疏俱存可證也如此之類不能徧舉其等常宸翰詳謹然不好草書或未暇學也天啟二年十月某日有龍見於北花房臨河即宋太監晉辦膳處長可數寸鱗爪畢具碧光耀日時晉加綿絮裝入盆中奏知先帝送付黑龍潭訖至天啟六年五月初六辰時王恭廠之變皇極殿最高危之處一木先隕乾清宮大殿皇駕所居之東暖閣將窓格扇震落二處打傷內

酌中志卷之三

三海山仙館叢書

官二人皇貴妃任娘娘所居之室器物隕落任娘娘於天啟五年十月初一日所生皇第三子於是日受驚後遂薨逝逆賢直房及王體乾李永貞等直房各有傷損六月初五之夜三更又地震幾如四年二月時而雲中之靈邱縣震更甚地裂湧出水甚多其色黑先帝左額生白毛有一年少暖殿孟兆祥者誤拔去先帝甚悲欲重責處賴逆賢竭力救解始免先帝自七年五月初六日以後聖體便覺不豫至六七八月之間總未離御榻逆賢將庫中所貯金壽字大紅紗搜括出許多自王體

乾等至暖殿請小轎御茶房御藥房近侍每給四匹或  
二匹做貼裏御前穿以禮祝之又移住懋勤殿旬日而  
不時詣傳云聖駕萬安次樞臣霍維華聞之遂贊逆賢  
畫因位攘功之策進獻仙方靈露飲并蒸法器具逆賢  
遂著管家王胡用照維華原樣川金造鍋飯付御藥房  
提督王守安等照方蒸進是時太醫院使吳翼儒等唯  
唯聽從莫敢攔阻先帝初進服數日亦覺甘美凡有剩  
者即頒賜王體乾等分飲之雖禁臣之賤亦得於永貞  
直房屢沾餘瀝幾半月焉按維華原獻蒸法大畧用銀

酌中志卷之三

四 海山仙館叢書

鍋一口口徑尺內安木甌如桶高尺餘圓徑稱之甌底  
安篋籠中央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箇周圍用淘泔米或  
糯米老米小米旋添入甌候熱氣透一層再添一層約  
離瓶口七分不可十分滿恐米漲入瓶不便上蓋一尖  
底銀鍋底尖下垂正對銀瓶之口離二三分許外上添  
冷水周圍封固完密下用桑柴或好炭火蒸之候上內  
水熱即換冷水不數換甌中之露可滿取出溫服乃  
米穀之精華也如不信可將熟飯與管一些滋味俱無  
其器忌銅鐵錫其火忌煤先帝因進服日久嫌水汪汪

的遂傳御藥房不必蒸進自此之後聖恙日增無減日  
漸浮腫諸藥進益罔效逆賢遂恚維華維華心不自安  
即於乾清宮門問安之際徐容與故與逆賢相左而  
力讓寧錦之蔭與袁崇煥隨轉身求去另盤算一條捲  
土重來報復之計凡從來阻害正監中旨起官速化官  
保倡修三案自認為有膽有識不知瞞得誰過作何遮  
掩也先是皇極等殿工完夜中間有一鳥大如鴉鶴其  
聲如鼻頻來殿上嗚呼形不甚具聲咯咯然亦不甚遠  
聞之者為之魂飛毛豎慄慄懼焉蓋先帝上賓而逆賢

酌中志卷之三

五 海山仙館叢書

伏法之祿祥也

酌中志卷之三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四

恭紀今上瑞徵第四 明宦官劉若愚撰

今上萬歲爺誕生後學年失恃奉神廟聖旨托付西李老娘娘即光廟彌留之際傳封皇貴妃未行後封康妃者看視至泰昌元年九月內移宮之後奉先帝聖旨改托光廟選侍東李老娘娘即曾封莊妃者看視同居於慈慶宮後之勳勤宮今上每日晨興拜天後即行朝母如定省禮進退周旋乘暑罔間天啟二年九月內冊封信王進封聖母劉老娘娘為光廟賢妃時皇八妹位下

酌中志卷之四

一 海山仙館雜書

有一近侍宮西李老娘娘看視先帝今上時曾並得侍奉天啟中年今上偶問曰西山有位申懿王墳乎跪啟曰有生母劉老娘娘葬此墳附近之處爾曉得否跪啟曰知之今上遂密付銀若干兩命此近侍置辦香燭祭品潛往祭奠仍諄諭再四曰爾可祝告明白著就如我親去恭祭一般及祭回覆命時容顏戚戚孺慕眵篤淚痕盈聖目也是時朱邸不乏位下諸臣乃不肯顯然差往而暗托此近侍者慮左右侍從半是逆賢之黨倘被逆賢所知或致猜防忌畏殊未便耳當莊妃老娘娘薨

逝今上哀痛如禮未忍視慈母異生母也聖孝之根於天性者如此及天啟七年八月內入繼大統即首傳聖母劉老娘娘徽號遷祔之諭改葬於光廟慶陵先是天啟七年修建元宮時計安梓宮寶座合容安光廟老翁孝元郭老娘娘孝和王老娘娘三位梓宮也彼時內宮監管理王敬翟應奎創議於合造尺寸之外仍暗將寶座增潤若干尺至七年十二月內聖母孝純劉老娘娘遷入共安安梓宮四位尺寸恰好時護送聖靈內外諸臣劉鑑郭志義李志錡等親入恭闕無不贊嘆不然

酌中志卷之四

二 海山仙館雜書

時日所限天寒甚短既不敢停候增修又不敢崇卑殊將奈之何夫此豈人力也哉我聖主聖孝格天故莫之為而為能預相默感有如此也聖心樂讀書十餘齡即好靜坐頤養玉體一夕夢為龍蟠殿柱會向莊妃李老娘娘言甚殊異焉一日偶遊於本宮花園園有兩井相離頗遠今上親用汲器偶於初井得金魚一尾頗悅即詣次井亦汲之曰看這裏如何器甫下即引出亦得金魚一尾活潑光耀左右皆驚駭不敢言命將魚俱放西苑河內及移居外府第大婚禮成之後有獻生鯉二

大尾暫畜缸中一尾躍出跌傷一尾兩目皆動如求生狀左右皆驚異以為魚眩目亦罕事也今上竟不忍烹而放焉登極數日後王體乾逆賢等侍側問及立枷之事體乾奏曰大奸大惡法所不能治者方用之聖顏蹙然不悅曰雖如此說其實也太慘了逆賢默然叩頭呼萬歲以退聖心仁慈根於天性者如此先是課內小臣讀書有慚者今上厲聲呵責曰讀書是好事何書羞若唱曲兒倒不害羞耶今上寫做進字時凡紙有餘而影本或小有必挪移而填滿之不忍將空紙裁去覽漢

酌中志卷之四

三 海山仙館叢書

末書史見十常侍董卓曹操等擅權未嘗不撫卷切齒凡經書有疑難字義典故即洪武正韻海篇直音及韻小補等書自搜查之聖性天縱英斷節省發於自然者如此承奉徐應元每倚逆婦屢恣肆不謹今上久優容之或改顏假借之繼毫圭角不露也聖度之用晦委蛇如此天啟七年八月二十四日登極自文華殿移居乾清宮將暖閣內舊設玩好器具盡行屏撤中外臣庶無不仰頌堯舜威私日以觀太平也十月二十六日退逆賢十二月初二日發應元湖廣順陵安置崇禎元年二

月降應元淨軍調發鳳陽應元宮逆賢所棄為親信接手後動人也近聞俎於鳳陽人咸快之逆賢篤好花木夏則茉莉梔子花簪戴滿頭冬春則牡丹等花羅列滿堂今上在藩邸逆賢每以非時花木果蔬之類為獻其所差官人皆逆賢心腹名下或見任先帝御前貴近者也雖以厚賞酬其來然聖心儉素不尚此勉以霽色俯納耳凡賢下用事不用事之姓名面孔總難逃洞鑿也

酌中志卷之四

四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四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五

三朝典禮之臣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神廟登極十齡矣時馮太監保掌司禮監印兼掌東廠其僕徐爵號小野頗通文理達事情馮與江陵張相公居正內外同心翌戴冲聖自新鄭高相公拱退後凡江陵在外之相業聖母聖廟之眷注皆馮納約自牖之驗也神廟左右內臣如孫海客用之流日以狗馬拳棍導神廟以武馮則凡事導引以文蒙養之績在馮為多司禮監所刻啟蒙集四書書經通鑑直解帝鑑圖說等書

酌中志卷之五

一 海山仙館叢書

至今見之者每為咨嗟嘆息焉馮號雙林篤好琴書雅歌投壺有需者風神廟曾賜牙章曰光明正大曰爾惟鹽梅汝作舟楫曰魚水相逢日風雲際會時凡馮寫大字扁聯之類即以前章或雙林及景仰前哲諸圖書印識之所造琴頗多世人咸寶愛之萬曆四年五月內勅同法司大熱簪平反甚多一日神廟偶醉佩劍夜遊將一內官頭髮斫下又杖二內官幾斃慈聖老娘娘知之翌晨易青布袍屏簪珥聲言欲特召閣部大臣謁告太廟將廢神廟立路王且先令喧傳於宮中神廟恐懼滋

其跪泣久之始解遂將客用孫海斥逐孫得秀溫祥周海皆私家閑住此萬曆八年十一月事也自江陵不奔父喪之後中外多忌馮者秉筆張鯨係張宏名下又侍神廟於潛邸久遂乘便密為神廟畫計害馮宏於鯨為本官偵知之密解勸曰司禮馮公前輩有骨力人留著他好多哩鯨拒不聽遂乘間從與神廟傳旨著馮保私宅間住云 神廟猶豫尚不忍曰若大伴上殿來我不管鯨曰既有旨馮某必不敢違遂先給以閑住已而謫南京孝陵復以言官江東之等疏遂藉沒馮保張大受

酌中志卷之五

二 海山仙館叢書

楊舟徐爵等產是時先監矩已任司禮監典簿經理其事復逮保弟馮佑姪馮邦寧等於獄此萬曆十一年正月事也後佑與邦寧皆瘐死徐爵擬戍馮竟謫死於江南莖於留都皇廠林木森鬱幾佳城實天所以報忠臣也先帝即位之初秉筆王太監安馮名下也擬奏請卹典改遷未果而遇害馮張太監宏號容齋廣東人所南張公者是也遂繼馮掌印而張鯨掌東廠宏蒙神廟優禮雖亞於馮然推心則過之十二年三月欽遣閱視京營不三二年因神廟日益英聖而左右間有以貨

聖心者遂絕食數日而卒神廟頗悼惜之宏慕在皇時  
門外迎祥寺側吞注之際居官之美具在墓碑宏恆曰  
我形雖廢自有不廢者存是以儻然長逝蓋於學問有  
所得云張鯨北直新城縣人嘉靖二十六年選入爲宏  
名下剛介寡學馳心聲勢神廟倚毗之後掌東廠兼內  
府供用庫印頗爲時相所憚其用事之司房邢尙智招  
權納賄耽於聲色致言官李沂等交章劾鯨萬曆庚寅  
元旦召輔臣申相國時行等入毓德官神廟出大理寺  
評雜於仁酒色財氣四箴疏示之賴輔臣救於仁得削

酌中志卷之五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籍仍出李沂疏論鯨疏聽輔臣戒諭之是日也輔臣已  
出復召入時皇長子九齡矣皇三子五齡矣咸宜來令  
輔臣拜見之自此鯨寵眷漸衰後退廢林下尙習擬成  
鯨與先監矩極契厚而調不同丁未冬先監坐化鯨聞  
之痛而無淚至戊申五月病卒葬於香山永安寺側鯨  
弟書紳歷金吾至都督同知其掌家劉鈺性儉素務稼  
穡掌班鄭守成通文理多蓄古書先監之掌家常雲者  
鯨名下也宏卒而掌司禮監印者張誠也張鯨既退誠  
遂兼掌東廠及內官監印爲人鯽直不阿好看書每據

古事規諫或暗地譏罵無所忌神廟頗憚之十五年三  
月欽遣閩視京營其後營中夫人郝金鳳女之死誠曾  
與謀自此內執事多有譖誠者誠率意不防又其弟張  
五老名勲者私與戚臣武清侯李家結姻又名下蕭王  
王忠頗恃寵恣肆不謹二十四年正月神廟震怒立斥  
退誠著田義掌司禮監印孫選總督東廠該孫選等題  
爲欽奉聖旨事奏聖旨是逆犯張誠張楨及各弟姪張  
勲等張紹寧等霍文炳等及弟姪霍文燦等各犯并王  
王錢恩李承德李輔耿進馬義王用馬彭蕭玉王忠段

酌中志卷之五

四 海山仙館叢書

秉忠張懋忠霍朝王詔喬進馬欽金忠本犯原有莊房  
田地俱著該撫按官即便查明都籍没人官不許隱漏  
還立限與他都察院知道欽此於是將誠降發南海子  
淨軍看守牆鋪逮家人張勲霍文炳等內官張楨錢恩  
等十餘人皆下法司獄論死其原籍出產各籍没人官  
後復戮張勲蕭玉王忠於市而喬進等至泰昌元年秋  
始釋惟張楨於三十四年先監矩奉勅大審同曹御史  
學程奏請未允三十五年夏大雨獄牆壞楨等數人咸  
瘐死先帝東宮紀事高公時明伴讀沈公蔭皆誠名下

及二人以從龍勞陞秉筆具疏奏復誠原官討論祭為身後榮焉沒誠產時先監矩已秉筆矣繼誠掌印者田太監義掌東廠者孫暹也義陝西西安府人嘉靖二十一年選入由文書房陞南京守備神廟久知其貞介忠誠有大臣度特召秉筆其楷書端嚴有如其品及繼誠後凡典禮政務與先監矩開誠協濟裁酌施行田性儉樸寡言休休有量人不敢干以私二十四年三月兩宮災其夏偶與先監深夜坐語仰天太息先監會其意詰朝乃攜兩奏稿往見田看畢稱好即署名同密諫神廟其

酌中志卷之五

五

海山仙館叢書

一疏畧曰臣義等竊見近日以來外廷章疏留中不報者多以致部院屢行催發間有疑惑議論左右朦朧隱蔽不行進奏伏乞萬歲爺簡覽批云其二疏畧云臣義等竊見御前執事官人內官或干聖怒責處發遣絡繹不絕每致重傷兼患時疾而死亡者殆無虛日蓋以聖旨欽傳所以本日動刑而用刑者因懼罪及於已輒加數多酷責而押解者復懼連累日夜嚴加塗鎖致使受刑犯人得生者十無一二如此致傷天和豈聖世所宜有哉且如近日因尋訪楊山女一事但兩官回祿咸

稱不知熾火煨煉或成灰燼未審的確罪及守門又斃幾命矣凡官人病死者即連累內官或打一百二十一百五十性命難存一人病死者尙然可憫况又波及無辜生命乎令耳聞目見哭聲載道怨氣冲天景象如此若不披瀝上奏則是臣等貪祿戀位畏死偷生直大馬之不如也伏望聖斷將臣等分別罷斥云神廟嘉納之田下用事掌班趙剛楊致中各具能幹廣交縉紳凡田所進納御前錢糧皆兩人設處置辦田亦推赤不疑掌家王欽具員而已戊戌春孫暹卒葬西山碧雲寺選

酌中志卷之五

六

海山仙館叢書

北直涿州人魏忠賢之本官也先監矩繼暹掌東廠矣因至乙巳八月卒葬磨石口繼田掌印者亦先監矩也遂兼掌東廠見先監遺事語中丁未冬先監坐化而繼掌司禮監印者成倣也掌東廠者魏仲也成於嘉靖三十二年選入由秉筆掌印性豪俠樂施與喜狗馬謳歌好花木鮮服飾善飲嗜不甚好讀書然好武勇騎射戊申三月欽遣閱視京營而識見深沉料事多中己酉之正月壬辰訛言口從黃花鎮犯京師男女避難者踐踏塞路城門為之盡閉神廟亟召問策成徐對曰無事萬

歲命寬懷如真有口警兵部豈無塘報此必訛傳其後始知果爾帥王國棟夷兵夜過昌平擅折民籬落燃火禦寒而火光燭天遙見夷粧遂驚爲口至也其掌班侯清篤信仁善人也成家政頗嚴急賴清救解爲多成卒於庚戌秋葬於迎祥寺後而掌東廠之魏仲繼之秉筆李汝掌東廠矣仲碌碌苛謹厥體從此漸廢仲卒年條神廟慎印缺難共人久不補而後以督廠代攝印務終浹之身未掌印也辛亥冬汝卒特命乾清官管事常雲獨力辦膳神廟陞正陽門提督李恩文書房盧受爲秉

酌中志卷之五

七

海山仙館叢書

筆次年春以恩掌司禮監印以受掌東廠至癸丑秋受接常雲亦獨力辦膳終事神廟也萬曆乙卯閏八月神廟重慶萬壽聖節時西山楊家頂觀音菴僧處牡丹忽開一朶管花內官知之受費六十餘兩爲寺中功德將所開牡丹移進御前神廟甚嘉悅爲瑞焉受魏仲皆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李汝與恩皆嘉靖二十六年選入於先監爲同年恩能書爲人坦率令之秉筆會復起掌印宋太監晉其名下也秉筆李太監鳳翔南京守備李太監秀華又皆宋名下也不數年恩卒盧受自此以掌東

廠兼司禮監印即率意妄奏若籍王體乾產可百餘萬足備京城河上河工之用後不能實其言遂借影匿爲題建體乾名下李晉田王劉文忠趙本政等於東廠並沒晉等產凡親屬牽連者可數百家都中爲之不寧亦芳既不稱任於九月十五日亦褫逮刑部獄晉等自東廠送刑部獄承芳凡兩次督廠所參送內犯董貴常國安徐進喜等外犯高騰震高瞻昆崔茂槐路文顯等計二十餘起恐暗中肆毒報復乃買許多厚木板將所住房上下四旁徧壁廂之房門院門皆換以堅厚者怖

酌中志卷之五

八

海山仙館叢書

怯不寧人多笑焉後部覈擬絞遂吃素叩佛書寫佛經復虔事呂純陽仙師每夜禮拜北斗至辛巳春遇赦蒙內閣范相公復粹釋承芳罪御筆特改承芳外衛軍首等亦充外衛軍初萬曆庚申秋神廟賀天光廟念典璽局郎鄒義潛邸勞久陞秉筆掌東廠兼尙膳監印其年冬義辭任閑住先帝以沈蔭掌東廠今會秉筆張邦詔赫隱儒乾清官管事劉時登皆義名下也天啟二年夏蔭爲逆賢退斥閑住宋晉掌東廠三年冬宋私宅閑住逆賢掌東廠盧受以天啟元年五月辭官逆賢燻先帝

旨發鳳陽淮王太監安辭印不掌而王體乾自元年五月至崇禎元年四月掌司禮監印兼掌御用監印尙膳監印逆賢退後所遺東廠亦體乾掌也自此之外如神廟時秉筆邢銳宋坤許成及隨堂李壽丹登等若干人光廟時秉筆魏學顏田詔崔文昇等若干人先帝時秉筆杜茂劉用劉克敬裴昇史賓張文元諸棟李晉吳進忠陰相王敏政郝隱儒王朝輔趙秉燹等若干人亦皆典禮大內臣顧不能遍載也

酌中志卷之五

九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五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六

大審平反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刑獄者重事也我國家每年熟審之外凡遇丙辛之年卽特勅司禮監掌印太監一員前往三法司錄囚名目大審夫必於丙辛者丙協於明辛者新也欲在上者必明照覆盆在下者既經此一番鍛煉期於悔罪自新斯不負祖宗以來欽卹之至意也憲廟時司禮監掌印黃太監賜五年大審值大司寇陸公瑜大廷評王公概時重犯中有兄與人鬪毆其弟幫因而致死坐弟抵償黃

酌中志卷之六

一 海山仙館叢書

太監欲從未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曰同室之人鬪者尙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乎正該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饒死改戍事載沐化類編夫此猶細犯耳至神廟時御史曹君學程以建言久繫中外憐之萬曆三十四年先臣陳太監矩掌司禮監印少司寇沈公應文署刑部事於是先會同總憲大理卿共具公書與先監曰竊者伏遇聖明舉五年欽卹之典而臺下奉命出獄雖係先朝令甲實千載一時蓋朝廷將以詔赦之未釋者而并蘇於熱審之時幸臺下又以慈悲之度世者

而得行乎全活之惠將丹書同注生之錄固固有福室  
之謠豈獨諸囚籲天頌聖哀鳴望援而生等叨列法司  
職在昭雪於臺下實有非常之希冀矣昨承開列可原  
重犯六十二起澤及枯骨明燭覆盆甚感甚感夫入井  
赤子惻隱之所必先納溝匹夫聖神之所甚憫故知臺  
下仰體皇仁廣行善事更有匪夷所思者蓋古人有若  
一人而千萬人感泣生等敢為臺下誦言之曹御史狂  
慝批鱗不識忌諱囚繫十載來日無多聖慈如天待以  
不死彼日夕焚香頂戴銜恩無極第其有近百督母倚

酌中志卷之六

二 海山仙館叢書

閻堪憐母既強視息以願見子之還子亦忍須臾以思  
與母訣勝願為伍桎梏為親已微喘之奄奄迫夜臺之  
寂寂長安齒髮之倫俱惻生等孤免之悲可知臺下地  
切紫宸春先幽谷豈斯夕奏解此南冠况朝鮮之役釋  
放逮繫在詔旨燦如日星而欽卹之典徧及繫囚於言  
官豈漸雨露乎生等特借重臺下會疏叩關萬代瞻仰  
在此一舉至於遵肆赦而請釋者既未奏有明綸則從  
熱審而并上者自應不拘往例不然朝廷詔令為虛文  
而法司壅關負重譴矣故於臺下擬釋之外輒有奏記

皆灼見其有可生之路而不欲使有向隅之夫若以一  
二情罪已確應與赦共棄者俱據實奏聞以祈酌議無  
非共襄公平之典而逆知臺下之虛懷涵納者也仰希  
鑒照不勝延佇云云至七月初九日先監領勅審錄至  
初十日方審至曹御史徐會同三法司具疏外先監會  
有奏帖內稱臣矩本月初十日卯時前到大理寺會同  
三法司侍郎等官沈應文等照例升堂入座會審至廣  
東司有新犯罪人一名曹學程哭告犯人原係御史為  
東事妄言得罪監候十年悔過不及豈敢惜死惟是原

酌中志卷之六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籍廣西家有老母九十餘歲經年盼望生還一面犯人  
在監晝夜憂思患疾沈重若母憂死犯人不得一見忠  
孝兩失雖死於九原不成人類望乞欽命列位轉奏聖  
明赦宥得生實全母子二命世世子孫感戴天恩臣向  
本犯說你雖係言官因言得罪濫聽聖上况是欽定人  
犯屢有嚴旨誰敢輕議臣又向各官說先生每怎麼說  
有三法司沈應文等說曹學程愚懇言官不識忌諱罪  
實自取雖係欽犯不敢輕為擬議但東事仰仗天威久  
已平定本犯監候十年懲創已深又有九十餘歲垂死



老母今遇欽卹大恩我每職掌所關正當仰體聖仁大德好生况親本犯皮肉銷鑠氣息奄奄萬一憂死固屬望恩無日若不具疏後來難免溺職之罪理當奏請定奪煩欽使大人轉達天聽有科臣梁有年等說曹學程自知罪戾緣係欽犯不敢輕議聖度如天定無留滯况今宮闈疊慶千載奇逢赦過宥罪無處不及今審稱伊母年九十朝不保夕本犯亦奄奄待斃眾所共見幸遇欽卹之時正當仰體聖明好生德意合詞上請定奪庶免不言之罪擬此臣又向各官說這事情重大如何批

酌中志卷之六

四 海山仙館叢書

語會議批奏請二字臣謹奏知是時神廟在宥有年侍聖母慈聖老娘娘於慈寧宮聖母已聞曹御史家有盲母九十餘歲亦惻然憐之是歲八月十七日神廟萬壽聖節躬詣聖母朝謁言及祈天永命之事漸及刑獄詿誤之臣神廟聖性至孝即跪承恩旨至十月內始將曹御史釋放內犯張植則未允也又光廟於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誕生蕙廟正值慈聖老娘娘壽齡六表喜育元孫三十四年春神廟加上聖母徽號恭慈二字詔赦天下光廟生母恭妃王老娘娘進封皇貴妃是以日

官開慶慶也先監於曹御史一案在神廟御前造膝口奏語多祕不得聞實暗有贊解力也再味三法司公書溫厚詳婉不以未同為嫌先監奏記亦委曲明剴慈祥藹惻真可感動天心義服中外於以見當時納約自燭之義焉官府同中之雅焉至今讀之者宛在心目詩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王制曰刑者例也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蓋神廟自萬曆甲辰年之後停刑之旨無歲不下真亦有所感而云然耶抑遵聖母慈訓之一端也猗歟盛哉先監侍神廟左右此平反

酌中志卷之六

五 海山仙館叢書

一事并妖書一獄總非他人所能望其後塵者曩臣敬叙梗概以恭聖仰止之思於萬一云

酌中志卷之六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七

先監遺事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先監陳公諱矩字萬化號麟岡北直安肅縣人生於嘉靖己亥六月二十九日至丁未冬選入派秉筆高太監忠名下任司禮監萬曆十一年籍沒馮太監保時已任典簿後陞監官至十九年春代藩奉國將軍廷堂有罪革爵禁錮鳳陽高牆先監奉勅押發既竣事道經安肅過家上塚有皇華紀實詩一卷沿途廉靜寬恬驛遞感悅皆以佛稱之詞臣中講官惟與郭朋龍正域李九我

酌中志卷之七

海山仙館叢書

廷機先生善然一揖之外亦絕不通往來後於市書中得黃離草每披讀玩賞口真宰相才也先監學術醇正每向人曰我只守八箇字曰祖宗法度聖賢道理其存心兢慎如此一日姜士昌有疏偶動神廟怒要行杖處先監憂恤之甚形於顏色蓋自杖王德完時即曾與田太監義方諫未允今豈可當我掌印而又行此事乎正跌坐深念忽被召至暖閣語頗久祕不得聞及出喜動眉宇左手持姜疏右手招官人索黃紙套盛疏發下其旨則神廟御筆所書行草按舊制凡有御札即片紙隻

字必用黃紙齊口半套裝盛識尊敬也其仰全君德如

此雲南民變戕殺內官楊榮神廟震怒欲詳核激變狀逮處地方官是時四明沈相公偶討籍性歸德沈相公入閣即具柬達先監先監即本其意密奏曰奉使內臣固仰遵萬歲命法度不敢妄肆或跟隨下人有不曉事而玩法者若但歸罪有司緹騎逮問誠恐往返路遠耳目驚慌傳聞不便宜從寬行勘結局還荒幸甚神廟嘉納焉福建內官高來進到所獲呂宋器械方物傳先監擬票著內庫查收先監奏曰此島夷小醜區區微物著

酌中志卷之七

海山仙館叢書

內庫收恐看得聖朝希罕異物也今此旨宜曰著賊罰庫查收其愼重國體天言如此鎮撫司刑部所監誣誤諸臣內外重犯先監每以上帝好生無知入井為念多方曲存培養聖德遇事即諫草多不存是以潛移默化外廷不盡知也榮昌公主者神廟之嫡長女光廟之姊也會與駙馬楊春元反目春元拂衣歸里神廟怒甚特召先監至御前欲重處內官外官先監奏曰此閹壺小事不宜上動聖心傳聞不便遂擬諭閣臣以為覽東廠事件其不知緣故出某門往固安縣去訖遂俯允施行

及召春元回罰於國子監演禮以懲之此先監調劑之力又不止調護士大夫已也萬曆中年凡正月燈市節司禮監掌印等各購擺設器物書畫手卷冊頁之類進御前一日先監偶購宋人所畫鬼子母揭鉢圖手卷內有楷書金字寶積經鬼子母失子緣由一百六名人題跋甚多元趙孟頫跋云佛以自然勝而用智力者以勉強求西方竺聖設此見靜聖作為自然勝勉強以之覺世抑以見佛道之深不獨有功於名教也而後世人心好善皆賴之云

酌中志卷之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尊之慈容可掬鬼子母之悲煩可憫鉢內之兒以手擦地兩目外注欲出不得出之光景宛然羣魔怪之宛狼狽惡眉目如生種種伎倆繁而不紊必非宋以後人所能贗為者先監曰此卷甚好然且未可進恐萬歲爺疑我諫阻打官人也遂將大學衍義補一部同此手卷著人託王伴讀安轉送東宮說陳矩頂上千歲爺乞睿覽此書暇時并覽此卷蓋於進奉之中已密寓獻替之意云先監極愛左國史漢字學諸書周程張朱諸集菲衣食淡滋味貌雖不甚魁梧音雖啞而不揚然白耳黑齒

雙眸如電昔童時至京大金吾陸炳一見咤異曰此子功名異日不在我下而令名過之萬曆二十六年以秉筆掌東廠三十三年以掌東廠兼司禮監印預卜葬地於香山慈感菴側建一石塔於塚上曰太極鎮山塔堅一石坊於墓道前曰勅葬中使神道六字有石門額其上曰還一仙洞至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辰時在內直房端坐以逝神廟極為悼惜准從仁德門舊寧門由廡下家出元武門至東河邊將暮仍從北上東門西門乾明門西安門出至簿子衙衙宅特傳造立棺如僧家

酌中志卷之七

四 海山仙館叢書

葬法以無湮中正樂善令終之美云賜諭祭九壇祠額日清忠更給護勅備載房地數目皆殊典也文武臨弔送葬者素白塞路壅不能行山陰朱相公磨晉江李相公廷機福清葉相公向高親詣立棺前祭奠其文有云三辰無光長夜不旦其敬慕推崇如此神廟推恩特將掌家常雲陸乾清官管事後掌針工局印管文書官馬鑑師明苗全俱陞暖殿近侍光廟登極復陞常雲隨堂于告先帝陞鑑乾清宮管事先監自秉筆外廷皆不識為何如人至癸卯冬妖書一獄保全善類誠足回天仁

能覆物不知皆感服也語具憂危茲議後紀中及丙午秋七月大審至曹學程一案先監多方挽救極力平反神廟聖孝覽而哀之特命允焉具大審平反語中自此士紳益敬愛之先監每暇即玩味大學衍義補或令左右誦聽乙巳之冬奏進二部請發司禮監重刊先監卒後數年始完惜督刻抄寫者寡昧無識其中頗多舛錯至今沿習未正良可痛也先監最愛周禮恆向左右曰文中子有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又曰我曾見一書內載宋章聖講周禮至典瑞有含玉問云何義講官

酌中志卷之七

五 海山仙館叢書

對曰人臣卒給含玉欲令骨不朽耳章聖曰人臣俱要名不朽何用骨為先監每欲將陳鳳梧所刻周禮合集說考註訓雋照向句解次序勒成一書亦欲奏請重刻而志竟未遂也先監又篤好易萬歷年間偶見坊間售有義經十翼乃慈谿傅文兆所著曰太初易古周易玩辭篇觀變篇觀象篇玩占篇大與舉業不同而推明古易次序上下二篇十翼十篇將三聖易學闡明可愛漢儒費直亂易剖辨無餘蘊且主文王作爻辭之說與周公無涉先監嘗曰揚雄解難魏伯陽參同契劉勰文心

雕龍俱直云伏羲文王曷嘗有一字及周公哉兩漢及梁去古未遠爾輩識之及先監卒後彙臣被常太監雲註誤整頓又先年曾聞開雍顧老師說國子監新刻經史不可不買一部彙臣既抱罪無所事遂購得十三經二十一史日披玩之則周公繫爻辭之說誠始於唐之孔穎達無疑矣史記註則十翼井然前漢志則三古三聖人又三國志高貴鄉公視太學及別史列傳自唐以前都無周公作爻辭之說其孔穎達杜撰費直亂叙不辨已明宋程子以今易作傳朱子以易作本義奈今繩

酌中志卷之七

六 海山仙館叢書

於舉業拘於大全誰敢如傅文兆起而議之者耶易也十翼也周禮也天如假先監數年則表章次第奏刊豈止一大學衍義補而已哉今上聖主右文極矣惜臣下落落無先監之儔也惜哉先監遺像在德勝門裏欽賜會館祠內至今見者多淚落其德望乎人未艾可知先監九歲選入萬歷丁未年卒享壽六十有九共同母弟萬策中壬辰科進士受先監之訓為多歷大金吾陳居恭萬策第四子也諡贈是以及先監之二親焉  
彙臣若愚曰先監雖內臣乎然其才識品望今古希有

自萬厯辛丑樂臣選入得侍左右未嘗見疾言遽色體雖清癯若不勝衣其處大事決大疑羽翼忠良仰企君德即責育之勇雷霆之威不少易者性不好飲酒凡飲稍暇即鼓琴歌詩或跏趺靜坐自皇華紀實之外有香山記遊閩中紀述惜未刻也至於聲名貨利了無所好聚蓄書畫玩好之類嘉靖庚戌之變口蒲都城高太監忠披堅執銳扞禦者勞先監是時二十歲矣目擊心慕是以有志經濟每留心於國家歲計出入應改折者應獨賑者時密奏節縮以蘇民困更留心於邊塞衝險士

附中志卷之七

七 海山仙館叢書

馬登耗會審妖書會與大司寇蕭公大亨相談蕭久歷塞上極為敬服萬厯乙巳冬遼東撫鎮護招徠流民為功遂將鴨綠江以西寬奠以東張其哈喇佃子地方數百里棄之於口口先監聞之心頗不平惟仰屋竊嘆已耳見遼左棄地語中至虛大司禮受掌印時其掌家王朝弼即今之王朝應者潛差張書紳等往撫順做買賣七宗惱恨之書人言嘖嘖章滿公市恭原委根因盧原不知由應朝私遣也天下事尚可言哉樂臣曾見嘉靖年間詞臣葉君用御所著書曰雲岡選稿內載奉使朝

鮮回條奏邊事明悉議開海運復舊遼陽則糧可直達開原城西老未濶開原與廣寧相近聲息可通守邊最易樂臣十餘歲便隨先將軍宦遼陽萬三年其地理邊務民情風俗至今尚存胸臆間思其土地瀕海難傍邊牆則偵哨獨不可加意乎萑葦蔓衍而屯田車陣強弩騎射火器獨不能以正兵為奇兵而守禦乎五年滅口雖袁督師一言自誤然而無米之炊恐又煩局中者費籌策也全遼已矣痛向未復又何有乎棄地何有乎舊遼陽哉西而薊門戚帥繼光之條制盡弛春秋兩班脩

附中志卷之七

八 海山仙館叢書

築恐不無鹵莽塞責也再西而宣而陝以類推之恐山西更甚總之皆虛罷置處處待哺或不甚懸絕也回想我太祖開國時有河套有東勝有開平有大寧有舊遼陽是何等幅員何等強盛唐李勣有言神堯以一旅取天下今不能以天下取河北豈不痛哉樂臣幽繫圍扉席藁待斃回想先監觸目傷心祇空抱杞人之憂向誰酒英雄之淚如九廟之靈憐鑿若愚血誠願於伏法之後遊魂為變誓作厲鬼俾敵之金鼓無聲而我之敵愾增壯斯生雖無益於時而志或可酬於冥路即所

以上報國恩下雪父耻也曩臣非敢於談兵喜事之人  
又非敢輕洩省中之語惟念以羊易牛非胡齡何以彰  
主心之仁而楚王太子之賢須鍾儀始達於晉是以虛  
列於首不憚疊疊

酌中志卷之七

九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七終

南海譚榮校

酌中志 卷八

酌中志卷之八

兩朝椒難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光廟自元配孝元貞皇后郭老娘娘會誕公主未育外  
有孝和皇后王老娘娘誕先帝卽封才人者也又今上  
本生聖母賢妃劉老娘娘卽孝純皇后也又傳老娘娘  
卽懿妃誕六公主七公主又西李老娘娘卽誕生八公  
主後因公主選婚時始封康妃者也東李老娘娘卽莊  
妃賢而無出又有趙選侍未得封號極與逆賢客氏不  
合先帝卽位之後矯旨逼縊殺之當臨命之際將光廟

酌中志卷之八

一  
海山仙館叢書

賜過首飾金珠之類列於案棹之上沐浴禮佛西向遙  
拜痛哭良久從容投縵至今尙以官人殮無人肯爲申  
雪客魏仍矯旨將名下答應近侍王亮等數人各加酷  
責降發南京今見存可問也光廟莊妃東李老娘娘性  
仁慈寬儉簡重寡言儼若五六十歲宮中多感頌之名  
位素在西李老娘娘前及奉先帝聖旨撫視今上凡起  
居食息責內外執事愛護關切勝於親生者也凡願養  
聖躬勤於學問雖皆由天縱然誘掖獎勵蓋莊妃老娘  
娘亦間有力焉承奉徐應元者逆賢之同官徐文輔之

四六七

老叔先為承奉副後將承奉正張忠退斥而應元為承奉正王文政為承奉副應元既倚逆賢借勢驕蹇每叩見時或揚揚自得或咎詈左右無所忌莊妃老娘娘為人謹重寡言負氣憤鬱遂致病薨彼時逆賢法正嚴急宮中間有知是應元氣薨不敢洩是以應元在鳳陽病死人多快之光廟臨御未久三官未備痛哉先帝后中宮張老娘娘即懿安皇后也河南生員張國紀之女天啟元年夏大婚禮成之後客氏憚后賢明遂於宮中捏言后非國紀之女云是重犯孫二之女也其年秋臺臣

酌中志卷之八 二 海山仙館叢書

游士任以募兵之差已陞辭瀕行特上疏力劾客氏蓋首犯克鋒之第一人故乙丑緹騎之逮亦首及士任也客氏甚恨之天啟三年張娘娘覺孕客氏逆賢乃逐去官人之異已者故托不更事之官人答應一日張娘娘偶腰痛受褻過度竟損元子睿胎東宮王娘娘京師人西宮段娘娘南直人俱無出裕妃張娘娘者已有身鋪宮膺冊妃禮異逾期久不乳且有違言客氏逆賢恚其異已於先帝前力譖之仍矯旨將宮人內官俱逐於外絕其水火獨將妃封閉宮牆之內無所飲食經數日後

天雨尚力疾匍匐於唐番之次伏啗雨水數日氣絕官門外看守官人回話奏知先帝將妃革封號如官人例焚化於淨樂堂至今上登極始復封改葬如禮云成妃李娘娘者天啟四年二月三十日誕生二公主是日地大震其後公主薨值中宮張娘娘偶病范娘娘即慧妃封皇貴妃者復失寵任娘娘即容妃封皇貴妃尙未誕生皇第三子時李娘娘間侍先帝寢偶暗為范娘娘乞憐客魏偵知之遂矯旨革封絕食飲欲如處裕妃故事仍將內府供用庫管理內官李謙以為成妃用事人也

酌中志卷之八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即降發南海子錐矯自殺之先時成妃見裕妃生生餓死遂平居時凡欄瓦磚縫之中多暗蓄食物至此暗得竊食數日幸客氏逆賢怒少懈始退斥為官人遷於乾西某所居住僅僅得幸存至今上登極特復其封號養膳居於慈慶宮之某宮此外馮貴人等或絕食勒死或乘其微疾而暗害之總因偶有違言誤觸客魏所忌而置之死也在先帝亦未如之何也已矣誰秉內政而忍令至此極也嗚呼

酌中志卷之八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九

正監蒙難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故司禮監掌印太監王公諱安字允逸號寧字直隸保定府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內書堂讀書撥司禮監為掌印馮太監保名下已故秉筆曾任承天監守備太監杜茂照管村陝西人耿介好學監少之時讀書習做多玩嬉不勤苦杜將監坐於椽上用繩縛監股於桌之兩脚或書做不中程即以夏楚從事其嚴督如此及馮籍沒後監以年幼未經退斥蓋張宏輩羽翼庇護之

酌中志卷之九

海山仙館叢書

也神廟二十年後廉知監學問優博性孤介又有先監矩密薦遂於光廟末薦冊立之前御點為皇長子伴讀光廟之乳媪姓曾直隸人也光廟升遐發引後神主虞祭回進德勝門曾氏長跪路傍伏塵號痛時禮臣周道登等大金吾駱思恭等感嘆之見吏科侯震賜疏光廟生母恭妃王老娘娘居景陽宮是以母子同住曾氏毫無怠肆光廟若離曾氏即出宮不入矣萬曆二十九年春光廟移居慈慶宮從此母子睽隔不相見惟監擁護保衛之功為多及是年十月十五日光廟將冊立後神

廟點徐文兆為典聖局郎韓本用為紀事吳進忠為典

聖局寫字鄒義王安李實等伴讀盧進為典膳張忠劉忠劉朝等各為典兵等局官陳應科王輔等為近侍及光廟大婚禮後講讀漸稀佞臣王輔劉朝等日以鼓樂毬馬弓矢導引獻諛甚而私向外廷指稱令旨以囑託事情初徐文兆與典兵張忠相爭光廟奏聞神廟震怒俱降做淨軍鑿鎖皇貴妃鄭娘娘再三懇赦後知其曲在張不在徐遂復原職而張忠遇赦不赦至四十八年七月始釋竟以病廢此張忠非承奉張忠也而徐文兆

酌中志卷之九

海山仙館叢書

盧進皆年老病卒先是萬曆四十幾年王輔有罪被束廠盧太監受奏神廟下輔法司獄輔在獄中益狂肆不悅復將所使小厮打死夜沉於井事發問絞至天啟六年王體乾奉旨五年大審逆賢力救出之後陞天壽山定陵簽書改姓馬蓋輔亦監之例也所以逆賢臭味同焉初光廟在青宮時偶官人王秋榮縊死監執欲管奏神廟而鄒義等恐滋事端遂以病故奏聞於是光廟每憚監嚴直優禮雖加而心疎畏之乙卯五月挺擊時光廟令旨稱本官云 監視草也神廟賜光廟銀數千兩



以慰之始陞監玉帶監是時已久謝病家居凡年節冬至千秋等節或入宮叩見一日半日而已近侍魏朝施大用等皆監名下也朝後改名王國陞管事掌兵仗局印天啟元年為逆賢所害施大用素占風望氣善躲閃得苟存監既萬歷年間頰仕門養病時沈酣典籍無書不窺每寫扇送相知士大夫而門多正人凡事多效法先監之所為先監形不魁梧而耳白過而兩目如曙星潤口黑齒然聲甚啞十步之外人不能聞監頗效其啞蓋拘於惜氣養生之術又以為先監之賢在皋陶之瘖

酌中志卷之九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也人多以此少之光廟登極監匡輔秉政凡潛邸著勞者各營求美印監惟掌巾帽局一印而納約自屨知無不言八月初六日周朝瑞疏言慎初三要光廟震怒欲囚金花銀兩杖朝瑞賴監力救得降調光廟孝養神廟皇貴妃鄭老娘娘於慈慶宮及保全久事神廟管事牌子魏學顏胡進常雲等各贈秩子告及發內帑助邊起鄒元標王德元等議與大正一月之間善政種種皆監獨力贊導之也監為人清癯多病後服人參始漸腴然不甚強壯凡隨侍先帝朝講皆賴人扶掖始行初移宮

時亦曾聽魏朝之言曲救逆賢之命見客魏始末語中監白哲兩目炯炯素與文書房金太監忠契厚金所刊御世仁風列監名焉逆賢擅政之日此書人皆不敢蓄後金亦蒙今上眷注陞秉筆御用監印金性寬緩而監性下急然同年契愛無踰兩人者先帝登極月餘客氏寵伊始會欽賜客氏人參一袋約重二三十觔逆賢即攘奪抱赴監直房日天賜富貴叩獻作湯用其趨附諛諛如此監自泰昌元年八月至天啟元年五月其直房先在乾清門裏之西南廊後遷住於隆道閣西小房每

酌中志卷之九

四 海山仙館叢書

稱病靜坐會蒙先帝御書輔朕為仁明之主七字於扇以賜之不常在御前或有事但攬拽一至而已凡有文書皆趙恩張永齡等呈稟監不開口明說止於膝上或案上用右手食指作畫字寫字形或眼語頤指非久侍者不能通其意間不能會意而致怒遭責者比比也初監作伴讀時杜任承天守備叔姪會失和先監每調劑之及監侍先帝奏薦杜某舊人多學陞秉筆未久任以老病卒又謀欲於留都改葬馮太監骸骨未果而罹禍焉監性雖峭直嚴急然頗樂道人善凡有寸長者皆不

忍淚天啟元年三月初興光廟陵工大工秉筆高公諱  
時明者掌內官監印恐不勝任而辭印之第三疏有曰  
微臣局量已盈做車難以任重云監擊節賞之日破  
車硬著好路兒化得妙此誰筆也高公曰本監寫字劉  
時泰也曩臣原名時泰避光廟年號改此監日名下果  
無虛士老公宜厚遇之高公至直房隨喚曩臣慰勉以  
銀兩錢幣旌之且顧左右曰怎得滿皇城官人多好學  
讀書如劉長官我方喜也又先監矩於萬曆乙巳冬奏  
請神廟重刊大學衍義補至卒後十餘年始刊完曩臣

酌中志卷之九

五

海山仙館叢書

曾具草募化同會之人捐資印造焚化一部以慰泉下  
供安一部以示永久其單前弁言乃己未年罪中語監  
後見而愛之遂留置之案側凡夙望多學如邊靜寧趙  
思諸人間指示之曰此我輩中有志懷本人也其獎誘  
後人如此監於天啟元年五月得告隨奉旨著掌司禮  
監印乃跳遊西山辭不即赴其疏有云臣願領罪不領  
官等語蓋一腔忠憤氣稍不平致小人乘隙攘其印而  
阻於內又有邪人建議於外而阻其出仍復構謀陷害  
以畢其命方遊賢欲下手殺監尚懷前救命恩猶豫未

忍時王體乾急欲掌印遂以危言動客氏客氏密語  
賢曰外邊或有人救他聖心若一回你我比西李何如  
終吃他虧賢意始決遂降監南海子淨軍即陸劉朝南  
海子總提督令代宋太監晉以宋長者不忍殺監而朝  
敢任之亦以胡平素與監不合也朝到任之後遂禁其  
家人絕其飲食今日改調某團明日改調某舖漸漸危  
迫一二村民不忍監餓或暗餉一糕一餅者即痛遠斥  
之監饑甚自於籬落間搗創蘿蔔袖藏於夜半竊食之  
又數日不死朝欲微容魏之喜遂密授意於下手者撲

酌中志卷之九

六

海山仙館叢書

而縊殺之備見崇禎元年十二月內曹太監化淳等參  
丁紹等疏中初監奉有掌司禮監印之旨也原擬疏辭  
再奉溫旨即出不意科臣霍維華有疏規刺監以抄揭  
差名下曹公見高公是時高公已居林下頗為谷嗟然  
已無可奈何又經累熊廷弼再起赴遊雅敬重監及都  
憲鄒元標等後聞監亡咸為之流涕悼惜也監受窘未  
卒之先秋雨霖霖霏微慘黯天日無光怒風悲號高公  
徐步簷前仰天嘆息曰王老爺難矣又數日復密向曩  
臣曰我夢王老爺青衣小帽來見默而不言其必西歸

乎主僕私語淚不覺盈盈下恐人見隨拭之勳臣得舊唐書列傳讀之有張柬之等五人不得令終狀誦與高聽又至別譜有曰天地為籠去將安所更心如刺促收之不忍聽焉至翌日聞監果死矣時辛酉九月二十四日也其名下惠公進皋曹公化淳王公裕民楊公春張公若愚等皆重責酷刑備至凡發南京者盡則整頓夜則打更曹公等數人先在北京更鼓房打更不數月亦發南京又文書房趙恩數人張永齡寫字史輔民皆監之經理本章者及監掌家張和等俱被逆賢害死嗚呼

酌中志卷之九

七 海山仙館叢書

惜哉監之為人也器宇嚴毅鶴立昂霄始惑魏朝之言力救逆賢之命而認賊為子誤中妖媼之詭遂為所圖視王體乾為道義友卒攘其位而斃其命世事糾紛轉誠有出於意料外真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當辛酉五月初高公最先告病候旨詣河邊直房監尙在官會具密奏薦留高公內引云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句高公力止之若此奏會上則高公必繼監受善豈能至今日哉自光廟龍眷西李老娘娘遠在東李傅兩位老娘娘之上監恆不憚見西李老娘娘未嘗

叩也西李老娘娘下用事之李進忠姚進忠劉遜劉尙禮姜昇等諸人招權納賄無所不至既移官之後便該以正義尊崇神廟昭祀劉老娘娘俾先帝朔望朝謁盡承重之禮凡有應議之事間有奏請一一施行之亟屏退客氏於外而制馭逆賢優以金帛隆其虛銜可也乃西李既退而客氏炎炎體乾縮胸而逆賢日盛誰作厲階毒痛中外哉於此見監讀書極博品極高守極介性極骨鯁有大臣風其實於經國之體圖事之機會不無疎漏蓋有未能盡善者焉悲夫痛哉當今之世能再得

酌中志卷之九

八 海山仙館叢書

憐才勉學之人如監者誰耶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非天哉今上登極後卽霽恩卹崇禎二年夏曹太監化淳等復具疏催部覆改祠額名復蒙聖恩賜祠額曰昭忠為後世榮也監廣交遊善習易靈濟宮西有布鋪一處歲出息若干各處房租又若干是以雖處青宮冷局二十餘年而財用充裕未嘗乏也監又善書好奕奕或輪則必詭著以求勝方已又矜滿孤立十急馭下頗為知道脫俗者惜之是以知其涵養尙未純粹如先監矩也或亦各成其是而已矣

一五八一 五卷作日 五卷 2 片 夕

酌中志卷之十

逆賢亂政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王體乾既掌司禮監印逆賢既竊柄遂陞梁棟諸棟史  
賓裴昇張文元為秉筆而殺王太監安復驅逐原選熹  
廟張后之劉克敬於鳳陽而亦矯旨殺之擯斥掌東廠  
之沈蔭而與宋晉驅逐大臣王紀滿朝薦鍾羽正等詞  
臣文震孟等建言劉宗周王心一等託心腹掌班劉榮  
結交關巨沈淮導上於武暗通線索設立內探差劉朝  
胡良輔紀用等往山海關送器械實所以開內鎮守之

酌中志卷之十

海山仙館叢書

基也巧留客氏於內箱制宮宦先殺光廟之趙選侍後  
殺熹廟之徐妃貴人等如刈草菅又革成妃李娘娘之  
封絕食幾死夫以刑餘賤品而專擅無忌悖逆兇殘如  
此名之曰遊不亦宜乎又導引先帝在官中習放鳥銃  
天啟元年失記月日有御前煖閣王進在先帝前放銃  
銃炸將進左手打得無蹤幾危聖駕改隕王進天師菴  
草場貼場四年六月十五日午時南方有五色雲起一  
段鮮明良久漸散靈臺占曰是為景雲此喜色也又曰  
文士入用七月六科廊災五年二月內視太學遊賢王

酌中志卷之九

九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九終

南海譚瑩校

體乾擅收儀注凡賜坐大臣不得賜茶遍先帝速還官  
至五月十八日祭方澤壇回即幸西苑本日申時後中  
宮張娘娘已回宮客氏同逆賢其在橋北淺水處大舟  
上飲酒樂甚先帝與體乾名下高永壽逆賢名下劉思  
源皆十七八歲小瑞在橋北水最深處泛小舟蕩漾上  
身自刺船二瑞佐之和顧歡笑若登仙然忽風起舟覆  
二瑞與上俱墮水船上金大壺酒具盡沒當時兩岸驚  
譁皆無人色逆賢客氏手足無措逆賢亦自投水然遠  
不濟事最先奔趨入水救先帝聖駕者管事談敬等也

酌中志卷之十

海山仙館叢書

高劉二暨子皆淹死後贈陞乾清宮管事本年七月十  
五日逆賢親赴大高元殿作法會禮放河燈追薦之  
蓋擅權淫縱者逆賢而秉筆掌印者體乾也九月先帝  
賜忠賢客氏各金印一顆方二寸餘四爪龍鈕玉筋篆  
文印九字三行曰欽賜額命元臣忠賢印曰欽賜奉聖  
夫人客氏印每顆金重凡二百兩鑄刻者御用監也篆  
字者中書也錢金龍印盒內官監也先是萬曆年間  
乾清宮坤寧宮災皇后之宮被焚及四十二年福藩之  
國中宮例有與王妣戒諭一道須用寶鈐識垂之久遠

神廟軫念匱乏命御用監以梨木雕刻代用之模篆者  
中書謝稷也終孝端顯皇后世中官寶竟未補是時體  
乾頓忘之耶今談逆賢乳媪而屑越浪賞殊可惜焉又  
天啟六年夏體乾等奉勅到司大熱審忍悖祖宗欽卹  
之意重答戚臣李承恩五十以博逆賢一笑其開廷杖  
之端令重打萬工部燎吳御史裕中斃於杖下皆眾耳  
眾目所共曉者至於逆賢下之掌家王朝用係體乾結  
義契厚同年兄弟所以逆賢擅政而體乾安二十四款  
等疏上而逆賢安及逆賢事敗籍沒其無辜株陷者比

酌中志卷之十

海山仙館叢書

比而朝用復安無非彼此庇護網漏吞舟是之謂已按  
南樂相公之通內也實自天啟四年十月初一日享太  
廟遲誤被臺省參劾遂生生逼上陽關路始與逆賢通  
焉凡有書札皆用閣揭摺子親筆行書外貼南紅紙簽  
題日內閣家報釘封鈐日魏廣微印送至惜薪司掌家  
王朝用朝用仍外加封識畫花押差心腹官人賫送逆  
賢直房係李朝欽收掌而李承貞石元雅涂文輔念與  
逆賢聽各命家下官人照將姓名抄小楷摺子藏於袖  
中崔呈秀之通內也始自呈秀之舊居停許秉發導引

凡有字帖及點將錄同志錄天鑒錄俱將原本付朝欽收掌而永貞元雅文輔亦各命照抄小楷摺子藏於袖中每日早齊付逆賢直房按名回話今日陞官本內有無摺子姓名參官本內有無札子姓名而簡舉罔敢異同其永貞之札則崇臣所代抄謄者也是以目擊最真蓋傳遞線索捷如桴鼓秉彝係元雅字家內官監管理大工催攬各省大木者也朝用以逆賢掌家帶御乾清宮管事凡永貞元雅文輔及劉應坤王朝輔孫進等每日見朝即叩頭稱老叔其姪王永祿亦駟蔭至都督

酌中志卷之十

四

海山仙館叢書

同知則勢微可知也逆賢奢侈性成服色僭制出外戴束髮冠端陽懸珍珠牌總而內織染局之擘印齊良臣及南京內守備楊國瑞等劉文耀胡良輔胡濱等各代為繡造或裏衣袂褲而金線蟒龍或方補戎衣而蒼龍頭角較藩王止欠一爪比御服僅讓括黃至於按節令應景製造更從古以來所未有者而晏然服飾恬不為異且性合饗善飲啗尤好噉犬肉乘筆涂文輔管事劉忠每自鄉間烹來於乾清宮大殿內以享逆賢既飽飲令其眾名下手奪口噉須臾立盡以為笑樂說者曰殿

內有神明逆賢了不畏懼其恣肆傲誕如此目中知有朝廷乎逆賢罪罄竹難書茲聊記其亂政之畧若此耳

酌中志卷之十

五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十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一

外廷線索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天啟四年三月十九日科臣傅樾參汪文言既逮詔獄罪不可測計無所出至五月二十九日憲臣楊漣參逆賢二十四罪之疏上矣奉聖夫人客氏者先帝之乳媪也久與逆賢私司禮監掌印王體乾柔佞貪狼實黨附逆賢之元兇戎首賊害椒紳之主盟國老也與客氏日在御前贊逆賢巧法庇護軟語乞憐而秉筆李永貞等復幫助之凡文武大小七十餘疏概置不聽賢既得瓦

酌中志卷之十一

海山仙館叢書

全便從此改心放手為惡無所忌憚實楊公此疏激成之也其後將體乾名下李晉陞秉筆田玉陞正陽等門提督李永貞掌巾帽局印石元雅掌針工局印涂文輔掌御馬監印而文書房之王敏政李守質楊國瑞等各賞有差皆酬保安之勞賢之賞掌班紀用及劉應坤復差往遼東亦所以酬之也崑山顧相公等因楊公疏有門生閣老字樣嗔之南樂魏相公於是年孟冬之朔又失誤享廟大典遂與外廷大相水火乃以已意用墨筆間點縉紳便覽一册極重者三點次者二點又次者一

點閣部詞林葉向高韓爌等何如龍錢謙益成基命終昌期姚希孟陳子壯侯恪趙南星高攀龍楊漣左光斗魏大中黃尊素周宗建李應昇等約六七十員密付逆賢皆目為邪黨託逆賢於御前借事擯斥而崑山居然首揆矣體乾倡言開廷杖時原欲杖林御史汝翁以危福清林逃未獲偶值皇第三子薨逝之變工部郎萬燦適遭其毒批此本者李永貞從與御筆改此票者體乾阿逆賢也天啟五年十二月又杖斃吳御史裕中凡在午門前喝令重打屢換人尙嫌輕者體乾輩也初贊崔

酌中志卷之十一

海山仙館叢書

呈秀傳遞線索者許秉義也其年十二月復逮汪文言至五年春興大工後逆賢指稱看工催工名色無日不與呈秀面會即屏人密語移時方散或授受害人性名如天鑿等錄之類逆賢奉為聖書心甚悅之以為崔家疼我贊我設法報仇出氣也一時捏詞獻談入告者梁夢環李魯生曹欽程等也五日一比追贓之嚴旨四六駢儷之温旨皆崑山等所稟擬也閣中俱有底簿可攷中書官可證也凡逆子良卿之獎勅誥券文皆內閣詞臣撰擬用紅掩面揭奏亦閣中有底簿可攷也凡內府

衙門及閣擬票一應中旨創草者王體乾李永貞涂文輔也甲子之冬南樂魏相公既手點縉紳便覽一本又手寫所欲起用之人黃克纘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華阮大鍼等五六十員各加三圈二圈不等密付逆賢目爲正人陸續點用至乙丑之後崔呈秀密付逆賢之天鑒錄者首列東林渠魁葉向高韓爌孫承宗劉一燝趙南星楊漣惠世揚高攀龍左光斗孫居相李邦華喬允升王洽曹於汴李騰芳錢謙益姚希孟等次列東林脅從孫鼎相徐良彥熊朋遇沈維炳熊奮渭侯恪

酌中志卷之十一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等其後又列真心爲國不附東林顧謙謙魏廣微王紹徽馮銓王永光霍維華徐大化周應秋薛貞崔呈秀閻鳴泰王在晉楊維垣卓邁倪文煥李魯生吳淳夫孫國楨劉廷元元詩教等若干人同志錄者首列輔臣詞林部院諸臣卿寺則陳宗器韓繼思易應昌張潑等臺官則黃尊素李應昇劉芳張惟善惠世揚房可壯章允儒劉宏化蔣允儀游士任侯惻等部郎常博則賈煥今改名世壽張光前孫必顯汪如亨等藩臬俱失記任子贊郎武弁則趙隆美許念敬張念堂印張懋忠等若干人

最狠最重者三圈次者二圈輕一圈也點將錄者首曰天罡星托塔天王李三才及時雨葉向高浪子錢謙益聖手書生文震孟白面郎君鄭霹靂火惠世揚鼓上早汪文言大刀楊漣智多星繆昌期等共三十六人地煞星神機軍師顧大章旱地忽律游士任等共七十二人原不曾詳開姓名計魏廣微點的便覽該處的並親筆所寫該用的黃克纘等六七十人即付永貞元雅亦輔抄小楷摺子又崔呈秀遞入點將錄天鑒錄同志錄並東林姓名共四箇摺子只永貞元雅文輔三人各袖

酌中志卷之十一

四 海山仙館叢書

藏一分御前傳出削處某人人多驚訝以爲聖上怎就知道某係邪黨某係門戶某係能廷弼嗣家某係劉鐸宗族某係程註之子以爲是東廠密奏事其後年月漸久逆賢李朝欽及李石涂亦不甚避人凡行一事即公然曰某係某錄某摺有名各家官人始知所由來體乾永貞等身在事中與臣亦自學耳聞最悉恨彼時不會設法暗抄下全名爲今日印證耳自逆賢擅政從來先帝中旨非由一路而至如關靡見長如寶璽呈祥如元兇已放如遼東復內臣鎮守如處各省考官之類則竟



山南樂稿也如朕方云而曰云以擠去兩樂如纂修三案引祖宗設立紅牌一節皆崔星秀等稿也如先日祭江文言及濟蒲州之去拒高陽之朝皆崑山謀首輔之線索南樂擬高陽之狼藉也譬之鑽未至而鑰已密入捷如枹鼓外廷何用而知耶天啟六年春諫止內官鎮守者貴池丁相公有單疏力言不可以為分將吏之精神害一掣戰守之肘害二文武相害陰喚鼓噪害三維清兵清餉一利查功查罪一利然關門之計不過一言申嚴軍法而已我大祖禁內臣不得典兵世祖罷

酌中志卷之十一

五 海山仙館叢書

除鎮守等語而體乾逆賢憎之遂奏請先帝留中不報凡留中之本各有白套裝盛寫職名詳註年月於外收於御前大堅櫃內天啟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先帝賓天二十三日聞御前燒毀字紙甚多想同時一概焚之矣各人或有疏草也涿州馮相公票擬樞臣王承光覆差內臣鎮守疏時亦曾具揭力諫然非特疏知貴池所奏也凡彼時閣中送票者文書房李守質楊國瑞王敏政程國植等捧匣者侯保山馬昇張完赤等也每至閣中

有話硬傳全無做禮輔臣之體初南樂欲專政遂於告

病之際求逆賢密奏先帝特諭分票商量又引世廟時必不敢如此等語又托逆賢請先帝照神廟時故事用一筆勾法將門戶之人按所點便覽勾去此事皆李魯生造謀也至於呂維祺張宗衡皆不與南樂同心也又吏部文選司謝陞起用到京見光景不好遂勉完一選潔身勇退且以書勸南樂停止中旨大拂南樂逆賢之意李魯生是以有旨不從中出而何出哉之疏也又史記事黃汝良亦各有書以大義責南樂咸拒而不納也此三事永貞於逆賢處見過原書愛其辭氣伸到直房

酌中志卷之十一

六 海山仙館叢書

會著彙臣抄謄皆實事也乙丑春闈崑山南樂人場主試於二月十五日前後南都臺臣楊棟朝有本糾參王之臣先是南樂所寫欲起用五六十人之內惟之臣姓名有四圈餘者一二三圈而已逆賢力奏先帝遂口傳特留此實從來異政緣之臣邊才不易得也又萬曆丙辰進士劉鐸江右名士博學善書廷試日偶飲酒過常將試卷多為踰格排列不下讀卷諸臣銜名遂失鼎甲人多惜之歷任刑部郎中天啟乙丑秋陞揚州知府其在京時曾與梅檀寺矮僧本福往來僧求鐸寫扇數把

適未印圖書後差家人持圖書到本福處於扇上補用而廣東歐陽暉者亦久與本福來往偶到寺用拜帖紙寫詩三百內多怨望失平語鐸僕不解字樣本福將鐸圖書鈔暉詩紙尾粘之屋壁被錦衣衛人偵知揭詩參鐸會倪御史文煥等憚鐸在揚嚴問遂托崔呈秀喚逆賢矯旨逮鐸到獄後詳詩句內有彈射逐臣等字樣鐸係遷陞官大不類始知圖書雖鐸姓名而詩則歐陽暉作也遂復逮師面質與鐸無干得復任初鐸繫獄時見戚臣李承恩擬辟丙寅熱審又被王體乾狠打五十心

酌中志卷之十一

七 海山仙館叢書

竊憐之密與方御史震孺極力營救益觸逆賢之怒時巡撫管把各應選者王體乾之姪婿也與提督張體乾復巧砌羅織成獄刑部尙書薛貞將鐸責二十五板按訊既祖父母律立決於市今上崇禎元年夏張體乾各應選俱正法二年秋後倪文煥決於西市四年九月薛貞煥亡於獄中外始快其報云

酌中志卷之十一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二

各家經管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王體乾名下管文書官人薛光祚天壽山某陵掌印今閒住田王曾任文書房閒住逆賢感之起陞爲正陽門提督天啟七年十一月陞秉筆今閒住趙本政曾任乾清宮管事掌尙衣監印日在御前後爲李永貞所忌差往高橋督修闕帝廟工程今上登極復管事閒住劉文忠曾任文書房閒住又任大同監視謫南京後爲民已上三人俱文書房掌文書寫字出身李晉正陽門提督

酌中志卷之十二

一 海山仙館叢書

天啟四年夏逆賢陞晉秉筆閒住並田玉等三人俱於崇禎十二年籍沒體乾時株連下刑部獄坐斬十三年冬體乾煥死十四年夏晉等四人遇赦俱改充軍本政已斷葷酒飯依釋氏居然一頭陀也何失其名陳失其名馬號文軒失其名鮑永吉曾任暖殿退出因籍沒體乾時馬鮑二人進東廠俱督廠李太監承芳刑斃於獄其司禮監名下則用雜童曾任典簿護送桂藩之國今閒住樊秉忠張思素若干人也凡有在先帝御前牌子如高永壽任昇等不備載也

逆賢下管文書房念本章念東廠事件寫各邊諭帖等項官人劉榮曾任兵仗局管理在局居住今故苗全曾任李太監浚及先監矩後任懋勤殿暖殿宮內教書又侍宋太監晉劉文正今故紀用曾任遼東鎮守錫州蘇雄原係文書房掌文書出身今故陳福壽原係文書房出身掌文書在鐵獅子衛衙住夏鑑曾任宮內教書入門日淺遠不及蘇陳二人也李朝欽今故裴有聲降發南京今為民李失其名別號秀才馬陞原是文書房捧匣出身別號馬長子曾任惜薪司總理今發南京改為

酌中志卷之十二

海山仙館叢書

民諸鬻子江西人失其名其司禮監名下則趙秉彝金良輔孟忠劉應坤石元雅涂文輔孫暹王朝輔楊國瑞蘇應宜邱洪緒李守貞李應詔劉興等若干人其在先帝御前做官掌各衙門印及外方鎮守者俱畧載在逆賢羽翼款中梁棟下管文書官人趙奉馮失其名司禮監名下翟國楨等若干人也李永貞下管文書官人孫光祚原文書房寫手出身今侍王公文政吳有兆曾任乾清宮牌子今故劉若愚今

繫獄擬斬後蒙改絞今在獄丁紹呂內官監管理大工領勅有名今侍司禮監掌印高公時明賈如皋等俱曾與若愚打發永貞批文書或教輪流抄謄之役者也其掌家則王成德崇禎元年六月追贓罪降更鼓房淨軍今故

石元雅下掌家許秉務曾任內官監管理天啟七年冬降淨軍發鳳陽陳應祥號雲麓今見侍東廠王公允祚今陞乾清宮管事黃國祥曾任文書房閒住故餘不知姓名

酌中志卷之十二

海山仙館叢書

涂文輔下管文書官人劉秉德曾任煖殿今退出張國寧曾任管櫃子近侍今侍金公忠殷良弼曾任宮內教書今侍掌印高公時明故餘尚二三人不記姓名也凡點將等三錄有名或密帖有名之人遇陞官或參官本內有名者則自乾清宮大殿內發下片紙各直房官人即於進士履歷及縉紳便覽查寫是誰門生父是誰那里人那科出身抄帖回報以聽施行一日欲處錢受益以為錢謙益之昆仲也又一日欲處黃願素以為黃尊素之昆仲也各直房執事之人細查籍貫父母姓名逆

賢始知其不相干方已凡每日票本奏下各秉筆分到直房即管文書者打發本管公公一本一本照閣中原票用硃筆騰批事畢奏過纔打發此係皇祖以來累朝舊制非止今日一家一人如此也自李朝欽裴行聲涂文輔馬陞丁紹呂賈如泉許秉燮陳應祥殷良弼諸人俱於各直房會見過甲子冬魏廣徵黑筆所點緝紳便覽及親筆所寫應起用黃克纘等六七十姓名並乙丑之後崔呈秀所逮東林姓名天鑿錄點將錄同志錄各摺子姓名者也其摺五六種俱永貞臥房內收非若愚

酌中志卷之十二

四 海山仙館叢書

等掌管也如諸摺子姓名並墨筆所點緝紳便覽果出自永貞若愚捏造便駢首所甘但實自外廷遞入若愚以猜防疎斥之人効輪流抄謄賤役始則懸坐曰主使後復懸坐曰加功至崇禎十四年春遇皇恩大赦於大理寺會審明明白白蒙內閣范註若愚有詞復遺落姓名不獲反將撤潑狼罵之石騰為首打潑放刀恣肆混鬧之申得忠增入此二人者似皆不曾註有詞者也乃俱狡潑得生可謂有天口王法也耶

酌中志卷之十二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三

本章經手次第

明宦官劉若愚撰

凡每日通政司使封本到文書房回知該正公公即付掌文書周近侍進朝等拆開口占註語畧節旁有寫手一人執筆草稿文書畢連本付捧匣者如侯保山李黑子張大漢等失其名請本至乾清宮大殿內付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分投互看凡有要緊處即鈐潤一寸許白紙條復於本上下空紙處用指甲捏一痕有應關白逆賢者永貞三人爭先朗誦體乾助為

酌中志卷之十三

一 海山仙館叢書

講解逆賢聽畢公同商量區處商樂相公及崔呈秀等密遞姓名著數行事每日閣中封來票本亦文書房拆開呈體乾等分投互看如不合逆賢意應改者及內有錯字或稱頌逆賢該出溫旨者亦各鈐紙條捏痕為記每日中後會極門接實封文書文書房轉呈體乾等亦先於大殿拆開如有前項密遞姓名亦鈐紙條捏痕為記以便次早奏請施行除體乾等五人絕無敢擅捏痕鈐紙條者其紙條於傳票改票時除去而指痕之本今尚存各科也已上通本票本乃畫開事惟會極門

封本雖衆官大殿內看過尙恐未遍未詳捧匣者又自  
日暮爲始先到日精門體乾直房次到西南撤角逆賢  
直房次過月華門到梁棟直房到石元雅直房到涂文  
輔直房次再過仁蕩門到李永貞直房各家都有經管  
文書識字官人如若愚之類者立於案傍一本一本打  
發各家本管公公細查看或延至二更三更始完惟在  
文書多寡何如捧匣者宮中亦有直房一間每日晚間  
膳房例給酒食供給每夜文書看完方由仁德門縫叫  
應門外官人將門縫拭淨裏外各執燈籠查數遞出呈

酌中志卷之十三

二 海山仙館叢書

文書房該班衆公公看過仍交與掌文書周近侍等并  
寫手官人從新燈下開寫停當於五更攢點頭次官開  
後都將是日早事應奏文書捧至日精門體乾直房復  
加查看通本若干批紅該發若干比至天將明仍復全  
到是日該正秉筆直房亦查看一周每晨奏先帝覽文  
書時逆賢永貞元雅文輔先將應處應點姓名及應改  
票帖俱托體乾口奏日萬歲爺某係門戶該處某票某  
字當改或從與先帝御筆親改惟梁棟不經管魏廣微  
崔呈秀等事而逆賢不識字從來不批文書不輪流該

正然頗有記性只在御前贊揚附和植黨徇私或危言  
冷語挑激聖怒凡奏文書之時管事牌子皆屏息遠侍  
不敢近前至於一本一本口奏姓名黨逆朋比者王體  
乾也幫助逆賢查姓名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三人也  
其秉筆梁棟孫暹郝隱儒俱不能干預一字也其贊逆  
賢執掌收藏姓名原本及外來雜帖者李朝欽而造謀  
殺命密遞線索害人者魏廣微崔呈秀也一切削奪勒  
限追贖諸嚴旨皆內閣魏秉謙等票擬非中旨見有閣  
中底簿中書官可證也擠蒲州烏程聊城者南樂也擠

酌中志卷之十三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南樂者崔呈秀也詔獄鍛煉承指下手者許顯純也謀  
與大獄私圖報復者崔呈秀徐大化霍維華等也殺義  
僕韓三欲構成賄案牽連蒲州者楊維垣等也維垣雖以  
中旨起官而未甚大者因爲贊座師徐紹吉據戶部左  
侍郎缺爲南樂銜之而會向逆賢譖之也危哉狠哉至  
今言之猶令人色變心顛按南樂旣罷相臨行時亦具  
厚禮於逆賢體乾等其扇上親寫詩曰秋雨沉沉夜未  
央前門有客欲還鄉關心社廟愁先結灑淚君臣念不  
忘蒼狗白雲仍變幻傾葵捧日但悲傷故人回首雙龍

遠離思還從潞水長及抵里仍各以厚餽彌縫之恐呈  
秀等下石也

酌中志卷之十三

四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十三終

南海譚鑿校

酌中志卷之十四

容魏始末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魏忠賢原名李進忠直隸寧肅縣亡賴子也父魏志敏  
母劉氏妻馮氏生女魏氏嫁楊六奇者是也賢無子家  
貧自宮妻改適他方人不存萬曆十七年選入隸司禮  
監秉筆掌東廠太監孫暹名下派與御馬監劉吉祥照  
管劉之墓今在碧雲寺下北山坡者是也後復本姓曰  
魏進忠中官規矩本管者視甲科之大主考照管老叔  
者視房考同官者視同門本管之於名下照管之於姪

酌中志卷之十四

一 海山仙館叢書

子猶座師之視門生亦若父子焉忠賢少孤貧好色賭  
博能飲唱嬉笑喜鮮衣馳馬右手執弓左手設弦射多  
奇中不識文字人多以傻子稱之亦擔當能斷頭猜狼  
自用喜事尙諛是其短也素好僧敬佛宜武門外柳巷  
文殊菴之僧秋月及高橋之僧愈光法名大謙者乃賢  
所禮之名衲也如碧雲寺僧則酒肉勢利不足齒矣徐  
應元亦孫暹名下也於賢同年神廟時四川稅監印乘  
雲係暹掌家又徐貴者亦暹名下於賢爲前輩而爲乘  
雲在京掌家逆賢日與應元趙進教爲嬖友呼盧飲博

罔論晝夜逆賢因囊橐乏遂逃赴四川見乘雲為抽豐計徐貴備將賢亡賴狀已申報房中先布之賢不知也及到邸大怒訶罵倒鎖賢空房中絕飲食欲斃之時僧秋月遊蜀偶見邸是時賢不食已三日僧力為勸解邸勉從之僅給路費銀十兩遣回僧憐賢仍為致書馬謙囑令厚遇之謙於嘉靖四十一年選入歷陞內宮監總理又皇貴妃鄭娘娘下宮人林廷官女謙所侍也最有時道凡道因乏謙每資助之徐貴又在京具揭先監處以魏某私往四川云乞行重法亦賴謙救止之賢自

酌中志卷之十四

二 海山仙館叢書

此在甲字庫漸裕掌庫李宗政賢之前輩也光廟在青宮淡薄先帝既誕之後生母才人王老娘娘無人辦膳賢遂僉緣入宮辦才人及先帝之膳其介紹引進者近侍魏朝朝乃王太監安名下光廟久寵信之安素剛正主持一宮事魏朝朝夕與賢安為朝所惑頗信之朝初與先帝之乳媪客氏暗相厚以待安及答應先帝多不暇而賢遂乘間亦暗與客氏相厚分朝愛焉賢性狡猾指稱辦膳為名於十庫諸內臣如藥張等皆歸其食料醢醬或財物玩好以至非時果品花卉之類必巧營取

之而轉獻先帝以固寵也及才人娘娘崩東李老娘娘位列在前時西李老娘娘擅專宮之寵固要光廟奏請神廟又密懇皇貴妃鄭老娘娘奏請神廟將先帝托西李老娘娘看管又今上亦屬看管并西李老娘娘所生皇八妹者共乳媪三人在宮客氏原先與朝厚既暗與逆賢又厚一穴兩蛟爭競必至敗而朝之為人也佻而疎賢之為人也慙而壯泰昌元年八月初一日光廟登極擬冊立先帝為東宮是時逆賢尙列庫衙暗與客氏深謀遂相與刻意擁戴王太監安而客氏又巧逢迎之

酌中志卷之十四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無不可者遂充東宮典膳局官此缺客氏力也九月初一日光廟升遐先帝暫居慈慶宮科臣楊漣時為給諫疏參逆賢賢無措泣懇魏朝朝在王太監前方營救之遂得旨著司禮監查明具奏賢先年原名李進忠遂將西李娘娘下用事之李進忠算作一人以欺外廷其實皆朝力也朝與賢既客氏私人曾結盟為兄弟賢居長而朝顧次之稱曰大魏二魏及先帝即位數月二人因寵漸相媚嫉於乾清宮煖閣內醉罵相嚷時漏將內夜先帝已安寢而突自御前闕起司禮監掌印盧受東廠

鄒義秉筆王安李實王體乾高時明沈蔭宋晉等皆驚起是時逆賢已陞秉筆掌惜薪司印魏朝已改名王國臣陞乾清宮管事掌兵仗局並跪御前聽處分盧受鄒義等侍側眾咸知憤爭由客氏起也先帝玉旨問客氏曰客妳爾只說爾處心要著誰替爾管事我替爾斷客氏久厭國臣猥薄而樂逆賢慙猛好武不識字之人樸實易制遂心向逆賢而王太監安久中客氏逆賢諛媚且心惡名下之人作此醜態遂打國臣一掌勒令告病往兵仗局調理離御前矣此時逆賢尚名魏進忠始得

酌中志卷之十四

四 海山仙館叢書

專管客氏事從此無避忌矣先帝端拱於上惟客魏之言是聽而尾大不掉之患成焉後國臣被斥逆賢矯旨發鳳陽在逃復於薊北山寺中搜獲使人於中途邀截至獻縣縊殺之按國臣保衛先帝聖躬最先曾共卧起頗著勲勞及登極晉秩貴近御筆改復姓賜名特掌美印受寵眷不在賢下嗟哉王太監安何不留國臣以制逆賢或不然就將賢與國臣坐以驚御之罪而一併先黜候大婚禮成優客氏以金帛而亦黜之外監何明於防西李老娘之垂簾而昧於防客氏之淫橫也嗚呼

知經而未知權耶抑拘理而寡於術耶奈何自剪爪牙束身入井殃遺身後禍及柳紳若王夷甫諸人真不能辭其責矣千古之下有餘痛也初天啟元年四川稅監邱乘雲撤回京賢差外司房李茂春號完素者遠迎至畿南邱賞銀三十兩李先入隆宗門外直房回話賢為之誤落曰我先年被徐貴譖害止給我十兩路費今賞爾如此便三倍我了歎息者久之其後徐貴竟為賢所害而邱之令終復賴賢喪葬如禮中外榮之初祖宗舊制於乾清宮東設房五所西設房五所俱有名封大宮

酌中志卷之十四

五 海山仙館叢書

婢所住所以正名分嚴等威也泰昌元年冬客氏遷乾西二所先帝親臨為之移居陞座飲宴鐘鼓司官邱印等扮戲承應司禮監盧受鄒義守居而王安王體乾高時明沈蔭宋晉隨侍另設吃膳處於所內側室猶孔聖之有四配焉客氏自此在宮中乘小輪極內官近侍擡走儼如先帝嬪妃之禮缺一青紗傘蓋而茵褥之精美為尤勝也天啟元年後改住咸安宮各衙門答應錢糧比御前更吃緊夏則大涼棚貯冰無算也冬則大地炕貯炭無量也其驕奢僭越真日異而月不同凡客氏生



日先帝亦必臨幸陞座歡宴賞賜無限每日先帝所進之膳皆客氏下內官造辦名曰老大家膳聖意頗甘之焉舊制司禮監掌印掌東廠秉筆大膳房遵照祖制所造辦之膳酒乃只為其文備賞用而已希進御也初王體乾宋晉魏進忠三家每月換辦膳天啟二年進忠改名忠賢四年以後便是王體乾魏忠賢李永貞三家輪流辦之遇閏月則各四十日算之惟客氏常川供辦共四家矣每家經管造辦膳羞掌家等官數十員造酒醋醬等項并葷素各局外厨役將數百人此紫禁城之外

酌中志卷之十四

六 海山仙館叢書

者至於乾清宮以內則每家各有領膳煖殿四員管果酒煖殿二員請膳近侍四五十員已上皆穿紅者也又司房管庫房湯局葷局素局點心局乾碟局手盒局涼湯局水膳局饋膳局管柴炭及極膳又各內官百餘若愚係承貞項下管文書兼管膳掌班欽賞花名可證也此皆係外衙門穿青者也按先帝所進之酒曰秋露白曰荷花蕊曰佛手湯曰桂花醞曰菊花漿曰芙蓉液曰君子湯曰蘭花飲曰金盞露名色可六七十種皆先朝舊戚臣魏士望傳方作逆賢外宅造辦而轉於御茶房

進之大工告成陞士望玉帶實酬其醞釀力也按御茶房職司上用茶酒閒雜人無敢輕入者逆賢擅政自王體乾起至煖殿近侍止俱得私向茶房索酒吃而答應客氏逆賢體乾等器具匙筋如私人焉又弓箭房者秩次之亦皆客魏私人所據司御前弓矢以備非常逆賢喜射好蹴踘跑馬先帝好馳馬好看武戲又極好作水戲用大木桶大銅缸之類鑿孔創機啟閉灌輸或湧瀉如噴珠或漸流如瀑布或使伏機於下借水力冲擁圓木毬如核桃大者於水湧之大小盤旋宛轉隨高隨下

酌中志卷之十四

七 海山仙館叢書

久而不墮視為戲笑皆出人意表逆賢客氏喝采贊美之天縱聰明非人力也聖性又好葢房凡自操斧鋸鑿削即巧工不能及也又好油漆匠凡手使器具皆御用監內官監辦用先帝與親昵近臣如涂文輔葛九思杜永明王秉恭胡明佐齊良臣李本忠張應詔高永壽等朝夕營造成而喜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且不受成器不惜天物任暴殄改毀惟快聖意片時之適當其斤斲刀削解服盤礴非素暱近者不得窺視或有緊切本章體乾等奏又書一邊經營鄙事一邊傾耳注

聽奏請畢玉音即日爾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之柄下移南樂薊州東光輩及在京之徐大化等一派線索如柳鼓之提應也先帝每營造得意即膳飲可忘寒暑問覺可惜玉體之心思精力盡費於此然皇極等三殿落成於天啟之年肯堂肯構先帝之好土木豈亦天啟其朕兆耶抑逆賢之幹濟才智刻意督催之跡或藉此以難泯耶按萬曆中年乾清坤寧兩宮告成神廟合正一真人張國祥率道侶數十人於宮中啟建黃籙大醮聖德格天曾感羣鶴飛鳴旋繞之瑞至皇極等

酌中志卷之十四

八 海山仙館叢書

等三殿告成逆賢等只圖廢資爲己榮耳又祖宗舊制凡萬歲聖節中宮千秋皇貴妃千秋則凡內執事宮人并王體乾等及山陵等處內官各有賞例每銀一兩以上六年十月初六日中宮張娘娘千秋適先帝欲幸內教場圍獵聖性最好手刺獾狼狐兔以爲樂是日張娘娘不肯出延至辰時以後方始同出止畧散銀枝筒竟累年未批賞非舊典也逆賢生於戊辰年正月晦日自元宵節後送壽禮者做法事祝延簽字者每早乾清宮兩丹墀幾滿將至正日纓帶擗擊挨摩之聲鏗然聞有

擗傷衣帶腿足者千歲千歲之聲殷訇若雷而從來盈滿驕橫光景未之有也逆賢早起漱口自擊銀漱盂之聲盡力大響即宸居咫尺了不畏也緋袍玉帶充滿道路高明之家鬼瞰其室盛衰平陂理何逃焉逆賢自泰昌元年冬陞秉筆凡不識字而躡躑秉筆者穆廟時孟冲神廟張明先帝時魏忠賢孫暹王朝輔五人而已天啟初年逆賢即掌惜薪司內府供用庫尙膳監印督寶和等店天啟三年十二月掌東廠印前後獎勵數十道溫旨無算七年十一月廿六日准告病十二月初二

酌中志卷之十四

九 海山仙館叢書

日降淨軍發鳳陽初六日行至阜城縣南關夜半與心腹名下李朝欽同縊死於旅店崇禎元年二月十一日該御史卓邁等遵奉明旨將逆賢原屍骸之梟首於河間西門之外天下快之猶恨其不生正典刑也凡司禮監掌印秉筆非奉公事不敢出王體乾提督禮儀房四仲之月得奉差選郊口寅出申回不至過宿只曾任京北沙河故里祭掃始過一宿天啟元年十二月逆賢雖出外尙未敢數尙未敢遠至四年以後外廷暗助羽翼既成仗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在內遂遠

至涿州等處天壽山春秋二次祭孝和王老娘娘畢即詣西山碧雲寺祭本管孫暹即及照管老叔劉吉祥墓或遠至瑠璃河看工祭水或至大壩馬房相度修城無非巧立名色招搖畿輔以恣馳騁得意耳凡出外之日先期十數日庇治儲備於停驂之所資發賞賜銀錢絡繹不絕小民戶設香案插楊柳枝花染艾香跪接冠蓋車馬續紛奔赴若雷若雷塵埃障天而聲聞於野有狂奔死者有擠踏死者燕京若干大都人馬僱賃殆盡凡達官戲子蹴鞠厨役打茶牢役趕馬擡槓之人其數

酌中志卷之十四

十 海山仙館叢書

不止數萬每遇逆賢遠出則京中街市寂然空虛頓異尋常者將數日焉大約外廷之欲親炙逆賢內廷之獻諛乞憐者凡四人之轎將數百乘矣忽馬鮮衣束玉而為之前後追趨左右擁護者又百千餘矣跑馬射響箭鳴鏑之聲不絕於耳鼓樂笙管數十餘篴且行且奏夏則大車載冰冬則炭火如山古今所罕見也逆賢坐八人大轎前用騾二頭或四頭拉拽之疾如飛焉逆賢飽則正坐倦則卧醉則憑軾兩眼迷離不知行至何處也畿南一帶素苦泥濘難行賢為之捐資修築廣建橋梁

堤若長虹至今使之凡御前有本有緊要之事先時專托劉榮紀用等後則托之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等各派能幹之人站馬疾馳即百里之遠一日可再往也都城東有故監劉永成之墓竄者伯祖也逆賢曾使遣一展拜而奏請新之此時魏良卿尚未封伯蓋私欲拔例為良卿封伯計耳逆賢有名馬千餘騾數百皆邊弁梁柱朝楊國棟馬世龍備桂侯世祿尤世威及督臣王象乾閻鳴泰劉詔等送之楊國棟者逆賢名下牌子曹承恩之姊夫也梁柱國者逆賢名下煖殿胡國用之姪婿

酌中志卷之十四

十一 海山仙館叢書

也凡所送之馬鞍轡精美每具何止百餘金不過剝軍餉占軍匠以辦之為一己功名也可嘆可恨其後李永貞出外往西山北山通灣亦如逆賢之疾行奢侈而馬亦多跑死兩泥暴殄不惜民情更甚於逆賢昔紹昌等從與也而凡體乾永貞元雅出外則林下大老公如高如沈如宋各有重犒之禮以奉之概不收也崔呈秀與許秉彝契厚如同胞始得與逆賢交結秉彝之力也又李魯生李藩先歸南樂之門後入涿州之幕見涿州不能入任則又與崔呈秀比焉首行贊美重修肅寧城垣

者呈秀也諺謂大壩城垣者巡青之李魯生也因媚賢而又媚永貞者通州造區送至永貞富河莊老人等未敢懸掛永貞拒而不納人皆笑而鄙之者李藩也李永貞之姪李旺得考入通州學入丁卯北闈應試者藩力居多與逆賢合宅看風水推星命規造墳地府第妄言禍福無所不至者方宏蔭也書寫圍屏扇畫者袁志學許周賓楊善等也書寫皇極等殿文昭等閣牌額者顧承忠顧名遠也凡逆賢一應辭恩蔭等項奏本皆心腹外書房李茂春或東廠外寫字掌班耿良臣孔應龍創

酌中志卷之十四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稿李朝欽念與逆賢聽有不合意處賢授意朝欽改正寫真則東廠閱司房也

逆媼客氏者定興縣民侯二之妻生一子曰國興後不多年泰昌元年冬封奉聖夫人先住乾清二所後住咸安宮每日天將明即至殿內候先帝聖駕醒始至御前甲夜後回咸安宮其彩鳳門亦有直房凡逆賢往宮相見時必將宮人官人屏開語秘不得聞其上危中宮皇后及裕妃張娘娘等獨用王體乾殺至太監安王國臣等皆客氏造謀也其母老矣彼時尚在每以惜福持滿

戒勸客氏不聽凡客氏於天啟元二年每月開中旨慰留者皆體乾力也七年九月初三日奏懇今上准歸私第其夜五更開宮門之後客氏哀服赴仁智殿先帝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云是先帝胎髮瘡痂及累年剃髮落齒及剪下指甲痛哭焚化而去至奉旨籍沒步赴浣衣局於十一月內欽差乾清宮管事趙本政編局笞死發淨樂堂焚屍揚灰其子侯國興伏誅其弟客光先止擬遣戍客氏掌班內官張貴劉失其名各下崔祿許國寧等各行賄得免客氏貴顯時惟王體乾

酌中志卷之十四

三 海山仙館叢書

昔舊魏忠賢表裏梁棟舊人川送禮時棟僅下小的帖然都不叩頭自孫運王朝輔劉應坤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及掌事牌子劉忠王應科切明佐等每日見必叩首如子姪焉夫以乳媼儼然住宮自視爲聖上父母之一亦僭妄殊寵極矣且修出候入人多訝之道路流傳訛言不一尙有非臣子之所忍言者皆不足信也按自天啟元年起至七年止凡客氏出宮暫歸私第必先期奏知先帝傳一特旨某月某日奉聖夫人往私第云云至日五更欽差乾清宮管事牌子王朝宗或涂文輔等

數員及煖殿數十員穿紅圓領玉帶在客氏前擺隊步行客氏自咸安宮盛服靚粧乘小轎由嘉德成和順德右門經月華門至乾清宮門西一室亦不下轎而竟坐至西下馬門凡弓箭房帶箭管櫃子御司房御茶房請小轎管庫近侍把牌子硬弓人等各穿紅蟒衣窄袖在轎前後擺道圍隨者數百人司禮監該班監官典簿掌司人數等文書房官咸在寶寧門內跪叩道旁迎送凡得客氏目視或領之則榮甚矣內府供用庫大白蠟燈黃蠟炬燃亮子不下二三千根轎前提爐數對燃沉香

酌中志卷之十四

內海山仙館叢書

如霧客氏出自西下馬門換八人大闊轎方是外役擡走呼殿之聲遠在聖駕遊幸之上燈火簇烈照如白晝衣服鮮美儼若仙人如流水馬若遊龍天即帝耶都人士從來不見此也每年不論冬夏或出三四次不止客氏到宅墜屣坐自管事起至近侍止挨次叩頭老祖六千千歲殷然震天各有回咎銀帛以犒之凡欽賜金銀錢帛不可勝計每日三時輟御膳以賜之絡繹旁午或在外住十餘日不等而逆賢催入焉出入皆於五更其迎接圍護如一客氏私宅在正義街西迤西席市街

北而逆賢亦有一第便在街南斜對門不遠賢與客氏滿望後來得請林下受享富貴齊眉到老不料俱不得死而逆姪良卿客氏男國興乃駢首戮於市蓋裕妃張娘娘王太監安楊左等慘死冤魂必不肯默默於泉下也古今報應誰肯饒過誰哉初逆在西庫與孝和老娘娘辦膳時便漸充裕而良卿執掌上房庫房鑰鑰凡酒漿食物出納勤劬良卿雖不曾讀書而儀表堂堂亦善說話侯國興少受業於涂文輔肥瘠異常口甚小而神不足坐則既睡氣息匆匆或與人共坐未及欠伸而

酌中志卷之十四

內海山仙館叢書

已入夢鄉矣此二人形狀愚臣一面未識一字未通至於崔呈秀更不曾識面交通也夫如是而懸坐日伺謀非忌者下石而何耶究哉事久論定自有公評必難哄天下後世也客氏住咸安宮時先帝賜名下官人如崔祿許國寧外尙數十人以至各衙門投托私人將數百焉又賜近身答應官人十餘口及今上准歸私第之初而徐應元尙踵故套每日輟御膳賜之錢帛銀兩已不能如先帝在日其隨往私第尙有賜過宮女四名後不知歸於何處客氏墳地在京西之田村今已拆毀逆賢

墳地在碧雲寺所費甚鉅及各處生祠逆像並廢毀無遺良卿國興等誥券盡行追奪逆賢妻馮氏止生一女嫁楊六奇而馮繼先者其妻族也逆姪良材曾廢都督先逆賢死良材非魏家子乃南方買來小厮為逆賢所愛旨魏姓而膺膺也傳應星者逆賢親姊魏氏之子也天啟七年五月病死又惜薪司內官劉失其名者逆賢生母之族弟也因毆傷僧命法司追理遂奏知先帝擊付更鼓房勒令自盡魏良卿的係逆賢之姪非子也由光祿寺署丞改廢金吾歷晉伯侯公爵代先帝郊天圖

酌中志卷之十四

去 海山仙館叢書

丘七年孟秋代享太廟代填祝版榮寵極矣先是閣中曾擬獎勅體裁臚列與曹操之九錫文相近見者無不瞪目咋舌無惑乎人疑其朶頤大物然逆賢實無是心實非共人也但彼不學無術甚於霍光客氏狠毒浮於妻顯害裕妃等慘於許后良卿等驕奢擅寵遠過山雲本靠徐應元為接手後勁而應元已另具別腸矣託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為眼目而永貞文輔但知擁戴應元甘悖逆賢如遺跡矣視外廷崔徐楊霍諸人欲同華子魚劉欽輩而妬寵互爭一敗塗地不可收拾矣世有

生來好殺人好殺貴人又偏聽縉紳以害縉紳正人而欲得令終於牖下豈理也哉從來叛逆者首惡真犯正法凡幼小無知者另咸議處天啟年間為逆妖等犯有懷抱嬰孺赴市曹駢斬尙肥睡懷抱中未醒者市人嗟嘆孺子何辜逆賢客氏既以慘殺佐先帝惟痛在君七年之八中官張娘娘等凡誕皇子三位皇女二位皆保衛不得法以致嬰年薨夭良可悲痛逆賢之死而劉客氏之死而楊灰豈不有天道哉曩臣於天啟丁卯冬謫南之際見沿途田里間孩兒多愁愁壯壯易得存養

酌中志卷之十四

去 海山仙館叢書

遂條纂保衛後言一冊計十款於崇禎戊辰仲春梓行南北無非為聖子神孫詳計久遠即士庶人家亦用得著者也

酌中志卷之十四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五

逆賢羽翼紀畧

明臣官編若愚撰

李永貞者通州富河莊民李經之子也經原賈城縣人  
僑寓於此先娶高氏生長男失其名流落不知何往次  
男李奉三男李成又生一女嫁皮村李家今發矣高氏  
故繼室者申氏也生第四子失其名少與永貞鬪墻遂  
輕生自縊於房後棗樹上永貞第五子也自五歲時聞  
為宦十五歲進京侍孝瑞顯皇后之母夫人趙氏者於  
永年伯王棟宅中十九歲選入皇城時萬曆辛丑六月

酌中志卷之十五

海山仙館叢書

也九月內即陞坤寧宮近侍又一年經故永貞名李進  
忠於萬曆三十一年即奉旨整頓頻遭譴責幾賜死者  
數矣先監曾力救之後始奉有遇赦不赦之旨至庚申  
七月二十一日奉神廟違旨釋放復原職近侍於坤寧  
宮孝瑞顯皇后宮几筵前供職始與逆賢識面泰昌元  
年九月初一日鄒義尚膳監掌印到任尋陞永貞司禮  
監其整頓十八年也始讀四書詩經後讀易經書經左  
傳史漢等古書習寫趙吳興字體善弈棋能作詩作古  
文亦能選看時文其兄奉生子之旺成生子芮俱庠生

其餘李之榮李之藻等數人皆廢錦衣衛永貞同母妹  
一人嫁王道崑為妻道崑亦廢錦衣衛生甥慕堯慕舜  
皆陞序班僕李培亦陞光祿寺署丞初天啟元年五月  
高太監時明王太監安盧太監受俱同時相繼告病求  
退為自全計其年秋逆賢與王體乾串同一路特陞史  
賓諸棟梁棟張文元裴昇秉筆永貞遂入諸棟之幕而  
棟掌兵仗局印時在局居住管理劉榮者號堃亭自王  
熙宮近侍出身健訟通文理逆賢之心腹掌班也為棟  
屬僚遂與永貞相結互相推獎恨相識之晚棟於天啟

酌中志卷之十五

海山仙館叢書

二年夏因請帑不遂與逆賢左憤鬱成病卒永貞緣榮  
力薦入賢幕陞文書房至三年十一月先帝親詣園丘  
郊祀回陞永貞玉帶隨堂秉筆賜坐蟒椅机匝月五遷  
總榮薦拔榮後因與宮人亂逆賢逐之而李朝欽始不  
離左右矣榮雖被逐在兵仗局住耳目甚廣凡有所聞  
即密疏於帖緘封之羞名下官人馬獻祥入宮頗見永  
貞屏人密看畢即焚棄之在獻祥亦不知何等語也後  
榮因又暗謀逆賢事露賢恨之嗾兵仗局掌印王應科  
參榮處死六年四月廿九日永貞隨朝跌傷左股告病

在梨園直房調治至五月初六日因王恭廠之變懼而求退體乾固不肯放喉逆賢借先帝天語催永貞少愈即出永貞爲人有口矜肆驕誦極好面折人不肯爲之下七年正月初旬司空薛鳳翔有疏爲今上婚禮在邇其移居府第合用錢糧廠臣體乾時匱乏極力節省所有內官監合辦者且於該監搜括奏處永貞嘆其不全應付而推諉一半於內官監也遂同體乾向逆賢曰外官一邊諂哄老爺一邊參小的衙門賢默然次早賢乃稱疾不起亦不赴御前但垂首冷笑長吁短嘆切齒曰

酌中志卷之十五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原來天下人都是諂哄虛譽我體乾代永貞危之永貞慌懼極不安泣懇賢掌家王朝用力爲解救賢怒稍釋又次日賢始力疾到先帝御前雖值元宵然不樂者數日逆賢好名中諛惱人直言大率如此惜永貞非勇退之人實負大工之乾沒告成之恩廢馴至成禍非一朝一夕也其戕害楊左諸人造謀布弄實由外廷線索歷歷有據永貞即非殺人之入然而在御前及逆賢面前願不知果何光景又不知劉榮密帖是何字句凡面到直房偶因甚事亦曾向彙臣等或痛哭怨嘆以今思之

想必因心口不一換語裝點以詐忠陰賊哄眾人乎不然何其視若愚如讐而猜防間諜無所不至何耶想一則恐若愚眼前苦口勸諫二則恐若愚日後復侍高公於己不便所以抑阻之禁錮之嚴防左右凡事不可洩漏與若愚知之共度量心地可概見也七年八月初二十四日今上登位永貞於二十七日告病未允九月初二日差往天壽山看擇先帝壽宮初四日回朝見蒙欽賞赤金二十兩永貞灑淚固辭聖顏頗不悅勉慰領受九月初七日准辭十月初二日即自砌於外宅小院之內

酌中志卷之十五

四 海山仙館叢書

晝夜讀書穴牆以通飲食二十六日聞逆賢允辭始拆牆見人撫今思昔益永貞之固求退也非真心求退也原欲與徐應元合爲一局擯退逆賢借應元之力待永貞從新另做世界此機巧人多不能知之至十一月初二日天不從人徐應元王國泰退矣永貞始手忙脚亂密差周承恩等餽王太監體乾王太監永祚王太監文政各銀五萬兩皆侵落大工原物也旬日後三家畏聖上英明且知永貞素性反覆遂都不敢收各進獻御前著內承運庫收是日晚永貞知之不自安密叱鞍馬率



其甥婿孫良濟易服逃走二十六日奉旨降永貞淨軍發湖廣承天府顯陵安置聚家驚慌無處尋覓不數日其兄李成自縊死矣至十二月初九日永貞外宅得一報信男子持永貞親筆帖差回取盤費衣服宅中居住掌家王誠德等竊獲羈住將來帖資入宮中稟見體乾等奉聖旨著承天守備魏相下官人徑同永貞家人等即往黃河岸上將永貞押赴顯陵崇禎元年春永貞見李奉亦驚憂死矣二月又將永貞同徐應元自承天府調發鳳陽三月內山西道御史劉重慶疏參將永貞提

酌中志卷之十五

五 海山仙館叢書

解赴北途中服砒霜不死絕食旬日不能死四月十三日入刑部獄六月二十日中府會審擬斬罪決不待時二十七日召對玉音云李實空印本李永貞填寫驗是墨壓硃七月初十日前後候旨乘連夜陰雨永貞自縊兩次皆繩斷跌暈頭皮勒損又不得死至十六日未時縛赴正義街臨刑之際尙跪向監斬官訴冤人多笑其不中用也生年四十有六掌家王成德自六月內於司禮監追贖被刑比後降更鼓房淨軍六月初旬已先病故而管家堪允德掌班丁紹呂煖殿周承恩姜永憲管

上房曹文玉蔡化齡王應時等料理後事其妹夫王道寧姪李芮等及心腹家人李培等皆挾厚貲四散逃躲或報應商役或避人拏訛或改面事人凡踰二年而永貞尙身首異處無一肯爲殮埋者後王道寧偶因他事干連下獄彙臣以骨肉大義勸勉及道寧出獄始自大興縣購其首漏澤園啟其軀於阜成門外嘉祥觀後買地瘞之癸酉春彙臣蒙恩改擬候覆問其冬道寧暴亡恐人湮無處可問遂重賞經手工人等根尋得葬處備牲醴冥資遣僕代奠其祭文曰嗚呼痛哉戊辰孟秋既

酌中志卷之十五

六 海山仙館叢書

望之夕候旨徬徨中心如刺詰朝相辭畏威虩虩詎意我公竟罹大厄銜抱冤誣丹化為碧骨肉逃匿產業蕩然吞獻繇人豈特簡編小人改面君子情遷後事之托負信堪憐荒垆權厝土燥多年瞻彼他墳春秋祭酌嗟唯我公荒蕪爲冢泉下交遊佳客藹藹夜臺觀書青燐是賴悲纏肝腸嗚呼痛哉未死若思朝審赴市數載奔趨路人嘆息叫天何辜屢蒙存活血淚爲枯屈勉作善幻視微軀六七年來敢忘厚德飯依釋門布衣蔬食近荷平反更生在即曾夢見公如侍公側遣僕叩奠冤填

胸臆聖明在上終照覆盆果得脫難當約同門擇吉卜  
穴改葬高原勒銘垂後冀慰尊魂靈其格止哽咽何言  
嗚呼痛哉尙饗永貞白哲長壽性狡慧迎文能書喜讀  
韓非短長語極好談天文好說夢類以身質言語賄重  
誓語最叵信貪悞猜險更善負心而性驕好勝自王體  
乾等無一人不與之恚怒爭競者卽逆賢亦屢以委曲  
包容之遂自釀殺身之禍了無解救六年夏於富河大  
築房舍置園圃始將其四兄所縊之棗樹伐去於興隆  
寺延僧衆建華嚴道場百日以懺解超度之七年冬永

酌中志卷之十五

七 海山仙館叢書

貞逃後丁紹呂王誠德等打點家產進過銀八萬兩崇  
禎元年夏又追銀六萬兩連前次三家未收者通共銀  
二十九萬兩其南北往返各項花費屋下隱埋並名下  
逃奴吞拐及入獄被騙者不與焉爲永貞河邊管家司  
鎖鑰者卽巾帽局管理婁允德也

丁紹呂者昌平州人也亦辛丑年選入自盛甲廠簽書  
陞內官監管理逆賢賜永貞延請做掌班及永貞掌內  
官監印一應事務資紹呂爲多然永貞猜復自用亦多  
有不盡聽者惟故鄉修築并通州城內置產城外修橋

及每年巾帽局鑿散靴料銀兩皆賴紹呂區畫崇禎六  
年爲慶陵賀頂大雨衝損將紹呂擧赴司禮監代永貞  
交贖三千五百兩尋復職後以內官監管理復經管慶  
陵工程至十年秋八月二十六日聖駕親臨都城遍視  
雉堞樓櫓奉旨著紹呂以總理同總理馬光忻分左右  
幫築外羅城紹呂早夜拮据年雖老而督催有法勞可  
念焉十一年九月開工尙未完猝值寇由薊鎮牆子路  
入犯蹂躪北直達至山東未敢近都城也紹呂爲人善  
應對有識見嫻兵畧好田獵頗通堪輿家言多智術有

酌中志卷之十五

八 海山仙館叢書

心計能尺牘文移練達事體揣事多奇中與秉筆田玉  
契厚於體乾爲同年後投掌印高大監時明高自己選  
擇墳地於白家潭往西南地方大覺寺山場其名曰九  
龍山點穴託紹呂同王國輔修造纍臣曾開盛甲廠王  
承恩安民廠李艾成云曾各製大鐵鉤生鐵銀錠用小  
車運至墳所以鐫之蓋但欲奉承當道石柳之堅其自  
己職掌戎器之窳則不計也夫臣子何處不可埋身而  
不必九龍之名爲墳亦不過鑿傷祖陵之龍脈與高何  
所益耶且先帝時當永貞烜赫之日富河之風水吉壤

門戶方向亦曾極力託人選擇而今安在哉總之口口未滅何以家為永貞輩自見不及此也永貞同列秉筆惟石元雅涂文輔皆賢心腹名下也具見本章經手次第中其籍貫履歷亦畧序於後王體乾梁棟等亦漫及之

石元雅北直雄縣人萬曆辛丑選入兵仗局寫字善射好畋獵不甚讀書與紀用契厚泰昌元年十一月逆賢奏陞司禮監歷任文書房陞秉筆掌針工局印南海子提督延請許秉彝為掌家首引崔魏之交者許也每見

酌中志卷之十五

九 海山仙館叢書

逆賢即屏人語移時方出及大工興後每事面相授受而許亦衰老不甚靠焉至七年夏寇犯寧錦保全後呈秀曾有一帖復請許達有請加九錫字樣王朝用李永貞等曾親眼見之哂其諛佞然逆賢默然已耳元雅亦於天啟七年九月內告辭十月內逃走客死于外許秉彝大興縣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曾侍盧太監受歷陞內官監總理工程提督皇城木廠總理各省大木七年季冬被霍維華參奉旨著司禮監拏問該監官鄭之惠等問明具奏又奉旨有搬遷線索等語姑夾批打

降淨軍發鳳陽崇禎元年夏又被科臣祝世美參奉自提解六月入刑部獄後於都城隍廟少司寇丁啟睿等受其重賄以為審無證據仍發鳳陽

涂文輔北直安肅縣人客氏在光廟青宮時其子侯國興尚幼遂延文輔在外教訓天啟元年文輔言姓姜選入皇城陞管庫近侍三年歷陞乾清宮管事四年復本姓隨堂又陞秉筆掌御馬監印總提督四衛營又提督太倉銀庫節慎庫文輔安容修雅有心計善書算通文埋能辨論好琴善射甫四載而晉秩秉筆賜坐蟒椅

酌中志卷之十五

十 海山仙館叢書

先帝升遐逆賢因文輔為徐應元照管之姪且客氏之私人也差文輔同心腹名下王朝輔迎請今上聖駕踐祚不想朝輔先退而文輔又叛客魏與李永貞共擁戴應元幸上察其奸斥之先發鳳陽崇禎元年三月調發南京新房間住按太倉銀庫戶部事也節慎庫工部事也文輔並總督之藉先帝寵靈客魏逆炤詣兩部到任勒司官行屬禮坐八人明轎使甘蔗大棍舒徐容與揚揚長安道上其呼殿之聲比閣臣道子還雅其音細而長彷彿聖駕清御警蹕之聲內官外官無不下馬迴避

者又強買戚臣李承恩宅大初解宇其署額日戶工總  
部者乃主事王姓者所獻諛也復將先朝公主家廟神  
主逼遷別處躍治不群內臣中第一人焉凡魏程等遞  
入姓名惟文輔頗能記憶一日吏部推湖廣司官汪始  
亨李師沆而師沆文輔之父母官也遂亟查始亨姓名  
與逆賢云同志錄有名攘奪如拾芥焉初逆賢既矯旨  
殺劉克敬於鳳陽矣馬謙者克敬之照管老叔曾任乾  
清宮管事御馬監督告病閒住已久逆賢嗾文輔疏參  
謙任監督時所造火車銃礮不如法亦矯旨捏職降發

酌中志卷之十五

士

海山仙館叢書

鳳陽復殺之此天啟六年夏事逆賢心腹馬昇現在可  
鞫也網漏吞舟惟賄之力今不過逆孽軍犯近復蒙恩  
改爲民骨肉完聚也

王體乾者昌平州人萬曆六年選入皇城爲蘇杭織造  
孫太監隆名下讀書正途萬曆二十八年歷陞文書房  
泰昌元年八月密以重賄求西李娘娘下李進忠得充  
先帝典璽局印九月初七日秉筆掌御馬監印辦膳後  
嗾賢殺李進忠以滅活口天啟元年夏掌尙膳監印及  
盧受發鳳陽奉先帝聖旨著王安掌司禮監印矣而霍

維華者直隸東光人時任給事中其妻弟陸盡臣天啟  
元年選入之內官也爲高太監時明名下凡宮中動靜  
霍最先知遂具疏劾安安再上辭疏候繳溫旨即出而  
客氏憚安剛直喜體乾軟媚遂矯旨淮安辭免將司禮  
監印付體乾掌之復陞諸棟等爲幫手屢有中旨巧留  
客氏與逆賢比暱爲奸又外結沈滌爲謀主逐大臣王  
紀滿朝薦劉一燝等殺內臣王安王國臣等心癡膽大  
漸及妃嬪皆體乾依阿逆賢也天啟四年二月三十日  
辰時成妃李娘娘誕生皇第二女是時也地大震宮中

酌中志卷之十五

士

海山仙館叢書

殿宇搖撼有聲銅缸木桶之水湧波震蕩坐立者皆骨  
軟如醉乾清宮大殿藻井內所懸圓鏡東西南北震動  
不定如鐸舌焉至五月初十日太祖忌辰也體乾等不  
穿青素而穿青綠錦繡其日未時乾清宮東丹墀旋風  
驟作將內官監之大鐵片如屋頂方濶者盤旋如紙隔  
丹陛石闌干之上拋擲於西丹墀鏗訇若雷其月晦即  
有楊漣二十四款之疏是時汪文言尙繫詔獄爲體乾  
者若肯從國家起見據外廷讜論屏退克逆有何難者  
乃輕狗掌家王朝用之密懇且心感客氏培植掌印遂

將如許參本不肯字字全念而多方曲庇之忍先帝孤立忠言見忌士大夫之禍從此不可收拾况又開廷杖之端導稱頌之路令無骨力無遠識患得患失之閣臣出四六俚語之旨凡口奏文書之際體乾必愿指姓名幾誤因錢謙益黃尊素而波及無辜良可嘆息體乾為人柔貌深情其貪無比即自己名下如田玉等而亦巧借題目頗刻削也凡司禮監題本年月之下上層居中排臣王體乾臣魏忠賢下層往後排臣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諸人益其姘媵心腸只知獻諛大非體制

酌中志卷之十五

三 海山仙傳叢書

可惜典禮衙門亦屑越至此真可痛哭其原疏現存者可證也及刻內臣便覽復甘心讓賢居首特高一字尤可笑焉神廟時功令寬凡文書房官俱得與外廷結識往來楊維垣霍維華徐大化等中旨之起益不特逆賢一人而已天啟七年八月先帝不豫已八乘先帝彌留之際於八月十一日召今上至御榻旁玉音嚶嚶不已而是日閣臣揭所批中旨有禮臣廠臣輔臣等字樣原揭具存內閣可證驗也二十日巳時永貞白御前問安畢到忠義堂直房於衣袖內取出白連四大紙花一箇

內有鮮血一縷長一寸餘潤三四分似肉非肉似痰非痰云自萬歲爺鼻中出來者凝結如筋當與丁紹呂及若愚等遞視之有嗟嘆淚落者若愚曰此出自御前龍體聖恙所關不可輕易遂用紙復包一層上寫某月某日老公御前請出有血紙花一箇隨粘於屋壁高處至申時太醫院官來問安御前果索此血以憑計藥當即取下交進至二十二日申時龍御上賓逆賢差文輔等迎請今上先帝崩移晷矣嗚呼痛哉先帝聖性虛明推赤心置內外臣子之腹惜體乾逆賢非宗社之器而南

酌中志卷之十五

四 海山仙傳叢書

樂薊州東光又皆濃於名利刻於報復之人梁棟羅龍不足齒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皆少不更事驟登榮寵天低地窄前無古人後無清議滿眼只知有富貴滿腹只知有詔諛嫉賢醜正根於性成伏法者伏法逃亡者逃亡或用重賄苟免平安倘至夜氣清明良心忽萌之際一追思之不知魂夢中尙有何顏色而視息人間也身死後又有何面目對越先帝之靈於在天也鄙夫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哉體乾至崇禎己卯夏籍沒逮刑部獄擬斬庚辰冬死於獄真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云

梁棟宛平縣人萬曆十一年選入歷陞司禮監提督太和山天啟元年夏逆賢拔陞秉筆掌酒醋麪局印馬謙力也其兄梁植等廢綿衣衛陞都督同知招權納賄為賢憎惡七年秋積棟蘇杭織造旋撤回京今故

趙秉葵北直新安縣人萬曆二十九年選入泰昌元年冬逆賢奏陞司禮監天啟七年以監官差送惠藩陞秉筆

孫暹北直晉州人亦二十九年選入神廟時牌子王永承名下侍賢最久作人寬厚陞文書房歷任南京守備

酌中志卷之十五

海山仙館叢書

陸秉筆開住為民戊寅冬□深入進守城犒軍賴以保全

王朝輔原名王朝忠即所稱黑王公者北直文安縣人

二十九年選入侍逆賢久先帝登極後陞乾清宮管事提督兩司掌銀作局司苑局印天啟七年陞秉筆

李明道大興縣人萬曆十七年選入陞司禮監提督南

京守備提督漕運皆客氏力而逆賢任之自此之外當年曾任乾清宮管事應子掌銀作局印會於天啟七年五月差往錦州接濟禦口者胡明佐也掌內織染局印

者齊良臣也掌尙衣監印者杜永明也掌司鑰庫印者王秉恭也總督忠勇營者譚敬裴芳也提督上林苑監四署者吳國泰曹承恩也掌混堂司印者李本志也監督勇士四衛營者吳光成也提督御酒房者李昇也提督牲口房者張應詔也此人乃容氏掌班張貴之姪也又御茶房弓箭房之鄧汝敬王國祚鄭思廉等總是逆賢名下皆北直人天啟元年選入日在先帝御前尙有煖殿近侍并三年選入名下者數十人不能備載姓名也此外如領勅鎮守并徐應元等亦畧次於左以備攷

酌中志卷之十五

海山仙館叢書

焉

劉應坤北直新城縣人二十九年選入侍逆賢最久歷

陞管事同時之劉忠曰大劉公劉朝曰二劉公應坤則

三劉公也總督忠勇營掌御馬監印後陞秉筆遼東鎮守便宜行事駐劄山海關天啟七年五月守寧遠崇禎

己巳丙子戊寅□深入薄新城應坤設法捍禦備極心力□畏而宵遁曹大監化淳疏稱其勞

紀用北直文安縣人二十九年選入為逆賢心腹陞乾清宮管事提督忠勇營遼東鎮守便宜行事用履通文

字慷慨有膽畧性孝友天啟七年五月守錦州

葛九思北直延慶州人天啟元年選入逆賢名下能書

精騎射陞乾清宮管事總督忠勇營鎮守宜大山西丙

子秋□深入九思死於山西某處此外則張守誠李應

江胡良輔等不概錄也

金良輔孟忠俱北直人二十九年選入泰昌元年冬逆

賢奏陞司禮監任文書房良輔正陽等門提督忠大壩

馬房提督

楊國瑞陝西臨潼人天啟元年選入逆賢名下陞文書

酌中志卷之十五

七海山仙館叢書

房南京守備

李承堯北直容城人萬曆十一年選入孫暹名下陞陞

內官監總理

蘇若霖北直安肅縣人原名進忠十七年選入縣內府

供用庫陞內官監總理天啟元年費數萬兩差往荊州

修惠藩府第未就因病撤回與馬誠李承堯俱領大工

坐名勅書分中左右三路督催崇禎元年夏以言官參

論承堯若霖都著司禮監等問追贖完日俱發南京更

鼓房淨軍誠等自死久承堯近日亦死於南京若霖茹

長齋於崇禎六年為慶陵寶頂雨損復逮北繫獄擬戍  
仍發南京修梵行猶頭陀也

徐應元北直雄縣人於逆賢為同年同官以兄事賢天

啟七年八月陞秉筆十一月發承天後降淨軍調發鳳

陽按光廟莊妃之封原因撫養今上其薨也的係應元

氣鬱所致近聞死於鳳陽人咸謂天道不爽也應元為

人不識字幼無行宿娼飲博好談謔嫚罵坐立傾欹唇

不益齒形雖瘦長而眉目無神形腰股筋骨若不聯屬

如病初起者焉神廟時為管庫近侍綽號徐雌才云蘇

酌中志卷之十五

六海山仙館叢書

若霖與應元契厚在大工時每請應元會飲差去內官

即曾引見今上於藩邸者數人而內官監總理吳得中

更與應元厚請掌家職陞乾清宮管事如王朝用故事

尋降處云

趙進教亦係孫暹名下逆賢應元之嫖賭弟兄因無賴

隨福藩之國秩甚卑天啟五年冬逆賢聽其密稟譏謔

將福藩伴讀崔進于進表到京之日幾置之死賴永貞

力救始免逆賢復破舊例乘福藩差進教來京奏陞御

馬監裏草場貼場陞玉帶內府騎馬看守寶月亭先帝

遊幸亦屢得瞻仰天表云至七年夏先賢病死喪葬極其盛也

李實北直雄縣人萬曆六年選入讀書正途二十九年十月神廟點爲光廟伴讀泰昌元年八月陞秉筆掌御馬監印先帝登極後差往選皇后天啟元年夏差往蘇杭織造實爲人樸素無文惟聽掌家樊得扣孫昇等堤撥眾享其利而實司其名先因楊姜之事頗與巡撫周起元不睦及南樂通線索與逆賢而崔呈秀等次第布奔於六年二月內逆賢勒實空印本著李朝欽等串

酌中志卷之十五

元海山仙館叢書

謀同孫昇等造寫七君子之命始斃此事繫臣始終未見此本夫空印本既出自孫昇之手果是何人湊砌江南事件果屬何人捏稿填真事闖進呈豈一人一手可能做得惜崇禎元年七月初四日聖明召對時只辨殊墨之歷否何如竟未調取實從來別本與此本對字跡但究及寫真之人則自有寫稿造謀之人再比對原本紅字是誰所批當時王體乾梁棟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五人之字跡亦易認也必如歷歷實核直末到底朝欽雖死孫昇等見存便言下明白矣乃止以墨跡益殊

而指爲詠貞成案永貞雖死真正捏砌填寫此本之人尙滿網倖免揚揚於聖明之世也實原不知情降南京淨軍近亦老死人尙多憐之

王國泰者京師人二十九年選入孝瑞顯皇后司禮監名下也於李永貞爲同脈謫南畿二十年光廟登極取回天啟元年退斥後於大佛寺管工客氏逆賢喜之補今上藩邸局官遂與徐應元爲一派人天啟七年八月陞秉筆掌尙膳監印十一月發南京後調承天降淨軍今爲民國泰性篤實多學能書尙氣節善治生理廣交

酌中志卷之十五

元海山仙館叢書

遊胸中坦率無機械尖巧也

馬謙者宛平縣人嘉靖四十一年選入由司禮監寫字歷陞內官監總理逆賢救命之大恩人也謙與秉筆梁棟契厚陞乾清宮管事改名馬誠性剛直曉營造虛心采納可則可否則否敢於逆賢面前持正不阿卽內官監之掌印宋晉李永貞成改谷敬憚之大工門關三殿初萬曆年間馮御史嘉會掌河南道時大家估計所需三千萬計工二十年至天啟年間開建馮以少司馬亦預估計樽節乃所費不過六百萬誠區畫安詳任勞任



怨和寒暑雨未之少懈不四五年克臻厥成勞難泯焉  
惟曾與總理戴福壽汪良德管理翟應奎有隙而幾置  
之死人多少之誠於天啟七年春病故享年將及八十  
富寵服食亦極內臣之貴何其生樂死安得報康吉如  
此抑前世種德因而今生逸樂耶不可知已

紀用石元雅俱兵仗局出身好武勇劉榮名下馬獻祥  
掌關防掌司也凡祖宗以來庫藏中所蓄刀劍鎗銃一  
切武器最利最精者逆賢以勢索取甚多且轉賜心腹  
名下胡良臣葛九思劉應坤楊朝等并姪魏良卿及甥

酌中志卷之十五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傅應星等無算此所以利刃在手逢著便害也

七君子姓名

周忠惠起元 周忠介順昌 繆文貞出期 高宗憲  
攀龍 李忠毅應昇 周忠毅宗建 黃忠端尊素

酌中志卷之十五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六

內府衙門職掌

明宦官劉若愚撰

皇明祖訓所載設立內府衙門職掌品級立法垂後亦  
盡善盡美惟是間有祖訓所未及載或載而未詳者謹  
譜次梗概于左按內府十二監曰司禮曰御用曰內官  
曰御馬曰司設曰尙寶曰神宮曰尙膳曰尙衣曰印綬  
曰直殿曰都知又四司曰惜薪曰寶鈔曰鐘鼓曰混堂  
又八局曰兵仗曰巾帽曰針工曰內織染曰酒醋麵曰  
司苑曰浣衣曰銀作以上總謂之曰二十四衙門也此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一 海山仙館叢書

外有內府供用庫司鑰庫內承運庫等處亦臚列於後  
司禮監掌印太監一員秉筆隨堂太監八九員或四五  
員設有象牙小牌一面長寸餘每日申時交接輪流該  
正凡每日奏文書自御筆親批數本外皆眾太監分批  
遵昭閣中票來字樣用硃筆楷書批之間有偏旁偶訛  
者亦不妨略為改正最有寵者一人以秉筆掌東廠掌  
印秩尊視元輔掌東廠權重視總憲兼次輔其次秉筆  
隨堂如眾輔焉皆穿貼裏先斗牛次陞坐蟒先內府騎  
馬次陞機杖祿米每陞一級則歲加祿米十二石各家

私臣曰掌家職掌一家之事曰管事辦理食物出納銀兩曰上房職掌箱櫃鎖鑰曰掌班領班鈐東西班答應官人曰司房打發批文書牘寫應奏文書其下則管帽管衣靴茶房廚房打聽官看莊宅各瑣屑事務也其餘大小衙門遇有應題奏事情皆先關白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而始行凡御前親近大臣如乾清官管事打卯牌子其秩亦榮顯猶外廷之勳爵戚臣然皆得掌各衙門之印視其寵眷厚薄而欽傳昇之不拘資次司禮監提督一員秩在監官之上于本衙門居住職掌古今書

酌中志卷之十六

海山仙館叢書

籍名畫冊葉手卷筆墨硯綾紗絹布紙劄各有庫貯之選監工之老成勤敏者掌其鎖鑰所屬掌官四員或六員佐理之并內書堂亦屬之又經廠掌司四員或六員在經廠居住只管一應經書印板及印成書籍佛藏道藏番藏皆佐理之自提督以下則監官典簿十餘員第一員監官提督皇史宬并新房候轉提督俱輪流該正在廊下家宿專理皇城內一應禮儀刑名鈐束長隨堂差聽事各役關防門禁至逆賢擅政時令與文書房輪挨遇雙月十六日前往教場比武職應襲其次六科

廊掌司六員或八員分東西兩房管精微科內外章疏及內官脚色履歷職名月報逃亡事故數目其次人數十員或八員管二十四員衙門山陵等處內官職級姓名擬寫每日傳行聖旨稽查門禁鈐束當差聽事題奏應行禮儀應頒賞賜其次六科廊騰黃寫字一員其次管掌寫字則按節令挨次題稟禮儀文書及實例或百員或數十員分兩班四撥各若干人其班按十二支輪之曰頭頂整一日過夜曰守早從卯至申曰守晚從申至次日天明曰末頂整一日過夜方得下班歇息四日

酌中志卷之十六

海山仙館叢書

也凡遇聖駕朝講遊幸穿麟補紅襖襖執藤條攔擋者皆掌司人數寫字也或轉經廠司禮監掌司者則每撥內另有一種衙門寫字共十餘員挨補而已自提督至寫字俱穿襖襖凡出入皇城各門軍接與擋道自內書堂奉旨派撥者名曰正途其次或乞恩奏保改陞者亞焉按祖宗舊制必照依欽錄姓名挨次魚貫陞轉罔敢攬越自逆賢擅政盡將恩練老成之人擯斥殺害內御司房或退出于冷淡衙門林衡等署西各以名銜前後分管之其在外之閣票在內之搭票一應旨意聖諭御

札俱由文書房落底簿發行所以如今凡掌司陞轉文書房者概削去司禮監銜都借列內官監銜其呈稟文書具見經手次第中然不過逆賢時如此耳先時從公挨轉雖非外衙門選擇委任尙可觀也而逆賢盡行斥退信用自己名下間有一派少不更事之人非制也按舊制後右門卽雲臺右門之北隆宗門之南坐東朝西房一連原名協恭堂每日早晨或非朝講之日及申時後掌印公過司房看文書秉筆隨堂人各有室挨次細看先先看文書房外本次看監官典簿文書自逆賢竊

酌中志卷之十六

四

海山仙館叢書

柄其規矩蕩廢無遺所以事事苟且萬厯年間先監過司房例印公穿直身率秉筆等都是單身入室其親信掌班人等一人不得入機密禁近理應如此奈王體乾黨附無骨而逆賢不識字遂公然于乾清官大殿上看文書或懋勤殿板房看文書硬拆實封高聲朗誦又挨次到各人直房那一家管文書看直房掌班司房官人肯不出官門不張權勢如疊臣者乎不過大同房議批改正也如欲君德昭明左右得人須先振刷內書堂起欲章疏不洩漏權不旁落須有好明白印公不徇私不

憚勞仍復早晚過司房之舊制始如欲其才柄用中外不水火須大破逆賢積習爲官擇人不爲自己子孫擇官始在聖主自無一番一番如傳舍用人之理在內臣亦聞風觀感羣于爲善庶免本官勢倒連累退斥之患此必得虛明爲國淡名利忘報復之人柄政當朝立賢無方庶可辦此若只悠悠忽忽張三敗了便將他支派退淨李四敗了又如此趙甲王乙又如此縱有真心爲國束身自好者恐亦孤掌難鳴也東海逝波其奈之何哉凡御前面考隨堂秉筆自崇禎元年冬欽出事君能

酌中志卷之十六

五

海山仙館叢書

致其身題者鄒大監之惠曹太監化淳中式始至十二年夏李太監承芳署司禮印時其名下願三聘者亟圖速化遂密托己之名下王建鼎代選于舉時藝一篇被巡綽官發其事李不得已奏知聖上立將三聘責罷降建鼎淨軍發南海子看守牆鋪其年秋李褫職逮獄偶言及此疊臣曰重懲三聘甚當李曰何也疊臣曰彼草野寒士或迫于家貧親老行險徼倖世所間有罪不致死今三聘職叨典禮于御前面考隨堂秉筆自崇禎元年冬乃敢藐視憲典迫挾名下任性冥行至此便是犯

一欺字了于臣子之誼安乎嚴懲處死不爲苛也

內書堂讀書自宣德年間創建始命大學士陳山教授之後以詞臣任之凡奉旨收入官人選年十歲上下者二三百人撥內書堂讀書本監提督總其綱掌司分其勞學長司其細擇日拜聖人請詞林衆老師初則從長安右門入北安門出後則由北安門出入每學生一名亦各具白蠟手帕龍掛香以爲束脩至書堂之日每給內令一冊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千家詩神童詩之類次第給之又每給印刷倣影一大張

酌中志卷之十六

六 海山仙館叢書

其功課背書號書判倣然判倣止標日子號書不點句也凡有志官人各另有私書自讀其原給官書故事而已派年長者勢力者六人或八人爲學長選稍能寫字者爲司房凡背書不過寫字不堪或損汚書倣犯規有罪者詞林老師批數目付提督責之其餘小事輕則學長用界方打重則于聖人前罰跪再重板著幾炷香板著者向聖人前直立灣腰以兩手扳著兩脚不許體屈屈則界方亂打如雨或一炷香半炷香其人必眼脹頭眩昏暈僵仆甚而嘔吐成疾者此最酷最不近理之法

也凡強凌弱衆暴寡長欺幼者每賄托學長借公法以報私怨此第一陋套所宜痛革者也嘉靖年間讀書官人有年少貪睡者散學時人叫不起遂鎖在內半夜聞有呼殿聲儀衛甚衆云聖人到搜得此官人聖人曰既得見我可謂有受教之分視有何書取來我親教之不意案有大統歷一冊乃指誦一週至天明向人言如此試令背誦一字不差又姜淮者年少有口值殷太史士瞻教書偶不在室淮戴其紗帽束其帶正在室中搖擺作勢殷猝至淮不知帶插橫解法殷不慚淮曰師父還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七 海山仙館叢書

繫玉帶哩此銀帶何足貴殷笑而釋之歸寓向夫人備道相笑萬歷初殷入相東玉夫人尙憶淮名白殷托馮太監保察之見任御馬監奉御隨令赴殷寓拜見師母殷山東人罷相致仕時淮送至天津始回凡讀書官人遇令節朔望亦放學一日其每日暮放學則排班題詩不過雲淡風輕之類按春夏秋冬隨景而以腔韻題畢方擺列魚貫而行有不知而攙越者必羣打詬辱之別衙門官遇學生排班行走必拱手端立讓過卽司禮老公遇之亦然凡各衙門缺寫字者卽具印信本奏討奉

旨撥若干名卽挨名給散至逆賢時此制大壞無餘殊可嘆也凡內書房官人已撥散將完無人讀書該監題知于二十四衙門官下及監工改讀書以補之其實事久弊生冥頑貪詐或蠹獮克猾總非作養人才良法也如欲痛改前轍只在聖主右文主持于上好印公提督掌司振飭于下不吝教不憚煩詞林老師激勸于外不倚勢有良心學長曉事年長應之于中不三五年卽有成效十年內外國家自享真才之用消元黃之戰于廟堂衍無疆福澤于億世願惟在位者加意何如耳

酌中志卷之十六

八 海山仙館叢書

禮儀房署在東安門外舊都府草場之東向南提督太監一員掌印秉筆攝之掌司及寫字管事各數員本房長隨數員掌管一應選婚吉禮每年四仲月選乳媪生男十口生女十口月給食料在慈子府居住凡宮中有喜鋪月子房生男生女各一二口在文華殿西北臨河之小房住及報生皇子則用生女姊口皇女則用生男姊口彌月剪髮百日命名及請髮留髮入囊冊立冊封選妃打扒角選駙馬一應禮儀皆經理之中書房掌房官一員散官十餘員係司禮監工年老資

深者挨轉專管文華殿中書所寫書籍對聯扇柄等件承旨發寫完日奏進御前凡宮中糊飾如不放外匠只身監工并學手藝牌子糊飾挨轉此處并御前作至貧老無依則發外經廠看守以待斃焉凡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故後各有牌位送外經廠供安各有影像送西直門外大佛寺供安看廠監工守寺僧人侍香火不絕也

御前作掌作官一員散官十餘員亦是監工年老資深者挨轉專管營造龍牀龍桌箱櫃之類合用漆布桐油

酌中志卷之十六

九 海山仙館叢書

銀硃等件奏准于甲字庫關支已上二處亦掌印或秉筆提督之司禮監外差南京正副守備太監二員關防一顆其文曰南京守備太監關防護衛雷都爲三千里外親臣轄南京內府二十四衙門孝陵神宮監官奏進神帛鮮魚苗薑等鮮各衙門印文比北京多南京二字孝陵神宮監掌印太監一員別衙門可陞不係司禮監也轄本陵僉書掌司及請種菜淨軍人等天壽山守備太監一員關防一顆轄十二陵掌印僉書

工部廠掌司等官凡每年清明親率各掌印來京奏添  
土木每歲進松花黃連茶核桃榛栗等果各陵皆有  
果廠在京

鳳陽守備太監一員關防一顆護衛皇陵轄僉書數十  
員兼管高牆犯罪宗室

湖廣承天府守備太監一員關防一顆僉書數十員轄  
承德荆襄地方護衛顯陵徵收籽粒每年進茶扇葛布  
香茶手巾

大嶽大和山鎮守太監一員關防一顆轄均州等處經

酌中志卷之十六

十 海山仙館叢書

管本山香火羽流進榔梅鷹嘴筍壽山茶等件

正陽等九門永定等七門正副提督二員關防一顆已

上六處秩在文書房監官之上并孝陵掌印各有勅諭

又正陽等門掌司一員秩視六科肅然不隨內轉缺則

補之近已裁革不補

大壩等馬房正副提督太監二員勅諭關防秩在文書

房之次外衙門官亦間任之

蘇杭織造太監一員亦有勅諭關防秩視秉筆而安逸

尊富過之萬歷年間惟孫太監隆先監之同年也多學

善書曾刻通鑑總類中鑿錄等書所造清謹堂墨款製  
精巧猶方于魯程君房而剝料精細為殊勝焉神廟最  
重之今不易得也隆在蘇杭日久又以暇日重修西湖

蘇堤從容儒雅蓋事辦而民不擾大得東南民心至今  
思之未艾也掌印王體乾秉筆王文致皆隆名下也今  
上即位憫東南財物凋敝特停止不差

東廠自成祖即位永樂十八年始置其外署在東安門  
外迤北提督太監一員關防一顆勅諭最為隆重凡內  
官奉差關防皆曰某處內官關防惟此處篆文曰欽差

酌中志卷之十六

十一 海山仙館叢書

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自泰昌元年九月先帝

登極後歷掌東廠者鄒義沈蔭宋晉也至天啟四年春

逆賢掌廠其年夏李永貞偶分批一疏彙臣見面上關

防因稟永貞曰此廠何如直省提督督學道關防彼俱因

避御名題請改鑄此臣子尊君之體不忍缺者東廠係

內府親近衙門何三四年何用舊關防無人題請改鑄

可乎永貞始竊歎稱曰老爹素通六經可謂識體即轉

白逆賢曰真字我尚不識這篆字誰能認得隨令廠司

房呈稿具題改鑄更官校曰官旗也及六年以後內臣

紛紛出鎮值陶文計鑄關防不過曰內臣內官足矣不  
意閣票欠詳先帝御札于閣票內誤增太監二字王體  
乾等不達體制含糊奉行未之奏正聞近日鑄給者亦  
多稱太監各人原疏可證也本廠設掌貼刑千百戶二  
員掌貼領班司房四十餘名圓帽卓靴穿直身十二顆  
管事圓帽襖襪早靴其檔頭辦事百餘名分子丑寅卯  
十二顆圓帽襖襪白靴番役千餘名外署大廳之左小  
廳供岳武穆像一軸廳後磚影壁雕後貌等獸狄公斷  
虎故事存此者良有深意也大廳西有祠堂內供從來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 海山仙館叢書

掌廠職名牌位前有坊曰百世流芳稍南有獄一處凡  
重犯則繫此輕犯于連則在署外之店也署西南有門  
以通出入向南大門不恆開也近年將西門改牆而井  
中水無故汎溢是以鄭太監之惠李太監承芳相繼禱  
職逮刑部獄人或以為宜仍開西門為妥云凡中府等  
處會審大獄北鎮撫司拷訊重犯本廠皆有人聽記其  
口詞一本按打數一本于當晚或次早奏進每日訪看  
兵部有無進部有無塘報京城各門皇城各門關防出  
入俱有事件奏聞或地方失火或雷擊何物亦奏聞之

每月晦日奏報在京雜糧米豆油麩之價此祖宗良法  
深意欲九重之上覽物價之多寡即知農歲之豐歉以  
商賈之通塞即知道路之險夷總畱意民瘁第一義也  
凡皇城禁地人命亦皆有事件其內署在東上北門之  
北街東混堂司之南萬曆初年馮太監保奏建古槐森  
鬱解宇肅然凡各處辦事打來事件皆到內署先見廠  
公心腹內官發司房刪潤奏之逆賢專政時所獨信任  
者李朝欽耳天啟元年二月因口口之患將元武門外  
入賣貨物大市奉旨挪改于東安門外戎政府街民間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謠曰大市去矣至七年秋皇極等殿告成復奉聖諭前  
朝後市之義仍將大市移入元武門外時先帝還和久  
逆賢因飭夜禁被巡捕提督張體乾一言所激日夜巡  
非不禁奈有內裏犯夜巡軍那敢問又因容氏之母路  
遇一醉內官爭道惡罵馳去逆賢大怒遂律布旗番即  
于初三日晚捉得夜行內官陳烏眼等十餘人聽李朝  
欽之言乘大市之日賢親自到內東廠將犯夜內官各  
狠打一頓有發鳳陽有發南海子者致死于路者數人  
逆賢坐板由元武門入王體乾等凡在河邊居住掌家

皆望塵跪伏道旁俟賢過方起其市上買賣人觀看亦有叩頭匍匐俟過而方起者此逆賢肆毒作威之末一著也丙署有扁曰朝廷心腹有至聖堂有井其掌廠公官中直房有欵給密封牙章一枚凡事件應封奏者以此鈐封逆賢擅政更造一差大者曰東廠密封凡在賢左右念本章者蘇雄陳福壽李朝欵裴有聲也每日清晨叩頭旁立挨次回通本封本票本話者李永貞石元雅徐文輔三人如孫進郝隱儒等概不聞也凡先帝御前奏念事件亦止此三人李朝欵等亦不及也

酌中志卷之十六

海山仙館叢書

內官監掌印太監一員其所屬有總理管理僉書典簿掌司人墩寫字監工自典簿以下分三班官中過夜每班掌司第一人曰掌案所管十作曰木作石作瓦作搭材作土作東作西作油漆作婚禮作火藥作并米鹽庫營造庫皇壇庫裏冰窖金海等處凡國家營建之事董其役御前所用銅錫木鐵之器日取給焉外廠甚多各有提督掌廠等官真定府設有抽印木值管理太監一員則內官監之外差也四年一撥只有本監公文無敕書關防及寶坻縣收籽粒西湖河差大石窩白虎洲等

處各有提督俱外差也凡外方修建分封藩王府第亦是管理外差也須數萬金營求方能到手領敕書關防前去工竣即回天啟元年湖廣衡州府修桂藩府第管理翟應魁遞銀四萬未能得費用費五萬即得之餘差可以例其多寡矣無惑乎桂藩地基不堅殿宇傾塌也凡大行帝后陵寢妃嬪皇子女薨修造墳塋及完姻修理府第皆其職掌天啟元年春慶陵工興御前所發帑銀五十萬即有分侵八萬者矣欲堅美完善得乎至七年春今上大婚禮成藩邸殿宇及陳設器具俱塗飾草

酌中志卷之十六

海山仙館叢書

率皆李永貞貪其侵冒包工了事漫不加意之所致也可恨極矣永貞伏法而經管員役漏網謂非孔方之力哉

御用監掌印太監一員裏外監把總二員猶總理也有典簿掌司寫字監工凡御前所用圍屏擺設器具皆取辦焉有佛作等事凡御前安設硬木牀棹櫃及象牙花梨白檀紫檀烏木鸚鵡木雙陸棋子骨牌梳櫛檯甸填漆雕漆盤匣扇柄等件皆造辦之仁智殿有掌殿監工一員掌管武英殿中書承旨所寫書籍畫扇奏進御前



亦猶中書之于文華殿中書也

司設監掌印太監一員有總理僉書等官如內官監而所職掌者鹵簿儀仗圍幙褥墊各官冬夏簾涼席帳幔雨袱子雨頂子大傘之類事最煩苦遠不逮御用監內官監有盈餘肥潤也如遇御前打點庫藏捧箱則此三衙門之人皆任重撻運不敢憚勞

御馬監掌印太監一員有監督提督四衛營勇士小廝有監官典簿掌司寫字拏馬象房屠房等官牙母象九隻各居一房缺則外象房補之金鞍作長隨房等處各有

酌中志卷之十六

六 海山仙館叢書

監工本監象房之東有裏草欄草場皇城之外有天師菴草場舊都府草場天啟六年夏舊草場失火逆賢率內外官員軍士人等救撲三日如息都城東北有大壩等二十四馬房大壩城垣逆賢重創一新李魯生巡青之疏所諛者是也凡逆賢出外到此則于城樓上陞座飲酒至夜則花礮巧線盒子烟火之類皆在城下放看如元宵焉  
神官監掌印太監一員司禮監監官或文書房無力者陞之有僉事掌司十餘員在端門之左九廟在焉四五

之朔聖駕親享之正旦及別朔或遇日食則改卜千初五前後行其餘節令祀事惟謹即外太廟也其地無敢畜犬者萬曆年間掌印杜用養一獬豸小狗最為珍愛東廠李太監後訪知之指為違禁不敬聲欲參奏費千餘金方得免

尙膳監掌印太監一員光祿寺西門提督太監一員西華門內裏總理太監一員管理僉書掌司數十員寫字監工及外牛房羊房等廠監工百餘員而撻供養官撥子長隨各數十員光祿涼樓醬房逢七等項各有監工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七 海山仙館叢書

坐家名色職掌造辦每日早午晚奉先殿供養膳品乾清宮等宮一號殿仁壽宮等宮眷月分廚料各有差等凡在御掌印秉筆管事牌子暖閣近侍及外之內閣文華武英殿中書書士棹兒銀兩成光祿寺職掌用典簿關防緘封每月酒飯一棹折銀十兩有奇半棹者五兩有奇到每月晦照欽賞數目坐名頒給之光祿寺志可考也凡遇大典禮萬歲爺陞大座則司禮監催督光祿寺備辦茶飯鐘鼓房承應九奏之樂有所謂炮鳳烹龍者鳳乃雄雉龍則幸白馬代之耳至如南京等處進各

樣鮮品皆屬收納天啟以前凡聖駕每日所進之膳俱司禮監掌印秉筆掌東廠者二三人輪辦之近年改由此監亦節省意至十三年復令司禮監掌印掌廠秉筆昭先年例按月輪流辦膳仍遵祖制也

尙寶監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等官數十員職掌御用寶璽敕符將軍印信其所可知者尙寶司凡所領者曰皇帝奉天之寶郊天齋醮用之曰尊親之寶上尊號用之曰親親之寶有大小二顆與藩府用之誥命之寶敕命之寶廣運之寶則用之最多也御前之寶則宮中庫藏

酌中志卷之十六

大 海山仙館叢書

箱鎖用之曰御藥謹封則牙刻者也御藥房用之凡敕命遠出者仍用一黃紙封套上下悉用牙刻方寶封識之其文曰丹符出驗四方之寶其餘咸玉刻也凡寶皆內尙寶女官掌之選用寶則尙寶司以勘轉赴尙寶監監請旨然後赴內司領取歲用寶三萬餘顆歲用寶色銀六十餘兩工部虞恒司辦進別項供億不盡載也其餘寶璽尙多不恆用天啟甲子冬河南巡撫程紹選副使張夢鯨進到玉璽玉質瑩潔款制渾朴其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似小篆不甚古角無剝缺的非秦璽

想是宋元時偽造者惟閣臣魏廣微誇大其詞從與逆賢播告中外以爲此璽之進正在萬方慶祝之前又值朝政維新之會顯是瑞應實所以榮感先帝受賀稱慶藉肆報復云

印綬監掌印太監一員僉書掌司數十員職掌古今通集庫并鐵券誥敕貼黃印信圖書勘合符驗信符諸事及南京解文武誥軸凡追奪誥命交納本監會同該科給事中中書舍人於勘合底簿內附寫爲事緣由于本監後小門之西傍河牆焚化

酌中志卷之十六

大 海山仙館叢書

直殿監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等官數十員職掌皇極建極中極武英文華殿庭樓閣廊廡灑掃之役最勞苦冷肩無大驢公署也  
尙衣監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掌司等數十員掌造御用冠冕袍服履鳥靴襪之事兵仗局之南舊監庫之北卽本監裁縫匠役成造御用之袍房也又名曰西直房萬曆時凡造上用袍服之章各用杭紬等絹例具尺寸數目于東廠大監處取辦之不知今尙如此否也萬曆三十三年冬御前偶失珍珠袍一件神廟震怒命先

監矩親至袍房拷問數次時掌管內官王乾王進王保三人素不睦而互訐陷之先監怒其愚狡察其實冤竟不為嚴旨所拘再四撻鞠了無盜袍證據時王進孱弱被掠病亡王乾等奉旨降淨軍結局其後數年宮中有人云此袍是一貴顯官女偷出付其答應內官拆碎變賣人始追感先監之明允淑問也倘希旨殿煉則支連蔓引含冤而死者寧能再生乎益知執法者凡事宜虛公詳慎可也

都知監掌印太監一員甚不顯貴餘皆本監寫字長隨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各有青紅執事衣服凡聖駕出朝謁廟等項在前警蹕清道者即此監之官也執骨及身穿鸚哥等補子戴平巾或官帽亦有穿圓領襖者其人極寒苦難以陞轉下下衙門也

惜薪司掌印太監一員總理數十員僉書掌道寫字監工數十員各外廠又數十員專管官中所用柴炭及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內近柴炭每月初四十四廿四日開元武門放夫匠及打掃淨軍棹運堆積糞壤每年春暖開長庚蒼震等門率夫役淘浚宮中溝渠正旦節安

彩粧凡遇冬寒宮中各銅缸木桶該內官添水湊安鐵錫其中每日添炭以防冰凍備火災候春融則止皆惜薪司事也凡官中所用紅籬炭者皆易州一帶山中硬木燒成運至紅籬廠按尺寸鋸截編小圓荆筐用紅土刷筐而盛之故名曰紅籬炭也每根長尺許圓徑二三寸不等氣煖而耐久灰白而不爆如經伏雨久淋性未過盡而火氣太熾多能損人條令眩暈昏迷發嘔大人尚可皇子女嬰幼何堪又官中咸木做地平牆壁多缺土氣凡乳母畏寒皇子女或中此毒屢致斃天良可痛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也順天府歲供糯米十五石五斗永平府歲供紅棗一萬五千五百七十觔于紅籬炭交納之廠中舊有香匠塑造香餅獸炭又塑造將軍或福判仙童鍾馗各成對高二尺許用金彩裝畫如門神黑面黑手以存炭制名曰彩粧于十二月廿四日奉安于宮殿各門兩傍此亦歲暮植將軍炭于門傍之遺意也至次年二月初二日仍擡歸本廠修補粧新臨年節再安逆賢專政則各增而大之所費百倍于前俾備體做法高八九尺丈餘不等穿以真正綾絹紵紬備以真正弓矢兵器鬚眉直豎

猛惡如生又恐無知之人戲弄損壞凡該地方近侍必明燈看守雖冰雪寒夜不敢遠離必交接明白人人敢怒而不敢言也凡隆德等殿修建齋醮焚化之際用楊木長柴官中膳房用馬口柴內官關領則片柴也外有北廠南廠西廠東廠新西廠新南廠等處各有掌廠僉書監工貯收柴炭以聽關支

鐘鼓司掌印太監一員僉書數十員司房學藝官二百餘員掌管出朝鐘鼓凡聖駕朝聖母回及萬壽聖節冬至年節陞殿回宮皆穿有補紅帖裏頭戴青攢頂綴五色絨在聖駕前作樂迎導官中陞座承應凡遇九月登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高聖駕幸萬壽山端午闕龍舟插柳歲暮官中驅儻及日食月蝕救護打鼓皆本司職掌西內秋收之時有打稻之戲聖駕幸旋磨臺無逸殿等處鐘鼓司扮農夫餽婦及田畯官吏徵租交納詞訟等事內官監衙門伺候合用器具亦祖宗使知稼穡艱難之美意也又過錦之戲約有百回每回十餘人不拘濃淡相間雅俗並陳全在結局有趣如說笑話之類又如雜劇故事之類各有引旗一對鑼鼓送上所扮者備極世間騙局醜態並閨

豈拙婦駸男及市井商匠刁賴詞訟雜耍把戲等項皆可承應又御用監武英殿畫士所畫錦盆堆則名花雜果或貨郎擔則百物畢陳或將三月韶光富春山子陵居等詞曲選整套者分編題目畫成圍屏按節令安設總皆祖宗原因聖子神孫生于宮壺之中長于阿保之手所以製此種種作用無非廣識見博聰明順天時恤民隱之意也猗歟盛哉意淵微矣又上元之前或于乾清宮丹陛上安七層牌坊燈或壽皇殿安方圓鼉山燈有高至十三層者派近侍上燈鐘鼓司作樂讚燈內府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供用庫備蠟燭內官監備奇花火礮巧線盒子烟火火人火馬之類誠所謂瞬息之樂粧點太平或藉此孝娛聖母未為不可但火燭擔驚糜費甚鉅思及民瘼實可惜焉又木偶傀儡戲其製用輕木雕成海外四夷蠻王及仙聖將軍士卒之像男女不一約高二尺餘止有臂以上無腿足五色油漆彩畫如生每人之下平底安一樺卯用三寸長竹板承之用長寸餘濶數尺深二尺餘方木池一箇錫鑊不漏添水七分滿下用橈支起又用紗圍屏隔之經手动機之人皆在圍屏之內自屏下游移

動轉水內用活魚蝦蟹螺蚌鱖鱔萍藻之類浮水上聖駕陞殿座向南則鐘鼓司官在圍屏之南將節次人物各以竹片托浮水上遊鬪頑耍鼓樂喧哄另有一人執鑼在旁宜白題目贊傀儡登答道揚喝采或英國公三敗黎王故事或孔明七擒七縱或三寶太監下西洋八仙過海孫行者大鬧龍宮之類惟暑天白晝作之如耍把戲耳其人物器具御用監也水池魚蝦內官監也圍屏帳帷司設監也大鑼大鼓兵仗局也乍觀之似可喜如類作之亦覺煩費無餘矣先帝最好武戲于懋勤殿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陞座多點岳武穆戲文至瘋和尚罵秦檜處逆賢常避而不視左右多笑之自天啟六年以後凡御前插科打諢本有鐘鼓司僉書王進朝綽號王癩子抹臉諷諷公然稱贊惜薪司怎樣軫恤商人內府庫怎樣米積天堆東廠怎樣整奸剔弊寶和店怎樣裕國通商內修朝政外鎮邊疆或稱好箇魏公公或誇好箇魏太監逆賢居之不疑自以為美先帝聖顏亦為喜悅回想憲廟時汪直擅權尙有懷恩之流居帝左右所以阿丑敢譎諫也今王體乾既熟軟巧媚在王癩子不過作優賤役自然

因而化之可嘆也已因想稱功頌德又寧止章疏間哉五年之九月九日駕幸萬壽山鐘鼓司太監邱印執板清唱維陽橋記內之攢眉黛鎖不開者一套至六年九月登高邱印仍唱此曲識者已哂其不合景失大體矣撫今思昔亦莫之為而為良非佳兆云神廟孝養聖母設有四齋近侍二百餘員以習官戲外戲凡慈聖老娘娘陞座則不時承應外邊新編戲文如華岳賜環記亦會演唱是日神廟侍側見權臣驕橫寧宗不振至云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神廟亦矚目不言者久之先是仁聖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陳老娘娘在時凡遇節令闈必恭請兩宮聖母子乾清宮大殿陞座神廟先在雲臺門之下朝北立候仁聖老娘娘轎至景運門慈聖老娘娘轎至隆宗門神廟即居中朝北跪接候兩轎俱至乾清門方起中宮王娘娘扶請仁聖老娘娘皇貴妃鄭娘娘扶請慈聖老娘娘入官陞座神廟遞酒膳下氣怡聲膝行叩拜周旋中禮傾心孺慕從來古今帝王聖孝所希觀也神廟又自設玉熙宮近侍三百餘員習官戲外戲凡聖駕陞座則承應之又祭學等四十餘人多怙侈不法自萬曆己亥秋俱下

鎮撫司獄至庚申秋光廟始釋然痰死者已十之三四也此二處不隸鐘鼓司而時道有寵與暖殿相亞焉

寶鈔司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十餘員掌司監工數十員每年工部商人辦納稻草石灰木柴若干萬斤又香油四十五斤以為膏車之用抄造草紙堅不足二尺濶不足三尺各用簾抄成一張即以獨輪小車運赴平地晒乾類總入庫每歲進宮中以備官人使用至聖上所用草紙係內官監紙房抄造淡黃色綿軟細厚裁方可三寸餘進交管淨近侍收非此司造也神廟至先帝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海山仙館叢書

惟市買杭州好草紙用之祖宗時抄造印板及紅印聞其在庫中貯之其衙門左臨河後倚河有泡稻草池每年池中濾出石灰草渣二百餘年陸續堆積竟成一卧象之形名曰象山有作房七十二間各具一窰突朝天名曰七十二窰神凡空濶土地最宜種蔬今畦圃綿亘枯樺相間若田家清野之象云  
混堂司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監工數員職司沐浴堂子惜薪司月給柴草內官監撥有役夫今事皆廢池凡內官皆于皇城外有堂子之佛寺沐浴有選不中淨身男

子俗稱無名白即古之私白者為之擦燥討賞該寺僧擅其利而無名白分其餘潤故內官全不來司沐浴也

銀作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數員寫字監工數十員專管造金銀鐸針枝箇桃杖金銀錢金銀豆葉豆圓珠重一錢或三五分不等豆葉則方片其重亦如豆不拘以備欽賞之用又造花銀每錠十兩不等止可八成又祖宗舊制有票兒銀者重十兩五兩三兩一兩至一錢之方塊也其色止有六七成有分兩印子逆賢擅政久廢不造止以細絲銀分賞遂失祖宗節省之意可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海山仙館叢書

惜甚焉  
浣衣局掌印太監一員僉書等數十員惟此署不在皇城內在德勝門迤西俗稱漿家房者是也凡官人年老及有罪退廢者發此局居住內官監例有供給米鹽待其自斃以防洩漏大內之事法至善也天啟七年十一月客氏答死于此  
兵仗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十餘員軍器庫提督一員掌關防司一員掌司寫字監工數十員即掌造刀鎗刺戟鞭斧盛甲弓矢各樣神器又火藥局一處屬之

宮中元宵上鼇山頂上之燈例點放神器三位則監工  
事也凡每年七夕宮中乞巧小針并御前鐵鎖鑰針針  
剪之類及日月蝕救護鑼鼓響器宮中做法事鐘鼓鏡  
鈇法器皆隸之是以亦稱為小御用監也逆賢時凡解  
寧遠皮島等處佛郎機等十本局庫中物為多

巾帽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命書等數十員職掌內官  
內使小火者平巾官帽每年入夏據見在員數具題移  
文工部至冬初即于節慎庫領銀十餘萬分散內官內  
使人等靴料凡有羨餘繳進御前凡新陞秉筆即送朝

酌中志卷之十六

天

海山仙館叢書

衣冠笏帶鞋一分凡選中駙馬冠靴中使之家正帽闊  
者之猪嘴帽插柳跑馬勇士之圓帽藩王之圓其旗帽  
靴帶若干分皆本局造送奏于工部支領工價其署後  
臨河有梓潼帝君廟傳云神像是順流漂入至此不動  
遂祠祀之籤最靈

針工局掌印太監一員餘與巾帽局同職掌內官人等  
冬衣夏衣每年遞散一次遇辰年戌年冬散鋪蓋銀一  
次凡宮中做法事揚幡棹回等件皆隸焉凡內官曾賜  
蟒衣退出官及病故者各具本交還本局收也

內織染局掌印太監一員總理命書等數十員掌染造  
御用及宮內應用緞匹絹帛之類有外廠在朝陽門外  
澣濯袍服之所又有藍靛廠在都城西亦本局之外署  
也萬曆三十六年始建西項娘娘廟于此其地素窪下  
時都中有狂人倡為進土之說凡男女不論貴賤筐擔  
車運或囊盛馬馱絡繹如織甚而室女豔婦藉此機會  
以恣遊觀坐二人小橋而懷中抱土一袋隨進香紙以  
徼福焉可笑也此先監沒後光景也又數年神廟宮中  
偶興掉城之戲于御前十餘步外畫界一方城于城內

酌中志卷之十六

天

海山仙館叢書

斜正十字分作八城換寫十兩至三兩止令司禮監掌  
印東廠秉筆及管事牌子遞以銀豆葉八寶投之落于  
某城即烙數賞之若落進城外及壓線者即收其所擲  
焉至戊午年遂有建口口口口口之變失撫順開原等  
處此戲始不作也

酒醋麪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等官與別局相若職掌  
內官官人食用酒麪諸物浙江等處歲供糯米小麥黃  
豆及穀草稻皮白麪有差以備御前官眷及各衙門內  
官之用與御酒房不相統轄

司苑局掌印太監一員管理等官同前職掌官中蔬果及種藝之事歲用黑豆穀草山東等處歲供之御前所用瓜菜茶料俱此局與林衡等署上林苑南海子同辦之已上總謂之廿四衙門惟浣衣局在皇城之外也

內府供用庫掌印太監一員總理僉書寫字監工共百餘員專司皇城內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內官食米每員每月四斗神廟時張明掌此印插稻子或爛米甚而至有三斗半者孫成掌此印將天廚之米亦罄盡有油蠟等庫廳前懸一木魚長可三尺許以示有餘糧之意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後庫上有瓦鴿子一相傳已久不知何所取意也凡御前白蠟黃蠟等沉香等香皆取辦于此庫其印非九重倚毗最有寵眷者不得掌也司禮掌印東廠秉筆管事牌子等歲賜祿米各于季冬奏過給散之宮中各長街設有路燈以石為座銅為樓銅絲為門壁每日晚內府庫監工添油點燈以便巡看關防逆賢擅政盡廢之以便冥行莫敢言者矣

司鑰庫掌印太監一員管理僉書等官數十員凡寶源局等處鑄出制錢該部交進本庫備御前討取賞賜之

用庫中積有歷代古錢洪武以來大錢逆賢引導先帝濫賜左右幾無子遺一日御前舊錢內偶得天啟錢大小數枚色甚古徧問人無知者李永貞到直房向累臣說之累臣隨告假到外直房子史內及袁氏叢書玉篇等書內查出梁蕭莊魏元法僧及南詔俱有此年號及萬歲爺共四矣此進擬年號之宰相不多讀書之明驗也惜累臣身為人役不能親到御前奏對而反為招妬之媒豈非命耶凡乾清宮等門及東華午門鎖鑰皆本庫監工于五更三點時自官中發出分啟各門其鑰即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繳回其印文曰司鑰庫印俗曰天財庫

內承運庫掌印太監一員近侍僉書十餘員掌司等官數十員職掌庫藏在宮內者曰內東裕庫寶藏庫皆謂之裏庫其會極門寶善門迤東及南城磁器等庫皆謂之外庫也凡金銀紗羅紵絲織金閃色綿絨玉帶象牙瑪瑙珠寶珊瑚之類總隸之又浙江等處每歲夏秋麥米共折銀一百萬有奇即國初所謂折糧銀今所謂金花銀是也候解到京于每季仲月由長安右門入徑進本庫交收此印及直殿監印鐘鼓司混室靈臺等印皆



本衙第一員僉書揆掌不係貴近內臣掌至崇禎三年冬董實事發之後此印便改內臣掌也凡內臣陞玉帶于本庫領取及褫降病故其名下仍具本交還近年奉旨陞玉帶者亦如外臣自備殊公私兩便也南京供應機房大監一員則本庫外差有敕諭關防所謂漢府織造是也

靈臺掌印大監一員近侍僉書數員看時刻近侍三十餘員學習數十員凡遇收選官人則撥三四十名年幼者讀步天歌陰陽雜註天官星歷等書習寫算觀星氣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輪流上臺以候變異呈稟掌印具呈司禮監據實奏聞其占候書曰觀象玩占流星撮要等書皆抄寫授受不敢傳布于世外雖有抄本多差訛不全未足信也其教法極嚴比司禮監之學規凜肅也每年造歷係靈臺欽天監公同經管

御酒房提督太監一員僉書數員專造竹葉青等酒並糟瓜茄惟乾豆豉最佳外廷不易得也牲口房提督太監一員僉書數員收養珍禽異獸有虎城羊房

彈子房掌房一員僉書數員專備彈弓所用泥彈大小有等以黃布袋盛之

刻漏房官十數員不係靈臺專管每日時刻盡則文華殿後每一時至即令直殿監官入宮換牌每夜攢點後至天明則隆宗門外報幾刻水之第一聲而答應長隨接報第二聲如某時初一至初四某時正一至正四之類為接班起早之候也

更鼓房凡有罪內臣謫司其事按年久者一員予牌帽總之平巾烏木牌者數人佐之凡逆賢殺人皆牌子侯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得用下手今死矣餘者曰二牌曰定水牌子其餘則淨軍每夜五名輪流上元武門樓打更自起更三點起至五更三點止按數日用藤條擊鼓檀木榔頭擊點例只一更一人上樓不許攜燈暗夜尙可惟風雨晦冥苦不可言如有差誤即責處之

甜食房掌房一員協同內官數十員經手造辦絲窩虎眼等糖裁松餅咸煤等樣一切甜食于內官監討取餼金盒裝盛進安御前兼備進賜各官及欽賜閣臣等項其造法器具皆內臣自行經手絕不令人見之是以絲

窩虎眼糖外廷最為珍味又七月十五進獻波羅蜜亦所造也

繅作即洗帛廩掌作官一員協同內官數十員經手織造各色兜羅絨五筭等繅花素勒甲板繅及長隨火者牌總繅惟兜羅絨織法傳自西域外無敢私織者此作與甜食房皆屬御用監轄管最寒苦可憫

裏草場在皇城內東御馬監大廳之南永樂初年建收料豆至宣德年間將中府草場之草分受始立場有倉廩也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中府草場即舊都府草場在東安門外妣子府街永樂初創收馬草傳云是勝國時都督府故云

天師菴草場在皇城外東北正統年間以張天師舊處建故名以上共謂之三場皆隸御馬監各有掌場太監一員貼場一二十員僉書數十員不等

甲字庫職掌銀硃烏梅靛花黃丹綠替紫草黑鉛光粉靛花五倍子糊白三梭布苧布綿布紅花水銀礪砂藤黃蜜陀僧白芨梔子之類皆浙江等處歲供之以備御用監奏取

乙字庫職掌奏本紙票榜紙中夾等紙各省解到胖襖以備各項奏領

丙字庫每歲浙江辦納絲棉合六絲串五絲荒絲以備各項奏討而山東河南順天等處歲供棉花絨則內官之冬衣軍士之布衣皆取于此

丁字庫每歲浙江等處辦納生漆桐油紙黃熟銅白麻榮麻黃蠟牛筋牛皮鹿皮鐵線魚膠白藤建鐵等件以備御用監內官監奏准領取

戊字庫職掌河南等處解到盔甲弓矢刀廢鐵以備奏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給

承運庫職掌浙江四川湖廣等省黃白生絹以備奏討

欽賞夷人并內官冬衣樂舞生淨衣等項用

廣運庫職掌黃紅等色平羅熟絹各色杭紗及綿布以備奏討

廣惠庫職掌絲織帕梳篦抵刷錢貫鈔錠之類以備取用

廣積庫職掌淨盆硝硫黃聽盔甲廠等處成造火藥凡京營春秋操演皆取給于此

賊罰庫職掌沒官衣物等件或作價抵俸給官以上總謂之曰十庫各有掌庫一員貼庫數員僉書數十員不等然庫自戊字之後不全用十千者已者已也止也是以改用別名也逆賢自甲字庫出身性倚任李宗政為掌庫餘九庫聽宗政指揮先帝時凡官中喜慶以及萬壽聖節御馬監三草場并此十庫俱隨宮內關領銀鐸針枝箇比別衙門示優異焉復奏討關防令掌場庫者掌之其篆文一行直下不過曰某字庫某草場關防而已萬曆時在京親藩如潞王福王先帝時在京親藩如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海山仙館叢書

瑞王惠王桂王各府承奉等官止有食米冬衣惟天啟年間今上信邸承奉等官俱隨宮內關賞蓋先帝友于至誼祖宗以來所希有也

漢經廠釋典其宗效兩門而誦經持咒勸化羣生此度世津梁必不可缺者我二祖列宗咸多御製序文隆重佛典自宮壺藩封以及學士大夫近而村里遠則邊塞罔不藉佛力以寓勸化布經典以堅款貢神廟在宥孝侍兩宮聖母琳官梵刹徧時郊圻丹雘梵文無遠弗屆皇城內舊設漢經廠內臣若干員每遇收選官人則撥

數十名習念釋氏經懺其持戒與否則聽人自便如遇萬壽聖節正旦中元等節于宮中啟建道場遣內大臣瞻禮揚幡挂榜如外之應付僧一般其僧伽帽袈裟緇衣亦與僧人同惟不落髮耳圓滿事畢仍各易內臣服色神廟會選擇經典精熟心行老成持齋者數員教習宮女數十人亦能于佛前作法事行香念經若尼姑然又萬曆初年馮太監保掌司禮監印時輔臣張江陵居正也時款貢伊始宣大巡撫移咨言口求佛經江陵以書答曰口王求經求僧此悔惡遷善之一機也南北數

酌中志卷之十六

三海山仙館叢書

百萬生靈之命皆係於此天祐中華故使虎狼梟獍皆知淨修善業皈依三寶我聖祖所謂佛氏之教陰翊王化不虛哉禮曹准公咨即可題請不必別疏但今在京番僧皆淫穢之人不通經典遺去恐為口人所輕耳所求佛經須有聖祖御製序文者乃可與之公可特作一書諭口王嘉其善念曲為開導示之以三塗六道之苦誘之以天人福果之說及念珠坐具亦可裁與俾益其向化之心則亦調伏凶人之一大機括也聖人之道苟可以利濟生民隨俗用其教可也何必先王禮樂法度

而後爲功哉此萬曆初年事也至于三十年後于西直門外萬壽寺中建大鐘樓懸大鐘一口鐘鑄楷字佛經樣式淳古其音洪大可聞數十里是時雨暘時若香火豐足此鐘日夜撞不絕聲云十萬八千杵至天啟年間卽廢不撞今不知鐘存何處也累臣少時讀通鑑節要中芟節潘氏榮總論及宋儒崇儒重道書極厭憎釋教以爲惑世誣民最宜擯絕者後恭親列聖御製諸經序文及舊唐書太宗文皇帝本紀所載貞觀三年十二月癸丑詔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勇夫殞身戎陣者

酌中志卷之十六

美 海山仙館叢書

各立一寺命虞世南李百藥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之碑銘以紀功業又初學記此詔又曰有隋失道九服沸騰朕親總元戎致茲明罰普牧登陴會無寧歲其有桀犬嬰此湯羅銜鬚義憤終乎握節各徇所奉咸有可嘉雖復項籍放命封樹紀以邱墳紀信捐生丹素著于圖像猶恐九泉之下尙淪鼎鑊八難之間永纏冰炭所以樹其福田濟其營魄可于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凶徒殞身戎陣者各建寺刹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災火于青蓮清梵所聞易苦海于甘

露所司其量定處所並立寺名具爲事條以聞稱朕哀矜之意按今都城宣武門外之憫忠寺寔其一焉寺有唐刻石碑係蘇靈芝書傳爲李北海筆然有史思明字樣則非貞觀時碑可知累臣自崇禎戊辰秋絕葷酒飯依釋氏又誦金剛等經又得詳味蓮池大師所纂彌陀疏抄菩薩戒發隱等編歡服釋教宏博誠暗助聖朝治化不淺或在至戚密友苦口勸戒所不能感格之人或自己于內典發露真可使神懣汗流至壬申春山東巡撫余公大成者博山大師弟子也因孔有德之變逮獄

酌中志卷之十六

美 海山仙館叢書

累臣得侍座側蒙指教且云我聖朝大明會典所載每月禁刑十日卽十齋期也凡未能長齋者先習十齋加至正五九月循誘後人慈悲方便門也蓋治世法與出世法卽儒門成已成物用行舍藏之道凡具慧性上根法器之人當終有憬然悟覺翻然懺悔者焉總憲唐公世濟長男元竑萬曆乙卯中浙江鄉試持齋二十餘年甘心恬退推精禪學亦博山大師弟子也甲戌冬唐留都召北任總憲元竑因慮日久年衰曾刺血寫家書勸唐辭官唐不聽丙子秋口由宣鎮東北入犯潛從天壽

山後柳溝深入臨皇陵陷昌平薄都城殘掠畿輔竟飽  
颺去其冬奉旨朝官各舉素具邊才者唐薦及霍維華  
奉旨逮唐獄元竝聞之號泣奔北無可奈何遂復斷鹽  
鼓持白齋刺血寫金剛經二函叩佛祈佑丁丑夏部擬  
唐戍奉旨俞允以唐素有清名也唐亦不知維華于丁  
丑正月內已客死戍所也

番經廠習念西方梵唄經咒宮中英華殿所供西番佛  
像皆陳設近侍司其香火其隆德殿欽安殿香火亦各  
有司也凡做好事則懸挂旛榜惟此廠仍立監齋神于

酌中志卷之十六

聖海山仙館叢書

門傍本廠內官皆戴番僧帽穿紅袍黃領護腰一永日  
或三晝夜圓滿萬曆時每遇八月中旬神廟萬壽聖節  
番經廠雖在英華殿然地方狹隘于隆德殿大門之內  
跳步叱而誦梵唄者十餘人而習學者數十人各戴方  
頂笠穿五色大袖袍一人在前吹大法螺一人在後執  
大鑼餘皆左持有柄圓鼓右執撻槌齊擊之緩急疎密  
各有節奏按五色方位魚貫而進觀五色傘蓋下誦經  
者以進退若舞焉跳三四箇時辰方畢監齋神者傀儡  
體製法真盜甲器械高與人等如門神焉而黑面豎髮

威靈可怖於本殿官門安之做法事畢即收於本殿庫  
中一夕有賊入庫神施法禁不能行托夢於看庫內官  
曰庫內有賊我替爾拿住了天明果然是以人皆畏之  
凡食驢肉者絕不敢入殿入則必有意外災咎食牛犬  
肉者亦不敢入蓋亦頗著靈驗人不敢犯也英華殿前  
有菩提樹二株結子可作念珠詞臣張士範作傷其序  
文畧曰大內西北之隅建有英華殿一處殿前菩提樹  
二株聞係九蓮菩薩慈聖皇祖母所植葉如楸子不從  
花得乃生於葉之背拾作念珠較南產者惜不甚大然

酌中志卷之十六

聖海山仙館叢書

色黃潤而分瓣之線色微白名衲多寶之神廟以聖母  
上賓奉御容於樹之東北別殿值朔望節即親詣行禮  
每瞻仰雙樹若有栢栴之思焉因上尊號曰九蓮菩薩  
云偶禪持此珠作施備述其詳如此臣張士範敬撰小  
偈以代頌言云云初萬曆元年四月順義王俺答奏選  
得金字番經并喇嘛僧為傳誦經典禮部通行順天府  
造金字經三部黑字經五部選得番僧兼日早回毋得  
淹滯神廟報可至十一月禮部如督臣王崇古之請給  
俺答佛像番經賞去傳經番僧二人禪衣坐具并靴履

授在口番僧九人官仍給禪衣坐具帽靴及各給其番官四人綵緞

道經廠演習元教諸品經懺凡建醮做好事亦於隆德欽安等殿張挂幡榜穿羽流服色而雲璈清雅儼若仙音萬曆五年十月戊子彗星見神廟以星變特諭禮部建醮於朝天宮三日仍徧告各官廟至二十六年鼎建乾清坤寧兩宮勅先監矩總督工程每月初四日同閣臣九卿入宮闕視至三十一年工始告成勅正一副教大真人張國祥即天師也率領道侶數十員於乾清宮

酌中志卷之十六

聖海山仙館叢書

大殿啟建黃籙大醮若干日香燭輝煌齋供清美儀文隆備世所罕見至第三日午時有白鶴千餘於兩宮之上飛鳴旋繞移時方散無不嘆聖誠格天元宵暨臨羣內臣仰視空中之鶴者如堵有小近侍王昇者其口大能容拳亦隨仰視真人一見即口這孽畜躲在這裏了云昇是得道大蝦蟆化生之人也此廠掌廠林朝者泰昌元年八月陞乾清宮管事王太監安極器重之改原姓魏陞天壽山某陵神官掌印太監後被逆賢害死神廟初欲選官女數十人令習元教爲女道士而掌壇內

臣李昇白忠林朝執奏曰不可佛教慈悲凡此微簡藝尙或耽待若元教諸天神將恐女子無知惹咎不便是以中止已上三經廠每遇收選官人各撥數十人隸之凡做好事一永日或晝夜或七晝夜各有欽賞錢錠爲襯一總事畢易服叩頭謝恩凡三經廠將做好事之前須先頒旨意傳各衙門各應錢糧凡遇癸亥神廟景命三經廠各做好事一永日遣管事牌子贈禮凡司禮監掌印東廠秉筆管事牌子各進素盒十二副或八副點茶每廠掌廠太監一員貼廠各司房數十員於各衙門

酌中志卷之十六

聖海山仙館叢書

帶銜惟番經廠韓長老神廟極所信禮稱長老而不名又王定安清修能琴爲先監器重云南海子即上林苑總督太監一員提督太監四員管理僉司數十員分東西南北四圍每面方四十里總謂之二十四鋪各有看守牆鋪牌子淨軍若干人東安門外有菜廠一處是在京之外署也職掌鹿獐兔菜西瓜果子凡收選內官於禮部大堂同欽差司禮監官選中時由部之後門到此廠過一宿次日早晨點入東安門赴內官監又細選無遺礙者方給烏木牌候收畢請旨定

日差司禮監掌印於萬壽山前撥散之  
林衡署審疏署嘉蔬署良牧署提督太監一員各有掌  
署官一員貼署僉書數員職掌進官瓜蒞襍果菜栽培  
樹木鷄黃鵝黃鴨蟹小豬等項

織染所掌關防太監一員僉書十餘員職掌內承運庫  
所用色絹共署向南在德勝門裏內有空地堪為圍囿  
其染成之絹赴內承運庫交納此所工部亦有監督有  
大使有辦顏料諸項商人此所不隸內織染局

盈甲廠即鞍轡局在都城內之東南隅掌廠太監一員

酌中志卷之十六

海山仙館叢書

貼廠僉書數十員轄匠頭九十名小匠若干人專管營  
造盈甲銃砲弓矢火藥之類萬曆年間火藥忽燃者再  
其三十三年九月丙申時忽響一聲烟如靈芝燒死  
京營領總等官九員軍人六十三名重傷者二十一名  
毀房屋若干間禮科蕭近高所題燒死不下數百人凡  
於工部領銀一萬兩則此廠六千王恭廠四千分造之  
工部主事一員監督之近因東西南北不便復增主事  
一員各監督之崇禎甲戌九月初七日天明時忽響一  
聲毀房屋甚多將火藥石礮遠拋於泡子河城牆下又

一石礮自空中落於民家屋上打透至炕而炕上所臥  
小兒不知何因在地無恙又一人繫掛於梁上頭與脚  
下垂止有皮無衣無肉骨形比生時頗增長許多是日  
也本廠匠頭蔡承祿號小泉家出殯人頗富修冥器皆  
用真綾絹為之延優婦扮十二寡婦征西故事又製火  
人火馬十匹各以火爆縛徧人馬身上點藥線馳跑則  
火起四飛紙爆迸響而人不傷是日之變人多云蔡家  
所致凡附近寺殿多未震動而配殿槓損也有一吳年  
兒者素以食物入廠貨賣比晨已擔入忽覺眼黑耳聾

酌中志卷之十六

海山仙館叢書

畧聞有響聲移時方甦開眼視之身已立泡子河橋上  
不知得何神祐而無恙也又有賣肥阜者素在崇文門  
裏賣後於門外賣此日偶人城索債震死於姜百戶門  
首肥早箱油粉狼藉見者無不悚懼奉旨將掌廠值日  
內臣賀堯年監督主事蔡宸恩下獄薄責之  
安民廠即王恭廠建署於都城之西南隅掌廠太監一  
員貼廠僉書十餘員轄匠頭六十名小匠若干名營造  
錢糧與盈甲廠同天啟六年五月初六日辰時忽大震  
一聲烈踰急霆將大樹二十餘株拔出土又有坑深數

丈烟雲直上亦如靈芝滾向東北自西安門一帶皆霏落鐵渣如糞如米者移時方止自宣武街迤西刑部街迤南將近廠房屋猝然傾倒土木在上而瓦在下殺有姓名者幾千人而闔戶死及不知姓名者又不知幾千人也凡坍平房屋爐中之火皆滅只賣酒張四家兩三間之木簷焚然其餘無燬凡死者之肢體多不全不論男女盡皆裸體未死者亦多震襖其衣帽焉豈未有之變也遂改卜於西直門街北建廠先帝賜名曰安民年盛甲廠各鑄關防以給之重軍需也其舊址改為戎政

附中志卷之十六

聖諭

署凡在西會議兵事即共集面計甚便而崇禎辛未戎政尙書閔夢德設處錢糧修理捐俸完局云近因火藥局備窄遂於宣武門街儘北街西分創新火藥局一處又安定門內東繚兒衚衕舊設鎗局一處係京營官軍自兩廠領出火藥併軍器堆積以便教場取用崇禎戊寅四月初五日卯時新火藥局忽震一聲損壞房屋人民許多至六月初二日午時安民廠大震畧滅於天啟六年時也八月初七日卯時局復大震且延燒草若干塚其湧起之烟各如靈芝如雲如浪移時方散聖明極

矜憐之發銀分賑司禮曹太監化淳親詣傷處驗看復施棺或席殮埋是歲頗旱至庚辰四月初二午時新局造火藥處復響一聲損人命房屋甚多

西山陵墳各有掌府官一員僉書十餘員以供酒掃看守香火凡有祭祀即本掌府官行禮

京城內外寺廟各有燒香內官十餘員及東西捨飯寺亦各有內官數十員或年老有病退居於此止給柴米冬衣靴料以終殘年此祖宗參養之澤周詳備至者也安樂堂在北安門裏掌房官一員掌司數十員凡在裏

附中志卷之十六

聖諭

內官及小火者有病送此處醫治痊可之日重謝房主消假供職如不幸病故則各有送終內官啟銅符出北安門內官監給棺木惜薪司給焚化柴抬至淨樂堂焚化皆祖宗爲中官始終之大恩也萬曆時堂內有兩人養病一人已死身旁無所有止有一銅盆被未死者力疾下牀將盆藏之死者之家人徧尋盆不見而藏盆者不久亦氣絕比殮時則盆覆於被內蓋內臣性貪苟得至死不二遂傳爲笑柄云崇臣日擊陋習心甚不甘因發三大願一日不串戲實不忍將民間幼男買來付南



人教習費財耗力以供人耳目之樂終至戲散流落失所者多二日不蓋房實不忍隨俗陋套頻興土木取片時之得意失寒素之本色三日不受故官財產是以先監坐化常太監病故李公永貞死後纍臣所分遺念堪付一笑凡內臣稍富厚者預先捐資擺酒立老衣會棺木會壽地會念經殯葬以為身後眼目之榮

酌中志卷之十六

哭 海山仙館叢書

內安樂堂在金盞玉螭橋西半房夾道掌司其事者二三十人凡宮人病老或有罪先發此處待年久再發外之洗衣局也成化年間憲廟皇貴妃萬娘娘專寵孝穆皇后紀娘娘有孕曾托居此生孝廟為中興聖帝云內贊禮官巡街長隨凡宮中祭祀禮儀係贊禮官職掌其官十餘員自答應長隨選其動作便利聲音洪亮儀表豐秀者為之得穿紅圓領束金鍊帶此外又有巡街長隨亦自答應長隨內應休費換戴手巾穿青襪微牙脚輪流巡歷地方有旗尉數人跟隨凡禁地有異言異

服及喧嚷犯禁者得詰而責之事大則開具連七紙手本名日事件稟司禮監奏處事小則責打逐出而已答應長隨凡收入官人先選身子偉壯有力者百餘人分派大輪小輪并傘扇等演習步驟凡遇謁廟朝講以至聖駕出外抬弓矢賞賜等箱駕回各交原處俱在元武門東西長庚門之外一帶廊下家住屬司禮監轄看守六科廊報水巡街禮儀房等項皆從此中陞補凡夜間那方有光亮便從宮中門縫傳出急差長隨分尋是何處失火登時回話凡召對宣官及欽賜大臣銀兩羊

酌中志卷之十六

哭 海山仙館叢書

酒等項皆長隨齎送天下文武官各藩府進到表箋禮物皆長隨接進其為首數員有官帽日答應牌子即司禮監奉御然不敢穿襪微也祖宗以來凡雙月十六日例有應答牌子前往教場比試武職應襲至逆賢時欲令名下私人炫耀中外遂改差文書或監官輪挨一人往非舊制也官下官占分兩班四撥小火者烏木牌平巾遇陞一級則內使烏木牌管官中洒掃之事有力者免之當差聽事兩班四撥內使小火者烏木牌平巾有總牌

一名二三四牌各一名每撥餘者各數十名專答應司禮監官典簿人數凡出票拿人馬房動刑裏外看守整頓淨軍皆共職管夜則輪流叫火巡風隔門縫聽傳使令忙苦可憐然間多騙詐嫖賭答應官人貪忍無耻與外廷厮役相似者大抵習俗移人不能特立或為饑寒迫耳悲夫

京城內外十六門正陽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數十員帶管外羅城南面居中永定門凡冬至聖駕躬詣園丘郊天并耕藉田崇禎辛未年五月初一日今上因早詣

酌中志卷之十六

至

海山仙館叢書

園丘步禱咸由正陽門出也

崇文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數十員帶管外羅城東南

左安門正東廣渠門東北之東便門崇文門俗稱海岱

門左安門俗稱碾礮門廣渠門俗稱沙窩門也

宣武門掌門官一員管事官百餘員逆賢時幾二百員

帶管外羅城西南右安門正西廣寧門西北之西便門

宣武門俗稱順成門廣寧門俗稱彰義門此京城之南

一面也

東面則朝陽門俗稱齊化門也聖駕春分躬詣朝日壇

及藩王之國則由朝陽門出再北則東直門也

西面則阜成門俗稱平則門也聖駕秋分躬詣夕月壇則由阜成門出再北則西直門也

北面居西者得勝門也聖駕謁陵及大行帝后發引則出此門北面居東者曰安定門萬曆丙辰七月初六日晚大風暴雨將此門樞刮折拔清河一帶大樹無算而皇城之北中門東上門樞俱折凡遇夏至聖駕躬詣方澤祭地即由安定門也各掌門官一員管事官十餘員不等與前三門亦同議查出入交納課程以上聽正副

酌中志卷之十六

至

海山仙館叢書

提督掌司節制而司禮監鈐轄之凡在京大小喪柩得於安定西直東直阜成崇文門發引餘四門不許喪柩出也

在京府第王府每承奉正副二員典寶官數十員公主府每中使一員閣者數十員

聖駕御前凡每日親近內臣自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之次而名位尊顯者曰乾清宮管事其第一員或第二員則提督兩司房者也曰打卯牌子則隨朝捧劍者也其次曰御前牌子曰暖殿則朝夕在側者也次日管櫃

子曰人數司房管掌司房日御藥房御茶房日管庫又次日管弓箭日弩馬日尙冠等四執事則并尙衣尙履管淨者也日帶刀日報時刻并大庖廚官後苑班上吹響器及欽安殿隆德殿英華殿之陳設以上皆穿紅近侍也日某宮近侍則答應皇后妃嬪皇子女等近侍各數十員不等總穿紅也

御藥房提督太監正副二員分兩班餘日近侍二三十員未進官未穿紅者習醫官人三四十員職掌上用藥餌與大醫院相表裏凡選官人進內必檢年少者三五

酌中志卷之十六

聖海山仙館叢書

十人選醫教習讀藥性賦醫要集覽及素問脈訣等書祖宗以來無敢有開人人藥房者防至密也逆賢用事則大不然可嘆也凡聖體違和傳放御醫至日四人或六人吉服入宮不論冬夏必於殿門之內設炭火一盆中焚蒼朮雜香人人從盆上入叩頭畢第一員膝行跪診左手第二員跪診右手仍互更再診畢各將聖恙大畧而奏數言出至聖濟殿計藥開方具本御藥房用金罐煎進之罐口以御藥謹封緘之御茶房秋視御藥房分兩班牌子四員常行近侍三四

十員職司茶酒瓜果凡聖駕出朝經筵講筵御用茶及官中三時進膳聖駕七箸中官七箸係其職掌祖宗以來亦無一人敢擅入者逆賢時止伺候先帝七箸杯盤將中官張老娘娘合用器具一概不替而容氏逆賢王體乾等御前每日賜吃之膳顧奔趨供奉不敢後焉可慨也神廟時牌子魏學顏最有寵自打卯牌子王朝忠死後無人解聖意者惟學顏奏對便捷嘗備顧問日親信之泰昌元年八月光廟登極憫其勤勞陞秉筆尋准辭閒住學顏豐潤縣人未甚讀書而博聞強記敬重士

酌中志卷之十六

聖海山仙館叢書

大夫且癖好黃白之事門多異流雖屢為丹容哄騙而至老不厭也萬曆丙辰科第六名中式舉人趙鳴陽遭第一名沈同和事敗吃累雖鳴陽未得廷試然文名籍甚學顏深慕之後以重聘延請至外邸訓其姪魏廷獻入豐潤縣庠及學顏得以秉筆予告而鳴陽在京師道大行復遊山西主鄭公崇周家天啟甲子冬河南獻寶璽後魏相國廣徵等交通逆賢大工興後崔御史呈秀等接續布弄凡先帝一應長旨意長聖諭迥與癸亥以前文氣不同人頗駭異時埤內導逆諸臣大布謠言於

外曰徐文輔是秀才出身趙鳴陽入幕在內南北傳播人多信以爲實是時今上在朱邸或亦聞之至崇禎戊辰六月內中府會審李永貞等而永貞輒昧心妄扳鳴陽蓋欲少除日前之死誣陷人命周恤也其年冬臺臣陳公乾陽偶有疏波及之奉旨下鳴陽獄時大司寇喬公允升總憲會公于沐咸心知其冤而奈無據乃于己已七月內提取若愚并永貞姪男僕人赴都城隍廟面質鳴陽若愚曰永貞若愚心本不同各人自有本末扳者自扳不扳自不扳此形可碎此心難昧必不忍以人

酌中志卷之十六

海山仙館叢書

之妄加已者而今亦妄加諸人也乃力爲鳴陽辨白鳴陽並不曾入忠賢之幕下中外之語皆因鳴陽曾在秉筆魏學顏家教書人遂誤作入忠賢之幕也云其舉人曹泰然生員魏廷獻等可數百人皆鳴陽門人俱爲鳴陽申訴時座中問官董公羽宸等九位盡感動首肯鳴陽得擬杖過堂覆允案存刑部江西司其長男趙玉成至癸丑登劉同升榜進士學顏至戊寅夏卒年九十餘人咸以爲得內養外丹力也

篋頭房近侍十餘員專爲皇子女請髮留髮入囊整容

之事凡誕生皇子女彌月剪胎髮百日命名後按期請髮者卽如外之每次剃頭然一莖不留如佛子焉皇子戴元青縐紗六瓣有頂圓帽名曰爪拉帽至十餘齡留髮約年餘又擇吉入囊總束于後冬用元色紵夏用元色紗作囊濶三寸許長尺餘垂于後至選婚有妃始擇吉行冠禮此皇子事也皇女戴寸許濶小頭箍至十餘歲留髮至年餘擇吉打扒角至選婚有駙馬始擇吉上頭此皇女事也凡奏文書皆禮儀房職掌凡收生婦醫婦進官出官或乳婦有疾更換皆禮儀房職掌事也

酌中志卷之十六

海山仙館叢書

貓兒房近侍三四人專飼御前有名分之貓凡聖心所鍾愛者亦加陞管事職銜壯者曰某小廝驕者曰某老爺牝者曰某丫頭候有名封則曰某管事或直曰貓管事亦隨中官數內關賞凡皇子女嬰孩時多有被貓叫得驚風薨夭者有誰敢言或只于所居近處禁止幾年可也說者曰祖宗爲聖子神孫長育深宮阿保爲侶或不知生青繼嗣爲重而寵注于一人未能溥貫魚之澤是以養貓養鴿復以螽斯百子千嬰名其門者無非藉此感動生機廣允緒耳其意良深遠哉凡聖駕所喜乘

之馬亦各賜佳名逆賢曾進先帝之馬甚多有曰飛元光等或陞馬玉帶賞馬抹布刀兒如管事之秩然總涉戲耳不可以為訓也

宮內教書選二十四衙門多讀書善楷書有德行無勢力者任之三四員五六員不拘穿襖襪不妨原衙門原職銜而隨御司房或管櫃子關賞亦游陞玉帶騎馬仍命一秉筆提督之所教官女讀百家姓千字文孝經女訓女誡內則詩大學中庸論語等書學規最嚴能通者者陞女秀才陞女史或陞官正司六局掌印凡聖母及

酌中志卷之十六

海山仙館叢書

后妃禮儀等事則女秀才為禮引禮贊禮官也凡官人有罪者發落責處整鎖或罰提鈴等名色以苦之提鈴者每日申時正一刻并天晚官門下鎖時及每夜起更至二更三更四更之交五更則自乾清宮門裏提至日精門回至月華殿門仍至乾清宮門裏其聲方止提者徐行正步大風大雨不敢避而令聲若四字一句天下太平云 神廟御居啟祥宮時則自咸和右門提至嘉德門仍回原處止焉 寶和等店經管各處商客販來襍貨一年所徵之銀約

數萬兩除正額進御前外餘者皆提督內臣公用不係祖宗額設內府衙門之數也店有六曰寶和日和遠日順寧日福德日福吉日寶延而提督太監之廳廡則在寶和店也俱坐落戎政府街凡奉旨提督者亦無勅書傳云起自嘉靖年間裕邸差官徵收神廟時屬慈寧官聖母李老娘娘宮中收用管事張隆齊棟等總其事先帝登極逆賢攘為提督委掌家王朝用經理之朝用斤斤自守自愛新其廡宇寬其苛歛惟恐病商司房王惟善等至今稱之按每年販來貂皮約一萬餘張狐皮約

酌中志卷之十六

海山仙館叢書

六萬餘張平機布約八十萬匹纊布約四十萬匹棉花約六千包定油河油約四萬五千篋芝蔴約三萬石草油約二千篋燒酒約四萬篋而都城內之燒者不與也荆油約三萬五千篋南絲約五百馱榆皮約二十馱各省香館分用也北絲約三萬劬串布約十萬筒江米約三萬五千石夏布約二十萬匹瓜子約一萬石醃肉約二百車紹興茶約一萬箱松蘿茶約二千馱雜皮約三萬餘張大麵約五十萬塊中麵約三十萬塊麵麵約六十萬塊京城自造細麵約八十萬塊而內臣勲戚自製

之麩不與也四直河油約五十隻四直大麩約一十萬塊玉約五千斤豬約五十萬口羊約三十萬隻俱各有稅而馬牛驢騾不與也如漢粵之寶石金珠鉛銅砂汞犀象藥材吳楚閩越山陝之幣帛絨貨又不與也天啟以前大概如此今又不知何項增多何項減少觀商民之通塞販貨之豐耗亦足以卜時考世云

酌中志卷之十六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十六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七

大內規制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皇城外層向南者曰大明門與正陽門永定門相對者也稍東而北過公生左門向東者曰長安左門再東過玉河橋自十王府西夾道往北向東者曰東安門轉而過天師菴草場再西向北曰北安門即俗稱厚誠門轉而過太平倉迤南向西曰西安門再南過靈濟宮灰廠向西曰長安右門紅柵之內門之北則登聞鼓院在焉此外圍之六門牆外周圍紅鋪七十二處也

酌中志卷之十七

海山仙館叢書

紫禁城外向南第一重曰承天之門每年霜降後吏部等朝審刑部重囚在門前中甬道西東西甬道之南五府等衙門坐東向西吏部等衙門坐西向東吏部主筆者第一座刑部正堂第二座都察院第三座餘以次列舊時犯人朝北跪而刑部事宜亦明載各旗尉押本囚上前北面跪則是有冤者側而西向主筆者分訴今侍從之人大聲喝曰朝上跪而乃直朝西豈以西爲上耶主筆者思以上自居耶無敢言非也南二重曰端門三重曰午門魏闕兩分曰左掖門右掖門轉而向東曰東

華門向西曰西華門向北曰元武門此內圍之八門也  
牆外周圍紅鋪三十六處每晚有勳臣一員在闕左門  
內直宿每更官軍提銅鈴巡之而護城之河遠焉

皇城內自北安門裏街東曰黃瓦東門門東街南曰尙  
衣監街北曰司設監再東曰酒醋麵局內織染局曰皮  
房紙房曰針工局巾帽局曰火藥局即兵仗局之軍器  
庫也再東稍南曰內府供用庫曰番經廠漢經廠曰司  
苑局鐘鼓司再南曰新房曰都知監司禮監祖宗舊制  
司禮監第一層門向西與新房門一樣門之內稍南有

酌中志卷之十七

二 海山仙館叢書

松樹十餘株者內書堂也先師位供安向南其楹聯曰  
學未到孔聖門牆須努力行幾步做不盡家庭事業  
且開懷手在一邊聖人位之北一間則教讀書詞林先  
生所憩之所也內書堂稍北曰崇聖堂掌印公公秉筆  
隨堂公到任入門先禮之再北向南則二層門矣入此  
門再東朝南者本監公廳之大門也門外有東西二井  
西井之西一小門東井之東一小門其內皆提督監官  
文書房掌司所居房屋也古書名畫筆墨硯綾紗紙劄  
各有庫貯焉新房之北則司禮監新房之南則御馬監

也所謂新房東西一街南北一連二連三連等連連之  
十字路口各有井自逆賢專政將司禮監外層拆毀改  
為大門向西殊失次第一層高如一層之義無知妄作  
此其一也近年仍改復舊制焉御馬監之南向西者曰  
杆子房北膳房煖閣廠廠之東門通河而門最高大啟  
閉不便遂於大門上復開一小門以便行走河之兩岸  
榆柳成行花畦分列如田家也曰南膳房再南曰明器  
廠曰混堂司內東廠尙膳監撥子斜對御馬監向東曰  
北花房亦辦膳之所也曰印後監中書房曰蹴圓亭武

酌中志卷之十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廟恆臨幸之曰內承運庫此庫掌印僉書寫字諸人所  
住之署也此路總名之東河邊其餘尙有房八區則司  
禮監印公公秉筆等眾住所謂河邊直房是也過東上北  
門東中門街北則彈子房曰學醫讀書處日光祿寺街  
南曰篋頭房再東則東安裏門俗稱牆門者過橋則東  
安門也自東上南門之東曰重華宮前曰重華門曰廣  
定門咸熙門肅雍門康和門猶乾清宮之制後有兩井  
東西有兩長街西長街則有日興善門麗景門長春門  
清華門寧福宮延福宮嘉福宮明德宮永春宮永寧宮

延禧宮延春宮凡妃嬪皇子女之喪皆於此停靈至發引時出東上南門東上北門北中門北安門詣西山等處墳林安厝東長街則有廣順門中和門景華門宣明門洪慶門洪慶殿供番佛之所也又有膳房其門曰景和門又東則內承運庫也自東上南門迤南街東曰永泰門門內街北則重華宮之前門也其東有一小臺臺有一亭再東南則崇質宮俗云黑瓦殿景泰年間英廟自北狩回所居永泰門再南街東則皇史宬珍藏太祖以來御筆寶錄要緊典籍石室金匱之書此其處也皇

酌中志卷之十七

四 海山仙館叢書

史宬每年六月初六日奏知曉暉司禮監第一員監官提督董其事而稽核之看守則監工也左右小門曰鑄厯左門鑄厯右門再東則追光殿曰欽天閣透玲碑在焉世廟御製欽天頌勒於碑石光潤潤有豎之二近似卧碑製也再南則御前作也皇史宬之西過觀心殿射箭處稍南曰龍蒼門其南則昭明門其西南則嘉樂館其北曰丹鳳門列金獅二內有龍德左殿崇仁右殿正中廣智殿之後則飛虹橋也橋以白石爲之繫獅龍魚蝦海獸水波洶湧活躍如生云是三寶太監鄭和自

西域得之非中國石工所能造也橋前右邊缺一塊中國補造屢易屢泐亦古迹也橋之南北有坊二曰飛虹戴鼇姜立綱筆橋之東西有天光雲影二亭又北壘石爲山山下有洞額曰秀巖以磴道分而上之其高高在上者乾運殿也左右各峙一亭曰御風凌雲隔以山石藤蘿花卉若牆壁焉又外爲永明殿最後爲圓殿引流水繞之曰碧環再北曰玉芝館卽睿宗獻皇帝廟也後殿曰大德殿外券門曰寶慶門曰延祥門佳麗門其東牆外則觀心殿也自皇史宬東南有門通河河上曰湧

酌中志卷之十七

五 海山仙館叢書

福宮舊名澄輝閣俗云騎馬樓也迤東沿河再北則曰梁洪東安橋北有亭曰涵碧又北則圓龍觀焉其殿曰崇德是也觀中多海棠每至春深盛開時聖駕多臨幸之是河也從北安門外文昌宮東步櫺橋入經皮房內織染局巾帽局御馬監之東東安門橋下至長安左門外迤東之玉河橋出焉北安門內街西曰安樂堂凡內官有病者送此調理山陵及外廠九門官不送也再南黃瓦西門之裏則內官監也過北中門迤西則白石橋萬法殿等處至大高元殿則習學道經內官之所居也



其北則裏冰窖也北中門之南曰壽皇殿右曰育秀亭左曰毓秀館後曰萬福閣俱萬曆三十年春添葺曰北果園殿之西門內有樹一株掛一鐵雲板年久樹長遂銜雲板於樹幹之內止露十之三誠古跡也殿之東曰永壽殿觀花殿植牡丹芍藥甚多曰采芳亭會景亭曰玩春樓其下曰壽安室曰觀德殿亦射箭處也與御馬監西門相對者壽皇殿之東門也殿之南則萬歲山俗所謂煤山者此也久向故老詢問咸云土渣堆築而成崇禎己巳冬大京兆劉宗周疏亦誤指為真有煤如果

酌中志卷之十七

六 海山仙館叢書

靠此一堆土而妄指為煤豈不臨危誤事哉我成祖建都之後何等強盛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豈肯區區以煤作山為禁中自全計何其示聖子神孫以不廣耶山上樹木葱鬱神廟時鶴鹿成羣而呦呦之鳴與在陰之和互相響答聞於霄漢矣山之上土成磴道每重陽日聖駕至山頂坐眺望頗遠前有萬歲山門再南曰北上門左曰北上東門右曰北上西門再南過北上門則紫禁城之元武門也北上西門之西大高元殿也其前門曰始青道境左右有牌坊二曰先天明境太極仙林曰孔

綏皇祚宏祐天民又有二閣左曰昆明閣右曰朔靈軒內曰福靜門曰康生門曰高元門蒼精門黃華門殿之東北曰無上閣其下曰龍章鳳象曰始陽齋曰象一官所供象一帝君範金為之高尺許乃世廟元修之御容也稍西曰石作曰圓明閣又西曰乾明門門裏迤南曰兵仗局曰西直房即尙衣監之袍房也曰舊監廬屬內官監地方曰尙膳外監曰憩食房曰西上北門其東向北者則西下馬門矣紫禁城護城河一帶其在東面者原有祖宗所設內承運庫衙門起至北花房止有房地

酌中志卷之十七

七 海山仙館叢書

而西面城河兩岸止有矮河牆羅列石作物料而已遊賢擅政乘輿大工之際輒自西下馬門迤北乾明門迤南於兵仗局對門一帶造作房屋數區以為秉筆直房於風水頗失宜又河之東北角西北角本有澡馬河石柵逆賢皆毀之改成兩方角後又悔其誤復改如故此無知紛更之明驗也說者曰改此河後先帝聖嗣不育靈臺掌印張得禮者密向客氏言之客氏向逆賢言之乃方復舊先帝皇子女雖經數產竟無一存惜哉自西上北門過西上南門向東則御用監也又南向西則銀

作局也再南過橋曰靈臺亦有觀象臺銅鑄渾天儀以測星度占雲氣焉沿河西岸而南者曰寶鈔司自西中門之西則尙寶監也再西出西苑門迤南向東曰灰池曰水碓水磨河之西土坡之上曰昭和殿擁翠宮曰趨臺陂澄淵亭又北曰紫光閣再西曰萬壽宮壽源宮嘉靖四十四年春更曰百祿宮曰五福殿承佑殿左祐祥殿右祐寧殿曰龍吉齋鳳祥館昭祥閣朗瑞居曰曜曦門耀朗門含祥門成瑞門曰永和門永順門永綏門永祉門曰納康門長寧門凝一殿其東曰萬春宮舍春殿

酌中志卷之十七

八 海山仙館叢書

萬和宮萬華宮萬寧宮御僕庖曰體仁門履康門啟泰門納祉門泰安門其西曰僊禧宮仙樂宮仙安宮仙明宮其朝東南起有門廿一日長寧長和長善長耀令寧攸順攸利金靜金瑞宣惠靜安康寧金寧常靜壽安廣成東和其南曰陽德永光嘉安其東曰柏木殿曰旋坡臺即覓兒山顯陽殿也曰通仙亭牌坊二南曰福巒北曰祿渚臺上有七層牌額曰玉光光華耀真真境境仙仙臺曰朝元館曰景德殿大光明殿曰登豐門廣福門曰太始殿太初殿曰宣恩亭嚮祉亭一陽亭萬仙

亭後曰永吉門左安門右安門曰太極殿統宗殿總道殿曰天元閣下曰闡元保祚朝東外二門曰天平豐和曰無逸殿幽風亭落成殿金海石橋之北河之西岸向南曰玉熙殿承華殿曰寶月亭芙蓉亭曰清馥殿丹馨殿曰錦芳亭翠芬亭曰長春門昭馨門瑞芬門馥景門仙芳門馥東門馥西門曰澄碧亭騰波亭飛藹亭曰騰禧殿即黑老婆殿也曰王媽媽井河之上游倒影入水如龍宮曰乾德閣俗所云北臺是也高八丈一尺廣十七丈磴道三分三合而上之萬曆二十九年夏建乾清

酌中志卷之十七

九 海山仙館叢書

宮牌子王朝忠內官監總理陳永壽董其役至天啟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奉旨拆毀平之蓋猶春秋泉臺之毀矣至四年夏就其處作嘉樂殿其門曰延景門牌坊南曰福渚北曰壽岳河干有亭五中曰龍澤左曰澄祥右曰湧瑞又左曰滋香右曰浮翠總謂之五龍亭也又洞三上曰龍壽中曰玉華下曰遊仙已上俱萬曆三十年秋添其三洞至天啟元年冬拆再西則內教場也曰振武殿曰恆裕倉省敘亭稍南臨河有坊曰余祥橋其東則北關口曰洪應殿曰壇城曰轟雷軒嘯風室嘯雪室

雲雨室耀電室曰清一齋寶淵門曰靈安堂精馨堂馭  
仙堂輔國堂演妙堂入聖居也自北開口迤南東岸曰  
船屋乃冬日藏龍舟之所有宏濟神祠橋之南亦有船  
屋焉直南曰元熙殿有馬頭左擁翠亭右飛香亭後更  
名曰元潤亭再南曰陟山門通裏冰窖者也又西馬頭  
有龍淵亭念善館又有亭曰龍湫有殿曰壽源殿即太  
素殿曰正心齋博敬齋曰素左門素右門隆治門曰騰  
波亭滋祥亭又再南巍然若山者曰廣寒殿即俗所云  
蕭后梳妝樓也萬曆七年傾頽其脊中錢元至元錢也

酌中志卷之十七

十 海山仙館叢書

神廟曾分賜輔臣張居正數枚曰太液橋其坊曰堆雲  
積翠今止存山石基逆賢又拆毀焉再南曰圓殿即承  
光殿也磚砌如城牆亦有雉堞以磴道分上之上有樓  
閣古松松乃數百年物霜餘虬枝紛披偃蓋凡枝之垂  
者皆以杉木撐之至崇禎五年因枯木難存始連根剷  
除此乾明門之西也其石梁如虹直跨金海通東西往  
來者曰玉河橋有坊二曰金鼈玉螭萬曆年間凡遇七  
月十五日道經廠漢經廠做法事放河燈於此橋之中  
空約丈餘以木坊代石亦用木關杆橋之東岸再南曰

五雷殿即椒園也凡修實錄成於此焚草左迎祥館右  
集瑞館曰太元亭開法所曰臨漪亭水雲榭再南則至  
西苑門矣由玉河橋玉熙宮迤西曰樞星門迤北曰羊  
房牲口房虎城在焉內安樂堂在焉樞星門迤西曰西  
酒房西花房曰大藏經廠即司禮監經廠也又西曰洗  
帛處圍菓廠曰西安裏門甲字等十庫曰司鑰庫鴿子  
房街南曰惜薪司正西則西安門也樞星門迤西街南  
賊罰別庫之門也門之東迤南曰蠶池曰陽德門又西  
曰迎和門則萬壽宮之門也曰大光明殿自陽德門外

酌中志卷之十七

十一 海山仙館叢書

皆可以至河是河也由北安門外藥王廟西橋下入滎  
迴泲漾蓄洩惟謹蓮藕魚蝦味最鮮美且葎葦茂密水  
禽上下儼若江南風景云至冬冰凍可拖牀以木板上  
加交牀或藁薦一人前引繩可拉二三人行冰如飛積  
雪殘雲點綴如畫世廟晚年尙元修多居西內嘉靖壬  
寅正月十六日皇太子自宮中往見絕河冰而過時閣  
臣夏言詞云胡牀穩坐度層冰正咏此也神廟臨御久  
稀禁網疎濶每於河冰凍後近京貧民於皇城內外凡  
有冰處拉拖牀以餬口遇雪滿林皋坐拖牀者豔素雜

還交拉如織亦有興豪乘醉而頻往來者至春冰將泮  
間有沉溺損生愆不畏也其河自寶鈔司東與護城河  
之西派合流過長安右門之北經承天門前再東過長  
安左門之北自湧福閣會歸於皇城之巽城而總出焉  
護城河者自北開口分流經內官監白石橋大高元殿  
之東北上西門外半邊石半邊磚橋人此橋半石者防  
車輪耳大高元殿前壁石二曰宮眷人等至此俱下馬  
世廟尊崇元教無往而不敬恪也水由橋下至紫禁城  
牆下護城河而東而南經太廟之東玉芝宮飛虹橋之

酌中志卷之十七

三 海山仙館雜錄

西而西脈自大社大稷壇之西至靈臺寶鈔司之東總  
合流於湧福閣之河焉紫禁城內之河自元武之西從  
地溝入至廊下家由懷公橋以南過長庚橋裏馬房橋  
由仁智殿西御酒房東武英殿前思善門外歸極門北  
皇極門前會極門北文華殿西而北而東自慈慶宮前  
徽音門外蜿蜒而南過東華門古今通集庫南從紫禁  
成牆下地溝亦自巽方出歸護城河或隱或見總一脈  
也神廟久不臨御河遂壅塞不通幫石圯泐者多逆賢  
時勒令疏通至今清流可鑿雖魚鼈蛙黽之微亦得沐

天波之澤但恐事久禁弛仍復阻閉龍脈耳是河也非  
爲魚泳在藻以資游賞亦非故爲曲折以耗物料恐意  
外回祿之變此水實可賴天啟四年六科廊災六年武  
英殿西油漆作災皆得此水之力而鼎建皇極等殿大  
工凡泥灰等項皆用此水回想祖宗設立良有深意惟  
在後之人遵守何如耳況坤寧宮後苑魚池之水慈寧  
宮魚池之水各立有水車房用驢拽水車由地瑄以運  
輸咸賴此河又如天啟年一號殿熾鸞宮被災者二次  
如只靠井中汲水能救幾何耶疏通此河脈誠急務也

酌中志卷之十七

三 海山仙館雜錄

大明門內承天門其門裏之東一門內則太廟也西一  
門內則大社大稷也日端門內則六科也東日闕左門  
再東則松林會堆處也西日闕右門其中巍然而向明  
者午門也鐘鼓在焉旗幟在焉日左掖門右掖門門內  
居中向南者日皇極門即奉天門也俗所云鐘兒天銅  
壺滴漏在此其左日宏政門即東角門考選通政司參  
議及鴻臚寺官皆在此也右日宣治門即西角門也居  
西向東日歸極門即右順門居東向西日會極門即左  
順門也皇極門內居中向南者日皇極殿即奉天殿也

金磚玉瓦在殿額兩傍左向西者曰昭文閣即文樓右向東者曰武成閣即武樓也南北連屬穿堂上有滲金圓頂者曰中極殿即華蓋殿也殿兩旁東曰中左門西曰中右門正北曰建極殿即謹身殿也俱嘉靖四十年重修所改今名也殿後居中高踞三繩白玉石欄杆之上與乾清門相對者雲臺門也兩旁向後者東曰後左門西曰後右門即雲臺左右門亦曰平臺凡召對閣臣等官或於平臺即後左門也又東則景運門西則隆宗門西向南者則仁德門也乾清門外左右金獅二入門

酌中志卷之十七

西山仙館叢書

丹陛至乾清宮大殿其扁曰敬天法祖四字崇禎元年八月初四日懸安係高太監時明筆也殿左曰日精門右曰月華門左小門曰龍光右小門曰川彩殿東西有廊廊後左曰昭仁殿右曰宏德殿東西各有角門官後披簷東曰思政軒西曰養德軒再北則穿堂居中圓殿曰交泰殿其滲金圓頂亦猶中極殿之制也再北曰坤寧宮皇后所居也曰永祥門增瑞門萬曆二十五年二月添額官之東披簷曰清暇居北迴廊曰游藝齋崇禎五年十月廿三日懸安者也官後左曰景和門右曰龍

德門再北左曰端則門右曰基化門便接瓊苑東西門矣坤寧宮有中門曰廣運門嘉靖十四年七月初二日改曰坤寧門萬曆三十三年乾清坤寧俱鼎建告成至四十年後始御居乾清宮西暖閣乾清宮大殿之左向西者曰端寧殿尙冠等近侍所司御服袞冕圭玉冠帶錢糧貯此右向東曰懋勤殿先帝創造地炕於此恆臨御之王體乾等直房并乾清管事王朝忠等直房不概叙也此薇垣深遠之地中一路之大畧也過日精門之東曰崇仁門稍南曰內東裕庫曰宏孝殿神霄殿即崇

酌中志卷之十七

西山仙館叢書

光殿也日精門往北向南者曰景明門今日順德左門則東一長街也再北向南與龍光門斜對者曰咸和左門向南者景仁宮其東則東二長街也南首曰麟趾門北首曰千嬰門麟趾門之東延祺宮怡神殿再東曰嘉德左門再東則蒼震門也此門恆閉遇掃雪修造則開孝靖皇后王老娘娘疾革時光廟每日來問安入此門至薨逝後於慈慶宮恭設靈位哭臨供安大祥禱祭後始不尙白衣冠矣咸和左門之北向西與景和門相對者曰廣和左門向南曰承乾宮東官娘娘所居也東二

長街之東曰永和官廣和左門之北向西與基化門相對者曰大成左門向南者曰鍾粹宮今皇太子所居改曰興龍宮者是也東二長街之東曰景陽宮者孝靖皇后會居之千嬰門之北並列者則乾清宮東之房五所其東後小門每月初四十四廿四打掃凡有事則開也宮正司六尙局皆在乾清宮之東以上則東一路之大畧也過月華門之西曰膳廚門即遵義門向南者曰養心殿也前東配殿曰履仁齋前西配殿曰一德軒後殿曰涵春室東曰隆禧館西曰臻祥館殿門內向北者則

酌中志卷之十七

六 海山仙館叢書

司禮監掌印秉筆之直房也其後尙有大房一連緊靠隆德閣後祖制官中膳房也逆賢移膳房於怡神殿而將此房改爲秉筆直房養心殿之西南曰祥寧宮官前向北者曰無梁殿係世廟煉丹藥之處也其制不用一木皆磚石砌成者月華門之西南巍然者曰隆道閣原名皇極閣後更道心閣左曰仁蕩門右曰義平門此二門原名歸極會極世廟時改之閣之下曰仁德堂即舊精一堂亦隆慶四年所更前曰仁德門萬曆二十四年兩宮災後開此門出入至神廟晚年移居乾清宮始閉

不恆開先年慈聖娘娘亦曾陞此閣召李成晚至仁德門跪於地而宣諭切責之閣之東曰忠義室馮太監保李太監受魏太監伸會以室東小屋做直房至李永貞則憤然據忠義室而居之矣室三間黃琉璃瓦綠琉璃甃背腰牆其藻井椽葉皆龍鳳文永貞遇有內官監巾帽局呈稟公事南面而坐于天之位恬不知怪於臣子之義安乎欲逃誅得耶說者曰子爲左右而不切諫何也愚臣曰難言之矣一傳狀咻轉喉觸諱豈止此哉如大工關給銀兩自有司存乃必勒取傾單親加磨算用

酌中志卷之十七

七 海山仙館叢書

掛印號以恣侵刻當時工部工科等衙門皆以墨筆標日月在京各官體自應爾惟永貞獨用硃筆焉可乎原案在庫後人見之不知何如冷笑也此永貞之所以爲永貞也閣之西南過義平門則慈慶宮矣萬曆時慈聖李老娘娘所居泰昌元年八月皇貴妃鄭娘娘亦會居之光廟聖孝凡朝謁尊禮一如神廟時見仁聖陳老娘娘慈聖李老娘娘故事中外毫無間言從來疑端訛語一時冰釋王太監安調劑力也先帝登極復遷鄭老娘娘於一號殿之仁壽宮請神廟東宮昭妃劉老娘娘於

慈寧宮居住天啟七年八月後熹廟皇貴妃范娘娘亦共居此宮非制也此王體乾之誤也月華門往北曰順德右門則西一長街也再北向東與鳳彩門斜對者曰咸和右門即廣安門向南者曰毓德宮即長樂宮萬曆四十四年冬更曰永壽宮逆賢曾以此為蹴踘處其西則西二長街也南首曰益斯門北首曰百子門益斯門西曰啟祥宮神廟自兩宮災初移居於毓德宮後復移此萬曆三十年春聖體不豫召輔臣沈一貫至此宮此乃獻皇帝發祥之所原名未央宮世廟入繼大統至四

酌中志卷之十七

六 海山仙館叢書

十年夏更曰啟祥宮宮門內石坊向北扁石青地金字四曰貞源茂始後更曰聖本肇初向南四字曰慶澤無終後更曰元德永衍凡舊隸興邸錢糧至今曰未央宮改進乾清宮也再西則嘉德右門即景福門也其兩簷竿插雲向南建者隆德殿也舊名立極寶殿隆慶元年改今名供安三清上帝諸尊神萬曆四十四年冬被災天啟七年三月修葺崇禎五年九月內將諸像移送朝天等宮安藏六年四月十五日更名中正殿東配殿曰春仁西配殿曰秋義東順山曰有容軒西順山曰無逸

齋再西北曰英華殿即降禧殿供安西番佛像殿前有菩提樹二株婆娑可愛結子堪作念珠又有古松翠柏幽靜如山林十三年秋殿復供安聖像如前葢體祖宗以來神道設教之意也自嘉德右門之西向南者曰二南門門之北則八角井也水不堪汲天啟六年亦曾修濬而味不改真廢井矣正北曰四德門再西曰咸安宮穆廟繼選皇后陳老娘娘居此天啟年間客氏移住者咸和右門之北向東與隆福門相對者曰廣和右門向南者曰翊坤宮西宮李娘娘之所居也西二長街之西

酌中志卷之十七

九 海山仙館叢書

曰永寧宮先帝改曰長春宮成如李老娘娘會居之及遭革封之後移於乾西其所居焉廣和門向東與端則門相對者曰大成右門向南者曰儲秀宮西二長街之西曰咸福宮神廟時惠王桂王共居之百子門之北並列者則乾清宮西之房五所其西後小門凡有事則開如東後小門總乾清門官經管啟閉也以上則西一路之大畧也東西後小門之外皆有惜薪司貯柴炭之園備宮中進用坤寧之後則宮後苑也欽安殿在焉供安元天上帝之所也有門曰天一之門殿之東西有足跡

二相傳世廟時兩宮回祿之變元帝曾立此默為救火其靈跡顯佑云崇禎五年秋隆德殿英華殿諸像俱送至朝天等宮大隆善等寺安藏惟此殿聖像不動也曰承光門集福門延和門苑內曰萬春亭千秋亭曰對育軒清望閣曰金香亭玉翠亭曰樂志齋曲池館曰四神祠觀花殿萬曆十一年拆去壘塚石山子券門石扁名曰堆秀上蓋亭一座名曰御景亭東西兩處魚池二其東曰遊碧亭西曰澄瑞亭奇花異卉禽聲上下春花秋月景色可人東南曰瓊苑東門西南曰瓊苑西門即東

酌中志卷之十七

三 海山仙館

一長街西一長街之北首也其南首則東西夾牆也欽安殿後坤寧門嘉靖十四年秋更名曰順貞門其宮牆外則紫禁城之元武門報夜更鼓在焉逆賢時更鼓房牌子侯得用慘毒無比較外之許顯純為更甚凡需索不遂而心欲斃之則用連七紙寫病重手本一件藏於身邊叩見逆賢探其口氣可以斃即將手本呈稱病故回至更鼓房即絕其命如逆賢口氣寬即不呈手本計三四年間所害內官可百餘人初天啟元年秋正監名下曹化淳等數人發更鼓房打更得用心憐其寃設法

救解尋改謫南京如同再世亦難泯其一節之善也四年七月內得用欲殺打更淨軍梁選趙進忠二命閉之幽室刻期必死不意趙進忠家人迫急無策遂於禁地用繩自縊眾人救解未死致巡視長隨得知具稟到官逆賢始知得用從來朦朧害人貪殘狠惡狀奏聞先帝即陞梁選為更鼓房牌子將得用就付暹登時捶死哀慘萬狀肢體離折人甚快之崇禎年間曹太監化淳追念得用欲圖報之絕無親屬矣元武門裏迤東有廊下家可十一門而更鼓房則儘東首為紫禁城之良隅也

酌中志卷之十七

三 海山仙館

乾清宮門圍牆之內左右廊房之朝南半間者曰東夾牆西夾牆又慈寧宮西第等處皆宮眷內官便溺之所宮牆之外磚砌券門安大石於上鑿懸孔垂之各有淨軍在下接盛於每月初四十四廿四日開元武門及各小門打掃自嘉德右門之西曰太安門其外向西曰長庚門凡放夫匠淘溝及修造或年老有勞宮人病故皆奏開此門以便出人其外自元武門迤西可九門自北而南過長庚橋至御酒房後牆曰長連可三十一門再前日短連可三門并元武門東計之通共五十四門總



曰廊下家俱答應長隨所住各有佛堂以供香火三時鐘磬宛如梵宮凡遇有風之日即輪一人大聲巡警曰謹慎燈燭牢插線香嚴慎如此各門所栽棗樹森鬱其實甘脆異常眾長隨各以麪做酒貨賣為生都人所謂廊下內酒是也長庚橋南有柿一株高二丈餘每至霜後實懸樹杪丹色可愛凡文書房司禮監監官典簿各占過宿直房萬曆時李永貞整頓十八年會於懷公門住懷公者憲廟時賢監國史所稱懷恩者也此門之南井之北神廟時災久缺未補逆賢專政委永貞等修補

酌中志卷之十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一新勒碑之文崑山相國所撰其諛賢語明載居停主人字樣今此碑或仆埋不敢存矣自隆宗門外朝東者曰司禮監經廠直房日用紙劄書箱皆貯於此候御前取討過慈寧宮外層向東小門之南曰北司房即文書房也再南曰司禮監管掌處即兩班四撥寫所居也亦有茅房木桶為便溺之所再東曰外膳房萬曆時每五更橫點後河邊棹來先到此後送入宮今不然也再南曰南司房即監官典簿直房也隆宗門外朝南者亦監官典簿直房也有井存焉再南則寶寧門門外偏西大

殿曰仁智殿俗所謂白虎殿也凡大行帝后梓宮靈位在此停供其西南曰御酒房西北曰馬房監官典簿奉旨開刑拷打內犯之所門外有二大橋俗云裏馬房是也東南曰思善門門外橋西曰武英殿命婦朝皇后於此再西曰大庖廚尙膳監乃第一員總理及管理僉書所居也武英殿西南曰御用裏監乃把總等官所居再東曰南薰殿凡遇徽號冊封大典閣臣率領中書家寫金寶金冊在此例有司禮監印公奉欽遣臨視管待該御用監裏監把總官置辦盛席伺候必設鹿一隻蒸魚

酌中志卷之十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作羹以明豐侈此盛典也又神廟靜攝久凡冬年聖節閣臣詣仁德門外行禮畢先監矩即奉旨於文書房置酒飯管待畢必密具說帖回奏如 應行事件必借此轉達可十得四五誠納約自屬之義也再東曰歸極門所謂逍遙城者在六科廊後此門之西南嶮磔之下宣德中置漢王高煦於銅缸炙死於此至天啟年間鼎建大工時官匠亦計及此逆賢曰這是國家甚麼吉祥好勾當存之何為遂混其迹從歸極門裏向西南入曰六科廊東西兩房掌司所居精微科及章疏在焉過皇極

門再東曰會極門凡京官上本接本俱於此各項本奉旨發抄亦必由此處會極門裏向東南入曰內閣輔臣票本清禁處也宣廟賜有文淵閣印一顆玉筋篆文凡進封票本揭帖聖諭勅諭用此印鈐封萬曆十四年五月廿二日不知何人開內閣鎖將印盜去六月朔神廟准補鑄賜之出會極門之東礎礫下曰佑國殿供安元帝聖像籤最靈像金鑄者曾經盜去鎔使惟像首屢銷不化盜藏之肚兜日夜隨身由此發露正法至如寶善門思善門乾清門仁德門平臺之西室及皇城各門皆

酌中志卷之十七

海山仙館叢書

帝像也佑國殿之東則內承運庫銀兩表裏等錢糧貯藏之所也兩庫之間有槐一株自徽音門南望枝幹扶疎翠茂可愛有井一甘冽可用再東過小石橋曰香庫乃內府供用庫答應錢糧之所又稍北有庫一連坐東向西有石牌曰古今通集庫係印綬監所掌古今君臣畫像符券典簿貯此每年六月初六日晒晾如皇史宬例再北曰東華門門內有石橋橋北有樹二株曰馬櫻花再北曰馬神廟御馬監該班官及良馬十餘匹在此有飛龍二大字太監蕭敬筆也會極門東向南者文華

殿也後殿匾曰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乃慈聖老娘娘御書後人以爲神廟御書也分六行每行二字前殿匾曰繩愆糾謬亦慈聖因世廟時建有省愆居是以特命小臣杜詩寫此四字爲扁以垂戒萬世殿內圍屏中數扇畫輿地圖左數扇貼文官職名右數扇貼武官職名遇陞遷則易之此係萬曆初年輔臣張文忠公居正所創造者至二十四年後神廟御居啟祥宮復另置一小圍屏高二尺餘中左右亦如之於啟祥宮前殿安設凡文華殿前後柱上對聯亦張文忠進獻王庭策

酌中志卷之十七

海山仙館叢書

筆所書其文曰念終始典於學期邁殷宗於緝熙殫厥心若稽周后又曰披皇圖考帝文九寓化成於几席游禮闕翺藝圃六經道顯於羹牆又曰四海昇平翠幄雍容探六籍萬幾清暇瑤編披覽惜三餘又曰縱橫圖史發天經地緯之藏俯仰古今期日就月將之益又曰西崑峙羣王之峯寶氣高騰册府東壁耿雙星之耀祥輝遙接書林殿之側有九五齋臨保室精一堂恭默室殿之後曰玉食館端敬殿理辦房過小門而北曰省愆居其制度用木爲通透之基高三尺餘下不令牆壁至地

其四園亦不與別處接連凡遇天變災眚聖駕居此以示修省之意先帝時塵封久矣萬曆中年後凡天下藩府差來進表內官尚膳監備辦筵宴司禮監掌印秉筆於文華殿門之西奉旨管待以昭九重親親之誼焉自天啟七年皇極殿工完以後管待藩府官人始不在文華殿門西也殿之東曰神祠內有一井每年祭司井之神於此殿之西曰崇本門殿之後為刻漏房凡八刻水則交一時直殿監官抱時辰牌赴乾清門裏換之牌長尺餘石青地金字某時路遇者必側立讓行坐者起立

酌中志卷之十七

美 海山仙館雜著

蓋敬天時之義殿之東北向後者曰聖濟殿供三皇歷代名醫御服藥餌之處徽音門裏亦曰麟趾門內則慈慶宮神廟時仁聖陳老娘娘居之內有宮四曰奉宸宮勗勤宮承華宮昭儉宮其園之門曰韶舞門麗園門曰楨芳殿薦香亭麟趾門之東曰關雎左門其內則掌印秉筆直房所云梨園是也西曰關雎右門再西而轉角向西者元輝殿光廟元妃郭娘娘選中時在南配殿住其總理婚典者田太監義也後福王妃鄒娘娘選中在正殿北一間住其總理婚典者先太監陳矩也凡三五

日即詣妃寢殿門外問貴人起居時萬曆三十一年也其年冬續憂危竝議之獄興凡諸王館選中淑女候欽差某封某位娘娘親到元暉殿選不中者送出凡選中者或后或妃或王妃皆先居於此以便次第奏舉行吉禮也再北曰御馬監直房每日伺候御乘良馬十餘匹在此神廟時有進到大黑牛二隻無角大黑牛一隻亦餵於此再北曰御用等監庫再北朝南者曰寶善門門之西舊有核桃棗樹數株乃二百餘年所培植者逆賢因天啟二年夏嵐變伐去以便跑馬耳十庫之後亦有

酌中志卷之十七

美 海山仙館雜著

隙地堪跑馬者逆賢從與先帝薤其蒿萊而馳騁焉寶善門內迤東曰慈慶宮後門門之外神廟末年開一井味極甘冽北曰奉先殿即內太廟也祖宗舊制宮外膳房原在寶寧門裏每日五更攢點後膳房牲匣約十餘楨自河邊經東華門會極歸極思善寶寧門逆賢擅改於寶善門內矣街東曰隆祀門其內則外東裕庫也街西再北曰蒼震門又街東再北並列二門向西者曰履順曰蹈和則一號殿仁壽宮之外層小門也內有熾鸞宮嗜鳳宮凡先朝有名封之妃嬪無名封之宮眷養老

處也各有應答養膳銀吃用至病終之後該號殿看門  
官稟知司禮監監官典簿題知奉旨著照某封某氏例  
發送此巷自寶善門亦可通元武門俗稱狗兒灣其居  
中門曰蓮花門也景運門南朝西者都知監之直房也  
隆宗門北朝東者司禮監人數之直房也五更攢點後  
至曉報九刻水者刻漏房官及答應長隨也隆宗門南  
朝東者曰協恭堂印公等過司房之處也慈寧宮慈慶  
宮皆有花園有井有庫藏而乾清宮兩旁各有井無花  
園惟鍾粹宮有松數株耳其餘宮名殿名門名或有記

酌中志卷之十七

天 海山仙館叢書

憶未真銓次失叙未能備載者敬俟後之博覽君子續  
補訂正是幸

京北沙河鞏華城有門四南曰拱京北曰鎮遼西曰威  
漢東曰展思內有駐鑾宮曰龍蹕門龍蹕殿曰廣載宮  
東曰凝禧之殿曰華鸞宮集祥宮西曰景惠之殿曰翠  
鳳宮會社宮東曰麗春門步和門西曰延秋門宣澤門  
北曰寧遠門

天壽山紅門裏曰時陟門時陟殿曰松露殿曰肅敬殿  
曰修儀館飾容館曰聖蹟亭曰感恩門感恩殿曰九龍

他粹澤亭曰老君堂曰長生蹟長生亭

湖廣承天府舊名安陸州乃世祖發祥之所即興邸也  
曰重明門麗正門曰龍飛門龍飛殿啟運殿曰卿雲門  
卿雲宮曰鳳祥宮宏載宮曰春暉門秋朗門曰純一門  
純一殿世子府曰泰禮門泰禮殿曰永配殿曰保和門  
太和門曰啟祥門曰受命御極之殿曰春霄殿曰福寧  
門慶源殿曰光熙門曰元佑宮門曰儲祉門曰元祐門  
元祐寶殿曰真宣殿曰衍法殿曰隆祥殿曰三洞閣  
說者曰史漢以來有因漏禁中語而得罪者又有不答

酌中志卷之十七

天 海山仙館叢書

溫室省中何樹者今子侈言鋪張聲懷羅列得無非古  
人厚重不洩之意乎曩臣曰固也然聞之道路如張金  
吾懋忠所刻規制一書止憑慈寧宮管事齊棟所言中  
多舛誤何以昭聖朝之盛美乎我國家左右史之溺職  
久矣自神廟靜攝多年起居所記注尤不能詳而內小  
臣獨能竊知一二揄揚鴻烈以昭一代之盛舉垂之無  
窮不亦可乎況若愚不幸遭罹奇冤朝不保夕筆此梗  
概不拘體制不循次第不過古人之西京雜記三輔黃  
圖類耳世之君子當不諱之朝思采風之義史失而來

諸野明中一寓目焉未必不興發其致君澤民之念也  
曩臣所見如此至於園丘方澤謁陵視學耕藉閱戎一  
切慶典朝典經筵等儀自有儀注外廷備矣茲不概及

酌中志卷之十七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十七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八

丙板經書紀畧

中華書局  
明臣歸德府新蔡縣人

凡司禮監經廠庫內所藏祖宗累朝傳遺秘書典籍皆  
提督總其事而掌司監工分其細也自神廟靜攝年久  
講幄塵封右文不終官如傳舍遂多被匠夫廚役偷出  
貨賣枯黃之帖公然羅列於市肆中而有寶圖書再無  
人敢詰其來自何處者或占空地為圃以致板無晒處  
溼損模糊甚致劈毀以禦寒去字以改作即庫中見貯  
之書屋漏滷損鼠囓蟲巢有蛀如玲瓏板者有塵穢如

酌中志卷之十八

一 海山仙館叢書

泥板者放失虧缺日甚一日若以萬曆初年較蓋已什  
減六七矣既無多學博洽之官綜核齊理又無簿籍數  
目可攷以憑銷算蓋內官發跡本不由此而貧富升沉  
又全不關乎貪廉勤惰是以居官經營者多長於避事  
而鮮諳大體故無怪乎泥沙視之也然既屬內廷庫藏  
在外之儒臣又不敢越俎條陳曾不思難得易失者世  
間書籍為最甚也昔周武滅商洪範訪自箕子晉韓起  
聘魯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今將有用圖書盡  
擲無用之地豈我祖宗求遺書於天下垂典則於萬世

之至意乎想在天之靈不知何如其惘然何如嘆息也  
今上天縱英明右文圖治倘一旦清問祖宗歷來所存  
書籍幾何或親臨庫際稽覽不審當局者作何置對其  
亦未之深思耳祖宗設內書堂原欲於此陶鑄真才冀  
得實用按古文真寶古文精粹二書皆出於老學究所  
選繁臣欲求大方於明白上水頭古文選為入門再將  
宏肆上水頭古文選為極則起自檀弓左國史漢諸子  
共什七八唐宋什二三為一種再將洪武以來程墨垂  
世之稿亦選出一半為入門一半為極則亦為一種四

酌中志卷之十八

二 海山仙館叢書

者同成二帙以範後之內臣奏知聖主發司禮監刊行  
用示永久不知得遂志否也皇城內相學問讀四書  
書經詩經看性理通鑑節要千家詩唐賢三體詩習書  
東活套習作對聯再加以古文真寶古文精粹盡之矣  
十分聰明有志者看大學衍義貞觀政要聖學心法綱  
目盡之矣說苑新序亦間及之五經大全文獻通考涉  
獵者亦寡也此皆內府有板之書也先年有讀等韻海  
篇部頭以便檢査難字凡有不知典故難字必自己搜  
查不憚疲苦至於周禮左傳國語國策史漢一則內府

無板一則繩於陋習概不好焉益緣心氣驕滿勉强拱  
高而無虛已受善之風也三國志通俗演義韻府羣玉  
皆樂看愛買者也除古本抄本雜書不能開列外按現今  
有板者譜列於後即內府之經書則例也

五倫書 六十二本 一 詩傳大全 九百九葉 書經大全  
十本 七百一葉 周易大全 一百十八葉 春秋大全 十八  
六十三葉 禮記大全 二百九十九葉 易傳 六本 五百  
五十九葉 詩傳 六本 六百 春秋傳 四本 一百  
書傳 八十三葉 詩傳 三十五葉 春秋傳 四本 一百  
一 禮記 六十一葉 四書大全 五百八十九葉 四書集

酌中志卷之十八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註 十本 八性理大全 三十本 二十九葉 資治通鑑綱目  
四十本 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四本 一千  
千一百葉 通鑑節要續編 二百八十三葉 晏  
鑑節要 四百廿八葉 文獻通考 八百三十六葉 歷  
宏通鑑綱目 三十本 四 歷代通鑑纂要 六十六本  
代名臣奏議 百五十本 九 事文類聚 一百三十  
三十 大明會典 一千五百九十葉 明倫大典 七十四本  
三百六 大明一統志 四百五十五葉 大學衍義 二百八十  
廿 大明集禮 四百七十二葉 大學衍義 二百八十  
業 大學衍義補 四百六十二葉 三對類 百七十三葉 諸司職

掌三本 四百	大明官制二本 三	御製大誥四本 二百五	十三本 大明律二本 七	洪武正韻五本 韻府羣玉五本	御製文集八本 七	經史海篇直音五本 十二	廣韻二本 五	五篇二本 三	御製詩集二本 十四	經書音釋二本 一	詩韻釋義二本 一	四書白文	六本 三	詩學大成一十本 一	爾雅坤雅四本 三	百十二本 三	呂真人文集二本 二	孔子家語	許氏說文八本 六	通書大全八本 九	列女傳三本 一	神課金口訣二本 二	仁孝皇后勸善書七本 八	酌中志卷之十八	耀山肘後神樞二本 一	選擇歷書二本 二	雍	熙樂府二十本 一	三國志通俗演義廿四本 一	歷代臣鑒百六十本 五	貞觀政要八本 三	居家必用	十本 八	聖學心法四本 三	釋文三註一千字文七十	九十九葉 飲膳正要三本 七	唐賢三體詩二	一百四十四葉 古文精粹二本 二	李白詩四本 三	十二葉 古詩鼓吹五本 二	高皇后傳一	詩補註百十三本 三	唐詩鼓吹六十六本 二	尚書孝經大學中	七葉 女訓十九本 四	內訓五本 二	草堂詩餘二本 九	唐五本 三百	周易占法百四十本 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葉十	恩紀含春堂詩百十五本 一	擊壤集四本 三	勸忍百	箴四本 古文真寶四本 三	醫要集覽六本 二	草韻辨體百七十本 二	增定華夷譯語十一本 一	評史	心見百五十本 三	通鑑博論百九十本 二	重刻證類本草十	四千五百本 養生類纂九十七本 一	釋氏源流應化事	蹟四本 皇明祖訓五本 一	洪武禮制十二本 八	稽	古定制十二本 八	鄭氏女孝經十二本 四	祖訓條章一	二葉 曹大家女訓十六本 一	女誠直解十八本 四	劉向說	苑五本 三百	皇明典禮十五本 九	內則詩十二本 六	酌中志卷之十八	內令一本 昭鑒錄五本 一	御製洪範篇序一本 三	十六本 勤政要典十三本 七	外戚事鑒十八本 六	山居四	要一本 慈聖皇太后女鑒十九本 六	女訓內訓全	耀仙肘後經百十二本 一	玉匣記十二本 八	省躬錄一本 七	十二本 祥異賦十九本 四	步天歌八本 一	傳心妙訣一本 四	十五本 詳明算法百十本 一	草字碎金一本 九	真字碎	金十二本 九	千家姓十九本 五	孝順事實九本 二	為善陰騭七十二本 三	小學書解百六本 一	忠經一本 四	十二本 孝經大義十二本 四	歷代紀年十六本 三	四時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續修四庫全書 第 36 版反內

曲十二本 隨機應化錄一本 高皇帝道德經註解本  
 九葉 達達字孝經十二本 醫按書十二本 蒙求  
 白文十九本 山歌四本 華夷譯語十八本 古字便  
 覽十二本 五行遺事集十八本 警世篇十一本  
 忠經直解十六本 太上感應靈篇十二本 憲綱一本  
 葉百家姓十本 大學十六本 千字文十七本 孝經  
 十六本 中庸十六本 千家詩十四本 四書雜字一  
 二葉 七言雜字十三本 三字經十二本 啟蒙集一本  
 十葉 草訣百韻十四本 草訣百韻歌四本 八行圖書一  
 酌中志卷之十八 六 海山仙館叢書

十葉 孝經直解十六本 解夢書大全七十本 四書直  
 解二十五本 書經直解百二十本 通鑑直解二  
 五本 帝鑑圖說六本 劉向新序一百四  
 四十二本 洪武正韻玉鍵百三十本  
 佛經一藏 計六百七十八函 十八萬八十二葉  
 共用白連紙四萬五千二十三張 藍絹二百五十三  
 匹七尺四寸 黃絹廿六匹二丈四尺一寸 每匹長三  
 黃毛邊紙五百七十張 藍毛邊紙四千九百十二張  
 黃連四紙三百四十七張 白戶油紙一萬八千九

十五張 黑墨二百八十六斤八兩 白麪一千二百  
 二十五斤 白礬四十五斤  
 道經一藏 計五百十二函 十二萬二千五百八十  
 九葉 共用白連四紙三萬八百九十七張 黃連四  
 紙一百七十六張 藍毛邊紙三千十八張 黃毛邊  
 紙五百二張 藍絹一百八十二匹一丈八尺六寸  
 黃絹二十四匹一丈六尺 白戶油紙八千三百七張  
 黑墨一百六十斤八兩 白麪七百五十斤 明礬二  
 十五斤  
 酌中志卷之十八 七 海山仙館叢書

番經一藏 計一百四十七函 十五萬七十四葉  
 共用腰子白鹿紙一萬三千六百四十張  
 大五大部經 華嚴經八十大涅槃經四十本 報恩經七  
 金剛明經十本 心地觀經八本  
 小五大部經 法華經七本 楞嚴經十本 佛母大孔雀經三  
 梁皇懺十本  
 又五般經 圓覺經二本 彌陀經一本 諸品經咒  
 金剛經註解四十七本 華嚴小鈔七本 諸真寶懺  
 十二 小道經一本



纂臣若愚曾聞成祖勅儒臣纂修永樂大典一部係湖  
 廣王洪等編緝時號召四方文墨之士累十餘年而就  
 計二萬二千八百七十卷一萬一千九十五本因卷帙  
 浩繁未遑刻版正寫冊原本至孝廟宏治年以大典金  
 匱秘方外人所未見者乃親灑宸翰識以御寶賜太醫  
 院使臣王聖濟殿內臣龍蓋欲推之以福海內也閣臣  
 王文恪益恭撰頌以揄揚盛美相傳至嘉靖年間於文  
 樓安置偶遭回祿之變世廟亟命擲救幸未至焚遂勅  
 閣臣徐文貞階復令儒臣照式摹抄一部當時供騰寫

酌中志卷之十八

八 海山仙館叢書

官生一百八名每人日抄三葉自嘉靖四十一年起至  
 隆慶元年始克告完及萬曆年間兩宮三殿復遭回祿  
 不知此新舊永樂大典二部今又見貯藏於何處也又  
 纂臣曾見車駕幸地錄所載正德十五年閏八月內武  
 廟南征回如鎮江幸大學士楊一清第曾進抄本冊府  
 元龜一部共一千卷計二百二本纂臣曾向韓提督世  
 祿言及幸有一部然舛錯頗多至不能句似非楊宅所  
 獻之書李永貞遂僱人借抄一部仍將原本交還而抄  
 本一部聞丁卯冬已有人獻於王體乾矣至崇禎己卯

夏體乾沒產又不知落何人手也又江陵張文忠公在  
 閣時曾具書與張中翰後湖日先年張文簡公會得內  
 閣所藏冊府元龜一部其後文簡公卒於京邸其僕卽  
 將此書於部前貨賣令先翁識其為閣本也贖而藏之  
 於家嘗語區區曰吾欲將此書仍送歸內閣以完先代  
 之寶何如僕時起賀曰幸甚此義舉也無何而令先翁  
 亦逝竟勿克踐其言今憶此書必無恙也僕欲倍價奉  
 贖仍歸閣中以卒令先翁之志惟執事其幸許之夫此  
 一書也文簡得之令先翁贖之至僕而還之三更張氏

酌中志卷之十八

九 海山仙館叢書

皆楚人也將以媿於古之左史倚相能讀墳典邱索不  
 亦美乎云然詳味江陵此舉則必實踐其言者但未  
 知後湖果曾割付此書否又不知今尙存內閣否也承  
 平日久處處光景與先年不同則此書之存與不存與  
 永樂大典之存貯何庫又有誰敢僥舌問及也哉嗟嗟  
 難言矣

酌中志卷之十八終  
 南海譚瑩校

酌中志卷之十九

內臣佩服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祖宗設立內官其巾帽服佩自有一定制度其名色多非外廷所曉而舊制醇雅每寓等威節省之誼自逆賢擅政創古今未有之制服之不衷身之災也以今驗昔良然

貼裏其製如外廷之褙裙司禮監掌印秉筆隨堂乾清官管事牌子各執事近侍都許穿紅帖裏綴本等補以便侍從御前凡二十四衙門山陵等處官長隨內使小

酌中志卷之十九

海山仙館叢書

火者俱穿背貼裏自逆賢擅政改蟒貼裏膝襪之下又加一襪名曰三襪貼裏最貴近者方蒙欽賞服之又有雙袖襪蟒衣凡左右袖上裏外有蟒二條自正旦燈景以至冬至陽生萬壽聖節各有應景蟒紵自清明鞦韆與九月重陽菊花俱有應景蟒紗逆賢又創造滿身金虎金兔之紗及滿身金葫蘆燈籠金壽字喜字紵或貼裏每褶有朝天小蟒者然團領亦有金壽字喜字過聖壽及千秋或國喜或印公等生日搬移則穿之惟逆賢之服奢僭更甚及籍沒皆賞給鐘鼓司凡承應則穿之

光焰耀目今上聖主天性素儉每為切齒或笑其越分折福終何用也祖宗以來青貼裏原不綴補惟紅貼裏有補逆賢偶欲異其親信者遂自印公起請小轎止俱於青貼裏綴補紛更多事人咸不便又按舊制自十月初四日至次年三月初三日穿紵絲自三月初四日至四月初三日穿羅該司禮監預先題奏傳行凡婚慶吉典則雖遇夏秋亦必穿紵絲供事若羊羴衣服則每歲小雪之後立春之前隨紵絲穿之凡大忌辰穿青素襖廟者穿青綠花樣遇修省則穿青素祖宗時夏穿青素

酌中志卷之十九

海山仙館叢書

則屯絹也冬穿青素則元色之紵絲也逆賢擅政則王體乾等夏穿真青油綠懷素紗內以玉色素紗襯之滿身活文如水之波如木之理而冬則天青竹綠油綠懷素紗光耀射目爭相誇尚以豔麗為美然於忌辰之義何居於臣子之心何安平

襖襖其制後襟不斷而兩傍有擺前襟兩截而下有馬面褶往兩旁起惟自司禮監寫字以至提督止并各衙門總理管理方啟服之紅者綴本等補青者否圓領襖襖與外廷同各按品級凡司禮監掌印秉筆及

乾清官管事之者舊有勞者皆得賜坐蟒補次則斗牛補又次俱麒麟補凡請大橋長隨及都知監戴平巾有牙牌者穿獅子鸚哥雜禽補逆賢名下凡掌印提督者皆濫穿坐蟒可嘆也

官帽以竹絲作胎真青縐紗蒙之自奉御至太監皆戴之俗所謂剛叉帽也

平巾以竹絲作胎真青羅蒙之長隨內使小火者戴之制如官帽而無後山然有羅一幅垂於後長尺餘俗所謂紗鍋片也

酌中志卷之十九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牙牌內官監題本於內承應庫領討象牙製造每陸奉御或長隨即給一面將原帶烏木牌換收按御用監等衙門各有號數一邊刻忠字若干號一邊刻某監某衙亦間有私買者私造者從來不禁其製有雲尖下方微潤而上圓可重六七兩不等近將舊牙牌不用另換給新製牙牌一面橫用篆文其衙門下書衙一面載不許借失等字為官物也無私造者  
烏木牌其製荷葉頭圓徑二寸許一面刻內使或小火者字樣一面用長方火印於中其篆文四字曰關防出

入而火印兩旁分刻小字或內字若干號此係官物無敢私造者凡遇失落必題知懲處另給

牌總其製用象牙或牛骨作管青綠線結寶蓋三層圓可徑二寸下垂紅線長八寸許內懸牙牌或烏木牌上有提繫青絲凡穿圓領隨侍及有公差私假出入本等帶之左即懸此牌總如平居在官穿襖襪者貼裏者俱帶牌總有絲逆賢時將牌總紅線長至尺餘而懸總之提繫舊制大可二寸許不過銅銀玉等為之上有鈎逆賢時改造大樣提繫長六寸五寸濶三寸或二寸半鑲

酌中志卷之十九

四

海山仙館叢書

嵌絕好珠石睛綠之類有一件可值千金六七百金者各按節令巧樣將見帶者懸挂滿壁不帶而聚蓄者盈箱充櫃亦賞及名下諸人又令絲作織五色五毒絲子創造珍珠牌總以玉作管去牙牌而懸白玉或碧玉玲瓏牌五毒絲編綴小珍珠其色疑近喪間服飾又加青紅寶石珊瑚黃綠琉璃珠以間之其實不雅皆逆賢掌家王朝用逢迎造辦有識者竊嘆曰帶珠者待誅也謂非服妖而何又創造玉管天青線印綬如外廷印綬夏則內懸玉牌冬則金牌或金魚二尾中外鑰焉凡掌一

印者帶一綬如王體乾三綬李永貞則二綬矣雖不掌印者凡出禁城有事則亦帶一綬於玉帶之左焉冒濫可笑極矣

帶凡內使小火者烏木牌平巾者無穿圓領束帶之理惟請轎長隨并都知監長隨各獅子等補束角帶其陞有牙牌官帽便謂之奉御正六品得服麟補束金鑲玳瑁或犀帶自奉御而上左右監丞五品左右少監從四品太監正四品自太監而上方敢穿斗牛補再加陞則膝襪之飛魚也斗牛也蟒服也再陞則受賞也特陞方

酌中志卷之十九

五

海山仙館叢書

賜玉帶冬則光素夏則玲瓏三月九月則頂粧玉帶也再陞內府騎馬再陞每歲祿米十二石如再陞但凡一級止歲加祿米十二石耳逆賢時有孩孺而至祿米若干者有陞賞一次會頓加祿米至一千二百石不一也騎馬凡內府有名騎馬者自東西下馬門起至北安西安門柵欄東上北門止又東上南門起至南內西上南門及寶鈔司止凡遇萬壽聖節正旦節內府騎馬者各進馬一匹若遇大婚禮誕生慶典亦然凡進馬有劄司禮監管寫字預先於思善等門曉示一帖曰某日進

馬各家將馬之毛色并已之官銜姓名開送司禮監總辦黃本處各酬銀二錢或三錢不等以為買筆之用此舊規也臨期請旨如聖駕親覽所進之馬便都於乾清宮門裏伺候覽過交御馬監不堪者該監不收換補之逆賢擅政時因山海關等處缺馬遂將皇城內官人利堪辦進者躡陞數百人騎馬每次各進一匹又派各監局司場庫進十匹至五十匹者每歲傳進十餘次每次不下數百匹驗收之日黎明時逆賢於北上門中一間朝北正坐盛服示威內外侍衛者數百人列於兩旁

酌中志卷之十九

六

海山仙館叢書

按職各牽馬魚貫而過或有不係夷產及痼疾老病者必重責其人如牌子王心悅幾斃杖下所以馬價踊貴焉及解馬到於本處聽其瓜分又苦無應時芻豆隨至倒死者相望軍士啖馬者比比也按舊制禁門中間係御路無臣子敢正坐者會記萬曆二十九年彙臣同選入者四十餘人於七月內先監進奉神廟聖旨於北上門撥散於各衙門先監在北上門東一空門限之北坐東朝西可謂得宜至天啟二年六月內王體乾史賓張文元奉先帝聖旨選內操官人時便已在北上門居中

明北正坐者體乾也左右並列坐者質與文元也孔子立不中門况坐以臨下乎是干天之位懵然可笑者又不止駱橫逆惡之魏忠賢矣凡賞過祿米者遇萬壽聖節及各節隨進鹿一隻交海子未賞祿米者則否又冬至之前印公公秉筆隨堂管事牌子各進子母羊四角六角羊交牲口房凡藩府所進之羊亦交牲口房所進之馬則交御馬監也

欒杙凡司禮監掌印秉筆之年高最有寵眷者方能得此其製如靠背椅而加兩桿於旁用皮纏如轎前後各

酌中志卷之十九

七

海山仙館叢書

用一橫槓然抬者不在轅內只在桿外斜插槓擡而正行之所以曰杙者禁地不敢乘轎之意也

板其製如牀面高五尺許於偏後些安一椅圈前後以粗絨繩拴用槓二條斜插抬走離地尺許凡司禮監掌印秉筆年老者方私置坐之不係欵賞亦不係正經品級自乾清門外至西華門東華門裏止自逆賢擅政乃徑自由門擡出了無畏懼又曾於寶月亭戴巾穿褻衣坐板擡走殊可恨也自古以來禁地無戴巾之理神廟時司禮掌印田義老病先監矩清弱亦曾間於宮中坐

板然出於不得已非駱矜貴也邇來年少如李永貞石元雅徐文輔皆坐之可不謂濫褻之極耶

朝服朝冠帶履與外廷同冠七梁或五梁舊制只有司禮監掌印於祭中霽之神之夜服此祭之自逆賢擅政加至九梁凡遇先帝聖節年節冬至節王體乾起玉牌子止俱朝服朝冠於乾清宮大殿或丹陛上服之照外廷儀注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官大聲鳴贊如鴻臚寺焉班首亦致詞焉自魏良卿晉封後逆賢即改戴公侯伯爵簪纓出班行禮致詞位在體乾上至今上初登大寶

酌中志卷之十九

八

海山仙館叢書

舊例官中內外各執事印公行禮磕頭慶賀逆賢欲仍戴簪纓照先帝時朝服行禮憚聖主英明未果止本等服色磕頭呼萬歲禮也

笏以象牙為之與外廷同

抹布非布也是素紵絲或綾染黃長五尺濶三寸雙層方角加大帶子之式而無紐凡乾清宮管事牌子暖閣御藥房管櫃子御司房管庫管弓箭請小輪四執事牌子欵安殿隆德殿英華殿陳設近侍須蒙賜過者乃敢佩於貼裏之右而蟠結縹上雙垂之露半條於外垂與

衣齊

刀兒小牙筋一雙小尖刀一把長六七寸不等銀鑲紫魚皮等鞘以紅絨繡繫束於衣左牌總之上以昭近臣殊寵非外衙門之所敢望也惟司禮監是禮儀衙門斯不屑抹布刀兒也

鐸針金銀珠翠珊瑚皆可為之年節則大吉葫蘆萬年吉慶元宵則燈籠端午則天師中秋則月兔頰歷則寶曆萬年其製則八寶荔枝卅字鮎魚也冬至則陽生綿羊引子梅花重陽則菊花遇萬壽聖節則萬壽壽洪福

酌中志卷之十九

九

海山仙館叢書

齊天之類洪福者於齊天字之傍左右各有紅蝙蝠一枚以取意耳凡遇誕生婚禮及尊上徽號册封大典皆萬萬喜此所謂鐸針者單一枚有鐸居官帽中央者是也按蟒衣貼裏之內亦有喜相逢色名比尋常樣式不同前織一黃色蟒在大襟向左後有一藍色蟒由左背而向前兩蟒恰如偶遇相望戲珠之意此萬曆年間新式非逆賢創造凡婚禮時惟宮中貴近者穿此衣也枝箇其製隨景如鐸針但減小偏向成對耳桃杖亦隨景如前而珍珠珊瑚自鐸端下垂或間以寶

石金方勝卅字耳下有垂脚世廟時亦間以三種賜輔

臣大臣神廟初年亦間賜江陵相公云

披肩貂鼠製一圓圈高六七寸不等大如帽兩傍各製貂皮二長方毛向裏至耳即用鉤帶斜挂於官帽之後山子上舊制自印公公等至牌子煖殿方敢戴其餘常行近侍只戴煖耳其製用元色素絛作一圓箍二寸高兩傍綴貂皮長方如披肩凡司禮監寫字起至提督止亦只戴煖耳不甚戴披肩也凡二十四衙門內官內使人等則止許戴絛絛圍膝似風領而緊小焉凡聖上臨

酌中志卷之十九

十

海山仙館叢書

朝講亦尚披肩至於外廷如今所戴帽套謂之曰雲字披肩聞今上登極後令左右漸次改戴雲字披肩隨侍然古制似已頓易也

直身製與道袍相同惟有擺在外綴本等補聖上有大紅直身袍凡印公公若過司房或秉筆私自下直房始穿此凡見尊長則不穿其色止有天青黑綠元青不敢做大紅者或亦開擺如襯衣而束本等帶者道袍如外廷道袍之製惟加子領耳間有綴補然逆賢時其袖有大至二尺七八寸者可笑莫此為甚

擎衣有知道袍袖者近年陋製也舊製原不縫袖故名曰擎也綵素不拘

大褶前後或三十六三十八不等間有綴本等補

順褶如貼裏之製而褶之上不穿細紋俗為馬牙褶如

外廷之襪褶也間有綴本等補世人所穿襪子如女褰

之製者神廟亦間尚之曰襯褶袍想即古人下裳之義

也

罩甲穿窄袖戎衣之上加此束小帶皆戎服也有織就

金甲者有純繡纒纒透風紗不等

酌中志卷之十九

上海山仙館叢書

束髮冠其制加戲子所戴者用金纒絲造上嵌睛綠珠

石每一座值數百金或千餘金二千金者四爪蟒龍在

上蟠繞下加額子一件亦如戲子所戴左右插長雉羽

焉凡遇出外遊幸先帝聖駕尚此冠則自王體乾起至

煖殿牌子止皆戴之各穿窄袖束玉帶佩茄袋刀說如

唱咬臍郎打圍故事惟涂文輔高永壽年少相稱其年

老如裴昇史賓等戴之便不雅觀

唐朝帽此古制如畫上綿羊太子所戴者貂鼠皮為之

凡冬月隨駕出獵帶之耳不寒

烟整帽亦古制也冬則天鵝絨或絳縐紗夏則馬尾所

結成者上綴金蟒珠石其式如大帽真簷而頂稍細

二色衣近御之人所穿之衣自外第一層謂之蓋面如

襪襪貼裏圓領之類第二層謂之襯道袍第三層曰襯

領道袍其白領以縐布為之如玉環在項而缺其前稍

油垢即換之非入過皇城者不敢綴也自此三層之內

或褂或襖俱不許露白色袖口凡脖領亦不許外露亦

不得綴鈕扣只宮人脖領則綴鈕扣是以切避忌之凡

外廷講帳召對之臣不可不曉二色衣之妙處者如夏

則以葛布為上身以深藍或玉色紗作下褶并接兩袖

各數寸又緣子領寸許一則露白色一則省費惜福以

便拆滌此從古制也自逆賢專政凡近御之人概得穿

白色生紗生羅葛布及白綾絲紬領袖襟縫公然顯露

不忌憚也

一把蓮官壺中舊制凡掌印秉筆管事牌子在殿內直

宿其餘者候聖駕已安寢磕頭安置過寢殿門已闔則

始散歸各直房或酒或茶自己用過便各安歇絕無敢

私相會飲者其各家經管衣帽官人即將官帽一頂貼

酌中志之十九

上海山仙館叢書

裏道袍大襖或褂共上一條領者一付總綴兩條帶子將提繫絲牌總亦挂得停當名曰一把蓮并硬抹口鐵襪靴護膝一雙俱緊安於所歇牀傍伺候暗燈及燭於棹上立銅籠頭攢竹五尺一根於棹傍司房官人伺候筆袋一分空紙數幅木色紙花一袋紙花者即白紙裁成方葉如碗大備寫字唾痰擦手之用凡猝然夜間御前有事忽有傳召或值火災意外之警便立可衣冠手持五尺速赴聖駕防衛此從來貴近大臣之體亦內臣小心敬慎分內事也至逆賢時此制盡廢甚有沉醉解

酌中志卷之十九

三 海山仙館叢書

衣赤身而睡者曾遇半夜有事如先時逆賢王國臣之闕於殿內并一號殿兩次火災寧遠兩次口警及天啟六年六月初五日夜半地震凡赴御前之人多零星遲緩不濟事矣又先是各直房飲食都從河邊等處做成擡入宮以炭火熟食之不敢煤籠也至逆賢時直房各具寬大茶廚房雙煤竈訪善烹調內官答應似麪店酒鋪煤火烈焰爆炒煎煤互相詰召而上下因循日甚一日全不以火燭為戒非逆賢創始亦不敢屑越至此也

長者巾製如東坡巾而後垂兩方葉如程子巾式神廟恆尚之曰長者冠前縫綴一大西洋珠兩傍金五爪龍戲之而後垂兩葉之中亦各蟠蒼龍凡內臣高年之人亦有戴者或金線黑線綠線鑲然不敢綴雲龍也忠靖冠六合巾九華巾管巾等製皆如外廷先帝恆尚九華巾圓帽皇城內內臣除官帽平巾之外即戴圓帽冬則以羅或紵為之夏則馬尾牛尾人髮為之有極細者一頂可值五六兩或七八兩十餘兩名曰爪拉或爪喇絕不稱帽子想有所避忌云

酌中志卷之十九

三 海山仙館叢書

樓殿巾帽局製造每年大雪第一次即送司禮監掌印掌東廠乘筆每二隻管事牌子每一隻冰雪穿之以便趨走不滑跌也  
撒扇其制用木柄長尺餘合竹作小骨二十餘根用藍絹糊裱兩面皆撒大塊金箔放則遮日收則入囊自司禮監掌印至管事牌子皆於宮中夏日用之只可取陰不能取風其扇式如外之竹涼扇而不曲長可二三尺上欄下窄損齋備忘錄載宣廟六言詩三首其一詠撒扇者曰湘浦烟霞交翠刻溪花雨生香掃却人間炎暑



招回天上清涼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真聖帝之言也  
靴阜皮為之似外廷之制而底軟襯薄其裏則布也與  
聖上履全式但前縫少菱角各縫少金線耳頰加粉飾  
做則易之凡當差內使小火者不敢穿但單臉青布鞋  
青布襪而已或雨雪之日油靴則不禁也

扁襪用不堪紫色絨或青綠色織如大帶子微鬆軟耳  
長可丈餘不等闊可三四寸凡遇雨雪將衣物束離地  
八九寸以防泥污晴天不用如冬寒之月亦得穿皮靴  
衣夏暑之夜亦用折疊竹架各支紗絹帳以禦蚊蚋也

酌中志卷之十九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雨衣雨帽用玉色深藍官綠杭紬或好絹油為之先年  
亦有蠶繭紙為之今亡矣斗鉢式有道袍式加掛者御  
前大臣直穿紅之日有紅雨衣彩畫蟒龍方補為貼裏  
式者雨帽則如方巾周圍加簷三寸許亦有竹胎絹糊  
黑油漆如高麗帽式者惟御前大臣戴之祖宗以來凡  
帝后皇子女晴天各用絹裏青紗窄簷傘制不甚大也  
以蔽下面之日色宮中從來禁傘自逆賢擅政凡掌印  
秉筆管事牌子如王體乾等王朝用等皆雨雪打傘直  
至乾清宮大殿簷下無復奴僕體矣良可太息又神廟

時凡宣召太監田義等皆值指其名曰叫某人來如值  
聖怒則曰採某人來至逆賢則凡遇先帝傳召眾必接  
聲或數十人譁登齊跪曰叫老公哩蓋於君前臣名之  
義何居而乃恬不為異可乎

酌中志卷之十九

六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十九終

南海譚瑩抄

酌中志卷之二十

飲食好尚紀畧

明宦官劉若愚撰

上古之時茹毛飲血自燧人氏作民始烹飪不過苟塞  
饑餒已耳是以鼎鑪饗養之戒書垂酒誥之文然自古  
至今猶有于口腹嗜好之故起戈矛于匕箸助身家之  
大害者不能枚舉惟趙衰以壺餐得士顧榮以一炙感  
恩權其輕重或亦有道存焉其間不可不知也嗟嗟惟  
中官志安溫飽耳目習染效奢易從儉難按節令以相  
沿非四方所能曉諒將平日所稔知者略次梗概工左

酌中志卷之二十

一 海山仙館叢書

用識異聞亦攷世間俗之一端倘披閱之或亦興嘗禁  
翫之思耶

正月初一日正旦節自年前臘月廿四日祭竈之後官  
眷內臣即穿葫蘆景補子及蟒衣各家皆蒸點心儲肉  
將爲一二十日之費三十日歲暮即互相拜祝名曰辭  
舊歲也大飲大嚼鼓樂喧闐爲慶賀焉門旁植桃符板  
將軍炭貼門神室內懸掛福神鬼判鍾馗等畫牀上懸  
掛金銀八寶西番經輪或編結黃錢如龍簷楹插芝蔴  
稭院中焚柏枝柴名曰爛歲正月初一五更起焚香放

紙礮將門攬或木槓于院地上拋擲三度名曰跌千金  
飲椒柏酒吃水點心即扁食也或暗包銀錢一二于內  
得之者以下一年之吉是日亦互相拜祝名曰賀新年  
也所食之物如日百事大吉盒兒者柿餅荔枝圓眼栗  
子熟棗共裝盛之又驢頭肉亦以小盒盛之名曰嚼鬼  
以俗稱驢爲鬼也立春之前一日順天府于東直門外  
迎春凡勳戚內臣達官武士赴春場跑馬以較優劣至  
次日立春之時無貴賤皆嚼蘿蔔日咬春互相請宴吃  
春餅和菜以綿塞耳取其聰也自歲莫正旦咸頭戴鬧

酌中志卷之二十

二 海山仙館叢書

蛾乃烏金紙裁成畫顏色裝就者亦有用草虫蝴蝶者  
或簪于首以應節景仍有真正小葫蘆如瓠荳大者名  
曰草里金二枚可值二三兩不等皆貴尚焉初七日人  
日吃春餅和菜自初九日之後即有與燈市買燈吃元  
宵其製法用糯米細麪內用核桃仁白糖爲果餡灑水  
滾成如核桃大即江南所稱湯團者十五日曰上元亦  
曰元宵內臣官眷皆穿燈景補子蟒衣燈市至十六更  
盛天下繁華咸萃于此勳戚內眷登樓玩看了不畏人  
斯時所尚珍味則冬筍銀魚鴿蛋麻辣活兔塞外之黃

鼠半翅鷓鴣江南之密羅柑鳳尾橘漳州橘橄欖小金  
橘風菱脆藕西山之蘋果耿子石榴之屬水下活蝦之  
類不可勝計本地則燒鷄雞鴨猪肉冷片羊尾爆炒羊  
肚猪灌腸大小套腸帶油腰子羊雙腸猪脊肉黃鱔管  
兒脆圓子燒笋鷺鷥魚柳蒸煎鱸魚海魚煮鴨鷄醃  
湯米爛湯八寶攪湯羊肉猪肉包蛋泥饅糊油蒸餅乳  
餅奶皮素蔬則滇南之鷄縱五臺之天花羊肚菜鷄腿  
銀盤等蒜菇東海之石花海白菜龍鬚海帶鹿角紫菜  
江南蒿笋糟笋香蕈遠東之松子蘇北之黃花金針都

酌中志卷之二十

三 海山仙館叢書

中之土藥土荳南都之苔菜武當之鷹嘴笋黃精黑精  
北山之榛栗棗核桃黃連茶木蘭芽蕨菜蔓菁不可  
勝數也茶則六安松蘿天池紹興芥茶徑山虎邱茶也  
凡遇雪則暖室賞梅吃炙羊肉羊肉包渾酒牛乳先帝  
最喜用炙蛤蜊炒鮮蝦田鷄腿及笋鷄脯又海參鱘魚  
鱈魚筋肥雞猪蹄筋共燴一處恆喜用焉十九日名燕  
九是也都城之西南有白雲觀者云是勝國時邱真人  
成道處此日僧道輻輳凡聖溷雜勅威內臣凡好黃白  
之術者咸遊此訪丹訣焉自十七日至十九日御前安

設各樣燈盡撤之也二十五日日填倉亦醉飽酒肉之  
期也

二月初二日各官門撤出所安彩粧各家用黍麩棗糕  
以油煎之或曰麪和稀攤爲煎餅名曰蕪虫是月分菊  
花牡丹凡花木之窖藏者開隙放風清明之前收藏貂  
鼠帽套風領狐狸等皮衣食河豚飲蘆芽湯以解其熱  
各家煮過夏之酒此時吃鮮名曰桃花鮮也

三月初四日官眷內臣換穿羅衣清明則鞦韆節也  
楊枝于髻坤寧宮後及各官皆安鞦韆一架凡各官

酌中志卷之二十

四 海山仙館叢書

溝渠俱于此疏濬之竹篾排棚大木桶及天溝水管俱  
于此時油船之并銅缸亦刷換以新汲水凡內臣院大  
者即製蕭箔爲涼棚以繩收放取陰也

聖駕幸回龍觀等處賞海棠窖中花樹盡出園圃臺榭  
藥欄等項咸此月修飾富貴人家咸賞牡丹花修涼棚  
二十八日東岳廟進香吃燒笋鷺鷥吃涼餅糯米麪蒸熟  
加糖碎芝蘇即糍巴也吃雄鴨腰子大者一對可值五  
六分傳云食之補虛損也

四月初四日官眷內臣換穿紗衣欽賜京官扇柄牡丹

盛後卽設席賞芍藥花也初八日進不落夾用葦葉方包糯米長可三四寸濶一寸味與糗同也是月也嘗櫻桃以爲此歲諸果新味之始吃笋鷄吃白煮猪肉以爲冬不白煮夏不燒也又以各樣精肥肉薑蒜釀如豆大拌飯以蒿苳大葉裹食之名曰包兒飯造甜醬豆豉初旬以至下旬奕西山香山碧雲寺等奕西直門外之高梁橋涿州娘娘馬駒橋娘娘西頂娘娘進香二十八日藥王廟進香吃白酒冰水酪取新麥穗煮熟剉去芒殼磨成細條食之名曰稔轉以嘗此歲五穀新味之始也

酌中志卷之二十

五 海山仙館叢書

司禮監有一種扇以墨竹爲骨色淺箋紙面兩面楷書寫論語內六字一句成語極易脆裂不知費多少工價方成一把似此損耗無益宜裁省可也

五月初一日起至十三日止宮眷內臣穿五毒艾虎補子蟒衣門兩旁安菖蒲艾益門上懸挂帛屏上畫天師或仙子仙女執劍降毒故事如年節之門神焉懸一月方撤也初五日午時飲硃砂雄黃菖蒲酒吃糗子吃加蒜過水麩賞石榴花佩艾葉合諸藥畫治病符聖駕幸西苑關龍舟划船或幸萬歲山前插柳看御馬監剪艾

跑馬走解夏至伏日戴草蓆子葉吃長命菜卽馬齒莧也

六月初六日皇史宬古今通集庫曬晾吃過水麩嚼銀苗菜卽藕之新嫩秧也初伏日造麩惟以白麩用豉豆黃加料和成曬之立秋之日戴楸葉吃蓮蓬藕曬伏蕪賞茉莉梔子蘭芙蓉等花先帝愛鮮蓮子湯又好用鮮西瓜種微加鹽焙用之

七月初七日七夕節宮眷穿鵲橋補子宮中設乞巧山子兵仗局伺候乞巧針十五日中元甜食房進供佛波

酌中志卷之二十

六 海山仙館叢書

羅蜜西苑做法事放河燈京都寺院咸做盂蘭盆追薦道場亦放河燈于臨河去處也是月也吃鱖魚爲盛會賞桂花鬪促織善鬪者一枚可值十餘兩不等各有名色以賭博求勝也乘筆唐太監之徵鄭太監之惠最識促織好善鬪爲樂

八月宮中賞秋海棠玉簪花自初一日起卽有賣月餅者加以西瓜藕互相餽送西苑躑躅至十五日家家供月餅瓜菓候月上焚香後卽大肆飲啖多竟夜始散席者如有剩月餅仍整收于乾燥風涼之處至歲暮合家

分用之日團圓餅也始造新酒蟹始肥凡宮眷內臣吃蟹活洗淨蒸熟五六成羣攢坐共食嬉嬉笑笑自揭膾蓋細將指甲挑剔蘸醋蒜以佐酒或剔蟹胸骨入路完整如蝴蝶式者以示巧焉食畢飲蘇葉湯用蘇葉等件洗手為盛會也凡內臣多好花木于院宇之中擺設多盆並養金魚于缸羅列小盆細草以示侈富有紅白軟子大石榴是時各剪離枝甘甜大瑪瑙葡萄亦于此月剪下缸內着少許水將葡萄枝懸封之可留至正月尚鮮

酌中志卷之二十

七 海山仙館叢書

九月御前進安菊花自初一日起吃花糕宮眷內臣自初四日換穿羅重陽景菊花補子蟒衣九日重陽節駕幸萬歲山或免兒山旋磨山登高吃迎霜麻辣兔飲菊花酒是月也糟瓜茄糊房臆製諸菜蔬料曬皮衣製衣禦寒  
十月初一日頒歷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紵絲吃羊肉炮燭羊肚麻辣兔虎眼等各樣細糖凡平時所擺玩石楠等花樹俱連盆入宮吃牛乳乳餅奶皮奶窩酥糕鮑螺直至春二月方止是月也始調鷹駝獵關雞內臣貪

焚成俗是以性好賭博既賴雞求勝則必費重價購好健關之雞僱善養者晝則調馴夜則加食名曰貼雞須燃燈觀看以計所啄之數有三四百口者更妙也是時夜已漸長內臣始燒地炕飽食逸居無所事事多寢寐不甘又須三五成朋飲酒擲骰看紙牌奕骨牌下棋打雙陸至三四更始散方睡得着又有獨自吃酒肉不下者亦如前約聚輪流辦東幫奏飲啖所談笑概俚鄙不堪多有醉後忿爭小則罵打僮僕以遷怒大則變臉揮拳將祖宗父母互相喚罵為求勝之資然易得和解磕

酌中志卷之二十

八 海山仙館叢書

過幾箇頭流下幾眼淚即歡暢如初也凡攢坐飲食之際其固獲揚飯流飲共食求飽吃食嚼骨或膝上以哺弄兒或棄肉以飼猫犬真可笑也如有吃素之人修善念佛亦必羅列菓品飲茶久坐或至求精爭勝多不以簞食瓢飲為美亦可笑也間有一二好看書習字者樂聖賢之道或杜門篝燈草衣粗食不苟且不濫差足愉快奈寥寥不多見耳大抵天啟年間內臣性更奢侈爭勝凡生前之棹椅牀櫃轎乘馬鞍以至日用盤盒器具及身後之棺槨皆不憚工費務求美麗甚至墳寺莊園

第宅更殫竭財力以圖宏壯且疊立名目科歛求衙門屬僚今日日某老太太慶七十八某太爺太太祭吊明日日某宅上梁慶賀某壽地興工立碑卽攘奪府怨總不恤糜費工本心所甘習以成風亦可鄙可笑也內臣又好吃牛驢不典之物日挽口者則此具也日挽手者則壯具也又羊白腰者則外腎卵也至于白牡馬之卵尤爲珍奇日龍卵焉

十一月是月也百官傳帶煖耳冬至節官眷內臣皆穿陽生補子蟒衣室中多畫綿羊引子畫貼司禮監刷印

酌中志卷之二十

九 海山仙館叢書

九九消寒詩圖每九詩四句自一九初寒纔是冬起至日月星辰不住忙止皆替詞俚語之類非詞臣應制所作又非御製不知如何相傳耳久遵而不改近年多易以新式詩句之圖二三種傳尙未廣此月糟醃猪蹄尾鶩脆掌羊肉包扁食餛飩以爲陽生之義冬筭到則不惜重價買之是月也天已寒每日清晨吃辣湯吃生爛肉渾酒以禦寒  
十二月初一日起便家家買豬醃肉吃灌腸吃油渣酒煮猪頭燴羊頭爆燻羊肚煨鐵脚小雀加雞子清蒸牛

白酒糟蚶糟蝦銀魚等魚醋溜鮮鮑魚鯉魚飲賞臘八雜果粥米是月也進煖洞薰開牡丹等花初八日吃臘八粥先期數日將紅棗棗破泡湯至初八早加粳米白米核桃仁菱米煮粥供佛聖前戶牖園樹井竈之上各分布之舉家皆吃或亦互相餽送誇精美也廿四日祭竈蒸點心辦年競買時興綉緞製衣以示侈美豪富三十日歲暮守歲乾清宮丹墀內自廿四日起至次年正月十七日止每日晝間放花炮遇大風暫止半日一日其安龍山燈扎烟火聖駕陸座伺候花炮聖駕回宮

酌中志卷之二十

十 海山仙館叢書

亦放大花炮前導皆內官監職掌其前導擺對之滾燈則御用監燈作所備者也凡官眷所飲食皆本人所關賞賜置買僱倩貧窮官人在內炊爨烹飪其手段高者每月工食可須數兩而零星賞賜不與焉凡煮飯之米必揀簸整潔而香油甜醬豆豉醬油醋一應雜料俱不惜重價自外置辦入也凡官眷內臣所用皆炙烤煎煤厚味但遇有病服藥多自己任意調治不肯忌口總之官眷所重者善烹調之內官而各衙門內臣所最喜者又手段高之廚役也

酌中志卷之二十一

遼左棄地

明宦官劉若愚撰

鐵嶺李氏其先本朝鮮人萬厯年間成梁父子以斬級  
擴土功加封伯爵遂圖比照雲南例要將山海以東世  
據之永為遼東鎮守如黔國故事凡當時仕於遼土者  
多遭其齟齬無不懼陰謀之叵測也至萬厯三十三年  
春成梁以寧遠伯總鎮遼東巡撫則趙公楫欲將鴉谷  
關外將其哈喇佃子等處地方居民招徠內徙以邀功  
賞時先將軍應祺正任遼陽副總兵曾呈阻之曰為

酌中志卷之二十一

一 海山仙館叢書

遵祖制舊疆以保生民以固危邊事切照太祖高皇帝  
掃逐胡元開基未廣至憲宗朝韓斌為東協始銳志展  
擴開陽明臺木間等嶺屯僅復以清河地方設立城堡  
置備禦官兵共六百餘員操練防守又建鴉鶻關限口  
口出入去口寨八九十里地界稍寬夷夏之防比前甚  
慎至萬厯十九年何權為備禦武備漸弛邊防廢廢遂  
退地數十餘里山上立碑為界嘉靖年間總太爺為政  
開闢寬奠大奠長奠永奠新奠稍復舊境并論級功拜  
封伯爵今王兀堂張其店哈喇泊喇喇跪等處現有軍

酌中志卷之二十

土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二十終

南海譚瑩校

人屯種居住成家樂業原係開墾內地並非竄入夷巢  
今一旦遷徙別尋安插擾軍民號天慟地耳不忍聞  
目不忍見况邊方地土尺寸是寶口口貪狼漸不可長  
我退一步彼必進一步邊境損耗國威陵替毋論拂人  
情抑且違祖制揆理度情大有未便卑職雖望輕才薄  
謬列貳帥職在橫土安邊不容棄地壞法萬一戎馬生  
郊小醜犯順卑職自甘捐軀報國寧敢望指承風激切  
具呈云奈撫鎮貪功之謀已成見呈大怒遂多方布  
弄共欲甘心先將軍矣時纍臣若愚遇例已選入內廷

酌中志卷之二十一 二 海山仙館叢書

獨兄茂芳以嫡長男隨任目擊最確先將軍由此憤鬱  
成疾於本年夏告病回衛七月三十日抵里八月十一  
日病故嗚呼痛哉繼先將軍為副將者楊公如松也其  
年冬撫鎮果行文招徠居民安土重遷幾至激變鎮撫  
必不肯中止時已寒沍乃復差廢弁韓宗功率軍丁數  
千粧塘馬驅逐之焚其室廬毀其器用哭聲震野有僵  
餒不支而死者有渡河冰陷而死者有不願徙而自經  
者少壯強勇之人亡入口口什四五僅得老弱孤貧者  
六萬餘人都分派於遼鎮二十五衛安插奏聞神廟督

臣蹇公達并鎮撫俱以招回功各蒙恩賞時四明沈相  
公一貫首揆也遂將膏腴地數百里盡為口口所得丙  
午夏遼鎮廣寧管餉通判徐公應乾浙江紹興人也目  
擊遼鎮邊備大壞條十五事上於鎮撫首列口口一欸  
而兩老不勝懷忌至秋七月奉按院蕭公淳檄委徐公  
閱察河東十四衛于遼陽庫廩見先將軍呈諫割地之  
案不覺衝冠背裂為賦二詩以志不平其曉渡青石嶺  
一律曰深秋于役未曾休歷盡淒涼輾轉憂絕貢稱王  
寧久服媚口割地豈良籌草頭垂露含民淚山脚流泉

酌中志卷之二十一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咽成愁鄭俠丹青今若在時歎早已達宸眸其清河堡  
閱操一絕曰曾聞關土得封侯割地如何秩更優可惜  
毆民分界處膏腴多少屬東口撫鎮聞之遂將徐公程  
陷革職為民口口既得膏腴之地數百里遂陰懷叛心  
隱憂日滋自三十四五年後兵科等衙門宋公一韓等  
各疏劾棄地非是內有云劉副將一呈而輒死徐通判  
二詩而去官劉副將即先將軍也後宋公復有一疏為  
割地陷口等事奉神廟聖旨這所奏棄地界口事情重  
大着都察院選差巡按御史勘明來說欽此奉差往勘



者熊公廷弼據石碑全遼地勘實題覆未結其後李公奇珍等又疏有云口人居之則為口地華人居之則為華地今數十年生聚之民上糧有倉串人丁有徭役何以謂之曰口地何以謂之曰逃民云疏上不報口既殷富羣不逞之徒復為計畫朝夕從與四十六年春口果陷撫順以叛鎮臣張公承允全師覆沒巡撫李公維翰逮矣四十七年春楊公鎬為經畧而四路之師與矣天啟元年春失遼瀋二年春失廣寧全遼淪陷十餘年來竭天下之力未能雪耻河西一帶已非我有况河東

酌中志卷之二十一

四 海山仙館叢書

之棄地乎此遼左决裂根因實以貪功貽患真可切齒痛恨也李氏墳墓在鐵嶺者已盡為口發所封之甬久懸難襲韓宗功乃成梁嫡親女婿于天啟二年冬為口奸細訪獲正法趙公楫京師人也久與稅監高淮契交囊囊頗富多置宅以居縉紳其孫趙臺於今上崇禎五年冬具疏為乃祖誇張以求復己之恩廕本年十月內奉聖旨遼鎮失事釀孽必非一朝趙楫任撫有年何無先見預籌本內招回人口是否功應廢敘着吏兵二部查議奏奪欽此至六年冬吏部竟坐名覆疏奉俞旨趙

臺准送國子監讀書七年冬大同總戎王公朴具疏奉聖旨戚司宗罪案已定王業宏爭襲事情已有旨了其李成梁伊孫該部查議具奏欽此司宗于九年恩審蒙釋成梁之後賴戚臣王易費盡心力近已蒙准襲爵累臣竊痛乙巳至今時盈三紀實歷四朝在望恐知此棄地根因者少若非先將軍會由此招禍宋掌科會具疏入告即不孝如若愚亦不能記憶之悉也封疆大事父子至情義難緘默謹書此以備采擇焉

酌中志卷之二十一

五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二十一 終

南海譚整校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見聞瑣事雜記

明宦官劉若愚撰

洪武間臨海趙某者失其名卒業太學為一中貴題蠶婦圖云蠶未成時葉已無鬢雲掠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于布爭得王孫見此圖太祖偶幸中貴宅見之詰問誰作中貴以趙某對即召除筆慶知府在郡大有廉聲見周海門先生汝登雜言

又閩人徐焯榕陰新簡所載城山鄭氏譜女官恩遇云江氏名全閩邑高惠里人少淑慧能記誦孝經列女傳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海山仙館叢書

及笄歸城山鄭堯洪武癸亥堯早世江守節癸酉詔選識字節婦任用內府當道以江為薦赴內選中授女府內品欽賜名曰全委掌金銀各庫乙亥因憶男女幼穉為奏太祖高皇帝推恩遣使來閩挈取家屬馳驛至京賜官房與居免稅課差役戊寅高廟遣內官李清送回壬午文皇帝登極復遣內官秦陪捧帛來宣助理內政陞尚寶局正賜月俸三石官房五間與男原籍居處永樂丁酉江以年老力弱請歸旨允重賜禮物遣內官尹子良復送回閩逾二年己亥以疾卒年六十有五云

世廟聖孝凡睿廟藩邸御筆不惜重賞購之恭鈐欽文之璽或新製府宗獻皇帝御書之寶非親近大臣不賜也睿廟善書善篆文有恩紀念香堂詩行世光廟于講學之暇好揮灑大字扁額對聯以賜青宮左右雖祁寒大暑未之少懈或亦鈐東宮親筆圖書不載年月者即光廟潛邸之御書也當軸亦宜奏請訪購以備一代宸翰可也

光廟喜射又樂觀戲于宮中教習戲曲者近侍何明鍾鼓司官鄭楷山等也凡外而屬託事情而營利肥己者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海山仙館叢書

劉朝王輔等也泰昌元年八月撥置西李娘娘招權納賄者李進忠也  
先帝嬰年時曾用右手小指在殿門梭葉內剔土嬉戲適光廟猝至客氏急抱起指甲被梭葉切傷痛哭不已光廟憐之曰不妨不妨帶破些壽長仍好語勉慰客氏今後用心云其寬仁如此  
先帝髫髻時教習書做者光廟伴讀吳進忠也宮中私自答應誦書習字劉良相也良相雄縣人性樸直不茹鞏人皆以劉道稱之孝和皇后即才人王娘娘臨崩時

託寫遺言云與西李娘娘有讎者良相執筆也天啟元年逆賢矯旨發良相于鳳陽而殺之今有誰肯代良相鳴冤枉叩素廟中宮張娘娘今懿安皇后者秉筆劉克敬奉差選中二位中之一位后性骨鯁好看書習字坤寧宮近侍陳德潤逆賢名下也伺后動靜答氏逆賢憚焉遂時于先帝前離間之后時有賜與克敬不過食物之類逆賢知之遂將克敬發鳳陽尋矯旨害之其後又忌克敬之照管老叔馬鑑即崇臣之同侍先監者逆賢復嗾涂文輔題參降發鳳陽亦矯旨害之既歿復蘇寺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僧聞棺中急迫有聲守尸押葬者畏賢毒穢不敢主持遂生理之比至坑棺之堵頭將開而不敢不理也悲哉今上登極憐其冤咸復職改殮歸葬于北今承天守備王太監允中秉筆掌東廠王太監德化隨堂王太監承恩皆劉名下天之報施忠裔正未艾也  
神廟貴妃李娘娘有疾鄭娘娘名下太監張明醫治不效薨逝神廟極為悲悼喪禮從厚所生兩皇子派與中宮王老娘娘為慈母共育咸福官彼時積言有如淳如行之事自此鄭娘娘無有與分寵者矣

先帝御名凡官中所用油皆更之曰芝蔴水油漆作改日漆作

神廟潞藩入朝至景運門即下橋步入乾清門之左瑞惠桂藩之入朝光廟及今上之入朝先帝至宮門始下橋禮駸殊矣

神廟在宥之四十二年二月初九日聖母慈聖皇太后崩其傳行之旨曰朕慈母皇太后按慈母乃八母之一非生母不如直曰朕聖母為安也又曰偶爾崩逝按偶爾字樣亦似未妥是時司禮監掌印者李太監恩掌東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四 海山仙館叢書

廠者盧太監受若使先監矩尚在定經潤正必不草率如此今上崇禎二年二月初四日巳時中宮周娘娘誕生皇長子其發外聖諭應曰某年月日時朕第一子生某封某氏出斯祖宗來體制也時司禮監掌印高太監時明秉筆沈太監蔭等皆負人望者舊恩練人也乃所頒聖諭竟將某封所出一句遺落又將生字置朕字第字之間至閏四月十四日百日命名穿紅之旨宜稱皇長子而竟稱皇太子夫未經冊立可作如是稱耶又聞秦中巡撫岳和聲賀疏亦稱皇太子以上二宗或抄傳

差訛尙可言也若原發有意如此則高太監等不細心不知體之咎將誰諉乎典禮之謂何可笑也會記泰昌元年冬高沈爲本官復職討祭葬疏竟將諭祭作御祭切已之事尙錯誤至此况國之大典乎無怪片紙冗辭也

天啟年間高沈二太監閱在時助大工每捐進一萬兩其助遼餉又各進一萬兩咸恐後也至崇禎二年冬口薄都城高止助五百兩餘僅三四百兩而已果先富後貧耶亦別有肺腸耶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五 海山仙館書

憲廟好琴奕詩畫司禮戴太監義號竹樓不知何許人最精于琴而楷書筆法與沈度相埒南中有一良家婦善琴遍遊兩京各省未有居其右者雅聞戴名詣外邸通名求見久之訂期戴沐浴之暇至外邸坐廳中延南婦隔簾向上一揖坐南婦簾外不通寒溫讓戴先操曲甫終南婦淚如雨下色若死灰將所攜善琴卽下階石上碎之拂衣而去終身不言鼓琴事矣戴之名下王太監獻號梧崗者廣西平樂人也亦精于琴有譜行世司禮太監蕭敬字克恭號東梅者亦戴名下也多讀書

其楷書筆法似沈度而草書則從張顛懷素間雜以篆籀邊旁今之巾幘局外厥云是蕭別業惜基址不存但寒泉數處烟草冥迷已耳

鮑太監忠者不知何許人多學善書歷陞長陵神宮監僉書每坐大石上拾樹葉而寫詩清風徐起飄揚山谷以自娛樂山中巨石如蝦蟇式者鮑恒伏如几今見存焉世廟雅尙文學久乏當意者適有親近以忠姓名學行奏薦特蒙召陞秉筆掌印壽踰八望九尙耳目精明以楷書寫諭傳紅世廟優賚特加後允其子告合終云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六 海山仙館書

其名下王太監本不知何許人爲穆廟時名臣又田太監義陝西人亦鮑名下也至萬曆二十四年掌司禮監印其楷書得鮑教爲多見典禮之臣記中此後留心學問之人亦并及一二識向往云

司禮監隨堂李太監受者京都人西域苗裔嘉靖四十四年選入歷任司禮監至萬曆二十九年夏收選官人四十餘名舉臣亦其一也三十一年選福王妃時皇貴妃鄭娘娘引滌王例欲選三人而擇之先監矩時總理婚典受執往事爭曰滌王先選一位未中復選二位雖

三人其實二也如何敢比先監甚服其亮而密薦之後  
陞隨堂未竟厥施而一疾令終

秉筆史太監賓者嘉靖四十一年選入多學能書頗復  
歐陽率更筆法先監最器之歷陞文書房史廣交遊善  
琴弈好寫扇其詩字之扇流布官中神廟思得好秉筆  
覽至史姓名皇貴妃鄭娘娘偶贊揚之聖意疑其從官  
關中饋營也遂立謫南京數年取回任事是日值有要  
緊旨意發閣例該第一員親捧到閣而史名原前列也  
及回奏神廟益怒復疑其夤緣往關中見輔臣也復謫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七 海山仙館叢書

南京二十餘年至泰昌元年八月光廟登極始取回天  
啟元年逆賢力於先帝前薦陞秉筆後畏其廉介退出  
閒住史性儉素曾與京宦米公萬鍾契厚貸史銀七八  
百兩米終身困頓未償史即焚券都人多稱爲義舉也  
金太監忠其照管姪也金字敏恕北直固安縣人也萬  
曆六年選入歷陞文書房博學能書善琴守備鳳陽時  
會著御世仁風一書刻之博極鑑史繪畫周詳彷彿如  
帝鑑圖說其評語凡稱迂拙子者金之道號其自跋親  
筆作也先監在時曾向金曰公後來秉政時我名下中

惟劉官人堪用公善視之其後累臣被常太監雲詿誤  
墩鎖于萬曆癸丑冬金曾折節賜顧時存恤之至天啟  
七年十一月累臣謫南金已守備南京崇禎元年夏累  
臣復被逮赴北蒙金惠銀百兩爲途費金尋蒙今上特  
陞秉筆掌御用監印予告林下近已令終秉筆車太監  
應魁則金名下也

紀綸者北直人也萬曆六年選入陞司禮監博學能文  
善寫歷陞文書房未任秉筆人多惜之

凡內臣讀書近有讀左國史漢古文者如先帝伴讀湯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八 海山仙館叢書

大監盛萬曆二十九年選入于書無所不讀善飲酒能  
詩與鄭太監之惠契厚爲同僚先帝登極轉典簿不數  
月卽以病請准私宅閒住湯益沉酣典籍自號醉侯雅  
歌篤學最爲李永貞嫉妬天啟四年十二月卒

鄭太監之惠號明淵北直任邱人亦二十九年選入爲  
牌子王奉名下王則大司禮田太監義名下王率衆名  
下叩見田徧熟視之惟以手撫鄭頂囑王曰此子頂圖  
眼秀人中端正山根直接印堂合伏犀貫頂法宜令讀  
書不數年王與田相繼卒卽派與管事田太監詔名下

始深心奮志受業于廬山人龍節山人杭州人號九虬博學能詩於人落落寡合開舉臣名便交如舊識者贈槃臣詩云栖遲數載誰會記我亦疎狂不記人自接劉生杯酒語常驚李白屋梁神官雲冉冉明千樹玉漏迢迢隔九闈祇合陽回春意早鷓鴣究竟出風塵鄭自此愈專心經史古文左國等書詩習杜工部字臨黃山谷帖亦能作時藝古文性好種植牡丹等花嗜音善射久爲永貞嫉妬天啟五年夏蒙先帝聖恩起典簿後陞監官時兩眼上皮各生黃斑一如蟾蜍眉也今上登極元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九

海山仙館叢書

年奉使河南藩府沿途廉介驛遞感頌之其年冬御前親試出事君能致其身題考時藝中選同文書房曹太監化淳陞隨堂誠古今殊遇也尋掌尙膳監印二年春告病杜門絕客究心學問五年冬王太監永祚密薦起陞秉筆總督南海子及寶和店委用常國安以爲掌家六年冬總督東廠委用王永壽爲管廠掌班分寄耳目於羣小且替名下官人何東鳳報二十餘年夙讎當道者多爲講解竟膠執不息大爲輿情所薄七年冬有病閒住被參未結歸蠶趙文淵具告反噬公止追過銀八

萬兩尙有三萬兩免追上震怒下東廠理刑官耿良臣等於獄逮王永壽常國安於司禮監提問革鄭職下法司屢審未決至十一年春鄭患氣壅證亡于獄臨絕屬其家屬棺中多備紙筆誓訟地下享年四十有九葬于阜成門外三里河尙有八十餘歲母在任邱也凡所蓄書籍法帖盡散佚一空生前所作一冊於十年夏值常熱錢宗伯逮入所居與鄭比鄰見而稱賞爲之序初湯之卒也鄭爲經理喪事後天啟丁卯秋復爲湯手勒墓碑其辭曰益聞世之君子沒而不朽者非書績于旂常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十

海山仙館叢書

則垂名于竹素以至懿行隱逸之倫詩酒曠達之士咸得據光傳記照映後先是豈名譽盡屬士紳而吾儕遂乏傑俊哉湯君諱盛字銘新號仲光北直安肅人體貌豐昂顧盼神采識度遠大器宇宏深直道正辭率行已志自弱冠通經史而尤以聲詩振常以古法出新意人皆服焉萬曆辛丑夏掄選入內久滯下僚顧才名顯赫如劉君若愚亦折節與君定交之惠曾與君同事而兄事之久蒙開益故得少通今古庚申秋光廟登極當憐才同之惠擢司禮遷東宮伴讀蒙今上垂念潛邸勞陞

司禮監典簿之惠又同列察采之誼斯時也君自以為居非常之地必竭底蘊以報國家不知之惠之不才寡昧每推挽相須而軒輊罔計豈期此志未伸懇辭閒任之惠亦隨而求退君更涉獵經史著作日繁君嘗曰吾有友乎說心間之俗務計衣食之瑣碎或啣杯月下或緩轡郊坰則范君常君虛君是矣如酌古准今談經論史探性命之原圖不朽之業樂聲應氣求而不孤者則劉君鄭君是矣雖然吾之學可以攀劉而提鄭哉君生平月旦令人嘆服其進修識見如此乃暴疾初沾一卧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十一 海山仙館叢書

不起痛哉范君諱昇常君諱國安盧君諱應選于君皆同年也無何之惠荷恩擢復原職尋晉監官緬憶君容宛然在目恨不與君同事而終始之嗚呼痛哉墓草雖宿情自不能渝也嘗聞之先師曰人之才情本天授也順之者明悖之者暗是則順必得天而壽而昌悖必反性而天而殃而果報何未必若是耶據情會理以律人君乃明天人之際洞善惡之歸正擬遐壽期頤逍遙笑傲何祿壽如此之爽哉君生於萬曆丁丑秋卒于天啟甲子冬葬于都城之西王河鄉之池水邨于是樹石

表行為九原之觀湯復著有歷代年號攷畧以為我朝建元十六而誤重前代者五六實詞臣失于參考之過也其餘遺文書籍各若干卷咸散失未刻君子惜焉王進德不知何許人號樗仙世廟時職章聖獻皇后官管事有甲第在東華門外清整雅潔門無俗客每休沐之暇即閉門焚香彈琴讀書或展古名人墨妙臨寫不釋手故書法道麗遂成名家尤好接賢士大夫宛然有儒者風嘗與陸文裕公深善所書七賢過關圖陸公題跋也其辭有曰按七賢過關事無可攷豈竹林之人耶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或曰即作者七人爾蓋畫家多尚興致不屑屑形似要在得其意于筆墨蹊徑之外可也公遭遇聖明參與帷幄密勿之地以其愛畫之心而為愛才之舉則天下必不致有遺才如此圖中望望而去也予重以是望之云鼎臣于滇南諸公處曾見此圖竝古帖數種咸識之以樗仙圖書則樗仙實鑑好古當不凡也張太監維者北直瀋州人號範吾嘉靖三十八年選人為司禮監管印張太監宏名下幼博學好書又最為李太監芳器許隆慶戊辰遂薦陞神廟潛邸位下萬曆初

年歷陞乾清宮管事提督內忠勇營掌兵仗局印而秉筆孫德秀張鯨諸人頗妬其才然維處之泰然慈聖老嫗娘造有元帝金像特差維齋請往湖廣武當山供安維善詩能文且精于琴畫往返康靜驛遊咸德之凡詩賦翰牘人咸寶惜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夜侍神廟于乾清宮西廊上問曰爾本官三年事畢了維奏曰仰荷聖恩得子令終臣等存沒感戴上因從容曰我常想張宏好個老兒每見我譴罰一個諫官即叩頭流涕善言寬解我亦爲他息怒何等忠愛維叩頭應曰此是聖德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納諫非臣下所能挽回倘聖怒不息他亦豈能成功上曰爾以他三年除服畢作一首詩來看維即擬題榮哀慕感詩云薤露光陰何易晞三年夢逐白雲飛哀吟風木人終別悵望烟霄鶴未歸墓草可憐滋聖澤祠旌深感照春暉仁皇夜半思耆舊重奉恩綸下紫薇至十六年九月駕幸山陵閱壽宮回維股爲車轆傷又見近侍小人張守義等怙寵生事而張鯨等眈眈未艾也遂求退著于思善門外直房調治半年餘始准私家調治遂益哀法書祕籍不釋手至晚年兩目爲盲尙能濡筆

寫行草凡聞有新書必買來令左右念聽者數年至萬歷四十一年夏卒享年將八十著有皇華集歸來篇摸金山人集蒼雪齋集等書行于世維與先監爲同官先監之政事擔當維之文章恬退成彪炳于世云

王翺字鵬起號村東原籍南直句容人永樂時遷北直通州嘉靖壬寅選入時年十一歲撥司禮監內書房讀書受業于郭東楚趙太洲孫繼泉先生咸器重之且曰爾諸生係內史不必學舉業文章惟講明經史書鑑及本朝典制以備聖主顧問有餘力學作對與詩可也歷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四 海山仙館叢書

陞乾清宮牌子隨朝請劍因進封事賜斗牛八月陞太監萬曆辛巳奉旨慈寧宮教書遂遷居于西安門北得從容與士大夫唱和吟詩侍母孝待弟良翔友于之愛爲內廷所少翺爲人悲歌惆悵博學自豪視富貴若電光石火焉其咏籠雀詩云曾入皇家大網羅樊籠久困奈愁何徒于禁苑隨花柳無復郊原伴黍禾秋暮每驚歸夢遠春深空送好音多聖恩未遂銜環報羽翮年來漸折磨翺與維前後皆有詩名而品秩榮顯翺遠不及維刊禁砌蛩吟稿邨東集行於世



李芳任乾清宮管事掌內宮監印隆慶年間會以上書直諫下獄與海剛峯先生諱瑞諡忠介者同寓事見泳化類編等書茲不載也

凡內臣姓朱者皆改姓諸禮公族無刑人之義也諸升字晉父號鎮南浙江紹興人嘉靖四十一年選人于王太監安為同官按外廷所稱同官者謂職掌各位相同也內府所稱同官者不過同支派項下已耳猶前後同門之義非指同僚而言不可不知也升曾任御用監武英殿掌房自萬曆十年降發南海子淨軍多讀博識通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去 海山仙館叢書

篆稱六書之學樂與士紳交遊泰昌元年秋復原秩天啟五年夏沐浴正冠而逝壽幾九十升性豪俠善書札遠大體著于交接積書名人字畫方帖頗多

毛成號似鶴北直玉田縣人萬曆六年選入厯陞甲字僉序書甘貧為志潛心濂洛之學薛文清王文成諸君子之書更留心音韻六書之理雅服鄭樵之六書畧楊桓之六書統趙搗謙之本義吳元滿之總要晚年得崑山魏莊渠先生所著六書精蘊玩索自娛舉世俗之好無能奪也成性剛介菲飲食做衣履通禪學蓄書甚多

足未嘗至顯要之門于顯臣有師誼焉壽七十餘卒葬于玉泉山麓生時自題其墓碣曰於呼藍田耕夫之墓神廟初年先習趙孟頫字外小臣中有杜詩號鯉廷王廷策號哈仙及中書楊大綸劉綵等備員筆墨之役其後聖性篤好章草戊申春會召顯臣至啟祥官前殿差官人襲朝女出簾問顯臣兄弟之名令寫真草八分篆字詩顯臣俯伏階下次第奏對如諭寫入其後又令寫章草顯臣對曰原不會寫未寫而止此時顯臣二十五歲矣亦最奇之遇也聞皇貴妃鄭娘娘欲討做司房近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去 海山仙館叢書

侍神廟以為先監矩甫亡已派與常雲名下何可用未遂許而或有妬者阻之也是時開雍顧老師尚在京聞之甚喜俯仰今昔不覺泪下沾襟

孝廟時皇親恣橫太監何文鼎掌乾清門心不平引祖宗家法極言直諫文鼎與鮑太監忠契厚方草疏時不令忠知比燈下謄真之際有一楨在門傍立者忽一步一步行至案前鼎怒罵曰我為國盡言爾何物么麼敢來嚇阻我耶疏上上大震怒繫鼎詔獄襍追治之務究所主使者文鼎毒慘備嘗曰有兩人俱是山東籍貫不

可拘按訊者曰姑言之對曰孔子孟子也鼎既死猶能于禁中搜銅缸作聲若稱冤者中外嘆息上亦感悟憐之特令勒石以祭焉

中官最信因果好佛者衆其墳必僧寺也惟晏太監名宏者不知何許人武廟時會鎮守陝西與督臣王瓊同事其墳在西山不設佛像止以石砌壁而鐫刻古來賢孝典故爲勸化計俗所謂晏家廟者是也今經廠所貯晏公綱目板一部宏遺物也內臣多愛重刷印之

世廟神廟享國年久鼓鑄嘉靖萬曆錢流行甚廣惟光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七 海山仙館叢書

廟在位僅匝月先帝仰思泰昌年號尙未鑄錢遂分鑄與天啟錢並流通同使民間有恭睹泰昌錢而墮淚者曩臣藏有徽墨四大笏可重二劬劑料甚佳上摹泰昌元年製想是正人君子曾蒙光廟召用禮遇者藉此墨以志不忘也曩臣磨用聞錢法侍郎劉君重慶好古喜墨遂托一山東人轉賣且藉此墨滿望劉君據墨具疏請將泰昌錢亦鑄若干以廣行奈劉君留墨付值而泛泛然視爲沒要緊事也惜哉

神廟恭妃王娘娘卽孝靖皇后生皇長子卽光廟又生

皇四女也皇貴妃鄭娘娘生皇二子皇三子卽福王又生皇四子生皇二女皇六女皇七女卽封壽陽公主駙馬冉興讓所尙者也端妃周娘娘生皇五子卽瑞王也敬妃李娘娘後封皇貴妃生皇六子卽惠王也生皇七子卽桂王也順妃李娘娘生皇八子及皇十女中宮王娘娘卽孝端顯皇后生皇長女卽榮昌公主駙馬楊春元所尙者也榮妃王娘娘生皇三女德嬪李娘娘生皇五女皇八女皇九女光廟繼承大統福王封于河南河南府瑞王封于陝西漢中府惠王封于湖廣荊州府桂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六 海山仙館叢書

王封于湖廣衡州府

神廟時御藥房提督張大監明精于醫藥最蒙寵陞秉筆掌內官監內府供用庫印明素不識字只挂虛銜不該正不批文書凡不識字而秉筆者穆廟時孟冲神廟時張明先帝時魏忠賢王朝輔止四人耳萬曆二十八年夏明病故京師人皆快之曰張打鶴死了先是神廟往朝慈聖老娘娘明執藤條在前清道值慈寧宮丹陛上設有古銅仙鶴高五六尺明誤以爲人也遂打而罵之曰聖駕來還不衆開隨侍諸臣晒之所以有此綽號

也其掌家周臣亦陞乾清宮管事掌兵杖局印而一家照舊不許分散專造上用酒造辦金玉銅錫木鐵雕漆器物名曰御覽周臣病故張宜伊進朝繼之至泰昌元年八月始散而逆賢掌家王朝用及伊進朝池守爵皆明管上房之官人也

福府承奉背奉者持佛氏戒號丹巖居士頗與士大夫交然性嚴急少慈迨之國時與承奉鄭縉俱以病告罷京師惟徐進劉顯等隨赴雒也

慈聖皇太后李老娘娘患目疾有醫婦劉氏奉旨進慈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九 海山仙館叢書

寧宮調治有同來彭氏匿孕入宮貪戀節間賞賜不肯明言臨月遂于宮中封夫人彭金花女處夜產一子于便桶中即淹死宮人奏知神廟欲將重處幸聖母憐其勞發彭氏于禮儀房打三十逐出棄死兒于北安門外此亦宮中異事也自後凡醫婦收生婦入宮必再三駭焉不逾年李老娘娘崩蓋亦非吉兆也

壽陽公主者神廟之第七女皇貴妃鄭娘娘生也選駙馬時顧姓者二人冉姓者一人冉固安人顧都人也時正暑御前親選之日兩顧白玉大簪極細亮帽髮可以

鑑香氣襲人衣服楚楚鮮鞋淨襪而冉則衣不求鮮戴圓羅帽兢兢叩拜不敢仰視神廟隔簾向鄭娘娘指而目之卒選中冉氏之子與讓實重其老成也及完婚數年與公主反目逃回奉旨召來罰演禮如楊春元故事仍革其父職奪教習部官賈之鳳俸一年以懲之

神廟時生瑞王之端妃周娘娘不甚有寵瑞王二十五歲始完婚福王十九歲完婚即光廟二十一歲始完婚惠王桂王亦各二十歲以外始完婚禮儀房各有底冊可考也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二十 海山仙館叢書

中官孝瑞王娘娘其管家婆老官人及小官人多懼極楚死者不下百餘人其近侍內官亦多墩鎖降謫惟皇貴妃鄭娘娘近侍各于善衙門帶俸其官人有所謂斬大者失其名龐保會答應也曰吾讀女者初宋保答應而後用張朝進答應保慮熱鬧終有散場苦海回頭是岸于是棄職為僧常往不返內臣中權脫富貴急流勇退所希有也曰林廷宦女者馬謙會答應之曰于景科女者張騏所答應也凡答應者為之置辦服飾食物即掌家掌班不可缺者也

京師墨山會地方有贈司禮監太監剛公諱鐵之墓焉  
寺中藏有遺像三軸皆曰靖難時有功之太監至今宛  
平縣有祭凡掌司禮監印者繼續修葺又曰三義廟蓋  
祠先主關張君臣也其五虎將軍像龐士元先生像皆  
先監掌印時令經營內官率塑匠往鍾鼓司做漢時粧  
束服飾以塑之非出自古本流傳也按剛太監墳大塚  
一其石碣差古書燕府承奉正剛公諱鐵之墓又一碑  
差大稍新則書贈司禮監太監某之墓蓋似後人所立  
者墳前左右各列石鼓四以次漸矮如爲坐机松亦茂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盛甚古其爲古蹟無疑近年修墳所勒碑文皆曰公會  
有靖難犁庭功按碣稱承奉正是成祖未正大位時公  
先卒矣若果有靖難犁庭等功則自應有別銜豈仍以  
承奉正勒碣乎曩臣心久惑之徧向熟于典故者訪問  
亦卒無明証也一日讀宋史列傳有云其與遼將剛鐵  
大戰于某處云則此墓得毋遼將塚耶抑剛公亦是  
遼裔而名偶同英猛同耶今正史明載剛鐵姓名因世  
之讀史者概以斷爛朝報泛泛視之定多未詳故耳食  
之人遂相沿無敢異議也同僚趙君琦美字元度南直

常熱人趙定字先生長子爲先將軍契友博洽好古人  
也曩臣以父執事之亦會問及懵然無以對焉夫此墳  
爲我朝大內官祭祀之所享二百餘年血食倘或原是  
一番將軍能不令死者時笑生者之謬談乎是以慎祀  
典者不可不詳核確蹟也曩臣愚昧謹次所聞以俟知  
者

酌中志卷之二十二

三

海山仙館叢書

酌中志卷之二十一終

南

酌中志卷之二十三

明臣官劉若愚撰

學臣自叙畧節

學臣若愚生于萬曆甲申二月至戊戌七月悖父兄之教感異夢而自官廢儒業讀醫書習養生家言辛丑六月遇例選人皇城隸先監陳公諱知名下派與掌家常太監雲照管該班則供抄膳之役下班則習字讀書頗蒙先監器許解衣推食耳提面命即師生父子也神廟功名頗寬又得外受先師顧太史老先生之教為多先

酌中志卷之二十三

海山仙館叢書

師諱天峻號開雍南直崑山人壬辰賜甲舉臣入七年先監卒又二年始陞奉御每竊嘆曰我太祖時胡惟庸之變幸得雲奇諫阻不然聖駕幾危正統己巳之變我景皇帝憮口騎披猖徐瑾等倡南遷之議若非金英與安主持鎮定于內恐于忠肅諸君子不能奏奠安宗社勲也我孝廟青宮時篤于學問及紹大統十八年妻彝之治又皆口耳吉培養之功來也我武廟在宥逆瑾不臣若非張永從中併力密奏祛除大慙能如摧枯易乎我神廟御極之三十一冬妖書獄興九重震怒重賞

以購作書之人廣緝捕以滋告密之竇凡書內有名者恐有後患各猜生平素警隙之人而欲甘心書內無名者又自懷疑懼恐被怨家誣害身危家滅幸當時先監掌東廠委曲調救中外始安使從來內臣若無雲金先監之儔則逆相之毒必稔南渡之議必興歸德江夏諸君寧免蜚語之中乎嗚呼危哉學臣曾記王振擅政時欲害薛文清其厨中老奴知之痛癢不已振聞之謀遂中止學臣自辛亥冬為常太監誣誤墩嶺至光廟登極始放陞司禮監寫字奉御先帝登極即侍高大監時明

酌中志卷之二十三

海山仙館叢書

後陞監丞天啟元年冬自司禮監被魏忠賢退于御馬監仍隨高公居住西直門街私宅日侍左右高所纂緝養生之書曰一化元宗舉臣曾効抄膳督校之功三年始成即被李永貞自高公宅內喚令答應不敢不應承趨赴不謂永貞自登樞要頓忘布衣設法羈防使人進退不得氣鬱痰火不食八九日瀕死者數次然寸心實不減王家老奴也四年夏遊賢欲杖陳居恭幸王體乾素感先監舊恩向逆賢救免其年冬南樂魏相公密與賢一稿賢付永貞著膳奏施行其中有元克已放四字

樂臣問元克指誰永貞曰你快寫罷今殿爺在御前立等要奏哩樂臣嘆曰人臣已去爲甚還派他這樣名色永貞曰你到大殿內替老趙解解一日因臺臣劉微張汝懋之疏欲逮房可杜樊尙燦游士任等造先帝偶恚憎逆賢各僅得倖免一日少卿韓繼思告病永貞因同志錄上其名有三圈崔呈秀所欲害者又韓三之獄呈秀欲藉僕害主如吳養春吳懷賢故事逆賢亦有成心而體乾永貞等且倡言世廟夏桂洲故事幸韓三至死不肯妄招許顯純亦未敢代砌捏奏此實天啟末年詔

酌中志卷之二十三

三 海山仙館叢書

獄詞臣僅見之一公道事也凡各項章疏及內閣票本所擬聖諭詔誥勅命各秉筆公公例應詳看然勅諭誥命稿多忽畧不肯細看樂臣在永貞直房有經管責任偶值滿桂陞總兵內閣撰進勅稿付永貞看至爾可與樞輔計議而行是時孫閣部承宗撤回已久見任總督則王公之臣巡撫則喻公安性今尙曰樞輔實屬差誤如不奏請改正開讀之際令人能不暗笑乎永貞深以爲是次早同眾奏請御筆將樞輔二字改作督撫此稿珍藏內閣可攷也今上登極之日體乾總辦禮儀文書

有進封妃周娘娘爲皇后紅掩面文書一本該永貞寫傳紅樂臣侍永貞膳完問曰此文書是那項辦理的永貞曰印公公曰既已奏過今卽奏覽發行乎永貞曰然樂臣曰畧早些了如今萬歲爺還有本生聖母賢妃劉老娘娘墳見在西山尙未傳諭徽號遷耐今中宮娘娘若先行進封恐非次第永貞曰有所攷據否樂臣曰有隨將皇明詔制書內所載穆廟以裕藩入繼所行次第某日登極某日傳諭聖母徽號遷耐某日傳諭進封皇后呈永貞卽將前書袖至御前據以告體乾轉奏今上

酌中志卷之二十三

四 海山仙館叢書

萬歲爺次第舉行次日早體乾笑問之知爲樂臣簡舉甚銜之所以參若愚者曰胸藏舊蹟目無成法也宛哉永貞雖死涂文輔等尙在可面質此事也萬歲爺聖孝性成將順其美亦臣子分內事強如佐助逆賢日在御前替人報復播無窮惡也天啟七年九月永貞辭任後樂臣遂于德勝門內先監會館居住十一月十七日永貞逃後至十二月十二日楊維垣之捏參疏上矣十四日子司禮傳奉聖旨御馬監外廠大監劉若愚着降做淨軍發去南京孝陵衛種菜還寫帖子去該衙門知道

欽此時霍維華疏內亦參及若愚二疏所奉之旨皆云  
劉若愚已降發處分了十六日南行崇禎元年正月初  
十日交孝陵西園收管三月內又被山西道劉御史重  
慶捏參提解赴北五月初一逮入刑部獄二十五日禮  
垣陳君贊化疏請着九卿科道廷鞫如朝審例奉聖旨  
所奏鞠審李永貞等委宜分別隔訊務得真情云至  
六月二十日中府會審乃不容分訊各夾打一頓李永  
貞若愚李實俱引凡姦邪進讒言主使殺人者斬之律  
仍于斬字上增一皆字俱決不待時志在滅活口何嘗

酌中志卷之二十三

五 海山仙館叢書

分別隔訊得真情哉二十三日具題二十七日平臺召  
對原會審大臣王太宰永光等欽奉玉音李實一案有  
冤枉無冤枉五虎五彪如何不問決不待時空印本是  
李永貞填的劉若愚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云至七  
月初二日會審之疏奉有這本內犯人情罪不同還着  
該部從公另擬之旨初四日又召對將李實原參周起  
元印信本付閣臣細看果是墨跡蓋殊十三日刑部具  
題十六日奉聖旨是李永貞即會官處決劉若愚秋後  
處決李實充淨軍送司禮監發落孫昇依擬欽此繫臣

罪案其實不曾訊明其實無證據也本年九月朝審前  
徧遞訴揭云真正奸黨巧卸欺天被退小臣無辜吃累  
以力攻楊霍時刑垣曹君師稷疏請詳鞠奉聖旨劉若  
愚已有成案不必再訊該部知道欽此時首輔李公標  
批直人梓里情面不得不為也按逆賢欲貴顯其名下  
將在前碍路之人殺者殺退者退疊臣所以被斥于御  
馬監又被王體乾退于外廠實係摧折之人當時最為  
耆貴重臣無踰體乾者親信掌家無踰王朝用者今乃  
苛責無辜可謂有天日乎徐文輔司御前文翰總兩部

酌中志卷之二十三

六 海山仙館叢書

專權才名不在永貞下罪止孽逆軍犯近復蒙恩改爲  
民是真正逆賢支派輕者益得輕也且楊左諸公及七  
君子之死自有逆謀主使加功入告之人而李實空印  
本又的非若愚填寫乃懸坐曰主使不亦冤乎會審時  
少司寇閻中丁公啟睿山西司郎中江右徐公士俊首  
座則太宰長垣王公永光王與楊霍又最厚者夫既成  
心故入即祖宗律條之內不難增一緊關字樣則招之  
湊砌與海市蜃樓何其至部覆第二疏仍用前律監候  
可謂次一等乎次者次于死也仍以死擬死可謂從公

另擬平按明例律云二死三流各同爲一減項用此律者不一何獨若愚明奉玉音次一等明明本條無皆字而不用此律何耶愚臣于逆賢之側絕無站處說處于永貞又久遭猜妬既不敢出宮門何由而知外事又不到先帝御前做官從來恩賡總未及若愚弟姪工部錦衣衛之文案歷歷可核也內臣便覽亦未刻若愚姓名而場左諸孤疏揭血寫奏章及李實孫昇疏揭又何曾有一字及若愚之姓名三年秋審蒙註有詞五年秋審之後特奉聖諭云法官不肯盡心詳核主筆者又循套

酌中志卷之二十三

七 海山仙館叢書

塞責殊非肅國法重民命之義又云種種情節及招册中事相類而論不能悉載者通著三法司另審另擬俱要明妥具奏欽此若愚冤苦異常具狀申訴蒙將姓名列應改數內六年七年屢改未允已不入朝審招册亦不隨上衙凡屢次奏駁之旨亦不曾詰責堂司奈七年秋爲缺太宰召對時少宰張公捷薦昌純如致滿朝鼎沸八年春鳳陽祖陵遭流寇之變將有恩詔傳布而楊與霍等或有冷灰思然之念被臺省押彈時大司寇馮公英北直人也甚懼至五月內遂將若愚改從而加功

者絞之律覆結將明例律二死三流同爲一減之條復革而不用自若愚始明借若愚性命以息臺省之口暗以傷楊霍等耳則是答應永貞之人重而仍改于重也九年夏值五年大審之期其冬有總憲唐公世濟薦霍維華邊才上震怒將唐革職下獄提問十年夏恩審曹大司禮化淳雖兩奉簡命到大理寺清理冤滯亦不敢遽爲若愚昭雪也十四年春奉特諭大赦中外命內閣首員范公復粹于三月初九日起至十二日止到大理寺會審蒙註若愚有詞狀耳狀目無不遍曉至四月十

酌中志卷之二十三

八 海山仙館叢書

四日覆奏有詞旨下乃不與有詞二十四人數內豈另候機會耶抑有所阻碍而沉擱耶不可知已有免爰爰雉離于羅戴盆何時得見天日耶愚臣平素苛謹無城府往上看是青天往下思是地獄明有王法幽有鬼神雖身處幽囚顛險之地此一點天理良心必不肯昧惟念在內之猜妬者多外廷之說夢者欲如江南所刻清明聖政頌天臚筆斥奸等書不一而足蓋信耳者膠執成心原心者百無一二卽愚臣一介之生死所關幾何願我神廟之聖慈光廟之聖孝先帝之聖度凡爲臣子



者或無由曉在當時或膠一已之見隨聲附和若再數十年後彼道路不根之口又將何所底止若愚世受國恩深為此懼敬于席藁苟活之際以柙梏代硯以血淚和墨謹將憂危竝議以來及先帝甲乙丙丁四年之內耳目所及最真最確者直吐肺腑不加裝飾心無乞米之嫌傍無執燭之鑿我朝九廟之靈實式臨之期沒者不合恨于筆端存者不漏網于清議後有弔古者自笑彼葛藤非真撫此編而太息矣若愚之報楚籍者昔在南京聞旨被逮時即具書與兄茂芳云必不可言與兄

酌中志卷之二十三

九

海山仙館叢書

同母亦不必露先人之仇終未能報之意心良苦已果直襄陽縣人也耶亦異夢冀少驗耳曩臣始祖名大海南直定遠人元至正甲午隨繆大亨起義圍湖山凡三千人我太祖收伏之以從軍勞陞延慶左衛正千戶大海之子觀隨成祖靖難南征大戰白溝河陣亡陞指揮僉事世叨傳襲至第八世則先將軍應祺也生嘉靖庚申于萬曆丙申中武舉為盛公訥趙公用賢門生推宣鎮西城守備陞都司游擊參將至京營左副將署都督僉事癸卯冬推遼陽協鎮副總兵先將軍素為寧遠

伯李成梁所忌至棄地一節又具呈諫阻益逢毒怒百方圖害延至乙巳夏告病八月十一日卒于正寢年四十有六先將軍捐世之冬遼東果招徠流民地果棄矣見遼左棄地語中嗟乎曩臣于遼東李氏有不共戴天之讐當貴池丁相公等于先帝講筵袖出遼東傳害能經畧時曩臣如能主使殺人何不將楊錦李如楨同能並處藉封疆為名雪先臣恨不亦正乎又如楨在獄于天啟五年冬曾失火僅將如楨責之當時曩臣何不求永貞加功置如楨死地乎總之暗裏害人之事必非遭

酌中志卷之二十三

十

海山仙館叢書

斥逐猜防不同心之人所能辦者世未有殺父之仇不能報而乃殺沒相干之人有是理乎此最顯而易見者也先將軍故長男茂芳曩職陞昌平參將崇禎元年夏刑部杜君齊芳參茂芳革任二年冬口薄都城茂芳協防居庸關七年秋口犯山西大同宣鎮東路時永寧參將張國威率茂芳守城口不敢攻九年夏茂芳蒙山陵提督王太監希忠牌取赴昌鎮聽候委用夏杪秋初口猝自柳溝由皇陵深入昌帥巢丕昌叛昌平城陷王太監及茂芳同死于昌平身膏原野門祚無嗣又可痛

哭也先將軍一生清節叨祀鄉賢有子二人所遭如此  
豈非天哉視天夢夢我長安在曩臣與兄茂芳同母  
胡亦嘉靖庚申生初產若愚時夢一老僧云是襄陽人  
來借房住故若愚匍匐時喜做垢衣母胡倚閭十載加  
以悲痛茂芳之死遂于十年六月內去世享年七十有  
八嗚呼痛哉若愚不孝不弟之罪其通于天乎其通于  
天乎

酌中志卷之二十三

上海山仙館藏

酌中志卷之二十三終

南海譚學核

酌中志卷之二十四

明宦官劉若愚撰

黑頭爰立紀畧附

涿州去京師百餘里其涿艷娘娘宮中咸敬之中官進  
香者絡繹焉相銓其里人也少年詞林美容公子人多  
慕之值神廟靜攝久交通禁中是以中官多請為人皇  
城遊賞自此內官皆知有小馮翰林矣天啟甲子春逆  
賢進香涿州時銓被劫家居跪謁路次送迎供帳之盛  
傾動一時且涕泣陳盛明之寃為東林陷害逆賢憐其

酌中志卷之二十四

上海山仙館藏

姣媚已心許之後楊都憲有參賢二十四罪之疏賢窘  
甚內營救于客氏王體乾李永貞石元雅涂文輔而復  
求助于外廷馮因具書于賢姪良卿言外廷不足慮教  
之行廷杖與大獄以劫制之又時時刺得外廷情事密  
報逆賢使為之備賢感之刺骨及汪文言再入詔獄馮  
與霍維華李魯生楊維垣崔呈秀等朝夕計議羅織多  
人密封付良卿轉送逆賢皆李朝欽及永貞等折念賢  
聽畢令朝欽付東廠聽記者暗授許顯純顯純一一請  
教後行馮又與大金吾田爾畊最懼每促膝夜語即親

近僮僕不得與聞南樂通逆賢之後思得後勳念馮曲  
意承事因屬意焉而李魯生等又贊助之馮亦將綸扉  
故事一册密托良卿轉致逆賢問在上前點綴冷語曰  
甘羅十二為丞相我朝卜相亦曾不次用人不拘資俸  
云蓋未入相之前已久入逆賢幕矣初在講幄時日與  
良卿傅應星深談或託爾哖通帖機鋒顯露南樂聞而  
忌之馮入相後漸聞其事銜之遂與呈秀爾哖等譖南  
樂于逆賢謂有二心南樂從此謝政歸矣馮之大拜不  
盡由南樂者此也馮喜修容止凡人朝夕箱內隨靴兩

酌中志卷之二十四

二 海山仙館叢書

三雙鮮衣數襲沿途頻刷靴塵行步自顧其影鏡不離  
左右官帽補服極其奢麗性愛古玩而學識目力不逮  
托心腹長班劉四號次菴者代為聚斂凡京城世家有  
名物堪賞鑑者必百計取之凡出閣至寓則古董玩好  
奇書珍玉羅列滿前而嬖妾變童清客狎友殆無虛室  
李永貞嘗嘆曰內相有涂文輔外相有馮振鸞時事可  
知也言其躐等超拜內外同也逆賢已出妻馮氏雖流  
幸肅稱自涿郡移來疑馮疎族也是以凡馮侍講逆賢  
時時屬目有微時故劍之恩暱馮之故亦在此乎馮素

恨張我績誓欲報復屢書啟達賢賢回啟云官府原無  
二致忠孝出于一原李永貞筆也來啟用眷生南紅帖  
內以白面閣揭為副啟其寫如勅稿式永貞文輔侍側  
者耳目極確也其害經畧熊廷弼者因書坊賣進東傳  
其四十八回內有馮布政父子奔逃一節極耻而恨之  
令妖弁蔣應陽發其事于講筵以此傳出袖中而奏致  
熊正法其實與貴池相公無甚與也彼時閣中擬入聖  
諭歸乾斷于先帝體乾永貞文輔會議日分明是小馮  
兒與熊家有隙在講筵害他與聖上何干遂以原稿上

酌中志卷之二十四

三 海山仙館叢書

奏請御筆增入卿等面奏出之袖中字樣其後御史趙  
允昌吳裕中皆有疏參貴池而馮先使私人田景新喉  
吳曰內意薄丁矣可亟參之又布線索于逆賢云吳是  
熊至親志為熊報仇不可放逆賢遂矯旨杖殺之批本  
者李永貞喝令重打者王體乾然造謀者實馮也馮與  
田爾哖魏良卿傅應星等恒醉舞酣歌往來無忌呈秀  
與逆賢看工之際屏人語之馮知之謀于李魯生霍維  
華楊維垣等乃造三案以錮諸賢書成逆賢見有呈秀  
姓名無已稱美心逾恨之而從來愛緣盡釋矣馮遂不

能立朝張我續始駸駸乎起用矣楊州知府劉鐸素嗜酒可展廷對日因過醉對策失格致失鼎甲雖能文善畫識者已知其疏放難合終矣適矮僧所粘壁上五七言律詩俱歐陽暉所作所寫不過借鐸圖書私用耳奈馮私人魯生維華輩視爲奇貨嗾爾畊借緝事入告鐸遂不免于禍矣人知事由張體乾谷應選田爾畊薛貞等孰知造謀弄江右人者亦從馮發端乎馮母之迎養于都中也良卿應星皆如子侄禮惟爾畊更密如嬌婿焉及冬相母自京旋涿沿途公館鋪設如候逆賢例蒙

酌中志卷之二十四

四 海山仙館叢書

奴武僕都穿紵絲蟒衣大紅天青官綠月白醬色元色等色各四人或六人或十人執棍乘馬屬藥鞦焉頭戴貂鼠帽或擺對于前或擁衛于後旗幟蔽日金鼓震天威若天神相母轎左所懸刀劍并所列珣戈半爲逆賢良卿等各贈物也其姬妾美婢乘軒者二三十人靚粧彩服燦若雲霞遠近奔看者雜選募化者如蟻凡途遇者雖皇華欽使進貢之臣無不停驂讓行然長年曉事者竊笑其非復中州逃難狼狽狀矣凡馮京中多蓄古玩皆修三系時或載某一疏除某一疏及或增損姓名

皆以賄成其積貲財頻從入京買米之車載去而母歸所隨箱積不與焉其家所置田園盡是膏腴而花不之奇遠踰禁內蓋多廢寶飾爲畿甸第一家也崇禎二年科臣李遇知于賊窟得馮丁卯送逆賢祝壽詩百韻具疏入告其在家之効款如此則在京之行媚又當何如是年冬口薄都城涿爲附郡馮捐資守備時差取紅夷砲抵涿馮恐爲口奪倡首挺身同衆護砲至郡有疏奏聞又一疏力救郭肇或有嘉其義侯者然其意實欲藉此爲燃灰計耳識者已窺其眈眈之謀矣洪惟涿郡

酌中志卷之二十四

五 海山仙館叢書

娘娘極爲靈應何以生此禍水貽害朝野豈天行劫數使然乎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陰陽故能媚人皆天地不正之氣又癸辛襍識青藤山人路史咸可證也吁以如此之人而處揆席又何怪乎舉國若狂也哉

酌中志卷之二十四終

南海譚瑩校



先撥志始小敘



憶童時侍先君子言及世務未嘗不致歎於門戶也蓋門戶之局胎厄於婁東派岐於四明釁開於淮撫而究以國本為歸宿其為東林者則羽翼國本者也其為四明者則搃戈東林者也外此則秦晉齊楚西江稱強然聲應氣求要不出此二者左右分袒玄黃互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迨逆賢用事而君子小人判矣凡逆賢所摧折者必東林人也不則必不求異於東林者也凡逆賢所尊顯者必四明人也否則必不敢與四明忤者也嗚呼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而庶恥道喪諂附成風孰甚于逆賢之時教孫升木翼席而食孰甚於賁導逆賢諸人馴至于烈皇之世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是以鑒微察影之論謂天不祐明不在於震驚九廟闖逆犯順之秋而萌于慘

戮多賢璫黨煽虐之際又不在於稽首投誠搖尾乞憐之輩而釀于同心擁戴建祠頌德之徒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是貴辨之於早也余年未屏居深山先世遺書一散不可復返日長如年追憶家迹見聞輒錄片紙投入甕中至今春而甕且滿矣因出已見稍為次第首紀國本著門戶之所由始也終以逆案者貞佞之所由判也名曰先撥志始所謂辨之于早也後之君子流覽於此其於邪正之辨得失之說亦洞若觀火矣乎文秉孫符甫題於南溪石室

先撰志始卷上

文秉孫符著

萬曆起天啟四年止

神廟嫡母為仁聖陳太后生母為慈聖李太后中宮為  
孝端皇后而生光廟者孝靖皇后也二祖家法聖躬每  
有私幸必有賜賚隨侍文書房內閣即注明某年月日  
并記所賞以為驗孝靖故宮人也神廟一日索水盥手  
孝靖奉匱以進悅而幸焉賞頭面一副孝靖有娠神廟  
偶侍慈聖宴言其事神廟諱曰無之慈聖命取內起居  
注相示神廟面赤不能復隱慈聖慰之曰吾年老矣猶  
未及弄孫倘生男宗社福也何必相諱時鄭貴妃有寵  
每與神廟戲輒呼為老嫗、暗行譏刺聖衷默然不自  
先撰志始 卷之上 一

光廟誕生一應恩禮俱從薄蓋由非神廟心喜也冊封  
孝靖為恭妃越三年福王生則進封其母鄭貴妃為皇  
貴妃給事中姜應麟上疏言恭妃誕元子及令居下非  
所以重儲貳定眾志也乞降旨首冊恭妃次冊貴妃又  
須明詔冊立元嗣為東宮奉旨姜應麟疑君賣直好生  
無禮降邊方襟職給事中楊廷相御史陳登雲等具疏  
申救不聽應麟既奉旨降謫慈聖聞之弗善也神廟入  
侍慈聖故問曰外廷諸臣多說該早定長哥如何打發  
他神廟對曰道他是都人的兒子慈聖正色曰母以子  
貴寧公差等休也是都人的兒子蓋慈聖亦由宮人進

御也神廟惶恐伏地無以自容自是立長之議始定實  
凜慈聖諭耳宮中呼太子為長

鄭貴妃身負盛寵福王生即乞憐神廟欲立為太子北  
上西門之西有大高玄殿供有真武香火頗著靈異神  
廟偕貴妃特詣殿行香要設密誓因御書一紙封緘玉  
盒中貯貴妃處為信後廷臣敢請建儲慈聖又堅持立  
長神廟始割愛定立光廟既立遣使往貴妃處取玉盒  
來封識宛然啓盒而所書已蝕盡止存四腔素紙而已  
神廟悚然懷負誓之歎從此二十年中不復詣大高玄  
殿北西門紫禁

祖制既立太子凡朔望大節東西兩宮同諸貴妃俱詣  
先撰志始 卷之上 二

太子聖母宮行慶賀禮鄭貴妃方盛寵神廟意頗難之  
因託言欲候中宮生子以為太子外廷不察建儲之疏  
朝夕繼續而上聖怒所由起也大理評事雒于仁進四  
箴疏神廟大怒特御平臺召輔臣面諭欲加重處遂宣  
光廟福王來見時首輔申時行見曰皇長子龍姿鳳表  
敢賀有道之祥皇次子蘭芽玉質足徵螽斯之慶神廟  
笑而頷之

十九年辛卯已傳旨冊立東宮於明春舉行工部郎張  
有德欲掠之為功因以大禮屆期儀物未備為請神廟  
復大怒將有德罰處并傳明春冊立之典歛縣許國進  
公揭謂有德誠所應罪但冊立之旨既已頒行皇言如

綸不可逾改乞照前旨施行聖怒方盛并有旨切責閣臣時首輔在告公揭雖列名寔不知也首輔素得君心見諭旨嚴切慮有意外特上揭調停謂前揭臣方在告寔不與聞冊立大典聖衷既有主裁即徐亦自無妨舊例閣揭竟留御前無發出之理神廟怒前揭之拂其意也特將此揭發抄以塞歛縣之口時接本者于孔兼也孔兼見有閣揭即對衆驗明然後發科抄傳於是輦下喧傳其事謂首輔實有二心竊劾戴於福藩此密揭所由來也歛縣因席橐待罪而于首輔不無心曠焉首輔執閣揭無發抄例遣人至科中索取原揭以歸衆論沸然爭罪直日科臣羅大紘大紘疏辨并參首輔中書

先撥志始

卷之十一

三

黃正賓特疏參首輔謂國家事無大小悉咨政府事孰有大于建儲此而不知焉用彼相於是彈章遽起而正賓廷杖大紘削職餘處分有差歛縣予告則首輔亦不能安其位矣

婁東王錫爵之赴召也有門下某進三王竝封之議既可以結主心仍無礙于大典婁東善其說還朝之日遂發其端先一日聖札下詢內閣婁東邀大宗伯羅大化語之故羅亦唯唯絕無不可意次日而竝封之旨下矣旨云朕生三子長幼自有定序今皇長子皇三子俱已長成皇五子雖在弱質欲暫一併封王以待將來有嫡立嫡無嫡立長爾部擇日具儀來行旨既下舉朝大譁

光祿少卿余杰等丞朱維京王學曾給事中王如堅先後疏爭維京疏尤切略曰前者於二十年奉冊立之旨今忽改為竝封之詔歷觀列聖皆在幼齡冊立宣宗以洪熙元年立英宗以宣德二年立憲宗以正統十四年立孝宗以成化十四年立維時中宮正位嫡嗣皆虛曾不少稽以遲盛典今獨自皇上發之何以解臣民之惑哉若以中宮有待俟前星一耀將所冊立者即時退歸藩服有何疑阻并責元輔王錫爵謂縱不能如李沆之引燭焚詔寧不能如李泌之委曲叩請乎有旨朱維京出位要名的係祖訓所言奸臣即當依祖訓處斬姑從輕同王如堅俱發邊遠充軍余杰王學曾俱革職為民

先撥志始

卷之十一

四

王婁東有門生錢允元王就學過婁東寓規之曰外廷皆欲甘心於老師恐有不測之禍婁東猶執辨無過慮就學曰老師心雖如此外廷誰能諒者迨其發而圖之蔑有濟矣婁東憮然良久曰即當有處明日力請于上得寢前詔云

光廟於萬曆十年癸未誕生年十三矣猶與孝靖居景陽宮同起卧鄭貴妃于神廟前言皇長子好與宮人嬉已非復童體矣神廟遣使驗之孝靖大慟曰我十三年與同起卧不敢頃刻離者正為今日今果然矣使還以寔告神廟自此有疑於貴妃已後所言皆不入是年皇長子出閣講書後四年行冠禮又三年乃冊立為皇太



子次年成婚冊妃郭氏即孝元皇后也

光廟未出閣前有旨云明年皇長子出閣講學一切儀  
從俱從簡畧禮科都給事張貞觀疏言皇長子出閣屆  
期誨讀官已有成命乃兵部以護衛請不報工部以儀  
仗請不報禮部以儀制請不報又止允其預告奉先殿  
與朝謁兩宮之儀餘俱停免伏乞急下該部之請有旨  
張貞觀邀功阻瀆著罰俸一年

工科黎道昭疏言皇長子出閣有旨下戶部買辦金珠  
寶玉等項夫皇儲出閣所親者師儒所重者道德而珠  
玉玩好遞進錯陳豈作法于涼之意哉張貞觀事關職  
掌義難隱默乃蒙罰俸有旨黎道昭明白黨救同類好

先據志始

卷之上

五

生可惡着罰俸一年張貞觀降襍職調外任用

吏科許弼綱疏言自皇上以瀆擾見責而臣等之言日  
輕自皇上以黨救為疑而臣等之罪日重自皇上因言  
而愈重言者之罪而臣等效忠之路日塞他日國家有  
大奸邪大政事誰復敢為皇上爭是非恐非社稷之福  
也有旨弼綱罰俸一年貞觀革職為民

萬曆二十二年甲午皇長子出閣講學舊例已刻進講  
寒暑傳免至是定以寅刻寒暑亦不傳免二十八年十  
一月大風寒甚時尚未賜諭戴暖耳諸講官立殿門外  
光廟方出江夏郭正域充講官即宣言天寒如此皇長  
子係宗廟神人之主玉體固當萬分珍重即請官參列

禁近若中寒得病豈成體統宜速取火禦寒時內閣輩  
俱各圍爐密室聞郭言盡行擡出始克竣講神廟聞之  
亦不罪也正域以此受眷于東朝後妖書事起傳語東  
廠饒得我即饒郭先生罷其真切如此時諸講官進講  
竊視光廟袍內止一尋常狐裘講案高僅二尺餘自幼  
稚時所御歷七八年不敢奏易

光廟出講年僅十三岐嶷不凡每講閣臣一人入直看  
講御案前有銅鶴一隻舊例叩頭畢從銅鶴下轉而東  
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光廟矚內奄將銅鶴可移近  
此雖不明言意已默寓眾皆歎服一日講巧言亂德章  
解曰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講官劉曰寧講畢從容進曰

先據志始

卷之上

六

請問殿下何以謂之亂德遂朗然答曰顛倒是非眾官  
退相語曰此真天縱不可及也

萬曆二十六年有妖書題曰閩鑑圖說跋標其名為

憂危竑議閩鑑圖說刑部侍郎呂坤作妖書  
遂借此以發議蓋欲清惑兩宮也

妖書云 東吉得閩鑑圖說讀之歎曰呂先生為此

書也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一念之差情或  
可原或曰呂素講正學稱曲謹胡忍輒興逆謀曰君  
知其一末知其二昔呂欲得銓部以行其道誠恐秀  
水捷足勢迫無奈遂諾鯨生之計邀內禁之援出門  
有功詩書發蒙未嘗不出于正也或曰呂意欲廣風  
化胡不將此書明進朝廷頒行內外乃奴顏戚晚豈

不失體曰孔子聖人佛胎應召南子請見志在行道  
豈得為屈或曰呂敘中直擬繼述先朝聖母置太后  
中宮於何地且稱脫簪勸講母乃巧為媚乎曰公言  
誤矣曾見古來有以宮幃與現任大臣刻書者乎破  
格之恩厚矣恩厚則報隆身為大臣胡忍自處以薄  
或曰敘中又引先朝女訓女誠彼乃母后臨朝儒臣  
纂編茲相比擬得毋不倫曰尊稱不極則取信不篤  
但求內教弘宣又何計較及此或曰古今賢后妃多  
矣胡圖說獨取漢明德一后明德賢行多矣胡圖說  
首載其由貴人心位中宮曰呂先生自辨精矣明德  
無子故以取之若進位中宮偶然相類彼誠何心哉  
先撥志始

卷之上

七

且彼時大內被災中宮減膳以妃進后事機將成呂  
乘時進此亦值其會耳或曰五十寶鑑四足綵幣十  
目所視胡為而來曰此賢妃敬賢之禮却之不恭是  
當諒其心矣或曰人謂呂因敗露難容乃上憂危一  
疏號泣朝門無乃欲蓋弥彰曰憂危一疏人稱忠肝  
義胆況此一副急淚何可遽得是安得而少諸或曰  
國本安危寧喻太子竊見憂危疏中列天下事備矣  
胡獨缺此曰嗟乎公何見之晚邪夫人意有所專則  
語有所忌倘明舉冊立將屬之誰若歸此則前功盡  
棄歸彼則後患自招何若不言之為愈也或曰固矣  
聞呂所進金龍命書稱在長之命不過清溪潘王在

三之命異日太平天子令內廷咸觀縮舌是亦不可  
以已乎曰管仲魏徵天下才也子糾建成均號國裔  
人各有見何責備太苛或曰呂之為此本謀銓部行  
道今銓部不可得司寇不能安不終付浩歎乎曰有  
是哉子之迂也夫有非常人斯有非常事自古成則  
王敗則盜者何限豈宜以成敗論英雄哉流芳遺臭  
斷非凡庸卑鄙者所能為況事尚未定策立元勳終  
有名起之日矣或曰呂之為此人皆薄之子獨與之  
何也曰子真井蛙見矣當世名人若張公養蒙程公  
紹劉公道亨魏公允貞鄧公光祚洪公其道白公所  
知薛公亨鄭公承恩皆稱呂所見極高所舉極當咸  
先撥志始

卷之上

八

舉春秋大義子以母貴之說共建社稷奇勳夫唐關  
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宵易今盟約既定羽  
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宜從此三緘無  
自取禍可也余故曰呂先生為此書特其一念之差  
情固可原也或人不能難唯，而退因授筆記之燕  
山朱東吉謹跋

先是刑部侍郎呂坤按察山西時著有閩範一書神廟  
以賜鄭貴妃貴妃捐貲重刻時光廟年十七矣冊立久  
稽外廷請建儲者無不斥逐人皆疑呂潛通宮禁擁戴  
福藩致有書內云：前此給事中戴士衡疏恭呂坤謂  
假託閩範圖說包藏禍心全柵知縣樊玉衡疏中直指

神廟為不慈光廟為不孝貴妃為不智俱膺嚴譴至是戚畹鄭承恩疏辨謂此書定出二衡手乞行逮問神廟知捏名遂止不究

庚子冬給事王德完疏請篤厚中宮意在保護皇長子也內有抱病獨居視藥無人等語下鎮撫司打問審究招上有旨王德完故聽流言扯遮離間好生可惡着錦衣衛拿在午門前着寔打一百棍革職為民當差又司禮監成敬口傳聖旨大小臣工為皇長子重為王德完重如為皇長子重不必又來瀆激為王德完重再未上本已而吏部尚書李戴等科道楊應文周磐等各公疏救俱嚴旨切責應文與磐各罰俸一年

先撥志始

卷之上

九

王德完之被杖也神廟欲斃之杖下太監陳矩監視杖畢復命神廟問已死未矩對曰將死矣神廟遂不復問人謂德完之餘生矩寔保全之

神廟始專寵鄭貴妃而疎孝端辛丑年聖躬抱病甚篤瞑眩逾時而醒則所枕者孝端手肱也且面有戚容淚痕猶濕及偵鄭貴妃則竊密有所指揮然宮中事秘外廷勿詳也神廟由此蘊怒貴妃

神廟曾與諸王子宴各有小賜光廟賜一玉碗命貴妃代為收藏至是突索所賜玉碗年月已久司帑者遺忘屢索不應既而索福王所賜隨手而進神廟震怒遂陞殿命孤宮人首來祖制陞殿則宮眷俱不敢進恭神廟

蓋以此難貴妃也貴妃毀冠服脫簪珥蓬首跣足率諸宮人匍匐殿門外待罪良久始解明日遂傳旨禮部速議冊立儀制來看光廟遂于是冬正東宮之位移居迎禧宮福瑞桂惠四王同日受封居儲秀咸福二宮

萬曆三十一年又有妖書題曰續憂危竝議標其名為國本攸關其書云

或有問於鄭福成曰今天下太平國本已固無復可憂無復可虞矣而先生嘗不豫何也鄭福成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今之事勢正所謂厝火積薪之下也或曰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得毋謂儲位有未安乎曰然夫東宮有東宮之官一官未備何以稱安乎皇

先撥志始

卷之上

十

上迫於沈相公之請不得已立之而從官不備正所以寓他日改立之意也曰改立其誰當之曰福王矣大率母愛者子貴以鄭貴妃之專擅回天轉日何難哉曰何以知之曰以用朱相公知之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蓋朱名賡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立之意也曰是固然矣朱公一人安能盡得衆心而必無變亂乎曰陋哉子之言矣夫蟻附羶蠅逐臭今之仕宦者皆是豈有相公倡之而衆不附者乎且均是子也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侯之門仁義存誰肯舍富貴而趨死亡乎或曰衆附姓名可得數否曰數之熟矣文則有王公世揚孫公璋李公汶

張公養志武則有王公之楨陳公汝忠王公名世王公承恩鄭公國泰而又有鄭貴妃主之于內此之謂十亂魯論所謂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之義也曰然則何以知此數人之所為乎曰數人皆人傑無不望分茅祚土如姚廣孝豈止富貴終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揚陳汝忠則靖難之兵取諸京營而自足矣有李汶則三邊險要有人控之矣有孫瑋於保定則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無由入矣有王之楨則宿衛禁城有人誰能斬關而入乎曰是固然矣若張養志王承恩王名世者何歟曰養志朱公私人也二王者朱公鄉人也私人

先據志始

卷上

十一

鄉人無不願借相公之餘光者況有以招徠之乎曰然則事可濟乎曰必濟庸人倡議人尚景從而此數公皆人傑也且復有鄭貴妃與太監陳矩朝夕比周於帝前以為之主同舉大事何謂無成或曰沈蛟門一貫公獨無言乎曰蛟門為人陰賊嘗用人而不用於人故有福己自承之有禍則規避而不染何以見其然也夫錦衣衛西司房類奏有名自祖宗來無有不陞者而皇親王道化本內有名竟不陞豈其才力出諸菜傭下執蓋蛟門公欲右鄭而左王故數寔之時令親家史起欽抑其功而不錄亦王之楨有以默授之也然則子何以處此曰天之所興不可廢也天

之所廢不可興也予止聽天耳安能反天乎或人唯唯而退

萬曆三十一年吏科都給事中項應祥撰

掌河南道事四川道監察御史喬應甲書

東廠太監陳矩將妖書據寔奏聞前妖書起雖未嚴究神廟已蓄恨在心茲妖書復出遂勃然震怒着東廠多布旗校用心密訪并着在京各緝事衙門在外各撫按通行嚴捕務在必獲內所指朱賡山陰相公也蛟門四明相公也兩輔俱注籍具疏待罪惟歸德相公沈公鯉入直時訛言沸興上下猜疑歸德于閣中供一天啓聖聰牌朝夕致禮神廟規知之以為暗刺甚怒時有蜚語

先據志始

卷上

十二

聖心頗為所惑四明欲借此以傾江夏郭正域等并及歸德御史康丕揚詆參僧人達觀醫生沈令譽俱捕逮下獄達觀在江南以棒喝立教所至崇奉與金沙于玉立諸公善令譽等咸歸座下稱方內弟子江夏為南少宗伯榜示驅逐達觀乃往京師由內閣以聞于慈聖于是大璫戚畹宰官居士共相崇奉一如江南丕揚等擬借此以興大獄波累諸公且以江夏榜逐故意達觀必藉此紆恨也達觀始終不旁及一語提牢主事徐禎稷與杖三十遂說偈而化慈聖聞其被逮也令內閣傳諭法司云達觀高僧也偶被誣累毋等他囚然已無及矣給事中錢夢皋密受四明旨疏參江夏及歸德疏內

言中城兵馬司劉文藻捕獲游醫沈令譽書劄本稿大有踪跡因輔臣沈鯉轉求囑託遂寢其事又言郭正域係鯉衣鉢門生同謀傾陷楚王正域出京之後曾坐小轎私至鯉寓三次云云歸德疏辨求罷不允

四明沈公一貫又令緹帥王之楨擒錦衣衛周家慶家人袁鯤供稱家慶為妖書主謀又令巡捕陳汝忠擒江夏書辦毛尚文供稱探聽妖書單詞鍛鍊幾成獄矣因東廠陳矩堅拒不從乃得中止江夏時寓楊村而蹤跡之者趾相錯也又以穀似波及琴士鍾澄山人俞儒武弁楊於世劉柏等皆註誤下獄又以令譽供出于玉立起官一事時玉立新補刑郎中妻東王士騏在吏部寔

先據志始

卷之二

三

道地之往來寄信者令譽也有旨責其營私下部院究處已而士騏玉立各疏辨俱革職為民

錦衣直房一日忽得匿名帖云妖書已有人協理張魁受銀三百兩求他主的文告人鄭福成廠衛諸人見之咸慙且怒後不數日遂緝獲繳生光蓋番役于生光齋中搜出羅文箋寫十大說又獲刊字匠為證遂據此立案始斷葛藤云

萬曆三十一年十一月錦衣衛掌衛事左都督王之楨題緝獲男子二名繳生光繳其篇婦人二名趙氏陳氏生光供稱原係順天府學生負先年專以刊刻打詐為事二十八年被生負田大有等具告提學周御史批順

天府問革獲解大同當差不合逃走來京潛住雙塔寺後等語臣因委理刑百戶崔德多方研審將先年所撰妖書粘布各巷口者親筆供出臣簡得彼之冊文內有侯之門仁義存而妖書內亦有侯之門仁義存且其筆跡相類又有大仇大恨等語有旨爾廠衛會同九卿科道究問了來說

錦衣衛具題緝獲得刊字匠徐承惠招稱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在繳生光家刻過詐論包總志家揭帖木板一塊本年十月內又刻過妖詩小木板一塊又本年六月內與生光刻過岸遊稿十二張至本年十月半間在刑部街撞遇生光說我有書幾張你與我作速刊刻惠即

先據志始

卷之二

四

跟到生光家生光將書三張半錢五十文木板二塊遞與惠手又說此書不要在你舖內刊刻藏掩着些勿教人見惠因拿到演象所廟內簷下靜處刊刻次日伊子繳其篇來催兩次又次日落騎刻完送到光家光令伊女拿出錢四五十文與惠收訖等語隨將妖詩出示承惠承惠伏認無辭又將繳其篇提出面質言語相同後將繳生光面質只叫徐惠數聲然好逆不止刊字者之質證也詩內庶欲惑國本是即妖書內國本攸開也詩內戴首皆吾君是即妖書內長可立而次未必不可立也其他侯之門仁義存種相類奉旨這刊字匠徐承惠既已招承還會同廠衛府部九卿科道嚴鞫繳生

光等追究他造謀本意同黨之人并研審明白具奏  
衛廠等衙門具題妖書一事皇上必欲得主使奸黨以  
正國法臣等研審繳生光招稱秀才問徒逃回京師受  
盡苦楚皆由皇親鄭家無計可以報冤只有國本二字  
事關大逆故初刊妖詩再刻岸進稿猶以為動不得他  
續改國本攸開一書密催徐承惠刊刻令子曠其篇黑  
夜擲皇親鄭家及各部諸大臣門首蓋謂此書流傳下  
去皇親鄭家定有不測之禍可報大冤也至于文武官  
僚萬一無此等情奉旨這事情既會官研審面對明白  
逆犯繳生光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其餘各犯通行解獲  
問擬應得罪名未奏

先撥志始

卷之上

一五

萬曆三十二年四月刑部等衙門少保兼太子太保尚  
書等官臣蕭大亨等謹題為欽奉聖旨事臣等會看  
繳生光巧圖詐陷之私敢為誣訛之語罔上惑眾逆理  
悖常因而震激宸衷混淆國嗣此神人之所共憤法紀  
之所不容者臣等切齒此囚恨不窮治以謝天下忍言  
輕縱但本犯之獄止擬妖書而妖書之律止因論斬今  
奉明旨從重另擬臣等竊議斬與律合原非輕典此外  
若求加等詳查律條惟有謀叛一條較重恭酌本犯情  
罪似未相當臣等為皇上守成憲欲求于法外議入既  
所不敢而為皇上伸天討不能于法中加重尤所不安  
搃之本犯險惡原出律文之外臣等愚昧拘于三尺反

覆思維恭詳數四未敢擅擬等因本月十八日題二十  
日奉聖旨這逆犯險惡異常原出律文之外以謀危社  
稷律處他鄉等即便覆來欽此

二十一日具官蕭大亨等為奉旨覆奏事臣等覆看  
繳生光妖書之情甚逆即重擬原不為過但律文止于  
論斬臣等未敢別擬今奉明旨處以謀危社稷之律查  
得謀危社稷係謀反律內原注若依此律合凌遲處死  
恭詳本犯情似有間蓋臣等所據者法也明允執于官  
法國有成憲未敢擅為重輕而威靈出於皇上君有嚴  
命難復容其擬議等因二十七日奉聖旨繳生光捏造  
妖書離間天性謀危社稷無上無君反形顯然妖書律  
未盡其辜着加等凌遲處死便着會官處決仍梟首于  
人煙湊集之所有奏擾的即以主使奸論其緝捕有功  
人役着該衛即查寫來該衙門知道

先撥志始

卷之上

十六

附妖詩

五色龍文照碧天識書特地湧祥烟定知鄭主乘黃  
屋願獻金錢壽御前 松風狂客題 又注云臣偶  
從郊外貴家莊拾得前詩讀畢忽痛哭出聲左右驚  
覺奪去臣歸嘆曰渠家羽翼成矣獨訪所謂松風狂  
客為誰則豪商包繼志也包氏握鏹貲金寶明以金  
錢行間語曰巨防容蟻而漂邑殺人突洩一烟而焚  
廬燒積則皇長子危乎哉凡吾臣子誰不疾首痛心

故直書之或散其黨云

附妖言十大說

繳揚尔忘之邪爾有大心不獲而乃規，于小愿乎爾有大名見汚而乃規，于小聞乎爾有大冤不白而乃規，于小誣乎爾有大仇不報而乃規，于小忿乎爾有大恩未償而乃規，于小惠乎爾有大寶受誑而乃規，于小失乎爾有大造不暢而乃規，于小方乎爾有大忠可傷而乃規，于小謹乎爾有大貪能甘而乃規，于小乏乎爾有大才未試而乃規，于小遇乎此十大者信大而小者信小矣繳揚爾忘之耶 繳揚係生光改名

先據志始

卷上

七

癸卯八月二十六日有感援筆漫書說蔣無功錄一通張之軒側早暮起卧觀之以自警云

生光會審時御史余懋衡特向眾官云昨夢觀音大士說妖書係生光造的聞者莫不匿笑傳入禁中神廟亦為絕倒焉御史沈裕會審時厲聲向生光云妖書確是你作如何不招生光已不能言但張目切齒後沈裕奉差出都屢見生光為祟遂卒于途中又文華殿中書趙士禎山東人素慷慨有胆畧妖書事起遂杜門不出後屢見生光索命竟致不起人謂妖書出趙手非關生光造也

妖書初起神廟即召皇太子至大聲諭曰哥兒你莫恐

不干你事但去讀書寫字早些閉門晏世開門又違司禮太監田義口傳聖諭到內閣云我今日朝聖母回宮就宣皇太子到啓祥宮面諭慰言我的慈愛教訓你也知道你之純善孝友我也盡知近有逆惡捏造奸書離間我父子動搖天下已有嚴旨緝拿正法我念你必有驚懼之心我著閣臣寫旨安慰教訓你今日宣你來面賜與你還有許多言語因忿怒動火不能盡言我親筆寫的面諭一本賜你細加看誦則知我之心也到宮安心調養云 時神廟決下皇太子亦含淚叩首請去送至殿簷隨賜膳品四盒手盒四副酒四瓶命傳與先生們知道夫禁中嚴密一啓閉間天語叮嚀如此則張差

先據志始

卷上

六

之槌神廟已灼見於十二年前矣

光廟元妃孝元郭后無子妖書定神廟特令多選淋媛以待太子左右而孝和皇后與焉踰年遂生熹廟萬曆三十三年熹廟誕生時已更深矣特差年老宮人赴仁德門外報喜光廟獨步殿陛間傍徨俟命司禮太監陳矩得報立奏神廟即轉奏慈聖合宮懼怖宮人還報光廟乃喜是時孝和未有名封禮部擬封夫人神廟令考皇明典禮更之曰才人

三十八年聖躬不豫召閣臣及宮門而返時福王尚未之國中外交，懼變刑部負外沈應奎節侯士也福清與之謀令戎政出京營卒列守皇城令錦衣嚴督緹騎

巡緝惟謹又禁王邸諸人不得出入應奎裏甲同福清宿直房誓以死衛太子直至聖躬萬安乃出人謂福清此舉不減潞公而應奎之功尤偉云

三十九年九月十三日孝靖崩先是光廟移居迎禧宮母子睽隔及病篤光廟進俟鄭貴妃令人尾其後孝靖張目欲有所言見之曰鄭家有人在此遂無語至是崩貴妃候氣絕始開門引光廟視殮戚畹王昇述其事甚詳有旨令行事宜照世廟皇貴妃沈氏例行署禮部主事翁正春御史穆天顏各有疏請謂禮宜加隆常格難拘等事俱不報

萬曆四十一年九月有武弁王曰乾告變說有女大姐

嫁與皇貴妃宮中內相姜麗山時在阜城門外庄上歎血為盟必報鄭貴妃厚恩要結心腹好漢共圖大事將皇上并皇太子弑毒得立福王必大陞賞富貴非小立有妖書一冊會填姓名令宗舜男趙思聖收掌二月初宗舜孔學等設席請妖人王三詔等至家書寫聖母同皇上聖號皇太子生辰在學後花園內擺設香紙數令又用黑瓷射魂瓶一個被髮仗劍念咒燒符又剪紙人三個將新鐵針四十九隻釘在紙人目上七日方焚化收壇相聚約定只在聖節前後下手等云疏進神廟憤怒不堪遠索而行者半日左右俱辟易莫敢近輔臣葉向高揭奏往年妖書出于匿名無可究治故難于處置

今告者與被告者人皆現在一下法司鞠審其情立見皇上但靜以處之不必張惶一或張惶則中外紛擾其禍有不可言者矣又揭奏此疏若下上必驚動聖母下必惶怖東宮而皇貴妃與福王皆不自安不如姑且留中勿行宣布所有奸徒當于別疏批出或另傳聖諭中有干礙事情不必盡露要以正國法尊國體兩盡而無傷且速定福王明春之國吉期以息羣議則天下恬然無事矣揭入漏已下四鼓神廟尚未就寢覽揭怒始齋既而怡然曰我父子兄弟得安矣明日下曰乾于法司覽之獄而諭禮部擇福王之國吉期以聞

萬曆四十一年十二月孝元崩傳宮中者兩年尚不發

先撥志始

卷之二

二

引禮科示詩教疏言皇太子母葬已有年而膳田未給香火無供忍令墳園之荒廢皇太子妃逝幾二載而葬地不擇靈輻未發寧無暴露之感傷大理寺丞王士昌亦疏言皇貴妃育東宮者也膳田不給郭妃配東宮者也葬地不擇俱不報至四十三年五月始有旨下禮部相擇皇太子妃郭氏墳地六月有旨給皇太子母墳戶三十名園地二十五頃以供香火

禮部既上福王之國吉期時慈聖年六十八矣鄭貴妃欲止福王之行乃以慈聖壽為辭請留至四十三年賀太后稀齡壽誕然後之國且持金錢為壽慈聖却之曰我浴王可宜來壽否十二月署禮部右侍郎孫慎行集



舉朝公欲請之乃下福王臨行前十日鄭貴妃又請更期神廟怒叱曰如此子復何顏對外廷貴妃始噤不敢復言

光廟雖正位東宮內閣往往托疾求去侍衛不過數人故有張差之事張差者供稱薊州人手持棗木棍闖入東宮第一門寂然無人第二門止兩關守之一年七十餘年六十餘差指一人至殿簷超級而上韓本用大呼羣集不過七八人而已差既擒光廟奏聞有皇爺可憐語奉旨法司提問時慈聖已上升次日神廟率皇太子皇長孫皇孫女詣慈聖几筵前行慰奏禮訖即宣閣部諸臣見於慈寧殿時臨御久曠倉卒出于不意未暇

先朝志

卷之十一

三

肅朝儀也神廟憑石欄命光廟宣諭張差身無寸鐵的係風顛不許妄扳誣陷無辜傳語諄諄無對奏者御史劉光復播笏出奏臣等仰見皇上極慈愛皇太子極孝敬敷奏方始神廟不省所謂傳旨詰問所語云何有閣誤對渠言願皇上慈愛皇太子神廟大怒謂內廷慈孝外廷妄肆猜疑迹涉離間遂以光復為震驚几筵命執送刑部刑部擬擅入儀仗律應罰杖贖緩神廟怒其輕比侍郎以下降罰有差遂宣旨云玄歲慈聖靈舉在途內臣執紼者以震驚几筵謂當大不敬今光復罪宜比附論死第念時方亢旱姑着監候處決羣情惶駭隨領聖諭下部院蓋神廟特惡瑣賂借一警百而寔無深

怒也

張差變起人情洵成歸指宮闈巡視皇城御史劉廷元疏云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黠猾給事中姚永濟韓光佑劉文炳何士晉亦請教御史過庭訓年志慶戶部主事張廷等相繼請嚴鞠後提牢主事王之寀疏言張差招稱有馬三舅李外父不知姓名公上等語大理寺王士昌疏言逆徒執棍入宮傷及內侍直逼簷下何等危疑何等急迫乃奉旨僅曰法司提問似塔人赴愬于不相知者然比王之寀疏入亦竟高閣天下事尚忍言哉行人司正陸大受疏言逆徒張差業招有內官何不言其名既說有街道大宅何以不知其處霸州

先朝志

卷之十一

三

武舉高順亭今竟匿于何所又云臣前年為福藩諭式直陳大難身犯奸晚兇鋒云云蓋大受前年為藩封諭額曾疏奏鄭國泰也國泰因出揭辨內有傾儲何謀主使何事陰養死士何為又云滅門絕戶萬世罵名等語工科何士晉遂疏奏國泰謂大受不過引前疏發端以明杞憂果驗並未嘗指實國泰也誰謂其傾儲誰謂其指使誰謂其陰養死士誰謂其滅門絕戶此揭出而人反不能不致疑于國泰矣且國泰既汲汲于自明即當請皇上將張差所供內官龐保劉成立刻戮下與馬三道等俱聽三法司公同拷訊一一審確具招正法國泰心蹟豈不洞然胡為到今寂無一語掩耳盜鈴肺肝如

見矣禮部右侍郎何宗彥張差一事真亘古奇變皇  
上初下法司竟無嚴旨王之案一疏皆有根據法當嚴  
究今已旬日尚未報聞刑部左侍郎張問達題送犯張  
差寓主內官宅居養養主使引導種、奸謀具悉供案  
臣于二十一日具疏題請今已三日尚未見勅行會勘  
大學士方從哲吳道南復具揭上請始得奉旨時衆論  
沸騰鄭國泰計無復之連夜輦金二十六萬潛致劉廷  
元邸中分餉諸權要于是合喙共持風魔之議而點精  
二字為世大禁矣時鄭貴妃懼無措神廟諭曰外邊  
口語籍、不易解若須自求長哥即為宣光廟至貴妃  
歸懇哀禱光廟乃上疏懇求寬結復降諭法司力禁板  
老樵志始

卷上

三

招止據張差等定獄馬

萬曆四十三年五月刑部等衙門署部事左侍郎等官  
臣張問達等為欽奉聖諭事臣等審得張差供年三十  
五歲喚名張五兒係薊州井兒峪居住于本年三月內  
收割柴草堆聚貨賣被內差官李自強李萬倉欺差硬  
買不從將前柴草盡行燒燬致差氣忿要赴朝內聲冤  
遂于五月初四日手擎棗木棍一根從東華門進一路  
無人阻擋直至慈慶宮門首要行闖進遇守門內官李  
鑑以喝攔住差即向鑑一棍打傷在地竟跑入前殿簷  
下被拏住等情又該提牢主事王之案題為鞠問獄情  
係于根本等事內稱十月十一日散飯獄中見差年壯

力強非風魔之人問差何由執棍至官初招我迷了只  
說告狀苦死撞進臣問汝若不招再加刑法定招與飯  
吃不招餓死差見飯低頭招不敢說臣魔去官吏止留  
二吏扶住問他寔招據供有馬三舅李外父叫我跟不  
知姓名老公、說事成與幾畝田地種勾係受用說罷  
老公、騎馬到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與我飯吃  
說不要餓了他也休要多了你先撞一遭去撞着一個  
打殺一個打殺了我有力量救得你老公、與我來未  
棍領我從後宰門進到官門口守門的手打一巴掌被  
我一棍打倒裡邊老公、們多了就被拿住等情本都  
批覆按察供詞似風魔而又非風魔者該司官會同  
先撥志始

卷上

五

原問提牢官再行細審據供馬三舅的名馬三道李外  
父的名李守才騎馬老公、龐保住薊州黃花山修錢  
瓦殿馬三舅李外父常往送炭劉公我說了劉成罷龐  
保約劉成在玉皇殿商量說打上官去撞一個打殺一  
個打殺了小爺吃也有你的穿也有你的又說小爺洪  
福大了等語看得張差闖入禁廷狂逞之形顯著公持  
凶器跋扈之勢昭彰非宗社有靈呵護左右極力擒拿  
則事且有不可知而變且有不可言者矣乞敕三法司  
將前後所供情節并提內官龐保劉成對明等因本月  
二十日具題二十六日薊州道呈解馬三道李守才李  
自強李萬倉孔道五名到司當同對審再三馬三道初

不承認但稱實名馬宗禮是差妻母舅黃花山修鍊瓦殿送炭龐公劉成張差五月出來不知做甚麼李守才招稱有高真人補玉皇殿龐公修鍊瓦殿是才送炭又稱商量打夥朝審來我們不來張差一個來想他走裡面去再幹甚麼事等語及審李自強李萬倉放火燒柴情由俱稱兩年前我眾人柴禾都被燒了張差上年臘月風起時嘗在外邊住幾日今年三月內差在家裡罵天罵地口說我是玉皇的兒子玉皇差我下來等語因就叫張差張差稱馬三舅李外父在三舅家商量就了說你談去撞一遭不去你也活不成如今論事我們三個差了要砍三個就砍了又稱紅封票不知幾時在家

先據志始

卷之七

三

裡是差妻李氏樣冊子收着票上說封我神仙你們裏邊幹的事我也說了罷你們打夥商量叫拿東木棍進去却好就有一根在家裡拿進去沒人攔我不然插翅飛不進去等語各口詞在卷二十七日奉聖旨風癩奸徒張差持棍闖入青宮震驚皇太子朕思太子乃國家根本已傳諭本宮添人守門關防護衛既有主使之入即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二十八日奉宣召閣臣五府六部九卿科道于慈寧宮欽承面諭眾官風癩奸徒張差闖入東宮龐保劉成俱係主使將三犯即時處決餘犯分別擬罪具奏續奉聖諭張差即便會官決了內官龐保劉成審明另處馬三道等的係誣扳斟酌擬罪

來說此外不許株連無辜致傷天和遵旨將張差于二十九日押赴市曹處決訖隨具揭帖請發龐保劉成三十日復奉聖諭云昨皇太子親來乾清宮問安又奏龐保劉成的係誣扳若一緊治罪恐傷天和方今亢旱不雨拿到內官名又不同可著司禮監同九卿三法司于文華殿門前鞠問具奏臣等遵旨齊集又奉東宮傳諭張差持棍闖入當時就擒遍搜除棍外並無他物其情實係風癩候入官闈後復招出龐保劉成本宮反覆叅詳料龐保劉成素必凌虐于差故肆行報復誣以主使本宮體念人命至重造逆何等事情豈可輕信連日求父皇速決張差必安心況今拿到內官名姓不同當

先據志始

卷之七

三

從輕擬罪請父皇定奪則刑獄平而于本宮陰德亦全先生等體悉遵行不可因事積疑驚駭中外臣等隨公審龐保供稱原名鄭進五月初三日在黃花山修工初四日蒸點心初五日攜給劉成供稱原名劉登雲有門面房七間半在西城蘇線衚衕與飯吃與棍等展轉不招六月初一日又該司禮太監李思傳奉聖諭鄭進劉登雲原與張差所供不對今司禮監回奏二犯招詞明係妄供且皇太子屢奏的係誣扳着與馬三道等一併斟酌擬罪來奏以顯皇太子睿明仁孝初三日奉欽依仍于文華殿門會官審問鄭進劉登雲堅執本不識認張差五次嚴刑二犯已故該臣等看得先後招詞已處

先撥志始 卷上

死張差及龐保劉成等治世亂民異謀同黨竊竊青懸假術紅封指修造以生奸商量存口餌張差以田地意欲何為馬三道等法應重科罪難輕減但三兇已身故覆執無人各犯俱擬配杖俱後寬典用開法網之一面實遵諭旨之屢須既以廣皇上垂恤好生之心又以昭儲位懇請祇承之孝等因初四日具題初七日奉聖旨是馬三道等俱照原議發落其高真人及香頭人等著該地方官禁諭解散不許潛住近京惑眾生事

按此即要典中棍擊一案也獄者刑部司官胡士相陸夢龍鄒緒光曾曰唯趙會慎勞亦嘉平之案吳養源曾之可柯文羅老馬曾之唯劉繼禮吳孟登

岳駿聲唐嗣美馬德灌朱瑞鳳也當王之案揭奏張差口備奉旨三司會審張差招有二十六都頭兇則胡士相關等不下招有東邊一起幹事朋岳駿聲也官不許波及無辜若有紅封崇高真人則勞承嘉石持不便究竟大理寺丞王士昌疏雖激烈而會審之時則頗事調停于是改黨內為教內改都頭兇為香頭兇與地三十六畝已載入招又復割去數張差以頭搶地謂同謀做事不敗獨推我死而多官竟付之不問嗟乎借風煽為調護兩宮之計自是臣子至情至理第劉廷元等反以此為王之案罪案是誠何心哉

先撥志始 卷上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上崩于乾清宮先廟臨喪衣纓珠至慘動百官次日即傳令旨命曠稅盡行停止稅監張煒馬堂胡賓潘相兵乘雲等盡行撤回是時稅監遍天下小民塗炭已極廷臣請撤者無論百疏乘行會中辛丑冬十月神廟抱病篤甚追悔曠稅事夜報御筆親書片紙傳免四明沈公既承旨尚未即發忽有內閣三十餘輩履踏來追四明猶豫未定閣輒自相撲流血被西四明惶懼隨以封進自是海內重受荼毒者又二十年老廟首請傳免民間歡聲雷動若更生也示老廟天愈遠東關餉軍士苦甚可憫遵應遵旨特設商茶銀一百萬兩解赴維維德賜賞軍士務沾實惠

又令旨發內帑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撫按官酌量犒賞并諭兩項共給解銀五十兩沿途支費不得騷擾驛遞其銀毋入太倉即時散發

萬曆四十八年八月初一日老廟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泰昌以明年為泰昌元年大行皇帝諡曰顯皇帝廟號神宗

初二日命考選館諸官悉遵遺詔補用即日下巡按巡鹽諸差并南京巡視各差共五十餘員大學士勞獲藉等以疏救御史劉光復奉旨革職為民乞復原爵允之旨諭禮部遵遺旨封皇貴妃鄭氏為皇后尚書孫如游執稱本朝無此例復諭內閣以皇考遺命為言大學士

六〇一

方沒哲等揭奏先朝有貴妃進封如慈聖太后因誕育皇考母以子貴若但以侍奉勤勞遽加尊號本朝寔無此例遂止不封而移居貴妃于慈寧宮凡朝謁尊禮一如神廟之于慈聖故事時西李康妃有專寵鄭貴妃投誠于李故所求立應封后者太后之漸也竊謂光廟此舉以消諛間以釋疑城厚則厚矣而不可訓也獨不思孝靖病篤及既崩而貴妃挾制事乎

祖制宮中服飾器皿惟后用黃餘俱用紅鄭貴妃有寵神廟代請賜黃慈聖不許請之再四乃曰皇帝講今上安得不聽因傳懿旨東西兩宮皆賜黃神廟遂止不敢復用後孝端上仙一切宮中印務慈聖俱付西宮范德

先朝

卷之十一

五

妃權署家範嚴整如此是時穆廟東宮劉昭妃尚在漢熹廟登極移貴妃于仁壽宮而迎劉太妃于慈寧宮禮也

上親點吏部右侍郎史繼偕南京禮部右侍郎沈淮俱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從輔臣方從哲請也又點何宗彥朱國祚劉一燝韓爌各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閣辦事又召輔臣葉向高于田間又諭禮部封皇弟瑞王于漢中府惠王于平陽府桂王于東昌府惠王請改荊州桂王請改衡州從之

上御文華殿傳諭內閣朕今早于御門見各官隨從多執洒金大扇及回至省愆宮即聞散班官于會極門高

聲喝道朝儀本當嚴肅豈容慢褻至此卿等傳示大小九卿科道等官以汝等遇臨朝務要十分敬慎如有仍前肆行違禁紊亂朝儀者糾儀官指名奏來重治上傳天氣炎熱邊臣暴露疆場忠勞可念賜給略熊廷弼總督文球巡撫周永春及總兵等官銀幣賞賚有差

給事中周朝瑞疏奏慎初三要一曰信任仁賢二曰推廣恩澤三曰斥逐嬖倖又請停止金花銀兩內閣激上怒謂此項銀兩原係祖制進內以備萬壽諸費今朝瑞擅請停止為大不敬幾于廷杖既念即位之初姑從輕處降一級調外閣都連揭求賜寬釋不聽

朱德

卷之十一

五

上諭吏部向東宮講讀官著查現任者即予優擢其在籍者速與起用已故者題與贈卹以示講幄舊恩又諭用人毋拘資格凡有才能卓異者即使破格擢用以示激勸其養病致仕各官內有年力未衰素行表著者著量才起用左都御史王紀奏請釋宗藩充訐亦以疏救劉光復錮繫五載矣允之

起陞鄒元標為大理寺卿王德完為太僕少卿元標鄒公天性剛勁丁丑甫釋褐時張江陵聞父訃不奔喪上疏爭者輒予杖公賫奏疏入朝達趙艾諸公方受杖公視杖畢而後詣會極門投疏值日內閣曰若非上奪情疏乎盍以趙某等為鑒公曰吾告病耳疏入而明日果

杖嗣是屢起屢殞迄不少挫伏林下二十年世以出處卜消長命下起陞士論稱快德完王公即疏請篤厚中官被杖者于國本稱為第一人原任戶科孟養浩楊東明程紹吏部白所知俱起陞太常少卿姜應麟鍾羽正李本固丁懋遜史弼俱起陞太僕少卿程紹以曠閣忝逮夏縣知縣疏救革職應麟以爭封貴妃鄭氏謫降者所知以吏部守制為戴士英誣其匿喪管陞革職者至是俱起陞矣原任吏部郎中張鳳翔取廷柏俱起陞南京太常少卿汪應蛟起陞南京戶部尚書饒伸馮若愚俱陞南京光祿少卿劉元珍胡克儉王惟儉白瑜原任知府錢策俱陞光祿少卿饒位何景馮遂吾黃龍光鄒先據李若

卷之十一

三

德泳何士晉邵輔忠俱陞尚寶卿區大倫秦聚奎徐喬遷柳佐俱陞光祿丞王佐林材劉文炳劉時俊表可立俱陞尚寶丞呂圖南陞南京通政司右參議萬連崑陞南京禮部郎中翟鳳翀南京戶部郎中原任知縣滿朝薦陞南京刑部郎中原任通判夏燠陞工部郎中原任同知王邦才陞南京戶部員外郭尚賓陞南京兵部主事文孟麟南京禮部主事郝名宦南京刑部主事原任知縣韋國賢南京工部主事一時共起陞大小官四十八員

上特諭內閣文華殿窄小百官排班喧擠朝儀不肅今後內帑銀一百萬兩啟建皇極門殿着欽天監擇日興

工 兵部尚書黃嘉善奏請將萬曆四十八年九月以前拖欠未徵錢糧悉行蠲除并通灣店房遺惠請查豁免從之

光廟御體羸弱雖正位東宮未嘗得志登極後日親萬機精神勞瘁鄭貴妃欲邀歡心復飾美女以進一日退朝內宴以女樂承應是夜一生二旦俱御幸焉病體由是大劇八月晦日甲寅上病漸深召見閣臣方從哲等顧皇子諭曰卿等輔他為堯舜之君語及壽官諭要緊者再時有馮臚寺丞李可灼自云有仙丹介內閣奏聞上以問從哲從哲對曰臣等亦知之然未敢輕信上即

卷之十一

三

命使宣傳諸臣既退可灼至又同進診視具言病原及治法甚合聖意上喜命進藥諸臣復出可灼與御醫各官商確未決須臾乳媪至候問皇躬上趣和藥諸臣復入可灼調藥以進前是上飲湯輒喘及服可灼藥乃受上大喜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候少頃中閣傳聖躬用藥後煖潤舒暢思進飲膳諸臣歡躍而退可灼與御醫各官留頃可灼乃出閣臣邀詢之上恐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進傳促益急遂再進訖閣臣即問服藥後何如可灼云聖躬安適如前次日五鼓內宣召甚急諸臣趨進龍馭上賓矣蓋九月乙亥朔也時外廷盛傳宮中盡進美女上體由是虛損御醫房

內閣崔文昇復投相及相伐之劑給事中楊連己具疏論其合謀弑逆至是以服可灼藥遂至大故籍之口遂漸不可解光廟初服藥時傳旨賜可灼銀幣已寅天矣廷指猶奉前旨票賜銀幣如故御史王安舜首疏劾之畧曰當聖躬疾篤中外危疑之日李可灼敢以無方無製之藥駕言金丹夕進御而朝實天即不能深文以伸公討亦當治以庸醫殺人之罪疏入乃改票可灼罰俸一年既而可灼席捲待罪又票著馳驛回籍御史鄭宗周疏請守斬崔文昇以謝九廟之靈遂獲棄棄刑禮部議處衆心甚憤未平於是論者蜂起遂平可灼之罪罪實難逃而隱指而獲如此則紅丸之進亦難免矣

李可灼始末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同合謀之疑矣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此即要典中位九一案也謹案考古而有疾大醫進藥莫如藥劑蓋誤用熱劑也御藥局宋監孫瑜醫官醫欽劉文泰等四人皆下獄據公律誤用御藥去不殺嗜斬是時刑部尚書閱理在都御史張敷華尚書大理寺卿楊守簡俱引致結近侍官貪律論殺職者猶以未盡法為恨斯時為政府者且援故事文昇可灼俱下獄擬罪刑罰法也而人心卒矣今也文昇可灼問可灼蒙賞是非倒置乃不遂教一激而為孫宗伯之弑逆再激而為魏忠賢之愛書黨禍不已國運隨之德清之由其是食乎

西李康妃為光廟所專寵鄭貴妃陰結權手康妃亦氣與合屢以進封貴妃為請奉世皇持不可及光廟崩貴妃與康妃密謀擁留皇子守安等宮欲選封太后及天皇太后同慶公曰事太盛至安者保之入初為光廟東宮侍讀以後龍恩陞司禮監太監光廟崩康輝之登極一月一切聖政王女左右之力為多至是知康妃等謀深以為不然遂具揭揭獲外廷稱選侍欲擁立東朝故新朝聖德故事遂請湯問不愛道命諸臣大懼閣臣法從鄭崇輝等臣及歸相問不為入給事賜連排圍其以時門內閣持魁亂不速薦舉召皇莊崩忠臣子以驚之者誰敢辱天子 後官者內閣上不教動舉臣乃得入聖德

李可灼始末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清宮吳裕等奉差問皇年所在諸閣臣亦未詳奉在相車馬殿內仍稱皇子出後暗議皇子曾返東宮供選侍務居乃位就清健勸帝親太子無返居東宮是理選侍無僧居乾清之事每滿瀾等進忠等貴以嚴詞論以禍福良友皇年結與者卒并章開其劉平保尚書閣等語其國公張維賢及為事中楊連等其登著身是行數步與吳始逆是日屠吳事嚴審臣先行神慰禮歸請進位行五拜三叩頭禮于是周嘉謨楊連與給事中惠世揚御史左光斗等具疏勸選侍移宮 時未封康妃次日禮臣立候上批有旨選侍看即移仁壽宮王安等從中恐喝選侍遂不及待侍從手抱八公主徒步以行

先帝珥余視之屬無為羣閣所探奪選侍位下內閣李  
進忠劉朝田詔等乘機竊盜內帑王安養其罪遂究牽  
及選侍之父御史賈繼春上書政府謂詔帝續未有由  
未塞宜調護挽回使選侍待終天年皇女無虞意外餘  
事沖周朝瑞駁之謂喜樹旌旗安生題目繼春雖謂保  
全選侍蓋亦人情至理非詭眼旌旗驚心題目且皇上  
父子相繼宗社何嘗不安必待傾選侍以安之手即移  
官源是正理何必立時驅逐乎革其已進儀注之貴妃  
因其無端羅織之老父檢行之皇女赫本并離憐嬌寡  
之未亡人難經莫訴云且有首雜經入并書諸有術憲  
據着令回詔總春田奏以風聞對有首實備春制職為  
先帝志始 卷上 三

民 御史左光斗疏奏畧曰選侍移宮之後當存其大體指  
謀小過伏乞皇上宜多九卿科道面諭以當日選宮何  
故今日調御何事皆進忠劉朝田既經再法其餘蔡遂寬  
有庶幾燒梁獄之詞者必以優淮南之謀以本末傳論  
為開朕幼冲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抱終天  
之恨皇考病篤選侍威挾朕躬欲封皇后朕心不安誓  
石誌慶宮選侍復差李進忠劉朝田等每日稟奏次書先  
帝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家法甚嚴後未有此規制  
否朕今奉養選侍于職駕宮仰遵皇考遺愛無不體悉  
其李進忠等盜庫首犯事干憲典原非株連卿等可傳

亦遵行以之無不合之文亦不備之文亦不備之文  
給事中楊連取敘後宮事情未云臣當日即語諸大臣  
移宮自後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  
之太實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即本日緝獲罪籍以  
宜職厥辜無殊莫引去抵宸居未定先帝之社稷何  
託為重平日之寵愛為輕及其宸居既定既盡臣子防  
危之忠即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令諸大臣猶在耳也臣  
之所以職移宮始終如此為移宮之後忽來諸語重舊  
選侍後先帝無欲自裁處身妹失所至于投井者或傳  
治罪猶過甚者或稱其外及通者使聞風歎息之言係  
此日不白之案九廟神靈嗚呼此皇太子之選事  
先帝志始 卷上 美

皇時時動名見諭遂不執由及後選侍助加恩數御禮  
廷帝遺言云 皇孫太子用特前奉臣曰朕幼冲登極開  
誠布心不意外廷乃有諸語輕聽盜祀之訛傳騰成地  
田之實錄誠有知楊連取等語朕一不得不申諭以釋  
疑九月初一日皇考病篤選侍入隔屏請朝見朕等  
行阻于暖閣不許朕出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後獲  
使李進忠請回者每事皇孫至乾清宮丹殿上大臣  
危後則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等朕衣御等親見當日  
象安子危子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慈慶宮  
即乾清宮躬視皇考不給選侍又阻朕于暖閣司禮官  
王體乾固請得初一日朕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



送梓宮于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  
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朕奉皇考  
命依選侍朕不往彼宮飲食衣服皆皇考所賜每日僅  
往彼一見因之懷恨凌虐不堪若避宮不早則彼爪牙  
成列盈虛在手朕今不知如何矣既毆崩聖母每使宮  
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朕  
之苦衷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奉養以  
追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體朕心矣臣工私于李黨不  
顧大義諭卿等知之今凌毋得植黨背公自生枝節欽  
此

按此即要典中移宮一案也當時楊左二公何嘗不  
先據志始

卷之上

七

請調護選侍而毆崩聖母威挾朕躬等語皆熹廟諭  
中之言乃盡舉以為楊左等罪案逆賢輩不足責熹  
廟中夜捫心何以自解嗟乎奸臣惑主顛倒是非可  
勝悼哉

給事中惠世揚疏論御史劉廷元往日用事羣小附和  
開款造單日謀驅逐今忽有巡按順天之命臣工無不  
錯愕并糾徐兆魁撫楚不職當賜罷斥有旨兆魁以新  
簡留用廷元下部院看議已而部院覆廷元候論定處  
分世揚首攻二奸彼黨恨之入骨遂誣捏世揚青衣小  
帽夜入王安直房潛謀定策嗚呼鼎湖未泣謀定何策  
龍馭既升晉天縞素矣而青衣宮禁有是理否

泰昌元年九月熹廟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天啟以  
明年為天啟元年自九月至十二月仍稱泰昌元大年  
行皇帝謚曰貞皇帝廟號光宗

天啟元年給事中張鵬雲御史馬逢臯等疏論御史劉  
廷元下廷臣看議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奏略曰御史  
劉廷元當先帝青宮危疑豈不熟聞窾有張差之變廷  
元職司巡視宜何如其憤激乃云迄若風顛貌同點猶  
若休戚不相關者然幸仗皇祖神明立斬以決此案設  
真信為風顛俾元兇漏網不知廷元何詞以謝天下提  
牢主事王之寀明其不風不顛有心有胆此語可以動  
皇祖之慈念可以堅先帝之孝思可以遏宮禁之邪說

先據志始

卷之上

七

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  
語自咎反曉于忠義亂賊之辨將指衛前星者為亂  
賊乎阿凌宮者為忠義乎抗正直者為亂賊乎工邪媚  
者為忠義乎科臣張鵬雲道臣馬逢臯懷恨不平連章  
瀆奏皆為宗廟靈長計至深遠也有旨劉廷元着降三  
級調外任用

禮部尚書孫慎行追論閣臣方從哲輕信李可灼以進  
紅丸藥致皇考速逝繼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  
之名益難掩弒之寔且引許世子止不嘗藥以責從哲  
給事中魏大中亦疏奏從哲并及張差崔文昇李可灼  
內云可灼之藥不合之文昇不備文昇之逆不遜之張

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指之罪不忝之三案不悉  
不定時先後糾彈者刑部侍郎鄒元標光祿少卿高攀  
龍給事中惠世揚周希令彭汝楠沈維炳薛文周御史  
張慎言禮部主事劉宗周等奉旨廷臣會議吏部尚書  
張問達等覆奏略曰進藥始末臣等所共見聞弒逆二  
字何忍輕言但進藥之時不能力止進藥之後龍馭即  
升栗處可灼又不重究今輔臣自請削奪為法受過臣  
等會議應如所請崔文昇李可灼應下法司從重究擬  
云上有旨李可灼著法司究問崔文昇仍發遣南京去  
時文昇已充南京淨軍也後法司擬可灼遣戍有旨依  
議

先撥志始

卷上

三

孝和素與李康妃有隙康妃有寵于光廟孝和由是鬱  
鬱成疾臨崩有遺言云與西李有仇負恨難伸等語時  
熹廟年幼不甚省  
熹廟既即位封乳媪客氏為奉聖夫人移居咸安宮衣  
食幾與三宮等時魏忠賢已入官中客氏初與內閣王  
國臣有私既又私于忠賢王安方掌司禮監印客與賢  
協力擁戴安內閣李進忠劉朝田詔等以盜內帑下獄  
忠賢初入官亦名楊公漣疏叅忠賢忠賢乞憐于安  
盡委罪于李進忠以飾外廷忠賢遂得無恙既而國臣  
與忠賢爭客氏而開熹廟詢客意所向因逐國臣而留  
忠賢王安不平其事深加誚責客與賢反大恨安循

例告病擬遼溫旨即出有閣陸蓋臣者霍維華戚也通  
信維華謂安與賢違當水火有隙可乘華遂出疏叅安  
賢猶懷前恩思為援手王體乾心圖掌印德忠客氏激  
賢怒遂矯旨允告隨降謫南海子縊殺之名下曹化淳  
王裕民馬應辰等俱降責有差

王安既死忠賢用事烏程沈淮首通其名下劉崇以轉  
通于賢由是附賢者漸眾賢以霍維華之攻王安也深  
德維華維華因引孫杰與賢通線索漸密家宰周嘉謨  
惡之以年例黜維華于外孫杰遂疏攻嘉謨嘉謨引疾  
賢矯旨准回籍調理次年孫杰亦以例外轉

神廟時熊廷弼以兵部侍郎經畧遼東嗜殺過當然守  
禦其嚴賴以安堵然性剛復自用歲時絕無一介賂遺  
當路以此失權貴心給事中姚宗文自遼歸訟言其短  
眾遂論列廷弼廷弼請告回籍以遼撫袁應泰代之廷  
弼在遼凡流民未歸聚集堡城中給其衣食有逸出者  
輒殺之號令嚴密有犯不赦以故奸細不得行應泰至  
盡反熊所為敵騎至遼城下奸細開門內應或云袁應  
泰所納遂至遼民失所男女羣擁轅門控懇繫置不理  
以故遼民憤恨招敵攻城遂開門擁入遼陽陷應泰自  
刎報至舉朝震恐熹廟即家拜廷弼兵部尚書復視師  
于遼賜尚方劍得便宜行事又令大小九卿科道祖錢  
都門外以寵其行時王化貞以巡撫駐廣寧上令廷弼

先撥志始

卷上

畢

守關先是王化真率戰欲用高師勳而審粘察將  
 永芳為內應廷竊欲取險修備盡闕而守議既相在臺  
 省又各以意見佐之遂成冰炭馮  
 天啟二年二月 大清兵至遼陽廣寧居民訛言且欲  
 渡河紛紛南竄左營參將孫得功旗鼓遊擊某遂擬縛  
 化真以獻敵化真大懼險險逃歸建獨在前屯遇之快  
 化真之主戰而逃也乘畫園之說為有當也遵奉帝關  
 之首亦改節而南書者並以私逃論列化真遠建獨自  
 詣法司俱議斬楊公連等議廷獨奉守關之旨不可謂  
 逃又不當與化真同罪是時特公評之論者咸以楊為  
 允當書

抗疏

卷之十

星

遼事一案立獄者刑部主事顧公大章也先是丙辰之  
 際心人日受推移故章慨然以實覓自居及補官國子  
 博士頗為世道効力後為同事劾其功遂貶特許忌紳  
 史揚維垣派奉勸獄大章既辨無與之策誅心則廷議  
 難末裁論事則化真乃罪冠願自謂特奉禁諸臣並論  
 拜矣業廷辭矣又何黨焉維垣又奉此業受熱建獨補  
 四萬代為營脫并及跪獻寢於養沖等以章及辨爾時  
 會審者二十八人各有單始而各出色見終而畫一  
 戒招蓋正法同共議而定此群臣曷嘗釋廷獨哉廷獨  
 行頗應行而議釋之入不應行于定群之入至於獻寢  
 侯御史查時案所案條養沖係御史吳應時所批釋與

臣風馬牛不相及維垣但欲甚臣之罪不知已陷說謀  
 欺君之條矣有旨奏劾既朝着照舊供職後逆貨借黨  
 案嚴楊廷寢奉維垣之條云  
 汪文官者歛入也因黃正須以交于諸君子後將養安  
 與東宮伴讀汪安善因為安指說當世人品某為廷  
 謀之禍耶安稟之臺以不修丙丁之際心入盡退而屬  
 神諸有劫者漸相構或言策之曰浙以主兵也齊  
 楚客也成劫之遂遂遂客兵然柄素在客未易歸  
 此可憐也遂遂功開開新果大轉奔以兩款而楚  
 歸証雖楊廷寢謀而楚後奔走以正成之者文信也  
 與申之藏是朝編位雖情神主鼎新朝政則南昌劉

抗疏

卷之十

星

功而志者曰益康任成被續下法司權未成人謂文官  
 宜少休矣故言不聽益遂必知潤遂入蒲州韓廣高過  
 趙南程文藻香錄題入的朝中書類肆名孫甲子載航  
 以敵國爭使都恒缺欲釋楊廷寢等按刑科律擬疏  
 改信而昭獄等阮柯並特出中旨廷杖一百後逆貨  
 借汝言知獄楊廷寢御史梁夢環復以參連下詔獄  
 天啟三年庚寅京察流議鄭松元標為左都御史羣小  
 解其詳采以逐法之而後快于是給事中朱童蒙鄭允  
 厚鄭興治相繼改之福清葉公揭謂童蒙止論其詳  
 况厚與管其人謂興治遂擬為賊三臣之意同似不

于講學而在明歲之考察也元標連疏乞歸陞趙公南星為左都御史與吏部尚書張問達同主察典故給事元詩教趙興邦官應宸吳亮嗣即向齊楚中之持局者也時目為四凶考功郎中程正己素惡其招權亂政復廉得賄狀俱當之以不謹吏科都給事中魏應嘉爭之甚力正己不聽諸有議者亦俱逆拂斥不稍假借

給事中阮大鍼者桐城人與左公為同里甲子吏科都缺序應屬劉弘化其次大鍼又次魏大中  
大鍼素與東廠理刑傅繼教善繼教及刑科傅繼與逆賢之甥傅應星通譜稱兄弟大鍼計邀中旨借上供事劉弘化不得陞轉朝論沸然知大鍼自為地也高邑趙公擬如例轉

先撥志始

卷上

聖

大鍼懼又疑左公發其謀適有熊徐之隙叅左公及張鵬雲魏大中  
大鍼請告以歸

兵部負外郎鄒維連廉而才高邑器之調為吏部時江西現任有司官吳羽文而鄒以負外調皆屬破格給事中傅繼遂叅高邑紊亂舊規援引私人高邑伸辨有旨督趣維連到任繼再疏并叅左光斗魏大中目為邪黨御史張訥疏內有躍冶之詮即屢煩吳命之招呼等語御史袁化中出疏辨明福清葉公票旨各心供職不得爭辨求勝

光廟有選侍趙氏者尚未有封號素與客魏忤熹廟時客魏乘機矯旨勒令自盡趙將光廟所賜金珠等項羅

列桌上沐浴禮佛西向再拜然後投繯僅以宮人禮殮之崇禎時無有聲其冤者

熹廟張裕妃有娠鋪宮冊禮已畢忽得罪客魏矯旨將宮人盡行屏逐絕食而死革其封號如宮人例焚化崇禎時復其封號

范慧妃偶失寵李成妃侍熹廟寢代范乞憐客魏偵知之亦矯旨革封絕食一如裕妃先是李妃有鑒于張預為之備幸得苟延又值客魏怒少解遂出為宮人至崇禎時始復其封號給祿如舊

內閣劉良相者曾為熹廟伴讀孝和遺言云與西李有仇者良相執筆也後逆賢矯旨謫住鳳陽殺之

先撥志始

卷上

聖

天啟四年涇陽張問達去位高邑趙南星乘銓銳意澄清然徑情直行視政府蔑如也福清以下多不悅福清故堅卧以持之致有傅繼之事先是應山楊公由僉院陞副院僉院虛席熊明遇徐良彥皆欲得之應山與高邑諸公堅執不可共推較桐城左公熊徐大怒遂嗾傅繼叅論高邑再及桐城并連魏大中張鵬雲等

熹廟偶以小恙怒魏忠賢忠賢待罪私邸外廷有傳其事者應山遂草二十四大罪之疏桐城左公贊之甚力而微商之澄江繆昌期澄江謂此事非可輕言夫擊內者只爭呼吸間耳一不中而國家隨之況今且內無永外無文襄可幾幸乎桐城默然不三日而應山之疏

竟上疏入而忠賢已侍內久矣時天啟四年甲子六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題參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欺君蔑法無日無天大負聖恩大干祖制乞奮乾斷早救宗社疏畧曰高皇帝所定律令中官止供掃除不許干預政事東廠魏忠賢者本一市井無賴至中年淨身入內地初猶謬為小信小忠以倖恩既乃敢為大奸大惡以亂以祖宗之制以票擬責重閣臣其餘不得假借自忠賢擅權之後旨意多出傳奉真偽莫辨近且三五成羣逼勅票擬甚有竟自內批者壞祖宗二百年之以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家臣周嘉謨同受先帝顧命親捧御手首定大計者也乃忠賢急于剪已之

先據志始

卷之七

聖

所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示意孫杰論逐大罪二也先帝賓天進御進藥之間普天寔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顧于護黨氣跋聖母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親亂賊而警志義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為司空清修如雀忠賢一則使人呼辱于部堂迫之使去一則與沈淮交構陷之削籍其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臣大罪四也國家所最重者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死更為它辭以錮其出是真欲閉生宰相乎大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

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所推皆黜陪貳致一時名賢不安位去顛倒有常之銓以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以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徐大相等九人抗論觸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中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調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上年因皇上南郊謀之私比托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此猶曰未有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封中外欣欣相慶忠賢以抗不附已媼其私比矯旨勒令自盡是皇上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且猶曰在妃嬪也乃

先據志始

卷之七

聖

中宮有慶已經成男不意雷繞虹流之祥忽化而為飛星墜月之慘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寔有謀焉是皇上不能保其子矣大罪十也先帝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危所護持孤危者僅王安一人耳即皇上倉卒受命時擁衛防護之中王安亦不無微忠焉而忠賢以其私忿矯殺于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慘毒難言其大小內臣無辜而擅殺者不知幾何是不但警王安而寔敢于警先帝之舊侍與皇上之老僕驕肆橫逆略無顧忌大罪十一也至于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毀人居室建立牌坊鑲鳳雕龍于雲棟漢豈特瑩地之擅用朝官僭擬陵寢而已哉大罪十二也且今日蔭錦衣明日蔭

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教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卿魏良弼魏良材魏希孔及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衰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胆粗用立枷一死皇親家人數命意欲板害皇親搖動三宮當時若非閣臣立持則柵房之戚又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良鄉生負章士魁以爭煤窩傷其墳脉忠賢乃誣以開礦立致之死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忠賢以煤為礦大罪十五也伍思敬胡遵道侵佔牧地果真自有撫按學道治理乃竟拏黑獄拷掠致斃使青麟赤壁之氣結于壁宮泮冰之間大罪十六也科臣周士樸執

先撥志始

卷之上

四十一

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傳其陞遷俾因賴以玄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大罪十七也北鎮撫臣劉儵不肖殺人媚人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此明示以大明之律令可不必守而忠賢之律令不可不遵大罪十八也科臣魏大中已奉到任明旨矣而鴻臚傳單忽蒙詰責及科臣覆奏臺省有章又再褻王言使煌煌天語朝夕紛更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為何如主耶大罪十九也東廠原以察奸宄非以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而雞犬不寧傅應星為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為之鼓舌搖唇傅繼教為之投畀設網片語違忤駕帖立下如近日逮汪文言不從閣票不令閣

知造謀告密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人之碑不止大罪二十也前韓宗功潛入長安偵探虛實往來忠賢私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倘天不悔禍宗功事成九廟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祖制不蓄內兵原有深意忠賢與沈淮創立內操使羽黨盤踞其中安知無大盜刺客深謀不究之人寄迹于內相之家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故識者每為寒心大罪二十二也忠賢進香涿州錢騎之族擁如雲蟒王之趨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洒道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而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大罪二十三也今春聞忠賢走馬御前大無人

先撥志始

卷之上

四十二

臣禮皇上曾射殺其馬而忠賢不自畏罪且進有傲色退多怨言朝夕隄防介不釋蓋由寵極則驕恩多成怨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而一念放肆遂收拾不住奈何養虎兇于肘腋聞乎雖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矣大罪二十四也忠賢負此大罪恐內廷之竊發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恐外廷之竊發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親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後板枝附葉倚托門牆或認作居停或投充門客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即或奸狀敗露奉聖夫人復為之緝縫其罪戾遮護其回哀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而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而

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似不知有皇上止知有忠賢者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必曰內邊不肖凡宮中府中事無大小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反覺皇上為名忠賢為寔即如近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始敢批發嗟、天顏咫尺票擬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羽翼將成騎席難下太阿倒持主勢益孤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貴妃皇子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誤臣即欲死報皇上亦何能及乞集大小文武勳戚敕令法司逐款嚴訊立刻

先撰志始

卷之十一

光

正法以快神人其奉聖夫人亦并敕令居外以全恩施如此則天意回人心悅海內不立奏治安者請斬臣以謝忠賢臣死不恨疏入忠賢亦惴惴懼禍欲結輔臣韓爌為之地爌嚴拒不得已泣訴御前客氏又從中委曲調護遂令魏廣微條旨廣微固素結忠賢附為同姓連疏中有門生宰相之語廣微恨之因擬嚴旨切責朕自嗣位以來日夕乾、謹守祖宗成法惟恐失墜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後前一切政事皆朕親裁奚從旁落至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壺嚴密况無指實外廷何由透知內言毒害中宮暨貴妃皇子等語憑臆結禍是欲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之心楊漣

被論回籍趙推今日自當盡職酬恩何乃尋端沽直本欲逐款嚴究念時方多事朝端不宜紛擾姑置不論以深大小各官務要盡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在決不姑息時忠賢亦有抗辨疏反優詔答之于是太僕卿朱欽相等給事中魏大中許譽卿等御史袁化中李應昇等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等科臣楊朝棟趙應期等各上疏請立斥忠賢以清肘腋俱不報應山疏上後應者響合福清葉向高亦密具一揭諷上准魏監忠賢退歸私寓待之以優渥比于勳戚大臣庶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此而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福清懼思有以自解乃揚言此揭非出吾意乃門人

先撰志始

卷之十一

李

逼我為之用人指澄江繆昌期也當應山疏初上福清大不以為然謂忠賢于上前亦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攬之忠賢挽上衣阻之不得陞有小瑞偶賜餅忠賢取之曰此非汝今雖賜不許穿其認真如此若大洪疏行今後恐難再得此小心謹慎者侍上左右矣澄江在座色曰誰為此言以欺老師可斬也福清色變不樂而出應山聞之憤甚福清乃貽書致解雖本前語而已圓融其辭應山欲將此書發抄有止之者乃已自門人逼我之言出忌者遂附會其說謂應山之疏由於澄江而代草之毒蘊于此矣應山既不行意欲俟朝時面奏外廷遂喧傳其說一

日早朝鴻臚卿展自重請于應山曰面奏當于何時以  
便唱引時有武內閣數百人因聞面奏之言皆持斧瓜  
等器耽注視應山且諭左班諸臣不許擅出奏事而  
應山目懾氣奪曰姑徐之于是忠賢之黨知外廷不足  
畏遂肆毒焉

福清葉向高時為首輔才能籠罩忠賢頗敬禮之應山  
率衆人詣福清慶曰今魏忠賢怙惡擅權國勢將去公  
為心膂重臣同國休戚小者不必問宜請上御門將忠  
賢殺皇子貴人妃嬪諸大逆狀明白奏請慶分以清君  
側失此不圖派禍將大焉用彼相為向高曰僕老矣不  
惜以身報國倘主上不果聽公等置身何地乎忠賢聞

先撥志始

卷上

五

之志曰何待諸臣我即請上御門召問諸臣如上以為  
有跡寸磔何辭不然可自為計衆益憤向高為兩解之  
事稍息八月向高請告歸而黨禍乃起  
高邑趙南星與少司徒魏允貞取相契厚稱同調焉大  
學士魏廣徵其子也廣徵執子姪禮甚恭高邑以其不  
肖也弗為之禮每向人曰魏見泉可謂無子見泉允貞  
字也廣徵聞之深以為恨後廣徵大拜復往謁高邑三  
及門而闈人弗為通曰有事講請坐無事請回廣徵覲  
然曰人可以不見官不可以不見遂索取原刺以歸而  
決意還宿憤矣  
四年冬十月領朔魏廣徵不至及享太廟禮將竣始踉

踉趨入吏科給事魏大中糾廣徵以執以重臣遇廟朔  
大典偃卧私家大無人臣禮因而攻者甚衆御史李應  
昇疏更切直畧曰閣臣魏廣徵方其偃仰高卧不拜正  
朔迨至日中祭畢然後闖入廟門科臣糾之乃踉躅自  
謂罪止失儀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謹案大明律失儀  
朝賀者笞四十祭享失誤者杖一百廣徵宜何居焉可  
覘然復入中書之堂乎國家設立言官稱耳目近臣言  
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闕廟廟則宰相待罪廣徵之父  
允貞嘗為言官公心發憤得罪閣臣以去聲施至今廣  
徵獨不念乎奈何比之路馬斥之此輩夫不與此輩為  
伍者此另有一輩為緣方今聖天子在上賢公卿在下

先撥志始

卷上

五

廣徵有何疚心之事清夜抱慙每見指摘輒自張皇不  
啻十日十手之暴其隱也廣徵當退讀父書保其家聲  
毋倚三窟與言官為難異日亦可以見乃父子地下也  
疏入奉嚴旨責其恣肆借端輕侮不諳大體  
魏廣徵深恨衆人之糾劾也揣忠賢以應山銜大中等  
因欲借刀剪除遂與比周密謀以黨者人主之所惡也  
乃諧于上曰楊左表魏與在朝諸臣蔑主冲幼結黨擅  
權不盡竄殺無以明主威而服天下輕蔑之心上意遂  
移忠賢得以肆行排陷初猶掩激上怒傳奉票擬繼則  
從中叢票語付閣騰進廣徵在其門下初稱宗弟後稱  
宗姪内外交通而縉紳之禍始烈



崔呈秀者薊州人以御史巡按准揚貪墨甚著錫山高攀龍為摠憲力任澄清舉江西巡按謝文錦為廉糾崔呈秀為貪呈秀百計求援而高公執法不少徇遂擬遣成呈秀乃微服持賂忠賢願為之子呼之以父忠賢悅遂出中旨免其勘復起用呈秀素與內閣許乘彝善魏廣微與內閣王朝用善許為石元雅掌家石與王皆在逆賢名下于是崔魏兩人互相謀畫咸借內力以圖報復矣

翰林馮銓者涿州人年少而美同館頗狎之左諭德繆昌期狎之尤甚銓之父馮盛明為遼陽兵備因邊患望風南奔銓求援于諸君子甚哀而曲事昌期更至昌期

先據志如

卷之十一

李三

每侮之衆人中銓大不堪以此懷恨欲報銓素與魏忠賢姪魏良卿善至是致書良卿極言外廷不足慮因導之行廷杖以興大獄排陷衆人且又時時暗將外廷事情密報忠賢使為之備于是王體乾力主廷杖之說忠賢猶躊躇未敢即行體乾德惠成之先杖御史林汝翥林潛逃未獲遂杖工部郎中萬燦錦衣大帥田尔耕體乾承望風旨遂斃萬燦于杖下又殺林汝翥藏匿福清寓邸緹騎圍繞遍行搜索故福清待罪疏中有云閣臣之體蕩然者指此也

上性好走馬又好作水戲種，機械出人意料表又好蓋房屋凡斤斤之類皆躬自操之雖巧匠不能過也忠賢

每欲有所處分即令王體乾等伺其經營郵事時即後旁奏請聽畢便曰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而忠賢輩得以操縱如意也

嘉善知縣謝應祥素有廉名後會推為山西巡撫御史陳九疇以應祥曾益仕大中之邑與大中有師生誼特疏糾之大中謂九疇為焚琴煮鶴九疇亦大中為徇私把持應祥圖謀陞遷文選郎中夏嘉遇疏辨會推始末九疇復爭執不已奉旨魏大中欺朕幼冲把持會推以朝廷封疆為師報德夏嘉遇陳九疇奏揭紛紜成何以體各着降三級調外任用

大臣會看謝應祥等吏部尚書趙南星亟稱謝應祥之

先據志如

卷之十一

李

賢而明魏大中夏嘉遇之無私且云九疇所欲推者郭尚友也臣以尚友前厚賄科臣辭而又至故鄙之不與推有旨責其朋謀結黨淆亂國是南星遂以耄請歸奉旨御史初上疏當即出一言何至于紛囂及有旨會看卿自不公忠為人調弄況向日經筵朕親親失力豈望澄清吏治既年老引咎着回籍調理大學士韓爌具疏申救不聽

左都御史高攀龍以上切責大臣會看不公自効失職奉旨摠憲為風紀重臣自當秉公執法既無私何乃師友偏比不肖從公會看又旨幼冲字樣任情那改非欺而何既求罷着回籍調理

冢宰揆憲負缺會推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奉旨吏部  
都察院混淆已久何乃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私  
人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箝制衆人抗旨徇私又會  
推職名止有吏部都察院不全列楊漣既親承諭旨佯  
為不知注籍縣閔又前與高攀龍等會看陳九疇事黨  
以不公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幼冲真老奸巨猾頑鈍無  
恥表化中亦不無扶同情弊陳于廷楊漣左光斗俱恣  
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了職為民仍追奪楊  
漣左光斗誥命尚書都御史負缺不拘現任在籍着再  
會推六七負來看遂起陞崔景榮為吏部尚書改李宗  
延為左都御史

先撥志始

卷之三

五

楊左既逐奸黨益無忌憚遂肆行誣陷于是魏廣微手  
寫所欲起用之人黃克贊王紹徽王永光徐大化霍維  
華等五六十人目為正人各加兩圈或三圈又將縉紳  
便覽如韓爌繆昌期曹于汴李邦華鄭三俊等約百餘  
人目為邪黨重者三點次者二點托內閣王朝用轉送  
逆賢處以行黜陟而紹徽復造東林同志錄羅列諸賢  
姓名又韓敬造東林點將錄計一百八人郵致都門按  
籍搜索于是諸賢受禍無一人遺漏矣

點將錄舊傳王紹徽所作而同志錄未見抄傳或是  
韓敬因紹徽原本而增改之者耶

東林點將錄

開山元帥托塔天王南京戶部尚書李三才  
總兵都頭領二負

天魁星及時雨大學士葉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吏部尚書趙南星

掌管機密軍師二負

天機星智多星左諭德繆昌期

天閒星入雲龍左都御史高攀龍

協同叅贊軍務頭領一負

地機星神機軍師禮部員外郎顧大章

正先鋒一負

天殺星黑旋風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

先撥志始

卷之三

五

左右先鋒二負

天暗星青面獸浙江道御史房可壯

地周星跳澗席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馬軍五虎將五負

天勇星大刀手左副都御史楊漣

天雄星豹子頭左僉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靂火大理寺少卿惠世揚

天威星雙鎗將太僕寺少卿周朝瑞

天立星雙鞭將河南道御史表化中

馬軍八驃騎八負

天英星小李廣福建道御史李應昇

天捷星沒羽箭陝西道御史蔣允儀

天空星急先鋒山東道御史黃尊素

天退星插翅虎浙江道御史夏之令

天兇星沒遮欄吏科給事中劉弘化

天滿星美髯公刑科給事中解學龍

地獨星毛頭星刑科給事中毛士龍

地鎮星小遮欄工科給事中劉懋

總探聲息走報機密頭領二員

天速星神行太保尚寶司丞吳爾成

地速星中箭席光祿寺少卿丁元荐

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

先排志始

卷本上

去

地囚星旱地忽律廣西道御史游士任

掌管錢糧頭領二員

天富星撲天雕禮部主事賀煥

地狗星錦毛犬尚寶司卿黃正賓

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地正星鑊面孔目左僉都御史程正己

地奴星催命判官左通政徐一榛

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

地損星一枝花禮部尚書孫慎行

地平星鐵臂膊刑部侍郎王之寀

捧把帥字旗將校一員

地賊星鼓上阜內閣中書汪文言

守護中軍大將十二員

天壽星混江龍大學士劉一燝

天微星九紋龍大學士韓爌

地短星出林虎大學士孫承宗

地轉星立地太歲吏部尚書周嘉謨

地角星獨角龍工部尚書張問達

天傷星武行者左都御史鄒元標

天貴星小旋風右都御史曹于朴

地軸星轟天雷禮部尚書王圖

天牢星病關索刑部尚書喬允升

先排志始

卷本上

去

地強星錦毛虎工部尚書高徒吾

地巧星笑面虎吏部左侍郎陳于廷

天巧星浪子左春坊左諭德錢謙益

四方打聽邀接來賓頭領十二員

地明星鑊苗仙戶部右侍郎鄭三俊

地壯星母夜叉禮部右侍郎張萬

地妖星摸着天光祿寺少卿史記事

地金星鬼臉兒光祿寺丞李炳恭

地父星聖手書生翰林院修撰文震孟

地潤星摩雲金翅翰林院檢討姚希孟

地陰星母大蟲翰林院檢討顧錫時

地異星白面郎君翰林院庶吉士鄭 鄧

地滿星玉幡竿吏部員外郎周順昌

地獸星紫髯伯吏部員外郎張光前

地惠星一文青吏部員外郎孫必顯

地暗星錦豹子禮部主事荆養喬

馬步三軍頭領四十六員

天慧星拚命三郎刑部尚書王 紀

天孤星花和尚兵部左侍郎李 瑾

天暴星兩頭蛇兵部右侍郎孫居相

地勇星病尉遲兵部右侍郎李邦華

地惡星沒面目兵部右侍郎劉 策

地佐星小溫侯兵部右侍郎何士晉

地奇星聖水將戶部右侍郎陳所學

天哭星雙尾蝎左副都御史孫鼎相

天佑星金鎗手右僉都御史徐彥良

地刑星菜园子右僉都御史周起元

地醜星石將軍右僉都御史張鳳翔

地火星獨火星右僉都御史朱世守

地巧星玉臂匠右僉都御史程 紹

地暴星喪門神右僉都御史王 洽

地健星陰道神右僉都御史李若星

天異星赤髮鬼左通政使劉宗周

地俊星鐵扇子大理寺少卿章 藩

地定星小霸王太常寺少卿韓繼思

地會星神算子太常寺少卿趙時用

地佑星賽仁貴太常寺少卿李應魁

地闔星火眼狻猊太常寺少卿程 註

地稽星操刀鬼光祿寺少卿沈應奎

地飛星八臂哪吒吏部郎中夏嘉遇

地走星飛天大聖吏部郎中鄒維璉

地察星青眼虎吏部郎中陳良訓

地煞星鎮三山兵部郎中甄 淵

地雄星井木犴戶部郎中郝士膏

地傑星醜郡馬兵部郎中沈惟炳

地幽星病大蟲戶部郎中薛文周

地孤星金錢豹子兵部郎中蕭 基

天罪星短命二郎湖廣道御史劉 芳

天敗星活閻羅江西道御史方震孺

地僻星打虎將山東道御史李 玄

地微星矮脚虎福建道御史魏光緒

地捷星花項虎四川道御史練國士

地威星百勝將河南道御史謝文錦

地數星小尉遲雲南道御史李日宣

地猛星神火將貴州道御史張慎言

地樂星錢叫子山東道御史劉思誨

地伏星金眼彪湖廣道御史劉其忠

地隱星白花蛇河南道御史楊新期

地耗星白日鼠湖廣道御史劉大受

地遂星通臂猿山西道御史侯恂

地靈星神醫手雲南道御史胡良機

地魔星雲裏金剛四川道御史宋師襄

地理星九尾龜河南道御史熊則禎

鎮守南京正將一頁

地然星混世魔王操江右僉都御史熊明道

今守南京汛地頭領六頁

天竟星船火兒南京廣東道御史王允成

天損星浪裏白跳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

地英星天目將南京江西道御史陳必謙

地進星出洞蛟南京山西道御史黃公輔

地退星翻江蜃南京四川道御史萬言揚

地劣星活閃婆南京工科給事中徐憲卿

天啓四年甲子冬歸安韓敬造

十月蘇松兵備道朱童蒙前任省中以疏攻理學大臣

鄒元標等癸亥京察例出此任在任多為不法心不自

安引疾求退有旨朱童蒙不准養病并前例推郭允厚

李春煒與朱童蒙俱陞京堂用巡撫周起元具疏劾奏

童蒙時織監李寔以楊姜事疏劾起元給事中李魯生  
復攻之急而巡漕御史俞思恂又飛書長安言其可殺  
奉旨周起元護庇楊姜今又誣朱童蒙排陷正人姑着  
削籍為民追奪誥命

南京御史呂鵬雲以例推僉事請告奉旨呂鵬雲不准  
告病并諭例推考察各官徐大化孫杰與呂鵬雲俱陞  
京堂用霍維華王志道郭興治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  
俱起復原官催來到任

給事中李恒茂具疏申理崔呈秀等奉旨御史崔呈秀  
事情顯係誣讒不必行勘着回道管事知縣石三畏既  
經多薦暫擬部銜仍候考選其薦主陳九疇即陞京堂

十一月

十一月上諭內閣朕覽李魯生本內會推武臣一節因

思文臣票擬不知只應元輔注思耶抑次輔等與聞一

二也前時鴻臚寺數起批行外廷噴噴近日巡視科道

本止乞嚴行相視還擬領埋且乞討肩與者乞進侯爵

者卿舉應之如響平章之謂何今後元輔還當同寅協

恭集思廣益次輔等亦勿袖手坐視伴食依回大家彈

力舒忠共期于平以副眷注時魏廣徵欲專以遂于告

病之際求逆賢傳特諭分票商量廣徵與逆賢通譜凡

遞消息親手書就外題曰內閣家報釘封鈐送至王朝

用朝用復加封記送至逆賢直房黃汝良史記事皆以

書勸廣微停止中旨大拂其意隨有李魯生帝曰執中王曰建中旨不自中出而誰出之詠天下譁然爰之嗟乎魯生之逢迎求媚若此尚足齒于人耶

大學士韓爌因有票擬不當之諭遂引罪求斥畧曰臣以謫劣備負中書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无能紆宵旰之憂忠直尚稽名還而撈掠朝堂無能回雷霆之怒以至凌先多官之黜諭旨中出之變在聖明祇肅紀綱乃中外懼興黨禍而臣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執持為封還之藪此皆罪狀之大且著者請亟褫臣官仍治臣罪為輔弼溺職之戒奉旨御親承頒命當矢公盡職乃歸罪于上退有後言今既悻悻

卷上

李奎

求去着馳驛回籍閣中揭請如故事稍加體貌無失待大臣禮不報

督師大學士孫承宗揭稱臣奉違天顏三年當此普天蒿呼之日不勝瞻戀今閱歷前邊去京數十里擬于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早朝十四日與同賀萬壽另日面奏機宜與文武各官商確可否事畢回任上諭兵部督師輔臣既膺重任未奉明旨親歷前邊以朕萬壽為名欲入京隨班申賀擅離汛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闕門有倉卒之虞相機調度將誰屬乎兵部即速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即東真有秘計何妨便宜封進朕志以綏靖為期必不從中牽制也欽此蓋

高陽德望素為內廷所嚴憚而熹廟于高陽獻替每多嘉納時朝政一變賢奸倒置高陽擬陞見痛陳利害冀悟君心甚非晉陽比也嫉者謂高陽帶甲五千欲清君側左樞李邦華寔召之内外合謀定矣逆賢急奏熹廟而願乘謙欲乘間以圖首揆遂擬諭以進高陽得諭即日東行邦華引疾回籍次年逆賢即令遣內閣鎮守各邊以奪諸大吏之權云

十二月大學士朱國禎為李蕃劉徽等叅劾遂連奏三疏引病有旨着馳驛回籍加少傅蔭子一人賜銀幣頗厚差官護送歲給廩米與夫如例逆賢語人曰此老頭鬼也是邪不然却不作惡事故獨優禮之

卷上

李

御史崔呈秀疏薦孫杰吳淳夫等十四人才品宜擢用并諛逆賢修城之功頌璫始此自是而後朝政混濁諛諛成風日以謀害諸賢為計而國事有不可言者矣

先撰志始卷下

文秉孫符著

天啟五年起崇禎二年止

正月改書院祀遼東死難御史張銓及文武諸臣科臣李魯生以為假道學不如真節義上嘉納之故有此舉而東林之禍從此熾矣

南樂魏廣微所薦正人內有王之臣者獨加四圈乙丑大計南京吏科給事中楊朝棟循例糾拾逆賢力為挽奏遂傳旨王之臣頗嫻將略方需顯擢且臺疏不列豈為公論仍候邊撫負缺補用

御史劉知光疏稱賜環諸臣遭門戶毒手如科臣陳胤叢霍維華道臣潘汝禎王雅量皆飽歷風霜才堪大任先撰志始

孫杰陞而維華獨後何以稱持平也有旨嘉納維華出即忝示詩教持軸者為詩教推轂以維華居言路為碍急除維華為常僕後頗覺之遂成仇隙互相傾陷

御史劉知光又疏參談自省等薦邵輔忠純宗文劉廷元施標有旨談自省等俱削奪邵輔忠等速催上任

給事中霍維華疏論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疑數千言奉旨這本條議一字不差韓墻等俱削奪范濟世王志道汪慶伯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分別用唐嗣美岳駿聲曾道唯即上推用李可灼免成着回籍閑住

涿州馮銓始入南樂魏廣微幕下廣微極相推引銓復結歡魏良卿傅應星等為之延譽又逆賢未閣時有妻

馮氏亦涿州人疑與銓同宗頗有故劍之思甚注意焉因令王體乾侍上時為舉甘羅故事銓又令御史張樞疏催請枚卜內有司馬者英浴公矍鑠壽考可无遺也亦有少年學士黑頭相公則英妙未可少也等語廣微聞其事忌之具揭逆賢阻其枚卜馮銓入相後頗聞其譖遂與崔呈秀等暗毀廣微適廣微有救楊左之揭逆賢大怒幾陷不測云

御史梁夢環疏論計典遂忝汪文言有旨汪文言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初傅樾忝汪文言已速問受杖矣至是逆賢恨楊左甚馮銓與霍維華楊維垣李魯生等密謀說逆賢興大獄借汪文言口以殺楊

左特令夢環出此疏從此緹騎遍地矣

汪文言速到奉旨拿送鎮撫司好生打着問時北鎮撫司許顯純打問過汪文言招出甘肅巡撫李若星用銀五千兩謀得此缺奉旨李若星削奪一切贓私着嚴行究問務要指出何人收受確招具奏談司究問汪文言供招具題奉旨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用賄買楊連等希圖倖脫楊連左光斗周朝瑞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俱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趙南星等俱削奪為民仍令談撫按提問追贓具奏

楊左之逮也初借移宮為按而苦于無賊徐大化倡為封疆之說蓋移宮屬楊左與顧大章等無與封疆止用

朝瑞保薦熊廷弼而顧大章與楊維垣屢爭辨耳與楊左表魏又無涉惟合移宮封疆為一局以殺六君子報忠賢二十四罪之恨修廣微糾論失儀之怨者徐大化也而賈繼春又獻串通王安之說俾殺楊左有名諸及所以為忠賢計者誠不遺餘力矣

楊左等既先後逮到下北司拷問六公各辨論不屈魏公曰若如此不是明心堂是昧心堂矣蓋北司堂名明心也許顯純奉忠賢意旨鍛鍊愈酷左公謂北司所能難我者供招不具也供招具自應下法司擬罪庶有見天之日而後駢死獄底無益乃具承招上談司請送刑部擬罪追贓不允仍着北司嚴限五日一比諸君子先據志始

卷之下

三

應亦自悔焉周公謂忠賢所恨惟楊左耳楊左死四人猶或可生反速祈二公之死而究竟俱不能免各坐贓數萬俱拷掠無完膚每一公死顯純即剔喉骨用小盒封固送逆賢示信五公既死將顧大章送刑部擬罪定仍還鎮撫追比顧公語家人曰此福堂也不死何待遂自盡刑部獄中

大獄既興凡人殺人媚人者無所不至漳浦知縣楚烟追比肆毒于周起元子彥升江夏知縣王爾玉索賄逼死熊廷弼子兆珪黃州推官王萬金于梅公之煥之獄鍛鍊周密不遺餘地萬金本房師王公洽馳書囑其護持且曰我輩識力心于此認取梅公正直願恢千古隻

眼為萬代瞻仰萬金幾欲發王書以求媚噫以師生而忍為此則小人奸險良心一失何所不至哉至若應山知縣夏之彥立簿募金以助楊公桐城知縣陳黃化竭力護持左公家屬為上官呵譴挺立不顧武昌推官鄧來鸞委曲周旋熊廷弼家常州知府曾櫻力庇高公家免其子提問于江陰李應昇年誼尤篤代出索金以饋緹騎撫視患難不遺餘力皆一時之卓然者是可頌也是可法也

大學士魏廣微揭奏今日文書房傳旨鎮撫司打問過楊連等贓着臣等票擬逐日嚴行追比五日一回奏完日送法司擬罪不勝驚愕臣自辦事閣中茲未見有此

先撥志始

卷之下

四

旨念楊連等在今日雖為有罪之人在前日寔為聖明之佐即贓私事真轉發刑部臣猶議減免之條若逐日嚴刑就死直須史耳揭入降諭切責畧曰朕自玄歲屏逐兇邪廓清朝宇勵精圖治雅意中興秉軸大臣莫有為朕分憂共念者楊連左光斗移宮一案背先帝之深恩陷朕躬于不孝熊廷弼喪遼辱國寸斬尚有餘辜而楊連左光斗等受其重賄巧為出脫此皆天地不容人神共憤而在朝文武持祿養交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之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以致言官承望風旨緘口結舌無敢直明其罪者今宜改過自新共維國是敢有陰



懷觀望時弄機關或巧借題目代人報復或捏寫飛言希圖翻案者朕按祖宗紅牌之律治以說謊欺君之罪必不食言其楊漣等生為貪婪之賊臣死為不忠之逆鬼今雖在獄身故而殘害忠良惡類尚存俟追贓完日明具爰書暴其罪狀布告遠近昭普史冊垂示將來以為萬世人臣不忠之戒

楊漣等下獄廣徵心不自安而力不能得之于逆賢冢臣崔景榮有書勸其申救廣徵因此出揭隨有此諭蓋忠賢惡之也內朝政日亂大不相侔引廣徵揭中語也而擬此諭者馮銓也馮銓又令御史門克新疏參廣徵誤聽崔景榮識見潛移脚跟不穩并參崔

先撥志始

卷之下

五

景榮倡調停之說以媚逆邪廣徵大懼出崔書為徵挾顧秉謙以求援逆賢怒稍解廣徵引疾回籍景榮削奪

御史卓邁疏參熊廷弼急宜斬因薦蘇琰余合中林一桂三人有旨蘇琰等俱着原官起用

八月上諭內閣我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間授以經略賜之上方賜之蟒玉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托病卸担薦表應泰而遼東亡既則劉復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徵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斯其罪難以擢髮數迨

三尺莫逃百計鑽求其寀甚者則有周朝瑞十日四疏申救有顧大章妄謂罪屬可矜而又托奸徒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之幕囑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萬千安問祖宗疆土法度哉朕深痛恨已將楊漣等置之于法頃于二十一日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負面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袖中合詞奏曰此熊廷弼所以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豎髮切齒況屢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于章奏宜亟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可即傳示刑部等衙門着便會官決了以為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之戒

先撥志始

卷之下

六

遼難之獲馮銓父子亂竄南奔書坊中有刊賣遼東傳者內列馮布政父子奔逃一田銓以為大辱先令卓邁止廷弼急宜斬之疏遂于講筵袖出此傳面奏請旨正法閣中擬諭以進王體乾等曰此明係小馮欲殺熊家耳與皇爺何與奏請御筆增入御等面奏遼傳云：先是忠賢語閣臣曰廷弼即議處決閣臣商度日中不決黃立極曰此不過夜半片紙即可了當矣從之廷弼奉旨從容更衣以出腦前盛一小袋內具鞞冤疏提牢主事張時雍問曰袋中何物熊曰鞞冤疏也張曰君未讀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熊曰君未讀李斯傳耳此趙高語也以疏稿授張受刑後

傳首九邊既卒不果上嗟乎撫當敵而經守關此素廟旨也廣寧之素非熊也遼陽之陷非熊也楊鐫王化貞安坐福堂而獨殺一弼則弼之死非死于法而死于局一之為言何以瞑橐街之目哉

御史賈總春疏稱王安以修隙之故倡為移宮之說楊連左光斗希寵助虐昧心說謊逼辱康妃虧損聖德傳櫛忝汪文言左光斗魏大中連在其中矣于是先叢遮飾之計而忝內之說出忝內者其所借之題目也掩不過為自掩計耳在今日則不可不明其所以當死之罪以破其借題之奸聞若輩後前倡惑之說久播中外而且撰為傳記淆亂聽聞不可不禁也將聖孝明而國是

先撥志始

卷之下

七

定刑章立而借題破庶是非真偽之根朗然而主聖臣忠之寔炯若臣血惻無恨矣奉旨楊連左光斗妄希定策串同王安倡為移宮之事又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同結招權納賄黨護熊廷弼夥壞封疆鑿案既定猶貪其重賄托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及文言事發乃巧借題目以掩其罪狗口袞誣毫無影響朕深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首九邊其楊連等雖追贓身故顧大章限十日同結爰書既成就依違本上說將諸奸罪狀及守心諸臣向日疏揭并近日諭旨着史臣纂集成書頒行天下以正紀綱

總春之救選侍是也然却是第一截後卸過范濟世

疏未上而揭發抄矣眾正收之及至張慎言薦刻是第二截此疏以楊連忝內為借題幾刊黨碑是第三截末疏又以楊連忝內為正題是第四截此旨所云毫無影響者正後借題二字起也裕妃首奉宸邸成妃遯恩復封趙選侍沈寃莫想是有影響否他可知矣刑章明而借題破殺連者誰乎總春擊忠直可謂選鋒開奸逆允稱護法前美不足稱後美不足贖矣御史余合中疏薦周汝璣等內云臣入都門伏讀聖諭之所褒嘉宸衷之所眷注有潔已急公者以保護守內有矢心端慎者以輔弼于外奉旨厥臣魏忠賢潔已奉公忠心調護朕所素鑒周汝璣等著優擢此為頌璫之

先撥志始

卷之下

八

始嗣後羣相附和諂諛之態廉恥蕩然矣吏部題陳子壯誥救撰文奉旨陳子壯并父陳熙昌依傍門戶豈可並列要津且試錄內有庸主失權英主攬權等語顯屬謗訕都着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救撰文時逆賢欲以都垣與示詩教故逐其父及其子云工部主事曹欽程疏忝周宗建張慎言黃尊素李應昇薦傳櫛陳九疇李魯生張訥李蕃周昌晉李恒茂梁夢環張惟一并理安伸之案有旨周宗建等削奪安伸以原官起用

巡城御史倪文煥責治門軍為提督太監金良輔所叅有旨切責仍着回話書吏長班等俱逮問文煥懼投崔

呈秀門下父事之言于逆賢以為孫事乃解回奏疏上有旨念係新進姑不究文煥既投誠逆賢即疏參李邦華李日宣林枝喬周順昌內云周順昌給假南歸坐三大船資貨充盈沈壓其舟狼籍河干白鏹暴露通人至今掩口有旨李邦華李日宣等着俱削奪

周公順昌苦節為天下家南歸之日行李一肩都門歎為希有且從琢州陸路今云白鏹三船通人掩口真載鬼一車矣時諸君子彈射殆盡而不皆書者邪正不兩立薰蕕不同器必然之理也因彈射而被逮遣戍則書者清流之禍千古同痛也薦擢必書者寔其為逆賢之私人也舉劾並列備書者因彼以及此

先據志始

卷之十

九

也倪文煥盧承欽兩疏獨書者一則指夷為匪亘古之奇誣一則臚列黨與要典之開先也諸奸輩奏大都類此

文煥又疏參崔景崇因云同一君子也首攻淮撫之部輔忠力詆東林之劉廷元疏參張鳳翔之盧謙何以久未登啓事也同一小人也黨護淮撫之孫居相賣身東林之史記事計陷毛文龍之夏之令何以久不聞削奪也又東林之人輦金數十萬託李孔度為奸細陰謀翻局豈可不問有旨崔景崇為民李孔度等削奪夏之令逮問遂死于獄

御史吳裕中疏參內閣丁紹軾裕中廷弼姻也廷弼之

死人言出貴池意馮銓使田景新嗾吳曰內意薄丁矣可急參之又傳意于逆賢曰吳必為熊報仇吳疏上逆賢矯旨予杖以死吳之死亦馮銓所致也

御史田景新疏參內閣朱廷禧廷禧山東人周朝瑞袁化中亦山東人其逮也廷禧語緹騎曰好照管之事終明白耳璫黨聞而惡之又內傳閣票欲稱逆賢為元臣廷禧不可景新遂出疏參之廷禧引疾有旨着回籍調理

御史田景新又疏陳五款內一款云崔呈秀拮据大工以侍郎兼御史不便乞加僉都御史用資彈壓後之

御史張訥疏參趙南星十罪并及王允成鄒維璉程國

先據志始

卷之十

十

祥夏嘉遇有旨允成等俱削籍趙南星所引私人著指名回話張訥復疏臚列姓名指陳賄狀有旨許念敬解京究問丁元荐等為民

鎮撫司打問許念敬招出盛世承傳淋訓賄營情節有旨世承淋訓削籍許念敬法司擬罪其過付趙南星臚撫按嚴追充餉

保定撫按郭尚友馬逢臯問明趙南星一案追贓完日遣戍南星年老收贖有旨趙南星不准收贖依律成遣南星在冢宰日郭尚友營求巡撫南星鄙其人力拒不許璫黨即推尚友巡撫保定窮治其獄尚友所以待高邑者無復人理嚴限比贓公子皆銀鐺受杖宅鬻無歸

移住家廟夫大即日憤死高邑次年死或所將摩小立  
意折辱諸君子程公已以掌察開罪下撫按送監獄  
上有旨程已著親身撰錄不准收贖又刑部覆李若  
星著撫按官重責一百板發遣撫按郭增光能奇護成  
奉行惟謹

御史張訥又疏請毀書院略曰都城書院設忠臣祠矣  
此外又有四處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三木目為之主  
盟東林書院為李由才科去講而孫慎行高攀龍  
宦其冲開中書院馮從吾占據徽州書院余懋衡主  
管鄭三俊畢懋良給級而孫慎行此得免江右書院知  
元標既潦倒則孫慎行復保國黨亦稱嚴黃且居鄉種

先據志始

卷五下

十一

不位而禮卿尤指類蘇峨先帝名滿之宋史亦事數載  
輝馳驛俱全聖新並裁著者以初書院俱著拆毀鄭素  
錄等削奪鳳來孟給書林若美至六曾此一州區外  
給事中葉有聲疏薦阮大鹹論去成稱奇阮亦鹹遂京  
堂用余於感原備起用官給書院於天下中下海  
御史智挺疏蘇解學龍著因論葉倫高閣鳴泰曲籍德  
勳文其南旨解學龍等俱削奪聞鳴泰著推開時籍無  
軍用懲罰在回籍部排崇中俸差額教辭朝無聞鳴泰  
孫若往讓乘之黃程赴任美政則衙門用佳一官眷  
民新衙衙門公疏請慎選律條奉旨既獲永集靈德開  
長內使頗誤朝是祖制縣念封疆恢復無期故特遣內

臣查標兵餉原輸並無弊則卿等大臣當忠仰體着遵  
行前旨票內關出鎮各邊及以旨者崑山顧秉謙也貴  
池丁綿賦特揭諫以力言不便者也不聽

此外關奉差關防篆文曰某處內官關防惟東廠則  
曰欽差某處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其篆文為  
嚴重垂永無十餘年所定也嘉廟即位避御諱改鑄  
定後必為制先朝內關上既稱萬歲命稱奴才御  
賢時遂廢其禮曰臣曰某處內官不直與外廷等差  
御史唐應德疏奏請改鑄篆文如用歷舉東林自  
顧憲成等疏才難而外如王國高攀龍等謂之則

先據志始

卷五下

十一

即曹子行湯流等事及東廠魏汝中表此中等謂之新  
李橫額恨其曰阮大元嘉廟之故死軍中孫孫揚鄭阮  
標謂亦去不獲神再折一切黨人不論清否逐逐俱將  
姓聖罪狀刻刻載書榜而無所不皆謂此何異死  
黨解正是要與之議與孫許論內閣朕惟君臣以將人  
道以六納之意要忠故許冷廷通議惟我皇祖神宗子建  
元服武藝國器改節并逐源無問然而奸人廷史宋曜  
鳳神軒其借親光緒魏大中張鵬雲等以借擬擊必繼  
首動皇考光臨曾月卿天亦私稱聖祖自茲得朕純潔  
章而奸人若慎行張開建華其周張慎言周希令沈維  
炳等為借解私私結私黨逆皇者有天朕躬續緒矣

承繼正統相傳而奸人楊蓮在光斗惠世揚表化中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勲而希非望之福將憑几之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之宮眷視若寇讐臣子之誼謂何敬忠之義安在幸天膺朕哀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禮有加而守正之臣凡因三案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在位特允部院科臣之請將節次明旨諸臣正論命史官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即于新春閉館纂修特命輔臣碩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為總裁官施鳳來孟紹虞楊景辰姜逢元曾楚卿為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啓光余煌朱繼祚張紳華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為纂修官凡係公論一切訂存其羣黨

先據志始

卷之十下

十三

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早完功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皇祖皇考在天之靈用昭云云

嗟乎自此諭出則正史去籍而偽史行矣內列諸君子三大罪案則挺擊紅丸移宮是也試平心論之

張差挺擊擅登殿簷毆擊近侍真千古奇變巡城御

史劉廷元回奏原云稽其貌的是點猾提牢主事王

之案因事關青宮稍致詰問即曰奸人曰邊首功此

何說乎後此匿名榜出指斥逆賢即嚴旨緝捕內云

如有的據先將正身拏住細研審必要窮究到底

根鞠造謀主使之入豈事涉逆賢即應窮究到底事

涉青宮祇應抹煞了事乎 唐方士柳泌為憲宗製長生藥憲宗服藥殞生遂杖殺柳泌後世咸以為允當今可灼進藥而光廟賓天微謂之誤庸醫誤傷平人律有明條況誤傷天子乎乃與碩命大臣同賜金帛比屢經論列僅准致仕何以解于天下後世有伸討賊之義者反曰借以快私憾然則董狐歸獄于趙盾孔子加弑于許止亦謂之私憾耶 李康妃擁田皇子欲邀封尊號欲垂簾聽政此時君為重康妃為輕即云踉蹌移徙咎不在外廷也宋韓琦立撤太后之簾即時還政迄今嘉其功而服其胆不聞以為罪也今日貪定策曰希非望將必奉呂雉以臨朝聽武

先據志始

卷之十下

十四

盟之改號然後為不貪為無希望耶又曰憑几之遺言委諸草莽待封之宮眷視若寇仇則盍思邊侍趙氏非待封宮眷乎見逆客魏即勅令自盡莫敢說冤西李有仇非孝和遺言乎結歡客魏雖在天隱恨獨致優禮嗚呼指皇而既如此矣吾于逆賢乎何尤于諸臣乎何尤 挺擊之案惠公世揚主持甚力遂為羣奸所深恨要典既修徐大化孫杰重舉青衣入內合謀定策逮惠公下獄三法司于城隍廟鞠問周應秋問公曰尔道徐應寰即大孫萬我即是好人否公曰好人也應秋曰汝何故參之曰此正犯官愚慮犯官罪該死耳應秋喝責三十板肉開骨露幾

登鬼錄爰書稱為扞綱之頑冥心指此語遂以文內擬大辟逆賢欲俟要典修成布告天下然後集惠公首以之定案遣燾廟宿天得免後崇禎御極即與釋放之旨頒行矣猶有奮筆此牘改斬為戍者意奸險甚矣

六年正月敕諭東廠太監魏忠賢我祖宗建都于燕賴東南漕運以給兵餉若北新倉主事李柱明倖濫科甲潛懷穿窬心如廁中碩鼠形如梁上鷦鷯不思粒米皆萬民脂膏竟以汝潤一家囊橐偷盜之米已盈二十九百石之多入己之賍已有一千八百兩之數賴尔忠賢甘勞怨而知飴燾臺諫所未糾去貪剔蠹嚴勅還倉

先撥志始

卷下

十五

蓋一舉而上關國計下做官邪茂績如斯褒嘉何靳除賜銀幣羊酒外仍增蔭獎勵

此為獎勵之始 李柱明雲南人為惠世揚門人惠公建入都時柱明周旋不避形迹故及于禍

上傳諭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采周宗建張慎言熊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行彼處撫按追贓已久如何不見回報顯屬違玩着移文各省地方官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給事中郭興治張方震孺有旨逮問後竟論斬御史張汝懋疏論房可壯有旨着撫按提問追贓時卻輔忠得幸惡房可壯傳逆賢意懸京堂缺令御史高和

圖論劾和圖不應有旨斥去汝懋遂應募已票逮問矣適燾廟偶怒逆賢遂得免汝懋疏內有云一代之興必有一代規模之槩豈逆賢不軌已露汝懋有佐命之思乎不然一代之興是何言歟

山西巡撫柯景巡按安伸問明張慎言遣戍回奏奉旨張慎言黨邪害正鑽差避差罪難枚舉今以監守自盜姑依擬永戍其周宗建賍私談撫按久不回奏聽其逍遙無忌成何法紀繆昌期已經削奪仍繡衣黃蓋開館招賓更見縱肆即着錦衣衛着的當官旗將周宗建繆昌期扭解來京究問天啟初年貴州巡撫缺叙應屬安伸都察院具題伸怒忝經歷何顯宗謂其庇張慎言而

先撥志始

卷下

十六

以貴州差陷已有旨以規避降調逆賢用事賄求曹欽承薦起原官出按山西即首結其獄擬慎言永戍竟刺其臂周公宗建任仁和知縣與浙人頗密選入御史當事擬例轉福建副使時郭鞏新從田間起其鋒甚惡與忠賢香火情深人莫敢撻其鋒周公愿擊鞏自贖遂連疏攻之鞏卒請告去後忠賢專政鞏等力修舊怨故及于禍

繆公昌期與高邑應山諸公相善門戶黜陟與參未議然抑揚過當又率以愛憎故多不滿意應山被譴出都公攜盒道旁款語良久而別與代州之說相得忠賢恨之其疏請告也小閣傳語內閣云繆昌期放他去罷



劫糧艘矣忠賢聞之大怒以符呈秀跪而數之曰若教  
我盡遣五人今且敢變矣奈何呈秀惶怖叩首請死忠  
賢叱之出存實聞變亦閉門痛哭兩目盡腫比中丞疏  
至崑山達病惛不能出責池當代擬忠賢至閣強為厲  
色語曰上怒甚必欲盡誅為亂者貴池曰公誤矣夫京  
師仰東南漕粟以百萬計今運期在途地方有事白當  
示以寬大而後以嚴旨激之果有他故誰任其咎忠賢  
不應而入涿州意獨末然當擬稟時後責池手操筆極  
筆欲書而意緒忽茫然不能措一辭忠賢恨之迫責池  
復擬旨以進有奉日解散姑不深究之向道中丞再疏  
三跪呈會貴池以病卒崑山出視事濱有漏網渠魁等

先賢志始

卷之十

支

語即輔忠貽書毛撫急以交某姚某入告少宰虛席以  
待蓋指交蕭姚文毅兩侯也毛撫勿為動正擢顏佩  
壽楊念如周文元馬傑沈揚五人具獄斬之五人當訊  
鞠無一語自辯第曰周吏部受禍最與我素小令當為  
之計又何言哉省該獄受刑周然既下獄獄吏賢與與  
黨密謀官中意更有所羅織時忽地震當坐處嗚吻無  
故自墜厥辜言少猶驚駭死焉遂斷屍屍城頭指麟如  
麟雷從西北聲震撼天地黑雷乘之激蕩城邑屋宇數  
里無府臣石後空飛淫如雨思婦死者皆數萬計縣滿  
難亦始盡斷脣斯老彼類扶鼻者枕藉街衢又王恭殿  
藏鴉焚築焚象焚柱焚瓦人遺踐踏死者更死罪忠

斷革因是成有戒心變時亦相戒不敢南下即黃草素  
駕帖已失第行撫接起解不復差官旗矣  
高公攀龍參崔呈秀寔奉公應昇代章呈秀往高公門  
長跪祈哀達李德內出呈秀搏頰求援李勿為禮呈秀  
恨之故李與高俱不免禍變時未至前一日高公預知  
之言從自若次早家人寬公不得案上由遺表一通書  
云臣雖前奪舊係大臣大臣辱則國辱故臣北面稽首  
僕辱辱之遺則君恩未報願結末生臣高攀龍委絕體  
書乞債者我奏家人急求得之池中則已逝矣水僅濡  
下體北面捧個吃盡不動蓋為學問以救為主真誠無  
妄已蔡極諸殺去未悉際解脫無碍云

先賢志始

卷之十

支

李本被逮之真未明請免常流時集者數千入與蘇  
州李約而周欲變情知府曾櫻再三曉諭慰勉始得  
解散官旗滿願畏懼在吏法用備王遺錄乃發會甲  
六縣出時浙江巡撫潘汝積者於請建東廠乘監魏忠  
賢生桐界自東廠魏忠賢心動體面念切恤民鑒此為  
浙歲遭災傷慘編茶果銷壘者費舉百年相沿隨督積  
榮一得蘇華亦便機在翻然委其屬卷土莫不途歌  
卷舞空上相告韓德無窮空請建祠陳發德蓋奉因奉  
官據奏魏忠賢心動體面念切恤民鑒此為浙歲遭災  
草首率相送鋪墊宜從衆請用是金禱着部議地方營  
造聖壽不朽



任巡按徐吉疏敘督理各官織造太監李實捐貲置買贍田以供香火俱奉俞旨

此生祠之始後此效尤成風矣時內閣崑山顧秉謙元城黃立極涿州馮銓未幾秉謙與銓去位復點平湖施鳳來晉江張瑞圖高陽李國楮諸人中惟高陽猶稍能以禮自持云

司禮監掌印太監王體乾請賜魏忠賢客氏金印忠賢印曰欽賜額命元臣客氏印曰欽賜奉聖夫人各重百餘兩

嗟乎逆關一內閣也外則請建生祠內則請賜金印況客以宮婦而亦賜印無論其不當有而亦何所用

先據志始

卷之十

主

垂諸史冊寧非發具請祠請印紊亂國制二人之罪其密于誅耶而皆未正厥辜真千古有遺恨矣

左都御史周應秋疏稱撫按追贓宜嚴楊連左光斗家私鉅萬奉有明旨追助大工迄今尚未清理況各犯其家不貧此局亦易給而遷延時日若此臣請置循環二簿遠者四月一繳近者二月一繳庶無沈閣奉旨這條奏深禱憲綱楊連等贓銀着刻期奏銷

嗟乎應山之居官也向以廉名被逮之日至不能具官旗貲士民置募冊於四門贖金助之比追贓則家無餘貲房產變盡合宅棲止城樓今言家私鉅萬狼毒哉應秋良心喪盡矣狗彘尚欲食其肉耶

崔呈秀始因許乘彞轉引石元輔以進交逆賢後逆賢出督殿大工呈秀迎坐輒屏人密語馮銓既得志遂與呈秀爭寵呈秀潛向逆賢譖之遠馮銓與霍維華李魯生偽造三案以鉅諸君子呈秀摘內數語指為暗刺於是逆賢舊好頓變馮銓始不能安其位矣

御史陳朝輔兵部郎中吳淳夫先後駁忝內閣馮銓并及趙興邦曹欽程入幕等事有旨責其附和及朝輔再疏臚列納賄多款有旨馮銓閑住趙興邦曹欽程為民御史袁鯨劉徽各疏忝吏部尚書王紹徽私暱喬應甲推轂秦撫奇貪異職駭人聽聞有旨王紹徽着閑住壬戌春紹徽乞真定撫缺於選郎語甚卑鄙選郎拒之逆

先據志始

卷之十

主

賢用事遂投身門下薦廢冢宰恨同鄉之不推轂也特以應甲撫秦圖欲盡傾殺之應甲貪婪無恥物議大沸紹徽亦以此敗

御史龔革肅疏請枚卜并請內外兼用有旨下部議李魯生與李蕃先歸南樂之門次入涿州之幕後見涿州寵衰則又與薊州比焉孫杰吳淳夫霍維華等欲推轂薊州入相盧承欽李燦然王業浩劉徽等合謀攻去涿州令陳朝輔先發吳淳夫總之及涿州既去復以王紹徽在位無由登枚卜啓事于是袁鯨劉徽各出疏忝紹徽又虞朝論以外廷枚卜為親龔革肅又出疏以堅之紹徽廢其狀遂于辨疏中發其謀曰有所推轂則必有

所摧折者此也眾懼逆賢知之寢其事王業浩閉門不出表鯨抗疏自明自是魯生等遂與孫霍分途矣後呈秀以業浩閉門不出疑其翻局以他事斥逐為民

兵部尚書王永光曰王恭廠之災既陳時事語頗剴切忤逆賢意奉嚴旨遂引疾回籍

吏部尚書周應秋由御史推陞者也素極貪穢及為冢宰稱官索價每日勒足萬金都門有周日萬之號手沒狠辣凡門戶中糾本叅及者輒借推陞題補以供誅求遂至削奪無虛日

兵部尚書崔呈秀母死有旨奪情視事不准守制禮部尚書朱宗道題復卹典直曰在天之靈奏文書時讀至先撥志始

卷之下

此燹廟絕然變色用御筆圈出此四字後來祖制凡任本兵者親族俱不許掌管兵事其法甚嚴呈秀竟用弟崔毅秀為浙江提兵不特大干祖制亦顯著無將之心矣

南京吏部虞大復應秋婿也致書應秋云挾泰山以趨北在婿固不敢厚望入寶山而空回想岳亦不能忘情也盛為時所傳頌虞後陞江西提學副使

順天府丞劉志選疏叅王之寀孫慎行有旨王之寀撫按提解來京究問孫慎行撫按另擬遣戍

應天巡撫毛一鷺問明毛士龍等招縣具奏奉旨毛士龍着發邊衛充軍余妻着伍士龍既遣戍甘州以一婢

自隨後復有旨逮問士龍先期遠遁其婢反以地方官戕殺為辭被駁稱冤地方無如之何僅以廣捕行緝立案至崇禎御極始自投刑部云

六年八月燹廟幸西苑與小閣泛舟為戲遣在水窠溪虞忽風起覆舟燹廟與二小閣俱覆水中幸而獲救二小閣皆溺死御體由是成疾

給事中陳維新照叅王允成薦張我績有旨王允成撫按提問追贓張我績候缺起用我績有妻百餘內有逆賢姪女素以醜惡見憎至是尊重之駕于嫡上携三萬金為贖稱姪婿叩頭逆賢喜令以五千金助殿工為起用地陳維新知之即為揭薦

先撥志始

卷之下

刑部尚書徐兆魁奏辨厥跡備述李柱明李承恩用賄求劉鐸方震孺居間懇御史溫國奇求寬已寔不知而司官不法致銜後羣捨李承恩之家皆率屬不嚴之過宜提問各役正罪奉旨徐兆魁縱容司官吏書受賄賈

法全不知愧強辭飾辨溫國奇執法臺臣反為重犯求寬都着聞住劉鐸犯罪得釋今又代人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提問方震孺追贓未完復增一案罪上加罪司官翟師偃在法受賄本當杖處始削籍為民劉鐸素與魏良卿善鐸前以妖書被逮審係歐陽暉所作仍以原官候補良卿偃密叩鐸曰當日官旗公費幾何鐸曰三千金耳良卿戒旗校還之遂為旗校所衛還其在獄居



察院五城巡視緝捕衙門廣布軍番嚴加察訪如有前項奸徒仍蹈前愆確有的據即先將正身拏住具奏細細研審必要窮究到底根究造謀主使之人明正典刑以息邪說昭朕一代平明之治

順天府丞劉志選疏奏都督張國紀罪狀蔡竹難書內訾丹山之穴藍田之種指斥中宮末復云肘腋重臣彈忠弼亮協贊中興今聞有伏莽之奸藏頭露尾枝開抵隙思為一網打盡之計伏望天語叮寧緝事衙門嚴拏究治

御史梁夢環亦疏奏張國紀罪狀即引劉志選丹山之穴藍田之種等語以傾動中宮有旨張國紀著革去爵

先撥志始

卷之六

三十一

祿田籍省愆中宮懿安張后係秉筆劉克敬所選懿安性鯁直數于熹廟前以顛倒舊章為言蓋暗指客魏也客魏恨之時有匿名榜揭于凌宰門屏列逆賢反狀并斥逆賢佐命七十餘人逆賢怒疑懿安父張國紀及被逮諸人為之孫杰卻輔忠等欲因此興大獄盡殺林下親似諸人而繇國紀以搖動中宮事成則以魏良卿女進劉志選偵知之首上疏以恭國紀梁夢環遠繼之禍且叵測李國樞力救悚同官共輔得免逆賢猶遷怒克敬并其照管老閣馬鑑俱降獲鳳陽縊殺之俱既擒獲蘇衆人俱聞棺中急迫有聲而畏逆賢虐始遂埋之至崇禎御極始聽歸改葬焉

丙寅秋寧遠被圍急兵備表崇煥固守不下踰月圍始解內外文武大吏咸歸功逆賢僉曰仰賴殿臣指授方畧克奏膚功不有殊典曷酬大勲吏部周應秋等翰林楊景辰等太常寺卿林宗載等給事中吳弘業等御史安伸等南京吏部尚書王在晉等俱具疏頌逆賢功德或合辭或單奏揄揚鋪張惟呼舞蹈旨亦應之如響于是復晉魏良卿為寧國公魏良棟為東安侯時良棟魏鵬翼為平安伯止三歲大小九卿科道等官各加宮保尚書都御史太常太僕等銜蔭錦衣者幾千止陞表崇煥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寧遠地方崇煥以賞薄缺望次年建祠矣新賞知故乃引疾回籍

先撥志始

卷之六

三十二

七年二月應天巡撫毛一鷺疏請為殿臣建祠虎丘又大監李實疏請照江西例地方官春秋祭享薊遼提督閻鳴泰疏為殿臣建祠薊州又疏請祠額內云人心之依歸即天心之向順恭照殿臣魏忠賢安內攘外舉賢任能捐金指俸恤軍恤民非但學識綱常之際獨萃其全且于兵農禮樂之司共濟其盛治平績著覆載量如亟請祠名用志功德有旨褒美祠名廣恩順天巡撫劉詒巡按倪文煥梁夢環疏同鳴泰鋪張功德足示擁戴矣人心依歸天心向順尸祝之流幾作勸進之象像安得不冕旒禮安得不五拜三叩頭也照曰恭照心不勝誅矣

薊州生祠成迎逆賢喜容至巡撫劉詔行五拜三叩頭  
禮兵備副使取如杞見其像垂旒執笏惡之長揖不拜  
劉詔遂恭如杞立遣緹騎逮下詔獄打問追贓送刑部  
擬罪時尚書薛貞坐以大辟論斬

嗟乎如杞以諂媚成風之日獨能挺立不阿冰霜之  
操自足流芳千古而薛貞以其見逆賢像揖而不拜

遂論大辟忍心若此與禽獸又何異焉

薊遼提督閻鳴泰疏請為廠臣建祠密雲昌平通州涿  
州河間保定并請祠額有旨密雲祠名崇德昌平崇仁  
通州章德涿州和愛河間仰德保定旌功時劉詔倪文  
煥梁夢環卓邁張鳳翼盧承欽等疏同

老據志始

卷之十下

五

寧遠巡撫袁崇煥請為廠臣建祠并請祠額有旨祠名  
德芳提督閻鳴泰巡關梁夢環疏同

天津巡撫黃運泰請為廠臣建祠并請祠額有旨祠名

威仁提督閻鳴泰巡撫卓邁疏同提學御史李蕃疏請

守祠官時黃運泰迎逆賢喜容于郊五拜三叩頭乘馬

前導如迎詔儀及像至祠所安置訖運泰列拜丹輝率

文武諸官俱五拜三叩頭運泰復至像前萬福口稱某

名某年某事蒙九千歲扶植叩頭謝又某年某月蒙九

千歲陞拔則又叩頭謝致辭畢就班仍五拜三叩頭旁

觀者皆汗下決踵運泰揚揚甚得意也寧撫秦士文晉

撫牟志夔亦至像前跪稱上公萬福五拜三叩頭各

備極醜態云

宣大提督張曉疏請為廠臣建祠并請祠額有旨祠名

隆勳宣府巡撫秦士文宣大巡按汪裕張素養疏同

中書郭希禹疏請將自所置山地二百畝謹捐以祝廠

臣喬松之壽

大同新任巡撫張翼明疏請為廠臣建坊有旨宣鎮赤

城共請坊額以示華夏著與做一代宗功

大同祠成上樑之日王點托病不出急逐之而用張

明翼明至無可獻媚乃請建坊愈奇而愈下矣

山西巡撫曹爾楨疏請為廠臣建祠五臺有旨祠名報

功提督張曉巡按劉和光疏同

老據志始

卷之十下

五

登萊巡撫李嵩請為廠臣建祠有旨准予府城水城各

建生祠以慰遠人感德之誠寧海縣祠名景仁蓬萊關

祠名智敬山東巡撫李精白疏同

延綏巡撫朱童蒙疏請為廠臣建祠有旨祠名祝恩三

邊提督史永安陝西巡撫莊謙疏同

督理三山工部郎中何宗聖疏請為廠臣建祠房山有

旨祠名顯德又疏稱房山知縣楊濟芳願捐俸銀一百

兩士民高寧等願捐銀二百兩置買香火地附祠以表

崇報

上林苑卿官庶吉士李若琳等疏請為廠臣建祠有旨

祠名廣仁

督理蘆溝橋務工部郎中曾國禎疏請為殿臣建祠有旨祠名隆仁

巡視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六年汪若極張樞智銓公疏請為殿臣建祠宣武門外有旨俞允

順天府尹李春茂疏請為殿臣建祠宣武門內并請御製碑文以便營造鄉宮通政司經歷孫如冽疏同祠名茂勳

上林苑監丞張永祚疏請為殿臣建祠建坊有旨良牧署祠名存仁坊名功高冊府嘉燕署祠名洽恩坊名洪

恩流芳林衡署祠名永愛坊名一代元勳提學御史李蕃疏請為殿臣建祠永安門有旨嘉允時

先撥志始

卷之十

三

李蕃在逆賢門下與李魯生周昌晉稱為三傑蕃提挈

大綱數縱指示而已昌晉論人語多暗刺不甚指斥姓名魯生則習饒鱗甲筆森戈戟遭者無不立碎時為之

語曰一周二李其權無比後昌晉持斧出易以劉徽政語曰二李一劉其權莫儔橫行一時如此

內閣李永貞者時家用事家在通州富河庄李蕃特製扁額送至其第永貞堅拒不納合邑稱之

五月國子監生負陸萬齡疏略曰臣聞縱橫之世楊墨充塞聖道榛蕪子與氏起而闢之廓如也故萬世謂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至今千秋廟貌比隆尼山我明應聖

相繼聖道昭明不意顯皇帝中年東林始盛自立旗幟

欲釣高名忍捏浮詞污鐵君父誣先帝為不得令終陷

陸下為不能善始罪惡滔天聖學墜地此孔筆之所必誅孟舌之所不赦也恭遇申嶽氣靈尼山吐氣為生聖

輔皆殿魏忠賢提不世之貞心佐一朝之乾斷披丹開

道首勸鑿與視學竭力匡勳立補累朝缺典而且清軍實以壯國威捐逋稅以甦民困宸居遊建而九賦無增

藩邸同封而四方不擾其家有功于世道人心為聖門

先撥志始

卷之十

三

彼賴者笑除奸黨保全善類自元兇就繫而天下翕然

稱明此即殿臣之誅少心卯也自要典昭垂而天下翕然稱明此即殿臣之筆削春秋也朝廷之上昔為題

網結之區今日何由開朗孔孟之門昔為邪惡冒借之

窟今日何由清明是殿臣驅蔓延之邪黨復重光之聖

學其功不在孟子下臣等涵濡殿臣之教佩服殿臣之訓念帝都為起化之地國學為首善之區伏願于監西

教建殿臣生祠後楹即祀寧國先公與啟聖先聖之祀同舉並行更願皇上製碑文一道勒石顯揚奉旨自東林邪人聚徒簧鼓淆亂國是構釁官幃朕甚恨之賴殿臣獨持正議匡挽頽風一時門戶之奸若鏡照胆而朝仁孝之蔽如日中天功在世道甚非渺小至于安內攘外剔蠹除奸免稅捐逋扶良抑暴矜弁之徒得以帖席緩帶家誦戶弦皆殿臣恩德所被太學諸生請于國學建祠祝釐具見彙好即着鳩工舉行

五軍都督府錦衣衛等衙門公侯伯駙馬等官博平侯郭振明等公疏畧曰神宗末造奸人標榜為邪是非蝕賞罰暗遂至綱紀日清內外蜂起邊疆失守頓陷全遼乃社稷有靈篤生厥臣獨受遺命一秉忠貞但知有皇上不知有羣臣但知有社稷不知有富貴但知有祖宗之法度不知有好壬之把持故三朝要典一旦煥然此厥臣官堂官構之元功也至若邪奸返而是非明巨憝修而賞罰肅穢經法而闡外之盜臣喪胆穢部遠而內外之貪墨寒心擒武長春而敵人之計敗露宗社真安在皇上崇德報功自有凌烟之像雲臺之圖臣等威臣也衣租食稅歌咏太平寧敢忘厥臣奠鼎之功各願捐

先機志始

卷之下

三

賞建祠乞賜額名以垂永久奉旨這本所奏厥臣志存報國功在真鼎斥邪以正墨刻蠹以去奸擒間諜而隱憂消備軍儲而邊威振算聯屬國氣攝外邦其種、勞績朕所素鑒所請建祠致祝允協輿情如議行祠名與做德芳  
保定侯梁世勛疏請為厥臣建祠并請祠額祠名著愛武清侯李誠銘疏請為厥臣建祠并請祠額祠名鴻勳靈璧侯湯國祚襄城伯李守鐫各疏請捐貲附祠共祝山東巡撫李精白疏請為厥臣建祠內云厥臣仁威殫歷乎山川濺澤滲漑乎中外堯天之魏蕩帝德難名時雨之沾濡元勳丕著有旨祠名隆禧河道總督李從心

登萊巡撫李嵩山東巡按黃憲卿疏同又有旨祠名湛恩一祠二額于是議兩殿公懸撫前而按後李精白先以麒麟歸瑞具疏奏聞即最送其第至是請祠請額極力揄揚黃憲卿在京已一再建矣抵任復疏懇請上梁之日二臣俱親詣展拜擬柱聯云至聖至神中乾坤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長明精白以多福多壽易乃文乃武四字蓋惟恐頌禱之未至也濟南巡道副使梁廷棟屆期竟不至祠所內閣李明道至河干部道俱手板堂參廷棟以客禮謁于舟次李閣送不登岸廷棟亦竟行不顧即堅請終養云

先機志始

卷之下

三

賜名戴德此祠毀民房二千餘間起建宮殿九重宏麗為古今所無建標祠所直書大工見者駭嘆蓋大梁守道周錡祥符知縣李寓庸為之也  
嗟乎如朱童蒙建祠僭用琉璃瓦毫無避忌閭鳴泰公然稱人心歸依天心向順李精白公然稱堯天魏蕩帝德難名夫逆賢而堯天帝德矣將置嘉廟于何地邪故逆賢雖未必有不軌之心而奸黨已顯著擁戴之形矣  
總督漕運太監崔文昇鳳陽巡撫郭尚友巡按宋禎漢巡漕何早巡監許其孝公疏據漕儲等道朱國盛等工部等官願民晏等知府劉應召等知州沈起津等知縣

劉芳達等合詞請建殿臣生祠有旨祠名瞻德  
提督臨清工部侍郎吳淳夫疏請為殿臣建祠名萃  
德東昌知府王堯民收進建祠募疏不獲淳夫遂忝堯  
民

長蘆巡鹽龔萃肅疏請為殿臣建祠名留恩時撫按  
建祠已著萃肅名矣萃肅曰同衆烏見葵忱遂具疏獨  
建鋪張稱頌詞極斐豐曲盡諛諛之私

嗟乎萃肅既有內外兼用之疏以媚崔呈秀今復獨  
任此舉媚骨一副到處頂尖出色

湖廣巡撫姚宗文疏請建祠名隆仁鄭陽撫治梁應  
澤巡按溫臯謨疏同時應澤復欲建祠于鄭陽荆南道

先據志始

卷下

三

蔡善繼不肖申詳迫之至再善繼以掛冠爭之應澤忝  
善繼疏出矣忽聞熹廟晏駕追回

楚王華奎疏請捐金一千兩助建祝釐有旨嘉允

嗟乎方城漢水作帝屏藩逆賢雖焰何德之感何威  
之劫獨有此舉豈往日之驚魂尚未定歟

河東巡鹽李燦然疏請為殿臣建祠名褒勛山西巡  
撫牟志夔巡按劉弘光疏同

淮揚巡鹽許其孝疏請為殿臣建祠名瞻恩抵漕巡  
撫郭尚友巡按宋楨漢疏同此祠上梁之日熹廟哀詔  
已頒其孝等哭臨畢仍脫表經易吉服相率往拜還復  
易服哭臨旁觀者咸為咋舌云

三邊提督史永安疏請為殿臣建祠名懋懿陝西巡  
撫胡廷晏巡按莊謙疏同

各省申詳建造逆祠司道府等官

江浙山陝楚豫七省布按兩司等王道元等

密雲兵備道張維世 昌平兵備道張福臻

秦州兵備道王化行 霸州兵備道甯三翰

宣府兵備道張宗衡 宣府糧儲戶部王珍

河東兵備道蘇進 榆州兵備道楊嗣修

延綏糧儲戶部夏如亨 磚廠工部周延

長蘆運同孫鳳翔 淮揚運同沈侍卿

河間知府王建泰 廬州知府劉應名

先據志始

卷下

三

登州知府王廷試 大同知府李樹初

無為知州沈起津 合肥知縣劉芳達

登州鄉官左之宜

按計建祠共四十所作備者潘汝楨也疏請祠名者

閻鳴泰也稱功頌德揚詡贊歎者亦駢語相答四明

之派其品定于此矣疏與旨不全錄者不勝錄也錄

陸萬齡疏者侮先聖而毀名賢人之無良一至于此

也獨是諸臣既為逆賢也人自不敢不為逆賢也用

至楚藩之捐助勛戚之建祠獨倚心乎蓋與國同休

戚即使改唐為周革漢而莽尚賴朱虛之誅諸呂太

尉之入北軍今乃齊心擁戴因念國恩嗚呼其肉豈



是食乎至郭振明儼然陸萬齡後勁矣生何以覲顏  
稱世爵死何以對二祖列宗也定逆案時竟不及之  
而史永安梁夢澤張鳳翼公然漏網守正之蔡善繼  
等亦無格外之旌嗚呼蒲州諸公不得辭其責矣

禮部題請應天鄉試主考有旨陳具慶張士範俱着陞  
翰林院侍講玄舊例兩京鄉試俱用官坊蒞事逆賢抑  
左庶子孔貞運何吾騶等而特簡陳具慶張士範主應  
天試徐時泰孫之獬主順天鄉試俱從編簡超陞侍講  
真創見也順天中式崔呈秀子崔鐸應天中式周應秋  
子周錄後皆以廷臣論劾褫革崔鐸本房中書林萃芳  
周錄本房江陰知縣岑之豹是時主試者無不極力獻

先據志

卷下

七

諛浙江主考陳盟論題範，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孟  
題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  
謂其沼曰靈沼蓋西湖逆祠甫落成也應天擬題有擬  
此謂惟仁人為能愛人為惡人者張士範矯手頓足歎  
為絕妙得未曾有同考武進知縣岳凌霄抗眾對曰今  
日之事上固不可得罪于朝廷下亦不可遺譏于清議  
這能惡人三字也覺忒傷天地之和張面赤不能應陳  
具慶以冷語解之張次題仍出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  
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  
貊湖廣李明睿錄敘備列諸閩姓名江西主考倪元璐  
孟題中嗚嗚乎不可尚已時方擬逆賢于先聖建祠國

學司業朱之俊揭示通衢云上公之功在禹之下孟子  
之上故倪公以此暗駁之三場策問有云強毅養外病  
攻其內今如見標病不急亦已矣倘亦曰內食實甚則  
當有厲從之者救焚追已紆步豈足貴乎又曰天下之  
變生于猝而計立于豫自命之士智略輻輳其意乃欲  
仰射天狼而豕奔肘下顧愕哈反走此可嘆也復引王  
文成備宸濠等語曰學者曷戶之謀參于性命豈必為  
湖所虞講哉使逆賢不敗則倪岳二公禍不測矣  
兵部右侍郎霍維華疏稱袁崇煥有陸無蔭功高賞薄  
乞以已蔭讓崇煥以昭公道末點崇煥談款之悞有旨  
切責

先據志

卷下

七

六年秋素廟受溺成病至七年夏加劇遍走羣望有加  
無廖霍維華聞之進獻仙方靈露飲其法取上糯大米  
淘淨用甑蒸熟內放銀瓶蒸吸其汁飲之素廟初服頗  
覺甘美久之傳諭不用而聖躬日漸浮腫醫藥罔效逆  
賢大愠請責維華維華知不可收拾遂故作相左之態  
因表崇煥請告急出此疏初維華以崔呈秀吳淳夫薦  
起用其妻有為逆賢甥孫者刺因稱愚甥孫墻海內笈  
之持公封讓子蔭知兗局將敗眼明手快故為異同也  
禮部題請國子監秋祭有旨着寧國公魏良卿行禮國  
學丁祭例遣相公代奠丁卯八月禮部奉宗道獻諛題  
魏良卿往行祭之頃怪風暴起殿上燈燭盡滅良卿驚

博仆地久之始能出聲未幾即有駢斬之禍

七年八月二十六日熹廟崩于懋勤殿孫留不獲逆黨獻計欲令宮妃假稱有娠而竊魏良卿子以入忠賢輔之如新莽之于孺子嬰也忠賢納其說令人婉諷懿安皇后懿安力拒不可曰從命亦死不從命亦死等死耳不從命而死可以見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忠賢無以難之乃承命召皇弟信王信王既入宮深戒濟陽之覆轍復切南坡之異謀乃屢賜溫詞曲加慰勞忠賢等心乃安

皇弟信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元崇禎大行皇帝諡曰哲皇帝廟號熹宗初禮部擬僖宗成皇帝御筆改僖先據志始  
卷之六  
堯

為熹改成為哲  
新任南京通政使楊所修疏叅崔呈秀奪情周應秋貪墨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疏言聖主當陽衆正布列而東林遺孽潛伏長安希圖翻局乞敕下嚴衛衙門嚴行緝拿云

楊所修由給事陞僕少亦彼黨頭目也推為南通政心甚不悅知局必敗因與同黨陳爾翼李蕃等謀思將累年惡業盡卸之崔呈秀而叅玄之以自解又以周應秋在銓貪穢無恥議并除玄以孫杰代之仍轉所修于北然後糾合衆力共持殘局故所修先發陳繼之李又繼之所修疏上內微點崔呈秀後入應秋呈秀聞其謀至

都察院罵李蕃，不敢動又指孫杰罵之曰爾身後何得爾官從何得乃大家相圖如此杰惶恐不能對呈秀因以清查經管錢糧挾杰且曰必令爾翼出駁所修差可怒耳杰唯，呈秀始去次日爾翼緝拿東林遺孽之疏出矣

江西巡撫楊邦憲疏廠臣功德巍，事奉旨已有旨了邦憲疏進上且閱且笑又不發票忠賢規知之急出疏辭免曰微臣久抱建祠之愧事奉旨建祠祝釐自是輿論之公廠臣有功不居更見勞謙之美准辭免以成雅志

廣西巡撫王尊德疏請建祠右通政呂圖南急付還來先據志始  
卷之六  
早

後泯于無形後尊德遂以未嘗建祠稱守正不阿陞兩廣總督

十月御史楊維垣疏劾崔呈秀徐大化浙產也占居京師倡封疆之議以殺楊左得魏忠賢之懷心由三次考察部郎不二年躡躡尚書黃緣督理大工剋減錢糧無筭後受銅商厚賄那借借薪司內庫銀二十萬掌司太監程呈芬如其專利力詆于忠賢勸令閑住至是賭瑯局將敗與表姪楊維垣密謀令叅呈秀以為翻身地疏中雖劾呈秀猶曲護忠賢內云廠臣公而呈秀私廠臣忠而呈秀邪廠臣猶知為國為民呈秀但知貪錢壞法等語有旨奏內奪情事先帝念

殿工未竣屢旨自明不得苛求  
工部主事陸澄源疏論魏忠賢崔呈秀畧曰忠賢服事  
先帝贊籌邊務拮据大工亦人臣分內事何至寵諭開  
國爵列三等先帝聖不自聖每詔旨批荅必歸功厥臣  
外廷奏疏不敢明書忠賢姓名盡廢君前臣名之理甚  
至祝釐遍于海內譽之以阜夔尊之以周孔且當時之  
阜夔周孔亦未嘗有是贊美惟漢代王莽稱功頌德者  
至四十八萬八千餘人忠賢誠賢必不屑與之合轍至  
若崔呈秀貪淫奸惡罄竹難書臺臣第舉其涯末耳即  
奪情一事在先帝時曰大工未竟也今大工竟矣尚復  
竊據本兵意欲何為耶有旨陸澄源新進小臣如何出

先據志始

卷之下

聖

位妄言姑不完呈秀隨出疏請罷有旨准回籍守制  
兵部主事錢元慈疏劾魏忠賢畧曰崔呈秀滅倫絕義  
傷敗名教皇上大奮乾綱鋤而去之臣竊謂忠賢尚在  
根源未淨禍機終伏也皇上倘念忠賢事先帝微勞貸  
以不死亦宜勒歸私第散死士輸蓄藏使內廷無厝火  
之憂外廷無尾大之慮彼魏良卿輩遠令解組禡紳長  
為農夫以沒世即以彰皇上浩蕩之恩而為忠賢自全  
之策矣有旨錢元慈小臣如何又來多言姑不完  
嘉興貢生錢嘉徵疏劾魏忠賢畧曰竊見權奸肘腋道  
路寒心如魏忠賢者可一日道四凶之誅緩魑魅之投  
哉謹列其十大罪一曰並帝二曰蔑后三曰弄兵四曰

無君五曰無聖六曰剋削藩封七曰濫爵八曰賤民九  
曰掩邊功十曰通關節伏乞聖上獨斷于心教下法司  
將魏忠賢明正典刑以雪天下之憤彰正始之治有旨  
魏忠賢事體朕心自有獨斷青衿書生不諳規矩姑饒  
這遭

戶部負外王守履疏奸臣罪狀等事奉旨這所奏崔呈  
秀罪狀明悉着先行削了職為民追奪誥命俟會勘定  
奪陳爾翼三疏自相矛盾是非反覆着冠帶閑住  
東廠太監魏忠賢疏奏患病不能供職事奉旨魏忠賢  
准私家調理隨諭王體乾掌東廠印高時明掌司禮監  
印

先據志始

卷之下

聖

太監徐應元疏奏君恩愈深等事有旨徐應元准私家  
調理應元為信即承奉忠賢黨也以從龍陞司禮秉筆  
忠賢既出應元力任善後之托上曰其告病即准休致  
復謫鳳陽  
上御內教場閱操畢令諸武閣俱赴兵部領賞諸武  
閣既盡出傳諭內丁着各散歸私宅不許復入而肘腋  
隱憂消于俄頃次日早朝諭寧國公魏良卿降指揮使  
東安侯魏良棟降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降指揮僉  
事  
十一月降魏忠賢淨軍獲往鳳陽猶從甚眾上諭兵  
部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蠹盜內帑枉陷忠直草菅多

命本當肆市以雪眾冤姑從輕降發鳳陽乃巨惡不思自改輒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凶刃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旗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所有跟隨羣奸着該撫按官即行擒拿具奏若有疎虞責有攸歸尔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時忠賢與腹璫李朝欽行至阜城投宿次嚴旨既下朝欽先知之密告忠賢俾自為計後眾立刻星散忠賢自度不能免取酒與朝欽痛飲至四鼓俱縊于旅店崇禎元年二月順天巡按卓邁等奉旨將忠賢磔之梟首河間府西門

客氏于九月告歸私家十月奉旨籍沒步赴浣衣局收

先撥志始

卷之下

四

管十一月命乾清宮牌子趙本岐臨局管死尸發淨樂堂焚化其子侯國興與魏良卿同日棄市其弟容光先與婿楊六奇發烟瘴地面充軍

李永貞者忠賢名下取用事忠賢既退永貞即辭歸私家與名下丁紹呂等密謀擁戴徐應元應元南謫復與紹呂覬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各銀五萬兩三關俱獻進御前後降淨軍承天安置次年以李實空本係永貞填寫有旨逮問法司擬決不待時即正法焉

崔呈秀聞忠賢之訃隨即自縊法司擬交結近侍官員律斬其子崔鐸弟崔凝秀與魏志德魏希聖魏希孔魏希孟魏撫民楊文昌楊胤昌董芳名馮繼光傅之琮楊

昌祚王祿蕭惟忠俱擬烟瘴地面充軍其魏良棟冒封東安侯年僅四歲魏鳴翼冒封安平伯年僅三歲冒襲錦衣崔鏗年僅七歲崔鑰年僅三歲有旨崔呈秀于薊州斬首示眾魏志德等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魏良棟等既狹童無知准釋放以彰朝廷法外之仁廷臣追論忠賢之黨都察院司務許九臯照參田爾耕李實徐文輔有旨田爾耕先行削了籍為民其家產及各處店舖着撫按即時封固盡數籍沒以充邊餉李實著降做奉御發南京新房開住徐文輔著降做小火者發鳳陽司香

給事中李覺斯照參忠賢十孩兒五席五彪有旨着三

先撥志始

卷之下

四

法司會議具奏五席謂吳淳夫李慶龍田吉倪文煥孫杰移天換日者遂以已死之崔呈秀易去孫杰苟且塞責五彪謂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雀時刑部尚書蘇茂相左都御史曹思誠大理寺署印少卿姚士慎皆璫孽也曲加護持引職官受財枉法律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倪文煥追贓五千兩吳淳夫三千兩李慶龍田吉各一千兩解助邊餉田爾耕許顯純引職官故勘平人因而致死律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雀引刑官不論情輕重輒用慘刑具律發邊衛充軍獄上與論不平之道劉志選梁夢環薛貞皆相繼論列就逮而內外蒙狗起解無期給事中曹師稷因昌言帝彪為逆

璫腹心同惡相濟按以交結之律寧有首從之殊乃牽引尋常貪酷職官例律巧為諸奸出脫且監候必于原籍充軍必于附近物議沸騰豈曰無因今劉志選梁夢環李永貞並奉旨提問矣竊恐法司復祖前人故智以護席彪者護諸奸也御史吳煥亦照言昔年被禍諸臣朝聞命而夕就徵至不敢入與妻子訣今席彪諸奸雖屢奉明旨而詔書掛壁任意優游如劉志選梁夢環曹欽承輩皆大憲巨奸或燕處于園亭或潛藏于京邸與援有靈朝廷無法薛貞以廟堂執法之官為璫黨行刑之手公然抗疏陳辨云

考選命下新咨科道彈擊璫黨無虛日于是璫輔黃立

先據志姓

卷之十

極施鳳來張瑞圖璫家周應秋及璫所拔用九列郭允厚房杜麗孫杰來宗道陳九疇呂純如阮大鍼等咸次第斥逐回籍

上既處逆賢即欲定逆案閣部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請上怒其不稱諭以諛頌賞導速化為題且云忠賢一人耳苟非外廷逢迎何遠至此及舊輔韓爌起自田間上名同三輔家宰王永光入有黃袱包一事指示曰此皆紅本媚璫實點也當一入之而曠等以不習三尺對永光以吏部止習考功法不習刑名對上乃令都御史刑部同事時張瑞圖來宗道俱不列上問故閣部辭以無事實上曰瑞圖以善寫為璫所愛宗道題崔呈秀

父卹典稱在天之靈可惡如此又問賈繼春何以不處永光言其請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改口稍覺反覆其持論亦多可取上曰惟其反覆所以為真小人俱命增入遂定逆案頒行天下

摠逆黨而論首通內閣王體乾劉崇者烏程故輔沈淮也造謀殺人羽翼逆賢者魏廣徵崔呈秀等也首票內閣出鎮降虜主試各官削奪追贓一切嚴旨備張逆賢勞績亟允生祠建造者顧秉謙也擠韓爌朱國楨朱廷禧者廣徵為馮銓前驅而擠廣徵者即銓也擠銓者又呈秀也謀興大獄圖報復者馮銓崔呈秀徐大化楊維垣等合謀也既而以嚴旨逐廣徵列

先據志姓

卷之十

四六

祖制設立紅牌及處決熊廷弼者為銓輩也助銓殺廷弼者徐大化等也部題崔呈秀父卹典僭稱在天之靈竟等子二祖列宗者來宗道也題逆孽魏良卿代熹廟郊天享太廟釋奠先聖者亦宗道也援徐中山王例請封逆賢而公者豐城侯李承祚也熹廟疾篤矣尚致揭逆賢欲進寧國而王見嗤于王朝用者崔呈秀也熹廟將崩召信王矣閣中撰一獎敕羅列逆賢功勛力摹曹操九錫文者黃立極等也信王正位矣猶致書魏良卿欲為逆賢造謗金像者大梁守道周銜也其在內羽翼布惡者王體乾為首李永貞李朝欽徐文輔石元雅等為從也嗚呼外臣如此內

閣章又安足責矣

欽定逆案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君先明逆順經凜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固收赦豎逆魏忠賢猥狡下才備負給使傾回巧智黨藉保阿初不過窺嘖爰以市陰陽席寵靈而饜富貴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尔敢肆其毒痛乃一時外廷諸臣朋奸誤國實錄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善良或秘策合圖握利權而免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明効首功倡和已極于三封稱謂浸擬于無等誰成逆節致長

先撥志始

卷之下

聖

燎原及朕大寶嗣登嚴給屢需元光逆孽次第艾除尚有飾罪邀功倒身竄心以望氣占風之面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烏容錯貸朕隆察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六臣將發下祠頌紅本參以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擁戴詣附建祠稱頌賞導諸款據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案屬于五刑稍寬賜後之誅及茲三禡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外原心宥過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尔大小臣工宜洗滌肺腸恪修職業共遵王路悉斬葛藤無曠官守而假事講張無急恩讐而借題恭舉朕執是非以衡論奏程功寔以課官方有一于斯必罪不宥尚各懲毖乃亦有終欽哉

故諭

大學士韓 等一本為遵奉 聖諭事崇禎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大學士臣韓 李 錢 吏部尚書王 都察院左都御史曹 蒙召見文華殿恭頌 聖諭朕覽吏部文書見家臣欲定附逆諸人項款然必先正魏忠賢崔呈秀客氏首逆之罪次及附逆之人欲分附逆等次又須有所憑據今發下建祠稱頌諸疏卿等察與王永光曹于汴在閣詳閱如事本為公而勢不得已或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効惟是首開詣附傾心擁戴及頌 頌美津 不置併雖未祠頌而陰行賞導者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

先撥志始

卷之下

聖

世之心此番懲治之後縱有漏遺俱赦而不究務斯萬藤並不許借題恭舉卿等只在數日內確定來奏不許中書參預不可延緩露洩特諭欽此二月初九日臣等再奉 聖諭據卿等奏准名刑部尚書喬允升同卿等參定欽此臣等仰遵 諭旨先將發下祠頌等本逐一查詳續據部院二臣開進各官姓名事蹟互相參對謹以 聖諭分款奏為提衡併陰行賞導在祠頌諸款外者今款書名酌量擬議再同喬 據依律例各附本款具本上請候 旨聞本月二十六日蒙 皇上召對平臺發下臣等原本併前紅本未入各官六十五人又欽定謀大逆凌遲首犯首逆同謀黨孽斬犯逆孽軍犯頌

美為民四款仍奉 面諭在外各官輕者至為民止其原不列名者不妨酌定臣等遵照前 聖諭及欽定續款通將在外紅本及部院開來各官併昨南計附送奉旨俟議各官各照情罪重輕俱依交結近侍律併引名例加減罪例減等分款勳武內臣逐款附送並當具奏臣等切惟尊無二上人臣首戒無將國有常刑天討用彰有罪祖訓內官不許干預政事律重交結近侍官負于以防內外而肅官府杜奸萌而窒亂源法至嚴矣逆璫魏忠賢狡譎多端兇頑無忌始焉小忠小信祇便身圖繼而作福作威漸干國政內則妖婦客氏闕規禁密結為腹心外則逆臣崔呈秀逗露機情助其羽翼成宮

先據志始

卷之十

四九

妃而戮忠直盜帑藏而弄兵權已微無等之三封海議偏尊之九錫亟開藩邸迫遠宗城建生祠以卜人心遣內鎮而連邊將陰謀叵測僭勢顯成磔辟已服上刑爰書具列逆狀詎如 聖諭所謂首逆之罪當先正者也賴宗社有靈聖明御世乾坤旋轉雷霆合章扁元兇已就誅夷凡黨附宜嚴區別若乃官聯驕跬人類豺狼懷私欲借兇鋒拱手隨蠲魁柄或首發大難禍始教猱或倒身怙終勢成騎席有如動搖母后倡和逆封錢券金章寶題恐後腴田甲第請給爭先或引聖經以懲愚中傳或據史職而抹煞直筆墨縷朝禮忍比罪魁緹騎銀鐙大興詔獄修睡眦以殘軀命不難殺人媚奸供嘖發

而效爪牙是酬恩報怨至于一人而創祠幾地一事而諛頌連章祠省直祠邊鎮祠京都未已也而且祠之國學頌碑文頌奏章頌鄉錄未已也而且頌以絲綸此則 聖諭所謂首開諂附傾心擁戴及類 頌美津不置者也而又有徑竇旁通網羅密布腹藏鱗甲搆青蠅貝錦之詭意慘鏤錙釀白馬清流之禍即占風望氣莫可端倪而覆雨翻雲難逃指視斯又潛施鬼域之毒而更巧避虎彪之名 聖諭所謂雖未祠頌而陰行贊導者也以上諸人罪案各殊法銓亦異或已經褫逐不盡厥辜或認附權傷當追始禍遵明 聖諭據法依律無枉無徇期服天下後世之心三尺無私 天誅不貸

先據志始

卷之十

五

四先畢竄國憲用申惟是大慈既罹不赦之條而羣小宜開自新之路臣等簡祠頌及部院開來諸臣或事關題覆公績列名或身在封疆妥蛇濟事或城守全于捍禦或編摩効有劑調而又或生平才具自傷別歷猷勞早著 聖諭所謂事本為公而勢不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須當原其初心或可責其後效成與昭滌免臚姓名固明罰教法之嚴條兼赦過宥罪之寬政也臣等祇奉 諭辭共矢公慎就事論事叅畫一之刑書以人治人消本來之面目中消於弁畢麗于科商販兵民姑置之外倘幸無掛漏可永示誠懲寒亂臣賊子之心抒心氣幽魂之鬱三章既納金石不渝一面宏開萬藤

永新閉奸謀而安反側明刑政而襄治平端在是矣若夫加銜加廕濫被恩施殿功邊功尚需嚴核宸可恨者先帝當矜留之日多官遺橫拜之恩其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大工謝恩併寧錦敘捷鹵簿告成三藩之國所有敘勞秩廕悉宜聽部削除尚寬矯旨之推求用廣原情之德意併用附及以俟 宸裁所有前項款分名姓及應得罪名開具于後統惟鑒奪 敕下遵行為此具本謹具奏 聞

一首逆

魏忠賢

兇殘禍國僭肆倖尊罪惡貫盈神人共憤逆形已著寸磔允宜

先撥志始

卷下

事一

客氏

乳保恃恩充渠朋結凌尊竊勢納賄盜珍陰逆首奸死不盡罪

以上依謀大逆律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

經正法

一首逆同謀

崔呈秀

負國忘親通內竊柄兇謀立贊黨禍首開佐逆罪魁殘屍猶幸

李永貞

主謀代筆盜帑淫刑佐逆興謀上刑正法

李朝欽

附奸久與逆謀殉縊未盡其罪

魏良卿

濟惡首孽偽冒三封盜帑竊權罪浮于

辟

侯國興

妖種盜庫同謀逆孽駢誅允當

劉若愚

刀筆深文朋奸害眾辟刑次等具載爰書

以上依謀大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律減等擬斬

一文結近侍

劉志遠

諂附擁戴 傾搖母后驅逐戚臣罵母之律尚寬通內之誅難違

梁夢環

諂附擁戴 與劉志遠併力合謀情罪維均律法宜正

先撥志始

卷下

事一

倪文煥

諂附擁戴 拜逆為父嫉忠若讐奸黨無辭上刑非枉

田吉

諂附擁戴 璫姻內轉驟加尚書竊勢鬻官擬辟允協

劉詔

諂附擁戴 媚首兇疊建生祠忝道臣幾至死地迹昭附逆罪蔽冠軍



孫如別 諂附擁戴

京祠首建諛頌不倫用奸騙贓辟刑允當

許志吉 諂附擁戴

矯旨派贓附逆派毒黃山一案重辟何辭

薛貞 諂附擁戴

執法無聞媚奸有跡劉鐸一案已足抵償

曹欽程 諂附擁戴

媚逆竊權張威納賄報復代奏惡類削奪竟致殞生佐使殺人情法允協

吳淳夫 諂附擁戴

媚奸遷秩附逆建祠推償帥分賄酬恩縋姻弁喪師貽患九遷稔惡一辟明刑

李夔龍 諂附擁戴

畜緣線索起據銓衡附奸伐異黨同媚逆望風承旨幾釀清流之禍何辭兩觀之誅

陸萬齡 諂附擁戴

倡祠國學偽聖媚奸名教罪魁極刑莫貸

李承祚 諂附擁戴

勳爵黨奸稱頌無等而公再請三尺難容

田爾耕 諂附擁戴

侍衛近臣用比首逆冤斃多命死有餘辜

許顯純 諂附擁戴

詔獄酷刑逆奸授意冤斃忠諫宜正辟刑

崔應元 諂附擁戴

北司貼刑迎合逆璫索贓戕命擬辟無苛

張體乾 諂附擁戴

獻諛運人駢殺五命劉鐸冤對大辟宜償

孫雲雀 諂附擁戴

理刑阿逆驟列官銜冤命宜償大辟非枉

楊寰 諂附擁戴

用刑酷烈殺害多人應正典刑戍死為辜

以上依諸衙門官吏與內官互相交結泄漏

事情夤緣作獎而符全奏啟者律斬秋後處決

一交結近侍次等

魏廣微 首開諂附陰行黃道

失儀愈劾因合內謀小粟潛通中借矯

旨害正以兩禍國委柄至于不收

徐大化 傾心擁戴陰行黃道

陰拱元兇顯為戎首魏廣微始禍原與

密謀劫運等慘冤更多主使

霍維華 諂附擁戴

主持三案羅織多人覆魏忠賢敘功既

先撥志始

卷下

李

云茅土尚覺其輕覆魏良卿加九級至

太師尚餘一級助逆顯著閃爍何為

張訥 諂附黃道

首恭趙南星成死善類株連即推兄張

樸巡撫用示酬報相封迫遣似黃陰謀

閻鳴泰 頌美

畿輔三鎮請建七祠即云會題何不少

避形迹人心依歸天心向順輒形章奏

豈得盡委呈詳

周應秋 頌美

稱頌三十九本題請公侯伯誥改武廐

為文廢借推人以處人逆孽封公本有厥臣心存浴日志切補天宜進尚公之典永堅帶礪之盟等語

李魯生 諂附黃道

倡執中宅中之說為二魏解嘲凡殺人

媚人之凶皆一言流毒至攻周起元一

着尤勝頌首惡十本

楊維垣 擁戴黃道

王紀叅客魏徐大化出疏排大化殺

周朝瑞碩大章族使代劾至恭崔奸疏

中猶為魏逆稱頌欲更別局兼示酬恩

先撥志始

卷下

李

潘汝楨 首開諂附

交結織監潛通內廷首建逆祠尤為始

禍俯順輿情本有厥臣心勤國恤念切

民隱等語

郭欽 諂附

首逆姻親蹤推戎帥夤緣不避罪累何

辭

李之才 頌美

建祠孝陵前主使有人代奏宜罪

以上依交結近侍官負引名例律減等充軍

仍 敕下法司行各該撫按官招擬具奏

有贓私情節一併看明奏請候部覆後落

一逆孽軍犯

魏志德

魏良棟

魏鵬翼

魏撫民

魏希孔

魏希舜

魏希堯

魏希孟

魏鵬程

傅應星

楊六奇

容光先

徐應元

劉應坤

王朝輔

涂文輔

孫進

王國泰

石元雅

趙秉彝

高欽

王朝用

葛九思

司雲禮

陶文

紀用

李應江

胡明佐

一文結近侍又次等

馮銓

諂附黃道

先據志始

卷本下

妻

父雖向與內通到閣因而協贊門生密友代喉嚨人要典主持尤為罪案傳聞揭救周宗建等又分遣中使時曾有阻止積愆莫贖末減可需

顧秉謙

諂附

天啟四年十二月至六年九月主票中間止遣內鎮微有規陳乃刑賞僭濫一無迷心猿綸輕襲阿逆何辭 聖明有頑鈍依阿有負 先帝付托之旨允是定評

張瑞圖

頌羨

逆祠坊額碑文人言多其繕寫已達天聽豈是風聞

朱宗道

頌羨

為崔呈秀請卹有在天之靈語雖由司呈何無駁心仰聆 聖諭鑒察凜然

郭允厚

頌羨

題覆稱頌四十疏請逆封莊田祿米六本頌有達聰明目居高聽卑及安即安社稷之安平非平一方之平等語

薛鳳翔

諂附頌羨

題覆稱頌四十七本請給逆封第宅鐵

先據志始

卷本下

妻

券四疏首頌厥臣偉績本有勞著大工勳高社稷既錫通侯之爵允膺第宅之封等語

李蕃

建祠贊導

師友朋比合謀恭劾多其代州望門投拜人傳為四姓奴建祠諛稱至呼為九千歲

孫杰

贊導

首劾劉一燝再劾周嘉謨給事台還尚書蠟級剪忌已見楊漣疏內附瑞遂與崔逆齊名

張我績 諂附頌美

軍餉中旨開銷蚤緣薦起戶侍助工諭萬餽內有徵頌本有心膂重臣公忠謀國嫉邪扶正世宙清明等語罪有定評餉宜嚴勘

朱童蒙 諂附頌美

建祠佐逆女死奪情頌本有厥臣赤心報君訃謨定國祖豆兼軍旅之學墨緣治征討之任等語

楊夢袞 諂附

給事三年宮保八座管工結納不避嫌

先撥志始

卷下

業

疑大工侵牟見于勅奏

李春茂 頌美

宣武門建茂勳祠給助庫銀三千兩祠成傳帖慶賀叩拜建祠本有至德莫可名言下情惟有祝釐等語

李春燁 頌美

例轉給事躡陸尚書辭恩本有皇極鼎建內則厥臣監臣竭力抒忠外則閣臣工臣宣念分猷等語又先為移宮事疏救罪璫為終始通內之證

王紹徽 頌美贊導

造點將錄佐中旨虞今勅馮從吾致抑

徐兆魁

贊導

惠世揚頌大章証案其在刑部時所成詛咒一招璫名併列

劉廷元

贊導

挺擊一案黨禍開先叅張差誤主風廟王之案竟以慘死

謝啓光

贊導

纂修要典動稱中旨恐嚇詞林稍有異同徑自塗改斥南厚餽璫奸緝獲孫縫

先撥志始

卷下

業

開住

徐紹吉

贊導

竄身史局纂修要典斥廢慘殺諸臣各欲留一罪案叱呵詞臣塗更原稿

邵輔忠

頌美贊導

府丞驟躡尚書攻擊多其指使送藩封本有云監體悉厥臣節制俾臣得行其事等語

楊所修

頌美贊導

吏都不駁封爵轉南徽及奪情三事定案一疏又為要典張本頌本有厥臣身

事視君家事視國等語

賈繼春

贊導

保護選侍藉養難端四罪一疏得罪公論出處占望反覆無恒

范濟世

頌美

頌疏自敘一歲五遷搜括助工錢糧數十萬指賞助餉本有勞在封疆慶貽宗社等語

李養德

頌美

郎署加銜尚書奪情忍同敗類頌本有禁地元忠密勿貴衰主持在內等語

朱本下

李

李

阮大鍼

頌美贊導

因楊漣有叩馬獻策之語報復有魏大中楊左之忝至合美七年一疏尤為瑣逆巧護辭嘲

姚宗文

頌美

湖廣建隆仁祠頌本有東廠魏上公聞出名世以澄清世道為任翊戴聖明為心等語

陳九疇

贊導

借謝應祥一事傾述南星高攀龍等受嗾得報乙榜亞卿

元詩教

贊導

諫垣專政瑞諭起官主盟俄而建牙失職依然耽視

趙興邦

贊導

兵垣賄聞失職吏都營起復警趙太宰力致譴誑五御史一疏駢斥

傅樾

贊導

結同宗潛通內廷持異見顯開始禍

安伸

頌美

橫差悉滿田金助祠頌本有天眷聖明

孫國楨

頌美

撫登稱頌二疏有聖主中興明良會合

廠臣忠誠貫天地勇略震華夏等語又

廠臣擎天巨手翼運真才并有一腔忠

義四應才鋒等語

郭鞏

贊導

為魏忠賢報首忝之仇致周宗建有速死之慘亞卿躡轉通內可知

馮嘉會

頌美

部務請馮多狗稱頌十有六疏覆劉應

坤本有厥臣精忠體國矢志籌邊既荷  
特達之知必蒙破格之眷等語

曹思誠

頌美

河間釀金建祠要津推折善類辭恩本  
有赤心報國殫力圖度費省功倍之親

臣云

五紹虞

頌美

署禮部九天輪奐一新本有心膂元老  
篤生應運等語

張樸

頌美

建四祠頌十二本有皇天開億萬載靈

先撥志始

卷下

業

長之祚上公特應五百年名世之期又

天啟明良又內鎮清忠元臣指授等語

李恒茂

贊導

薦起崔呈秀等為三李中一人入幕參

謀朋比害心

郭尚友

頌美贊導

畿撫報南星恨於漕建瞻德祠神功忝

天地本有厥臣掃逆如雷如霆翼正為

而為露刃德無涯大功無並等語

李精白

頌美

東省三祠設頌六疏元輔功高普被本

有厥臣孤貞報主殫力匡時享魁柄以  
還至尊掃浮雲而開九照傳聞頌聯有

至聖至神多福多壽等語

秦士文

諂附頌美

祠頌七疏餽器饒名頌本有業赫聖明  
之世昭上公之功等語葛九思薦士文

忠誠天授敏捷騰飛

張文熙

頌美贊導

逆黨姻親羣邪契好啖倪文煥誣周順

昌起視光祿有頌璫疏

楊惟和

贊導

先撥志始

卷下

書

主事加銜副都曠奸曲盡諂媚

何廷樞

頌美

封爵已定給賜宜優本有查撥額地七

百頃銀二千兩及查參違例逋欠等語

陳朝輔

頌美

安平莊田催撥各屬先報田數那解錢

糧

許宗禮

贊導

戶都吏垣更調管察考選曲徇要路躋

陞同鄉比黨

卓邁

頌美

二祠一頌璫敗反攻代崔呈秀報讐恭  
夏之令逮死廟筭制勝本有厥臣知人  
善任構組折衝等語

盧承欽 頌美

諛頌二詠又請刺黨籍榜示海內建祠  
本有朕肱良弼社稷元勳扶聖主于中  
興煥宸居于大壯等語

陳爾翼 頌美

頌逆有內外諸臣心厥臣之心等語薦

石三畏 贊導

崔呈秀為本兵請五城遷東林餘孽

先據志始

卷之十

奎

王官齋緣考選逆劫生死遭証

郭興治 贊導

攻道學例轉因中旨復還參方震孺逮

問薦吳淳夫京堂

劉徽 頌美贊導

稱頌十一本証房可壯拱尚燥益駐恭

熊廷弼懸贖百萬頌本有厥臣幹國精

忠盡心籌畫三戰三捷奏此敷功等語

智鉞 頌美

通內得選北道殊傷善類多人恭解學

龍侯恪削奪頌本有運籌帷幄付托得

人等語

何宗聖 頌美

房山建顯德祠，成買香火地題祠本  
有厥臣睿美恭敬精誠格天等語

王珙 頌美贊導

恭方大任問徒追贖祠頌詠中不名厥  
臣謝恩本有厥臣志慮精勤經營得法

俾三朝之關典克行等語

汪若極 頌美

阿逆璫兩詠諛頌羅王贊化一獄媚奸

天心助順頌美本有厥臣緝奸助餉中

先據志始

卷之十

奎

外感激精忠等語

陳維新 頌美

恭王允成薦張我績詠云無奸不照又

云清明再闢

門克新 贊導

羅織孫文勇顧同寅冤斬詞連文震孟

陳仁錫鄭鄴除名

游鳳翔 贊導

假恭高攀龍自辨復原職借糾官秉忠

連勅惠世揚

田景新 贊導

贊導

始在師門竊柄用事殿工既薦崔呈秀

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呂純如 頌美

惠藩監隨掠斃夫役復命詔薦歸美殿

臣

吳殿邦 贊導

媚璫劫樊王家追駐通叅改尚寶御破

例

黃運泰 頌美

建祠守祠稱頌十本有殿臣志切恢復

知人善任運籌帷幄文武承受方略等

先撥志始

卷下

李

語

李從心 頌美

祠頌五疏河道敘勞本頌有殿臣本攀

天捧日之赤心運旋乾轉坤之妙用獨

居首功當膺特典等語

楊邦憲 頌美

江西建祠元勳功德甚隆本有殿臣魏

上公光岳元精扶輿正氣等語

郭增光 頌美

河南會建戴德祠有殿臣德隆乞請頌

名本有體國精誠感民傾慕等語

單明詡 諂附

主事三年躡躑巡撫肅寧城工得力畿

輔籌邊未聞

王 點 頌美

巡撫大同會建嘉猷祠助工本有殿臣

純忠為國默助自天邊疆未吏敢不體

殿臣以體宸衷等語

李 嵩 頌美

登萊二祠稱頌七疏有殿臣神謀秘策

授計籌邊赫聲濯靈揚威各鎮等語

牟志慶 頌美

先撥志始

卷下

李

建祠派銀屬貧稍運立斃解後

張三傑 頌美

巡撫甘鎮稱頌五本有殿臣與閣部和

衷籌畫遠燭邊陲紀綱振肅等語臬司

驟躋開府膏緣攀附有徵

曹爾禎 頌美

撫晉建祠三本有心膂重臣早夜經營

細大拮据等語

毛一鷺 頌美

蘇州同王珙建祠被逮周順昌激變

張文郁 諂附



周維持 主事驟瀛侍郎督工齋緣媚逆 賞導

既請列黨籍拆書院論劉一燦周嘉謨 等削籍

徐復陽 賞導

誣郝土膏追贓叅方逢年等削奪持局 結案二既護奸害正有微

黃憲御 頌美

中城山東二祠二頌元勳萬古為烈本 有厥臣赤心中天日月執腸特地乾坤 成兩朝大憲大孝佐九重允文允武等

先據志始

卷之十

七

語

許其孝 頌美

揚州會建瞻恩祠頌本有督厥魏上公 天付英姿靈鍾名世功高社稷德被商 民等語

張素養 頌美

薦邪被劾復官巡方二祠一頌王師屢 捷本有賴厥臣以安社稷之心定制勝 之畫方略密授機宜悉符等語

王裕 頌美

建祠守祠諛頌七既元臣功德天崇本

有魏忠賢丹湖浴日靈腕補天德耀乾 坤勳在社稷等語

梁克順 賞導

受人意指橫肆劫彈蒙恩本有東林元 兇大慙立為速詰削奪海宇共覩清醒 等語

劉弘光 頌美

兩院會稿建報功祠屢既抨彈多屬善 類

溫阜謨 頌美

湖廣建隆仁祠本有厥臣翼贊朝廷計

先據志始

卷之十

七

安社稷懋德崇功藏在盟府等語

鮑奇謨 頌美

河南會建戴德祠頌與郭增光同

陳以瑞 諂附

叩逆像長揖佛前致瑞疑旋被斥逐

莊謙 頌美

會建祝恩祠併頌二本有厥臣德著廟 堂中外享有道之福內扶社稷遐迩承 無疆之休等語

龔萃肅 頌美

益差建祠本有東厥魏上公顯然柱國

李應薦

元勳卓尔清朝碩輔等語  
頌美

何可及

薦潘汝楨監試中崔鐸招嫌  
頌美

李時馨

頌美  
頌五本 先帝逸璫並稱

劉漢

頌美  
改折本内有火災修省天心仁愛内有  
竭忠之臣外有調元之相何難消弭此  
真堯有九年之水益成其為聖帝等語

王六年

頌美  
兩路婚逆科叅可憑

余合中

頌美  
巡城建祠雖由合疏中臺執法憲紀何  
存

徐吉

頌美  
恭陳聞見本有臣陞伏田里臺臣崔呈  
秀等交章薦拔又潔已急公之厥臣保  
護于內鳳至麟生等語

宋禎漢

頌美  
建祠本有厥臣澤被海隅等語祠成仍  
疏敘効勞官有厥臣功德不朽等語

張汝懋

淮南建瞻德祠會疏同詞諛頌  
黃道

許可徵

頌美  
誣叅樊尚燦房可壯楊嘉祚追賍

劉述祖

頌美  
兵垣以邊事頌加銜至左副都捷音俘  
解本有厥臣先機運籌閣部沈心謀黃  
內鎮督撫道將鷹揚闡外等語

李燦然

頌美  
撫院會稿建祠諛頌無所規心

先撥志始 卷下

河東會建褒勳祠本有魏上公帝簡篤  
生佐興開出允九五之元臣詢五百之  
名世等語

劉之待

頌美  
會潘汝楨疏到稍遲後以例推被削

孫之獬

贊道  
中崔鐸噴有人言毀要典大貽嗤笑

吳孔嘉

贊道  
登第即工通內黃山慘殺多人

季寓庸

贊道  
奸黨薦入銓司鑽營見于叅劾

潘士聞

頌美

閩中試錄序文有聖主當陽帝資良弼  
策問有廟堂之上惟幄之中勝美密謀

出奇凌略等語

王應泰

贊導

試錄列內監督撫前序文有心膂股肱  
等語

張元芳

贊導

逆樞至戚薦入銓司

阮鼎鉉

頌美

証叅呂坤併鄭三俊三案元兇一疏頌

璫脩極稱揚

先據志始

卷之十

十五

李若琳

頌美

上林官民建祠列名不能堅拒

張永祚

頌美

建良牧署存仁祠嘉蔭署洽恩祠林衡

署永愛祠

周良材

贊導

璫孽逆封案呈題覆

曾國禎

頌美

建蘆瀕橋隆恩祠本有厥臣精神格天

睿美通微等語

張化愚

頌美

建崇文門廣仁祠元功德業普施本有  
精忠貫日等語

李桂芳

頌美

大工諛頌又守令怠緩本叅賀仲軾胡  
敬辰有厥臣急工之念可容草莽委之

等語

張一經

頌美

軍國大計本有天眷聖明篤生厥臣安  
內 功高千古等語

陳啟

贊導

主事僕御奪情視事

先據志始

卷之十

十五

夏敬承

頌美

拜祠首倡諛言上公高懸榜諭

周宇

諂附

附胡監鄉親厚善誇魏祖神道通靈

魏彥

諂附

自認義孫逆祠朔望謁拜

郭希禹

頌美

輸田二百頃為生祠祭田

顏鵬

頌美

逆祠倡拜題額陞郡稱建專祠

李際明

諂附

魏弘政

劣轉賄奸陸官逆祠治品供獻  
諂附

岳駿聲

借胡監分金薦揚而拜逆祠繞門引水  
贊導

証王之寀受賍竟至逮死梃擊証案已  
燬肆辨不休

郭士望

贊導

直陳東林陷害本有厥臣魏上公轉陰  
靈日月為光明乾坤臣何幸遭逢明良  
盛世等語參南居益魏大中等又自稱  
曾經崔呈秀特薦

先撥志始

卷下

李

張聚垣

諂附

准貢附璫躡轉管差貪累萬金

周鏞

頌美

河南督修戴德祠毀王府民房二千餘  
間起宮殿九楹

徐回岳

頌美

任子工部加銜卿貳頌本有臣蒞任以  
來木稅一節倍意釐剔一念微衷莫非  
仰體厥臣德意等語

辛思齊

頌美

諛頌二本憑璫據官

胡芳桂 諂附

憑恃與援復讐害正

以上依交結近侍官員律引名例律減二等  
坐徒三年納贖為民

一諂附擁戴

李實

李希哲

胡良輔

崔文昇

李明道

劉啟

徐進

馮玉

楊朝

胡賓

孟進寶

劉鎮

王體乾

梁棟

張守成

商承德

以上一款十六人並前一款徐應元等十六  
人中有見任閒住的并放回原籍的都着革

先撥志始

卷下

李

去冠帶為民當差奉

聖旨曉諭等奏違逆

謀黨附諸人罪狀各殊刑章宜正除重辟正

法監候逮聞見擬外其充戌招遣及贖徒為

民行該撫按照款結止具奏朕遵明國憲勅

法除奸申儆官刑昭布中外還同教諭一併

通行該部院知道欽此

大學士韓 等奏為遵奉 聖諭事臣等欽承 皇上

屢諭參定附逆一案反覆商酌除將頌美贊導諸臣今

別重罪擬成以至削籍為民開列款項具疏奏聞及

聖諭事本為公而勢非得已素有才力而隨人點綴如

封疆遠黔及素任無過諸臣俱置弗議處外若稱頌內

稍次前款諸臣或居位鮮進維之略而指縱亦無奸謀

或濫等備疇采之負而線索初非自主或徑本岐邪播

璫惡非為戎首或階曰驟驟稽職掌尚未全隳以逮專

閭建牙品原庸碌散條冗吏識昧挺特者臣等欲再擬

減等則恐前重而後輕非 聖明畫一彰法之意欲乘

擬削籍又慮罪輕而法重乖治朝酌量宥過之仁謹依

考功法不謹例一款將諸臣並擬間住另請 上裁如

蒙 皇上俯允彼重慶者知媚逆之不可為即寬政尚

後褫削此量懲者幸身名之未盡辱維稿項亦荷恩波

其于振揚人心培養元氣未必不均有藉矣至內中軍

民商匠數本臣等初擬行撫按查究既復思之此輩么

悉據悉始 卷之十 十一

廢末品見縉紳尚且風靡彼效尤何足深怪又聞上本

時多奸棍捏名希榮竊潤今名雖在而人半非必行追

究恐有桃僵李代之虞其真心倡謀罔利者地方官執

而治之有餘可無重煩 宸斷為也再照此舉臣等凜

奉 聖謨臚分二案考據不敢不覈程量不敢不平秉

心不敢不虛持議不敢不正年來目覩耳聞收括略盡

即更有溢出或存疑者決無元惡大慙得竄逃于指示

之外 聖諭謂縱有漏遺亦赦而不究大哉王言真與

覆載同量從此靜戢玄黃各修職業養世道平康之福

慰 聖明宵旰之憂臣等願與大小諸臣共勉之矣臣

等不勝激切昧冒之至為此謹具奏聞

計開

黃立極 代言秉軸碌々狗人出鎮璫封唯々聽

命

施鳳來 票擬不聞力諍趨諾亦未當先

楊景辰 掌院曾有頌詠入直未聞顯過

房壯麗 涇渭漫無主裁線索隨人指授

董可威 在工一味恭謹幸猶見機去早

李思誠 王家棟居間一事雖賄非自受然既比

匪人遭璫削奪頌璫有純忠體國大業

廷時等語

王之臣 操守多議亦有頌詠年來涉歷邊疆稍

悉據悉始 卷之十 十一

寬一黜

胡廷宴 才本庸情濫等遠牙致盜賊充斥人謂

黃緣貽禍

張九德 素無節鉞之望乘時伴蹤諫非無因

馮三元 躡躡副院人望不孚

喬應甲 撫奏滋議追贓候結

楊維新 蠲助之國二疏稱頌

朱國盛 輓漕二載勞議相半加銜躡躡遠化何

辭

馮時行 逆璫同里以破甑營改京堂

呂鵬雲 年例告病與孫杰等破例復官未幾乞

差猶能自遠

董懋中 察處借題辨復改陞京堂

周昌晉 持議每多依傍循資未見躡蹻

虞廷陞 忝趙南星等薦李夔龍等不協公論寂

後遭璫削奪差能晚蓋

楊春茂 素無大過二疏涉頌

徐景瀛 昏贖潦倒持論舛僻

陳保泰 例轉中旨復官璫敗曲疏文飾

郭興言 浮沈依附亦有頌疏徒忝郭守仁等一

疏可原

周維京 為南京兆噴，人言無有頌疏

先撥志始

卷下

十一

徐揚先 顧大章惠世揚獄依違父致薦譽亦多

匪人後遭璫削情稍可原

陳序 誣孫居相忝梅之煥聽人指使

曹谷 以報藩舟出境頌又疏論要典不可燬

朱慎荃 頌止一疏掄揚太甚

郭如闇 生平操守無疵寧錦賀捷頌羨已過

何早 兩疏稱頌趨向不端後為李明道論劾

始從寬議

虞大復 揮霍有餘操持多議至稱頌形之辨揭

葉天陞 遊玩逆祠遂致屈膝雖傳汗顏何追愧

心

邱存性 外計不謹起補原官旋躡兵曹人多異

議

葛大同 與胡良輔交好旗幟鼓吹迎送江干

歐陽充材 始因任性觸璫後以弥縫毀節

夏之鼎 兩任縣官原無善蹟製扁送祠有干清

議

張九賢 外察不謹自疏復官

李宜培 在銓滋議亦有頌疏

譚謙益 堂官忝處自辨復官

吳士儁 疏頌

徐溶 疏頌

潘舜歷 疏頌

李三楚 疏頌

董舜臣 疏頌

陳守瓚 疏頌

以上俱照考察不謹例擬官帶閑住奉旨

這次款所列量懲各官擬議允協都着照不

謹例開住諒部知道

附逸案漏網

張樞道

疏請赦卜有少年學士英妙亦未可少  
之語專為馮銓推轂又忝陳伯友蕭毅

中削奪

趙胤昌 道

擁戴涿州特叅貴池又叅李瑾劉懋中削奪

袁 鯨 道

朋謀推戴崔呈秀疏請枚卜與劉徽同又疏叅王紹徽韓策江先岸削奪

王業浩 道

同劉徽袁鯨朋謀推戴崔呈秀枚卜又叅馬孟禎韓萬象方有度削奪

張惟一 科

朱據志如

卷之下

全

已有旨降謫崔呈秀特疏留用遂叅武之望萬邦孚等又希附呈秀意陷害侯恂侯恪

薛國觀 科

疏叅蕭近高喬允升閒住由上任逮問熊明遇革職聽勘劉永基削奪

葉有聲 科

疏薦阮大鍼又叅劾馬調律翟學程削奪

李應公 道

疏叅王洽為民例轉孫杰李嵩

陳容謨 道

疏叅劉廷諫孫必顯章蕃削奪

曾應瑞 道

疏叅范鳳翼姜習孔孫紹統削奪岳元聲田籍聽勘

黃承昊 科

疏叅南陽監削奪荆養喬惠承芳閒住承芳世揚父

楊維岳 科

疏叅段然削奪又叅喬允升蕭雲舉

蘇兆先 科

朱據志如

卷之下

全

王時英 道

疏叅周希聖蔣允儀趙廷慶削奪疏叅侯暉程註樊王家劉可法胡世賞

丘兆麟 道

疏叅趙秉忠劉芳削奪

王際達 道

疏叅畢懋芳李騰芳削奪

陳世竣 道

疏叅郝名宦羅汝先削奪

蔡國用 道

孫恭趙興邦曲詆葉向高孫承宗趙南星等

邢紹德道

以恭韓策江先岸削奪

李光春道

以恭葉向高備極詆毀

呂下問部

黃山一案同許志言激成徽州民變

以上二十一人俱應補入黃漢從重擬罪

田一甲道

以恭孫璋徐一榛李樸胡忻等因得罪

先撥志始

卷下

全

門戶以致外轉有旨俱着陸京堂用

朱之俊

任司業署監事榜示通衢有魏上公之功在禹之下孟子之上等語

徐時泰

與孫之辦僅四年簡編躡陸侍講主試

陳具薦

順天中崔逆子崔鐸

張士範

與張士範亦由簡編躡陸侍講主試應天鄉試題出見而民莫不敬五句以至聖頌逆奄侮聖極矣

陳盟

浙江試題出魏乎三句文王以民力四句既頌逆賢以堯又頌逆祠以靈臺

靈沼諂諛極矣

曾楚卿

纂修三朝要典

姜逢元

同前

余煌

同前

朱繼祚

同前

華琪芳

同前

張翀

同前

楊世芳

同前

吳士元

同前

李光祚

同前

擒武長春案頌美逆賢加封魏良卿等

先撥志始

卷下

全

寧侯

李起元

同前

王永光

本兵

同前

張惟賢

公

寧遠奏捷頌美逆賢請加封魏良卿等

公侯伯爵

王在晉

尚書

同前

林宗載

科

同前



吳弘業 科

同前

段國璋 侯

同前

常胤緒 侯

三殿工成頌美逆賢功勛

李覺斯 三殿工成頌美逆賢功勛

莊起元 以遼船順風頌美逆賢

李國樞 以殿工辭恩頌美逆賢

蘇茂相 同前

湯國祚 侯

朱標志婦 卷下

全

捐資助祠祝頌有詞

李守錡 伯

同前

表 乙丑進士丙寅躡陸少卿非附璫黨何

由速化

史永安 以上三十人俱應補入諂附定罪

張鳳翼

梁應澤

袁崇煥

李誠銘

梁世勛

以上六人亦俱建祠但與諸奸宜減等論

定逆案者輔臣韓爌李標錢龍錫周道登冢臣王永光  
憲臣曹于汴也當大憝斬除之後自應窮治其黨上旨  
副聖天子錯枉之權下以昭千萬世人臣之戒春秋之  
義首嚴亂臣賊子而必先治亂臣賊子之黨法至嚴也  
王永光業已本兵頌美矣以頌璫之人為定附璫之案  
謬孰甚焉且也楊世芳為蒲州公也戚薛國觀為沈惟  
炳也友俱邀恩一面之網于是同事者皆援例而逃吏  
議操法紀以佐聖天子者固若是耶即就案中論之亦  
寔多可商者人臣非有大功不許封公侯此祖制也所

朱標志婦 卷下

全

司朦朧奏請當該官吏及受封之人皆斬律也今逆孽  
魏良卿斬矣而奏請三封之周應秋何以不辟交結內  
官近侍人負者斬謀殺人造意者斬律也而顯行通內  
之霍維華孫杰馮銓邵輔忠羅織熊案之徐大化楊維  
垣何以末減也又律上言大臣德政者斬何況閹寺而  
首建生祠之潘汝植何以倖免也又律子孫罵父母者  
絞此就愚氓言也劉志選梁夢環甘作鷹犬直攻懿安  
忍下華歆之毒手顯行成濟之操戈懷奸如此駢斬何  
疑而僅擬一絞何以平人心也三朝要典明為逆賢權  
書矣而纂修之曾楚卿朱繼祚等何以竟格外也捐助  
之楚藩勛臣建祠之梁世勛李誠銘郭振明捐貲之李

守錡湯國祚頌美之張惟賢常胤緒獨不可奏請虞分  
乎黃立極等身入綸扉而滿朝頌德遍地生祠不聞諍  
區、贖徒遂足蔽其辜乎至閒住一款為居官不職者  
設耳諸人既屬逆賢私黨豈容復廁衣冠之末而猶以  
不職之例列之乎州莽放論竊謂劉志選梁夢環應照  
崔呈秀決不待時妻孥沒入家產籍官其通內顯著孫  
杰等熊案主謀徐大化等與首開禍始之顧秉謙請題  
三封之周應秋首建生祠之潘汝禎應照吳淳夫等監  
候處決其僭諛在天之來宗道叩首九千歲之黃運泰  
堯天帝德之李精白爭要典之孫之辦與原擬充軍  
之閻鳴泰等俱應改發邊外為民做古投諸四夷以禦  
魑魅之義其原擬贖徒張我績郭尚友等應改充軍王  
點上梁不出猶知羞惡應仍入為民一項其贊導漏網  
張樞袁鯨等纂修要典曾楚卿朱維祚等試題頌美張  
士乾陳盟等建祠頌美史永安張鳳翼梁應澤等頌美  
漏網王永光蘇茂相等申詳生祠司道張維世寧三翰  
等與原擬開住黃立極房壯麗等俱應改為民其杜藩  
與勳臣郭振明等應題請停爵革祿用是示懲表崇煥  
爾時雖云邊功亦應題明請旨定奪內呂鵬雲雖中旨  
京堂而即乞差自遠姜逢元閣筆一歎隨遭斥逐二人  
應與開釋許其自新蔡善繼梁廷棟王堯民曾樓石萬

程應加優擢為守正不屈者勸夫如是庶乎得刑罰之  
平矣

先撥志始 卷下

六六三

